叢書集成新編

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八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閭里問答一卷	明	舒芬撰	百陵	一
墐戶錄一卷	明	楊愼撰	函海	二
瑯語編一卷	明	楊愼摘	今獻	六
庚巳編十卷	明	陸粲撰	紀錄	九
碧里雜存二卷	明	董穀撰	鹽邑	三七
東谷贅言二卷	明	敖英著	寶顏	五二
西園雜記二卷	明	徐咸撰	鹽邑	六二
見聞紀訓二卷	明	陳良謨撰	紀錄	八六
豎談一卷	明	胡侍撰	百陵	九五
長水日抄一卷	明	陸樹聲著	寶顏	九七
耄餘雜識一卷	明	陸樹聲著	寶顏	一〇二
病榻寤言一卷	明	陸樹聲著	寶顏	一〇八
清暑筆談一卷	明	陸樹聲著	寶顏	一一〇
春雨逸響一卷	明	田藝蘅紀	百陵	一一四
留青日札摘抄四卷	明	田藝蘅撰	紀錄	一一五
復齋日記一卷	明	許浩著	歷代	一四五
蒹葭堂雜著一卷	明	陸楫摘	紀錄	一四八
西堂日記一卷	明	楊豫孫撰	寶顏	一五四
明良記一卷	明	楊儀撰	硯雲	一五七
文昌旅語一卷	明	王文祿記		
機警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一六四
鷃林子五卷附校譌、續校、補校	明	趙釴著	琳琅	一六六
祐山雜說一卷	明	馮汝弼著	寶顏	一八五
丘隅意見一卷	明	喬世寧撰	百陵	一九〇
北牕瑣語一卷	明	余永麟著	硯雲	一九二
談輅一卷	明	張鳳翼撰	百陵	二〇〇
筆麈一卷	明	莫是龍撰	奇晉	二〇一
二酉委譚摘錄一卷	明	王世懋撰	紀錄	二〇四
焦氏筆乘正六卷續八卷	明	焦竑輯	粵雅	二〇七
新知錄摘抄一卷	明	劉仕義撰	紀錄	二八六
筆記二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二九五
書蕉二卷	明	陳繼儒摘	寶顏	三〇二
狂夫之言五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三一一
太平清話四卷	明	陳繼儒撰	寶顏	三二五
辟寒部四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三四八
銷夏部四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三六一
偃曝談餘二卷	明	陳繼儒撰	寶顏	三七五
珍珠船四卷	明	陳繼儒集 沈德先校	寶顏	三八一

讀書鏡十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四〇二
雨航雜錄二卷	明 馮時可著	寶顏	四二五
客坐贅語十卷附提要	明 顧起元輯	金陵	四三五
賢奕編四卷	明 劉元卿編纂	寶顏	五〇九
拙齋筆記一卷	明 蕭良榦著	涇川	五四〇
瓶花齋雜錄一卷	明 袁宏道輯	學海	五四七
秋涇筆乘一卷	明 宋鳳翔著	學海	五五〇
甲乙剩言一卷	明 胡應麟著	寶顏	五五六
田居乙記四卷附提要	明 方大鎮著	寶顏	五六一
敝帚軒剩語三卷附補遺	明 沈德符著	學海	五九二
棗林藝簣一卷	明 談 遷著	學海	六一三
呵凍漫筆二卷	明 談 修纂	藝海	六二一
意見一卷	明 陳于陛著	寶顏	六三三
秋園雜佩一卷	明 陳貞慧著	粵雅	六三九
戲瑕三卷附提要	明 錢希言撰	借月	六四二
耳新八卷	明 鄭仲夔撰	硯雲	六五九
冷賞八卷	明 鄭仲夔撰	硯雲	六七四
萬松閣記客言一卷	明 陳吳才著	稗乘	六九二
奇子雜言一卷	明 楊春芳撰	百陵	六九三
玉堂薈記二卷附提要	明 楊士聰撰	借月	六九四

ED02/04

闕里問答

舒芬撰

闕里問答

謁闕里問答

舒梓溪芬圖裳

入孔氏家廟問聖公曰金絲堂安在公對曰堂舊在家廟前聖祖所居正在此今移於西啓聖殿前矣予曰人方欲訪古蹟之源沒者而表之此舉何也當時修闕里烏用俗吏董其事邪九川曰圖先上俗吏不得專也〇至詩禮堂聖公曰舊名延賓爲眞宗也西涯李先生至改今名予顧二人曰可乎二人曰以天子爲賓正見吾道之重况眞宗又破歷代俗格展拜于下則於吾夫子實若賓王非徒號之而已此名烏

可易邪聖公曰舊扁在予曰須復之〇至洙泗講壇九川曰當以五經白文刻于此予曰李漢言韓退之於書禮剔其偽可見古人讀書之功也今若刻白文須當剔偽然不特書禮而已〇至周公廟謂九川寒泉曰周公但當依舊謚稱文公今曰文憲王則非所以尊周公也二君曰然予曰二君熟周禮乎九川曰嘗試讀之而今不列於學官或者謂非周公之作然與予曰子謂夫子之夢寐常若見周公者何也詩書之刪蓋取諸外史之所掌太師籥章之所守也周易之贊蓋取諸大卜之三易而就彖象係之以辭加之以說卦文言也春秋之修蓋取諸二史所記以定天下之邪正而發揮周禮於百世耳其義惟三傳竊見萬分之一若正叔康侯輩皆所謂習其傳而不知其讀者也九川曰信哉周禮五經之府也寒泉曰　國朝廢之何也予曰觀六典建官則洪武初實用之也何謂廢永樂間表章五經眞萬世一時也當時儒臣大抵以周禮儀禮無宋儒統一之註遂以禮記獨充之以見道之顯晦斷不偶也〇宿公館忠光侍予曰汝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旨乎對曰即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意予曰此見聖賢

立言之別也寒泉愕然曰程朱之論皆如此予曰程朱未至樂處言之豈得親切如其言則夫子爲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好爲人師之意也蓋學始有得則說未敢自是也又得同道者相與講明方釋然樂疑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在外哉此義惟周子得之蓋實有諸己也寒泉曰周子何如予曰聖人也當躋於四配之列〇

卷完

墐戶錄

墐戶錄

楊慎撰

墐戶錄序

墐戶錄千頃堂書目及經籍志俱作一卷而說郛所載纔三葉今于丁小山處得寫本一卷較向所見幾五倍矣足本也是書所載多名物訓詁詩詞雜事足資考証因校行之墐戶者取詩塞向墐戶蓋記其著書之歲月也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墐戶錄卷一

成都　楊　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綺井

綺井謂之闘八又曰藻井今俗曰天花板也

金溝銅池

羊元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摇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棊此語殊有韻致

虎落

虎落若今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之

軸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軸簾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譙

郡縣更皷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嶢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旗亭

秭歸縣有宋玉宅旗亭題宋玉東家

使騶

唐會要驛傳曰使騶音閭

錦贉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粘襯者曰贉有樓臺錦贉毬絡贉錦紙贉樗蒲錦贉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擨

義名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竒矣予觀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竒矣漢蔡湛碑陰有義名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有華救沸育竒俊語

晉人俊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元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帝聞梵唄曰聲聲溜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曰郢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蹔又云依義莫依語又曰籠食詎貴釣耳難嘗又云沙漠纖寒長風貝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沭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廓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辯也

多物以幸有功

許允宗醫嘗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

之獵不知兎處廣絡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治蠱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於俗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詩說右軍清眞謂清致而眞率也李太白用眞語爲詩右軍本清眞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貫兼有諸

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嗚轉急改嗚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十樣蠻牋

韓浦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劉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

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其次學士牋則短於百韻焉

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密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瓊花

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中云瓊樹朝新也其花後委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加碧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膽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

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傅會其說又因仙女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託言也瑱雲處處有之村姑采插盈路仙女一何多乎

草書枯澁

徐浩眞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澁在書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曰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盤騰獸屹立曾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槎蹙生其節竇冀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驚絕任華云時復枯燥何穪褷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蓋深鄙俠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譬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粧倪思以痴重筆跡謂之墨猪元斑彥功之字評者以爲死猪腸可以喻矣

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胡致堂評其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余嘗愛其論詩云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公抑又其次尤白力就而氣孱乃都市豪佑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

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于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韵語云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戞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入垠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斮鯨鏤空擢壁崢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絲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讀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試自是非吾心也

第八十八冊

其日曰詩賦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爲訢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

書貫舊本

觀樂生愛收古書嘗言古書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未也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札贊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抄爲拾遺辨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其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只

三四卷又傍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詫于人口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今王涯絕句一卷在三舍人集之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關係者若一字一句之誤尤多畧舉數條如王負李夫人歌修娉䙰華銷歇盡修娉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寒清塞訛作生苑琨在邊城則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杜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改作熱紛紛戲蝶過開幔俗本開作閑不知子美父名閑詩中無閑字今俗本邀歡上夜關作卜夜閑曾門朱旗北斗殷妄改殷作閑北斗閑成何文理前人已辨之矣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亦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謠池宴罷留王母金屋粧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陸龜蒙宮人斜詩草著愁煙似不春俗本作草樹如煙似不春尤謬小詞如周美成愔愔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貽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沉日俗本改作耳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

改玉如作玉奴其餘不可勝數也書所以貴舊本者可以訂訛誤備參考不獨古香可愛而已

口脂面藥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李嶠文集有謝賜口脂表云青牛帳底未輟鑪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又令狐楚謝臘日賜口脂紅雪表云硼凝紅紫之香膏蘊蘭麝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其子令狐綯謝紫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雪花之狀職當喉舌匪放齊國之三緘任在燮調詎獻謝莊之六出此可考唐代臘日故事亦可補杜注之遺令狐父子兩世被賜亦榮矣

弓琱

天順初

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扈蹕應制賦詩有祭酒劉某詩以琱弓爲弓琱大學生輕薄者帖詩于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琱弓詩倒作弓琱祭酒如今爲酒祭衍官何以達廷朝東舉人王佐復上詩于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惟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琱何愧古人詩本爲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

愈怒其後王佐刻其桐鄉詩其載此首遂大傳其事

石苔可踐

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闇詠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顛余曰非也觀其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章后齋閣余此言所見畧同因成一絕云哲匠應機成美錦東風隨處點春功若求巧出天然處正在將人話柄中

阮籍詩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應龍沉鄭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王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而兆于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閒曰女魃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妒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顏延年曰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機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信

哉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城多根樹薇蒂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園中有嬌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晚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上南枝郎嘆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痴羊一夜受凍眠北枝郎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愛己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

張亨父詩

張泰字亨父姑蘇人詩句清拔名子一時其正月十六日詩云長安元夕少燈光此夜歡娛覺更忙十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鬭曉香醉著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

其手書稿慎於先師李文正公處見之

洛澤

三都府居塞上一治曰勒澤索谷一治居延一治番和澤大治　从夊洛澤氷著樹如索故曰澤索也北方寒夜氷華著樹如絮吞秋謂之雨木冰五行志曰樹介言冰封枝條如介冑也訛作樹稼諺曰木若稼達官怕朱泊淞湅洛也又液雨也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露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遂作詩曰園林日出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又曰香銷一榻氍毹暖月映千門霧淞寒叉以爲年登之兆諺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瓮余舊有詩云怪得天雞誤曉光青腰玉女試銀粧瑤敷綴華齊如剪端樹花開冷不香月白詎迷三里霧雲黃先兆萬家箱貧兒飲瓮聲闕　好六出何須賀謝莊

陽明先生紀夢詩

愼嘗反覆晉書曰王導爲叛臣顧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先生松窗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王先生紀夢詩尤爲卓識眞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陽明公紀夢詩錄於后○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小

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濱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荅胡思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詈戒敎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亦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

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就一徒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闕　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備問顛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悲何足我生良有以九天一八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酒淚王導眞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因表而出之

墐戶錄終

璅語編

楊愼撰

璅語編

西蜀楊愼著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坤順乾而施生月迎日而生明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嘻刪

同也惰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怒之善感者

庸之

優㫋漆城邢律尾衣今曰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彗師虹飲釜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

微矣

養隼而攫鸞皇畜狸而搏鷃鵲伙梁呂申兩公一歟萬世

鏡軾

雲糊天月歲明金在鑛火妝熒

疾書多奎乙疾行多健躓

岦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桀也祐者福之胥也殃者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桀愼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祭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外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妖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蝕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增而禍在其所愛又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菑必嗔明政

明乃哲哲乃明苓乃奮奮乃苓奮𡿺也苓落也鳥隼之交初雛而後此鳥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萃蠢卒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偃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其珠

之利乎照乘晒于鄭探頷粉于津齧者殃國剖者殃身害亦弘戟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盡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蒼蔚朝隮國風嘆萋斐室氣蟊悲

當遯飛尾當隼貴翔兩夜包畫重陰偶陽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人如聚蟻而鼓之得其人如裂沙而兩之薇子所以歎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榮華卿之祿昌其沒矣畝驕君之餌局其止矣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綠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貴以涇濁玉以礫直輔以拂顯嘗以否形

垂橐而往稛載而歸師學之盈乎破禍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學化之翼飛之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爲魚也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與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科雉隨兕強例暴憯亦于非科雉乎熊首非隨兕乎

矜莊殊存也肅邕殊處也慌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故遺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舉燕寧則左右侍御從開北旁則薰服之舉從容澤燕則厮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紋方而不劇

于霄蔽日巨本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棒栻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類吉之感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卒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綱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公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優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

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煇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卜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之怨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也紫陽朱子之文乎

或謂文與道為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傍通他書掇拾蔚說而不能自達一辭及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嘿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夫倚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璅語編　五

道不苟同于人亦不苟異于俗

喬眉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能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能乎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乘鼓之於一響感其所以變泥之於一象至人哉

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傳骰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為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杳冥罔象卓尔之障也接構心鬪浩然之寇也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埛牧則悍鷹鸇者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心腎相去八十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

木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爻象者語默之橡也

君子立敎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諦也如響矣

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緝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筭皆游也

木涵太一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畢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章行陂蛇章行澤鵲章行陸狼章行山易曰東章書曰平章詩曰綏章章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

華騮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襲其遇長轡而累東野不遇哉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罷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幡幟而匹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孰是甚焉

霧滃而蟹敷枯竇下而蚊喙折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禾膚粟

璅語編　七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衣也美而不尊

綏如安裘晏如覆杅靜而極也行以采薺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徽而威王終日悲

進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焉剛紙者必以弱翰輔強彀者必以弱輻

大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攝天是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紜易之象何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迾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邸

璅語編　八

嚴揵之宰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宰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祐術開業厚耀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虞夫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革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秉名實者以柱下為詭辭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掾強而同之

醫和曰書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程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朽瓜化為魚陳麥化為蝶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癭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須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響背地起乎多明

源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蒙惡巧言之傷類也

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乎近墨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未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事說吾未敢以為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為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為曆觀性以曆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

璅語編　九

長坡貴竹名厥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為之崩壯士歎市市為之罷積精曰減精誠
為精也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備非不
踰盬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巴歌曰孋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蕭敷艾榮寧載
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乎行川之
水無不盈之科無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
不可為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
氷壺不可與夏蟲語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群臣如陛
眾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背四方猶指亦喻也
文章蹊徑遠矣哉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黿鼉咸若龜龍乃游故戮民則士椎
養民則賢致
王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雍閼則汚
泥疏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過一遴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望光

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
火出假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將可知矣明夷之卦
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
蔡之間乎終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
六蝎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蓍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瑱籠寄伯仲之睦琴
瑟擬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
樂
奉事多撫琵琶多授空侯多擘柳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葉楷隸易循學府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
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

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
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預之曰進前
而不御也
嫫女兮鹽鄭袖寡之朝吳患其無也惡之故曰女無美惡
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眞毛火三日而見性豫章
生七年而辯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會意之精喩
慶鎚狀之寬默舉難矣哉深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揚雄謂
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禮之心惻悁樂之音歡欣惻悁以亡帛致心歡欣以鍾鼓
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莊對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
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禹將受位迅風雨木有其德無其容也成王信讒大風拔
木修其德免其咎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
悲夫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以木擊木則拌以木投木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金投金
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
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凡之
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將至而應心暇者勝又抗兵相
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
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非蛇誌
也晦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酗
則惡來進周厲貪利則榮夷公起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徳莊子云瓦礫
秕稗無非道也倒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
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鬬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
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語出而詩與言

離矣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消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
我姑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大康逸豫滿惠淫樂易曰飲酒
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皆[illegible]乎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皆便于世人其含諸緜之城也築之
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濟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
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熊經鳥伸
璅語編終

庚巳編

陸粲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庚巳編卷第一

陸粲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徙濠梁所居客邇一蘭若與其主僧交頗厚僧每欽服 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 仁祖至僧唁之荅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久不來踐佛地非有回祿之禍也男即 高皇帝云

太學

相傳 高皇帝時勑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輙據之耶顧此之出語訖而蛛遯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戮于是（或云屍瘞其下）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輙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房上如萬馬

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爲將敗北兵於小河安單騎追躡 燕王運槊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爪掣其臂安馬蹶于地安知天命有在歎息收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 王問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沿元氏舊俗稱皇子皆呼使長）不然未可量也 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讐人自疑經死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爲緇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于 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通衛中長身多髯貌與 王類者九人 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珙入酒肆飲 王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哂其妄珙言愈切 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于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世所傳稱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眞主于長安酒家者即此）更使詳視因極道 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王悅由此遂决大計珙留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 王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 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于是國本始定他日見 仁宗手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對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冉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

鄉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竊而其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聞爲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既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吳文定公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慊且行且問曰君之相見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王殿庭方傳唱進士名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朵後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顧則已爲一人簪于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中向從者道之且誦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應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與宣同音而旁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訖不第以通調得官人（伯父舉進士時夢乘肩輿一歸廬且夢草獄詞既乃得大理寺觀政云辛未附記）

揣骨僧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賤禍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往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參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賓爲人儁纖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

王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貲雄于鄉襲大者家頗溫裕爲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襲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襲惡其語不荅後偶就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死

沅江麟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時雲霧滃合紅光滿室其形畧如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上一骨銳堅隱起肉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爲怪物擊之傷右脇而死後有識其爲麟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叅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麟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豢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産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水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氷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見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屛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饑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卽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輙脊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愬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

上官必被爾家計恐懼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拏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同年進士

兖州獄廟

兖州府獄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于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見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啟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于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伏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遣則可免也遂辭出旣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卽愈

王食

嘉定婁塘鎭人王食家饒于貲爲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巳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人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蟇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右二事徐氏栻所說）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

獨立聞隅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繒繖服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君說閶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爲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輙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與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爲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于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誤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後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毋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卽起奔詣其家扣門主出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悵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撤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哀其犬而瘞之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鄉中小民平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爲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死矣于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浴水死于强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鄰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誤耶抑聊戲之也

竹園異物

友人徐鵬之婦家朱氏居沙湖數年前其家後園竹

間忽生物如人形體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川同邸交友袵寤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行歌于市暮歸攜錢滿袖盡以與川川頼以給周旋歲餘一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治具送之川時患瘡徧體久不瘥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卧其上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葫蘆鎮其角川如爲所壓不能興出汗淋漓被盡霑濕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矣顧川曰乍別客中寘大寂寞且憂子貧無以贍予有册能點銅爲白金今相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瓢中藥一匕授川酒盡別去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册試之覓銅杓重四兩熾火鎔之投册其中少頃五色焰起鏗然有聲已成雪白銀而錙銖無所耗于是相顧驚嘆程乞其少許至今藏之

張秋帛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勅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役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興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外舅盛公說

王組

長洲學生王組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託所親嘱舉于蘇適無顧者亟欲賕售爲同學生龔純來招組共圖之事演既矣一夕組夢身中鄉試　十

名甫中試而父歿妻繼死妻之父亦歿俄而身亦歿及覺心惟之且往見純秘不言夢但託以年幼學疏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組方以爲異既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歿組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組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靈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墻下產靈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馬鬼

毋黨有關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于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之輒不見人皆謂此馬之鬼也

三足鱉

今年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鱉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飡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喚里中聞之以婦爲謀殺夫而詐誣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鞫之得其情以爲異物理或當有歸婦于獄召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鱉來數日得之以獻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啗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羣漁云初被命網于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開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共買純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鱉乃連得怪物如

違限必獲罪矣惟神祐之禱畢而網乃得鱉焉竟不知前二物爲何也按爾雅曰鱉三足爲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鱉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鱉是物世宜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五

庚巳編卷第二

陸粲

洞簫記

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廛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卧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娱入二皷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閫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隹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瑶冠鳳履文犀帶著方空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眞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畧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插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鏊股栗不知所爲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鏊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鏊驚怪忐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鏊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廵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也使侍女喚鏊鏊整衣冠趨揖之美人顔使坐其右侍女捧玉盃進酒酒味醇冽與常而肴極精腆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鏊曰卿莫疑訝身非禍祟者與卿夙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綺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鏊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温婉鏊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卿

與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鏊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鏊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窘爲徐郎作奴逡廵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回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裀藉窮極瑰麗非復鏊向時所眠也鏊心念我試詐跌入地覩其何爲念方起榻下已徧舖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着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藉宛轉怯難勝鏊于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匜沃盥良久粧訖言别謂鏊曰感時追運偎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即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爲秘密而已遂去鏊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晝出人覺其衣上香酷冽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馥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鏊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所聞鏊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吶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荅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耳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鏊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鏊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桃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爲委曲多方致之鏊有佳布數端或剪六尺藏焉鏊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于城西黄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從取以

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鏊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横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爲卿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爱鏊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鏊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鏊嘗以事出微疾病卧中美人夜來坐于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鏊曰勿輕向人道恐不爲卿福而鏊不能忍口時復宣洩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愠會鏊母聞其事使召鏊歸謀爲娶妻以絶之鏊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絶不復來鏊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鏊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失人召鏊隨之出胥門度木而渡到大第院墻裡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卧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遥見鏊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内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窓隙看鏊亦有舊識相呼者微言詈者俄聞佩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内遞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牽鏊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筯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鏊數之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未因欷歔泣下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爲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顧指群卒以大杖擊鏊至八十鏊呼曰夫人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昔今貰卿死鏊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人仍送還登

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復見芙人來將基責之如前語云鄉自無禍非關身事旣去創即差後詣香門蹤蹟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爲何等人也予少聞基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叙次作洞簫記

普光伽藍

史鑑公甫與予家同里居未遇時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嘗晝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予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類寺門伽藍即往黙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宇一新自是每晨入暮歸過必一揖諸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新望日覘諸友俱出獨携一楚往祭極冗不輟弘治已未鑑登進士授今官歸往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隊選爲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于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已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于主文者有賄緑爲華給事中杲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爲証將引入廷鞫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爲之竦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爲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證獄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杜四紹熊說）

七總管部使

成化閶蘇人張文實者有子壯年夭沒他日其友人有遇之于途者忘其死也拉歸家未樓呼家人治具共飲家人怪入門時無客覘樓上了無所見而其主語言揖遜如對人者驚而嘆之遂不見友乃悟其已死又數日以事出齊門復遇之謝曰君家何乃爾吾豈禍君者吾今在七總管部下爾宇去此不遠君能

番訪乎郎與俱至廟中入廡間一室坐談久之因告曰其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禳謝無益也指堂上曰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紙耳君爲語之了此自無事矣友歸往告其家如言祭禱郎愈七總管者郡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毛師說）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與其僕各市一帽旣而曰吾帽竟與爾無別乎郎爪分之僕有所如少項郡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挾邪術肆爲奸濫以故不齒于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展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啟門欲出遲回自疑覺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爲厭勝狀而痛箠之幾死郡中禱雨觀中鳳岐着道服髭髯負劍往謁守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其劍躡而凌空以去守大驚謂眞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爲笑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于新塘陸氏陸氏兄弟曰季方季圓季圓死季方析產不均季圓妻何氏忿之時大理卿熊槩巡撫江南友嫡威虐至江陰何遂刻學方不法事迎訴于水次槩不受何赴水槩乃受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託岐鳳入都營解岐鳳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岐鳳季方旣伏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爲之嘗抵蘇蘇人錢曄投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寬行蹤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楳蓬機心畫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病死邸中劉主事珏買棺殯之死後三昗間有召仙者岐鳳至詞翰多顯其生

乎所爲言事往往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淸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靈從去杖劍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郎至後試之信然松江守私解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荅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爲鬼語不足憑聞爲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俗所言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爲所竊猶藏廨後灰堆中乃悟前語予之先曾大父亦與岐鳳交然薄其爲人每來則置之别墅不令至家也

柴驛丞

吳江盛杲允高景泰庚午舉鄉試北上偕常熟章參議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達山東一驛章等先至杲獨後驛丞柴某出迎且謂諸人久之問曰公等五人來其一安在衆對曰在後且至丞又問曰彼非衣緑乎衆怪之詰其所自知丞曰予昨夜夢一白鬚老人云明日有五舉人至此中一緑衣者是汝與日恩人愼毋慢之乎是以不無少望耳少選杲至丞意甚喜留五人宿供帳極豐親爲杲執奴隸役勤渠百端衆竊笑之及上京杲竟擢第尋以監察御史俵馬山東至其地時丞適被訟于巡按御史下獄當黜爲民矣杲因造謁爲之緩頰不從索獄詞至手裂碎之因取筆别爲具案盡雪其罪御史不得已聽之丞遂得釋恩人之夢至是不誣矣

羅江神祠

杲自御史謫官福之古田尋以疏恩改知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叅享無虛月自杲涖任不復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鷄

尋之乃在神前飾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泉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予血食于此者累年不敢爲過昨日鷄被釘乃鬼卒輩苦饑故爲之非予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泉不許明旦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詣家于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蹙額曰須公自爲之耳彼盛公威嚴不敢干也令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

臧編修

餘姚臧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人勾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誤矣顧吏令釋之得出還至中途遇雨憩佛寺步入一室中滿地皆紗帽楦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闕果以進士終翰林編修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修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荅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比舍人椎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爲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人覆視記識曾無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于君無損也他日來

劇歡沉醉誘讓益欸其人試挑之曰子于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荅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繞身畔人欲不利于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惡者人能違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候其去日逆而送之遇見其狼蹌仆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熱下光盡斂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蒞監課揚州陳氏有寄于揚者通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右四事允高之子雍說

果報

具人盛佩行第九平昔以智幹武斷鄉曲有里人于英者妻與奴通事泄英殺奴密令其家幹人常熟顧某載屍他所焚之顧潛瘞之城下紿英云已燒却矣後顧復以事忤英慮得禍將發奴屍以脅之謀于佩佩以爲奇貨陽許之而微泄其事于英英懼致厚賂爲援以計殺顧焚其屍事秘莫能知者後數年佩與英俱感疾英病昏慌惚若有所見因備述前事言今爲顧某所訟必與九老官人俱去兩人竟同日歿佩疾亟連呼索馬時所乘馬方縱牧鄰僧菴中比佩氣絕馬忽數躍而斃英且死呼家人曰九老官人去未荅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當去遂瞑目 郁蔗說

雞變

是歲予家一母鷄已伏卵數過忽冠赤尾長能鼓翼高鳴且與他牝相尾未幾家大疾病蓋其徵也

劍池

虎丘劍池水清洌雖經旱不少減辛未十二月二十日無故忽涸見底八九十老人云所未嘗聞也池不甚深傍崖處露一洞可容數人立其中亦無所有但累石數層若橫板而已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庚巳編卷第三

陸粲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藥仕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媼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嬰病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來此診耳媼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詰媼媼無隱當實告我媼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媼曰真天子自在滁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媼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高皇帝龍潛淮右云益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劉之祖能道其事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去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勳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舟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遺槃謗材傲荒草哭窮秋心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吾道真傳已作灰鴻雁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彷彿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移弘治辛酉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淸日暮憩止道旁民家愛其門戶瀟灑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郞映方窓悄悄獨立覩生風儀注目情動呼靑衣邀入中堂女郞更衣出拜韶顏稚齒殆若天仙生一見爲之心醉逡巡設酒肴延坐談謔稍狎抵夜同入小閤遂偕繾綣時其父適以他往經二日歸爲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焉既而沉思久之顧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鍾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柰何雖非心于子不足贖吾恥顧吾女猶未有家子能爲吾婿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遂偕伉儷留連逾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斷雨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櫬生悚然汗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號慟辭翁登舟女已先在矣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于杯中見之生遂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予姊之夫于生有親能道其事

盛氏怪

郡醫官盛早被橫繫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今年夏四月盛羅攜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因憑而爲厲劾有犬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卽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床席自移嘗覺有靑衣女兒在室忽鑽于櫥下查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窓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室端午日有

壘生餵猪頭置肉机上連作聲長鳴剖爲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餵猪饅頭者方持之內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爲徙居城中乃稍稍止後盛二男相繼夭家人亦皆患病死喪狼籍人而泊安

人爲牛

蘇城大慶巷唐豆腐家以磨麪爲生其子婦陸氏有弟歿四年矣唐之季子嘗晝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予不幸歿被罰爲牛今賣于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覩腿上有白毿者乃我也驚覺問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日果有白毿後賣者來覔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輸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爲果報云又嘉定富人王仝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託生其家爲牛以償且滿矣爾往頭吾歸諸牛惟吾身白者記之愼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覩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徤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豢以帷幙擇芻豆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袁尚寶

鄞人袁尚寶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閶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兇很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閶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過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强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撞之子後亦以挾尤論死古有覩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還金童子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

性機警尙寶相之以爲不利于主使逐焉友諫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竟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往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欲因褁着破衲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卽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親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彤神頓異嚮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袁乃嘆袁術之神焉

戶婚親中司

蘇州府學生吳照儀貌瑰偉音吐洪亮嘗夜夢騶卒捧一牌其上署來字數行跪于前曰奉命請相公作戶婚親中司官願速行照夢中不暇詳問覺而惡之他日遊水仙廟偶憶前夢問道士道書中有所謂戶婚親中司者乎對曰有之在某書中照聞之益不樂居無何感疾疾革發言如對下人有所處分者竟死疑其遂赴此職也

古銅鴨盆

門材朱家常之古室舊畜一古櫥盆中有鴨形隱然

祝亦不以爲異他日有農墾土田間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于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髮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遂以爲奇寶後其家被焚遂付煨燼右二事徐二元録說

侍女峯

里中醫師朱璣作池島買石西山掘地有峯卧土中工運鍬而斷焉植而觀之其首若婦人髻兩肩以下若袖之垂腰左右小支若飄帶然儼一圖畫中侍女婗立也扣之聲清越如玉磬惜其已斷徒嘆咤置之

蛇癩

嘉定有王某者家頗豐年四十許得癩疾皆號其家人曰我腰間沉重何不爲我解邪積數年不愈他日王有甥來省親憐其病態因請與俱歸使遊衍自適留數日病如故甥常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圃圃中畜鶴一群悉奔趨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慢然汗下覺病如失還語甥曰吾瘳矣吾適遭群鶴一驚覺腰間頓輕甚快也甥者往視後圃見一蛇大如椽死竹間猶帶血王從是平復疑其疾是蛇所爲群鶴善啄蛇也吳越說

苟畢元帥

玄妙觀道士郭淵靜宦族子道業頗精飲馬橋居人李旭遘疫延淵靜建醮至昏時淵靜握劍及水盂辟除于旭寢所既出旭問其妻曰適爲何人曰郭老師也旭訝曰我適見一人披髮而東額左綰索右挈槌狀如神人此何也妻以爲譫語不省旭疾頓瘳詣淵靜具說所見淵靜曰吾心將雷霆苟畢元帥也旭乃悟爲扣頭謝

顧鎭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葑門瓔璭墩西居民顧鎭家老幼皆染疾因祈于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延撫

開倉賑濟鎭入城關領偶忘其誓于肆中買魚三尾酒一壺飲啖畢附舟而歸不以語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鰟鮍囊其背及殮又見三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矣問之同入城者乃知鎭前所食正此物也神蓋以示警云

王欒

葑門人王欒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眞殿燒香途中見漁者持一鱉甚肥大欒素所嗜令從者買之先歸烹炮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數日幾成瘡醫百方不效延巫者周道虎附乩召將判云溫元帥下報壇中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爲驗至時果雲起于巽偶恍惚見披髮仗劍者立雲際滿堂中檀麝香氣氤氳須臾乩大發入欒寢所判令其妻祓病者以湯洗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鱉劉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眞武甚虔恪右二事道士陳炁爲說

猪犬生兒

今年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而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形狀皆人但足根短背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爲人愿愨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鍋底飯一塊在厠旁拾取于木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翁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卽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娠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毋爲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爲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僖敏從孫汴爲吳翁說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于邸報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于鄭陽見人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繚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云

黑眚

壬申歲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靑赤色黑或如犬或如貓其行如風夜空中飛下或爪人面額或嚙人手足逐之不見蹤蹟蓋黑眚類也

火災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上被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西北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礟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方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並邸報云

庚巳編卷第三

紀録彙編巻之一百六十七

庚巳編巻第四

陸粲

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歳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自其少時志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毯衣臥深洞中石牀上其長三尺餘五官手足皆如嬰兒士能拜之不答因爲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囊所盛顆乾麪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留數日所賫米盡飢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澁不能下咽乃拾山菓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之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鍊氣之要學成辭出又久之乃來居濟寧日常不火食惟啖棗數枚或菓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髪被領肌膚如童子少婦其初人不識後乃稍稍異之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豈乎問以家事所言皆合于是日往候之州人聞而有所饋者士能皆辭不受宜有同官往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妓滿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得見 上賜寶鏹遣歸士能被召時篁墩程先生適道其地聞州人說其履歴如此因往謁焉士能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屋中臥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靜坐寡欲之説坐久瞑目閉息曰老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静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數吾事矣問以元末國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

後三年丙午吾蘇楊南峯先生以使事過濟寧微服訪之見士能着白襌衣坐木榻上扣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先生爲之嘆息而返要之其人蓋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瘞二子析産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詰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于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帯坐皆衣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揖而問曰丈何縁來此主簿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治貲若干藏臥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又有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檻上君爲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晩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説曽相見狀妻怒以爲妄語徐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覘簾檻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遷于杭不兩月而天兵圍吳矣（家君說）

人魂出遊

葑門有百姓爲里長以索役錢適齊門錢萬李橋暑月從一童奴早行少憩人家簷前奴坐階下有頃便熟寐主亦頗思睡朦朧間見一小兒戲舞于奴身稍下趣從一板過隔溪菜畦中良久主蹵奴不起至溪邊掣其板兒還不能渡臨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過復還上奴體而沒遂醒主詰之云適夢乘橋入一苑中喬木千章戲遊甚適及歸被人掣橋板幾不得渡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魂也又嘉定有士人嘗訪

一僧値其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見一小蛇自僧鼻竅中出蜿蜒至地其人異之取几上小刀插地蛇至其側如有所畏者俟援起乃復行其人唾地蛇舐食之出戶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過花藥欄仍尋徑路登榻自鼻竅而入僧睡覺爲其人言適夢出行遇盜被刃過上幾不能免見道旁水如甘露食之甚美浴于海中樂甚乃入花園遊適而返不知何所感也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見而罷嘗聞人魂能出遊以此二事驗之信然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恠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静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復値道士顧静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乎愚夫之手惜哉

鄭灝

里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既罷失去一銀盃重數兩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相率列名書狀爲誓投之城隍神祠灝止之不得亦不復覓盃一日灝倚門立少時入内忽什地家人扶以登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微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問所以然搖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皂自西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之皂及門徑前捽吾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縛吾頸驅出行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名皂介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于庭神坐殿上厲聲叱問以投誓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

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耳如何誣妄他人致其干擾官府吾再拜且陳非己意神呼之前曰汝孫盜盃以質錢于汝家之東銀匠舖中今猶置架上爾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盃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干人鞫之吾但拜不已俄又聞殿上傳言曰既人衆且不推究但要汝去與衆人說令他知過因放出門乃得活即道人到銀匠家訪之盃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稱偏偏彌月乃得自安徐讖

蔣子修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神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擬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覆念後亂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黑魚

相城劉浩嘗晝寢夢一黑衣人前立白衣者數人隨之拜祈曰吾輩居此四五十年矣今為君家所獲幸垂仁相捨驚覺甚疑之是夕家奴網魚者獲大黑魚重數十斤又有數白魚差小以獻浩悟前夢即以足踐諸水中放之

青虎

劉瀹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已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腫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瘥右二事瀹之子楷說

黃長子

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患膈氣不能飲食亦不知饑稍數年益甚一日入齊門訪醫行至吊橋少憩有道人亦來坐橋上民因憊嘔吐狼藉道人憐之問所苦具言疾狀道人曰我能醫爾疾傾葫蘆中紅藥一丸如大芥子令吞之少頃民覺胸膈甚快分所攜器中數餅為謝道人受之因以手撫其背復吐前藥仍納葫蘆中循橋側而去民至醫家覺饑甚索食視器中則其餅故在大異之自此宿疾頓平意道人為仙不然亦一奇術士也觀秀才瀹說

雄鷄卵

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鷄生一卵如雀卵大甚以為不祥後亦無他

沈鏜

嘉定江東沈鏜者病革時尻後糞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具後數日鏜死

鷄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术道多學為請仙召將諸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于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款門笑　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來荏苒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中昏沈如醉夢去則灑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比鄰人家亦無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之生六不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符咒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啓藏符于懷袖間女輒知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扶而翻撲之候符墜地則奪去或教其以周易一冊置裹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楷所相戒無寐以覘其來夜中衆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于籌類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席上元善如夢覺衆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鷄聲飛出窗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叔當送我于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如公

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渡板橋入一家茅屋三間欹傾蕭索已擴中坐有婦人前立年可四十許展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于後有頃進餛飩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及醒乃覺飽且喉中有餛飩氣怪之後以事至楓橋順途訪之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入門几案陳設皆夢中也有少年出迎之叩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夢日也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右四事姨兄徐秉學說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容以鬻瓷器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臥床褥者半年醫藥禱祠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嫗撐舟艤岸款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姥愛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有見期如

極之言非所敢望也嫗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嫗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之然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載甚即令其妻偕入舟嫗戒不得妄窺哉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嫗導以登還見其子立米舖中方持槩為人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喜可知也子言見今為此家開舖正念母欲一見母姑留此吾人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嫗招母入舟以箬蓬密覆深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少選便出裝飾大異儼一牛頭野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正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掬面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嫗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于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嫗舟亦不復見矣溫陵說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鬬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亨下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為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鬬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痛哭以銀作棺瘞之

錢蛇

鄞都能存為予弟子逵說其鄉一村落中有蛇出為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盌長數丈惟以齧雞鵝鶩飲食而不傷人人求而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賃而藝為圃有年矣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鏗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中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擔歸于家頓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庚巳編卷第五

陸粲

說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為五郎神蓋深山老魅山𤢖木客之類也夷堅志云一名獨腳五通丁謂郎傳所謂夔一足者也俗所事者曰蕭公正取山蕭義五魅皆稱侯王其牝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嬭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像于板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嘆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盛者曰燒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為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于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過人信之有卻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媼能為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卒與魅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騶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歡飲獻酬竟夕乃散去以為常魅多來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大燒人屋酉陽雜俎亦云山蕭能燒竈舍性又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夭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魏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粧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已其冷如水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卧婦旁輒為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于此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兒徐還魅逐到家排擊門闔糞穢狼籍家人不知其何等惟

也呼為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于庭錢猶熱窓眼中徧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窓其指通紅如大閹㞕聲以沙布地驗其蹟散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毿大毛手攫其物去十皆長尺有咫豎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床後食哑哑有聲秀才沈鎣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怪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罈自行且擊梟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盌水握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寧皋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還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毀其廬乃已洪以嚴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瓦拉然急逐之遽滅袁飲鎬中盡化作泥道士鄒應璧為壇考劾誓不受賄謝魅乃舍去沈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厥死兩日始甦云被五聖靈公召去侍宴出金首飾一箇衣十六箇示之絢爛奪目而形製小神謂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復勸解乃放還去容汝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為娘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後復死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娩輒見男子抱一兒遺之產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娟好及周歲曰吾今攜兒去矣如是輒夭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與妻李氏偶吳司徒伯昇之喬也初嫁日下輿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怕怖設祭婦從房奔出唱贊如巫然祭案列酒盃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盃了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于家神已凝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狂顛通夕闔戶歌舞後嫁為士人朱愚妻魅因隨往愚母本勝也婦見輒罵云

老婢老婢與人應答益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炬數百有人着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珥隨心而至夫利所獲欵神以致其來因此致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爲鬼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陳爲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舍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每瞑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奢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于堂忽內有貴人傳呵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限財幹事汝乃竊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大抵妖由人興今流俗棊何如此邪妄之氣相爲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倡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爲禁約焚毀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生居閶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衽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質鮮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裾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菴中移一本植于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恠惑死數僧矣（沈潚說）

巨蚌

于家陳湖之濵有水自戒壇湖北來流至韓永熙都憲家墓前滙爲巨潭深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歲十月閒蚌張口灘畔有婦浣衣謂是沉船引一足踏其上蚌亟閉口而沉沒水濺面冷如氷婦爲之驚仆嘗有龍下戲其珠與蚌相持彌日風濤大作龍攫蚌高數丈復墜竟不能勝而去景泰七年湖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水皆爲之碎根擁兩旁如積雪然自是遂不返

怪石

于家楓橋別業港通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淪落于此歲久遂爲怪每至秋間能自行出于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于港口自其下過木爲撑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木中時爲變怪

官壽

鄉人有子名官壽年數歲病死官與妻痛惜之殯時以墨署其名于背俗說以此冀其轉生可辨認也至明年復生一子背上有官壽二字筆畫瞭然人皆謂兒再生云

見報司

吳學生許先爲人頗剛直明敏徃年館鄉人韓湘家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請先曰奉命請君先起隨之至門則輿馬騶從赫奕滿道俄有捧朱衣金帶以迎者先便着之升輿所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于堂謂先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怪之是久覺體中不佳歸而臥疾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東嶽作見報司矣數日其妻夢先來家冠服如貴官語妻曰吾在見報司司事甚

緊劇頗有鄉人常熟金某爲同寮助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爲吾寄聲謝其家也妻以其言告金家人既而金氏使人來先家通問云吾主金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衆時自云爲冥官與蘇城許某同司所言皆與許妻夢合始信其不誣自是兩家締交往來不絕（二右沛馬有說）

天醫

鄉人顧謙淳古弘治二年五月得傷寒疾延醫官杜祥療治七日轉加昏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爲杜生所誤不速更醫則當死謙請所更者曰葑門劉宗序甚佳驚悟亟迎之服其藥病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名曰子知我乎我天醫也爲謙具說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爲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頻瘳而苦耳瞶至冬月往謁醫士凌漢章求針治漢章爲針兩耳移時而愈口占詩爲天醫傳藥予謙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疾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閉故瞶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然謙自病後追繹與神問答之語皆歷歷分明獨所授要言茫然不記一字至今恨之漢章湖州人針術通神其詳當別有志（謙自說）

牛生麟

長洲县卷村百姓孟和以磨麵爲業弘治中其家牝牛産一物如鹿周身有鱗跳躍不定有鐵杖倚牛欄墻下獸即啖之莊甚惡其怪且不解飼養之經三日餓死或以爲麟云（陸允昂說）

凌氏犬

甫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石而死一夕忽見夢于其子曰吾生

時乃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爲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吾歸乎如言賫米往納因求買其犬不許乃具述所夢家人未信犬已躍入舟蹲臥不肯起凌氏嘆異遂以歸之而卹其直云妻兄盛之榮說

胥教授

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就館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畧備將還請于師曰明日家閒祖父具卮酒爲先生壽能辱顧乎教授許之三生辭歸且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馬性頗斷弛凡見人開目則蹄嚙請闔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簫簫馬絕馳疾食頃曰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過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攣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孫久荷陶鎔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欵使老子延賓誠踈于禮已而卽席坐饌設皆耳美異常至暮秋罷二僕棒牙盤置金銀綵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繩係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其以罪爲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爲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寧上馬而別遂廻到家心頗疑惟詰旦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于樹番陷囹圄賴公爲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生爲閻君之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訖不復來矣

金華二士

弘治中金華有張王二士赴試禮部不第附舟而歸有四人若公隸者亦同載每經一市鎮必登岸良久醉飽而返卽軒睡罔測爲何人也行達山東二士私計以爲彼蹤蹟詭昧若是殆必盜也張乘其宴坐突入搶之四人者方共閱一紙文書見張入亦都不驚訝張請觀因示之其言亦與今官府公移同所當追捕者百餘人而二士亦豫張大驚曰公等何人此文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錯愕曰若是君輩姓名張指示之四人相顧曰吾儕大疎脫因謂張曰吾實部都使也方奉閻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爲所窺君亦有緣者矣張聞之益驚恐下拜求免四人曰不可張力懇不已四人曰秀才誠有心求　救我輩同載許時寧得無情今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二君知之可耳此外雖妻子勿與語若一泄露則事便敗矣張請問計乃曰君歸于某月日驅家人盡出堂中列三界諸神祇位一凳一索以待吾輩當來來自有說因教舉諸神名令市紙馬張一一記之又叮嚀戒以無泄登岸而去張具以語王王勿信而嗤之張疑懼不已覓別覓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盡遣家人向外如言設神位及凳索扃扉獨坐待之俄四使自空而下見張喜曰君眞信人相與叩首神前跪而陳詞不知所言爲何因持索縛張于凳鞭之一百解縛曰君可免矣張匍匐謝之忽失所在王生者竟以是夕死右二事金華鄭加靜說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庚巳編卷第六

陸粲

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巳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公私語於劉原博溥原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若社稷有福天子或感疾而瘳庶可厭當時之罰耳久之終不退舍公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汝不急去直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淸數驛而乜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閒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僕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爲曹石所擠訖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鄕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觀吾吏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赦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靑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禹輔之期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洎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後半歲而　泰陵崩成未幾而逆瑾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流寇之擾而朝野不靖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口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今乃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鞫獄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雖寒暑無間閭門不食豕肉公亦

自秘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嘗愛幸無見
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顧庭中有犬卧焉
因取所佩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把
繫者展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帖然安卧如故矣長洲
薛副使英祖墓在東亭公舟過之指謂人曰此地當
出一繫金帶者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
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摘居相其地謂植樹木其
西以爲障當有登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
發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君虛早歲遊江湖得異術所居
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
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
設饌以謝自是無日不來來必款飲所費浸多漸不
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果堆積滿場
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鄰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
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
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
室爲帷攝去繼掛眞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
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
日忽數擲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生所寫倣
書裹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群兒奔入告
云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獰惡在場上遊戲又
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着紅將軍
立場間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捽之入諸酒餅中
諸鬼彷徨搶攘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
見伺其每入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於水便
沉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設
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
歸問之云被五人者捽我入舟竟家逃罔行百數十

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
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婦產蛇

蛇王廟在婁門外一土墩上廟前有府隸龔英妻者
其子婦嘗遊廟觀神像有感歸而恍惚如醉自是不
復與夫寢處常見神來就之與狎昵歲餘腹大如有
娠及期而產小蛇十數頭滿一虎子龔知蛇王所爲
也奔至廟擊神像供爐之類盡碎之而延醫療其
婦久之乃瘥右二事鄒崖說

江神魚頭

毋黨沈江家人商於江右載貨物自大江而下中流
船忽漏水倉卒間貨物皆重大不得移動船人惶恐
無計但拜禱江神求救俄而水不復入安行達家則
一魚頭也神明之巧至於如此

趙珙妻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正室甚妬不令親寢多以白
晝乘私間通後有娠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
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
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
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　缺今人於日月雷
霆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體怪異者如趙妾
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爲業孽之是殆未究其所以
然也

神船

陽山惠璀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
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
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
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即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
困倦乃脫所着草屨置身畔以衣蒙爲枕暫瞑不覺
沉酣寢寤開目乃見身卧草野中蒙藉首如故而草

屨不見矣起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
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至閶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
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左偏掛一船與向所見彷彿
不加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檣皆濕撥其尾則草屨在
焉詠慄下升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奠方悲
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
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
生事甚詳悉至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
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
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雞肉於案雖不見形
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
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豫相候及期候之鬼
便送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
家每遣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爲怪
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常爲驅狗不令近一夕將
去適無送者遂爲群狗所囓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
不復來

牛償負錢

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
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黑衣人立水中民問君
見吾牛否應曰吾即牛也負君錢合耕作二年以償
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彼得錢五千便可
贖我民聞之大驚走已而顧之又成牛矣呼家人
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欣然肯買
酬價恰得五千右二事亦惠璀說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近時名
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還

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月少頃雷震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辰　月　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嶽武穆祠

嶽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粲從父宮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墻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將祇謁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欵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爲秦檜誣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俊也因請於公曰某棲託於此屋宇傾圮幸公一爲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趣耳公唯唯覘神目與鼻左右各有四劄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爲霖雨摧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隱縣庫得羨銀捌拾兩以託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興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成弘敞倍勝於舊（公親爲工部伯父說）

瘈狗

嘗聞瘈狗噬人令人腹中生狗雛不能產而死頗疑其妄近里中跨塘橋周氏有犬一日就地舐物忽發狂奔走噬人周有養女始年十五被嚙而死死後焚其屍滿腹中皆泥也狗亦死剖腹視之中有泥累小蛇一團其大如指人言蛇交遺精於地狗食之故然然人腹乃亦生泥是可怪也（萬鈇說）

九僊夢驗

福建僊遊縣有九僊者以所夢者靈異相傳漢時有

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飛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仙像及傳夢判官人所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因留宿祠中夜必有夢起用杯珓卜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此夢無准及夜再祈如有僮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爲隱語過後始驗記吾鄉人數事云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授與一布裘卽悟所謂撈滕者（以其長敝滕故名）後其母病滕疽而卒乃悟撈滕者猶云了滕耳長洲學生徐昊託朱教論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爲蠱也文太守林知溫州時遣二隸往問數壽答云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鋸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適覽曰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爲之悚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寅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旣貴常有桑梓之思曰謂他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卽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女云白石階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裡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其一驗矣及買第城東傍得一道院入門見楣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合於是定居焉一鄉前輩忘記姓爲閩守便道過家時其妻有娠將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爰取閩之二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而何又數日報至果男也

神冊

江陰朱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爲神物所憑嘗見一少丈夫入房與交合自稱爲五聖父母爲延師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柰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須雖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充牣於室然一玩卽復攜去不肯與女女嘗見金數千錠積屋隅試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爲者返之則又成金矣一日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女曰此神冊也人必以熨胸腹卽時復活宜寶之止以濟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猝病死女欲驗其物卽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卽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安得輕用吾冊索而觀之卽奪去從此遂絕不來（陳淇說）

鵓鴣山茶

子遠說其婦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與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出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鵓鴣二瓣左右互掩爲翼二瓣合爲腹二瓣聳爲足而蒂橫出爲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可謂異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庚巳編卷第七

陸粲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能測　太祖皇帝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言於上曰天下淆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鄱陽之戰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知之因持往哭之則彼衆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　上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人相其地大凡信用皆類此　上以刹宇高廠大內欲毀而更置之獨未言也道人忽詣寺僧曰聖上有意毀汝寺來日當歸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可免也僧素神其術明旦相率焚香出山數里以候駕至僧拜懇不已　上訝曰我無此心若輩何以妄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遂止不毀勅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道人結廬鍾山下涼國公藍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謎請仙兄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瓢復之曰手執椰瓢作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玉竟以謀逆伏誅赤其族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訖不復見云（南都儒士毛生說）

陳子經

四明陳桱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燃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桱之臂亦不改矣後二日有叩門者奔入言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為起居注坐法以臨刑　上曰吾特為宋祖雪憤矣（此事嘗聞諸先輩近見陳永之先生所記云舊編書奉國王為鄭王序稱易奉字為疾與此不同）

羅侍郎

侍郎羅公（汝敬）為人剛直與楊文貞公同鄉郡俱官於朝每不滿文貞所為數面斥之文貞銜不樂薦令巡撫寧夏時羅公已年老至邊未幾胡寇大入方督戰所乘馬蹶墮深坑中不能起恍惚見紅袍者翼而救之寇無所見而去會有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歸

沈知剛

長洲沈知剛少從父宦遊一夕燈下俯几讀書忽有人携其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纔離榻所坐處壁一堵拉然而崩為之胯胎視其燈故在對壁案上門戶皆扃鎖而其人已失矣蓋神物所為云（趙元守說）

關公

長洲顧舉人（闕）往年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此殊以為憂見卧旁掛關公像一幅乃於枕上默禱其庇祐朦朧間見神來呼之視其貌彷彿所畫者命之曰若無憂至曉且出汗即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旦果汗而愈後歸畫其像事之

僧時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峯溫州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遂汝名即任至蘇止於鄧尉山東巖曰玄墓建大藍若初未嘗識字既超悟禪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自為贊有剃髮辨頭陀留鬚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應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命以焚屍越十二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坐無念入覲大被寵錫後任涵虛之九峯寺與蔚持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學嘗言玄墓形勢為二龍二鳳勝絕天下卜葬者多扣之蔚未嘗輕許也老患痰氣詰其徒曰吾嘗服城中沈以消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消初未歸也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疑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消果歸聞之異焉即往治疾即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報有地於此請求以為尊夫人壽域因指示塋山後一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勞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消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消諸孫居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杰諭德森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消末孫注者如此然留鬚云云實石室僧語意蔚非蹈襲殆是偶合耳

浦應祥

吳人浦應祥成化丁酉領鄉薦老於禮闈凡三十有八年至正德甲戌始就選得同知高州府自言初領

爲時嘗夢乘肩輿行而其前有一僧舁之後數夢皆然迨得官自京師挈一僧歸吳道上值險或涉行潦輒令扶輿而過數日始恍然憶往時所夢僧正此也此一小事兆於三十餘年前人生得喪豈偶然哉

范汝輿

范汝輿文正公之裔孫也爲府學生秋試先利還道經一神祠乞靈焉夜即祠下宿但夢其友婿秦鋭盛服坐堂中而已不解所謂次舉遂捷故事舉子得解州府例送捷報牌其前書舉子名第自府官以下皆刻銜具名姓汝輿第後偶散步於堂見棚所釘牌中一行曰同知秦鋭乃悟前夢爲之驚嘆

產異

今年秋冬閒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長洲二都十五圖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先徐文甫嘗見人擔一兒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黃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鄰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恩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僕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莆田商說

江東籤

吾蘇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耆儒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爲九九亦正合趙壽數

野橋居民許氏爲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衛憚遠行祈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既而解至都司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前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祈科名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售之兆及試於提學憲臣乃被黜爲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累舉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爲終無成矣後應貢朸試時編號得空字遂與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予師毛先生敘少時眷一妓情好甚密妓謀託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爲聘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生讀首句爲之驚竦下拜時釵猶在袖也於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泰人姓石名固

五足牛

今年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胯下短不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於市乞錢予親見之嘗聞正統中吾鄉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生於頸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後二歲爲己巳其言果驗

變鬼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遊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中夷俗有人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僧云卧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嚙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躶體婦人也執而縶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齋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賻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之問旁觀者云捉得變鬼人也僧自爲

李智

吳中焚屍人亦大有邪術有李智者尤精於此嘗操舟出東禾村見岸上方焚屍謂同舟者曰吾聊戲之使一人偃卧智戟指默誦咒已呼其人起坐則岸上之屍亦坐使立則屍亦立使抱己首屍亦抱焚屍者之首旁觀人皆驚怖焚屍者悟曰有人作伎倆欲敗吾事耳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渠不舍爾輩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即趨抱桅而伏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桅爲之寸斷智起而喜曰免矣問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爲戲不期便欲相害若吾術稍劣於彼適已碎吾首矣嘗有人從智學未盡其術而背去自於他所焚屍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師所爲賫錢物往拜謝及還火須臾便着都穆說

海島馬人

數年前有巨艑自海外漂至崇明中有七人邏檢以爲盜執之七人云吾等廣中海商舟入西洋爲颶風飄至此耳非盜也送上官驗視檄遣還鄉其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火忽有異物四五輩人形而馬頭自島入水而因以頭盟船舷作吁吁聲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吾等度其必呼同類來復讐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入水濱踊躍欲來擒執而風利舟駛莫能及倘少遲已落其口矣

祝氏牧兒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齋飯一日羣羊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去泣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得飽勿嚼碎兒吞之覺腹中充然道人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飡明日亦不饑絕穀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人異之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爲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頷一手擊其頂聞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梨火棗者乎此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盆下僅露其首既而首亦不見土上都無竅穴驚顧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吾鄉戴區人蘇盤時爲祝塾師親見其事劉宗纂說

魂魄

高皇帝嘗怒一內使濾補不如法命引出斬之被縛至市猶有金剛背子綠衫市人觀之遥見內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狀貌衣冠略無少差其疑怪之既而得旨停刑方解縛前立者冉冉而逝疑此爲魂魄云

劉公望氣

鄱陽之役兩軍接戰方酣　太祖據胡床坐舟端指揮將士誠意伯劉公侍側忽變色發護上口引手擠上入舟　上方愕然俄一飛礮至擊胡床爲寸斷上頓而免戰勝之前一日　上疲極欲引退公密奏曰姑少須之明日午時吾氣旺矣已而果以翼午克捷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庚巳編卷第八

陸粲

星變

弘治末浮梁戴公珊餘姚史公琳同長內臺史公素善占候見熒惑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得命尋感疾越明年正德紀元正月竟終於位熒惑始退舍

張宗茂

吾蘇玄妙觀道士張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靈驗鐵瓶巷陳舉人沂家有黃鼠數十逐逐成羣白晝公出搏食雞畜嚙壞衣案占卜云是怪沂將討宗茂符治之未暇便說一日宗茂晨起誦經忽有拱立於前者覘之人身而首則鼠猶也拜訴曰吾輩與陳舉人家有夙冤欲報之彼來求師師無豫吾事宗茂叱之忽不見即詣陳氏告以所見爲咒水祓除書符鎮之怪遂絕宗茂後年老無疾坐逝爲近時羽流稱首陵大陳崇仁說

洞庭鷄犬

今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雙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鷄冠尾忽長遂化爲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明淨聞其地一巡檢說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二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羣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孫翁玫說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鬬促織嘗役晨出樓門見木消一大蜂以身就泥中展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怪之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爲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鬬所當無不勝者物類之相感化固然

人痾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覬久得利乃鹽而藏之乳醫周媼者爲予言曾爲人家看産兒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媼秘其家姓不肯道

敎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敎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爲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嗁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覓薑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甚拒兵遂與狎綢繆頗倒良以爲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見今夜當復來耳兵因贈以繡枕頂一副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予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婦起竣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覘積雪中乃有獸蹟數十大怪之共計曰彼矣而尤且使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蹟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集衆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蹟至野外轉入幽邃蹤跡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頂猪肝皆掛樹枝上衆喜曰此

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殺新穴中燒煙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神凝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妾有娠丁禱於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親携上太岳燒香以謝神貺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歲丁以爲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携其子而往甫至舍於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死丁悲慟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病稍定乃登山留兒柩旅邸囑邸翁看守之越二夕兩僕來詣翁以主命載其柩而去詰朝丁至問柩所在翁具言僕故丁訝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死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死而已既入舟日常涕泣不食奄奄殆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遣一僕先歸報入門主母出盛怒詬其夫曰汝唯一子行數千里恐令他人挈歸於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主僕驚不知所對乃奔告其主主大怪之即捨舟趨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時有船泊岸二客携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遇而主爲事少羈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疹瘢猶在而邦道前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證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以生惘然不知也

右二事皆百戶說

牛既

今年六月巡撫淮揚等處都御史叢蘭奏所管滁州鮑于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脊出胎即死即報云

白鳥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閣植棗樹百餘本上有烏巢巢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循狎可愛　孝肅皇太后昉上仙以此爲　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　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張參政綸說

楚巫

楚俗好鬼故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尤黠爲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脫足縶爲風吹至廟聰得之謂其妻曰衣食至矣殺鴨取其首裝以足縶鐵釘釘之置神座下禁咒之王登時足痛至廢寢食延巫日夜禱祠終不止他日聰乞獻覲往問疾自言能治一內豎出私財具牲牢請聰爲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獲謝物不貲又旬餘復依前釘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而止自三月至歲凡盡疾時一發必命聰禱罷輒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汝及是王故逾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其日祭則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爭留之使校設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鞫聰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具服獄成馳驛奏聞有旨因妖人送京至臨清斃焉於時諸巫大抵皆恣橫入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留享之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來利遇巫於道懇乞一簽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敗及居舉目間皆能爲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譬疾互以術相軋新死卒未能棺殮則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尸氣野外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符臭來破其法者徑入覘屍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以屍化作一物如化鯉魚置崖間以水濯之破法者直用火銷却水屍自壞臭唯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能毀之岷王

府出喪柩重不舉益數十夫猶然呼師公解穰逾延即行巫云其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柩上適已爲扶去矣其荒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爲稍稍斂戢云鄉人吳用侍其父教授岷府數月嘗共事時府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試其術見鵲止屋上令取之武默誦咒鵲旋至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須邂逅用之則可若豫畜幾會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類此又云其術過洞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渠爲是大抵如閩廣所用蠱法及梓匠厭勝術以先世傳習故不免爲之爾吳用者與余談怪後四事並是渠說

楊寬

真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嘗因公宴掌酒見墻角旋風二團廻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有鬼神試瀝瓢酒酹之一風頓息又酹一瓢亦然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東嶽燒香過二卒山下青衣白襴邀而揖之曰我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使乎寬罔識其人意必誤也漫應之同人肆飲罷別去並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悒悒不樂還故處仍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我非禍君者頗憶往歲事乎我二人嶽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饑渴中得君二瓢之賜甚感所願非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杯酒奉謝耳非有他也言訖瞥然不見寬歸說爲人說

方卵獮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獮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公璚欲同

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究事者以詔旨進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其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迯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全然一雀只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視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全瘉又不產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宛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其道以此示放雀報云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童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湖志作子仁恐誤）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郡民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卽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嘗爲郡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梓人下吏治之數月瘦死獄中葬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柁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縶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與其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遒逸可觀吳用藏其所製游太山歌一紙予嘗見之

老盗

嘉興金晟永樂中爲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强盗若干人械至部晟鞫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荊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炙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庚巳編卷第九

陸粲

異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店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　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覘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店脚揣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　上聞而異之卽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揣店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卽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此與漢武帝微行遇書生事相類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金箔徃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貨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卽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遊客至競以爲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至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乘龍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册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大藁耳道人乃嘆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少頃回顧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道自名猶來杭剥金且乘驢而至暮則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草爲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

房簷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適市人爭隨來觀　孝
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聚衆張謝曰臣非妖
術特戲術耳　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
之瓶口出五色雲兒滿殿庭　上悅欲盡其術時正
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擲
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艷可愛　上亦爲嘖嘖張索
紙剪爲一舫置之水蹈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叢
中倏忽轉向岸即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命四
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盛御醫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
中以解戶赴京時　上患二股卑弱侍醫以痿症治
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
請切脈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言
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即傳宣入便殿
指　上脈扣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
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觀此吾謂是濕耳諸醫
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效遂授官後事　仁宣兩朝
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特賜
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
衆醫束手莫知何疾募人療治有草澤醫請見投
藥一服遂瘳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
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用
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　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
乃厚勞其人云

奇疾

齊門外臨頓寺有僧年二十餘患蠱疾五年不瘥而
歿僧少而美姿貌性又淳謹其師痛惜之厚加殯送
及荼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
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體眉髮無不畢具美麗蔚然

乖腹觀者駭異其師親爲醫者陸度說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腰
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人喜曰身亦郤歸
黃村今相得爲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道旁民
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善卒
入門少選攜一鐽酒及一熟鷄來共坐地上食之畢
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鐽
納著柴積中立伺之俄見窓裏擲出一人手足束縛
繼而卒自窓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
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王翁
非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一鐽
酒一熟鷄匠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援柴積得鐽鷄骨
猶滿地始悟其爲冥卒也

吳惆

鄉人吳惆從其妻之諸毋周氏借白金千五百兩而
不立契券實欺之也既久遂負不還屬陳於官爲惆
行賂不能直而罷周忿拱城隍神日祝云令彼謀財
者紅粗出白翹攢蚤吳俗詛咒語也已而惆妻得疾
常覺面奇癢搔之得物如筋蠕蠕而動如此日復數
四其色紅白不一而面初無創損也人以爲果報云
右二事子遠之氏

北斗經

崑山魏涇清伯弘治巳未病瘍醫工誤針其足脛脛
腫痛積久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鬚老人告曰子病若
此亦知誦北斗經乎問曰誦之何謂曰不唯愈病且
益壽覺意頗不信詰旦有道士來問疾論之曰誦
北斗經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與所夢合乃悟而持
誦日必三過久之足瘳今年及八旬齒髮如少壯猶
日誦經不輟姊夫姚思慎說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
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
秀而形狀衣飾略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
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
以識耳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
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
爲議而聘焉

犬精

弘治中兗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
行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
三日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都盡幸逃
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
不可辨兩人各自爭真僞妻及鄰里不能明乃白於
縣縣令逮兩人至亦無如之何皆繫之獄縣一小卒
聞其事以語其妻妻曰是不難前先歸者乃犬精也
欲驗之當視其婦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即是矣蓋犬
與人交常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
婦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
其胸有血紋甚多令知爲怪密使人以血灑其僞夫
即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計審矣何從得
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
知此汝歸第密察之卒歸看妻亦有紋比此婦尤多
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一犬通故也妻慚
自縊死吾鄉陳都御史瑞時奉使彼中得其案牘鄉閥
說

雷譴道士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於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
詞乘醉戲書天尊爲犬尊大帝爲犬帝一日被雷震
死背上朱書二行可辨云犬尊可恕犬帝難容事在

天順成化間(陳崇仁說)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丞賞嘆以示衆衆傳觀皆欽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觀及是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尤異於衆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鬚與前不類文康爲之愕然退取其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嘆以爲有神助(云長洲鄭太史之子泰說蓋狀元嘗受業於長史也)

騰衝龍

正德年雲南騰衝衛地震其初日數十度漸至十餘度後至一二度凡半年乃止有一山傾爲平地一村坊居民數十家皆陷沒入土中餘以震壓死者不可勝數民無寧居即於曠處搆廬舍以自庇衛人汪城者家人晝宿後閫夜半有龍見於閫中八仙卓上頭角尾爪悉具其色白若粉所畫捫之鱗甲刺手但不覺其蠢動耳居數日來觀者衆汪氏恐爲家禍取狗血塗之乃滅(長洲丁謝導說)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熠熠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作一石(馬興隹通判說)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鄰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託終身後得嫁爲遠妾遠妻妬悍日詈之又爲諸厭勝法咒詛於神欲使速死居無何妾果病卒又歲餘而妻病久不瘥獻獻林禱家人倦於侍乃呼一巫嫗使相伴宿及夜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遠妻牀前視之乃其妾也指妻身曰我命未合死爾多爲咒詛令我夭殁情理慘宋我今控訴已得理於獄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嫗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斂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即去又兩日來問訊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然時呼腰痛嫗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冤而其妻往日所許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爲已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于行者禱於所事真武以瓌玟一之遠舉數人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遠隨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闕下扁曰獄府入門隸卒遠跪於庭殿上王者叱問爾妻舉訴爾同爲咒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扣頭謝非已過王者呼左右押尤弘遠妻妾來証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階下王使對辯往復甚苦久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爾爲人正室生既妬詈强凟鬼神死復誣証妄干官府爾罪容可逭乎便令卒押送酆都仍釋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爾雖不知情然此類人所爲咒詛文書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答王案旁一綠衣判官白王曰高真處已有文書來與准折過矣王令吏檢看乃啓一櫥櫥中文書叢沓吏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數行在紙尾王曰文移酆都當云呈今乃云咨誤矣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而甲胄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心將王靈官也靈官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頷之靈官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中路數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之言日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先天一氣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道而忘却佛耶這邊利害亦非細汝今得歸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員誦法華經六部回向乃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踰日矣即請六僧皆年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雖極冗不廢(鄧僖說)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阯人而寓於蘇其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皁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謝訓導瑞說)

昭陵銀兎

陝西九嵕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於山見白兎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兎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黯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捩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燄有凝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兎死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火賜銀兎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瓌麗萬狀再拜請曰小人貧所賜不足以贍願更益之於是恣意所取懷挾將出而路迷跬步莫辨便合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携兎而出隧門隨閉僅有微罅民歸鄰居惡少年聞之者競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皆被逮係民亦幾坐譴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

于梁澤以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錢與賭之澤許諾以夜入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衣次亦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答曰非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死耳澤曰汝何爲者青衣曰我筆也問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銀也在堂東柱礎下澤曰汝等今來爲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其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報公令前知澤受而覽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處一時都滅澤便卧達曙諸友忖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爲說向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鍤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幣都無一字及夕眺視之蹟瞭然從是解中永無害怖澤後登第爲御史成化間巡按山東以監試事詿誤謫官卒如其紙上語

黑厮

黑厮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適當朝覲諸京籍其從者名黑厮豫焉報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厮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乃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厮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下吏久之黑厮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厮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

黑厮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且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厮來白巳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始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祠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響遂絕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偶客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須使閽人入私解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卧於榻閽驚而出以白焉不信叱爲妖妄閽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欵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展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瑩溢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賁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覘公是一闡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右四事張訓導說張陝西乾州人）

胡弘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泝人深於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楷）征閩寇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至蘇士大夫多從問休咎偶士杜璵年耄數矣予筮得咼動爻云子爻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中丞）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凡生子祝希政（瀕）筮得比之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

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君官二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後四五年有子亦露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其縣主簿如此千百皆中尤奇相宇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問之弘云君不唯中末兼擢進士串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串書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後問者從而效之則有心失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瑞蓮

正統戊午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巡撫周文襄公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而施修撰（槃）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蘇州府學池中蓮亦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越兩月而吳文定公（寬）爲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丙辰狀元爲今朱學士（希周）前一歲城西穹窿山風雨中有大石自移時學士公猶爲諸生云

人妖公案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女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倣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臉絞剃分作三柳戴上鬏

髻粧作娼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挑剪花樣扣綉鞋頂合包造飯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助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恁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二月內冲離家到今十年別無生理在外專一圖奸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丟乞食婦人先到傍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遇晚同歇誆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奸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雞子一箇去青桃 辛 七個柳 辛 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鐵槌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咒使其女子手脚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念解昏咒女子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忍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奸似此得計十年奸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罵逃丟前來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內宿歇至起更時分有高宣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奸冲將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捽倒在炕按住用手揣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奸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勅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 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項娼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奸非出本心又干礙人衆亦合免其查究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右得之友人家舊抄公牘中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庚巳編卷第十

陸粲

升遐之兆

弘治十七年蘇城鱘諸巷 俗呼鱘巷 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披籍有之言汝筭未盡放令却回其閻宮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吏卒皆着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爲帶孝耳百姓得活私爲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玄怪錄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畧同

誠意伯

誠意公佐命之功追蹤文成而時學傳記至其學所師承亦無能言之者 或云師九江黃楚望史考之 予鄉人顧楩知青田縣與劉翁遊爲誠意之末孫能通其家學爲楩言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于一編宿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谽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椎之應手折裂得一石函中有古欽兵書四卷懷之出絕轉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更遊深山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得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勅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

嘗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言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爲梟爵後果被革弘治覈詔錄公後爲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爲奇遇（敷總爲丁述說）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獄櫺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壯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將不數載藏鏹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義象行

洪武中林晧部（子羽）嘗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都大江欲渡心伏且謗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勑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綠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殳象戰又不免兵挾象乃刈槍皆君皇毋廻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天珠履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群能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坐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張潮

蘇學生張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年止四十二其女扇父之殁號慟隕絕良久復甦云見父服朱袍張黃蓋後二人青袍青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見父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爲衢州知府以正旦到任故急行耳女垂涕問曰父今做官毋女伶零無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泫然曰未也汝毋壽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來領取吾在彼左右乏人對門君蕆舖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姓張一大倉人姓王皆秀才也與吾同選復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亟未幾果死予親友有與張潮善者往吊聞女言如此

王貫

王貫字一之故蜀人係籍錦衣衛若京師舉成化丁未進士知　縣到任年餘有疾能稱一日忽語其妻徐氏曰吾當爲此地城隍行且與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貫曰不然昨夢帝遣使敕命來吾以家累多宦業未成力辭不得允勢必須去期在明夕耳又呼其子來年囑之曰好事若毋力爲善人及明夕浴下十數刻冠帶升堂令吏使鳴鼓集僚屬吏白深夜非時貫不聽鼓竟同官畢集貫從容曰予得與諸公同事幸甚今受帝命爲城隍不復得相周旋倚諸公愛厚敢以妻子爲託衙蕭條足以爲柴但少賜周全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貫起向之再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矣語訖還內沐浴公服端坐呼妻子與訣了無悽愴容俄而自稱頭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顏色如生同官爲殮殯護其妻子還京師（醫士陳希思賢裴翊也聞說張潮事及此）

十神救災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巍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媳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

熾時炯焰四逼二人窘怖無措素事十神但扣頭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姑媳拜起則四面燬無一椽留矣（龐金說）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西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毋詢其所以答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夾持我行通衢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並立於門見我呼問所以來答云適在家爲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我一一答之父曰兒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還且示戒云前路人與汝湯未卻不可飲食便不得歸矣吾欲第吏引向一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頭面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題曰注死簿竊覷之有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午時死府吏朱某戌時死又欲覘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那得看此以手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叱曰非也姓同名異所追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返家遂循術而歸不覺便活耳毋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二人至其日周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猶無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來正轎夫役以人數不足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於外毋貽書令市鬻紙五百疋製僧服爲兒懺悔希載道吳江以託盛賢官買之爲盛具說如此（顧說）

楊少卿

長興楊復幼有敏才爲士子時迎提學於郡列未至徊於土地堂中戲取珓祝曰提學即至當賜勝兆一擲而珓答於地上不可取即以堅書作像竹[illegible]

武陵驛椽站是夜神見夢於從學云公所轄士黙吞背發爲驛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愧謝叱令洗去是夕又夢神來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後後登第累官果至棘寺在任不久即乞致仕還鄉未至家先逾辭親友曰吾某日且逝矣至期端坐而卒復平生剛鯁自守爲鄉邦推重云

張孟介

湖州張巖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徹夜宿單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觀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投之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覘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盻婦不能歐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嚴尚書

嚴震直字子敏湖之駿村人有寵　高皇朝累官户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歸瘞郭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駿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界汝乃登岸一足跛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君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見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右三事湖州郁如嵩說

木妖

予所居臨頓里中百姓金氏有舊楊木肉机已七八年物今年四月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粗踰食着又桃花塢徐鐵匠家木凳亦生枝條異與金氏同近木妖也

唐玘

吳縣吏唐玘嘉定江灣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入城歸倦甚隱几而卧忽冥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

來曰崑山某官邀君飲玘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入崑山南門迤邐沿　城而行忽復有二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逮限君汝不得復乘馬即捽玘至廟出祠中縛繫其頸行抵山王廟門下入報內傳呼召入跪於庭神衣黃袍插金花侍衛甚衆謂玘曰知汝有吏才特召來爲我掌西殿入廟公牘指階上竹筒十六示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爲崑城妖神玘素知自念一承職永不得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哀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備極痛苦不堪而玘執詞愈堅神無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捉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追某縣某人來云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之此人忻然拜命神乃即爲易冠服領十六笥退入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玘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至祠土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兩人送詣嶽祠既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玘望之見嶽帝冠冕赭袍據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往來擾擾又數百人玘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不堪諸人踐踏躊躇閒忽門內有人出呼曰郎君何爲在此視之乃唐氏故僕也玘具說前事僕曰郎君當復生吾今送歸玘告以足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玘至岸下一空舟無頭尾僅有艘被登之縮脚而卧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祠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棄而升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爲門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玘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憊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灌以蕢汁氣息綿屬而雙目昏瞶手足皆傷厥厥未有生意方謀延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須先炙其胸曰若

知痛乃可生也父亟引入爇艾炙之久方蘇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留半以待昏時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不食止啖水果數枚飲酒二杯而已抵暮告去去未久家人覓所藏藥已失之於是交相尤恨以爲必無生理詰旦道人至告具以故笑曰不足惜也復出半錠與之正昨所失者家人黙不以爲異贈以十金道人笑曰我方外士安用金爲又以布二十疋曰且留之明日來取遂去竟不復至玘得生備述冥中事如此玘自爲予述說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泰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山東民家爲男子遣吏卒押送見一人雞前導已隨而行其年蓋屬酉云至其家娘適坐蓐遂投胎而生既浴置炕上家人環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依身漸長大又曰何詎如許遂瞑然而覺乃長眠榻上其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頤偉貌迥異疇昔公具言所夢蓋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音舉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顧秀才楨說

辟癰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癰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蓮房蕾蔕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奄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癰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癰不復見鬼矣醫者周惟中說

臂龍

舊說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能書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龍於其臂頭角鱗鬣狀頗逼真行者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點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為之搖搖不安行病之他日濯於江江水為之開解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行益以為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黿鼉魚鱉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盤距江心其下宜有根者盍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為搖飐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為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為同袍道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繫之官謂誕罔不為理僧懼其為已累也辭行而繼之行既亡龍亦頓逝訖無靈焉

九尾龜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餘買歸縶著柱下將羹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即翁請以千錢贖焉翁愜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欲買放去君從臾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領取因循往驗之商蹴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錢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平地高三尺許床榻盡浮十餘刻始退及明午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壞戶入視之但見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或云害神龜為水府攝去殺却也吳人楊寧客彼中親見其事

番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淵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

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靽帶劍槊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窗看之九人皆下馬號公問曰若輩非來石將軍九弟兄耶應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戟屋瓦見皆碎戈矛旌幟光耀旗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躍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覺而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亟止之將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戚公之鄉人項生侍公渡江親見其與九神語又嘗得丘公祭文

樓三舍人

樓三舍人者樓機也　大祖御舟師敗陳友諒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迺還委樓機於湖竟寃憑之遂能為妖舟入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馬少師

鈞州馬少師文升景泰辛未進士至弘治末位冢宰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薨於家其日日將晡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甚衆自輿中向其人拱手問所之曰來上去其人歸到公門聞哭聲乃知已捐館矣計相見之頃正其氣絕時也公鄉人韓訓導說

張御史神政記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致通神明機感天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為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祈縣有賣薪者嘗貧

鬻得薪直以其半市鱓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登堂忽覩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見也及行案前長揖公疑之坐乃曰公毋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寃獄未白知公精明來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走人本中鱓毒而死非婦罪也公欲驗之復買鱓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之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闔境漁者命捕鱓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婦而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竟不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娼女於乙批乙門揭帘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敗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娼從諸人鞫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勸田均稅出郊初太祖時陳氏據鉛山定其稅額視諸邑稅加荒數百畝田上有畝至數石者以是公往看視為奏均之行至邑界有樹大數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木麥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為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於社約期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公執命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為倡凡三百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寘然欲絕命左右後而灌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是婦曰昔年為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飲食皆美饌

時時術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寧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君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毀地復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於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頓憊吐逆神乃降家人羅拜爲之立廟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嘷竟死杖下邑寡婦唯一子採薪於山爲虎所噬嫠居愬少欲以難事窘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虎抵罪公覩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畧言神爲一邑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伏虎辜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啓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援所佩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在喧傳目爲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爲鄉邦重望君子惜其位不滿德云予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爲記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右張御史神政記予弟子遠作錄之以終吾編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李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碧里雜存

董穀　撰

董漢陽碧里雜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八帙

黄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閲

鄭端胤

劉祖鍾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我國家萬載無疆之歷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梢子其人梅姓云時　聖祖御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未流矢相向者梅梢僞見之急掀御辰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胷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者病家居日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鏖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篷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帨以進盥手未畢我郭英者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顱而死子理外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眞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漢有大功封郯國公諡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眞辰明發舟老叟朱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蹴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　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避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戶以與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毎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人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年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擢歷尚寶司事見一室中充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我　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殺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　上將信之人以語於　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　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以鎭之氣象宏大既歲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絶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綠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碧正下官一員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號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刎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栁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

千人俞餜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覓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俞餜砌浴竪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麪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巋然尚存徒想當時泰淮水勢而已東南號房一帶即昔之校尉營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故有頗異之懲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旣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扁刻舊內之門四字厰明將社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即秀之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爲率年月雖多不得過一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

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爲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爲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服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　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非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缸對合啟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爲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搢笏之禮焉

孫蕡

孫蕡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四句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附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附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窗閒殺碧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綵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所慰勞但云吾用鐵券何爲使者歸奏之震怒賜誅因鍊刀於金華五日未成決懿文太子驚聞赴

水　上聞急赦之謫戍於蜀路過夔州卒[illegible]葬於[illegible]蓮山以太史衣冠配之山陰下號題其祠云[illegible]許下鶯披魚木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鵑劍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白下故老爲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　聖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暑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闘左黑者勝明日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　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氈燕邸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異之蓋眞氣驚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付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視雖有小災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詩以自奏此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華顛杖錫從甬道入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吾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旣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欲歸耳汝等可爲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闕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辯其眞僞有一老宮者曰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觀焉持其踵悲慟蓋嘗時宮中侍浴見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

獲考終焉

星犯紫微

天心所恭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按壟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末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兵勑晉燕代遼寧趙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牧馬勢必盛自非機置深密晝夜熟籌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爾等受封翊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倘有失悞非惟貽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憂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乎使觀弢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為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既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訢哭隱泐季潭琦楚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蚕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

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挽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為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峰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即姚廣孝祠室也頂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諸其機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為僧於蘇之承天寺其兄碧峰長老成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既而佐　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峰思之往訪焉既見厲聲訶責廣孝事之甚恭謹成有以其語聞於　上者怒欲罪之以廣孝在未發乃　勑廣孝公差於外始　御鞫之具以實對無懼容　上曰汝號碧峰必黃不燭者曰然命以甑蒸之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暇日從容以請　上曰朕固忘之即命宣人至午門跏趺於地不肯入曰業緣盡矣又奚見為豐玉筋自鼻中出長尺餘遂化去即命龕置禮葬西山仍命與朝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蓄髮還俗不從如其志卒與碧峰合葬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談田渭余曰碧峰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水灑地誦大悲呪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廣庭間近年已斥去之矣

石刻先祥

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鑱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高皇帝削平羣雄兵精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止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為架圓石為砲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七尺又有連子弩者最為利器天下既定即收藏之不以示民己卯歲　毅皇帝幸南都得於內庫甚喜方詔如式製造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造數千張矣不軌之志何如哉遂流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之其製弩而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上有鐵捥子捥匣使却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則弦發而矢往復捥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刹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簾之失　國家歷　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

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弊不知紀
極　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絶其源大限甚明二
也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
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
我朝　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
後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
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
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
前耳後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
士姓石帛而改呼右帛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
可勝數　我朝惟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
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
人命爲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鴆弟貽
禍伶者其他快己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没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
著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
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
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十習猶逞而此風不
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金大節

金大節者吾邑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國
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官員
三年朝　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
出門行里許欲登厠有見自厠中出指大節曰此
人好一箇金肚皮忽不見大節甚疑怖曰此行必
腰斬矣既入朝　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
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推恐復生
上異之即擢爲知府果腰金云其居與余家鄰比
余兒時尚及見其孫名基者基死遂絶

賈萬戶

賈萬戶者名銘字文鼎元時海寧富家也儒業行
藏悉賦伊詩不能備錄劉伯温先生未遇主時漫
游海上嘗止於其家亦有意於銘也久之知其無
成遂不言但爲之擇一牛眠地於尖山之麓與工
之日文鼎名士若山陰胡隆成崇德鮑恂等皆在
座忽大風起吹金箔一片止其梁上伯温曰汝家
世世金帶與國同休後　高皇帝龍興銘之子以
汗馬功一於河南一於臨山衛各爲指揮子孫世
襲迄今爲銘後壽至百有六歲書寢夢更緋衣簪
雄騎西往遇一女子乘金碧輿侍從甚都出輿拜
曰妾自月宮來送彭祖殯前之新塚即彭墓也公
宜就觀之言畢而寤門外適報青田劉先生題壽
山福海圖寄公爲壽其詞曰吾聞軒轅之國乃在
大海之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
久長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涼玉泉之
水清以香瑶草之珠如瓊蘂洪厓有時來環珮聲
琅琅鳳鳥自歌鸞爲舞青蜺連蜷白雲舉淋漓豹
髓浮漂觴璀錯金盤薦鱗脯其間楚承泣英皇眼
兒商郊葬彭祖琪花生樹宵有光東風入律春菘
菘春菘菘樂無極青鶴夜夜月宮來廣寒嫦娥寄
消息銘覽畢曰夢與詩符吾將已矣越三日而卒

婼某

婼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老反
於台州婼某實從征焉戰敗被傷而逃自匿於積
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
據簿點名驗屍至婼某曰此入乃板閘之數豈應
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固無恙恒以告人後十餘年
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焉本所千兵閩簡松告
余者婼音綽忘其名

牛舞

李西涯程篁墩二公在　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
程九歲李七齡耳　上面試之先出鶴鳴二字程
對以龍躍李對云牛舞　上命中使問曰牛如何
會舞對曰堯舜在上百獸率舞今何獨不舞　上
大異之出對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對曰鳳凰遍體
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曰此見宰相器
也又出對云鵬翅高泉壓風雲於萬里程對曰鰲
頭獨佔依日月於大霄李對云龍顔端拱位天地
之兩間　皇情大悅即皆肄於翰林後李以天順
甲申二甲第一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程竟爲
典試所累而李功名壽考終焉

南岳碑

南岳岣嶁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中
有千搜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鼓退
之尚以羲娥之遺爲孔子憾況此虞夏之書乎嘉
靖丁酉余於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甘泉宗伯刻
之貞石譯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七言始以承
帝曰嗟終於鼠舞徵奔水有隸書帝禹刻三字想
秦漢間人所增刻者亦仕甚蓋山崩得於碧雲峯
下泯滅數千載一旦出我大明之世固爲是碑喜
而重爲尼丈賦云

承發房

余嘗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不知何人作亦
無題詳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子之詩也雖離
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辯人品其可以資格論哉錄
其詩曰背㮣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讀書須努力寫
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以
賴爾得相須

周沛

烏程周湞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湞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荅春暉朝隨步輦趨丹陛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袞衣湞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菴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怨亦非良婦竇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見矣　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菴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垂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眞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游仙詞曰洞天春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凉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擲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爲惜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畫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些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興亡動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狐狸殘香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君月詞誰選鍾山佳氣歇眞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兩立苦戰民力疲君王惑反間腹心生嫌疑亞父已謝病龍沮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溝定界分收兵歛旌旗釋彼妻與父恩義何忍欺慘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爲陰陵迷失道天亡復何

辭空歌拔山力蓋世功業衰美人起長嘆向劍揩蛾眉寧甘刎頸死肯事忘親兒芳魂逐君去騅兮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隳贊霍光傳云武帝果明斷付託眞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神牝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赤族一何慘孝宣胡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誰爲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牆擲馬又獲神劍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詣毋苦斯民爲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覗之去矣惟枷杻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過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劍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菑丘訴者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訴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觀諸雲宗可信也

擾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飂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既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而遷於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其官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蔡墨之言如見則上古之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豢流於庭至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疎龍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幞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栗闔境驚異閱三月大雨沾洽乃寘蜿蜒并子于石頃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爲廣惠淵靈僕龍復見於殿白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即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扶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鑒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至瓊花只一本遂至於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嘗試于家姓其間異姓極多余於傳記偶有所得即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矣如追喜斐豹褻儒梓慎杞梁犬華仲上之登哀駘佗皆春秋人尋穆湼浩輸婁破石親肥公玉帶鄘居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岸挺角念僧彌可敬容叱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叶萬緒防人寵忠靜壽孫唐人衷愉剌羽五代人斗蕃答珊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阮賓底蘊鏡賜撒群汴融陜茂浙興順境華從時皆本朝進士若此皆不載者也而姓名俱禎者羨門子高闞穀於菟落姑重異安國少季宗正

珍孫關門慶忌公上不害沮渠蒙遜昭涉掉尾公戶滿意游水發根句能延實青陽麥炎荅祿與權皆四字者也

鄧杞

鄧杞字贞甫温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偕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爲詩一卷皆豪邁奇古止憶其一絕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客子布袍寒當時只爲高堂計辜得高堂幾日懽今三十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之高堂竟不獲沾遂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哉

天體

渾天之說古今皆以爲日入地下西沒東生余嘗閱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洲之瞻部洲阿耨山主之即崑崙山也中國乃瞻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爲非實有晝夜也光之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洲之日午爲南洲之三更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辰皆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爲晝不到處則爲夜常常在天非入地下以南而推三方皆然矣日之正午者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盎日月繞盎緣而行惜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與

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二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邵子以天地自相依附大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爲未盡耳天之轉動氣使爲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浚川此論殊爲精到眞有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如渾天之儀則天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形當如磨子二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嘆之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竟故先儒皆不得其意以爲天內只有一地故疑天無窮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氣也無涯故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蓋地外有水水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蒸成水水聚成土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一生水是也故氣無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之言曰中國謂之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謂之九州則有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夤八夤之外有八紘是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惟佛氏比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意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識也不論者不容言也昔紀瞭亦曰其理極盡無

復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陸象山先生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約超越千古之談也

黄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而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核亦甚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一孤鳳耳聖人獨不能爲賢者諱吾恐天下無全人而聖人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江陰黄田山下仲尼爲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見存大濶徑尺但剝落殊甚嘉靖初丹陽縣尹某模勒新碑立於陳少陽祠前惡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年矣道墨爛然儼崇於墓道而深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黄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人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踐南面非弒而何固曰然則高皇代秦即位非耶於是帝兩解之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盖言學者不談湯武亦不爲愚也迄罷是後諸儒莫敢明言受命放弒者愚謂馬肝有毒食之能殺人湯武伐暴救民固元元之粱肉也然開萬世篡奪之源謂之馬肝帝亦知言哉邵堯夫登樓吟曰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泒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憑高閣一沉吟意亦至矣

几

今世之椅桌不知始於何時古人席地而坐其坐以膝即今之跪也但入授一几備則憑之几形稍彎三足而內向漢晉宮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

滕處皆穿則漢時固皆以滕著庭覩醉幘墮几上以頭就几穿取則晉尚席地齊武陵王曅嘗侍宴醉伏地貂落肉盤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毛羽而疎骨肉帝不悅可見六朝時尚席地坐也柳子厚有斬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為何物矣古人既踞坐于地則列食于前艱於俯取故為籩豆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為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　聖祖於宗廟革去籩豆而用盤楪也

刀圭

按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為妙藥之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燼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欵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獻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於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已果中捌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懽相慶也既而己丑會試趙以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入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銜璧出降因獻馬通體白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牝於養龍坑得之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四百斤壓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為之贊余因思嘉靖初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民朱翻家牝馬夜產駒家人驚見滿厩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以為恠也急擊斃焉厥明視之通體毛皆成鱗甲之形蓋日牧於海上沙場信龍種也物之幸不幸有如此

教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然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已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為上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為教兒恠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為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既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如教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蟲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舟為所阻至不可行南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實昉於此氣之感召捷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十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為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為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為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是為二百一十六丈是為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桓寬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為田一畝三甽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揆種之匾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叉相乖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嘗違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為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叉盡處謂之尺脈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竊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

三寸棺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遥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白沙詩讖

白沙陳公甫先生當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中爲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讌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卿閒談兼柬若虚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生殁後以至正德己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吏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制作還思霸業更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雨後明桃畔白雲閒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彗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若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歲符秦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往往有事昨甲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揚州之域有災既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蠶盡死六月二日正入斗中逆半月始出斗口漸稍遠矣七月初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九月始遠凡百五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大旱米價踊貴民不堪命從前所無苗皆蟄死民大失望貴多力勤人事愈盡者被災愈甚顆粒全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犯斗之効益彰彰矣

人異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爲女至暴之極

人化爲虎愚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獻帝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爲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三者嘗爲胥民人呼爲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髀不變入山爲害人有遇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捨去正德間蘇州吳縣有男子孔方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寔昌爲按蘇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爲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畿甸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弟子員嗜酒尚氣人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吾友蔡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塾時乾亦從游他日時信與諸生扶鸞召仙降者乃朱晦翁也衆皆驚愕羅拜質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剖析詳明益信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色病我以酒亡衆方疑駭又書曰陳乾兒過來衆笑始悟其爲世章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然則公當何如曰三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爲男鸞既退諸生乃紀其言於壁次日乾出其所道舊書昕所剖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

吾邑有徐豐厓先生以蓬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移居無子孕將育矣夜夢有遠客至門徐承出迎乃一冠帶者曰吾姓陳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焉遲明而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陳氏諸彥昔之召仙者聞焉曰噫徵矣爲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未信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豐厓嘆曰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爲學正因名其子曰應陳云

陸儼山

陸儼山祭酒深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經一日夕未斂復甦自言曰初見一吏人相請至一大衙門主者出迎入後堂坐定命取祿壽簿來檢之曰公之功名富貴美矣但平生有短行者二事故折公壽筭今盡於此矣尚有三日且請還復送出門適見拘繫一罪人至乃儼山弟也因言於主者主者即命放之曰汝且去與老先生同來遠甦時其弟亦久病果越三日同時而卒

人面瘡

按醫書言人面瘡云是袁盎晁錯之寃諸藥不効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余飯有神樂觀陸道士者在座老矣嘗時失問其名彭指之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臁發痛成瘡瘡口似脣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亟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哎以貼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疼乃稍可但流膿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三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以爲將瘥矣有兄

在牛首寺為僧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竟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勵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胷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瀫水者即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時白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皆闕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歲又自稱為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鶚即其所言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使歐公而見必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此府君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猿臂虎頷完備將才始隸職于建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雪守用為心膂自勃海公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親統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封協力勳王佐正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使君在鎮鉏耰荊棘板築城壘親載耒耜遍植桑麻以備祇奉兌南北十五年內外無間言以寶大元年四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賻贈甚厚進明州郡侯太傅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葬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瀫墅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杲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鶚與府君幸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邈爾奇形素蘊豹畧能精武經戈鋋再舉氛祲廓清從茲勇冠大振厥聲盛績既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動知逆順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遷劇鎮開吳志大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惟賢方期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功臣沒留遺策眷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旐斯引玄宮已闢萬載千秋芳塵永隔覩鶚之文既佳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董漢陽碧里雜存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九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鐸角

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化民之道思之盡矣黃昏則製木鐸使人呼之於道路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不過六句之間而其語甚明無非欲其孝弟慈愛為善去惡而成仁厚之俗五更則製畫角使人吹之於麗譙曰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亦不過九句而已而其聲甚悲無非欲其謹始慎終居安思危而免顛沛之苦雖詩書所載何以加焉其聖人之言也天下臣民使能守而弗失豈不永享太平奈何二百年來遂不復知有此可不慎哉

洪武韻

韻書始於江左沈約乃吳人其以四聲括字內多土腔雜亂之甚不可分辯自唐至宋以詩賦取士尤嚴於韻作者雖倦一韻之錯則不復取想當時亦非不知沈約之謬或者正喜其雜亂易誤蓋將以此窘士故用之歟我　朝洪武取士猶用詩賦
聖祖獨惡沈約之謬故作正韻一書一洗前代之失其有功於士習大矣至今會試榜文有除洪武正韻一部外不許夾帶片紙隻字蓋亟欲正韻之行也豈知以後革去詩賦士子已不知正韻為何物而世之作詩者亦復因仍舊弊又不知正韻為何書不務正音不遵時制反從侏離[illegible]之韻吾不知其何也

趙松雪

趙松雪公宋之宗室而仕元人皆議之有題其畫者曰趙家公子玉堂仙畫出苕溪似輞川多少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又題其畫淵明圖云典午山河半已非寒芟宵遊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妙筆多應醉後書有題其畫馬者曰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有題其畫竹者曰中原旦暮金輿遠南國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烟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譏之也深矣恐亦傷於太刻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屬疏遠又無責任仰視俯育爲祿而仕民之道也但當辭尊居卑時懷黍離之感而已必欲以事讐責之寧免頑民之誅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受封於宋箕子傳洪範以授聖受封朝鮮與夷齊各行其志仲尼稱仁不亦可乎

哨徧

舊觀東坡在昌化負一大瓢歌田野間蓋哨徧也哨徧二字不知何謂及觀坡與朱唐叔書云舊好讀淵明歸去來詞每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爲般涉調哨遍畧改其詞不改其意始知哨遍是樂府牌名後見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雅韻專論音律但無師傳不能通曉其言樂府曲名共有三百六十五章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止存一十有二自黃鐘大呂等以至般涉調總統三百餘樂章所謂哨徧乃般涉調之一曲耳則知歷代士大夫皆通音律如李白應制作清平調柳子厚言箏與瑟皆十三絃有七律三十五調可見自唐至元猶有其傳至於我　朝絕無之矣但依其平仄成文而已漫不知宮商律呂爲何用又何怪聲詩之不古若哉坡翁哨徧在草堂詩餘可考

詩帳

東坡先生以才高見忌於時朝士嫉之百計中傷誣其詩涉誹謗檢其檜龍等作言於上欲置之死又行杭州凡其在任日所題屏障卷冊僧房名山詩句悉錄成帙以進謂之詩帳所媒孽者至矣幸賴時君不信浸潤遂得從減或言禍起詩諷章惇此恐未然蓋皆舒亶賈易朱光庭等爲之也觀其在海外所遺惇書乃平生至厚相知而蒙其救愛者豈有是哉然嘗因秦太虛下第和參寥韻寄之云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此則真欠檢點無所逃罪幸亶輩不及知耳

岳武穆

成化中杭郡庠生陳璟陳珂以功名事扶鸞召仙仙至題詩曰天風吹我上湖山回首中原只慘顏一紙靈符來野壙又騎黃鶴到人間二生問前程如何書曰二子皆有成但令弟更顯達耳二生請問大仙姓名書曰吾宋岳飛也吾有心事爲子白之其詞曰君不見黃龍塞上秋風高貔貅滿野如蝟毛千乘萬騎拱視而聳立仰看大將真嫖姚又不見朱仙鎮城戰大捷指揮甲士皆英烈匈奴酋長已受降斬甸腥膻聞之而潰蹶丈夫立志豈止此直欲挽回君父之車與天下蒼生俱雪恥嗟乎權奸蔽天日班師之牌一日十二至構成大獄壞長城傾山倒海風波起縛虎容易縱虎難妖狐敢决東窗計一家同日盡誅夷河北功勞皆已矣世間萬事有公道開說賊臣皆切齒至今血食在西湖千古堂堂照青史仁曰他日功名有成即以此歌立石於廟又書曰自頌功德非臣子所宜汝若立石吾以雷霆碎之後璟中會試爲蜀府長史

珂中進士至大理卿果如其言郡人徐越述其事於余因作精忠百詠詩貽其耳孫爲筵尊云

周孝侯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勇力無行鄉里患之因感父老三害未除之言乃入山射殺虎入水殺蛟遂師事陸機陸雲勵志好學有文思州府交辟仕吳吳亡歸晉累遷至御史中丞不避權戚爲梁王彤所陷戰死今墓在宜興城中有廟謚曰孝侯歷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茲今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墓烟氣矗天若竪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後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予姪觀作令所目擊者乃爲文致祭士民懽曰孝侯顯靈吾上無患矣後賊道境上果不爲害蓋沒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如此

干寶

干寶者孫吳時人即干寶也本姓于後人訛爲干字海鹽人也按武原古誌去其墓在縣西南四十里今海寧靈果鄉箕如寺乃其宅基載在縣誌蓋古地屬海鹽也舊圖經云寶父名瑩任吳爲立節都尉有寵婢妻甚妬之瑩卒臨葬遂生推婢于墓後十餘年寶葬母開壙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夕始甦言其父恩愛如舊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寶感之遂作搜神記想當時必聞婢談地中鬼神事故耳嘉靖壬戌六月又聞于汴陽兵師王方崖楹言漢川尹蒲山者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嘗爲之談屬邑南充縣劉氏事忘其名矣父有一婢名么女父寵愛之爲母所妬父沒母推諸壙中併葬爲三年後母死開壙見其婢伏棺上不死遂出之言與其父相處如常乃一夢中無所苦也蒲山歸

過言于人以為大異殆與前誌實相符合

張方洲

方洲張先生寧吾鹽之偉人也儀表豐整有儁才詩字丹青一時三絕文集甚富行於世正統蒙塵先生尚未仕作二詩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護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閫外誰收闢地功子古澶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　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難解奉天憂鼎湖龍去弓刀遠劒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猶是漢宮秋微臣天末空瞻切肉食何人與國謀成化間官禮科都給事中奉使朝鮮國國王遣其臣朴元亨者為館伴朴亦捷才從游太乎館先生為百韻詩每寫一聯朴亦隨手和之相逼甚急殊無遜意及先生寫至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遂閣筆曰不敢和矣先生終於汀洲知府家居無子名重海內捐館後有二妾曰寒香曉翠各年十六七乃更相剪髮以死自誓不下樓者六十年皆登壽考人莫得見其面以卒為吾邑之雙節云

冷面寒鐵公

周新者南海人永樂中為監察御史不避權要貴戚斂手性剛直無笑容人呼之為冷面寒鐵公轉浙江廉使多所平反不能悉錄有虎為害公為文禱於城隍虎自來伏罪乃格殺之其異政多類此朝命錦衣千戶東浙拿贓吏受賄賣法適新須知還遇於涿州捕之繫於涿獄被其脫走詣闕反誣奏新上怒馳驛縛新至　御前猶口陳其罪不已上愈怒立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太悔之後嘗見形於朝或見一人紅衣立日中上詰問之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浙江城隍為陛

下除奸吏言訖不見參政彭森為作傳其畧如此

狸啼鷄

吳康齋先生與弼江右崇仁人也少年省親太學布衣弊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棄去舉業專意聖學中歲家極貧絺綌禦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而怡然終身嘗有詩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又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家畜一鷄司晨為狸所啗乃作一詩焚于土穀神祠曰吾家住在碧嶺山養得雄鷄作鳳看却被狐狸來啗去恨無良犬可追還甜株樹下毛猶濕若竹叢頭血未乾本欲將情陳上帝題詩先告社公壇一夕雷雨天明狸震死壇前非誠通神明而有是乎然愚觀康齋在我　朝道學中篤志力行第一流人品試觀其語錄不問而可以知其人故白沙先生師事之作枯樹臭談者乃極力肆詆此與宋之小人巧誇程朱者何異恐後學不知遂信以為實則受誣於千古矣故敢為一雪之

渡海方程

余於癸丑歲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并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回視北斗離地止有幾指又至某國觀牽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府以制之直至朶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云下

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自山東抵北直隸瀕海數千里皆沮洳膏腴之地今皆棄於無用合于其間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田之務募民耕之臣頗諳區田之法又傳得外國金稷米種見在每種一畝可比十畝如是數年得穀不可勝計則江南漕運可免其言如此雖未知可用與否亦有志之士也據其所言則至忽魯謨斯國當別有一天星斗矣永樂中大史奏南極老人星現廷臣稱賀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豈即其地歟則所言牽牛止有二指又何疑哉南極乃遠而不可見北非入地也程氏遺書言天地昇降在八萬里中豈亦自星而驗之歟

秦駐山碑

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自號始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嶧山並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瑯琊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德凡七處史載其詞者五東南惟會稽秦望山者尚存今按武原誌載吾邑秦駐山碑趙宋時已破碎所　可攷者有云前賢灼灼使聖茂哉始皇永天延受帝命業超上古臧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深太古道邁前王埒炎均吳美冠顓黃通靈七代敬接斯堂統聖凝賢荷茲休祉菴萬餘輝蜚聲萬祀凡六十八言其詞其古與先秦文史記所不載者蓋遵海而南先登秦駐而後登秦望也今碑不存而廟在不知始於何時廟前有飄松一方拆而復生不由栽種亦往往顯兵戈光怪之異海上人皆見之

王雨舟

王雨舟名淋湖之烏鎮市人也其父王翁家巨富而性吝無子其家臨市河傍有市橋久廢矣一日有老僧至門以修橋爲請怒叱斂次其請益堅翁曰汝於市中募緣吾當爲主僧不肯必欲翁一力成之不得已而諾爲費之百金成矣仍建亭橋側俾僧居之僧戒律清苦時時與翁往來笑語甚相得也居且十年時翁側室有娠將就館矣一夕翁夢此僧狠蹡進門徑入閨中翁夢中大怒追逐逐醒而內室啼聲聞矣舉家大喜天明得外報云僧于半夜已坐化于亭中翁大驚異因命其子曰濟蓋取義于橋也雨舟後官横州別駕詞翰俱佳亦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等此其所自言也

佛記兒

按史傳所載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拆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闓其左右脅而生昆吾等六人淨居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脅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腋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腰髀間出皆瘡合子母無恙此皆得于傳記近見瑯琊漫抄乃文衡山先生之父林所錄稱成化辛丑宿州泰一婦人脇下生男弘治改元戊申公按宿親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瞖官之甥母娠時脇腫如癰此生時母亦昏暈不知及甦視脇腫處已平瘡痏俞合乃知脇下生也據此亦常有之則自古聖賢之生而異於人又何疑哉

前知

前知之道在至誠因其能事然觀傳記若夏侯嬰之佳城干琛之陰宿沈彬之漆燈皆符於千數百年之後載諸簡冊世遠或未可信及觀虞邵庵作朱澤民母墓碣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亟下擴夢偉丈夫告曰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治地得石焉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石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視之舉斷矣遂掩之而遂卜地夫人復夢偉丈夫來謝曰感夫人盛德今得爲夫人孫矣已而澤民生爲江東行省儒學提舉本朝天順年間徐有貞治水張秋命東平判官王震濬河堤下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通判移我在河東遂改葬之則前知之術信有之矣豈皆至誠之聖人哉

習靜

正德初先師陽明習靜於陽明洞洞在南鎮深山中先生門人朱白浦蔡我齋等數輩自城往訪焉道遇先生家童問以何往對曰老爹知列位相公且將至故遣我歸取酒殽耳衆異之既至問曰先生何以知某等之將至也先生曰諸君在途某人敲冰洗手某人刻竹紀詩皆如目擊衆益大駭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故能心通豈他術哉信蜀山人董五經之事非誣矣然非聖智之資未易言也

盛玉華

玉華盛先生端明南海人也提學浙中通政南畿余時屢獲接之寬仁厚重犯而不較恐性絕欲存心濟物真盛德君子也尤精於醫自言嘗集方書一千卷家不殺牲雖會客惟取諸市自己飲食惟白粥柏子湯而已茶亦不用也嘗自云諸君不信輪迴蓋忘之耳其不信固宜惟余自生時即能記憶故惟自知之自信之耳余前世乃廣東一軍卒也不欲言其名父早喪惟能認母與妻耳專與百戶牧馬今母妻之容與繫馬之樹宛在目中其自

言如此又自述今生之異蓋其今世之父選一吉實邊方教官年五十餘無子因學中無鄉賢祠言於縣尹而圖之既得地矣期以明日啟土夜夢一朝服者曰此吾宅也公能存之當使公生貴子及明破土得一碑曰端明殿學士某之墓遂不動爲之封而樹之逾年而得先生因以爲名云

郭景純

陽明先生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夢晉忠臣郭景純璞以詩來謁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導實陰主之云云覺而悉記其詩不遺一字起錄于壁曰我請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裏底所以致者傭罔識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附托何恐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淡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猝不成文自今當與頑讜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噫後之千二百年而英靈猶見夢於陽明陽明能盡憶之是皆精明之極理無間耳陽明亦有長詩多不錄

田石讖

陽明先生既平田州之亂先是田州有一巨石謂之田石側臥江滸舊有童讖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岑猛聞而惡之乃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如是再三終軟側也自先生定亂之後此石平矣先生自往觀之命洗剔苔蘚見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於其上亦異矣先生遂續加九字併刻之云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因奏改爲田

寧府云

虚臺夢

陽明先生在贛州都府軍令甚嚴宿衛之士無敢偶語離次者一夕於中夜衛士忽見府門洞開有一道流自外至長鬚蕉扇儼如洞賓一童子執紗燈前導以入門復閉久之開門送出長揖別去甚速不知所之足者驚愕門如故天明遂相傳言自守巡以下皆知之已而守巡人揖先生遂自言夢純陽眞人來訪吾問如何謂之仙彼曰非儒之至者不足以稱眞仙吾又問如何謂之儒曰非仙之至者不足以言眞儒良久別去守巡乃敢言夜來衛士所見始知純陽之果至也

斬蛟

嘉靖八年春金華人范信字成之謂余言寧王初反時飛報到金華知府某不勝憂懼延士大夫至府議之范時亦在座有趙推官者常州人也言於知府曰公不須憂慮陽明先生決擒之矣袖中出書一小編乃許眞君斬蛟記也卷末有一行云蛟有遺腹子貽於世落于江右後被陽明子斬之既而不數日果聞捷音范語如此余後檢白玉蟾修眞十書始知眞人斬蛟之事甚詳其畧云眞人既制蛟於牙城南井仍鑄鐵柱鎭之其柱出井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頓息都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竊發故因鐵柱再記云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謩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又曰吾沒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此妖復出爲民害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有地仙八百人出而誅之眞人生於吳赤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至晉寧康二年八月朔年一百三十六歲拔宅上升云

余考傳記旌陽存日至今正德己卯大約適當一千二百四十年之數且所記鐵柱實應宸濠之讖亦異矣哉鐵柱井今在洪都南城鐵柱觀中而眞人亦有廟在省城其有功於南昌甚大又見江西士人言寧王初生時見有白龍自井中出入於江非定數而何哉

瑞蓮

錢君景李名達風度高嚴遠邁流俗吾邑隱君子也喜植蓮弘治己酉發一幹雙花結二實人咸異之衛方豪詩云錢家盆池如玉井亭亭一幹雙花並邦疑姊妹在昭陽太液波間鬬雙影夜舒不聞有菂蕙兩房垂垂意可省縣知公家有聯璧媚水含英作光景天水胡纘宗詩云太華峰頭有奇卉分科小池香一叢扶疎對面笑初日婆娑雙袖歌廻風戲魚田田鄰其下飛鸞振振鳴當中兩岐連理元易得有人競與難爲同後錢君贈刑部郎中長子珍封禮科給事中次子琦正德戊辰進士嘗以孤城抗賊極諫犯顏一麾出守非其好也乞東海而老焉珍子薇琦子芹萱皆舉進士甲第蟬聯一時獨盛而後來之秀尚森森也天之報施善人表之以應蓮爲兆耳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善必先知之信哉

禦夷

漢賈誼以洛陽年少當文帝朝上治安策史氏譏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疎矣自余觀之可謂通達國體未可以疎目之也夷狄之性謂之天驕貴吾修內治以防之若與之角死傷必多仁人之所懸也故太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春秋時晉公會戎魏絳和戎公子遂盟戎皆不得已而與之交後世若漢唐之和親宋之歲幣視古

則又甚焉何嘗出於誼策之外乎我朝西僧朶顏皆縻以爵賞厚往薄來歲費不可勝計皆表餌之遺意邇者叛人徐海等誘倭夷爲邊患焚屠慘酷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勝之如擒猩猩之法耗費無限乃知暗合誼言蓋勢所必至非有武侯武穆陽明之才宜其未可輕也今日之計禦北虜備邊防禦東夷開市舶庶幾其長筭乎

天寧塔

海鹽治在宋時去海稍遠後岸善崩漸薄城下而勢水已天寧寺西齋長老礎石琦翁者博學高才有道行名動朝野夜夢龍王獻珠請師建塔遂募緣建成謂之鎭海塔自是而海嚙不復淪矣迄今二百餘年巋然尚存高二百四十尺制度比他塔殊秀異正德間僧會琇翁修之余嘗爲之作記聞琦師初建時每一磚頂千首題而誦大悲呪一卷其愿力如此初成時其勢稍偏忽一夕滿城人皆聞空中語云天寧塔僧急往救之旦乃正矣事在宋潛溪所撰誌中乃今嘉靖乙卯二月寺僧一小暗室中忽有塔影在壁余往觀之乃倒影也五層在壁二層併塔頂在地層層欄杆枋楣簷尾分明如畫陰雨亦在晴則尤明余嘗睹野史中往往言塔影倒懸今乃親見之

器車

按禮運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天降甘露地產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註云器謂銀甕丹甑車謂山車垂鉤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璧七十玉七十二皆光色精奇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類也正德甲戌吾鄉硤石友人沈拓於紫硤山土中得異石無數有如斧鉞者圭璧者方者圓者而

而長者厚僅一二三分周圍曰尤廉灣各有圖竅竅背側糯黃白黑綠各不同先潔工巧人爲有所不如見者皆以爲霹靂砧而藏之嘉靖丁巳黃灣馬氏開山作壙亦於土中得如前者一十六枚其形極相似自若光可鑑皆余所親見者諒非人之所爲且人亦安事於此豈卽器車之類乎

投江

先師陽明竄龍場時日夜南奔抵杭計逆瑾必欲置之死也懼禍及親乃不敢歸惟遣家僮還報而獨居勝果寺一日題詩于壁置雙履於江濱而潛去矣其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生我欲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無極日夜潮聲泣子胥自是遠近喧傳陽明已投江矣聞於逆瑾怏心由是稍紓遂得達龍場而家亦無虞然在萬里之外風聞洶洶有云海日翁已斥死矣有云王氏已抄沒矣非先師之見機行權樂天安土何以保其性命而成他日之功哉而無識之士猶以僞死議之豈知微服過宋在宣尼有不免乎余觀唐史安祿山表權皐入幕府皐度祿山必反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又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途詐死旣合斂而遁去皐母以爲實死慟哭感行路祿山信之而歸其母皐潛奉母晝夜南奔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與此事正相類眞卓行哉

鐵柱老僧

陽明先生壯年受室時以婦翁宦江西因往焉一日獨游鐵柱觀至一靜室中見一老僧坐與語相得僧乃出書一編授先生而別且曰三十年後再相見後平宸濠入洪都復往游焉老僧尚在以詩遺先生曰三十年前曾見君再來消息我先聞君於生死輕毫車誰把綱常任半全窮海也知欽今德老天應未喪斯文東歸若到武夷去千載香燈鎖白雲先生亦有和章今失記昔所授編亦竟不知何書也

張永

武宗毅皇帝旣聞宸濠之變奮然有射蛟之志自稱大都督威武大將軍乃南巡欲與之決戰未至而陽明已擒之矣自常山路歸杭將獻俘京師而駕已至鎭江時巨璫張永先帶京軍若千來杭先生遂移疾卧於勝果寺僧房以宸濠付三司官取具收管永至問知先生所在徑造僧房而先生稟香滿室擁被稱不能起永坐於床曰王都堂我知汝非病也我有好言與汝先生備述用兵勞瘁致疾之故永曰君之功不須說但　聖上此來欲與濠戰君先擒之今當押赴南京候　旨未可獻俘奏捷先生曰謹如教又問曰宸濠宮中金銀今安在先生曰金銀則無但拾得簿籍有帳皆送與二十四監矣永與語久之意甚相得扯先生起出袖中片紙乃　御書密旨也云拿宸濠之功我第一你第二先生乃起具服謝　恩遂同人城次日同赴教場操軍永親射九矢俱不中請先生射先生以不能辭強之再三而後就位九矢皆中京軍齊聲權呼曰名不虛傳永遂心服曰我　國家得先生如此文武全才社稷之福也自後江彬張忠等屢於上前肆謗皆賴永救解得免然先生亦終不得一面天子幸脫危機永之力焉不可以不紀也

銅柱夢

陽明先生旣受廣西田州之命自言曰吾少時嘗夢至馬伏波廟題之云銅柱折交趾滅拜表歸來白知雪又夢題詩曰拜表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銘文永不磨不意今有此行乃嘉靖四年秋也踰年功成而疾亟矣屢表乞致不許遂促歸至南雄府青龍鋪水西驛而卒事聞　上怒爵蔭遂厄至今夢之驗也如此

聶司務

湖州凌漢章成化間針術神靈檀名吳浙嘗謂予先子從吾翁曰昔曾於一市中見一丐者形軀長大而兒惡而頗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既去問於主人主人曰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爲司務之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携芴板怒甚掌打其面遁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白日見前吏入門徑入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知之矣始能言卽有報讐之語比長日以役父爲事父謹防之幾被其弒者屢矣夫妻相議逃避異鄉不知所性其子遁縱酒色爲非將家業費盡而爲丐云凌時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覓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鐵樹開花

王雨舟名濟烏鎭人家富好客能詩爲廣西横州判嘗爲余言今世所謂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吾嘗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横州乃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圃中其人言在我　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弘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書中不誣矣雨舟又自刻一編記所見聞亦載此惜不問其所睹者何書也

日月影

凡日月東生西沒并南北二陸行皆有一定之度獨丁卯歲予於荊溪所見不然余與館賓杏樹言

等驗之數月甚審可驗月自望以前每夜長落于未方自望以後每夜漸出於東北直從寅丑之間升天望南斜行至未方則下没矣七月八月九月皆然每至半夜月光入檻一丈二尺有餘日與月同宫皆出寅入未日將没時其光入南牖照北壁九月望日太陽入後七尺五寸去冬至尚有兩月此何理也不但日月而已凡南斗箕心等宿自一更以後皆夜午未間落甚速不復西行幾乎四方易位殊不可曉初疑地勢有異及余仲冬抵家望夜觀月尚在天南無一毫異但人自不察耳始悟太史公月出北辰間之說可信次年春海賊大至殺死宗將軍圖阮中丞於桐鄉浙西荼毒豈陰符經所謂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之說信有之耶在南方如此而北方不聞奏報何歟次年遂後反正予時北斗有記天河有詩不止此也

木稼

嘉靖十五年余游荆山時冬至後連日大後忽夜中大雷電雨雹天明下雪連五日夜厚與肩齊人皆行於雪巷晴後三日余乃渡淮是日無風日光在薄霧中而寒氣入骨比雪寒三倍忽見人之鬚眉毛髮皆皤然成翁無間老少相顧大笑而馬之尾鬣柳之枝條皆成銀絲平生之所未見問於逆旅主人曰此所謂飛霜也余意豈春秋所謂雨木冰者歟沂陽子曰此木稼也然余考之木稼又謂之樹介木為少陽少陽將有害陰氣脇之先寒得雨而水曰樹介是日無雨不知是否燕惠王信譖棄鄒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飛霜則謂之飛霜亦有所本又考齊民要術大寒水雪封條謂之諫樹蓋恐其陽氣之洩故封之謂之諫外有理而意新稼介二字無義豈諫字之訛歟黃太史題橄欖軒

曰味諫亦與暗合

雷書

按宋儒皆以雷從地發因為正論然此直據理而不知變者耳夫變亦理也寧有理外之變哉按史宋祥符中岳州玉真觀天火所焚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人皆叵測召仙而問之曰此雷部掌火神名也又宋德清縣覺海寺雷書西侯李釣火攸利火謝釣恩通凡十二字皆倒書又華亭天王寺雷書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亦皆倒書此猶見於傳記者也余游荆溪善權寺正殿乃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檜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釣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釣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亦皆倒書也周文襄公恍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懼而止今洼處猶存謂雷為二氣搏擊而無鬼神可乎

雜存下終

東谷贅言

敖英著

東谷贅言序

古者士大夫老而歸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物翁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遂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誚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昔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命兒輩藏之。以俟稗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

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敖英識

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敖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榮。海內愛而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閫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餘。敘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間珍愛。迺今笑傲林丘。道益宏矣。而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旨。雖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示之曰。此納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摛藻繪意。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鉅儒。行成表樹。言成楷模。而聲實兼懋。余方乖暌。數聞縉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既而觀所製作。雄邃博朗。宜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之。信哉信哉。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高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識。亦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贅言卷之上

清江 敖英著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䮞之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果使相。曾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覃霈。頃因割疕。與兄鬩墻。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于鄢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喋血玄武門者。環兵衛袍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朵頤叔文之黨。而萬事瓦裂。

人有恆言。龍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臥。安知被異破。蓋朋之盡[illegible]。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瞻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眞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霸五國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借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續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爲算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祇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七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禍。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爲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甄。王公度爲諫官。門上毆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支離。封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死之。夫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況法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爲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而附奏曰不可。宋真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況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寶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幾銷釁。應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萬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玉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略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揣匕首至臥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雖然。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牀以規盟。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鄙。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嚴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麑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父。討亂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安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羑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偶一代人倫之變。亦未嘗歸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

與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亂。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史魚盡死後之忠。郗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志者有借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既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殽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況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鉞。是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既濟。兵刃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誣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蹇叔衆諫之矣。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晉亦不必仇也。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與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顏子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以爲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踰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奚稱哉。予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不能稱之矣。蘧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尊序齒耶。不尊序齒耶。予曰。兄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雖孩提尊也。姪雖老夫卑也。何也。分貴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爲君。微子兄也而爲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爲王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爲師爲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此

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晉大夫平子對齊君亦稱臣.此列國之君臣也.禮爲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皆嘗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爲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遨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言.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親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爲私愼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爲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爲子綱.而不爲姪綱.父爲子隱.而不爲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凡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予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敦之書.韓昌黎祭十二郞之文.臨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恆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事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闕耶.此之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恆多.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爲廬於中門之外.東牆之下.不楣不塗也.旣虞則柱楣塗廬矣.旣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則桐宮之徂.非廬墓耶.予曰.密邇先王.其訓伊尹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常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宗之茫昧者哉.且病者臥榻.奏藥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母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潔者.故髮必沐.面必頮.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潔乎.不敢不潔.況敢虧焉辱焉.以忝其生乎.嘗怪嵇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櫛皮膚塵垢滿爪.三子者皆名士也.奉親遺體.當不潔如是耶.

古制父卒.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衰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朝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師譏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無此禁矣.嘗拜誦孝慈錄御製序文.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沉之江中.遂絕嗣.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爲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爲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爲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爲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爲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況兄弟乎.宮且不同.況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侯與棠溪公謀事.夜必獨寢.慮寢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王.雖無私曲.萬一寢而漏焉.則噬臍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忍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殺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也.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輕.故楚子強也.不敢覬覦周之鼎也.時乎勢重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萬夫之望也.山桑陳濤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奸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就執不屈.而清議壯之.

以衆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況君子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爲力固難矣.況以孑孑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卽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訕

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釋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貿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恆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爲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鞚耶控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謂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奈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肉爛隋，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爲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誅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觀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典爲可也。胡爲敍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眞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間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猶譏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譏其分守之隘先陷。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也。果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其達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興周。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怨則仇，仇則成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僞之幾，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捉不定，而上達者難哉。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予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爲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爲德，且將疑其病己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寮寀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尙愼旃哉。

嘗見梅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眞，事免爲小人。予謂此語，可爲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精丘山之誓，尙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所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鑒孔昭，恆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爲，若概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徵之人事，朝廷遣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懾之，曷嘗問賓柒傭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恆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爲郡黃堂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略談及尋幽吊古之事，臭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番禺陳雨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清江，予爲諸生，獨蒙與潔。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雨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爲萬世作文之法，無逾此者。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爲伯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爲展禽之和。孟子之嚴毅，不能變爲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伊川自以爲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坡自以爲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崇飲夜飲之禁，視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害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予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義

也然而有權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而前星幹蠱不失舊物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慢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轅遺恨千古究原而論慢欽宗者何㮚也慢何㮚者李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靖康之役景德之役慢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剌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干諸司朶顏亦斤阿端卜剌罕諸衛奉法尤謹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故舊中有罹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予曰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君子與其恕人也寧責己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顏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或問霍嫖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師師者可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略則可否則否臧凶矣夫兵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師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狙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爲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黄河之源不揚黒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盤兩漢而下庶幾見三代之英宜其言如此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宥也人情之順也當于其小而大者不可恕也乃若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又古人原情立法之深意不可因漢人之言而或差池蓋過者無心之犯也雖大可宥故者有心之犯也雖小必刑司刑者其愼哉不然宥大過不免有故縱之失刑小故不免有深刻之弊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追正贓者法也罪有加等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遽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

故勘平人決斷不如法老幼不考訊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繳其課矣

或言先儒謂元結中興頌其末言大業而不言盛德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兼美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詳序諸臣平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温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後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贈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遙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愼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淵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廁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温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古而略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爲言只以殺害許多牛命爲言而不忍見其觳觫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人也

東谷贅言卷之下

孝子刲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爲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爲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週洲之上。有禁不許閒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雞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崇墉。有禁不許閒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特請爲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虜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也。故虜夷和則嘯羣入寇。而邊鄙不靖矣。臧獲和則相黨爲奸。而家貨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剌吉囊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祇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乎古訓。豈不爲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輀四出。塚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肄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魏惠侯選

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俾使之直鎗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背嵬之軍。孟嘗君用雞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秦。虞詡祖其智收攻劫偷盜不事作業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熾。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爲緇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拔本塞源。其盛典哉。嗚呼。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棲棲於道外。支遁惠遠不禪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濟流角逐於秋苑名途。安知其不能翩翩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眞無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體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荊公躬行於鄞縣而窮民受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能卽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心哀。其色欣欣者其心喜。其色怡怡者其心和。其色悻悻者其心忿。其色怫怫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譎譎者其心竊。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變易笑者其心淺。其色黯然不露者其心深。而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遊衍矍渾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事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嘻。色之時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耆者之老良然。間有不其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儕養氣者亦嘗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蹶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爲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好熟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好鮮新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遠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爲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矯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爲怪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書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嘗緣溪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巉巖。林木蓊鬱。見水濱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遂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閒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濯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

予乃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爲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嘗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南公事。泛棹船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洶躍。檣欹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況職務塡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予遊。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太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諳舊。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予之號有曰。隣嫌二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閑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屨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沖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肯遂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浩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眞率之會。如睢陽耆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眞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爲哉。適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浮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卻七情之疾實爲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趺坐習忘以卻之。黃文節公嘗構枯木庵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居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弒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策伯滿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實自斃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之外非楚耶。宮可滿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亡楚也。滿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鑒。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犄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瞻賊史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爲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

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不稱欽差者何也。予曰。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從職掌者俱部檄皆不銜勅。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按察司如提學屯田兵備巡海撫民之類。察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專勅。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間。國定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桑絲藥材之類。皆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衍。加添祿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舊額派無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遷職北上。撫嘉東皐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屬賢否考語。公等幸留念哉。又嘗先年會見監司塡考語。只以清愼勤三字爲準。綜覈名實而黜陟之。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邸報至。而各官去留甚愜輿情。

東皐劉公忠蜀人之恐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己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頗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之言。孟子錄之。孤注之說。嘗驗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眞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眞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眞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喩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餘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賢觀之。則爲讒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會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瓜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南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篡弑得之。或以牝晨之兒得之。或以左衽之雄得之。斯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統也。無統也。編年者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予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字。先儒陳

諱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卽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卽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予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慮之也周矣。慮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旣備。醮命乃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經也。苟嫌隙不復不貞。爲人倫之蠹。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審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離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爲妻所棄。耄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讓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

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雞翁養鷄數百羣。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泯無聞焉。吁。可怪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歡洽。若交遊然者。而君子無譏讓焉。蓋諒哉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寶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已。乃若圖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參禪。則蕩閑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尙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卽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何者爲兵家之忌。都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

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績之誅。然後爲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邲之敗晉殺先縠。城濮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謖。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鎭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我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鎭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肖像而封爵之。是褻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謂言轄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敢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須溪之詩傳世者鮮矣。

贅之麥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掇集之耶。

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爲賢者諱。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髓靈經。予行天下。偏訪藏書之家無之。卽有之蓋贋書也。豈夫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爲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況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饑者。其言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令。是無策也。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恆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恆自矜曰。我之織紝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寇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沖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膂髀股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攻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逆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搒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囂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煆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愼之。

師卦二爻爲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五爻爲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遣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受困。遼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眞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引去。帝使人覘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飮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旣決策親征矣。因當臨

事而憚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廳乃儼然耽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揚歷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眞宗獨憂之。反値知二臣所爲。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眞不憂哉。姑權詞以安兩士之心耳。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岩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孔道。苦於供億。欲請於當道裁省使客餼廩可乎。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乎。五霸送往迎來。列在九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以今視古。禮簡略矣。若又裁省。無乃大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郊廟拜褥。褥心以紅布爲之。乾淸宮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嘗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旣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爲崇禮侯。遣之沙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敎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尙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曾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尙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擧武擧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郁郁乎其文也。渢渢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於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鄕飮酒禮。大夫朝服從鄕先生而謀賓介。鄕人儺近戲也。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此。我國

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損益。惟朝廷有大朝會。如聖節元旦冬至冊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雜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皐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箴。東皐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辨此。曾見近科程文戴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擧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擧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恭簡熊公平生淸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豐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淸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厓納侍女之擧頗相類。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黃榦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感。何也。予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廬墓之制。而師廬墓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肯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作行狀。惟聖人一生爲學進德之序。俱見於三十八字之中。無餘蘊焉。我朝頒行文廟上丁祭文一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囊括盡矣。

漢代女禍。至武曌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朝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與政。不掌兵權。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管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事語人曰。吾嘗三晨晏起。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予曰。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附會其說以盡其高。不知適足以輕之耳。何以言之。晏起科頭。凡者病者閑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爲過乎。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袁安雪中高臥。晝不啓扉。未聞當時以爲過而誚之者。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爲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爲過。然則古人以夏楚二物收羣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未足爲虐也。且以爲過。然則古人殺牛以釁祀。火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莅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予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文潞公處大事以雜。韓魏公處大事以斷。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安南陪臣來朝貢。道出漢陽宿郵亭時。亭中芙蓉盛開。亭長疏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詠之。陪臣佯爲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卻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尙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以亭長不

3B

誠於遠人。乃焉而杖之。譯者以告陪臣。嘆服而去。

清狂道人郭詡。殊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樵圖。題詩其上曰。雨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瘦。盡日樹頭不斷煙。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其上曰。雨腳風聲滿樹頭。隨身簑笠勝羊裘。柴門獨遣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悵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餘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紫煙綠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子詩有音響無骨氣。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醉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簷前一樹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恚主人嘲己。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訴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詩代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爲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

荷亭辨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爲不敬。古源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爲不仁。予按二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彝充類之筆。卻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

西園雜記

徐咸　撰

徐襄陽西園雜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一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太祖開基建康升建康爲應天府　太祖遷都北平升北平爲順天府　今皇上興自安陸升安陸爲承天府與宋太祖以歸德節度使登極升宋州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大原府高宗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同一揆也

太祖遊西苑命四輔官杜斆龔斆趙民望李祐吳源侍宴相與聯句　太祖首倡云踞盤龍虎壯豪英杜云五色卿雲炫日明吳云王氣瑩然垂景象龔云民風樂爾見昇平趙云山河百二金陵最李云宇宙千秋帝業成　太祖復云暗憶六朝興替事杜足云禎祥來盡又加稹亦一時之盛予謂末句意不相屬當用君臣交儆以保有王業意接第七句便有虞建君臣交相責勉氣象矣

國初寧海布衣葉兌上　太祖書論武事一綱三目其大意謂用兵之要在胸中有一定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珎之歸順取閩越之上地即建康以定都招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窺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一方而自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其三目即一取張九四二取溫台處三取福建時僞漢雖已平而元李平章察罕方以書招誘　太祖故兌云云卒之平吳平越平閩然後北伐混一天下次第皆如兌言亦奇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角力干戈易麾拳妖徒白蓮社僭號于其間[韓山童子林兒僭號龍鳳宋主居亳州]奔走無定在不啻風巢懸天暇京都城累表請伊遷[太祖定鼎金陵遣廖永忠奉表請林兒遷都]舟沉瓜埠水魂應隨杜鵑[舟至瓜埠永忠鑿沉林兒舟家屬俱溺死]宜與極統制其義亦堪憐[楊名與國]與言感龍鳳遷貶弗自全[興國開舟沉實言當存其後貶景東千戶飲葬死]永忠肇此圖伯溫炳幾先謂彼牧豎子寶歷當聖傳[見朝運錄]大事從此定　皇心良皦然尋賜永忠死[見通鑑博論]而楊棠實延[復興國之戾]聖神本天授草昧久迍邅依郭起靈跡歸韓亦從權吳元改洪武龍飛遂統天陽升爝火熄神光照八埏綱常一以正天風掃胡羶于茲聖繼聖於昭萬斯年右咸古一篇越人王綖所作其事見通鑑博論乃洪武一十四年寧王撰進者綖官宜興剛之楊親制孫知縣勳得其詳故作是詩史筆也予遊太學時越士元士驪爲予言故記之劉辰國初事蹟云　太祖以永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或者假此以殺之耳

太祖登極後時微服獨行以察民情一日登某寺樓值雨倚德賦詩曰微微細雨灑斑竹陣陣輕風吹落花吟數次欲結之久未得有一士在旁續之曰獨立倚欄閑眺望乾坤都屬帝王家　太祖大喜問是何人對曰某下第舉人也即勑吏部官以要職後以試官遺才忝奪聘禮而罪之士之遭遇亦偶爾如此

國初功臣惟魏公徐達鄂公常遇春曹公李文忠衛公鄧愈信公湯和黔公沐英及誠意伯劉基爲最自永樂後惟魏黔二公世其爵餘皆坐事革除弘治間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始詔訪常李湯鄧及誠意之後行取赴京常曾孫復鄧玄孫文炳李玄孫璿湯玄孫紹宗各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俾奉其祀誠意九世孫瑜亦授處州衛指揮嘉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勛子孫宜與國同休詔封常之後玄成懷遠侯李之後沂臨淮侯鄧之後繼坤定遠侯湯之後祐賢靈壁侯而誠意孫瑜亦仍伯爵甚盛舉也

建文死事之臣錄者多矣予復考得數人列之于左以俟纂人者采焉

王彬字文質兗州人洪武中進士爲御史巡指淮揚北兵攻揚州彬堅守七日有力士能舉千斤彬以自隨北兵飛羽書城中有能縛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者莫敢縛軍中知之厚賂力者母因誘出其子彬適解甲浴爲千戶徐政所縛墜城下不屈妻子同遇害千戶從綱亦被執不屈死見鄭淡泉書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中進士累官太常卿嘗建議削王侯爵見親重于　高廟北兵至倡義死守不屈遂族之先是我軍北喪子澄賦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賣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擐衷何日見齊桓上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蓋指李景隆也

胡潤鄱陽人　太祖伐陳友諒謁吳芮祠見壁間

題竹詩曲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
騰作靈物嘆賞不已遂召官之至大理少卿北兵至死
于直言以上二人俱見江西通志備遺錄原有名而無事實故錄之
蔡公運南康人以貢士任四川參政罷歸復起知
濱州北兵至城下不屈死見南康府志
馬宣都指揮守蓟州北兵將南宣謀起兵迎拒
文廟命都指揮張玉討之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
之宣率衆出戰被執不屈死之見東里集張玉碑
陳思賢漳州府學教授　文廟既即位思賢率其
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
爲舊君哭臨于學事聞俱械至京不屈師徒皆死
之見邵端峯詩備峯爲福建提學立祠祀之
高賢寧濟陽人監生北兵圍濟南城值降賢寧作
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破被執欲
官之固辭　文廟嘉其忠釋遣之終身不仕至九
十七而卒見菽園雜記
陳性善字復初山陰人洪武初以明經薦爲翰林
院檢討洊被寵渥建文初爲禮部侍郎奉命勘災
於河南回值北兵至城下知事不可爲即跨白馬
馬躍入江中死之　文廟怒其不能順天歸命以
其子孫散戍于邊見紹興府志
建文二年廷試已取吉水王艮卷第一及傳臚以
艮貌不揚遂以胡廣易之艮次焉　文皇兵入城
艮仰藥死廣乃迎降官至大學士有負舊君多矣
以貌取人固如是哉
永樂戊戌廷試　文皇親閱試策以李馬卷爲第
一嫌其名馬就卷上改爲騏及傳臚凡三唱名無
敢應者　上曰即李馬也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永
樂甲辰　廷試已取孫曰恭卷爲第一矣　上嫌
其名若暴字抑寘第二士之遇不遇豈非命乎

梅純損齋備忘錄云狄梁公雖始終爲唐卒扳五
王反正大統功固偉矣然非有道者所可取法何
也蓋君子於義有所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
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
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于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
遠天將何以自獻于先君乎立論精當君子仕危
疑之朝當大任臨大事宜熟思而審處之可也梅
鳳陽人　國初駙馬某之孫成化甲辰進士有李
士也
程篁墩謂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註
楚詞傷宗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竄央道之不行乃
註參同契政長往不返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
非得已者而世疑其長浮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
謂淺之爲丈夫者類此其知言哉
正統中張太后大漸召三楊相至榻前問朝廷尚
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對有三事其一建文人雖
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
建文之號　太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
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年號以亂
實后頷之後楊文懿公亦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
可滅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
內難其後史官于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一朝
政事與忠於所事者皆缺略無傳及今猶可被輯
章未及上而卒議者惜之予在南都時見革除錄
所載建文君事備極醜穢皆當時迎合上意而爲
之者言多不實今去彼時益遠不知秉筆紀實者
在何日也
正統己巳庚午間也先由宣九犯京師脫脫不花
東冠遼陽阿樂出西擾陝右黃蕭養及廣東鄧茂
七反福建葉宗劉反浙江各擁衆數十萬皆奸宄

王振之所招致者也不有節菴司馬居中調度社
稷事未可知反正未久又有曹石之變終　英皇
之世不靖者屢矣正德己巳庚午間安化王寘鐇
叛陝而劉六楊趙反中原藍鄢廖喻反西蜀王浩
八反江西丘仁楊清反湖廣亦各擁衆數十萬皆
逆閹劉瑾之所釀成者也非遂菴幸菴見素水村
諸公宣力于外天下事亦未可知乎定未幾而宸
濠復叛終　武皇之世用兵者强半矣武疾財匱
元氣索然是雖人事所致其亦氣數然歟
景帝易太子詔陳循首創云天佑下民作之君實
遺安于四海久不能對王文云父有天下傳之子
斯固本于萬年循于二句下註云文作及　英皇
復辟進咎易儲事循出舊草進呈文乃生誅彼之
見亦早矣予聞之吏侍歐陽崇道云
英皇復辟之詔一云高少保穀所　撰一云岳修
撰正所撰末聯云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
殷憂啟聖文王出羑里以開周爲時傳誦賀克恭
云此只好臣下誦美之言豈有復國天子而自夸
大如此全無悔罪之意此亦好議論
于少保遇害之日從審戶占一詩云莊椿居士老
婆婆成就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歲月大明重
整舊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長
嘆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公舊處按河南
甚九故汴城有祠正德間御史張淮重修之李空
同夢陽撰碑記有曰賊首擁　大上皇大同城下
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
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
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
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厲言曰豈不聞社稷
爲重君爲輕乎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

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
公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此
段甚好可補傳誌之闕　賀克恭曰于少保所爲
有取死之道但當日殺之非其罪矣夫　英廟被
留虜庭郕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卧薪嘗膽期
復不共戴天之讐以歸　英廟乃不久而郕王遂
即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且廢太子而立已子
及虜人自送英廟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
南內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
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
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于敗
或曰郕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　英廟
被虜人心搖杌離郕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豈敢
便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郕王大誥天
下以監國復讐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即位者即是
奸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郕王雖有邪心何由
能動當時處置既無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
引去而主張國事權勢自如乃使英廟禁錮南內
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抄沒時其家實無所
有瑯琊漫抄白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
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
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决而中官猶豫閣事泄乃
爲內竪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
出衆議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
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
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
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
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抵廢太子一
事凡署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
從違惟順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實

爲無事人至今指之論少保者觀此欲說功罪了
然矣
宣德正統時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守令者不
徇出身惟賢是用敗官者連坐朝廷又能久任故
在位者多得其人如劉綱守寧州三十二年孫遇
守徽州一十八年况鍾守蘇州十餘年天順成化
間猶然故居官者咸肯留心民事愛民如子而民
亦愛之如父母弘治及今此制已廢銓曹但循資
格敘用居官者未及一考但望行取陞遷一切苟
且捱日視官如傳舍百姓苦于送迎間得一好官
不久即去民失望矣安得久任與民休息如昔日
者哉不能無感
祖宗時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
十餘年夏忠靖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禮部
三十二年三楊在閣下俱三四十年黃忠宣鎮交
阯二十年周文襄巡撫南圻二十二年于肅愍巡
撫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肅巡撫遼東十餘年
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既專聲望益重此所以得行
其志也
成化初　孝莊皇太后崩詔廷臣議別葬不祔
裕陵　孝莊乃　英廟正后錢氏無子是時　孝
肅太后周氏爲　英廟貴妃寔生　憲皇　憲皇
即位尊爲太后故不欲　孝莊祔葬也而大學士
彭時上疏言　大行孝莊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
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失
大倫　周太后不允堅欲別葬給事中七弘張賓
皆爲之力爭禮部尚書姚夔率公卿伏闕覆奏有
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
合葬祔廟少有疑沮關係匪輕豈能保其將來無
據禮改而從正者詞甚懇切繼之以哭聲達于內

上自持疏奏　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
裕陵居中　孝莊居左虛右以竢　周太后至弘
治十七年三月　周太后崩　孝皇知　孝莊葬
不合禮欲爲改正　且袖出　裕陵圖一紙與閣
下三老觀看時三老乃劉使李東陽謝遷也　孝
皇指示陵門內有三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
爲　英廟皇堂虛其右猶而中有道可達往來其
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爲孝莊玄堂相去數丈中隔
不通因曰此大非禮都暴當初內官迎合　周太
后做的勾當須要改正反覆與三者議三者者或
後或遷欽天監以北方不利中止但於陵殿神座
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　孝肅
即　周太后也至于祔廟之禮劉則云先年奏議
已定欲二后並配　英廟且引唐宋一帝二后一
帝三后之說爲證　上曰二后已非況三后乎謝
進曰彼三后者一謂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
事須師古來世鄗婁之事不足法況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皆是一帝一后
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乃
止以　孝莊配食別立一殿如奉慈殿之制中一
室奉　孝肅神主左一室奉　孝穆神主　孝穆
又　孝皇生母紀氏也聖明之見高出千古而向
時姚文敏公據禮改正之言似遂知今日有必然
者皆足爲後世法
憲皇溺愛萬妃後宮無敢侍寵者據宮人紀氏偶
獲一幸遂有娠萬妃百計摧辱娠困無恙乃擯居
西宮與廢后吳氏同居內外不通後生子無乳餵
幾殆忽有鷹爪一化雞後空墜于庭內侍獲而畜
之日生卵取以和粥糊餵之遂得生　憲皇不知
也時　王皇后無子　憲王一日命內監理髮覽

鏡嗟嘆　內監曰官家嗟嘆豈以未有太子故耶
憲皇頷之　內監曰太子生西宮已六歲矣復何
慮具道其故　憲皇驚喜握髮徑造西宮斧門而
入皇子胎髮披面見　憲皇即走入懷中　憲皇
即抱之還宮遂立爲太子是爲　孝宗紀氏亦出
居宮中甫一月而卒人謂爲萬妃所鴆後　孝宗
嗣位爲太平賢主者十有八年聖人之生天定相
之非人謀所能害也後紀氏追尊孝穆太后（予聞吳南溪云）

成化末年　壽安郡太后時爲貴妃有子方被寵
王后無子　上將有廢易意召內侍頷恩與之謀
恩叩頭曰此大事非奴輩所敢與當與內閣大臣
議之　上以爲然明日朝罷宣恩恩辭疾更問之
對云本無疾昨聞旨驚悸成疾耳其事遂寢　壽
安復時雖不得正位中宮而至其晚年親覩　聖
孫入承大統膺尊稱享至養爵及外裔若有待焉
借使當時易正事成則其名不若見安且榮也若
恩者賢于許敬宗呂夷簡輩遠矣

成化甲辰秋八月有黑眚至俗謂之妖魔變幻不
測能傷人初聞有白羊一羣自城北門入是歲遂
爲害民間皆鳴金擊柝以警之或以石灰印手于
壁以懼之否則變化而人終夕不得寧寢半月始
息嘉靖己丑七月復至城中人家多有被其害者
不十日亦息

弘治初元夕張皇親兄弟入內觀燈通宵不出時
孝皇甚寵張氏一夕內侍何文鼎執金瓜潛立東
華門內俟皇親入即擊之皇親奔入內見　孝皇
伏地慟哭訴之　孝皇驚起急索文鼎至詰曰汝
何人敢辱皇親文鼎曰皇親終夜入宮宴樂脫有
他虞如宗社何金瓜乃　祖宗留下擊亂臣者奴

婢打死他粉骨不辭　孝皇始甚怒聞其言然之
止責罰南京閑住文鼎讀書守正賢內侍也

弘治己未科會試程學士敏政主考僕輩假通關
節以要將舉人唐寅輩因而夤緣欲竊高第爲言
官華昶等所發遂赴詔獄　孝皇親御午門會法
司官鞫問以東宮舊宮從輕奪職正問時一巨璫
進言曰使奴輩在內豈有此事　孝皇叱之曰茲
事豈汝輩所可與眞　聖明之見也嘗聞事未發
時　孝皇內宴優人扮出一人以盤捧熟豚蹄七
行且號曰賣蹄呵一人就買問價幾何賣者曰一
千兩一箇買者曰何貴若是賣者曰氏俱熟蹄非
生蹄也閧堂而罷　孝皇頓悟程世家子以文學
名天下自負甚高此事不待辨而知其爲所誣第
疎于檢防爲尋小所誤耳後雖復職贈官白璧青
蠅終不可掩惜哉

弘治乙丑會試初場日　孝皇黎旦焚香告天願
得眞才輔治求賢之意篤矣少頃禮部進題　孝
皇見孟子題故將大有爲之君一節艴然動心問
閣下何故出此題大學士劉健對曰試官揭書命
題示天下至公無他意乃罷是年五月　孝皇晏
駕先是上年各省鄉試河南書經題出天子惟君
萬邦乃商高宗免喪事山西論題出仁孝聞于天
下乃漢文帝自代入繼事至是又出此題皆爲新
君即位之兆夫豈偶然者哉

弘治乙丑九月十三日半夜地震棟宇皆鳴先是
有黑氣從東來地皆出白毛南京蘇松皆然有長
一二尺如馬尾者

正德初劉瑾谷大用馬永成羅祥魏彬丘聚張雄
張瑞導　上淫樂竊弄威權號爲八黨虐燄熏灼
人皆重足側目無敢議者戶部尚書韓忠定公文

草疏倡九卿伏闕論之繼之以泣疏入　上怒付
閣下裁可晦菴木齋俱欲重坐而西涯從旁申救
甚力晦菴云爾忘顧命之言乎是時八人者嘗甚
冀得遷眞免死爲幸而內有司禮李榮外有西涯
互爲營解遂皆寬宥不日聞瑾掌司禮永成坐東
廠瑾既得志益肆無忌乃摭拾見任致仕諸大臣
細故如慮山忠定輩俱械至京下獄罰粟奪職編
戍受禍良深時晦菴木齋相繼罷去獨西涯得
留用曾無一言救解得罪清議多矣予聞之牟錦
衣斌云

武皇登極初集火者數千百日於內教場操習炮
喊聲徹曉不已李崆峒有明星篇紀其事

正德二年秋黃河自汴清三百里者三日乃　今
皇上降辟之年七年正月黃河自清河至柳家浦
清九十里者五日聖人之出豈偶然哉

正德辛未壬申間流賊大擾中原予所聞一時盡
忠死職者棗強知縣段豸北京人弘治乙丑進士
上蔡知縣霍恩茂山衛人弘治壬戌進士西平知
縣王佐滁州人弘治乙卯貢士滁州知州郝采山
陰人正德戊辰進士皆能奮志抗賊并蹈白刃有
古烈丈夫風俱贈官蔭子享祠祀云

正德壬申流賊劉六輩大擾中原直抵湖廣有司
籍民兵捍禦率三丁抽一名爲驍勇不盈其數播
責里老不得已將不成丁者皆報爲成丁又不已
僞以虛名填冊曰未生保以塞責閭里驚惶怨聲
載道楚城尤甚金陵沈寶作詩曰未生保舊冊新
供查對了寧死只愁官打拷一丁已作三丁報誰
爲里正誰屯老進堂官怪成丁少丁丁研審盡同
名此理看來有難曉抱兒含啼向官道但恨見孫
生不早大半成丁猶襁褓往脫名爲未生保膏血

不充官一飽春日積霜還殺草前年民戶損七分官廩何曾到流殍嗟乎國家養兵歲費廩糜銀萬萬及至冠盜生發則選民兵及調邊軍土軍勦之而邊軍猶可至如土軍狼子野心總領者弗能鈐制任其劫掠屠戮其苦尤有甚于盜賊之過也予在沔時值流賊之亂襄漢騷動一時民兵有驍勇義勇徒步僧兵白棒手牯牛陣名隨地異土軍之爲害予所目擊者養兵果何益哉

正德丁丑八月一日　武皇從數十騎出居庸關欲北幸守關御史張欽固止不得出且上疏以爲主上之出必告宗社詔天下必命勳戚文武大臣扈從今者俱無必是奸人假托　陛下欲與北虜交通消息不遣之甚乞勑法司緝捕　上遂權昌平而還十三日抵京卽下欽詔獄命中官守關二十八日復出居庸至大同駐驛陽和城虜數萬截蹕歸路言欲求見我師亦陳城外　上遣在不収三人至京師取銀百萬兩太月念四日　聖誕閣老梁儲內臣張永往請不回戶部措銀二十萬兩遣侍郎侯觀賫赴大同犒賞官軍然後返駕嗟夫英皇北狩被留虜庭往事之明鑑也　武皇之出使關隘守臣俱如欽豈得率意而行嗣後幸宣府幸太原幸榆林輕蹈虎狼之窟其不至于顚踣者亦幸也可不戒哉欽後改姓李官至都御史北通州人予同年進士

正德戊寅冬予至瑞州寓分司夜二鼓盡聞有聲如雷者三次日瑞守宋以方入報夜半時有火如斗者三墜城東聲如雷光燭遠近地爲之赤良久而滅占之地方當罹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明年六月宸濠遣人誘以方至南昌下之獄十四日畢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以方至舟勒其從以方

曰吾有死耳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紀皆不見錄值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始贈光祿卿賜祠名嘉忠蔭其子以方字義卿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貌不揚質直少文宸濠屢肆侵擾以方痛拒抑之日聚糧練兵以備其變嘗與予談及義氣激發若不與並生者其死亦預辦者歟

宸濠之變孫許二公同時盡節無可軒輊者後有謂孫之死不如許之烈者予因憶正德戊寅九月奉命至江西得會孫公公咨謂予曰寧賊必反無疑變作吾以老命報國君無地方之責不宜久居于此予謝之卽往撫州去明年六月變果作而公遇害乃知公之死素所辦者但許公壯年赴死慷慨而孫公年已六旬舉動稍覺遲緩言者便謂孫劣于許殊不知孫公以身殉國蓋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英觀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葦航嶺道風行豺道遠海天雲濶鴈飛怳身曾許國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醉值恩光何以報寸丹應不愧朝堂志可見矣議者嘵嘵亦何爲哉

宸濠元妃婁氏廣信郎中性之孫諒之女也有淑質自濠蓄異謀早夜苦諫或至垂泣濠將害孫許二公妃于屏被縝足令內侍救止不得登舟之日泣不肯行濠紿曰朝廷有旨取我汝第無慮妃不得已乃行黃家渡之敗數水死濠在幽囚每食設妃位哭奠夜不能寐及將就俘爲詩曰嬾與乾坤擔此愛不如收拾上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芳草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都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從今別卻江南去不管人間春與秋又憶故宮云富時輕棄牡丹臺寂權重門日幾回楊柳雨中含

泪舞芙蓉水上帶愁開痛思豎子眞非輔始信嬌臺自不才歌管樓臺金馬地等閒留兵野人來濠性頗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有此富貴而不能享悔之晚矣

宸濠內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居素英宮粧翠妃者居綠英宮飾純翠能吟善書尤被寵幸宮四壁皆列巨鑑光瑩晶明每與宴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濠意暢悅又于宮中作鞦韆臺結架高二丈許運縄以車宮人爲戲車動縄舉超出架上勢不能止至有昏眩墜地而死者又于陽春書院疊石成山宮室臺榭備極華麗掘地數十畝爲太池夏時芰荷芬馥濠與諸妃盡日宴樂宮人少而美者靚粧綃衣浮小畫艇歌采蓮曲沿池蕩漾時摘花果進以侑酒醉乃罷翠妃嘗咏梅花詩云纔針刺破紙糊窗引透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意好倒拖花片上東墻甚爲濠所賞後事敗翠妃聞爲一知縣掠而去噫濠之荒淫沉湎如此借使逆謀得遂亦不過爲陳後主隋煬帝而已惡得而不亡哉

宸濠既平功罪之典殊不厭衆心惟進賢舒狀元國裳哭許公詩序一篇甚爲公當云宗室發難人多以成敗爲順逆宸濠之反况有陸完錢寧爲之所哉苟非巡撫孫公德成副使許公汝登當日死義則君臣之道廢而人心之是非莫過從矣既而進賢知縣劉源清首誅其起兵官伕婁伯等明日瀾陂巡檢　餘干知縣馬津亦殺兵校尉往萬年東鄉二縣招致强盜者知縣皆拒之而萬年知縣白繡又使人于龍窟邀賊權事爲頗奇賊抵至撫州知府陳槐率所屬拜迎臨川知縣傅南喬不至候棒檄教官唐曰仁及生員出執之以送益府

此皆義兵未舉之先可錄者也及逆擒王公舉兵吉安䝉官亦起義兵可謂無所爲而爲者矣各府縣不由逆撫徵兵而自激發于義者惟萬安知縣王冕瑞州通判胡堯元耳而萬安知縣臨機斜變以小艇載葦放火覓土人作建昌語者就賊巨艦計擒宸濠事爲尤奇惜乎今之錄功者皆不及也或曰安慶之功爲誰曰楊鋭（守備）張文錦（知府）書降旗將豎之指揮崔文斬其旗擒潘鵬之子戮于城上以徇乃議守則濠以黃石磯之敗遂稷兵而返去矣曰南京之功爲誰曰不知曰孫許贈官亦足報歟曰綱常之功亦社稷之功也難爾公爾侯亦何過哉（濠出鄱陽湖首犯安慶至黃石磯以爲王失機不祥遂返果敗）

李士實以詩文名世正德間爲耆舊大臣予至南昌訪之東湖里第所談皆道義之說劉養正以舉人居家負道學名不苟文接予至吉安伍太守文定爲予言其人品甚高有欲見而不可得者陽明亦推重之不半歲皆從逆李爲太師劉爲國師俄而身戮族滅遺笑萬世昔之虛名安足憑哉甚矣知人之難也故曰蓋棺事始定

宸濠之反其脅從官員畏威懼死偷生苟免如梁辰楊璋輩尚不可解况僉事師夔者分巡在九江濠僞檄至夔率衆出迎拜呼萬歲出募兵告示即稱欽奉聖旨不用正德年號止書己卯年六月某日其逆跡昭著與王綸潘鵬無異初擬處死久而不決直捱至楊遂庵入閣始獲漏網充軍而去尚爲有國法哉蓋夔乃遂老之門生也

姑蘇唐寅南圻解元也善詩畫知名于時宸濠禮致之日與賡詩論畫酒間語涉悖逆寅即佯狂不答或作喪心狀遇人若泄其謀者濠懼遣歸得不及禍浮梁汪文慶有才器濠重其人欲官之汪力辭曰某踈散非才不堪任使劉養正力爲從臾汪又謝之寅矣曰汪君所處是也丈夫安能作佛座八角獅頭鬼耶言所負者重卒不可脫也寅外若放誕而中有所主如此

武皇自正德丁丑冬幸居庸既而幸宣府大同大原陝西榆林諸處迄無寧歲是皆邊將江彬之所誘引也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彬賜姓封伯提督京營禮如腹心手足己卯春有旨南巡神寧藩首逆上下憂虞大臣科道交疏不聽武選郎中黃鞏獨疏六事大意謂 上不親正人遠絕言路假稱位號溺意巡遊寵任邊將收留義子言甚切直車駕副郎陸震亦欲上疏見鞏稿遂附名以進各部院寺屬亦相繼上言 上大怒俱下詔獄廷跪五日鞏震俱杖百餘除名餘各杖三十震及各屬死者十有三人至六月宸濠果反七月就擒矣左右貪功者復導 上親征欲歸功于己 上乃挾所愛劉姬南行駐蹕南都者幾一年時又有神周李宗許泰等皆總大兵扈從凡 上出遊惟四人者服騎皆與 上同參錯爲伍人莫之辨而彬尤席寵恃權傲至尊公卿皆畏憚之其所統邊軍散居民間抄掠奸淫靡所不至怨讟叢興至冬乃返駕明年辛巳春三月 武皇晏駕時諸將所統邊軍數萬在京內無儲皇中外岌岌以變在旦夕石齋閣老乃密奏昭聖武后即散遣諸軍答歸邊受賞次日中官張永受密旨即擒彬于後載門而宗周泰亦各就擒于前朝門官民踴躍懽聲如雷彬以哄誘至尊潛圖不軌族誅周宗泰亦坐同黨俱死于獄斯舉也不假兵戈底定禍亂于俄頃閒若石齋之密謀 太后之明斷永閣之宣力皆社稷之功也而石齋竟以大禮擯斥以死惜矣

正德辛巳三月丙寅 武皇遺詔 今皇上繼統慈壽太后遣皇親邵喜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霦閣老梁儲禮部尚書毛澄賫詔往迎同日起程至南陽霦欲先見邀功潛自兼程行二晝夜遂達興邸駐門外霦奏求見 上曰遵立大事朝道不遣皇親大臣而差一内官乎與府官言皇親大臣俱即至 上曰候到齊同見次日諸臣至宣詔朝見畢退至便殿 上惟召邵張崔梁毛五臣坐賜茶并問周事霦獨拱立庭内次日 上復召五臣者坐議發駕事霦又假他事介承奉求見冀得一坐 上斥出之暨駕行沿途駐驆進膳惟與五臣言無一毫詞色及霦者是時 上方十五齡且聖貌莊重不輕顰笑真有穆穆之容霦退謂其儕曰聖人復出矣

今上即位初五月五日故事御藥局出京採辦百草并取蟾酥以備藥餌之用内使奏行 上曰此年例抑初舉行對曰年例 上曰既是年例庫中有且用着方今百姓禾苗在地爾等出捱人馬往求蟾蜍有傷禾稼可且停止又問蟾酥該用幾何對以萬數 上曰如是不重傷其生乎内使對但以針刺其一目留一目存其生 上曰雖刺一目其腦既空必死殺萬命以供一人吾不爲也

上一日朝 慈壽太后太后左右憚 上聖明思有以眩惑之亂 太后盛飾美姬數十預列左右冀上之悦也 上初入見之以 太后在上不敢斥言但下視却立不進若有怒色者 太后微覺即麾之退 上方進拜問安 太后曰天下是祖宗的皇帝是你做須是張主莫聽外邊官人們說壞了裏面事 上知爲左右所譖唯唯而退至文

華殿親爲禁約令各宮內官守門者各于本宮止宿不得往來溷亂傳說雖仁壽宮內官亦不得擅入矣

今上踐阼之六日卽詔禮官議興獻王及母妃尊號時內閣輔臣楊廷和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毛澄皆主漢定陶宋濮王故事會廷臣上議稱　孝宗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　上意不然令再議張璁時方舉進士上疏以爲　皇上遵祖訓奉遺詔入承大統乃繼統非繼嗣也與漢成帝宋英宗預立爲皇子育于宮中者不同不當後　孝宗以叔父稱　興獻王宜別立廟京師以隆尊親之孝　上覽奏喜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矣旣而桂萼霍韜相繼有言俱同璁論而廷和輩固執不從　上始徇衆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爲聖母本生父爲興獻帝母爲興國太后詔天下矣璁萼在南京聞之亟上疏言　上不當爲人後　興獻帝宜稱皇考聖母宜稱太后請去興國二字正合　上意內閣復執廷和罷去遂勅禮部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再詔天下而　上意終未慊也璁萼又遽疏宜去本生二字　上益喜詔禮部議行於是闔朝大小臣工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　太祖高皇帝者有呼孝宗皇帝者聲徹于內　上屢命司禮官諭之不退於是修撰楊愼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等七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庭　上大怒命錄諸臣姓名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杖于午門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翱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等八人爲首者幷楊愼等七人俱加杖削職充軍遂下詔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于時在衰闕之際謂此禮璁首倡桂霍繼之方獻夫席書黃綰熊浹黃宗明又繼之其論極是楊邃菴閣老時罷居京口見之張生此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彼時璁萼輩俱新進卑官而驟建此議在廷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益有不勝其憤憤者矣此意一橫于中牢不可解於是上下大小不論其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牢群和而力排之務爲必勝之計殆非爲國至公至當之論也　上雖冲年而聖明之見卓越千古浮議紛紛不能搖奪卒之大禮以定而大臣相繼罷官落職小臣受捷編戍幾成黨禍竟何益哉向使當時有邃菴者居中與同列禮官從容講究俯從斯論則　聖心以慰而於國體亦全矣惜乎諸老不知出此以激成斯禍也可勝慨耶

今上卽位初卽遣行人存問大學士厚菴劉公木齋謝公戶部尚書質菴韓公禮部侍郎楓山章公起用致仕尚書九峰孫公都御史幸菴彭公見素林公靜菴胡公巽菴李公而白巖喬公復自南司馬召爲冢宰一時名臣故老布列臺省朝廷改觀海內翕然有太平之望然俱不久謝去惜哉

今上卽位初朝見　慈壽太后皆云汝見久屛朝儀外邊官不諳禮度藩邸從來者恐亦未堪用內臣蕭敬歷事三朝小心知事可用之時敬卒已八十久閑住矣　上卽日召入掌司禮監事卽位後三日御西角門素服視朝百官皆縞素朝畢一生員手執奏本北面跪侍班御史幷鴻臚官相顧驚愕敬至御楊前奏下邊跪的生員擅入禁門合着錦衣衛拿問旨是衆咸服其得體生員乃湖州者豐府貢生姓李忘其名當時亦該斷所奏何事

吏部尚書王瓊旣得罪員缺列卿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廖紀兵部尚書喬宇掌房事吏部左侍郎石珤上請遂用石次日早朝宣石出班跪鴻臚官引至奉天門　上降寶座行數步臨軒拱立取手勅授之復座石叩頭而退朝罷駕至文華殿復宣石至復降座宣言曰朕在藩邸已知卿名今特用爲吏部尚書須選用幾個好官人爲朕辦事石叩頭而退此亦僅與弘治初召三原王公爲冢宰　孝皇嘗一行之正德來此禮久廢今復舉之朝野稱慶閣　上初不知此與司禮蕭敬導之行國不可無老成人也後石以多病不久入閣其守正不附爲清議所重云

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夜南京大雷電終夕至二十五日午後大風雨一日屋瓦皆鳴墻壁俱倒合抱大本拔起無數　孝陵松柏亦拔起二千餘株府部塀內大柏皆起非常之變也

嘉靖乙酉七月廿露降子襄陽之山川壇松栢上凝結如糖霜樹爲之白味甚甘矣戊子四月廿露降吾鹽城中予西園花竹上皆如濃霜是秋大稔庚子四月復降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今十六年之間凡三見矣

嘉靖丁亥三月十日熒惑守心是月有大魚乘潮來潮退陷于沮洳不能去長可十七丈高二丈餘口廣半之膚綠無鱗項有長鬣甚勁海民競刲其肉聲如虎哮刲三日乃盡蓋海鰍也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四月海鹽縣有巨鰍偃沙上高齊縣門樓長百丈民臠其肉轉氣壓死十數人領骨長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其後吾邑無他應所關者大也

嘉靖戊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是晚長庚西見起奎婁抵胃參至天漢而止

嘉靖己丑元日大風霾是年四月聞　今皇上夢黄衣者二人陛辭南行次日以諭大學士楊一清一清對曰黄衣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七月蝗果至大江以南在在皆有吾鹽亦然數日爲大風雨漂入海盡死至庚子六月蝗復自西北蔽天而來數日又爲大雨驅逐盡斃然遺種于玆至七月復生初食草棧食禾稼民間祈神賽廟張旗擊鼓田野之間聞若赴鬭然卒罹其害亦十之四三次年復苦遺種爲患方初生苦雨連旬盡行殄滅民復安業矣吾鄉素無此物百歳者人亦未之見大抵蝗旱物終不利于水鄉也

嘉靖庚寅正月一夕晚膳罷家僮忽報海上有火予亟登城望之見海中火隱隱數十點如星漸移往東是夜火自教場口移上海塘如龍燈數百十兩兩成對往東北行直抵獨山而滅若有神主之者此理殆不可曉

嘉靖辛卯七月彗見西方月餘始滅九月復見東北方己亥四月終又見東方

嘉靖己亥六月金衢嚴諸郡龍出山水暴發壞城郭民居墳墓無算人畜漂溺數日浮屍錢塘江灘及吾海上者以千萬計其少婦有裹金懷銀而亡者棺槨樓房器具皆隨潮下多爲居民所撈獲東南一大變異也吾豐崖兄有詩云己亥六月之七日海塘漂尸滿塘側銀簪金鐲羅綺衣盡爲海邊人所得傷哉此尸來何由須乃傳自徽嚴州穴龍奮騰山石裂洪水湧出滔天流沿江相望幾郡邑高城大廈盡淪没金珠財帛何見言皓齒紅顔幾千百錢塘江水傾天來哭聲滿江江神哀江高

水急教不得千里奔入魚龍胎君不聞吾鄉四月之六日有龍西東雨驟集春花盡隨風雹去南境一帶連天赤去年亢旱已薄收重罹災病何能瘳雖然視彼漂溺事小傷薄損何須憂嗚呼山崩水發古來有如此慘毒吾誰咎四月終旬彗東指此事已兆君知否天發殺機誰禦之兵戈盜賊未可期衰翁頭白復何願但願老眼不見民流離

嘉靖己亥秋田禾稿死并亟食者大半民間收穫視豐歳十無三四府縣不肯奏荒征歛反急至明年春饑饉之甚民間食糠粃荳餅至草根樹皮剝剔殆盡餓殍盈道賣子女妻妾者無算北鄉尤甚長老相傳惟元大德五年吾鄉極荒人相食到今二百餘年來未嘗遇此荒歳也予豐崖長公作賣婦謠云東家賣婦江南去西家賣婦江南去肝腸寸斷兩不知涕淚併作河流注夫囑婦汝且逃生莫予顧賣汝得錢了官府猶勝相持死朝暮婦告夫楊花隨風落何處百歳夫妻一朝撒北生何日重完聚哭聲震天天地悲道傍觀者各泪垂遇傍垂泪且勸之人生不幸遭此時休言草根與樹皮他家食郤親生五歳兒朱西村亦有一篇云東家少婦價萬錢西家大婦五六千癡兒肚腸鐵石堅婦人薄命徒苟延不關恩愛無姻緣亦非兩情相棄捐竈前數日斷火煙腹中餓病無由痊官家賑濟解倒懸予奪盡屬豪民權初來寫契涕泗漣放手慟哭聲徹天明朝捉落江南船只有去日無歸年懷中兒女呱呱然拋擲竟付饑鼓涎風吹落花江水邊蓬飄梗斷不復聯婦人去家何足憐風俗所繫誰之愆我今歌此賣婦篇情誰寫人箏琶絃官家早晚開華筵一彈一唱公堂前

嘉靖己亥夏駕幸承天啓　章聖太后梓宮一日忽有男子夜潛人皇城裸跣坐奉天門寶座上比旦爲閽者所獲送法司鞫言名孫堂在京大論死未決大異事也

嘉靖辛丑七月台州山中蛟出遍身皆火諸山龍出與鬬水大作水火相薄赤氣漫空壞臨海太平天台三邑風居田地人死者無算北亦大災變也是歳臨安餘杭竹生米甚多民間煮而食之如大麥然人云亦歳凶之兆

人主接見大臣商確治理講究問學延訪人才諮諏民瘼實盛德事也漢唐宋英主皆然我　朝自聖祖後　文仁宣英四廟皆勤于接見當時元老如蹇夏三楊李文達輩亦皆盡忠匡輔故翁鮮失德朝多善士海內乂安陰受其賜觀三朝聖諭錄夏忠靖公遺事及天順日錄可見　孝宗末年勵精圖治每于平臺召見三四老臣惟劉忠宣公時有讜言裨益　上亦樹任之若解菴西涯木齋三老不聞有大建明豈得君之專不及前朝諸公而大臣之道貴乎將順耶明良相逢自古爲難觀西涯燕對錄不能無慨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修撰呂柟面言五月十二日爲　獻陵忌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酒陸深奏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其學術邪正俱爲輔臣所不樂未幾呂以論禮謫判解州陸竟坐是謫延平府同知雖不用其言時論是之

正德中劉瑾雖誅餘黨尚在今　皇上繼統年齡雖少英斷夙成待是輩不少假借即位初遂出長隨火者萬餘蟒衣玉帶追奪無算從又得張璁以正臣輔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

者曰璁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司局巨璫見璁竦息斂畏不敢並行並坐以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狡險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也是雖 皇上之英明而璁之得君制馭有術其功豈可少哉

嘉靖初 今皇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典爲內侍并皇親邵蕙輩俱得重賂咸屬意宗伯毛文簡公澄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决不敢擔當者也在列位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孔子稱號及從祀諸賢 國初大學士吳沉曾作孔子稱王辯以言其非成化中夏止軒寅論奏云孔子實萬世道學宗主當稱先聖而反欲稱王稱帝雖極尊崇終于名禮未正宜考古禮之沿革去往代之紕繆正孔子先聖之號而以顏曾思孟爲先賢改用木主以代塑像釐正十哲之位置寢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其間若公伯寮荀卿王弼賈逵馬融杜預之獲戾于名教者皆罷黜之夫然後足以慰先聖神靈答天下學士仰望爲千萬世不刊之典其說見政監弘治初程學士敏政議奏亦謂漢以來從祀二十二人內若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雖有訓詁微言俱得罪於名教非小宜黜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伏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亦於聖學無所發明宜各祀于其鄉其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宜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杜子春一體從祀又議以隋王通宋胡

瑗宜列祀於兩廡又以顏曾思孟配食堂上而其父俱坐廡下爲非禮宜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配食而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又以申黨即申棖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其議見篁墩集正德初謝祭酒鐸陳三事亦謂叔梁紇當別立廟及欲罷黜吳澄從祀有旨下禮部會議率爲沮格不行嘉靖十年 皇上始用輔臣張璁議詔天下去大成至聖文宣王號通稱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改爲先師廟四配十哲兩廡諸賢悉去宋時封爵俱稱先賢毀去塑像代以木主春秋二祭國學用籩豆各十外府州縣用籩豆各八樂用六佾斥出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卿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吳澄等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伏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增入從祀又詔於聖殿後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爲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第丁祭先期以羊一豕一致奠名正禮順一洗百王之陋而吳夏程謝四公之論議卒見行於後世成

昭代之盛典非聖君賢相主張於上何以臻此近見梅純損齋備忘錄載成化甲午江西鄉試策問欲進周程張朱五子配享先聖大意謂禮以義起五子之學實繼孔孟既絕之統其有功於來學非漢唐諸儒所及不可拘以世代先後混於從祀則道統以明其立論甚精及觀熊去非五賢祠記後語乃知先儒已有是說第當道者未舉行耳予謂此論亦是惟羅峰建議時豈止據前諸說而不知有是論乎抑果以世代先後有不可行而不之

言乎來王安石亦曾配享其人則非其禮固踵而舉者也予故存之以備時來者之考見云

郊社之禮自漢唐宋元以來或合或分制各不同我朝 太祖開國之初分祭南郊壇壝舊址尚在後謂父天母地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之制創建崇宇飾以黃金高明宏壯古莫與儷名大祀殿合祭天地舉中設昊天上帝后土地祇神位南向旁設 太祖 太宗配享位西嚮皆高座黃幔月臺左右爲日月星辰之位儀門外左右築臺累石爲龕爲嶽瀆海鎭之位革去前代封號止稱其山某水之神北京規制亦同每歲孟春行禮天子主祭天地日月以下公卿大臣分獻祭畢還朝設慶成宴于奉天殿及丹墀內文職五品以上武職四品以上皆得與宴此其大畧也是禮 太祖當時以義起之儒臣其能奪後歷代皆遵行之至嘉靖年 今皇上用輔臣議分祀乃創南北郊壇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而以 太祖配之又建明堂之祭以祀上帝而以恭穆獻皇帝配之太宗無所配乃改尊爲 成祖以配祈穀之祭于考明堂之說杜氏通典載歐陽修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自漢以來諸儒之說不一至於莫知所從隨時增損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在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今舉其祭而明堂未建闕即奉天殿行禮其亦用歐之說與

巾帽之說成化以前予幼不及知弘治間士民所戴春秋羅帽夏鬃帽皺紗帽冬氊帽紵絲帽帽俱平頂如截筒正德間帽頂稍收爲桃尖樣其鬃帽又有瓦稜者價甚高初出時有四五兩一頂者非貴豪人不用嘉靖初年士夫間有戴巾者今雖庶

民亦戴巾矣有唐巾程巾坡巾華陽巾和靖巾玉臺巾諸葛巾凌雲巾方山巾陽明巾制各不同閭閻之下大半服之俗爲一變近御製忠靖冠爲臣下燕居之服所以明貴賤別尊卑三品以上飾以金緣四品以下飾以青緣文職惟朝貴及在外二司官府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武職惟都督以上許用今則武夫下吏亦槩用之無所忌憚矣

國初民間婦人遇婚媾飲宴皆服團襖爲禮衣或羅或紵絲皆繡領下垂略如霞帔之製予猶及見之非仕宦族有恩封者不敢用冠袍今士民之家遇嫁娶事必假珠冠袍帶以榮一時鄉閭富民必假黃涼傘以擁蔽其婦僭亂至此殊爲可笑非有司嚴申禁飭其何以華之元時有團彩圈襖其遺制與

謚法本至公之論所以風勸天下前代不少假借宋夏竦卒謚文正劉敞言竦奸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竊謂文正二字如范希文司馬君實足以當之王子明許平仲吳幼清猶有愧焉近聞閣老大臣亦有謚文正者不知輿議以爲何如也又有子孫爲祖父請謚者不吝所費禮部執不容率奉旨能越數月乃賫緣近幸私得康僖等謚京師人語曰千兩銀只買得糠粞二字米價之貴重如此哉亦可發一笑或謂我 朝謚法尊美而遺惡予賢而不及不肖獻議不由於太常覆定不由於考功故於公論少合云

嘗聞上古之人率以百二十歲爲上壽雖其稟賦之厚亦由修養而得近世壽者崑山周壽誼生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五年一百十歲郡守魏觀禮爲鄉飲大賓嘗蒙 太祖召見賜食殿上蠲其家丁役至百十六歲而終北京苑翁生元至天順初

年百有四歲 英廟召見賜殿袍帶爲宴於順天府仍命禮部尚書姚文敏公率公卿往賀其家至百十歲而終濟寧王士皐生元季至成化癸卯百二十歲程篁墩曾訪之面如童子神完氣和朝廷遣使以安車徵之後不知所終蓋修道而有得者太倉毛翁禮部尚書文簡公澄祖也老而喪子撫孫澄教之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官修撰以孫貴貤封巡撫都憲彭禮建人瑞坊以表之後至百十二歲而終四翁者皆躋高年被榮命獲考終不知何修而得也近又聞沈東川遜云湖州有陳德百十六歲尚彊健惜不得而見之

晉吏部侍郎徐寧五子豐之實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爲秘書監三子尚之羨之欽之欽之宋丞相東莞公三子逵之佩之邁之逵之中書侍郎二子淳之湛之湛之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洹之津之洹之工部郎中襲侯五世名俱從之義獻不爲嫌矣

國初後學無專官正統初始命各省添一憲臣俾專學政給勅以行朝廷倚觀弘敷教化作養賢材其委任重矣於時吾浙有熊僉事鍊者剛方正大人不敢干以私教士先德行而後文藝考較去取錙銖弗爽成化中張莊簡公悅以憲副督學亦如熊公弘治初不谷吳公伯通博學有識亦庶幾焉者故先朝士習端雅風俗醇美至今稱之不衰嗣是而後居是官者非尸位具文則緩敎急刑非鈎摭細微則背公向私甚者如今之提學者其學術淺深不可知但試士去取罔公童生入學先儘鄉宦士夫子弟而後及於民間富民白丁子弟欲進無階乃以重賂賓緣仕宦多者費百金少亦不下數十乃爲改姓易名冒籍更貫大開倖門有司曲

意承奉無不如意寒素之士縱有可取亦見黜徒俯首喪氣仰屋竊嘆而已士風至此壞亂極矣不知勅諭中有此條令其如是乎抑徇情肆意而無所忌憚也其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多矣安得如熊張二公者復見於今日乎湯錄之以發一慨

予讀唐史薛登傳云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今之士子每遇秋試亦有預探藩臬府縣官有學譽者即便奉贄及門呈文聽講以冀入簾或得僥倖此正所謂覓舉人士風至此豈不可恥之甚乎

孝宗賓天謚曰敬皇帝廟號曰孝翰林編修服[redacted]作表詞云敬止詠於詩人是以謂之文也大孝稱於孔子其斯以爲舜乎可謂切當矣

弘治中有虜使至京言其國有一對無能對者請中國對之云內無相外無將天運相將有輕覷中朝之意時有以天難度地難量皇家度量爲對者示王者無外氣象亦甚佳時馬端肅公爲冢宰止使勿對蓋大國之體當如是也虜使由是心沮老成之識見能重國如此

唐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詔送金縷具鞍默啜以鞍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鴻臚卿知逢堯曰漢法重女婿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默啜從之今人家娶婦皆用鞍其寶瓶取平安之意其來久矣

博物志謂山居多癭蓋謂飲泉水之不流者也予至均州鄖陽諸處見民間男婦十人癭亦緣山中無大泉故也

嘉靖中軍人陳霦以金銀首飾數事用帕裹之令

婢持往銀工修整有一鷹於中途攫其包出城去婢歸告霖霖亟登城望之見鷹啣包直往東北下海塘去以爲必失矣無何復啣包盤旋而上入城置霖屋上而去取視之一無所失蓋鷹初以爲可食之物故攫去旣而知其誤遂復還之物之有靈如此不可謂爲偶然也鶴林玉露載宋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而還之復徑攫探巢者之巾以去與此事略同其亦異於人之遠非者多矣

江南某鄉宦其子以虛券强奪人田田主畏其勢不敢與抗隱忿之憤鬱成疾將革謂妻子曰我卽死汝當於棺旁穿一穴我必爲毒蛇殺其父子食其肉言聞於鄉宦鄉宦懼立命其子以券還之未幾其人覺胸中作惡强起嘔之中有一物長尺許如赤練蛇首尾皆動疾遂愈蓋其積憤已久遂成此物向使彼父子不悔過則其人必死而宦者亦必罹禍矣足爲强橫者之鑒戒

四時之景惟春爲可樂春時風日和暢花柳爭妍百鳥交鳴人心悅懌故人於此時曰尋芳曰踏青登山臨水隨意所之皆所以滌蕩鼓舞用宣春機以助陽囘之意故泉曰春臺凳曰春凳肴饌之其曰春盤果菜之品曰春盛又曰春楅曰春檠酒曰春酒餅曰春餅茶曰春茗菜曰春蔬皆春時燕樂之具他時則無有也夏閒蠶事方畢栽插隨之炎天酷日方事耘耔寧暇遊樂秋日雖爲清爽景物蕭條收穫及期築墻納稼婦子拮据亦不暇樂冬乃萬物藏聚之時民間公私賦稅婚喪營葬諸事皆取辦於三兩月之間況風雪冱寒豈宜出門未幾而歲且徂矣故一歲之間惟春可樂而一月之

閒又不數日一日之內又不數人而數人之中又不知何者爲眞知此樂也何者爲自然得樂也浮生碌碌良可慨云又有一種縉紳處于得爲者傾乃瑣瑣營營爲子孫不朽計而不知自適其鄰細何如

華州靈哥言未來事多驗知州婁珏貴溪人一日叩之曰某去家久音問杳絕欲寄一書能爲我致否靈哥於帳中荅曰第作書來當爲致之珏緘書付侍香婦人報曰爺去矣俄而庭樹颯颯作風聲復報曰爺來矣靈哥乃於帳中曰書已送至君家家中俱安珏默念數千里遠頃刻豈能卽達未之信後數日家人至言某月日於小兒手中得書舉家驚異是以遣來探問珏始大神之膂橋亦有靈哥跡嶧山召之卽來亦以婦人侍香稱爲爺與同寢處正德初予會試北上亦曾扣之所言多驗扣者欲求見但于帳中舒臂令人捫之未嘗見其形也實探精云

嵩雲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數十年前至嵩雲養濟院與群乞兒同處時嚴冬邊地苦寒乞兒皆凍死惟赤肚獨存人頗異之遊行於市取市餅食之嗔弗與者其日餅弗售樂與食者獲倍利人尤異之旦夕卧人家屋簷下遇大雪其卧所雪皆融化赤身不衣背披片氈前蔽尺布左腋挾一氈卷兩手惟舒大食二指運用餘皆屈捻不展髮半白及肩常就地坐以左脚跟抵尾閭不語問之微笑士大北遊者皆往見之弘治中南京有尹蓮頭者館於魏國家日食饅頭數十其行如飛自言二百餘歲後往陝西不知所終皆異人也

陳道袒者居華山後徙居寶鷄香淨山絕頂之上嘉靖初吾邑令魏侯廷萱過寶鷄聞此老偕二友

入山訪之至山口見一道人迎候路傍問之何來曰師父令道童出迎魏問何從知我輩來曰山中人久靜是以知之次日至絕頂見一老人幅巾布袍赤脚出迎卽道袒也延坐與語先一日道袒偕樵者木置延客所設木榻其徒問之曰明日有貴客至其先知如此蓋董五經之徒歟

近世吳興凌漢章之針炙隨用神效歙川吳日章之星命半塘和尚之相術百試百中吾鄉陳天器之寫眞霧貌氣色無一不肖其生皆絕藝也今豈易得乎

吾鄉天空傳秀碧峰者自幼出家卽不茹葷每日五鼓起誦經禮佛無閒寒暑衆中最名有戒行今秋忽得疾卧床月餘終日酣睡自言甚適忽一日起沐浴索送終新衣服訖盤膝端坐索念珠誦阿彌陀佛數十聲旣而止呼佛字亦數十聲與徒衆言别趺坐而逝越三日神色不變左手捻中指作卍字右手仰開指猶軟頸骨挺然嘗聞有坐化者今始見之亦其平日靜專之功所致也年七十時嘉靖壬寅八月一日也

江浦孔德貽蔭自南京戶部出守荊門年四十二父六十二祖八十二子二十二孫二歲五世俱全人閒罕有士夫多咏歎之惟澧州守廣東趙善鳴一聯捧觴今祖還稱祖戲綵賢孫又見孫最爲切當

丘文莊公弔岳武穆樂府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史筆也

邵二泉作孫景雲妻鍾烈婦傳云㓮死衣汚溺死衣濡屍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縊詞約意盡無忝古作也

今上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眞人繼用陶眞人官皆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蔣子雲宮詞有云君王親著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壇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凰離宮複道接蓬萊雲繞千峰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遙從上陵回小年選入蘂珠宮紫閣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眞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碧殿瑶壇禮上清桂花冲露浸銀屏雙鬟玉女扶青霄蹤啓琅函諷道經

嘉靖九年秋予内姪張有守夢人持示一籍如試錄者摘視之見有守名第一吾兒清孺次之張悌徐子龍又次之明日有守以所夢告諸三人四人者年相若皆邑庠有志者私相喜謂他日當偕登科第是冬有守得疾卒次秋予兒病卒又二年悌疾作遂驚歎曰吾不起矣人問之乃述所夢至秋果卒子龍固無恙見悌卒亦咤曰吾其能免乎次年亦得疾卒夫四子者皆鋭意進取而責志以殁豈冥冥之中果有主之者乎抑有守精神感召固與三人者同乎靜言思之豈勝痛哉

徐襄陽西園雜記上

徐襄陽西園雜記卷下　　臨邑志林第二十二秩

黄岡樊維城彙編
鄭端胤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鍾

玉笥生張憲爲研補歌滄洲生朱丱扐研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楨廉夫在丱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識張憲歌并序曰玉帶生者端人也事宋文山丞相爲文墨賓與同館謝先生翱友善宋革丞相殉國謝閩生與翱哭于西臺之顛獲悃宋諸陵暴露私相葢覆識以冬青木而去後翱道卒生今歸于會稽抱遺老人與秋聲子韋爲七客初宋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

宋末梁隆吉聞杜鵑詩云不如歸去錦城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元末燕京聞杜鵑丘文莊公詩云不如歸去中華不是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路不如歸去同一詩也梁嘆宋社之已屋丘嘉胡運之告終所感有不同耳

文文山被執而北王炎午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累千五百言讀之令人悲憤不已及文山殉義謝翱皐羽乃哭祭于嚴陵西臺爲歌以招其魂一發助于未死之前一哀挽于既死之後文山事君之忠取友之正可并見矣

程嬰殺子而存趙孤胥孝義保殺子而存公子稱同一義也紀信誑楚而解滎陽之圍韓成誑漢而成鄱陽之捷同一權也謝翱登嚴陵西臺而祭文文山成器登龍泉山頂而祭劉忠愍同一悲憤也如此相類事甚多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予過杭之集慶寺　觀宋理宗銀因像宋遺民錄載元胡僧楊璉眞發宋諸陵取其金寶截理宗頭爲飲器後我　太祖高皇帝求得之瘞之南京高座寺山後復今浙江守臣還葬故陵及觀林霽山夢中詩註又云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霽山賂漁者覓得函之託言佛經葬于越山豈葬後復爲胡人所取去故　太祖求得之耶其眞理宗之顱骨與否不可知矣感嘆之餘因作一絶云穆陵天子越山鑄自謂珠襦百世安許大頭顱留不住空遺餘像與人看

方太常時舉云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夏以爲齊衰比之親兄弟爲是不知有父也子游曰其大功乎近之矣游氏以爲無服比之途人焉是不知有母也横渠曰其小功乎得之矣予謂凡爲之服者雖緦麻之輕亦必有所繫屬然後爲服若同母異父之昆弟其母既與父絶所生子即與途人無異謗所謂有稱呼無服制者何以小功爲哉游氏之說得之矣如其該服先王制禮已有之矣何待後世之議論乎

鎮江府廨舍有蜂一筒逸出失其王羣玲搶攘終日至夕皆死不下萬餘貳守嚴應階義而埋之號曰蜂冢士夫多有題詠比之田儋之事予歸白金陵應階爲予言之埤雅曰蜂無王則死觀此益驗應階予同年選士也

國制文職極于六曹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如盧氏耿清惠公九疇爲刑書子文恪公裕爲吏書南宮白恭敏公圭爲兵書子文裕公鉞爲禮書盱江何公文淵爲吏書子文肅公喬新爲刑書太原周莊懿公瑄爲刑書子文端公經爲戶書金陵倪文僖公謙爲禮書子文毅公岳爲吏書三原王端毅公恕爲吏書子承裕爲戶書閩林文安公瀚爲兵書

于庭桐爲工書餘姚王公華爲吏書子守仁爲兵書吳江吳公洪爲刑書子山亦爲刑書靈寶許襄毅公進爲吏書子誥爲戶書讚爲吏書俱不易得而許氏尤盛至若德興孫公原貞爲兵書而孫清簡公需爲吏書祖孫相繼僅一見也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李公永樂中爲侍讀因三殿災上疏言事忤旨繫獄兩歲不死洪熙初以時政違節抗顏極諫 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數十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死改爲御史復因言事下獄受梃梃又不死正統初爲祭酒不屈忤王振矯詔以百斤枷枷之太學前時年七十四國子生石大用上疏請代得釋致仕去陳公永樂中爲河南叅議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者十年宣德初宥回擢御史出按江西上疏言事 上大怒械至京併籍其家闔門十六口皆錮死獄中 英宗即位知公忠直詔復原官按湖廣條上邊王不軌數事 上怒械至京以離間論死繫獄後王事覺獲免改南京雲南道又劾法司深刻陞福建僉事致仕亦八十餘矣若二公者愈挫愈勁百折不回不少懲艾豈非純乎陽剛之氣者乎東坡稱劉元城爲鐵漢二公其無愧焉者彭惠安公錄名臣而遺陳豈亦不知其人乎予故表而出之

楊文貞公歷事五朝在內閣四十餘年佐理之功居多我朝賢相公爲稱首 仁宗嘗以銀圖書賜文貞諭之曰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國恩如此之厚者可憑藉者後冢子稷居家多不法爲鄉民李某所奏逮至京坐死文貞時年幾八十驚憂成疾

在告 英廟降敕慰諭不少貸公竟以疾不起稷旋伏法文貞元老爲 列聖眷重乃不能庇其子當時刑憲甚明故也後世要官子弟肆爲姦惡下不敢發上不得聞何哉

靖遠伯王驥修治祖墳務爲宏壯壞民間室廬田地不勝勞擾衆有怨言一夕盡發其祖父骸骨棄毀之葉文莊公有詩云破却人家作祖墳祖宗遺殖反成塵足爲修橫者之戒

陳白沙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爲守餞之金鰲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貴與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器囊羞澀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雞鳴催入紫宸關白沙聞之憮然予聞之陳以載云云東海詩話所載尤備

杭王琦正統時山西提學僉事致仕歸不事生產家極貧隆冬大雪僵臥不起親故餽遺一無受天順中竟卒于飢寒杭人至今稱餓死王僉事可謂王嚴者矣忠清里坊額刊唐褚遂良 皇明郎中項麒及琦三人杭人云項之人品非二公倫也殆阿私所好者爲之耳

白巖喬公宇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圍棋負一長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屬官有禮馭其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德器深厚寬洪簡重有大臣之度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器之者亦有素也 武廟南征時公爲留都大司馬逆將江彬睥睨下視公卿獨嚴憚于公公亦不動聲色而能潛消其驕悍之氣當時留都非公鎮定事未可知嘉靖初召爲冢宰天下想望風采未幾爲議禮擯斥以死惜夫

南兵侍黃公瓚儀貞人貌古陋性狷介寡合薄于自奉每旦惟啖市餅二枚茶一甌即入部傳袍敝履終身雖慶賀令節不易一衣散衙歸閉門靜坐不輕出訪客客亦罕至其第者不飲酒日用惟豆腐青菜數日市肉一斤每月武庫吏以俸皂銀送人收貯一櫃鎖之日袖其鑰夫人繼而少不堪其窘伺公出啓以它鑰竊其零物仍鎖之他日暇開櫃稱檢缺其數反罪庫吏償之人傳以爲笑嗇儉而失之陋者

東湖吳獻臣先生譽敏有謀不好華靡正德己卯以都御史賑恤湖藩遍郡邑幅巾布袍悉屏導從肩輿獨行行觀置杖策徒步過窮簷蔀屋即走入與村夫野嫗談稽事及諭守令臧否民情利病乃復升輿填復如之人不知其爲達官也旦夕坐堂上手披心畫見時事可憂執政可議即草疏論之無所顧忌對僚屬捫虱自若蓬首垢面人率嗤其爲迂爲惟然其崇尚理學抱負經濟遇事敢爲不避艱險歷官所至著名在廷諸老莫之或先亦近世之名臣也自釋褐以至大拜立朝老僅數日士論惜之

王忠肅公翺爲冢宰十有三年嚴毅廉公人莫敢犯散部恒止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不歸私第因寡女在室覓一老嫗爲伴者數年監生某因托嫗求得其部司務嫗爲言公第念嫗數年周旋未嘗有所干請輒許之不虞其獲厚賂也其既得選即有造飛語帖于公門曰白銀一百兩監生選司務要問過錢人寡婆與寡婦公尼之大悔即乞歸然公之清操朝野共知此亦不足爲公累也予聞之吳南溪方伯云

李西涯先生少時與某同學後某亦鄉舉任郡武

二守居官甚廉銓曹皆知其名弘治中某以缺守應朝千京事竣以閩爲二端訪西涯西涯知其清苦却之瀕行西涯以段二疋書一部爲贐其亦辭段而受其書書約有三十餘本既行舟中無事啓封展玩書中夾赤金箔數百葉重若干兩其驚歎以爲不知何人所餽餽以此者欲西涯之薦拔也而西涯又不知又以餽諸人斯人之妄㚆西涯之濫受皆可笑也仍固緘之寄還西涯且致書責西涯爲台輔不能謝絶苞苴以表率百僚西涯得書大慚復書謝之

孫九峯先生交成化末爲南京車駕主事時散部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先生獨退火房默坐觀書至晚方回嘗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妻妾賓客乎王端毅公時爲南司馬甚愛之弘治初端毅公起爲冢宰即調文選用以自輔後至戸部尚書致仕嘉靖初復起前職欲大用先生固以老請歸予屢接其言論恂恂誠慤無大臣氣象其清愼篤于自修始終一致云

李子陽先生爲南京禮侍時江文瀾先生爲大宗伯一日江公先至部坐後堂俄李公至升堂久不至少間江公降座出迎望空拱揖連應諾諾從吏不知所爲驚報四司司官趍出江公曰適李先生來告辭且以老母相托言訖不見可令人覘之即令吏往候李公已中風臥床矣吏回報江公即偕司屬造問至則氣已絶矣江公大慟爲經紀後事且慰安太夫人予時在南都備聞之不一月江公亦下世蓋共見李時神氣已衰故亦不久耳

左都御史王公璟立朝方正熟于典故諸司事有難處者就質之公必詳檢歷　朝事例之相合者以示無不允當平生恬淡寡欲年餘六十惟結髮

夫人不畜妾媵夫人每勸公納妾不從一日夫人用數十金潛聘一良家子娶至第公朝回夫人迎謂曰今日有喜可賀公詰其故夫人引女子出拜公拂衣起立命舁歸曰吏一宿吾行毀矣聘貲亦不取此爲吏侍時事也夫妻白首相敬如賓一時諸老罕及焉予聞之李濟之御史云

楊文懿公守陳發解登進士入翰林爲學士同母弟守阯又以解元及第爲編修從弟守隨文懿子茂元茂仁俱相繼登進士同宦于京好事者作春聯以侈之云半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回後文懿官至吏侍守阯至吏書守隨至工書諡康簡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使皆有賢名見第子姪一時之盛江南文獻之家鮮能儷焉

王晉溪瓊本第時讀書僧舍每夕僧于窗隙窺之見紅紗燈籠二在公左右若有人持侍者無間夕心異之公一日回家數日復來僧窺之則無所見矣明日僧問公回家曾作何陰騭事公曰無僧固詰之乃曰曾爲某親作一退婚書耳僧曰速毀之甯告之故公即伺追前書燬之復來謝僧僧詢其故僧紿以無他但觀公神色而知之耳至夕僧復窺之二燈如故明日始道其事于公曰鬼神不可欺惡念所當遏也公後必遠大善自愛之後公官至大司馬冢宰通敏有才略然卒以傾險取敗云

嘉興朱南菴先生見正舒間以鄉貢士爲崑山教諭嚴立條約諸生陞堂衣冠步趍不嫛亦不貸少長分坐居宿號房夜向闃書聲猶相屬先生間挾一童籠炬扣門與語察勤惰發疑難文字親爲寓抹諸士化服多至大成時魏文靖孫宜鉉教松江曹安教　亦然一時師儒之盛後世莫能及也

鄒文敏公濟爲庭子日　文廟一夕夢大星墜于庭明日朝罷問庭臣夜來誰得子者濟奏臣夜來得一子即康靖公幹也　上喜即賜月米一石生三月夫人入賀　皇太后壽携之入宮　太后親抱之膝則臥之御床此亦奇遇也後康靖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一日奏事便殿掩口而對　憲廟以爲失大臣體欲去之吏部言幹一時適于敬愼無他罪宜調之南京未幾　孝廟踐祚觀朝不見康靖宜問鄒先生安在吏部以南京對即日召之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蓋東宮舊僚　孝廟爲太子時雅敬禮者不久卒于位其始終遭際如幹者不多見焉

吳康齋先生天順初以石亨薦朝廷遣使以詔幣聘之康齋忻然就道其所經處名其榆日迎恩嶺曰皇華亭曰天使曰集慶曰繇雲又從而歌咏之是雖榮君之召較之不以富貴動心者有間矣及至京授之以宮僚布衣際遇可謂極矣然意稍本懨力辭而歸昔許魯齋應召赴都退謁容城先生先生問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容城被召至以爲贊善大夫即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康齋之出處爲行選耶爲尊道耶必有能識之者

本朝大臣人物最偉者倪文毅公一人身長八尺體有四乳垂紳正笏望之如神班行中特出一頭四夷朝貢後見之皆嘖嘖仰羨以中國有若人也宵退食解帶侍吏四人方能圍之厥考文僖公禱于北岳而生故名岳實異人也弘治中位冢宰爲海内具瞻不久卒于官士論惜之予在南都從其嗣子霦得觀公像方面垂胡微鬚孎目見者起敬

釁以爲逼眞云

林見素先生雲南長憲時寺有大佛民爲疾病官事者競鎔金汁澆佛身以祈福庇誣惑成風莫之能禁見素至即欲去之一日詣其寺令市人毁其佛市人懼不敢令皂人毁之皂人亦懼不敢見素乃自引斧碎佛首衆始從而毁之得黄金數千兩上之朝後佛亦弗能爲禍也

吉水羅僑正德初官大理評事上疏言　武廟狎昵羣閹怠棄國事言甚激直自分言入必死乃與妻子訣別載棺西長安門候進止疏入　上果大怒下詔獄拷掠幾死削官回籍劉瑾誅詔復原官辛未五月僑至京到任予時觀政大理僚寀方廉酒相賀中官張永令人寄語僑曰　上閱吏部到任題本見僑名大罵曰這酸子又來做官作死作死亟自退避僑即日出城歸宸濠之變倡義勤王終武廟之世不復用嘉靖初起知金華府終廣東參政

劉源清東平人正德甲戌進士知進賢縣政令嚴肅人不敢犯宸濠之變邑中洶洶謀竄匿源清閉關下令曰敢逃者斬有家僮欲逃去即手刃以徇妻子皆鎖一室積薪其傍竢事急舉火濠遣兵校要伯等取印及徵兵源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志始定濠兵不敢東向進賢之首功也始源清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率衆勤王以功累陞副都御史撫大同坐事閒住今北邊有事若源清者正宜用之而嫉之者衆惜哉

莆田楊瓚爲考功時方正廉公爲王忠肅公所重嘗語人曰楊震以却金名世吾竊惑焉衆茂才而得懷金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却金而存四知之

畏其廉或有衆誠也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于大節爲浙江憲使嚴節甚著素有目疾爲言官所論遂乞歸藩臬諸僚餞之西湖酒間公自吟曰別人笑我眼昏花我看孤山定不差今日解官歸去好綸巾羽扇玩桑麻從容自得無怨尤之意後數起山東憲長卒于官

朱裳公垂沙河人性廉介一毫不苟取爲御史有聲擢華昌守轉浙憲副左方伯終日蔬食衆羹非侍客未嘗買肉妻子布素親攜井臼無異貧民冬夏惟紗段袍各一無可更換迎父就養同列共製新衣一襲爲壽父卻之詰其家教如比後爲都御史巡撫河南嘉靖己亥　章聖梓宮還葬安陸衆迎送過勞得疾道卒時盛暑三日始殮體魄已潰腐矣夫爲廉吏而不獲善終天道果何如歟

衞瑛山西洪洞人成化中以鄉貢士爲眞定通判至開封守政尚平易務在安民上官有所求爲者卒不應居官不以妻子自隨嚴所得俸皆付庫吏收掌用則取之衣服奉馬弊敝不更造在任九年陞河南參政致仕至今汴人稱其廉

余瓚京師人成化中爲眞定守敢尚嚴明吏民畏服性簡伉不能下人見巡按御史才再拜而已以故當道咸嫉之他日有劉御史者按眞定意欲屈之甫至境得府中投牒人輒杖小過笞辱之因以諫瓚瓚聞之笑曰是料嚇我也會御史適留河東巡鹽王御史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數日不去瓚乃移文諭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蝗旱二公亦各未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帳之具不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發封相顧失色王即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亦不能害也其時吾郡守楊承芳所爲政類比一時循吏如

開封守衞瑛岳州守張舉皆廉介著稱嗚呼今不可得而復見之矣

胡宗道鳳翔人弘治中爲襄陽守在任四年有惠政聞母喪即日徒步出城不假輿馬行李蕭然悲號慘戚感動路人服除補任某處乞老歸既抵外舍其兄尚在閩其歸怒曰是必敗官而回也不容入門宗道出致任文憑示之始容入是事兄如嚴父家教秩秩襄人至今稱之若此者其眞古人歟

霍兀崖尚書韜正德八年某月廣州守魏廷楫夢府學明倫堂張一燈兩廡山川皆洞照無遺俄頃十三省山川俱了了在目魏守語人曰府學生員必有發解魁天下者是秋鄉試兀崖果第一明年甲戌會試復第一後議大禮累官至宮僚孤忠峭直天下皆知有兀崖夢不誣也惜未究其用而遂卒云

安陸李浩天順間以舉人會試下第行囊已盡欲歸不得窘迫無聊一日詣市間卜既得卦卜者問何用浩言欲于某宅貸物作路費何日得歸卜者曰此卦官爻大旺不出五日即當顯用矣何歸之謀浩自念選期未及從何得官且笑卜者之妄越三日吏部以急缺科官奏于下第舉人內選補時下第者俱已出或止浩輩七人赴部選用三人浩居首授某科給事中累官至都御史人之出處自智定分如比而卜者之術之神亦不多見也浩乃予同年客工侍巽之外祖爽官南道政時每爲予道之

永嘉黄文簡公淮不數世子孫有以神道碑石鬻于人者謂買者曰汝買去可解薄用之薄則無人識買矣華亭錢文通公溥治第役鄉民擔土問土從何爲擔來鄉民曰黄廉使宅基上擔來即黄輸

有聲永樂間者不數十年宅基已爲人挑毀矣觀此二事則區區爲身後計者當滓省云

胡安忠公濙母李夫人夢僧以一桃與之寤而生公髮白數日有僧至其家索觀云見我當笑抱出見僧果笑人問之曰此吾天池高僧後身也言當以笑爲記逾月髮俱黑建文庚辰科舉進士　文皇繼統爲戶科都給事中　上以其忠實命巡行天下觀風俗詢訪人才其實蹤跡建文君所在并察人心向背也在外者十餘年窮鄉下邑無不至寓川廣最久聞公曾見建文年護全之後爲禮部尚書二十二年我朝大臣久任始終眷注者惟公一人至今其家富盛人以爲厚德之報云

楊邃菴在吏部楊石齋閣老欲援之入閣邃菴致書云內閣之選必由翰林劉瑾變制引用所私至今公論不容執事此舉是欲曹元我也劉宇我也石齋寢其議後在部久乃謀入閣梁厚齋薦于

上詔取之邃菴辭本云內閣之選必春宮舊臣翰林碩儒與之先朝薛瑄李賢超格特用以才望迥異而然臣爲殿與二臣班乎有才辯人隨意吞述俱能動人類如此

刑部尚書張子麟眞定藁城人父名欽初爲倉攢典爲事問革遂力農一日鋤地見二人一老一幼青衣負囊如術者流注目視之幼者曰好箇尚書老者曰好看尚書欽聞之急趨問已不見矣後生二子長子麒淮安通判次子麟刑部尚書欽八十受封錦袍玉帶二術士殆異人歟

今上自湖藩入承大統駕至良鄉禮部具儀注差主事楊應奎進呈云駕至自東華門入直至文華殿如藩王禮文武百官三疏勸進始登極　上覽之卽變色曰遺詔卽日遣官迎卽皇帝位如何又

以藩王待我四月二十一日駕至張掖門外止宿次日由大明門入卽位禮官忤意已基于此矣豈待稱號而始然哉

仁廟卽位初以疏愆糾繆銀圖書賜蹇忠定夏忠靖楊文貞楊文敏金文靖五臣諭之曰朕有過舉卽具疏用此封進朕不難于從善也其眷倚之意至矣　宣廟嗣統又以銀圖書各一賜敏老臣文貞曰楊貞一忠定曰忠厚寬弘忠靖曰含弘貞靖文敏曰方直剛正胡忠安曰清和恭愼各象其德此人臣之殊遇帝王之盛舉也統當時諸老盡忠輔翼海內乂安宣德之治號爲至理嗣後不逮焉至嘉靖中今　皇上寵任內閣輔臣亦各有銀圖書之賜其將順匡救之道方之前烈何如　睿鑒之下邪正恐莫能匿矣

宋林行巳云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爲衰亂之時我朝人才一盛于永樂宣德者俊如林道同心協海內殷富過哉邈乎不可及矣再盛于弘治君明臣良有雍熙氣象三盛于嘉靖之初元老並出太平可望惜皆不久于位今在朝君子不特如晨星落落駸駸乎湍舟霜木矣可勝慨耶

正德辛巳秋太白書見欽天占云見秦分陝西當失一大將不一月巡撫許都御史銘散軍士月糧銀兩舊規每石六錢時關中飢米價騰貴一兩五六錢易米一石軍士懇告加添許公堅執不許總兵李隆任見許公議之許公不少易李出語軍士曰許老爹決不肯加我亦不能回任爾曹爲之衆

軍士遂譟而入亂石將許公捶死置于鼓中架薪焚之事聞遣法官往問戮爲首軍士十餘人李問主謀械死于刑曹李正德中統兵勦姚元洞寇縱下暴殺民謠曰莫過李隆軍寧逢王浩八姚元賊首也見賊猶可生見軍必定殺李之死其亦冉殺之報歟

蘇州鎭海衞毛翁年八十餘喪子家貧訓蒙自給有星士過其館爲推命云還有二十年蹭蹬交百歲外富貴笑翁笑曰人年八十與死爲隣豈有百歲外尚富貴者乎至九十七而孫禮部尚書文簡公澄中舉百有四歲澄秋元及第未幾封修撰弘治十一年建太倉州翁有老官田數十畝在州治前居民爭買爲屋基高價售之得金殿百至百十二歲而終此天壤間大異事也

予觀政大理時五月朔命中官張永詣大理會三法司錄囚刑部有二囚一西安府通判一西安府推官皆以阿附劉瑾問擬斬罪先是劉瑾欲于原籍陝西營一第宅撫按米擧檄藩司起造規制宏侈僭擬宮寢瑾誅第宅沒入官二人皆嘗管工官也故連坐之郎中讀招詞畢永曰二人卑官豈得輒附奉藩司所委不得不往使耳今陝西左布政使主此事者已陞京堂而委官坐死何以服人蓋指工侍夏昂也時刑書靳昌何鑑左憲福建王鼎大卿北京張綸皆特審聞永言起立拱謝曰公論也二人遂得釋永偕儀觀明遇有謀不附逆瑾爲賢內侍也

台州推官某父在任愛石擧厲蕩之殊時出遊覽富家士族爭禮延之守巡官皆以縱父出遊受賂塡註考語巡按御史劉魁素著風裁賍吏解組至台召推官問汝父在任時好登覽有此事否推官

免冠謝罪劉曰吾獨取爾也子貪名位而禁文私衙若牢獄然豈得爲人子令行文奬之識者嘉某之能孝而稱劉之知政本也

元宛丘趙天錫舊爲吳掾後官至副總管公差至吳因訪隣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抑問但曰前路吏趙某來望愼毋曰趙總管我朝崑山余爜故錫工子洪武初爲吏部尚書造里中人家必戒其下云第稱余待詔兒子來望勿云官人二者皆厚德之事視自炫顯以驕鄉人者有閒矣

陸水村爲吏部尚書坐黨宸濠被收以兵部王晉溪代之晉溪以頻年爲冢宰者多不利命司官粉公座并火房器具通行改作洗滌方到任有揭帖于堂壁云好做好做莫過莫過待到明年連你三箇不數月晉溪亦以黨江彬下獄吏部爲六曹之首自正德庚午尚書張綵黨劉瑾被誅庚辰水村敗辛巳晉溪敗十年之間凡三見焉果如帖所云要地豈易居哉

陸機在洛附末問于黃犬郝經羈眞州寄帛書于北雁郭仲賢尹曲阜得家信于鵝鴿夫禽獸能不負所托如此觀此則蘇武上林之雁容或有之矣

湘獻王　太祖第十一子能詩善書驍勇有才略　太祖甚愛之封國于荊每潛造戎器　太祖召戒之洪武末命同楚王平五開蠻親製誥文褒寵及　太祖晏駕頗有它謀一日忽驚報朝廷遣官問罪乃閉城闔宮自焚烈焰中持鎗策馬而進亦焚死宮眷官校軍匠死者千數人後遼王徙荊別爲治第湘府今爲草莽之區予往觀之犇鹿雉兎成羣而走遼王時往獵焉

判楚谷王支庶若遼之光澤肅寧岷之南渭皆工詩善書恂恂若儒生而光澤號止菴尤讀書下士

好談時務見時事不可人意輒顰蹙咨嗟諄諄以守法爲善訓諸子其東平河間之流亞歟使其出仕亦不失爲賢公卿也

襄之棗陽王佑櫆儀觀俊偉世所罕有詩宗曹魏文法班馬皆蔚然成章樂交賢士予在襄每相接豪談劇飲終日不厭但性剛恃才後與宗府交構奪爵悉去故態角巾野服益爲謙抑自稱方城山人人共惜之

容府郡王果者年四十無子妾媵甚衆每至它王府飲宴回輒欷歔流涕家人問其故則曰人皆有子我獨無也如是者數四一日命家人于空房四傍積薪如垣次日將府中軍校童僕盡驅出宮門數重皆兩面鎖之使內不得出外不得人乃設酒殿中請母妃上坐已及妃妾皆侍飲半酣起集誥冊寶玩于庭悉焚之卽入空室裂帛懸之梁出跪告母妃曰兒不孝天絕兒嗣兒卽死不忍妻妾屬之他人也乃仗劍驅妃妾二十餘輩俱上縊母妃固止不得哭聲震天四面舉火然後自經烟焰蔽空外人欲救不得入母妃匍匐投入走中止餘燹下一老婢號呼馳入抱持母妃而出其妃以帛斷墜地奔出然顏面衣裾亦灼爛矣事聞朝廷命官至府詰致變之由并慰安母妃此夫壤間大異事也若此可謂至愚者矣兗守童賓陽爲予言故記之

南京司禮監太監張公和閩之政和人少給事內庭受學于楊文懿公弘治間理市舶于寧波時文懿已故公至墓與奠哭盡哀在官十八年見文懿弟任子姓視如至戚周恤愛護無所不用其情讀書通大義對客言皆忠孝語謙恭好士無巨璫氣象正德初劉瑾擅權切齒怒之故置之南京內侍

如公者殆不多見其敬師之禮雖吾儕恐不能及焉公嗣孫文仁從予遊故知公爲詳云

吉安范兆祥弘治壬子提學副使黃仲昭小試偶遺之兆祥作一詩上巡按御史云兩泪交流出漢宮琵琶聲斷宸樓空金錢買得龍來劍寄與君王斬書工巡按奇其才遂收入試是秋果中第五

嘉靖初吾門友徐仲孚應試于杭寓仙林寺僧樓上一夕獨臥帳內夜分後窻忽自開有二女子入坐兀上仲孚時已寤月色射窻如晝仲孚從帳內窺之見其容甚麗足穿鳳頭鞵妝束不類人間心知非其人也卽謂曰此非爾可坐宜亟去之女曰我坐此何與于汝相與抗論者至再仲孚乃起坐叱之亦不去湖州生員楊濂者寓樓下楊登樓約仲孚晨出二女遂逐楊下樓入楊寢所楊少而易惑遂與之合自是每夕必至不數日楊骨如柴矣舁歸卒後僧知之云殿夜高塚乃宋宮人墓也若仲孚之不爲所淫亦可見其中之有主矣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塡榜第一來得餘姚王冢宰華時宬長楊公承芳以華儒士抑寘第二而以仁和李亞卿旻爲榜首明年辛丑王狀元及第至甲辰科李亦及第一科得二狀元盛矣李公之會試也癸卯冬十二月發舟行至毘陵同行者二人奸飲儔行與忿爭一人持刃刺之誤中李肩賴皮衣獲無恙李公驚悔卽別二人返舟抵家已歲除矣甲辰新正親友以家貧親者促其行李乃齋沐禱于響卜以決行止是夜行至清和坊北有人唱新狀元投生滿路來者李聞之喜卽治裝初六日方起程二月六日抵京明日赴部投文則席舍圖已掛部中不肯納李公苦告尚書云汝第往觀席舍圖有空處方收汝李亟往觀圖尚缺其一禮部方

爲收卷填圖尚書笑曰那爭你一箇來作狀元耶是春果及第人之出處分定如此

弘治初　敬皇內宴丘瓊臺以內閣王三原以冢宰各執已見論坐列遂不相協適御醫劉文泰採例求進王公不許劉遂疏王公短事肘以丘公嗾之丘且目王公爲好名王不安遂求去物論譁然有揭詩于午門曰秦檜當年陷岳飛宋家宗社竟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明主須當早見幾夫丘之文學在近世亦不易得獨於正人君子頗不相容如葉文莊陳白沙莊定山皆被詆抑時論以是少之賀克恭云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適觀當世無有一能似之者豈亦有爲而發歟

國朝名臣久任享耆壽者魏文靖公驥九十八王端毅公恕九十三胡忠安公濙八十九馬端肅公文升韓忠定公文吳文恪公訥章文懿公懋俱八十六王文端公直王忠肅公翺王忠毅公驥林文安公瀚劉忠宣公大夏謝文正公遷俱八十四玆數公者名位祿壽兼而有之豈易得哉

元史天澤鬚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祖見之驚問曰卿之鬚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涤之故也上曰涤之何爲曰臣覽鏡見鬚白竊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涤之使玄庶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今在朝諸老多涤鬢者非貪戀官祿則求媚嬖妾而已籍是以輸忠報國者幾何人哉

吾邑有陸三者甚狡黠鄉人某有田三畝在其門首歲與佃種入其租陸欲占爲已業某不從弘治五年該造黃冊陸挽出一無賴者作中假寫賣劵經將田收過本戶他月某知之與理論不明訟之縣官拘審陸與中人強執以爲實賣某負屈無可

控訴適相與詣城隍廟矢諸神陸與中人各矢訖某曰彼利吾田而身命不顧矣尚可與論曲直哉卽隱忍棄與之事已各歸陸抵家卽患寒疾未幾中人亦得疾俱七日卒而某家漸裕諺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信夫予聞之朱西村云

沈儒者崇德石門鎮豪惡民也好交結所爲多不義以此居積致富坐事發問口外爲民旋逃回作惡如故復利人產謀殺一丐者以害產主事發百計鑽求以圖釋脫爲郡守鄭鋼教殺之人人痛快嘉靖中嘗因母喪致容數郡畢至樓船蔽江柩至墓所經過種桑低小礙于行悉拆毀爲之重造喪事日一尚書爲題主一太卿爲祠土皆鄰郡顯宦各得數百金頗爲淸議所嘗云

弘治中吳下水災民流離萬狀沈石田作水鄉孥子十首云本鄉孥子難存活今去神堂學打吹吹筒會時還打鼓學如不會趁鍵旗水鄉孥子求魚活辛苦求來賣又遭今歲水御魚却少空籃歸去兩床床水鄉孥子無衣着手脚皮皴要恐寒見欠戶傭三十貫阿爺領去賣還官水鄉孥子田無麥趁伴高鄉拾他頭燗是麪條乾是餅看他人喫口涎流水鄉孥子無牢放貢不勝錢未有年家裡鬧嗔閒索飯嫂來聒罵阿哥拳水鄉孥子能辛苦短小伶仃氣力無五畝薄田春漲裡踏車不轉打嚨胡水鄉孥子打放網手拔夘針強塞飢不見阿娘教喫飯竈中無火已三時水鄉孥子瘦堅堅趕使能行使顛錢飢飽趁人顛倒臥也無娘惜與爺憐水鄉孥子團泥佛俗說團泥雨卽來怕見田淹根不准阿公嗔打哭哀哀水鄉孥子最堪嗟自小離鄉不戀家終日趁娘求活去傍人門戶唱蚕花可謂曲盡貧民情狀矣

海市之說菽園雜記云惟登萊有之疑以爲蜃氣所致東坡嘗禱于海神之廟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矣邊萊志云邊之東南皆海山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升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人物掩映馳驟于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故名登萊海市觀此則所謂海市者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特偶然耳開州王崇慶同知登州亦嘗禱于海神求見不得遂作海市辯謂必不可信吾鄉亦近海嘗未聞有此適來海上人見海中城郭樓臺隱隱浮沈或有黃氣如幔如蓋艮久而滅乍浦海中山傍亦時或有之蓋天地之化山澤之氣變幻無常不獨登萊爲然並海之他宜皆有之登萊特見之數耳不可謂其必無是事也

徐天全自金齒回放情湖山日與耆俊遊樂其遊靈巖山作水龍吟慢一首云佳麗地是吾鄉看東山更比西山好有疊畫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淸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蛾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世事幾多堪弔香徑踪消饜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非顚倒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淸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論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杯便挺得到三更秉月歸仙棹此老詞藻俊發意氣凌轢當官隨試輒故亦奇才也獨於于肅愍事不能免于公議惜哉

威寧伯王越得罪革爵編戍安陸時作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髩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

誰開平生心事炎如火一夜東風化作灰越趺宕不羈有才略但附汪直終至于敗不爲清議所與云

沈石田詩云忙忙處枕逐雞栖碌碌梳頭雞又啼傀儡不曾知自設髑髏方始笑人迷昨朝清鬢今朝雪滿眼黃金轉眼泥輸我一尊酬兒在有詩還向醉時題又一詩不知誰所作云坐對湖山酒一觴醒時歌飲醉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日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得些好處且爲樂光景無多易散場二詩格調皆同可謂達矣營營名利老死不悟者亦獨何哉

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娛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裡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閑趯倒戲兒棚足爲少年蕩子之戒

半落西南四十秋歸來華髮已盈頭乾坤有夢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官前雲氣暗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英未休世傳爲建文君出亡西蜀時所作未知是否但悲傷感慨之情猶有官家氣象恐它人不能道也

許忠節公之死名公士夫挽詩甚多性王浚川南昌行一篇爲激烈云豫章妖星入太白飛入勾陳鬬光赤欽天博士不敢奏遠臣見之空嘖嘖周公卜鼎八百春漢代規模遠過秦山東諸侯自破滅淮王雖大安能神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護新莽慶陽鄙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南風不競北人力東門黃犬嗟何及君不見河南許汝登皎皎眞丈夫口中舌可斷萬歲不肯呼匣裡寶刀光電電悔不先發梟賊顱報國心切不言苦甘死寧能效囚虜已拚魂作太湖雲何惜血染洪州土

黃霧塞天白日昏長風翻江帝心怒鄱陽未接勤王師坐令狂奴氣先沮汝登汝登振古豪吞聲苟免蚩蚩曹

中山狼傳世傳爲故捕馬中錫所作大旨謂施恩于人人不惟不之報而反仇之詞意憤激亦足以警世正德中流賊起河朔勢甚猖獗朝廷以中錫素有才望命以都御史督大軍往平之委任重矣中錫抵東遷延觀望受賊厚賂不遑進兵以致賊肆意屠掠如入無人之境禍延列省跡其所爲忍心負國與狼何異中錫坐是死于獄君子不以言取人觀此益信

杭之富陽產茶并鰣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乃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頹富陽江何日枯山頹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甦邦奇闗中人剛方執法爲鎮守中官劾去後復起官至都御史是詩杭人至今傳誦之

海昌朱銓妻范氏夫亡剪髮自守年踰八十姑蘇王漢吾郡判也爲作剪髮賦云云恩是身不可以再學鵝吾髮不可以再續乃入錦韝握絲一來乃引金刀矢天三號謂生斯者父母而結斯者夫子垂地覆面痛裂骨髓以心免髮以髮代死長纓斷兮雲歌綠泪血濺兮刃痕紫掩鏡掩髮抱節沒齒非李妹之委地而自嘆家亡非玉環之剪獻而竊希寵吉壯兵此髮昔青今白對孤影而謝以膏沐歷八旬而匪一朝一夕冰炭在心雪霜在顛誰謂髮柔堅兮礪石誰謂髮短節兮千尺是髮之製古有所似爲賈氏女鼻爲王凝妻臂又似忠臣有

死無二爲常山舌爲吳門眥爲王子心爲文山髏於年愈嗜有節者無髮而有光無節者有髮而無義懷彼二心而不如婦人者當如王旦之削去何高弁我冠而補位

免波不知東奔幾千百里此柱不知中立幾千百世非此波無以表此柱之壯非此柱無以障此波之靡其在人也達而爲抑洪水驅猛獸之大禹周公窮而爲作春秋距楊墨之孔子孟子又達而爲掃俗學挽正傳之程子朱子其不幸也爲二十四郡之衍舌漁陽三百年之風沙燕市嗚呼此其所以爲中流砥柱也歟

右中流砥柱贊不知何人所作一云西涯一云道菴未知孰是

元劉靜修作白鴈行云北風初起易本東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夜瀟洒竹看蔵本鴈來還蓋詠元室興王平東之次第也輟耕錄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曰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來亡乃知指伯顏行師也靜修云白鴈豈亦指伯顏歟

王振死土木錢學士溥爲撰葬銘稱其忠烈陸式齊詩云王閣素稱專輕生恐如此史官忠烈銘千載孰非是劉瑾作玄明宮李閣老東陽爲作碑記頌其功勳李空同詩云峩碑照耀頌何事一護死後一護生時同歸于失言矣其能免後世之誚乎元胡石塘先生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定請作乃父葬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官作葬誌耶是日先生正絕粮其子以情白親友成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賢於錢李遠矣

杭州西湖諸山如飛來峰三天竺烟霞石屋虎跑

諸處巖洞幽絶實東南勝地元僧楊璉眞伽乃于各處鑿成觀音羅漢像以千百計又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乃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爲補之開化方豪題其上云飛來峯天奇也自楊總統鐫之天奇鑿矣叔明畫人奇也自遜齋子補之人奇損矣此二者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也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爲時傳誦未幾寺被回祿盡皆燬惜哉方號棠陵予鄉同年也自刑部主事出爲湖廣臬僉云

今人于人之嚴厲難犯者則稱之曰是包待制曰包龍圖于人之淸猶有守者則稱之曰趙淸獻公于人之秉禮嗜古者則稱之曰假司馬溫公于人之吃來扇去亡行反覆者則目之曰湯思退于人之瞞心昧己挾詐欺人者則目之曰賈似道夫人立身于千載之前而好惡定于千載之後可不知所自處哉

西涯久在內閣務爲循默又不引去一日有士人入謁留詩而去云高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出見之甚加歎賞卽令人追之不及矣不久遂請老西涯長沙人故云湘江

國朝中三元者金谿吳公伯宗淳安商文毅公輅今人但知商公爲三元而不知伯宗之爲三元豈世遠人亡知之者少耶伯宗洪武四年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剛直有學其人品恐不在商公之下

新淦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淦村塾見案上對一聯云墨落盃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玻璃問誰所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公大驚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

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中欲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　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爲夫人厚賚而遣之

何烈女泗州人早失父値歲荒其母鬻之娼家及長色觀絶人娼欲以事巨商徼厚利女泣不從及期追之女引刀自斃藁葬之淮之滸浦弘治末淮大旱禱雨無徵父老抗言寃氣所致太守王某爲改葬天乃大雨三日立祠府治之東正德初推官馬驎復請于朝立祠墓左樹碣表之丁卯冬予會試北上過淮謁焉祠方落成

正德辛未五月流賊擁衆入潞州西火鎭大肆焚掠趙氏女名小閩兒年二十一獲之上馬女乃自投于地大呼曰我良家子卽死誓不受辱賊悅其色復挾之上馬女復自欲如追者三賊乃射其目斷其右臂以死原氏女名燕菊年十八與隣人焦相妻程氏同匿土穴中爲賊所覺曳出欲犯之女罵曰我家爲汝賊所破我父母兄弟爲汝賊驅迫今不知其處恨不噬汝肉萬塊可從汝以苟生耶罵不絶口賊怒亂刺殺之程氏時年二十七亦忿罵曰我有夫寧死不從汝賊見其淸粹不忍害以刃恐之程愈忿愈罵賊怒就地曳之百餘步皮肉皆傷罵不絶亦殺之平氏婦年二十餘與夫王川避之山谷間顚沛相失爲賊所得賊見其少麗驅至鎭置諸民舍欲犯之平度不能脫亟抱幼兒赴井死予僚友申綸廷言時爲潞守爲予詳言之噫西火一小鎭耳非聲名文物之都也而四婦女者視死如歸凜不可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夫

海昌朱靜菴司訓周汝航之妻也出自名族博學能詩有聲成化弘治間者古樂府長欲短章皆有

古人矩度絶無纖麗脂粉之氣有靜菴集藏于家早生婦德冰淸玉潔朱淑貞李易安不足多也

樹城陶氏有四節婦國初陶鏞戍大寧歿子繼方周歲妻鍾氏年二十五負夫骸骨及繼走數千里還葬于鄕剪髮自誓孀居五十七年年八十二而卒繼亦蚤世妻方氏年二十七誓死養姑撫其子亮讀書中景泰癸酉鄕試卒于大學亮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年二十二皆無子嗣相依紡績給日終身不改圖成化末事聞詔樹四節坊旌其閭予豐厓兒與敎桐挾有詩云想得黃泉見夫日婦姑妻妾總無慚蓋世所罕見後陶竟絶嗣云

吾鄕張方洲先生無子妾甚多有二侍婢一高氏名寒香一李氏名統翠先生早時二婢方及笄服旣除諸妻憐其少欲遣歸後道二婢知之言毋輩能守節吾二人獨不能守乎遂詣先生靈幄相向大哭各剪其髮以誓無二噫淸茹苦垂四十罕有司以聞詔旌爲雙節士矣題詠甚多獨雪江二絶爲勝云交剪雲鬟報主恩鏡臺花落洗頭盆同心待死方洲上霜月寥寥夜到門縞素洗洗抱所天死心已在剪刀前主家德上孤燈泪同灑秋厓四十年

向烈婦名月粧王氏女向升之妻也年十六歸升甫一年而升卒婦大慟殯殮幾死設一榻柩傍朝夕坐臥其上時覽鏡曰人言女子顯長者傷三夫吾其可三夫乎欲縊者屢爲姑所止日以針工自遣閒日一市肉奉其姑而已自升卒卽不復茹葷姑閔婦少欲奪其志號泣引斧斷足以誓不再又爲姑所止居一年姑欲以從子某未後升婦念子止少六歲況以叔爲子焉能混處乃決意求死至統伺姑寢沐浴整衣縊于柩側時嘉靖戊戌冬十

一月五日也年十八升卒時以一汗帨遺婦曰汝不吾忘見此即見吾也婦得帨朝夕玩視瀕死不去手焉婦性聰慧幼讀書通大義時時吟咏既卒姑于櫛笥檢得手書數詩皆自傷其命薄有誓死不二之志聞者憐之今錄其一二云孤燈一琖照空房四壁蛩聲寸斷腸休怨淒凉眼前事自燒前世斷頭香平生節孝兩無成遺笑人間作話名寄語湘君賢姊妹東風回首莫關情弘治初有姚節婦方洲先生爲立傳至是五十年又見向婦吾豈匡長公爲作傳皆所謂疾風勁草大有關于世教者歟

國初濟南張節婦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于閩未幾午卒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柩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若許妾見夫骨雖寒甚當不死臥踰月猶生鄉人異之爲聞于官給路引遣之間關至戍所零猶在問夫葬地榛莽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所在張知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骨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膏已而果然乃抱持而哭官司義之復其役使零扶歸濟南噫世之婦以節名者多矣苦心苦行未有如張者其獨行之傳歟事見潛溪集

吾鄉景泰天順間有張澤民者居董家巷西家僮溫飽瀟灑好事略知文墨嘗理小舟具琴書茶灶一蒼頭舉棹隨意所之遇清絕處即樹陰下橫琴自鼓興味翛然嘗折梅一枝貯瓶內命童子捧之訪天寧璉僧童子上月臺失脚碎其瓶徐顧曰興已盡矣即返步家有問月樓時與鄉彥李孟璿陸順德蘇雪溪雲壑輩觴詠其上如澤民者今不可

得而見之矣

吾鄉童景文先生名耀性至孝家甚窶奉其父朝夕甘旨不缺冬夏衣必輕煖已則粗衣糲飯誦讀不輟父顏色稍不悅即長跪請責父亦嚴毅不少恕白首猶然人稱爲童孝子督學憲臣臨郡考試景文行至中途見漁者網得鮮鱗曰此可奉吾父也即以行纏易之後步携歸烹以供父然後赴試學師責其後至弗恤也景文子顏亦若學嘗走闕中講禮于劉子賢勤循矩遺一日久雨頹其垣父命顏葺之顏越少緩父呼景文跪曰顏不承祖命是誰之愆景文伏地請責父杖之起率顏手完之家庭之間鐵然若公府今不可復得矣後父年八十餘卒子猶及見之景文以貢遷校鎮江府經歷亦八十餘卒顏不底于東亦卒于姓周零孝友之家弗昌厥後何哉

予外祖王翁名賓字本敬號貧樂家頗裕性豪邁倜儻鄰里皆敬畏之然好文事樂交賢達鄉先生張方洲陳友雲皆與友善夫母宜人其次女也翁最愛之弟名忠字本誠號就蘭讀書通大義性坦直不事生產雖窶空亦怡然無求存心作事一以天理爲主方洲尤敬愛之三子長佩號杏庄能醫次儀號古鐵善金蘭墨竹著名江湖親喪廬墓絕飲得疾年人稱其孝季仟號犢舟能草書喜吟咏有巧思製作精妙良工殆不能過焉

予岳翁姓張名彥昇字景初族大而饒于貲兄弟五人翁最少所居去寒舍甚邇翁季女少時相者見之言後當大貴時予年十一二每出入里閈翁必愛而禮之卒擇予爲婿愛踰諸子旦暮戒勉務底于成繼室張亦禮重予予官沔陽翁送之任暨予轉官南都爲正德丙子是冬翁大婦一月俱

殂後被回祿廬舍一空諸孤伶仃嘉靖癸未予轉襄陽歸省始克葬二柩于其先塋翁雖居闤闠服賈事質直好義人有過面折之見賢士夫極加禮敬鄉里多歸重焉壽止六十有六若翁者不可多得矣今予妻亦下世予俱不振歲時伏臘午必爲位祀之如其失感念今昔不覺涕泗之交零也

長興徐子南丙與予同鄉舉復同舟會試爲人內剛外和意氣慷慨以同姓乃結爲兄弟予長二年子南以見事之予亦直呼子南爲弟後中乙榜教醴陵六合丞太學教授松江尹永新回翔仕途者近三十年與予遇失相規患難相恤同胞莫過仕途中不知其昇親昆季也初字邦明因予字從子乃改字子南號卒溪世居長興在六合時作靈岩山水之勝遂卜居父母因遷葬焉予熊微游六庠子生平友知子南者自謂庶幾無愧古人久要者矣今俱歸林下各天一方不得時相會晤毋一思之便欲淚下吾子孫其無忘世講焉

弘治辛酉二月廵按御史永州陳銓按郡堂試予夜夢一老人告予曰德裕以大義謀國事汝知之乎予知爲司馬公論維州之議應曰知之老人復曰須要作得好詰旦將入院予與東溪豐庄二兄語所夢皆曰得無出是題乎少頃就試論題乃牛李是非得失何如越二日唱名發落豐兄第三予第六溪兄第七俱在優等是歲吾邑應試者四十二人陳公詢知爲昆季甚喜之

正德丁卯元夜先母宜人夢方洲先生緋袍金帶過寒家問予在否先母出見答曰少出矣先生徑入予寢室解袍帶置于床出曰吾冠帶已付二郎矣遂去明晨先母語豐庄兄以所夢兄即往學宮觀題名先生中正統丁卯鄉試歸告先母甚爲予

喜之及秋予果中式先生仕至知府成化丙戌解官予亦至知府嘉靖丙戌致仕中間履歷雖不同而功名始終一無所爽其亦異乎

正德庚子冬會試北上予與潘惟遠鍾彥材同舟至白洋河見流賊沿途劫殺心甚憂懼曰功名有分肢犯不測柰何欲返者屢二友曰行已至此盍禱以決至濟寧夜予三人卽船頭焚香告天乞夢是夜予夢至一境山明水秀云是鳳陽見一宮殿朱門半掩人曰此鬼樂殿也三人卽入觀玉階金闕極爲宏麗登殿見一塑像高丈許冠皮弁服袞白袍西向坐予曰此　高皇帝像也卽偕二友四拜扣頭二友起退予曰臣當八拜復四拜訖像掀髯降座掖予起殿上八音並作耳所未嘗聞者旣覺問二友皆云無夢予以夢告之二友曰子决中矣卽行無疑至京入試終場策首問高皇帝龍飛鳳陽事及傳臚前授八拜殿上奏中和樂宛若夢中所聞精誠感通信乎有神也

正德辛未會試初場出夜夢李西涯劉野亭二閣老携酒果過舍下稱賀先君出迓旣入二公上坐先君對席予侍飲飲畢西涯出一扇授予予誦袁宏荅謝安之言謝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是歲野亭會試主考西涯　廷試讀卷予爲二公所取八月關選授沔陽知州贈扇卽作郡之兆功名有大數存焉豈可得而妄干之哉

予登第之八月授沔陽知州九峯孫先生時爲戶部尚書卽來訪予出見坐定先生曰閣下郡禍初授卽爲大夫專理一郡果矣愼毋懷敢予曰豈敢但恐弗能勝任耳願聞教先生曰初蒞官不可便望陞望陞則無心做好官矣又曰初要嚴不可寬縱一年後法立令行民不敢犯然後漸寬則民知

感若下車就從寬則事弛民玩後欲復嚴無及矣又曰吾弟某在家專于隣近州縣有所求爲閣下到任彼必來見幸峻拒之勿以吾故縱令壞事也領撤後與趙漸齋同舟行至臨清適二泉邵先生督餉駐此予二人鄉舉時二泉以右轄提調甚見愛造謁二泉曰昨見高中甚喜今又做官矣進士初做官外任更歷民事後來大有受用吾亦初授許州八年始得遷轉不可便望陞也又曰愼毋以土宜餽人明年二月予至沔沔去華容隔江耳予以少儀遣吏飲問東山劉先生先生出見吏與之坐而問賜之酒舍漸行出謝牘授吏曰吾老不能書命小孫代筆歸語爾主居官之道潔己愛民勤政事敬上司四者兼盡賢譽出矣不要好名好名最大壞事三先生引授後還言皆諄切至今可想媿予疎庸不學無所成就有負教愛多矣林泉無事偶一錄之以識不忘

予觀政大理時以八月得選同學大倉何壁相與甚厚一日謂予曰聞吏部取選止于年見例得作州吾太倉缺守且與貴鄉密邇可討而得予謝之他日復以爲言予又謝之乃投施西亭聘之以強予予曰榮辱有命食祿有方况筮仕之初决不爲先聘之深然之已而得沔陽

同年何文懷璧容貌俊偉詞藻清麗嘗以翰林自許及選庶吉士不得心已怏怏繼聞選科道自謂以貌以年可必得矣及選復不得以名在二甲部屬之選其所不屑者及還部屬又不得遂出知開州州當流賊擾攘用兵之際文微授任十餘日以精草不臆爲巡撫都憲寘果所責情恐過得心疾家人環守終日僚佐百方療治越兩月稍知人事乃命家人回取家眷時母年幾八十繼室方二十

餘且無子旣至任出見母妻悲泣慰問如平時家人不復虞有他故至晚膳罷乃自縊于一室噫文徵氣豪自負旣登第卽欲躋華膴要一拂意道恚憤以死不足悲也獨其母妻無托予在沔時亦嘗周之此可爲妄意不知命者之戒

襄陽撫民憲副王佩宇朝鳴四川南充人正德戊辰進士舊爲南道御史恃才負氣城府瀠然與襄守撫州吳華不相能予至襄頗爲降意有大事必商榷而後行每稱予直諒可與乙酉秋九月往安陸回中途値風雨又以久不調心甚怏怏十九日至司是晚予夢王深衣幅巾遂予廨舍再拜言曰將歸投鄉時來別君幸終愛之予覺而驚異黎明吏報王公已中風矣予亟入視已不能言卽爲經紀後事棺斂之具悉從厚越六日遂卒王爲人深刻不悅者衆率謂其愛錢然實無所有也其母妻出拜泣曰使遇前守吳公豈得送終如此之厚是兒不幸中之大幸也予復聞諸當道厚賻以歸其長子台舉人亦早世

襄陽守判周全貴溪人監司檄署襄陽縣事去兩月予婦笄年甚美有一少年日夕來調戲婦輒昏亂與合毋夜分卽至如是者半月夫固同寢不知後亦微覺及欲拘執則不見矣婦面色漸黃瘦姑詰其故婦不能隱姑曰妖也乃召術者百方驅之無驗每夕姑率家人婦女入伴妖畧不畏避至見形作聲云何物微術乃欲驅我守兩月餘婦益疕羸家人驚惶無措一夕其姑夢其先翁曰此事須告太府方有處翼旦令家人來見述夢懇乞予亦不知所謂是日偶出鐵佛寺訪客左右言寺中有張道士者北京人能驅妖惟予亟召見之修髯白面年已七十如壯夫然予語之故道士曰去之不

難卽延入周解書符設法仗劍入房久之出曰是妖當在城西五里外今除之矣後果不復來過半月姑率其婦來謝先室見之婦顏色如舊只此一事其姑之夢之異道士之術之神皆可紀云

予守襄之明年爲嘉靖甲申夏大旱予率僚屬禱雨數日不得耆民言萬山有龍潭去府七八里必禱于此方可得雨予乃投步往求之旣弄耆民以虎骨投之予卽返至府大雨如注頃刻浩足甚異之後見松人談其先達孫衍爲延平守時弘治辛酉夏亦大旱衍禱于龍潭正拜伏時民投以虎頭龍卽起暴雨大至官吏不能避衍及知縣皆死禱雨用虎骨此理殆不可曉或謂龍陽物虎陰物亦陰陽感觸而然又有謂龍神物也極畏穢不特虎骨可致雨牛馬人骨投之亦起雨可立致未知然否禱雨者宜防之

予過江西崇仁山中將憩一寺中午餉有平巾靑衣者十數輩跪道左稱和尚迎接予甚訝之問左右曰此間寺俱有田村中人投爲僧承種田地辦納糧差名繫某僧不披剃不焚修居宿外宅佛像殿宇輪守修葺而已予且飯且吟云四面山光遶寺門田園耕鑿別乾坤寺僧猶喜如人類高帽長衫髮不髠使天下寺僧皆如此則斯教可不除而漸滅矣後見輟耕錄載唐鄭熊雜記云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淸異錄京師大相寺僧有妻曰梵嫂其曰火宅卽今稱道士有妻者爲火居也

予在南兵時吾浙一條與江右一條各論本省人才江右者證以輪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說以爲江優于浙爭辯不已予曰二君且休聽予數之吾浙入國朝來　太祖開基運籌帷幄佐成大業

則劉誠意爲謀臣之首論思侍從黼黻皇猷則宋潛溪爲儒臣之首建文之難方正學爲忠臣之首巳巳之變于少保爲功臣之首宸濠之叛孫忠烈首輸忠盡節王陽明首倡義戡亂　今皇上入承大統張羅峰首建議以成大禮功業文章節義傑然爲列省之冠江右人才雖盛皆當讓一頭地衆僚翕然服其當云

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睛光射入虛明滿室數塔林木影皆倒懸予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　永樂六年蘇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者　文廟勑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窗隙中影隨天光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爲瑞乎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巳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姧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辜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正德丁丑春予奉迎先父母就養于南都時車駕主事徐文明胥乃翁八十二歲武選郎中湯引之繼文乃翁六十六職方主事顧英玉璁乃翁五十八武庫郎中歐陽崇道鐸乃翁六十四考功主事王汝和鑾乃翁七十五御史王士招以旂乃翁六十八先公七十六七人者惟歐顧爲同僚餘皆同年家也文明乃首治具于靈谷寺邀諸老出遂繼而各設一席雞恩天界高座淸涼雞鳴諸勝處無不至予輩皆從之諸老皆巳受封錦衣烏帽丹顏

白髮或乘肩輿或跨欵段陟降陵谷宛若神仙亦一時之良會也南都人談爲盛事不數年諸老相繼謝世後文明止青州守引之止湖廣憲副汝和止文選員外俱卒于官文明引之家俱貧予俱不振汝和一子巳鄉舉英玉止河南僉事予止襄守皆落莫苟延惟崇道至吏侍士招至兵書屆指二十餘年存没升沉逈然各異追惟往事若一大夢人生良晤豈易得哉

予守沔時過范服闕舊有解珮亭云卽鄭交甫南遊漢皐遇二女解珮珠贈交甫處及寺襄襄城西亦有解珮諸志亦云然未知孰是沔有滄浪村在州城東又有濯纓鋪爲屈原旣放遂漁父處襄之均州北亦有滄浪水州東半山有滄浪亭予嘗登焉蓋漾水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隨地得名數瀆自漢中來經鄖襄安沔至大別山入江曰漢中漢津漢江漢皐漢口漢川漢陽皆漢所經歷地而滄浪卽其水非別有所謂滄浪者但屈原時沔爲雲夢地去湘潭爲近楚居郢卽今安陸州旣放則從而南也若襄在郢北去湘潭益遠不應遡洄而上予謂沔之滄浪爲近是云

沔本在褒城縣南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褒水又東至南鄭入漢水漢志沔漢一水二名故漢中府有沔縣舊亦爲沔陽縣爲沔州湖廣之沔周地圖夏木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瀦名七里沔故東晉爲沔陽郡隋爲沔州唐來爲汶州今改爲沔陽州二沔相去幾三千里

孔明躬耕之地實在隆中去襄陽城西二十里壁山中惟此隆然最高故朱子綱目大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是也漢時襄屬南陽郡三國魏始置襄陽郡故今南陽府亦有臥龍岡一統志備載爲

孔明隱處之地蓋因躬耕南陽之說而云爾其實則在隆中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今襄陽城北有故鄧城去隆中不遠故云

龐德公宅在襄城東南鹿門山中今為鹿門寺嘉靖乙酉廵按御史東萊王秀命建三高祠于寺後山上祀德公及孟浩然皮日休鄭伯興有記予謂德公隱德尚矣誠宜祀之浩然文質傑美流風尚存或可配食至日休事黃巢與沈雲翔裴渥同為翰林學士甘汚 僞職胡可與德公並列哉不知當時何見而取之也

謝公巖在峴山之麓晉謝奔逸遊此故名巖東復有一巖差小予作亭其上名曰少岩景致幽絕政暇時拉僚佐出遊命何孝子衞宗守之予有記

大堤在府城西舊疑遊冶之地攷古樂府有大堤曲張東之詞云南國多佳人莫如大堤女詩漢有游女蓋其地也今府城西門外堤上襄藩樂戶居之不下數千士人商賈南北行者必假宿焉每旦妓人盛飾百十為羣俱從浮橋步至樊城酒館至暮挾客以歸猶有大堤之遺風焉

襄陽名勝之地多古公侯將相墳墓予初至郡城見城垣街衢并民間墻壁皆花紋古甓甓處者詢之知為墓磚襄人多喜發掘雖平地無封識者亦能探知其下有墓楇之或一丈或二丈初蓋不止利其磚耳發其磚盜其物則棄毀其骸骨間有千百年後形體尚存者湯無磚誌雖有亦將沉匿之何不幸如此嘗聞襄陽人發一墓其尸甚長如黑漆者棺中赤方金長不及一寸濶三分塡塞尸下者數升盜取其金棄尸于江云漢岑彭之塚予親見其金後訪盜者不可得襄中習以為常雖士夫之家時復為此無所忌憚予嚴加禁捕諭恐此俗終不能易也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四

見聞紀訓引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其大要無非垂鑒戒萬世俾人爲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尠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警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於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徵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頃於山居多暇因追憶平生耳目之所覩記畧有關於世教者隨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之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徵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爲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棟塘八十五翁陳良謨書于大目山房

見聞紀訓上

陳良謨

歸安施相之翀之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用度參差互有贏齒之際親友數人居間連日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賢)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過翀之於舟中翀之語以產事公輒嗚咽流涕曰吾兄恃吾止若之使得如今兄之力並可以盡奪吾之田去吾復何憂因泣不已翀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相之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怨解其田悉從親友處分無片辭焉自是相友愛至老不衰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一公盛德一時風動鄉邦云

正德癸酉冬予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佩)計偕應試邦直之兄邦顯(名生)以省祭謁選同舟北上守凍於丹陽旅次溪亭公盛德屢至邦直事之如師凡舟中飲饌之費悉邦直供辦賓則邦顯管焉一日邦顯謂予曰逆日觀嚴公飲食減少何也豈厭歲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予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每飯必有炙何無炙耳已勑庖者具炙矣是日嚴公果先啜炙而飯果加餐邦顯喜曰君覘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僕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予曰吾兄泣何也予入問故乃拭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遣僕回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偉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遽爾日放假與羣從吹簫擊鼓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偶弟大事不可已者吾嬸嬸異途鋤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予乃牽偕出告嚴公相與反覆慰解之乃止可凡子之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

於鄉先生乃獨其曾賢之誠何如邪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邪吁賢哉若人君子哉若人

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其爲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從于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稚携之以隨予愛其長者嘗與之往來嘉靖戊子八月高鳴石馬諸山水驟溢壞民田廬人畜溺死者無算予時卧病家居水出凡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屋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嘆息予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頃天與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予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俱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存其子死矣予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報者曰臻死矣其子在予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携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得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浸函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予乃鼓掌大笑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盜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爲善人善人六十無子隣有北關官者借予人也嘗遘疾就醫杭州僕至自家聞以鄉中事僕曰對門顏六死矣范公大駭乃詰僕何以爲訛言僕曰僕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渦渦東西走爲覓成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人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耶既然當復甦僕猶笑之數日范公疾已歸至湖州升途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殮殯撫其胸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粥矣范公乃自神其見遂造顏六宿之曰

夫勿憂天必不絶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年六十七而終予得之芝蕪軒先生云隣官先生之父也此事與予村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見天道之可恃如此云

同年廖梅南名楙閩人爲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謫峽諭知吉州其事甚究及蒞任絶口不言謫事清操凜然秋毫無取絶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減省衙內日逐鹽虀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用之費比昔減十倍不止愛民之心真若恫瘝乃身貟一柴薪或以貧乏告輒矚之聽公平心易氣必使之盡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罰二年量移寧國府同知既去民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移書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乃止而心祠口碑至今未泯云陞鎮遠府知府以母老乞歸攻苦食淡一如諸生時余爲閩臬副使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萊四器桃子四枚白酒一壺飲余意泊如也余對府縣官每道其爲人而守令或因有所餽遺悉峻却之一日請余變色曰兄其憐我耶余知其意應曰豈敢憐兄弟揄揚清德耳吁若梅南子清脩苦節終始不渝即方古之吳處默陳師道何忝余竊嘆服願爲執鞭而或以才短少之陋矣哉世俗之見也夫士之守官猶婦人之守節苟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即其烹庖刺繡紡績纖維種種才美均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余何世道陵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猶嫉其無才佞者不責其所守重末忘本是非混淆往往而是嗚呼世變至此尚忍言乎哉

本州學陳司訓名思號納菴九江瑞昌縣人簡朴謹愿質任自然不攜家眷不泄髮不尚華靡元旦或賓集穿牛皮靴衣舊圓領列於同僚緋袍彩繡之

中泊如也諸生入學補增廩并節儀之餽不問多少有貧乏者咸却之丁祭舊例牢牲後即將各牲肚雜分入私庖先烹食之恐暑天作氣耳陳獨懸之廳事稍間臨祭仍寄置各牲下祭畢収之此一事予深敬焉督學范公臨郡凡事與同僚相形其歐辱之即日入告致仕問其故且言年老病作絶不言歐辱事涕泣不已范公憐其誠准之歸考冊還州急治裝知州查其貟下猶未支齋膳學糧銀若干新入學補廩例有束脩銀若干又措處餞贐若干諸不肯待乃戒閽者遲開城門蓋留之也不意其侵晨突出西門竟去去後仍退各項銀總若干移文差人賫送原籍止収貟下未支廩米齋膳夫正銀餘外分毫不受亦告本縣回文付原差人帶還問其家僅足朝夕耳矣吁人嘗言氣化日漓今無古人若陳君者今人中恐不多得將謂之古人非耶

程瓔休寧人寓吾州北門外開舖賣飯招宿畜馬騾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財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携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於程舖就雇其馬下梅溪置其銀於布囊懸之鞍上不意中途墜於地不覺也跟馬傭拾之瘞於路旁竹園內而宗定至梅溪解囊不見銀不意傭也乃馳回程舖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之程覘傭面色可疑遂密誘之不伏又威嚇之始吐實遂押傭同至瘞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況百金哉柳子作吏商議官之賄者即商也乃斯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不可乎

萬石梁名雲鵬嵩縣人爲湖州太守戚南玄名賢爲歸安尹截龍山名敘嘉人爲烏程尹萬公清嚴剛正而二君皆名士也御史按府衆官參謁安吉郭知州白事偶爾曰老爹石梁遽大聲呵之御史色變不悅而退萬公出坐別館二尹進而告曰頃郭知州失口稱呼固可鄙矣公出外戒諭之可也當御史前無乃太峻乎而置御史何地也石梁公欣然長揖謝曰承教承教已復至兩縣門遍　侍生名帖焉觀是時上下相感何等氣象而今有之否耶

同年葉肅卿名應驄鄞人爲刑部郎中委勘陳沈事發其罪惡忤時宰謫戍遼東予服闋起復赴京會於蘓藏人魏維翰名應侶亦爲刑部郎謫戍還家來予舟訪焉因同過肅卿舟坐中魏曰吾郡太守李公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似宜厚贐云云肅卿艴然不悅曰魏君焉得有此言吾謫此豈有覬邪既別遽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止乃還吏持贐追至滸墅再三陳太守懇惻意第領之其所贐雖筵餌微物皆峻却不受夫肅卿當患難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節可尚也已寧波府誌有傳此予所目擊者故著之

予先姑夫郎公名鼎者狷介崎直殆所謂獨行士也不肆文業而好閱史鑑遇忠孝節義欣欣動色擊几朗誦遇奸回邪佞則憤慨噴呻若身被其害者一日忽露頂脫帽提胸趨庭走且罵曰檜殺我檜殺我舉家莫知所以移時臥床上氣漸平家姑氏問怒何也曰頃讀秦檜殺岳飛事故不禁憤氣填胸耳其處事然諾或許人物或期約一出諸口必踐不爽性不飲酒過親友家將具雞黍留之輒止之曰毋須於某處得飲已飽如有意於某日當復來至人以爲託辭而期果不爽自至矣歲時節序十日

宴客必特設單請一人有兩客明日又設又請決不以昨日餘殽再出也至他家亦然若獨請公乃赴有雜賓爲拒之矣遇斯文人折行致敬禮之見僧道疾之如仇讐焉尤不信浮屠祀家祭外惟臘月祭竈而已但待鄉人傷於分別如坐中有二人親踈一也而窶不窶有二等則當函以三等禮待之所以與人多忤耳市井無籍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於上流二三十里魚鱉蝦蛤徹大小盡死公每年出銀二兩買藤焚之曰吾力不能禁人只焚此或可免數千百魚鰕死耳吁此又公愛物之仁不但狷介獨行已也今吾鄉中環視一二百里苟有若人焉吾當整冠肅容拜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忘其名）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寶斷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緡舉孳惟貲賄是急居積取盈筭入骨髓周郵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覬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中而入漏盡而出釐其所有席卷之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郎以蔣氏之物賽愿於湖中小雷山之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群盜乃泊舟其下恣發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遐兵莫能躡跡我也不虞舟師夜覘以大揚帆拔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貲齎經過知是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劇駢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亦得之陳康衢（名[illegible]）所云夫蔣之積財爲盜盜之所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者併咏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哉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永鑒哉

正德己卯予病起謁選北上至鄒縣王家渡未航泊舟同泊者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卅人與士人毆抃至會所乃予家僮爲訊之家僮拙遂薄責家僮諭遣之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遽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卅人毆邪縛之復召士人之役於官者併撻之令上誣狀其人扣首哀乞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贊譽而某益自揚揚有矜色語予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請姑置之予憮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置此四字不用兩詞其造惟恐其胸臆煆煉羅織會究者不可勝筭而上官則往往嘉獎焉蓋僞巧敏給自能快人意也後陞刑部主事予適與之同僚旁觀其所爲仍如紹興而加甚焉後竟以考察謫判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罔其鄉士大夫咸蹙額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殆不可置哉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婺源人）廉能仁厚出自性成興廢舉墜真若家事不遺餘力雖造作紛遝民則安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盡數也及爪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鍔修座船此行鍔修完公携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喜甚問所費幾何鍔以十兩對不信詫之去密喚各色工匠逐一備查實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值四兩有餘仍喚鍔至謂曰爾陪十兩吾已知之矣今以三物與爾鍔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閭正安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斬此耶公亟喚鍔至補銀四兩鍔愈不敢受公面頸發赤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鍔乃受之吁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惕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莅政大過於人也吁賢哉

同年建德王本立（名[illegible]）嘗語予曰渠爲諸生時提學歲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參政（忘其姓名）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幫補進學姓名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忘其姓名）至諸生謁見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責打姓名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乃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儕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乃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山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於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

予友歸安倪思忠（名[illegible]）質直闓爽精堪輿家術闓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太守其婿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爲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忘其姓名亦知縣）因送過其家連日探幽陟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焉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嘗三舉于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絕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曾爲何官其官眷何如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遷卒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驚遂託故辭之以歸越二三年過其州之人問其大尹葬何所其人曰因與勢家爭買墳地相毆致死人命官司幸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予道此相對歎異人之

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前輩樊知縣名瑩王司訓名輔予少時奉二公言論樊公
嘗曰吾自鄉平歸檢校橐貲白金僅五千耳黃金
彩繒不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學官貧吾官沛
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予觀
樊之意似以六千為少而王以六百為多矣樊三
子兄弟不相能各求異居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
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
不顧其養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
未幾而糴米糶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
婢供茶而已予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羞不
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四子伯業
騎仲椽藩司叔季讀書為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
父懽公之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為樂客至
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懽乃已予恒見公無一日不
開口笑也今其叔季二子一教諭邵武一知縣來
安諸孫為生員家聲益駸駸未艾夫樊之財十倍
於王而王之受用　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
相去又不啻拾倍然則居官黷貨謀身且不能終
况為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而又以其餘以遺
夫後之人哉吁亦可鑒矣

寧波郡庠生王鋕臨貢其次為李某李素之行檢而
多智術乃百計擾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
選偏于鄉貴貪緣得謁首相嚴介翁之門久而親
暱遂求順天府學訓導翁為諭意銓曹許之於是
志得意滿未揭榜前忽揚揚入府學登其堂窺其
衙徘徊良久喬大聲呼曰
吾不日當生於此凡筆硯無狀耶齋夫乃擧評於
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東一僻縣學李
怏怏去又恰值舊日鄞庠司訓為寮長乃素相睚

眦者日尋事爭鬪李遂恚忿卒并一十一僕俱死
焉次年王應貢入京尚次乃得江西餘干縣學訓
導頗致饒裕而歸夫李之費盡心機而必竟至此
王也聽其自然終亦得善地而凡善歸造物者故
予參於其間以彰善惡之報如此可畏也已此聞
之鄞邑士友云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予
每對錢煥鄉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
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予又曰
此人禍且至矣煥鄉又問何也曰最惟貪吝可厭
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為賊剌殺之

芝里朱某者平生最惡蜂窩衆柱間每見蜂從竅入
輒以物塞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
之亦然後連生二子穀道皆塞而不通人教以秤
尾燒紅燙之竟死嗣亦絕乃問於紫姑姑神降筆
告以塞蜂竅之故此聞之外祖東畦公公云盖天道
好生朱某者心心念念必欲蜂之死是逆天矣能
無報乎然則禹類之微天亦欲生之邪曰然觀之
放龜渡蟻皆有福報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善以吉為類惡與凶為類故
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應之如水之流濕
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一權量以授之哉
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龍西溪僉憲名岱語我曰往年在京師與同年友某行
人一日過西溪鄭謀曰吾欲注門籍幾日何如凡京官供職者名籍上置長安門謂之門籍有病不朝者謂之注門籍西溪問故
各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
非險逆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乃欲避
邪某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
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楊子山名良介次其行人者
西溪曰若為此吾不敢阻君某行人竟註
門籍稱病不意纔數日吏部遂開選某行人勢不
可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
悵恨而已可見為謀不臧適以自啟反以成他人
之功良可哂也已

杭州朱朝宗名京攻舉子業有聲先是陸水村公為浙
憲副延以訓子最知重之後朝宗中正德癸酉鄉
試累弗利於春官家且貧乃乞恩就學職時陸公
為冢宰唱名至朝宗詩曰子何就是邪朝宗具告
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卿盛贊譽
云既出同過友咸賀之曰君受知冢宰雖不能
上下獨不得一善地乎及選善地皆他人得之而
朝宗者乃北地最僻陋縣也縣名[illegible]莫測所以時
金笑之名聯杭人方館於陸公之第一日共飯公問曰
朱朝宗選官何所笑之以某縣對公投筯歎曰是
予之過也我腑實欲語郎中擇一善地與之竟忘
之耳予其寫書於朝宗我將處之意謂更調也無
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於官嗚呼既為
冢宰所知而不能得一學官善地豈非命邪先正
曰雖宰相豈能調停得我信哉言也

正德間有熊州判名臨於氏無與民亦忘之後其子北
原公為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為州
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墓場祭績悉自營辦所
費頗多寔欲以是媚冢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
而此碑為長物矣於時適同州有施某者亦以貢
候選吏部亟以微價貿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
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石塘聞公就選得
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夫為其父立不朽
之名凡為之子者孰不喜之那千金當不過此丘
之為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

施生不務不費坐得高貲以爲莫大之幸矣選
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柰何語有之曰
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斯言乎
同學郎士英偉名劉鳴遠劍名二人過鉛下廟散雜傍溺
見粗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洒之已乃坐
廟門限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手所杖竹杖疾戳所
見紙處郎問戳何也丐者曰有小虺蟠此故戳之
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粗紙無所謂虺也豈虺
藏紙下耶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輙勒馬下俯
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也少年
曰誰道一荷包耳郎因取視之果青絲荷包一
面有溺漬數點猶濕又有破痕五六處乃竹杖所
戳者其中有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三人
乃相顧嘆異久之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爲粗紙丐
者見爲蛇騎馬者見爲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
妄得此予聞諸士英云
同年諸楊伯偕名語我曰嘉興有一賈積白金數百兩
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
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踰年竊發其瘞視甕中惟
清水一泓耳復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
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失置攪亂問其
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
下何耶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嘆以父之財
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耶
朱筆峯名見山觀人與予爲閩泉寮友也嘗言其家塾師
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墮一銀簪
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何其去遽就其所視之不見
止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仍退而坐少頃一
男子過俯而拾簪於督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
墜簪也其人知其僞逡去楊老從而行牽其衣不
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楊老
曰老者休絮將此銀沽酒煑魚作此一夜消可也
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命其媳煑魚煖酒
間忽隣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啣魚去時
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
老簪化爲蚓似可悟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
嗟乎貪夫哉薄命之人哉
樂清章恭毅公名綸景泰間爲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事
下獄事載國史士大夫類能言之其孫九思字可
膚與予同舉於鄉偶談及公一事甚異公久繫幽
囚風生於首病瘵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苦
無其器一日忽有群雀在天窗中共啣一物墜下
正當公前取視之乃新製一牙篦箕也公感荷
神貺得濟所需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
大雨漏床泉呼獄卒移就乾處剛離一床之地磚
壁轟然倒矣不然幾斃於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
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之中自爲保護真若有
物以左右之者故特表而出之
余昔忝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忘其名
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黑書者然退衙
問門子門子曰此晦氣耳方言不利曰晦氣教諭會試入
京有太和山一日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
遂延其衙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
仍與紵絲一丈繡旛而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
乃駭然曰此疏簿止本道上司由給者見之將謂
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爲累不小柰何自妻急令人
追尋不獲遂信以爲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怏
怏於心比教諭下第回取紵絲裁衣郄又剪動妻
益不自安遂自經死明日余問知縣一如所言且
盛贊與焉後撫院林二山公名大輅莆田人會議賢否冊

對余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猶
罪不容誅余詰問故公曰此人爲學史之妻其妻
有言遂勒令縊死余乃具述所聞告之公沉吟間
余曰不審公所聞者何如人也果君子也庸或可
聽苟非其人詎足簡之公乃憮然嘆几曰是矣是
矣君不必言即舍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白
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泉見二山公於莆公指隣
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爲公安訓導誣白教諭者
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因因君言頓悟渠後陞萍
鄉教諭乃亦爲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
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誣人今被人誣天道
好還不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歸安省祭孫邦華謁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
當選挈子與華偕行北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
而華以選期未及不預東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
暴卒於旅邸華縣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
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若使我冒爲爾父小官異
省人誰識之爾可權稱爾父隨我以往凡有所得
譬必均分比及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逝而我自
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於子然空手歸乎
其甥悉從其言展轉之間幸不敗露華其以爲得
計三年後脫身入京乃自投文聽選數日掣出則
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束之
而歸向使不爲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
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
爲謀而造物者更巧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
出其範圍華雖黠也夫何爲哉此郡人王承祖說
溧陽狄某忘其名任雲南定遠縣知縣縣有富翁某而
其身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乃告於
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

嫂到官酷刑拷訊不肯吐實乃以鐵釘釘足滚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為其婦齋帳而殁後狄罷官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殁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遂相繼殁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地矣館賓餘姚沈少林前年館於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兹與談及冥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而不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瀆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致殞頂僅而獲濟仍復竭力撑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撑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撑去俄而水急舟横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一念之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五

見聞紀訓卷下

陳良謨

東門范蘂軒先生(名[illegible])少英俊有文學名所自期待不在近小而父兄輩亦以遠大期之其卅一夕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號吹旗纛導送一彩幛至其家懸諸壁上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而小至如盤如盂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公曰吾兒當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夕訓科公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耶又與前兵字夢相合則相與大喜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東城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官二十年前已形諸夢兆如此然則人之官爵可以智力謀之哉或曰今人每有智謀得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為也

長興臧損齋(名應奎)少時有舅氏某者宦游閩中託祈夢于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舅氏詣神祈為夢神告曰正去採絲瓜見赤毛羊三箇繫在園中喫草覺而述其言以復然莫可詳解漫不留念久矣迨正德丙子損齋偕弟應璧赴試于杭俟舟於回墳旁有廢園一區園中有絲瓜棚瓜垂垂焉多損齋漫就而採之轉盼間忽有三羊繫藩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何兆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試禮闈中式與予為同年問以語予如此云

正德丁卯同學王思賢(名俊)元旦夢一官府門墻有掛舉人榜者其第一名乃同學章景餘不能記榜尾晝官士僧道各色人像青紅錯雜爛然盈紙一日語予曰今科章維賢中矣(景餘名維賢)且述其夢予曰維賢固應中但解元恐難耳其榜尾之像吾二人亦牽強解之後府考遺才凡五學總九十人而維賢果第一於時適有相士畫圖一幅懸諸榜後相接無間昔者之夢至是驗之無爽予緣茲二事每思之竊以為臧之中章之取固有定數未暇論矣第瓜之採羊之繫與其數之三色之赤榜文圖畫懸掛之處皆一一前定此何理也真有莫可究詰者吁異哉

同年吳維新(名鷁)聽選京師夢錢江樓中丞(名[illegible])飯維新於孔子家時錢公為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兗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迨赴任過臨清適錢公候

武宗大駕於彼駐節學宮維新入謁遂留飯正在

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適符合云昔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不但明朝雖一年後飯已先定之矣

永康周實夫(名文先)為舉人時與予南雍會友也嘗語予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前有小樓門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予乃戴一壓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適婦子傳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帽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笑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訝乃曰此固異矣啜粥在我憂其如之何乃命庖人必煮肉醴酒欲飯不意此友之兄逮繫縣獄患病屬其弟偕吾見知縣求保放時知縣正欲出郊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督促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急催酒飯不能就口趑趄間門生有粥在案笑而請曰此有粥盍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慾各啜兩盂而去實夫之言如此吁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餘姚陳省齋公(名克宅)為湖廣方伯嘗語予公初入學之夕乃堂夢天降一龍於其家急呼乃翁取盛稻之桶盛之至正德甲子鄉試入場之夕乃翁又夢一龍降其家急呼乃堂取稻桶盛之二夢相隔十

七八年前後一同龍圓奇物可寶但不識棺桶爲何物也是年江西楊月湖先生主考策問何黃金許四先生相承道統之由省齋公嘗設帳於金華閱四家家乘最詳因敷對備悉楊公閱之大喜批曰道統一策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至是始知棺桶之夢其應在此

溪亭嚴公名鳳謁選銓曹名次已在知縣推官之列但不知何地常私念之一夕夢其家僮與其兄之僮同舟衛泥相爭蕃湖人篙以挐束地者公急乘一採菱圓木桶浮至其所量取泥各得一半遂覺比榜出乃袁州府分宜縣也人間靈夢極多但道統分宜之事至巧而神故特記之

或曰萬事皆有前定則人事可盡廢之乎曰不然外至者固前定而在我所當爲者不可不盡但不當非禮妄謀耳害乎諺有之曰循乎天理聽其自然聖賢義命之訓即此是矣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常南茗名臣同舟至寶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茗強欲行余持之堅乃作詩以膽小見誚俄隣舟繳友四人解維而行南茗指之曰彼獨非人耶遂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楫甫艤前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拔沒不見踪影矣於是南茗捫髀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如哉此亦可爲冒險躁進者之戒

前輩戚貢龍天瑞名麟性慷慨倜儻廉所不爲二子又皆濟惡不才比謁選乃得廣東感恩縣知縣父子志驕氣盈益不自持瀕行率二子拜謝州守弋陽陳公既退公謂左右曰是父是子行既不臧貌復委瑣非亨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蒞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卒其衆悉爲一僕席捲逃去再踰年舫及次子俱歿焉吁小船重載而又悖入之貨欲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湖州僕鳳橋宜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宜大宜二宜三呼之宜大稍朴實其二人倶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賺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爲宜大買田務農日漸溫飽宜二糴豆過太湖舟覆而身溺矣宜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燒鄰閣衆乃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偏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遣祟破費狼籍視床頭所得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鄒定四余毋黨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與其子戲墜地死訟於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息而新舊房屋回祿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宜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嘗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正德初蘇商王某寂人也年踰二十未有子其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愀然語之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柰何王某素神其術亟往蘇歛貨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霽出河濱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某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救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豕者來值夫他出因遂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箠楚亦無以聊生故求死耳某更加憐恤問豕價而倍周之婦歸遇其夫於途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詐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命婦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昏夜豈宜相見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婦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方啓戶開閉室中轟然回顧之則傍壁因久雨而頹正壓臥榻粉碎不然某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隲紋現是必曾救兩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今已九十六尚康健其次子王槐商於徳清人熟知其事予蓋聞諸徳清秀才楊某所言因特記之以見陰徳之足以回天續命如此此與輟耕錄載杭相士王鬼眼所斷真州商人事絶相類云

愚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以王某之事觀之則又若轉移禍福之機在人而數又不能囿何也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出於精誠之極則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定者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囿之譬國之典刑法制一定不易者也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讞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之間喜怒頓殊又何有於不易者哉推此則知理數相爲貞勝而古今陰徳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予主管太和山時有鄖陽鍾都司忘其名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爲丸又曰灌之鼻中久之覺頭重眼眶常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几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予言而鍾實冨冠一郡云大抵畜方士家非貴即冨冨貴之人何欲不遂

見聞紀訓

見聞紀訓

所慮者惟恐少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説中焉然長生不死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故必要以世間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聳動其聽且信而因得為久任之計衣其衣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久也卒無效焉宵遁焉耳矣又有繼之來者曰彼未得其精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踵之往往而是吁可哀也已又有一般專以燒煉求富者此至貪極愚之人不足論矣

南京王冠禎鄰一富翁也絶不與士人往來而方外修煉之士應接無虚日拜為丈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逞毒俟其娠將產未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臘則家蓄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郎中吾郡溪亭嚴公鞫問比擬抹生折割凌遲處死事見嚴公傳誌中乃今噍類不遺而家其墟矣咄咄梟獍殺人以求生國法天刑其能逃乎

予素承太宰遜石唐翁所知比赴閩臬過蘭溪特晉謁為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柰有足疾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之來予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過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邪翁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名懋尚書歸秖是步行未嘗乘轎乃姪朴菴公名經侍郎竹澗潘公名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矩翕然而諸公皆能率屨弗越如此視近時少年幾登一第遽鄉遂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邪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奇之父也父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一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懇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搆

予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如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噫吾想至日非彼屋以售我杜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逆之遂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吝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宜其為生文定修身體道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諸竹塘公所言

正德二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且得價各鄉所需衣服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狼戾奢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為樂也予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嘗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予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殷費丙季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家兄稍動念問曰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終恐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乎予為此言豈無稽哉大抵侈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大富貴之家永享安樂彼獨何歟予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越故耳雖然淺深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培植之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斲其基焉將暗漸銷鑠不知久後作何結局耶

鉛干朱氏名壽鬼摩其家有形聲能作詩與其館賓范生常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一可聽人間吉凶

事大書以示凡文人至必贈以詩如此者將一年其事其異多不能盡述時嘉靖改元也予服闋當謁選京師有事過鉛干莊朱氏來邀予過焉入門見紙四幅俱草書古詩墨跡猶津津未乾乃鬼書者也少頃宴予後堂范先生謂予曰先生來辱神必有詩贈之予但唯唯乎時凡有詩贈人其家先具紙筆硯墨於几闔戶聞擊几聲乃入取詩予宴既久寂不聞有聲朱氏怪焉乃拉予排戶入則見其碎硯裂紙擲筆墨几上書數字云今以復不復敢書矣予笑曰神其棄予耶自是鬼不復來其家遂寧錢嫌鄉間曰生聞鬼祟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朱氏何如予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藏獲用命時毋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耳以予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為生員駸駸有向進之勢異所料者似不謬矣予每見鄉中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敝而孝敬雍睦之家必昌蕃和氣召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應也

予為弟子員本齋陳先生名鰲者郡武人嘗與予言提學彼臨考試生員之日府衛官俱伺候於憲司前白日忽瞑震雷曳二指揮於衆官列生之外一擊死其右足及頰以至於股劈碎無完膚一甦遂成痼疾已乃訪其故其死者毆母此日乘醉踢其母母合手籲天咀咒其甦者嘗駡庶母不甚惡耳計其時乃弘治末年事也此予所親聞先生又非妄語者頃閱近峯聞畧亦載是事與予所聞者少異疑本一事而傳聞紀述偶不同耳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玨行八其人謹愿畏法蓄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亟勒馬轉從路二四里抵

家而內人以其故曰口汝我過而彼見之必含垦壁地非死則重傷矣今忽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郎見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乃今子孫蕃衍富貴君子知其有自來矣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奉檄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於作潼神極虔一夕夢神告曰明曉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自後當入銓曹君可與結納之應得其力今明日候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迎謁邀過其家款宴殷勤因留宿焉次日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師復夢神告曰可啞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有不誣未幾魏丁毋憂歸起復補任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繞一年遽卒于京邸家遂凋落云此長見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訪諸於徐親聞是事）歸爲余言如此殊可爲貪賄黷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吁其真可畏哉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掌教張先生（名孟獻蜀縣人）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晉江人）乃蔡虛齋高弟今秋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乃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處貞定其不須分外謀求徒壞心術也

初余以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代者嘉興墨泉今致仕家宰吳公（名鵬）過予言別問曰兄何以教我予曰

然吾將告之乃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于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從之勿易某事宜於前而今有弊焉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墨泉公初至按冊先試一二象以爲宜乃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之曰陳書美矣而吳又盡善也墨泉公才賢人也而又參之以吾言宜其盡善矣自是遂爲相知焉餘姚楊二梧（名撫）亦以都水管理濟寧以南閘河代者爲廣東李汝可邦直也二梧亦告李曰某事當守某事當易某人當用某人當黜汝可唯唯而心嚮之對人曰二梧聖人邪二代相承猶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勿易邪後爲考功郎中竟索瘢去其官夫二梧之告李亦猶予之告吳也一爲相知一爲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之遇不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

從兄都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儔燕成羣啣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羣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燕也

姪煦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傍結一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蜘蛛將收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彼網之毀寧舍己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姪懷四家有黑白二鵓鴿二窠相並各哺雛數隻越數日黑鴿死家雛失怙焉其白鴿每晨必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類之義仁義哉鴿也

予少時凡對門芮家甚貧畜一犬惟乾糟粃與臭穢

耳隔壁姚客店有一大犬牢中殘粥冷飯常有剩餘二家所限僅一竹籬而空竇處亦覓穿過特易姚犬或何離遠低聲搖尾若有招呼之狀而芮犬蟠曲臥地上但略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予每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苟人而不仁不義貪饕無耻則曾獸豕不若也何以爲人哉

嘉靖甲辰荒歉之甚賣妻鬻子者無算上江人聞風而來收去爲奴然只買婦女而男子則否銅山一人（忘其姓名）妻先賣矣止遺九歲一男計扮爲女賣之所得價直適逢州差催稅人奪以抵其稅焉其人苦不聊生遂投河而死其買女者行數里識爲男也仍負之追來問其父已死矣乃棄其男於水中嗟傷哉歲歉民窮一至此極肉食者宜深長思矣

同里許阿受楊達萬中極貪惟以撐筏載商貨爲生三人者因與徽商程琳爭顧直觸其怒遂誣以侵盜貨物米布乾魚各若干乃自取乾魚一包爲贓投里長耶昇賄囑爲證呈告於州州主林雲溪信之痛加箠楚許阿受自經死獄中楊達萬中俱問刺徒配驛陸續死於驛阿受父母老而饑寒且苦其子亦相繼而死嗚呼琳起於忿昇忍於賄官偏於執其殺平民五人焉究哉究哉

同里施氏張氏二家比隣且姻也施之年食張之豆互相爭毆訟於州事屬方倅詞內各牽扯別事蔓延不決適施之族人有義男病死遂誣以人命事蓋人日益久而所費益多張有田七畝盡鬻焉又將鬻其所居之室妻子交偶怨謫遂自經死而施之家亦廢吁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殷鑒不遠盍亦知所懲哉（聽訟者苟亦其人當致此悔）

墅談

胡侍撰

墅談一卷　　關西蒙泉胡侍

祖母綠

祖母綠即元人所謂助木剌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綠其價極貴而大者尤罕得聞成化間官裏以銀數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爲希世之寶近籍閹奴錢寧私藏有祖母綠佛一座重數斤內帑所無

積書

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頗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亦不少幸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爲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觸目又不假人至有昇之竈下以代新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魚也

死訴

會稽志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浸冢宅有千餘人詣闕訴臻坐棄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會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頃北虜內侵邊將欲掩喪衄之罪乃盡斮新葬者之元或掩殺途旅及虜中迯回生口以充虜級又訐酷之吏殺人以梃與政動逾千百然皆擁節橫金居然無恙豈昔之鬼靈於今抑今之鬼怯於昔邪

四水潛夫

武林舊事但云四水潛夫輯不著名氏余考齊東野語乃知即周密也密之先歷城人宋南渡徙吳興居弁山之陽號弁陽翁宋亡乃著武林舊事以寓黍離之意故不敢著其名氏而易其號曰四水潛夫吳興有霅溪蓋合四水而爲一云

胡子崖聖泉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爲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齋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於崖下石盤中量足幾人足用即止至今如常宋王鞏聞見雜錄云夔峽將及灔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後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於是出矣右二事正同又皆在蜀地

水君

松漠記聞云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余按崔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口鼻與人不異爾良久乃入水中然則熙州所見或者其水君乎

水異

句容縣半湯湖其水同一壑半冷半熱熱可瀹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半清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閒二竅幕其上一竅汲以造餳一竅汲以爲漿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一甚甘一甚苦巳上足見造化萬殊之妙

長城之始

世謂秦始皇初築長城非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昭王破東胡卻地千里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皆始皇前

異酒

山海經檢汁甘爲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橎酒烏丸有東墻酒交州有椰子酒大宛有葡萄酒南蠻有檳榔酒真臘有朋芽四酒辰溪有釣藤酒赤土國有甘蔗酒韃靼有馬湩酒烏孫國有青田核頓遜國有酒樹又有安石榴酒波斯國有三勒漿酒訶陵國以椰花椰子爲酒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皆不假麯米而成

弟事兄禮

楊椿及弟津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椿不命坐津不敢坐崔孝暐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乘也司馬溫公於兄伯康奉之如嚴父寶儀尚書每對賓客即其弟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今世弟之於兄多不肯下並坐並行恬不爲異此倫殆於廢矣可勝歎哉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滎陽

穎川宋有干犨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趯於下遂讀作
虔字韻淳于鮮于之于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
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淏所以歎其
無辯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
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
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世
士夫讀作于寶者尚多有之獨不愧於斯吏乎干寶
所著又有干子十卷

陸玩鄭棨

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人矣鄭棨拜相
曰歇後鄭五為宰相天下事可知矣世有庸才據顯
位而揚揚自居恬不色愧逆謂天下真皆莫已若者
則又二子之罪人也

耳字事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至卑耳之谿梁簡文船神記云
船神名馮耳朝野僉載云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
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圖乃酋
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又虎名李耳四耳字
事韻府羣玉耳字下皆不載知其他遺脫多矣

江黃人魚

洽聞記云陸安中冊徙民陳理於江邊作魚簄潮出
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
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夫路落君簄潮來今當去徂
異志云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
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後有紅鬣查命水
工以篙扭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
手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
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

封肉芝

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績廷評監盧州稅河次得一
小兒手無血懼埋之葉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神
仙感遇記云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
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又二物形狀既同
不知何以別其為封與肉芝也

玄鶴

崔豹古今注云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
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阜鶴洞洞中有七玄鶴相傳
每見必主兵華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

墅談一卷完

長水日抄

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寨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寨未能閒。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斂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明　雲間陸樹聲著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緣名混沌。氣分萬霸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滯。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於三。而始於一。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偶。偶者爲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爲老陽。兩其三而成六。六爲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六進一而爲七。七爲少陽。陽極生陰。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爲八。八爲少陰。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敍在寒暑。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敍和。不和則災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痎瘧。蓋方冬時陽在內。陽爲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

陽爲疫癘.方夏時陰在內.陰爲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而搏陰爲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淹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脈.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脈之海也.督脈起於下極之腧.會陽之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脈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脈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爲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爲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爲兌.兌爲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爲艮.艮爲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爲震.震爲雷.坤之下一畫交於乾而爲巽.巽爲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爲坎爲離.離爲火.坎爲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水火爲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事也.易雖扶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九無首則吉.六永貞則悔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耦.耦者爲陰.陰陽之象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爲井.火在水上.故離上而巽下之爲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動之爲頤.故曰.象者像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字當自爲句.蓋屯之初爻爲陽.四爻爲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變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爲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敝以三爲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

以有爲.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爲也.故可則.

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己.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己者.大同無我之己也.何也.人與己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己兩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謂舍己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爲而無不爲.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木重而不勝.故棟橈.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於陘.楚人使屈完來盟於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於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於鞌.至於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怒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於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於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卽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漢書杜密.劉勝南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向後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爲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子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爲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卽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爲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或善始而乖終.況諫官係繩糾之責.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故不苟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逐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於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于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脈.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

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臟為心肝脾肺腎其五行之氣故為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為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藏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為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為九其外則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臟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脈也

子路問事鬼神此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噓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行為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為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靑徐揚荊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曰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署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為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淸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其特立傷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融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疊世樂天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甚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為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為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略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為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竊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衄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

賀又以和戎為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置戎何以遷為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楷補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恤國事所謂國爾忘私者何有

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寇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富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闕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臺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萬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勳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為立傳然因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乘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汲公書論災傷斂租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争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災非所樂聞知而祈於申報暴征急斂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驗數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下卹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務也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蒪菜鱸魚喟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從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値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驚進所致若乃東晉謝安孟嘉之値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志山水夷猶沖默隨然處順不希世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目書聘處士樊英為五官中郎將英濡遲至京帝責之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

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貧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術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于九家之流則宜乎當時所謂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貧賤挾之以待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眞儒也

荊公于呂惠卿始善而終暌荊公罷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已不忘芥蔕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于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蹤而滔言皆違茀氣並生後既莫知其所終前亦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肯善難移兩解之讐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疏冥於所同愛憎融於不有冰炭之心豁然備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故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荊公以書答之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預公則公何尤於我開論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于聖世而安石蕭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溫不若相忘之爲愈也趨召在朝夕惟良食自愛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荊公于呂何過于優容而不悔悟其失於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拗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僚壻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譭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收出瓌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尤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姦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尙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懟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以宦豎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略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爲不幸雖然彼固勝憊捆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爲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攏挫折抑而限護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爲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其落場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衆皆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諷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誠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唐德宗論陸贄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曰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爲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爲輕己以姜公輔爲賣直贄數以直言剴切非淸愼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窘乏之後惟務聚斂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贄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其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窻水院涼氣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氈擁蔽不得其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凜冽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筋而起曰羶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安能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淸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讐恢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首選誰謂不然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淸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眞宋璟也一淸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眞姚崇也其品騭人材不以偏長求全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梁榱桷各適于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淸王虎谷雲鳳始嘗楊曰山中歷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

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論奪以死。猶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謬。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北虜南犯。諜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公鎰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轉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陳都御史鎰字有戒。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久而民愛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爲左都。王反欲擠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怏然。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爲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歸太保。止贈少保。諡擬忠肅。易以僖敏。後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革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部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爲兵部。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部。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升言災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死民賦。坐役民役。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遂寢。翟文敏公鑾爲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爲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太監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物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司官中貴數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爲兵部尚書。一日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舊案。於庫內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都吏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爲陽之始。故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爲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荄。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於亥。可類推矣。

耄餘雜識敘

余性寡僻。例謝應緣。居嘗燕閒。頗親紀籍。今迫衰暮。兩目昏眊。艱於披閱。第平生所接受知談議。及紬繹舊聞。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每日偃沐之餘。南榮就明。筆硯粗設。間錄一二。以備遺忘。會客有授余養生術者。謂宜屏絕思慮。一意收攝。以惜餘陰。兒章在侍。藏去筆硯。故所錄止此。然以余心思所寄。不忍棄去。爲刻存之。顏耄餘冗要。語多蕪雜。卽異日覆瓿。非所計也。萬曆庚寅冬孟八十二翁五茸逸老陸樹聲識。

耄餘雜識

雲間　陸樹聲　著
　　　陳繼儒
檇李　高承埏　校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臺僑經曰。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蘇欒城解老曰。入於衆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語意皆同。然有無對待。攝之惟不言有無。言有無。似涉擬議矣。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則自無而有也。故釋之者曰。陽非至此而後有。陰非至此而後有。書亦曰動而爲陽。靜而爲陰者之免於分疎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又曰陰攝不測之謂神。不測則有無俱泯。神則無事於言矣。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至言妙理。一言足矣。而上達者不假言傳。故聖欲無言。孔門弟子。若顏子悟教於無違。曾子傳道於一唯。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少林傳心。各有所得。而毉可以無言得髓。三十二菩薩各言不二法門。而文殊離言說問答。淨名默然。老氏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實際理地。不假言詮。三教雖殊。其傳心之致則一也。

離爲火。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凡爻二畫者攝之陰。故曰離中虛。坎爲水。坎二陰在外。一陽在內。凡爻一

晝者謂之陽．故曰坎中滿．火無體附麗．而見離者體也．火以用行故外光．水有形就下．而流坎者陷也．木以體行故內照．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潤．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子諧音而爲孳．孳者生也．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位．午從心爲忤．忤者逆也．凡相生者之謂順．不順者之謂逆．

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坤陰也．臣道也．婦道也．臣不敢居成功．婦不敢專家乘．故文言曰不敢成也．天施而地生．乾資大始而坤作成物．其成者不自成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

天地之道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溫．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爲夏．其卦乾爲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爲冬．其卦坤爲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

陰陽二氣．氤氳交互則能爲雲作雨．或陰氣少而陽多．或陰氣多而陽少．皆不能爲雨．小畜之五陽一陰．陰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陽氣少也．故皆不雨．

望夕之月．月受陽光．光正滿．故望夕之陽．潮至子時而滿．子爲陽之生氣也．晦夕之月．月還陰魄．魄正滿．故晦夕之陰．潮至午而滿．午爲陰之生氣也．

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眞陽．西方日入之地主滅．故釋氏言寂滅而修淨土者皈西方．西金位．金陰也．故釋氏之教．證眞空．

陰陽各當其位．剛柔貴得其中．乾六爻皆陽．陽亢而過上九．曰其血玄黃．曰血者陰也．陽極疑陰也．需之上六．曰位不當也．卦五爻皆陽．陰處陽上故不當．曰需於血．血者陰也．陰爲陽逼也．

心爲火．漢五行傳以心屬土．謂心星起於牽牛．牛屬土．而岐黃素問以心腎屬水火．心居上．腎居下．應南離北坎．心腎交爲水火合．而言五行者．以金木水火土．配心肝脾肺腎．脾屬土．脾爲中氣．土居中．脾主思．故曰沖虛神明之府．則以脾屬土．心爲火．其說又明矣．

易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有以象言者．渙內卦爲坎．外卦爲巽．坎居子．一陽生於子．巽居巳．六陽亢於巳．自子至巳．卦體純乾．陽已盡出．巳者巳也．故謂之渙．渙者散也．節內卦爲兌．外卦爲坎．坎爲水．兌爲澤．澤者水所鍾也．節之初爻．自坎初六變而爲九．六陰也．陰數耦．九陽也．陽數奇．陽實而陰虛．陽居初爻．故曰不出戶庭．

星家卜命．以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論者謂寅木也．陽也．申金也．陰也．金能尅木．故陰能疲陽．此以淺論也．易一陽生於子．子左行三而爲寅．寅震也．震爲長男．一陰生於午．午右行三而爲申．申金也．申爲坤地．木以陽而位乎東．金以陰而位乎西．陽左陰右之義也．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山澤氣生．則瀰漫而爲雨．日陽在地．則蒸潜而爲露．人眞陽在下．則融液而爲華池之水．氣陽而血陰．醫家謂陽旺生陰血．亦此理也．

物有以形化者．有以氣化者．牝牡胎卵．以形化者也．虫之化蝶也．以蠕動而化飛揚也．蜣蜋之化蟬也．以

穢汚而化爲清也．皆氣化也．氣化而形隨之判也．此物類中之小混闢也．

洪荒太古之初．混沌初分．文字未立．如外史所載天皇人皇．九頭十二頭．與牛首蛇身．殊形詭貌者．何所傳述．曷從考證．故孔子敍書．則斷自唐虞．

自開闢以來．至堯而風氣浸開．人文浸著．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傳者遂訛以十日並出．書言明四目．則傳者訛爲倉頡四目．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則訛以夔爲一足．其荒唐無稽．類若此．

洪濛判而混沌分．淳樸漓而大道隱．學術散．由是縱橫術數權謀功利之說興．而征伐攻取．以智力相角．皆關乎時運．其流之所必至者．譬之四時代序．秋之不可爲春．冬之不可爲夏也．故曰與時推移．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過命之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嘗以一言及子孫也．至禹則曰有商孫子．周則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本支百世．湯之伐桀．猶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至武王伐紂．則柴望祭告安之．若以爲當者．故曰世有升降．道有汚隆．

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爲己高也．誠見夫君天下者之責之重也．夫茅茨土堦．卑宮菲食．其自奉若此．而一民饑猶己饑之．一民寒猶己寒之．其責任若此．是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一身萃天下之責．而不以位爲樂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爲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爲己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爲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爲己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士之希珍以待聘也．玉之韞櫝以待價也．待則無事於求矣．世言卞和獻玉．以和爲知玉矣．然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之貴於天下也．以所重也．求售．非所以重玉也．故所重在玉．則割十五城以易之者玉也．以玉求售．則是再刖而不售者．亦玉也．是故士一也．踰垣閉門則士重．叩關投璧．失自重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猶有得失兩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無而有者之謂得．是得未嘗離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無者之謂失．是失未嘗離得也．豈若冥有無齊得失．而一視者之兩忘乎．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於不去者．以國事爲重也．當其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爲逼．同於求去．而不以爲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爲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爲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然則何以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凡春秋所記之盟會征伐．一出於私．而東周之命令政教．不行於天下．故入春秋．自隱公以來所記者．皆五伯之事．而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來所記者．皆大夫

之事。而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誅亂臣賊子。大寵若此。而求之於字句之間。以為筆削是借史氏之文。擬法吏之體。而出入人罪。失春秋之指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夫之稱其至德。論者遂以泰伯之讓。讓之於殷。猶文王以服事殷之義。至謂太王志欲翦商。泰伯不從。逃之荊蠻。為是說者。謂泰伯得矣。如太王何。且讓之云者。推己所有以與人之謂。當太王時。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讓之有。或者以魯頌實始翦商之一言。遂謂太王有志翦商。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蓋以太王遷岐之後。能積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猶書敘周家王業之興。而曰至於太王肇基王迹。曰實始者。肇基之謂也。然則泰伯之於季歷。所讓者國耳。而曰以天下讓者。蓋自泰伯讓國季歷。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曰以天下讓者。特推本言之迹未著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季札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譏其辭國以生亂。論者謂札之不立。札之義也。吳之亂。札之不幸也。且札之來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後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遜僚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僚始見弒於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餘。即使亂由札生。法為可貶。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後貶。寧有先事而預貶者乎。

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說者謂弒君者趙穿。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於盾。則是弒君者穿也。盾特失為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為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穿盾族也。遂弒靈公。是則盾有幸弒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弒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於獄乎。獨呂氏以為盾實主弒。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為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其為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於信果。則於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奚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奚卓乃國之嬖孽。奚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蒯聵與輒。謂聵欲殺母以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聵。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聵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於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聵。復藉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而不知有義。實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於聵之入戚。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於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蘇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為非也。而後世定以為是。訟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為是也。而後世定以為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司馬遷作史記。上敘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敘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擬之稷契。敘樂毅王翦同於力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是譏史遷何也。

伍員為父復讐。鞭平王之尸。於父則孝矣。而以臣讐君不可也。夫員始事吳以讐楚。繼敗越以報吳。員於時當一死以下報伍奢於地下。是死於父猶死楚也。孰與伏屬鏤之劍以死。是死吳也。即不死而為蠡之去可也。然蠡可去。員不可去。員去楚而歸吳。今去吳而他適也。其孰與之。惟有死之道而已矣。

漢高祖斬丁公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以戒後世為人臣不忠者。夫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為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為高祖計者也。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矣。而楊義山譏其受梁冀之辟。然邕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竇憲。荀彧之附曹操。豈皆急於用世。而忘其所入之塗有邪正耶。楊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耕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雲之劇秦美新。為屈道乎。屈身乎。

漢制郡國舉孝廉。倣古鄉舉里選之義。而間以僞濫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及弟以克讓還舉矣。復大會宗人。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廉為市矣。

醫經論脾胃受傷有二。曰外傷五味。內傷七情。外傷五味。傷於有形者也。內傷七情。傷於無形者也。嘗以是取譬當權者之行私亦有二。納苞苴以彰寵賂者。傷於有形者也。其跡顯。顯者易見。任好惡以作威福者。傷於無形者也。其情隱。隱者難知。

好惡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又曰作好作惡。蓋好惡一也。以其得好惡之公者謂之能。以其出一己之私者謂之作。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者惟恐近己之好惡。近且不可。而況任之以行私乎。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毫釐。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劾。冥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為害鉅也。

分宜相機腸滿腹。急則嫁禍於人。觀其搆貴溪於死地。其智計譎矣。卒之子陷大戮。籍錄其產。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張機者陷於機。設險者死於險。

世宗朝。南給舍陳龐疏上。擬以南兵部貳兼操江。其原設操江當革者。旨下。南京各堂上官會議。慶江西人。執政同鄉。一時議者揣摩。皆謂當革。內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當

事。賊在儀眞則避入鎮江。賊近鎮江。則避入蘇常。操江何從輕重。時刑侍曾蔚溪抗言曰。此史操江當事不稱職。非操江不宜設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論償逋欠。德宗鄙其言不當。自後詔罷正牙奏事。論者謂宏本言不當。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來舊章。因人而廢不可也。與此正相類。

眞西山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贓吏。稱長厚矣。如推擿疑似。以入人贓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概以貸之。是縱姦也。

唐臣權萬紀上書太宗。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折其言。黜使還家。夫山澤所產。尙不欲取。而況横斂諸民乎。他日馬周上疏。乃謂爲國者蓄積固不可無。要須人有餘力。然後收之。夫人有餘力。則國有餘力。所謂藏富於民者是也。從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後已也。可乎。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傷於盧矣。盧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而我以薄應之。是皆失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爲小不忍者戒也。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已矣。而以嬰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卻曰。王修齡若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話之。爲已甚矣。故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江陵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皆從貶斥。察其意所固戀。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如令持服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年。並其身不保矣。向所固戀者何在。昔唐李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白日易流。紅顏難駐。怙權位者。可深思矣。

世以成敗論人。略其小善而闡幽發微者。倘於死中求活。如楚項王與漢分爭。鴻門設宴。使用范增之言。則滅沛公如几上肉耳。而不殺沛公。雖天命在漢。而論者謂鴻門一念之仁。足以貸垓下之死。唐明皇寵惑艷妃。身致奔播。使當國忠之死。而禍水不除則激三軍爲騎虎勢矣。而割恩寵昵。雖始爲色荒。論者謂馬嵬驛一時之忍。足以解幸蜀之危。

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値歲饑。捐俸鈔以分施饑民。小民相率詣闕頌玉德政。夫以一人之俸鈔。濟一州之饑民。日亦不給。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況施小惠以干譽。市私恩以媒利達。或假以自濟其私耳。不然亦非惠而不費爲政之大體也。

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日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期而至。臨淄令曹攄因臘大辟者。新歲聞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還獄。此與唐太宗縱囚來歸。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

人之尤者以必能。縱使信義可乎。然偶一爲之。非當道也。

范質謂吸得三斗釅醋。方可作宰相。以有大臣之度也。然所謂大臣之度者。包容大受。毀譽不爲之動。利害不怵其衷。好賢納善。休休有容之謂。而大節不可奪也。故易稱包荒用馮河。苟徒以依違取容。同流合汚。則胡廣馮道之謂矣。論者謂范質於世宗欠一死。卽其大節。不以介於衷。若是者以爲大度耶。

梅摯守昭州。昭爲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於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爲瘴哉。

老子曰。和光同塵。莊子曰。槁木死灰。論者皆病其言。而不知老子所謂和者。和其光耳。而明爲光之本。本者不和也。所謂同者。同其塵耳。而塵與根對。根者不同也。莊子所謂身非槁木而可使如槁木者。言物來而不受其觸也。心非死灰而可使如死灰者。言事至而不爲之動也。如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皆有爲言之也。善讀者不以詞害意。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於偏也。盍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陳寔送張讓父之喪。論者謂危行而言遜。屈身以伸道。黨錮之禍。卒賴以多所全活。然凡若此類。必察其心術之隱。操行之素。果以正行權。如寔者則可。若其他假以給納宦寺。遜言獻佞以曲徑求通。則元稹之於崔璫。王叔文之黨是矣。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私宰羊以讌僚屬。杜肅懷一餤奏上。武后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出肅奏示德。斯二者其所處不同若此。然君子於此度其事。苟不繫國家利害者。寧以長厚自處。

五代時。何敬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而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使處勢隆赫者而皆知此。則當其在勢而不爲之加。及勢去而不爲之損。隆替異時。處之則一。如山谷所謂以我之常行於物變之中者。正此謂也。

富鄭公爲樞密使。値英宗卽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曆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既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爲更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

嘉靖壬寅。余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荊川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荊川指謂余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觀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余曰。一祕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荊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不智之主。詔旨諄切若此。

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歎。以爲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爲呂希哲。受者爲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爲倖貴。受者爲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

宋高宗一日謂趙葵曰。外論惟卿不附秦檜。趙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欲與之雷同耳。然所以事宰相之禮。亦不敢廢。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非惟不敢。亦且不忍。彼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其視君父爲何如。

威福人主之柄。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夫威福自專者之謂權。五代時。一人拜相。問所以盡爲相者之道何如。對者曰。願相公無權。彼竊君上之寵以掠美市恩。假朝廷之法以快意行私者。概之無君之律則一也。

元祐之敗。君子去小人也。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然君子之去小人。每務寬厚。而責人不太深。小人之攻君子。則逞其私忿。而不遺餘力。論者謂元祐之去小人。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卒致紹聖之禍。紹聖之攻君子。竄逐禁錮。善類一空。卒啓金狄之難。故曰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金狄之難。章蔡召之也。

山川草木。眞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飾假以擬眞。如山水蹟畫。人物草木。髣髴形似於縑素間者。謂之逼眞。不惜重購。藏之十襲。蘇欒城有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法書名蹟。天所固靳。而巧偸豪奪者。欲以智力守護之。未有能久存者。唐太宗愛重鍾王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祕藏昭陵。終爲溫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鈎致法書名畫。鑿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之。夫二人者以君相之權力尚不能保。而世之篤好者。欲保長有以遺子孫。惑矣。嘗考之三代鼎彝。其款識曰。子子孫孫永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假令子孫各保其所有。又豈有一物流行於世哉。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願游蜀郡。登汶嶺峨眉。皆以不遂其志爲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乃若功名祿位。處衆驚之中。立必爭之地。而好進者。務血指汗顏圖之。以求必得。縱使得之。中間亦多艱阨。況求之而未必得者乎。

荊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惜。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荊公不悟。我朝何椒邱之論荊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荊公以同己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

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荊公。荊公當無辭矣。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眞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趙忠定汝愚。當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欲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韓侂胄。亦知其爲小人矣。然不能制之於始。禁防其漸。卒致身遭竄死。忠賢屏逐。國祚漸移。有識者爲之痛惜。在易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牿。釋者謂止於未角之時。夬之五陽一陰。以五君子去一小人而繫之曰剛決柔也。故君子之於小人。其制之也宜豫。以消其未萌之姦。其去之也宜決。以絕其養成之禍。如王沂公之於仁宗初立。而雷允恭先去。韓魏公之於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得思患豫防。先發制人之義矣。

世當危亂。而後著忠臣烈士之名。歲寒霜雪。而後知貞松勁柏之操。如岳武穆之死於秦檜。陳少陽之死於汪黃。趙忠定之死於韓侂胄。三人者。雖蒙一時之難。而因以成後世之名。論者謂斯人一時之不幸。乃千百世之幸。然使世無秦檜。何以顯岳武穆。世無汪黃。何以顯陳少陽。世無韓侂胄。何以顯趙忠定。雖斯人之幸。又斯世之不幸也。

宋之歲幣。疲中國以事外夷。苟目前而忽後患。所謂以粱肉養寇。而任其自潰。以積薪厝火而幸其未然。失制御夷狄安內攘外之道矣。

元文宗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譴者。至其子謀復父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諫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於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宗聞其言。動容而止。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城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爲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爲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爲。與其身之足以有爲。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譏矣。

一雜識一編跋

宮保陸先生養高林間時所著藏草名山者也。先生既乞閒。則日與擊壤父老。握麈劇譚古今。或漁獵紀乘。所得見解。與年俱富。茲託梨卿者。什之一爾。適精義析於秋毫。血筆灑於寒素。舉之九鼎彌重。羅之兩儀莫逃。鴻濛寶祕。剖抉殆盡。眞足補苴覃繹。羽翼六經矣。先生斷捲損。以耄餘自命。昔衛武作抑戒於耄年。稱曰睿聖武公。抑語云。不斑白語道。夫以先生表儀三朝。綱紀三教。片語在人間。有不奉爲南車北斗者乎。況恬泊葆眞。臻八衮。而神明特王。德功不朽之緒餘。復逗漏於三寸之管。手是編者。闚名言之堂奧。闡博綜之津涯。涉多識之戶庭。窺一原之境界。想見先生矻矻聖賢心學。耄期不倦。此何減武公抑戒十二章也。

門人朱朝貞頓首謹跋

病榻寤言

陸樹聲著

病榻寤言

明　雲間陸樹聲著

余臥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得。欲言嚅囁。時復假寐。頃焉得寤。瞿然起坐。憑几捉筆。遣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偶中。存之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

壬辰秋。余臥病兩月。一切世慮。芒無縈罣。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爲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溯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之爲泰。外坎內離之爲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塡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內則苦其心以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臧穀求羊。多歧路而終亡。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爲須臾。蜉蝣以旦暮爲大年。蠛蠓以螳天爲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縕凝結。資血氣以爲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旺而血華。及其老也。氣斂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爍萬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綰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爲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爲酖毒。衽席爲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沉湎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其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爲惡矣。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爲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觀巧於處貧。漢楊王孫遺命贏葬。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眞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拿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緋貴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貪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事死含血乎。

乾之內一陽交於坤而爲坎。坎爲水。坤之內一陽交於乾而爲離。離爲火。乾坤交而爲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爲水火既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於養生也。墮肢體。黜聰明。存其精於何思何慮。若有若亡之閒。沖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爲質。陽以虛爲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子在心內運黃庭。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

延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

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然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矯氏之醫曰。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衆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爲盧氏之醫曰。病出於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遺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齋居三月。內遂於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

清暑筆談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屏息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爲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噱。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冗雜。旨涉猥詭。聊資脾說。以備眊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爲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變也而爲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爲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爲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爲離。而離中有眞水。腎爲坎。而坎中有眞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煅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爲眞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爲眞火。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爲泰。山澤通而爲咸。水火合而爲濟。蓋交則爲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爲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爲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爲形。賦一理以爲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爲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燈變萬燭。而

光影雜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爲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爲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戶。故曰。卯爲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愉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窮獸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眞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絪縕遊溯。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淸明。正生機所發。推物感之。牛羊旦晝之梏亡。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擾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智巧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眞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爐常止。依相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苦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紙。余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謬龐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致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審矣。而樓攻媿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尙多舛訛。

揮紛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澀筆。滑則不能燥墨。燥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斷裂。近稍用素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纏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纏素。反樸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盡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頹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遊。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粗。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衒售。一稱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舉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竊馬無良御。徒賓蹶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頴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隨文。蓋於卅事有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胸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香潔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材。或者指石理芒澀。墨易磨者爲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蘇忠惠題沙隨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鋩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其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飾僞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紫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蟲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爲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掊土埋之。惡其病己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弦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即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待

人者重。自任者輕。而巢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幷琴不畜。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矜誕。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敍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淸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淸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退喧人靜者以瓢。因風動乘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

右軍蘭亭。在僧辯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釀。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眞。昔人偶斷葷茹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眞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豚。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殺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爲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能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麄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人。

蔘蟲之食苦也。蛣蜣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茲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歸下。會大氣作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心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于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荊山之人用以抵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傾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眞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沖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膚不是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貲力以事收藏。亦是通人一蔽。是着

淸淨中貪癖。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餽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卒。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淸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輩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饕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貞亭。僑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余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余言別。余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享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怨。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怨。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閫下入。歎曰。士大夫汩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棋罷局而人換世。黃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喩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夢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陋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衞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變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事實之。三上而刖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詶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吝。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敍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匄爲太下者。然而世有匄顏色於人。匄名位于人。匄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尊。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須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謾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決意忘君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眞。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己者。性分是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翺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嚏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嚥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補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積。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皆道沖。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凝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七。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剎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借梵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覩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濺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晉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處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欲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人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缾甖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賀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嘗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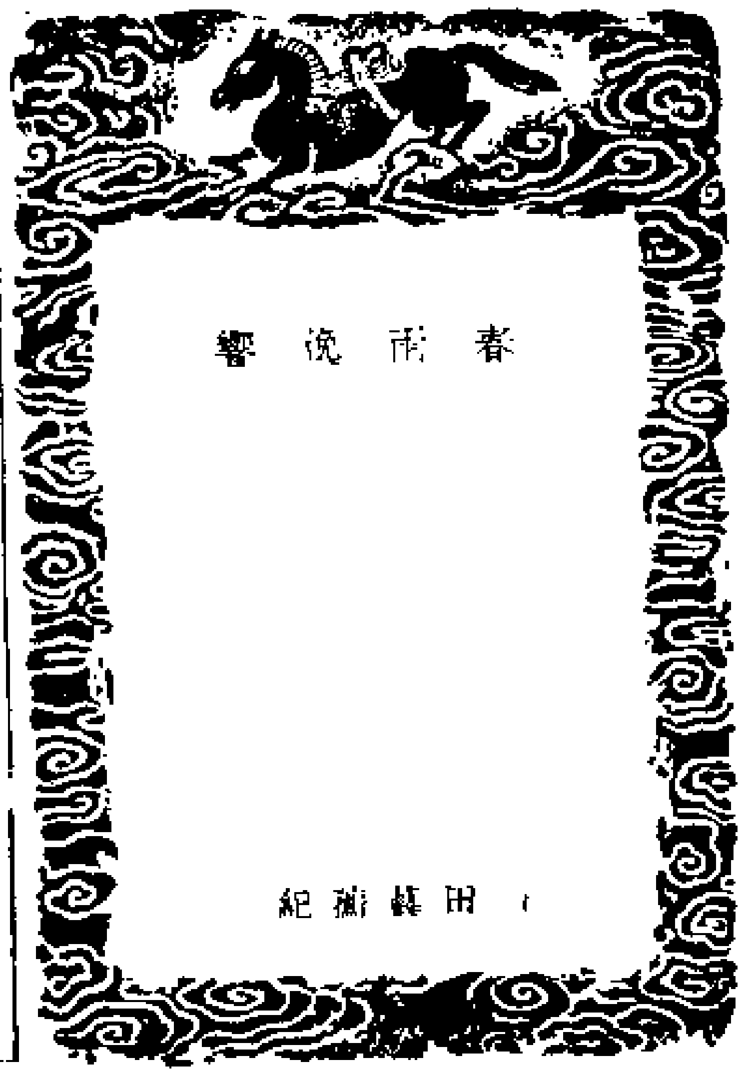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嚴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鑒面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誘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荊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己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救何。

世網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儘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己分所及。則以無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爲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春雨逸響

春雨閉門良朋偶至雅談終日無非金玉之音退
而紀之用志毋忘逸響云爾錢塘田藝衡子藝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悟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形如槁木不死之眞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隼雖鷙不能攫鳳虎雖猛不能搏麟人患不麟鳳若爾于隼虎何患哉

周公吐握以來天下之士今則州縣之官尸于位士有自至于門墻而不得一見者矣或有見刺而詭却云飲食沐浴者矣誰能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也哉夫以守令尚如此又况于元聖之德叔父之親冢宰之尊者乎吁世道人情兩可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教其子以盜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教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韈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韈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耶臣將結之耶一舉足而見之矣噫

進速必退成速必敗易曰咸速也貞者所以善其速者也言久必錯失久必弱易曰恒久也貞者所以善其久者也

正月之令以東風解凍爲始十二月之令以水澤腹堅爲終天地之啓閉皆繫於水故曰天包地水包天極浮水中水周極外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天道體明而用幽故其福善而禍淫也章章而昧昧人道體幽而用明故其賞善而罰惡也默默而察察

短狐射光而病殤蛛蝥潛影而成疾此有情而無情也梅子望林而止渴木成呼名而緩筋此無情而有情也昆蟲草木未知覺耶人之與物未感通耶氣耶理耶孰居解耶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雲錮欲錮天心同閉

五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

即名丈夫此心性之學也性統於心故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謂卽本相而尋面目也其曰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非心之虛乎又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非心之實乎其學可謂體用合一者也

斃从敝从死也鷩禽之美者人烹之鼈介之美者人庖之幣貨之美者人貪之物各以其美斃此字之所以从敝也人心雖靈溺于物則敝故曰憋至於眼目手足皆有敝故曰瞥曰擊曰蹩

夏禹受禪而迅風偃木惡其忘父之仇也周成受譏而大風拔木警其忘父之恩也風木同象父子一體感則相生逆則相仵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以象太極之無爲也人之臍其百竅之太極乎聖人虛一策以成化至人虛一竅以養生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聖人孰不願學也貌不爲聖人而心爲聖人善學也貌聖人而心盜跖者其今之道學之士乎

天地之氣亂于春秋之世而正于孔子之身

以色曰妬以才曰忌吾聞倉庚可以止妬矣欲止忌者又何物哉嗟乎不烹麟鳳以食之其忌不止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感之如是可爲了死生者

螽斯舂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卷完

留青日札摘抄

田藝蘅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留青日札叙目

田藝蘅

玄樓三徑翠竹萬竿田子敖詠林中聲金振玉偶闇
瞥見則抽簪刻竹紀之標目銘心聊代鉛槧于是竹
無空節節無完膚幾三十年除舊布新勝槁充牢第
多則混有久當散軼乃復枝分櫛比爲卷百餘永託
梨編以示兒輩因思古人汗簡皆炙青而后書余獨
不忍以爲類摹綠闘勝弄斛珠得錯琅玕何減琁玖
故遂命之曰留青日札焉嗟夫擐擐紅塵余常白眼
悠悠青衿孰具碧瞳憐貴紙之未期笑覆瓿之可卜
矣詩以引之曰列如左
有田誰肯藝蘅蘅有力誰能事筆耕玉宇風來香葉
長金莖露滴墨花生仙人超出世間劫男子獨留身
後名萬竹歲寒青眼在窮愁我亦笑虞卿
此君玉立氣凌虛談吐風生日起予爲愛形竿飛白
寫不須刀筆殺青書老饕每借常珍棄拙計空勞重
寶儲千載何人能拄眼還留清賞對林廬
目凡三十有九卷不盡録録其摘出者爲四卷云

第一卷

黿大年書　倚馬萬言　大誥減等　祭四代
文王夢　八夷　金牌馳驛　賭博
人生夜叉　右　拜　子弟隨任
詩讖　日光摩盪　七曜　星好風雨
五星聚室　彗臨東井　熒惑入斗　星變雜紀
赤虹黑虹　天火　井露　茂州雪
雷　雷擊人　雷擊屋樹　雷書
雷鍼　天鼓鳴　雹　風變
天笄帳　文身　崇山　漢壽亭
山飛　江枯　浦陀洛迦　輿地圖
三京三天　大明先識　子陵耕釣　楊墳
天目山崩　白雲宗田　埋土乾湖

第二卷

大明大統曆解　鹽口馬丁　養老
大漢　長人　淨人　生異類
娃　重瞳　宅　璎鋪
戒所　琵琶記　疊角　食鳥戲
兩木蘭　羅帛履　娼衣　月蓮紅潮
龍井神女　王列女　寒香晚翠　椰合春
弄新娟　繡花插帶瞎先生　宦官妻
瑞蓮池女　貢服　我朝服制　金
鈔　剃紙　毀鏈　猫睛祖母祿
賜酺　七件事　茶　誤飲
懸鷄　莊簡格言

第三卷

戒壇　晏公廟　東明寺　火居火宅
妖僧　佛才　假師姑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姚廣孝　大光明佛　朱正增
道士王禮樂　浙江城隍　武安王
神助陣　家神祁盆　呂紹先何仙姑

華天師　風流神　閉氣道士　使鬼法
鬼殺咸寧　于公辟鬼　失母之妖　見鬼投井
四神四靈四祥　麒麟　獅子
大明名馬　鱷　灌水鯉　龍鴨
牟哀狗寶　方正學蛇報之妄　蝌
赤雀　四時蠶　白花蛇　鴈足帛書
鵝鶩妖　豬妖　食獸衣冠　文淵芍藥
練寶　榛　五色芝　惜花人
別花人　木中字　木拔自植　木生異實

第四卷

沈萬三秀　劉瑾　錢寧　江彬
嚴嵩　鄢懋卿　陶世恩　馬祖師
李良雨　非夫過言　非文事　非武備
非氏風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留青日札摘抄一

田藝蘅

聶大年書

臨川聶東軒爲仁和縣訓導陞教諭能詩文而灑翰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免冑日趙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一柱東南擎日月五城樓閣爛雲霞受命無忘軍旅事盛時須折掖垣花漢家未可輕韓信尚要生禽李左車其二皇明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晩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妙絶但瞿宗吉歸田詩話中載是張光弼詩與此不同題云免冑日趙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曉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禽李左車又一首結云早晩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者幕下故所賦如此至正間爲浙省員外張士誠專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居在今花市名曰寓所其墓在西湖山中此二詩或大年所改定爲之也

倚馬萬言試

宋太平興國五年試百篇科上親出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二十字爲題篇率四韻趙國昌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或作孫奭又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行省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封孺人昨年一十二歲天下稱曰女神童我朝正德間試倚馬萬言科上虞進士徐子熈獨成七篇授翰林院編修一作林妙玉賜爲女進士

大誥減等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我朝　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盧仝詩打汝九十九亦此

祭三代四代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禰右乃國初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之言也人多不知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于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傳會若此其曰太公望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而今以爲其名何其謬也太公呂涓字子牙一作姓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傅說亦曰帝賚良弼猶之可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爲哉後世異端方士有移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三年冀州妖僧先見夢于張柱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真夢耶

八夷

四夷館舉東西南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成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妖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有一閣下公子出後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勢甚赫炫人皆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即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金銀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輸去與人亦恬然不稽曾不知恥誠可殺也吾鄉一宦家翁　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縊死訟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宦家子某姓者輸其婢妾訐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費千金一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問革者而不甚窮治可笑可惡之甚而蘇常一路尤甚士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蓋避禁也因記宋人嘗謂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愚謂此令今所當申明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蔡本賭博負來操博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操納爲妻將已有娠遂生男來俊臣爲御史中丞後棄市則此風久矣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產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用布囊百計拾之擒死嘉靖十六年上虞范家一婦忽生子乃一

夜叉也離腹時將穩婆手指齧損而奔忽不知去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即由四壁緣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即去每以爲常亦無可柰何後遇持肉炙者即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吾不盡信也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爲尊又或以爲手足便右以左爲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閑左皆此意至于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騎虛左以迎侯生哉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鄉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拜

拜本作𢷎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酈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𢷎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殆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于地即起也乃今之扣頭頓于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惟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奇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

拜及鄉村老媼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額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娼拜揮地古樂府伸腰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爲男子拜是古時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起曰福弁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死再拜謁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之于父兄亦四拜甚至于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至于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啓上與下稱書寄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乃今有亂禮敗法者如婿之于外舅姑婦之于舅姑皆行八拜名曰拖泥八拜甚可鄙恥也余在軍門時又見一姦諂者每一拜必四叩頭凡四拜共一十六叩頭此又小人中之小人想是夷狄禽獸之禮也罪不容誅矣宋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濅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濅萬拜覆時人因號之曰朱萬拜濅字淚源乃朱文公之曾孫也

許子弟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詩識

國初猶高楊張徐若李迪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元胄嗣後競稱何李若崆峒之文亦庶幾矣莊定山陳白沙曾不可以言詩而公甫乃曰百錬不如莊定山此兩人所以合轍也而李西崖雖不滿之

猶云陳詩妙有聲韻莊詩苦思精地不知聲韻苦思在何處亦有何益也解縉紳輕脫詩皆口號而當時人乃稱其才名絕世可謂遺笑萬世也不得其故所宜哉今類集者若皇明文選之類紛紛未入之何也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文選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

福建張獻叔嘉猷爲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至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王大合祭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强就試王以秋江聽雁命題張落句云笑參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陰王覽之大怒痛役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次日對衆官漫然嗔罵將別一教官重責十五下而張亦竟署最下考左遷其所作如獨脩芳草別共醉菊花杯坐席流花氣征鞍拂柳絲可謂俊雅性嗜酒有晉人風致

永嘉候一麟酷倣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狀空右青好道髮新白爲儒家舊貧毋因枕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足稱華萼在南海則有二黎曰民表民衷眞二難也如瑤府嚴蹕山勢轉泄向水源開鑄金成九鼎剪葉建諸藩極渾雄矣徐後餘杭人偉貌豪飲詩復俊逸如緑醑醉空金盞落銀紅暖映玉交枝芹湖沙暖眠鷗鷺花塢春陰困海棠怪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雨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迴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日光摩盪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如時有黑氣如盤往來與日摩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觀久則百千飛盪漸天漸向西北散沒

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爲七曜今星術家增入羅睺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焉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黄鄰考功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爲蔡氏之謬曰吾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誑書及觀書誑語纏度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　巳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巳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羣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黄鄰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曰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未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着而爲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乎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晝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

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晝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來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乎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夜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爲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黄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赦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爲之論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起火在日月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酉時正三刻月在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盪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七日皆大雨或月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又閏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月正仰尾形六漸遠丈許十五六七日已後大雨水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

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雨是也

五星聚營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聚於營室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孛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遘者毋舉以聞衛十多不知其說者占主朝廷營建

彗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間未及二旬凡巳三見未幾而首相永嘉張公罷去時人爲之謡曰石産於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災自天來胡公爲直隷巡按御史時以采石去

熒惑犯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是冬及明年春江南兩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黄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雞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殃

甲子七月十七八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之大以爲異或曰此太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嗟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　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南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羣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崩

赤虹黑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經天南亘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此兵象也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內外戒嚴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不炎上秋多雹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火焚其彝器子孫爲疑由王者廢棄五則也嘉靖間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運庫累朝寶器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甘露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　上御武樓便閣敕取甘露于宮中盛以琴瑩玉潔珠圓世所未覩昇變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裹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寧賛善大夫宋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疾癘而衍遐齡其味甘如飴而弗厭其氣清於蘭而不饜一入口間神觀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於學士甘露頌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園丘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纍纍交雜探而嘗之甘如餳糖見御製甘露論嘉靖某年十一月冬至日甘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夏言疏謝有曰膏醴承莖顧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結珠琲于林表猶有以實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疑玉杵之玄霜云云蓋火地之氣和則爲雨天氣下降地氣不應則爲霧露本天氣故極其清也五行之質其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木則色青味酸而氣生其行火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金則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流行于四時而獨王于大夏其色黃其味甘其氣冲和故甘露得五行之精而味甘大抵皆和氣之應豐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白露之異者即五行之異禀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洞天偶見甘露降于品岩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如凝脂甘怡生平塵縑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澤聞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葉珠生彩霑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後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品岩忽遇甘露從空而降天無片雲正午時也冉冉于人大駭異之作詩謝余曰忽看海上丹丘笼獨灑山中榆墓旁樹樹米珠如弄彩紛紛芸葉盡疑香祇宜詞客分甘飲絕勝金莖屑玉嘗况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豫呈祥若溪漁隱嘗載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述華陰道人之言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于未衰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榮此妄言也無知傖子復信其言何哉今甘露降於空中覩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徒中松上所凝結者況竹木初未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茂州雪

嘉靖三十八九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濛在威茂道親見故言之又四十　年方祿在寧波六月二日亦落雪似黃色小僕隨行亦目覩也嘉靖二十一年象山雨黃霧行人口耳皆塞

雷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隆冬而鳴無分于晝夜而霹靂此殆之其所暴怒而肆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屋瓦皆震有聲直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巳巳申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透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四日其寒雖晴積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翻屋拔木飛沙走石滿天地皆黃泥沙塞過門戶不可關几案堆積如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雷擊人

王充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爲偶然辨之甚詳此或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虛擊今歷觀遠近所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僞遂悔恨無及因自縊死孫牽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昭之報可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經過者湯死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于麥田中其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夜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絹雷擊其婦邦將此女移開二三丈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箕書曰此婦初世爲僧貪色既酒再世爲娼誘客姓柳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罪大秤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馬城中有弟恃强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衖身若火炙其弟避于卓下及众反僵立卓上又一手逆其母乃反手自縛跪于街心咸見天神插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死又八十老媼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爲肉泥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毋舅雷擊樓柱爲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暝家遂中衰從兄應生芝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迪功郎蕙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絕嗣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圜丘廣利門鴟吻擊碎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毋毋驗之未見但有青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若王大父古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二字橫縱五六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潑雨洗不滅此又不知何理也

雷楔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居上圓而大下細而尖如斜曰雷斧可以入藥兼能辟邪余嘗見之數年前山北六七里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一斜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目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

乾當轡火年丙寅正月八九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二月五日懷慶府東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三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拳大出黑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砲雉鷄叫有米沒人要果然夏米反賤也

雹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河南皆水雹火光頻見宣府都御史王遴奏馬𡋯堡大雨雹長四十里高二尺連年虜犯西北破居州永平京師大震黄台吉寇犯凉靖騰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遵化水雹如鷄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冥雨雹擁至牛羊擊斃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天忽大雨雹四月又大雹長明莊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電水雹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橫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雹也左傳曰冬之衍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脅陽也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吞石飛沙天地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繡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迎街市夜鬧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惟恐失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鼎沸無間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即爲大幸雖山谷村落

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偶一欠將官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荒驚吞曰朝使太監至矣倉忙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能止眞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僞悔恨嗟嘆之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揑惑此甚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邊海而止又何其遠也一富家偶顧一錫工在家造鑞器至半夜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起急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摹搓兩眼則堂前燈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艷粧待聘矣大出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木竝閉甚極矣門內一賣豆腐者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啓鑰强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曰柰何柰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爲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一妻焉又訛言幷選寡婦伴送入京于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進有女亦二十餘未嫁至此不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女小女兒嫁老公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憶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巳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其始終遑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今畧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

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値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曰白日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得睡明日池塘遍綠陰蓋巽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敎逆同志至德乃澹厥異風

天幕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廢渦下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

文身

文身見汲冢周書蓋周官有墨刑罰五百故曰刀墨皂布之民後世謂之曰黥古稱句吳乃文身之地亦同雕題繡面之俗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注以象龍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責禮後漢書南蠻傳雕題注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又云哀牢夷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驃勒人文身碧蹄即碧服胡雜也今雲南之羅鬼夷亦文面又可見文身之俗不止于句吳也余始祖閩氏于元末居方山東夾塘崗發少年亡賴三千人爲兵保障鄉土內家丁健兒五百餘口悉刺爲花拳繡腿以龍鳳蛇虫別其貴賤之分　太祖夷滅之皆充花拳繡腿軍已載之田氏本支譜中余幼時猶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于兩臂背足刺爲花卉禽鳥獸之形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余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塡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云業下海爲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搞髮文身古亦有自

崇山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發北上竹谿從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眞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木敢鈌藤竹明脉有三十峯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我　太祖高皇帝送雲南僧崇諦人崇山詩渉人崇山路含宜心棲神愴足難行雲疑樹沒千嵓合雪積橋過百里平杖錫欲棲州寺沒倚崖穩想草房寧後身必以身先造素福還應腦愈盈詩十八首前有序後有記命中書舍人楊樞書之洪武十七年二月在鎭竹寺中今以崇山爲在湖廣慈利縣者誤也

漢壽亭

太常寺卿黃芳奏南京欽天山十廟內漢前將軍壽亭侯之神姓關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詹事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嘉靖十年八月家大夫在禮部覆議云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京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羽獨刺良于萬衆之中操表羽爲漢壽亭侯三國紀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觀此則亭侯爲封爵之通稱而漢壽爲封邑無疑蓋漢壽在犍爲郡卽今之叙州府也後世訛以漢爲國號而以壽亭爲封邑會典未之釐正也予按禹貢潛水注水出嶓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又復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山海經可考而一統志皆失載

山飛

自古山崩山鳴而山移之變甚少惟晉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正統十四年紹興府山移于平地又地動白毛生陝西山移有聲叫三日移去數里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陝西西安府同州郃城縣麻林坡界頭山未時吼起聲如風雷至夜聲至二十七日子時山嶺高一百餘丈闊約七十餘丈劈裂一半而下東西移叁三里南北五里東有土嶺深澗淤塞漫平又隆慶四年八月三日湖州山崩成川

江枯

嘉靖丁未自夏至冬浙江潮汐不至水涸乾涸中流可涉而渡夫江面十八里而今一線之水災異甚矣

浦陀洛迦山

浦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約一潮可到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因名有善才岩潮音洞世稱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僧德韶奏后橋宋寧宗題曰大士橋佛書所稱海岸孤絕處是也愚民以爲甚著靈應唐大中間建寶陀寺嘉靖二十七年海寇焚掠占爲營窟其靈安在三十六年提督胡公建議遷于招寶山可謂捉得沒脚蛇矣何况愚民不逃避乎可笑之甚招寶山舊名候濤定海縣東北二里後以諸番入貢停泊改名招寶山惟嵊縣清風祠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然當門方弩兩注而烈焰神像無一鐵犯及遂乃束手就僇如有神助者此則王氏正氣之靈也與觀世音菩薩邪正感應相去萬萬矣

輿地圖

輿地圖見淮南王傳及後漢光武本紀易坤爲輿是卽坤象厚德載物之義而鄰林盡載之注亦本諸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洪武十八年三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

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大哉王言，其創業守成之龜鑑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寰宇通衢四至延袤之數，若夫國初之東北若三衛，西南若交趾營戍之道，則不止此矣。余嘗應聘纂修浙江通志，因撿舊志，欲眆十郡志例。隋大業初，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替治侯偉等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又著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為東夷，帝不悅，遣郝達宣敕責之，謂無次序，各賜杖，卽日復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共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詢書。若我　朝一統志，其中考據不精，體式未備，甚有重複可厭者，須重修之可也。後通志成，不能盡如吾意，亦非僅製也，後必有改正者。

三京三都三天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既立南京，大業有司次第舉行北京之事。三年，以臨濠府乃龍興之地，改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于府西二十里，有萬歲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皆備。後　上謂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興築罷之。而劉伯溫言于上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治于新城，以舊會同館為之，因在鳳皇山之陽，故名鳳陽府也。　太祖嘗御謹身殿，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北今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

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頻，歙人。又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以漕運艱難不報。及永樂以燕王龍興于北平，後定鼎，遂改為北京，宮殿成，仍稱行在。正統辛酉始定北京，革行在之稱。我　皇上由興府入承大統，乃陞安陸州為承天府，仍曰興都，而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可謂之三京三都三天矣。　太祖建都金陵，啓于尚書陶安、和尚金碧峯；成祖建都金臺，啓于尚書李至剛、和尚姚廣孝。弘治四年十月，興王奏稱臣開衛輝府地形埤窪，遞年黃河溢，乞照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撥賜與臣兒，本州舊有梁王等王府基，易為改造。孝宗聖旨：安陸州既曾議相應地方，准奏遷徙也。今獻陵之南五泉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岡，史無所考。我　朝勑封郢王于安陸，及府而薨，乃應今兆也。

大明京師臨濠先讖

元世祖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漓。遂定都燕之計。上都，元開元，今遼東口外；大都，元大興府，即今順天府大興縣地也，萬年國祚之長上矣。今京師禁中之瓊花島梳粧臺，皆金之故物也，臺今訛為蕭太后梳粧樓，本金燕山故都城之東北隅，入元改為萬歲山，今在禁中西南方。章宗建臺與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卽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譽妙誇之，殊不知今為大明建都之地，此其先兆也。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乃明字隱語也，皆大明之讖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二百年而我　太祖實應其瑞，可見天時地利人心皆非偶然也。

子陵耕釣處

余嘗辨嚴子陵耕釣處，已著為記。今見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疑范文正公既為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為記於穎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嶺求之，溪谷谺然開為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于富春山者卽此也。詰其主名，則為勢家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我　太祖嘗作嚴光論，有云：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聘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　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巖濱水，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關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設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大者其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之墓，在德清縣中鄉，于錢塘去吾鄉甚近，若至長明別業，則相去不數里也。規制甚大，歷路猶存，碑表盡滅，惟一菴，覩乃香火院。此地有楊姓者，云是後裔，其像尚在楊悅家，并高孝御札三十九道，或石刻或墨蹟。其塚舊都盜掘，正德間一沈姓者發得玉盌二枚，玉杯十枚，玉象棋一副，并諸玩器，為讐人報于鎮守內監，遂都沒入，止存玉棋櫃，而改作婦人首飾花朶，余嘗見之，真可惜也。又近年小民土中得一銅爵，容酒一升，為沈子魁所得，出以飲予，腹

下有子孫末享西第字益宋內府賜物也當時殉葬之物何其太盛自宋元至今發之尚未能盡也

天目山崩

天目杭之主山也嘉靖己亥六月天目山崩岩下出蛇千餘條衝廢木災傷人按度宗甲戌天目山崩宋社遂屋今未出十年倭寇大擾東南多事亦杭之氣數然哉余後過崩處見其峯巒皆粉碎老僧歷歷指示又庚申七月　日天目發洪臨安於潛新城大水杭嘉湖災傷詔恤又甲子四月二十一日餘杭臨安大雨水黃湖雙溪尤甚只曾坑一所發洪二十八處

白雲宗田

吾鄉有田名白雲宗田蓋我朝　洪武初抄沒元僧之產也元有八思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日班彌怛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爲之塑像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驛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汙女婦白雲宗白道宗類通奸利

埋土乾湖

杭有貴公子以蔭得縣官眾不知事體在任出郭門見一大土阜當道因喚呼地方人吡曰何不開掘平治耆老曰爲力固易但爲無處可容此土耳本官乃操吳音曰有舍子難伏掘箇潭埋了罷一時傳爲笑話因思宋王安石爲相有人獻計乾太湖可得良田數萬頃安石與客議之劉貢父曰此易爲也但旁邊別開一箇太湖納了此水則成良田矣安石悟而大笑此古今的對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留青日札摘抄二

田藝衡

大明大統曆解

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大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名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厤過也傳也黃帝造歷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又曰容成羲和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闡曆勘可令王通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國初曆有裝爵受封祈福求醫乘船度水登高般除收斂貨財等名通曰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而紀年則由洪武元年以前其元年迺上則但書甲子乎行不用故元之年號也

洪武二十年御史解縉上封事中有日治曆用方向煞神大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宜中播種之時不必用建除之妙上嘉其識而不能用

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直有十二宮宮閏日凡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月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者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于曆者于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至今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即此曆也

鹽口馬丁

今百姓計口而納鹽糧國制須民以鹽乃收其鈔國初沈留公差自杭赴京奏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通錢壞法害民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著他見丁出錢買馬往北地當驛站至今爲丁田馬丁云

養老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足以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教爲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者爲令上復詔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襄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詔賜京師民七十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爵里士京師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爵鄉士名稱甚奇孟子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春秋豫讓國士漢韓信國士戰國魯仲連天下士里士鄉士皆有所本也

宣德二年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疋綿布一疋綿一斤肉十斤酒一斗米一石錢塘縣民人潘士乘等四十名皆如數給賜

大漢

我朝直殿將軍專選人材長大者故曰大漢南方人少餘杭呉某正德間曾選中在元名鎮殿將軍亦曰大漢今許將軍老而退直在衆族長不過九尺

長人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十萬里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神異經西南大荒中人長一丈腹圍九尺一名無不達西北海外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名曰無路之人東西隅大荒中有林父高千里腹圍百輔崔鴻前秦錄曰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苻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三丈脚跡三尺二寸宋南渡武林兄妹二人各長一丈二尺隆慶二年寧國人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是年又高郵衛指揮僉事陳律腹大十圍腹垂幾至于膝重三百八十斤惜不甚長耳

竫人

郭璞讃竫人小人也音淨郴子厚詩竫人長九寸漢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外鵠國人長七寸西北荒中小人長一寸光武時潁川人張仲師長二寸又見陶九成所紀人腊事此種往往有之矣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在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攜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拾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啁作啣啣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偃息此即竫人國人也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生異類

虎之生豹鸛之生鶻雀之生鸇馬之生驢騾猶可謂之同類木甚相遠也至于鷗之生犬生虵羊之生豬甚至羊狗與豬之生人豈莊子所論程生馬馬生人之謂邪兵部洪尚書公在四川報一民婦產卵四五十枚如鷄鶩且又塘南人家鷄卵生牛後半身猶帶黃未化餘杭豬生一人其身首俱人惟手足似豬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京師十王府前王健兒家豬生五子其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即能行又崇德羊生一人弘治間湖市民家生子一頭兩面二耳四足具男女形正德間邵王簿家在鎮江一產五女嘉靖初西溪婦生一子兩頭一身五臟在外十三年臨安一產四子長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一男兩頭隆慶元年餘杭周氏一產四蛇大異事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衆女生聲乃曰古者神母感天而生子故從女則非也蓋男女無不由母以生故制字從女生也非特諧聲本會意也古作眚囪窻牖麗明象形也從生從囪象人生所自出之門戶也白虎通曰姓生也人所稟以生也故祖父之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其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譬如今之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僞矣以今證古不

亦尤著明也邪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三代以後姓氏混廣年世既遠族類繁於是以氏為姓而宋之族災自五胡金元華夷大亂又有以部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形改姓者有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曰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者二轉姓者又因而禁從蒙古之姓小民提攜乃併古之覆姓去其一字若皇甫之為皇呼延之為呼赫連之為連閒人之為閒者又不可勝計也翰林編修吳沉為千家姓表進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然尚有遺者

重瞳

元末明玉珍重瞳後為飛天損右目號明眼子

宅

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者是也周制五畝之宅注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禮曰儒有一畝之宮宮穹也穹窿而崇高也又容也大能容物也古者上下可通稱也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我　朝定制在京功臣宅舍後許留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栱藻井重栱者謂四鋪作五鋪作六鋪七鋪八鋪作即今之斗栱也藻井者天花板井曰內畫以水藻者也非常參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瓦獸乳梁抽心舍穿廊也懸魚慱風板合尖下所垂之物也瓦獸屋上獸頭及轉角飛仙海馬之類也乳梁廠稍方上之短梁也五品以上許作烏頭大門即綽楔門也宋之欞楹即官府門首拒馬叉子也鴟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鵲者瓦獸上鐵叉也今制官民房屋不許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檐重栱繪畫藻井朱紅門窗其樓房不在重檐之例而品官皆有規則矣又浙江布政使司奏准故官

之家皆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汚黜罷者令改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于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居住如此不惟厲仕者廉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閭子孫之盛典也見皇明制書

瓔鋪

楊廉夫青苔賦曰暗瓔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者我　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戒石

我　朝立石于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于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于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刪取于宋太宗者所用黃庭堅所書對面聳者能有幾人殊不知上天固難欺而下民亦難虐也民雖至愚虐甚則變欲安其上復可得乎戒之戒之

琵琶記

高明者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閫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為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于是捕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勸以伯喈為不忠不孝蔡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為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

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獲解未知然否後卒于寧海時陸德暘以詩哭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

疊角

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日角為民為民者當儉約不奢嗇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今疊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為軍難為民難又難蓋角為民之事也天下之民不過軍民二者而已而蔡酒胡公儼乃曰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是誤以軍為君以民為臣音之相近耳與角為民之事全不相涉特表出之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譙樓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舊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人以為仙

禽鳥戲

鳥有蠟嘴畫眉之戲獸有猢猻狗馬之戲蟲有螻蟻蝦蟆烏龜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蓋宸濠倡亂招致姦徒後敗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因憶居時有蝟戲乃場中以二剌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山人王固能為蠅虎子戲擊鼓出筒數十行分為二隊變陣合戰令不復見之

復見兩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貫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

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件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巳年二十矣巾幗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盼無穷安得來此善聽乃笑曰弟即善聽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聽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汙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即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越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聽出見忽爲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益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猶未室母賢之即爲之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喧傳以爲奇事厰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邛黄崇嘏又何以加之可謂我　朝兩木蘭矣婁逞者女名變服爲丈夫仕至楊州從事黄崇嘏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

屧爲屐

屧屐中薦也曰步屧曰舞屧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屧是婚女通服之韓偓屧子詩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雖短謂之六寸膚圓想亦不纖足也梁詩畫屧重高牆畫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閣頭也今之高底鞋頭履底曰舄以皮爲之舄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屐以木爲之即今之木屐古婚女亦著之李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今廣東婚女雖靖天日晝亦穿木屐余嘗戲給事中李濡徵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屐矣因作雙行屐云荔枝醉頳顏末麗嚼清馥孔雀隱闌阜佳人出

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脚李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屐竒南木金齒滑不磨玉趾纖可掬西子晝屧廊東陽素波沐不雨石琳琅無雷車轣轆烈日響洞房良宵展郎履非之蓮花承頻厭笋芽縮知音美白然絲竹不如肉孺復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少楷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貴地惟有雙行屐耳舉以誦之軒渠不能自已

媍衣

禮媍人之服不殊謂衣裳上下同色也今惟越人服青爲然我　朝定制媍人止服絹布不許用綾錦綺繡其色只用藍紫桃花淺色不許用青綠大紅深色農民之家方得服紬紗今則婢子衣綺羅倡媍厭錦繡夫

月運紅潮

月運紅潮者媍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啓奏君王知入月故名月事醫書名月經言按月而經脉行也取以入藥則名紅鉛漢律謂之姅變媍人汙也又傷孕也蓋幼女未通老媪當絕故其字從半女也古人點朱于頰以示進退之節所謂程姬之疾也故曰冊的曰玄的或曰今之手中金鐲亦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録所記推當御見者我朝宮中欽録簿女官掌之余之高祖姑蔡氏之姊杭之豐寧坊人也當憲廟時爲女官甚得幸以選繡女一　差至杭宦官侍者四人與三司諸大夫抗禮所言宮掖事甚詳髮巾左右繫金錢兩鬢俱禿云伴駕蚤起用以掠髮者有報官之牋有衛門之寢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事甚詳且害雖　聖上亦不得而覲覓也

龍井神女祠

其匯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即唐所傳洞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遊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　于　子同遊酒酣因吟曰摘花出茁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鄉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懸脩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卻前退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退遯闌山春夢驚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蹤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砰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倡家及長即知廉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爲動一日强使與上客合巹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又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恐逆汙吾身邪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瘞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寒香曉翠

寒香曉翠者海塩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守靜之號方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曉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且夕哭臨服三年竟不闚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巳丑進士其書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

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他日相從可無忏顏矣又況有佳孩邪于是即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皤然雙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爲之奏閘旌之曰雙節云

椰合春

合春姓椰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王祠而愈因繡旛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椰氏之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咒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椰嫩緑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黄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據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曰我亦取汝姓當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死吾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明鏡不臨紅粉面曲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大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椰氏配爲夫婦

弄新婦

今嶽州等處人娶新婦入門衆親戚皆百般戲狎謂弄名弄新婦甚有至于不堪毒謔死者云其衣服鞋履皆用綫縫綴恐有踈脱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南蠻之遺習也唐時即有此風曰娶婦之家弄新婦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婿灌醉于房中

繡花娘插帶婆瞎先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爲六婆謂不容入門方成人家又如避虵蝎蓋惡其啣害之甚也今則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而此外又有數種　曰繡花娘者以善針剌出入大家因請以教導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娘花

娘者杭人罵倡伎淫婦之稱也　曰插帶婆者富豪大家婦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簪妝則專顧此輩顏色問雜四面勻勻一首之大幾如合抱即　插帶頃刻賞銀二三錢及上轎之時幾不能入簾輿也到人家坐席則須俊僕四五人迴侍左右仰觀俯察惟恐一物之遺失一花之傾倒即能解意以手拾取扶植每爲從者熟覗動心遂致通姦醜醜或有自早至晚坐久頭重不堪其苦眩暈扶歸者或遺失一物值數十金歸家悔恨涕泣數日成疾者亦有假借他人另置賠償者後聞江西建昌娼女粧飾亦然此風所當痛革也　曰瞎先生者乃雙目瞽女即宋市顛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説詞曲彈琵琶爲生多有美色精技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婦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淫昵譁宴晝夜狎集飲宴稱之曰先生如杭之陸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類若南唐女冠耿先生者淫詞穢語汙人閨耳引動春心多致敗壞門風今習以成俗恬不知怪甚至家主亦悅之留爲枕席愛而忘其瞽真鬼事也

宦官妻

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女國妹李輔國帝爲娶元擢女爲妻宋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絰臨哭元趙伯顏不花年踰二十先有妻子順帝刑其勢爲奄人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我　朝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陳蕪賜姓名王瑾字閏德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余見傳記所載以爲此輩要婦人何用或曰雖去其勢男性猶在必須近婦女乃安夜也家君在京所奮太監候王亦有妻妾甚衆且多及家君督學廣東出京王送別出二女于相贈此內臣交好之至厚者一名白秀者乃絶色也云王之寵婢戲

曰細詢其故真如所傳言相愛淫謔甚于平人夫妻居室之事每一交接則將女人徧體抓咬必汗出興闌而後已其女人每當値一夕則必倦病數日益慾火轉而不暢故也此女素爲狐狸迷渠其後隨至嶺外在滁州時余晚起親見之形如貓而玄黑變態不常然亦不爲害因命小童童曰凌鴻伴宿察之則狐自窓眼潛入伏于女身小童舒手摸之則亦不變形如毛狗而巳後家人畏懼與廣東僕周俊爲妻狐復不捨復亦厭之歸杭又賣與徽州其商今尚在杭不知何如矣

瑞蓮池二女

元末施州何氏譚氏二女相與濯手于仙女池遂生嘉蓮時僞夏明玉珍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中何氏立爲后譚氏遜避乃自投池中而死

貢服

周官九貢有服貢左傳則云諸侯不貢車服若今之絲葛錦紵出于方物諸侯安得不貢苟不貢則天子將自織之邪我　朝蘇之致仕朱隆禧以獻大極衣于　今上而遂被寵何其諂佞也夫以文彥博而獻燈籠錦則尚何怪于小人也哉不貢者命之貢也

我朝服制

洪武改元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樂妓則帶明角皂褙不許同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帶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二十四年生員玉色絹布襴衫寬袖皂緣條軟巾垂帶農家許着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

者亦不許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衆綢遝有禁
革隆慶四年奏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
錦雲鶴綾段紗羅女衣花鳳通袖機坊不許織造今
宋錦禁而漢錦出矣吾不知殷商周之錦又何如也

金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
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
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鍰二
鍰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
曰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
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爲萬錢則萬錢止
今之十兩也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直二十五百
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
餘萬斤後世絕少由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爲箔無復
再還元矣唐六典有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研
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古
又有鋼金大中祥符元年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
閒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弄之物並行禁斷非
命婦不得以金爲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
飾塑像者齎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又詔
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
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不得用羅
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又八年詔自中宮以下衣
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戩金圈
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
金盤金織金金線絍皆不許造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
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仁宗明道
二年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以金塗之洪
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
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

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
大費必至開奢太之源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
至大也二年詔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
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
止用銀花

鈔

我朝之鈔卽元之楮幣也劉秉忠曰鈔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是也

刺紙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曰
是也刺从刀朿朿亦聲俗作剌非剌來末切戾也後
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禰衡懷刺漫
滅孟宗家貧刺諸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
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箋紙有識
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
闊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爲大事亦止一尺長耳
近則競用奏本白綠羅紋箋甚至于松江五色蠟箋
臙脂毴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大紅紙爲拜
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
闊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
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
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庫子故縣中庫
子之役未有不破家者不然亦取之槽戶殊不知此
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
之皮以書己之名以充寶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
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靉靆

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
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
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綾絹聯

之縛于腦後人皆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靉靆也出
于西域滿剌國或聞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
後見張公方洲雜錄與此正同云見　宣廟賜胡宗
伯物卽此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
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孫景章亦
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似聞其名爲僾逮則
其二字之訛也益靉靆乃輕雲貌言如輕雲之籠日
月不掩其明也若作靉靆亦可

猫睛祖母綠

猫睛名猫兒眼一線中横四面活光輪轉照人次者
名淫水石無光祖母綠本綠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泥
蹟綠色中者名助本剌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
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
瑾江彬嚴嵩董此寶最奇且多隆慶四年戶部進上
金兩事內猫睛祖母綠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

賜酺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後世因之漢有大
慶往往賜酺或三日或五日史臣紀之以爲盛典我
朝初政許郡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楊孟同乾宴南市
樓詩詔出金錢送酒爐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
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
裊舞裙紆綉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
聖世太平之氣象也所云南市樓者曰醉仙樓樂民
樓集賢樓謳歌樓鼓腹樓輕烟樓淡粉樓梅妍樓翠
柳樓凡十四所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者後爲
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

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
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窗無語嗟呀
七件兒全無做甚麽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

冊砂甏甕兒恰幾樣撒盤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折桂令也我　朝餘姚王徳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即此可以知其操也

茶

茶木萌也山中多産采葉作飲一日茶二日檟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蓋早晩之别名也驚蟄爲上清明次之穀雨又次之其事甚著陸羽有茶經三巻又茶記二巻唐温庭筠採茶録三巻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巻蜀毛錫茶譜一巻丁謂北苑茶録三巻又北苑拾遺一巻蔡宗顔茶山節對一巻又茶譜遺事一巻北苑煎茶法一巻曾伉茶苑總録十四巻茶場易覧十巻蔡襄有進茶録黄儒有品茶要録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録熊克有北苑別録余亦有煑泉小品論之詳矣唐徳宗時納戸部侍郎趙贊之議勅権茶漆竹木十取其一而茶極盛于宋我朝　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産茶之地歳貢茶以建寧爲上其名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也而西北茶馬之禁甚重其利亦甚厚詳見茶馬政考茶之僞者宋名盜葉有柿葉有梓櫨葉今之僞者雜以苦櫧樹楊柳芽小民不能辨其所得飲者名曰椰葉亦有止飲米湯而終身不知茶味者

誤餧

王敦如厠誤食乾棗澡豆世以爲笑談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槃仁宗言其詐殆未可知近見仁和學師茹芮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知爲香每席各供一槃自既餐盡復勉强勸人食之衆皆掩口而不敢言祇稱其美而神之則古今俗物異事往往有對也

懸鷄

家大夫在京師時有一將軍頭家請賓客八人每席盤中進鷄首八枚凡用鷄六十四隻矣一御史性喜食因并家大夫席上者取而食之蔣氏以目覘僕少頃復進鷄首八盤亦如其數則凡一席之費一百二十餘鷄矣况其他乎家大夫爲之坐不安席也因言先侍郎江公之儉嘗爲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暑熱遂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因爲之語曰經年不請客留文伯七日尚懸鷄江景暘居應坤嘉興人仕至副使先正儉德眞可師也

張莊簡格言

張時敏名悅華亭人也嘗有言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檯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此旣非陋而背禮實通俗而可行在君子謂之尚質在小人謂之不情

紀録彙編巻之一百八十九

留青日札摘抄三

田藝蘅

戒壇

杭州昭慶寺毎年三月開戒壇爲天下僧人受戒之所故名曰萬善戒壇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曰不偸盜財物三曰不聽淫聲美色四曰不飲酒茹葷五曰不妄言戲語今則僧尼雜處道俗混淆四時遊戲羣集實爲淫亂葷羶之壇矣在宋時戒壇僧尼爲姦太祖深惡之開寶五年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今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也貽謀録中載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噫弊也久矣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北關都御史李天寵焚之乃五月六日也不數年總制胡宗憲重建煥然勝昔遊僧復來四十五年春巡按龐公按察徐公王公禾公毅然痛禁異端絶影眞一快事隆慶三年己巳閏六月六日戊時爲雷火一夜焚盡蓋天將滅之也

晏公廟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紅袍救上且指之以舟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猪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爲老漁翁示以殺龍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　太祖感之遂封爲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馬引途之異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黄河苦之舟覺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一人先涉濟軍遂封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東明寺

東明寺在錢塘安溪去吾鄉不二十里相傳建文皇

帝爲僧嘗居此寺舊傳制制如樓與人家頗異後流廣西歸老北京宮中稱曰老佛崩時欲謚爲神宗而朝廷不允塟西山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塟祭以天子之禮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私謚爲孝愍皇帝後王事楊循吉致仕還于奏復建文帝號孝廟亦不之罪

火居火宅

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爲火居道士冉鄭能齋異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當曰道嫂俗言道婆佛妻名耶須見蓮經注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許爲尼姑女冠二十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爲僧二十四年令民有效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令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容隱者罪之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阻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十年諭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善幻以符祝禁治病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郎禺咸得告家食聞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穀運氣法屏人扃室以一偎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子所指授也頃之劉忽瞋眩欲死以語行果行果曰是將遊神神遊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瞋瞋益甚若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爲幺人長不滿指盤辟而歌纖如蠅聲劉問曰爾何爲者曰吾君之元神也偎子駭

而大譁幺人忽亡劉遂僵仆移時而甦叩之若寐語不憶矣遂得悸病忽忽三月而卒吳既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死惑于行果信之益篤一日忽大呼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客狀吳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如如也俄而空中語曰吾將乘白鳳之膏斧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俟命既而家中百怪朋作犬登竈而嗥嬰兒反接若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吳且擊且罵曰妖禿僞賊任氏剝其二稚爲幻世間吾今訴帝殺汝矣行果矍矍狼竄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悸半年始痊詢之二子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果何術也家大夫言宋生法吳之子遵騶爲按察副使余得其詳

佛牙

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綠色透明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奉禮請觀獲利也其狀如盤牙相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云此佛丈六金身如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鄒衍國有金輪玉齒長三寸豈是物耶唐傅奕以羚羊角扣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祈碎西域佛牙我　朝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益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惟正德中因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以佛事蠱惑武宗引西番僧出入禁內至今上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勳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者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瘞之草野不得潰留清禁以杜愚冥眩惑之端請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文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實嘉

靖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夏言題請遂皆燬滅計佛骨牙齒不下千百斤又何其多也其所爲男女淫褻之像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蓋慮長于深宮之中不知人事故也今　皇上毀之誠可謂端本之教矣漢成帝畫紂踞妲己而坐爲長夜之樂于屏又戴王子海陽五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淫圖之始也胡元伶人爲倭子爲淫亂之物此嚴吳之始也所謂歡喜佛者想亦此類其殿名曰大善乃大惡也

假師姑

隆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纏足粧飾爲假師姑至餘杭哄誘愚婦人淫媾甚多雖宦貴之家不免其汚事露送縣斷釋按察吳公檎之盡發其姦醜聲滿邑乃號令通衢致之死刑則又頌聲滿省矣總制郭公鷹刻所云開運河術百姓騰懽擒妖僧而一方稱快正謂此也吳公名教傳朝城人崇正闢邪真王政也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房琯是永禪師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晜是泰山老師張方平是琅琊寺僧蘇軾是杭州壽星院其戒和尚王十朋是嚴叔之師嚴伯成史彌遠是覺闍黎馮京是五臺僧真德秀是浦城草菴和尚我朝尚書常州胡濙是天池僧進士太原王瓊是西番僧笪輪翅之微邪又六朝文人多以僧道佛命名甚可鄙笑而文天祥正氣君子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今洪武時東川侯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名行者見學士劉三吾所撰墓志華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建榜有顧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皆生員中式

姚廣孝

廣孝幼名天禧長洲人世醫從相城道士席應珍席

通儒多異術廣敏盡得其傳嘗曰父不願爵祿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江湖工爲詩文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于覺林寺入冊四年詔取高僧主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僧者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及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廣孝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親王各奏乞僧修齋于是左善世宗泐季潭舉之遂見知于成祖豫建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備東宮輔導權太子少師因賜今名不拜惟受章服仍居慶壽寺及太孫就學命設講席于文華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諸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妣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終身不畜髮不娶妻今寺中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像者存焉卒年八十四義子曰繼錄功爲尚寶司少卿廣孝贈榮國公諡恭靖配享成祖廟廷或曰祕名衎字斯道成祖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上乃召還之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禮也

大光明佛

烏思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永樂二年詔封萬行圓融妙法最勝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如來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凡二十六字法號十一年哈葛兒藏卜乘朝封爲灌頂弘慈通慧國師給金印嘉靖十年應襲昆葛鎖南扎叭堅參巴藏卜西番字表一通腓通把人等譯之曰上位人皇帝主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昆葛鎖南扎叭堅參巴藏卜差使臣昆葛班鵓兒等拜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饑如須彌天下

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公無間遠邇我烏思藏言僧剌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于鼠年具印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珊瑚犀牛角紫紅白兒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硼砂茜草蒲黃氆毛纓紅白黑鐵刀麻氆氌等件又廂嵌甸子無量壽佛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五錢

朱正增

正增本姓楊正德間魏彬誘見從之義子賜姓朱氏與周一渴郎周件兒馬聘明郎馬福壽真人李雲鵬郎李鵬住右至靈嘉一然郎哥道兒附權奸魏彬陳應循等以贓充軍嘉靖三年復以傳奉爲奸家大夫在儀制劾之曰先朝宿蠹盛世遺奸鑽刺樂身媚賊脫罪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信國法之難宥有傷聖化自玷宗風乞正典刑以杜奸巢十年十月有旨都饒他着照舊焚修又給道度牒皆顯靈宮靜虛觀道士也自後濫觴而左道興矣邵真人陶真人符籙妖惑最盛而陶爲之魁陶仲文黃岡人由倉官封恭誠伯祿一千二百石隆慶初追奪

道士主禮樂

我　朝祭祀贊禮者太常寺之道士奏樂者神樂觀之道士皆異端也天神何爲而格哉至于府州縣則樂奏于道士相禮者乃吾儒也聖賢與異端正相攻擊而侏儒在所必誅者安肯復來享乎周禮天子大祀禮主于大宗伯樂主于大司樂此所以盡誠盡物郊則天神格而廟則神鬼享也洪武四年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此祖宗崇正闢邪良法美意也何莫舉而行之哉又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之如今之小縣不出鹿者以羊代鹿而道日上司至以山縣出

鹿者令以羊代仍追鹿價人已誠敬何在嗚呼爾愛其金我愛其禮也曾謂仲尼享此不及物之祭乎

布政使司城隍廟

京師都城隍廟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禮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仲秋祭之則各省當立布政使司城隍廟乃祖也如浙江則當題其主曰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縣錢塘縣城隍之神分配于東西兩廡庶幾事體合宜今但稱杭州府城隍是上無一省而下無兩縣也與府縣分祀孔子之制有異又總制部院三司蒞任之日必齋宿謁廟而反行四拜禮于一府之神是以親臨上司而跪拜于屬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禮之若是哉不若齋戒拜謁于先師孔子之廟亦爲合禮也世有議禮君子舉吾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神靈亦可以補國家二百年之缺典也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爲余召箕一日降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曰諾余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兕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客皆愕然甚不獨見公之英靈千古不昧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于言表矣神之無所不至故如此其著邪令通志常德府龍陽縣本漢武陵郡索縣地東漢爲漢壽縣而武陵縣陽嘉中一名漢壽其曰具壽又劉宋有晉壽郡今城都也亦其一證云

神助陣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一攻會城余鳩集鄉兵千人爲

保障計緇恐人心不安乃擇日築高壇于西郊以禡金方肅殺之氣刑牲歃血爲文告天以求助于古今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退鄉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見雲中神兵衆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以不敢交戰而去也衆皆聞言踊躍感悅靈應已畧載之圓嶠記中余惟古今此事常有如晉王導以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以禦苻堅其後八公山草木皆兵唐太山陰兵助戰以破李師道我　朝真武之神助成祖以破胡虜又杭州都指揮使李公祭告岳武穆王墓請岳雲所貽鐵劍以破桃花洞賊是也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當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誦咒所禳宋之宰相閉門修齋誦經則不可耳方倭寇焚燒湖市時城中官府及鄉士夫亦有就寺觀設醮燒香祈保退敵者左道惑衆可恥之甚也正神乃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國制旗纛止所國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昉于天寶間不空三藏之術也

家神卻盜

燭溪湖胡家有羣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人也乃家之先神耳異哉

呂紹先　何仙姑

呂嵓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其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爲佳侶清風兩袖瞻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砲嚼瑶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末書曰踏莎行余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停輟有

云舉碧落之兩峯卧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漁與棋四轉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云閬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邪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爲明分晝夜求之屬對箕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者人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娩自許逢周穆美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白璧未嘗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忽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永州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福宋類苑云潭州昊詢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詢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蓋呂洞賓自稱華州回道士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嚴州婦女唐廣真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華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爲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爲南劍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大真人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

授真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篆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過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死贊教一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十代至隆慶元年乃革天師之號止稱真人追奪其玉印又聖世一大快事也

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間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濛濛洞洞言兼謔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花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蹟太華峯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來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若我道人棲遲倒一林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銜倒景誰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于後不知其爲何妖也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爲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蟲咬身略不扇動待其齊集甚衆然後禁閉其氣膚理輳實若吸住其喙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飛聲嗡嗡然良又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咬嘴敝再不復能嘴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使鬼法

世有宋生獨剖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役使鬼每呼仙童則其

鬼郎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卓椅則卓椅行動自能登齋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戶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剪紙爲神形貼于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執則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錫工同寢宋悲之命擊其脉則飛磚走石夏鬻魂喪乞哀移寢而止不知果何術也母舅歷山公從業今時時能言之

鬼殺咸寧

嘉靖間大學士夏言侍郎曾銑皆不得其死及咸寧候仇鸞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罪對妻子名言之竟以疽發背死復剖棺梟首人以爲報施之應云漢田蚡論竇嬰灌夫棄市乃十二月蚡也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號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與此本傳二事正相類也

于肅愍公辟鬼

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窓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郎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余祖言之

失母之妖

上虞民家母捌拾餘夏月風雨大作忽失所在其子追訪七八日無可蹤跡遇樵人見于嵩山頂上端坐荊棘中問之不語乃呼其子視亦無知覺後數月乃復舊也又餘姚郭家娶婦纔十餘日行至竈前忽然不見家人尋覓不得後五日間在山中已將死家人往救醒問之云被三四人拖抱從屋脊上飛過與遲婦如醉夢中今偶從松樹墮下也後或看守不謹即又攝去其夫大懼乃責于王新建家其妖始絕因憶古人所記鬼攝少年寡婦者多矣未聞娶此老媼尤怪也

見鬼投井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吞山教諭忽見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毆輝而投井死馮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選朝罷遲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至井旁顧其中拱揖者三四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解帶置地湧身而入急救之死矣

四神四靈四祥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氣則爲龍虎鳥龜四獸之象兵家爲之四神麟鳳龜龍禮謂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虎我　朝謂之四祥五兒之論四靈有曰燕飛輕于鳳凰兎走疾于麒麟翯躍疎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則是一無所靈矣惟甲可上有國所實不疑上駿又何靈哉宣德癸丑翰林院編修許彬進四祥詩此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麒麟

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从鹿故說文於麒曰仁獸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聲是也至於馬之曰騏者亦从馬其聲而曰文如博碁則綦矣夫綦本从水其聲又何文之有不知於麒於騏於綦之取義皆有文如博碁否也麟說文大牝鹿陸璣曰麕身牛尾黃色圓蹄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郭璞曰角在鼻上京房曰五采腹黃高丈二尺金獸之瑞今并州有麟如鹿非瑞應麟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一作遊聖歸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春秋是斗樞曰機星得所則生鶡冠子曰玄枵之獸陽之精也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我朝永樂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皆貢麒麟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麒麟甲辰泗州牛武陵田家牛皆生麒麟俱殺之弘治辛

亥縣圻鄂某家牛亦生麒麟不食而死嘉靖十六年四月舞陽縣生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焰其聲如雷野人怪而擊死其字又作麐麟見春秋傳

獅子

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曰獅子似虎正黃有髯彩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日走伍百里此常有不足異成化戊戌西夷貢獅子家大夫在京師亟蟻房嘗見之至嘉靖四十二年又貢內兄張子文時爲陝西布政使親見之云大抵黃色如金毛衕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條鎖之載以鐵籠命之當堂放閘則先將大鐵椿長可六七尺釘沒地中方可帶索放縱任其盤旋不使見犬馬之類恐觸其怒也夷人與之狎習戲舞偶一犬失逐過前卽猙獰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此犬倉皇驚仆不知逃避之所夷人亦大忙迫逐收之官日供一羊或牛馬之肉數十斤須百夫扛荷且件送夷人五六十名甚爲居民之害夷人言初得小雛二頭養之而雛其一此其雄也又家大夫言京中見飼獅子者不與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必用舌舐去毛而後食惟獅子則舒前足擊物吹氣一口則毛自飛落雖秋風之捲敗葉不如是之迅速此其異耳故虎豹亦畏之又陝西老人言五十年前曾貢一次與此正相類則知是成化戊戌嘉靖所進是也西域又有黑獅子捧獅子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爲絃鼓之則衆絃皆絕其尾爲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又大生二子曰獅又虓一名師子

大明名馬

青驄　赤驃　飛越峯一名撞倒山皆　太祖神駿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頭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伍分廣二十餘貫胸絡
腋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鞲勒
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親撰祝策　詔祀馬
祖乃敕典敕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
游行苑中性漸柔馴八月癸巳　上行夕月禮於清
涼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大
悅賜名爲飛越峯因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
焉詳見宋學士贊　一名撞倒山者國初破陳友諒
獲其戰艦有名曰混江龍曰撞倒山者與馬同也
六蹄馬見張靖之集　龍馬　成祖永樂庚子十二
月青州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浴于青水潭雲
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鱗臆肉叟龍
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上文武表賀名龍馬
龍駒　赤兔　烏兔　飛兔　飛黃　銀褐　棗騮
黃馬　成祖八駿名　龍駒戰于鄭村壩中箭都指
揮丑丑扳　赤兔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
兒扳　烏兔戰東昌中箭都督童信扳　飛兔戰夾
河中箭都指揮猫兒扳　飛黃戰藁城中箭都督麻
子帖木兒扳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督亦頼斧蠻扳
棗騮戰于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扳　黃馬戰靈
璧中箭指揮雞兒扳　學士劉定之詠之大靖難八
駿皆　成祖所乘而皆臨陣中箭又皆大貴人爲之
拔焉亦已奇矣兔駿皆傷而　成祖聖躬無虞以重
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駿也哉因繪之爲八駿圖
視周穆王之八駿唐太宗之八駿超越當萬里矣
龍馬宣德九年甘肅獻
玉麟飛　白玉馴　碧玉橋　照夜璧　銀河練
埋迥駿　飛雲白皆　天閑選乘也嘉靖十二年四
月十三日　上演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
獻夫翟鑾同遊環碧殿豢樂館錫宴重華殿賜孚敬

麟服時等飛魚服　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羣臣應制
奉和張公詩云傳宣萬乘御重華得賜同遊郎賜茶
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
體海宇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賜服聖恩莫報實
無涯李公詩云聖王御極萬方安試馬宸遊慨聚懽
內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氣襲雕鞍蕭風拂拂當朱
夏翠轎蔥蔥映紫鑾千載明良眞不偶流傳青史後
人看方公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色多
共訝飛雲擎白玉渾看匹練下銀河同遊環碧臣何
幸賜對重華詔更和應制慚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
廷歌翟公詩云宸遊內苑御飛龍畫是神駒渥産雄
巧剪緋羅纏寶鐙分題玉篆佩花驄三千駿內名稱
貴十二閑中品特崇從此受恩何以報願將精汗從
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朝從環碧殿頭行草茵
似錦蹄過軟宮路如絃蹄去平立向天墀應自慶穿
將仙仗絕無驚微臣得侍瑤池上願播聲詩頌聖明

龜

孔子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
濁游于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因考
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
十一年陝西散官王金來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
此又異產也朝廷告廟錫之以官宋衛平曰龜者天
下之寶壽蔽天地四時變色春蒼夏黃秋白冬黑王
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故元王卒受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
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張平子思玄賦東龜注青色也抱朴子龜千歲五
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
上或在叢蓍之下禮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爾
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

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神龜最神靈龜水草曰
秦龜亦曰蟕蠵其甲有文似瑇瑁而差薄耳故名鼊
皮能鳴多出浩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一名蠳龜
一名來蛇龜好食蛇亦曰呷蛇龜腹甲曲折解能自
張閉一名陵龜又云蛇所化故曰鶩龜寶龜傳國者
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冊甲青文
筮龜常在蓍叢下火龜生于火者猶火山生火鼠也
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兩旁左右各四方勝
共八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共二十四
以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
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銀下爲地左右各六尺
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應通背上三十七數
計四十九數卽合太極虛一之數說苑曰千歲五色
背陰面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
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二說頗合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
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
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
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
八寸可寶矣能得百莖蓍并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
當或曰百歲一尾千歲十尾

灌水鯉

時有憲司一達官出令禁街坊灌水魚塞沙雞搗等
細務余適在一縣官席上燕會偶市鮮鱗作羹巡卒
擒一魚牙行并二鯉魚灌水者至其人懼責乃涕泣
哀辯非灌水者縣官方怒必欲加刑法余醉中憐之
乃叱之曰汝休再言不是灌水之鯉阿衡之珍味湯
嘗之我亦嘗之耳縣官不解詢知其故遂笑而釋之
蓋世傳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而水居之
珍有洞庭之鱄灌水之鯉也灌水地名今四川灌江

龍鴨

弘治間徐德輝鳳之任江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正德間餘姚燭溪湖董翁瀹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窗間有物捲映其夫令嫗推窗視之手上如有物擦過者少頃風雨遂息迨曉牀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崩圮方知其爲蜃也嘉靖二十一年杭州八字橋胡獸醫家風雨晝作屋住傍穴地出蜃破椽尾四五尺而起又三十二年龍過方山余祖塋松木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起七八株三十七年六月六日余避暑嵓嵓見一白龍挂于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俄遊雲中少焉村民走報起于青墩壞廬舍數十家其氣如火勃勃然炁人甚可畏也去此纔二里許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龍過西湖風雨大作寶叔塔鐵頂墮下湖船翻三四隻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閣平地帶起丈餘者三次跌爲虀粉無完植者後有人自蘇州回云是日亦大風雨有龍過

羊哀狗寶

羊哀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膈食翻胃余見其三狗寶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春吾鄉一小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可治毒瘡

方正學蛇報之妄

所傳方希直之父葬祖憂蛇而殺之之事以爲母見黑氣入室而娠又云生而吐舌如蛇此眞小人好事之誣也遂以赤族爲蛇報此又佛氏之妄談以惑衆者夫蛇天地間之毒虫殺之何害啻之何益使使眞有黑氣入室安知非玄武之神所托生者乎又安知非燕王起于北方以兆登極以成正學萬世之事業者乎生而吐舌又安知非能言語文章以明古今大道以陳君臣正義之用者乎身苟全矣名苟立矣使其先人後裔之遊鬼死而無媿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而反憂于族之赤不赤哉矣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恥也忠矣孝矣而族赤焉是可榮也于蛇何與焉呼小人之說不止蛇珠雀環之可笑也宋庠登科此常事耳而以爲救蟻之報甚至于繪之爲圖以惑世愚民倡爲佛氏不敢殺生之論鄙哉鄙哉是可謂蟣蝨狀元矣不亦小乎其爲學問福量也邪

蚶

蚶甲虫之肉最甘者也余得海濱一巨蚶可一尺五寸世所罕有留殼以充酒器名之曰蚶舟其小者名瓦衢于言形如瓦壟也其種可種廣東有蚶田

赤雀

嵓嵓有一赤雀如練雀長尾絳色志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本不知果何祥也嘉靖間曾貢白雀表賀者以爲前星之應是也

四時蠶

雲南平屋宣撫司有四時蠶絲染五色以織土錦又僞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蠶今安南也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錦永嘉記郡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溫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或疑無八蠶之說今吾鄉亦有三蠶曰頭蠶曰二蠶曰三蠶又有曰柘蠶食柘葉而生者有曰紅蠶三九二十七日而熟者又廣西橫州有曰楓蠶楓葉始生有虫食葉如蠶赤黑色四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漁人買作釣緡史言野蠶成繭者其名曰緣又尹思貞爲青州刺史有治績蠶至一歲四熟吾鄉柔貴蠶餓則以米粉灑葉而餵之山海經杲塗山白石名蜂蠶食之而肥蚖一作原螈再蠶也一曰晚蠶也蝝蚢生也蟯三眠也蠶三眠也種晚生也蝹自死也蛹又名蝶也蠶蠶蛾也蝹子也有細繭有同工繭有白有黃有青松繭有火蠶冷蠶冰蠶懶替蠶是亦八蠶類也或書作蠺神之也俗或作蠶非也蚕上聲天殄切名螼寒蚓也即今言地蠶之類

白花蛇

白花蛇出蘄州背有白花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入藥甚效今臨安於潛山中亦出此蛇春有白花方勝頭有一小角云亦能治病也

鴈足繫帛書

隆慶時督學林公試杭士論以鴈足繫帛書爲題余讀禮家食不與子弟來言余曰子卿事人所共知者不足爲奇且僞也若能以眞鴈書答之使爲奇士矣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因歸武故曰僞事也惟元郝伯常之事乃眞蹟可異耳中統元年三月元世祖欲定和議于宋以郝經爲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眞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拘所已十五載以音問不通乃于季秋甲戌用帛一方博二寸高五寸書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凡五十九

宇以蟣虱帛先是有以鴈獻公者公留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北向再拜以帛書親係鴈足縱之比飛十二月伯顏師渡大江十二年二月似道懼送公歸國三月虞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七月卒年五十三謚文忠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故不知也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奏聞仁宗物中使取之裝黃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秘書監陶宗儀所紀以霜落作零落誤也且云尺帛又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皆附會也我朝宋學士題其後甚詳云帛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所云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則與本傳不合蓋詭計出于常惠耳此失考也後杭士果無一人知者由不見元史耳督學者亦知否又一學使試去後當見思論余曰此必何武事誤以常作當耳止作經書二義於此題下但書云當宜作常乃何武事邪投卷而出後果僕竊相知蓋資治通鑑不考本傳事既疎略而坊本俗刻蒙童所習又多訛字形影想像甚誤後學師非師弟子非弟子誰能口正而心印之邪因幷紀之以爲傳識之助

鷄鵞妖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鷄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耳其殼至今藏于布政司庫中又家長老言正德間余族人家生一鷄四足不食而死又嘉靖二十六年余大兄家生一鵞止一掌懼而棄之其時餘妖陳家一鵞生三掌

猪妖

嘉靖六年吾鄉蔡家一母猪忽入房臥于牀上其家怪而欲殺之忽作言曰我欠汝家債今已償完後當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猪十二頭即領至河濱叢林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怪即以猪與之復生五孔訖無他異因思至正八年杭州施鹽商家有母猪自食其子喂者箠之即作人言曰你不喂我食我饑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主怪而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家錢三千七百五文實我足矣遂貨之得錢如數二事正相類

禽獸衣冠

我朝內監重蟣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之將軍象之指揮不尤甚于秦松之大夫漢柏之將軍乎唐舞馬衣以文繡猴能隨班起居賜之以緋昭宗號之曰孫供奉北齊後主馬犬有儀同郡公之號精以旃罽食物十餘種古人譏不仁之君鶴爲大夫也鸚鵡爲孃也肥馬而食人猶可乘也肥虎豹犀象而食人果何所用乎又甚至于漢之諸王夜宮嬪與犬羊交接是禽獸而已矣弘治初議放所畜禽獸以節冗費所司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殺之恐非諒闇新政孝宗曰但絕其食令之自斃可也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澹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以美名曰醉仙顏澹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衆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練實

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經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江東有花無實頃來班班有實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徧山竹皆成穟實舂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古人以爲荒年之兆余園中竹亦結實剩開甚清香其竹即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子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鸞鳳之所嗜也字書廼于楝木下云鵷雛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何也風俗通解多食楝

榕

桐城阮公督學時忽問余曰榕是何木余漫應之曰南方木之有榕者又問有何題詠余則舉椰子亭榕葉蒲城鶯亂啼之句阮公首肯曰信然蓋適一嶺南士大夫以榕爲號者求作齋記也余退而檢字書止言枘如葛藟緣木後廼成樹生于南方及詢之閩中一士夫廼云其樹最大葉敲陰枝上生根垂地復上復生枝如藤蔓然幹闊三四丈中通不固實本叢惡不堪作器用遂意以容者言其中空有容又其葉陰可廣覆被也或曰新長未空者可鏇作盤盒其輕

玉色芝

我皇上五色芝進自陜西王金自後曾遣御史巡行天下采芝浙江總督胡公亦有所進每本有高尺許者云用芝以合仙藥芝曰菌五色加紫爲六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蓋言其狀也余庭中產玉芝一竹林中木芝二其上皆有黃氣

惜花人

種花而弗愛猶弗種也愛花而弗惜猶弗愛也愛有貪情惜兼痛意辟諸學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也古之栝香使司花女移春檻逐勝亭買之千金贈之九錫無非愛之深耳懸金鈴燒紅燭付酒姦藉枕幃武仲不啟闢子安不掃徑無非惜之至耳韓子云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禪家所謂觸緣安受緣愛愛緣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此也杜子云一片

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所謂從愛生憂者也又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所謂從憂生愛者也綺囿紛紛無可柰何非與花爲命者又何足以知之也哉甲子春三月六日昏守薔薇十二屏花開其盛黃昏風雨大作無策蔽覆勉强就枕子玹趣田子起曰爭忍墮芳落莫耶亟宜秉燭往探乎安也至則紅愁綠慘俛首垂泣若訴若愬不忍相見者田子方太息而子玹忽驟然大笑田子曰何謂也子玹曰獨不念蘇子之詩乎曰蘇詩云何因長吟曰東風陣陣泛寒光大雨沉沉水滿廊只恐夜深花退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子藝不覺抵掌絕倒持燭翻滅徘徊近惜者久之恐寒不能返室且曰此大佳話也不可無紀遂口占一篇用慰花神云耳雨過三日便爲霖何况春來兩月陰撫景忽思燒燭咏不眠重起惜花心紅妝冷落燈花濕翠屋淋漓夜色深扶病細君能解事當年誰復伴知音憩亦庶幾不負賞花者矣退吞梱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即爲褪蓋方言也亦可以補字書之不備者

別花人

惜花人固難得而別花人亦難得未有能別花而不惜花者今俗人家不惟不種花雖好事者種之彼亦不知其名視之如凡草鄙之如惡木直殺風景也所以古人謂難得別花人夫紫薇薔薇特常植耳而白樂天猶惜之故其詩曰除郤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又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是則太傅可謂之別花主而微之可謂之別花人矣然古之文人亦有極殺風景事盎折花極俗人惡事也而蘇子瞻歐陽永叔亦嘗犯之子瞻在東武南禪資福寺大會賓客翦芍藥七千餘朵置瓶盎中供佛賞訖永叔在揚州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

席命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酒此皆忍心人也惜花之情安在余嘗于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名花猶美人也可翫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折擷葉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熏美人之目也解衣對花狼藉可厭者是與美人裸裎相逐也近而觑者謂之盲屣而嗅者謂之齆語曰寧逢惡賓莫殺風景諭而不省誓不再請嗚呼此雖戲詞無非憐芳菲而惜香豔耳凡我同心共守此約

木中字

餘杭徐第之所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王通所五字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爲考之南唐大曆閒平江木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有法大德三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義木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顏真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木拔自植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合抱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皆往視之後倒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宋嘉定六年嚴州大樹白拔占曰將亂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枯樹自立京房曰妃后有專木仆反立亦木妖也

木生異實

嘉靖三十年蕭山桃樹生橋上虞象山皆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千里無人家寧波志亦載此後海上皆被倭寇之禍按元順帝至正中李實如黃瓜諺云李如黃瓜民皆無家是也又象山柏樹開雞冠花古占草木互妖也上下失所隆慶五年辛未四月錢塘湖市栗樹生桃形類油桃色紅小僕親見二枚無核九月西溪栗樹生林檎三枚黃生藥采之唐太和中成都李生木瓜宋紹興中建德栗生桃紹熙中富陽栗生檎實占曰木生異實國主殃傳曰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注云姦謀者謂增賦履畝之事時兩浙丈量田土增賦煩民而吏胥爲奸于里受害也說曰木東方也於易爲觀其於五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今木生異實與大桃李冬華百卉變色之類皆木失其性也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留青日札摘抄四

田藝蘅

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蓋元末人也沈姓萬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十化周莊今南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初居東蔡村時人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瀦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釐所獻金乃已又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其工先畢 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有軍百萬汝能徧及乎萬三曰每一軍願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以爲彼富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件往面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壻余十金亦流潮州尋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各舉所知得漢傑之子曰玠者權爲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也至今傳二家子孫之在流所者尚富足或云富點化之術又當元末時吳人陸德原者富而好古亦能詩文名振吳下沈萬三秀嘗爲之治財入 國朝德原亦爲黄冠蓋懼法而逃云嘉靖間嚴嵩盜竊國柄貪墨滔天苞苴公行仕路汙穢嘉興丙辰科一進士用金一萬三千兩買選吏部考功主事時人號之曰沈萬三官卒爲科道所劾以此形之奏章遂命錦衣擒治制籍大快敗也因詳及之

劉瑾

劉瑾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坐內臣李廣奸黨充南京海子口軍實録取用 乾清宮災復發配又召回僉書正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團營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爲八黨肆惡無忌僞傳詔旨變亂成法誅戮不軌五年八月張永憾瑾因征寧夏安化王歸疏瑾大奸一十七罪伏誅籍沒家產

平天冠一頂 袞龍袍四領 蟒衣四百七十襲 八爪金龍盔甲三十副 金甲二副 金鈎三千 金絲碧玉帶五條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 玉印一顆 玉琴一張 寶石二斗 牙牌二櫃 穿宮牌五百面 金銀湯鼓五百件 金二十四萬錠 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 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二十五千萬兩 零銀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餘物不可勝計

錢寧

錢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翃檢之家生子也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爲子故名錢寧後得寵于 武宗賜以國姓號爲義子因稱朱寧正德八年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干與國政錮制百司罪惡貫盈十四年七月以宸濠事敗下詔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 碎金銀首飾五百二十箱 珍珠二櫃 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 胡椒三千五百担 蘇木七十扛 段疋三千六百扛 餘物不可勝計

江彬

江彬者大同遊擊也正德時劉瑾既誅餘黨猶宦義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爲流賊官軍屢敗因調邊兵入衛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兇悍横行公卿屏息尊 上遊海聯幾不測十二年冬以左都督守應州功封平虜伯明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欲巡行天下以窮逆樂十六年春駕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 金銀湯鼓四百箇 餘物不可勝計

嚴嵩

嚴嵩江西袁州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詐僞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二十年來流毒華夷益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議者以爲李林甫秦檜不啻過焉其子嚴世蕃起自徒官工部左侍郎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爲禍尤甚言官競劾嵩罷職世蕃充雷州衛軍後與羅龍文等怨望謀叛未 聖旨這逆情你毋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盗用官銀財貨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父子欺君大罪悉脊弁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爲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其餘俱依擬行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且不脊究所云逆本者指賊嵩也積釁所及死灰餘燼猶能焚灼臺察之吻況當炎炎炙手之時乎有其君無其臣古人痛惜良不誣也巡按御史林閏等抄沒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

誥勅翰器等項共二百二十四件 金共一萬三千

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廂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　鑲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個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廂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猫睛六顆祖母綠二件　金廂寶珠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內有猫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八閤壽域慶無窮壽永喜心字等名件　金玉珠寶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　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猫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　金廂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簪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二兩八錢四分　金玉廂嵌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錢　雜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石帽頂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　金廂玉寶絛環二百八件共重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五龍流月福壽康寧等名色猫睛二十顆內黑猫睛一顆日月大珠不計　金廂嵌珠寶縧鉤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內猫睛二顆　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　通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八錢　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　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二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　銀嵌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　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通共淨銀銀器共重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一錢　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匜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歲兢秀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一錢　玉帶二百零二件　金廂玳瑁犀角瑪瑙銀珊珠鋼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　金相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二條內猫睛二顆　金廂珠珊犀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　金銀廂牙筯二千六百八十二雙　金廂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金廂龍卵酒瓮二箇連座木廂龍卵一枚共龍卵五箇　珍珠冠頂箍等項內有五鳳三鳳等冠共六十三項件共重二百六兩二錢　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六十兩五錢　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有大學士司丞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　珍奇玩器珠寶水晶珊瑚玻瓈瑪瑙哥窯柴窯旂硌石手龍鬚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象牙簟八十五根　洪熙宣德古漱水能臘八寶薔薇露共十三錐盒　礦砂二百八十五兩　硃砂二百五十斤六兩　檀沉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十兩　奇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織金粧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　紬七百四十二匹　羅六百四十

七匹　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八百一十四疋　改機二百七十四匹　絨五百九十一匹內有西洋纖色段六匹　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錦一百一十七匹　綾一十一匹　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五十七匹　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織金粧花男女衣服段絹羅紗紬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灑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綿四百八十七斤　刻絲畫補四十副件　金銀銀扇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把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鐘清流漱玉玉壺冰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鍾玉琮琤寒玉秋月春雷調古水泉壁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流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苑研蘇東坡大成研宣和殿研文山研　都丞文具六副　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　大理石螺鈿玳瑁牀一十七張　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銅錢九千四百七十五文　鈔二綑　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　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文本職貢圖李坰圖越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　變價紬絹布匹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六錢　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十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五兩零七分　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把共估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變價銅錫器二項共估價銀

二百七十九兩九錢五分　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　轎三十五乘共銀七十兩　卓椅樹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　盤盒家火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　瓦蠟膠藤通估價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祭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　變價田地山塘約三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變價船板稻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脊借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九分二釐　續追金玉器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　又硃砂八十兩　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根　中書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釐連先報通共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

五綵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　金四百八十三兩二錢　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兩　金廂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　銀一萬二千六百五兩　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　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三十斤　降真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　牙笏二十七根　牙牌三面　牙筯四百三十一雙　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

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　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所內有雕刻香十間　金綵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　地一百五十餘所畝　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傳聞二處所抄不及十四五蓋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頃寄于親戚者十三四鄢塢父營兎窟多術安能根連株拔風翦霆滅如我　高皇帝籍沒胡藍二黨時邪其籍中龍卵猫睛諸奇貨皆得之倭寇海上將領并賊汪直求和易者越王宮殿圖乃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易者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纔得其贋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嵩賊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鑄爲文字綴以錦綺以珍珠爲纓絡以珊瑚爲闌杆雜以寶石襲以香藥網羅圍繞綵繡燦爛眩日駭人以供一時之翫以悅奸臣之心罪不容誅矣又聞有八寶溺器金絲幃帳及違禁諸異具先已毀滅而嵩當斥逐時身負奇珍狼倉道路爲人搜奪卒至乞食殍軀世蕃又縱姬妾宣婬以繁陰鬟傷美人隊伍以代拷捕其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儘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于是競相窮奢極慾鬼蜮神號而禍敗立至矣所恨者不父子祖孫駢斬菜街以爲天下後世快耳論者又曰若并其將娟之家及鄢懋卿諸黨而盡發之則所得又當百十此也足國稽邊斯亦良策又何必更董疆土加賦困民也哉

鄢懋卿

鄢懋卿者江西豐城人嘉靖辛丑進士賊嵩義子也又結昏婣之好嵩之牙爪羽翼國未易屈指數而陰甚盜行則皆懋卿助之科道論劾自知難容而貪噬之心尚未厭足于是乞爲好差以圖歸計乃以都御

史經理東南鹽課諸務聲勢赫炎賄記所未有者每歷淮揚諸大鎮則餽索不下二三百萬金風力所加甚于詔旨及至吾杭則三司望塵而懾懼府縣聞風而奔走如點選婦女以充內人八轎之夫役多至百名置造金銀湯鼓器皿以充筵席之供亦費千百兩猶如倭寇室家驚皇山嶽震搖又受竈戶賄私六萬爲之奏乞分外優免田丁貽害平民萬死有餘辜矣嗚呼冰山一傾今不知其所積竟何如邪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黃岡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當刑假符籙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至尚寶少卿傳習僞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固寵榮乃進小瘗等丹而陶倣者其從子也則進九白及兜肚香袍劉文彬追經驗仙丹陝西鄠人王金先以獻五色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飲之能使丹田即刻火發三原申世文進丹名曰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等丹皆用麝香附子諸熱毒之劑假以延年狎化爲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駕崩隆慶初伏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時師保諸公豈不與聞邪漠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之阽危而不諫救尚自鳴曰贊相便當愧死矣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爲蝴蝶人禦之則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金擊鼓喊聲趕逐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爲皆相傳書符貼于門戶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此言起于蘇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術惑衆時謀不軌而特盛于湖州時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延按御史尚維持出榜諭衆擒其姦徒正法訛言者枷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

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哄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難仕宦大夫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貴賤迥別或有影帶貂璫幞頭紗帽袍蟒諸色種種奇佐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卽署名簿籍豫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參居烏程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借亂以白巾爲號先二日有鄔彩者發其謀于主簿田本渭白于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湖越城逸去集于烏鎮雙林燒刼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户恭懋恩李鉞督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二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公厚善者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遺棄家產田地反爲滑名士大夫所得如籍沒者然其獲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冉遲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二十七年春馬道人能剪紙爲兵念咒卽能布陳夜入人家男婦睡時多爲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死者書符作[illegible]四字雖邊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李良雨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本男子無恙忽變爲婦人與同敎一人合爲夫婦其弟李良雲報官奏聞此陰盛陽衰之妖也因考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爲月山不可爲川如何天與地傾倒如轉圜山西古出將剛氣今不全乃有彼丈夫而化爲嬋娟姓李名良雨草木雨露偏木性失曲直剋土不生烟同火自匹妃嗣續恐弗延茲謂陽從陰陰疑易陽權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嘆不飲空潸然

聞諸山西人實無此事一縣官妄申巡按宋纁纁以奏報復取其人親驗行至其驛羞愧自縊死實縣官者紋殺之也

非夫過言

古人有言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夫所大于夫者以其道大德大而業大如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也夫旣大矣而君子是之也固宜乃今或不然不大其道大其勢不大其德大其財不大其業大其弊雖謂之小夫可也則吾之非之也亦宜是故非文事所以是經也非武備所以是緯也非民風所以是本也皆卽吾之所居所見而非之者也若夫其大者則吾嘗是之矣苟能因吾之所非者而自非其非則吾亦將因其是者而復是其是矣芻蕘議或在上者之藥箴后諫也與

非文事

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科舉制也不可易也文章華也不可核也又況文之未必盡善矣乎試卽其所舉者而考其實則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二而非者恒十七矣或有白頭之老吏亦有黃口之小兒富者以財而發身貴者挾勢以階爲目不知書惟習括帖身不居業惟事鑽求主司以是而信其才銓曹以是而隆其選嗚呼科舉如此况于昏耄之貢途乎又况于卑賤之吏役乎吾見天下之事日敝矣吾爲治者盡亦反其本邪

國朝經義取士卽往代之詞賦也五經四書聖學之本數爲時義體制亦往第流習漸靡淫泆自恣殆與詞賦不殊蓋洪武永樂之間渾厚純朴直而不俚宣德已後體格卑弱風骨斬然弘治正德浸淫復振逮乎嘉靖局面忽更纖穠者麗而不雅棘鈎者佻而不

典澶漫者濫而不裁嘗觀弘治間一二程文詞理明暢卽後學可式也當是時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王公鏊皆以博雅爵爲時宗而錢與謙顧士廉輩又以儁才噉手高第是以青衿之士咸取則焉自薛侃昌言欲以論孟古義爲式場屋而大學士張孚敬深以爲然又復奏遣京官出主省試少年初學競爲奇妖無所顧憚文體頹壞反可慨也先大夫兩督學政首以正文體爲務敎實學爲教在廣東則名其堂曰崇正在福建則名其堂曰養正規復舊制人文煥然改觀所有興華條約布諸學政集者至明且悉也惜乎一倡十咻而時態復變耳豈氣運之使然也哉

時義之奇惟者莫過于嘉靖十年之後有士子作孔子聖之時者一題其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哉此始以題釋義非以義釋題也與西崑之體何異而督學方爲首舉不亦駭哉

南海陳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歸于趨進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使在今時更屬平易矣金編修璐嘗有詩云何處歌新調旖旎故不厭蕣花金瑣瑣鬪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其言頗切纖縟之病豈特時義爲然哉古作亦有然者矣

括帖之說總爲時套舉子習熟取便于場屋耳先朝陸猷諸公號稱名本至如作易經時文亦有套數凡遇大吉無不利之斷則云昏媾獲標梅之吉涉川曆册揭之任行師有三錫之寵聽訟得金矢之利如此文法不一而足初不論其爲何卦何爻也亦可醜矣又如錦囊集一書人所罕覩得其片紙隻字不啻大貝南金率以厚賂購至抄錄七篇偶湊便可命中子

孫秘藏以爲世寶其未得第也則名之曰檯太歲其既得第也則號之曰鼓門磚嗚呼祖宗立法惟此爲進賢選能之具而願使人苟且輕忽之若此不尤爲聖世之一玷哉嗣後刻本日多夸子日盛甚至于仁義忠孝之類令集美語編爲數聯遇題直書強手發解二尺童子真才實學不知果安在哉

文章實關不惟古人詩詞爲然雖我朝時義亦有自罹其災者當　太祖時臣子往往以光字則字之類觸諱抵戮至于　世宗之世亦有以程式獲罪者如山東試録以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之文結用作聰明亂舊章等語　皇上震怒以爲誹謗而御史逮捕辛鶚杖下其後又有斥罷試官者有停止會舉者于是臨官慮犯忌諱必擇好題過爲逢迎甚至斷章取義不成文理及試録呈進必用千金買求權要矣浙闈近以大本堂作表題試録已進有人語以此題乃懿文太子時事恐犯忌諱不宜御史驚懼欲死數千金厚賂閣下而已又一科出優恤軍屬判語誤作軍士試録已修定人飛騎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費千金又有以幅員作幅幀者真不學無術者也

學士罕能通貫皆指別經爲客經素未嘗句讀詎出題目一督學命易題云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不知故字本屬上文一場喧異又一督學命詩題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其義乃出而語人曰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真優人雜戲文也

楊公用修嘗恨舉業之陋有曰士罕通經諱名苟進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碎語謂之蠡測諸史抄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嘗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者近日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發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此言切中時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嘗曰今之學者宋儒之忠臣孔門之亂賊也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大矣況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嘗引諸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用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溪慎在未形者也亦浸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于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嘗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催人兩丈夫一時傳誦以爲笑柄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潁濱當之不亦鄙陋之甚哉嗚呼誠可謂子誠齊人也已

纂修實録事宜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林大春爲纂修實録事案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使司照會呈准禮部照會呈前事該本部題稱參清吏司案呈奉照先奉本部送該本部奏節該欽奉　勅諭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録一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云云爲照　先朝纂修實録例差翰事進士往各處采取事蹟近因進士俱已選授是以擬差職官今職官又無應差人員役當另行議處合查得各處提學官職專文學之司兼有地方之責委之采取事亦易集合無本部將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史一面照會十三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各提學官將所屬地方各項事蹟查照開去欸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覈精明收録公當編類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裏纂完運自差官具奏册送史館以備采擇如有稽遲及草率者聽本部查出參究庶幾責任有歸事體簡便而纂修不致有誤云云隆慶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授內外文武官職有功蹟顯著者及丘園之士曾遇優獎者今雖亡殁應有行狀神道碑墓志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録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虛飾妄報　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　旨褒嘉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爲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具報

提學道劄付本學廪生田藝蘅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論本道合行前來協同整理庶有稗于　大典當毋負厥初心也右劄付杭州府儒學

因考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勅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録　欽差進士顧可學張文麟　浙江纂修官右布政使李瓚　杭州府知府楊孟瑛

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按今無大小二

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蹟不得入録深可惜也況文井進士武井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奬諭謹按今奏　旨奬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傳無據志蓋有其志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僞作誑名假托貴顯甚可嗤鄙又或擬人些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録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許事多于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録　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録　所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采録當詳之

非武備

古之武事出于一今之武事出于二古者相即將也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異籍于是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肩臂之相使無怪其聯屬之甚難矣況衛所有司之不相統攝錢糧刑名之各爲總理變起于倉卒之際而取辦于行移之間此虛文之所以日煩而實效之所以難責也

軍伍之中往往有習舉子業致身科第爲時名相者未必學校民家子無深解韜鈐素閑彀騎不能爲名將者也顧作養任用之術何如耳

將不久任無以服兵心兵不久練無以諳敵勢兵心服然後可以得其死力敵勢諳然後可以幾其成功乃今纔得一良將本善于陸也而忽移之于水本善于南也而忽調之于北地利既已不諳士卒又無固志及其僨事則一旦以文墨繩之嗚呼如是而謂之善將將吾見其以國與敵也矣

國家養軍優渥本所以衛民也今則應軍士之陣亡而律法太重也乃反敺民以衛軍因巧立爲之名色焉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甚至此之不足又招及僧兵借及土兵張皇狼狽眞可恥也軍民既雜紀律難齊及害地方元氣頗宋時人爲之語曰寧可倭子下顧不願官軍救護又曰官兵來猶自可土兵來苦殺我又使南北多事則將何所借兵也哉

數十年以來海上元戎如俞公戚公劉公盧公鏜不惟智勇邁人抑且紀律嚴明今皆爲名將矣如羅知縣以功而陞僉事胡典史以功而陞通判皆起于舉人史員者惜乎拘于資格束于文法不得竟其材以致大用耳任人如此欲望天下之乂安長治也得乎故曰時事之敗由書生也

團練鄉兵在沿海已有成効蓋大族之力既能率人而又亂之鄉又皆固志加以守廵之協助府縣之專督是以其勢易行其民易集在內地則大不相侔矣漫然曰團練鄉兵何可得哉故必得望重一邑才攝萬夫恩威兼著之家信義素孚之人而後可與談鄉兵也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宜提督軍門牌二面

瓶窰鎭係餘杭緊關隘口仰知縣且應徵分撥鄉義兵二千名協同本地鄉兵併力防守毋致流賊西突悉聽生員田藝衡操練調遣如違呈送治以軍法

四月初十日卯時　差健步宋膺　沈相

臨安精兵六百名撥守餘杭横潰緊關隘口蓋東固則西安也四月十一日　提督軍門　差健步沈文

此皆右僉都御史阮公事也公諱鶚桐城人

仰錢塘縣瓶窰鎭里長即團集各里保甲鄉兵一千名聽軍門原委生員田藝衡調度固守地方如違本生呈來拿究須至牌者四月十二日　差健步陳龍

此分守道事也左參政汪公諱

甲寅年余客遊湖州過海寇逼近姑蘇而兵勢甚弱人無固志時知縣張公冕在烏程謂余曰兵不足用奈何余曰人人皆兵也安得不足但患不精耳爲今之計團練召募皆緩不及事莫若任怨悉照富貴家之僕隸以充行伍庶人力强壯器械精明艘檝完備可以應令齊集耳公欣然指案起謝曰此策甚良吾不惜爲國任怨也即以利害曉諭之不數日間兵食俱足矣自後王江涇之捷果得此兵之効乙卯年余嘗糾集義兵千人爲保障一方之計且約一十八渠呈諸本府李公蒙給帖遊行之亦首截此事

邊方則有夷狄內地則有盜賊夷狄乎足之疾盜賊腹心之患小賊不止必爲大盜大盜不止其禍尤甚于夷狄蓋夷狄之來去也有限盜賊之滋蔓也無窮今之當道以催科爲急務以安民爲本節以小賊爲不足治以强盜爲不足慮是武備之設豈專爲外國而官軍之養豈專爲亂世也哉愚則以爲三五穿窬者當責之應捕民壯名擒而户索若二三十人爲羣放火殺人者便當責之衛所官軍根薙而剿拔之可也然有土賊有客賊今保甲之法或可以清其流惟族滅之令行庶可以絕其本乎民之家一被強盜皆隱忍而不敢呈告蓋苦捕役之需索也慮官司之縱放也在獄則妄攀良善以閧牢吏發徒則逃回草竊以納月錢及成死獄則又姑息而不忍決或困審録之累或慮減刑之恤一賊未除全家及破諺云失賊遭官誠可痛哉陵夷疸潰之患所當深長思也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乃慣偷也送之里長里長懼而不受付之應捕應捕熟而不擒不得已送之縣丞丞鞫之曰汝何處人曰餘杭人丞曰餘杭人如何來我錢塘爲盜堂下隸胥聞之皆掩口而笑是賊但不當越境耶又將自己酒食勞之曰汝良苦矣且縱之使逃而索其賄而罷或私語丞曰治賊何以如是丞笑曰此皆衣食父毋也嗚呼此非巨盜之魁也哉時

行保甲之政諺曰要民安先保官官衾賊賊生冀

非民風

民之風上風之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奢則下侈上儉則下嗇上欲則下偷上仁則下敦上義則下正直上苟且則下支吾今上之人大學以智術籠絡黔黎耳或鎮始以沽譽或守職以圖遷孰能誠心愛民治國如家而爲百年之計也哉往往稱能者亦先繭絲而後保障緩撫字而急催科彼猛此寬朝令夕改而民風日敝矣又何望于貪墨闒茸之鄙夫乎故必上下不相伺護甲第不相朋黨得一賢守令宜于民風安乎土俗則久任以展其才雖居官以長子孫可也不入京以登臺閣可也推之而守巡撫按皆然矣見一不肖者則爲之明正其罪速奪其職不事姑息之舉焉吾見官箴自正吏弊自革盜賊自化百姓自康而天下自治矣風豈在民也哉

百姓之病非病于天災也惟官邪之是病也水旱凶荒適然之遇流殍自食可以逃生惟官之邪則賄賂公行是非不白利害莫恤狴訴無門此民瘼之所以日深而積薪之憂可爲長嘆息而痛哭流涕者也其病有十曰官府剝削曰號令欺惑曰糧里不均曰鄉宦詭寄曰竄户冒免曰錢糧隱賍曰斗級守盤曰巡捕詐害曰水利占塞曰風俗奢靡昔年民所大病者惟耳房鋪陳庫子館驛買辦諸役十九破家及南海御史龐公大肆振作痛革此弊其他亦十去八九惜乎不待久任今復有萌孽之漸矣獨持風裁者豈無其人哉龐公名尚鵬癸丑進士有大造于東南官無頌碑生祠此亦風俗薄惡之一端也

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吏胥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禀事曰悞徒兄吏曰吏犯照曾曰司府通連曰出巡關節曰閙　戒答宗曰植書把持曰那移錢糧曰作作許害曰白役下鄉嘉靖四十四年龐公亦洗滌二三惜乎有治法無治人耳

小民出賦稅以給公上有司徵常課以克國用此理也分也今成熟之時則比較太嚴期限太促不過欲完公事以衒能聲而已初不計天道之陰晴農工之閒暇否也凶歲則又隱災而不建白或減恩而不蠲除一切催併大户以圖集事寬縱小民以沽美名殊不知凶荒貧富共之者也官府不免小民之一二而大户已免小民之四五矣又行勸借之巧令假賑濟之虛文權貴之家既不敢犯乃獨乎鄉村殷實良善而侵削焉豈仁心仁政也哉

洪武二年詔户部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書各户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于部帖給于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處斬又二十年浙江布政司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户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産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字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冊成乃上之嘉靖末年兩浙田土復行丈量較成化之冊美惡頓異蓋古人法度精詳今將大率苟簡即吾杭論之莫善于海寧莫不善于錢塘而餘杭則曾不丈量含糊申報要皆無任事之人故耳許公天賜在户部爲余言海寧之政始終條理真合魚鱗舊法至于錢塘則遷延七年而後成雖曰救平猶爲不平也安得借許而重平吾杭也哉此久任之法所以當急也餘見出思集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六

復齋日記　　許浩 著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畫梅冠絕古今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其畫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邊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扮見

高廟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上大賞之

僧圮大璞餘姚人專心釋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此報云何圮對曰爲僧不了求墮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圮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奈何爲此對圮曰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　上顧問其一詔之圮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圮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圮曰出藏經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請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圮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嗟圮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痊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死壽服砒大吐而癩疾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子書之如此

永樂間李馬廷試第一　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騏爲己不敢應　上曰馬也復唱李馬乃出拜賜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　制誥之事任之館閣

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　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召蹇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得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辭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城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頷回顧曰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中單名榮即　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　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

正統中三楊繼凌繼之者頗攬威權焉榮後謚文敏三楊心迹大抵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叢至斷決如流而善承　人主意徐引於正三楊皆以諫　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祗崇之風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文皇帝密諭曰賢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危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以授御史鄧真疏入衆特罪有部郎日後被忤然者不貸義頗聞出於文敏會崇酒負缺其舉推公欵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此

廣寧伯劉江鎮守遼東軍政備明

永樂間倭賊二千餘人駕海艘數十過望海堝登岸公令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先焚其舟約以旗舉伏起砲鳴齊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倭至江旗舉砲鳴伏盡起合擊倭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內乃開西南一路縱之倭走江乘追逐斬首千餘級生擒數百人無一人得脫者事聞進封廣寧伯先是遼東山東淮陽崇明太倉金山浙閩廣多被倭寇害俱置備倭官軍自江捷後倭不復敢窺烽堠雖置人然老不見甞江之功大矣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諸將王某以風逆救所部不出公勒兵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己拱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救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豈不可失我既已出而爾不繼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於賊豈非爾賣我乎命引出朝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公遂拔佩刀叱衆共擁出斬於軍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微遣都御史鄭佐詣去其兵權以保全之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毆之朝廷知而不問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爲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言裨益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及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又爲之　勅守臣特祭於其家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述贈　太子少保謚文肅

京中有富某夫婦旦牙某一婦人用錢買某來盜夫不由婦人引手就其管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管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貧某矣妻略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戚乎今吾將孕彼戚而致死咀咒及吾吾亦且死矣然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之婦爲夫所咎果將自經得之甚喜勞以酒饌以銀一兩遺之其夕賣某妻產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掩之即沒夫意有窖掘之得銀一罈報於失銀者其婦亦產一女歸於其男相與同爲伯娣及某妻亦嘗爭哉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皆嘗詠卓筆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岑峯架石戟仰晴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米來物欲墨爲過還咸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之氣象於此蓋可見矣

溫州章敞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而即逝某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先故既請後立嗣　太子視胎母荅末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詠死職我雖爲官卻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許旨諭成其志某氏操躬綸從官終喪某氏嘗自爲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

方姐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閉
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柳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
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邊東夜出與襲殺女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
戶部尚書兵部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啓衅邊疆下錦衣衛獄
獄臣鞫之無實遂都察院五休之以威見坐謫戍遼東既而女直
懷忿寇三萬衛殺掠官軍一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史強珍
以實聞詔柳御史林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而并奏亦頗張
皇爲辯詞論強戍而鉞不問鉞既得志尚書王越畏之因說直北
虜可襲頓任其事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偵者言虜營於威寧
海子直躬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　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擅
襲以啓衅三萬之禍已可鑒矣烏可復踵其轍直怒曰虜在近
地不行進討　朝廷置汝安爲吾將間之於　上寧懼得罪即
驅選候兼發其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者得
馬皆走鉞輩出其不戰來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雖蔽野不暇取也
論功封鉞爲咸寧伯直從厚當中外畏惡之諸內侍其敢儳人之
爲淨者歷稱如直之訛高槐阿步叱吒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
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淨曰你不知我是汪直翁翁愛我信
我我要殺人便殺人要活人便活人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
廝模樣有甚本領　翁翁愛你信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
是張良淨笑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廝殺副末曰你敢是韓信淨
復笑曰不及不及但我有鉞有越副末曰你敢是誰何淨復笑曰不
及不及副末曰你不及如何得　翁翁愛信淨曰你不知我兩隻
手有兩箇月因舉左手曰這是陳鉞又舉右手曰這是王越　憲
廟大笑因疑直舍虜憤威寧之役深入遂啟大肆屠戮嬰兒亦殺
賊言者論直併其罪之罪但坐貶謫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內太監梁方主
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南田林俊恐
從事佛寺既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
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既成鍼吏閣中
使者每遇繼曉及梁方名皆書成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此賊
果入彼此均死公執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
爾相及吏出不止吾嘗之後御家書寓不敢詠今其僕告於俊所

卒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矣不可回也但事之後煩
君爲傳耳因質其所來馬臣遠家毒世當趙通政司救之語遂破
使張某曰請屏人觀張朗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
之然當庭之下恐未易處尚有思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弁也很
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罷哂于案而去既
入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
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矣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
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秘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
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
亦坐是斥歸寺亦不成逮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關西柳御史陝宗寧三原王公爲其官當屬及其官共人堪任內批
不允而命刑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
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當館者之不可用而拒
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阻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闔此
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其　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
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留之竟用蕭楨果稱其任說者謂
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果云
吾邑鄒壽宇伯仁號樸字工古文詞嘗讎訂正靈樞素問錯簡署難
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
以意處劑無不立效秋日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
難來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階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
以水煎而飲之未登舟報兒產矣皆問此出何方樸答曰醫者意也
何方之有夫妊已十月而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
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其神效多類此今南昌太守宗源其姻
孫也
吾邑石川王君學元提舉其書之子讀書能詩爲鄉人所誣謫戍內
西與子仕伊別于南京貽之詩曰石頭城西笛鳴咽他鄉父子生
離別泪滌滴兩眼酹痕勞梳平分海天月不祖生吾吾生伊立身
立志宗紋亦悲艱相仍二十載家化不絕如線歎爾今獨歸心亦
苦歸見爾妻并爾母弟妹倚望立兩傍合淚覓應問爾父爾父爾
父當奈何萬里一身行負戈荊風吹浪捲作雲飛落墜地如雲多
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來生來從役當復歸死即埋沒

三

隨百草兒弗致憂吾何愁夫夫四海當遊滯常念行人遠行役天
寒早青烏敝裘如狐裘方久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遙憐哭孩望
窗前一線一針一行哀人傳誦之今其世孫克承已任監察御史
成潤字文瑞任翰林院編修負才使氣醉尤甚人皆憚之丁內艱服
闋赴京舟夜行峽山江見神人七人皆張馬尾列前後舟人皆恐
文瑞徐曰不禁將軍見邪耶來慮爾吾文耳吾當爲之索皆不見
及登驛舟疲錢唐忽起而揖遜曰僻米朝奉乃坐我翰林編修上
即舟人無所見皆怪之至明而卒
貴州思南有山曰鼈峯居大山中其形若龜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
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獸有獸曰
宗彝類獼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
孫居下者出得果則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
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衣者取其孝也
予第尚寶文淵適思南聞其上人言如此
襄王有仁聞故　英廟被位特石亨等文致于襄王文之罪以援立
外藩爲言蓋指之也　英廟特詔來朝賞賜甚厚其過洛時諸父
老遮道泣訴按察使王槩之害故誣繫錦衣衛獄乞王救之王因
沿途詢於人無不冤之王心許之言一日勝宴歎世王避席諸
曰臣有一公事爲陛下願俯納之　上驚異曰何事王遂述洛中父
老遮訴之故與沿途人稱冤之實請加察焉　上立命法司與辯
之遂雪因有大用槩意爲大理寺卿陞刑部尚書王辭歸　上送
之午門外王拜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曰萬方望治願　陛
下以省刑爲意　上拱手曰謹領
正統間麓川叛不馴當道有貪功者主征之閣下命之不得遂命王
忠毅公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楊文貞公贈詩曰楊生
青雲姿文彩耀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
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奸諛而有成明明在簡冊如何
才知士忘議薄古昔懷念忽遠圖急功得幸爲寧論萬里行糗糧
頂儲積漢廷所遺忻孰是識見國千行戰貴衆兔勉撫良畫繼有
斗酒餞安能寫胸臆寫其不行而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
南方之人大病公蓋已先見云
閩老盧陵陳文整不敏及病革其門下士有甚滑稽者謂人曰昨
夕二夜又來取公一夜又捉之公不肯去一日收得望望太滑稽

一七

國如何舍得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為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為閻羅王夜又叢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燕王而何聞者絕倒及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至此表翰[illegible]部之特改例而謚之曰莊靖其後求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於衆望或述輟耕錄所載或人譏史館語意誚人曰昨新閣老入閣閣中吏請循故事把筆謄撰某劉曰陳先生不容我也不祭朝士多或未見輟耕錄事相傳為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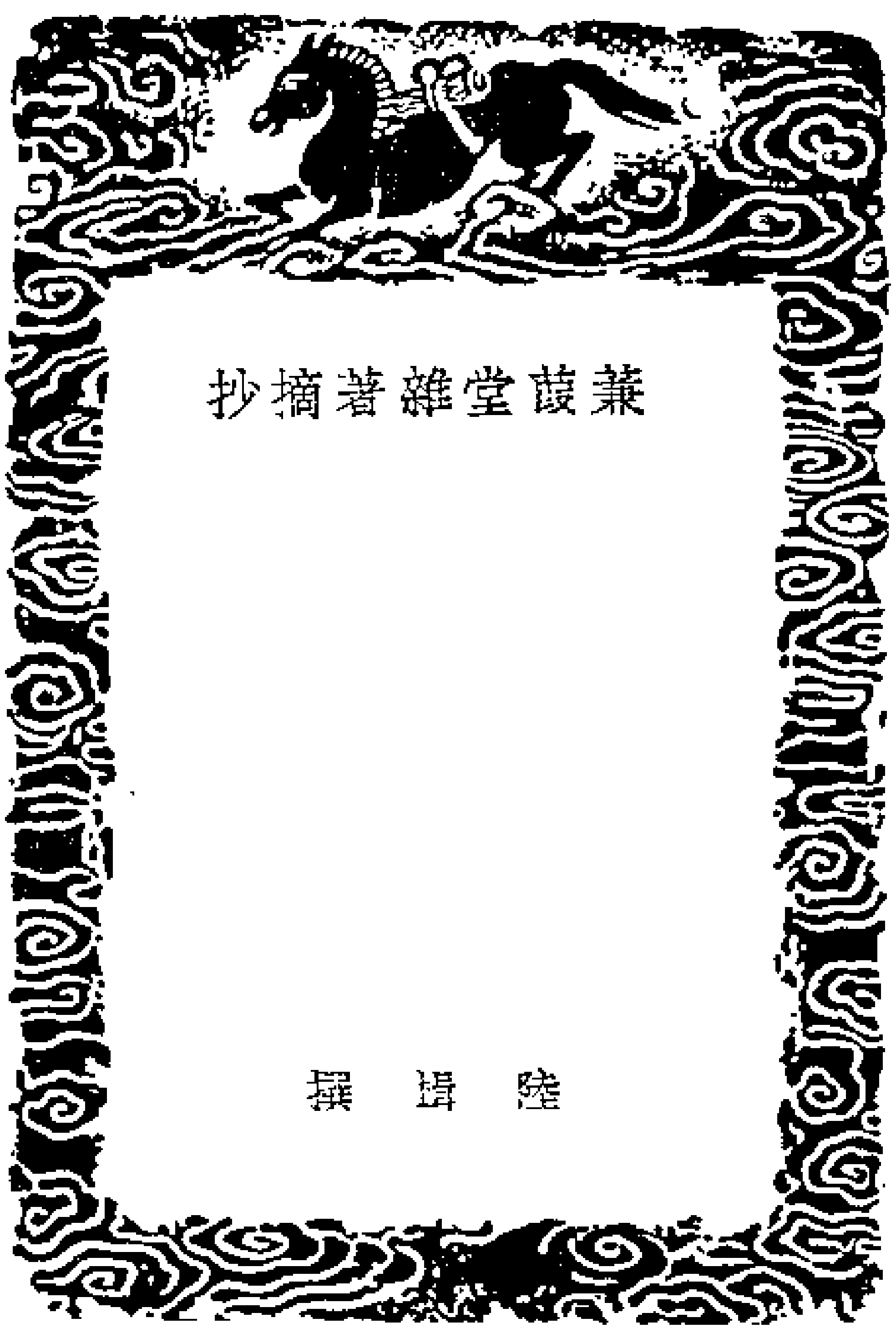
正統十四年也先來都城之後有真保定至河南在在有盜路梗不通少保于公參將統兵往捕治之指揮沈信願某請五百少保嫌其請少沈對以足用不須多也少保壯而遣之因請給兵部禁約榜文沿途招揭夜即正營候聚盜賊并忽人馬通行如故少保錄其功陞都指揮使役教閱信強力勤恪常使人候少保動息才出門即趨候於道左少保夫倚信之　英廟復位石亨等素嫉其附少保指為黨棄市人皆惜之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道邸宿彰德驛驛丞盛饌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歸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故盛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並傳臚則孫果第一人班中一人謹曰前定前定則陝西紳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悟為孫賢也馬京之說信乎有之

弘治乙卯河決張秋齊寧已下漕河水決入之舟不通朝遣都御史劉大夏總兵官太監發兵數萬修築而別濬渠以通漕功未有緒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河決張秋邑井淪乍聞不覺淚沾巾不愁天意不歸鑿只恐人謀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漕渠何必別無津誰將此意聞當道免使吾民罪苦辛其造祀神時所焚幣帛灰燼有人頭之狀按察使楊茂元疏請取回太監總兵官以省浮費而專用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權以回天意忤旨謫同知長沙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略　英廟當之特授勳尉郭感激思欲立功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稍荷前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勳尉鄰居某某乃不識耶因至階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目一僧下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茶罷告曰公之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寤以語家人則勝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公心異之然漠晚所謂功名自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為參將分駐欲安置則公辭皆為巡撫重臣所據守臣不得已延館于寺一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　王公志存建勳而周公自入於夢也景泰元年與廣寧伯劉安守大同也先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招守臣出見議事劉邀公同出公曰君父之召義當出見然虜情叵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貝令圖有詐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探甲登城北面拜曰非敢不出但此城臣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得也先疑因得迎駕　上皇祀命加封劉為侯給事中葉盛劾之事發後劉竟封侯而公罷歸至成化間始復用錄前後功進再為伯嘗所聞岳祠僧言果不爽云

閣老淳安商輅字弘載會試禮部累不第率業太學歲乙丑再試竟至岳祠祈問功名神自判官閱籍云皆有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吏挾數人來內一人乃從遊於太學儒士餘姚潘叔崇也呼之不應而泣商遂驚寤及禮部試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二榜授陝州訓導未任而卒奇天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蒹葭堂雜著摘抄

明　陸楫撰（字思豫上海人存齋文裕公子也）

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中華之正統。人謂闢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邁漢唐宋而已。愚以爲此固天命聖神爲千古除兇。爲百王雪恥。無足異者。但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我高皇一人而已。

孝康敬皇后張氏。孝皇配也。孝皇平生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勳、大理寺丞某往勘之。敬與勳等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處。敬復命於內廷。適當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呼敬曰。爾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辨未嘗聞於外。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

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爲壓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上退朝入內。忽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氣。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慎也。鐸聞感懼。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爲上倚任甚切。公久有疾。乞休不允。以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夏爲上所信任。特浼其代言于上。一日。忠宣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願陛下姑放歸以延其生。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浼之言耶。忠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力浼臣言爾。上即曰。汝爲朕致意。天下尚未平。珊何故欲去耶。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去。竟卒于位。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爲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爲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爲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爲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爲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爲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使其民賴以市易爲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爲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

蘇號爲小蘇州．游貿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爲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爲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爲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器度嚴毅．在內閣凡事獨秉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爲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譏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柰何哉．士林傳以爲雅謔．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爲不逮．相業豈以博洽爲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及國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即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爲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爲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爲之與．然不可考矣．

邑先達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擢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因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服闋．上天曹補選．復夢如初．已而除授河南汝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太守方宴畢．即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審鞫之．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爲異．遂爲此婦白其冤．復審知此婦入獄求久．計得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也．吉凶事前定類如此．

本朝不設丞相．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禮絕百僚．人稱爲宰輔．自設科以來．由狀元至內閣者．尚書胡文穆公廣．太傅曹文忠公鼐．少保陳公循．太傅商文毅公輅．學士馬公愉．太師彭文憲公時．太傅謝文正公遷．太保費文憲公宏．太保顧文康公鼎臣．僅九人．狀元年最少者．即費文憲公．登第時．年二十．最長者曾彥．登第時．年五十四．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自周以來．不設專官．爲大臣秩．俱文階之極

也．本朝自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爲正二品．故職官以尚書爲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俱爲大臣加官．然三公惟公侯伯才與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尚書．其加秩則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歿則方以三公爲贈官．天下政權．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此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師爲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人．蹇忠定公義．儀忠襄公銘．王端毅公恕．內閣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文靖公健．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人．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

尚書吳文定公寬．字原博．號匏菴．蘇之長洲人．少有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充邑庠貢．務博學．攻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場屋．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苦勸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廷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器識．爲館閣名臣．所著有匏菴集行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公少有介行．聞于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及笄．竊見公姿容．心悅焉．朝夕輒以肉餽．遣親婢竊通意於公．公恐見汚．乃求見其主母．懇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沈周號石田．吳中名士也．博學工詩畫．放浪山水間．隱居不求仕進．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銀燈剔盡謾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白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一似風行草．運退其如浪捲沙．說與吾兒須努力．大家尋箇好生涯．雖語涉俚．然亦有志趣可誦．及易簀時．口占一律云．了卻平生事已休．又承仙詔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個．野草閒花土一坵．步短夢長終是夢．愁多愁少終成愁．于今大寐茫茫去．不管人間春復秋．詞意凄婉．聞者爲之墮淚．又晚年一感興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思量年少總成埃．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終是夢．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俱直寫性情．不假修飾．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爲首。孝孺博學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漢郭后，竄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卻向桐江釣煙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若干，就試於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朝，以湖廣乃今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詔增至九十名。本朝愼于舉士類如此。

太師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在翰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機務，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末受孝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將用事，公懇疏乞休，歸田時年七十四，家居蕭然如布衣，坐一帷中，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卒年九十四而卒。子東，弘治丙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無與爲比。嘉靖初，太師、大學士楊一清號邃菴，家君嘗受業者，才略蓋世，所在輒有政績。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恩簡用，不得爲例。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今上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公，辭色甚倨。倖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亦細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公大慙而出。文靖雖辭嚴諠正，然鯁太峻，雖下此恐不能當。況勢位顛頓者乎。第楊公服義，能受先達正言，皆經時事也。近世一登樞要，雖先輩長者亦皆曲爲面諛以取容悅，而後生得志，祿位相抗，便不能受正言於人，遂使世道愈下。古誼不復，二公遺響，邈哉不可及矣。

嘉靖己丑，邃菴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于上，相繼登樞要，尙書張文敏公璁，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爲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興，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

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家。其子舂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號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耳。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吾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簽出館，簽上寫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北監請業，專事博洽，以發策舉，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太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古者天王教世子，必崇讓於學曰：有君在則禮然，有父在則禮然，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後之君子猶或肴之，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非太子之私臣也。自漢以來，先王之法，變易殆盡，而羣臣於太子，未聞有稱臣者。此綱常大義也。我皇明治教卓越百王，獨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制令百官奏事東宮者俱稱臣。自是天下司府州縣，每歲逢聖誕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明二上矣。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又喪制，古者父在而母服齊衰杖期，父死然後爲母如父服，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時，上便宜十二條，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爲罔極之恩一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敢服斬衰，沿於宋元不廢，猶知有大義也。至本朝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矣。獨祖在，嫡孫爲祖母不承重，尙沿舊制爾。庶子以官秩受封，嫡母在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得受封，此亦厭於嫡母之義也。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又仍服斬衰，與嫡母同，於義亦乖矣。且我高皇嫡庶之辨甚嚴，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爲世子，故今建儲之法，亦必立嫡。然東宮發極，雖正后在者，生母即並尊爲皇太后，無復有厭於嫡母之義矣。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自漢以來，無有不沿此制者。按先王重嫡之法，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止宜尊爲皇太妃，嫡后崩，始宜追尊爲太后，則大經正矣。此皆綱常之重者，使復古之主出焉，稽經按禮，著爲定典，以

正萬世之大經。其功豈小補哉。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縷縷道國朝典故。先文翁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比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董之對。特見重於朝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蕘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僅有務爲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恐其見諸施爲。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爲俗學。無足怪者。

海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第。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予童時嘗憶其春興詠一絕云。蒕蒲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蛺蝶不嫌春色澹。隔牆飛去又飛來。頗有天趣。又晚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風物蕭疏兩鬢絲。感懷常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猊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宇敢言遊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自有陽春調。不與多才宋玉知。亦可謂寫出心事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鄕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賦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爲之絕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荊棘。吁。可以志感矣。

予嘗有理外之論。物外之想。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所謂四海者。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遼渤爲東海。西北二海則隔絕夷虜。不知所在。予嘗狹隘中國。我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而今京師之北。不五百里。便爲大漠。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其西域北虜所占。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四海之內。天子所統馭者。或不及十之一二。未可知也。昔人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不過誇揚之爾。非實錄也。每恨初開闢時。天分華夏。何不環四海以爲家。四面皆數萬里。無山川沙漠之限隔。盡爲平陸。撤華夷偏霸之勞。則君相代天撫治。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豈不快哉。抑豈造化之氣不齊。而華夷險阨。正所以警戒人君。

以神上天予奪之柄。如予所擬。則有驕奢之主。如隋煬、陳後主者出焉。雖環海爲酺。生民盡爲靡滅。而人亦莫之禁矣。此造化開闢之意也。雖然。後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安知不如予所擬耶。又嘗謂生人貧富不同。盡由衣食。尤費天下之民生者。粒食也。惜天之生人。百骸諸臟皆具。何不別生胃臟。令人飮水而生。土地所產。惟植桑以供蠶繭。植茶以解燥渴。植梗楠諸材以爲宮室。使奇花異卉遍天下。不復知有五穀。則生人無甚貧與富。而逍遙逸樂。皆可以永壽。豈不快哉。何獨以五穀之費。萬累皆從此起。五味之入。百病皆從此出。上有呑吐之勞。下有便溺之汚。一何其煩勞之甚也。抑豈造化將役人於不靖。必使勞勞擾擾。俾萬有不齊。方成世界也。又安知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不果如予所擬也。好事者聞予二說。每爲一捧腹云。

今世士大夫居鄕居官相反有二事。好名者居官時。頗能以志節自勵。人皆信之。及其退而居鄕。則掊克里閈。邀結守令。以求當其家。甘爲鄕人所賤惡而不恤。貪利者或居鄕時。巧飾清謹。求爲鄕黨自好。至於居官。則蹔取濁溢。忍棄繩檢。甘就黜落終身。自以爲得計。要之皆士

風掃地。習俗澆漓。乃有此等士大夫。予嘗觀羅一峯先生。丙戌初及第時。有家書一封云。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罪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翼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汚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鄕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只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鄕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冊。使後世之明君賢士。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慫成我做天地間一個完人。至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古山林。不[illegible]。不肆強梁。不敗鄕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illegible]

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作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纍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作基無窮。此又惑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償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勸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覷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子。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不才奴僕。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爲迂也。其志節如此。居鄉可知矣。又有爲懷慶守謝世修作諭屬文一篇云。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之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貧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含哺鼓腹。鼓篋庠序。見貪墨贓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聲節。真可翱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灼。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咂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嘗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

矣。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婿友。則刑辟賊殊。昆弟婿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今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適卅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惑之甚也。爲吾屬者。倘監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蒞事。以敬事上。以嚴蒞下。以和睦寮。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可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其志節如此。居官可知矣。近有齊紳士將二書鋟梓。傳播四方。予每懸之中堂。時一讀之。未嘗不擊節疎服。彼如前所云者。觀此足以自愧矣。

方洲名石。字實夫。四川遂寧人。嘉靖戊子首解於蜀。己丑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年方二十五。至壬辰歲上疏。論時政四事。忤旨謫戍。未幾。蒙恩釋歸。先文裕公嘗爲左轄時。嘗刻劉知幾史通。因索方洲序之。方洲清節碩學。久負時望。予嘗搜先稿。見方洲詩一律。云經鄧騣見四川。因有感而作。聞道天邊有薦書。遙思往事渺愁予。疎才實誼堪長謫。多病相如喜索居。但得紅霞生瓦甑。不須丹鳳到茅廬。天王遠識孤臣僻。一任飄零賦子虛。予每愛而誦之。可以想見其人矣。

先文裕公以祭酒在講筵面奏。外謫將十年。乃自外藩內補。尋復翰林。奉命與尚書張文定公邦奇同修玉牒。日事館閣。頗承聖眷。辛丑自陳得歸。未幾。文定亦南補。越二歲。上在西苑。語大學士石門翟公鑾。以翰林無人。因問張邦奇、陸深何在。翟以實對。上曰。二人才識何如。翟對曰。陸遠過於張。上曰。我記他曾出作提學官否。翟曰。是外謫遷遷。上復曰。是桂萼害他。桂、太傅文襄公也。往在內閣。以先公面奏忤意。因下石。不意蒙聖明洗過。記憶如此。子孫犬馬何以爲報耶。

常熟楊夢羽。名儀。別號五川、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洽。未達時。曾題詩虎丘山。有一聲黃鳥楚天秋之句。先文裕公爲史官時。嘗登臨見之愛焉。偶過蘇。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因爲先容。

先公云。是一聲黃鶯楚天秋錫秀才耶。願見久矣。遂握手極歡而別。後嘉靖間嘗同朝。相與尤厚。

我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籍外。尙存十五府。及列聖所封親支。星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幾十萬口。因我高皇帝重後裔。自親王初封。支庶至八世。方止于奉國中尉。秩猶從六品。並廩祿。經賦不繼。將軍中尉之家。苦於關給失時。不霑實惠。至貧窘不能自立。慕庶人作商賈而不可得。識者之憂。非一日矣。但祖訓昭赫。誰敢輕議。予書生懷杞人之憂。每竊仰屋長算。爲經久之策。僭書于此。俟英君賢相采擇焉。夫高皇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世次分八位。其制甚詳。今就第一世爲初封親王。許嫡子孫世襲。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襲封者一萬石。除嫡長子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長子爲鎭軍。餘子則爲輔軍。鎭軍長子爲輔軍。餘子則爲奉軍。輔軍長子爲奉軍。餘子則爲鎭尉。奉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爲五世當斬。其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若有志讀書者。依照民間俊秀。一體送入學校。聽其科貢出身。做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爲限制。其餘遷擢黜革。悉同異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亦聽從有司關給路行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册填註。以憑撫按刷卷類査。仍啓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篤親親之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爲宗室者亦不得而生怨也。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多。常賦可給。則請特勅有司。務須按時關給。俾霑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觀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苟不行此法。而天下有不坐困至於無策者。吾未之信也。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冀州爲王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職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如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嘗。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尙書文淵事。賦詩曰。溫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威退今何逸。卻念館在已如揺。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倘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乘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西堂日記

楊豫孫撰

西堂日記

明　青浦楊豫孫撰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擲十年。稍丱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歲月。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

說孝局管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宜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卻只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破雜。日日戴蒼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爲顯。鬼神爲幽。肝肺爲內。耳目爲外。几席爲近。燕貊爲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奉人。令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冒爲之。其爲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爲人而強爲之。是善固爲人。而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諛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焰。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爲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它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于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而妻子。以慰父母。是習于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即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之也。

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

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爲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爲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後世只爲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逢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于十哲。今蹐子張而詘有若于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周公不之魯。亦于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

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于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之失。而擠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以爲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嫌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權可窺矣。

鄉飲酒爲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飲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聞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學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于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于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

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鴻。介外無饕。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續。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畜寸蓄魚長龍。爲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

生之謂性。性即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忮。柔之惡必爲陰忮而不爲強梁。其強梁陰忮者習也。其不能互爲者。以其根于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爲爽闓。而不能爲縝密。柔者必爲縝密。而不能爲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撩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義農。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甚大見識。就有所爲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稅政之朝蹊徑不一內從濟[illegible]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慾。外亢楊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于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爲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蝎。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爲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看愛惜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繩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

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自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摘蓮。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此不忍之心沒于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芒種至十一月中而又爲小滿者。益數之極也。然益起冬至。損於春分。至小滿而損極。交芒種而又益小滿者。益之極。亦損之極也。益損之數。各八百四十八。故曆有小滿無大滿。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余亦曰。胡亥愚而秦世滅。非焚書之罪也。五胡興而晉室亂。非崇玄之罪也。佞臣多而梁國亡。非達摩之罪也。今人不知學。妄引國家之治亂。藉口近於把持。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爲。亦老於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親疏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之柄。惟其握之久。所以釋之吝然。非倚諸武則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儲位則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佯爲易姓受命。絕天下之圖己。盧陵廢而不終廢。復而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日彌留。不屬之己子而誰與哉。而承嗣以儲議未就。至於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徒。曉曉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疏。或死或徙。徒足以供此姥一笑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歟。曰文惠之所可貴。惟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之意。尚在中容之間。其尊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猶不吸傷。非甘之不至也。蟲生藥壞。非苦之不足也。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盂。則翁媼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

楊公爲楚中丞。當時最爲徐文貞所知。生平熟于國家掌故。以暴疾。集不傳。茲得之萊峯先生所抄稿記。

86

第八十八冊

明良記

七檜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與客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御覆舟山。遂一望盡得其概。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詠。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册書。就水次悲歌痛哭。哭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雖號也。比得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爲御史。太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侶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 謂曰。尚書導輿。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詢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英宗始稱三楊爲先生。是時尚書猶名也。至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尚書曰老尚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

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爲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舉乾德故事譏之。時焦瀟公與降舊有隙故云。

旋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甫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甫過而甫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士民并樹伐之。其與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課。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寂寞。月時偕口一篇烟。又曰。綠蓑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謗王少傅詩也。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瓊花宴裏醉。千載。其故漢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爲山陰令。嘗發地得二古鏡。文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藥肆亦得二鏡。文盡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峯倫每下筆爲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還用爾不着。

邱瓊山濬。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邱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邱謂王自刊奏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寢。有新俘內侍執燭將去燼。則以他燭燃燈。乃如剪剔。意恐誤滅之耳。帝以其詳慎。極加籠顧。

鍾方伯昕爲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舉。蓋文襄公所獻物也。此與謝太傅忍懼先挺溫事相類。並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挫事。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子寤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賓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辭翰貴。特兩京

青絲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宦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重
青。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瓦礫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鵷鷺當堯陛。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尚留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而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鵝一隻。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踴貴數片。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個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為之。然倘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貞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甕鑿竅方寸者一。又以一甕鑿竅方分者十。並貯水發竅。十竅者水先竭。乃多開港汊以殺水勢。

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為在此。又嘗信宿其僚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歡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仍此主人。怒罵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陸愈德。因會僚友。或譖以編修牙牌懸其帶。作謔謂曰。公尚編修耶。若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俗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聞孝宗欲册妃。上疏諫之。張后深以為德。後閣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得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遷遂超遷入閣。蓋張后意也。後張后妹入宮。帝欲因后意立為妃。廷論不可。帝決於內閣諸老。謝答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帝竟用廷議罷之。（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尚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邱瓊山為大司成。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邱公怒其淺劣。令即用其語為題。作破冒。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謁天下之宗主。邱公曰。不然。虛學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

元李旻然也。

毘陵王紱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過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善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詩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鄰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茸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婁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茗州受知邱公。遂介往謁之。邱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為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邱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紕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傳者。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女醫入視。帝親奉登御榻傳藥。又親持漱水與后。宮人扶后起坐。瞪目視帝。少頃。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累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帝求旨。帝手批。朕只有這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后家邀科道為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帝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造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為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人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詠曰。似傘雖遮雨。如鐃却長風。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泰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鳥獸號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時諸臣竊議者。並疑江彬有異謀。潛遣人察之。彬方熟睡。帝在外。宜多不虞。或言彬謀叛。有之。雨發而雨過山鳴。帝因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欺乎。）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並顯者耶。（凡錄。官至方伯。）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儼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今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繫以縶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曰。此無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我復為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說空一葉。卒

意前之偶與劉合。是歲第一。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士也。少遲成名已。有會試矣。卷末復除下九行。毋奇宜適十九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凡。益智且穎耳。蓋狀元登。諸試官皆有共鑒也。

楊源毅諱爲莒。有少獄。牽連四郡。逮繫累年。撫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者。不當治若事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白事。因出諸冤狀。且言所治獄爲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卽以狀付公。悉召具詞。撤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稱爲神明。

莒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斂具。還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烱烱。破幽明矣。敢爲厲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旦詣謁文廟時也。

莒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迨今未興。公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爲邱陵之狀。高與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爲峻壁。不匝月。城成。民亦不我。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莒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納旣致政家居。其子侍御某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遙渡歸省。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嘗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畜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無䮶鞚。每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爲棄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蹶墮。因不豫。累日。敕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執轡之難。然則人以才智自恃者。亦可以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帝聞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慄驚逃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答山谷義山錦瑟詩何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爲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未解。蓋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畫。見其筆蹤飛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畫苑中頗爲乏人。如戴進最爲名手。爲謝廷循譖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畫法盡失。去古益遠矣。正德以玉音自號。蓋用天下老神仙作石記。常自佩服用。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參謁。然初不知鉤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遣發化外。藉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譙樓基。卽其土所築也。

誠意伯劉某。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僧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逃而出。

洪武中。吏部尚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注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尚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帝卽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孫卽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之前。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卽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皇太子皇太孫至自南京。駕幸北京。收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仍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爲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聖旨。如今現在這裏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現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勑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卽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

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靖難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汶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滌化逆旅。主人有女。爲妖物所憑。間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

正統間。麓川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爲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黨於金沙江西。與之盟而

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酋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尋之使東．乃復爲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虎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纔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苗窺田父．跑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出父．與你有甚冤讎．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慣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道斷．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爲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道使潛察之．凱益爲狂癡．以糠和熟米．摶爲犬豕糞狀．夜密棄籬根草際．晝取爲食．使者見之．以爲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鴝鵒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卽開籠放之．

石亨謀復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亦悔誤．答遣其僕來與問亨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難於爲答．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爲風病．且泣且救．來與歸報．通以亨既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爲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與視疾．亨方對客密談．見與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卽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與．石亨命人謂與至．已大醉．入門卽臥．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尙未面也．其夜．與臥亨家．十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貞等舉事．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衛鎭撫．

高皇帝欲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帝已察其非罪．命付太子．太子論子得死．帝諭太子誤決獄．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帝問廷臣．莫有答者．忽班中一人對曰．陛下所論．乃申天下之仁．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也．帝問對者爲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其名．秉危之．因佯狂．得免禍．

商文毅公輅．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以樵獵爲業．貧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霖．爲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解宇中．明旦．召詰諸吏夜來飲爲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其以霖生子對．太守知其爲祥．給俸養之．是爲文毅．既長．與桐廬姚公夔齊名．宣德乙卯秋．將赴省闈．與姚公舟會富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爲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夔二字．公復以己名叩．復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公第一．至正統戊午．姚亦第一．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爲廠．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緊緜．奏啓頗艱．乃遣小黃門在廠傳旨．大內既成．廠尙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爲南京內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卽廠地結屋．遂以廠名．今顧以爲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廠名．可爲一笑也．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窗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竊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最在後．初入監生員．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升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復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勳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祖貽謀在．有福孩兒到此堂．世傳太學初成．太祖視之．直抵廣業堂．嘆曰．有福孩兒到此堂．蓋總指六堂而發．非止爲廣業也．然玉音既出．堂中遂成吉讖．後人亦遂此爲故事云．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牀一卓而已．鳳陽生員皆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詈語．帝乃別造高房居之．今十廟前某字等號房是也．

太學成．馬后欲視之．高皇帝已出令禁婦人入矣．乃築臺雞鳴山望之．

馬后憫諸生員貧．欲給與妻小月糧．高皇帝從之．但謂貯月糧倉尾無覆瓦．奈何．后曰．自有處．乃以棕薦葉覆之．後旋易瓦．仍給賜花粉粧布錢．后既崩．高帝微行．知生員妻皆不哀服．遂罷花粉等錢．月糧則仍其舊．

十廟關王廟最後成．時廠木已盡．工部請旨．高帝夜將寢．見几上有奏章．問之．內豎曰．關王廟請木料本也．帝曰．記着．內豎誤傳旨用杞條爲料．遂悉以杞條木構之．

朝鼓敝．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況公鍾爲郎．奮筆曰．緊綳密釘．晴雨同聲．一時傳誦．

高皇帝初建大內．與誠意伯相度基于所定奉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樁識之．帝夜潛以金爲圈貫木而下．乃發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尙在西三尺．命更下樁．正入金圈中．帝曰．在東則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帝曰．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帝曰．若是．亦吾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適祭寶公．詣靈谷寺矣．乃命卽雞鳴寺塑像祭之．

高皇帝將以鍾山爲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公．撤籤．其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釐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靈谷寺獨存．其辭卽江東籤語．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撤籤于江東神．其辭有他日王侯卽並肩之句．以爲佳讖．娶之未幾．又死．舉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姓侯也．

兩京關王籤．卽江東籤．欽柴黃門奇初發解至京．午門月城西關王廟中撤籤．得此事．嘗謀視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爲崛山庠生．未知名．奇頗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僞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卽吳夫差宮．乃舊平江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爲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今其子孫尙居舊地．

皇朝平吳後．譙樓內鑿地爲二池．直衙府基．以洩王氣．後知府魏觀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卽王府基重建堂宇．令高太史啓撰上梁文．太祖知之．魏高並付極刑．魏剝皮．高腰斬．

張后毋命夫人至宮中．既設讌．帝后二席在正殿．夫人席在旁殿．帝與后親往視之．所用器皆銀．帝問內

豎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制也。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后曰。毋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召食也。帝命卽撤后膳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爲美談也。

武宗爲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孝宗臨視乳哺。每賞賜。多爲張后所收。未嘗謝恩。帝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帝后食畢。因抱太子。不能起謝。又因太子啼泣。帝后親躬視之。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帝戲謂太子擊后。太子擊之。命擊乳母。太子不忍擊也。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既歸。其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顏不謹甚。獲罪而出。奈何。乳母曰。此爲汝增千金。寧甚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窮急買肉。多用醃醬治具爲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帝后急宣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后驚懼。盡還帝累賜恩典。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太子見之。始復初。

馬后崩。高皇欲再册后。遣使召太子。將面諭之。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覘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太子方作餐。因命取饌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渾中入山。帝感微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寺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粗糲。以獻帝。帝一時食盡。后問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之時。食物覺美。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飫之餘。爾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雞作粉投麵爲之。使復命。盡戮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因就聽米牀。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牀。得非將謀天下乎。帝不答而去。

皇帝勅諭三法司。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一鞫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玆特降勅發落。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未

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濫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着法司再擬罪來看。彭澤賞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姦邪詭詭之行。往來搆禍。般鬭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凌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隆。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娼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抱案喧嚷。匪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曾任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迴護。故朕併令繫問。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峯。羅峯以學見再去位。而明善亦以石碑事論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災從地起。昨星見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峯十年七月之逐。陛辭日。人有詩帖吏科門上云。大通橋下鴟鴞喝。寶鏹三千又送行。歸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而逐也。恩典盡去。并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庵上揭帖。再請而後許之。

楊公字夢羽。常熟人。嘉靖五年進士。家有萬卷樓。貯書其中。撰著不輟。今所見明良記。爲江陰李氏删本。非公原書矣。又高坡異纂。亦公手定。而續說郛載此二種。删削太甚。僅存什一。吁。何所傳無一全書也。開卷爲之撫然。虞山金忠淳識。

文昌旅語

王文祿記

文昌旅語卷一

傳曰古者于旅也語夫旅衆也衆聚不容無語相成也法兌麗澤嘉靖戊申季冬朔廣呂約會文昌祠凡十有一人衆矣聚而語語而紀紀而成秩題曰文昌旅語姓名見語中沂陽王文祿秉筆紀之

乃階引云

雨山徐子樉曰秋聞子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沂陽王子文祿曰山半一竅東火入穹窿敞豁由蹐逶明如重室石白如玉其底石杈枝層如斧鑿下其上有石膏流結爲柱爲人掌人形北上一竅由山頂出天光照云雨山子曰山阜卑也曷奇巧如斯譓譓仇子俊卿曰闢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汨去如癰腫既潰惟石窿然獨存仰屋胡子憲仲曰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其阜卑耳石膏鍾乳不猶骨髓乎

譓譓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圖大如甕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時爲砂滚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賁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歲遠有一男子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忽化爲男此何異也雨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質也而化男陰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爲幻氣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圻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雨山子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圻且震焉是陰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譓譓子曰近日海寇剽掠爲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東沙子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滄寇耳且勑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少豐子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墨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沂陽子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今嚴夫統率統綺士卒歷艦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膺琴臺北武場以王楊村疎而且曠險弗據也戈矛幹脆而鐵銹甲胄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爲弊朽腹稱貸妻子啼飢餉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驚逮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壁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舡舡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爲善良且因以裕國用矣仰屋子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

其進間其黨也沿海出舡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使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舡則在海者日減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樁摏隱于水面礙其來舡可也詷其聚泊東溜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舡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舡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朱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舡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戎用間者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貴變化氣質氣質變化甚難奇峰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者輕諸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親虛斯誕察斯鑿詐斯罔怯斯止非學曷矯哉

霖川陳子鯉易學也與奇峰子論乾坤二象奇峰子曰孔子象乾之剛健以馬象坤之順承以牛文王以龍象乾周公以馬象坤是可見文王之爲君也周公之爲相也孔子之爲師也霖川子曰象者象志乎

仰樗虞子志高問曰易詩書禮春秋皆經也惟詩學不絕何也奇峰子曰易聖學之淵也强之下學則拂書浮世之務也褫之末俗則窒禮民情之悁也律之君極則泥春秋衰國之事也稽之盛王則陋詩者播上下達貴賤齊隱顯關憂樂通治亂其天地元聲乎故三百篇後作者不可勝紀或悼時幽憤或經世叩謨今時人文盛矣觀風者盍亦采之陳治哉

厩亭劉子炘與奇峰子論夷狄盛衰奇峰子曰夷狄盛衰繫中國國治則夷狄雖盛亦衰國治微則夷狄雖衰亦盛請稟夷狄其盛之盛乎熙寧夷狄其衰之盛乎

中庸五達道有曰朋友之交也仰屋子嘆曰交之義大矣哉心孚道合之謂交非特朋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然是以君臣之交見于唐虞父子之交見于文武夫婦之交見于梁孟昆弟之交見于祥覧吁下此亦鮮矣故阿衡之不惠其君非不明也孝己之見逐于父非不仁也會稽之妻請去其夫非不貞也薛氏之弟有訟其兄非不友也其知心之未孚道之未合何哉故君子明白以啓發之誠惻以感動之不見人之非不見我之是所以積久而待交也交義合而國家之務成矣或謂子之言交信大矣聖人奚獨系之于朋友哉曰朋友人倫之紀綱也系之朋友而四倫可推也人特未之察也

仰屋子曰萬物從虛中來故人心本虛虛故靈靈故與天地合德今人讀中庸稍知誠之爲實而不知虛之爲先未有心之不虛而能誠者故虛者物之始也誠者物之成也虛者善之入也誠者善之實也

仰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言人心素有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言吾心素有也以吾心素有而通人心素有其性一也此萬物皆備于我之徵也故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止

機警

王文祿撰

機警一卷

沂陽子曰予生也朴寡見事每遲閱書史中應變神速轉敗為功者錄以開予心云各條末贅數言以自警類長之能事畢矣嘉靖丙午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尚父敦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與徐行若無虞旅人且憂為勸勵之心無特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怠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為至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聞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死亾命處患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中以潛蹤繼走車下以避索閒逸不亂非養不能也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為戒哉

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噫死猶用智況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由保即墨保即墨由傅鐵籠倉猝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噫卒勝樂毅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箠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詭其識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傷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怠楚兵乘之敗衂必矣傷指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否問曰曹操何在紿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春夏讀書呂灝子曰周文子發旦三聖魏武子丕植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羲之在帳羲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佯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羲之早慧故能脫虎口至親何恃哉是以君子貴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齡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剖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勣勝敬業大體論敬業勝勣匡復雖虛武曌褫魄及周為唐陰有力焉蓋見人心在唐不易華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遁去有是哉

張乖崖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傅霖仙去然乎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李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斂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呂矣

眞宗不豫李文定迪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間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閣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為毒即上馬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百為百中蓋文定素知元儼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為所破邪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毀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孚亦疎矣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安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邪

苗傳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劉偽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之詔既至令僚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留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疎自檢慎哉臨事無時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害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清江紙朱塗之即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舘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白染圍罏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鑿圓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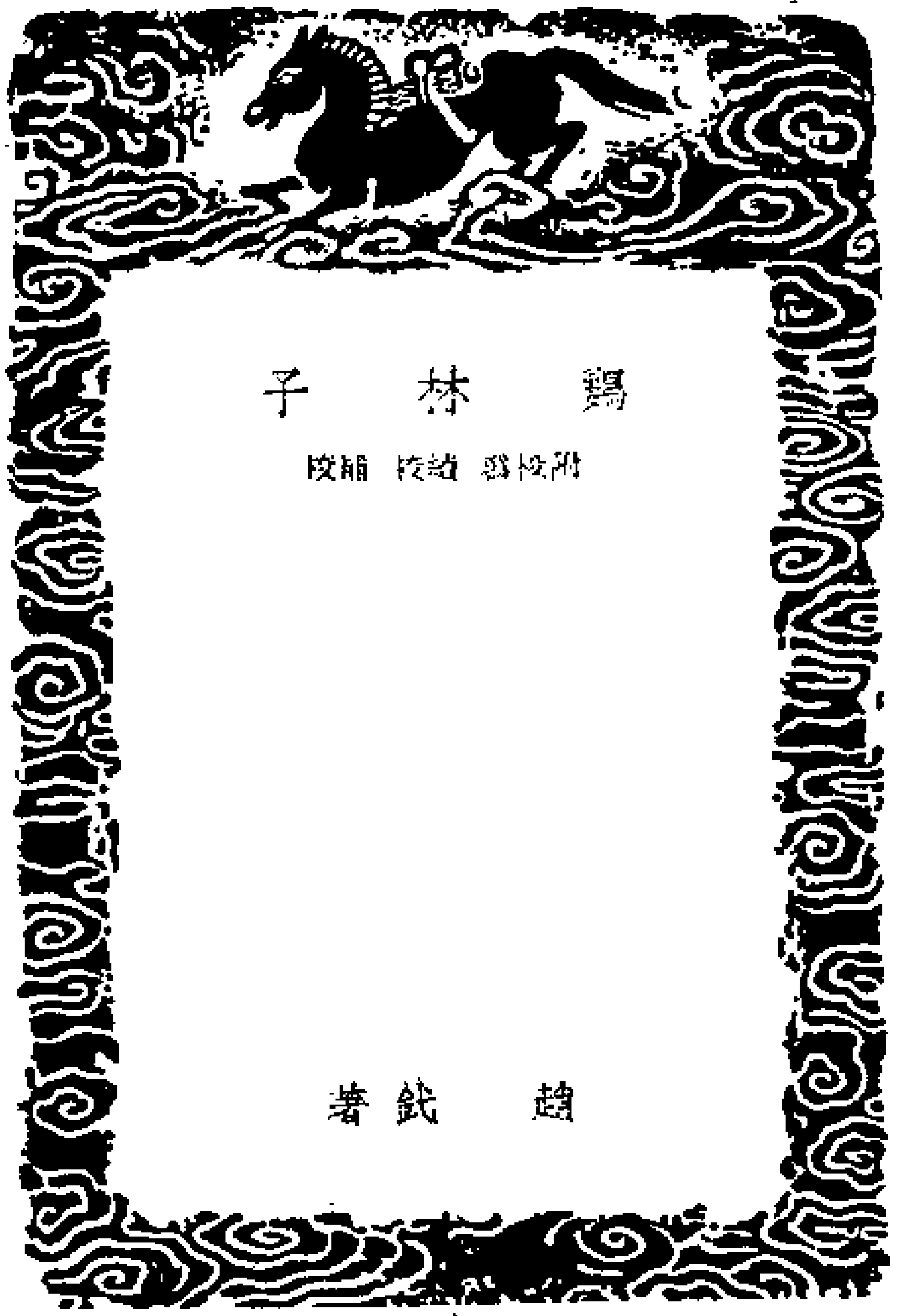
白紙糊之取鐵鍋為罏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盤迎 駕遂命捲簾為燎得如數進 上稱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貴讀書多

平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吏曰它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瓦止它日用兵何以鼓之殆徙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涅寺嘗燕客中夕散夫婦醉臥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毋驚主人盡付匙鑰秉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污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婦人耳臨變忙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振敵傳載赭汗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綫圖此急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叛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擔竹籮木桶沿市民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兵皆飽飡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師行餉從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機警一卷完



鷄林子引

鷄林子退耕山中五年。因避俗累。日把書坐茂林。見尺鷃往來飛鳴。聲如互答。輒悵然大笑曰。此吾忘形友也。意有所得。取木葉書之。漸至數篋。兒子復易以剡藤。復穴敗葉樹下。留此篋中昔戴顒持柑聽黃鸝。以爲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此吾與尺鷃論學耳。故曰鷄林子云。

嘉靖戊午秋日。

鷄林子卷一

明　桐城趙　釴鼎卿著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徒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嗚呼。吾輩見前賢著作。初倚氣觀之。自爲能過。及學稍有得。然後覺其用意深遠。邈然難及。因手之終日不忍釋去。是以學者甚不可有易心。易心生則學不進。

昔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此正吾夫子無隱之教。得晦堂發明透徹。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者也。但學者不能隨處見得。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耳。吾有旨於其言。學者覃一生精力。白首於王孟之門而不忍去。然竟何所發明。信詩者文之餘也。

范景仁與司馬溫公。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往在館職。唯議樂不合。弈碁以決之。君實不勝。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向所說樂論八篇。爭論者數夕不能決。又投壺以決之。景仁不勝。君實讓曰大樂還魂。二公論樂而終之以戲。何所以平勝氣也。勝氣難平。唯在虛心觀理。若詞鋒甚銳。則宜暫止。少選氣和。是非自見。故人知有言之辨。而不知無言之辨。辨之至者也。如復壘守。牢不可攻。知者代作。留俟百世可也。

徐師川。山谷外甥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之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濂上。夫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所自。而學者自述。亦曰。某氏某氏之學。今師川名成機重。遂俯視外家。不有涪翁。以至後世父子兄弟。亦各立門戶。自成一說。以相雄長。古道蕩然盡矣。嘗謂穎濱於東坡亡後亦曰。此後文字。人不留家兄手定矣。穎濱且然。他尙何責哉。昔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己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二公自能用情。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詣己。及至門。唯求悅與惔。謂爲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嗚呼。安有入人之室。見其子而遺其父者乎。雖爲愛才。實已長傲。而爲之子者。挺然受長者之顧。亦自忘其有父。賢者若是乎。噫。年少未能窺人。人可以窺年少矣。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顏談讌飲酒。諠呼不絕。新安靜默無言。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此吾人最受僞處也。然則昔之酣叫。盡謂坐上無人乎。因人以爲疏密。所失多矣。古人閭閻之中。相對如賓。何況見客。然聞言知謹。亦見省發。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遣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爲善士。此正見吾儒作

用。陰者不爲。孔孟之後。推明道識得此意。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必也持符。於事旣頗理成不曉。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人皆以是稱謝太傅。然則京師之所謂廣大。顧在是乎。邇來都城多盜。往往候門相第。陰入竊取。莫能窮詰。而姦作不時。潛入中朝。事體肅庭無不詗知。欲立保伍。人至不敢夜行。殊亦廢事。識治體者當自有說。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姧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謝。因呼小友。以九齡猶喜軟美。交道可知矣。然則正直難儔。何但君臣。此古人所以有惡繩之歎也。

今道家用符法禁咒。不甚信之。及讀稽聖賦。謂鴆善禁咒。其性甘帝。能咒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卻。如道士禹步。則石防然而起。新木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擾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蕭穎士性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嗚呼。主人博與。於僮僕何與。雖受鞭撻。猶不忍棄去。此其好德之心。可與汝汝者道哉。今人子弟之於父師。少加訶責。已不能堪。去此僕遠矣。

陸相知舉放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

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仕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夫舉士。公典也。寧樹桃李爲門戶地乎。崔之言。市道也。姦爲官公弟子。然則不舉陸氏子。是乎非乎。曰顧其才何如耳。如其不才。黜之非我。雖然。世少厚德。嘗見崔渭虔有門人請宴。諾之。至日不往。封書一冊。送之宴上。乃羅峯張相公祭文也。當時羅與張同主試。張公故。門人獨無言。崔以是愧之。曰死且不冀。生而食我。寧有敬心乎。一時門人皆慚謝而退。由是觀之。良田多失。不獨陸氏就荒也。

王求玉除尙書僕射。素有腳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江夏王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嗚呼。收時望者。要在得賢任事。乃僅取充位。惡得爲賢。宋之君臣。兩失之矣。近世亦有以虛名得美地。縱職業不能。人猶恕之。盛名亦復累人若此。唐常袞當國。崔祐甫在中書舍人岑參初掌綸誥。稱疾不宿直。崔以舍人職在樞密。今疾久離局。袞曰。此子羸疾。諸賢豈不能容。崔曰。相公若知岑疾。不當遽授。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亦自有見。

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老弱居半。又皆京師遊蕩之夫。及內臣家僮子姪。代役其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艸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馬文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訛言

騰沸。孝廟呼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及。余巡視團營時。以是爲言。逆黨竟不行。豈眞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自無譁。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蜣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轉糞丸。至濁者也。久之成蛻白。如尸解僊去。其尸解時必入土。余嘗掘而視之。其形似蟬。夫蟬飲露。至清者也。而蜣蜋能化而爲之。豈非惡濁而求爲清者乎。則貪夫亦可化而爲廉矣。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螗蜋穢飽。卒能去穢忍飢。則又足嘉。然則清者必多飢乎。故君子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

陳穎。南昌人。業進士。題漢祖廟曰。項羽英雄猶不懼。可憐容得辟陽侯。遂得狂疾而卒。夫醇謹者自無口過。而險夫不但好訐人私。往往輕伐古昔。卒被人非神殛。以口滅身。孰爲幽冥可欺。傷哉。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讌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吾聞長者之言。不覺瞿然。夫以醉語細故。動相苛責。誠非曠度。飲者不自操持。率以酒失求原。大非善事。如過禍心人。則灌夫之禍。前車可鑒。今又有人假酒佯狂。敢行欺侮。醒醒謝過。罪歸麯生。則又濟惡助姦。喪德甚矣。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其處而益疏。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嗚呼。此吾之所未解也。異姓入門。最易離間。有道者處此。亦自有法。今欲全友愛。忍廢人倫。所謂因噎去食者也。賢者之過。亦能害事。抱朴子曰。兔不牝牡。螣蛇不交。不可謂貞。此未足稱也。

潤大雅將改非其祖父.筮者曰.若非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嗚呼.術者每持是說以惑人.令疑貿.吾鄉有張姓者.兄弟甚友愛.喪母卜地.一僧指曰.近舍有佳兆.但弟不利.弟卽拜謝曰.兄如富儻.白常恤我.非後.季室子孫.遂至逃絕.與此相類.然則地理天道.不相統貫耶.一言偶中.百世傳疑.今兄弟衆多.常有數年爭勝.不非其親者.誰與決之.

崔公儒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儒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嗚呼.此古人所以物物爲之所也.後世當軸者.率引用子弟私人.列置要地.不復問其修職與否.甚至亂政.亦所不計.其亦未以造化爲心乎.吾嘗三復斯言.

陸鱗曉爲曾熙王長史.立身清肅.佐道見.必起送之.或語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陸。不以禮處人.又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嗚呼.此長者之言也.今人予坐立稱謂之間.好爲低昂.自爲持體.往往顏色詞氣.變態立異.殊爲可笑.吾師歐陽南野公嘗見一士夫方驕洽.忽報爵吏見.卽斂容厲聲.公曰.安得爲此.曰見爵吏當如是.公大笑曰.此好作生人相也.亦是涵養未定.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此與微生乞醯事何異.孔子美之.蓋微生好直.嘗以佞譏孔子.孔子學乞醯以美微生.能委曲以行其德.非徒直者.後人以爲貶辭.非矣.此自盛德事.何嘗貶刺.與纖纖以有無爲情者不同.

范孟博遇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袁澥爲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沂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袁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使諸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而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沂公曰.老夫過矣.澥遜.沂公命爲坊之.置在賓席.嗚呼.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乃責人以禮外相崇.袁澥則堅自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像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嗚呼.此巧宦之一端也.人至今能之.昔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啟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抑何超然遠覽.彼背向人疑.前與槐柳並列者耶.

法秀師嘗詰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能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此眞可以戒矣.今人好爲淫詞.

使歌者習之.媟褻閭里.如聖人作.當在流放之列.其有以前賢爲戲.罪且無赦.豈止墮冥道而已.儒者亦復爲之.法秀之言.誠爲善誘.

迪庶爲蘄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于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尙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嗚呼.今人好壞前賢遺迹.其亦未聞此論乎.嘗見仕人.因邑中碑刻.世多求者.輒令斷毀.曰爲地方去累.非惟不知好古.其忍心甚矣.使輸議.當與祖龍焚書同科可也.

若谿謂古今人作明妃辭曲多一意.唯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夫詩在言志.豈貴新奇.此何拆論.嗚呼.是詩也.使李陵聞之.賊中阿堵.若誦於蘇子卿之側.當咋舌自愧矣.

唐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元移刺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能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贐行.古人用情乃若此.今人有求.率意取色受.朝有抗詞.暮有隱禍.不得申臆於去住存沒之時也.二相忘情得失.並足嘉尙.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嗚呼.今人常處懷物外.雖蓋向公曰.嫁娶未畢.倘滑佳期.夫嫁娶何與吾事.吾人自爲兒女作魁儡耳.俗緣難斷.終阻遐蹤.兒女催人.何能了了.終是透此關竅不得爾.每念及此.常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父母不仁.以兒女爲芻狗.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二子.並爲外任.弟鄭之從容謂曰.拱撫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此眞可以勵俗.近世紛紛乞恩.抑何不遂.

張寶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琚瑯環者數十人.指壁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寶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僊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觀此.可以知作詩之旨.夫詩貴情景穩稱.作帝王家詩.不得用田間語.若賦野叟林翁.使內殿秘閣事.恐菜餡中著麟脯不得.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

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緡計贓.殆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挪.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卒排衆議.又論王虎臣不宜往按總管趙全及論奉御徹里論桑哥丞相之惡.皆常偉之.曰承旨立朝大節.總總可稱.乃獨稱其字畫.何也.史官楊載亦稱孟頫之才.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乃知多技累人也.故法秀師亦呵譏李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懼曰.作馬無乃例能墮人心頭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久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駭.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夫以冥道相誘.雖非至論.謂士夫作畫.行已可恥.亦名言也.學者當知所重.毋託辭於遊藝焉.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爲職.當亟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囑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嗚呼.古人愛才.曲爲保護若此.今朝中有一人以此爲心.則善類全矣.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盛爲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此古今人所共高者.但置主人何地.如不可共食.則不當往省.因思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終是胸中灑練.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堅辭恐逆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此王魏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若非公事.自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觀此二事.則知所以安儲君.全臣節矣.昔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鬬雞.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即日竄勃.輕動若此.豈不悲哉.

御史臺有闕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達于搢紳.凡爲中丞者.唯恐者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闕吏忽直其梃.范大駭.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視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戒庖人造食.指揮

數四.庖人去.復丁寧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斷謝.此言似覺知大體者.皆見達官分畫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大都與庸人言.不得不多.與君子言.不得不簡.自有詳略耳.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溫誥.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若直梃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

襄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詩曰.民之質矣.曰用飲食.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今人藝偈悅佛.妄念盈腔.乃欲變食.便可永筭.可謂不知順天者矣.然清心寡慾節食頤貞.亦是美事.但不可有妄心耳.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鬭.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人.服其言.後溫公欲用張無盡.嘗問東坡.坡云.獨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觀此.可見志剛氣銳.終非遠到.東坡以氣節自負.乃爲此言.亦是作劊子.斬人後漸有覺悟耳.

宋□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皆高大.何耶.令狐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由是觀之.服之不衷.所關甚重.君子必不隨時變遷.以媚時好.重服所以重吾身也.

獸之中.聞獬豸觸邪.又有名牛形狗聲者.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囓而食.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邪正不同.獸類且然.世固有崇獎奸回.屏黜善良者.亦其秉懿好德之心.得于天者自少耶.噫.

魏元忠上封事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缺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故陰陽不和.拔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爲將.予嘗謂選將求材.無論卒伍.擢校之言.足爲至論.夫世祿損智.紈袴生愚.專屬將門.往往失士.今募兵乃取之民間.而論將多拘於世類.此儐師所以成風.而軍威由之不振主國是者.當有遠慮.

昔仲長統著昌言.人皆謂詳觀時蠹.放昭政術.其損益篇有曰.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無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

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唯以是爲言，忌導貪長慾，顧足以厲人臣之節乎。今聞有道之士，亦曰居鄉則一介不取，柄用則揮金不顧，人皆以爲通，似亦非中正之論也。

鶡林子卷二

昔白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嘗賦有木八章，其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檉凌霄，以諷在位與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云云，則託以自謂。若然，其眞可以祭矣。

郄超少卓犖，父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若超可謂能掩父之過者矣。嘗聞呂溫，野以少宗伯歸，其子向家僮索求宦資，無有，遂致笞責。溫野聞於官，治其罪。夫以溫野爲父，乃有是子。以郄愔爲父，乃得郄超。然則鸑鷟寧有種乎。子之才不才，信有命矣。

褚彥宣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嗚呼，人之所至難得者壽，而彥回反爲多壽所累。此孔子所以責原壤也。昔箕子論五福，亦必以好德爲言。好德非福，乃所以致福者爾。人而無德，雖親如兄弟，而反望其促，雖聖友如孔子，而亦惡其不死。然後知夭死不足惜，而死有餘責，然後足悲耳。

唐侍制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有覆譖之命，唐遂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勤

多舒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嗚呼，此不惟有知人之明，亦且得避嫌之道，可謂善處友者，取以爲法。

殷叔獻少便誕節，居母喪時，兄伯獻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獻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獻，子之居喪，禮乎。叔獻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尋。嗚呼，此情實之論也。今人哀不足而禮有餘，詞甚戚而貌徙腴，觀此媿矣。但情既不佚，又能中禮，食既不甘，并能毀食，始爲善道。叔獻此舉，要亦矯世者，非自以爲常也。

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侍御史張仁禕，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儒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也。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夫代人辨對，非素致爲時所重者不能，而高宗雅能容之，君德恢然大矣。今人雖有密友，稍蒙外議，猶恐餘波相及，即推而遠之，能代直於當事者之前尚少，況以君父臨之乎。然仁禕一遭誣奏，便惶懼失次，亦非雅度。嘗見吏部林東城許石城二公爲臺官所論，例應奏辨，林悲懼不能作一詞，許既自陳，又復爲林公代作，朝士以是觀二公器度。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嗚呼，當國者必有如此度，然後可與言天下事。否則從觀臨矣。後人未及拜官，先學作諾，時事可知已。文然，戲字。

潘孟陽在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恩遇極異。有一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匹縑，其危可知。遽勸潘避位。夫遺縑求見，其人足鄙，而其權勢能使人以一見爲重，夫豈無自。今士夫欲倚權門，先交歡僮僕，甚至投刺稱號，卒以此敗，皆用權者炫耀之過也。善乎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思閽人不爲通，是日尚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嗚呼，開門延賢，猶恐賢者不至，豈有拒賢者於門庭之外乎。可以鑒矣。

韋斌謫鄞春時，李鄴侯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聞雞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爲惡，苟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夫雞曰有聲，無與人事，而人苦忌之，抑何不達。昔有牝雞夜鳴，主人烹之，明日憶及以問伊川先生，先生曰，彼妄鳴，自合烹耳。於人何與。然其家亦無他。嘗聞道家言人姓名具在陰司，欲學道須變姓名，遠遊四方，庶可逃避。此亦掩耳避鴞者也。

衞玆弱冠，與同郡卷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衞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訛詞，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稱。予於服飾器用之類，率不能辨，往往託之於人，一售即止，不復相疑。見士友中，必手自揣量，論估價不相值，歡反不已，皆側厭其多事。及其既用之後，予物先弊，乃歎爲人所欺。今見子許，亦足自解。

孔恂及齊王攸識劉元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爲亂世之姦雄。潘滔知王敦必反。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患。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張九齡識安祿山必亂。呂誨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爲國家賊。天下之大蠹。數公不知從何而知。眞爲先見。

今內府財物。未滿十庫。先戶工二司主收驗之。然後從西安門入。又特敕裁諫各一人。同內臣驗收。其法非不甚密。近內臣用事。專論常例。不復辨其物之美惡。雖裁諫亦不能主持。以致百姓交納倍費。又不足以供國家之用。雖府庫充盈。實皆朽濫。所謂官民俱困也。嘗見唐開元初。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前後爲太府。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輒爲慨然。感念弊政。何時可已。

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每以匡諫。恩禮遂渥。時周顒入侍帷幄。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常陳此而已。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以爲言。帝驚曰。報應眞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歷被全宥。夫諂佛阿上。固非直道。因事啓納。多所解悟。亦不失其爲忠。張文懿公嘗欲詮釋道德經。刪正道藏諸書。定爲一說以獻。竟不遂就。齎志而沒。惜哉。

昔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廣煮茶之功。李季卿宣諭江西。知伯熊善煮茶。召伯熊執器。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入。季卿不爲禮。羽愧。更著毀茶論。至宋蔡君謨著茶錄。造大小龍團。歐公嘅而歎曰。君謨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飲食細事也。君子處世。豈不能隨時表見。乃於茶鑪水甕中立名。其於激頹起靡。風猷劣矣。學者猶稱雅致。反譏季卿。吾謂季卿能賑水厄。功亦不小。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今仕人以近侍爲熱官。以外臣爲冷官。亦以去日有遠近與。

河間王次子暉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暉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暉即日毀其樓。吾嘗遊江南。見一士人忌鄰家高築。乃計向背造宅舍。使樓脊直犯其門。以相厭害。夫古人不欲臨高窺人。況肯損人自利耶。風俗薄惡甚矣。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臥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嗚呼。此韓公爭臣之論所由作也。夫言官貴知治體。或人言其細。我舉其巨。人或多言。我獨無言。簡立雜坳。羽儀自在。乃以酒自亂。豈君子安身之術耶。後韓熙載在南唐。多蓄女僕。恣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相命可逃。亂世易避。達人玄識。嘉遁有途。豈網羅哉能獨空。而黃鵠無由翀舉耶。此皆以劉阮爲宗。佯狂避世。君子中庸。殆不如此。

人之所以貴長年者。豈無謂哉。以父子兄弟。日相保聚。親戚朋友。日相呼樂而貪生。乃欲一旦浸情長生。

超然擺境。縱能得道。以風爲馭。以雲爲車。以時爲月。以日爲年。以琳琅爲宮。以珠玉爲食。五倫告上丹人以解。亦何益乎。昔老子有云。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死。夫以死爲佚。正謂耳目不交。心志無營。復返大化。冥然忘形。若猶強留人世。浪寄乾坤。時異世殊。亦自感愴。便使頹然忘念。而生人之理蕩然俱失。既不能經綸宇宙。又不能與亂持危。雖神氣常生。亦與鬼物無異。吾嘗謂隱者有形之鬼。日中可見。鬼者無形之仙。幽隱乃出。況四大強合。終難久存。而世人紛紛。遐想翀舉。反致振苗曳生。求延得促。覺也晚矣。昔范忠宣公云。人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與吾心豁然相契。乃益信其灼灼耳。

今之學者。得一把茅覆頂。便非朱攻陸。毀道罵佛。實陰耕其意。而陽乙其文。標置門戶。爭爲一祖。細求其實。無甚發明。畢竟何所裨益。昔唐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美泉之言。有味哉。殊可深繹。

唐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此言當爲帝王法。此所以奸宦相戒。毋令帝王讀書。見前古治亂興亡之迹。亦是防此。

王介甫呂晦叔同爲館職。當時館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於于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能止人言。必識見過人。始得介甫偏執一生。獨心服晦叔。急於引用。後論新法不合。乃歎晦叔有共工驩兜之奸。不知平日心服者何。可見知人不明。一日諸士論劉向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未決。介甫來。衆問之。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對曰。同姓之卿與衆乃服。觀此。則知止人言不易也。而二公深淺見矣。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所覽見舊儒弗及。夫將以智爲上。將不知學。則智無由生。雖勇力過人。僅百夫之敵耳。今人論將。不知出此。昔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卒退楚師。由是觀之。將可不知學哉。今之將者一字不識。徒以弓馬爲事。亦何當於折衝。稍能談說前事。則又趙括者流。此武事所以不競也。噫。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遊山訣也。不但可以登高。且用以涉世。

黃巢作亂。帝遣田令孜擊之。視餞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選皆哀哭。陰出貲雇販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慄。今團營兵大率類此。前庚戌之變。參將陳燿領兵三千。防守陵寢。適賊忽至。止四五十騎。兵皆跪迎叩曰。令解甲先獻。引頸受刃。後擇坐以失律。餘兵例猶給賞。禁兵不足用。自古然矣。

祖士言深好弈碁。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殊也。今皆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遊宦四方。佈也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歲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遊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卿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卽傲然自足謂讀書爲走可以長守祿位不復事詩書矣又有好誕任達率以遊燕爲歡見人著作轉相嗤笑曰爲人辦覆瓿者勸以蕭雍州恭爲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扈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自著述求名誠爲可笑然與深倒杯酒沈或耽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珏之每休假之暇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能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嗟夫吾嘗云得書能遂生前樂好學非干身後名每誦珏之此語不覺神啓開心之言何可多得

二王是韓持國婿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皆謂身已衰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夫以衰年耽於聲樂同

爲過計而彼老喜誇其說止此豈無有別說更可怡老者乎然亦可爲吾輩小歇肩方也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邪不干正於此可見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斂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後柳仲郢先爲牛奇章辟客後李衛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爲嫌仲郢嘗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卽與從質正員官夫二賢之言不惟理既順正而辭亦暢逆能使怒者忘怨抑其所讀高致自能感悟世人雖有恩好儻遇嫌忌遂自遜避背德忘交亦所不惜用情之薄遂至於此存此

二事以救世風

龐相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使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邊而不以聞後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詰龐公擯與詰責不已龐公旣素重溫公略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緘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夫以身庇人尤人所難昔閩石塘公爲大司寇時嘗與三法司會題適廷尉後奏上怒降首事者一級時公已兼宮保腰玉矣乃削兼官僚屬勸公自明公不從曰尚書猶在也後任家宰一考復賜玉人皆服其雅哉兒輩聞風流令人羨慕無已然溫公輕舉亦自可戒

王令明兄弟頗好斂殖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弟曰錢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昔王思叔尚書在錫山有田八十餘頃與族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若有田能如此作用亦自不惡但以聚斂營之誠無用田爲

范忠宣旣葬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無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致政歸文恭嘗舉於蔣乃表其第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嘗犧已舉文恭因其宅產芝艸遂更爲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嗚呼昔人識度乃爾今率假重於人得有司片板數字題之宅里以相夸耀甚有乞建求助上以此爲惠下以此爲恩一時成風恬不之愧亦見世變

凡新羊入羣爲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羊義獸也見虎不避羣鬭爭死乃惆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此所以有道者不輕定交一與之交後死生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始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今法司中鞫獄每事必□有一二婦人啓發證佐皆由此等常見男子易屈婦人足智難理京師四方之極乃防淵亂竟莫能革何由興化外郡以逮婦爲最辱往往播訟迷年不解亦司理者無復以克敬爲心耳

盧思道聰明俊辯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才學兼著以此知士不可一日不學若更知所以學不但善變素絲天地造化在我矣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從司空顏揭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負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嗟交道甚難在士遜則當忘勢在玄季猶當異禮非曰曲徇所以全交爾

朋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詩賜弟澍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嘗服藥。而生羽翼。尊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詔止朝謁。卒使憂鬱。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效丸耶。嗚呼。吾每讀天生羽翼之言。不覺愴然動念。嘗見家人翁止生一子。念其孤立。每以爲憂。及連擧數子則喜。以爲枝相附。霜風不鼓。及其長大。各立門戶。則互相讎隙。反結外姓。以爲強輔。恐其室人。是自翦其羽翼。而假人爲重者。卒生鬪亂。而昔之強輔。終非一體。亦皆散棄。始知友生不如兄弟。嗟無及矣。

鷄林子卷三

讀書貴神解。昔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善學者顧不以記誦爲能也。故謝顯道誦史不遺一字。程子以爲玩物喪志。亦是此意。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謂看畫有益於讀書。吾所未解。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今見博學之士。以才華耀世。衆競尙之。因是驕縱。竟以惡終。則旹之強記多識。適以助過遂非。雖不足以擬目前。而後世誦其言。或有想見其爲人者。又殊可深罪。

劉尹郡爲政淸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擧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大正源。鎭靜末流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夫官多不法。若置而不問。則留民害。若因訟言以去長吏。則來者不振。嘗與一當道言曰。宜御民嘗而以他事去之。則法行而體不裂。始爲政體。然又有因是而大與民讎者。可勝歎論。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分乎。驢鳴本無可悅耳。王濟好孫子荆驢鳴。張南巢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父昶以其癡。何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擧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嗚呼。今人不知擇婦。惟重世系。豈知鸞鳳尙有种乎。王公超識至此。其英才挺生。不獨有女德云。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擧弓而射。卽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擧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惜便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擧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幷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椀。高衆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椀之由。

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今視卿椀甚似。得椀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永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余嘗聞高太史談。河南有一鬼戶。甚奇。爲疑其說。今讀孔氏傳。若相符云。河南村中有一婦。負餌以疾逝。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留久之。蓋其婦歛時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時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常至。因竊視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蹤迹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冢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擧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稱爲鬼戶。由此觀之。宇宙間何所不有。但人不及見耳。

谿鷘五色。尾有毛。如船柁。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賦云。谿鷘尋邪而逐害。此鳥盍谿中之敕邪逐害者。故取以爲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谿鷘於水渚宿。先少若有敕令然。又其浮遊。雄者左。

雖者右。琴佤皆有式度。今科中皆服銘鷺。而揖獨尙左。或取義於此。

李文靖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意。堂前藥闌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而韓魏公所至。輒起宮室。務求廣大壯麗。人亦未嘗以是短之。可見二公所存不同。故規模亦別。

余友汪子苦性急。櫛髮不順。卽拔髮。幞巾偶引他髮。卽裂其巾。諸事稱是。余嘗笑曰。人七情互用。安得獨行多怒。人皆發其達日何以居位。余日政閑不達。後果以貧卒。一日讀中興書。見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擧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以屐齒輾之。又不得。瞋甚。復取入口中。齧破吐之。王羲之聞而大笑。此與汪子何異。述閒急。後過謝無逸。以事相忤。極罵。述正色面壁不動。謝去良久。問左右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性急乃爾能容。此同小巫見大巫不覺自屈。知世復又有善怒者。因書以爲誡。

桓沖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鎭。乃爲荊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嫺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幷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袵矣。旣聞淝上大捷。慚憾而薨。嗚呼。此何足死也。吾方羨之。夫讓揚任荊。推賢也。遣兵內援。忠國也。知賊所向。察機也。淝水成勳。當共爲國喜。反重爲已愧。此桓車騎之所以止於車騎也。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旣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致老無敢取者。此亦用情太過也。裴寬亦能久留其女。此說悟爾。後庾亮兒會遭蘇峻難。其婦諸葛彪女也。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尙小。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忽覩遣何如哉。

呂夷簡生四子。皆顯異。與夫人語四兒它日皆顯重。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一日。四子居外。夫人令小婢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夫父母之視子。自言語學識。起居動作。皆可覘驗。必待碎器而後見乎。蓋人之器量。於成敗得喪處最易見。故以此試之。然文靖獨先忍碎四寶器。亦自量處大丈夫以量爲先。

彭城元伯楚懸與二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敕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爲煩耳。此可爲超識。識邁常情。今仕人在外。幼子弱女。雖間關必歸還本土。祇是俗情不割耳。昔有友人爲小官。卒於岢州。予勸卜葬於彼。人皆以爲不情。不知古有行之者。嘗此以證吾言之非妄。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年耳。檀越旣履順遊性。何羨遐齡。人稱善詠。此與孔子朝聞夕死之語。互相發明。

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院。極爲崇峻。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亂過此。爲元兵所追。走入院中。兵益近。自度不免。乃禱于山曰。若趙室尙可延長。此峯當傾。橫絕山口。以遏寇兵。山峯遂崩。兵至路迷。遂不能

度山中有毛姓者。族甚衆。因留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闐。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聒。蛙聲遂絕。至今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不寧。遂不敢用。適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永豐人。名汝霖。

元文敏公元許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主贄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主歎服。今使臣册封宗室。或封外國。多用武臣爲正。文臣副之。武臣不但受其贈金。反多索焉。文臣則不受。或原於此。其所儀刑者甚遠也。

余嘗讀水心葉公進卷曰。今俗吏欲抑兼幷。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專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不能自養小民。而吏先已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此論甚得治體。按周官十二政。曰安富。曰恤貧。貧者恤。富者安。此聖人之政所以爲平。故萬物各得其所。

衞靈王死。夫人無子。傅妾有子。一日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得留幸矣。又煩孺子。我甚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甚便。傅妾泣曰。夫人欲使妾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順道也。今夫人雖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逆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欲自殺。夫人聞之懼。許留終養。噫。若衞夫人者。可善處子母嫡庶之間者矣。夫子王則母后。禮也。禮無二后。則忌生矣。忌則不終。故秦尊華陽則廢芋后。與其廢也。寧外。故曰善處子母嫡庶之間也。而傅妾則自以爲罪。而要之以死。則尤難矣。亦夫人素所處者得其心也。不然。長信宮之行。恐自不免矣。

吾聞德清有女獄山。問之。曰有姚恢者。縣之千秋鄉人。東漢時爲清州刺史。時與沈戎爲婚姻。縣東北有柯田山。水嘉甚。恢謀定居。此女泄之沈氏。爲戎所奪。恢憤。賺女歸寧。竟囚之苧谿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戒其後三世不得娶女。女獄山卽恢因女處也。嗚呼。異哉。田居細事也。竟以是而滅天性之恩。世固有若人者。語云。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人情大可畏矣。

昔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請於晏子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臺牖上。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哉。爲子復之不得。辭者何。曰小人將左手擁格。右手捆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

者也。晏子見公。為於何諱。景公作色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有葬人主之宮者乎。曰古之人。其宮室節。不侵民居。今葬人之居。廣為凌樹。使死者畜哀。生者畜憂。不如許之。公曰諾。於何葬其母。諸流而去。嘆景公晏子。俱盛德事也。難哉。於何又能哀死。得如所諱。則尤難矣。余甚疑之。夫人主之宮。死者穴之。世寧有是理乎。但當卜地。官為之改葬。使得合焉。則民得借地之便。而宮亦無人鬼之凶矣。晏子亦未之思耳。嗚呼。若此者。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嘗讀後漢書。見李固既策罷知禍。遣三子歸。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泫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學。酒家異之。因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誅。而災眚歷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有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吾令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四節為位祠焉。晉辛憲英。辛毗女也。適羊耽。憲英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赴爽。來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敞遂出。宣王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遂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為吾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司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吾於史中見二女才智有非丈夫所能及者。俱以知全其弟。全其子。可易得哉。因錄以傳。孰謂生女不關門戶哉。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吏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繿褸。持刀割肉。別有人著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近聞湖南一學士無子。陰攜有娠者取以為妾。遂生五男。今族人皆外之。不許入兩編牒。若然。是不但欺其先祖。實自欺耳。作此何益。

汝南王叔濮父子方出遊二十年不返。叔濮作尚書郎。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兒往迎喪。叔濮發哀。留

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括櫓回。叔濮指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敬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任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許還錢。復本官。此事世多有之。昔一仕人誤傳病故。銓曹遂作缺補注一官二人。因以一人他徙。銓曹遂遭浮議落職。良以遠言易偽。不可不審。

今之仕人。率多拘忌。凡營造婚葬行。來必選日卜時。少有違礙。則以為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讎之。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舍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多談為證。因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隋起居注。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其略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艸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吾味其言。以古人改火。其意義至深遠也。然亦非難行之之事。後世偷惰。於細事不肯一為之。況望其他乎。余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行之一家。即毋論順時救患。亦足以見師古之一端也。

隋牛弘嘗從容問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噫。此後世通弊也。今簿書委積。而督勸之使。冠蓋相接。自謂盡法。實徒滋蠹。亦何益於政理。故省官不若省事。千載名言。何時得去掾吏。使我心目豁然。亦一快也。

隋辛彥之拜徐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世臣曰。人安可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高祖以是為學力。尤為有見。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皆聞

前學士陳公晉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

街衢。街引入故舍。下馬升堂。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容無對。可資一噱。陳公管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河東柳晉。隋帝甚重其學。嘗引入內閣侍事。每與嬪后對酒時。遇與晉。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于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夫古今君臣相得者多。未有如此之甚者。其何術致此。觀其與嬪后同榻共食。大低。便佞爲人主所狎耳。然亦大異事。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夫古人有車惟恐人之不借。今人有車惟恐人之借。古今人相違若此。要之。能以物公之於人。非有道者不能。昔孔子不借蓋於子夏以護其短。而子路之志願惟以車馬衣裘與人共。在賢者且以爲難。他可知矣。

許詢王循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道林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耶。豈是求理中之談哉。今人講學論事。各求理勝。往往詞色俱厲。甚至作書互爭。多至千百言。使者往返四三不止。亦是涵養未定。

戴安道從東出。謝安石往看之。謝本輕戴。相見但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甚妙。謝悠然知其量。此安道之所以爲安道也。其視不對米價何如有道者。其度量當自別。

王莽之子宇。非莽所爲。身先被殺。褚淵之子賁。非淵失節。遂不復仕。人之無道。父子之間。亦不能容。況他人乎。士誠不可以世類論也。

齊循吏傳載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嘗非洽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賻賵。嗚呼。此豈人君之言乎。今仕人亦復有是其說者。是亦仲長統之見也。

梅聖俞作碧雲騢。其言專訐士人。而於范仲淹文彥博攻之尤力。且言多涉陰私。穢媟可笑。以聖俞乃爲此。其終身坎軻。不得大用。得非天道與。孰云外史之言爲可信哉。讒舌一鼓。千載受誣。奸人多以是害人於百世之下。可罪也已。

鷄林子卷四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昔先正亦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吾嘗笑其言。夫積書所以尚友古人。自廣聞見。豈徒遺子孫爲功名計耶。若特是爲產。恐亦易徙。昔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損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似亦過爲著意。與李贊皇惜平泉花艸。其意相同。噫。此豈一家能數百年物耶。吾每習書。輒祕之曰。願長有賢者披閱。不使蠹魚相侵。更得展用。即爲得所。但借書過甚。不經批點。友朋相借。猶有吝心。亦是癡態未除。

平繼叔所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皆不足。妻子不免飢寒。二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念其世衰。植杖巡舍□□而哭。不爲營事婚宦。親知每以爲言。繼叔曰。此狼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覆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處不肖子。只得如此。昔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爲其子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少許。端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此則爲不肖子所苦矣。殊失料理。可爲一慨。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更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有問余

者曰。此可爲法乎。笑曰。此急救良方也。
謂京知制誥曰。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假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道。王公此處高於韓公。韓公猶貴人往見。他可知矣。

曾布以翰林院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曾陳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公不聞宋子京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才雅。稅一第於近處居之。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達旦方罷。翌曰。罷相。宋當艸詞。極詆斥。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酲尚在。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亦愧然而去。余嘗聞諫垣中一人。與一部卿甚厚。偶以事相許。已具奏論列。猶飲其家。傾倒而去。少選而言章上矣。明日又復往。顧曰偶議論不合。故相辨證。非傷之也。古今人情反覆多同。可慨也已。

周燁節度鄭滑。表韋澳在幕府。會燁入相。私語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燁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飲衽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燁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嗚呼。此眞可以爲萬世法。誠使爲相者。以人才進退之權付之天官。兵馬之權付之司馬。錢穀之權付之司徒。刑罰之權付之司寇。而吾一一責其成功。如不得人。則亟請易之。天下何憂不治。後世以公家之權濟私家之用。政事日非。率皆由此。雖然權亦自能累人。昔王安石在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於治道。所當舉行。及入政府。孫莘老李公擇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何與前言異也。此惟恐太阿之柄。持之不專。其志難行。寧能免於用權。故卒以專僨事。

范蜀公鎭。至和中嘗論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今戶部司錢穀。兵部司軍馬。速歲虜騎日驕。邊塞多事。議者興言築牆增堡。募兵紛紛不已。戶部轉輸。多出額外數百萬。度支不繼。率請裁抑。二部題請。常令廷臣會議不決。與此何異。嘗見戶部王卿濱在部時。每抗沮兵部所議。未幾。轉兵部職方。戶部諸郎相慶曰。柳濱去。知錢糧詘之。不致妄與矣。已而所用日增。且言某處可動。某儲可支。戶卿夏松泉衍之。竟表免削職。一人之身。旬月異官。一人之心。旬月異趨。此無他。地分不同耳。以是知會計不可不詳且慎也。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徵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蹈。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由此觀之。殿陛樸扑。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都士不憚削職。亦不避遠竄。但恐辱體受刑。死於杖下。當國者往往籍是以箝

諫官之口。頓忘國體。恐亦自不免也。

王佛大臨荊州。甚得民和。桓南郡時在江陵。旣爲本國。且奕葉故舊。常以才雄傲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詣王。通人宋出。南郡乘輿徑入。王對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夫對客鞭人。長者不爲。而乘輿徑入。亦非所以畢邦大夫禮也。士者往往恃故舊。望人以格外相容。不惟難行。抑且自損。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于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夫愛才公心。人皆以引用爲私。近見楊晉諸公。人之所用。己必斥之。未幾。己之所用。人亦斥之。往往才智之士。遭相臣一盻□者。動擯棄終身。更不追論公私。以爲進退。良可歎惜。覩前輩風流遠矣。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尙書。傳季友時與徐羡之共管朝政。蔡因傳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羡之。羡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千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夫審而後入。旣不忤人。亦不失己。眞可爲法。

學者要有偉量淵衷。似人不能窺其涯涘。方爲入道之器。常見士夫羣聚。少負寸長。急於自見。往往以聲色示人。令其望而知辨。皆不能蓄藏故耳。昔徐羨之自布衣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晉興謝晦傳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魏陽元爲鍾毓後將軍長史。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爲譟耦。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陽元旣容範閑雅。衆發無不中。舉坐莫能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夫使人知之不盡者。必其藏之有餘。若一見而知底裏。淺也甚矣。

李光顏初任都統。韓弘惡光顏忠力。乃飾名姝。教歌舞。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大會將校。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因嗚咽泣下。麾卒數萬皆感激。嗚呼。感人原不在多。僅僅數言。已足以奪韓弘之魄。而收軍士之心。卒致斂手削地。皆由於此。大抵奸雄巧於伺人。多以聲色貨利。少不自持。卒爲所窺。有識者自能察識。所謂上將伐謀。亦多類此。

庾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袞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昔侯霸。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霸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納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夫不輕拜人之親。與不輕受人子之拜。可見古人交道最謹。彼豈輕爲然諾。有匪人之客者耶。

紀僧眞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遂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

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嗚呼.世祖.安得有此人君之言.以天子不能與人一士大夫.然後爲天子.後世宦官.多從中賜.以致紛紛陳乞.朋攻濁亂.皆由官職不重故耳.惜哉惜哉.昔優人李可及.擢爲威衛將軍.曾鞏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士.工商雜流.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也.今而位將軍.不可.此謂至論.恐當謂工匠雜流.宜當止於文思院.但因功以品祿.若以卿寺之銜與之.終非所以別九流也.

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群牧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昔王丞相導同大將軍敦飲於石季倫崇家.崇出妓勸酒.不飲則殺之.導素不能飲.是日沽醉.敦獨不飲.至殺三妓.導勸之.敦曰.殺彼家人耳.於我何與.從不飲.此皆大不近人情者.所爲必如此.然後能亂天下.呂公以安石貌似王敦.信然.

王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未喻也.後歷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宿爲當時所歎.然則仕人必先自足其欲.而後可以爲廉乎.後雖清潔.亦何補於宛陵之塗炭.然始爲蟢蛄.終爲玄蟬.猶爲善變.今人初第.刻意廉行.要致虛名.及其位高.乃縱濫.如孫巖爲長沙太守.頗營資貨.稍濫遣部從事至郡察知之.重其高名不劾.反與溫睦.辭旨放蕩.則又出清波入污池.去逃遠矣.

晁秘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

謂集古人句.皆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飯飣.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由此觀之.集句眞不足重.昔王介甫素好集句.嘗以此困人.人嘗以久假不歸譏之.後詠石硯.爲東坡所屈.使聞此言.當更愧恨.

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擊掌.與之相應.往不復揮扇.以此避暑.恐不如姚崇騎驢遊茂林中.更爲清適.

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孫之翰爲諫官.嘗家居.石介過之.介言富公言.滕宗諒等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置宗諒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欲抵重法.則權遂范公.欲薄其罪.則權遂杜公.不知所決.翰曰.守道以爲如何.介曰.稱處之.乃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嗚呼.不論法而先論宰相之意.此天下之所以不平也.不如此.則法且不行.可奈何.此亦難過責富公.夫法者君相所持以平天下者.今宰相以意爲重輕.苟一於任法.雖不失平.然互有異同.終不成獄.衰季之世.事多若此.不然.徒成一去國之名耳.若杜范則猶可以理事.非凡相比.

昭宗時.有一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號孫供奉.朱梁僭號.令此猴隨班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跳躍擲.遂被殺.吾嘗歎明皇之象.後唐之猴.可流芳百世矣.此二獸者.其亦國士之報與.衛懿公之鶴.乃獨不然.愧之愧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省試皆不與.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留.乃奏

乞特收.王文正公爲相.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漸不可啓.遂收迪而黜邊.今人不遵朱註.務爲奇說.致令後生方習六甲.卽欲彈射朱陸.亦自多事.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蚤.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吾□是益驗.訓吝謂吝於改過.尤妙.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爲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上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將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夫文貴實多而不貴文多.於此可見.此韓公所以起八代之衰也.

桓文林姑是楊司空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喪.止于傳舍.幣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祀.因縣發取祀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用情若此.良可拒矣.今人率以貴盛將其戚屬.令人茹恨.可以爲鑒.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于儒兵之中.妄非上將.昔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嗚呼.士人中亦有得此術而取高位者.大都馳中聞以當下輒.愈自髮其駿逸耳.孔于惡子貢好與不若己者處.亦是此意.

異經曰.學道如穿井.形愈深而去土愈難出.此與孟子掘井之論相似.顏子未達一間.還是有餘七在.

馬季良□曰.善鼓琴.好吹笛.遂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長既飢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若較尋尺□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嘗見後人有非爲貧而仕之言.以未免爲飢寒所累.要之.聖賢涉世.不苟求異.祿仕亦未爲害道.

昔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桓溫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達.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後舉爲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裴休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賢者何得爲是.吾恐脫俗.良不在此.近聞唐伯虎高才被棄.遂恣意放浪.狂態百出.嘗變服乞食虎丘山.遇遊客賦詩不就.遂從旁續成.朗吟數聯.客驚前視.卽大笑而去.人皆以爲達.而不知越禮逆敎.所損甚大.亦由羅友裴休作俑於前也.以是爲通達.君子恥之.

張天錫在北.數遊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颸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夫與其得之於心.不若見之於事.實政未能及人.慢遊徒爲玩好.志士可鄙一行耳.昔東坡在杭.嘗云了郡事於湖中.吾猶病之.此飾詞欺人.何足爲法.

紫微眞經曰，爲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卽滅而明獨存，財色於巳。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美口，卽有截舌之患，夫蜜刀之喻，可謂切譬，但不知冥室中自有常明者在，不待持火自外來也，

皇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能罷軍，昔人舉事，固自不凡，陳竇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僊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坡詩不及文，亦坐此病，詩若淘洗不盡，則珠玉瓦礫，雜然並陳，總不成文，此數十位聖賢中著一个屠沽。兒不得，

有眞人問人曰，子嘗彈琴，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眞人曰，學道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此言見道。

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能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過歸兩省，其啓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

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秘監不復用，嗚呼，此眞足以塞諂佞之途矣，夫執政之門，窺伺者衆，不以諂進，則以佞入，諂進者其害淺，佞入者其機深，一不加察，則顚倒是非，贊成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噫，秉政者了此，則事可過半矣，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夫自不爲戲易，使人不敢戲難，此豈無道至此，然戲謔最害事，文公竟以此得罪，吾有此病，故存前車，用誡後乘爾，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旣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夫古人欲得一士，雖裂防破格，不以爲私，今人設於避嫌，一字之差，率標黜之，安能得士，然防之益密，而用意益奸，往往厚棘叢中，私植桃李，乃知禁密不足以杜奸，而適足以滋奸也，噫，

唐李景莊老困場屋，每被黜，母輒撻其兄景讓，一日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被撻，由是始得第，鈛爲弟子時，家君甚嚴，每試有司，不在前列，輒怒，自吾母以及於兄弟，皆累及之，吾少嬉戲，吾母與吾兄弟皆含淚勸學，曰勉之，吾等不見爾榮，先受爾累，後得第，皆私賀曰，自是父可無罵矣，今見景莊，不覺愴然，

李錫之爲廣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包山徐無三班，謂蛇虎雖也，自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是山川之氣，因人而變也，又聞人有飮狂泉而狂者，有飮盜泉而貪者，是人心反因山川而變，可謂不善變矣，昔吳隱之有淸操，曰泉安能易我心，一飮而去，後不聞飮盜泉者化而爲廉，則隱之淸德，乃不如李錫之政乎，理不可窮若此，

漢崔瑗臨終顧命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遂留葬洛陽，嗚呼，然首丘之論非乎，要其終與季札之意相同，亦達者之高致也，

漢姜伯淮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噫，此可以砭楊氏兄弟之謬矣，

金華長慶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義役，幾二十年，吳芾與致十一人與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此十一人者，惜不知其姓名，眞可師也，今一家兄弟子姪，每遇戶役，輒相告爭，況鄰里乎，嘗以此爲法，惜未一試行之，

宋張孝祥蚤負才俊，殿試問師友淵源，人皆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高宗擢第一人，召對百言，皆切時政，後所至有聲，但初登第，出湯思退之門，後知平江，張浚薦之，召赴行在，渡江初，朝議惟和戰二字，張浚主戰，思退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公之門，而兩持其說，君子惜之，夫孝祥於思退，今所謂座主門生也，於張浚，今所謂舉主門生也，是皆有恩於我者，固當報之，然皆同立危朝，當以國事爲重，不當以私議爲黨，何則，所重有甚于恩者，故私情有不暇顧也，若以恩言，則師生之恩，孰如君父，君父有過，尙且諫諍，而況於師生乎，如孝祥者，能調和其間，同歸於正，上也，否則直言是非，奉身而退，乃依附隱忍而兩可之，下矣，吾友李一吾，趙甬江門生也，嘗恥出其門，未有一言相假借，在孝祥上矣，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賈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於家，夫賈公能奮身以救萬人，而不肯開門以納公孝，其視破族屠身相繼滅亡者何如，東漢諸公雖慷慨激昂，徒自取覆轍，亦何補于國家，若賈公眞可爲法，處波蕩之中而獨能自立，信非有道者不能，

鷄林子卷五

張龍湖先生拜相內直旬日始出門。人往賀。先生曰。何不弔我。人皆謂先生不樂撰文。故有是說。竟不詩。余曰。不然。昔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任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先生之意。或本於此。

宋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小民醵財免於殺掠。理必喜而云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夫賂賊安民。此仲約一時苟全之計。然猶可諉曰猝至無備。至於邊防。則戍守素嚴。近日邊將力不能拒。每先期齎金帛方物。求免入寇。寇問所之。則指示他路。故上谷路。則犯雲中。雲中上谷俱賂。則犯遼薊。紛紛效尤。遂致邊備大弛。以至海防亦有然者。是皆仲約之遺術也。可勝歎哉。

唐文宗自太和乙卯後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謂侍臣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懸於東廡下。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

元矣。由是愧惜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酎嘉餚。從步輦歸寢殿。又一日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醪以自醉解。夫爲君上乃亦發事不治而以酒自解者乎。夫事不治。則當廣求賢才以自輔。如張說輩。豈絕世而難得者。此其不足有爲可知已。近聞上谷有撫臣報虜至。輒呼火酒。連進三觥。再報。則鼻息齁齁如雷。及覺。則虜已鈔掠出境。又抽毫作報捷疏矣。乃知趙生能埽然其功甚大。

梅宛谿爲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鞫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冤。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偶醉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幷七竅。炙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啣啣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諠呼聲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入。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既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撿治之以報汝讎。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撿治。吾常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爲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資。張成兄弟與吾有讎。爲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美告爲誰。張成皆爲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何不他去。曰旣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出爲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即日所語於人者也。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同。曰日中有神否。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行。遇貴人則避。餘則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并兩院所親問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如是。書此爲報應之一端云。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壖。鄰人與之鬪。擊殺之。已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爲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尚在。欲往觀之。父母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說。魏因命復生曰。當爲某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尚蚤。引避廟中。頃有登溷者。鬼曰此即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爲若子。即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即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須臾子誕。二鬼將吾從顖門送入。其子即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腳下。鬼尋獲。復送入顖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瑣昧人所不及知者。與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遺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金。河南人。與宛谿同入覲者。宛谿名守德。寧國人。先爲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宋呂獻可歿。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有倖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所謂倖臣蓋指荊公云。誌未成。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仲通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因代書曰。成父之美可乎。仲通又陰剷呂氏語

子勿摹本。恐非二家之福。特疑天申爲西京察訪。厚賂篤工。得書以獻安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推望聞。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昔庚戌科大學士張公主試事。策引蘇軾重臣權臣論爲問。時王翰林與張公論文有隙。試錄未上。先使人馳進一册於首相。其意有在。後相公亦不問。小人之中傷人。率多如是。可畏也已。

禮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觀於此。古人輕技甚矣。今如工作之類。以卿大夫之官官之。反有齒先於士者。與先王之意大相遠矣。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懷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義。徒爲佳麗耳。去古遠矣。

昔韓公雍作鎮兩廣時。瞯督方熾。公追斬大藤峽。嶺表悉安。遂于梧州開府聽治。每賓客過。必厚贈。軍前所費無算。而士皆盡力。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而政績亦不逮前。至今稱度量廓大者。猶誦說韓公。而不知韓公之平兩廣。不在於用物之侈。而在於謀略之妙也。嘉靖中。東南倭亂。趙甬江往督戰。能以喜怒禍福人。自巡撫下至有司。無不惴惴廹命。以賂相悅。動以數千。往往諱僨軍爲有功。以詭獲爲眞俘。又有力至於內者。言無不應。稍拂意。則誣以罪。輒致喪身。東南緣此大困。仕人以是競進。賂愈重則遷轉愈速。議者反目爲邊才。指循視理法者爲從小多忌。不足重任。一時遠近化之。凡冗中糧餉。皆公餘遺。不復顧念尺籍。而浙中尤甚。士夫過者。視其官之清要。多者三四百金。少亦不下一二百金。士夫亦以此多之。彼蓋以韓公爲法。韓公且以是敗。而況不及韓公者乎。此撫心舉西子者也。

五季時。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屯灌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火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康市。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册命冼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昔漢高以天下之故。不顧太公。而卒全其太公。冼氏以守國不顧其子。而卒全其子。漢高以智。冼氏以義。合而觀之。兩奇事也。若婦人則尤爲難矣。

字書謂倀爲虎役。蓋人不幸斃於虎者。其神魂不散。被虎所役。爲之前導。是倀可謂鬼之愚者矣。噫。今人國破家亡。反臣事其人。爲之致力。豈非倀之類也哉。不自以爲愚。反謂明於去就。可哀也已。

東平有東門子王德元者。學全眞之道有得。後學者至。必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之曰。何誰我也。其人駭而問焉。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其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爲眞姓。非汝姓也。彼蓋以眞性爲姓。故以今得者爲強耳。學者知是。可謂吾忘我矣。其言下有開發。又嘗問人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非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此眞足以齊死生。等彭殤矣。視蒙莊之言。更易覺悟。讀之豁然。

附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爲之。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稱以爲瑞。吾聞鶴千年始巢於木。木必高枝。可謂靈矣。然猶不免焉。至於拔翮救子。得者不以爲愧而反瑞之。則是自斷其尾自留其髀以遺人者。亦可表賀獻頌矣。如此而欲不亡。得乎。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未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而聽左右之請。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乎。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可乎。申子辟舍請罪。噫。今之論政者。何以異於是。嘗見臺諫建言崇儉素。而己之宮室衣服宴飲則侈。論驛傳之苦。則言可出諸口而於親故則假文乘傳。惟恐應之不恭。於奔競者則醜詆禁止。而於己則計日求陞。甚有倖在人下。以力超出之。名曰闖位。他日可陞四品京堂者。求補五品。可陞大九卿衙門者。求補小九卿。不一年即復他轉。長何自敗於其言耶。恐亦當避申子之舍。

東坡有曰。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吾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係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此皆不善論詩者。非惟不能詩。且不能遊。夫遊覽者。遇山水花木佳處。緩步縱觀。稍遠方倦。亦多命駕。如江南遊者。多汎舟至山麓。迤邐尋徑。徑有肩輿候客。多乘以入山。賞畢復還舟中。儻有詩紀行。便并言舟車。亦不爲復。且步且駕。方見其妙。若無是事而虛爲易言。則爲病矣。必如子厚之論。則竹竿之詩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紛紛上下矣。

徐子仁篆書甚工。嘗見予文篆本以爲當傳。有道士沈祖鵬曰。惜一字差耳。曰何字。曰晉楚更霸。霸字當篆作伯字。今作霸。謬耳。余曰。是誰爲之說。曰邢雉山之言也。余莫能辨。及讀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正音爲靜字。旁聲爲動字。則齊楚更霸。用霸。未爲謬也。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吾讀至此。不覺毛髮豎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乃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氣。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册立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夫焚諫草。美事也。乃亦

有不盡然者。此類是也。

吳縣汪士鐘三十五峰園藏書

仁和 胡 珽
金匱 汪文煒 仝校
元和 徐立方

鶡林子校譌

鶡林子五卷。明趙釴撰。向無刻本。惟郁燦瀛生堂書目載之。四庫及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其傳本之希可知。友人徐省甫鉞祖於汪氏覓得舊鈔本。據以畀余。檢其卷帙。與郁氏所載合。刊印後校出譌字開左。咸豐三年六月仁和胡珽識。

一卷一頁十一行。論字誤。本作論。
二頁十五行。憾字誤。本作感。
四頁十一行。雜字誤。本作離。
六頁十行。不悖誤本作不容。
七頁四行。官字衍。本作宜。老字誤本作妻。
九頁八行。職字誤。本作職。

一〇頁八行。並字誤。本作游。
一一頁十行。耗字誤。本作離。
二卷二〇頁十三行。於字誤。本作止。
二一頁三行。今字誤。本作令。
二三頁十二行。游當作瞻。
三卷二八頁八行。日字下少字上。當有崇字。十行。數字誤。本作獻。十一行。鄜字誤。本作鄜。
三三頁十三行。其擇組其字下。當有不字。
三六頁五行。行當作往。
三八頁八行。低字誤。本作抵。
四卷四二頁八行。日字誤。本作日。
四五頁七行。鳴字訛。本作鳴。十一行。需字誤。本作覇。
四七頁十五行。迂當作往。
五〇頁八行。研無比字。本作碼。十行。沽字誤。本作沾。十三行。季當作君。
五卷六二頁二行。吳縣誤。按汪士鐘係長洲人。

鶡林子續校

引　一頁二行。鶡字誤。原作鶡。〇鶡當作鶡。

卷一　二頁七行。爲當作謂。

三頁四行。儌當作僥。六行。好當作奸。

四頁十五行。簡汰卒三字疑有脫文。汰當作汱。从大上下文並同。

五頁八行。爲當作謂。

六頁十三行。朱字誤。原作未。

七頁一行。以伎識孔子。乃後生歟。非當也。此以爲一人。不知何據。

一二頁七行。曰當作日。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一三頁四行。宋帝二字有誤。含猶錄案。仕唐初。不得與宋帝問對。

卷二　一五頁五行。郡當作縣。下並同。郡齊縣。十一行。彥回反爲多壽所累。案此說未是。南齊書及南史褚淵傳。皆云淵時年四十八。意所云期頤之壽。特因論彥回而推言之。非實事也。此文竟以彥回爲多壽。誤矣。

一六頁一行。捐當作指。下句方可承接。

二二頁一行。遊當作游。十二行。樂當作學樂。

二三頁十行。遷當作鄴。下同。十行十一行。日自言三字連用疑有誤。十五行。好字誤。原作奸。

二四頁一行。彼當作役。

卷三　二七頁十二行。劉尹郡三字有脫文。當作劉尹丹陽郡。事見晉書劉惔傳。此條所引與傳文並同。

二八頁八行。少府上脫省字。見胡氏校譌。應加〇。誤用△。又下三十三頁十三行爲猶上脫不字。亦誤加△。

三四頁六行。其字誤。原作具。八行。人古誤。原作古人。九行。受從當作從受。范書可證。十二行。吾令當作令吾。范書可證。十四行。因當作耽。晉書列女傳。魏侍中耽之女也。十五行。媢字當在司馬督之上。

三五頁一行。天下二字當依晉書作率。一行。崩上當依晉書添殂字。三行。啟曰然則必就平吾非太傳之謂也。晉書無此數語。五行。滿當作瀍。晉書可證。五行六行。鎮西下當依晉書添將軍二字。祐當作祜。下同。汲古閣本晉書亦誤祐。其羊祜傳仍作祜。六行。子琇上當依晉書添其字。其後會三字晉書作及會將行文義較顯。見鍾會之出。晉書無此五字。六行。爲吾。晉書作吾爲。又宋下無之字。宋下有其字。疑爲誤。當作於司馬三字。司馬文王。謂文帝也。晉書云琇因譖於文帝。帝不聽。此條所引與晉書互有異同。上文司馬宣王云云。晉書作宣帝。亦其例也。九行。以知誤。原作以智。應加△。誤在下文。

三七頁一行。珠上脫案字。行下折之字原本不誤。八行。吏當作史。古書掾史多誤作吏。九行。世臣。晉書本傳作朝臣。十四行。玲當作殆。又四卷四四頁同。

三八頁十四行。猜當作請。

三九頁八行。案陳振孫云碧雲騢。以爲馬總書名。其說不經。必非馬總所作。或云實魏泰所假託。王性之辨之甚詳。

卷四　四六頁十行。輛字誤。原作輛。

四七頁十五行。留字誤。原作異。

四八頁五行。予盈衍誤。疑有誤。

四九頁二行。良當作長。四行。尺下當有之字。

五〇頁一行。眞疑作眞。一行。巳當作已。

附補校

卷三二八頁十一行。其字誤。原作共。

二九頁五行。請下脫充字。縣下衍而字原本不誤。

卷四四五頁五行。力疑作烈。或作異。

四六頁十四行。妨當依舊書作勤。

祐山雜說

馮汝弼著

祐山雜說

明平湖馮汝弼著

靑雲接手

余業師丁一龍先生文華。吾庠夙學士也。嘉靖乙酉。提學進賢萬公。至嘉興考科舉。余與一龍同入試。一龍倉遽中忽謂余曰。倘坐相近。試題爲我一講。余但唯唯。未解其意。然坐竟不相近。終日不得交一語。試畢。余問其故。一龍云。吾甥吳格者。昨夢汝至吾家。汝上座。吾下座。吾與汝俱變爲虎。咆哮跳躍者久之。復爲人。吾送汝出門。汝乘靑雲上升。吾翹首望之。汝引手下接。吾亦得至靑雲端。意者此考。或得汝力也。及出案。余居首。一龍竟不與。余謂此夢特孟浪耳。後一龍以年資應貢。適新例超選。賢賢不得意者廢矣。比因衰年自分永棄。無復仕進之想。後數年。余舉進士。座主莆田林退齋先生雲同擢余爲本房首卷。甚見愛厚。因問余所從學。以一龍對。未幾。退齋奉勅督學吾浙。因憶余言。一龍乃得謁選天曹。典教宜興者三年。余第在壬辰。然乙酉之考已爲之兆。而一龍仕進。亦兆于此矣。

讀書必然貴

余嘗館于魯約齋先生家。一日。其子默夜讀。燈忽滅。卽嗚嗚作聲。既而發狂語。連呼讀書必然貴。尿鐺觸天地。吳音尿讀作詩。約齋問何詩。豈汝日間所誦昔年曾向玉京游之詩耶。默靜目大聲云不是。是人尿。約齋云。此先生所爲耳。于我何與。默復大聲云。先生是儞所請者。罪歸家長。約齋無以應。爲之懇禱。翌日

始甦。時余病脾。覺用飯便作粥。故云云。以此知鬼神之事。未嘗無。而人生祿位。莫非前定也。

彩鳳尖霄

辛酉歲。余將赴省試。吾邑潘東淵先生鶚。以嚴處府通判家居。夢有人持黃紙一幅。上書彩鳳入雲霄。至長安門爲余報捷者。東淵因賦詩云。喜看彩鳳入雲霄。萬里風輕兩翮飄。德抱九苞欲昔日。文披五色瑞今朝。棘闈共賀登賓俊。楓陛爭誇奪錦標。末二句未得。夢中不覺作吟哦聲。其室人喚醒。急索紙筆書之。擬續前韻。沉思復寐。又得句云。老我江湖忘想念。夢驚佳兆坐中宵。翌日爲我言之。是年余領鄉薦。明年舉進士。

文章卜命

士之急功名者。往往惑于命星之說。視其予奪以爲欣戚。而星命者。亦遂揚揚然。執其予奪以射厚利。及其說不驗。亦恬然不以爲異。幸而偶驗。則更相傳播以爲奇。其不驗者何限。固不置之齒頰矣。余素不喜此術。有言及者。曰卜之文章而已。嘉靖辛卯科。提學崇陽汪白泉先生臨郡。余與門人俞禮卿同試。索其卷觀之。余驚喜。謂其父畀瀅公曰。必首案無疑矣。次日謝考海鹽王沂陽謂余曰。貴庠首案。仍當屬子。余曰。已有人矣。王問何人。余曰。門下俞生也。王遂求見。預賀之。及出案。俞果首案。及省試三場畢。王柘湖問余曰。今科誰當中者。余屈指曰。余與君及俞禮卿趙子相沈子完俞一淸。其在此六人乎。及出榜。余五人果中式。所遺者一淸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會試。余四人連第壬辰進士。乙未科。兩泉兄問今科吾縣當中何人。余曰。沈子完係斯立。及開榜。果然。後一淸亦中甲辰進士。余嘗謂卜之文章。其中者十八九。間有不中者。亦偶然耳。或曰。然則人皆不必論命矣。余曰。文章好。卽是命好。何莫非命。人之貧富壽夭。窮通得喪。皆命也。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命稟於有生之初。其理甚微。聖人倘罕言之。豈今術家所謂五星子平者。所能識哉。

入門差

嘉靖癸巳二月。余在行人司。王柘湖謂余曰。如此閒暇。何不學詩。余遂勉強一絕云。帝里鶯啼二月天。擁書無語對愁眠。無端牕下桃花雨。猶自紛紛點暮烟。柘湖曰。不好。余問何處不好。曰都不好。入門差矣。此是晚唐格局。極卑弱。詩家所謂下乘禪者。公且勿作。且看古選。及盛唐人詩。余如其教。數月不敢作。至八月十五日。司正柳公倡中秋待月一律。余次韻云。何人待月倚瓊筵。有客悲秋憶楚天。北闕衣冠蓬海上。西風鼓吹玉樓前。江鄉夢斷身猶寄。淮海雲橫雁不傳。兩度都城今夜月。淸光千里照人圓。柘湖曰。近之矣。及余檢古詩。已有江鄉夢斷一聯。以此知古人詩句有相類者。未必皆是祖述。蓋其情景相合。意興偶同耳。未幾余選科謫外。柘湖改刑部。亦外補。卒于滁。嗚呼。良友云亡。其誰益我。對景興懷。愴然於邑。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榜後。謂同年王柘湖曰。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奈何。柘湖笑作吳語云。天坍自有長茶子。（吳人身長者謂之長茶子）後柘湖選庶吉士。入翰林。有旨報罷。柘湖寄余詩云。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縹碧雲

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旣而復開館。栢湖仍與選。余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外自有長茶子。如今卻是短茶子。栢湖身短。衆爲絕倒。

移居

嘉靖癸巳。余任行人。僦居京師連子衚衕。旣閱歲矣。一日。夜至五鼓。忽聞牀前若有人行步者。余怪之。翌早。急遣人僦屋。乃移居于細瓦廠胡同。先遣眷屬至彼。余在舊居檢發家物。抵暮。尙未盡。時七月七日。余急欲過新居爲果瓜酌。遂鎖門去。甫上馬。舊居轟然傾仆一頹垣矣。余謂一日不遷。則先室眉孺人及吾兒敏功。俱無噍類。一刻不去。則余爲虀粉矣。彼牀前行步者。果何人也。豈非鬼神者有以使之乎。至于求遷而卽得屋。得屋而卽移居。一出門而舊居卽傾覆。皆不差時刻。則又若有鬼神默相于其間。而陰爲之布護者。以此知死生禍福。皆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而人之巧爲趨避。徒自苦耳。

導駕

嘉靖乙未春。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差。鴻臚官宣制。余當導駕。三鼓至華蓋殿。候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駕。給事中十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先步東門疾馳。循殿崖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趨入奉天殿。候駕始進。則駕從中出。不復得入矣。惟給事中自御前導上。直至奉天殿。候升御座。分侍左右。最爲密邇。天顏淸瑩。聲咳鏗然。未幾。余謫外。追昔遭逢。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龍御遠。衡陽晚色雁歸忙。蓋憶此也。

乙未夢兆

嘉靖乙未。余在工科時。汪棨和爲冢宰。科道交章彈劾。汪辯訐不已。余章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余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牕外雞鳴矣。又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者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辯訐。余章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應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埈爲翰林侍讀。謂余曰。昨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形于色。急召二老李蒿菴時費鵝湖宏。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自陳。禍且不測。君自是名重天下矣。翌日旨下。汪罷去。余等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忭而汝弼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余得潛山縣丞。轉歷縣府。將十年。至甲辰歸田。汪亦尋卒。余嘗有南遷詩云。夢斷荒橋夜未央。蓋謂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予之。恩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丞潛山。聞報詩云。長沙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閩。蓋隨地皆君恩。隨地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詩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知君卽天地。蓋罪己而不怨。可謂度越賈生矣。

謫仙詩讖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吟。余席間一絕云。明月在地人在天。塵囂玉宇遙相連。高歌不問南來鴈。猶恐人知是謫仙。未幾果謫。人以爲詩讖云。

沈秋江

星士沈秋江者。嘗游嘉興。言屠漸山當入翰林。沈少泉呂東湖俱至通顯。後三人俱中進士。屠入翰林。沈在刑科。呂在吏部。嘉靖乙未。沈秋江至京。三人咸爲延譽。一時搢紳神其術。爭相延致。時刑科都給事中崇德周學山術資當遷。適有京堂缺。則曰公不出二月。當遷京堂矣。有薦子余者。試之。譽美備至。不數月。余謫。周落職。戊戌歲。余轉常熟。沈秋江來見。余謂之曰。向者何不言我謫官。沈曰。公以直補外。雖降猶陞。何以言謫。余曰。此以理論。在儒家則可。爾術家畢竟陞還是陞。降還是降。沈不能對。

達人知命

嘉靖戊戌。余轉令蘇之常熟。三年。撫按保薦者。凡八上疏矣。後巡按御史晉江陳西郭蕙至。時同官相忤者。其姻家一。其鄉人二。萋菲于陳。遂被論調餘干。朞年轉太倉。時陳以巡按河南。舉劾不公。亦謫調餘干。余復至蘇。而陳乃代余。故人笑謂余曰。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又曰。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此又不特潮州戶崖州戶而已。甲辰入覲。相會于吏部席舍中。陳面發赤。若無所容。余欣然談笑移時。絕口不言往事。陳謂人曰。祐山長者。于是時爲人所說耳。大抵榮枯得失。固自有命。所謂公伯寮其如命何者。于彼何尤。或勸余上疏自明。余因賦詩云。塞上老翁誰得失。難逢朝槿自枯榮。達人知命誰

無事。不向江湖訴獨醒。

童子詩對

余謫官餘干時。次兒敏助。甫九歲。侍余往鄱陽。見漁人拽網者。曰伏羲不仁。子釣而不網。何故作網罟以害物。余心奇之。因指舟中筆架出對云。筆架如山。余卽自思欲對硯池似海。殊不穩當。助兒曰。書盤似路。眞的對矣。時予校蘇文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卽應聲曰。程門二弟兄。道德爲尊。余益奇之。年十三。讀書西樓。未嘗學詩。一日忽有作云。西樓高數仞。夜靜聞人聲。殘光已將滅。危坐養心靈。忽聞子規語。不覺已四更。窓開月漸見。容光透滿楹。此雖童稚之作。頗有古氣。其岳父錢海石見之亦大稱賞。以爲近選體。天不假年。未究所就。惜哉。

陳午江論文

余在太倉時。取王栢湖詩文遺稿。托同年陳午江編輯。午江謂余曰。詩出一手。文則不類。余問何故不類。曰總制三邊兵部尙書行六卿送別序。其氣昌大。與諸作不同耳。余笑曰。兄何鑑別之精若此。此余作也。館中出此題。栢湖偶以他事不暇作。托余代筆。時栢湖先錄稿本。然後謄眞。故今在栢湖稿中。此獨余與栢湖知之。雖其乃弟亦不知也。兄鑑別若此。眞知文哉。午江笑曰。非獨知文。且知人矣。蓋觀文可以知人。栢湖氣頗促。故中年而沒。然非午江精鑒。其孰能辨。

鍾傑

嘉靖辛丑。提學張崇溪。案臨嘉興。余兄敏功。年十六。候試于院門。背坐簷下。衆擁入院。張命趕出。衆爭擁出門。功兒被蹂踏不能起。偶有鄰僕在傍。拽起得脫。功兒詣鄰僕謝之。問其僕。僕曰。不知也。然則院門前拽起者。殆鬼神默相之歟。

劉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參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汹汹。余與兄罷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猜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曰得之矣。劉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齋堂夢

先君居易公。化在嘉靖己亥。距今庚申三十四年矣。本縣學舉先君居官之遺愛。居鄉之晩節。申允當道。奉入鄉賢祠。擇在今十月二日前一日。余齋宿山園之聚樂堂。夢先君席地臥室之西隅。余亦臥側。聞有呻吟聲。以手捫之。則膚肉溫然如生。問之亦微應。余喜曰。阿爺活矣。意若先母胡孺人臥西耳房者。遙謂之曰。阿爺活矣。先母亦喜應曰。果活矣。余意先君平生德業。沉淪既久。一旦學校公舉。宦道闡揚。血肉無窮。名傳不朽。英靈入夢。殆昔人所謂生死而肉骨者耶。

漢樓靈夢

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吾邑大尹劉漢樓先生。顧余于嘉興舟次。謂余曰。恭喜令郎中魁矣。余曰。何以知之。曰以夢知之。且自言其平生夢極靈。歲丙午鄉試。夢本府應太守乘轎出府。命吏唸名望生員卷。少頃。應回問吏。吏云止有劉某有卷。應云便將劉某解去。及赴試。謂其父樂峴公曰。父可預備酒席。兒決中矣。縣學俱無。府學止兒一人耳。及開榜。果然。父甚奇之。夢觀會試榜第四十六名。乃涿州吏。心甚不悅。謂我乃舉人不中。吏反中耶。庚戌會試。夢人謂曰。汝命甚好。只少一牛耳。以此預知其年下第。第在癸丑矣。時以親老就教。適選涿州。涿州學吏姓名又適與漢樓同。漢樓亦自喜其夢之應也。又夢同年中者四人。內一人甚矮。比會試中式。名又適符前夢。同年果中四人。內一人甚矮者。廣濟孫喬也。又夢廷試中三甲六十三名。黃榜開。有報中二甲六十三名者。先生曰非也。乃三甲六十三名耳。觀榜果然。余因作漢樓靈夢記以遺之。漢樓曰。何不入令郎中魁事。余笑曰。待開榜後。補入之耳。越三日得報。吾兒敏功果中第三名。春秋魁也。漢樓舉酒賀余曰。今可補入靈夢記矣。遂併書之。（漢樓名存義。湖廣襄陽衛人。）

甲辰荒變

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嘉興各縣荒。二十三年甲辰。大荒。平湖海鹽尤甚。鄉民力田之外。恆以紡織爲生。是歲木棉旱槁。杼柚爲空。民皆束手待斃。水上浮尸。及途中餓殍。爲鳶狗所食者。不可勝數。又官糧逋負。苦于催科。田無所售。則拆屋貨之蘇湖各邑。不足。即鬻妻女于寧紹。寧紹人每以此爲業。官府知而不禁也。若鬻之則妻女去。而父與夫獲生。否則均爲杖下鬼耳。有就食于野者。草根菱蔓。採擷無遺。或行乞于市。遇貨食者。輒搶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數十爲羣。至人家求食者。或不與。即相凌侮。其無賴者。

伏草野中。遇人持布入市。即搶奪之。謂之打布賊。數人爲夥。即行劫于路及村落間。日未沒。即不敢出。相結防禦。通宵不得就寢。時平湖未有城。余居縣市西。佃戶及隣居將百人。推牛犢之。白于縣。皆牌備器爲守禦計。至除日。忽驚傳乍浦軍人自東湖搶入縣市矣。縣市人倉遑惶惑。披靡失措。居者爭收店舖。行者遁氣狂奔。雖縣中兵皂。亦各星散。尹丞簿尉。相聚泣下而已。惟余所糾百人者。相率備禦。既而寂然無聞。始知其爲訛言矣。蓋饑饉流離之際。民心易搖。變起倉卒。雖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故當此時。蠲免之令。賑濟之事。備禦之策。皆不可不之講也。

應變操縱

甲辰凶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負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選竹板重七斤者。檢楞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詐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來賑濟。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逋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譟震動。趙惶懼莫知所措。余與趙上華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爲。行乞者曰求賑濟。逋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爲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慮後禍。禍反不測。姑順之耳。于是出免徵牌。及縣備豆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趨出。則號呼愈甚。突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墻宵遁。自是民頗驕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鄭平川應奎推爲首者數人干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鄭不正法。何由弭亂。寬嚴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門。即不飢矣。謂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官蹟甚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有命也。

李及泉

都憲李及泉。巡撫吾浙。爲余言正德七年。其家避流賊之難。穴山洞以居。時及泉在襁抱。婢挾坐車先登。及泉母懷及泉將登。未及。母之兄適至。曰此洞人多。慮爲不測。吾家洞可居。蓋其家亦穴山避寇也。遂與俱往。甫入。而寇至。寇退而返。則洞傾石仆。其家十餘人。及其鄰之避寇者。將百人。一時齏粉矣。其先登之婢。亦粉身于坐車之側。使當其時母之兄不至。或至而不邀。邀而不往。則及泉母子。已爲穴下鬼矣。安有今日哉。蓋人之死生貴賤。皆非人力所能爲者。事若偶然。實非偶然也。及泉名天寵。乙未進士。河南人。

宋御史

嘉靖丙申。余謫官潛山丞。奉委至東流閱籍册。有宋邦輔名。因憶居京時識御史宋邦輔者。問之。果宋御史也。問其產。曰有田四十畝。問何不優免。曰與縣令俞不合。繼俞者李。適來會。因問宋居家。李曰。宋道長督子躬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纔蔽風日。安貧樂道。晏如也。余謂何不周之。曰饋紙數張。即受。他物即不受。昔巡撫公饋坊銀百兩。以書却之曰。某貧未至于可賚。貧未至于可周。強之再三。卒不受。余至池州。謂

太守陸所戲曰。郡有古人寧識之乎。陸曰。宋道長也。杜門掃軌。樂道安貧。余謂何不周之。陸曰。求一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周之乎。蓋自始學至筮仕。至歸田。表裏同操。始終一節者。嗚呼。高風遠韻。海內欽仰。廉頑立懦。爲百世師。其亦可以無愧也夫。

劉淡樓

吾平湖尹劉淡樓爲我言。初第時。嘗宿盤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于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淡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命也。

猛虎傷人

吾邑趙漸齋先生。佃戶陸大老者。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嘉興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綁縛至舟次。出一賊喝曰。汝寄某物于彼。賊應聲云。某物某物。拷掠追索。陸不勝苦楚。罄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爲贖。既獲免。不勝憤憤。告于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于漸齋。漸齋附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獨虎偏傷人。何時得向驪黃詰。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愼勿洩。候質對時。有不如意。即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捕兵追贓發戍矣。

曹海山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平湖張績者病革。昏憒之際。彼人拘置一柵欄中。見其故父張希旦。及海山故父曹愛雲。曹云賢姪何故在此。張云被人捉來。曹云汝不妨。我家曾金不好了。張希旦問其故。曹云榜上有名。張曰恐是同名姓者。曹曰。下邊註定任同知。決是了。張將柵欄推開。謂績曰。汝可急走。績遂奔出。病乃恍然愈矣。時曹海山在杭州西湖遊覽無恙。聞之不以爲然。九月回會飲于嘉興陳氏。中風遂不起。

金汝規

吾邑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愿。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亦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于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以爲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感若此。賊入臥內。挈其衣。其妻以爲神。悉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皆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篋傾筐。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今年八十四。眼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徐白雲

余檢古人佳句云。開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靖甲辰。余自太倉入覲。偕寮友數輩與天曹席宴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平平耳。最後張洪齋云。護捲疏簾巡燕子。清麗閒雅可愛。因揭之東闌楹柱。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開鋤明月。字意本幽。護捲疏簾。似太著實。因對云。護掃白雲看鳥跡。則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

麥舟詩

故人胡文裔瀅。蹭蹬不羈之士也。家頗零落。一日詣余出一詩于袖中。云餐食鶉衣鬢已秋。三喪淺土淚橫流。登堂稽顙無他話。只說先生有麥舟。讀之慘然爲賻之。

火中人

嘉靖癸丑癸。嘉興宦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滿泉。偶至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滿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沈鶯

沈鶯者。海鹽孫白峰義子也。白峰爲鄱陽教諭。歸居海鹽城外。嘉靖甲寅五月五日。海寇至。白峰率義子四人。登舟避之。賊且追及。白峰棄舟奔至城東之蠟作灣。賊追及。二僕遁去。鶯獨向賊叩頭。且伸頸曰。寧殺我。毋殺我主。賊以刀加其頸。言亦不變。賊遂舍去。偶有他賊隔河向白峰將發矢。鶯躡蹤前賊適回。鶯求救。前賊揮他賊使退。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白峰又病不能行。鶯尋得一舟。擕主登之。即前所棄舟也。相得者以爲白峰死矣。其子惶遽來求尸。見白峰乃大驚喜。白峰曰。吾自今以後之餘生。鶯與之也。嗚呼。鶯可敬哉。伸頸加刀之際。士君子猶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理義如鶯者。可不謂尤難矣乎。嗚呼。鶯可敬哉。嘗于古之忠臣孝子中求之矣。

孫燿

余佃戶孫燿。世居當湖之東。弟紹。愚且聾。兄弟各負余租。賣田五畝以償之。其弟者多于己。余意其祖產也。而多以予弟。義之。一日。其隣有吳姓者。代弟還租若干。且欲以其所乘舟與弟共之。吳與弟素不相協。余異之。問其故。吳曰。吾隣孫燿代弟還租。吾亦有弟。安忍坐視。余始知向所賣者。乃燿己產。其義尤可尙也。而化及其隣。及薄歸厚。又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顧無以勸之耳。因扁其室曰尙義。而還其田。併吳所代租以爲世勸。

納息下氣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嘆桑數遍。屏伏鼻息。心中默念。納息下氣一次。五六七八至九。俱氣隨意進。直至後門迸出。每一口氣進至火。屈一指爲記。扇右大指。指屈至九指。是爲九九八十一數。扇火自降。真水自生。元氣週流。一無阻滯。可以却疾。可以延年。近取諸身。歷有明驗。其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

明目方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篩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審如是而行之。非可謂之嬉戲。亦奇方也。

嘆桑說附陳山人

夫茶氣薄而味淡。且不嗇不彊不衄也。乃造化本然性真物耳。人之一身。六氣七情。紛糜膠擾。遠動心火。心火一動。五火洪然齊動。而真水銷鑠。元氣衰枯。百病交作。身其餘幾。山人取造化水然之物。資其淡薄。疏爽以納息。下氣以滲洩。其紛糜膠擾。以殺其烘然炎上之勢。夫然後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為水火既濟。其氣還元。百病屏息矣。昔者聖人作易。乾上坤下曰否。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乾下坤上曰泰。言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泰。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人與天地參。使吾之一身。火不下降。水不上升。是即天地不交之否。萬物且不通。而況于吾之一身乎。能使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尚可以財成輔相。而況于吾之一身。人身小天地也。山人之術。蓋有得于造化之妙者。人鮮知之。雖山人亦不自知也。故為說以贈之。

養魚

余東園有小山。環山為池。畜魚苗二千。比年視之。頭可一斤許。明年可二斤。又明年有三斤者。僅取數頭。即池無遺育矣。但見殘鱗朽骨。零落山隈。伺之見一獺于潦中。捕之不能得。余謂獺食吾魚數千斤矣。余別畜魚一千八百于塘橋池。池可二畝。一年有二斤者。明年六月暴雨後。死而浮者三。各四斤許。明日浮者十七。又明日浮者二十四。急取糞清數桶入池中。乃止。至冬則二年矣。舉網捕之。余謂當得魚數千斤。時有西鄉人在旁曰。可得三百斤耳。網之。果得三百斤。余問其故。曰魚多則水色帶赤。此水色白。故知之。問魚苗幾何。余謂一千八百。石多矣。此池止可畜二百石。入草六七擔。暑月大雨後。勿入草。草入魚腹即脹。不能嚥。頭插泥中死矣。夏熱。魚不甚長。春秋長膘。冬長脂。一年即大者五斤。小者四斤。一無所損。若畜多即漸消瘦。魚亦不復長矣。西鄉人蓋養魚為生者。故知之甚悉。余始悟向者園池之魚。蓋亦畜多消瘦耳。獺何食魚。豈至數千斤。若非西鄉人言。獺亦冤哉。

種蓮

余性有濂溪之癖。嘗植蓮于東園小池。時二月水寒。僕夫以足踏藕入淤泥中。後數日。悉浮水而成朽質矣。明年春。則命爬掘淤泥。植根生土。先是池中畜魚。正甚荷苗出水。輒為嚼斷。池中積石為島。水環四面。又明年。則命植根北面。東西斷以籬。拒魚行。輒復躍入籬中。嚼囓無餘矣。又明年。則命築土成堤。東西斷流。由是魚不得復入。荷苗無恙。始見青錢貼水。繼而翠蓋擎珠。終則紅粧爛然。清香襲人。可徵肌骨。舉酒臨風。真若水宮仙子。含顰佩芳。爭妍競秀。環侍左右也。或曰。子種蓮三年無成。而卒享其成。何也。余曰。天下之事。阻于難而廢于久。無志故也。不阻不廢。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豈直蓮哉。

稻譜

嘉靖二十三年。平湖海鹽大荒。五六月。禾苗盛長。至七月。即蹲縮黃萎。糞多者尤甚。間有五月望後插秧者。穫如平時。或謂禾苗久旱。失自然生意。烈日中車水。暑氣薰蒸。糞多則泥浮根朽。故不可支。或謂耨法漸差。時候稍遲。先種則禾欲實而時未至。及時至則禾老力衰。不復能結實矣。故後種者獲收。二說各有所見。然而不盡然也。大抵久旱。則酷烈之氣與水糞蒸泥發浮爛。糞多則浮爛益甚。始則根脆易長。及其

既長。則根虛易敗。先種老。方其根脆易長之時。固已盡禾之力。及當結實。則禾力已衰。又值根虛易敗之際。則蹲縮黃萎。理固宜然。使先種而不泥浮。則長不易脆。泥浮而不先種。則長不通時。禾力未衰。不妨結實矣。今田家插秧。宜在芒種一日之後。久旱不宜多糞。三耘後。斷水數日。使根實。則可免矣。

丘隅意見

喬世寧撰

丘隅意見一卷　　耀州喬世寧景叔

自註疏成而漢註廢矣自大全成而宋註又廢矣故類書者儕方務學之便無關覧愼思之益也

今字學不講點畫失據朝廷誥制獨用中書字體古法帖迄盡泯不行洪武正韻又止用於章奏而生徒未嘗遵守學官無所駁正甚非所以廣同文之化也故字學宜以唐石經與正韻爲法而詩賦家亦宜以正韻與唐禮部韻並行也

古人制作事事精於後人惟曆法則後日益精詳

內六卿分職守今則六卿之實皆萃爲外三司分職守今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淺投非久任不可以責成今旣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肆無忌百姓口嗷嗷難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謚小行有小謚蓋當賞示訓且勸懲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謚文則已不得其情矣又必待其子弟乞請而後付之則又非所以示公也惟當令禮部以大臣宜得者即疏請下部院覈實與九卿翰林博議然後斷自　聖裁而賜之其子弟不敢乞請不當與而乞請者亦必不行庶幾昭天下之大公而激勸臣節者不小矣

古者爾雅列諸小學蓋識名物便訓詁自童子始也釋名廣雅爾雅翼猶斷古今註諸書皆爾雅之緒餘也今士習舉業登仕太易五尺童子即記誦陳言以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無一識者此習俗之大患士所以鮮經世之學也

洪武時用稅戶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即處貧郎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豫詳者也賦役亦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里倣大內大家倣戚里衆庶倣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至於卿寺皆遞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攻會典所載屯糧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觀之則可行於腹裏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矣戰士不解甲而卧即有田安得耕且牛種器具何給也即能盡給之乘間而耕亦不過充虜馬一夕之秣耳故極邊屯田未可盡舉也

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民則在官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此韓非所謂中飽者也中飽者必病痞塞謂上下不通也

往年邊士戕主帥其漸不可長也始見於甘州再見於大同頃南京又見告矣蘇州山西者逆事已著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法紀治天下若是者尚有名義法紀耶故當事者日益難處養奸則國紀大創伸法則事變立起於是苟且姑息之習多酬精

明作之政難矣

近時上官鮮綜覈之法下吏多苟簡之政議者謂官不久任是矣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之法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今自卿寺以上閣官如傳舍闕一官必補一官循其資品以遇相遷補若是則久任法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

國初鹽法主於紓邊急非必盡籠天下之利也其始商人輸米不多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緩急　祖宗大計也自餘鹽之議行而鹽法壞矣頃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大壞矣蓋行鹽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又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急商人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蘇民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爲之者此也往者論鹽法之弊率謂豪勢者占中賣窩今遇召納之時應命者常不及數求賣窩者而不可得矣邊事尚何賴耶

昔人以茶爲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　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番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據矣於是有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之說虜也此於體統已失矣頗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番馬盡易於商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帑一時之匱暫爲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晁錯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虜則兼中國之長技矣昔不知攻城今能攻城矣昔不習步戰今能步戰矣昔不用銀幣今其俗貴銀幣矣昔選人無生還者今見少壯者即擄之令矣昔不知文儒今喜文儒信用矣此其志安可量也

漢儒所言即可行所學即可用賢良文學時與諸大夫廷論可否計匈奴則紬丞相議鹽鐵則紬大夫蓋學出專門人有定見也此豈唐宋士所有哉 國朝上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其英華者即唐之溺於詞章矣其好名者即宋之襲談性命矣然實效則不逮漢儒遠矣

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臂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朶顏三衛則虜之左右臂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之策也自俺荅之橫也西併海西諸夷又西破洮岷諸番而虜合一右臂矣東收山後諸賊又東結朶顏則又合一左臂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事蓋其勢然也

謀國者皆曰倭寇東南虜患西北然此外處易計也今導倭者漳人也導虜者邊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導倭導虜焉是則大可慮者矣今內地盜賊在在有之若迫於饑寒聚而苟一日之生者猶不難處也顧今號為白蓮玄狐黃羊教者皆挾妖術以誘惑愚民如往時乾州唐縣者不可畏邪今其徒日益延蔓百姓不敢告有司不敢發是隱憂深禍不知何所極也

邊事之壞極矣其大者有五功罪不實一也賞罰不信二也芻糧不得實惠三也按伏偷邊冒破四也文移牽制失事幾五也而功罪不實為大功罪不實則跡涉欺罔而士萌倖心豪傑解體矣

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頃者虜一犯京師輒多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即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及延綏若寧夏則已遠況甘肅遠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亦暫出團營兵分戍諸邊即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營兵多而不練虛費無益顧令邊兵輕京師豈國家之利哉

選貢法所以及時用才也三途並用法所以激勸吏治也自學校士多于是歲貢者多衰老之人自進士科重于是科貢者無自信之志豪傑所為孤憤而太息也余以為先選貢而後可以行三途積十餘年而後可以見成效論治安者無踰于此矣

今天下田糧詭寄欺隱之弊日甚矣富者或坐享無稅之田而貧者多空輸無田之稅富者稅少則差輕故益富貧者稅多則差重故益貧此不均之弊也欲救今日之弊使貧民實受其惠其惟均地均糧乎

寧夏隔黃河策應亦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行城門晝閉此可不為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驛傳率併加于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自邊糧納價而邊倉虛自鹽糧有包攬而虛出多守臣所以憂困之而難接濟者此也白渠不引涇水故水利不多不開三門津月河故舟楫不通關中所以憂歲荒而難生計者此也

大寧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設一都司守之自都司移于保定也而大寧故地盡棄之朶顏朶顏雖內附而陰持兩端往歲虜自喜峯口潮河川諸處直犯京師其經由皆從朶顏三衛地實朶顏人導之也此真肘腋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處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皆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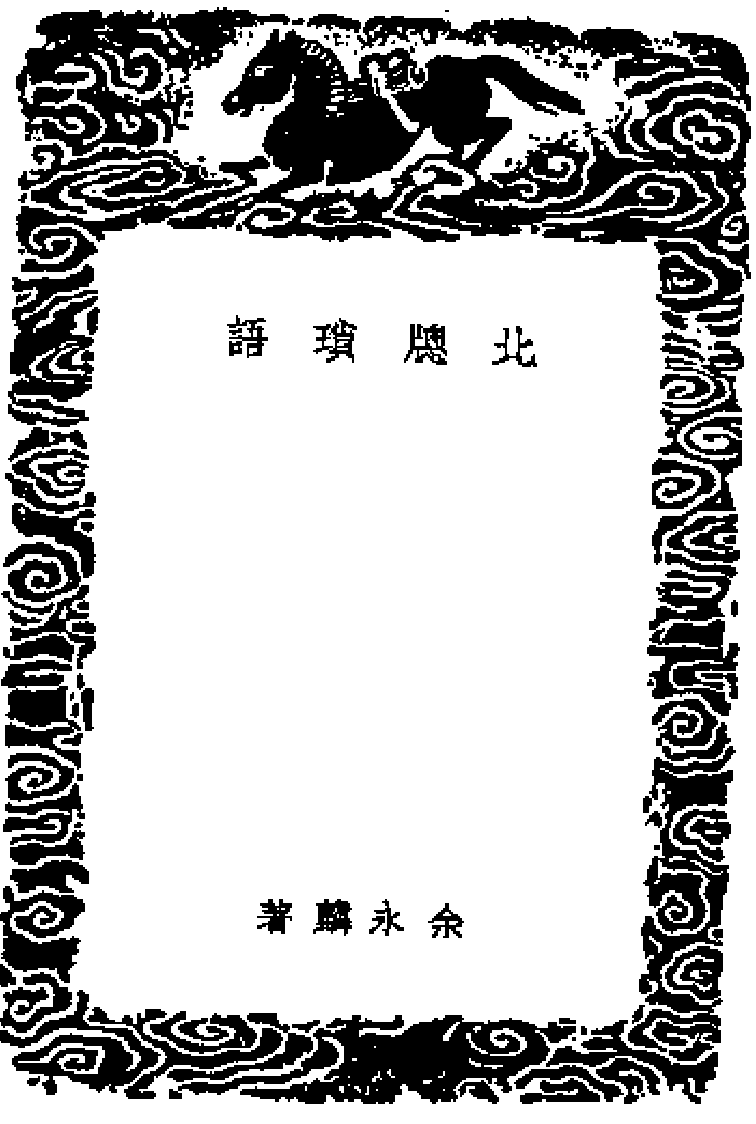
今進士科太重矣欲矯其弊即不得行三途並用法則莫若減進士名數至于極少或增而至于極多少則一科不過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矣進士少則內外諸官不免用科貢之士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盡進士也而科貢之舉而陟者亦參半焉何也科貢人多故也況進士者又未必盡舉盡陟乎多則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進士多則內外諸官大率皆進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視之者輕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不少矣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亦盡進士也而進士之劾而黜者亦參半焉何也進士人多故也況科貢者又未必盡劾盡黜乎如是則雖不行三途法亦自無偏重之患資格之弊而舉劾黜陟無不公士風吏治無不興矣

今天下法多廢格擬議失倫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非違于利害事幾蔽于嫌疑執守奪于權勢出入乘于喜怒深文起于矜名厚誣失于偏聽有一于此法無弗敝矣

律可以無六經六經不可以無律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皆聖人精意之所在也

今邊議十九及于長城必曰乾溝澗未盡城又曰青沙峴不可城然虜一大舉即決墻夷塹長驅而入不必乾溝與青沙峴也故築城東障者為傳警清野之賴耳非萬全決勝之策也

意見卷完



北牕瑣語

鄞余永麟著

洪武登極後嘗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洒脩竹拂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事書今一統五雲深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聞汝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子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周岐鳳蘇之常熟人豪俠跌宕縱情詩酒自號江湖風月神僊多往來僧寺道院每爲鄉人所仇誣以他事訟之於官官府持之甚急鳳竄門投止莫有容者錢承輝亦常之巨族鳳往造焉錢贈以詩云聞說多才命未逢年來無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陽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鄉似夢中一日至家欲與妻訣妻因良人避難人皆知之倘䘏而有娠時欲自鳴誰則信邪是累良人不淺也鳳納其言而去卒死於外後扶櫬者祝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鳳即赴擅至今吳下不絶

方谷珍寧海人長身巨月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刼掠村落珍嶋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政不綱台州路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者無功爲賊者獲免賞罰如此彼能爲賊我不能爲賊邪遂作亂元不能制赤盞不花者爲其所殺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據台溫明三府而明州爲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友定爲東南一巨鎮我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既下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恐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和督舟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裡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束帶立於朝太祖喜其言授以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敵爲總管以統理冀其向化而彼二豎老反生孀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錢與謙游西湖見天竺婦人燒香題云窄窄弓鞋欵欵撞爲燒天竺炷香來畔凝緑水波微動掌合白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勻初試雪天梅不知暗說緣何事斜插金釵撥冷灰

黃翰多景樓詩乘興來游多景樓名因多景有人游長江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一色松杉分兩露四時花木度春秋書生就得經綸策明日乘風上帝州

唐子畏傀儡詩紙作衣裳線作觔悲歡離合假成真分明是個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文衡山子彭

詩末郎旦女假爲眞便說忠君與孝親脫却戲衣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二詩亦足以警世

陶時莊儼浙之秀水人嘉靖初守揚州作銅壺翁傳鐫石南門之譙樓甚得韓愈毛穎革華二傳體裁

銅壺翁者銅梁人也弗顯其姓以其最壽故曰翁或曰軒轅氏始成之後世遠事湮莫可窮詰性嗜處高足不履地懸壺在左以代準繩雖身近闤闠而晝日常開遠夫衆動既定則兢兢慎持坐以待旦蓋體天行玩歷惟悠悠爾也尤不喜與人酬酢常曰我一滴水其理性情之鄉乎若等豈以我壺爲飲器而欲器之乎賓客皆弗諳甚者鳴鼓而攻之會姬德既衰賢聖變騎翁歎曰孔鐸其不揚壺可知矣乃托於六甲之法長生久視崇世溫蠖茀相襲以爲神仙中人而天人之蘊終非衆號者所能窺獨漢孚言因章房氏六日七分之尊爲盈虛偶竒以損益之間於相襲翁翁後以房道不相爲謀嘗曰我十二時中不忘省已而已焉知其他魏晉以降代不乏人迨我聖祖定元都除舊布新時守臣以元之水晶宮漏進帝曰靡萬機之務而苛心於此焉得不亡命碎出之而惟銅壺氏之滴翁任使有加又自京師逮都邑分布其子孫以警敎天下亦號曰翁而厥先所任之翁益辭祿請老矣百六十年天人時萬物若諸福畢應瑞慶大臻底於嘉靖丕責陰陽之道於乎盛矣邇來人之臧否不同其都邑子孫有失其祖父故居歲已丑侍御西崖朱公持斧維揚謂儼曰翁有功於世而忍諸哉於是遍商惠之得若干緡以爲翁助再成業安

寓　乾坤遺所志孽壞者翁對曰翁眞似我蜀子雲哉翁眞似我張益公哉若公爲政嚴明鼓番漏水歷歷可指倘一刻差必詰之守義者他日殺直存好官員及公亦以郎中更鼓分明知之故翁與侍御并言之言訖而去厖眉皓齒繩繩未艾克世其家者非揚之翁而誰

奉之雪竇淡入萬山中四陷下平泉石淸峻竹木森蔚浙之名山也宋高宗嘗夢入其境象倣而求焉竟得此山刻石曰應夢名山明奉化尹鄒智有詩曰板蕩徵欽出北關五城日夜望南還康王自是臨安主不夢中原夢此山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閭閻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丈丈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吳下有人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膂力過人常持鐵器重百斤者軍中隨行後太祖登大寶中山就封每朝見太后謝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爾家之言太后以是語及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乎一日召宴內庭中山與焉命勇士殺謝夫人於其第太祖持卮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可免赤族之災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戮也

張宏宜松江人爲餘姚令欲毀一僧寺題詩於壁云古寺伶傳幾百春斷碑磨洗認前人忽朝一日無常到滄海桑田又一新寺僧憂不知所出適天童寺僧懷讓者客於其寺遂賡一詩於其次元亮歸

來不許春纖肩入社更何人祇園陀樹今枯槁看過桃花幾度新云張公來見詩而喜寺猶可保也不然我亦當速去次日張公果見此詩而怒既而吟哦者久之又喜詢是詩何人所題僧以名對邀與相見極口稱善遂得不毀

故老相傳于肅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一詩云莊椿居士老維摩倣盡人間好事多正統已添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裡笑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御史王文在側云斫頭就斫頭何用多言由此觀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肅愍剛大之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南崖之言爲可疑

張白齋未第時遨遊吳下幾二十年平康樂地時每放懷一日自吳中歸過舊識適張宴內庭以他辭却焉白齋立箋寫一律以寄初月黃昏欲墮烟高樓朱箔未成眠悶燒紅燭成春夢背立銀河憶舊年司馬青衫揮別淚小蠻紅袖拂新絃藕花風起冰絲斷不問橫塘再采蓮伎而卽去見詩追之不得渠牕友李春亭有和詩見窺豹集

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氏謂平所對爲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謂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倫白山以訓年少登甲第告歸親迎三司置酒邀焉投壺至夜分某提學者席中賦一律贈云夜深壺矢屢更端賓主東南各盡歡燈下過橋年少易席中點水老人難獨能入洞雲猶濕雙燕歸巢雨未乾留却一枝斜插鬢倚門人在五更寒某提學者亦善以文爲戲者也

太宗平定交趾問尙書夏元吉曰陞賞孰便元吉對曰賞賚於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眞有見之言也可爲國家建議之準

王鏊山江西人董學政南畿考法甚酷凡見年長者降黜殆半惟丱角者俱獲晉秀才至有已冠而復作丱角以幸免者一人詩云戴弁義我已數年於今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

朱賢吳人考多不利忽登鄕薦浣海者書其門云朱賢中科是偶然既而又登進士朱遂續於其後云誰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偶然

趙子昂畫竹不減文與可得其眞蹟者甚珍愛之余鄰有一家出折枝一幅索張白齋題張遂書曰先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籍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苕溪圖一幅索沈石田題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賴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裡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意

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吳下作屈屈歌以

自嘆日屈屈復屈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人皆讀書
多顯達何我讀書成抑鬱歎昔年二八時優游
學讀詩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
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日少離日多春來倏忽趕
東館歲暮欲還猶蹉跎今年已去復明年寒氈冷
凳俱坐穿寂莫一飯小牕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
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願先生不嗜
酒二願先生不茹葷先生更莫出門首出門唯恐
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洩柳先生
先生獨坐問始得庶名依本分有孱敢步舒精神
主人遂爲輕薄論愚頑之子功難成捷費盡千
萬倩河東獅子反不足猾兒鬧譁高聲爭先生教
法總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歎乎天冠在市中買鴉
雛鈌向誰家彈不顧主人廣讀書只願主人多富
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
爲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遊入籠魚不
遂躍輕吞鉤束脩況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
輸租償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屈何
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
對槐花黃高堂白髮缺甘旨貧賤糟糠歌屢屢白
雲滿目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怎生
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
誰琢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
憫我度浙行誰能問我饑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
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遇常公鴈馬周投筆西牕有
何事安能不貴亦不富守株待兎終不悞良辰美
景夢中過貴心樂事愁邊度問君無學既無才何

不田園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
間問君有才既有學何不攀龍附鳳翼麒麟閣上
像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爲囊琴
挾劍將何之川原邇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
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
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曉
出行歌歸未雪先期得薛蘿晴乾已得服茅茨田
家有事在南畝耕饁朝朝兩夫婦老子長孫足衣
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臥牛背上
游朝夕南村北村烟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
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
絳帳皐比盡拋却安得江上數畝田簞瓢陋巷三
四椽布衣饘粥尚逍遥一家常團圓先生先
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
簷寸晷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
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覓
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繆公無人子思側子思
不能安其身屈屈歌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銜
頭紙價一日貴墨池飜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
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揚得意在何地
飄飄自負凌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
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勞再相識信知先
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書不遂平生志早
期他業作生涯。

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
其上曰我愛春春意好山嘴吐晴烟谿頭甦芳草
黃鸝驚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秖是

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戰棋聲碎雜翻扇
影涼南薰買奇貨談得菱荷香蟬在綠槐深處鬧
也須回首顧螳螂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
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
歸期舊巢留香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關烹茶浴雪
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塞邊曲將軍夜度關岩筍漁
翁堪入畫一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
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又沽傍
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
鍤我也不挑黃公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
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固守於窮廬聖賢
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
明月滿庭清興孤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望矣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仲倒呼爲仲翁人有嘲之
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夫工想來難
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哥窰宋時舊物留傳雖久眞贋相雜人間頗多求其
眞宋而精美者絕少秀之嘉善巨族曹璭獲一香
爐高可二寸餘闊稱是以美玉鏤海東青捉天鵝
爲蓋眞絕美者也漸聞於鎮守麥太監麥因璭索
之其子艮不得已而獻焉後爲司禮監之有力者
所奪正德間盜竊得之復貨於吳下上海潑山張
信夫淺好骨董以二百金易之而歸後至南京游
都市偏觀窰器無甚奇甑雖千金不吝務索其絕
美者市家云此閩蘇人得一內府哥窰價可數百
金爲上海張信夫所得此其最者與然此物爲內
府所重得之者終不能爲己物耳市家不知其爲

張信夫云然信夫聞之大驚歸而潛貨於吳之好事者後內府竟不追今亦不知其歸於何人矣

朱杲者鄞之民家子也無他才能粗識文字世居靈門家貨骨董爲業弘治間倭奴入貢其祖父與夷交易費不能償只杲沒入番隨夷船載之而歸彼國以杲中國人也官之正德三年杲變易姓名曰宋素卿充正使入貢鄞人見之者皆曰此朱杲也鎮巡官知之以杲叛入外國遂致其事於朝時逆瑾弄權得杲金遂寢不行放回彼國至今上嘉靖癸未其國以夷酋元永春充正使入貢進泊靈門館其酋於嘉賓堂境清寺後數日忽杲以賀節位爲名進泊和義門館其酋於天寧寺二夷互相疑貳遂成嫌隙任事者又不知調停永春遂有圖杲之意而杲不知也永春遂揮其黨擐甲執兵徑至和義門太監三司倉皇逃避民家杲與黨循城奔散永春謂太監曰素卿賊耳容追至前路盡殺之方可解甲不然未已也太監不得已遣指揮袁璡爲護夷兵使追至紹興時境清寺嘉賓堂未發餘夷猶有百餘城外水手稱是士民獻策於三司請盡殺餘虜三司官畏怯過甚聞言震色人民喧譟甚至出言罵詈是日即遣推官高遷指揮劉文各處擒獲斬戮殆盡而我軍民亦有被所戕者城外水手聞城中擾攘整船逃奔出港定海馮把總與之格戰死之夷兵追至前路斬杲黨百餘餘皆逃入紹興收杲等因爲夷兵回至灣頭見城上鼓譟防備知不可爲矣遂奪民船三艘劫指揮袁璡順流奔出後至夷兵八十餘人支路過穿山至海口

亦奪民船以行遇颶風飄入朝鮮朝鮮知其爲叛中國之倭也遣兵誅焉擒其二酋以獻於朝今按察司獄之望古多羅是也杲黨鎮巡官撫賞以聞朝廷遣劉給事查明罪在不原時巡按御史潘倣覆奏若殺朱杲恐無以辨彼國是非留此以待後來之進貢者使証焉仍禁於杭獄候當着令造船放歸

傳聞有一楊姓未第時田家也天順成化間始以仕顯老儒李姓者能詩嘗往還而素知其家一時見甲第如雲維舟觀焉楊之子負恃勢作傲接人多忽略李作詩題於壁間云昔年此地幾經過門巷深深掩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壟社長王君店隔河今日重重新第宅東風縱棹聽漁歌

閩之建溪清流激湍遶逝疾趨當波流稍緩更覺可愛宋時有浙商極愛山水月夜停舟溪側立橋注視忽作一聯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徬徨終夜思窮而逝窆於月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舟子以此事告焉詩人曰我當爲之散魄果於林薄中聞吟聲清隱字句歷歷可數遂續云孤眠旅邸夢魂會逐故鄉來

李西涯當國二十年浮沉保位無裨世教忽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文章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

諺云熒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梁武帝時得此天象帝甚疑之跣脚下殿以厭其變而不知魏孝武爲

高歡所逐逆走入關武帝聞之曰彼國亦應天象如此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己巳熒惑入南斗慈谿馮損之見之曰何以有此象也已而韃靼冦邊太監王振勸上親征果有土木之變弘治六年癸丑太史奏土星犯斗門宮中有人亾孝宗命大索之果有一人縊死於紫金城上人事天象不爽如此

海外諸國獨日本粗知文義惟師東坡山谷及王晉卿趙子昂詩家唐以前文字俱不好嘉靖乙亥入貢正使石門周良珠宣用琳皆解文字者也余每致筆談多重佛略儒五經用漢儒王弼鄭玄之徒皆彼所深信醫用舊方而略發揮詩尚纖巧又元體之下下者題咏頗多略述一二春雪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紅杏枝頭紅不紅鶯閙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寒冰鎖却鞦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寺偶求覽勝鄮峰境山路行行香作堆風攪空林饑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詠錦鱗密砌不容針只爲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被張太守禁舟中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守宮作樊籠空教飛入堯天闊還在扁舟一葉中體裁大槩如此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鄞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空間一

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赦罷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賜遣還

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牌右有陳克恭者一女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寡居於父家施生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妝束含情獨倚闌干曲桃腮未肯露輕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羯鼓催吝香若待新詩促也知不是怯春寒故欲遲開期杜牧淑華見之每於施生留盼情不能已生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偶曾移櫂過闌溪覓得龍團幾片齊味苦不堪陪蔗液特來緣此作媒楊華隨和之君分仙茗過荒溪獨勝人參芍藥齊不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生愛其才貌欲娶又念已有家室且合之不正足妨清議竟作詩以絕之殘花不折卻空還自笑渾如醉後看過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裝謾勞微笑窺珠箔不用含情倚畫闌回首天台春寂莫瑣枝碧草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道子稱之先是其父與吳老客金陵與報恩寺僧人相得僧人亦工丹青不甚善性嗜酒吳老無子僧以酒狂卒是夜吳老夢僧謂之曰與汝相得不欲久離願為汝子及醒異之果生一子三歲能舉筆圖寫後大名天下亦以酒狂卒知是僧人托生也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滿臬諸公設燕

於紫薇樓諸公索紫薇樓詩公云昔年聞說紫薇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瞰黎氓歸壽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致思時僉事龍霓在座遂續云蔭落長松夏亦秋公笑稱善遂見之曰滿座錚錚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

太祖製民庶章服黑漆方巾取四方平靜之意青布直身取四海永清之意服此巾服則人知禮節此制作之深意也小帽裁子惟執役厮卒服之其後民趨於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為禮衣如衛巖等處雖折薪者亦服此服尚有淳樸之風邇來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陽明衣琴面衣帶有琵琶帶鞋有雲頭鞋婦人有金身披風金巳大袖風俗大變故民謠云頭帶半段縧身穿橫裁布街上唱箇喏清燈明裂幞又云蝴蝶飛腳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二可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可怪白布裁子縫綵帶秉禮者痛之建言於朝遂有章服詭異之禁於是制自聖心製為忠靜冠服第其品職以別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邇來又有一等巾樣以紬絹為質界以藍線繩似忠靜巾制度而易名曰凌雲巾雖商販白丁亦有戴此者噫風俗之壞極矣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武宗西幸璋得侍陛問曰汝何省人對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諢名汝浙云何對曰無之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蘇州浙相連得通稱故耳時蘇

之士夫謂璋曰鹽豆之名欽定在浙江矣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已千年矣而無片紙之存不特胥人雖唐之墨跡存者亦稀蓋物之特異者常聚於權貴富盛之家一經火盜則焚失之矣非若他物散落傍出猶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日焚諸城外可驗也

古人遠矣閻立本吳道子唐人也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徒可得見乎是故論畫者當以耳目可考者為準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郭熙石濬夏珪戴進李在花果則趙昌王友錢舜舉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林良呂紀走獸則何逵師周昭胡瓌李真人物則李龍眠趙子昂吳小仙姜正佐杜古狂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梅則王元章竹則夏仲昭葡萄則溫日觀得此數家已有奇妙矣何必遠求太古以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李成作山水危峰舊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窗閑雅悠然遠眺用墨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茫覚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零雪斑駁寒流滲人郭熙樹石蒼古鉤棘苗軋山根水源挹挹在目石濬細膩勻適縱橫布置純粹各有條理戴進整飭莊嚴在郊則師在石則友也李在則閩山蜀水秦嶺晉河形狀惟有趙昌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雖久不變友乃昌之徒傳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逆焉錢舜舉單枝瓣葉儼然天成徐熙南唐處士博洽書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神氣超卓王筌蜀士孟昶家客目閱富貴所作多

綺園花錦眞是粉堆而不比圈線雀白之淸雅另作一家林良寫意蘆雁尤其所工呂紀初年寫眞後於細膩中造出天巧尤致意木石古今翎毛之獨步者也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人胡璉季眞代北人氏畫院祗應所作猫犬何則有士夫氣味周則有工製態度然生意自然一家皆有名不傳李龍眠多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重濁者多偶作於人物而相尤妙趙子昂畫美人細及膚理窈窕之姿如在目前吳小仙信筆亂塗悉合規度蓋之狂者也姜杜一味淸雅孫太古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龍眠之下然衣摺宛轉曲盡又過於李石恪畫鬼奇怪筆益勁利亦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王元章之梅勝於張偹夏仲昭之竹過於與可溫日觀元僧也畫葡萄多作橫過老餘稜稽靜觀以下皆不及也

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柱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伺年許斵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淸絕遂以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二琴歸御府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人之所處在空曠幽淸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古之畫者如閻立本王維李營邱徐熙范寬米元章蘇東坡趙子昂輩皆士大夫遇興則留數筆豈可必其有對幅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甚至欲求四幅兼得橫披名曰一堂不足與言畫者諺曰今人最俗挂畫四幅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林水泉模糊遮掩屋廬高下大小不稱山脚水口並無來歷皆非名畫

臞仙子得一葫蘆剖之爲瓢內有一物如蝴蝶之狀五色可愛出瓢忽有光一道隨光失去臞仙子以爲神物也刻其銘曰一瓢酌盡乾坤饒幾醉芳亭抱月眠一日有道士至臞仙引入丹室於炕頭酒甕中以瓢與之飲道士以瓢就甕取酒而飲但得半瓢一飲而盡因曰此瓢大能滲酒勿怪耳言畢乃去臞仙令人視甕中之酒與糟俱盡竭矣道士亦莫知所在

蘇松秋糧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王北川仁山云予昔在科時曾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俗尙侈靡故重稅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爲最遂以此爲常法云太祖見某氏租簿遂定以爲稅者想傳聞之誤

戶部尙書夏元吉有德量洪隆冬出使宿於別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至事急請罪夏笑曰何不早白我以餘隻易之乎併棄其存者而行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風起翳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早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墨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焉罷朝尋出所易吏大感謝

宋靈隱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鉢一空秀奴所絕僧迷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爲郡勘之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謎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箇禿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第之知也吾鄉薛知州涖任江西奏績於朝別一峰去一峰展冊索欲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爲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之許夫人屬其不在書一絕於冊曰今日作詩送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淚都是離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

杭州妓者多鬻身饒客有一妓號素娥爲歙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爲渾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賞鑒人亦善謔者矣

千機錦載翅畫梅扇詩一首經年不見玉人面意在淡冬雪裡看今日相逢當六月冰肌依舊逼人寒此宋人詩也且予所見者宋刻本今於方正學集中見之誤矣

應彥文作梅魂詩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靜餘形玉龍一曲香隨返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雲樹黑斂妝東閣土花淸莫誇賦客心如鐵些些淒酸可忍聽時虞伯生周伯溫見之稱爲應梅魂

象山所産木犀獨紅色甚奇絕邑人史本初得此種

淦獻闕下宋高宗雅安之畫爲扇面以賜從臣題
詩曰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
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爲君開又曰秋入幽崖桂影
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嬌紅
下廣寒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
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深而香烈移之他地
則香色少減此亦地氣然也

天順間李文達公薦臨川處士吳某於朝命行人賚
書幣往聘之至京授以東宮宮職英宗親至文華
殿顧問以重之某不欲就文達叩其所以不就之
故緣敕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今授以此職所
以不受文達謂朝廷致敬盡禮寵待非輕初無不
尊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恐亦難行
既非稱旨務欲大任縱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
且就宮僚若果有楚明大任未晚竟不肯就遂送
還家若某者亦可謂迂濶之士矣

倭夷入貢泥金扇最佳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高
皇帝曾賜近臣桂太傅彥良慈人也其子孫藏有
一柄太傅題曰海內車馬今混一萬里梯航進方
物奇哉此扇日本來恩賜千官敢輕忽南薰殿高
清晝長水晶簾捲薔薇香綠總蝶影弄春日碧天
雁翅橫秋霜扶桑日華移上苑鎖綱珊瑚弱水淺
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鰲騰空怒濤捲黑雲忽散丹
霞飛江館蕭蕭月半規無窮變化不可測俯仰神
仙知是誰陵陵墨竹十二莖不方不圓齊短長隨
時卷舒足稱意一寸機關那可量齊紈團團堪障
日豈爲好新輕得失朝端鵠立汗如珠焉得從容

袖中出

戒石箴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時蜀主孟昶始頒
布於諸邑句凡二十有四字凡九十有六曰朕念
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
公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日戒本朕留思宋
太祖刪煩就簡摘其中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
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座右至
元三十年癸巳浙西廉訪司移治錢唐叅政容齋
徐公琰改書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
中刑罰令府州縣甬道中有戒石亭南面刻公生
明三大字北面刻宋太祖所約之十六字而徐公
改者今不存民常曰公生明亭云

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
去家遠乃改授鄞倅彭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
李曰聞大夫欲倅鄞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
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
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聞者不覺一笑

張得中大本鄞人也作兩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
聖主乘龍天宇開鶴書飛下徵賢才鄞江布衣忝
英薦蒲帆早駕長風來長風吹帆過西渡赭山大
隱黃公墓車廐丈亭并蜀山餘姚江口停泊處清

灘七里如嚴陵前瞻石堰爲通明上虞東山出謝
傅錢王廟前雙樹清裴家莊下梁湖壩曹娥廟古
豐碑大路接東關白塔高樊江一曲縈如帶紹興
城上會稽山蓬萊仙館雲霧間柯橋古寺聳突兀
寧頭又見錢清閘羅山林浦連漁浦錢唐江潮吼
如虎六河塔近月輪邊龍山閘枕激江滸杭州舊
是宋行宮鳳凰飛來南北峰六橋三竺入天目西
湖十里荷花風臨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灣照城
碧嘉興尚有讀書臺平望隨雲高八尺吳江八九
洞相連蘇州好在閶門前楓橋夜來過無錫橫林
驍色凝雲烟常州古城高岌嶪奔牛呂城壩相接
丹陽地勢控丹塗舟向鎮江城外涉金山焦山兩
虎踞龍蟠瓜步依江屯觀音閣下韓橋小龍江驛
上金川門入門先到鴻臚寺恭楮殷勤報名字五
更待漏覲楓宸從今顯寫平生志 北京水路歌
云四明古稱文獻邦登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
車廐遠雄江樓頭橫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
港內還通梢梁湖曹娥湖易枯大舟小舸更難涉
東關漸近樊江東薰風廿里芙蕖開賀監湖光淨
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水如碧檸聲搖過
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間新林
白鶴路逶迤日斜始得瞻蕭山夢筆橋高對江寺
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猶羨文通好
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吳山青錢唐江
接海門潤胥潮怒捲轟雷聲杭州舊是臨安府藩
臬三司列文武坐賈行商寶貨填錦繡街衢百萬
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人家酒旗掛高亭臨平

讀笑聞等閒催上長安壩崇德石門逢皂林濟邊
三塔高十尋嘉禾知過杉青閘黃江小路吳歌吟
平望吳江眼中過繁華地屬姑蘇郡楓橋尙憶張
繼詩夜半鐘聲又信疑毘亭無錫人烟多旣庶且
富聞錫歌聲息毘陵暫相泊奔牛呂城容易過丹
陽與丹徒鎭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上國金山塔
影浮中流揚子江邊郎江漢浩浩湯湯茫無岸甘
露招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
隄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黃冠師程奔邵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淤浦
淡處浴鶯鸞湖浪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縣湖荒
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軍餉
儲漕運循規事專一番客征帆蔽天日桅檣接踵
連舳艫舵樓按歌吹葭簫淸河口上高厚淮陰城
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堰宿遷旋見人烟輳直
河下知地漸隆子房圯橋遺舊跡馬家淺呂梁洪
篙師須倩少年雄壽亭尉遲古名將金龍之祠屹
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往祈神乞陰相快馬船
飛莫能過鑼鼓催儹號聲鳴一淺一鋪穿井泉溥
濟兵夫往來渴徐州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況
對歌風臺臺下每驚流水滙沙河谷亭閘最難湍
流樂同却船退南陽棗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
濤師家仲家勢亦險新閘新店坡尤高石佛趙村
頗平靜濟寧在城及天井棲草二閘追開河支山
小驛來俄頃柳蹊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
荆門阿城各二閘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閘
流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濟臨淸當要衝百工紛

紛其闐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德
州良店連窩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滄洎澆離愁心
與朋齊共夜深風雨打篷聰五更驚起思親夢明
朝涉溥河順入長蘆灘乾寧典濟青縣關河流靜
海楊青沽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河合縣潞縣
相將迴城域張家灣上越通州半肩行李惟書籍
我本江南儒宦游至於此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
之程兩月矣其經水閘七十二約程三千七百里
薰沐整衣冠肅遵鵷班列九重紅日麗青天四海
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朝共享昇平福我曹功成
奪錦袍早沐恩波食天祿

甲午季夏予避暑話山草堂書賈有以北牕瑣
語來售者即於北牕晩齋中展卷疾讀如所載
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㝵及元永春事皆與
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
爲錢鶴灘作今改易數字嫁名黃南谷未知孰
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
稱韓筆何耶余公嘉靖七年舉人官蘇州通判
其云只好州蘇作判通亦可謂善自戲謔矣既

山金忠淳識

談輅
長洲張夌虛鳳翼伯起

任昉序王儉集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攻擊之攻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 皇祖說論語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止駁寅狄有君甚正大與章句儒不同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所孟子所謂効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為明微何朱註以托孤寄命為才以臨大節為節且寄命云者閱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朱註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可考豈可倒置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苟為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宋儒以好諛悅色妲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即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不擲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為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揚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紂之暴非叔獻之比若使侵其地至三分有二羑里之囚豈得釋

孟子為長者折枝朱註折草木枝可疑折枝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以推類況枝肢古通用折腰肢揖拜也為長者三字方明

鄴侯人品與留侯武侯匹不可輕訾托跡黃老是從赤松子遊意何本傳云人以此薄之司馬通鑑朱子綱目亦因之不改爲在其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輕舉好進非公忠黨附不可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概謂小人何當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為小人觀柳子厚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為之否耶范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衆生訾哉言也

大抵道學輩只是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之士為鄙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為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也莫此爲甚學者不可不辨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靖康帝故未歸也豈當時不請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迎元顔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遂唯唯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旨者第今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既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使足破宋高隱衷即有奸檜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劉李諸才不能逮作者奸詆訶文章犄撫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貨縁請托遂令西施邦坐嫫母入帷已大行胥連退寄欲壓孫康於異代豈易哉徐陵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乞其令終也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歎息過論衡論衡今傳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有幸不幸耶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頗作爲何如君汲黯李德裕皆任子如此氣節功烈科目中亦未易得

郭解客殺人公孫弘以解雖不知甚於解殺嘉靖間以殺沈鍊罪楊順路楷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蕃償鍊之死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一任人稱賈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眞人徹世之言即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謂也

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謂此理可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言及鬼神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歲餘卒此事可証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爲漢祚將盡天下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産子二頭趙太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爲人形鬚髮具備爲獄手之狀惟無目耳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見巨手長八尺臂大數圍令人斫之忽不見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簡村一婦至圃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紺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以鋤擊之得解手已不見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沒

筆塵

明 莫是龍 撰

平湖陸 烜 閱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片紙至呼淳化閣本爲祖帖蓋不知昇元帖耳漢唐碑碣鍾王墨蹟乃多有存者何爲此刻獨無僅見也

何丙翰貝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黃亦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吐之逼眞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與於北海面目皮骨全似而神氣尙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遂廢古法自成一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入石者便勝諸家矣

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耶秦少游改作小詞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見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盎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盎道逢丞相申屠嘉謁嘉審有所啟意在錯也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與時嘉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及七國之變盎又請間而錯遂不免蓋其爲計甚審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盎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行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生捨想此等語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旣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曰觀世音手中數珠念甚曰念觀世音菩薩又曰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決捷入理最深故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俊秘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知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己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凡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學漢人文章韓柳欲力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之漢固間有可辨者乎唐人未嘗不學漢魏詩法李杜直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佳句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遷固本六經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遠駕唐宋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思于古俊非然探古人之理竊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匠以合一代之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如優孟之爲叔敖其將有事於命世之傑者乎

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清思微入肌骨坐久佐以一[illegible]神氣益佳爾

時聞童子鼻息足當數部鼓吹或風生竹樹間山鳥忽囀倦魔都盡徃徃徘徊達曙强就枕席

晚涼箕踞臨池數酌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人居城市無論貴賤貧富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林非道流僧侶不能適旣有仰事俯育自有交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我願去郭數里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欵留信宿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洽尊俎粗供嘯歌詹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乎

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吾性懶不爲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攜訪有菊之家問一就觀如王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

種樹必先種梅何也雨晴煙雪無所不宜疎影暗香新英老幹無不可者枯枝偃蹇傲骨蒼然猶勝艷桃穠李

余最不喜疊石爲山縱令紆廻奇峻極人工之巧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盤石綴土阜一仭登眺徜徉故自佳耳

肥甘可省蔬食可獨樂酒不聖則神理都惡茗不精飮食難化毎赴招攜酒茗不備卽九鬦八珍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亦令人心氣昏濁毎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

山非高峻不佳山非幽深不佳山非違城市不佳山非近林水不佳山無樵牧不佳山無寺觀不佳山無流泉不佳山無雲霧不佳古之眞隱賸士有道術者多托跡乎山岳焉要之山無隱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乎山道尊矣

夫富貴之士則學名利貧賤之士則學衣食鬦鬦百年之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飮冢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溪山之間俯仰無累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黙不礙於俗覗穩無逆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巢居之徒豪撰之侶能蟬脫塵埃造物不復能爲之拘可謂道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能閒不是等閒人信矣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寂之間知之者稀與人惟恐不少[illegible]興來毎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最識霞外之理

余嘗呼一童子入深山中探清流茂林人迹不到處危崖斷磵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惡饑渴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了不相關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念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凉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録令人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燃犀録睽車志幽怪録等書野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様譌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眞似益一良友畜一古畫便須少文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其如商彝周鼎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何異

山谷墨蹟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佳豈食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尙可賞否戴花人安否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

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幅後書云寶晉參前軒書銘云五色水浮崑崙潭在頂出黑雲挂龍怪電爍瘕下震澤極變化闔適門語亦奇麗可誦余甚愛之時時訪其草意出以示識者

南唐李氏有研山一座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其廣不盈尺

李氏亾後流轉數處為未老元章所得米之歸樂陽也許為卜宅久而未就時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宅基竹木叢秀晉唐名賢多居之既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章公共為之和會而蘇米竟相易焉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疋日食兩杯而終歲翕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溝壑者天亦不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淵明詩云故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豈復有富貴貧賤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翁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疾迄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嘗談人不解文字頭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見推阮曰我圖翕十部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升天作佛鮮不為阮生所笑矣

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家以他事召仙而余適入坐然余未有意求問也方伯強余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淅何以磬悃莫生能為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蝨高談宛王景略之玩弄圍棋遺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尚物何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史為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世今余問何勅便是立世宗勅運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玉皇上清帝主勅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行廟多遐承祧偶之晉黃河清徹會開聖世之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遣嶽瀆之神定爾河山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春秋首虧欽恤速圖警蹕毋讓渭橋欽此書畢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余鄉士大夫傳誦以為奇事

曇陽事大有助於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今張大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去後必自懺悔

壬午冬十二月余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也案頭拾筆隨意嘗得數條題曰筆麈聊當友生一夕晤言之趣耳莫雲卿

右雲卿筆麈如仙人下降吐納皆成珠璣乃其筆法亦妍雅絕倫傳世之珍也谷耕其寶之丁酉七月望後三日江上外史笪重光題

說數以[illegible]用書名篇為極[illegible]高人款上[illegible]居硯其蒲澀自得之趣雲勝於筆實作新莊時也其卷係雲所真跡乃一時失口而得未正指筆法帝責應像贊清言名理大似晉人於說部中亦屬上乘惜不能摹勒上石第留之架本也是子古吳乾隆戊子惰孫曰梅孝陸語讀墨陽為王揚齋女詩標吏之守貞不字後淡治內梅花廢論釋典道書悅乃精通一貫四方士大夫多師事之其道也亦以為宗雲孫墓誌化而學仙云云曇陽子傳二卷其门弟子所撰孫大年息僕為語然梅花為[illegible]

筆麈終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六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閩邊城有棺數十具啓之皆
紗帽紅袍以爲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多云有
之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甘州張大參
在凉州其說尤異徐云脩甘州城礮破土見有一
小棺出之已而愈斸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
髩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多紗帽紅袍者亡
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瘞之竟
不知是何物又不知是何緣得在城土之內張云
凉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
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
能變異於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
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

甘州　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毋其旁有一屠
者躊躇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豬肝三片
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爲
說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干
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
人手捫之了不着地云其事不見一統志宇宙間
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謗吾師道嗚呼彼神於
事者尚不可疑兒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爲予言甘州多瑣陽肉蓯蓉瑣陽形甚不雅
塋上生肉蓯蓉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
肉助甫款一識之介卒之田間掘得舁來儼如一
大人臂因悟蘇子瞻所烹肉芝乃肉蓯蓉耳宜其
不能仙也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
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
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髭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
交構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婦人病狂
走入郡城遇覓死尸食之搯取腸胃其味不可近
渠自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
童群逐之官爲縶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
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婦
人須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璫馮保之廢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戍擢士大夫進
退權得罪於　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
不爲小民所怨爵本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
夕臥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
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求
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
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姻家史金吾爲信
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所許之延矣柰何竟
不免焉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
朝貴衣之者延爵孜酒謂公何自昔信妖夢也强
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臠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
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
許與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郎持齋可逃免
予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
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乎道何疑

予歷藩臬於寮宋間見異證二因録以俟知醫者一
秦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膈間生一痰核漸大如
瘤聞荊南有善醫者須服藥滿百貼始除即九弗
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爲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亡
何足微寒問之云足面似簇箭令童子捫之傷皮
耳已遂愈數日而病痢捉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
曰大夫其非痢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憮而問之曰
余非知醫者先大夫先患足創一如秦公已而下
痢竟不治蓋創毒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閩粲政
王公懋德自延平歸忽瘦甚鬚髮皆枯云是消渴
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延平一鄉官潛謂人曰王
公病曾有嘗其溺否向有患者溺甚甜此不治驗
也王後聞之試微甞已而漸濃愈益甜王亦自
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溺甜則未之前聞也豈
亦覆諸苦之類乎二事皆醫說所不載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强出　朝謁過李臨淮唯寅
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來唯寅笑謂余
曰君知近日山人多敗業乎是君爲一邊鎮中丞
所知腰已横金矣即守倫無他何可得也余戲謂
山人方競横金那聽横金吏反作山人也唯寅爲
絕倒亡何余發行就道奉　明禁以重價募騾卒
僕身君輿夜宿逆旅主人困甚稍行見數驛騎馳
而前中一人大帽繡裳即向山人也遺騎起居而
去蓋渠乃有勘合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翻
覆倏忽因淵然多於世亂搶攘時見之今際太平
盛世而所見如此爲之一噱

余謝關中之役歸潼關劉使君以時猶暑憫余逆旅
之郭力勸居公館余咲曰暴爲督學來不傳居今

乞歸偵溥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送驢跡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舁與行而途間所見乃有絕相反可供旅人一噱者靈寶道中聞侍郎栗公起爲甘肅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規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栗公數年前鄉試尊重宜莫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亦四人但乘傳顧募異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着錦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人駭而物色之則三原主簿陞郡幕不赴而歸者也簿一月前跽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顛異如此蓋蹤近　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而希指者又每過爲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僦民艓艋而小輩總無顧忌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詡遂至八夫輿一主簿而莫之誰何其爲異又豈直山人而已是深可爲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喜蚤執而今歲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觴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爲具湯沐便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豆子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沆瀣入咽兩腋風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尤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晨起復烹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來風味書一通贈先生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臥儕甚悶蚊聲不寢久之銜皷欲動始得帖寢忽聽外淙淙拄時望雨不啻調饑竹林布衾半醒半臥呼侍兒起肯聽之覺倦態盡蘇撿點胸中略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先一夕出矣爲復展轉悶悶老妻喚聲蓋督課僮

婢覓黃梅水探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唉披衣而起盥櫛焚香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盡已立春矣余時駐輿化府海波無警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爲民憂盖瀕海地高民倚麥爲命南中無霜麥且恐長無雨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雨作心念元日當爲羿翳所苦頑民癡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遽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噎餔後而日大出元旦晴朗市井喧鬨不復望雨吹日臥醒忽微聞雨聲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籍籍

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間適偶同而爲民間秋意有餘歎因檢篋中舊稿携怱洸研作小楷舊事而續記此條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絕啻正事多暇一弄筆研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駿年十四從老妻侍官邸書此付之

三月晦日雞鳴山祝壯還雨中過十八衛北循溪行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遭無慮千株綠涉平鋪妝馬散乾其中輿從軟茵上度望鍾山欝勃雲氣間作白纏蜿蜒蠕動龍岡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日提壺遠遊也弟金陵人生長此中日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遣請投門狀想白負此景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兒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爲景德鎮官窑設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以分守暫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爲窑利所牽絕無登第者惟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爲吾郡倅陞黎平

守而卒宗吉前後絕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遐方異域多產奇寶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見擘撼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爲不可廢也

文待詔徵仲生年與盧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画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画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惟唐寅吾以降閩者爲之絕倒盖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衢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君同年張君以酉道邀余雨中讌集因求余書扁爲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飛閣流丹余匿咲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不晋名然爲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棣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丹非流舟也盖此君少而誤讀丹字爲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爲天造地設不知流舟是何文理人固有紕繆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金書區未必爲斯樓重亟除四字爲此樓洗穢則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爲題此刹一詩而去盖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窮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者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

埋之曰若無遷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柰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遷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家俱稍饒裕夫此得之喻邪相家青不虛也嗚呼頻年饑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多生人也河南北人相食而卒未聞上蒼有來牟之惠乃忽於豫章兩姓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焦氏筆乘

正編

焦竑輯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仲脩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誦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誦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但終非真

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證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憒憒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嘗論此。有與君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根

論語。申根。鄭元云。即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繚。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爲棠。則申根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根即一字而兩音耳。觀古字瞠亦作瞪。棖亦作橖。鎗亦作鏳。六字並音鎗。皆諧聲字也。拫亦音根。本作[illegible]。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根。史記有申黨無申棠。傳誤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結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謂以騶虞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廐御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乃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幷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茂。見豝豵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致斯效。謂非由於文

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鵲巢之應也。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並竄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竄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竄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竄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竄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竄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傷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

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興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轡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爛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劘、與靡通。謝山傳。自下劘上。注音靡。劘也。劘切之也。與易交靡義合。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𩙻。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誤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始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老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于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

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晉譯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遥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無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為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講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紘、崩、薨、宏、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困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為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誤。

咎繇鍾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皋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稺恭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遥遥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為由。誤。

敖誤為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或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為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為事。而秋毫類至。理不可誣。若譏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為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為水。厥陰為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為頭項、為腰疼、為發熱、為惡寒。其患雖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為恆雨、為狂、為蒙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為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為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言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犬、外嚮。又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嫌。皋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章以少府。猶或齟齬。況於香證家記。錙銖私印。商平刻鵲端之章。元師本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猶淫辟者也。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設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陰為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謂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

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投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為圯。二字不應復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杼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荊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誅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旋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公治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治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治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洷。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義見此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箘簬。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異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日有食之。記異也。譬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褻之投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益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說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矩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衿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即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翦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吾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日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詩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依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擬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此。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織著。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繼也。今君弃予。則其節疏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弃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予采葛見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興而比。詩意亦不嫌其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逐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載祀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丅。上作丄。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賣文爲活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貲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

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殆謂事。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籜。則何取乎。隕、從阜。言墜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霣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頹落。斯得其義矣。

師古注誤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慎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瑯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若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深。黃鶯並坐交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東門歌

有漢東門歌。向風剛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然詩意渾成。如自己出。所以爲妙。

纏讀如戰

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縢。即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

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爲龍語。爲爾濟民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能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邪。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予謂。即今耆舊無新句。共釣槎頭縮項鯿。亦用浩然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

七始詠

漢書律歷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傳會。是矣。用修乃謂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爲解。豈未見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籍召公名醜。奭豈其字邪。抑與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歷柳之天文闕。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若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照燭洞徹之

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爲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穀穀

史記。穀穀共生。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故王褒之傳云。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勳。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穀、構穀、谷穀。即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廄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注謂。廄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誨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廄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服制考詳序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美于其躬。宴樂于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嫂弟婦。恝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說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孔氏不喪出母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而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稹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稱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押議。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

作二室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賦與元與水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將滅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謂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皆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誅之賦抑欲其母之不終葬也而以禮非誹之父賦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終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耶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絕嗚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義如此若朗者其能自裁者也漢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己之恩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爲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黃榦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絰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絰於白巾絰如緦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閒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幄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濁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邁足又俗謂不明曰醫濁以酒爲喻或作做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髮之情不之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其語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謬義既別音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祿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甚否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權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爲之立傳亦盲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親六十人爲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聞逸詩晦推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誰敢笑傲變風詩遐得周公釋平支于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猶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

益略。延心浮氣。不務沈思。寄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焦氏筆乘卷二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真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為世應訓、有未免乎成心。即當想而求之未成之前。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為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元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元。華彩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祥道、黃疑復、呂惠卿、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視子元奚啻霄壤。希逸乃曰。欲為南華洗去向郭之陋。不知陋之一言。

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說謂為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今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曰有情以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真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曰聖人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生之所無。以為身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命表事也。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彷彿哉。呂安嘆莊生為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莊子身當其時。昔者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而胠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為田常。其為假託尤明。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喜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蓋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譏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其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茲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蓋常而

序。終之曰。吾與爾有從。豈遂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啓後世之疑邪。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近體也、排律、絶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豈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詩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詩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秦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誤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破月食之疑。而徒謂日食之戒故也。按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甚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靈字。又作闐。皆所未詳。不知即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靁。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靁。回象雷形。古鐘鼎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哉。

周破胡

齊世家。即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鄼侯

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鄼、才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按鄼、在沛。酇、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酇。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鎭。費樞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

事敍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而所載歌辭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愼而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逾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舉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遂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纍纍爲寵於世。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當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略。因朝宋琰論。旅云子思壽六十二。爲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辭。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即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歿莫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終。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孟嘗君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竊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改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

百慮一致。猶驅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僞亂者多矣。吾故喪旃。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昌言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悲疑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博采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傳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遊序、漢初專推陸賈。如酈生之初說沛公。高祖之長歌爲飛。文句既殊。事理違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後譏其疏謬。蓋不盡無也。

漢書眞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聚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敍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敍傳。今本敍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敍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著此二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故得史臣之體。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即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即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即今之參軍。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即今之六科。期門。即今之錦衣。廷尉。即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即今之戶部。少府。掌

山海地澤之稅。即工部之都水。虞衡。尙書符節。即今之尙寶。太醫。即今太醫院。導官。即今儀使司。樂府。即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即今工部鐵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即今之御膳司。與內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即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並爲內官諸局。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聖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棄、后稷也。居棄於上中。出后稷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即士會也。既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騭無章。是非蠡亂。則又不可殫論矣。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磨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滅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說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皆謂無論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煮棗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今淸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淸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辭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人。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

注，謂與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眞，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尚。是尚即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即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即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即尚輦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於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尚爲名，即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亦謬習舛而不悟也。

稾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稾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稾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縣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梟首縣竿，稾街閭闔，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縣首稾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稾街之文乎。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皆並稱，歐公豈未之攷歟。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

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起，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華跗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跗音，或附音，并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枰櫨。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梬棗，出交趾。溫公云，如馬妳，俗名牛妳柹，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即柹漆，非也。別有梬棗，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柹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寫從而衍之耳。干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尋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酎金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荔枝

世謂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遐遠，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

極爲良忠。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都守。極陳其弊。乃能貢。

昆明池詩

于奕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元阯。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即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遂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殁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皆作悲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榛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砥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告將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羣生化時雨。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慭遺。奪我明時輔。諸子各天涯。念我心良苦。願言一塈其。無勞弔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昭曠有獨覩。敏德無逡巡。洪澄百家言。以窺涉其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其真。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倣。哀哀悼此鄰。清風一以謝。四海歸仁人。其三。潘睦州絲。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姝不戒。置身險戎衣。取賊如菅蒯。中年契名理。闡學時驕懈。聞過輒自撿。求言勸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鏗。孤鴻有高翥。吾黨增嗚噫。詩成而思善亦殁。嗚呼痛哉。朝言爲人。非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燧安。聖人不克見。聖學日荊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燧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襟貌納相親。況此邦城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篪。叔也遞吹塤。翱翔振逸翮。斯文賴軒軒。仲氏信仁只。叢叢直邸聞。步趨迥無因。絕塵一以奔。靈臺無汨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翩翩胡咋趨。三王隱君。王生好遊遨。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

適跡良自貴。振衣陟層巔。濯足擬滄浪。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理析元要。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臨交嬉。昔者吾友言。闊生時一班。考槃信自矢。振鐸寡能毅。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悵彼作室家。願言閒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贄。字宏甫。以姚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王汝止先生仲子。名襞、字宗順。

宏甫書高尚冊後

宏甫解組歸。遊蒸劉君。築廬綽附官爲冊。題之曰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識劉君高尚諸篇。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天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皆比之匏瓜之剛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既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蕃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予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較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蠲撒不事生產作業。而競競一郡。惟恐後時。督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且棄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家之人。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皆謝則恥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詩。而喜詩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己不好弈。而喜敵道。己不好鬭。而喜排掬古戰場。己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皆。己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牆終日百拜傴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於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疎。因而親之。俗之所觀。因而疎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已。已也。故終身不肯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可已。不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謁貴人。貴人饋之則受。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祕竅。見上士則詩而肆之。竊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揖而藏之。以待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遊遍天下。無知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並出此相示云。噫噫。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雖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為刺淫。而朱傳以為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荊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荊公短文數首。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

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徒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荊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荊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恥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被竄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循習。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揚子雲始末辨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嘗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辨證甚悉。吹毛者嘗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校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愜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皆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逮屈原。而壓斥公孫宏之沓。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校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令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四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校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蓋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

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經之道至矣雖其媚莽者乎詎乎叔子之言曰開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寧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撥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亦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疵迹千載故因顧公之言而畢其說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故而昏爲之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為異方之學正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為教是未考於聖人之教而獨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生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奈何以不殺歸釋氏而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靡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羅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為祭而殺然在天子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腯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俎焉雖為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奉其親雖為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二羹胾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曰魴鱧曰鰋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曰踰封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羹殘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鳧之外鰋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脣麝臍虎兕以下誅逮猩脣彌山之族而醢脯之乃至鴨腎鵝臭鴞肝雉腦鶩鵠爵鴳以下殘及卵胎彌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鱔鮹鯖鱡鼈鰌鰕鯢蝸螺蚌蛤細極鰱鱖彌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恐其發發附會記者則著之為教曰大者為軒小者為膾燔炙醃醢猶未饜也乃至薤之蓼之芥之蔥之桂之薑之梅之穀之椒之菽之粱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通藪澤見犧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戲不頓四極以為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視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儀不鼓龍泉而為之割也將使鷄鳥愀然不安其林群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之氣其不好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爪甲為疏毛髮為最疏然俾人日殘爪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為聖人視喙動皆爪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爪甲而教人為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理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獸不狘鳥不獝魚鮪不淰四靈可以為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

獸率舞鳳凰來儀嗚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蠉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蜂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雁之有兄弟雎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烏鳥為其母反哺牛為人代耕犬為人居守此其為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麑麛於矢其母反顧側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鷄將就食感主人以悼穀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鵲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吠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謂物為無知任日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謂為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不聞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然則伏羲為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羲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健齒角之猛與人爭樹而居爭穴而處蹄蹄然相搏哆哆然相噬也生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茹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得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救枵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育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而為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推正之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雖有奇種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薦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為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徵蛤於粤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為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為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為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為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三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爲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爲元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元虛耶。諸理各擧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睽睽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譽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護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茲因人之護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譽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邸間。豐然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道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遴選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偏勵。而橫遭點纖。謬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釁。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與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

殺哉。縱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充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備乘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甘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尙揮霍者鮮廉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興作則迂仁厚。溫恭遜而恍悴退。英敏優而沈濳訕。是皆以己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幷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荊棘亦滋也。參蓍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兆殖也。夫梧檟以材以賞。而荊棘亦是以藩垣。參蓍以宜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是以傷尊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乘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幷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羣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翳蝕披。而義暉益朗矣。余不及摳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閣學。爲其墓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遊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潘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脩髯。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遠祖讀論語孝經章句。即邀爲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洒痛哭曰。長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揃侍奉席。晡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益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興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譁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牽親鞠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至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製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發人聰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

辛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寬裕徽。音咳盼睞。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疏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逾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聲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癥。機應響疾。精蘊畢露。披聖蘊。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謝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趙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攜弟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貝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末從而窒著者。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皆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眞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檢之。先生諱澐。字復宗。湖瀨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私產讓之。所知郎魯。以田來貿。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進工一詞。拔一聲。輒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感慨。今悽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與酬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覩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蟠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慷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遊者。聲咻色沮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投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嗒然自適也。予愈益怪之。莫能闚已。觀予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劫中。殆業姿能。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識。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寂。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眾妄應之邪。銘曰。一翻蓮辭。蝶化蟬蛻。吁嗟甫翁。墓於是。

經筵而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皆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輒自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益仲安同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慣慣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終休落。終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休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銅缾詩

子美銅缾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轆轤。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剝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頹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眞。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觀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蔽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豝。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馮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

者耶。雖騷淡魂。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嗤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諷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仍與逑為一韻。遂與雖為一韻。叶嗟乎騶虞一句。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兔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為渠之反以叶之。遂就之曲說也。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蓋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魂。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礎道存。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瀾滄。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皋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溶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瘤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即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家。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為活。憐善聰伶幼無依。詭為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涴。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為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室。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為奇事。厥後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吁。二女者。即西漢緹縈。五代黃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語

漢書息夫躬贊。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元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儒之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則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臆。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絲。立意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年。諸侯稱負茲。言己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載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穎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祖也。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遂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脊。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三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元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穎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畫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陰。增損積算。時輒差候。則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竪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勅任豫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即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堀以南。水注南海。雪山

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即崑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名崑崙邱。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穆天子傳云：海內崑崙邱，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仞。十洲記云：崑崙陵，即崑山也，在北海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內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致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成光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故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為天地之中，正天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尊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為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如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體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雉，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鮮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六尺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樂國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為不食周粟，餓于首陽，為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遷之所據也。夫山曰首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為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為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

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為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為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異於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未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樂以聲言，未辨其為何樂，而趙氏獨以鐘解之，今致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笄，蓋衡笄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為搥，而追搥同義。揚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豈趙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搥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瓠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折病，左傳為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舉皆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蓋追者搥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貪生而欲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其行，而頓頓於死生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遊戲死生。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為經，吳闞澤對孫權曰：昔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

其心學歸釋氏，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謂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瓦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枝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變邦為國，變盈為滿，變恆為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僞王曰藩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恆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恆之、啟之、徹之為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為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擿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贊何知韓信賢，賢者不附權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盟業無行，蒲盈速禍，以賢為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為言，異於人云耳，而輒律之以備行，責之為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采而編之，為列傳首。夫遐哉與經典並行，世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複乎。辨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編次成書，鬱為不朽，若邱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成周，紀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邱明、子長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不類西漢，遂史編於李傳中，斯為謬矣。今李傳並無其書，且陵書為齊梁擬作，遂亦何從逆覩之乎。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憎由己；稱顏子殆庶，則譏其曲垂編錄，不能忘私。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為啟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為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說。夫充之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世俗

識真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有其名，今備疏之，雖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謝沈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項俊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廉陳書、公師彧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illegible]李書、索綏涼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隱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元安帝王世紀、陶宏景帝王曆、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王暉科錄、皆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于令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林名士記、揚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和嶠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處風土記、桑欽水經、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華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揚雄家牒、謝承家譜、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傳、揚子山家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illegible]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枝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別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以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嘉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高廣濟孝子傳、文士傳、[illegible]譜敘、晉世譜、杜篤新書、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祗隆[illegible]記、滿南記、荀綽冀州記、荀綽兗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illegible]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illegible]書、[illegible]通議、文字志、文章敘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賢殿集。退之諱辯。謂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篇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晉草書。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篇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脩謂不如用晉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蒸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横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横江潭而漁。見子虛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眞有重華可就邪。今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爲贊之。皆原自爲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爲他人作。旨趣故當辨擇。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敍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敍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元鶴射干

賦中三用元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顏籀、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鶉雞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槀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赤猨蠷蝚。犀象野牛。窮奇獌㹶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

玉樹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並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子雲所謂玉樹青葱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姍姍。言其來翩然。而姍姍然耳。許顗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

之偏。是何語邪。

前溪歌

晉沈玩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蒙籠。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窗、粗叢切。雙、疎工切。用韻甚古。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香騶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語。皆采爲己句。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暮遠山消。湖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簷暗傾城佩。門交接轄車。遊散烟還晚。淒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蜓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踏歌詞

崔暗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笑樂暢懽情不盡。蕃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廚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蓋逭變駮。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許顗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簡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汩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但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著相矣。前此何遜、枝横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著。余嘗愛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祜詩。遠公獨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

鱖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鱖、音桂。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鱖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鱖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蓄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郵酒時邀迓。嚇音如罅。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嚇。本忘情於蜂守。亦何慚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係公誤編。以爲宋人。近注者亦引誤編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以史與誤編參之。其爲宋人無疑。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弼不惟迷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錢朝附士徐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颯行將附錢朝鞭。則誤以鞭爲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爲衛青。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蓋仙與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詰旦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爲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彪。詣賀儀部。得十數種。中有酒經一册。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醞藉人也。癸未。讀田子藝日札。載朱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璡甘露經。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譜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凝蠟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鑑令圃芝園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庭先生庭堂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藝衡有煮茶小品。

焦氏筆乘卷四

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圣體体。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信習成俗。其奈之何哉。

葴橙

上林賦。葴橙若蓀。李善本作葴持。葴、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爽將。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葴持缺。故詳其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淸。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移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本荷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鎭大同。服而倘謀。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城。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撥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嫻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遠隴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啾夜月。靑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來晚云。故鄉步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蘊儒雅若此。卽韋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三年。督理錢糧。釐剔蠹弊。定支撥。減重額。精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計賑濟。裕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圖。以革逋欠。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廒。以便搬貯。處草折。以益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澄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皆巍巍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所疾苦。每坐一處。使衆面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客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習讀邪。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廄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擁佑。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嘗疾。醫藥踵至。疾愈入謝。上望見。迎呼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啟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葬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宏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羽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過所善。則留連忘歸。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治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鼎彝。位置雅潔。有酒饌。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淸亮。旁若無人。有姬何氏。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弁當嫁。婿

貫。不能具述。有詭譎誤燈。同婆逐至妬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猶命叔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死。其達生玩世如此。嘗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錯調紛錯。天機溢放。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弆以爲寶。余友登仲姿。嘗賴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爽不羈。詩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辭。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嘗室蝴蓮花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非弄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綠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煙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珊珠不換黃鱗鑿。常吐光芒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疏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鋼刀照雪花。少年曾醉愁朱家。擔簾未展男兒志。頓白都門舉種瓜。坐屋寒須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沙稱憫長。窮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顧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裘甘爲投記人。草衣隨處倒開身。十年朋舊從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植叢。枝柯如鐵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鉢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疑問青瑣點朝班。用修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疑問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蓋唐人慣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歷詩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僅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歷詩乎。觀觀居士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即病即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眞。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輪。非其見地超然。安能堅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驤尾鬥瀰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駰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籍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却略羅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元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漵。用海賦語。園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鄉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即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鄰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稱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秦城依北斗。鄂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鄂。當是秦城耳。

綠沈

綠沈。謂色名。猶今所謂沈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詩。乃謂甲拋於前。爲金所鎖。綠以於苔。爲綠所沈。此何等語耶。南史。隋文帝嘗賜張奫以綠沈之甲。薛氏遂以綠沈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沈爲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台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紛紛。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前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甚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府之舊制。故詩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具時事。稱爲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宮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昨照鏡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避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爲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爲逗合之逗也。又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又借爲酘酒之酘。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蓋亦謂之酘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嘗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修云。杜詩。留歡卜夜閑。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放。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寄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

出塞曲。崔氏東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繡更相宜。白首垂絲恨不遂。遂字出微韻。皆趁筆之誤。

金盌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盌即玉盌。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嗟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貸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怪。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歘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因曰。我姨妹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為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欄、藥音義與籞同。藥即欄。欄即藥也。乘興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為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樂天嘆為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則又以己意斡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為金乎。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儼然在目。荊公。鄰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采藥詩。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觀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為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虀。甚美。文潞薺詩。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薺羹故精好。固應加糝愧吾緣與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薺為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內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政中學者之病。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戰行詞場。無不仆死。王世懋說（有讀詞觸目疑設而晉少亂有遁出缺。名能詩者一來畢用余人僧等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險沿。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璡。而以玉奴為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金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為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袁紹檄曹操云。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發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鉤斜。非徐州事也。又。而區收龍魚豚枕。來與彌陀共一龕。致稱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是也。乃以為姓西。又石延方欣洗臉。面姿羞不解嘆蝍蝛。湔粧本作湔臉。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木元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蓋元虛指此耳。

擿謑

擿謑。擿裂也。從手為擘。通作劈。詩。劈之以肱。音辟。左傳白旋以劈。亦通作擿。謂指擿。皆譏也。本義作詆擿其誣。非。

雅舂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是言舂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舂。舊注

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閬也。閬、塹也。

許於先詩誤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許於先詩。幽叢負龜初蹈社。桐花集鳥更來儀。誤以蓮為閒。

檮杌

檮杌。舊注惡獸名。檮非也。檮、斷木也。一作斷木。注引楚語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檮杌者。嚚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犭。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檮戭。誤甚。檮余山。藝文志。檮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柘棘。南都賦。鸞鸑鵷雛翔其上。騰猿飛蠝棲其下。蜀都賦。猨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鑄銅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烏鬼

鸕鷀。水鳥。似鶂而黑。峽中人號曰烏鬼。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為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龔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借鍋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指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嗟賞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精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稍要。而蒲席布被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瓷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為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歎世之為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焰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負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憂後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為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為業。公呼而誡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聽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較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左右尚書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歲。公婿當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婿曰。地遠無腳力奈何。公曰。朝廷他人不憚遠耶。解褂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遂王公翱自代。朝廷固留之。與其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擬犯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宦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寧。至為盜賊所指。可為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謂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頤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乃卒。蓋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為己事。安得善終。尤為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倖宦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復廠如故。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為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史。一副都。騙縉紳之無恥。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鶴。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从雨。鸖好霜。故从霜。鵠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

16A 第八十八冊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敎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節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腐階不可言。倘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遂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其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舉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幷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進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尙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彼視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瀆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恥小人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冑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擢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獲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蠋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幷兵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殺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道絕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附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啓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撝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能歸。纂考古籀。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童蒙習句。南游經咏集。致古餘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敎諭。進所著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累。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靜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旣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媢嫉讒人所阻。以文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今。噫。可慨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六篇。邱深菴、李西涯、謝木齋、皆訪其他書于嶺南不獲。

俎豆軍旅

孔子嘗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縱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衛公旣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誤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技。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掇。過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歸二家所有。而糟魄粃糠。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留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闢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眞。則非二子之罪也。遂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荀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敎。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肯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猶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劚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夢夢好飲食而夢廉恥。以詩書發冢者踵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蔽。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

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蔘蔘刁刁。以相爭於旂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如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斯乎文義尚不知解。況肯究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衷之妙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隲千古。彈說百家。推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曰為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醫。今古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為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涴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為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繫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塊滅物。昏沈鑽故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摘。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一書。以衷諸子。凡經朱氏指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闢涉頗大。力未必能遂為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巵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謂當為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為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

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即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

梏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做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竊為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學者曰。今人從驅殼起念者。皆梏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牽。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雖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慍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慍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偏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參看。蓋君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為可知而已。於人奚慍耶。余因觀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即無逸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方為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留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沈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遽為此言。不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吏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為痛哭。而君猶為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憬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禍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瑩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與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為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位。為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堅白

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汙。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笑磷。不曰白

矣。我無以受涅而笑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涅不緇。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爲大。

竊負而逃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其如此處。始末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遂從而敝屣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皆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發。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賢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召。珓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珓陰陽爲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珓卜。曰守此則陰。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溫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則又牽於附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而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牧之譽夫子廟碑

杜牧之、譽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百家蠭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敍述。其源實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旨。貫二經終始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侯國之史。事情闊疏。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遜。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竊見此意。直以春秋繼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征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獻。

焦氏筆乘卷五

醫方

梁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末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欲爲之。但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illegible]

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

一方士賫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錘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瘡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箬藥收口。又傳遠志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擦之不痛。不痛者擦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爲末。如背瘡大痛者。遍擦於上。即得安臥。不痛者擦之知痛。即可治也。黃生主論。

瘍醫公孫知叔。記淵說博深明百藥之性。鍊造五臟之劑。取丹砂蛇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擬瘡瘍之五發。內應五臟。拘之以黃瑩。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背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死。以前藥傅之。應手而差。瘍醫碑。

諸目醫。以蝸脂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成漿痒。加生薑粉。以銅筋點之。赤眼亦可用。（野乘）

治疝。以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鍋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宋遊宦紀聞）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腹視之。得一白鼈。以諸藥內鼈口中。終不死。後有乘白馬來者。馬溺鼈。鼈縮頭藏腳。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主人頓飲一升而愈。（志怪）

吳廷紹為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為。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羣臣已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物。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治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除其毒耳。聞者大服。（江表志）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南史）

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雞狀。頃之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葉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夷堅志）

雷州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値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寘獄。而呼楊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沈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飯下鬱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以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夷堅志）

宋英宗嘗傳藥方。生地黃、細辛、白芷、蛀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餅中。用黃泥固濟。炭火五六斤。煅令炭盡。入白殭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為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治鼻血動搖等疾。（宋燕翼貽謀錄）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周書）

許允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允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澀。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即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四朝聞見錄）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四朝聞見錄）

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菟絲。遂健啖耐勞。今寄方。去菟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華一勝。用好法酒。不用煮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時翻。令瀝盡酒。薄攤曝乾。瓷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呑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喫物則如湯沃雪。半歲則大肥息矣。毀氣絕則少少服麻仁丸可也。往歲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其人服不輟。昨任秘書少監。與同省喫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矣。（山谷刀筆）

婦人多兒女之態。外間事不須每令知也。古方有治百合病者云。意欲食復不能食。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出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形如和。其脈數。四物湯加百合尊分、同煎。煎成。調成鍊鍾乳一大錢。計三兩日中可知。（山谷刀筆）

聞苦下痢。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日全矣。赤石脂末二錢。搜白麪二兩半。切三刀子歎炙。調和羊清汁。食虛劣人。不過兩服。即成凝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二兩。炒為細末。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丸。鹽湯下。桃紅丸。赤石脂二兩。細研泡製。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百丸。淡粥飲下。日三服。（山谷刀筆）

韭多補洩子甚溫。俗呼草鍾乳。真誥云。務光服韭煎。以入清冷之淵也。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凍瘃。（避暑錄話。瘃，足跟瘃也）

蛇蛻瘵兩耳。治瘧疾。覆盆子是莓子。窠取汁合成膏。塗髮不白。鹽鹿。非八卦反朝不宜斲。能溫補。於人生死無尤。道家總用為脯。

鼈為臛。常食可長髮。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木瓜。性益下部。若腳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號為鐵腳梨。（清異錄。○陸文量菽園雜記。木瓜謂益足。木瓜解合為稱也）

木瓜味酸。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樹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

蜘蛛網纏贅疣。七日消爛脫有驗。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小兒瘡瘢。以粉日傅之。則易瘥而無痕。（汗漫錄）

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砍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和獺肝為圓。治心腹積聚等病。（金門歲節）

王疑守會稽。嘗以時方用事。皆苦腳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疑貢五十石獻之。後擢待制。（揮麈錄）

蔴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山林）

段成式云。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乾脂為香。清脂為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龍腦。不可點眼。經火為熟龍腦。（博物志）

南荒生帶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尺。可以為大船。其味美。張華注。子葙煮而食之。可以已癘瘍。（物類相感志）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16A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皆黑。梁書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獨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至十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但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托裏散。散用菉豆粉四兩。乳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躁。日三服不妨。若可用追風散洗。能骨、五倍子二兩。飛礬一兩爲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用官藥局生肌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壯熱頭疼。瘡根極痛。可用大木鼈蒻二百葉。燬研。用酒一升。杵投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再服三服不妨。雖氣弱人。只去瘡毒爲上。山谷刀筆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益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醫說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須臾。乾。如此三度。苦酒浸一宿。爲末。日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雷公炮灸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甚頭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䁾。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 脚生肉秋。裩繫菪根。囊皺漩多。夜煎竹木。萆薢 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癮瘮。風冷調生側。附子旁生者 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盧朴。強筋健骨。酒蓯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容齋隨筆

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怒而投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國策

東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唐傳張杲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著手。[illegible]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野客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竭。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無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采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然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此藥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東坡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綿被覆其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盌。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

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illegible]

解叔謙母疾。夜於庭稽顙。聞空語曰。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乃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問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

朝野僉載。泉州盧元欽患大風。唯鼻未倒。五月五日。取蚺蛇膽欲進。或云肉可治風。遂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覺漸可。百日遂平復。

荊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啄木鳥。貨之。主齒痛。淮南子亦云。斲木愈齲。

太平廣記。趙延禧遭惡蛇所螫處。貼蛇皮。便於其上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宋朝類苑。載楊嵎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嵎按瘍醫注。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頃朽骨連牙潰出。遂愈。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膿血潰也。金者。刃傷也。折者。傷損也。祝讀如注。以藥傅著之也。劀、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礬石四。磁石五。用黃堥。寘五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堥。黃瓦器也。此當爲後世醫方之祖。[illegible]

李延壽北史。有楊愔塗腫法。用雞黃石如鵝鴨卵大者。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酉陽雜俎。一方用井口邊草。著母臥處下。勿令人知。能止小兒夜啼。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于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梅聖俞和吳正仲赤目見寄詩云。暫若朱成碧。難逢扁與和。金篦藏故在。呵手古方磨。自注云。葛洪治赤目翳膜方。訶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

江少虞皇朝類苑。有西岳蓮花峯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大梁中。結道友。登岳頂至明星館故址。得斷碑數片。勞埽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豬牙皁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煆。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固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云。薊荷葉心子也。盧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錄以歸。朝之名卿巨公。皆傳之。皆用。其效驗。

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爲細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遯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勇堅志云。時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植苦腰痛。行則傴僂。韓子溫爲儉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氣弱。取其熱劑。用鹿茸附子鹽花。三分爲末。棗肉丸之。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有吏吳汝弼苦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其效乃爾。偏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故。

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危甚。夢一婦人告之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方覺而依其言。煎湯灌兒。一蜆殼許。喘定再進。遂得睡。三進而愈。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予素痰疾。因晚對。孝宗諭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臥服之畢。即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即就枕。既還玉堂。如旨服之。申旦而嗽止。疾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

湖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爲末。每服空心大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至臨月不唯易產。仍無胎中諸惡病。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賫糧送弃山穴中。瞿自怨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李畋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畋謂之曰。翁且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茯苓久服之。顏色悅澤。能滅瘢痕。抱朴子云。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玉女從之。能隱能彰。不食穀。灸瘢滅。面生光玉澤。

唐書李百藥傳云。百藥勸杜伏威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欲死。既而宿疾都除。抱朴子內篇。古大墓中多石灰汁。夏月行人有疵者。見墓中清水。用以洗浴。瘡自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洗。傳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

朝野僉載云。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其脛骨折處。猶有銅束之。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物所熏烝也。一僧教使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令濁。少頃。待其澄清。取飲即解。居山者不可不知。黃休復客話亦載此。

宋戶部尙書沈詵。爲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爲合藥治之。時旱蝗。當致禱圜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即愈。其法用瓜蔞子一枚。乳香沒藥各五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見罡航紀談。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滲巴豆油令滿。作紙撚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

齊東野語云。辛丑。余侍親還自福建。途中有病喉閉者。老醫傳一方。用鴨嘴膽礬一味。研極細。醶醋調灌

之。藥而下咽。大吐去膠痰。即差。然膽礬難得眞者。不可不預儲以備急也。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僧病噎不下食。告弟子。吾死之後。便開吾胸。視有何物。言終而卒。弟子依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肉鱗。弟子致器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皆隨化盡。時夏中藍盛作澱。一僧以澱致器中。此蟲遂遶器中走。須臾化爲水矣。

東坡仇池筆記。治內障眼。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三味爲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三物皆難擣。羅和合。異常甘香。眞奇藥也。

朱子云。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滿。正如淳于衍毒殺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遍身皆黑。勢甚危。證必死矣。偶記漢宣帝語。得水尙可活。頓令人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虞雍公允文。紹興中自徽州守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見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曰。暑毒在脾。溼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尙能記之。如其方服之。遂愈。

太平廣記。貞觀中太宗苦氣痢。衆醫不效。詔問殿庭左右。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有術士進以牛乳汁煎蓽撥。服之立差。

焦氏筆乘卷六

鄭夾漈論六書

鄭夾漈六書略有云。書有古今殊文者。如黃帝貨。貨作斤。帝嚳貨。貨作爪。高陽貨。貨作忻。又作𠂤之類是也。有一代殊文者。如太昊金。昊作呂。又作00。高陽金。高作𠔾。又作侖。又作𠂢。堯泉。堯作𡉉。又作垚。又作𡏳之類是也。有諸國殊文者。如晉姜鼎。通作𩇶。𩇶姜鼎。通作𥙊。宋公鼎。公作厶。魯公鼎。公作ㄥ之類是也。觀此則諸儒以義理說文字者。皆非矣。夫一貨可說也。二貨三貨至於十三貨。何說乎。既有十三文。豈亦有十三義乎。一高可說也。二高三高至於六高。何說乎。既有六文。豈亦有六義乎。況此文盡出聖人之手。豈聖人無義。而秦人史隸之書。反有義乎。大抵書以記命爲本。豈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从止。如祉芷齒趾之類从止。武从戈从亾。从戈以見義。从亾以見聲。古文無作𣞤。撫作㞮。廡作庑。於古並从亾。於今並从無。而無於篆文亦從亾。則武之從亾。如戩之从單。善戩之从婺。六戣之从癸。皆聲之諧也。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罝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从且。徂祖無凡義。又曰。荆者。侀也。若荆之从井。而有刑之義。則刑也。井也。耕也。亦可曰荆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畐。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之爲揫。春之爲蠢。皆此類也。是皆不識諧聲。

左氏曰。反正爲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形也。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正相反也。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正之正。邪用琅琊之邪。並協音而借。是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爲厶。厶非自營之義也。厶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与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厶与了絶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曡古作曡。祭肉之積在器也。从晶。象積肉形。宜祭器也。揚雄以曡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不識象形者也。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

熊朋來論六書

熊朋來曰。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內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無字者。番字則皆諧聲矣。荊公字說。則字皆會意。無復六書矣。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書無可說。

用脩論轉注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益爲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字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爲非。羅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數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蓋謂六書四者。有象可見。故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於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或問假借、轉注。將無同乎。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頓。而爲爾雅敦邱之敦。又轉音對。爲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鄰。或米或兵。各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爲淮爲泗。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

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三轉爲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有傍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棫韻補。詳矣。傍音之

類。迄今無考。學者引伸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鄭元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若耇若孝連六字。皆從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子至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錯。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爲明。以目少而眇。而轉爲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按說文。眇从眉从少。徐曰。眉、徹也。不從少。此夾漈臆說。

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考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其中夾漈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雙音並義。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也。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有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於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茲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

三十六字母

司馬溫公作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士缺苑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虔外。出扃涓傾團逷拳。則宜廢宜增。蓋已暸然矣。

伯琦論轉注之誤

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爲文字之變矣。而云轉注者。側山爲阜。倒之爲帀。何哉。若如其言。猶是常也。豈得爲變。側山爲阜。亦是象形。倒之爲帀。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

夏英公字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磾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嶽文。古篆經。張揖集。元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宋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樽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荊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尚丘韻。比干墓銘。衛宏字說。貝丘長碑。凌壇碣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蔡書古文。楊大夫集。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恭記。顏黃門說。庾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illegible]勸傳碑。陳逸人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琬璋古字略。王存乂切韻。張庭珪[illegible]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字指。李商隱略古。崔希裕略古。邱光庭序文。鳳栖記。

楊用脩字書目

楊用修閱見字書目。石鼓文。宋鄭樵注薛尚功注王厚之注史籀。說文引九經韻補。羣經音辨。賈昌朝小爾雅。孔鮒廣雅。張揖要雅。劉
音。賈升郎埤蒼。元中人升郎漢永糾謬正俗。顏師古通俗文。服虔說文五義。吳淑說文繫傳。徐鍇呂忱字林。陸該字林。葛洪
字苑。曹產字苑。御覽字府。庾元威字府。鐘鼎款識。薛尚功集古錄。歐陽修博古圖。考古圖。呂大臨金石錄。趙明誠故
跡遺文。徐浩古跡記。北齊李鉉字辨。李滋五音譜。七音韻鏡。宋吳恭字林音義。張揖諟字。周成雜字。宋序
國語音。智騫楚辭音。徐邈莊子集音。甘輝魏包莊子釋音。陶宏景黃庭經音。孫炎爾雅音。釋元應諸經音
義。顏該漢書音義。李舟切韻。叢街一切韻指南。皆王延文字音。何承天纂文。阮孝緒文字集略。李登聲類。
李季節音譜。陸法言集韻。隋潘徵韻纂。孫愐唐韻。曹憲桂苑珠叢。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夏竦
古文四聲韻。趙克繼廣古文四聲韻。郭忠恕佩觿集。鄭樵字始連環。鄭樵象類書。溫公切韻指掌圖。孟蒙
書林韻會。黃公紹韻會舉要。吳棫韻補。顏元孫干祿字書。裴務齊廣干祿字書。周琦六書正譌。王筵小學篇。
說文字原。劉士明動靜字音。唐蒙博物記。李肩吾字通。洪适隸釋。呂靜韻集。周思言音韻文字辨疑。夏侯
該韻略。杜臺卿韻略。陽休之韻略。張揖古今字詁。阮孝緒古今文詁。班馬字類。邵陵文字指要。郭知元集
韻拾遺。鄭氏篆韻。戴侗六書故。毛晃禮部韻略。劉淵平水韻韻總。李濤刊誤。陳思寶刻叢編。書苑菁華。王
柏正始之音。字鏡。隸格。聲本。聲緯。

英公用脩有閱見字書目其未備者輒疏於此

神禹碑。李斯嶧山碑。泰山碑。秦望山碑。詛楚文。吳象。天發神讖碑。石鼓音釋。泉志。古印式。衛宏古文官書。
郭顯卿雜字指。衛宏古文奇字。僧鑒城補說文字解。說文音隱。說文韻補。古今字書。東皙發蒙記。楊承慶
字統。顧野王玉篇。釋慧力像文玉篇。趙利正玉篇解疑。司馬光類篇。侯洪伯字類敘許。謝康樂要字苑。諸
幹括字苑。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常用字訓。賈魴字屬篇。鄒里要用雜字。王義文字要記。周成解文字。薛
立字宗。文字譜。江邃釋文。王愔文字志。王氏文字要說。難字要覽。郭訓字旨篇。桂苑珠叢略要。隋王劭俗
語難字。李少通雜字要。僧正度雜字書。文字發疑正名。顏延之詁幼。荀楷廣詁幼。顏延之纂要。文字釋疑。
纖規辯字。李少通今字辨疑。顏愷之啓疑記。啓蒙文字指歸。唐武后字海。稽正辨訛。僧智光龍龕手鑑。僧
寶誌文字釋訓。明皇開元文字音義。唐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音書考源。周研聲韻。呂靜韻集。張諒四聲
韻。林段宏韻集。羣玉典韻。王該文章音韻。李槩音韻。李槩脩續音韻決疑。纂韻抄。劉善經四聲指歸。沈約
四聲。夏侯詠四聲韻略。趙氏韻篇。李槩音譜。釋靜洪韻英。陸慈切韻。甯鈞音韻。武元之韻詮。明皇韻英。顏
眞卿韻海鏡源。僧智猷辨體補脩加字切韻。李邕唐韻要略。雍熙廣韻。丁度集韻。禮部疑韻。陳彭年重脩
廣韻。吳鉉五音廣韻。校補韻。王延雜文字音。陽休之韻略。陽休之辨嫌音。異字同音。張推證俗音。顏愍楚
證俗音略。殷同音聲韻圖。柳照五音切韻樞。切韻指元論。僧鑑言切韻指元疏。劉伯莊續爾雅。曹憲博雅。
曹憲古今字圖雜錄。李商隱蜀爾雅。劉溫潤羌爾雅。[illegible]爾雅。毋昭裔音略。陸佃爾雅新義。爾雅貝類。宋世
良字略。徐鍇韻譜。劉守錫歸字圖。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僧宗彥四聲等第圖。僧行慶定清濁韻鈐。切韻
內外轉鈐。內外轉歸字。郭逸音訣。劉鎔經典集音。劉伯莊史記漢書音義。徐文遠左傳音。李元植三禮音

義。公孫羅文選音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音句。中正八體書。雍熙廣韻。王安石字
說。唐耜字說集解。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張有復古編。張有五聲韻補。注古今雅俗字。王宗道切韻指元
論。倪鐣六書類釋。許謙假借論。六書統。六書精蘊。四書五經明音。古今韻談。隸分韻。梁有誼說文。李行中
字源。李陽冰謙卦碑。李陽冰新泉銘。趙古則聲音文字通。正韻音略。字學源流。六書指南。六書本義。王球
嘯堂集古錄。高衍孫五音類韻。林罕字源偏傍小說。葛湍正經千文字。吳機漢隸字源。劉球碑本隸韻。佐
書韻編。洪适隸釋。石經遺字。碑。王楚鐘鼎篆韻。杜本華夏同音。吾衍周秦刻石釋音。吾衍學
古編。吾衍續古篆韻。吾衍疑字。吾衍說文續釋。楊鉤鐘鼎篆韻。宜和譜。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
譜。顏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趙孟頫印史。王應電同文備考。黃諫從古正文。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
音略。古音餘。古音附。古學正韻。字學集要。田藝蘅同文集。李宗言釋字。

歐公誤以八分爲隸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

用脩誤解歲字

用脩云。歲。古即逢字。今文從步從戌。年至戌而終。乃棄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也。按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其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戌而周天也。謂其始於秦。蓋誤。

霓可兩音

霓。說文。屈虹。青赤。或白。陰氣也。雄曰虹。雌曰霓。研奚切。又五結切。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艸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沈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爲失韻。當時學者爲之憤鬱。司馬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按韻書此類甚多。有兩音三音而義同者。皆可通用。

廿卅卌三音

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幷也。俗音念者誤。三十幷爲卅。音撒。先合反。四十幷爲卌。音錫。先立反。史記。秦始皇諸刻石文。四字爲句。正用此。今刻本一字改作二字。賈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卌十甕。卻一字讀作二字。皆可笑也。

頻有三音

頻有三音。一在眞韻。之人切。漢書。頻表門閭。蓋既自頻之頻。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頻石頻。軍之南鄙也。一在霰韻。之刄切。周禮。典同。薄聲甄。注。掉也。頻病也。殷賁元元皇帝廳見賀聖諄無頻詩。應歷生周日。脩祠表漢年。無由同拜慶。竊抃賀陶頻。自先韻旁入眞韻。

說文引孔子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此類甚多。豈叔重去古未遠，別有所見邪。抑孟堅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邪。

漢儒失制字之意

漢儒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稱親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也。男，任也，任功業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妾，接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皆以己意牽合，豈知古人命名立義，固簡而易盡乎。今以六書及許慎說文致之。蓋父字從彐從丨。彐即手字，丨即杖，以手執杖，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未有知，而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丱角，中象縊手，下象跋足，不良於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孫字從子從系，子之系，所以續祖之後也。男字從田從力，非而力田，供爲子職也。女字象兩手相掩，斂足而坐，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閫德俱尊，觀身從臼可知也。姊字從女從市，市即古紱字，紱爲蔽膝，義取在前，觀妹從末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女而持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乃猶不之省，輒爲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韓詩誤解字

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按古文君字從尹從口，取端拱南面而出命令，而無爲之意。李斯小篆，從尹從口。許慎說文云，從尹從口以發號。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命也。此君字之義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此王字之義也。師之稱爲先生，謂聞道先乎吾。如樂克於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之類。長老之稱，亦爲先生，謂年齒先乎吾。如孟子遇宋牼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之類。子之稱父，亦爲先生，謂其分之可尊。如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之類。君之稱臣，亦爲先生，謂其德之可尊。如魯哀公聞冉有之言，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衛靈公聞子夏之言，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之類。此先生字之義也。古人制字，每寓意於點畫之中，觀此類可見矣。乃以羣釋君，以往釋王，以先醒釋先生，至如司馬遷、班固、鄭康成、應劭、劉熙之徒，諸所訓註，此類非一，則徒以聲之相近者而強釋之，初不致六書之本意，其誤後人甚矣。

繇有六義

繇有六義。黃崦翁云。漢高帝繇成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奇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大鴈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該先聖之大繇，則與猶同。一字凡六用。

率有五音

率有五音。將率之率，音帥。孟子徵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益名，音劇。督率之率，音朔。算法約數之率，音類。

數有九音

數有九音。禮數厚以崇禮，音敷。詩數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數和，音純。詩數彼行潦，賈誼賦何足控數，音速。音幽。詩數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離。周禮每數一几。數複也。音竹。周禮皮革數制，注數布帛幅廣也。音華。周禮珠盤玉數。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數。音對。爾雅數弱如複數。音鈍。

離有十六義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擧謂之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矞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鳥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灕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將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擽力爾切，輪囷離奇。又離𧶠廣衍。見漢書。

直有十四音

直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藨也。又布変切，天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壞也。一曰藴場。又假唑切，直蜂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艸也。水草曰直。直字一作蒩，又作沬，今作渣。又作濟，非。又都賈切，土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茝艸也。又側得切，說文曰，酢菜也。又莊俱切，姓也。漢有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積魄也。又子余切，苞直，襄貨也。

古字有通用假借用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如易豐卦，雖旬無咎。禮記內則，旬而見。注皆釋均。不知旬即古均字。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古作巷，與蜚字同。顏師古訓別也。則肥當從蜚。離卦離，麗也。又云，明兩作離。禮昏經曰，納徵束帛離皮。白虎通云，離皮者，兩皮也。三五歷紀，古者麗皮爲禮。離、麗古通用。巽卦，喪其資斧，資當讀爲齋。應劭云，齊，利也。淮南子云，磨齊斧以伐朝南。漢書王莽傳，引易句資作齊。齊古通用。艮卦，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熏，讀爲閽。蓋艮爲閽也。熏閽古通用。歸藏易一奧，奧讀爲坤，即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圮族。圮讀爲擗，即古擗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楹，即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志作垣譚。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又岷嶓既藝。又岷山導江。史記引此，皆作汶。三國志，蜀後主測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徐無黨註，汶讀作岷。汶岷古通用。五子之歌，甘酒嗜音。又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二甘字，

當讀爲甃。古字省文。徵子沈酗於酒。酗當讀爲酌。音煦。漢書。趙充國傳。醉酗先人。顏師古曰。醉怒曰酗。即酗字。冏命伯冏。說文冏作臩。所杜佑秦省官儀云。伯臩爲太僕。冏臩古與臩字同音。亦相借耳。詩小序。屺與其妃耦。妃當讀爲配。妃配古通用。齊風。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覭。眉目之間也。西京賦。眳藐流盼。一顧傾城。注。眳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迷惑。所謂一顧傾城也。名覭眳三字。古通用。小旻。發言盈庭。發讀爲晵。發晵古通用。碩人。鱣鮪發發。發讀爲潑。發潑古字省文。小雅。采菽。平平左右。論語。便便言。皆訓辨給也。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平便古字通用。公劉。芮鞫之即。韓詩外傳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丙水出西北。東入涇。注。芮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鞫同。古字通用。蓼蕭。爲龍爲光。長發。荷天之龍。二龍字皆釋寵也。然不知即古寵字省文。隰有萇楚。旖旎其華。王逸云。今詩作猗儺。二字皆平聲。楚辭。紛旖旎於都房。相如賦。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旖旎郅偈之旖旎。王褒賦。形旖旎以順吹。旖旎。即古猗儺字。殷頌。武王載發。發讀爲旆。發旆古通用。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術讀爲遂。術遂古通用。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讀爲獻。鮮獻古通用。玉藻。立容辨卑毋諂。辨讀爲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塡。顛塡古通用。一命縕韍幽衡。幽讀爲黝。黝黑色。幽黝古通用。少儀。鸞和之美。美讀爲儀。美儀古通用。樂記。名之曰建櫜。建讀爲展。建展古通用。祭義。燔燎羶薌。羶薌讀爲馨香。羶薌馨香古通用。祭統。百官進徹之。進讀爲餕。進餕古通用。投壺。若是者浮。浮當讀爲罰。浮罰古通用。又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讀爲膚。扶膚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讀爲紼。綍紼古通用。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政讀爲征。政征古通用。賈師。展其成而奠其賈。奠讀爲定。奠定古通用。司尊

彝。凡酒脩酌。脩讀爲滌。脩滌古通用。大宗伯。摲而薦果。果讀爲祼。音灌。果祼古省文。司几筵。每敦一几。鄭元曰。敦覆也。敦讀爲燾。敦燾古通用。鬯人遂貍之。貍讀爲埋。貍埋古通用。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讀爲釋。舍釋古通用。典瑞。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讀爲藻。繅藻古通用。巾車。革路龍勒。條纓。條讀爲絛。古通用。又蒲蔽。藻蔽。藩蔽。爾雅。輿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通作茀。蔽茀古通用。薙氏。秋繩而芟之。繩讀爲孕。繩孕古通用。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个讀爲幹。个幹古通用。輈人。輈欲頎典。頎典讀爲懇殄。頎懇典殄古通用。函人。犀甲七屬。屬讀爲注。屬注古通用。又眡其鑽空。空讀爲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爲灰。欄讀爲練。欄練古通用。矢人以其笴厚。笴讀爲槀。笴槀古通用。匠人爲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爲停。奠停古通用。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讀爲錯。昔錯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撓。畏讀爲隈。畏隈古省文。又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爲絞。校絞古通用。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讀爲升。即古升字。春秋宣公九年。晉郤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郤錡、郤犨、郤至。郤讀爲郗。音隙。漢有郤正。晉有郗超、郗鑒。郗古郤字。左傳隱公元年。衆父卒。衆讀爲終。衆終古通用。文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及士匄、士燮、士鞅。士當作土。傳寫耳。又詩。徹彼桑土。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省文。宣四年。鬬穀於菟。班固敘傳引此。菟作檡。古通用。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又衞侯入。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說文。頷。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應也。

今作頷。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介讀爲个。介个古通用。昭元年。趙孟視陰。陰讀爲通用。文元年。芊江芊而勿敬也。又昭十三年。芊姓有亂。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乜姓而無芊姓。諸字同音。咩訓芊出聲。則知芊即古乜字。昭七年。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儓。儓當讀爲臺。儓即古臺字。昭二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詩云。如有隱憂。隱當讀爲殷。隱殷古通用。又公徒釋踞。冰櫝爲棚。箭房之蓋。冰棚古通用。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爽讀爲霜。肅爽古通用伯宗爲伯尊。賈逵以宗盟爲尊盟。與舜典禋於六宗。宗亦爲尊。宗尊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爲桴。枹桴古通用。素問。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當爲祇。正義云。古祇字。孟於行潦。潦讀爲澇。潦澇古通用。素問。泣而血盧。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泣而變色。泣讀爲澀。泣澀古通用。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俊古舜字。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爲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與譙通。典高羽之灑同。何與呵同。如今關城壁壘之例。讙譙何呵。古通用。史記。瘦死獄中。說文。束縛捽臾古通用。有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漢書作惡谷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惡夫印

用。又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狹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明詩。考豈直。木穿石槃未寖透。渠字。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詩注云。夜當呼作遽。謂夜未遽盡也。渠遽古通用。漢紀。紅女下機。紅即古工字。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與於妒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二媢字直讀爲媢。媢亦妒也。五宗山憲王后妒媢。王充論衡云。妒夫媢婦。生則忿怒鬬訟。媢媚古通用。漢書。兵難險度。險讀爲邃又覭綦。覭讀爲旗。覭之義。即古旗字。呂紀。未敢訟言誅之。訟讀爲公。古公字。又孟光舉案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即古椀字。又思元賦。旅而無友兮。顧讀爲獨。顧獨古含蘤。蘤讀爲花。古花字。言辯而確。確讀爲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爲黻。古黻字。黻福相近。司馬長上僊僊有凌雲之氣。僊讀爲飄。僊飄古通用。論衡云。伍員帛喜。帛喜讀爲伯嚭。帛伯通。嚭古語旱火。燧也。潛水。巽也。天官書。一潛一旱。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烟火。潛雲波水。又云。雖有潛旱巽莫閑窮已也。潛潛古通用。淮南子。人間訓。從之前而不墊。錯之後而不軒。墊讀爲輊。古輊字。秦士無帙民。又車有勢帙。帙讀爲逸。帙逸通。又經誅訾以導之。齊俗訓。過失于誅訾。誅讀爲諜又鳥窮則噣。獸窮則觸。噣讀爲喙。噣喙通。讀爲觸。即古觸字。兵略訓。吏民不相慘。慘讀爲睫用。又進退屈伸。不見朕垠。垠讀爲垠。即古垠字。又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給讀爲及。給及通。韓詩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由繇譜。神農繇文。農作由。由農通。風俗通。怪神女新從讀爲增。即古增字。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三唐潔己。乃點乃污。陵希叔詩。既明金馬署。復點銅龍門。點即古玷字。析里橋郙跋云。醳散關之嶃漯。史記張儀傳。杖

信傳，歸兵北首燕路，洪氏載漢碑文有云，殷夫辭耒，又云，辭榮辭黻，辭即古辭字，管子君臣上篇，辭穢，卽古食蜜字，又輕重甲篇，魄郎古鵠字，唐蘇頲朝覲壇頌，乩虞氏，乩讀爲稽，古稽字，白樂天詩云，雖教不相離，相字讀爲廝，相廝古通用，金大定中題燕靈王之柩作舊柩，舊古通用，此類最多，不可殫述，苟讀如其字，誤亦甚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蠱之爲祥，結之爲解，坐之爲蹲，浮之爲沈，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以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丞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能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奄荒之類，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短，臭陰達於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於成，艸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蠱鑰，以蠱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實面之，面轉衢璧，面規渠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古逸經

初，秦之成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已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蠹遠而愈失其眞矣，如采齊，貍首，見周禮，河水，祁招，新宮，轡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俟河之清，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逸詩也，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見左傳疏，薙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益其道，不改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見鹽鐵論，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維高宗報上甲微，見孔叢子，大道豐豐，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厥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䥫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國策，不及貢，以數接於有庳，見孟子，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見史記，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見呂氏春秋，毋爲權首，將受其咎，又先其算命，見漢書，說文引虞書，仁閔覆下，則稱旻天，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皆逸書也，半璧曰璜，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衡，聘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

玉璽之堅兮，其璞力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玉之瑩，見文選注，璠璵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記六國表注，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鄭元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秦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記，並稱逸孟子，夫諸書漢儒劉向校定於前，蔡邕鐫刻於後，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知漢初諸儒之所習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元宗亦改洪範無陂爲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致校弗精，以致斯繆，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僞書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讖識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詆聖賢之甚，纖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紀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事對，則皆做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語，假指漢武，朱鴨芝房之事，鬻子車，復稱韓愈宗元爲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符，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興於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諺有自來

今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以千求請託爲饋，出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以見陵於人爲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

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曰人爲獵奴。本南史。王琨獵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官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形容短矮者俗謂之矬。文選有矬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矬陋。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右焦氏筆乘六卷續八卷。明焦竑撰。按竑字弱侯。上元人。有澹園集。事蹟具明史稿文苑傳。是書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作八卷。或釆進本偶殊也。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其晚擢巍科。仕雖不達。公望歸之。亳州李文友仁卿詩云。文章兩闈多門下。翰墨西園集上才。蓋實錄也。詩時寄興。故僅錄二首。然如周櫟園書影。錄其梅花詩花開春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亦尧無俗韻。又稱其嘗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云云。今觀是書所錄醫方一卷。及續錄均註出典。而全書顧不如是。宜提要以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譏之矣。朱國楨湧幢小品。稱其率直任眞。嘗爲講官。撰養正圖說。諸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又載其序呂坤閨範。衆大譁云云。沈狀倩野獲編。謂其又不幸承乏典試。張新建逐借闈事摭拾之。弱侯實博洽冠世。以勇於獻替。遂遭忌口。士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愼云云。則弱侯亦以講學自命者。今撿續集支談一卷。乃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幾如宗門導師。狀倩又謂其與泌水劉晉川、並推尊李卓吾爲聖人。宜其流弊至此。亦可駭矣。然書實淹博。似不讓楊用修。朱鬱儀。竹垞又稱其儲書之富。幾勝中祕。多手自抄撮。諒不誣矣。道光庚戌立夏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爲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爲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眞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勵於弱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恆也。性有恆。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不知仕而優即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即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嘗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即經綸也。不知學術即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皆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嘗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且嘗過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即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憧思之役也。又欲廢而黜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爲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黜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繼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能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虛屬子貢。子貢不能虛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曾不無于屢一中。中以億也。又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即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元。迥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轍。道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眾妙堂記云。元之又元。眾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符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既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紛紛焉取而爲之。愈爲愈敝。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攝情歸性。必先伏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傅。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離意即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斯爲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其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所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則不

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暾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暾名也。不彊甚乎。王襞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闢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眞聞也。噫。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師。

孔子見南子。諸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肸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觀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觀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佚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歧。克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歧於己。則天下外矣。克夫己。則天下歸矣。歸即復也。克己矣。而又言由己。何居。己之爲己。無不自由。而有己者。恒失之。故克己斯能由己也。關尹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己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即爲復禮。非己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將壓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終矣。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而相矜於博物。其恥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元。皆言即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鄰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譏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焉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者辭者。惧相與多之。而不復詰其當否。如此。則辭予當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經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即禮。禮即文。我即道。道即我。奚畔之有。故綱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眾目不能成綱。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鄧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咈。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草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欬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徼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闚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畀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即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己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即淳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觀。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昧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己人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與人之非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遊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

心於不善，同歸於殆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肸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

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雖介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敏者莫措其手，智者難措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卽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死且不知，而奚他念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今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鑑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當止。過不貳，而當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動則心尙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顏曾爲一道也。

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眞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刓方爲圓，以鳧企鶴，悅其一骸其育，作於此，敝於彼，變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刖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銖銖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己而不知

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儆其蔽而遮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逃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漸菴先生曰，意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塞有橫生矣。孫祇述曰，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絕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實其進而求之也。求之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細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禮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其和也。豈有轉徙惑唯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秖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所處曰時，時者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其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待道而發，成之在人，非嘗道而歆，各自是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易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

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喜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翛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眞一也。且聞道者而忘於省也，則道果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因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修者，皆孔曾之罪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卽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燈火滅，饑者索食，對燈而坐，不知燈之卽火也，則終於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喩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武。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口啣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善能不以億逆亂之，斯實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何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温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傳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恐其不恭而爲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能，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隙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途而非數也，投之乎育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談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修行之占歟。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無首，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爲磷；有白必有緇，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爲緇。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邕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瞪瞪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見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倚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惜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爽也。甚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矯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

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支之神明迥，何學之可尋。曰：但請說此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以不立，語依何得生。當虛空容，蕩然無礙，則有變爲學，隨時息簡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眞悟，多即一，一即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求說之，同學之所重輕見矣。余何文詞質博，誠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元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嗚世之言學而不留此者，適道不可知，求之者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非中，中亦奚益。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若令覆盂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視，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紛紛，皆爲妄想。

世儒相以信言果行者爲碩行之君子，而背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諸言動，默儼若思，行住坐臥，寫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即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眞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即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即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嘗若求仁於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己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己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視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況夫分人以財者矣。是言哉。夫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即此意也。學者求道於此，當近而取諸。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踏終遠其本眞，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卻夫問答聞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著任緣之解，既厭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即爲作意。嗟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己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諸人者，無之而非是矣，怨矣非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甚而不應斯怨，斯存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賓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

人讀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繇。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而佛道必同。我始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宗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學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嗟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牽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逆迭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修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元。此命之說也。居見聞之地。即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即思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則明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則爲致。致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則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慎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離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即擬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如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舉其詞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視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在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發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致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乎。曰。中和而悟於致也。則道何以言修哉。致與修非力之也。發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所謂修之。修斯真修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生。神無方。故彼即我。我即彼也。易無體。故小即大。大即小也。未嘗

分隈闔闢。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贅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爲。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廣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凝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也。佛經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即知發爲未發。可以觸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利弗言。我見此土。邱陵坑坎。荊棘沙礫。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異自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迷悟都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嘗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臨濟初覩黃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曰。由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此黃檗亦不能逃有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竅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猶憶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迄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聞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須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擇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駢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即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

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聞談向夜，留不能去。時霏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宛其當日事也。久之雨聲蕭瑟欲寅，主喈然若冷，燈殘形倏忽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旦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醒，諸緣未始，靈靈恬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雍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其鄉，即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即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斷論形骸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己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質厭而文，故大聖迭起，以振聾聵，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聰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夫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詞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氐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石，中國之人世寶之，獨

其微言妙論，乃掩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吾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忽得一賈胡爲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夷夏，寶無夷夏也。況夷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夷，安知彼不指我爲夷耶？達者可爲一噱。

或病佛雖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邱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邱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邱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況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教比邱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邱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遽疑其去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邱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邱比邱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可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吾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是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溈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即是仁，卻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是知，卻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當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

德同身。終不能信。不登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或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其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其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淸淨眞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眞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祗益煩撓。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淸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用止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漱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觀心入處。而空非多聞。定復何爲。故云。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向謂之有者。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元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修爲。曰。無始以來。無修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害。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悟者。是摩訶衍法。水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湖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其論無念之義。崔德學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

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間過去未來。其爲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崔德孚有言。我一擧心。已屬過去。我心未擧。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遷。卽是涅槃。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諳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眞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秖屬情塵。悉非眞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執妄懷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從此一物胸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詢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眞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傀儡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處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伯。嘗語余曰。木末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其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借人力。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借力。昔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王所疑。恆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恆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冰消。尚無疑與無疑。何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修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兒人搥胸叫呼。汝等為我除此虛空。此空為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即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為顯何義。答為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眞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氂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淵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到無方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現三世事超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為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即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為遮。具種種功德為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即有不見。心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眞識知。心能不動。即是眞識。無有自性。即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無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猶對茶椀。乃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眞知無念之理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暫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為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十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是發首楞嚴之奧。祛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為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譬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鄰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翕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惱。何處安腳。又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為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讒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惡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遮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即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為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即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蜜中。無方便波羅蜜者。為方便波羅蜜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毀讚故。故道非道不為礙。投變自為礙。若是大智慧人。一切舉動施為。語默嚬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為善。或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亦自由。豈道非道所能遮礙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其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為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旣謂之夢矣，倘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恆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僞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覺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慈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眞，同法性故，若壞方眞，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眞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眞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眞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顚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言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眞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剎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

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深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覺觀，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憍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遯，世方謂心魂我獨識處超然，卽謂爲神變，笑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剗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特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眞識，非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此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湛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透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趣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眞，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留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綱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眞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眞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死成涅槃，迷眞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死。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眞空一法隙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著想，獨幻師無著，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傅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婦人，殷蒨善寫人面，瑱畫王寵姬，而使蒨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死，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羸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殺也。悉傷生類。返坐惧惧不已。請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特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背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賞。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謂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為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圓淨上座曰。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科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即妄心自息。此名為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為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道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貪念。我愛刹那靜。念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靜為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猾逆之人。自不敢干。此奇驗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為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邪。

學道之難。為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為無捉摸。無捉摸則無處著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著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値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為己。乃又言克己。何耶。蓋未悟者當為己。知己矣。又當克己。余曰。克己所以為己也。坐人皆以為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嚌其胾。佞佛者又第嚼其臡。執著名相。違戾真宗。為害滋甚。吠在偏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

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遍事。所謂逆鑒而趨轉。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目極分明。略舉數端。以助觀影。三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為慈悲。以貢高心捨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經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即成空。執之則法亦為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道器。但取空而放捨。不達有以與慈。但著有而起罪。皆為不了空有二心。故茲得失。

智嚴曰。世人但徇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酣醐機穽。衽席之上。溺沙投蒙。怡悼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鉛府投蒙。禍胎鬼趣。積習最妄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為深省。

古云。賢老悲世人貪著。以衆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慈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設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言。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矜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援據詳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淅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籠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衆。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

共放牛耳。都督婁以師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椀鎚餅與之曰。喫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illegible]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遙觀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某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慚。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祗承。索驢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辭事。徒涴却聲名。若向州縣道解。卽不在生命。且放却。驛將蹝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操刀者。最無行檢。滕衙衷日偏與狎。不以封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置茗毒鴆之。泊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捽婦人至市。具疏其事。傳亦而邀。人義之。衙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獷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眞奇士也。爾輩碌碌。豈能知之。才十數年。果貂發迹。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婿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旣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逝。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因遊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闕。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婿。如何與巧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巳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倫之。答以與衣束帛。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鄉貳之秩。其子競列仕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曈曈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眞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佞滿朝。貪婪如市。以斯求治。是猶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

直書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僞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騎雄於殿下。樂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退方。命鑾輿而遊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推挫英雄。吹揚佞媚。金舞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毀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廈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食祿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譽譽。興亂本則違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類否之能。心口傾危。向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恢像狹。心恣貪殘。焚蒸軍聲。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姦愉。有歐陽晃在。險犨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斯撰已偏於陽安。蒙蔽納器於兩蜜。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貝。受保傅之任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廻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謀謨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技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切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數對惟務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恣非忠勤。實爲盜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難時之伎。每爲巫覡。以惑聖明。致君爲桀紂之行。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綵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對。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箔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哲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賦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鉤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券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章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旅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世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光較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況異域乎。按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然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溫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邑。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錢湖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舟來多繫石頭。此所以爲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旦。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誠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漲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思欒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號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在太上皇旣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諸市朝者。殺也。屍也。皆以殺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當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宜殊之科。以代兵刑。是爲不施也。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為三，儒分為八，出意林。

莞采惠畤

莞采惠畤，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畤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為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為莞采惠畤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傅說胥使之也。說者謂畤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疆畔為疇，畔、田疆所至也。以疆界相疆為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為儔。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歷天尹少巖鐘父也。刺蒲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著疑人，手疏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韮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聃為雀，老萊為蓮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為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為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菏誤作河

禹貢，導菏澤，被孟豬，入于菏，溢為滎，浮於淮泗，達於菏。本同一菏字，案說文，菏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與導菏澤同，則是達於菏，非達於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菏為河。

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道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舍合傅會，或指為渦，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通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菏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為滎，行乎菏，注於泗，則河為菏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記范雎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詞。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詞，非也。二說皆誤。用修因徐說，遂以概作詞，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數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揚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為近雅也。

亢倉子稱杌

亢倉子卽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撰亢倉子九篇。稱杌、元吾邱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詭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託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擾害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巵言謂亢倉子為偽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生嘗論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𡰥，因改篆為隸，遂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為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為立人之道，於義為長。

仙遊觀詩

韓翃仙遊觀詩，疏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錄詩數十篇耳。近童瑑搜訪遺文，合為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為之傳，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包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

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類分。窮源造極。為之詁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為文中子非偽書一證。

尚書敍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敍錄。昕然有當於心。揭曼碩。傳其綱領日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儒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致。狃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以拾於流亡之餘。以耄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為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縉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曉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倣彷其意。錄為今文如左。而存其敍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纔與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御溝千門草色閑。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簡觀臥美人詩。落釵猶罥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輒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聞。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為說各異。至謂不死為仙。仙既無預律曆。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為武帝病言曆者於星度拘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皆總會星辰次

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謂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為關棙者也。史記。黃帝推筴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是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為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類聚而校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舉下有司。胡旦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戾。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焰。人不敢咸耳。以理推之。唐世此品。大為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為衆。宰相以其與先儒為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為題者。以竹為綠蔓之竹。而先儒以為王芻。湘試者指為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為一說。本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為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恝

孟子。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忦字。引孟子為釋。乃用忦字。從心從介。其義為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語。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則失聖賢本旨甚多。而不可究詰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閭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其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旣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據本誤。〕如此棄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一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戍屯兵爲之。趙充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鐘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辨

李頤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元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元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别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晴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卻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務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國初丈量田地。措造魚鱗册。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旣清。他政自舉。近關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丈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遣爲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册。及躬臨其田。隨地擧錢括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武廟南巡。有太監採選女子千餘人以候。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衆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店居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若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同食。冠者跪。令識字者讀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甚省過。劉參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傳。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緣飾。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都御史王三原先生至京。見一關老以羊毛口袋爲褲。關老怪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當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吏衣而出。後來勳業卻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賓。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咲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士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挑驢馱。謂之空運。某先人亦皆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僕丁竊貨之。貲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卽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之咎。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眞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曜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圍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算里數。似爲可據。又鄭元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耳目者。彷象而非眞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殆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因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視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

淡補蔀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淸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視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戀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僞書古文

余嘗疑僞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眞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眞。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論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篙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漢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當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萬物。智樹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髣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皆精下攝撫。質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筴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彿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

捱到者試也。尋人所以而遠到。不為通斥者試也。是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論物理為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爲。內取諸身者以象爲。得偏於環中。迎致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莛朽殼。安能與於此乎。觀劉生之言。益邃於易者。但不見其他著述以益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為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智。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惑者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有辨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能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

惡混。雖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眞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猶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雜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每時事棼棼。日懷憂虞。竊見同事無與其憂者。遑遑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雖貴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棲宋巖。與味泉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朋吾曰。天下雖不治乎。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乎。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乎。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殆即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為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為。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為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氍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即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毠毟。蓋西域以毛為之。一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為二制。一為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一為余座主許少傅[illegible]。贈太傅。諡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即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即位事。正原非年號。未為甚愜。今上册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為京師人。而婚期以三月。余有語云。紹桃天在望。首逢春日之載陽。而葛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為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寫者。即其字可是正之。如熊隱君名。舊傳一為先。一為光。即字孝然。知其為光。范冉。一作丹。即字史雲。知其為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為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喈。今作邕者非。謝朓字元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朏。可以類推。王簡棲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為屮音徵不為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為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刊巾為史是典文選何用脩本）此。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為巡撫時。行經過。適虜騎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熾。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為之計。是明我國無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礮名大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發聲震天。虜皆為齏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部。一儒生為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為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為非禮。是於朝廷為犯分。於諸生為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攻之。多言奚為。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為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視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逮及其親數人。無指議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饔飧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背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為永鑒。

王元順

王源。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聱

郭聱。東阿人。父廣。洪武中為淇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聱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桑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為。書奏。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為郯城教諭。

夏公德址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為立表於門。時對澱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甯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為石梁。湖上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言其二事。懷德為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過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為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既歸。發書。意以家為托。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己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逌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茅山潤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紛紛。或以為逸少。或以為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為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僅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為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閹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宦名進士籍中。自言為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為十惡。二閹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指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遂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周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

十巳育於咸陽。五年二月。行幸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叛古。則詩雖倣古亦宜矣。彼武帝天和元年正月。於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而三代者。皆彝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而詛楚文以爲春秋之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碣。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銘瑰。歷三代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之。見有以先之耳。蘇軾靈壁之語。要不足據。[illegible]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楊慎言。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策其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其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爲廋辭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帝歸乎。滿招損。孝成。昔陽。南陽。初歲。朱干。茶落。歸來。以上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皐之陀。白雲。黃竹。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薇。見史記。以上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薺。貍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狩之未矣。以上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鴛雉。見楚詞。彗卒。網罟。二篇。見夏侯元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闋。[illegible]斧。燕燕。長齋。見呂覽。駟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難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惟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蔡邕引詩曰。佼人如蟀。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謀事不定。集人來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明。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

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旣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良。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旣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段。其音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兩數爲稱。雙名旣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鰒魚

鰒。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鮑石決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鰒魚。而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鰒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鰒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浙北國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今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識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得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興染。五味生觸。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吾弟觀

到詩云，待闕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仍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侯，惟南唐與蜀，最嫺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鍇，字楚金，少精小學，歲集賢，朱黃不去手，非寐不出。所讐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宮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鍾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裒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蓋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雙櫓，中流鵝鸛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雕繢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僉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歲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即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

穆廳之

穆廳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廳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有氣色動，即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登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廳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廳之稱臣延輝之姪，廳舉已試，闌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謁寺

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壁，畫羅漢像，其面貌昨所見也。授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婿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違訓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無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怪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慄然不敢恣，漸疾差。昨見范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挪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發，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鐫勉如此，況他人乎。

易簀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簀一條，頗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簀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簀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笫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簟，或以元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即童子所謂華而睆者也。禮疑簟之制，原無貴

賤之異。但質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之簀。非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當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於將死而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存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氐酋。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皆從符者誤。

瘐死

瘐死之瘐音愈。在獄抑病也。詩。交相爲瘉。與瘐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瘐。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彴。蓋榷酒之法。作俑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髻破佰。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盡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縣。糟糠粲家。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殆盡。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投邏之卒。旁午遠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甚至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譬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麯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鞴。蒲拜反。治鑄者爲鞴以吹炭。即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鞴。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缿筩

趙廣漢教吏爲缿筩。缿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筩。竹筩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砭石

漢書藝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即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 紀宣帝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爲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祈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州任伯雨有雜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語話太多。或憂慮稍過。皆朝夕候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況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遷人。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且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逃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竊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譏罵。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賢事不聞。而聞事不賢。忠賢殛死。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

朱雲之請劒下獄。所寃未關林甫之斬棺。笑今存沒之姦。蒲權龍衮之典。願言彈擊。無俾渠魁。使六合之攄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誅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此政一出。一時公哦大明。姦諛膽落。至今感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毋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元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讀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宋爲

之擊節。嘆賞曰。昔讀丹鉛錄。知紫蓋詩術。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爾雅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怪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木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謬。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皆釋者不過引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礫。火井騰光而赫曦。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太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宜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天顚學於遼。禦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諛儒旨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注。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傅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林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宮伯大內外饔宮之屬）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為之誤也。蓋出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記取諸呂紀明矣。白

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冢書。且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菊芙華。雉易通[illegible]。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谷風至而搒芳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雞鳴。閶闔風至而蟋蟀吟。白至而泉躍。泉躍即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鼇山鳳輦耳。子厚以為陳言。且疑為所紿。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為不可及。非蹤尋常。只是能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為比。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年為正。若近世各體為類。此等處無從致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墨特。龜茲音邱慈。可汗音柯寒。閼支音烟支。谷蠡音祿黎。浩亹音閤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鉛牙。先零音銑憐。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其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舂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誤讀。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尊順周官傳。遂緣此以釋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

郊社樂歌，而均自信始，則信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閟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爲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僖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乃出乎平王、襄王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說苑，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屨雖鮮不加於首，冠玉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乃知卽此人耳。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曰，長嗟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騏驥病，沙晩鶺鴒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和見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此莊列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眞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誚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見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卽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謾記之。樵蓋縹緲路岐傍，共說新眞白玉室，疎樹風高低絳節，鏜盞香

冷醮盧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梢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椸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台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貴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足正沿承之謬。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行，逕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逕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逕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覯後天下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修尤韋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履典軍搴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履典軍爲句。匈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譖字

替，篆文作朁，與替相近。故下日爲朁，潛故下白爲替。剃郭知元曰，白頭藝苑，不知朁替之分，青衿小生，詎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疑音序，鞭彼則巾小不分，搰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十夫，傍徨阡陌間，摘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處，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眞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飲者爲大戶，樂天詩腿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輒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答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何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

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辭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琶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耜毛一番新。番音仮。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淚遶盤堆蒲桃。蒲音浦。又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逯詩。無因下征帆。子美。蒲帆晨初發。遐之。撫因帆江水。孟襄陽。旅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驢騾之驢。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仄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驢。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蛩、莎雞、促織。萴子。一歲名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蕖。其蕊菡萏。其根藕。其莖茄。其葉荷。其本蔤。其實蓮。其中菂。菂中薏。以子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意卽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瑰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端叔題云。[illegible]此桃。則遜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鸎桃

櫻桃亦曰鸎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鸎桃也。鸎所含食。故曰含桃。鸎桃二字甚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殷凱之言。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皆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駢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甯馨

甯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甯馨兒。若不見宋太后語。當以甯馨爲美詞矣。

犧尊

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象著壺太山六彝是也。明堂位。犧象周尊。三禮圖。畫犧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尊。如象形者。曰象尊。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穀璧

周禮。典瑞。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穀璧畫禾稼之狀。蒲璧圖蒲草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犧尊象尊之誤。蓋穀璧間琢拱起。狀如粟粒。蒲璧界畫細文。形似蒲華。卽今二璧多有存者。世儒莫辯。

黼扆

明堂位。天子負黼扆。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誤用斧依。如匍匐誤用蒲伏。猰貐誤用窫窳之類。三禮圖傅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扆。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帨以黑白相間。卽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稱致軒字。乃幹之說。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脅也。可以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稱致宗。當作禜。說文。禜音咏。設緜蕝爲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毋會意。毒。音獨。傷害也。从艸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稱致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木舌。金鐸。金口金舌。若以

命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逜。音同而字訛。逜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逜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駘倘。誤以倘从馬作[illegible]。握齪。誤以握从齒作齷。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踘。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沿其失而不改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能相。平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吾鄉人孰不沾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皆未嘗與相周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時咨若時登庸。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置時即道也。舜之以所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克度七功。用此也。皋陶祇敘。敘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勑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盡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議。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聖曷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即時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無疑。

媵

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娶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卽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及魯共姬嫁于宋。而衛與齊皆三國來媵。傳云。媵、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與衛敵。而齊、盟主。齊、大國也。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送女。與魚之媵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三國之下共姬。可若是疑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

誦之。不知皆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孚。送琉球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蒼茫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遜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揚雄作。滂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小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晳撰。張揖字詁。漢張衡傳注。有蒼頡訓詁。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鄆。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周官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魏張揖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閭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恆州。取水供飲。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昔人語入律

昔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也。且住爲佳。又新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劭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葬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郡倅。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賦有偶挺千丈。松封五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沿襲其誤至此。張淏云。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

竝著於此。學識上製而立名者。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誤。亦備吾家一事。因具錄之。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紊棼。反借治也。楊用修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擬氣也。故子嗅之而無餘。於外从自犬。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腥羶焦。謂之五臭。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與臭音醜。腐氣也。水潤下。其氣臭。曾植孝海碑有逐臭之夫。从歺諸臭。音擾。音繞。煩褻也。尤征。徵擾天紀。从手憂。上音。俗訛作擾。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擾。从牛憂。音亂。音變。紊也。煩擾也。史記。猶治亂繩。古作𠮨。从㐫下指交結之狀。𤔔音雛。理效也。平治也。盤庚。亂越我家。論語。予有亂臣十人。从司𤔔會意。見石鼓文。及辛䛐父敦。𥫗楷用治。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

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設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乎。二書所載。即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為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為嚴。

孟舒魏尚

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為兩人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嘗得佳鷂。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久不已。鷂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據。今唐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

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敘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合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為一時。史記誤合為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為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塵。或者謂即退之所撰。特偽言于彌明耳。今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辰告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為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用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蠹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為。今員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郤尋歸路。策蹇杖。藜草衣。田園荒蕪。饑寒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寄頌獻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李之譔上救訓二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蒙賞賚。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之流萬倍。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作犕。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忼。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㸷。豐其屋。豐作寷。允升大吉。允作粇。包荒。荒作巟。為的顙。的作馰。書。宅嵎夷。嵎作堣。鳥獸毨毛。毨作𣯍。五品不遜。遜作愻。娶于塗山。塗作嵞。弼成五服。弼作㢸。方鳩孱功。方鳩作旁逑。藻火粉米。藻作璪。期三百有六旬。期作稘。剛而塞。塞作䆄。竄三苗于三危。竄作𥨍。今汝聒聒。作懖懖。庶草繁廡。廡作橆。若藥不瞑眩。眩作眴。尚桓桓。作狟狟。彝倫攸斁。斁作殬。顛木之有由櫱。由櫱作𠱾枿。詩。新臺有泚。泚作玼。緀兮之綦矣。綦作窒。嘽嘽駱馬。嘽作痑。鉤膺鏤鍚。鍚作鐊。白鳥翯翯。作翯翯。可以攻玉。作可以錯

唐。衣裳楚楚。楚作[illegible]。牆有茨。茨作薋。綠竹猗猗。綠作菉。無然泄泄。泄作呭。挑兮達兮。挑作[illegible]。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猶當得其真。此後字學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宋撫日新。雅俗雜收。習者遂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駭以為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勑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義。寔相誇言。甚可恥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為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姦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荊蠻

史記。太伯逃之荊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城。何謂荊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即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即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荊蠻亦蠻之處於荊者。或容徙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耳。吳即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荊。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荊蠻。則荊蠻非揚州之處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凉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溯。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役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遺劍於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嚙。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輒就。人以僧為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丞相斯等。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然不載其詞。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肸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讀路。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為義。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宿與陸覆為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觜為虎首。有觜之義。不音訾。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焦氏筆乘續集卷六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酒。而名酒曰白墮。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名琵琶爲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蔓菁。因名諸葛菜。傀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傀句。蔡地出龜。則名龜曰蔡。冀北出馬。則名馬曰驥。衞地出驢。則名驢曰衞。以至鄭國渠。劉氏冠。謝公墩。萊公竹。皆此類耳。

居第

宋王宣徽拱辰年二十七爲正字。即起第洛中。至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早歿。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寬未完而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子。唐對氏記。富鄭公方築宅。偶出門。語匠氏曰。築須盡力。令牆堅。匠釋鍤而對曰。京師貴人牆皆某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牆固亡恙也。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今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堅於徐子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謬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湏。不知湏乃音類。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啇。不知啇乃

音滴。竄字作窜。不知窜乃音腆。美字作羙。不知羙即是羔。无字作旡。不知旡即是既。本字作夲。不知夲乃音滔。盼字作肹。不知肹音系。圖字作啚。不知啚音鄙。趨字作趍。不知趍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已從火。又加火而爲燃。閑之閒。翁之翁。昏之婚。女之汝。豹之拘。與之賊。回之迴。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目皆是。而字學壞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容。上色慍。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泛。入夜方能。莫不霑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也。

尼菩薩

偶得鬼董五卷。中載尼菩薩者。貌疑陋。鄙猥人也。晚忽得定慧。嘗以錢托魯文之僉謀。買廬與侍童以居。魯氏婢有盜絲帛者。妄迹其童。尉捕之。應曰。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不知。謂爲侮己。啓之法。菩薩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慈悲。尚不能窺。況汝曹邪。羣卒不得施。乃舍去。一日。侍童扣卷之門曰。吾師亡矣。卷視之。儼然坐脫。移置他榻。坐益堅。面淡紅色。翌日。闍維。舍利益出。烟所泊林莽。皆垂纍五色珠。有光燁然。始知其有陰德云。

東坡謚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屋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應聲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以縑帛。囑爲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馮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馮中玉歲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離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浙。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是非。答親客言。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曰。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也溘然。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謀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盌本盂也。今以爲盌盛。鋌本鋌也。今以爲劍鋒。又如關頭鬭躥課程。其義皆未

可賤。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直爲價値。足跡爲足句。倖運爲乞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犬牙相制

國朝以潁州屬鳳陽。潁州衛屬河南。以漢中府隸陝西。璧塘等衛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澤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湖廣五開衛。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鎮遠衛。貴州鎮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之意。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嬀州。今朵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邱。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所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耿。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

宮長信宮。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迹。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卽建業。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府之外之地。我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爲京師。今順天府也。

鐵券

高皇卽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

山鑄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闊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繇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纂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命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甚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爰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尋之。以見奚剿。袁盎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宏贊曰儲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眞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眞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愼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棱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宏景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官宰相。楊再思凝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眞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若瑣有撫曰擾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梁師成擅權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琳道人稱韶伴宰相。孔顗嗤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甯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鎮海節度使錢鏐討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其詞云。維乾甯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溺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深在丹素。雖鍾繇刻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謝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

祗。飛揚肝膽。伏念臣受從筮仕。迨及乘軺。每自揣量。是何明吾。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是福過災生。敢忘愼初護末。豈期此志上達宸聰。擬臣以處極多危。處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厚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愼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買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紀年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卽不用矣。如淳熙之淳。先爲純字。人言純字有屯。乃易爲淳。有因時事而用好字者。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各取一字。合爲貞元。以法象之。至宋孝宗。遂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著永樂乃宋時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何也。此卽劉聰之母諡慈懿。宋理宗生母亦諡慈懿之類歟。

鬻疏

豐城吳天祐者。寄食於杭之陳氏。冬無衣絮。主人戲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提鈴喝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不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己。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當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竊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餓無所食。而寒無所衣。滿橋踏雪。難堪季尾之淩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顫掉。鄭俠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梓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篋大箱。價輕千鎰之黃金。溫麗柔綿。色勝三冬之白雪。旣見之而怨慕。心欲之而難言。旣民胞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附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耐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線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提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徧告斯文。鬭成善事。謹疏。陳氏遂爲之古稀仁和。屆甲子鄉薦。

老泉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册閒。其所遺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邪。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衍聖母上表

孔子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孔之固早卒。妻任氏。生子湞。襲爵。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褫其爵。任氏上表曰。竊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涓自涓。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茲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湞。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嫡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家嗣。生長從於齒髫。提攜至於成人。有美維皆。道由在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閱牆。詞訟無休。吾道于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涕淚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把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幽憂。何由控訴。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煌煌。照徹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則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百載。厥則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肖。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望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尊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余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蟻蠓。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栗之極。俯伏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元憲宗八年也。詔憫之。遂復爲維州尹。

史法之異

史筆紀載不同。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延壽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雖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爲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爲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爲皆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唐史志地理。而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學文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

張曲江世系

劉夢得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雜記諸小說。皆因之。不考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嗣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藏器。長水尉。藏器子敦慶。冀州司倉參軍。敦慶子煐新。煐新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郎。湖南觀察判官。涓子浩。仁化令。浩孫文蔚。職東太倉。自九齡至文蔚。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得非竊語耶。一時不根之言。未加審詳。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不爲少。

唐羌上書

嶺南貢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送。漢和帝永元中。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白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觀此。則進荔枝不獨唐開元時也。永元一詔。詞簡而意盡。得王言之體。

劉宏

晉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都督荊州軍事劉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爲都戰

帥。攻呂於竟陵。大破走之。降其衆。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親執必識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宏表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宏壻夏侯陟。宏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宏能識侃與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矣。今之用人者。非瑣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能辨別賢不肖。爲國家計哉。嗟乎。宏之言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爲心者。皆宏之罪人也。

舊曾集諸書藥方閱得者更錄于此

曾公談錄云。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

蔘花洲閒錄云。治走馬疳。方用瓦楞子。（比蚶子差小。未經鹽淹者。）連肉火煆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之。候冷取出。搥爲末。瓦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沈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塗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貼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熬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秘方。）

宋趙溍養痾漫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末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蠍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愈。

枸杞子搾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痹并乳蛾。蜒蜾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牛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切破。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微溫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煑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竹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問

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因診脈曰。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活調數服即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杵臼賜之。至今呼金杵臼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瘀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摻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亦能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煑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效。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盤若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

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翌日引驗。了無瘢痕。宰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又有屠牌中劍。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止。故煎方大治撲損。後方能已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

宋龐元英談藪云。徑山寺僧。行棊畦間。爲蛇傷足。久之一脚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腫病肉悉去之。易水數器。是上白筋數見。揩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勻摻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酬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卻不受。主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鈐。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琳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閤久病瘧。遇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茸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購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刻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須三服乃效。今卻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痛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煑六分。頓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疑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溼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

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匹。易藥一丸。遠

近中醫者多從所。倩說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溫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號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說欣然迎迓。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刊石於二縣之市。唐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溫湯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螢㾖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米泔淀爲丸。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丸。惜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貓犬見。

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聞。載王騎馬師約。年四十九。髮髭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仵二兩。以代晚食。其法毆咀之。蜜水酒過。小飯微蒸令潤。匙抄時。以少湯嚥之。每次不過半兩。服已二年。極康強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山爲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

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時太宗苦氣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蓽撥進。上服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卽授鴻臚卿。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三年不殺人。則蠱者自罹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家多絕。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每亥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蠱痛行暉是也。范石湖集云。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峯聞略云。予在呂梁時生汗瘢。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瘢愈甚。及覲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瘢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撥也。爲灸天窗左右各三壯。卽脫然愈。至今不發。

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綠錢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糖半斤。卽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吞五金。皆可啖也。

山東一家。五百口共爨。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正旦五更蜜調之。每人服一匕。卽古屠蘇之義。

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慰獎。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惶遽策馬而歸。時鄜州馬醫趙鄂。新到京都。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疾遂已。卻往趙謝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敎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

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唐時一婦人。從夫宦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至姨妳中謹密者一。預誡之。今以藥吐。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蝦蟆走去。勿令娘子知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曲洧舊聞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幷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葦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果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乾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溫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爲風狗毒蛇齧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

凡禽鳥翅足折者。饋之芝麻。仍喃爛敷患處。卽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

造海石法。用苦瓜蔞搗碎。同煅過蛤殼粉。拌勻作餅。曬乾入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癥壁。而瓜蔞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或以海浮石爲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亨知醫。一同官得疾。徧體癱不可忍。諸醫云中風。云風溼。云腳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飮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溫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頻進之。以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焦氏筆乘續集卷七

金陵舊事上

金陵爲斗分。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間。當與王者。是歲元帝登寶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

長短句中。六州歌頭。音節最爲悲壯。昨見王潛齋埜詠金陵二闋。讀之亦自黯然。龍蟠虎踞。今古帝王州。水如淮。山似洛。鳳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千載恨。六朝事。同一夢。休更問。莫拼愁。風景悠悠。得似青溪曲。著我扁舟。對凝烟寒草。滿目是清秋。白鷺汀洲。夕陽收。黃旗紫蓋。中興運。鍾王氣。連金闕。駐遊蹕。開行殿。夾朱樓。送華輈。萬里長江險。集鴻鴈。列貔貅。堵關河。清海岱。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雖老。未道壯心休。擊楫中流。

句容縣吳渲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燖雞。皆有魚。髮入瞰然。（今湯山下有溫泉。屬上元。）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晉時有徐炫。於宣陽門外。得一錦臟。至家開既。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泄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

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科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室。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以上八則出圖臨雜塊。）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蘆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爲劫掠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東坡外集）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其得其筆勢云。（東觀餘論。今在應天府學。）

御史劉燾字無言。嘗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墳褚法也。（今在栖霞寺）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識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自敍。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東晉興甯二年。太歲甲子。上眞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眞經授弟子。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軍長史父子。魏傳青錄文。所謂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僞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川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脊爲前。以遍爲遍。以胥爲骨。以飛爲蜚。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眞隱訣。所載楊許循本。可以擬依。今參讎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眞語云。政和七年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伯思。於丹陽東齋書。

陶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新唐書）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鎭。

徐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恐物忌太盛。不如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伎佐酒。所歌皆鍇詞。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鉉聞

之嘆曰。弟凝絕。乃爲數闋詞。換卻風骨池平。（南唐書）

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指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

柴克宏未遇時。其母白表子可將。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能任。孥戮無悔。元宗始用之。所向有功。官至奉化軍節度使。

刁衎事後主。爲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棊。不交人事。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邱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歡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金陵陸昭符刺史常州。爲政寬簡。甚得民心。一日坐廳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而繞案。吏卒攫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樂案得錢索重百斤。昭符神色自若。徐命舉索納庫中。

李建勳以司空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水石。或謂之曰。公未老也。而退爲此。豈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來日無多。欲求數年閒適爾。

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詩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馮延魯鋭進而喜言高退。嘗早朝集論含嘆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得元武湖足暢平生矣。徐鉉笑曰。上體賢如不及。詎惜一湖。恨時無知章耳。延魯慙不能對。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爲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嘗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搨。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江令宅。在秦淮上。今尚書顧華玉所居。云是其處。劉禹錫有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淹宅。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窗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鉤立。

丹陽記云。江甯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當禁采之。王褒洞簫賦。卽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隱居不仕。保大中。卜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

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年久不知其處。初。熙載得罪南遷。上表云。無橫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外。遠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汎病身而前去。後主覽而悲之。遂免南行。尋以疾終於城南戚家山。賜衾裯以殮。贈平章事。所司謂無贈宰相例。後主

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有云。對裴之衮。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指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詎復何事謙挹。

江甯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隋唐嘉話）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眞小。開元初年。潤州江甯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家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督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瑀永泰爲建康令）

思陵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廣辯所陳最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蜀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以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濬以奇兵八百。泛舟渡與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雖以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舍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羊祜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

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說者謂虜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便於作筏。而江流迅急。非筏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筏也。州縣有最爲要害者。津渡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十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文多不載。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實金爲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畫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沈存中筆談）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延陵縣南有茅山。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盈。及弟固。得道之處。

異苑曰。丹陽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夫壻怒殺之。投屍水中。乃流至廟處。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嘗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亦日

[illegible]子過而作。亦自金遷金陵。盛服見盧白。曰。何時人爾所。盧白笑曰。只可作都官。從人怒。欲危以事。時[illegible]禁陵。掛盧白自南來。令人伺察。一郡將庇之獲免。盧白竟以他事杖脊。而錢米終都官郎中。

[illegible]甫在謝挨。方撰墳。開建康段拂。字去塵。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其費增也。以女妻之。

[illegible]安石墓。在雨花臺畔梅子岡後。遺象長與九鳥岡。子孫尚有居其地者。謝以文學世其家。有集安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爲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開爲序。

東坡云。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跡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復能運筆矣。皆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葛洪結廬方山。山有洗藥池。洪有詩云。洞陰冷冷。風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illegible]）

王彪之與諸兄弟別。於方山賦詩。肥車總馳輪。汎舟理飛棹。秣染懸悲歎。路岐揚感悼。

桃葉渡在秦淮。王獻之有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亦有歎。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

吳均續齊諧記。桓元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元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縛其屍。沉諸江中。悉如所歌。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府君迎至廟。廟門外豎一大甕。可受數百斛。皆有風雲出其中。廬山君夫人呼其女婉出見著。容色婉麗。著大悅。夫人命婢瓊林取琴。命婉鼓之。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和。歌畢。即遣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數日。著求還。婉悵然賦詩爲別。贈以織成衫袴。

十八高賢傳。崟敍。晚居建康爲衣寺。彭城王義康遺之貂裘。敍以爲摒。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買之。不從。謝靈運常就問敍經中奇字。

盧山疏云。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盧山自天界後。得佛宗旨者。唯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變。既近期。又預報盧山諸庵主。使來集。及期。諸庵主集。天朗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售。幾能去。既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諸佛。退與諸庵主別。已而疾風震雷。撒茅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視瑛已遷化矣。

宋孝武遊覆舟山詩。束髮好恬術。弱冠頗流薄。素想終勿傾。聿來果邱壑。層峰亘天維。曠渚綠地絡。逶迤列神苑。遺壇標仙閣。松間含青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遊鱗。巖庭鶩鳴鶴。

華林園。即吳宮苑地。宋元嘉中更修廣之。鑿天泉池。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堋。孝武率群臣燕集。效柏梁體爲詩。九宮盛事予旒纊。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策拙枌鄉慚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折衝

莫效輿民瘼。（領軍將軍元景）侍禁衛儲恩寵盈。（太子右衛率暢）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莊）喉脣職廢方思誠。（侍中偃）明[illegible]繩天威諒。（御史中丞顔師伯）

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吳大帝爲葛元立觀於其上。謝靈運有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鮑明遠有侍宴覆舟山詩二首。其一、息雨清上郊。開雲照中縣。遊軒越丹居。暉燭集涼殿。凌高躋飛檻。追焱起流宴。松苑含驚薈。崩庭藏物變。明輝爍神都。麗氣冠華甸。日遠幽情周。[illegible]治深恩遍。其二、繁霜飛玉闥。金景麗皇州。掛旆起騎路。羽蓋佇宣遊。神居既崇盛。岳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慚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浮一作遊）

三山在城西南三十七里而臨大江。明遠有從過都至三山望石頭城詩。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兩江皎平迴。三山鬱駢羅。南帆望越嶠。北榜指齊河。關扃繞天邑。襟帶抱尊華。長城非壑嶮。峻岨似荊芽。攢樓貫白日。摛堞隱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躑躅望鄉歌。彌前歎晨促。遂近嗟路多。借衆猶如玆。宏易將謂何。

明遠行京口至竹里詩。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復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逆湖巖。孤遊值險逼。兼途無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效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今上元東北六十里有竹里橋。云宋武帝討桓元。其路經此。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賦詩。巡蹕望登年。悵飲臨秋縣。日羽鏡霜渚。雲旗落風甸。四瀛良在目。八寓宛如見。小臣竊自嘉。預奉柏梁讌。

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新林浦。去城十八里。元暉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

宋徐設有華林北澗詩。總長瀾兮括遠源。下沈溜兮起輕泉。迴溪峻兮曲沼阻。衡波激兮瀨淺淺。貫九谷兮積巘芝。飛淵瀉兮潔澄川。

新亭在城西南十五里。今石子岡處。齊徐勉有咏且出新亭渚詩。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揔轡且徘徊。復值清江謐。杳靄楓樹林。參差黄鳥匹。氣物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堤一游衍。終朝意殊悉。謝朓和云。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逕。桑榆陰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崇堂臨萬雉。層樓跨九成。瑤軒籠翠幌。組幙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蔓藻嬀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唐書樂志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今石城之西有莫愁湖。亦一證也。然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女。洛陽人。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與石城西與下揚州二語。爲金陵人無疑。

攷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南渡時奉之以來。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此古今所未有。因由太保兄弟雍睦所貽。然觀史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真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王氏之家法亦可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彼何足以知王謝哉。

陶隱居有真誥。藏華陽徐關中家。今停雲館帖有之。云郭千村者。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郭千號因斯兆焉。隱居華陽頌所云。郭千峙留岸。姜巴亘遠蹤。正指此也。嘉靖中。山人郭第尋至其處。以爲奇。廣陵朱曰藩。贈以詩。婧黜新綠影翛翛。一笑能來郭四朝。擬接土山開靖室。且支丹竈向疎寮。拍舷慣愛池中戲。相杵聞時城上謠。見說五遊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遙。

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吳王夫差冶鑄處。宋爲天慶觀。今朝天宮鐵塔寺。謝公墩。一脈綿亘。皆其地也。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睨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自攷定建康志言荊公雖有我屋公墩之句。又云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意公亦自疑。遂斷以父老相傳之言爲無據。不知我屋公墩。已的有所指。其言樵牧不知。特言舊事荒涼。以寓其感慨云耳。而世謂非公遺跡也哉。李太白登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予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其言詳且晰矣。太白又在介甫之前。即世說與太白詩證之。紛紛之疑盡破。亦何必鑿空指謝公他子孫爲說耶。

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宦罷無還資。籬垣仄陋。妻子寒露。內外茅屋六間。在金陵城東南五里。

張文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壕水。或流或絕。多鳧鴨白鷺。延迴傍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

鍾山最秀者屏風嶺。巧石清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真庵。又寶公塔西一里。有洗鉢池。興國寺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斷得名。宋熙泉近宋熙寺之側。寺東山頂有定心石。下臨峭壁。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又北高峰絕頂。有一人泉。僅容一勺。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

齊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

陳軒金陵集有愼縣山十題。曰白雲庵。謝風軒。唐公巖。大開巖。宴坐巖。中峯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臥石。

宋謝朏七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援筆便就。謝公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表子姪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湯山西接雲穴山。湯泉出其下。大小六處。四時常熱。龜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溜之愈鮮茂。

杜子美從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詩。結句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自注。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

銅山在江寧縣東七十里。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云。銅山聳深沈。乳竇夜涓滴。即此。句容北。溧水西。各有銅山。皆舊日采銅處。

陳永定初。王彬聚兵襄陽。以窺臺城。造黃龍舟千艘。忽西南風急。張帆直下。陳將侯瑱。泊舟蕪湖。即隨之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擊彬船。溺之則破。彬燃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土人以瑱功甚盛。故名山曰烈山以祠之。宋魏無從有詩云。山如浮玉一峯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吳教山腳有船來。

景定志。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洩元武湖水。南流接於秦淮。及楊吳城金陵。青溪始分爲二。在城外者。自城濠合於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遺跡固在。但城內者。悉皆湮塞。惟上元縣治迤邐而西。循府治東南出至府學橋下。皆青溪之舊曲。通於秦淮。溪舊有七橋。晉郗僧施泛舟青溪。每溪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至趙宋僅存一曲耳。節使馬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汎舟於中。自早至暮。樂而忘歸。馬有詩。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疊嶂。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若箇溪灣不足言。

烏衣園有宋張杜柳梢青詞。韞藉可喜。燕里花深。鷺汀雲淡。客夢江皋。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鎖征袍。幾回把酒憑高。欄干外。魂飛暮潮。只有南園。一番風雨。過了櫻桃。

郭文字文舉。王茂宏築臺於冶城以處之。今太一殿即其臺遺址。嘗手探虎鯁。茂宏問之。對曰。情由想生。不想即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吳坊伯登鳳皇臺。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兮。仙何所之。但石城西踞。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興亡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空結綺。繁華能幾時。問何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更到別墅圍棊。笑拍欄干。功名未了。帽背綠簑尋釣磯。深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

白鷺亭。東坡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而移南都。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並虎

踞。從公一弔負亡。退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作。公爲飛車凌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荊公因作詩。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凭闌處。一本天生臥雪圖。

洪丞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湠。汝陰之西湖洪蕩。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皋。揭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荊楚之雲夢。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袤指率。資夕陽而導初月。極奇品勝。於登臨爲宜。丁晉公與金陵陛辭。眞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境張此圖。丁遂張於賞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人以蘆雁圖易之去。

何遜有登延祚閣詩。閣在城內西北鐵塔寺中。有盤龍軒。王荊公嘗讀書處。今王集有正覺院盤龍軒二詩。據此。我屋公墩之句。正言自盤龍軒望謝墩耳。

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舊志在鎮淮橋北。御街東。世人呼國子監巷。

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名破岡瀆。爲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六朝因之。隋平陳。乃廢。

李司徒建勳將山寺詩。樓臺雖少故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沈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霽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閒地。別著高窗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倚王門玷玉班。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間闊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髮巾。又過淮入洛地多塵。想見西風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無物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劉後村清涼寺詩。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屠金碧萬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作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龐龕壞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寺創於南唐李後主。山有後主避風亭。非闕刻保大三年字。近僧題者多誤。）

宋黃文雜熙集。有齊棲霞寺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柄。

晉哀帝興甯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地施僧慧力造寺。因以瓦官名之。今驍騎倉。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登閣江山滿目。最爲佳勝處。太白詩。白浪高於瓦官閣。正與今倉基所見同。近詔毀私創庵院。集慶庵一點僧輒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然於古跡蕉無干涉也。

李司徒建勳棲霞詩。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瑯琊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釋慧約。姓婁。少遂妙理。周顒素所欽服。於所居鍾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顒。仕於朝。孔稚圭作北山移文譏之。即此。荊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蕉帳銅缾皆夢事。偶然陳迹見烟蘿。寺今移棲霞山側。

焦氏筆乘續集卷八

金陵舊事下

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作夸古反）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蓋其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十里至板橋。查浦。即查下也。金陵鼎族。聚居橫塘查浦間。樓閣壯麗。天下莫比。至趙宋猶然。馬制使光祖詩。如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淮兩岸。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衣巷口排金屋。朱雀橋邊立粉牆。有底繁華難說似。何妨把作畫圖張。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蛟谷鮒。洞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眞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銀牀。噓嗟後學。挹此餘光。

茅山華陽宮有陶隱居井。歲久湮沒。政和初。道士莊愼修索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瓦井闌。雖破合之猶全。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弘景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尚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越陳許諸生。供奉陪守湖熟潘邈。及遠近宗黨。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宜懋等。又穿數丈。獲一圓石硯。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得銅爐有柄。若今之手

臨者。今寢宮中。
蕭穎士送祖禊飲序云。晉氏中朝。始參讌衎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斯爲盛集。南子箱家園三日賦有云。聊潔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循軌。右瞻則青溪千仞。北睇則龍盤秀出。
汝南灣。當秦淮曲折處。竹陰蒸曉。清介自立。張緒目爲江東裴樂。家於灣前。張融自稱天地逸民。乘船住岸。卜以鄰居。劉瓛及弟璡二人。并居其間。水有異味。時共酌飲之。馬光祖詩。當時只號汝南灣。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認約。莫稱賢士想高閑。祇緣水味都殊異。且欲鄰居數往還。好事有時相就飲。不妨鑑腳對青山。
宮苑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瓦所繕也。曰苑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曰倉城。儲蓄之所在也。晉琅琊王渡江。因吳舊都而居之。宋齊以下。間有改築。其經畫皆仍吳舊。
圖畫見聞志云。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昭厲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王祥字休徵。舊志。墓在江寧縣何城寺北。祥累官太保。進爵爲公。年八十五而終。諡曰元。弟覽。累官至大中大夫。年七十三。諡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始平太守。馥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馥子根。散騎郎。覽六子。裁、撫軍長史。基、治書御史。會、侍御史。正、尚書郎。彥、治中護軍。琛、國子祭酒。丞相導。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爲江左第一。
聖宋名畫錄。開寶中王師伐金陵。府藏悉充軍賞。有步卒李貴。經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鬻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爲所匿。訟於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證其事。清教辭服。乃出元畫。真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祕府。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個之狀。蓋鍾離翁也。詞云。露滴蘭芽玉滿畦。閒拖象板到家西。但令心似蓮花淨。何必身將槁木齊。古鑑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李粹白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詩常蹊徑。飄然神仙風度也。其本藏建康府治軍資庫。一作唐僧貫休詩。見宏秀集。
江表傳。載吳大帝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帝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潮溝在金陵上元之西。張子野長相思詞。粉豔明。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靨生。寒江平。江櫓鳴。

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越用范蠡之謀。盡有吳地。將圖楚。稱霸江淮。乃築城於長干里。今秦淮南一里半。歷越城是。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賈黃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甚全。黃中啓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天禧中。馬亮三知江寧府。初亮將代。夢舌上毛生。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剃不得也。當再任。果如其言。華旛如歸。耄倪相與。林逋寄詩云。金陵士著多蒙賴。分野三國見福星。
光祿卿王隨知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沮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糶者。不能自足。多流死。
天聖四年。江寧童子夏錫。幼能爲文。召試賜出身。
昇州人鄧必。被差爲編修所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辭之。
崇寧二年。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瑪經行爲鄉閭所推。詔乘驛赴闕。
石勒來攻建鄴。揚威將軍紀瞻。督諸軍討之。勒退河北。帝錫一鼎。沈瓜步江中。其鼎無文字。乃龜形。
茅山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銘素璧。
蔣山本少林木。晉令刺史罷還。種松百株。宋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

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遊。
阮孝緒因母疾。合藥須生人葠。相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白鹿導之前行。至一所不見。就求之果得。
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隱鍾山。號遺名子。顏魯公題其所居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
朱元晦云。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閩粵。
唐地理志云。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
吳使薛珝聘蜀。還。帝問蜀政得失。珝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夫燕雀處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至。是之謂乎。帝聞之悚然。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愍帝建興四年。玉册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江寧縣名。始見是年。或曰。永嘉中說。

晉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張詠爲江南東路安撫使。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詠問沿途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萍鄉邑宰張希顏對。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橋道完。田野闢。市無賭博。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閤門祇候。皆爲能吏。

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爲郡。嘗登之臨望。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

紹興中。上元令李闢之言。本縣所管金陵鍾山慈仁三鄉。實鄰大江。田疇化爲水面。二稅歲掛版籍。乞除放。從之。

張孝祥奏。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分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爲清溪。自天津橋出柵寨門。亦入於江。緣淮柵寨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清溪水口。創爲花圃。以爲游賞之地。每水暴至。則泛濫城內。居民被害。若仍古迹。使清溪直通大江。庶建康永無水患。詔汪澈指定以聞。澈言欲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

南唐元宗性友愛。弟景遂、景遏、景達。出處遊宴。未嘗暫捨。元日雪。上召諸弟登樓展宴賦詩。詩成。賜李建勳。建勳方會徐鉉、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帝召三人同入。夜分方散。汝遂集名公圖其事。御容高沖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臣圖詠。徐鉉爲前後序。文多不載。

裴鉶傳奇。會昌中有顏諧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宮人同遊。語諧曰。今日偶此登臨。爲惜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别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毀。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踏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眞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侯曉入朝。俾聽馬踏聲。退詰諸子曰。踏聲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踏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僧皎然送顧福上人還金陵西山詩。攝錫西山步綠莎。禪心未了奈情何。湘宮水寺清秋夜。月落風悲松柏多。

吳雲壑琚。字居父。留守建康。高似孫爲徽倅。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遭遇徹絲。多少恩榮世不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篋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俾子姪官校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皋爲書局以賜。樓下設碑壇榻。帖寶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故高詩及之。

杜旟。字伯高。賦石頭城醉江月云。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將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鵲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幷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騎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煙。神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周皆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趙鍾山云。往在秦淮間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照陽太極無行路。歲歲鵲黃上柳條。

宋孜謙學士。有晚步清溪上詩。溪色涵晴綠。溶漾正堪餐。十步九遲遲。清芬沁肺肝。荷葉既盈盈。岸花亦戔戔。潔溜近宜卿。貢勸清可捫。流念梁陳際。甲第纏其壖。南瀛綺錢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浸寥曠。蒸氣發鉛丹。有時作清遊。畫舫輸軒尊。泛鷁盜朱組。笳簫引蟬冠。荊倡逞妍曲。秦瑟發清彈。惟恐懸象暝。不覺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歎。黃鳥背人飛。變入華林園。

越王臺在長干里。范蠡佐句踐。與楚爭霸。築城秦淮之南。臺卽越城故址也。小說乃謂。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臺以居。詩人因有爲越臺曲者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夜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待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腳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此詞人不根之語。殊不足據。

謝朓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並以文義賞會其宴處。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游。朓五言詩。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其地在秦淮南。

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冶亭卽冶城。又金陵有夢筆驛。不知在何處。

眞誥。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今謂之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謝公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日費百金。沈約郊居賦。臨巽隅分縱目。卽堆冢而流盼。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指此。

節使吳琚。遊清溪有詞。岸柳可藏鴉。路轉溪斜。忘機鷗鷺滿汀沙。咫尺鍾山迷望眼。一片雲遮。臨水幾烏

紗。鬢影蒼華。酒闌卻念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江寧浦在城南六十里。荊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二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泝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三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高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四日西江口落征帆。卻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五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段成式云。蔣山有燃湖井在半山之間。俗傳云。與江湖相應。嘗有破船朽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浴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叟曰。來午有大風。舟行必覆。當謹避之。翼日晴明。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未發。日午黑雲起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宜爲護行。願得金光明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遷職。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矣。再拜而去。

金城戍在上元金陵鄉。王敦爲瑯琊內史。嘗鎮其地。後溫北伐。經金城。見幾所種柳皆十圍。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石城洞一名龍洞。石頭西嶺下臨大江。常薪絕之處。有洞戶。真誥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世呼爲龍洞口。

青溪閣本梁江總故宅。徐照詩。集晚林梢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鍾阜烟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欄干說舊遊。

周益公賞心亭詩。昔人誇新亭。暇曰輒高會。中間伯仁歎。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暧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盛冠蓋。茲樓冠城雉。于邁無小大。今歲雖不歸。虛光故無礙。烟雲互明滅。川郊相映帶。當年烏衣遊。此日思勝槩。從容直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蔕。已尋詩社盟。更許食期戒。佳賓常滿座。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烏快。方種淵明菊。粗免監河貸。一醉儻可期。與君時倒載。

米元章賞心亭詩。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欄干。寒霄低細月。

後山談叢云。黃巢爲亂。將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鏁矣。巢因自引去。

金陵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葬處。曾恭建有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霑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

鍾山有一人泉。釋曇範嘗伺收素沈宗師。酌而飲之。賦一詩。鍾山對吾戶。春曉開烟扉。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茌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冰玉潤。風流繼東山。茲遊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陽邱毅姿。凝絕

臆亦而。孤尖峻絕處。持頗不肯退。大風吹笑語。墮落千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寒。從君乞秀句。端爲刻斕斑。

溫庭筠雞鳴埭曲云。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棲鳥。紅粧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雉填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眠平綠臺城基。暖色春容荒古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又有謝公墅歌。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颻紫庭客。文楸方罫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頤。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王氣繫疏襟。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固請點之。須臾雷電作。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如此。

貞觀初。丹陽令王瓊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齎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問吉凶。靈中年九十矣。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墮地。朱書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二年。枉殺二人。死後獄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周煇清波雜志云。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妓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坐客駱適正即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痕。尚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今三十年。西園賓主無一在者。往事無人可共論。爲之一嘆。

王荊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貴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荊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往者。五十年前士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有上荊公墓詩。見曲阜集。

清波志云。煇居建康。春時借一二鄰曲至內後苑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盌。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者。又至白下門齋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間宮殿排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遊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清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滿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金人先人。嘗次其韻。嫭鬢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治城遙。黃旗紫蓋旋歸淡。古剎淒涼尚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遼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二十年後過之。皆不存矣。郗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士人名蕭帝寺。殿宇猶是梁時建。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椽林敏若子遹。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荊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熚嘗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甯尉林恪。謁於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寮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托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仲閎。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蹕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人至今能道之。

張忠定公詠。眞宗朝出守昇州。集中有金陵郡齋述懷一首。蜀人往往羨清塗。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湖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徊……

新知錄摘抄

劉仕義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六

新知錄摘抄

劉仕義

賢智之過

吉水羅念菴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講學務敦實踐按引四方有志之士孳孳不倦嘉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詠言不忘君之義上疏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甚感動因思昔人蕉萃之譏遂禁趾不踰中國者十諸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謫嚴嵩當國專權檢禍發其十惡五奸曰臣居其曹以討賊為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菴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過矣昔唐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朱子綱目書曰殺處士韋月將劉友益書法曰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出位甚矣書處士病之也然則郭公寧能免於朱子之議乎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邵子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然則楊子寧能免於越俎之譏乎大抵君子不

貴於外謙貴於有以善其外觀於春秋之書洩冶無褒辭其旨深矣是雖視世之梯突脂韋循默苟容者為賢然以中道律之寧不深為君子惜耶

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以議大禮不合而去養高林泉海內矜式厥後倭寇猖獗應命總兵乃大不厭時望士論以是少之劉仕義曰此不足以病荆川也昔翟焦謂梁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或曰荆川可以出邪曰荆川多技能洞韜畧諳算法嘗觀王子應電所註握奇經謂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鞞之間以與老將角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豈其亦欲以自試也乎殆哉其岌岌矣不出可也又嘗自言其曉天文精曆法毋嘆屠龍之技無所用之豈其亦為技能所使也乎殆哉其岌岌矣不出可也

治體

居官以不擾為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驅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王陽明先生知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已其不擾類如此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毋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詩有別趣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為唐詩冠冕者

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為高而吟寫性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人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川以為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遇青山胡不歸如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為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夜哭燈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若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

山林之樂

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蹤榮守貧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其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過孰與睡覺東窗日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吉水羅念菴洪先建言忤旨由翰林歸田厥後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閒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吁公亦可謂超然有見者矣永豐羅一峰倫以抗章忤權貴由修撰棄官而歸作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瀧瀧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燭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灧澦堆吁公殆薄軒冕而愛泉石者乎鉛山費健齋宏以總角中狀元及第為黑頭宰相既而以權勢怨謗之所集得請家居年尚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鏊寄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窗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殆知進而知退者哉

楊公霸

天順間都御史陳智性甚狹躁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匜一人捧漱水盂一人執帨稍不如意便扑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失墜於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自拾錯擲地碎數次省後其錯者方靜坐省左右行過屢有辟郎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二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莫及也其褊狹類如 此成化間尚書楊公性甚寬嘗家排舍其桶溺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而日少也或又人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又其先塋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其寬厚類如此噫夫人之性莫病於狹而莫貴於寬事之所以得其理者以寬得之也事之所以失其理者以狹失之也禍福成敗之基其在茲乎學者當以智為戒以楊公為法

碧光

予一日晚如廁見後室有梨木字板二片合置几上側縫有碧光一道射出寸餘舉而揭視中有碧光數點瑩然相叢二木皆然締觀之宛然螢火也久之不滅及排房闥視之燈下無有矣因以語室人大以為異室人曰此蜈蚣光也家居時暑夜納涼親見有光三寸許遊壁間近視之蜈蚣也隨足所踏皆碎光其噴涎亦成光噓氣亦成光此豈蜈蚣所致也歟予聞之尋光處絕無痕迹可見又考諸類書蜈蚣一名蝍

蛆一名蒺藜一名百足一名馬蚿一名蛆蝶一名馬陸一名商距初無此一種豈古書所載亦有遺於見聞所不及者歟又世人恒言鬼火夫鬼無形與聲者也安能為火豈亦此其類也歟又世人恒言浮屠中有舍利光舍利者佛之法身所煉有骨舍利髮舍利肉舍利血舍利夫佛既涅槃矣寂滅矣安得有光豈亦此其類也歟因識之以質諸博物者

幸不幸

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側有僧寺十數區東西並列中一寺側有梅將軍廟焉每朔望日城中外居民焚香者以萬計尚書王公以旂為之碑記將軍者梅殷也東晉人但言其曾上書傳為有功於吾道耳初無他績可紀亦無惠德在民及有靈驗顯報之跡不知緣何居民崇祀如此之衆且久也將謂其祈福禳災當世之最尊信者佛耳諸寺中曾不象一香一燭之敬何也豈神亦有幸不幸也歟雖然梅猶有功於吾道也象至不仁舜封之有庳唐時土人猶祀之柳子厚作道州毀鼻亭神記則既已毀之矣及觀王陽明先生象祠記則貴陽至今猶祀之序於唐而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貴陽象亦何幸而得此也耶因慨自古忠臣義士多矣其名垂竹帛嘖嘖人口者有焉其名隨身沒泯滅無聞者有焉是皆有幸不幸於其間也每尚論焉之太息於斯云

勸學箴

番禺蕭梅東應魁嘗集古詩句以為勸學箴其箴曰爰有寒泉惟其深矣於彼行潦暵其乾矣皇父孔聖示我周行黽勉求之日就月將敦時繹思每懷靡及灼灼其華其實之食不稂不莠如琢如磨惄如調饑莫知其他每有良朋俾爾多益彼其之子是用不集我有旨蓄何用不臧如珪如璋邦家之光百爾君子

追其令兮日月其邁靜言思之誦此箴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樂陵令

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等作亂橫行河南山東間固始許逵為樂陵令預築城浚隍分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屏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伏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至衆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處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 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並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涉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劉仕義曰祿山之叛所過望風披伏曾無一人能扞禦之者而抗節致忠乃僅一平原太守而已明皇聞之嘆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流賊之亂 朝廷屢命大將征討率皆喪敗無功挫威辱國而逵以一樂陵令摧賊致勝大振國威如此嗚呼 國家懸爵祿以待豪傑居高享厚者何人為之禦侮戡亂者又何人哉此景明之所以深慨也

南海三倫

廣東南海倫文叙以會元 廷試及第狀元長子以諒解元登進士第次子以訓會元 廷試第二人少子以詵進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當

世盛哉前乎未之有也故天下稱爲三倫昔人有詩曰去時曾拶一束書歸來玉帶掛金魚文章未必能如此應是雙親積善餘諒哉噫吁天下之士抱璞弗售者十四五焉可以安於命矣

胡敬齋

姚干胡敬齋居仁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仁當先難而後獲又曰氣質之偏皆可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又曰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此語於學者極有力

曆法

曆家有一定之數其推筭亦有捷徑之法授時曆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大月天干五支九小月天四地八耦月大三十日無是月小分明只廿九節氣只憑九年曆二十四氣真陽的天干三數地支七㷫記心中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若依此法簡中推方省陰陽玄妙處謂今年曆當推九年前曆毎月初一定何干支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郎以戊申爲今月朔推小月亦然而今年月之大小亦因自定不勞增損也若節炁則看前九年是何節炁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也郎以乙巳爲今年節炁若定時如逢子時支節炁以八數之當見未也又推節炁歌云中氣與節炁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三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二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

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此皆有定法也然至於推閏則有不可爲準者其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準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未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在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月足則復起一數焉然隆慶五年辛未予謂明當置閏以其法推之十一月二十六日甲申冬至則明年當閏四月及曆出非閏四月乃閏二月也因以前閏驗之皆不合豈由歲差之積而然遂不可爲準也歟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歲差者天道日纒之所致也曆法隨時而修改殆以是歟因識之

物始

綠雲亭雜言載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予讀禮問喪篇親始死雞斯徒跣陳澔注曰雞斯讀爲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夫曰纚曰繒字皆從絲是知網巾蓋托始於此也道士特變其制而加飾耳大抵凡物之制必有以托始之者或由粗以入精或由質以加文所以因襲之者其來必遠豈一人之智慮能創爲之哉昔人謂席下載其方象地蓋上覆其圓象天車之行也形肖飛鳥舟水行也形肖遊魚由是觀之雖創爲於一人者亦必有以托始之矣

酒醫

曾見有人醉酒而死委於道旁偶一方士過之令左右急取好香以熏其鼻孔須臾而醒吁酒之能殺人如是哉因書於此以爲嗜酒者之醫

歎詠

古人一歎一詠毎惓惓有天下之慮杜子美茅屋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盧仝茶歌曰安 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此皆非徒採奇擷英但以爲工焉而巳者景泰間編脩楊公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兩兩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蒼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襠半墮羅在綃安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消晝聞知昨夜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爭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冊匣也隨金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王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卹窮民頗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誦此而公軫念蒼生之心亦可想見矣

官制考

尚書秦官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尚讀爲常者殆方言而轉爲此音歟岳珂乃謂後世之訛音恐非也 國朝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猶古六卿之任也位二品文階至此而極進一品則保傅爲加官矣況馬秦官也漢亦曰先

馬如淳曰前驅也後漢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梁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爲之始爲清選洗讀蘇典反者殆方言轉而爲此音歟圉宗儀乃謂後世之訛音恐非也　國朝詹事府設司經局置洗馬一人其屬有校書正字通事舍人亦青宮官僚崇階也國子祭酒晉官也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　國朝惟國子監稱祭酒盖以主祀先聖名稱爲切且以國師特擢專御國子諸生恭詣端坐儼若神明崇重亦至矣唐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佩銀魚袋三品以上佩金魚袋宋制因之內外文武皆帶魚袋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按唐李淳風識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爲唐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則佩魚之制非宋之所宜因也　國朝革而不用誠爲有見唐制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宋百官公服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綠九品青　國朝內外文武皆烏紗帽青圓領上至宰執下及伶官皆同但以前後補及帶爲別耳文官服色云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鴈飛五品白鷴惟一樣六七鷺鷥鸂鶒宜八九品官幷雜職鵪鶉練鵲與黃鸝風憲衙門專執法特加獬豸邁倫或武官服色云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裘一二繡獅子三四虎豹優五品熊羆俊六七定爲彪八九是海馬花樣有犀牛其帶八品以下幷雜職用角六七以銀五品象金四品起花金一二三稀金玉則出特賜耳

金陵風景

金陵風景最稱佳麗天闕北逼城郎鍾山周回數十里翠壁丹峯𡸣峩霄漢之表山麓郎太平堤遊人往來絡繹亢斥陽堤郎玄武湖亦淼廻數十里其中芳洲浮水而出者有六樹木蘢葱煙雲縹緲時方盛夏荷菱萋蔚荇藻浮紅綠錯落雲水之湄極目無際我朝鍾山爲　太祖瘞玉之處玄湖作板圖之府非公無敢側足焉近堤爲覆舟山古松森疎奇石峻嶒沿太平墉里餘爲鷄鳴山殿閣參差浮屠聳空蒼松瑰石丹青難就也陟巔望之盛槩盡在目中山明水秀掩映如畫然毎積陰零雨俯瞷湖光往往有化龍魚鷹擲波閘風致良亦佳哉昔人盖有紀其勝者爽因録之張曲江詩曰南國更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幕下邇仙騎澤傍駐綵游鳧鷖喧鳳管荷芰鬬龍舟七子倍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紓慢江山成易由騶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杂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三國康哉劣九州山雖暴府在館豈豫章留水淀還相閱夌歌亦故適雄圖不足罰惟想是風流藉子瞻詩曰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悵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或道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路釣橫秋水浮屠插暮烟歸來路人影雲細月娟娟泰州儲曮詩曰北山飛翠凝吾杯舟人舉棹相徘徊城隅捩舵路水入船底軋軋聞春雷霜風吹衣衣欲裂湖天決澤疑飛雪司空勸飲夕郎酬始覺微醺生頰熱中流咫尺水晝闇沙禽水鳥忘驚猜新洲昨夜梅花發暗香偏逐詩人來湖波爲帶城爲被冊府圖書真得地却笑前朝建此都只將山水供遊戲鍾山龍蟠幾百里下有龍宮藏劍屐山中老樹盡成龍夜夜飛來飲湖水湖波只與銀河通背城一泒垂晴虹柘梯高寒石梁迴十洲三島蓬萊宮長堤隱隱湖心路堤上行人日來去春風楊柳夏天渠換盡年光顏色故世間萬事如雲烟湖光山綠直依然不及湖中魚與鳥涵泳恩波今百年楊廉夫詩曰鍾山突兀水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擁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華祝聲中人仰止萬年帝業與天齊楊州左唐詩曰扁舟臨別岸景物亦奇哉野樹開生長沙鷗信往來水浮塵世隔天遠畫圖開我欲爲招隱何人愛草萊

李節婦

節婦石氏邱江處士石某之女成化巳丑年六月二十四日生弘治庚戌歸宣姑歐陽氏嚴重石事之毎可其意好治麻枲蠶繭性僻質貞素衣者五六載不易幃幗中華靡相尚石獨以朴素處之無耻色弘治乙卯年宣卒遺孤子二長綻四歲次族歲尚未週家事窘迫艱阻萬狀或勸其嫁泣曰遺孤柰何且死之日何面目見君子於地下乃紡績以撫遺孤嘉靖乙未臺史鯉湖王公按郡旌以禮幣是年七月十五日卒祔葬宣墓之右歸宣氏二十二歲宣卒之年二十七歲孀居凡四十年卒之日六十七歲柘泉子曰余他日讀春秋見說春秋者謂春秋常事不書是矣至於紀叔姬之卒與其葬則亦疑若常事然先師仲尼若當時之公卿大夫是何其名寵貴盛也乃泯然或不少見於策書心竊怪之既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壞至於龍蛇戰野玄黃易色賣國弒君弁髦名器而求節守義乃獨見於一亡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賢之以爲天下後世勸耶乃余居今之世得傳李節婦石氏概然長嘆爲一[illegible]然爲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蓋古今之同情如此顧恨非其人不能使節婦永有聞於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詎知世果無其人乎感事悼時屢書于邑劉仕義曰石李節婦傳滁州大司馬胡公松所傳也予觔弁納婦沈氏時嘉靖丙午方十有九歲逮庚戌遭變以幼子鏡殁毋之姑矢志不偶曠居者十五年諸先達以爲芳年苦節嘖嘖稱難今讀李節婦傳慨然有感焉其刻勵之行惟苦心者知之耳因紀之以詩詩曰麟經特著紀姬名見說滁陽颯慧娛抗志氷霜成化石甘心槁朽對孤檠總惟每憶青春恨羞室常持白髮貞四十年來如一日傳芳應有僕更生

化民成俗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時令民毋得豢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壚致衆叢飲有大禁焉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時居民大擾咸稱不便何惷愚之不易化如此哉或曰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爲人診脈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劉仕義曰其然乎雖然化民成俗政之經也隨俗習非弊之道也

星變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十月十三夜星隕如雨有聲十四十五夜皆然十五夜月食歷三時既夫星隕如雨異也歷三夜甚異也繼以月食既又異之異者也是歲十二月　皇上賓天吁天人感應之理微矣

人心至靈

人心至靈於夢而可見予每學院小試必優選然入試前夕必夢啖桃或夜成採蓮實故不待案出而已知必在優列矣不爽惟是乙卯之試撤棘前兩夕夢入明遠樓前內簾出九試卷每卷書姓名其上閱之無己名既窮嘆曰此番又休矣及放榜應天果中九人而見遺是又數目似判而夢能先知矣不寧惟是己酉初小試於學院前夕夢手粘蓮米四大顆入試既而優取第四名是又事幾未形而夢能前定矣非人心至靈何以知此澶淵王公崇慶曰心之靈氣常與天通信哉

妖孽

嘉靖甲寅秋南京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簷下不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時楊公宜爲總督甚怪之然竟以無恙厥後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中夜譁呼圍之遲明忿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捶死之大中橋坊上懸之三日揭旗鳴鼓一時稱亂劉誠意安撫之乃定此正所謂蜂屯蟻聚妖孽之不虛作者也然不及楊公而黃公當之者何也嘗思之蜂蟻之異乃厲氣所致楊公寬厚仁愛厲不能及之黃公嚴刻持法太苛嘗因國用虛耗諸凡冗食悉奏罷之以故萬口稱怨遂及於禍豈非以厲召厲也歟嗚呼君子固宜爲國家當事然事體有大拂人情者貴通融處之否則必致生變觀黃公可以鑒矣

方烈女

隆慶初烈女方氏名勝容歙縣方渭女也毋出稠墅汪氏生女三年稠墅汪守愚舉其子鳳時請婚女女家以毋黨相聚也許之七八歲毋或歸寧女卽不欲與偕家人異之有至性閒習女訓十歲時汪忠愍公

夫人之死忠愍公也閨中莫不慘沮女獨怏然曰是得所死者先是鳳時病女聞而私禱閨中皇皇然舉止異常計聞卽沸泣躑躅剪髮不食誓不二嫁父母慰之女曰身雖未行爲之婦者十五年矣寧忍忽然願展墓遂終制養其姑男父母不聽萬方開諭女置不聞欲速姑一見姑往慰之泣謂姑曰勝姑之婦也天不幸勝願養姑如子姑辭之再三女知無解已志者約曰後三日女臨塋一哭遂拜姑至日姑往逆之女辭不見見於塋耳斬衰拜父母別升車揚揚逾時至塋所聚觀者凡數千人闐車中有投足聲以爲舉哀也褰帷窺之則自經死矣老幼男女先者皆號泣不能止覩其襚衣皆夙已紉結汪氏爲祀葬之與時鳳而合塋焉年十七長二稔去其殤之日纔六日耳嗚呼烈哉常道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有司建祠以祀焉劉仕義曰女雖已字矣然未親迎廟見可以守亦可以無守也方氏乃能秉志不回以死相殉如此誠天植其性哉長厚風俗有補於世教多矣自烈女之一死不惟女失其眞婦懷二心者知所警而縉紳之士無青天白日之心者亦將汗顏中愧嗚呼男子剛腸者幾人孰有能如淑媛之死轟轟烈烈玉潔氷清頹波砥柱空谷足音誠可憫也夫誠可嘉也夫邑人都御史汪道昆有詩云夫君當戸子[illegible]委玄黄妾若向陽翹東西未相望云胡水未泮大海欃扶桑生當誓白日死當殉黃壤所親不識寮衆口紛如簧一舉從鴻鵠安能復翅翔抗顏別父母飲泣理衣裳慷慨臨君穴捐軀同歸藏人生若朝露逝矣無彭殤寧爲蘭與芷溘死有餘芳毋爲桃李華灼灼徒春陽

宜司

先室陳氏之亡也鼓而逝矣鼓寂復甦遍謂家人曰

來有異言之適與數十人同拘攝到一公府中恍若世間神祠然有冕者巍然上坐傍一判官執簿籍一一唱名驅人餘其年却回之指中一女子云陽壽尚及五稔今乃得復親人世乎舉家驚異詢已再世矣乃黎旦而長逝吁地獄罪福之說起自浮屠吾儒所不道也其載之小說得之傳聞者予嘗謂其幽遂怪誕未足深信乃今目擊之真信冥司之必有報應之不誣矣可畏也哉因謹識之彼世之怙惡者可以知警也夫

女中烈丈夫

我朝虞氏海寧人董滔妻也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滔卒痛絶欲死以殉家衆防之遂不得死父母憐其年少勸女再醮女不應吟菊竹二詩刻木為夫像而晨昏事之年五十餘而卒人皆稱之為節婦云咏菊詩曰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耻抱枯枝萎虛墜西風逐水流井上竹詩曰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氷霜數一天劉仕義曰於戲彼虞淑姬可謂女中烈丈夫矣慨夫歟君賣國貪生苟免朝為仇敵暮相君臣者視此寧不愧死哉

輪廻

金陵有姓王者星命士也性好倘儻即其服飾容止死有婦人女子態既死遺夢其家言托生某處某家為女子矣其家往訪之果然又有紀姓者其為人也苟賤不檢然性狡倫死之日其家得夢謂往某處某家愚化為狗其中白項者即某也宜速贖歸尚可復得為人翌日往詢其家果生數犬中有白項者遂贖以歸及至家卧堂前作伸舒狀死矣又有紫工管姓生一子甫總角或染疾病臨亟彷彿若夢中語云當再生某尚書家為子幸來視之既而訪其家果其所

生時日不誣也及長以恩補官累遷至兵備副使劉仕義曰佛家輪廻之說吾儒嘗深闢之以理勝矣及閱陳齊捫虱新話載房琯前身為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為遠法師蘇東坡前身為五戒和尚每嘆其誕妄不經不可信以今聞見所及誠亦有然者此曷故哉昔程子讀左氏傳至伯有為厲事謂其別是一般道理此豈亦別是一般道理也歟然則非于浸假而化之說殆亦未可盡非也因識之

旻暘

嘉靖間旻暘字國輝通州人家世石工為人目不知書而志行純篤事父母以孝聞冬月侍父同寢必夾父溺器於懷温之父欲溲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主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母屬疾久暘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子暘家城外兒夜大雪無所得乃奔呈越城即市肆肆主憚寒不時起暘泣於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其他事親之儀多暗與古合暘之子以小忿為其弟毆至斃暘惡傷母志但含涕不言人以為難暘行益著人無識不識交口譽之暘讓不敢當衣冠之士慕其行多從之游有縉使至郡召見臺下自傷逮養親孰其手對之流涕命有司製衣一襲親衣之食寔安福數暘瑜以理學擅名一時為郡倅日數躬造其廬與語竟日徘徊不忍去其卒也督學侍御莆田黃公弘毗下州為立祠表焉劉仕義曰暘特一藝工耳其天性純篤乃動縉紳之仰敬如此德之繫乎人心何如哉大司成林公樹聲曰嘗讀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掩卷三復因思後世有以專稱景公稱人者乎在匹夫或恥以不足為有以專稱人者乎在侯王亦安且受焉匹夫之於千乘侯王之視餓夫相去遠矣然匹夫羞比於千乘而王侯願附於餓夫讀者可以深長思矣予於暘亦深有感焉

詩讖

人世婚姻的有定數其中脩短離合亦的有定數與哉予嘉靖丙午娶沈氏以孟冬朔有四日成合巹之禮所謂丙午十月杏園花與卿結髮成歡嘉者是已逮庚戌而遽逝傷哉僅僅歷五春耳以幼子鏡後母之姤曠居有年歲癸亥忽萌續絃之思其春姪章親迎避叢往遊牛首山偶成二絕句其一云天闕最嶸峋烟籠草樹深溪流清以冽聊用濯吾纓其二云因暇到巖阿巖松翳薜蘿金册何處訪仰見浮雲過此但以適一時之興耳而何心哉明年甲子得婚陳氏僅八月而物故去矣然猶未知此詩之為讖也又明年為乙丑偶邂逅金少白冊氏議婚得高氏焉忽憶疇昔之句遂成讖語異哉信乎脩短離合的有定數彰彰著矣深有感於是遂詳識之

夢

人之有夢蓋緣於因想日間耳目所因心思所想夜遂形而為夢然其禍福之兆炳於幾先灼灼其不爽者此又鬼神陰有以啓告之人心固靈所以洩造化之機者信非鬼神莫能神其鑒矣鄭獅南宣化辛酉元旦夢學中門子至其家夫肆喧譁因撾死之既寤喜曰撾死門子門子來不至矣中之兆也既而果然乙丑之春懸兒夢其伻者來致書於予問之對曰相公在京詰旦以告予解之曰相公在京而致書來此必巳中也未數日捷報果至矣黃龍岡尚質戊午祈夢學宮土地祠因夢家中儲菜數十甕充滿前後莫解所謂既而入試所編席舍則萊字第幾號也及中領朱卷所編朱春又萊字第幾號也神哉神哉予命運蹇薄弗克取第以酬宿心亦既巳矣然乃屢為黜鬼所侮殊為可恨每當科之年元旦子夜輒多吉夢

若在所必中者則合掌加額躍然不勝其喜無何乃以迂細之事應之遂已此又爲魑魅所戲侮深可恨也

宗方城

興化宗方城臣以詩自豪喜譚神仙昇舉之術晳學閩中時忽謂其家人曰某日有胡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謂僧且至出門迓之登堂分賓主坐定相與話丹鉛之事議論酬荅亹亹不倦歷三晝夜而辭去左右祕未見也既而命家人具湯沐浴作遺詩三首遂擲筆而逝嗚呼方城果仙去耶抑或假此以成其名耶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若方城者殆以身殉名者歟縉雲樊獻科爲之作傳指爲謫仙之流竊見其微矣予故表而出之以箴夫世之好奇者雖然其詩亦自可傳足爲不朽嘗取而讀之其同何侍御遊大雲寺云驄騎中原下招提絕域邊黃金原布地青石正參天齊鼻停盃外蓬萊落鴈前沙平樓閣直路僻斗牛偏法有玄猿聽經知白馬傳慈雲千嶺合慧日萬家懸樹結空中果池開定後蓮晨鐘飄積雪夕梵度輕烟羣鳥頻窺偈雙龍欲護禪陰陽悲莫砌今古慨桑田岱色東無盡河流西可憐問君逃苦海何以賦甘泉冬夜同徐山人集天藻館云客到孤城暮亭開萬水邊晴虹標野渡殘雪動平川吾愛滄浪曲誰聽白石篇羣鷗驚落木孤鴈下新烟楚澤樵漁在吳雲涕泪偏一尊聊永夕雙鬢任催年春入寒衣後歌停夜漏前出門看嶺月任爾妬嬋娟喜雨友人借巢云千家迷曉日萬壑下秋陰地迥浮雲直亭高驟雨侵羣鷗寒自立一水坐能深波動魚龍起天流鴻鴈音榮枯芳草色憂喜故園心長嘯無賓主高譚失古今開尊憐阮籍作賦見陳琳豈作商霖望耶爲梁父吟湖上晨起云碧石高成削江流直浸園鷗鵰猶渚宿

鳥雀已枝喧北斗青天墜滄溟白日翻秋聲起綠樹曉色出雞豚玉露悽松逕丹霞落石門漁舟忽停棹髣髴是桃源午日同李于鱗游天寧寺云得爾姓名者今辰又小林山高楊柳細路險薜蘿深古塔已罽翠祇園魯布金談經羣鳥下聽法一龍吟舍利光難滅書提跡豈沉空虛能悟性清淨不依心雲竹窺禪相風窺度梵音僧來看果結酒至對蒲甚世事形骸苦浮生日月侵落絲如可渡同此謝朝簪秋夜張園遇談玄者有贈云萬里秋雲下雙峰夜月初空梁寒蟋蟀曲沼亂芙蕖仙路青芝隔玄亭古木疏浮生俱客計斯意久吾廬白雪爐中藥黃庭石上書蕭蕭何處起髣髴紫霞裾此其清楚蕭曠之才自可名家傳後也奚必仙去而後成其名哉吾復表而出之以規夫世之有志者

一條邊

善計天下者以安民爲本安養斯民者以革弊爲先海公瑞巡撫南畿慨小民困於徭役之不均也乃立爲畫一之法以一縣繁簡適中者爲準總計徭役幾何當用顧直幾何於是槩一縣之田除一切應優免外總計田畝幾何一畝當出顧直幾何不論官民惟按戶計畝按畝收直其編派差徭官自辦顧遂以其式頒諸郡縣一體行之名爲一條邊權豪莫肆貧困少蘇誠良法哉不特施之南畿推之天下可也此法行而天下平矣惜書吏爲奸奉行無狀一丈量之餘丁口有大小無籍有虛僞甚至有勢者除沃壤爲荒地無勢者開曠土爲良田隱弊百端難以枚舉雖訟牒紛與有司莫能清稽規正民但鼓腹含冤仰屋竊嘆而已嗚呼除一弊滋一弊改革之難誠難哉然則小民何時而復蘇息也可爲于邑也夫

孫一元詩

關中孫一元者方外士也以詩著名自號太白山人李空同爲之作傳稱其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頎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而風神瀟雅日與之游令人坐忘今讀其詩殊疎明冲逸有梯風躡空延攬八垠之意嘗同羣公遊西湖時已極醉信口成長篇有青天落盃底白日行舟邊之句自謂豪才逸性不減謫仙其絕句結構尤奇醉着云尾瓶倒盡醉難醒獨抱漁竿卧晚汀風露滿身呼不起一江流水夢中聽山人云山人住在瀑布西早晚看山情自怡屋下紫芝高一尺無數春風不受吹秋夜云林屋無人月正明推窗欹枕睡魔輕一秋詩句知多少聽盡瀟瀟葉上聲漁翁云漁翁生長不識字坐對滄江有好懷不用滿船載書畫一蓬獨挂酒葫來愛竹云眼中愛竹只數根他時留取雙文樽除却酒徒與漁父春風長日不開門野夫云兩山夾湖當城隅何人能過清風廬黃葉抱箱蟪蛄老野夫閉門窮着書桃源圖云溪上春風笑語溫溪頭春水漲新痕中途逐鹿人誰是桃葉桃花自一村皆有意致可誦也

王陽明

餘姚王陽明先生守仁爲世大儒文章德業炳炳如丹青排致良知之說啓誘後學所至人人感動引接人無問貴賤賢愚皆令有省音咳聆顧使人意消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者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信始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乎悵然者久之爲之建塔以瘞焉而後去劉仕義曰予不及見陽明先生其高足弟子猶及見之時接其言議若此事似涉於語怪也然

野記中每言聰慧之士多自般若中來如冷齋夜話載張方平是瑯琊寺僧翰化公孫談圃載馮京先世爲五臺僧癸辛雜誌外集載真西山乃草庵和尚再世捫蝨新話載蘇東坡前身是五戒和尚此皆不足深信然聞見所傳文歷歷若是豈事有不可以理致詰者如此夫因思程明道先生見學者靜坐便嘆其善學蓋以立得一箇靜根在此庶窮理力行有得力處耳後儒不察往往流入於談空論寂閒眉合眼竟不知窮理力行爲何事以故猖狂顛倒致遠則泥當知儒之與釋其工靜同而作用迥異學者須具眼辨之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朱子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此之謂也因併識之

鐵筆師

廬陵吳丘山公憲鐵筆先生也言動端懿剛直不阿同鄉瞿同道有爭辯者咸曰請吳先生談公道至則以義理剖晰之莫不首肯心服至有持狀求決者究有古王彥方之風焉桂文襄萼東鈞當朝愛其才性欲官之辭曰不如田舍夫之安且逸也文襄愈重之居常與物無競輕財慕義適市不辨權衡低昂輕重惟人物價亦惟人高下然平生未嘗窘用及見餽貽豈非天道自有乘除之數也歟噫若公者豈可以鐵筆師目之哉昔人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歟

國朝超越五事

國朝超越前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閒之職銜二也政不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鮮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寮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教尚風化五也此 國朝超越前古之五事也

角聲鐘聲

世之鼓樓曰譙樓譙樓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晝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譔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難今角音之鳥鳥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右見曹昭格古要論天下晨昏鐘聲數皆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隨方各殊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輳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輳成一百八然一百八者所以準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一百八亦借此義其楞伽經中普薩問也右見郎瑛七脩類藁南京城中絕高處建鐘鼓樓二區食三品俸其祿入孤老院濟貧予過其處詢之角人曰方琳奕初奏角三通聲如鳳鳴其但習其聲音則未詣也然於曹製有近似者鐘人曰鐘以十八緊慢間擊六遍城中外寺鐘皆然併識之

古今人品相類

古今人品有絕相類者漢曰張子房蜀漢曰諸葛孔明 國朝曰劉伯溫三人其德器同其才略同其出處同其超然遠覽爵祿富貴不係於心同其以布衣掉三寸舌運籌帷幄爲王者師亦同其佐英主於草莽之中而成帝業亦同蓋此三人者光明俊偉倜儻磊落三代而下所僅見者也

嘉遯園

無錫華鴻山察由翰林學士歸田築嘉遯園以居日與圖書花石相親娛其於勢利紛華漠如也興至時賦詩以見其志皆清勁爽朗泉然名家因錄其有題於園中者一二於此忘言齋云幾年埋跡在丘樊一

室重關可避喧窓外雲峰常滿目主人終日復何言松筠閣云高閣凌虛對遠峰綠筠無數間蒼松清陰自與炎歊隔日向冊牀欹幾重避俗處云新篁繞屋長千竿白日陰陰六月寒幽徑已無塵跡到祇應高卧聽琅玕清機閣云月上孤峰靜夜分憑高四望絕塵氛天空萬籟聲俱寂惟有疎鐘和白雲面壁亭云趺坐居然是達磨孤亭突兀對巖阿山深晝靜無人語惟有冊崖掛薜蘿水竹居云檻外跳鳧蔭石渠水聲和月到林居清脩自得幽人意不是持竿欲羨魚碧山仙隱云瀛洲空羨到仙居何似山中舊草廬高卧不聞金馬詔閉門時讀養生書獨觀閣云小閣聊成容膝安晴窻高對碧峰寒憑虛獨得超然意萬物皆從靜裏觀尚玉山房云瀟湘秋色滿山房白日清陰覆石牀一鳥不鳴蓬戶掩半窗惟聽奏琳琅

有感詩

予家素貧賤自幼篤學惟執著時手僅一離書冊雖溽暑焚膏展卷不輟恐夜分倦而欲寐則以意製爲獨木枕憑之稍偃便驚而奮矣猶慮雞前鳴之難寤也輒和衣就寢一覺便起燃火朗誦每中偶一二日帖席耳其苦心如此曾作清明日有感詩云清明佳境萬峰頭獨坐書齋漸一遊紅杏碧桃空映日青燈黃卷幾經秋眼前人事風前絮世上浮華水上漚否泰循環應有數且寬脚步任優游時嘉靖壬子歲也是秋學院趙方泉公鐘試高等得沾廩祿迨今又二十霜矣猶碌碌膠庠中正昔人所謂鍊汞燒鉛二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者是已可嘆哉復有感而和之因戲言之以自慰焉詩云曾擬蓬萊最上頭喜逢仙子話同遊餐霞服露三千日跨鶴乘鸞八百秋蓋世功勳成幻夢耀人榮貴等浮漚平生有好惟巖壑坎第遺蹤適四游時隆慶辛未也或曰大材晚成予乃

游心物外而仙之學乎昔有人作詩箴呂純陽者云
覔官千里赴神京鍊老相傳盍便傾未必無心唐事
黍金丹一粒誤先生恐為子誤矣予謝之曰直戲耳
非敢為荷蕢之果也

吉安文物之盛

江西一省可謂冠裳文物之盛而吉安一府為尤最
自洪武辛亥至嘉靖己未凡六十科吉安進士七百
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
八人解元三十九人登第者二十八人官至內閣九
人一品六人贈三人尚書二十二人贈四人左右都
御史六人得謚二十五人盛哉吉水劉克化嘗賦吉
郡十狀元詩云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
胡廣時中兼子彥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彰教同曾
彥前有陳循并鶴齡何事三元爭些子斯文顯望在
明春既而羅念庵洪先復與進士第一盛哉

登科錄

今登科錄敘其[illegible]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
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
為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為
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緦已服窮
而親盡矣況四世[illegible]　[illegible]為者乎猶曰某
矣或曰朱子閩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illegible]
婺源人因仕入閩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
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自吉安廬陵人以公務
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
以生予故予金陵[illegible]　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
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李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illegible]勝宗

筆記卷一

明　華亭陳繼儒著

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元章愛其松石沉秀。皆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於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紀譜。陸游及胡元質牡丹譜。洪薳糖譜。沈立海棠紀。皆收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爲法。

紫微夫人諾。仰和天眞。俯按山源。天眞是兩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也。兩眉之角是徹視之津梁。天眞是引靈之上房。

宋奉宸庫玻璃母一篚。初不知其美。諸璫分去。後燕之作百花香。氣清都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卽於闐古名也。今志不見志。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疇

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業者常此二物也。

涪翁紹聖四年八月後。自誓不復奕碁。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靑蓮鄉。故號靑蓮。司馬公父以大中五年守光州。而溫公生。遂名光。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郞試劍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爐。能應時自鳴。李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見一爐。鼎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文徵明始名璧。徵明其字也。後更以爲名。昔文文山死宋。而其弟文璧號文溪者。附元公之改名。遂或憎此。

王龜齡龍行記題名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淸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鑑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緣松上如積雪。崇闕數百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兩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淸明前四日。

東坡云。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軻之言如珠著氈。

袁白燕海叟墓。在吾鄉郡城外。龜蛇廟之東。

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稽修有琴鑑。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于靜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藁也。

沈香出眞臘者爲上。占城次之。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墨瘦一寢嫗耳。

至順辛未二月。王用亨攜酒要集。與華陰楊廷鎭、高安張貫夫、莆陽陳衆仲、觀杏花於上東門外。倚宗之祠宮。其花之主人董君宇定所植也。其多至千株矣。是日風氣淸美。飛英時至巾袖盃斝之上。衆皆有詩。廣集爲之記。和詩者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余於石刻見之。

鮑信卿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爲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遠。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講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

鮮于伯幾。以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鐘。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本

20 A

仙花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伏羲氏畫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京師多有畫本。宋秦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歷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松雪翁所圖六駱此種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四。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當凶。後讀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疑。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當患歟。

榜葛剌國有衣黑白花彩縈帨。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肯速魯奈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乃或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王元美公以直九母忌。終身不登高。萬曆甲申。有閏九月。邀余登弇山園縹緲樓。是日大醉。殊覺有凄婆之致。

罔頭陀縮鍼。能於酷暑中坐烈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其後。輒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入沸湯中浴。或索酒恣飲啖。不問貴賤必分及。顧獨好余甚。蓋先見於元美公及辰玉家。後又見之常州白家園。

陸平泉先生八十六時。手書邀余同眺白龍潭。閒行不支杖。上下樓冗如健少年。謂余云。每夜欲睡。必走千步始寢。日以爲常。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峰巒洞壑。叩之聲清越。雖天燥。若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殷無美有酒志十本。未刻。

宋杲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麈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

萬曆間。悲順侯香最良。

漢南寶井中一石。中官三百金得之。石中有玉蒼蠅二頭。羽翼皆活。置几上能辟蠅。雁山季公漢瀛副時事。又言爲工曹郎董夏鎮河工濬河。有魚腸劍。劍柔可繞腰如帶。園翁中丞得之。

漢中寧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豪軸有蛇。見人自斷。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出一獸皮。大不能二尺。如紫貂色。左右脅有肉翼。翼上有毛。疑卽飛虎耳。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張懋留吹鐵笛。數里外聞之。後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羽綠。損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廉夫草玄閣至今存。號仙槎閣。署亦付之祝融。可惜。

管夫人出御西小蒸。今王路向名管道。

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五百金買之。亦畫一小像在其後。

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圓而俊偉。神觀煥燗。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男雍重裝四字。友人劉無己家見之。

黃鶴山樵鐵網珊瑚官窑軸。其畫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故名。

吳孺子狀如老猿。有木癭爐及曲木几。光淨如蠟。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以諸物自隨。餅中花枝狼藉。則以散衾綢間臥之。能畫山水。有黃鶴筆法。余有其圖書。露居三十年。眞山澤之癯也。最愛一瓢。偶失之。大哭。一時名士皆有破瓢詩。

于闐國貢使。每來必携一寶鐺。往返如是。典客者視之。一鐵鐺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水而行。是鐺者投以水。頃之百沸矣。用是不乏。故寶之。

岳墳檜樹劈開。天順時杭州郡丞馬偉爲之。

吳之詩自唐皮陸唱和。爲一盛。再盛於元季。自王元俞、鄭元祐、張天雨、顧子敬、陳子平、宋子虛、錢翼之、陳敬初、顧仲瑛輩各出所長。以追匹古者。識而張仲簡、杜彥正、王止仲、楊孟載、高季迪、宋仲溫、徐幼文、輩

雖宿丁遊學于政者稍道衍常附和而已。故數詩之能。必指先朝於吳也。後時出來[illegible]

楊、徐相友善。名爲大家。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唯文才之似。而其終亦不相遠。居川盤庵令終如一。高太史存心無疵。而鶴則同乎青丘。北郭雖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青丘。張來儀寓嶺表。尋召還。以對內政不協。恐禍及己。遂投龍江以歿。又與照鄰無異。

秘書高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豎。树於道旁。中有人骨一具。趺坐若自生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眞人骨也。

祕閣有古咲林十卷。

索隱家語云。言偃吳人。仕魯爲武城宰。今吳郡有言偃冢。吳地記云。旁有盥洗石。周迴四丈。爲梁太守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

文太史家有墨竹筆銘。耐辱居士撰。王局散吏書。咸通三年。余登進士。司職史館。適有客自山西來者。餽余以墨竹一木。木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黑色。葉玄碧。節二。蕭疏森秀。鬱鬱崢崢。余甚愛之。越戊戌。余歸中條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二侍。歲月長邁。無日不與竹對。昭宗播遷。余以崇遯乘輿奔走弗暇。及竹遂毁。余戀戀不忍舍。因命從事斷筆成干。配以毛穎。辟凃醒昧。頗知人意。復與余游所席者二十餘年。今爲梁庚寅。余年八十有二矣。余亦耄悖。不時作書。筆忽滾。余惜由咸通中至播遷日幾四十年。而竹之除替判然。其生也。以時蒙雨露洗濯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

沒也．以渴渴不遂生意．及斷筆後．雖日涉翰墨．風流刪．而本性已枯．雖生亦死矣．其盡可傷哉．亦固然也．嗟嗟．運數豈獨竹然．余豈復忍棄之．乃瘞於休休亭之西祉上．並係之銘．銘曰．君子者姿．改節者豈其之厄塞者易行．藏者惟其時．人亦爾也．於物奚疑．

高貢亭作東湖樵夫傳．先伯父南邦翁嘗曰．革除間有樵夫隱於東湖之上．人曰．燕王為天子矣．樵夫曰．信乎．遂投水而死．吾聞諸故老．作名[illegible]傳．[illegible]懼久矣．慮其忘也．為之傳．嗚呼．樵夫其采薇之徒與．死於樵可以愧夫不死於官者矣．革除之變．吾台死義者凡四人．樵夫無名焉．而其事傳．其不傳者又未可知也．傳不傳．樵夫無與焉．故曰．采薇之徒也．

嚴幼芳．天台營妓．賦紅白桃花．調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此女不特天韶韶秀．即其不肯誣唐仲友一事．至今俠骨猶香．宜其徽阜陵之聽也．

文太史得古端硯．銳首豐下．形如覆盆．面鏤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剜其背令虛．鐫東坡製銘一篇．橫出作蝌蚪狀．文鐵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為五星硯．

康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劉少師鍵於洛陽里第．留入臥內．徹揭帷帳示之．璧帷烱然．黃顏黑髮．自帷中語云．往歲陳欄編修借來兪琰參同是汝批破的．卻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既而相對．則又更一老翁也．大聲曰．吾瞑目已皆．閉閡見人．休胡說．德涵以為仙云．

張可觀．與吳仲圭遊．故其筆力古勁．無俗弱之氣．嘗徙居華亭．再徙嘉興．還寓長洲之周莊卒．

慧遠禪師．退隱硤石山．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名擲筆堂．

張長公仲頤．號雨慢．生而美丰儀．修髯白皙．絕意進取．托酒德以隱．家善造名酒．歲得百石．盡置牀頭．日引客高飲．所居掃地焚香．岡史左右．窗扉閒啟．几榻明淨．不着一塵．雖蕪穢半畝．頹敗數楹．一經闢薙．往往精雅．都如新構．人以擬偉左司王右丞之間．莫雲卿為銘．而余為之贊曰．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盧．文不必發二酉之祕．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籓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為誰．疑所謂今之資孟．嘗古之富伯夷．

隋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為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鍾離翁詩．宋溧陽斗子坐盜米佑籍．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如一劍狀．

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家．次過范郎廟．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乃蒙恬將軍也．

七十二賢．中秦非大中祥符時．嘗封華亭侯．

黃彝字說．酒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宋高宗手書禮王勅．向在三塔寺．寺僧嘗[illegible]

高宗昔發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

杜康泉．在舜祠東廡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揚子江水成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二十三銖．

曹州東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故名曰雷夏．史記舜漁於雷澤．即此今澗．

洪崖路白鶴曰．雪積．今樹上至今有雪精遺跡．其詩云．下瞰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為人．

玉峯先生云．陽氣為雷．陰氣為露．雷有聲．露無聲．雷性善．露性惡．雷好生．露主殺．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子陵年八十終．

漢與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左子邑尤得其妙．

顏杲卿墓在曲阜縣舊魯城內．顏之推墓內．顏眞卿墓在杲卿墓左．

趙承旨手蹟一啓．頗得老農風味．其略云．孟頫前得書．發至農具．又田園丈尺．及稻杷舊椽竹．皆已收今欲新竹椽五六十條為用．可折西邊江南竹．并斑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餘留椽竹．疾發來．

陳履常為博士．言者謂在官常越境出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蘇軾計．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出本傳．

山谷移戎德平鎮．過瀘洲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

李于鱗白雪樓．元美公言其上於鱗讀書．其下甚穢．可唉．乃平生極愛蔡姬．蔡姬必侍太夫人七箸．一日姬手製小食進之．太夫人不下食．于鱗目攝蔡姬．叱令啜盡．姬即時跪而謝無狀．于鱗稍解．

王曉為尾四合．各植花石．隨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名四照亭．慶元中趙公藉會客．問名亭所自．鋼陵主簿姚行簡對曰．山海經云．招搖之上．其花四照．華嚴經云．無量寶樹．普莊華嚴．燄成輪光四照．又云．光焰四照．常圓滿．今亭四面見花．故以此名．趙稱賞．贈遺甚厚．

吳惟信寓白鶴村．龐先生霽．諸父也．一日相遇．叩所作．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龐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

山谷云．陰陽家謂克己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悉如意也．

雲桑茶．瑯琊山出．茶頗桑葉而小．山僧焙而藏之．其味甚清．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峯老衲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瞥開猶看玉琅玕．

華尚古名[illegible]．字汝德．無錫人．有[illegible]．[illegible]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illegible]．題跋

益勁.品推別眞贋美惡.故所藏皆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賞古尙古.時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尙古其次焉.見衡山作墓志.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如貫酸齋、馬昂父.

管幹云.眼有方睛.多壽之相.陶隱居末年.其眼有時而方.

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

韓昌黎外集五卷.文綴而衍.不類昌黎筆.趙凝卿言.孟子又有外書四篇.後世依倣而託之者.

文博士壽□云.在長安時.過顧舍人汝由研山齋.見其窗明几淨.折松枝梅花作供.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彝鼎奇古.目所未見.炙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茅山乾元觀姜麻子.閻蓬頭弟子也.黑夜初衲.從揚州乞爛桃核數石.空山月明中種之.不避豺虎.自茶庵至觀中有桃花五里餘.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峯三泖間殆僨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峯、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舞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之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鎭海鹽□伎高識.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柝之名之.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木仙舫故事.游澱湖光爲翠望之.呼錢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

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數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猖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佯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筆記卷二

唐人酒令.有釣鰲圖一卷.刻水爲鰲魚.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衍者爲多.衍所著書.有尙書要略、聽玄遣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閑中編、竹素山房詩.

花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爲王翼寫湘山樹.及橋州圖.其石門諸跋.上尙多也.

杜少陵自成都來夔門.欲下三峽.達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瀼西.後徙居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於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

黃長睿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將殆之夕.沐浴易衣.西向念佛而逝.

虞集嘗自稱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

王劭之澠水燕談云.景祐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按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聞父老言.今南京街中亦半是六朝舊碑也.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澒洞中.便若此

墳與世相隔。今將喬棄人間事。追隨洞庭耳。

青元眞人註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臣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大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國、湯子重、王履約、履吉、文徵仲。室應觀深。嘉禾秀野。性喜蓄書。每并金懸購。故所積甚富。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遇有所得。隨手劄記。積數巨帙。文先生極重之。寫碧梧高士圖。

沈雲鴻字維時。石田之子也。性特好古。器物書畫。遇名品。摩撫諦玩。喜見顏色。往往傾囊購之。儻會所入。足以資是嗜。緗裝湘帙。爛然充室。而襲藏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人。至尋核歲月。甄品精覈。歷歷有據依。江南賞鑒家咸推之。又喜積書。譬勵勤劇。曰。後人視非貨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公先石田而卒。

湘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行腳對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范曄失於檢考耳。

米顛捕蝗帖云。會君素謗書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帝天恩臨蕩。盡賴恩庇。及此愧傷。又雲林帖云。友生倪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瘞鶴銘跋尾。辭意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遒媚。尤得唐人風格。破璞敬璞。命寫歸作。謹再上求教。從比來想推敲履康裕。正月中爲酸客擾亂。不肯亦醉。甚然如士沐得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與謗於雲門翁。謂讒誠其詩文字畫。況雲門學皆造極。其艱度中又留遇僕不薄。僕果爵人耶。歟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啟。此蹟在樸里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揮罵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揮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顛迂得罪。

山陽縣城都北二十里。父老猶謂嵇康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史。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罽賓國。見漢書。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拱門宴始開。游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萬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飲飲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滕用亨待詔。善鑒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詵名。

石田好竹者也。闢水南隙地。因宇其中。將以千萬環植之。然未易卒致。作化竹疏。皆四六文。

錢所女士有曹宮齋氏。以才譜稱於人。嘗持所著詩文。介其師丘公。自陳幼獲見於殷齋賢公、恕齋誠公。而猶未及謁塘夫先生。復偕乳母氏訪之洞庭太湖間。爲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闢雎雉劬

琴操。以和白雪之章。廉夫大賞。敘其曹氏絃歌集。

蘭贄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爲唉矣乎。青蓮集亦有笑矣乎一篇。斷然僞作。

列仙傳云。盜道無師。有翅不飛。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荊公集云。人雖異國。文則傳世。

春光人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花東。侯誠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中峰禪師。聞鄭所南思肖名。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急。田亦捨諸剎。唯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爲家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剎。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有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字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廋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後一百二十岡詩一卷。思肖以樓氏宋侍從綸之族妹。爲比丘尼。名普函。受業於歙馬

南營林尼寺。

杜綰號雲林。黃老睿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雲幻霞。

沈清友女子也。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

端州下岩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紫色。巖兩口通爲一穴。大穴取研所自入。小穴泉水所自出。巖北壁水浸。莫測淺深。工不能採。往往於石屑中得之。然是泉生石中。非石在泉中也。泉珠散落如雨不絕。

晏子城。安吉西北二十里。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晏子金。

蘇東坡有研銘手跋。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二年臘月七日。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衆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主北禪。適當九日。上堂云。衆中一片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發節賞歎。有圓覺手鑑。行庵錄。

平泉陸宮保自題其像。留於諸寺作供。豈有文章登集賢。也無勛業到凌煙。只應畫作老居士。留與香山結淨緣。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

老人年七十不住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廻.當再爲爾家子.睢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敘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卽非熊也.

唐孫處立.嘗假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是古人第一樂.

蜀僧湛然.註楞嚴及易.皆有名理.與余同坐頤光祿熙園橋上.指柳枝云.此物何以易生.蓋柳星在二十八宿中.寄根於天.故栽之輒活.

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魯直.

裴休相公.法門中龍象也.歿後作於闐王.於闐一小國耳.當谿照際.不即有所與側佛法也.此公未見黃檗毛蜂.末談般若.不妨作相作節度.既見而既識之.使天下歸以龍象.而余何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於闐之報.業報也.非福報也.云 王弇州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寄相器.愛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

李獻吉云.道理一橫一立.蔬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與草篆隸不疑.擬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賣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無.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宋周密秋壑圖一卷.元皇姊太長公主所藏.前有皇姊圖書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太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鄧文原袁伯長俱爲直學士.李洞以翰林待制居京師.爲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雜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也.

停雲館朱巨川告.刻鄧齋二跋.余藏又有陸太宰完題.不及刻.跋云.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告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禮吏部尚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客.故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猶今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濩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棲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軸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三

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illegible]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illegible]羅跋耶.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潞國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文雖小而與東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字不知出何人.唐制唯侍中中書令爲真宰相.其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真.中與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敕後細字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惡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人.[illegible]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遊者.劉遊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益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閒.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蹟尚裝爲祕玩.況真蹟耶.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時在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此跋精核辨博.今之收藏家卽具雙眼.如公之反覆檢括者少矣.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真跡.往往覆以真者爲僞.此豈眼中有筋者乎.

顧野王讀書臺.一在亭林.一在檇李之逍遙橋後.一在海寧縣之峽石山和[illegible]書臺在招隱.段文昌讀書臺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董子讀書臺在廣川.

張三影集.在卞山多寶寺.其西閣故址.在南門外.年存吏端平所居.子野詩名安六集.

余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役.入不能闢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棲被.於郡城內外名勝處避客息躬.倪尚書經鉏堂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也.馬嘶雪上人觀音閣　龍樹庵橋柳堤　超果紫藤　嘉湖林　孫漢陽東皋草堂　竹素園　濯錦園　熙園　文園　楚園　寶勝庵　齊蓮庵　郭外禪居　庵山　畢山　小崑山　天馬山　佘山　小赤壁　白龍潭　唐氏拙圃　陸君策畹墅　泖塔　范象先梅花樓　神山雲香書屋　金澤寺　泖潭釣灘　機山下平原村　萊峰書屋　瑤潭　白石山房

太宗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廻.又有腦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

范承和賀畜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

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檻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闢半而開右以入虎.躡機下焉.牋之抽其析出其爪牙.揳而鎖之.經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盂.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四都.無維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

因而貢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置庭中以娛賓。道士診其口爪。鸛剔梳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臨川湯義仍有嘲虎賦。

上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即土山是也。謝安倣造東山。在會稽。後於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將廟東北。劉勔棲息之地。今去縣十五里。陳軒金陵集載李白李建勳東山詩。皆指土山而作也。

王子幻云。永州養馴獺以待鵜鶘。沒水捕魚。常得幾十斤。以供一家。甚有攜鬻者。子幻親見之。

舜井有二。一在垣曲縣北五十里。傍建廟。一在蒲州東南二里。東西二井相距有舜祠。真宗名爲廣孝泉。王欽若撰碑。

郭太史守敬。七十致仕。獨不許。元翰林太史天官不致仕者自公始。

李北海與張說交惡。以枉下獄論死。公妻上書請戍邊自贖。許昌男子孔璋亦上書願代邕死。曰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得末減。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人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聞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塡隘門巷中。

天目中峯禪師。趙文敏公與之爲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峯同訪海粟。海粟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峯一覽。走筆而成。如馮之數。海粟神氣頓懾。

陳瑕湖邊水漫流。各爲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

關中孫太白山人一元許九杞齋。南屏時。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千萬。老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百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杭之西湖南屏山。歉歲則沃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婦羨。董之者主人之弟墻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田券。

宋松皮研。朱太史象玄齋中物也。研有墨偶失。浣滌出之。暈彩如新。聲清質細。目中罕睹。其偶毒爲余所藏。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睛。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張卽之書東禪寺林酒仙詩。有刻石。蓋寒山子之流。朱紫陽極貴之。上海靖安智嚴師齋食活蝦斗許。事頗相類。名蝦子禪。當時貢師泰、鄭元祐、楊元誠、孫大雅、仁一初、王原吉、皆有詩。楊維禎作序。名靖安八詠集。

景定三年。司所者曰。星有天尾。旅於奎。填與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李作月朔同軌。其占爲[illegible]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

浮石洞有異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如犬吠。其名曰彘。今人所謂彘蓋豕也。

王履吉手寫經書。皆一再過。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體若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尙人。性惡喧囂。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

葛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雖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集中無此詩。

昔人以陸羽飲茶。比於后稷樹穀。及觀韓翃茶云。吳主禮賓。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功。非關桑苧老翁也。若云在古茶動末普。則比時賜茶已一千五百串矣。

元美公推許于鱗。沒世不衰。顧世人一瓣香往往爲弇州拈出。余有祭元美公文云。公與于鱗。焚舟而[illegible]。初爲敵國。晚稚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藥石必祭。見者頗以爲定論。

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

書蕉

陳繼儒撰

書蕉卷上

華亭 陳繼儒撰

勿勿非匆匆

顏氏家訓云。勿勿非忽忽。亦非匆匆。說文云。勿。州里所建之旗。以趣民事者。凡言遽遽狀。皆稱勿勿。祭義云。勿勿諸其欲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杜樊川有詩云。浮生長勿勿。王廙帖云。臣故患何滿。氣上頓乏勿勿。皆此意。

胎卵二族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

相馬

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闌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

花刑

俗以開花風爲花鞫局。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

楊用修

俗有規楊用修者。楊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攤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驥欲裂風鬣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頴慧

人有頴慧。似由於學問。似不由於學問者。如介葛盧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李南解馬語。管輅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爲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雞。而知其栖之恒半露。

青嵐帚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注。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遇帚。碧空掃煙。蔡邕竹贊。綠潤碧鮮。甘文紫錢。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屈原耕田。人多不知。

臙脂虎

陸愼言妻沉慘狡妬。吏民語曰臙脂虎。

簏簌

唐李郢詩。薄雪燕蓊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簏簌下垂之貌。又作麗㲉。

禹穴

石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近世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乃知會稽禹穴之誤。

賈島詩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注引用之。

山㺐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㺐。其音自叫。人常以竹著火中爆熚。音朴畢 而山㺐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言候農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也。見死穫死。謂隮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浮丘

羅浮記云。浮丘即羅山之門戶。先在水中若浮丘然。四面當痕宛然。宋初有陳崇艷者。年百二十歲。

自言兒時見山椒有船數十。今去海已四里矣。

鹽

海鹽凡六路。池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井則川陝四路。胡中出於木石。色有白紅紫黑皆有。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鹼。王瀚傳。甜者曰飴。

蝦蟆

蝦蟆。百粤以爲上味。挤者皮最佳。云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五漏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幷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御史灘

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唐牛僧孺爲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西臺。當有鸂鶒一雙。未幾雙鸂鶒飛下。僧孺果拜西臺。客有舉此事者。余曰。灘是驗其官耳。若奇章入西臺。當以鵰鶚迎之。坐客皆笑。

護門草

王駕寄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脩篁。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註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文選註

雥

篆文二鳥曰雔。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音戢戢也。

白鳥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白鳥蚊也。

庾杲之

杲之清貧自勵。王儉領吏部。用爲長史。蕭緬遺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云。其用事辭逸可愛。

玄的

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即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

蕭子雲

晉陵蕭子雲正隸。初學大令。晚𦤆鍾太常。子雲出爲東陽。百濟國使人望舟落膝。正書停舟書三日而去。

金枷

唐吐蕃作金枷。欲必得渾瑊。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即今之銀條紗是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錦。峽兩測輕容是也。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夜有急投刺於宮門。

木偶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李陽冰

陽冰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或以爲陽冰即李湖之字。

李白

杜子美詩汝與東山李白好蓋白嘗客遊以世註白詩誤安石風流自命東山李白故杜云然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白入東山人物考而引杜詩爲証言酒長矣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即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於採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蘇綽服制

後周皇帝后服制。受繭則服鷩衣。聽女教則服鶉(音章)衣。歸寧則服鳩(音秩)衣。蓋蘇綽所制。而鶉鳩亦惟此見之。

精鑿粹

舂米一石。得四斗曰精。得三斗曰鑿。得四斗曰粹。

流蘇

五彩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晉書謂流蘇爲馬幭。皆後世幃幄間所懸耳。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爲幃幄之飾。自晉以後始也。

餐玉法

李預羨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經年云有效。及死。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

歐納珠因嘘其口。都無穢氣。

趙紐

趙絕書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袁也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安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世即其人乎。又曰高君之趙紐書。絕與紐相近。疑即趙絕字。

萬歲夜

姚寬注戰國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夜如左傳注寤夢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

摘瓜手

唐太宗瀛洲十八人。許敬宗乃得與。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

滅明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滅明猛毅甚於子路。則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謂其貌武行儒耳。又按涉河投璧斬蛟。則勇又不下季路也。

讀書

董仲舒讀書三年。不窺園。法眞趙壁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守祖戒。因以殺身。亦何足貴焉。

苦樂龍

羅龍優樂過逾於人。薄福諸龍曰苦熱沙搏身。爲諸小蟲之所唼食。又如人間畜生驅策鞭打。擔輕負重。馳騁走使。不得自在。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大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爲師。元和中。雞林賈人購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書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山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箬人張網罟。不能摧龍虎。所以青峯人。高歌在巖戶。

枳椇子

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若以其木爲屋柱。屋中酒俱薄。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云。韓朋冢木也。

鶬經

鶬經云。風翔則風。風處鶴也。雨舞則雨。雨商羊也。霜飛則霜。霜鸛鷀也。露鳴則露。露鶴也。四名甚奇。又以䑥識風。以鼉識雨。䑥江豬也。鵲知風。蛩知雨。

鳥有知

陳所敏云。鸛鶴能勅木。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鵲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故巢不傾。鸛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奚女福。

刀筆鉛槧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

荒朝

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爲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字蓋史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指此類耳。近世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云。即詩所謂平林也。

宰我子賤

史記。宰我爲齊相。作亂夷其宗。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又云。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則二君亦不良死。

百獸罇

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令尚方採一百獸毛爲罇。視之各見本獸形。

張去疾

荀子。韓之張去疾。舊臣也。按去疾乃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爲韓。克蓋前愆者也。

不夜城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此城。是時城方成耳。

揭家鎮

南溪地狹力弱。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饋阿堵。號潤家餽。

吳鈞

吳人殺二子置成二鈞。二子名吳鴻扈稽。

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爲四皓。

楊秉

楊秉。震中子。官太尉。有直聲。性不飲酒。早喪夫人。不復娶。所在以廉稱。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震秉四知。秉去三惑。亦楊氏佳對。

鱷魚

鱷魚四足。黃身修尾。其形如鼉。舉止趫疾。口喜鋸齒。往往爲人害。鹿行崖山。鱷鳴吼。鹿必怖懼落崖。爲鱷所得。

水梭花

僧家謂魚爲水梭花。

朱絲欄

李白嘗召入賦宮體詩。下筆醉甚。上令宮人張朱絲以欄。

記里鼓

記里鼓。宋書不著作。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槌。

龍頷鬚所織

李夷遇神女。遺以疋素。云蛟須所織。後胡人以三百萬易之。曰。此龍頷鬚所織。三十小刼方斷一綜。

驪馬

車二馬爲駢。三馬爲驂。四馬爲驪。

嚴鼓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爲一疊。昏鼓四通爲大嚴。半夜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晌。

運斤

木匠總號運斤之藝。又曰手貨手民。

韋綬

韋綬官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上不許。時適天寒。以從妃蜀纈袍覆之而去。其寵渥如此。

外色

太康以後。人顯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瀆。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敗國。季龍爲之殺妻偕[illegible]阮姪。

百里洲

梁史。陸法和有異術。謂百里洲。舊傳枝江縣有九十九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未幾嗣位。

海棠香國

海棠故無香。獨昌地產者香。故號海棠香國。有香霖亭。

勿報小紙書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勅記室勿報。

執金吾

執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以名官。辟除非類。

洞庭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倚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棹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僂牟

僂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三泉

結恨三泉。三泉者。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

果下馬

濊國出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

耍害

耍害。於我爲耍。於敵爲害。

祈嗣

蜀江津有天木池。邑人春月遊此。競於池中撲石祈嗣。得石者生男。得瓦者生女。頗驗。故知毛詩弄瓦事非誣也。

晁文元

晁文元公晚年。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

酒海

苻堅拔襄陽。獲道安。安貌俛而黍黑。喜談論。故稱漆道人。驚四鄰。左臂有肉方寸。隆起如印。世號酒海。

梁弧箕服

梁弧。山桑之有文者。以爲弓也。箕服。草似荻而細。織之以盛箭也。

書蕉卷下

梁灝與話

思話少好騎屋棟。打腰鼓。晚好讀書學書於羊欣。名不在欣下。少子惠基善隸。

不動尊

宣武劉鋹民也。鋹鏤爲算子。其子薄遊娼家。妓求致錢。劉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裏。許多青銅。敎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抛散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算子作長生鐵。況鋹乎。彼日夜燒香禱祝。要鋹生兒。絹生孫。金銀千萬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與霹靂鬭

薛孤延少驍果。嘗從神武獵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鬭。之北史。

笻竹杖

笻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敍間貿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

斑竹杖

陸務觀云。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余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談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蕭結

蕭結嘗令郇陽。方春時。有州符下。取急渡船。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守慚而止。其風力如此。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翻刻者刪去之。而不知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輅輂。貫革當心。著之所以禦兵。（小匡篇）繹 說。古衮冕字。（君臣篇）城中積糧曰無委。[illegible] 鮑古鳩字。獵而火曰燒。（同上 [illegible]）銛。[illegible] 長銳也。（同上）夆丘。卽葵丘。

珠子樹

熊太古在廣時。立珠子提擧司。專掌蜑人入海取珠。得珠子樹數擔。置憲司公廳。衆人聚觀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於石。蜑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甚多。蜑人不慳。可爲異也。

謙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吉。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謙不知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曰。飢鳥在廐。滇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故張穀之走騃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文字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頒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世變不同。而文字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義帝

樂浮圖。有義觜笛。謂笛上別安觜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東坡義脅義懸。蓋本於此。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敎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號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懸之行路。

跳出

魏晉箴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

四季荷花

淸水池。在儋州城東。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亥子之交

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此處不得放過。

泥孩兒

宋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莫之能及。陸務觀家藏一對臥者。有一小字云。鄜時田玘製。虞學士伯生亦有記。言其精絕今古。

龐安常

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厨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昆蹶

昆蹶好馬名。注。踣斫善升甗。研平也。甗山如甑者也。

弓隆執明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琵琶峯

琵琶峰與蜀江相對。形似琵琶。北鄉婦女多曉音律。

壽逸羣

嵩山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

黃腰獸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擲而死。巢至秋果敗。

大刼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刼。謂成住壞空。成而卽住。住而漸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爲始終之極數。所爲一大刼也。

山水

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閒。專事賦詩。則反礙眞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卽急歸。臥一榻。於被囊首。家人知之。卽貓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卽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爲詩所苦。大抵江山旣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過。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温公

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顚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秦吉了

蜀敘州有鳥名秦吉了。能言。一日夷人買去。秦吉了曰。我漢禽不入夷地。遂觸死。

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然則微子有四手乎。不然何以旣面縛。而又有牽羊把茅之手乎。史云。微子抱祭器歸周。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言之。抱祭器歸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論云去之者。去紂都也。斯仁耳。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曰重頂幄障風。二金錯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安置。六畫圖寫。七醞曲翻。八美醑賞。九新詩詠。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虬爲鄜州從事作比紅詩百首）

盤古氏

九城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冢。亘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郎之名。荆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湘鄉有盤古村。贛之會昌有盤古山。或以湘贛爲盤古氏顯化之所。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塋地爲幽。卽知休咎。因號黃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水根傷葬者左目。發冢果然。出之卽愈。

養花天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耗磨日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未宜。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中下三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而今猶襲之也。

張李詩辨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瓜李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媚而瓜薦。大昴中而李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李。莒正用此二事。

調水符

盩屋有玉女洞飛（泉甚甘）冽。蘇子瞻過此。汲兩瓶去。恐後復取。爲從者所紿。乃破竹作券。使寺僧藏之以爲往來之信。戲名曰調水符。

君主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之女曰君主。猶公主也。妻河。沈河水。即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學。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失之遠矣。

遷題格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遷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李吉甫

德宗以來。姑息藩鎭。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鎭。殿最分明。

成均

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亦音韻。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鶡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均古韻字。

須女

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也。賤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

厭

厭（井金切）爾雅。厭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厭其樂器。蓋謂陳而不作之義也。獨孤及墓銘。厭友楚挽。徘徊墓田。

明駝

木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或改明作鳴。謬也。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有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賜祿山荔枝。

華巖洞

靈川縣西南二十里。高敞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巖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博物

管子知俞兒。（斗耳蜀神）東方朔知畢方。（[illegible]）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梏一足屍）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illegible]）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與洛中宮鐘相應）又知然石。（以水灌之便熱）陸澄識服匿。（單于賜蘇武酒器）

汝南

汝南無鶴鴝。江南無狐。粵無馬虎。廬山人見龜以爲山精。潤州人見獺以爲乇豬。

棗昏

宋人書啟自敘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蔚宗和香方云。棗膏昏鈍。甲煎淺俗。

鄉里

俗語有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橘黃

唐李伯珍與賢帖云。白金一梃。奉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夢命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爲陶淵明語。不知何據。

買石碑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擊之）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二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厲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木田九品入流官乎。

空桑

人知伊尹生於空桑。按春秋孔演圖。孔子亦生於空桑。

寵禮

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所載有二。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一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蹀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過恩禮倍此。然前之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眷之祗辱耳。

容頭過身

漢書。廣趙疏。公卿畏憚。容頭過身。按猶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謂蓋以貓犬喻之也。

鹿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群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嘗食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

結鬚

江西鉛山縣三清山。俗傳晉李尚書與葛洪修煉時。尚書結鬚渡此岩。因名。

六鶴堂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極廟

秦始皇更命信宮爲極廟。注。爲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

馳道

始皇紀。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天子馳道也。

漢壽

漢壽本蜀郡縣名。壽長初爲漢壽亭侯。卽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以爲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

芙蓉香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花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鑿以箱案懸於屋壁。

花妖

宣和七年。牡丹皆變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水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甑中貯松花。及起甑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蓋貫楹中木板。上生雜草。斫剗復生。

盆水如畫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紋如畫。作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皐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爲位。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駿狼 至冬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言蓍生於微。盛生於衰也。駿狼長暉。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駿狼山。余不可曉。

潮

寰宇記。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蓋海中占潮候也。譽者乃以爲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左擔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迥。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解者俱不得其詳。太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壇務 音檀蜿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卽此山也。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壇務山王喬所仙。收爲莊嚴寺碑。壇務之精。卽用此事。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於鞌。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於水。其說甚異而有徵。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

邦

呼奴爲邦者。蓋僮僕未冠曰豎。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句。

山名

崑崙一名崑峯。君山一名姆宮。武當一名嵾嶺。普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

律召調陽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眞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爲眞水也。俗稱律呂爲誤。蓋以草書召字似呂字。其義以閏餘對律召耳。

殿試

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慶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漢書多不解胡苑之義。按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婦女無顏色。失我祈連山。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四和香

山林窮居。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功德水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至德敷衍可笑。

知風草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鹵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本髮名。義取環曲。劉本梳剔。取義疏通。鹵卽插字。

塗林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

漢隸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其字無復鋒鋩，宋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王寔

王寔爲員外郎，父晉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寔後果不能終。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余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世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花也。

龍鍾竹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枝官

書曰尸位，詩曰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云游手，蟓蝗蠹賊，不在下矣。

草木

蕺馬鞭，長慶二年歲成，君節度使曹華進獻，且曰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尚在。

聒帳

太宗嘗謂侍臣曰，後唐莊宗謂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息音遂且不悉。

勾漏洞

容州有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涉，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猿玃，森然欲轉，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

八芳草

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三葉

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三葉薺葶也，葶藶也，菥蓂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獲之候。

桐知正閏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月昔

月昔麋草死，按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注，昔終也。

地犬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奇偶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費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敍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

竹枝詞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余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腳踏南斛賭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白題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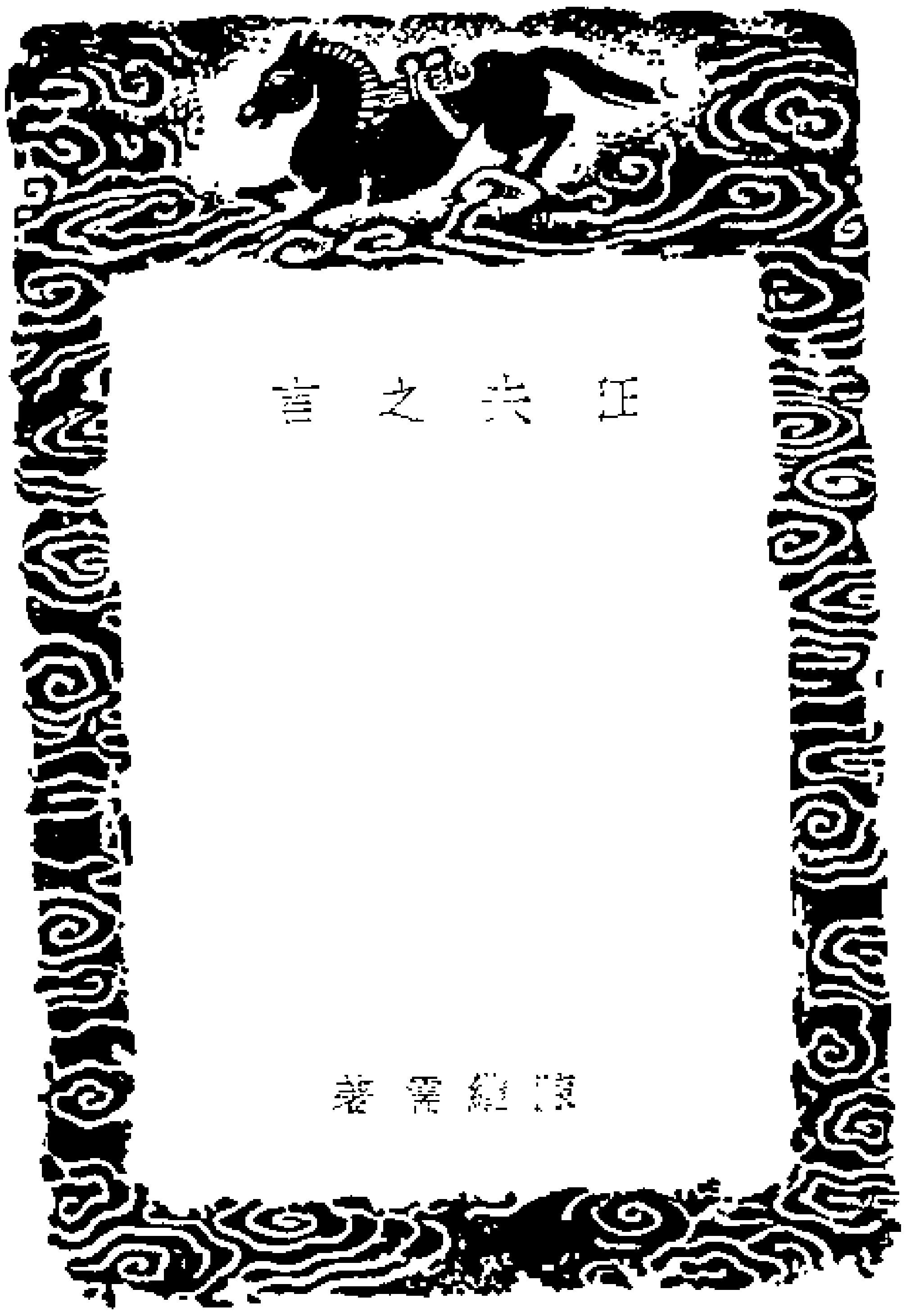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三羅

晚唐江東三羅，隱虬，鄴也，鄴詩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鸊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偏，知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虬不及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



狂夫之言卷一

華亭陳繼儒著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於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擒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

博浪一椎.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驛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裏道人云.歲全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麁悍人.卻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唐元微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眞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於我.而不求易于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何足以雄

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即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推拉他不去.即其師孔子.彼時亦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從得陋巷的無此勞擾.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又其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疏水曲肱陋位.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而三歎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于師.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違.不見他如愚.惟子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佐伎倆.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得顏子如愚氣象.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述.何與.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況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東一隅.地有幾許大.卻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生也.餘氣豈能做得功業.文章總能做得.亦不過剩水殘山而已.故有堯舜之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魚.大要坐在氣薄耳.惟文王父子.最爲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白.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蓋大地旣生文王.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況其他哉.大塊之上.必無嘉苗.松柏之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自以爲至矣.然尙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亦自以爲至矣.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故鷽鳩之鵠.豈知大海之鵬.大海之鵬.豈望九霄之鳳.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蹈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備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種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曰.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

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眞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張江陵以猛爲政。其後繼之者。劑猛而爲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遂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卻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劉先主託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爲猜險之本。孫盛云。賴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也。他可類見。

荊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泉。偶談及春秋。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斥管仲。卻論語亦然。此是何意。平翁云。節義特舉問中一件事。故聖門不甚及之。此語尚未了。然。余曰。管仲之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爲君。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糾不得爲君。公子糾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而事仇也。其尊周之意想如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管仲第二念。

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與衆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大。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帖然矣。俗儒遂以此舉爲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笑。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眞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沒天塞地之氣。至此一瀉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衰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卽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與不輟也。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

帢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吾那何支朗嘗與尉大周閒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有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問安成君梁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予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卻是從跨下得力來。

嘗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卻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猶若來。料章邯猶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雍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卻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

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嫚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弄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聲。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朝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議者謂其頹落魔境。乃知孔子云吾衰。非是眞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爲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略。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苦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覲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興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僻慧佞。孔明不能屛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荊州時。孔明方鎮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倉卒求婚。孔明豈能照料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瑣碎。尚且周到。史官

安得獨詳。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磨失。蜀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姜維之才。自琬褘之後。實鮮其比。維本羈旅託國。每見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詞而出。而皓亦欲廢維。維以此亦危懼。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託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卻又與之惱噪。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宮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責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著。請熟讀史自見耳。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洋洋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尙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卽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尙有少年氣習。

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曰。宮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今因而致上。乃囚噲接載檻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為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病。呂后專。欲以準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詐頗洩。盧綰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擬房之成也。噲以呂氏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旣黨于呂氏。若噲死。呂后能忘報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卻犯陳平此語。平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諸項中唯項伯最著。而餘皆不稱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王族甚微。僅一羹頡侯兄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

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為參謀。杜子美有遣悶詩呈武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

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餘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沈天下之英豪。

狂夫之言卷二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顚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便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為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夫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為顚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為重。君為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旣知忌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詆漢高之忍。余讀書檇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

違于族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做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侍彼惡人弄壞。卽爲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瞽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過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嘗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間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之。藏之匱櫃。以待纂述。應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擲于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閣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背寒毛竪。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猶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爭功名。卽使與之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卽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輅。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遂。是用世人一大病。勢欲自遂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業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業非故人。又適有賓客。業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

統客既罷。往就業坐。業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業之在床。卽敬之衣褐也。業之因龐統而見先主。卽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抵皆自英雄倉卒自遂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着也。

余于丁酉築室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祥。槁木產芝。插竹布葉。繙素見蹟。嘆未曾有。無何蒙玄宰氏相合北成至山。則瑞芝露竹之兆。報于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擔故笈。每當清晨良夜。老衲善風。拂屑展鎮。作而歎曰。西方之書。其容己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己乎。然則佛說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籍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栽神聖之種智。倘有發大乘。皆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一切諸經。其若古先聖觀也。其若古異書觀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子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又得武周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于東薪。鳳鳥雜于鴟鴞。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阿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賢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旗幟。易服色。更廟號。覬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麀。穢德彰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僞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剎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賚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三人。散官一人。齎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幡種種音樂。供養闍維。而唐奘法師。抵罽賓天林。以至魏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賜九道總管。又賜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儒孽多而權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慚。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殘。不曾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淒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寫經論

廣石百，安。而唐初四方戰場之秋。戰壘崇祠。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豳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宋老生。立普濟寺于呂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洺州。並給度牒。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師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翩。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寵特示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域最太平。而幽三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駭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髮三十六莖。蓮遜之梃。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懺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闈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子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紜經像之所由造興。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遊。若武氏非兒女子之呢呢香火情。則野姑村媼膜拜禳祝者耳。且披蹝有懷義僧。而大德匪爲。其肯擁蓮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周武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知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誤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周武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疑可也。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即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往顧涇陽涇凡兩兄弟。與余同舟至檇李。因論事親。若曾子可也何謂。余曰。此句真精神在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子赤子。無有一件不可志的。人子報父母。卻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濫責矣。

嗟乎。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内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擇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醎酸之類。誰復爲之點檢。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兄子弟。團圞一處。其饔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即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卻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刿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是。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耳。雖然。亦卻科第二字誤

他一年。蓋父母致之。而父母遂以自累也。所以古來聖賢。自曾子養志後。獨推尹和靖母子爲不可及。

唐玄宗奔蜀。太子即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既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僚季涵。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乘輿至金城驛中無燈。貴賤枕籍而寢。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士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能于此而擁之于草萊荊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臨遠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于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並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眞可收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邀爲傳襲。羣臣固請。堅不許。置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耳。或曰。馬嵬之變。國忠已斬。而于靈武何與。余曰。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値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臾一言。便無靈武之事。覺以怙寵擅權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馬嵬死晚矣。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未可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己之一病也。

堯禪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粧點。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椽角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雕。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飢。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瘦舜黑。因其宜耳。許由亦何所戀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諍奪。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許由之謂也。按傳堯佐帝摯。始受封于陶。又三歲。改國于唐。乃號陶唐氏。又三歲而受禪。又曰。帝摯立九載。政既微弱。而堯德日盛。諸侯歸之。帝服其義。率羣臣以致禪。堯乃即位。都于平陽之安邑。由此觀之。禪天下亦非堯始。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弟云。李廣之射石虎。智者蓍尋是石。而愚者恨恨非虎。然則智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盜跖之倫也。

左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為三十卷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既為春秋內傳。又分其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作國語。為春秋外傳。合為二十一篇。大約如夏殷作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虞卿陸賈之春秋而已。非有意于發明孔子也。說者謂其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義。則狂卻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為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于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諸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史之中。誣其疎略。又誣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狂卻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依嚴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為某事。某句為某人。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詁相似。則狂卻杜詩也。

狂夫之言卷三

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無論他朝。即如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敫。敫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敫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冑。皇后楊氏素怨侂冑。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柟以韓侂冑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冑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參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卻發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愛國者。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然則舜果一無所為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全在未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卻要在父母上做工夫。象傲。卻要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暌起于婦人。卻要在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為法。才好到無為而治的境界。亦不容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為之旨

也。不待以無為。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託之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託之楊國忠李林甫。治乎亂乎。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余曰。人有有為也。而後可以無為。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辭立其誠。此語甚有味。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即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銘。及敍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鑿鑿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為貴。甚則文字繁簡。子孫有所請增益者。尤為可笑。漢司徒霸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牀頭杖與子道削書之。子陵曰。嗡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易之暌卦曰。暌小事吉。夫既暌矣。何吉之有。蓋別嫌明微。皆主于暌。微者從小事始也。故吉。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節蒙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為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為范公事。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況范公父子耶。況曼卿又為公東吳故舊耶。歐陽為文正作墓志銘。為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本實見正史。即使有之。乃舉為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

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荊公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為主。漢高帝為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為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甚的英雄。

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嘗為項籍將。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卻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死聞至。群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嘗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又嘗謂漢高與太祖略相類。余謂無論他事。即以前二事較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來。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蓋漢賊也。璋父爲劉焉。劉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適
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縣竹令。徙治縣竹。撫納
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劉焉家。故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
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劉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
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路不出兵。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荊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似子
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劉璋以車獻帝。爲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託疾召劉璋。劉璋自表省劉焉。
焉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焉死。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
家爲東州兵。聞曹操征荊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曹操。操加劉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叟兵三百
人。及雜御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于天下。舍
劉焉父子將誰往哉。況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爲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于劉璋也。
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罪人。而劉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亦是斷曹操狡兔一
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有一
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蚓譏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拋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惡也夫。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此識法者懼之聖人也。前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基百步穿楊之箭也。
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夜聞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
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
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爲近來獻納與鑛稅發也。余不答。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發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
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
其大者數事。如前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
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
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
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
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子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言朝獨
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閹臣掃寺之長。與邊服大帥。外
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宮坊寮采。不立師保。死不
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

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錄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尊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
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廕子
入監。紈袴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歷。尚可量哉。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
如三日殮。六月斂尸。何忍坐視。又如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
得更求別壙。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
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柏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
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爲婦。死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狩。後
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即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
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
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
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輩之。四公無一筆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背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耳。
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爲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易水垓下二歌。其果與荊卿項王情境合否。
余嘗謂剽竊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
獨詩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軀。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煙氣所薰。都成舍利。余今蛀齒蒜髮。衰相已現。張大學云。嘗
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無罪而得謗。未老而
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不覺涕汗俱下。

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于聞性中。聞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于鏡光中。鏡光無
遠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無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鸜谷來巢。注。謂此鳥穴居。以來巢爲異。而此鳥本不穴居也。鸜谷即今作系鵲。
以夏月孕子。俯其鴝巢。乃舉小凌高大。此季孫不臣。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即于當年九月書公
遜于齊。明年公居于鄆。又明年公至自齊。復歸于鄆。又明年公次于乾侯。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死
其地。此爲昭公之兆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爲異。非謂其去穴也。列子云。鸜谷不逾濟。狐逾汶則
死。地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黿。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爲桓溫入河之兆。即此類
也。余聞之于蜀僧洪然云。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繁密周緻。密則神爲拘迫。疏則天真爛漫。史記之佳
處在疏。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書疏。宋書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唐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裴度復
當國。因經畫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書暴元稹過惡。以爲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

想小。詩同思大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本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遂致臣抑損之事不少。近聞皆受嫌疑。意見悉遭疏棄。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罷魏弘簡元稹近職。復拔元稹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收集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疏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觴咏不絕。死則爲微之作墓志。贊嘆不絕。略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爲趨炎附勢于生前。則以爲詭瑕含垢于死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因感而記之。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傅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傳。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開。夫姬之鼎爨爨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疏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羅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于周官者。且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鎭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變矣。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方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掎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衞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闘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闘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疆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闊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職也。督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閩艾之草以爲席。設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擐傷馬也。車之入門擊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軼蹙馬蹄巇。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表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皮不獻。以示不毀幼稚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開無祭。以示

師克而和也。的寫喋言。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鼓而不輔。雖變夷猾夏。寇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尉。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謳謳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饗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至子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頌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辱于室。而不容不披髮于鬬鄰。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于救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于其鄉。歲時則相耕。子孫則更抱人諸其名姓里居。而世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士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裁軍籍。田中有廬。鷄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鞔萬鍾之粟。以給屬餽轉饟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贍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覲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挺爲干戈。慱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書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闘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于郎。兵于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于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揚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淹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尙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馮滋玉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

庾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眞興理當無。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予山中閉門時。嘗以庾之詩謝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狂夫之言卷四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秦漢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定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相。治漢漢治。卽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卻當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尊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雖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胸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

擾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梅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佗書相反。

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卻忍君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慮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佯狂受辱。則洪範豈佯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井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於中國以爲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弄出來。卽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卜筮支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傅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與門人講三仁畢。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

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終始。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卽箕子所封朝鮮也。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於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旣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讓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卻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齊魯爲尾。而周公曉得天下地脈。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脈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

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寶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攬做一團.分枝劈脈.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眞至人也.故曰.周公之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迺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越大夫范少伯蠡贊云.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鴟夷子.何齎心.周處士魯仲連贊云.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韓義士張子房良贊云.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眞英雄.唐鄴侯李長源泌贊云.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毛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眞忍于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眞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匾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諭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鬧.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剃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卻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卻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瘝僧于僧.乃所爲瘝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

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大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陳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徙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咒詛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諷諭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噓唏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偕兩生負禮器.轄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宋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獻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鑄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覓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蹂躪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麋兔.獨雞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致四皓.豈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盧中丈夫.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

房譬在君。譬猶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公角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託。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東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進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

余嘗同一名柄雪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潮。雪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潮足矣。余曰。文章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即如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秦始王氣歷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潮潮退。秦始皇以併吞六國之威。踟躕四顧而不敢渡者何也。蓋錢武肅初霸。一日興一日。生氣也。秦始王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即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畤。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又公玉帶汝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由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强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靑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畤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即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款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一絕示之。花滿春山酒滿觚。一編長對老潛夫。兒曾莫恨咸陽火。焚後秘書讀盡無。

客星者。一曰周伯。一曰老子。一曰王蓬絮。一曰國皇。一曰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

將軍出下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大水人飢。凡客星見其分者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光武時大史奏客星犯帝坐。蓋不祚之言也。光武解嘲答廷。咲以子陵同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子象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岀可反咎爲祥。雖指客星爲德星可也。

王元美先生。以貳陽毋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竊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闊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卻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淸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

宋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惟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敎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歟。然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其後徽宗普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淸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伏之敎。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敎主道君。未幾女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滿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在黃以爲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蓋徽宗之崇尙道敎。得之眞宗也。（眞宗之崇尙天書。得之契丹也。故曰。知風之自。可懼哉。）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拄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嘗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雜。而吾友鄒汝陽則謂餘注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教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眞之籍。是皆可笑。陶部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沖舉。補太極闈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眞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隆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眞君。儼若帝嚳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成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其爲老氏素臣乎。匪莊先生

仙而文則仙也。惜哉者非郭子玄罷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熏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綜旨。子期臨解于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己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狂夫之言卷五

余二十年前。閻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眞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蟣蝨疫癘之苦。轉輾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每年奉旨熱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寡官。嚴督獄卒。灑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若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賙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殺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徐伯英問余曰。國朝承平。請增一二萬兵。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常令人括貲金皆之後。存庫行窖。巢卷滿條。史傳皆言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illegible]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其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兵寇蠭起。呼集甚少以爲兵。劫掠城邑以爲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寵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也。盜之餉即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使戰。烏菫野葛可使起沉痾而代良藥。況凡有血氣者乎。吾嘗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算宗公得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淄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淄青閩廣河南之賊侵掠息矣。共算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算岳公得兵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惟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奮僄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末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末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

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危不可輕詔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覷察此輩耳。唐人中。余極愛鄴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冤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略捕殺之。舒元輿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勳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竟閔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漕。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睢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辨之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

王爲。類上京則非無它。乞宣示中外。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亦何爲可保。慎勿遽衆。恐并爲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詰泌曰。卿上章已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歸覲。以解其自疑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卽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撻之。遂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卽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頓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皐歸省。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晉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晉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封其女。憲宗時李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鄴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周晉之上。雖其子大無道。尙當十世宥之。況捕劇盜而罪以濫殺賜死乎。上不得比周晉。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不恨舒元輿恨壟時鄴侯故人安在。

昔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掊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講人諸譬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凡詘。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爲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弱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劇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

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物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旣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文章典麗。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諧。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盡左氏咸具焉。噫。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宗胡。胡傳旣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宣和畫譜中載畫賈善畫。其略云。賈父湜。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往資給于家。賈侍父。獨得其妙處。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遊戲。瀟灑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餘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畫。不期乎能耶。賈子此亦然。賈策功濬都西關間。拔城誠醜。不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惡慈厚。人率歸心。號爲著脚教書。賁言其所至推恕有恩。厚以及物也。今賈歷官任太傳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御府所藏畫凡四。據畫譜所載如此。度爾時貫未伏誅也。其後靖康戊寅。金人叛盟。都城洶洶。日中有赤氣。隨日出。爲童貫首于都市。然則武侯伏波安在哉。畫畫一小事。握筆者如此形容諂諛。則宋之文章士習可知矣。是日旣誅童貫。卽賜尹焞爲和靖處士。尤可謂不急之務。宋之亡。不亦宜乎。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號信公主降裴增。後降裴顒。三降楊敷。齊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巹。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櫬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尙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大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壽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眞。如壽春。如高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衞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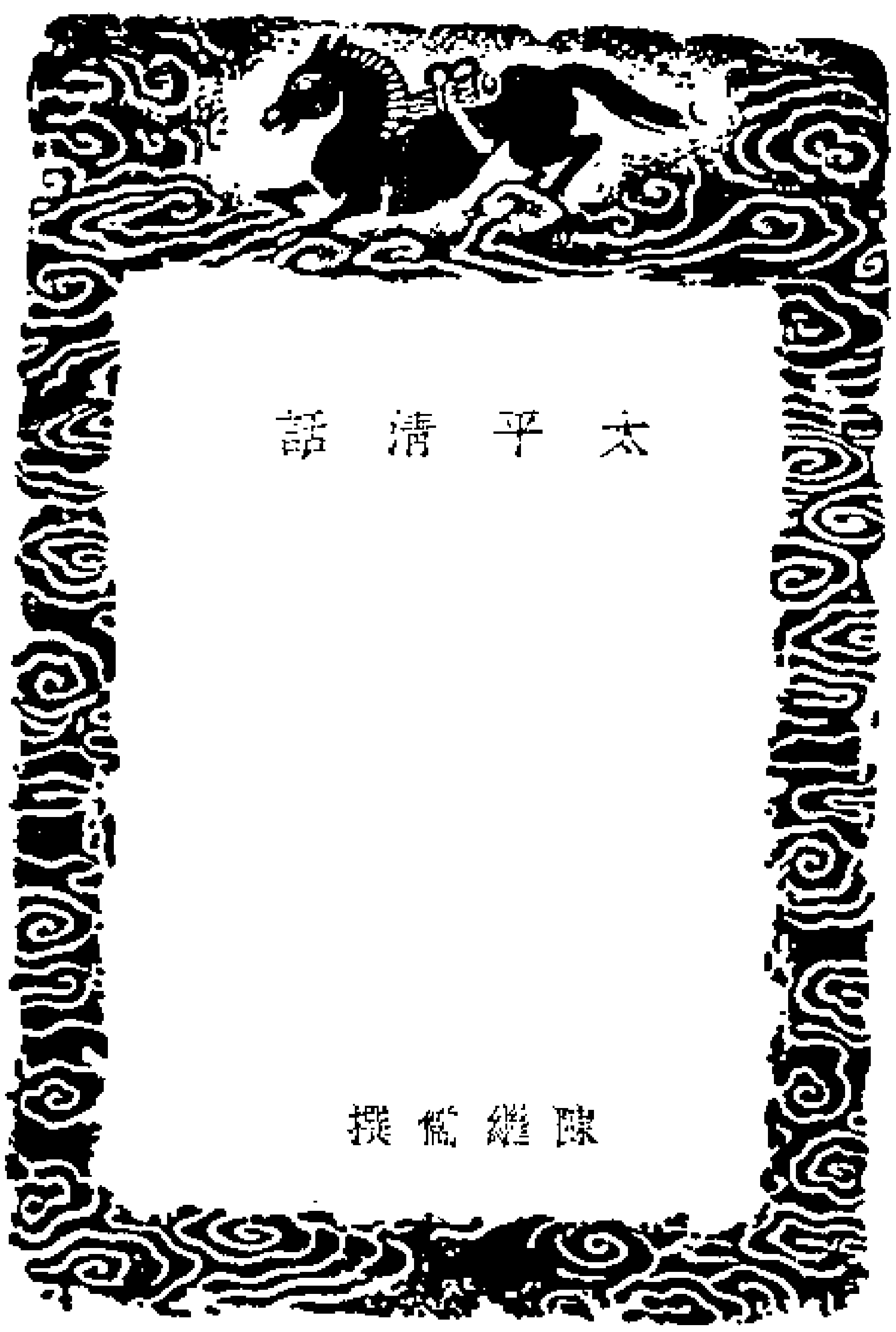
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池鄉。愴別里。情意悽惋。道路歔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歸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忭賀踴躍。宜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婚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曌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之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考唐制舉科載正史者。凡八十有餘。世以唐爲詞賦取士可笑也。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狥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羣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師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于教心科。諳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于鄉閭科。博通墳典達于禮教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詳明吏禮達于教化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楊升菴云。胡子厚典深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升菴之言。其亦未考乎唐之科額乎。葉石林云。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蓋唐之進士。不過明經進士兩漢士也。石林亦如此論。皆未考之故。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之僅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軼。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淫矣。老儒壯士。泚筆洗口而避不欲道。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醻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

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交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蝌蚪鳥跡。乘東漢後而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謂一人之舌。而約束聲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僞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攄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邊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竄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蕺汰繁冗而衷出之。小彙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序。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使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迎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傳云。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旦傳。又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遷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質。增金割地。稱姪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且英宗南還。使郕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有一言及此者。惜哉。



太平清話敍

善乎弇州之敍蘇長公曰。長公之奇。不盡于集。余亦曰陳先生之奇。不盡于集。而先生之太平清話諸書。又不盡于先生之集。先生集大都爲枕秘。余雖執鞭先生。而所獲寶藏止讀書鏡一編。未幾爲好事所刻。則諸未見者意未快也。復未幾而所爲太平清話者。裒然于帙矣。余往而間曰。余所不能得之于眉公者。而習能得之若而人乎。余去峰泖。僅一衣帶水。終歲之間不能一再見先生。而所賴以晰夕如晤對者。惟是未發之秘在。故按經史。則奉先生之典刑。評法物。則入先生之武庫。摭而爲雲烟。變而爲山水。忽往而爲川嶽緇黃。則游先生之三昧。文在纂墨箬選之中。趣在鼎石流漢之外。庶幾自得師于先生者。夫何盡。而舉而抉之。則余雖得發所未發。而意猶未快也。顧其梓已竣。余無能止其役。收諸帳中爲鴻寶于先生。而銀根三已。于傳寫之誤者。悉糾而付之。則尤愈于援先生之言爲己有也。余有以謝先生矣。同校者。孫伯承。王子逸。沈天生。白生伯仲。

秀州張昞元徵父書

太平清話卷一

人生江南。是極樂國。而余又以男子。身際清朝。丁康年老親。許以二十有九解青衿爲逍遙布衣。余因此得讀未見之書。眼觀高之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門生故人。過余酒餚間。搜一二故事以應之。間忘諱。詭藏否。皆古今文獻翰墨玄賞之事而已。兒子竊閒手錄。投古蠹埋海棠閣下。積久編成數卷。題曰太平清話。萬曆乙未冬至日華亭陳繼儒記

太祖高皇帝。嘗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凡大書屏間。又極喜顧渚茶。定額貢三十二斤。歲以爲常。

李西涯云。裴濟仿碑石刻法帖。上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却似賢人不着冠耳。孫淡陽得此法: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詹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譜載凱之譜五十餘種。或根如絡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腸簡。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悉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佹異。四稜直上。非偏非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俯擘視之。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仁廟賜禮部侍郎金問歐陽居士集。寶藏之。凡二十本。既而遭火厄。失其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偏廡間。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命內侍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完。蓋異遇也。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樂圃在蘇州雍熙寺之西。已鞠爲民居。其米南宮書樂圃墓誌手蹟。余從戾王家見之。

鄭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林邑外夷亦在記中。歐陽趙明誠而後。罕見其倫。吾朝庶幾蜀之楊太史乎。

顧光祿有唐朝人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蝇。後題云燕子女丁。間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

吳中宣德間。背織法錦堂記如蜚軸。或織詞曲聯爲帷幛。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册之用。

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于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甎。而又善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貞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釐然不牟也。獻之刻此石以端研及交繡紹宣爲殉帖前有小像彩

天下瀑布皆有聲。惟鴈蕩者無聲。

李賀修白玉樓。又宣室志云。召爲月圃句琢宮樂章。

余見蘇文忠手蹟。與郭廷平帖。又與中玉提刑帖。又獻蠑帖。又蘇過題郭熙平遠帖。硯老披無恙。差矜束耳。皆爲朱子脩所藏。文太史跋。

太原王光祿家有白燕一雙。朱氏戸巢中。其眼如丹。比尋常翠燕更偶。余亦皆有詩。

楊椒山先生喜鵲而惡鴉。云鴉報凶。鵲報吉。鵲近忠。鴉近諛。

米海岳言李伯時好作僞書。世莫能辨。而不知身蹈其過。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于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萬玄宰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當書跋于云。爲此殊裴然矣。但不知何本也。余別見仇英所摹。後有文休承跋者。

項希憲家馬和之邠風一卷。七月至狼跋。凡七段。皆高宗補書經文。高宗每云。寫字當寫經。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或每書毛詩。虛其後。命和之圖焉。

劉靜修先生詞勝詩。詩勝文。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自獨立一代。

王元章絕不肯附吳珍。曾謂胡大海。獻攻紹興之策。皆傳所不載。

山谷云。小字樂毅論。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其婦翁者。

鹿史云。古人二十而冠。父字之。今人童而字之。非古。

陳繼與仲淳帖。及仲淳答書。皆集蘭亭字爲文。

僧一行。鄭公張公藝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逃匿隱于僧梵。見正史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余藏顏魯公朱巨川告身。偶讀張睢陽傳。睢陽之死也。論者薄其功。而巨川與李翰等爭之。天下無異言。

賈師憲遺寶逐時。朝廷命王孟孫薄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

李龍眠。蘇黃集稱伯時。秦少游又稱叔時。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盛年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王祇食文。則羽亦嘗事佛者。

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璧殘珪。

陶南村父陶煜。字明遠。自號道與山人。又更號白雲處士。就辟試吏。浮沈六峕。逐呂鄭元祐爲狀。楊廉夫爲志。

廣川南十三里。去州城八十三里。有董家莊。清和北鄉有董學村。即下帷地。西安府南六里。武帝幸芙蓉園。有董仲舒墓。江都大東門外。有董仲舒宅。揚州府東城兩淮運司治內。有董井。

錢唐爲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上大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若爲沈姑姑。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爲陸妙慧妙靜。小說爲史惠英。隊戲爲李端娘。影戲爲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兩宮游幸聚景玉津內園。各以藝呈。天顏喜動。則賞賚無算。

劉孝標註世說云。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余乞花場在小崑山。小崑山二陸讀書處。余無以爲供。乞名花以代羅紈。王元美先生及馮元敏有記。其中有浣花井。後偶見書中。孟縣西南舊河陽城內東皆潘楮亦有浣花井。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集凡五十餘家。詩七百餘首。其自著有玉山璞稿。玉山樂府行於時。

王晉卿瀛山圖。細絹著色。上題云。保寧賜第王晉卿瀛山。既登因圖夢中所見。甲辰春正月夢遊者。此卷陽翟張飛卿得之。遺傅延之。紹興七年。飛卿之弟其甫與延之皆會集于南昌。是歲中秋同賞。延之出此以示衆客。既而謂張其甫曰。此公家舊物也。遂歸之。爲項希憲所藏。

范石湖小峨嵋靈壁石也。烟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休時閒玩。

米襄陽長者名公草書二帖。後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爲誰。府字闕點。疑有所諱耳。

山谷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

稽山徹上人。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霅溪晝。能清秀。稽山徹。洞冰雪。

黃省曾有吳風錄。有理生玉鏡稍品。有種芋法。有蠶經。有養魚經。有藝菊書。

朱紫陽答陳同父書。索告老兄早尋相擬撥。留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耶律楚材漆水國夫人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又見宋子貞作神道碑

沈氏湖州人。少選入宮。云孝宗時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第一。

庾集云。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趙文敏公書何書洪範，幷書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爲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註。

褚河南有真蹟千文，識溪云，如鐵線縈結而成。

王安國秀州狀，嘗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荊公爲弟作志銘，而絕不露見字，亦不書其出官之績。

文僅四百餘字。

余藏有東坡清醇帖手蹟。其帖云，子高見邦直了，便請見過，仍以此詩呈邦直不妨。恐其個從得一樽清醇也。軾上子高朝請。八日後。黃山谷集，亦有清醇酒頌，頌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遊絲之困人，借之以濟翁詩閑。醫此杯面淥，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頭春。

宋徐鉉不喜釋氏而好神怪，布衣蒯亮尤夸誕，年逾九十，鉉延門下，稽神錄之事，多亮之言也。

安祿山其籍中，皆爲回向寺胡僧，名爲滅王。見碑曲傳

秦少游將赴杭倅時，有姿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斷愛去之。

天有陰德星，在斗口三星，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也。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見風俗通。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見紫微斗數。

宋朝握團扇，其摺疊扇一名撒扇，自永樂朝鮮貢始。

蔡元定有人問，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張橫渠先生少年註尉繚子一卷。見晁公武讀書志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砑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箋，紙色尤奇，又以親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于用，而無古法。

鄭虎臣宅，在蘇州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幷元夕潤燈寶錄一卷。

王敬美公第六子名士騄，出示海蟾銅水滴，綠色，裝如翠羽，君今亡矣。

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傍，與子美相鄰。

蘇子由之子，與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者是也。後見老米墨蹟一帖云，吾子嶽兒洞陽三雄。

鑄印官祝溫集，白言亂思言，爲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

梅花和尚寫竹譜二十幅，在項又新家，其中草草跋語，皆得畫竹篠法，而畫竹又帶草書法，跋云，爲吾子能習右軍書，讀孟子佛奴作也。

穉冠徐延之云，古鍾鼎款敦盤盂匜鬲，其款識文多鳥蹟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瑩質鑑背銘篆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治，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鑄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佔筆亦載此鑑銘，徒八句。

宋松皮研，宋太史象玄篋中物也，研有鴝偶失，淺深出之，其彩如研，砑滑細目，中罕覯其構，幸爲余所藏。

韓幹嘗畫下生彌勒。

宋高宗建炎以己所嘗用之研賜秦崇禮，研上刻御書銘曰，操觚韞墨兮，中有教生，造次必思兮，今世可行。

唐太宗蘭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間，薛紹彭倅定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或云置容思東閣之壁，或云置長樂塢驛亭。靖康之亂，尚方珍寶悉歸胡燼，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倉卒失之。紹興中，密旨搜訪，竟不獲。

李易安趙清獻之子婦，趙挺之亦謚清獻，奕廷韓云，曾買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見。

倪雲林生平不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荊蠻民一印者，蓋遂名荊蠻民。

少遊二東一云，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其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作，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又云，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乘扁舟鄉邪溪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植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嘆，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陵諸山，縣隱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二札却有道況。

憎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猿異，捷人又有獸名鼯鼬者，似鼬而花紋可愛，出忽雷邊斯等國。

王晉卿騎馬，不獨妙擅山水，其作樂府長短句及碑版書極佳，山谷稱其如春錦。

舉天下之山無不虛也，舉天下之水無不實也，山惟虛而易崩，水惟實而不腐。

洞庭中西盡處有做人茶，乃樹上之寄生也，四皓采以爲茶。

成都佛堂背記，乃劉松老筆，而皆借米海岳名。

西川有一蜺龍似馬，日行千里，南海有一虯龍，與鯨胎交之，遂生一獸，前二足如龍，後二足如虎，有肉翅，飛而食。

馬無膽，午者馬之宮，五行肝膽屬木，木死于午，故無膽也。

屠長卿爲青浦令，梁伯龍來謁，長卿命演浣紗，遇佳詞起爲壽，否則罰以兕觥。

近代雜劇，惟天池徐渭，辰玉王衡，天池有花木蘭及漁陽弄曹操，最爲擅場。而辰玉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的當行家。其鬱輪袍中裴迪即儒童菩薩化者，戲指余耳。

李遵道，李息齋之子，善畫竹木，顧勝其父，遵道爲黃岩知州，息齋爲嘉興太守。

吳人于十月采小春茶。此時不獨逗漏花枝。而尤喜月光晴暖。從此礙過。霜淒雁凍。不復可堪。

凡書畫裝潢之佳。自范曄始。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

葛仙翁煉丹處。天下一十有三。唐肅宗詔撥放生池。天下八十有一。

徐賁幼文詩如盤蔬盂飯。老圃黃花。字學管王。畫法董源。余于項氏見之。

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幷古人手蹟以存。故好古尙友之士。故相與共訪而傳之。

周公謹云。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猶靖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李龍眠畫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

吾鄉芬栗爛蒸之。其味如蜜。名曰芬酥。郡志不載。遂爲漁人野夫所食。此見于農田餘話。俟秋明水清時。

載菊泛湖。膾鱸擣橙。幷試前法。同與蓴絲薦酒。

余見銅虎符。僅二寸許。虎各半。合而爲一。色如碧羽。微帶黃金。

楊惠之嘗塑楞伽山。迺爲大義淨三藏呪其土。故至于今。跂行喙息。蠉飛蠕動。一切獸禽不敢至山。

蘇君談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林屋洞東吳越錢王於此投金簡以祭洞觀。宋淳祐丁未七年大旱。生民於湖底泥出金簡。長一尺五寸。闊六寸。上刻字曰天下兵馬副元帥吳越錢王。

溫日觀葡萄。推苕溪沈仲華得其法。仲華日觀弟子。

人知溧陽投金瀨爲子胥浣紗女。而不知孟郊爲溧陽縣尉。亦有投金瀨。

顧司馬叄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洙涇船子和尙釣灘。漁師下網者。時得紅蝦。

東坡書。當時有高述潘岐爲之。

金志言。奉符人。党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金海陵煬王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悉命毀之。故南宋庫物。脫于劫火者無幾耳。

余于項玄度家。見官窰人面杯。哥窰一枝瓶。哥窰八角把杯。又哥窰乳爐。又白玉蓮花臙脂盒。又白玉魚盒。又倭箱倭几。又宋紅剔桂花香盒。又水銀青綠鼎。銅青綠提梁卣。蓋底皆有款。又金翅壺。又商金鳳頭尊。有四螭上下蟠結。而青綠比他器尤翠。皆奇物也。是日爲乙未八月廿有五日。

又黃鶴山樵花溪魚隱一軸。天眞道人圖一軸。又倪雲林一軸。又盛子昭雪景一軸。王孟端梧竹一軸。又趙子昂露花游魚一軸。又馬遠探梅單條一軸。又文太史倣趙子昂送王嚴吉一軸。又馬遠梅花册二十六幅。又薛道祖字一幅。又王晉卿謝儀帖一幅。又韓絳字一幅。又吳傅朋節婦詩一幅。又沈文通秋杪帖一幅。又蘇文定公和詩帖一幅。歐陽元字一幅。又宋搨懷素千文一册。又東坡乞田帖一卷。又顏眞帖二卷。又黃文節公詩帖一卷。又米襄陽杜詩山水歌一卷。又盧楞伽六祖像一卷。又子昂文賦一卷。吳興賦

一卷。又李龍眠狂僧圖一卷。而其間如蘇明允趙德麟詩。鄒志完建中東坡南軒處游城之書。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諸中宜以東坡手柬六紙爲輔。而以懷素苦筍帖。後有米敷文跋者冠之。庶得次益矣。以上亦項玄度所藏。

楚寶蓋山洞深五里。石竅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籥。宋熙寧中山泉湧。有採器動車流出。志字曰嘉州。蓋泉與蜀通也。

檇李項氏有靈壁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冷然。背有黃沙文一帶。峰嶺皆簡。下金填刻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其下押一字。

寶慶人呼水仙爲雅蒜。

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宋秦太虛久病不起。高符仲攜輞川圖至。曰。閱此可以愈病。太虛展玩喜甚。若與摩詰同入輞川。疾遂愈。

徐太常家輞川一卷。多名跋。吳寬跋其後云。此卷宋人藏篋筒中。以之狂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即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故。以粉者一樹上。蕭灑清潤。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顧況云。大抵文體十年一更。

王沂公李文靖之婿。王拱辰歐公薛簡肅之婿。富鄭公晏元獻之婿。李清臣韓魏公兄子之婿。

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歐陽公。劉原父。趙明誠。皆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王綠雪癡皆在清閟閣。楊廉夫題以短歌。

峨眉山普賢殿簷板有題云。天眞皇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對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諡恭獻。

紫陽山下。有米南宮大書第一山三字於石壁。余從友人張元徵處得其搨。吳興八駿。趙王孫稱首。而錢舜舉與焉。至元間。子昂被薦入朝。諸公皆相附取官達。獨舜舉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余見其畫五行味卷。學周文矩。王蒙跋極推轂之。而公寄意亦高雅。

俞紫芝有臨十七帖卷。此帖向藏林叔大家。後有大物字。推傳爲物本。紫芝過其家臨之。紫芝後有二跋。楷書結法精緊。

漢太尉許馘碑。其陰題云。誠馬僬歎。王田數七。徐鉉讀之。以爲許碑重立。碑在宜興。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妨自安綠蔭。背人閒難得是清名。潑謝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鎭郡。請主北

穢。適當九日。上巳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楊公幹節欵賞。有圖畫手鑑行書錄。

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肉判簿二帖。節幹即公婦氏管公。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起孝思道院以主其祀。

顏書朱巨川誥真蹟。有二卷。皆絹本。其不書誥。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字如葉子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思陵後有鄧文原喬簣成二跋者。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蔡君謨小字。新命傳二。諸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

李伯時作山莊圖。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數本。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也。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岩壑間。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滁。即買山于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陶南村云。會波村在松江城北三十里。其西九山離立。若幽人冠帶拱揖狀。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于海。而藩隧映帶。隱翳竹樹間。春時桃花盛開。雞犬之聲相聞。有武陵風概。隱者停雲子居焉。一舟時放中流。或投竿。或彈琴。或呼酒獨酌。或哦咏陶韋詩。殆將與功名相忘。嘗坐余舟中。作茗供。襟袍清曠。不覺度成溪山好一曲。主人即譜入中呂調。命洞簫吹之。與童子櫂歌相答。極鷗波縹緲之思。

張南軒知星命。乃判朱晦翁官多祿少四字。晦翁點首云。老漢生平辭官文字甚多。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赤心道人及沂陽叢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借覽。

趙千里春郊走馬卷。絹素無跋。

劉無已遺余漢玉章。爲陳壽卿印。嘗賜吾兒步蓮作字。長壽佛蓮邦教主也。

白居易諷諫集。契丹主親以本國字譯出。詔蕃臣讀之。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京君年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太白大驚。授以古樂府之學。

子昂孝林碑。其真蹟付粘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買之。以轉售項氏。

陸五臺官南司寇時。有僧攜佛牙至。公命以金絲籠紫檀龕裝供天戒寺中。余曾見之。闊寸餘。長二寸許。僧見有光發瓦礫中。掘得之。昔秦太虛與李公擇同看佛牙。亦有詩。

楊鐵崖之兄。名不著。嘗讀其墓志。公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喜讀史。與維楨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睡則以水沃面。篤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爲慈谿校。已遷天台校。其文該論高古。有氣節可提。晚年游戲。翰墨竹石極精妙。與至揮灑。人求者無貴賤悉作。時柯九思推遜之曰。方塘竹云。詩號光嶽集。致縱有稱稽錄。書畫有藝游略。

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天台藤可刪爲杖。然有數種。有含作藤。有南藤。清風藤。香藤。天壽根藤。

阿瑛序。近跡異鄉。卄與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人嬀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昔杜鵑。辰下嵩隱。唯歡讌調娛。不具。五月三日嬀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搆嚴緊有致。平望廷公所居。今有驛。其前鶯脰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楊用脩以朱玉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牋楮譜。歲華麗色譜。陸游及胡元質牡丹譜。洪邁楷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可援以爲法。

紫微夫人詰。抑和天真。俯按山源。天真是兩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也。兩眉之角是徹視之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

上谷集中有元章兄弟。乃周元章與公爲外兄弟。非米顛也。

宋孫良雄。有玻瓈世一簏。初不知其美。諸瑤分去。後蘇之作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亦不見志。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嗟夫。嗷慧業者。皆

此二物也。

白鷴予曾見之。徽賈汪生持來。大不能尺。楊啓擬置之樓上。夜聞爲鳥有聲。遣之。

隋滿徹識篆字文。

滄翁紹聖四年八月後。自誓不復奕棊。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司馬公父以大德五年守光州。而溫公生。遂名光。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傍有係椎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屑。背各見一嬀。竅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王龜齡雅行記題名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渝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鑑與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花。羅絡松上如積雪。芳藹數百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權嘉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論茗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東坡云。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軻之言如珠著壇。

墨竹。或云李夫人窺窗上竹影所成。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遊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綠石山。猶馬臺南二里。吳郡林太守隱積葬于此。其南有孝子城。即太守嗣子垍之所。

讀宛委餘編。似以贈辨見奇。而少一唱三嘆之意。

孫漢陽。十月便以新草縛柑橘上。余曰。此為木奴着裘。

書繩云。顏魯公鹿脯帖。有王神隱題。王名損。字正叔。長安人。惜庭玉有帖而少跋。

靈巖對植雅宜山。笠林巨石臨蒼澗。若翁遊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閑閣。松根伏苓大可握。簷下慈鳥去復還。寫圖贊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句吳倪瓚題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金章宗苹蓬萊院內宴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盤前。觀其款識。多南宋宣和物。

高騎遠嘗謂佛書大觀物色氣味。每色氣味。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目若鼻門。不能遮其觀與嗅。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別。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可推也。嘗手栽竹為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疏數。細徵非差。

江寧縣陶吳鎮西北二百餘步。磐井闌尚存元祐五年四字。或以紗帛蒙其上。以物擬之。或作鼓聲。或以

瓦石投其中。則作鐘磬聲。

賀方回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退居吳下。升平橋。及橫塘別墅。藏書萬餘卷。手譬校無一字誤。

桑民懌狂士也。却有數許遠翻竹語。曰。天聰無耳。天明無目。區區特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其揭竿下海而求庚子者矣。又曰。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愁。怒生毀。乃行天之氣。初不為我而設。

思陵草書詩一卷。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蹟藏項家。每行止二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印。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

凡卷中有閱國印者。韓平原侂胄也。平原嘗寫瑯玕大槩。自號太師竹。

麻姑姓黎。字穆仙。唐放出宮人也。出蟒餘雜錄。而王方平蔡經非則。又似漢前人。

山谷云。東坡不善雙鉤。

陶隱居丹井。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宜德書。及見碑誌。穿數丈。獲一員石。規徑九寸許。剜十。一跳。跳之朱色粲然。又得銅爐有柄。若今手爐。仍于砂石間有丹一粒。大如麥質。光彩射人。亟取之。遂墜井中。水極甘冷。雖大旱不竭。爐硯藏宮中。

宋時傳三味蘭亭出于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為第一。杜名寶竹。其有寶竹印者不獨米老也。

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

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李衎指其瑕疵者七條。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禎時斥其非。博而不精故也。

郭太史守敬。七十致仕。獨不許。元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自公始。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誤爾。其論甚偉。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蝴蝶給綠蟋蜉。以類變。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彥犀與林甫詩曰。中興唯有雲。身外即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徽宗時。龍鱗薜荔一本。並致之。蒙臨百萬。

行人司有例。其以冊封差復命者。納書數部于庫。秘閣而外。不可給者此耳。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七綱。綱植之永福寺殿庭之左右。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壬辰九月。同黃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稾。趙文敏近德小

楷。智永真跡也。是日余又借得士遊季處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一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一龍朔三年歲次　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一永徽四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其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不同。余有瘦本。元美公題簽。

袁白燕海叟墓。在吾鄉郡城外。龜蛇廟之東。

虎丘顏真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獨孤及惠山新泉記云。無錫令敬澄字源深。考古案圖。有客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為賓主。始開鑿袤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惠泉蓋自唐始。

至正十年。梅道人已年七十一矣。試鼠毫筆請衛街里。兒誦論語熟。

錢塘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竹一枝。俯而仰。息齋寫其真于屏上。至今遺跡在焉。吳仲圭記。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勑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

宋南渡以前。蘇州貢茶定額六千五百斤。元則無額。國朝茶課驗科徵納。計錢三百一十九萬三千有奇。惟吳縣長洲有之。

都憲河間張公汝器。弘治間來勑開浚漕河。得古印四枚于楊州揚子橋。其文曰。壽亭侯印。曰鎮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印。曰鄂州管內觀察使印。曰都巡檢使之印。惟壽亭侯知為漢物。諸印皆鏤螭紐。制作古雅。公以進于朝。時程篁墩先生過淮陰。公以是質之。先生曰。史稱韓世忠嘗為鎮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岳飛嘗為管內觀察使。此二印蓋宋物也。都巡檢使。亦宋官。主捕盜賊。以守臣兼領。今不詳其職守所在。莫知為誰也。

山陰蘭亭研池。可以染瀚。記云。山如屏障。水似松江。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壬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

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黑瘦一寢媼耳。

太平清話卷二

至順辛未二月。王用亨攜酒邀集。與華陰楊庭鎮。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觀杏花于上東門外。晉宗之祠宮。其花之主人董君守定所植也。其多至千株矣。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盎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和詩者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余於石刻見之。

元稿壁禪師肉身。今在坐化庵。庵在吾鄉。竹籬茆舍。

鮑信卿。取蒙古及偉兀偏問答比擘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莞然之間。其有分別。南北人謂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

鮮于伯幾。以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

朱衣鳥。出山西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音曰不餓。張希周攜歸見之。予以為即古之赤鷃也。

蔡襄知泉州時。植松七百里。

宋田畫。淮陽人。祀以為土神。見正錄

鏡湖本鑑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鏡湖。故賀方回自號鑑湖居士。

嘉祐中方貢杜集。人間苦無全書。蘇守王琪家藏本。讐校素精。即俾公庫使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

金大定中。汾東岸崩。得古葬。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有蓋。大者幾三尺。其中寶物尤存。鐘磬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晉作之矣。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度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葬址猶在。

東方朔久居吳中。為書之師數十年。

虎丘生公講堂四字。李陽冰篆書。

殷洪橋投書渚。在板橋浦。

靈璧縣兩岸。奇石可愛。石產于縣鳳凰山。以大為貴。或云花石綱所采者。所將瑤云。不游洞庭。未見山水也。

朱文公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敍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疑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胠其囊。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皆裝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篋卷舒把玩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晤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檢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而不若是其富也耶。

陸務觀。文成殘稿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初猶歉。再非乃已。其後客至。從深蓋括。不復獻矣。

然山下二泉名媯汭。東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為媯。北流者為汭。合流入黃河。即堯釐降二女處。舒暇村南北十里。為舜所耕之地。至今荊棘草木不生。

黃公望。本常熟陸神童之弟。出繼永嘉黃氏。故姓黃。

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既薨。詔從梓宮。後更寧開墳。為盜人撬入大艙。有燕雀數萬聲之。為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常用鏝類。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泥塡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李吉甫詠誠不合。張方仲鼓之云。淚在眼。過便則流。巧言如簧。聽機必發。每誦此即笑。但年康枋交也。

山谷題萬松亭額篆書。東坡手跡一。樂工。又作樂府題之漢篆書。二公即又能隸篆也。

子昂得靈璧石筆格。狀如鑽雲螭虎。

船子和尚肉身。向在吾鄉涞灣法忍寺。後為人盜出像一尊。竟盜易去。故像至今宛然如生。成額細眼。左手如撚指狀。相傳肉身時。指中嘗出光明。

山谷有黃竹杖。虎臂杖。虎胎冠。椰子茶瓶。鏡研。

許尙書論凝水卷。自禹門三級。以至秋風漾波。凡十二種。卷終書寶慶丙戌南豐陳模百星。上有彭城一
開國私印。余所見于弇州馬遠水十二幅。極奇絕。圖伯據至余齋。孫漢陽借臨之。又演爲二十四幅。
王勃。上文中子之孫。李陽冰。李供奉之族子。
石荊山吳人。善琴。爲獨弦及所重名與之游。荊山每操當以十合小豆爲萃盞一升而移品。
蒲州有首陽山。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首陽山。華亭有八分碑。漢敬祖書。陝中華亭也。
天貓星有二百五。在南漢中。
孫漢陽以宋復古殿瓦爲研。瓦色黃。而帶白。製頗古。
王敬美藏一玉觶。有把長三寸。皆臥蠶紋。純是青綠侵蝕。眞奇寶也。敬美自題其齋曰寶觶。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蒼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峯巒洞壑。叩之聲清越。雖
天深者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殷無美有酒志十本宋刻。
宋吳興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繩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
陳名夷。嘗乘白驢從衆少年數百。欲入潤州。聞藝祖登極而止。隱武當山。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其
志如此。
梅花道人。嘗與允元瑤師事桃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言讖靡皆中。
歐陽詢之長子。名肅。次名通。皆攻草書隸。
石曼卿眞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手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張親爲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眞。後并眞贋本同送歸之。雖
遊戲翰墨。而雅有隱德。
張應韶吹鐵笛。數里外聞之。後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鐵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刻綠。損而多坎。吹之
不能成聲矣。廉夫草玄閣至今存。望仙橋闌著。亦付之祝融可惜。
鐵崖圖水墨上書大痴爲廉夫作。唐子華題。
管夫人出湖西小蒸。今其路尙名管道。
元美公有宋劉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亦畫一小像在其後。
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側而俊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
男雍重裝四字。友人劉無已家見之。
黃鶴山樵鐵網珊瑚官綃軸。其畫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其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
故名。
着色李雲林。始在宋光祿氏倚家。後爲徐太常所藏。

徐澤夫長君遊我。藏吳道子三十二相觀音水墨卷子。其上標題細字。字小而極肖蔡君謨。有勢。又有王
右軍月半帖絹本。損然法在是晉人風氣。余借至泖上。摩玩三日頗快。
余有李嵩骷髏團扇絹面。大骷髏提小骷髏戲一婦人。婦人抱小兒乳之。下有貨郎擔。皆零星百物。可愛。
又有一方絹爲休休道人大痴題金壇王肯堂見而愛之。遂以贈去。
索隱家語云。言偃吳人。仕魯爲武城宰。今吳郡有言偃家。吳地記云。宅傍有盥洗石。周圍四丈。爲梁太守
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
文氏停雲館乃溫州公當時所成。并署題。衡山則玉磬山房。庭內有雙桐覆之。
衡山少從吳文定公游。遂學蘇書。李范菴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余見臨洋州園詩。極似端明
也。
蘇梁城。爲其子論講老子數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
楊廉夫幾廢時爲諸生。請律格作二十首拗體。伯雨答曰。無鐵老力者。便墮落驢馬後大蟲耳。
嘗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玄宰所藏。
每欲買山習上作桃源人。以應舊識爲余圖趙王孫桃花綠山一冊。
李白之師趙蕤。天水郡人。曾註長短經。闕明易。
王叔明石梁秋瀑。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徵君同宿愚菴師房。焚香煮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
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拄飛泉遠。雲淺山間疎樹淨含烟。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
夕陽。（因倚梧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擁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飛
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衢香。奔流峽底雲出起。疑在匡山瀑布傍。（陸有恆題）也。
荊公嘗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
崔家宮室最雄。爲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于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
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
政和間洛陽役夫作枕小石。有刻書。乃右軍蘭亭敘。殘缺之餘。止有五十一字。
百舌能爲百鳥音。顏南有鳥鳳如喜鵲。能變曲合宮商。爲百蟲之音。
乙未六月初四過項又新。觀魯公顏眞卿行書定襄王郭公帖。幽定之修箕圖。趙孟長山居讀易圖。王叔
明咏石圖。徐幼文林泉高逸圖。香光居士王叔明丹山瀛海圖。趙文敏蜆瀨圖。趙子昂書張文陪送秦少
宰敘。錢習川青山白雲圖及歸去來圖。王羲之草書二帖。馬和之毛詩鶴鴞篇。黃太史墨妙。馬和之毛詩
破斧篇。趙子昂歸去來辭。同賞者郁師古。王子逸鴻鑑之。項希憲也。約秋濤病僧不至。
皇甫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而死。
段太尉秀實爲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見正史）
杜子美足跡徧天下。故其詩變化百出。唐山人珠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以此正可貯瓢中耳。

秦少游有眇娼傳。楊鐵崖有眇娼志。而楊賦長吉有咏。

唐喻鳧常曰。吾詩無雜綺鉛粉。宜其不傳。余見王子久山水一軸。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荊關畫。施粉施朱笑後生。

閱余山水。下筆辣甚。王閣伯持來見之。

古人以毛錐爲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爲上。

畫長在蜀荷聖寺。孟蜀末有僧曰仁顯。作華陽記。又云嘉花草易顯。

北魏延昌。州郡佛法熾行。有一萬三千餘寺。見正史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春則濃艷。秋則肅殺。蘭亭中暮春三月。却又天朗氣清。所以爲佳。士大夫宜有如此氣象也。

芸湘之西一舍近曰迦。去迦之西三里近曰蒸溪。蒸溪之北有世家曰曹。徵善其先自宋文恭後五世孫。

其孫溫之許。歸家于淞。子姓有稱貞素處士。居安雅堂。置學士所集之書也。

石林云。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爾。

旌儒廟碑陰。即秦所坑儒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爲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過隣角里先生作。寶淨僧居其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床。行路荊榛藏豺羣。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匯寫。并賦詩右方。瓚題。雲林此畫在長安中。

范石湖。每歲移家泛湖賞海棠。

唐子西云。水無美惡。以活爲上。

宋周曾秋塘圖一卷。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前有皇姊圖書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鄧文原袁伯長俱爲館學士。李泂以翰林待旨居京師。爲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寵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也。

趙魏公早歲。喜臨智永千文。

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黃庭經刻本。出于秦州者。傷于骨勝。出越州者。病于肉多。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

寶公倚像。父老相傳沉香爲之。宋初取歸京師。

插花着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疎密。皆有意態。得畫家寫生之趣方佳。

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譙牙山。恐爲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爲震。因名譙牙。下有子胥廟。

景陽鄭瑤。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背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蒼中而隱。外若癬瘢缺疵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澀。彈之好聲。瑤爲象江守三年。不病疫。平安家食。後還長安無家。召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貲六石。直費俸六十萬。瑤嗜好有癖。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

文太史有墨竹紙銘。耐辱居士撰。玉局散吏書。成通三年。予登進士。明職史館。適有客自西山來者。餽予以懸竹一本。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墨色。葉玄碧。節節疏疏森秀。崢崢嶸嶸。予甚愛之。越戊戌。予歸中條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部二侍。歲月長遠。無日不與竹對。昭宗播遷。予以嵩避乘輿奔走弗暇。及竹遂毀。予戀戀不忍舍。因命從事斷紙成干。配以毛穎。併塗髹抹。則知人意。復與余游研席者二十餘年。今爲梁庚寅。予年八十有二矣。余亦耄老。不時作書。筆忽墜。余僞由成通中至播遷日。幾四十年。而竹之隆替判然。其生也以時。霖雨露洗灑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沒也以他。他不遂生意。及斷紙後。雖日涉翰墨風流間。而本性已枯。雖生亦死矣。其盡可傷哉。亦因然也。嗟嗟。運數豈獨竹然。予豈復忍棄之。乃瘞于休休亭之西池上。并係之銘。銘曰。君子者委。改節者豈其之。歲寒者易。行藏者唯其時。人亦然也。於物奚疑。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妝鏡。梨花帶雨。青困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艷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贈仳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右軍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宋玄黎雲。石田先生見而圖之。

嚴幼芳。天台營妓。賦紅白桃花。調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此女不特天資聰秀。即其不肯證唐仲友一事。至今俠骨猶香。宜其徹阜陵之聽也。

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官堂二字。

陽明先生。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插出山外。下臨無底。人無到者。公乃側身徐步。若龍蜿蜒。陳方巖前。瞻顧而歎曰。奇絕。人服其膽。

文太史得古端研。銳首豐下。形如覆盂。面鏤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刻其背合處。號東坡製銘。一龜橫出。作嚴威狀。文鏤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爲五星研。

楊文公說苑云。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褸被人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舉蹄卻立。鉉貽書詢沙門贊寧。寧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漬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劚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三尺。腦骨若斷柱。積柴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漬之。遂爛焉。南唐有大虹橋。小虹橋。飛虹橋。皆傍宮牆也。

宋徽宗有大觀茶論二十篇。皆爲碾餘茗點而設。不若陶穀十六湯。甫美之極。

周初。有于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一字

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道識之。余不信者。詳考二句。乃冠詠所製。黑帝安和國千字文也。

大元中。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王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說魏韋仲將懸櫈書凌雲臺額。郢埃下篆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

張可觀與吳仲圭遊。故其筆力有勁。無俗弱之氣。晉徙居華亭。再徙嘉興。遂爲長洲之周莊人。

秦淮有二陸讀書臺。

蘇州黃堂。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太守正廳也。

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余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所居黃閣也。緗素雜記。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

今世傳界畫。馬夏皆出于野夫。野夫西域人也。

陸修靜御菜頁。有菜奧塢。在蔣山平坡。

吳思齊。字子善。宦游十年。田無半畝。宋改物。家益艱窶。有勸之仕者。佯謝之。遇婺疾失聰。交游苦其聾。詒未畢驗去。獨與方鳳。謝翱。吳方善。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唯唯。而略無俗意。先嘉作麗水。不能數歸省。旋時必遙望阻謝。因自號全歸。宋技濂云。濂游前陽仙華山。問吳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倘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方鳳與謝翱無月不游。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後返。

烏山下無水。魏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枚于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吾鄉于見心顧氏。見一蒼石朴甚。鐫雲根二字。又旁鐫一壑字。浩翁物也。

東坡蘇鈞秀才帖云。蘇鈞秀才。取歙民女爲妻。宜得歙石之佳者。寄遺此硯。殆亦非絕品。蓋寒士無力致之耶。然亦發墨滑潤。此外當復何求。物既以拔萃爲貴。則論者不較精麤于流之外。不然則歐陽公所謂速人磨墨片。最快便也。真蹟藏項氏。

米芾文論紙帖云。饒州竹人槊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作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餘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藍非佳品。與鏈亦不成。此論見真跡。

范石湖云。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

段文昌字景卿。又一字景初。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從師荊南。或旱禱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土璉端西七所頁雕玉杖一根。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

李贄臯有詩可諷。檢經求綠字。憑酒借紅顏。

雅宜病。于壬辰卒于癸巳。臨終夢蝴蝶入帷。曰吾其已矣。

樞密貢政節愍公王倫。葬在陽山大石塢。使金不受僞官。縊死。其子述。號附絕句。飲五日。罵萬死。與從兄道。同北方豪俠。訪得父骨于河間而歸。瘞于此。

岳墳檜樹劈開。天順時杭州郡丞馬偉爲之。

白鸚鵡兩度見之。一見於陽觀中。再見于周李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

李後主。金太子允恭。皆善墨竹。

嚴世蕃奏草真蹟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父子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祗受。

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真蹟。洪武間榮公以高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戍卒家。見其糊紙窗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榮公驚喜。揭之以歸。

都公譚纂。逢道者語人。欲求道。須于功名上關一關。方心死。

韓昌黎贊言。詩爾雅豔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詩。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

陳止齋云。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而書生不知兵。猶謂孫子不善屬文耳。

云東坡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置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君子居夷者。吾鄉宋參政。堯武爲惠州太守。余亂之。曰果然。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有四口。鬼爲之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騷外。征帆杳靄閒。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閒。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丙申上元。見楚中劉錦衣宋人畫冊。自蕭照馬和之趙千里而下凡百幅。是日真如游山陰道中。

余有所伯虎藏草圖一卷。叠法范寬。太原王公跋云。陳仲醇奉其尊公先生之命名長子曰夢蓮。次曰夢松。皆者夢也。獨寫三子生時未有夢。而偶得是卷。仲醇躍然曰。此豈非夢乎。今余子爲謝家兄弟。結池塘青草之句。不辱此圖已。於是之成爲援圖命之。而囑予題卷後。以代麟頂。王錫爵書。

安東金剛嘴。不知築于何時。疑傳上有尉遲公字。

吳寬鼎中。分宜崧立東陽郡。穀水東遷。獨松故塚下。塚爲水毀。其塼文。篆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又浙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隨水。幾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其後二年。靈運如龜繇。故曰著短龜長。

余嘗酌中泠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陸羽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疏云。陸羽茶經。言瀑湍急者勿食。今此水瀑湍湍急無如矣。乃以爲第一何也。又雲液泉在谷簾泉側。山多雲母。泉其液也。洪纖如指。清冽甘寒。遠出谷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又何也。

傳云。天遁劍術。遁法之最高志者。乃九國志云。俠客劍術。皆鬼爲陰物。神仙清淨事異于此。

顏真卿書使宦奴刻已所書。奴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刻之。乃得真云。

徐長谷。品惠泉賦序云。叔皮何子遠遊來歸。汲惠山泉一罌。遺予東皋之上。予方靜掩竹門。消詳鶴夢。奇事忽來。逸興橫發。乃乞新火煮而品之。使童子歸謝叔皮焉。

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見佛藏之）

何元朗極精詞。謂家有女樂一部。

焚香　試茶　洗硯　鼓琴　校書　候月　聽雨　澆花　高臥　勘方　經行　負暄　釣魚

對畫　漱泉　支杖　禮佛　嘗酒　晏坐　翻經　看山　臨帖　倚竹

右皆一人獨享之樂。

汪伯玉言。李長吉語涉生死。輒顰蹙。與諸孫唁言。人之生妻子未足爲累。惟將死爲妻子累耳。

道祖司門。前且過訪六丈別。且云。計程二月到都。正看海棠。昨吾海棠。頗見太守風味。辛稼軒有詞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又頗見老楓窗風味。

稼軒辛敏公。少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蓍。懷英得坎。因留事金。稼軒得離。遂南歸。紹興末歷立戰功。嘗作九議。並美芹十論上之。皆切中時務。累官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年解綬歸鉛山縣南二里許有稼軒書院。而分水嶺下厥墓在焉。稼軒長短句凡十二卷。党懷英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善篆文。尤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今可見者闕里杏壇二大字。皆祠碑額。尊雨先生祠碑。東昌府學三絕碑。

岱頂諸名家。可爲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在）宣和大定二碑額。（岳祠）會真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開元磨崖御書。蔡彬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嶺有開元紀泰山銘。四字如斗。中嶽補書秦始皇紀秦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待制宣和修廟。（岳祠）宋真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行則錢選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碑。（岳祠）草則黃廣洋。（詩刻延禧殿前）魏閣。許應元。（詩刻題亭）

京房易傳云。山門上下者爲崩。

乞士者。有四種食合樂。種植田園。名下口食。仰觀星宿。名仰口食。四方巧語。名方口食。呪術卜算。名四維口食。比丘不作此四。名清淨乞士也。

如來眉間有白毫相。猶如珂雪。長一丈五尺。毫有八楞。周圍五寸。其毫中空。右旋宛轉如琉璃洞。

衡山無漢碑。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峯。

禹精神在水。故篆體皆有流水形。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傳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必計較於毫釐之間。如堯舜君臣。都俞賡歌。區區四凶。正何傷于極治也。又有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

龍湖嶽治。謂南嶽聖燈現光處。其下必有丹砂。及一切寶藏。此甚有理。又欲以飛梯候光現。即識其處。掘必得之。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道。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稷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洵識偶趙詩云。遠山曾率翠凝煙。爛熳桐花二月天。遊遍九嶷煮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曹契）

孫淡陽太守。以紫檀做古製刻三雅杯。銀絲填漢篆字。客至拋骰行酒。么二季雅。三四仲雅。五六伯雅。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臥隱。便覺蝸壞住山爲煩。

初邵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挈家使蜀。故免于難。

洗馬起于荀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荀子正論云。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後世訛先馬而爲洗耳。

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郭恕先以篆籀。狀屋故上折下算。一斜百隨。成中尺度。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董玄宰有印曰畫禪。

嶺南古無兔。工人剪髮爲筆。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髮。不能辦者。輸責其值。見嶺表異錄。斯亦可笑也。

倪迂雖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溪逕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率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錢塘縣署有吳越時羅隱手植海棠一本。

邯鄲縣每年三月二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墓。冢形如研子。程嬰公孫杵臼冢在焉。

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

余有宋仲溫書子昂蘭亭跋。諸體皆備。而僅九段。亦吉光片裘也。

朝雲葬惠州棲禪寺。結亭覆之。榜曰六如亭。以其能誦金剛也。

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

宋政和時。都下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吾鄉太僕沈公懷春帖云。身入兒童鬪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

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黃魯直自題像多。惟一贊云。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

袁訪古帖。評之凡七。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披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搨。自與臨肖。如索隱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永禪師弟子辯才。不惟書法擅場。而畫亦工。見蘭亭圖中

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眞跡。便是蚓將。未見唐太宗也。

古人寫字。用筆必有味。用墨必有流繇處。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宵鶴唳。秋空隼擊。王晉卿[illegible]雅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

李營丘秋晚圖。僅子昭甚深處。皆項氏藏。

雌雄劍。有人言以磁石鍊之。縮地法。視飛星流時。來其處呪之足上。便能頃刻百里。

陸平泉先生云。讀書須寄出書中。眼目始得。佛家所謂人天法眼是也。

范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爲王翼寫湘山樹及杭州圖。其石門諸跋。上尚多也。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衍者爲多。衍所著書。有尙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竹文春秋。通書枝神契。說文繫解。石鼓叱。楚文音釋。閒中編。竹素山房詩。

鄭元祐少脫腕。任左手。號尙左生。

秦太虛龍藏。將自書田以歸。因住山寺中。修懺且書絕句于住僧房壁。

余藏宋紹興所刻書冊。華嚴經八十一卷。後又得法華經七卷。又得楞嚴十卷。圓覺二卷。皆宋板也。惜無宋刻金剛配之。後得俞仲蔚手寫金剛一卷。蠅頭細書而精。法嚴密。眞光明寶藏也。後當分鎮諸山。

陳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其弟陳惟允亦長山水。寅號大髯。允號小髯。

按太白故宅。在青蓮鄉。復往戴天山讀書。今宅已廢爲浮圖寺。

杜少陵自成都來夔州門。欲下三峽。適荊襄以向洛陽。湖圖北歸。始至將寓白帝。既而復遷瀼西。後徙居東屯。東屯稻田水畔。延袤百頃。于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

嗜古者見古人書蹟。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塋關物。豈容更落樵採。不思呵護。

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凡庚子日。陳五經再拜如神靈。黃省曾亦以五經奉高架上。朔望拜之。有拜五經文。

晉徐邈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驗耶。

常熟顧氏。自閩中移荔枝數本。經栽遂活。石田折枝驗之。翠葉芃芃。作新荔篇。

太平清話卷三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李陵李少卿印。編紐在余處。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

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便有數萬卷書氣象。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虞集常自稱曰。執筆惟溉于手熟。爲文每藉于口占。

張即之。別號樗寮。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史官書蔽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皆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猶存。故世稱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繁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醫書中有天地賑闔曰。氣鬱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

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塑中。安能運塑。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大定六年。熙州野外流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蝦蟆。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刻。余始疑其僞。後見溜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體本甚衆。往往得眞仙。

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貢院故址也。

山谷云。陰陽家謂克己者爲官。既已從仕。則受制于官。不得盡如意也。

綠端松璧硏長七八寸。蓋硏板也。其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璧爲硏池。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贛州呂氏手植白牡丹。於洪武六年冬十月。冰雪中盛開。狀若玉盤盂。照耀風日。

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數年。不一游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所掩。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

宋多右文之主。自眞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

至正大德間。有僧溥庵。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孟頫所賞。

大令送梨帖十字。柳誠懸十二字。此卷向藏王敬美太宰家。分授第四子閔仲。余見之。大令字疑爲塡。公權書眞神品也。

宋高宗御書敍文一首。前斷脩。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

唐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八字。楷寫酒語殆盡。

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卽仲穆。仲光其季也。

石田少時畫。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余見王右丞山庄圖。又雪溪捕魚圖。山庄樹葉皆如个字。其雪溪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稿也。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爲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

陳摶云。索隱行怪者不可通于易。

子昂昔秋興賦。行書墨跡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向在吾鄉進士千紳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于項希憲家。

碑石泐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放剜文刓剝之處。僞成字形。以爲古意。范石湖此語。爲[illegible]樣也。不知今學漢印者皆此類。古文亦然。

趙邠卿言。孟子又有外書四篇。

唐人書藏秘閣者頗多。唯張顚眞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詭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幷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寧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詩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怯細開。傳取梁朝檜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時成化甲辰人日沈周。

天祿中。封東方朔爲智辨侯。見留令

文博士壽承云。在長安時。過顧舍人汝由硏山齋。見其窗明几淨。折松枝梅花作供。汲玉河冰煮茗啜之。又新得兕鼎。奇古目所未見。炙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吾友徐孟孺欲删史記中褚先生所補。元美公云。漢人之語幾何。而足下忍去之也。

黃魯直云。李侯畫隱首楞底。非隱字未經人用。文五峯却有此印。

琅琊山出茶。類桑葉而小。山僧焙而藏之。其味甚清。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峯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紛紛猶有玉琅玕。

大慈縣觀音寺千佛閣。有東坡題壁。廣化寺有東坡畫竹。見蘇文遺公使安錄

宋化鄉檀香大士。約尺許。衣摺皆吳道子。二樹根承之。上者如履。下者如馬。遠躍水浪頭渦躍。刻楷草陀羅尼經於左方。

許由邪席不坐。邪膳不食。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予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論。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奈何。董玄宰云

孫游嶽。齊永明初。詔于興世館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入室。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作。今端明絹事絕跡矣。

鬢間陶叔彬有雜帖。題曰無聲詩。

古人飛雲。沾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唐功臣墳墓。無子孫者。不許樵牧。委所在長吏差人巡檢。宋朝墳墓。至今樵採者亦數家。

顧況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

高昌王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石方廣僅尺。其文如董北苑僧巨然破墨用筆。命曰江山曉思。柯九思記。書其背而刻之。此屏有色澹碧。今在雨花庵中。

趙文敏公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嘗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法。歸寫一幅質公。公大嘆賞亂眞。由此名實俱進。

宋行宮考。及吳越國考。徐一夔研檢精確。

李太僕應禎。陸參政容。莊定山昶。吳文定寬。斷禮傳錄。沈處士周。呂太常蕙。皆衡山先生父之交也。先生不敢自托于諸公。各賦一詩。命曰先友。

顧況結廬茅山呂蒲瀆石堪池上。年九十卒。林有吾嘗問其字。余不能應。後查改字逋翁。

張旭字伯高。又字季明。與集賢院學士延陵包融。及賀知章。張若虛。號吳中四士。

虞世和甫名士。善詩。公卿爭邀至。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忽權貴。所得賂施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嘗言黃孝于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魯直。

余見鮮于伯機草書呂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其後題云。為國寶先生書。國寶書法妙。家藏秘蹟甚奇。惡札何足以汙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

鮮于宰當公。常見蕙秋藏書。反復論觀。至欲下拜。

危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登登千餘言不休。

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儔。

新昌石佛寺彌勒。宜律師傳身三代纔成。發願凡有見聞隨喜者。俱得成佛。

陸務觀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王。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袁忠徹家世一卷。多名公贈言。在王弇州家。

高房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慕藺之意也。（稱僞言元）

子昂水村圖學歷。詩在王敬美太常家。文太史臨摹一卷。如出趙手。余于白下得之。

蔡倫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版貢餘。雜以苓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祀。蟲蠹不絕。偷官者也。

薛濤。八九歲知聲律。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樓。偃息于上。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

山泉獨能發諸茗顏色滋味。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予吹洞庭曲。

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掀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澒洞中。使若此哉。與世相偏。今將遠棄人間事。追遊洞庭耳。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

張伯雨素不善書。嘗醉寫奇石。具一種逸韻。為雲林所稱。

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氣臨。宜少留意。閒居倘可為之。況身有職任。而值險者。易為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

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多屬曹勛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菁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

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麁。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朝鮮國至今用狼毫筆。）

王充論衡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卻流。今墓東連伯魚。南連子思。塋中無荊棘。無鳥巢。

顏氏譜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曲阜城有顏回墓。前有檜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余愛皇甫湜論虞雞琴賦。同李陵之入胡。講日異類。似屈原之在楚。衆人皆醉。愴惻無色。低徊不平。每戚比之匪人。嘗恥獨為君子。

讀天下志。四川總志為第一。其金石鼎彝。叢談以下之文。綱羅幾盡。而立例亦古。後序云。藝文志悉仍升庵之舊故也。

東坡馬券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為嘉興縣學。

重修嘉興府學記。子昂書。在孔子廟前。

傅彬老。謂蜀之錦綉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于組麗獨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

張飛不獨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濛。立馬勒銘。

中峯和尚。題十八尊者圖贊云。俗諺是獃子。眞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幹用單先。平地上逃其分段生死。阿羅漢起。在院者得眼睛。窣翻轉盤盤。都不是。

米南宮海嶽圖。陳叔方嘗寄雲林館云。此圖描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入無意。雲林胸次清曠。筆意簡遠。當咄咄逼其奧矣。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耶。

楊廉夫寄元鎮一絕云。祇院山下間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天目道傍。崑山石背有之。蓋崑山亦天目能之子也。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范曄失于檢考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浴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

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趙魏公書。早年法思陵。既而師李北海。余見其秋聲賦一卷。晚歲筆也。後有文太史徵仲。顧中丞應祥跋。

元美公石田春山欲雨圖卷。今歸董玄宰。

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廁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見太叔墓

寒

鶴林寺多宋碑。而岳珂孫覬爲多。

張堯山。號州治石梅。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爲。

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藏希憲家。堪與白石翁三檜卷敵手。

老子云。東皋。柳下惠展禽祠之。

清鳥形如鴝鵒。紅頂長尾。緱仙姑曾見之。藍神鳥衣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沒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玉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當往來方寸間也。後王弇州跋云。蘇長公寫枯木小石。山谷愛書酈伯句。秦少游愛書山見句。古人風流奇識。若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僧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邢奇趙子昂善。無書不讀。見李思訓讚勁之。不月餘悉得其法。

朱紫陽嘗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吾鄉孫毅翁文簡善畫美人。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柴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鳥富家遂。公道無均昔日來。識字不多猶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孫太白手跡。有詩草貽諸世得者。諸公諱倫。其子彪湖公諱夏。能法書古文詞。與海內名公游。于其孫諸之所藏見之。

宋景文公云。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

曹雲西有壽雲圖。傍題云。老雲爲敬之作。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于刺繡。與古之所謂絲絕針絕。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狀愛彌日。後此畫遂歸禁中。余于王閎伯處見周昉撥阮圖。却無竹馬小兒等景。謂態襲人。上有高宗題周昉撥阮圖四字。

張三影墓在卞山多寶寺。其西園故址。在南門外。尚存叟端平所居。子野詩名安六集。

檇李有山茶二大樹。其一在東塔僧舍。婆娑滿庭。其一在白蓮寺後屠氏家。旁有四老桂輔之。花五萬餘。皆二三百年物也。余花時曾兩造酌酒酬之。

米南宮墨池二大字。又寶藏二大字。傍題書學博士米芾書。在無爲州。廣野亭有墨池。楊子雲亦有墨池。右軍有墨池。費長房有墨池。張芝有墨池。

宋無爲章居士墓志銘。爲米書。應是僞帖。其書人亦能言之。

少游云。家貧盡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不與世人相通。又云。鄉閭士子。又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

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眞源無味。眞水無香。

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根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余鄉余山茶實與虎丘伯仲。深山名品。合獻至尊。惜收盈不能五十觔也。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黃庭堅嘗謂長老言。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呂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

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姬炭江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爲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熙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

石林葉夢得著書。石林家訓一卷。石林燕語十卷。過庭錄二十七卷。玉澗雜書十卷。石林避暑錄。岩下放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審是集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釋言十卷。又有志娩集。

范丞相質。畜一墨。表曰五劍堂裏。曰天關第一煤。

鵲華秋色卷。趙子昂爲周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綠。全學王右丞。

雲烟過眼錄云。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堵。元和書省淨青軒物也。

顧光藏宋搨黃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後配入樂毅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琉球亦曉烹茶。設古鼎于几上。水將沸時。投茶末一匙。以湯沃之。少頃奉飲。味甚清。

文太史云。家有能三指尖搦筆。虛腕抉書。今人莫能爲也。

孫忠烈曾于宮中廢井。掘一古鏡。有篆文云。光照洪運。忠扶日月。後果死寧庶人之難。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爲團餅茶發耳。今旗芽鎗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在五沸。

其不和。無以破昏蒙之氣。地不雅。無以壯光華之色。檢一變至于歙。歙一變至于醉。此有裁奇語。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
麗仙有一硯。硯銘塡金刻之。藏高元雅家。
臨川王義慶世說。全學檀弓。其妙妙在原法。若專以微言冷語求。何啻千里。
僧贊寧云。龍未開化竹。化竹爲龍。竟宜以笋爲龍孫。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吳門丹泉周子。能燒陶印。以堅土刻印文。或辟邪龜象連環瓦紐。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白定。而文亦古。
漢玉佩觽。皆臥蠶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銳。沈存中云。當如芄蘭之葉。但今不復見耳。余一見于張黃門之子起之。一見于璩仲玉。張觽長。璩觽短。觽從角。想玉者又貴人所佩也。
白玉蟾集抄本。其詩歌多奇語。談語。而淳峻未勻。白沙先生時有類之者。
天如獅子林詩。極可讀。倪迂有圖。
乙未十月初四日。于吳伯度家見宫乳白玉觶。觶蓋有環。貫于把手上。凡十三連環。吳人陸子所製。
李白爲東華上清監淸逸眞人。
茶見日而味奪。墨見日而色灰。
唐道微。游心輔乘。有鍾梧狀元印。蓋取大哉語。
顏魯公有與皎然及淸遠近士唱和詩。謝登山有與張大師酌齋書。道士程武仲評。及蓮社華嚴諸說。二先生文章節義。照映一世。不廢方外之遊。今人何必排突二氏。
曾見鄭所南蘭一卷。畫左有丙戌正月十五日寫此一卷。共十一字。其月日寫此一卷。皆搨刷印者。其丙戌十五四字。則手書塡之。
秦少游有逆旅集。捐居有佛輔記之。但未見。
文與可者有石室先生丹淵集蜀本。
東坡稱與可下筆旋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乃山谷于吳君惠處見文湖州晚靄橫卷。兼有王摩詰關仝筆力。而世以洋州一派竹稱之。何足以盡石室。與可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陽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以燈影縮而小之。又云。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以靈璧石刻于悅生堂。踰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沈石田家玉枕本。有秋壑印。及有王俱像。而刻搨亦精。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柴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
宋史。守之心非叔父彌遠所爲。著外鬪錄以寓規諫。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僞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

宋徽宗竹禽卷。趙子昂題其後。有云。小物得聖人圖。及何其幸耶。又見徽宗畫六石。玲瓏古雅。不用皴法。以水墨生紙學吳道子。此二卷項晦夫所藏。
宋高宗既卽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以至登廪。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璹召見。遂以圖上進。後此圖說流傳人間。見遂段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
許松皋云。河圖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髮。
湖州天聖寺殿壁。東西二堵。有管夫人寫竹。
姑蘇寒山寺。有題詩二句。刻于石。橋邊漁火依然在。詩裏鐘聲到處聞。
道經。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陸以甯謂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宜。他日身後宜畫壁。
丘長春有桃核杯。楊廉夫老鐵補樂府一解。
鍾離翁。壽朱諜陽斗子乞盜米佑籍。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如一劍狀。
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許。卽伊尹墓也。名三家次。過花郎廟。塑莘女倚坐。配享者乃蒙恬將軍也。
洪覺範渡海。卽號甘露滅。維摩經曰得甘露滅覺道成。故以爲號云。
七十二賢中。秦非大中祥符時。曾封華亭侯。
柳子厚女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旣愈。去髮爲尼。號初心。
宋高宗手書龍王勑。向在三塔寺。寺僧信大源貽項子京家。
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今質吳伯度家。
速香。出其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半存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
杜康泉。在舜祠東廡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揚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二十三銖。
錢惟云。至正九年春。予游松之明日。郡臺張叔溫攜數客來見。中一人。昂然長。擺然淸。言議風發可畏。問爲誰。則曰袁凱文氏也。凱先世蘇鏘城僑居于松。其父可潛翁。以詩鳴。
蘇文忠愛陽羨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唯斬蛟八字而已。按橋題經營時禁鋼。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來伯家眞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宰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遊人談北府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不避鎭。又曰鎭守戰原野救。分守戰山谷斷。守偏戰岸盼。
黃大痴淺山雨意一卷。題云。此是僕數年前寓平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住武二幅。用大癡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雲林又題云。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鷗波。要亦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

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此法始于湖州。而柯奎章全法之。淡紙左子邑尤得其妙。

宋紙子明處望之無痕。

趙子昂畫淵明像一卷。題云。既告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跋于雞詩亦淸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

隋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

唐太宗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洪崖跨白騾曰雪精。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子陵年八十終。

顏杲卿墓。在曲阜縣舊魯城內。顏之推墓內。顏眞卿墓。在杲卿墓左。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玄宰。定以爲五代人筆。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

紅梅舊盛于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園第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接分枝。由是都下有二本。又唐鄧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扃鑰。游人不見。其貴如此。

趙承旨手蹟一卷。頗得老農風味。其略云。流頽前得書。發至農具。又田園丈尺。及稻把舊椽竹。皆已收。今

欲斫竹椽五六十條爲用。可於西莊江南竹。井斑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除舊椽竹疾發來。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山谷移監德平鎭。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

呂文穆蒙正。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今傳破窰屬此也。

趙千里弟伯驌。字希遠。高宗常命二人合畫集賢殿壁。稱旨。賞賚特厚。

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邛公跳探此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圍數畝。門闕皆龍所銜。龍氣爲水。霏霧如霧。畫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粳米。遂歸訪舊而返。

東坡爲鳳翔僉判。有兵官王飄教之禪學。始能出入梵乘。凱王鞏之父也。

呂公鈞叢。有披老筆。

劉貢父生時。自次其集藏之。私諡曰。公是先生。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

古人惜字。惜寫稿。惜寫草。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罕。

宋洛中廣化寺。鑄郭汾陽鐵像。

潁上井中有光。得一石。鐵皮銅束之。啓視。乃右軍黃庭經。並玄宰皆以搨者示余。頗異恒刻。今留藏潁上庫中。

王祥臥冰處。後山叢談云。在沂水。今冰凍至今不合。然張希周見已涸無水矣。

王晚爲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名四照亭。慶元中。趙公請會客。問名亭所自。銅陵主簿姚行簡對曰。山海經云。招搖之上。其花四照。華嚴經云。無量寶樹普莊嚴。華燄成輪花四照。又云。光雲四照當圓滿。今亭四面見花。故以此名。

孟子鄒人。其母井人也。其地有三遷鄉。

張齊賢宅。乃裴晉公綠野堂。綠野堂乃李藴年故第。

山谷云。來婺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群丁撥棹。乃覺少進。喩之所到。輒能用筆。

又云下筆痛快沉着。乃古人妙處。

乙未三月十一日。得法書通釋翰林要訣抄本于武林市肆。因念梅道人賤身埃土。市腥相廁。反不若此書與余共遁中。爲洗塵以還其遺。

文人之有研。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最相親傍。故鏡須秦漢。研必宋唐。古人良有深味。

王子幼云。北地梨花最盛。惜與風塵相昧。不若洞庭梨花。與湖山相映也。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

瘞鶴銘。撰銘乃瘞吾鄉華亭鶴也。

仇實父畫子虛上林圖。長五丈。窮態極妍。蓋生平得意筆也。余見其胡笳十八拍圖。汴橋會盟圖。赤壁賦圖。皆屬能品。而不若此卷爲第一。

太平清話卷四

夏黃公。初隱雒角山後。本姓崔名郛。字少通。號夏黃公。河內軹人。親墓一非。其泉湧洽。後子姓以夏爲姓。至今有八十餘家。皆是也。詳見崔氏譜。

陸友仁嘗得古銅印一紐。以示元鎭辨之。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沒。仲安謁元鎭賦焉。有古詩載雲林集中。

姜氏秘史。著遜國死難甚著。

杜祁公自少好學。工書畫。見墓志。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頤大中。甘于南陵巡捕司舫子臥屛上。書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鑒。後爲人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爍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爲西園。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游會稽。道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名素璧。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邕。齎黃金白玉銅鐘五口。賜三茅君。光武建武七年三月。遣使者吳倫。賫黃金五十斤。玉帛。獻三茅君。今山頂有埋金處。上有聚石。又曰。中茅山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十斤。深二丈。上有盤石鎭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

蔡邕焦尾琴。六朝齊明帝曾賜王仲雄。此見正
楊鐵崖鐵笛。重四錢六分。向藏高太醫鶴琴家。垂老病。余以文徵仲望湖亭畫一軸。王履吉楷書。阮嗣宗
咏懷十七首卷。肯錢買之。是日臘月二十一。公私之逋如蝟。尤能拙力從此。見者莫不笑余吳痴有種。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自老坡始。
續漢書。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
吳伯度家有靈壁石。高七尺。闊五尺。後劉元章題云。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篆泗濱浮玉。
樂毅論。王右軍親書于石。殉葬昭陵。溫韜發得之。至宋入高紳家。紳子高安世自錢塘至蘇州。十餘年。石
已破數片。以鐵束之。後亡矣。或云。唐公主以僞本易之。不曾落昭陵中。
項氏有漢玉鳩一雙。上下相疊。
余藏漢玉杯。乃細腰半瓠。而下琢瓠蔕。細莖承之。與有宋人三年爲楮之意。人言前古民醇。工作率多
拙。而沈括謂古物至巧。正由民醇。知言哉。
呂東萊畜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洗玉龍眠以十六古玉洗于池中。云時從之几上。則不
應有擘窠書。
元沈瑞得大痴畫法。沈華亭人
李獻吉云。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與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蜓之

非王也。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
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豬。咄咄呼馬。盧盧呼貓。
嚶嚶呼雀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諳。如今里巷之謳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
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
黃五岳云。自順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器。書畫。
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銅器數倍于宣和博古圖所載。
項希憲藏大行皇太后挽辭楷書眞蹟。後題奉議郎充江淮荊浙等路從發運司管句文字武騎尉賜緋
魚袋臣米芾上進。其字與哀册同。乃知哀册斷然米筆也。
張文規詩。以吳興紫筍。白蘋洲。明月峽中茶。爲三絕。
吳偉孝廟登極。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金道王禹來鄰。盛談金人之勢曰。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語甚奇。
蔡珪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十數。有篆六一居士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嘉辨等書。行于世。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雲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

贈詩云。道山何好我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我顏人不識。倚墟空想舊茶經。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
子孫零落一身孤。寒飈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辛巢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
嚴夫子忌墓。在吳江瀾溪之傍。嚴助墓在檇李天寧寺之後。
趙時賞宗子也。當宋末時。賞在軍中見同列侶幅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至正間。吳淞工王氏。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漆。解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漾灤河中。各容二十人。上都
之人未嘗識舟。觀者異之。又嘗奉旨造渾天儀。可以摺疊。便于收藏。其巧思出人意表。遂命爲管工提舉。
七月一日風雨急。(疾 急改) 桐思湖邊吹夕涼。燕(卿改)巢滿然(婚改)嬰鑷翡翠。荷花迷睡(濺改)(鑷)鉶(濺改)鷺驚。却疑身在
瀟湘渚。且看舟停雲錦鄉。笑(咲改)我雖(自改)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留昌言高仲書堂戲寫此
圖。并賦贈馬瑗。壬子下有陶大雲林子印。此畫藏項玄海家。
項氏藏百家註柳河東集。宋魏仲舉刻梓。紙板精妙。錫山華氏家藏物也。後歸京兆跋云。余所見宋刻文
選數本。惟此本精妙。著名吳門。後爲李氏珍藏。嘉靖甲子購得之。帙中有祝枝山唐伯虎諸公品題。亦妙
品也。又跋云。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晉魏胡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士
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畜三五種。亦皆宋刻。此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當尤增翰
藻不可涯涘。丁巳祝允明。維門人張靈時侍筆硏。又跋云。古云文選爛。秀才半。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余
昔遊南都。求鑒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都之半。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
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因途留而成之。自是累購善本。餘年莫之遇。孔周何從得此。紙墨刻印又精好。倍
余所藏。豈非天緣耶。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賡賞。楊循吉題。後又有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
披覽。
七月十二日。見蘇東觀歸雨帖。阿育王寶塔碑文。蔡端明郎中帖。東坡潤筆帖。黃山谷維清道人帖。米
南宮寶先生帖。又米南宮臨蘭亭。皆眞蹟。項玄度所藏。
修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寶瓶樹珊瑚。稚稱翠樓金屋。若置蓬茨下。便惡俗矣。折老梅一幹。插白磁瓶。置之蓬茨間。故自雅。使點綴
紫絲步障。亦有餘情。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塚。得隱起硯于冢中。識者貫得之。讀其文。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
高妙。王荊公啓鐫之。書于天慶觀齋堂壁間。
山西澤州府亦有赤壁。
顧阿瑛築別業于茜涇西。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柳孝光。方上之士。
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咸主其家。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

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璞又別名德輝。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眞蹟。如登僞者。眞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爲多見石刻。少見眞蹟。往往復以眞者爲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玄武湖中有大墩。里俗亦相傳曰郭璞墓。

郎駙馬景和未婚時。習禮于儀曹。時侍郎臨潁賈公出對云。玉河冰泮開流水。郎對云。金谷樓空見落花。公默然。以爲非佳對也。成婚後二年而公主薨。

長洲李世英。精書學。作韻類三十卷。其義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并非不紊。凡十年而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作字鑑五篇。辨點畫。刊除舛謬。以備一家之言。

右軍爲山陰寫經道士。住曇灑村。一作又醮。

東坡謫黃州時。布衣芒屩。都挾彈擊水。

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李端叔跋曰。吾葬亡妻崇因。長老欽公謂余曰。子何不爲觀音。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燬。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與出加滌洗。而燦然如未嘗燬者。蓋先是刻。馮祖嗣居士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頭獨全。

陸璫湖邊水浸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滑。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

王昭君墓。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古豐州六十里。

柳城縣度人經。藏項司馬少溪家。今授仲子希蘧。後題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于上都昭成觀。永充供養諷誦。又一行云。昭成觀內供養經法大德三洞道士徐文杲校勘。觀察使給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長孫公受界造。後又一行云。有唐開成三年歲在戊午正月十六日記。其題跋大順元年二月十九日華山道士魚又玄題。後有趙巖及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宋濂題。又有吾鄉陸綵與其師少宰浦汀來一封。押縫有大觀印。宣和璽。內經中諱字。其上皆二內字。凡淵字世民字唐諱皆缺筆

滕用亨侍詔。善鑒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曰爲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侁名。

箕山有二許由塚在焉。下有水曰犢澗。即由洗耳處。

丁晉公始典金陵。辭之日。眞宗出周昉袁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此。謂遂張于賞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苕溪集。金陵記。王密學詩序。皆言賞心亭臥雪圖出于晉公家藏。不言御賜。惟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爲眞宗所賜。

縣榻不獨徐孺。南州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供奉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五臺山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

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爲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

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訛謬。忤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八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着行。

郁伯承云。橘奴不必渡江即生枳。地愈南愈佳。愈北愈劣。

池謝沈仲貞多家藏。出示宋人畫册。內有李唐趙千里劉松年李嵩。皆精絕。餘皆馬夏爲多。又見馬遠漢宮春曉一軸。梅花道人竹一幅。梅花折枝插瓶中。下以斑竹方架承者。一軸。又倪雲林山水一軸。竹一軸。趙子昂載酒圖一軸。仲穆洗馬圖一軸。騎馬圖一軸。又盛子昭山水一軸。上有劉伯溫題。又沈石田做梅花道人松石一軸。又柯石一軸。又竹雞芙蓉一軸。又文太史柏舟圖一軸。又水仙一軸。仇十洲四皓一軸。又梅花道人册葉十三幅。邀余題之。余爲標其簽云。梅沙彌以畫說法。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桂蕊庭闈。乃契斯語。

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選。亦咸爲詞賦採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孔鴻極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歟。此無異也。

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

唐伯虎有風流逝數千言。皆青樓中遊戲語也。郁伯承有藏本。

正和二年夏四月。新安蟾蜍背生芝草。時庭夫沒水于龍淵之津。視此一蟾。留日而拱。已而視之。則其背生芝。凡十五葉。葉間有異草。叢非若翠。歲寒不彫。

蠶均齒之導師也。

宋人圖譜。列品外之奇。白曰魚魫。紫曰金陵。邊幽二種。迄今取重。而尤逝倘魚魫。或名玉翰。或名玉魫。是花也。妙香殊勝。一可當百。他種皆棄置花。而此獨花獨叢擷。

元美公云。數年來甚推穀韓歐諸賢。爲大雅之文。

余見管仲姬字一卷。平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拆。娘押封。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晉照寺員子。至先頭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羅富地及德祐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此

地若別對付錢買了。卻將此錢好生實封了。附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燈斛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個。爲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哥哥每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顯一等。交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州田塍。徐壽二好生修理。休悮桑樹。好生照管洗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椒樹。只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哥。收此池湖沈氏所藏。子趙奕有跋。

余于項氏見綠君識手蹟一卷。其前後二柬。即停雲館刻宋澄心堂紙帖也。

錢塘女士。有曹雲齋氏。以才藝稱于人。皆持所著詩文。介其師辰公。自陳幼從見于殷睿貫公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謁康夫先生。復偕乳母氏訪之洞庭太湖間。爲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嗣睢朝雉琴操。以和白雪之章。康夫大賞。敘其曹氏弦歌集。

玄宰爲余摹雲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顧阿瑛又別有摘阮小像。

吳人朱性甫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箧篋。群經諸史小說。無所不有。詩精雅。著航集。尤精楷法。手錄副墨詩文。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隨筆。總數百卷。

小米大姚村圖。諸石甚紅。藏顧仲方中翰家。

元王方叔字壯猷。與子昂善。其先自盱眙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詩編云。第一山人文集。

元美公屬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鱗詩及記。皆命仲蔚書。而叔平裝潢法不盡到。如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乃水苔所成。賜蜜香紙萬幅。令杜武庫寫春秋。又蜜香花所成也。

臨帖如驟見異人。不必相其耳目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注處。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桑道茂宅。有二柏甚大。人居而不蕃者去之。不然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瘞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河陽節度使温造居之。發所藏鐵而卒。

歐陽率更夢奠帖蹟。有郭天錫趙子昂跋。而余以爲定是宋人書。

倪元鎮。又嘗自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庵主。

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芭蕉白石。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廬。焦光亦有蝸牛廬。俗呼爲蝸廬

余秀州買得白定瓶。口有四紐。刻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

女真傳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與兵以後。稜染華風。師將生朝。皆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道

午值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余昔戊子。隱居沈大夫園。四周雜植花。是小桃源。時雨初晴。負笠握鋤。檢散士詩。如灌園狀。是小於陵。數授諸生。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槃。知舟倘徉池中。一盌一琴。可溜可釣。是小玄湖。挾此數者。覩青天。呼白鳥。有談名利。則掉手謝之。不知其他。是小神仙。

范文正惡彈犍蘭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見老學菴筆記

劉蛻文冢。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勾刪者。有注楷者。有從背者。有朱墨圍者。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爲笑矣乎。青蓮集亦有笑矣乎一篇。斷然僞作。

米南宮云。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今不可考矣。

列仙傳云。盜道無師。有翅不飛。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玄宰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眞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其拈出爲輞川者。自玄宰始。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荊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

漆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婆家祗住杏花東。從成叔西湖春遊記婦人詩也。

晉書皆爲許敬宗寫入小說。

甲午秋。自下得漢印。陰文長樂二字。懸之扇頭。訪雪浪山三懷講師保恩寺中。懷公云。長樂我鄉。偈之德也。其以贈我。是年集人又五十。余解以爲壽。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綱。綱植之永慶寺殿庭之左右。今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開田平陸縣西。俗呼讓畔城。又名與讓里。至今其田民無耕者。

張羽亦號靜師小米。

杜綰號雲林。黃七容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倪幼霞。

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南史。沈文季。千里豈關魯衞湖石。淡陽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蓴。與故縣謝相迎。或說千當作芊。末當作秣。千末皆省文也。秣下即秣陵。

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而各有言李如松家人參一本。重十六觔。形如小兒。

甲午五月初六日。從北庭聽講楞嚴一登。是日見檀香爪中佛。又中峯祖師畫像。像蓋洗子也。

昆山王安道。學醫于丹溪朱彥修。博極群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李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安道名履。

貫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宋時老子廟。吳道子畫壁。宦寺人買之。有隱士以三百千買壁。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

朱珪師吳叡大小篆。尤善摹刻。得取王厚之趙孟頫吾衍三家印章譜說。幷叡與己所製印文篆例。爲書曰文集者。又有名蹟錄。印珪素所刻名文。性孤潔。不娶而終。珪崑山人。

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此。則鍾山者何也。

松雪楷書老子卷。前白描頭陀老子立像一幅。後寫道德經。跋題云。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廿四五日。爲進之高士書于松雪齋。又金寫道德經一卷。

元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溍。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

宋化卿一幽壁石。秀而多孔竅。其上有白石。如小兒子莊貝。背鐫云。山高月小。

晏子城。安吉西北二十里。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于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發角。中有齊字。名晏子金。

顧仲英。年五十。豫營壽藏。幷自誌其平生。立之藏旁。遇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爲戲。游他郡。圖壽藏規制。幷錄誌文以自隨。

北堂書鈔者。唐弘文學士虞世南所編。爲卷百有六十。余從李見抄本。五嶽山人所謂逢親則登。非拘代次迹同斯筆。固擇雅俗。例成瑣細。不遂其長。可爲此書之董狐。

石斗山法華寺。寺碑載樵者擿地得石函。藏一童子。舌不壞。上生蓮花一枝。

歐陽醉翁亭用也字。王荊公度支郎中蕭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于孫武子十三篇。

石墨出筑陽縣。出懷化郡山。廬山。皆可畫眉。

文待詔。自元四大家。以至子昂。伯駒。董源。巨然。及馬夏。閻。三出入。而百谷丹青志。言先生畫師李唐吳仲圭。此言似絕不知畫者。且亦何以稱待詔里客也。

王以劉廷美陳道復子正爲逸品。而以文先生爲妙品。稱量不平。待詔未肯心死。

梁楷待詔畫院。賜金帶不受。掛于院內。自號梁風子。余曾見其孔子夢周公圖。莊生夢蝴蝶圖。幅幅散筆。神仙中人也。

李于鱗排行第三。鳳洲筆記。中懷于鱗。李三比部。

余見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蕊淵三君子。是伊親兄弟。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潔。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眞芝蘭玉樹。不下晉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宋朝吳郡士登科者。始于龔識。其家居崑山黃姑。猶藏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帖于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

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如此。

司馬子長墓。在河津縣西北十五里。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建石室。立碑樹垣。今盡沒于河。

淳熙戊申。古汴趙希𤇍題謝太傅像曰。此維揚郡齋本。蘄春朱長卿家所藏。比于行都見諸像。和傳是顧長康筆。維儒色剝。幾不可觀。而阿堵中睟焉。校此本無毫髮差。訪維揚舊石不存。遂摹刻于半山。今存本寺。

張山人明。贈余眞玉璞。其大如拳而稍方。內有白玉髓外露。馬瑙殼附余石雞卵。而雜色穿石綴附共名百衲石。皆以鎮紙。

古語云。贓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

宋理宗御像。郭處齋所寫。度宗御像。俞似齋所寫。

董玄宰寄余書云。所欲學者。荊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眞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鑑。兄幸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畫成。與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蘇叔黨畫竹。衣鉢老坡。

崗人散處于犽狪谿溪之界。男子吹蘆笙木葉。彈二弦琵琶。以爲樂。

崐山脈發于延康。其分支爲天目。爾稱金陵地脈。言其浮沉軒輊。疑不獨三茅福地爲然。

黎人醸酒。多雜榴花。親死以雞子擲地。不破卽爲吉穴也。

紹興元年。石工采石于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三年六月。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遂噤不語。化爲石。貌如平生。

白鹿峯陸樗。自歎有關亭癖。

陸龜蒙曾爲湖州參軍。王通曾爲蜀郡司戶書佐。

淮南子曰。宋人善豔。吳人善治。治賦色也。

顏魯公書法。有別商仲容授之。

唐孫虔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是古人第一樂。

汾陽子曖。其尚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能詩。

紅線善彈阮咸。舉手紋隱起如紅線。故名。

趙吳興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

碧琳池。東西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

高逸圖。趙承旨作。有朱砂箸色。背而撥阮者。其旁有一人。以手據地。鞾冠竹篺。猴藉草間。坐靑羊皮。長松磊落。眞逸品也。

陸績鬱林石。在吳郡之東門內。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築之院。前以亭覆之。吳騎庵有記。又市里白迷寺池室案卓。亦有石名鬱林。尚在。

錢叔寶少孤貧。迨壯始知讀書。初從野亭翁遊文太史門下。授以書法。晚貧故廬。讀書其中。聞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燒香洗硯。悠然自得。

張即之書東禪寺林酒仙詩。有刻石。蓋寒山子之流。朱紫陽極稱賞之。上海靖安智儼師。嘗食活蝦斗許。事頗相類。名蝦子禪。當時賞師泰。鄭元祐。楊元誠。孫大雅。仁一初。王元吉。皆有詩。楊維楨作序。名靖安八詠絲。

蹴踘始於軒后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又有蹴弄飛弄之技。不知始于何人。國初彭氏雲秀。以女流清芬挾是技。遊江湖。叩之。謂有解一十有六。爲同文賜之以蹴弄行。

沈啓南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探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嵌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于下方云。探菱渡頭風急。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于探菱渡者。

西苑芭蕉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中。又有小山曲水。實錄成于此焚稿。

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上雲林淸閟閣下。希是正之。癸句曲張天雨稽首。

歸山于佛龕下。一泉名曰品外。不省何人所題。黃叔明阜齋卷二幅。一背一向。學王摩詰。李營丘。沈啓南題一短歌。其尾云。尺璧寬當酬尺紙。向藏元美公家。其跋刻四部稿中。有御史中丞。太保寺卿。二大顆印。公之子逸季轉以贈余。項子京藏紫端石子硯。如羊肝。不宍研池。而細滑可玩。其研匣銀胎外漆之。以寶珠爲足。蓋陸有金書題名。陸祉彭年同高陽許初觀。又田汝成拜觀。又黃姬水與栢湖。濮餘鑑。三橋文彭。文水文嘉同五湖陸師道過天籟閣賞。上又有篆酉室二字。

弇山堂隆羅漢。下筆奇怪。而細潤不及龍眠。

文湖州竹生平地。見其蹟一幀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是世人那得知。覺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作三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浮石洞有異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如犬吠。其名曰𤟤。今人所爲蔬蓋家也。

薛方山考功曰。秦始皇之焚書。其罪於伏羲氏之一畫乎。

葉石林老日。以古銅鳩頭裝天台藤。又塗金兜觥。挾二物遊山水間。

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皂子膠畫梅于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葉少蘊云。磨墨沫起。書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粟許投之。一再磨即不復見。聞于墨工王湍。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理。璩仲玉又爲予言。石青雜碎。磨之亦用此法。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

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幷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爲項德新所藏。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圖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圖云。滋闌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圖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此時。殘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燈影月低時。

洞庭小青山塢出茶。唐宋入貢。下有水月寺。即貢茶院也。

趙節齋宋觀文大史。地種橘千枝。名曰千枝園。隱終後朱參政居。

杭吳山雲居寺。有中峯竹絲麻鞋。鞋長尺四五許。及半身相。吾鄉北庵。亦有中峯像。及鉢笠在焉。

前朝有僧舍改爲道院者。衆沙彌百口讀沸。有一僧題數語云。此身尚且幻化。身外何須道哉。即今改僧舍爲道院。若米家不多見。無過佛頭着箇冠。有何不可。

憨性極糊。道士行雨。再步吹炁。噀而出之。則雨沸溢。走。大水急隨其後。道士又有斬水法。一步一斬。水不及足。

李北海餞山帖。在雲麾碑之上。岳麓之下。東坡歸去來辭。跋子昂亭林碑。皆准此也。

辰玉嘗京中見雙管漢玉杯。下穴一酒眼。過酒有蟠螭及螭蟠。其上乃合卺杯也。而精巧非常。血侵中半。雜青綠。不知何人買得之。項希憲宦。司馬公斝合卺雙桃盃。桃一合一開。即有斝盌盤承之。盤中一枚。正相容。亦奇物也。

慎素塔衡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懶殘于此草書。旁有墨池筆冢。

王閑仲玉豆如燈盞。背以篆文。高五寸。闊如之。漢玉也。

孫樵以書史爲甲兵。又古人亦以史爲筆獄。可謂佳對。亦可提也。

研錄云。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夬甦字碑浯溪旁。宿有神怪。宋熙寧中。永州判官柳應辰維舟岩下。僧告其故。夜半怪果登舟。應辰呵叱。怪伸手。應辰書夬字擲之。詰朝登岸索之。則夬字已在崖上。知爲石怪。既而應辰舟行。地僧追告以溪山震響。乃書甦字鎮之。怪遂滅。今刻石在焉。

升庵丹鉛總錄。辨鍾馗畢甚詳。而失記于劭亦字鍾馗。

施南縣普舍樹。昔覃氏亂于東門。砍伐一異木。隨流至地那寨。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乃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墮。普舍猶華言風流也。

黃魯直登荊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闌獨倚。江展暮雲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蓋女鬼詞也。淚眼不曾晴五字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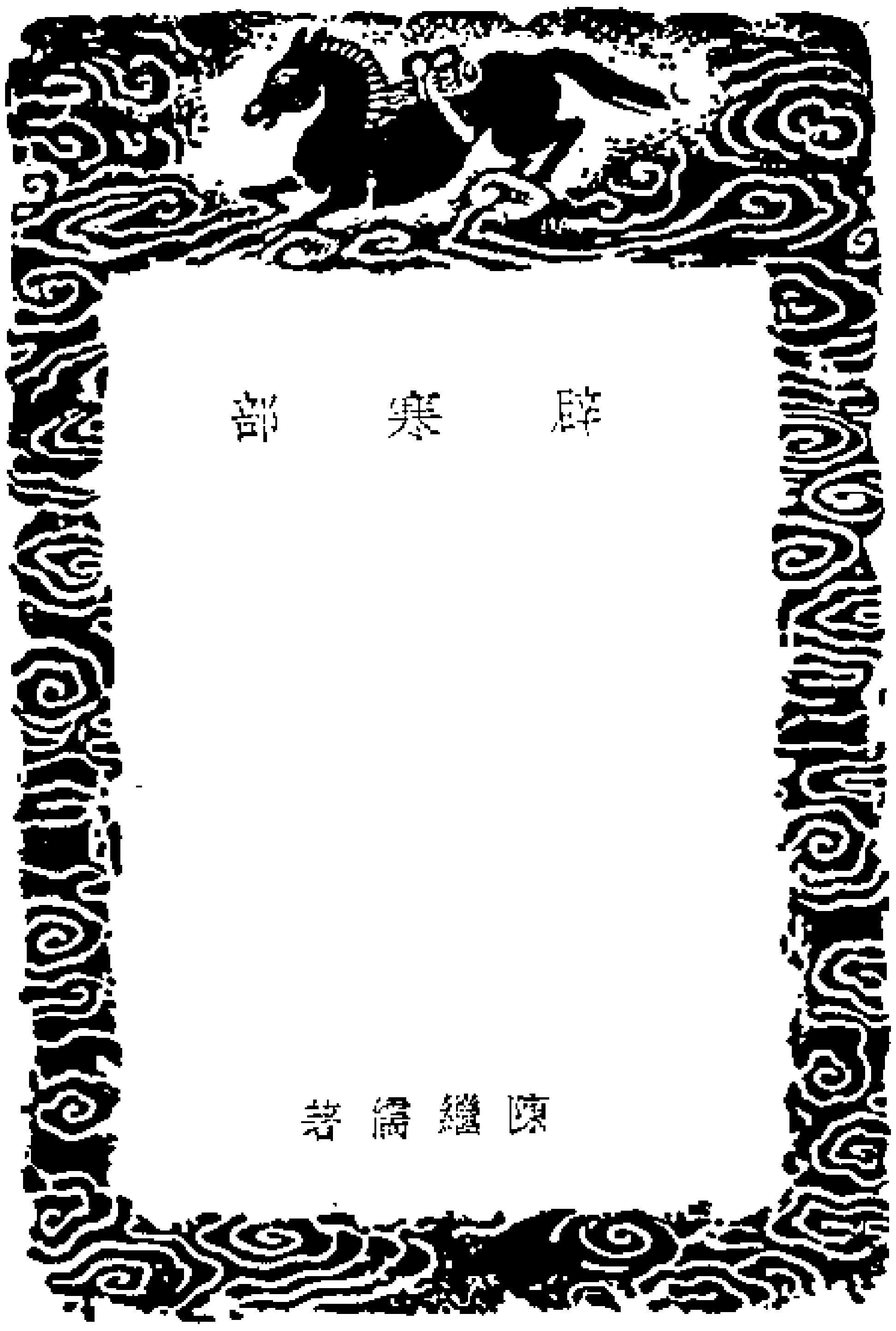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下嫁左衛將軍王詵。好讀書古文。章工筆札。

盧仝自號搬玉。陸龜蒙自號怪魁。

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

正是禪家一合相也。畫用焦墨生氣韻。畫以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禪家賓主法也。

密州趙德正云。太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宋西寧茅孝若嘗云。長江限南北。此非丈夫語也。



辟寒序

古人三冬文史足用。子弟父老當伏臘治羔酒相會。今三吳之儒。攢眉歲事。無暇問榆沐。甚則往往束文書不觀。余嘗蹈此弊。而竊嘗媿之。每於歲寒。設紙屏布幕。客有着雪笠過從者。出臙脂梅花供奩。溫火一鑪。沸酒煨芋。甚樂也。客退爲籠袖讀書。而書中有可以召煖律回霜霰者。不論次第。書之如左。名曰辟寒部。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辟寒部卷之一

明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周昭王 㹸之毛爲一裘。一曰暖質。二曰暄肥。常以御寒。至穆王猶未寶此。及厲王流于彘。人得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千背鳳毛贖罪。免後一毛千金。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二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漢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於上林之昆明池上。環以冰。而御馭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無變色。臥於池上。曛然自若。

漢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凍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讀論語。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爲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

蜀先主甘后於白綃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翫玉人。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大雪中衣布被入青城山。暮投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活。但言用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

人未明。不辭而去。

石虎當盛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千觔。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虎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

蓬萊山有霞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罽毳焉。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倚與山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人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叢圍如荊。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盛彌溫。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謝結實。其子光明煜爛。如火之明。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

譚景升冬則著布衫。或臥於風雪堆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譚捧之且喜。復書遣遣家僮。乃厚遣之。纔去。便以及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

李謹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罷單衣。但飲酒食哺及糞。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唐貞觀初。天下久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荒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唐內庫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煖寒之會。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唐內庫中有七寶硯爐。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爐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爲煖手。常日如是。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書詔。

陶穀妾本党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粗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

李元之往遊和神之國。人皆一百二十歲。二男二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水皆綵絲可爲衣。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於海中網得一物。乃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氄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

或問鄭綮曰。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贈之束綵。侍兒倩桃自內窺之。爲詩呈公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武宗會昌九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

曾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東坡云。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爾。

淳祐初。僧友自南官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泥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炙茗。既而信行溪田。篘小舟。自拜龍磯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纔指二十禩矣。皆

皮得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夜生愁，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菊蒸酒清流，鶴骨浸煩風露嚴，妙語滿地無人收。

學士得規，十月初，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

昆明國出嗽金鳥，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國人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為器為釵，謂之辟寒金。以此鳥不畏寒也。宮人謠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戴辟寒鈿，那得君王憐。

北方層冰之下，有鼹鼠，食冰草木，肉重萬斤，可作脯食，毛可為褥，臥之卻寒。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酌三盃而去。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為帽，火燒不滅，亦不作灰，可配火鼠布，能辟寒。

王瑾妙於倪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溼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熟啖之，則松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為書此帖。

王武子好馬，冬至則嘶風韉，除日則藥玉鞍，每節日則假馬以明紗豆蔻薇草。

老僧官黃世明，常書遞事北宗，大雪內宴鍍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釋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

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於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巖笑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王元之苦病風，月終於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嚬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書為圖簇。

清泉香餅，人以一篋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寒。

朱沖多貿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寶溪實僧舍有暖香，盛冬爇之，滿室如春。

唐玄宗西嶽太華山碑路云：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林，登宸可接，風過松谿，仙僧始開，久勤報德之願，永暇封崇之禮，遐迴刻石，梗概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

元李孝光雪巘二奇記云：俗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巘半，有石穴，下覷穴中，別有平土，類

人間土田，一一具漭塍畎澮，以小石下擲，如轉鳴壑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求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偈息石室中，故石上有平偃迹。

元李孝光大龍湫記云：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矼上，漸聞有聲，乃緣石矼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瘦黑，反碧滑如翠羽麂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得瓶，乃解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掔，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元吳海重遊鼓山記云：吳子客居黌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既而秋雨連月，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坦彭瑤吳杲從余自蓬隨入荔林，依山右行，噉旭宇，籌道傍野花炫燿黃碧色，霜林葉如染朱，山果可啖，澗中泉聲琮琤，鳥聲喧啅，飛來近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横渡小石杠，遇數人家，復有岐路，當右，有少年坐石上，給曰：左，乃左行，由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寫寺中，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右徑踰山後，並崖而進，雖覺異，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値窮見水源而返，置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刊木，剪伐榛翳，企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躋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路有微蹊可辨，衆共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舊年宿處，荒蕪特甚，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瞑黑穿林中，歷畬田，指而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抵灰竈，舟從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

高宗踐祚之初，躬持儉德，一日語宰執曰：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甚寒，燒柴借宇破甆盂溫湯澆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宋范成大元日登釣臺記云：二十九日登舟，大雪不可行，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綿袍，戴毡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刻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宿桐廬，癸巳歲正月一日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二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減獲亦貪殊景，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及今，奉役蓋三過釣臺，游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宋范成大游鄧林盤園記云：鄧林及盤園，鄧林故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林堂皆為趁陰所迫，森然以寒，宅旁入園中，步步可觀，梅臺最有思，叢植大梅，中有本亭，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歷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技矣。

康伯可冬城詞云：霜峭風饕，閉齋小戶，素蟻初上雕龍，玉盃醽醁，還與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細，玉筍破，橙

橘香濃，梳妝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　淸新歌斷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紙蘭衾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

黃山谷云，閑居多病，人事屏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策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酡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選，又有阮郎歸云，寒陰漠漠夜來霜，階庭風葉黃，歸鴉數點帶斜陽，誰家砧杵忙。　燈弄幌，月侵廊，熏籠添寶香，小屛低枕怯更長，和雲入醉鄉，亦淸麗可誦。

潘子眞詩話，余以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之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淸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折，雙魚洗，冰澌初結，戶外明簾風任揭，擁紅爐，灑窗間稷雪。　此日去年時節，道心事有人慵說，斗帳重熏鴛被疊，酒微醺，管燈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器，見博古圖，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見毛詩疏。

山谷賦詠暖足缾，即湯媼也，小姬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頹首有餘煖。

宋王十朋臥龍行記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淸美，山谷明秀，照人，道旁雜花盛開，鹽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䕷，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崖石間，微風送香，所至芬郁，東萊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值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緩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

白樂天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暖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魏畧曰，解卑有貂豽鼲(音魂)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

羣公對雪，尙隨之曰，麪堆金井，誰謂鵝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雖刻珮環，坐間服其嶄精。

元載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洒徹，如無所礙，雖嚴冬而風不能入。

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飮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懽。

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乃却寒鳥骨所爲也，設之辟寒。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靑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加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過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緇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士，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搽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辟寒部卷之二

有齊梁子弟上莊避寇，棲宿天寒，野迥須附火，莊貧，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舍乃屈竹所成，類比丘岡，炎低窓，烟不出，兩目淚洒如啼，勃然走出，叫曰，入暖淚灌，擁入難爐，勝如喫十五大棒。

李元忠素性嗜酒，一日游春遇雪，擁頭酒嚴令人冒雪過村沽酒俱無，元忠嘆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可使我一日無酒，須臾沽至，盡興醉飲而還。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畢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蕭大圜云，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圓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梢劣者必退之，小爐一爐，可以終日。

盛山白鹿洞。遊士輻湊。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禦冬備。號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暖爐會。蓋禦寒應家張置毯褥。以是日始也。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擁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盆置數炭火少許進御。止煖手而已。禁闥因呼麩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法。出自韋郇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攪和。得所預辦圓鐵範。滿內炭末。逐鎚面鏈實緊五七十下。出範陰乾。範巨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餤。盛寒爐中熾十數枚。烘然徹夜。晉人瞅炭。即此類也。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即投一魚其中。

宋子京修唐書。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暖。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烏鳴似春。濃雲疎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天氣。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並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卻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賚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纓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詔並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清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熬炙。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尊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近臣獻詞云。紫皇高宴仙臺。雙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似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裹。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隆郡夫人就賜酷謝恩。照例支散目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璧珠嵌寶器一千兩。短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正徵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宣道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十月御前供進夾雜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裘楮衣之類。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寒不罷講。講孟子。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勅下廳延衆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究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金勝三軍賀凱還。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袁豐宅後有六株梅。開時正雪。爲鄰居烟氣所爍。豐即塗泥塞竈。張幕蔽風。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耳。即出妓秋蟾比之。乃云。可與比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青田溪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也。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熊翻每歲寒命客。至酒半。堦前旋殺羊。令衆客隨所好者綵線繋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

食。一時盛行。號過醴羊。

蘇晉作曲室寒飲。名酒盌。又地上每一塼鋪一瓶酒。計瓶約五萬枚。寒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過冬夕微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梃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言。俄見戶開。丁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唯銀榼存焉。

政黃生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南嶽石頭志庵主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白傅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侄同登眺望嵩洛。既而微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𪉾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魚。沂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陽羨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某曾往訪之。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於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孫遂及此。不覺洒然。

香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庵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爲池。環山列宮室。上於華清新廣一池。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鐫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卻之。蓮花石至今在。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矣。

宋王十朋遊天衣寺序云。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遊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遊於越者。望明成裝。集於賀監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蓬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鏡湖千巖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霞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

天衣寺也。十峯堆秀。雙澗瀉碧。朝陽法華二峯。尤介然嶄絶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寶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游。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歟其可以不飫。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命車聯騎。探梅而還。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聲物聲。穴隙覘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聞都下俗語之州南)聚瞻窮親四十口。皆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朱希真名敦儒。博物洽聞。東都名士也。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鷓鴣天冬景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年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開封孫惟信。嘗大雪登廬山至絶頂。盡得景物之詳。嘗撰廬阜紀游一卷。惟信能詩詞。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游江淮間。人多愛之。

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于歸宗訪墨池鉞溪。乙亥自命峯天宮萬華承雲上霄督峯歇杏林憩性。丙子至靈谿三將軍洞。由陸教過翻經臺棲里醉石歸去來館濯足霞湯。暮抵康王觀。丁丑泝澗酌谷簾泉遺山。與朱洙陳伯賢段日殷向公莫同來。子瀜侍。釋元澄鐫石。

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坐。餘悉禁。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元豐改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狨坐。紹興令諸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狨類猿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之用。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患。

酒泉南有銅駝山。言虜犯者。有大雪。沮渠蒙遜　工取之。得綿數萬觔。

甕道者謁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冬則臥雪浴冰。太宗召見。祥符中草聖復召。館於開寶寺。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

宋趙汝馭羅浮山行記云。方余通宵來絶頂。曉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濃粒一色。凄神寒骨。已而閉戶息視。及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由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爲新也。林巒一開。負寒凌澌。變而明嵐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登小石樓望文

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椎子相期於縹緲，過中閣飲茗，復歸沖虛，翼日訪諸菴，得桃源千頃，障安人也，閉龕趺坐，不茹不葷，不跡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又規陽室以塗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概，大都盡矣。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之，謂同列曰，美不可言。

炭頌范至能作，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燔木不灰，化爲精堅，是喪至陽，維火之傳，雪霜六虛，冰寒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斡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煖既安，與之窮年。

爐薪賦張文潛作，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褋，讀書夜閑，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熯，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榜外槁而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枿勁節，久而後燃，後羣枯而效技，又熒熒而不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窮谷簫條，薪炭如土，盡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羣材修直，獸形握摶，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溫於狐貉之前。

黃晉番禺人，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游燕齊間，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羅，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嚎。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巳，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許彥周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間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初不識字，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晁堯民端仁，背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遂愈。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冰凝成花，所謂花者，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纖形似之也，趺萼柢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蓋皆変出之，以沃水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白也，萬氏歲必一燕客觀冰花，人亦攜酒就之觀焉。

臨潼溫泉宮池水，冬夏常溫可浴，有楊妃月水二點浸入石中，宛然若新。

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荻花絮紙衣，威少時在寒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呵云，汝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室中百人有荻花衣者才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

辟寒部卷之三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逃居舊隱，嘗煮茶延僧，起托崖屏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岩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目爲小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橘巳黃，千林巳盡，乃始傲然冰雪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詩有曰，梅柳纔先桃李晚，東風元是一般春，此詩不獨咏桃李，物理皆然。

南臺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忍一日棄，月驛凉宵，雪店寒曉，手不釋枝，枝亦不釋手，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怍色也，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予以獻一曲，曲曰，抱琴來兮鴈山低，抱琴歸兮鴈山崔嵬，卜居兮西湖之崖，身伯牙兮心子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山之梅添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能琴而接之乎。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陋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槅，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牕曬日暖，肌骨暢柔，爐溫火深，神氣和浹，未信天地間別有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春，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又疑藹藹春風，自書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癖，異令於一室也。

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融而爲天下之春。貧窮富貴。同一溫燠。家居客寓。同一熙漾。此予之心也。二先生之心也。

猻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猻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値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雕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制。預買猻座。得躐進之日。坐此斥罷。或云。猻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北虜時。巳作兩制乘猻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猻褥。蓋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車騎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猻座。

予小莊在秦溪梅北。屋卑地狹。水南別築數椽。爲讀書所。四旁植梅。因扁梅屋。丁亥臘。溲屋仆梅壓。移扁故處。客過扁而問曰。昔吟適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爲梅。今也以心爲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水二字而巳。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喋喋以衒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楞枷貧女。插花謳歌。夜宿古墓。有㝠從者問其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問其何不畏寒。卻指松木答曰。草水與人。天地之所養。木尙能過。可不會此。

呂居仁以建昌紙被附劉子登。答以詩云。寒雁移晚林。殘臘無幾日。滿人擁褐眠。圖倦意自適。衰風含凍沍春煦回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乍掩湖無迹。未能渫予心。愧此一衾白。背聞盱江藤。荇崖走虬。風斷之霜露。秋濃以滄浪色。粉身從澼絖。蛻骨齊蠶繭。乃知榮然姿。質自漸陶出。治身嘗貴精。治心豈宜逸。平生感衰遊。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內省殊未力。寸陰捐巳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覺常惕惕。清如夷齊鄰。粹若淵騫覯。獨當發鑒銘。邪思戢差忽。勿謂絕知聞。虛閑百靈集。鼎躪或存戒。卓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擬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閑話道濟無。

元滄遊碧巖記。由梨水灘沿小溪入高陂溪。水清澈。霜中琴筑。絕可聽。人居半山曲。不并汲。接竹管泉入廚間。至數十丈。每洊炎曦。高俛入幽綠。雞豚魚鳥。隱見雲氣。使人卽之。有異世桃源之想。數里入孤州。上綠藤磴。下皆冰雪。水流兩厓徑其間。予勞行內熱。氣鬱。褰衣濯厓下。織魚出游。若與人狎而玩者。縈絲吐沫。勁湍晴碧。良久舉入綠藤磴者。有大石塞道。下臨深壑。錢鬣罕試。以大藤絲延而過。其側過磴前後。凡六涉溪水。亂石棊峙。急流淙淙然濺溼上面。至不得側足立。力少懈。苦滑幾蹉人足。涉茅五水。深廣加前之半。冰滑徹髓。行者慫戚。建陰山之麓。而坐蹲焉。陰山無陽光。厓木槁積。土石硝發。紫琅玕。雕瓊瑤。破珠璣。披戈劍。蹤一時乃出山半。發長腰而望見有田在前峯之頂。予得大恐。俄焉一渡水。一捫嶺至田上益岐。如蛇升木而昂其首者。再乃盡嶺。又如蛇升木而昂首者。乃見民居焉。時寒沍岑淫路善崩。嘗絕險

扶服。一尖尺寸。卽餓仆崖谷。挂枯枝。裂巨石以死。游魂不歸。而爲世大僇矣。嗟予非有山木之好。名利之役。而爲此來也。以友人鄭元方氏之文。素所願識而不可得。故貿然從之以游於盱。孰知是游之樂。乃動平生之恐。有不爲樂乎。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虀。王愷密問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味。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爛殘師詩云。深夜一爐火。渾家團圞坐。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

有人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一兎。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坐。上用水少半銚。候酒湯沸。一盃後分各以筯。令自夾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團樂暖熱之樂。

羊稚舒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楊誠齋詩云。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烟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凋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掃雪煎茶。味不殊也。

李昌夔在荊州。雪中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于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蘆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跣。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

蘇子由南窻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窻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堦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

唐章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火熱猛。獸皆赫赫然開口向人。洛下豪貴競效之。

唐僖宗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并詩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憑寄千里。鎖心終不開。主將聞奏。以宮人賜得鎖者。後帝幸蜀。其人前後捍禦。

袁安負暄晴檐。頗發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虀汁爲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夜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虀。連啜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周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缾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卻把芳心作死灰。共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

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肌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笛攤娟，烘不醒冰魂，剪紙覺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描寫難真，留愁容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爛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鑪騰空，映爲白醉，皆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築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秔稌，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好着寬衣鶴氅，醉舞雪中。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告成，傅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卽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

荊州記曰，廬山有精舍，舍傍有磐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仙鎮，有二丐者喧爭於道，老嫗曰，我終年丐乞，聚金數百，此子攜去，半載不償，無競取錢如所逋數與之，丐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鬪也，吾家在隨和曲，爲柵皆籬，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隨和，果有籬柵，入門見數丐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立於堂，乃向丐者，旣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勤勸，遂辭終不飲，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丐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卽多惧，世人無信卽無誠，吾家路逕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塊，因大悔恨，一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有知者，無競琢其金爲飲器，年七十餘，而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潘扆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扆許之，時大雪，老父懷中取小葫蘆飲之不竭，能掬水銀手中，捼卽成銀，容見池中落葉，漉致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見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韋陟有寒疾，房閣書使子弟問之，以內悉藉茵毯襪而登堦，待婢皆笑。

南史云，陳武帝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尺，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諸口，旣覺，腹內猶熱，心甚異焉。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中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

邕之南溪洞首長，以鵝毛爲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稻畦衲之，暖甚於綿。

中峯禪師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偏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蓑之歸未晚，且道與蒲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雪下，叢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堂供，此三種僧，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你還知結雨爲雪，凝水爲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爲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爲冰，遂以流注之質，頓成堅凝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木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爲冰也，且致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爲流注潑濺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你殊不知，或不會奮神力下苦工於曩昔，任你相逢彈破指頭，也無你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個所參話信得及處，領得穩時，豈非眞智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你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過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槐猶看玉琅玕。

李輔國有鳳首木，高一尺，而刻如鸞鳳，雖嚴冬之時，高堂大廈中和煦如春。

李白着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淮，同玩霜月。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吳郡王家，又及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絲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艶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

久寒甚公命出酒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盪

元李孝光鴈山觀石梁記云予家距鴈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當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衣裯杖屨冬日妍煖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襆被者客悵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腳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復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竈中出蟹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宋張栻游南嶽唱酬序云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歉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遂始偕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鏘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總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躡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總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己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湧如饋餾過南嶺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總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渤瀰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寄所託

真日或有考焉乃真而錄之

辟寒部卷之四

東坡云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谿堂山深氣巖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每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為樂既而韻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為四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謔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為比不使皓白潔素等字聲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總撩亂撲春蟲色閑來披氅學王恭姑射群仙邂逅逢只為肌膚酷相似退遲無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鑿手捉輕明漸儗槍旗入鼎烹擬欲為囗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

唐杜光庭溫湯洞記云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泝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此山麟德年霹靂摧裂山腳洞山自開當門有天然石鐘如數千斤重空懸去地二尺許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旌鐘傍有小徑高六尺以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中無文字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一穴側身入可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左右滴乳為石羅列衆形龍鱗鸞鶴類雲婉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竦迷穿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逸

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矣。自路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溫白，游洞者汲之。洞前自有橫溪，溜波甚急，其聲喧𩆍，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室，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多游人題記年月，室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丈，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扳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

李子遜，道士衡山人，形容魁奇，發言孟浪，未始拘忌，而有膂力絕人。鄉中道間人苦重，即代之，輕捷若飛鳥。落條輒皆應驗，開寶中，春冬大雪，子遜下山旬日，不知所之。有人自西靈觀出，見子遜臥松徑，雪盛下沒手足。問之，言數日前從山下乘醉臥於此下，人皆異之，獨往魏夫人觀三十年，寂無聲蹤。

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培，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冷冷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岩岩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

東坡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牛龍嶺在城南十里，中寬可容千百牛，近嶺居民冬月驅牛入嶺，以避寒氣。

宋宗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

溫泉之在城中最顯名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水沸如湯，雖以驟入，硫黃之穢，逆於人鼻，稍不潔洽，則穿谷之污生，以青苔如龜蟻衣。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迹巖，曰閩中之劍浦，曰新安之黃山，曰閩中之順縣，曰薊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雜見於地里之志，詩人之詠，滇雲之地，溫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浪穹宜良，永昌騰衝，若夷俊邊隅，不可勝紀。要獨以安寧之碧玉泉爲勝。滇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畢呈，一也；四山壁起，中爲石凹，不煩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掬拭，三也；苔污絕迹，不用澣滌，四也；溫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顏，六也；盈酒增味，治疴者新，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可也。

磐石出少室山，性大熱，置水中則不冰。博物志曰：鵲伏卵，取此石繞之以助煖氣。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郡縣有溫泉，冬月朱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輞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入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聲，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

安祿山思順翰並來朝，玄宗使驃騎大將軍內高力士及中貴人供帳宴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使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故也。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

丐者王江居宛丘，嗜飲酒，醉臥溝渠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髽角戴花，小兒聚衆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俺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

張九歌處廢中，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嘏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藤紙，剪爲蜂蝶狀，積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爲藤。王曰：吾善觀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甍。

宋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眞宗召至闕，應辭旨眞宗奇之，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辭還舊居，祥符三年卒。時天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青山其中有石寶，東通洞庭，冬夏常暖，山色如黛，故名。吳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巖被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僞吳從嘉嗣僞位，嘗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外。又於花間立畫小木亭子，纔可容二座，煜與愛姬花氏對酌於其中。

清虛子服道既深，歸山既久，臘月廿日，飛雪漸瀝，豹麋沖臥，雞鳧遁跡，澗溪成冱，前峯變壁。適采茶於眞玄子，曰：閩公上方有植一瑞，來歲混遠不知紀，許且葉青青，殘露吞雲，根不蝕穴，稍不殊纓，乃眞淸利仙帚，化生時當初春和風，降玉氣凝萼，芳獻臭，百臘變明，或擬宮中之繡繪，或結上苑之綺屏，獨此植之不以花麗，不以蕊呈，而以葉貴，始以芽萌，金蕾珠幾，玉藻素盛。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淨，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席，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踢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

儋州城南淸水池，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申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攜一白甕瓶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貰舟沽酒，飲畢大吐，傍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其詩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嗟嗟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戲落梅寒聲激長松，狂未但清嘯，一壺還崖踪，吟訖跳身入瓶，傍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舟者見有涯箕踞於虎丘劍池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條爾不見。

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禁中稱明遠樓，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並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餖飣羊羔兒酒以賜，並於內藏庫支撥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閭

里之貧者.

倪雲林云十一月十七日過輿之洛閒山居留宿.忽大雪作.及明起視戶外嚴岫如玉琢削.竹樹壓倒.遥無行跡.飄瞥竟日至暮未已.雪深尺餘.因賦詩留別.

倪雲林云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香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壑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張食之後.數數見夢寐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稍損益其仕祿以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邵恕先之流歟.

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而向案.代帝書勑.

老叟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籠.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

建康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面野水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觀遊道遙而已.人頗知之.巡之以白上.上令蹤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門西南內.至簇某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國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白官司.發屋視之.則已熟寐於室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宋孫惟信字季蕃.開封人.能詩詞.善談謔.嘗有官.棄去.遊江湖間.自稱花翁.嘗大雪中登廬山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因撰廬阜紀遊.

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峨嵋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臥小菴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蒸浹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我於靈泉觀.坦後求之.朱桃椎也.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仲廷頎爲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遺學院.廷頎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遽求見王.王意其別有所求也.勉強見之.廷頎乃出金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資合相遇.禮待甚厚.虞授榮州錄事參軍.

何什云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百家詩反覆觀之.

李主中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

徐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眞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董風子者.不知其鄉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冬過廬陽.夜宿黃花市.遇同店一叟.破巾單袍.而貌若嬰兒.絕無飢寒之態.吟哦詩句.油然自適.董識其異.就即坐於傍.問所從來.殊不酬答.良久再扣之.始微笑云.我待子多日矣.遂挽手同出寺西旗亭中.買酒三升.諭酒家俱不用煖熱.董起白言.某平日苦寒.雖當暑盛.亦去綿衣不得.況今臘月.若飲冷酒.定足喪命.惟先生亮之.叟云毋慮.董不獲已.強進半杯.便覺四肢和暢.及再飲盡.脫其衣.移時出到大樹下.授以至道之要.董整襟再拜曰.敢問先生姓氏.曰吾本東晉抱黃翁也.知君孝通於天.故來相見.語罷.陰雲四合.迨於開豁.失叟所在矣.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媼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嘗以蒲席爲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肆或過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日.皆呼爲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旣出.汗流如雨.眞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卜休咎.多驗也.

鄭原平字長恭.冥至行.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火鼠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

晉東晟公鷹字元遵.鎭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數十步獨液不積.晟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

耿先生大中召之宮.嘗大雪.戲之曰.能以雪爲銀.曰.可.乃取雪投熾炭中.食頃取出.爛然爲銀.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

丘主簿.小雪乍晴.開明煖深爐之會.時爲際串脯正乾.漫得宜.取以侑觴.衆賓用小刀削食.獨丘侑之左右咬嚼.捷如虎兕.一坐譁云.丘主簿口中有玉版刀也.

唐制.立冬進千重韈.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夾絡之.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

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

唐陽城常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楊誠齋夫人韓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使耳。我自樂此。不知寒也。

憲聖時。收楊花爲冬日鞋襪氈褥之用。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以雜之。

晉鑿齒從桓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之。老雄狐。足上得絳綾香囊。

崔寔爲五原太守。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於寒苦。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鸇不敢侵焉。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罟茂林。縛鴿於穽中。而敞其戶。獵者疊樹葉爲衣。棲於樹。以索繫机。俟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穽。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筇。傴僂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譬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穽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鴿。亟引索閉穽。則一白氂老狐也。製爲裘。比常倍溫。

槃川子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太甚。然則言是耶。不言是耶。人問何是。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王山農以小詞約蘇養直赴溪堂。夜雪。蘇報云。今某已裝酒上船。來日若晴。須有月。若溪堂聞人橫笛聲。即我至矣。所謂月滿前村。莫掩溪門。尚恐有扁舟乘興人也。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爲令狐雪中渡鄖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晉就閱。或假輒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着黑襂布縵繫絛。小童攜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洒。景物蕭索。援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皁絡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吟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襟度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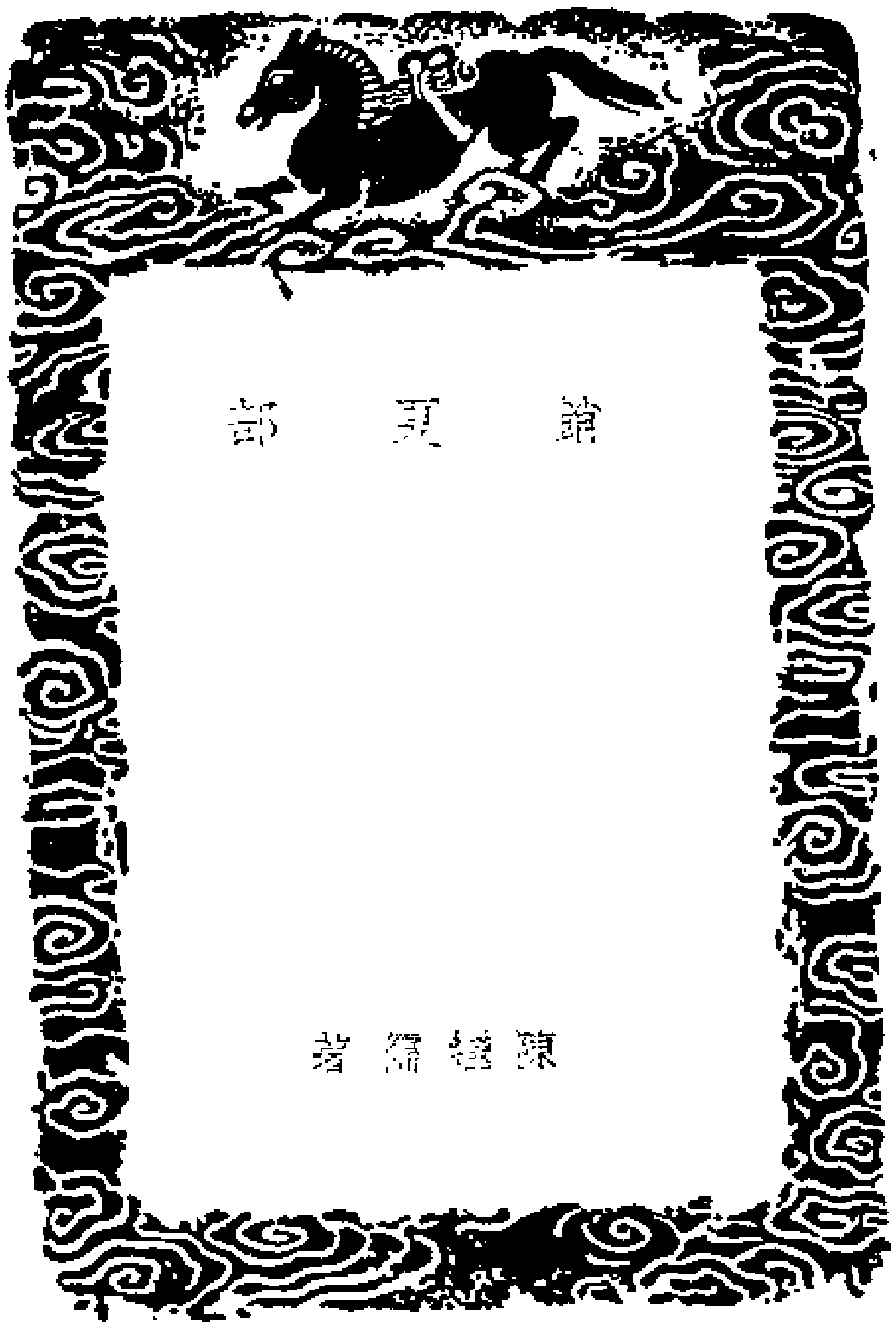
東坡與士言書云。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

禮玄真人錄云。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弈棊否。師曰。依高命。時方嚴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氈襪。見師單衣露肘。繫鞋出指。故譴之。引於前廳。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勉至於再局。祐爲之呵手振足。幾不可忍。覩於師。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

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爲無心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眞俗眞。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跋

甲午冬。浚洌滲㯳。陳子仲醇時見過。相對擁鹿裘偃曝南榮下。童子輒進松醪。仲醇輒於覆杯時拈辟寒一二事。歸而錄之秘笈中。已成帙矣。時有三餘。冬居其一。此古人從容式燕之日。今人奈何以塵鞅牢騷失之。不復自得此帙。每每逢窗冰皆楞。紙風鳴。坐蒲團嗅放黃梅。聽竹爐上茶鐺殘雪沸沸如懸崖瀑溜聲。開卷披數行。何異四明狂客上濟嶽峰頂。四顧狂呼。令人心腑澄徹。極恨紅爐煮酒。淺斟低唱數言。大不解人意。戊戌上元。宋啓明書。



銷夏部序

昔人避暑者曰。願得泰岱之長松焉。瀟湘之修竹焉。匡廬之飛瀑焉。太湖之明月焉。峨眉之古雪焉。又有渴思金莖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欲爲蝿。泳水欲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古老宿云。避暑向鑊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畢似人。相與共享醍醐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候。轉徙山中。解簪冠。挂蕉服。展蘿簟。卷筠簾。敞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剌蓮剝芡。戰者嚼冰。蔗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穉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轆轤。使人垂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如曰能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銷夏部卷之一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倪文節云。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坐偪窄。臭氣熏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遺朝蒞政。其事尤肅。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需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于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靸。從事藤牀竹几。屢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芡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西王母見穆天子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又進素蓮。一房百子。

穆王列播宵燭。覆以冰荷。不侵光遠。荷出冰壑。火不能鎔。

禹侍中晉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風松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颸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室內。稍秋。氣颼颼即徹去。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燦以琉璃之匣。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坼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從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泠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腳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蜀孟知祥其軍戰勝並璟渟。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攜間。三軍忻然。如熱而濯。

劉仙巖。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緣道縈旋而上。石室高寒。旁有穿雲仙跡。

乳洞有上中下三洞。其中廣明。夏涼冬溫。內有龍田如畦。稜層紆曲。水溢不涸。洞之澳有清泉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窈然深黑。觸石澀激有聲。洞門左旋而上十步餘。至中洞。地勢爽塏。內有田數畦。左有三石如柱。旁有隙可通入石室。又承下洞。水氣蒸潤。常有烟霧旋擁。左有石道。曲折凡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有淺水可涉。秉炬而入。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橫亙其上。行數步。有石高十餘丈。色亦五彩。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深入愈奇。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且自爲之記。乾道間張孝祥大書曰。上清三洞。范成大亦有詩刻洞前。有明眞寺藏塔院。李邦彥又書玉路橋三字。

水經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

黃庭自昔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

金華洞。有韓無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掞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躋登蒲伏。偏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策至中洞。飲泉乃歸。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鱠。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棲霞洞在妙智菴左。地多怪石。隱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插。條見奇邃。乃扶藏剔幽。爲亭曰暢曰鑰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門閾。風從南來。谽谺而出。淒骨淒神。不可久佇。故暑遊最勝。石竅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坻。仰視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

魏許使劉松北。三伏之時。晝夜酣飲極醉。以爲避暑飲。傅咸作感涼賦曰。夏日困于炎暑。何日不過自涼。以時之涼。作感涼會。

王直方云。余內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時。今日復淒風微雨。遂御夾衣。囘念茲炎。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眞可爲惕然也。

盧申之名祖皐。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酴醾瘦。幾度熏醒夜聽酒。間炎州何許。清涼塵不到。冰花剪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簟紋如水帳如烟。更奈問月明露濃時候。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山谷附李昭華之句。蓋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其後又作竹夫人傳。

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眞一好句。只是難對。時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楊廷秀謝傅尙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腳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

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少豪勇。遊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夏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林外。悲壯回斷。巖石皆震。追感賦詩。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篾。風至則鳴珩珮。

歐陽公云。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爲擬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朽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懃惟苟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宜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骨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

此始終當巷澆攜枕去築室買田潛翫尾
鄭畋以漲霞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刳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飈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溼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云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玄風洞在七星山下靈林觀後洞口低下陰風襲人盛暑凜如冰雪舊名風洞省志改今名
風洞在疊綵山後石門豁研陰風襲人盛夏無暑故名
元陳德永云石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窿懸跨隔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石類菖蒲狀岌岌欲墮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腠理內有大石側剖高出梁背空中深豁可容千人日氣從梁口入潛泉偃行罅間滴瀝如環盆中響地上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者久之
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池）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殑（音擎）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瓈河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陁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遶七匝隨方流轉而其氣甚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焉持翕之名碧筩酒
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屏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

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簺菱外故有亭址今亡亭外水淺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
唐高宗時天子嚮會夏宴蒲萄園賜宋相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氿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錢塘西山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環璜之相觸寒涼亭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霆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謖謖相和肥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
玄宗幸洛時暑炎甚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奏曰崇方衫絺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繁溽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浯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就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唐元結寒泉銘云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蘙薉不可得見蹴躪行循其水木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太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閒放幽兩奇絕耳
簹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碓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安公叢莽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
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餐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南渡時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筩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餅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

舫之娛耳。蓋入夏則游舫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斂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成都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遺君手植。

晉有八達。胡毋輔謝琨畢卓桓彝阮孚之徒。皆散髮裸袒。閉戶酣飲。

倪雲林云。予來城郭而鬱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之樂園。林居不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

曾公巖在七星巖下。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呤岈。中有澗水。東流伏於石下。源委不可知。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澗為石橋。榜今名。橋下水聲冷冷。寒氣侵人。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遠額。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四。鱗差其中。水無乾溢過田。縈紆數十步。路窄不可通。頫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復高廣。可通棲霞。自左隅數十步出至洞。洞名玄風。洞旁水清淺不流。高岸玉立如削。眞勝槪也。

洞仙歌　夏夜。蘇子瞻作。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之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

龍隱巖在城東二里。灕江之水。分流逸其下。其後連屬七星山巖。後有洞名龍隱。其下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夭矯。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為石也。巖內寬廣。可容百人。巖巔石色蒼翠可愛。巖左緣磴而上。舊有騎鶴亭。後改怡雲。今改望江。氣象高廣。後洞水勢湧激。盛暑汎舟。如在三峽中。巖口舊有佛閣。今廢。

魏文帝示群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餶。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三伏日。炎燄赤晞。男女往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號獄樂井。

寒溪　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嚼之與中國無異。齎至京師。雖盛夏赤日。潔冷如故。

賀新郎　夏景。蘇東坡作。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

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辨。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

佛氏有水觀。初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旣見水已。當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瑠璃想。此想成已。見瑠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瑠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光。其光如華。又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為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為水想。名第二觀。

杜徵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穗。隨而覆之。

長安人每至暑月。以錦結為涼棚。設坐具。為避暑會。

酉陽編云。盛夏取大水晶如拳塊。置釜中。新汲水煑千沸。以小口大肚瓶盛湯。以油綿密封其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煑瓶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以結矣。

銷夏部卷之二

呂誨為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上帝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若冰雪下咽，公頗異其事，亦與所親者言之。

張仙別墅，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鏤雕之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蔣之奇云，永泰丙午中巡歷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勝，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又梯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烟霭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天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清涼可安，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劉光祖，字德修，號後溪，蜀之簡州人，有鶴林文集，小辭附焉，其醉落魄云，春風鬧者，一時還共春風謝，柳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　曲塘泉細幽琴寫，胡牀滑簟應無價，日遲睡起簾鉤挂，何不醫與花竹秀而野。

黃庭堅云，余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竹栢蒼蔚之間，水泉瀦為太湖，亭榭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曰勒封院，樓殿尋觀重復，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東望巫峽，西望郁鄢，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修竹之間，仲本以

為不啻不隔，冬燠而夏涼，宜於游觀也。

自百里坊至平陽峙，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也。

凌水石出常山谷中，以此石為末，沒水中，夏月能為冰。

葉石林云，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累月，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余今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韃靼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舁之。

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待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非氣毋已，或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烝煉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密罌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亨，所親記道人之嘗所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彊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隣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見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奏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木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全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閒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著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並令棊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品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鮮蓮盃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個，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並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斜巖，在縣南二百餘步，古木蒼烟，石田棋布，巖竇可二丈，其中深不可及，或云通天，執炬而入，但見峻崖峭壁，寒泉冷風，滴乳如佛像，如車蓋，如花果，如器皿，如飛走，唐薛伯高命名，至道初，太守張觀名曰紫虛

澗。有寇萊公題名在焉。

元周致昌陶潛潭記云。安成南四十里。山麓然特起。曰香爐岡。岡之上蒼崖怪石。層巒競秀。其嶄然角列者若圭璧。其屹然對峙者若劍戟。絕頂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處。有水曰玉江。瀉于岡之陽。順流而東。可二里許。條水合焉。深澄寒碧。名陶潛潭。有釣魚石。水落隱隱可見。相傳以爲潛嘗讀書而釣游其上。迄今父老歷誦言如此。不可誣也。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蔽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葉石林云。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又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家有皮扇。製作甚精。寶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醼筵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看。愛而不授。曰。此龍皮扇子也。

元高德裔題王官谷石云。明昌元年夏四月。被朝命。始克與判官路元。解縣劉德源。進士韓琪。沙門明賢。同遊王官谷。首謁司空表聖祠下。尋三休之故基。撫天柱之危峯。穿林沿流。直抵飛瀑巖。坐客或折巖花以薦觴。或酌溪泉以瀹茗。久之覺毛骨瘮然。殆非人世。抵暮題詩石壁而去。

鉅野金鄉山北有石洞口。清涼。深十餘丈。內鑿石作四小閣。閣外一堂。陛高三尺。堂外兩門。門外兩大閣。石道長三十丈。闊十有六尺。世傳秦始皇避暑宮也。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馬永卿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尾許大。周迴有石閣子十許。上鐫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復不見矣。入時必用油圍以爲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嘗時守塚之遺種也。士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十年時。有人入其中。嘗得黃金而出。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勝於他時。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張建章遇水仙崇鮫綃。自費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其後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建章所進鮫綃。餞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綫三道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所在。

黑蚌千年生珠。盛暑握之生涼。名招涼珠。可以避暑。唐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詩云。巳持犀辟暑。延乞草迎涼。酉陽編曰。迎涼草。碧色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雕落。盛暑掛之門戶。其涼風自至。

北齊王琛字元寶。六年。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叔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永欽道以叔冒暑。遣倍道送冰。叔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何心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趙清獻在錢唐州宅之東清暑堂。堂後蓋據城闉。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遊。好吹薤露。暑月衣犢鼻納涼門簾。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

榮輔子邕。酷好圖書。務廣務畜。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通數層。齋房浴室。眇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攬山隅。周謁精舍。爲之賦焉。

仙巖洞口多桃花。中則空闊。上如覆蓋。石芝懸結。青黛點綴。榕根三四條。如絲拂亘垂入地。半山閒開牖光明。中擁石推如假山狀。可坐數人。旁有深潭。魚鱗游泳淺流。一綫瀉出洞口。清涼可掬。一奇觀也。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五臺尤靈怪。長松喬木。高下森聳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梢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

宋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淳熙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薝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笐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掛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盌珍果玉。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未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王逐客作夏景雨中花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溫叟詩話云。余嘗觀此詞。不用浮瓜沉李之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語非觸熱者之所知。

唐功茂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

舊避暑之游。甚日也。甯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衿。蔽淨遁去。閒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嗤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頹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端明學士蔡君謨爲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蔽歊暑。閩人至今賴之。

百家巖寺。創于高齊。唐稠禪師恢拓大之。亭殿寮宇咸壯麗。乃若冷然自山而下。潺潺有聲。穿佛殿之礎。流入僧廚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落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湛布。泉如千丈珠簾。噴冰灑雪。涼氣颯颯。侵入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嵇康淬劍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遜揩書醒酒臺淬劍池六巨字。刻石上。而殿巖乃在淬劍池之畔云。繇醒酒臺而上。殿址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爲山陽公時。嘗避暑于此。

天仙子水閣沈會宗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

晉書云。昔嵇康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荊門軍玉泉山塞亭。過客多題詩。獨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塞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闌干。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踉然起。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于古今治亂老莊浮屠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蚊。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少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舉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并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張賢熙寧中夏日午臥。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珮者數百人揖賢。出紙請賦詩。細視箋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

間語耳。豈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於芡實。圓如一斗。對之珠琲滿中。富家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眞珠粉然。

竹坡詩話云。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正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

西郊野叟云。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䑲風。云海外舶船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䑲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旣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屋而旣爽。入窮閻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熱。

山谷與宋子茂書云。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不肯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臥簟達旦。夜中不加裌衣耳。既而徹簟設席。少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

黃山谷跋朱繇仲卷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崖石研。諸葛元筆。研不滯墨。墨不凝筆。但觀者如炊。殊增暑氣。

臨晉士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二三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而瓜亦甘寒。

宣和間。執正鄭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豈鏡塗粧。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上供帳。堂上有盛幄幙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解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媼。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大風。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雷一聲。烟霧充塞。異香閉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脫去。有空殼焉。鄭氏畏事。極秘之。押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宣和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雹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

釋慧琳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有時着複衣。夏坐壝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行同于俗。言談之次以理居。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卽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積雪中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夜入山上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致之。

東林海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月。余通雲門菴。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

白雲端師翁謝事圓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峯。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媿賢無媿也。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爲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鬨知見戸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參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十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瘖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絡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藏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册。乃得樂天文集。閱之。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觀其遺文中甚愧之。

東坡與蔡景繁書云。臨皋南畔。竟添屋三間。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歐陽修云。王介甫以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介甫知睡。眞懶者也。

銷夏部卷之三

文宗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倚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暑月蒸濕。其餘客所坐者。背所着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則常乾也。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宜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醪。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奈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蔡君謨荔枝譜云。福州種植最多。延貤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

浦陽人物志云。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所載紫巖靈巖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暑。不覺涼飈生肘腋間。何文定公跋其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窗。不揮扇。一日盛夏。楊大夫器之。呂公甥也。將赴鎮戎軍倅。辭公。公於西窗烈日中。

冠裳對飮三杯。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周必大曾自德壽宮後垣趙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觀。仍於屏間書東坡詩云。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峰。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眞是瑤臺第一重。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尺。有䶂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或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着莖末百餘子。大各爲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

河東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其寒悽悽。

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眺望。由曲徑窈窕。入平林。度石梁。又斗折而西。行數百步。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崭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淙淙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石傍有古松三株。虬枝奇崛。綠陰威蕤。予欣然會心。小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攝然山澤之臞。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閑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老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神異經云。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烜湖。其內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此魚狀。卽與江湖小鯽相類耳。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蚊母鳥。形如鷁。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枝。眞神幻佳境也。

茉莉花。胡人自西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而變。夏時。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陸展與從兄安成王書云。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朝飛紙落。

瑪瑙辟富賞未與論時希遠憧

元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二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熏之則涬涬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進之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王僧孺答江琰書云齊林臥石藉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鴨鳴相勞藜藿含糗果然滿腹泳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荒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復晝出也

白居易云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爲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貞與石無異

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唐太液池千葉白蓮開明皇與妃子共賞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懷素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灑名綠天菴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坐於兩山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州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命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太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孟秋避暑靈山宮七日而至見山峰峭拔瀑泉飛流趁夕雲質半變風雨橫天亦奇矣山房橫入半石爲題與木石居四字終日靜坐清風灑然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玉華宮飛流噴布巖谷深險夏有寒泉地無大暑眞野人所蟠之地也詩所謂道構石馬今不復有但十

八松存焉

葉石林云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所無有余居既遠城市嚴居又在山半異時蓋未嘗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俯仰終日賓客無與往來惟挾模二子門生徐惇立挾書相從間質疑請益時爲酬酢亦或泛話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爲歡笑皆後生所未知也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類似綿疊之可置硏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

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喩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眞通神佳手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梅仙祖師唐僧常學道於白雲山爲戒行夏月偶坐化于梅樹下數里聞梅花香經旬不息遠近異之適有御史某過焉疑其詐命舁於邑試之曰若復能香乎香復聞三日乃命衆即梅樹下葬焉今爲梅仙祖師墓

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曬之遙視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故其詩曰窻寒西嶺千秋雪正是謂也

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淸風以增美德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靈崇二字乃葛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得遠近之勝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富豪而好待士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妹間坐遞請爲避暑會人皆愛羨

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消暑招涼之珠

宋鄭王資石乳洞記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概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因敍其略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闃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蕃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

平土也可騎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柔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
錫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鏘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
井有丘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淸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
入號石倉井之旁深人可數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
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淸暑
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日使曝
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引渠繞砌乘船遊漾使宮人執篙檝搖漾渠中其水淸澄以盛
暑之時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渠中有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
則上仙也
語林曰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陶潛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淸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羊欣年十二隨父不疑爲烏程令吳興太守王獻之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
數幅而去
庾肩吾少與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
蠶絲所織暑月置於座滿室淸涼卽酬千萬
黃魯直大暑水閣聽晉卿家昭華吹笛贈以詩云蘄竹能吟水底龍玉人應在月明中何時爲洗秋空熱
散作霜天落葉風
李少師宗閔善飲酒與賓僚宴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詵能有
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日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李德裕嘗因夏日邀同列及朝士宴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苦旣延入小齋列坐開尊煩暑都盡淸飆
凜冽如涉高秋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
龍皮置於座中龍皮者新羅僧得自海中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五學士屬和
帝獨諷公權兩句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
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乾符末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會廣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爲仙女邀至一島遺一鮫綃自廣
而進後廣明宗有事郊丘建章婦人掌東序之寶見建章所進鮫綃置而貯之柚之如霧以紅線三道扎
之亦云夏天淸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日遇時暑常入寒泉之下
拂菻國盛暑之節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出懸
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
馬援征武陵五溪蠻夷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
崖爲室以避炎氣
葛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日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鎭心便起誦讀其篤志如此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淸童子元寶衣淺處青衣曰此上淸五銖處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院
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淸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
節至賜坐石榻陰霤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冰成山簾水飛灑坐內含凍復賜冰屑麻飲陳請生寒栗腹
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爲衆也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漢桓帝時劉褒（一云劉寶）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葉石林云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醞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
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
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
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使作酒用吳下有饌請設客用王
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讌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屋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
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唐白居易冷泉亭記云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寺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
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水欣欣可以
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
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
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
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龔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蕘。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裳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戴。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褫衣無害也。

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水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屨來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魏收字伯起。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過老夫。猶應走兔。

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

銷夏部卷之四

葉石林云。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爲道觀。唐李陽冰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誌。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於縣東之龍峰院。東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過。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摧天。每聞谷中號聲。風颯自上下。雪橫至。峽面僕夫卻立。殆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傍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擁身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爽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皓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爲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白居易五亭記云。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潦。沼堙亭圮。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

五亭間淵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雲集歌吹作舟楫徐動觴咏半酣不知其方外也人間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於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緣匣二百箇上箋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閤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並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官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輿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穆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宜賜再入幄次少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其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槃金嵌寶盤盞紫羅窄紗兩北內互賜承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儀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回正離進新編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嬌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並獻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並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眞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太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嬌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廩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並免到宮禮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爲柱楣撑者爲榱桷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還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牕戶與瓦屋無異此甚宜大暑也

匡廬大嶽凡有七重圓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嶺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搆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周益公夫人妬有婢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炎暑以渴告公以毫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唐元結九疑書記云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榛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

回映之處似藏人家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關見崑崙之伯仲也

葉石林云每熱迨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物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稍萌願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羅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雷暴風驟至坐聞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謂遙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於世且平生儻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黍事鮮耕夫得鏡照之病熱者心骨生寒故名生寒鏡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泉拂檻飛泉濺激兩岸峭壁孤豎横盤凜然蜀道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寒覺暄涼秋晚候縕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東坡云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南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

古無極不知何許人居蓊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中開戶而眠不用帷幌藉犬至即俯首疾回無敢窺其內經年不見揮拂一蟲不生未嘗出募於外而饘不乏疑其挾術過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物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蓊裏盤闐四門人皆云是夕見其負他荷杖出門去矣

冰井臺在臨漳西南曹操建石虎於上藏冰三伏之日以賜大臣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鵝之瓜

宋晁補之照碧堂記云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閭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被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補官於宋登棠必慨然懷公撫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大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翻飛客顧而嬉嬉然不就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歷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與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宋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東坡云夏日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詩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鑒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眞避世青蒻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驚鷗沒

葉石林云。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𩆜𩆜皆有光。微風動。湖本晃蕩。與林葉相射。可久清臞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蘇子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洒然也。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翫。盛於中和。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駕肩繫轂。兩韓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拔苑瑤津池成。明日。歸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盆荷沉其下。上嘉其能。

河東備錄云。取豬毛刷淨。命工織以爲席。滑而且涼。號曰壬癸席。

韓文公夏日遊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頂。當起烟爲信。翼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巢有烟起。留二旬乃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當叢疊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焉。

唐書曰。代宗時有迎涼草。鳳首木。迎涼草幹如竹。葉細如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而置之戶牖間。則涼風自至。

方河勝覽。鏡湖在州南二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爲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圍三百一十里。以畜水。輿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許步。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峰城。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湖水高平疇丈許。築塘以防之。開以泄之。水適中而止。故山陰無荒廢之田。李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杜甫詩。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境一瓜擬進。適看唯得百錢耳。

蘇舜欽滄浪亭記云。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地益闊。旁無名氏。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

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宜。予時傍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反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申王撝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軒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于約中。不復覺煩暑。

有史生游華山時。舁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懷中。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葉上鱗起粟粟而動。史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曰此必是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瀰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水經注曰。西溪水火井北。百步有東西谷。廣十步許。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亦凜冽。

道姑莊。其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莊在大石洞中。洞適當谷之窮。呀然幽邃。玲瓏宏廊。可坐千餘人。東西各有石廊數千餘步。闢於洞。若廨宇欄檻。夾廊巨木萬餘挺。森茂翁蔚。蒼然翳碧。黃熊紫猿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嘯於交柯積陰間。見人視不去。左右水聲潺潺。自懸崖壁澗中至者。皆慘慄股戰。不敢入。必多人榜鼓。然後從廊下樹陰行。

塞山有流惟鬱林塞山在隴北二十里。地成志云。燕王遣人入山採橋。十日方回。問其故。云山中大寒不得歸。因名。余靖詩。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便起龍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齊法師曇遷嘗感熱病。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既寤。所苦頓除。

白居易游大林寺序。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隋秦王俊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抱朴子云。立夏之日。或服玄冰丸。飛霜散。及六壬六癸之符。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周以十爐之火。蓋用此方也。

葉石林云。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此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者乎。蓋不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痹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側。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跏趺如故。室中不設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過之。問何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鄭文都去東隱居蟻坡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爲肉。瓠瓢盛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宋曾原一金精山記云。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關入。石爲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自一區亘岩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眞仙。其閻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岩頂懸本鶴。能隨四時轉指。岩面飛泉濺淺。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鬱。氣益肅。鑪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游人不敢葷酒入。相傳謂皆犯者。暴雷雨幷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栗厲。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

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聞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張齊賢短忠定公於帝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婿家王禹偁代爲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史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答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元潘仁劉仙岩記云。桂林諸山奇秀。爲嶺南最。皆平地拔起。望之亭亭玉立。或森若劍戟。而岩穴幽邃。冥搜莫極。至雕鏤萬狀。窮極天巧。雖繪事不能得彷彿。其最近可朝夕遊者。則有若七星岩。水月洞。惟劉仙白龍二岩。尤號奇觀。然去城踰十里許。遊者數至。憲使濟南宋公紹明按節廣右。越仲夏初吉。時雨新霽。嵐氣消清。相與同集岩下。屛徒御。攀危磴。瞰幽穴。摩蒼石刻。以訪劉仙之遺蹤。躡昔賢之芳躅。聳目騁眺之對。而憐茲耕稼之民。俯仰今古。悵然興懷。歸過白雲洞。仰觀絕壁巔崖。神爽飛越。是日樂甚。命侍吏潘仁記之。

宋謝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宋楊傑洪崖記云。西山洪崖。在翠巖應聖宮之間。石壁峭絕。飛泉北來。其下井洞。深不可測。每歲六七月

時。水高一二丈。湍激可畏。其傍人語不相聞。及過井洞。卽聲勢斗殺。鐩流出山前。代有異人居之。世以爲洪崖先生云。先生三臯時人。蓋得道之士也。

元汪澤民遊黃山記。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士廣衍。曰焦村。蓮峯丹碧。峭拔攢聳。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雨。旦夕萬狀。簇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盤石開逕。嵯巖敧危。瀑布聲訇礚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灑巾袂。當新暑。凄然如秋。

宋陸游遊青山記云。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南望平野。極目而遠。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眞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巇。凡三四里。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維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顏頰如丹。鬚髮無白者。又有李媼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

東坡云。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宋黃庭堅黔南道中行記云。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

宋方輿勝覽。岑公巖在大江之南。廣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石巖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泉湧出巖際。遇盛夏注。如松蓋藤蘿。蓊蔚蘙翠。眞神仙窟。

東坡云。紹聖二年。詹使君邀子遊白水山佛迹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卻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偃曝談餘

陳繼儒撰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譔

余入冬喜負暄讀書。已漸相暱。往往狎夏日貯睡以爲快。庶幾有晉恭士行陽之意。與客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璺尾共之。余退而記與客談者。

吾鄉泖湖金澤寺傍多蓴。錢孟熙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爲采買。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熙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蓴如亂髮不足爲。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爲此也。按書至冬爲豬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僞。自漢武至晉。大都承襲。劉宋以後。間亦有之。自乾德後及於胡元。皆前代所未有。而實不然。余嘗總考之。漢武建元。安建元。晉康建元。劉聰僭號建元。苻堅僭號建元。蕭齊高建元。漢武太始。晉武太始。張玄靚僭號太始。漢宣甘露。孫皓甘露。苻堅僭號甘露。漢宣黃龍。孫權黃龍。漢元永元。和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成永始。高雲僭號永始。漢哀建平。石勒、慕容寶、慕容德、皆僭號建平。光武建武。晉元建武。石虎僭號建武。蕭齊明建武。漢明永平。拓拔偈永平。王建僭號永平。漢章建初。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號建初。漢章元和。唐憲元和。漢和永元。蕭齊東昏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和元興。孫皓元興。晉安元

興。漢安永初。南宋武永初。漢安永寧。晉惠永寧。石祇僭號永寧。漢順永建。李恂僭號永建。漢順永和。晉穆永和。牧犍僭號永和。姚泓僭號永和。閻王延鈞僭號永和。漢沖永嘉。晉懷永嘉。漢桓建和。利鹿孤僭號建和。漢桓元嘉。南宋文元嘉。漢桓永興。晉惠永興。苻秦、拓拔嗣皆僭號永興。漢桓永康。晉惠永康。慕容寶、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漢靈中和。唐僖中和。漢後主建興。孫亮建興。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晉武太康。遼道宗弘基太康。晉惠永安。孫休永安。張軌、拓拔攸、沮渠蒙遜、皆僭號永安。晉帝奕太和。晉叙太和。禿髮烏孤、石勒、拓拔宏、李勢、楊溥皆僭號太和。又唐文太和。晉孝武太元。張駿僭號太元。晉恭元熙。劉淵僭號元熙。蕭齊和中興。拓拔朗中興。蕭梁敬太平。孫亮太平。馮跋、隋末林士弘、遼隆緒、皆僭號太平。陳後主至德。唐肅至德。石晉天福。劉漢天福。宋太祖乾德。王衍乾德。輔公祏反江東。亦號乾德。張貴華。五季僭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僞號永樂。隋翌衞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明昌三年。太后不豫。上侍疾隆慶宮。半酉太后崩。而穆廟幾朱批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昔盧多遜秦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多遜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即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恆欲就之。答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乙。答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桄榔亦有麪。

又書云。所論長孫太尉祀羲感帝。即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禮示志第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鄉年在燕中。有一貴人問家弟索憤子。而僕無之。後聞其覓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

又書云。別紙所云鹿盧真記是北酒名。尚未的也。活剝吞。蓋譏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九齡也。椑即棺也。今書作稗誤。歲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長土故耳。答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池縣。舊有河水。周迴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

二匹。一白一黑。忽出於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賈聰見之。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以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

蔡崇居守漢陽。山民斲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製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於白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潞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頤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於石中。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蜂蟲。（水晶）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王荊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一有所不聞。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於此。以俟知古者。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晉書本記載其事。司馬溫公通鑑。削而不書。故朱子綱目因之。按綱目凡例。凡事關道術者。皆書。三代斷簡。晦而復顯。謂道術所係非與。束晳傳亦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

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三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云紀傳歲月小異。而古籍之幸存而不泯。實賴於此。載筆君子。其可略諸。

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棊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臺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菻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會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擱沒。人馬既迴遠。於是水銀之勢既遠力漸微。卻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丹染成沉綠。浣之不淡。其餘氍毹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鬉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爲岳監郡竺同知既別去。僕誌而

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九日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當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彌其當患歟。此論奇特。民懌非徒狂者。

道家字學。詳見於三洞經教部。曰本文。曰雲篆。曰八體。六書。文曰符字。曰八顯。曰玉字訣。曰皇文。帝書曰天書。曰龍章。曰鳳文。曰玉牒。金書曰石字。曰題素。曰玉字。曰玉籙。曰玉篇。曰文生。東曰玉札。曰丹書。墨籙曰玉策。曰紹連之書。曰琅虬瑤文。曰白銀之編。曰赤書。曰火鍊眞文。曰金壺墨汁字。曰瓊札。曰紫字。曰自然之字。曰四會成字。曰琅簡蕊書。曰石碩。

淨飯王命密多羅傳太子書。太子郎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旃檀作手板。純用七寶裝嚴四緣。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於毗奢密多羅阿闍黎所而作是言。尊闍黎教我何書。（自下太子廣爲書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蓮華）阿迦羅書（隋言節分）曹迦羅書（隋言吉祥）耶寐（亡毗反）尼書（隋言大秦國）鴦瞿梨書（隋言指書）耶那尼迦書（隋言馱）娑迦婁書（隋言牸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父與書　毗多荼書（隋言起尸）陀毗荼國書（隋云南天竺）脂羅佉書（隋言裸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婆迦書（隋言嚴熾）僧佉書（隋言等計）阿婆勿陀書（隋言覆）阿㝹盧摩書（隋言順）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雜）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西）阿沙書（疏勒）支那國書（大隋國）摩那書（斗升）末荼叉羅書（中字）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提婆書（天）那迦書（龍）夜叉書　乾闥婆書（天音聲）阿修羅書（不飲酒）迦婁羅書（不飲酒）緊那羅書（非人）摩睺羅迦書（天地）彌迦遮迦書（獸音）迦迦婁多書（烏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書（虛空天）鬱多羅拘羅書（須彌北）逋婁婆毗提阿書（須彌東）烏差婆書（擲）膩差波書（擲轉）娑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佉伽書（往復）毗棄多書（殘食）阿㝹浮多書（未曾有）奢娑多羅跋多書（轉數）尼差跋多書（數轉）波陀梨佉書（上句）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耶婆陀輸多羅書（已上句上）末荼婆哂尼書（中流）梨沙耶娑多波恀比多書（諸山苦行）陀羅尼卑叉梨書（觀地）伽伽那卑麗叉尼書（觀虛空）薩蒱沙地尼山書（一切藥）沙羅僧伽何尼書（總攝）薩婆韋陀多書（一切種音）爾時太子說是書已。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昔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

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注漢官儀。又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一宮工作。搜神記。又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綠沈斑管而後。今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愛。詎以金寶雕珍爲貴也。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有忠臣三人。皆少年也。

趙德麟述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不知此意出於崔瑗。昔崔瑗

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母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而母遂安。東坡喜于脫胎。大都類此。

晉許后妃傳。荀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邕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爲董祀妻者。想又一女也

鄭州西有殺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鞬。愼莫言。李敢立。又揭三字於坐隅曰。磨兜堅。宋學士續之以箴。亦曰。磨兜堅。磨字與磨義不同。堅與鞬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晉元異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晦菴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記多奇事。洪苑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元吾丘子行精篆籀。嘗定爲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

硤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譙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木其子也。後之人。盧河之奔決漬溢也。乃斂其母。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從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隸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莊。謂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離班莊。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瀦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遍於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臨潼縣驪山溫泉。上有室三楹。扃鑰甚嚴。蓋非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卽華淸宮故址。上有三淸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淸物。玉女閣方池。卽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莽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

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周皆古栢薜蘿。其右稍上爲沉香亭。又上爲貴妃洗粧樓。與興慶柱礎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人爲刻名

下上。人門乃陶甓所造。其半已傾。右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卽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

趙文顯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嘗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觀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答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

弘治初。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二寸許。見邸報。鄖陽一婦人美色生鬚三繚。約數十莖。長可有數寸許。人目之爲鬚娘云。然宋有鬚婦人爲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題諸將。不敢仰視。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有此矣。

金山中冷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於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冷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挍冷一作零。又作濡。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冷水。蘇軾蔡肇並有中冷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十丈。則中冷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登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怪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嶙露。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反報。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怖其精魅。故設塔以鎭之耶。況吳將不應葬越地也。

雞狐烏雞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隨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隨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隨人。眵淚所凝。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蟇水蛇隨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著體卽腐。吼猖獗。又畏雄鴿。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偃曝談餘卷之下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闊倍之。今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硏。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硏。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

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違擊。蔽丘詬所以眇目。淺嘗曰。東市相砍。楊阿若。西市相砍。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邦鄴曰。子在我憂而不手。子死我手而不憂。三曰恩。恩莫大於知己。知己之遇。人生所難。絲飯之惠必報。寧過毋不及。豫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於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旣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出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變。變人之變。樂人之樂。謂焉無失。使人各以我爲私己。四豪萬紀。不若田橫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曰色。色不親二。酒不染面。於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女。無嗣。然後告天地父母娶妾。八曰藝。或劍。或鉞。或鈎。或匕首。或彈丸。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詳受取予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方相遇。餽賮假者手刃之。九曰勇。無畏萬乘君。毋畏褐寛博。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衎嫠。毋諂富貴。餓死不劫盜。十曰掃除不平。即探得赤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己事。凡奸臣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於禱議。十一曰樂。三市鬪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結客。一言相合。擲千乘而弗顧。棄千金如脫屣。十二曰信。一言投受。千里命駕。雖心胸之間。有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曰神。以孟嘗、平原、信陵、田橫爲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以端午日用雞。有犯戒者。或撻。或刃。俱告于神而後刑督。

山水畫。自唐始變古法。蓋有兩宗。李宗、王宗。李宗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爲宋趙伯駒、伯驌。以及於李唐。郭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荊浩。關仝。董源。李成。范寬。以及於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眞草隸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隸。鍾王歐顏。皆有此意。後代以眞書別爲一種。古法滅俗札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隸漢隸。今當以晉唐書爲晉隸唐隸。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言。可爲點胸洗眼之訃。

陳貞父云。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昔無酒。醨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宿比屋。競欲其刺口。釀以烏頭。纔沾舌。舌破。不可飲也。

又嘗見狨皮於市。似猿猴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狨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爲羣。出探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狨歷視其肥瘠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俛。狨臥或他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己得脫去。而隣代之矣。

又熊得人。輒抜人喉若腋令笑。人作。吾舐面血以爲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於死。

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有黑鱗蜿蜒。攫民於庭。民呼母。母亟走抱持黑鱗尾。掉母鬚外。民腦入爪。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蜂。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輒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爲木箱。盛其蠢。梯而上之。盜空中。蜂移國之以爲利。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攖。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

又登岐山明星峯。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弃老君不能措手。

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祠在山巔。六七月旱時。請祠前禱雨。非挾襪不可往。以上見陳貞父寶雞錄

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余因思張有妙於小篆。嘗言心字是一箇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哉。上一點上一發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下鈎下一畫也。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眉壽者。皆爲麋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余按麋羣多至千百。京房易傳云。麋正作淫者。大不明。國多麋。又曰。處遂泥厥咎。國多麋。博物志云。麋千千爲羣。麋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眉字也。

檮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紀惡者。又一義也。

唐僧泓言。張說墓不置雄黃。以其氣燥。草木枯而不潤。葉夢得言。勝國時有賈故于長嶽內得雄黃爐甘石數萬餘斤。雄黃辟蛇虺。爐甘石雨後日炙。濕氣鬱蒸。淡藹濃烟。映帶木末。蓋草膏岑蔚。卽雄黃不能勝之。如此巧思。皆古人所無。南轅北幕。固其宜也。

宋朝小說。凡列祖位號皆提行擡寫。相沿至今。尙依原本抄刻。甚無謂。古竹簡之後。皆易楷書之。束而爲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卷變爲册。猶曰卷者。甚無謂。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制局書寫誤者。例旁注半非。今相仍以非字作卜者。甚無謂。此皆讀書嗜古者當知也。

余嘗謂世人但能算九分。其一分算不及處。此造化權也。而變幻無窮之妙。亦全藏些子中。正如大衍四十有九。其妙在虛其一。天文三百六十五度。其妙在四分度之一。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析言之者。或作有墳前石人翁與仲之語。好事者因續其事以嘲之。西漢叢語載。張崇。又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卽此人也。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號博雅。亦未及檢証。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駿馬。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猛勇。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幷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

死。遂鑄銅爲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見之者。猶以爲生。故古之墓闕皆用之。至於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鐫其胸。又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誤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則又誤傳之非也。

歷査古人異相見于書史者。如呂望芝眉。唐叔生而有手文曰虞。遂以爲名。吳夫差肉食而有墨色。仲子魯惠公夫人。生有手文曰爲魯夫人。干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霍氏手有帝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面醜。猶如松栢皮腐枯槁。文理潤澤。石崇聲似鼓。顧思遠頭有肉角長寸許。壽一百二十歲。七子。迨死。少子六十矣。杜皇后長猶無齒。旣成納采之日。一夕盡生。劉曜鬚髯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寸。苻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慕容就版齒。呂光左肘有肉印。劉元鬚三尺。當心有毫赤三根。長三尺。蕭道成鱗文遍體。梁武舌文八字。兩胯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梁簡文眉翠色。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朵。而體多疣。納之其疣並失。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王敦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如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

勝。瘤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瘤隱陷肉中。又左足偏短不便弓馬。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醉墮馬。鬢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釋贊如尺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汗濁。陳武帝鼻長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期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張麗華髮長七尺。後魏拓拔濬亢髮委地。每臥則鬚垂至臍。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目。褚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楊大眼眼如車輪。盧曾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巾足舉二人。黃巢足有黃巢二字。唐高祖體生三乳。馬周妻賣餅媼也。袁天綱見之言法當貴。周納之。封夫人。高力士胸有七黑子。安祿山雙足黑痣。有毫。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楊都女生而連眉。果得仙。王欽若項有附疣。朱仲晦面有七星。秦檜眼有夜光。呂文德足長尺餘。有趙子昂尖頭小齒生。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

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

古城奇楠。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榜葛剌國有衣黑白花彩衫戲。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变攫。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探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旁戲者錢。

朝鮮酒岩。有酒流出其下。舟狀如亭。上覆重茆。下布紋席。棟梁楶棁。丹青炳燿。四面皆蔽。懸以索幕。其國

中亦有牡丹荷花。

于闐國往返攜一鐵錯。涉流踰河。獨挈水而行。錯投水百沸矣。故寶之。

胡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淸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榜葛剌國不飲酒。恐亂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睛。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睛者。必曰陵苗裔。

撒馬兒罕。古漢罽賓地。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窻牖綴以琴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鑿以泥金。裝以羊皮。按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値曰至寶無價。

高麗箕子墓。封樹而不愼。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

拂林國鑄金銀鏈無穿孔面懸彌勒佛。

于闐國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每秋取玉於河。

哈烈國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

古城國人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稱林國。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不容別村求食。

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諸夷中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書也。

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璃則否。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非指子胥少伯也。崔浩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鐃脊也。

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瞠門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眞可謂杜撰禪。

山谷有醽池寺書堂詩云。桃李無言一弄風。黃鸝唯見綠怱怱。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我欲東。人言九事八爲律者。主父偃上書言九事。其八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桃花詩云。湯沐冰肌照春色。海牛押〔壓字改〕簾風不開。眞言紅塵無路入。猶傍蜂鬚蝶翅來。按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爲簾箔。玳珀押之。東坡詞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意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翰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吾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氣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究討。而莫廷韓又游于四公間。復得其外家常熟楊夢羽儀藏書尤多。朱太史文石廣畜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今借讀。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毋死。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禪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即呼名喚之。語家先人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麞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假此名鄉黃耳犬冢不妄也。

楊用修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箋楮譜。歲華麗記譜。陸游及胡元質牡丹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爲法。

嚴州壽昌縣有朱買臣廟。其地有朱池朱村。乃檇李東塔寺後買臣墓在焉。不知當時何以雜此。余嘗一至墓所。其樹蔭可憩也。按虹縣志云。後魏地志載虹縣朱山。會稽朱翁子之舊里。朱山廟即其別業。有買

臣墓在山之北麓。河南志。歸德府夏邑縣有朱買臣墓。河南府有朱買臣廟。又附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鄉路北市東南陷。得漢丞相朱買臣墓。及考宦游僑寓皆不見買臣事。不知其何自而得俎豆於梁也。中都志云。按漢書列傳。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漢之會稽。乃今蘇州。嘉興縣故屬吳。當以在嘉興爲是。然崇文總目載名賢姓字相同錄。不兩朱買臣。豈相傳之訛歟。

近代尙賀。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駸駸乎有先輩風度。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禮。余考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于簡。止爲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書啓。唐世稍增。始于刺謁。有參候起居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又周禮九操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爲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爲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爲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亦謂答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秘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崇寧四年。秘閣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蠻適詔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頜帶斜蘚一枝。四條在上各丈。人以爲角。僅支桃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過之殆爲瑞。又按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問之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爲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載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爲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珍珠船

陳繼儒纂
沈德先校

珍珠船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纂
檇州沈德先校

雍熙中。君房寓泊廬山開光寺。望黃石巖瀑水中一大紅葉。泛泛而下。僧取之。乃紅蓮一葉。長三尺。闊一尺三寸。廬山記。清源池生蓮花。大如車輪。此也。君房因分花葉瀹湯飲之。其蓮香經宿不散。

供奉官。郭垣。在母胎餘年不育。有善針人百餘針。竟亦不動。至二十二月生。子母俱安。唯胸膛中有黑點數十處。乃當日針痕也。

蜀僕繼圖。倚天慈寺樓。飄大桐葉。上有詩曰。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數年。繼圖卜任氏爲婚。云是妾所書葉也。

海東。有姓劉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謂之騎上杯。

韓退之晚年。二侍女合彈琵琶箏。

神不明。謂之魍。精不明。謂之魎。

蜀葵。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楊和召雀相飯。前香爐中烟成樓閣。云是屬賓國香。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山水。無不精絕。用鼠牙筆刻之。云鼠牙者緋進士張衡死。蔡邕母方娠。時謂邕即衡後身。

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榜有未正。募盤之。有鈴下辛苦復登緣如履平地。詰之云無術。但兩腋各有肉翅數寸。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張天覺好草書。不工。得詩疾書滿紙。使姪錄之。當奇險處。罔然而止。問此何字。丞相熟視詰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荊公在鍾山。因奕棋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棋隱語也。陳摶隱華山。幼時戲渦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

江南有道士厲歸真。嘗遊洪州信果觀。內塑像。是玄宗時夾紵。雀鴿糞穢其上。歸真於壁畫一鷂。筆迹奇異。自是鳥雀無復栖者。

廬山有上霄峯。可千仞。上有石迹。云夏禹治水時泊舟之所。鑿石爲竅。繫纜其上。有歷崖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爾。

虎有威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佩之。臨官則能威衆。

峨眉山中婆羅花。苞大如拳。葉似枇杷。凡二十餘葉。

南中旱甚。即以虎骨投有龍處。即雨。激龍之怒也。

王廙。右軍叔也。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于衣中以渡江。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

蘇威有鏡。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日蝕半缺。鏡亦半昏。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

王聖美治字學。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

筆談

楞嚴經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

李昉爲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鷴曰閑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

鏡口。不到長安漫負眼。不到兩浙謾負口。

右桃洞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聲爲亂交雜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寸。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甚於簡便。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僕毛。

徐光溥爲相。喜論事。大爲李昊等所嫉。光溥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張雲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用兵。一學韓愈爲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門不幸所致。

宗壽建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與之。剖腹納鏡而去。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邊殿雷。

廖凝說裴說經杜工部墳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武行德以採樵爲業。而甚有力。自謂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號武一谷。

莊宗雅好音律。凡用軍前後隊伍。皆自撰詞使揭聲而唱。至入於陣。不問勝負。馬頭纔轉。樂聲齊舉。故人忘其死。亦用兵之一奇也。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尚。已上

真元中宋清進博經一卷。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錢貫謂之盤家。計一而取謂之乞頭。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筝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番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趙璧彈五弦曰。吾始則心攝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劉闢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據地而吞。

耳中忽聞金聲玉響。是真氣來入道。欲就也。

常以雞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成三寸。黑衣而立。名念眼。令人見萬里外事。

淵材嘗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王榮老官于觀州。欲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皆不驗。有黃魯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梵志詩曰。城外玉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黃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見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于潞公家。移植祕閣。今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菖蒲也。

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麵爲餌。

漁人以獺猻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誦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慤母墓誌。載其妹名鍾馗。又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于魏道武時。又有于勁者。亦字鍾馗。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閑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花上。詔栽先春館。來歲花開。上有指印迹。帝名爲一捻紅。

帝詔郡國鑄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模。治吏不敢換。迄今錢背有甲痕焉。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遊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嘆羨。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去之。

張易之爲昌宗。命畫工圖武三思李嶠味道等十八人形象。爲高士圖。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既寤。心意豁落。自是文性逸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隋薛道衡每爲文。必隱坐空齋。踏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魏略曰。大□國以水晶爲屋柱。以玻璃爲牆。　赤土國在海南出異香。每燒一彈丸。香聞數百里。號一國香。

彈琴輪指曰蟹行。側轉指曰鶯鳴。若全用甲則聲乾而多悲思。全用肉則聲重濁而不勻。

李賀小傳曰。賀通眉。長指。苦吟疾書。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飛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病。

唐李衛公收硯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隣。言與相結爲隣也。

魏賈將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絕妙。

晉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君屏爵弃卮。焚罍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

李白每醉爲文。未嘗差。人目爲醉聖。白樂天自稱醉尹。皮日休自稱醉士。

唐宗楚客造新第。沉香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死。一蒂不獲。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捜其手。振臂就焉。後主歸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貫馴狸。復能補端硯。百碎者賫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纇。世莫得其法。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述異記云。洞庭湖一坡。有范蠡石牀石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車亦存。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青州以熟鐵爲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鎭滻留後李克伯。得玉材。琢爲偃硯。發墨可愛。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

墨如歙石。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是右軍所用者。石陽休以錢三萬得之村舍。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

張仲舒在廣。天雨絲羅綾甚多。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

賈弼夢易其頭。明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兩市屠沽魚肉不售。

蕭誠採野麻土穀。作五色斑文紙。

李邕書仍自刻。多假立劉人名字。如伏苓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寶泉謂李陽冰篆爲筆虎。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雞頭蛟腳二書。皆漢詔板所用。各象形也。釋懷素自言草聖三昧。又云。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也。

崔瑗善章草。王子敬云。絕似韋伯英。王隱謂之草賢。

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復。李陽冰謂爲書中得仙手。

隋釋智果。謂永禪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藏放腐內。

魏家藏洛神賦。是子敬小楷。用烏絲欄寫成。

唐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捕。嫗惶懼。投之灶下。香聞數日。

安石不貴獻之書。得獻之書。斷作紋紙。

李賀學語時。呼太夫人爲阿彌。

張長史云。獻之謂之古肥。張旭謂之今瘦。

漢相國蕭何。善篆籀。嘗使禿筆。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淸霜墮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黃魯直八歲能詩。

蛺蝶大者爲鳳子。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覩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逼。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一字之師也。

陶隱居云。得爲才鬼。猶勝頑仙。

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瑞錦窠。
戴嵩善畫水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形。
肅宗乃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鴆杯。祿山將飲。會燕銜泥墮杯中。祿山疑乃不飲。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船。上水船。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頃刻徒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
處女得道者居含臺。童男得道者肅臺。
齊桓公為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簿籙。晉文公為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仙家事。
秦始皇為北帝上相。劉季為南明賓友。
北斗君天門亭長。令臧洪紀瞻與陳遺更直。一日守天門。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溫太真為監海開圖伯。
取杜預為長史。
鄷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亦以上獻仙官。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夜不廢。使人聰明。五藏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
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
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遍。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若夢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
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於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開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為志學仙。不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以此得道。內弘集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梅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語林
阿陵國以柳花為酒。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有人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于外祖李牟。韋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云。取竹之法。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實。不及期則音浮。

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則其竹夭。此笛其夭者也。遇至音必破。果試吹之。一疊未盡。笛忽中裂。
陶峴。彭澤之後。日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饌。
俗云。蝦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蕭蕭。或云夏馬。
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繩真珠為飾。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橫出半河。上立浮圖。塔中按拂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為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到祠傍。以千百數。跳浪蹈躑。狂奔疾走。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猶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猻朝廟。
韓忠獻公少年學書。無紙。在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繖自蔽。率以為常。
九井口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老子廟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動。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燦炳若列星。有琴長六尺。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直來照之。影則倒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并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汝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榮陽枝溝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也。為雙鳩所救。漢廟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于此。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閑暇。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益人意智。
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李緯國定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沉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非也。謝齊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一拍。清調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為笏。潮循人或捕其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佛林天食國。多白象。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耆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填之。迨後雖產女而

七殺不究。

丁符公重影。

袁令公常訓北子。凡吾望但可文編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上官昭容有文集一百卷。

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鬭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即漸請來誦書。尋亦得愈。

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胃中如物噎。經數月方無恙。尚由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

廣東老蜑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蜑懼失去。賣之。明日納於官庫。今在饒州軍資庫。大如彈。光如水晶。其中有八斗七星。隱然而見。衰之半枯矣。

雜錄

繫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云。

徐璠宅在梅福宅東。又塘東百步。又云璠宅北去城一里。亦曰書臺。

黑蛺蝶大如蝙蝠。橘蠹所化。北人或名玄武蟬。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猨雄能嘯。雌不能也。猨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

南方以鷓鴣爲鮓。又以孔雀爲腊。

南人養鬭鶉。發猜禁戰。以徐柑飼之則愈。不然必死。白鬭鶉大如小鵝。亦能畜。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沾指掌。如蛺蝶翅。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鍵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與枯梅也。

伏波岩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頡羹侯。括地志實有頡羹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李道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國老談苑

人夜夢他好惡事。欲令彼夢與己同者。覺則倒番被頭。易枕而臥。以氣三呼。則彼之夢還同己夢。明日說同焉。

慧遠曰。順搜如磁石遇針。不覺合而爲一。

唐諸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儼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爲而立。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皁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

亦以皁羅糊屏障。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爲貰酒家。王右丞兄弟未遇。忽一貰酒漫遊。幹嘗徵債於王家。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幹畫十餘年。

已上寺塔記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聽其聲者。主離別。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於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大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巢上梁必貴。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佩離色綬。綬長六尺六寸。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蘊神名婉。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辭無歸四字於其上。或曰非令德語。鑿去之。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煑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馬腦鬼血所化也。

鑿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觔。

高堂縣南城傍有盜跖塚。塚極高大。賊盜嘗祈焉。

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妾妒悍者。婢妾少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

虞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

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瘡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已上

程迥者。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着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懼。小聲嚦嚦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龕。至以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輸百錢乃啓龕。期年忽飛去。

珍珠船卷之二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娘方爲戲嬉於殿檻纔至鷙搏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鬚根則無不偃蓋

鸛鵠能物水故宿水而物莫能害鶴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卽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能免燕銜泥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銜艾置其巢中燕見艾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墨客揮犀

南海有颶母風四面而至裂屋拔木每數年一作將作則虹見謂之颶母

李栽山燕代豪士常呼鷹攜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而柔懦公甄解卿暫長蓋近之矣

唐王處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貽之云此仙家旌節花也後處回歷二鎭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背白如銀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暝目守夜之義

京師名娼曰嬌陳如姿色俱美讌丹陽一見求納焉陳曰得錦帳三十里迺可蓋戲之也翌日栽錦數十

車張之陳如大駭乃如前約

友人張棠宗以片紙錄奇竹事云同邑安幅西鄉地名下庄有周俊叔得十二時竹一根繞節所生子生子凡十二時點畫可數

辰州有人射猪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猪對以傷禾翁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者問童子曰我卽王㣺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鄴中記

濮廳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曾夫人善丹靑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遊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莲葉足履莽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莫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聲蕭蕭歛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契丹如見月蝕當夜各備酒饌相賀戎主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卽盡望日唾之仍背日坐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鈎中指只作喚雀聲以爲禳厭

賀懷智曰上夏日與親王局令臣調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上局亂之上大悅

文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枕岐王進龍袖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

妃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你貧無可獻師長得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楊太眞外傳

合州有一泒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泉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麻縣賈餘曰麻縣昔永嘉中以絲爲之宮禁內貴妃以下皆着

履子梁天監中武帝名解脫履陳隋樣差多唐太曆中進五朵草履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實錄子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秋橘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玉殿庭家爲中府松花及起龍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兪質

橋中木板上生雜草。斫削復生。
與瓘替入所梁也。鏤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攜毀龍飲之。每觶中出鹽。則收用酒一匙。尊主助賜。
孫文蔚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
孫亮吳王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筆中有寶。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筆。
蔡京嗜食鶉。每預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
李賀爲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樓十二。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讞。飲酒益精明。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冥祭幾四十四幄。
南史梁王遊晉。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北史沈光。驍勇捷馳。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値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號爲肉飛仙。
孫荊玉能及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以手挾殿柱沒指。侃性豪。多姬妾列侍。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記史法也。輪蜀
世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獨併有之。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眞蹟。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用綠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流。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與唐朝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搨也。
右軍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精妙。天信中相國僧元藹有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有文皇署數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旣瑑。鐫刻尤工。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衞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陽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紹興乙未六月。思陵賞臨禊序賜劉光世子堯仁進之。孝宗親洒宸翰于後。
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
趙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也。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經云。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山陰蘭亭逸少研池。可以染緇。

白技年有神術。常於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爲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爲二小劍。長五寸餘。飛舞不已。洞微志。休肯國道人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繞塔而行。
隋書。三品以上門皆立戟。五代遇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枚。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十二枚。
唐馮慈明勸李密歸國。密因之死。神龍中勅旌其門爲忠臣門。令大其標題。見者莫不歎美慈明。號爲淩脣花。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異聞集。漢馬均能削竹爲人致雨。
丁文果覆射蜂曰。蕭蕭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
德宗幸奉天。攜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斫檻鐵。獲覩應手而碎。
林邑國王死。奴文篡立。文常放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爲鐵。因以鑄劍。劍成向石誓曰。若斫石破者我當王。因斫石如斷芻藁。
吳錄居風縣。有蟻絮漆。人視土中知有蟻。因墾發以本皮插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賈島句圖韓子譏之云。句妖詩精。白居易書云。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孫何有詩戰錄云。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皆劉是七雄。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子。
丁晉公云。子美集開詩世界。
李賀作歌詩。賜意花草蜂蝶間。竟不遺大。經琯因話

王筠爲詩。能用強韻。謝朓常見語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之爲寶。
曹松贈方干詩。後證難爲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王禹偁序孟賓于詩曰。古之詩人有三水部。何遜。張籍與孟也。
搜神記。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
筆譜。人有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羲之筆經。昔人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也。
李廷珪父超易水人。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

蘭亭會者四十一人。羲之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勁絕代。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西京雜記。廣川王得玉蟾蜍。大如拳。以盛書滴。晉袁彖贈庾翼蟬硯。

紫石潭。硯也。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魚于紫石潭。顧左右取漁。其入硯中獲小魚數十。

王羲之書祭北郊文。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魯直詩注。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鉤勒成。謂之鐵鉤鎖。自云唯柳公權有此筆法。

懷素善草書。伯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于篆隸。故繇方得鐫刻。

世傳王右軍借船帖最工。

高僧敬脫。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麄如人臂。乞書者一字而已。

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煬帝時。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十餘萬。

唐高祖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

隋旣平陳。南海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

黑山賊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

南史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後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選百家譜。以助銓序。

乘葬梁鴻近要離墓。曰。要離古列士。伯鸞淸高。可令相近。

秦王后遷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使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關羽分界於此。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龍生鳳。鳳生鸑鷟生庶鳥。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嘖嘖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

入驗之果然。

惜春鳥。大不踰燕。其聲曰契摘花果。人謂之護山鳥。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如杵舂敲磕。人謂之葛仙翁搗藥鳥。

鸒一名春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鋤。亦謂獨舂。

易林云。鳳有十子。同巢共權以相保。

幽怪錄。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有名武仙郎。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有名鳳花臺。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又云。吾乃鳳花臺鳥也。

有燕巢長數尺。忽羣鳥翔集。因毀巢。有白雛飛出。羣從去。又有燕巢中有赤光。毀之。一赤龍子長尺許。鱗甲皆具。少頃騰躍而去。

欲說鳥性痴。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能倒一鳥。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

禽經曰。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盼。視也。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鳴也。

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虎爲李父。江淮南楚謂虎爲李耳。注云。虎食物值尾而止。以觸其諱故。出神虎記。

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豺一購錢百。

晉以來有墓誌。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權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蔗有二種。赤者名崑崙蔗。白者名荻蔗。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注云。皆以似篆者爲名。

兩壻相謂爲亞壻。註云。今同門壻爲僚壻是也。已上

晉人謂臨禊序。唐人稱蘭亭詩。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寫韓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

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闌結。旣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煤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徹。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三朝皆至御書。

山陰天章寺。卽王逸少上巳日修禊之蘭亭也。山如屏障。水似松江。

博物志。隳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民隨此畯種稻。其收百倍。

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轉。

山海經云。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

陶氏云。麈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爲脯。

東土呼熊爲子路。

相馬經曰。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東晳發蒙記曰。獮以猿爲婿。

史氏曰。龜生百歲。故君論尾之上。

猪肉項上一臠。謂之中禁臠。

俗說蝦蟆懷土。雖取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

古語云。蜂窠熱構如蓮。蟻蛭似樓。

有丹鵲者。因營浆掘地。遇蟻城方丈。城壘皆具。若雕刻。中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色。足翅皆如金。

郭璞云。蝟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猴。

墨子曰。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

一象形。二蛇形。三馬形。四魚形。五蝦蟆形。

四分律文中。說諸龍。初生時。睡時。嗔時。行欲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

德叉迦龍王。舊云多舌龍。由多言故。此是第六般若波羅密門。善說多法。故云多舌。託此龍位。寄顯法故。

閩葉尖長。有花紅色白。俗呼爲燕尾香。煮水浴療風。

南海貫千步香。佩之聞千步。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

述異記。媚草鶴子草也。蔓生。色淺紫。蒂形如飛鶴。春月生雙虫。食其葉。越女收養。蟲老蛻爲蝶。帶之號媚蝶。

太梅山有采毒草。服之通萬里書。

述異記。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孀婦草。寡婦莎。

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雁翅檜。葉婆娑如雁翅也。又有珠子栢。實如珠子生葉。

峽州署中。有千葉紅梨花。無人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陸雲笑林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也。歸煑其簀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竹得風。其體大屈。謂之竹笑。

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公書與維綱。每日報竹平安。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李直方常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盧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戎州所出。肉熟而皮猶綠。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寸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辨嘗爲荊南。得桃一蔕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

江革自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將還。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乃於西陵岸取石數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淮浙兩省供奉官東西相對立。謂之蛾眉班。

僞蜀歐陽彬守嘉州。曰背山綠水。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五代湯悅守上黨。宋齊與賓佐宴會。有從事求見。思翼曰。必是求獵酒也。命典客故而遣之。孔平

魏相再爲河南。陶侃再爲荊州。黃霸寇恂並再爲潁州。郭伋再爲并州。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以上封事。李景爲眉山主簿。其制略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髯須之職。注云。古今注羊。一名髯須主簿。

登王述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昶殷。於魏文泉帝云。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以年廢。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

晉劉洎母答吳國書。胡桃本生西羌。外剛裸內柔甘。賞似古賢。欲以奉貢。

蕭宏與召僧珍督諸軍伐魏。畏懦不敢進。魏人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

類聚叙也。

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下。枯骨成丘。

薛吉不屬清節。守汾州有聚納之聲。北史多下聲字。猶言有聚納聲也。

長房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鼠自悔。一月三易腸。

彭祖與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有姓李人。世世人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劉綱唾盤成李。其妻樊夫人唾盤成雞食之。

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太晉經云。朱仲嘗於會稽賣珠。漢高后時人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事其術。女几謀市上酒婦也。

神仙傳。燕人盧敖。見若士。局蒼龜殼而食蛤蜊。擧臂而竦身。數仰而視之。不見乃止。

王母降漢武帝承華殿。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竊窺之。王母視朔顧上。此兒久被斥逐。尋當還。

方丈山。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羣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

扶桑有椹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皆作金光之色。飛翔立虛。椹色赤。九千歲始一生。

何佩符於古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回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挽之於火。亦作髮氣。莫知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嘆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爲此。夜持當天。從規中窺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盧晦爲廣州治中從事。有仙術。嘗元會。至曉不至。及朝列。化爲白鶴。迴翔欲下。威儀以箭之。得聃鞬履。乃驚還就列。

島仙蓋初二宮名。是男女之堂館邑。羣仙所居。

子胥死。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抱之。乃有遺部。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加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徽音曰。君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侍敢遇仙女曰。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耕耘五德。劍稱宏獲。註賀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禾於此而耕耘也。此菩仙事。
三昧經。佛咽喉如琉璃筒。
大智論。佛舌色相如珊瑚色。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廖融贈僧詩甚多。皆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耳。
陳釋眞觀。通禮詩儒道尋經。又涉棊琴。沙門洪偃稱其八能。時人語曰。錢唐有眞觀。當天下一半。
阿含經。人壽萬歲時。此閻浮州極大豐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
奘法師西域傳。阿那婆答多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出清冷水。周贍部洲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潛流下地。出積石山。是爲中國之河源。
天蠶。天鼓。天箜篌。天牟陀。羅天自在樂。如天樂也。
我在鹿苑及在雞園。注世尊曾在鹿苑野中。爲鹿王救主。羣鹿無殘。王造伽藍名雞園。
世界內衆。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于分寸中。鼓發狂內。
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號虎。苦盧見枉。如遭霹靂。寶媛箋云。妙裝嚴之美女。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閩人謂破竹聲爲金姑聲。
丹陽縣有梅姑廟。言始生時。能着履行水上。注丙
有人夜行。一彩畫觸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女樂笛部頭。云已着錦羽兒相迎。
南中有一泉。多有花葉流出。因名流花泉。後乃立屋其上。爲漢祖廟而祀之。又有子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鬚。亦並有靈應也。
老君六甲符圖云。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壬。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石卿。
眞多市有楠木。其竅若七星之狀。李八百妹躡其竅而上仙。後立尾楠觀。
來君綽亡命。夜遇二人。自稱科斗郎君。姓威及威汙蠖。言我本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及曉惟見汙池邊大螾長數尺。及有蝸螺丁子。初有三人。一稱蝸兒。
述異記。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生牙。蛻而生角。
搜神記。宗定伯夜逢鬼。擔上頭肩。至宛市化爲羊。賣之得錢千五百。
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御當蹊。謂不忠信。則水怪必害之。海童馬御水怪也。
續仙傳。三川饑。有靑衣童子語人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謝谷父蠶母。當致豐穰也。

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先鬻鶴髓玳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此黃帝穀仙之術也。注五梁禾即五色禾。谷永玉德是。
師曠占術。杏多實者。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抱朴子五典爲笙簧。三墳爲珠玉。
梁有僧南渡。賚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眞本。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瓠史。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張說檢校幷州長史。修國史。勅齎藁即軍中論撰。沈慶之曰。衆人不如下官學耳。
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柳簡以爲經。
說苑云。龜千歲能與人言。似取此意。然此事本出顏眞卿所撰殷踐猷碑。云顏元孫嘗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云五總龜。
任來學無常師。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來趨寫之。時謂任氏爲經苑。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
李德川。舉進士不第。唐則天就拜右拾遺。不受。著補履書十卷。皆雄軻之旨。時號補履先生。
北齊郎基。性淸儉。在官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賜金帛以招之。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裏鮮華麗者鎭庫。一本次者長將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陸龜蒙借人書。篇帙舛壞。必爲輯緝刊正。
盤古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目爲晝。閉目爲夜。
唐書。秦景通幷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
良人爲濱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唐闕岡妹。文學書櫥。岡不勤人。圖常謂人曰。我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櫥耳。
陸澄。南齊人。欲撰宋書不成。讀易三年。不解意義。王儉戲云書廚。
孟景翼字輔明。嗜學行輙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書倉已耗。蠹守不堅。
貫穿策塚。窮綜書邕。
支道林言。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注學廣則難周而識闇。學寡則易覈而智明。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皆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

伲事云。王勃能文。請者道之。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珍珠船卷之三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宋鮑蘇之妻不妒。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秦少游遊仙詞云。上清欲問因何至。請見先生十賚文。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陶貞白有遺芽子陸敬游十賚文。
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儼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一代以為恨。
陳壽著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夏侯湛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
粧臺記序。北州才女。醜妍面而呪桃花。東國王孫。舐嬌瘡而求獺髓。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
闞駰性聰敏。三史羣言。經目成誦。人謂之宿設。
王羲之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
婢號萱枝。妾稱桃葉。
高騑有妓十餘人。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
韓滉集中有別篛兒詩。

石崇愛婢翔風。年三十。遂退之。使為房老。
蜀劉琰侍婢教誦魯靈光殿賦。
崔生謁一品。問其妾與之手語。
李汧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箏。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親飲啖之。長而肌香。故名香兒。
契丹呼漢兒作十里鼻。猶言奴婢也。
李抱玉主䄄青衣。冒名奏授祭酒。
王褒作買奴券文云。王子淵從成都女子楊惠買夫時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當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遍。奴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土陌。蚯蚓鑽額。
施肩吾詩。鋤藥顛老叟。焚香呼小青。
柳公權有銀盃盂數篋。為主藏豎海鷗所竊。一日鷗白公言不測其失之由。公曰。銀盃應解飛。不復更言。
陳後主未敗前。蔣山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奈何帝。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遶城橘樹。
花墅湖在慈溪。唐刺史任同勸民修築。中有小墅。春花明媚。因以名之。
味江在青城縣。昔蜀王征西番駐軍。有野人挈壺酒以獻。王傾于江中。軍士飲之皆醉。因名味江。
四姓。榮陽鄭。岡頭盧。澤底李。土崔門。皆為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䤶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為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邢子才與子大德。大道。路不識字。
晉賀循妻論養子為後議曰。鄙諺有云。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為烏雞之子。不知為黃雞之兒。
王符安定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
王莽秉政。尖令中國不得有二名。亦使人諷單于從之。故名囊知牙斯更名曰知。
唐十八學士圖。皆當時墨跡。云房玄齡字喬年。陳叟白嗣主言。宋齊丘本造國手。
唐人呼天子為宅家。
瑞應圖云。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瑞應圖。王者非信。則珊瑚鉤見。
唐百官早朝。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至則撲滅。
荷靜蓬池鱠。冰寒郢水醪。注。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鱠。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漢武帝因巡狩。權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間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鏘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

蹴發。其自強如此。

唐文宗謂施士匄春秋曰。學者讀書如浚井。得美水足矣。何苦穿鑿。

石勒陷襄陽。得釋道安及習鑿齒。習病疾。勒與諸鎮書曰。昔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鮮家婦。生一女。姿色殊異。後入宮。上問曰。何以居缺。對曰。寶劍尋無缺。明珠尚有瑕。命之曰鮮明珠。

孝文廢皇后馮氏。眞謹有節操。遂號稱行尼。

劉聰納靳準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絕色。

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育嬰之儔。値髮如竿。

因話錄。李宗閔知貢擧。門生多俊秀。時謂玉筍門生。

劉祛壽與弟崇吉。及崔道固劉智俱歸魏。以祛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

林公謂王文度爲塵垢盆。

謝安謂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郭晁尚字思和。善事權寵。世號郭尖。

王遵業爲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多毀新履以學之。

五代馮道孫紳儒也。登相位臨事多不能決。但書名而已。時人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視事。不開門延士大夫。

北齊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

劉孝綽字之鯨。博悉昏事。時號皮裹昏書。

曹利用宗樞府。驕寵自恣。而張士遜居其間。水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爲和鼓。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

呵膠出廣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嬌。

王廷湊嘗召五明道士卜卿卦。三鐲皆舞。

隋鄭法士求楊借畫本。楊指市門人物衣服車馬。此畫本也。

李道勛楊劉爲梁二三僧談宗性。各繪其象曰禪會圖。

帝問韓幹。曰。內之廐馬。皆臣之師也。

徐健姚洎俱爲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健命與兩使勑會棊。兩使不勝。洎卽以手壞之。健呼爲白鷴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鷴鵡。洎應聲至。

大中間。日本國貢玉棊子。云本國南有集寶島。上有手談池。池中出棊子。

洞冥記。蛟勒獻犀角。表裏有光。因名明犀。暗中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

頗梨千歲冰所化。　瑪瑙鬼血所化。

天寶中。異國獻軟玉鞭。屈之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乃以聯蟬誘爲袋。碧蠶絲爲精。碧蠶絲彌羅國所貢。自然碧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杜陽編

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

鍊銅時一童一女。俱以水灌銅。銅當分爲兩段。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

西京記。唐王元寶富厚。以錢文如其名。因謂錢爲王老。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舒。臨川王宏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以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靑蚨一名錢精。取母殺血塗錢繩。入龍腦香少許。置櫃中焚一爐薰之。其錢並歸繩上。

異物志。狼臘之民夜爲市。以鼻嗅金之好惡。

六月一日。上幸華淸宮。是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歲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

杜楊編。沈阿翹本吳元濟女。進白玉方響。注。玉響玉罄也。以犀鎚敲之則響。

牛僧孺謂拍板爲樂句。

桓譚善鼓琴。著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南齊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璅。

有人以猿臂骨爲笛。吹之聲阿圓絕勝竹。

妃子琵琶。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所貢綠水蠶絲也。

北齊蘭陵王體身白皙而美風姿。乃著假面以對敵。數立奇功。齊人作舞以效之。號代面舞。

鄭傻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武婆。今日親見阿婆舞。

張紅紅歌。每聽新聲一遍。卽能記其節奏。後入宮。號記曲娘子。

嘯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峨嵋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周處風俗記。擊壤者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擊之。

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天曜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則見陰精。

箕四星。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軫翼風起。
閑山岡曰。嵩山南岳山有雨師雲師。注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兔。雨師似蠶長七八寸。似蛭。雨雲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
劉貢甫有諸家牢。時侯家。山家。酒家。妓家。獵家。樵家。漁家等。
雷州每大雷雨。多於田野得鷖石。謂之雷公墨。又於霹靂處得楔。如斧。謂之霹靂楔。小兒佩之辟惡。
周廢曾學山中。忽有白猿化爲老人而至。授素書一卷。乃黃帝而下曆日也。書遂洞明陰陽。吳中人謂之陰陽之精。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丸。
寒食賜麥粥。帖彩毬鏤雞子。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濤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社翁李濤小字也。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漢宮七夕。臨百子池。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
周王者有道術。中秋夜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袂。因取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取此月。娥以手舉月。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入肌骨。
安成記云。羅霄山有石井。天旱祠之。以木投井中。即雨。至井浮木出。雨乃止也。
襄陽耆舊傳。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爲生死同價。
王元張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道。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中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王粲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
漢書。張敞書昌邑王清狂不慧。蘇林注云。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不狂似狂。故云清狂。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猶云白癡也。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眞。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輙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南史樂預傳曰。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效也。
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號。王逐阻三事之拜。
西京雜記。惠庄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笑曰。栗犢乃能爾耶。
陸士龍報以洪筆爲耝耒。紙札爲良田。玄默爲稼穡。義理爲豐年。談論爲英華。忠恕爲寶珍。文章爲錦繡。
趨藻爲錦帛。謙虛爲衡張。義讓爲帷幔。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轄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筋食。
破錢者。因官妓怒錢。坐客爭記戲事戲之。因爲成錄。
江東人取烏賊墨書契。以給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自消。惟空紙耳。
齊高賀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南陽苴杖。用劉寬蒲鞭事。韓詩外傳曰。老蒲爲藩也。
會稽典錄。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戶側。臨淮太守鄭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崔丘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雄英之魁。卿其人矣。
劉尹道桓溫。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之流人。
鄧艾曰。姜維自是一時雄兒也。與余值故窮耳。
曹操聞孫策定江東。意甚難之。常呼獅兒難與爭鋒也。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鐵臺云。此般若臺。待陳文達。
藍田山眞悟寺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
會稽集道經云。雨火一刀可以逃。言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沃州天姥是其處。
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月。照農夜耕。後有勅鑿下。見在本州明月池上。
夢筆山在浦城縣西南。黃澥子閩延安記云。一名孤山。江淹爲令。夢人賜筆之所也
谷簾水在廬山。被嵓而下三十派。其廣七十尺。陸鴻漸第其水爲天下第一。
涇木出廬都山南。流至常有箏聲。
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別爲五湖。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中戰耳。
窮神秘苑云。梁昭明殂。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盃攜入大航。有燕雀數萬聲之。因爲所司覺悟縛之。因名其地云。
珊瑚州在大秦國。木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木工取之。
石墨出南雄州始興縣。洗散小溪。巨細短長如墨。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往來賈商多取焉。
李德裕平泉別墅有醒酒石。德裕醉則據之。
長卿山有相如讀書窟。在梓潼縣。
洗馬秦官也。漢亦曰洗馬。前驅也。國語勾踐爲夫差洗馬。洗或作先。
丁晉公自稱化鶴之裔。爲印記。時謂鶴相。
憲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木。退朝獨坐。謂之退思岩。雖妻子不得入。
國史。王欽若頂有小疣。人目爲癭相。

田千秋老年。朝見得乘小車至宮殿。因號車丞相。
李肇翰林志。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縛紲而自在也。
唐裴光庭爲吏部尙書。以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心腹。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袁聿修爲吏部尙書。素品孤官頗有怨聲。
天寶七年九月。勅五品以上正員淸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宅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事。式覃中外。
謂史才操賢與愚。以筆爲獄。
獨異記。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衆史。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使我太苦。辭去。俄而卒。
唐王洪義題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侍御史。乃騰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微毒。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爲甘子。言可以久。
王禹玉曾陪英宗蕊珠殿。獨賜紫花墩令坐。
蔡邕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蟣蠓。詩疏義以蠡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
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
辰韓人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于闐國人得書。先戴于首。然後開封。
宛渠之民乘螺舟。形似大螺。云行海底而不濕。拾遺記
女國用鳥卜。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帝爲市吏。錄事將鬭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武賁不得進大荊子。閤內不得進實中荻。
魏志高士傳。焦光字孝然。作蝸牛廬。呻吟其中。俗呼黃犢廬。
晉書王濬起宅。門前廣數千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
唐泓師號李林甫安邑宅爲玉杯。牛僧孺新昌宅爲金盞。玉杯一破不復全。金盞或傷。庶可重製。
京口東南。有謝公妓堂遺跡。
李德裕私地有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草詔令。制置軍事。卽處其中。
屋棟之間爲井形而加水藻之飾。所以厭火災也。故靈光殿賦。圜淵方井。反植荷渠也。
論語疏。藻梲者。畫梲上侏儒柱爲藻文也。
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曰遊神。言日奔競。
鄭大穆書干于頔云。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使爲膏澤。
李元忠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北史分鹿欄之脊見貧窮門。

唐盧光啓。受知於租庸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爲一紙。朝士效之。蓋直疊別紙自光啓始也。
吳孫權傳注。沈友字子正。善屬文。好武事。又辨於口。時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京師語曰。太宰作少宰。口東西南北何處走。太宰牛僧孺。少宰楊虞卿。喙長三尺。
符后死。慕容熙制百寮於宮內哭。使有司案檢。無淚則罪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爲淚。
箋云。睡是眼之食。七日不眠。眼則枯。
宋史。悅琲託王僧虔求祿不得。與書云。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王乃用爲安城郡丞。
王嚴光有才不遂。自號釣鰲客。巡遊郡邑。爲鑪鐵之資。云遇釣且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釣鰲時取此等懞漢爲餌。其言類如此。
公孫弘爲相。開東閤延士分三館。一曰欽賢館。有德任叱贊佐理陰陽者處之。二曰翹羽館。有材堪九列。任二千石者處之。三曰接士館。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處之。
蔣濟曰。裴子昭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許文休之敵也。
淮南陽遲燃千園之燭以讀毬。
王元寶以錦石爲柱。以錢甃花徑。
劉秀之儉。宋武帝目之爲老慳。

張孝秀不好淳華。嘗冠穀皮巾。執栟櫚皮麈尾。
嶺表錄。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
晉書魏詠之生而脣缺。醫云可割而補。但須戒百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
王曇遇夢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味美。遂更名月德。
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扶南傳頓遜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世說河東劉白墮善釀酒。六月赫曦。曝酒於日中不動。餉饋逾於千里。號曰鶴觴。
王子弟子號太陽子。陽子好酒常醉。或問之。曰。晚學俗態未除。故以酒自晦耳。
象洞在潮海之間。今爲武平縣。昔未開招時。羣象止于其中。乃謂之象洞。其地膏腴。稼穡滋茂。有盟邑人重之曰象洞酒。
李白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白自謂也。
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至。不達是義。聞餉五經。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
倦游錄。廣南人食鼠。謂之家鹿。
權紓著讀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著一車。

趙伯發有數編書張君房抽一通卷末題云煮水處士卷中言水品第。
茶古不聞食晉宋已降吳人採葉煮之名爲茗粥。
壺居士著食忌云茶久食羽化不可與韭同食令耳聾。
魏文帝與朝臣書云江表唯長沙有好米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五色鼷出安息國。
山谷言城西張仲謀爲我寒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秤。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浣百遍不歇名曰百濯香。
趙飛燕妹婕妤名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髮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意可香初名宜愛或云此江南宮中香有美人字曰宜愛此香故名宜愛山谷曰香殊不凡而名乃有脂粉氣易名曰意可。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上大會命遜舞解所着白鼲子裘賜之。
墩煌俗婦人作裙孿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改之。
支髮枕庾公所作蓋今俗山枕。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物類相感。
三代之制人臣皆得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所好也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孫皓造金璽六枚又有龜龍麟鳳璽駝馬鴨頭雜印。
東昏侯爲潘妃作一隻琥珀釧直七十萬。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出自陶弘景。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人不知也所知錢勃見其綬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昭王時外國獻丹鵲拾其脫羽以爲扇甚奇麗名爲鵲扇。
古今注漢成帝賜飛燕五明扇七華扇雲母扇翟扇蟬翼扇。
洞冥記跋勒國貢文犀緘以爲箱。
漢武起神明臺上設金床象席雜玉爲龜甲屏洞冥記
貴州圖經云郡有葵可以爲笠謂之葵笠也。
海蝦鬚有一丈可作柱杖者。
鷗之別類羣鳴啽啽隨潮往來謂之信鷗。
劉晏年八歲獻頌明皇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引晏于內殿坐妃膝下親爲畫眉挽髻宮人遺花

投果。
大曆中吳士顧子畫山水甚怪先布絹于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叫譟着錦襖纏頭飲酒半酣。取墨汁寫絹上次寫諸色以大筆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
嶧山碑石頭師古謂以酒漬浮辱作碑者也。
許州南城佛寺有二鑊大者容四十石小者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宅鑊以造食供客者李希烈毀爲兵器。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能一遍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遍誦萬言乎以萬字試之七遍通熟。
李嶠等作桃花詩帝令擇二十篇入樂府謂之桃花行。
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部書。
分杯法起自諸禪師合諸藥共筒內插簪七日乃取插頭對客飲以簪攪酒中飲一遍已盡一遍尚滿。
煬帝會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千人爲御書生分番鈔書。
煬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窗。
煬帝沈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勞動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就枕必令振聳支節當得美睡因呼爲來夢兒。
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河間王侍兒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妃善擊磬上令琢藍田綠玉成磬妃琵琶以龍香板爲撥。
水精屏上刻前代美人可三寸許服玩雜用衆寶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
交趾進龍腦香波斯言老龍腦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安祿山明駝者腹下有毛夜明日行五百里。
安祿山晚年益肥自秤三百五十斤於上前旋舞如風。
帝幸蜀至馬嵬賜妃死妃泣曰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梨樹下才絕而南方進荔枝到上長號使祭之妃時年三十八歲矣。
上皇移入大內日悼妃子張后進櫻桃蔗漿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
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可送與大收大收代宗小字也即令具湯沐我就枕慎勿驚我俄聞睡中有聲已崩矣。
馬嵬嫗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貴妃生于蜀常誤墮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

上命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李宜仲居士.截竹爲器.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編.

楊素東都起宅.窮極奇巧.中起沉香堂.既成.閉之.三日後開.則四壁皆洒新腥血氣觸人.

鱟背上有骨如扇.乘風而行.名鱟帆.其乘如篾筏.名鱟篺.

黎洞之人以香代爨.

嶺表占卜甚多.鼠卜.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篾竹卜.俗鬼故也.

京兆士曹判案.至一百八道.謂之念珠曹.

八月四日.竹下園棊.卜勝者終年有福.不勝者有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如人.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謂之睡仙.

明皇召張果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殿簷下.年十六七.美風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又逼飲之.酒忽從頂出.仆地化一酒榼.乃集賢院物也.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旦起.稱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且諧矣.

珍珠船卷之四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迎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蓑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

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八百歲則瞳子方.以上神仙傳　葛洪

趙家云.眞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劉十五論李八十.草聖.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如陳仲子.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晤聚.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

襄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口誦道德經.忽夢老君剪其舌.既覺.語遂正.

濮舜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時號香尉.

猿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猿千歲生胡猻.

有海賈.忽見兩山相併.出於波間.各高數丈.已忽不見.舟人云.此蟹螯也.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趙多橘柚.歲多橘稅.謂之稅橘戶.亦曰橘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虞汾夢入蟻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錄異

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荊溪.忽得大螺.已而化爲女子.號螺婦.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爲名.悉從海外來.

殷仲堪與遠公談易.林間泉側.愛其辨博.遠公曰.君辭如此泉涌.因號聽明泉.

灌嬰所開井極深.邦人謂之浪井.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

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縣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好出水邊石上.張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故不出.可去紙筆.獸果出.名畫記　張彥遠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爲報春鳥.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建人謂鬬茶爲茗戰.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跋同.張向問北馬有劉去肺者.遂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又問鵰巢中生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薊衙有二隻.其性鷙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

牡丹將開.不可多澆.土寒則開.剪花欲急.急則花牀無傷.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光.夜如列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贊皇公李德裕著花木記.

順宗時.書生賈秘.於洛陽處苑中.遇七人同飲.稱七賢.遂秘坐.徐詰之.乃松柳槐桑棗栗樗七木之精.

上官昭容自裂花子.以掩瑕處.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皮可冠鼓.

新州出蠻柑.苞大於升.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爲名.

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

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藤紙.紙字从系氏.蔡倫从巾.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以紙爲番.爲幅.爲枚.湘東王上荊武紙萬幅.筆四百枚.簡文帝奉紅箋二千番.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答湘東王也.

紅蝙蝠出瀧州。多雙伏紅蕉花間。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

廣南多鸚鵡。翠襟丹嘴。巧解人言。隨有每飛數千頭。凡獲之。俗忌以手頻觸背。犯者多病顫而卒。士人謂鸚鵡瘴。

南嶽僧道樹。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乃徐敬業也。沈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乃云敬業昆弟。

李涼公鎮朔方。有甿圃。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甿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爲恐人持獻公。

有郎官夢謁老僧于松林中。前有香爐烟甚微。僧曰此是檀越結願香。香烟尚存。檀越已二生三榮朱紫矣。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瓶隱。

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爲花師。

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妙。特與變化俱也。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曰。我曹子建也。有文章在建鄴季氏家。公當名出一時。首爲我序。仲卿既寤。得子建集。分爲十卷序之。

潘扆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扆許之。時大雪。老父髻中取小葫蘆傾之。極飲不竭。能擲水銀手中。挼即成銀。嘗見袖中落葉。灑置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揚邁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所有。如是者三。郎投草求之。得兔骨一具。乃兔之鬼也。

滄州李巡官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人。被酒排闥而入曰。李白尚與我爲友。汝何爲者。乃以席帽盛酒。飲至數杯。父窺見以爲怪魅。擲之。視其帽。酒榼蓋也。故老云李翰林舊宅。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曰可求勾漏丹砂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又出一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置鼻一一服之。鬚髮如漆。

李太尉飲水悉用惠山泉。有僧曰水遞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眼泉。惠山水脈相通。因取秤量。與惠山等。遂罷水遞。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欲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別撰。田芝錄

伶人刁俊朝妻項癭如雞卵。漸如數斛之甕。中有琴瑟笙磬之音。癭裂一猿跳出。曰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人蝤蠐之領。

廟總爲縣尹。數被鞭撻。逃爐臺間。有二黃衣曰。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

集也。省覽了然。携帒見縣宰。宰大駭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猶庇得生幽魂。

漢武帝遊金梯。泛精翠池。自吹標玉笛。牛府稗

拍板無譜。黃綃紙上謂兩耳。曰。但有耳即無失節奏也。

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小圓毬子上縱橫騰踏。兩足不離毬上。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者取之不誣。

樂工李龜年於東都通遠里建居第。中堂制度精絕。今裴晉公定鼎南門別墅綠野堂是也。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

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沙檀爲之。光潤如玉。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

崔林羣從多至大官。每宴集。組綬相輝。設一榻。置象笏猶重疊其上。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

李林甫壻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鬢髮斑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郎食之能烏髮。翌日食之。一夕而鬢如黳。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每遣使常乘白駱駝奏事。日馳五百里。

帝爲皇孫時。天后奇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數寸。精巧異常。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旱祈雨必應。明皇雜錄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綾綃鏤白玉香囊。并玉鎮子長二尺餘。異竹篋長二百餘尺。韋恕夢中所獲軟羅蜀纈巾。罽賓國黃金衣。西蜀織成蘭亭雅會上。鏤盧思道燕歌行。白玉劍長二尺餘。松窗雜錄

黃亞夫晉庭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常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響板。鸚鵡傳言呼之。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歐陽永叔閑汝陰時。一妓能遍記公所爲歌詞。

王太保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

晉公被謫之初。水掩房三日。焉搖甕時火守房。王欽若甕時火拂房。

絳縣人善製澄泥。縫絹袋致汾水中。踰年而取之。陶爲硯。水不涸。又鄴郡三臺舊瓦。有維簇之狀。斲爲硯。則愈于澄泥。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則見之。日落則漸隱不見。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巵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贊皇公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絕矣。惟雁翅檜珠柏迎

房玉蕊存焉。怪石為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兩字。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李汧公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二寵妓曰秀奴。七七。善琴與箏。自撰琴譜。

因話錄　趙璘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棊。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詩絕。大抵不足則誇也。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鐫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塚中。

嘉陵江上見二鶻鄉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

蜀有鰍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未聞此也。

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有瑞草。謂之錦地。張乖崖嘗令剗平之。封其門戶。後五日開。復生如故。

有書生謂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為筆。

軒轅先生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條如植。又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撚成錢。

邢和璞能算人壽夭。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睬鬼。亦睬果。終莫能見。

顏真卿問范氏尼。尼曰。吾得五品否。尼指坐上紫綠布云。顏郎衫色如此。

真卿小覺青衣名曰剪綵。僮曰銀鹿。明皇十七事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

有人得青石大如瓢。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接處。一日海商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鎮金石垂之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海上漁人得一鐸。聲之聲如霹靂。問博識者。云始皇驪山鐸也。

姚鉉謫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後縱火焚樓。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蠶紙。人號二背。

段文昌鎮成都。子承式好獵。丞相患之。承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僚屬。各致書援引古故事甚悉。僚屬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方知其子博學。該聞錄　李畋

中國長主為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當為異僧。好遊佛舍。

無嫌也。艾子事齊宣王。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艾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不詭於記敘者。皆

存而不去邪。學之者以意通志。則艾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先後可也。

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埋。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未遂成。水上生埋。而女疾卒。因塑廟中。人門立公祠。號河濱親家翁。

梅權衡入試。青玉按於庭樹下。以短箋畫地起草。

江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五臟神。

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

徐太尉赴廣南。渡小海。於淺水中得一琉璃瓶。瓶中一龜及寸。旋轉不停。而瓶口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夜疊舟偏重。覘之。則群龜層疊登舟。□其瓶徐徐而棄之。後問泊主。云此名龜寶。[illegible]

楚舍初任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蛛網而死。歎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掛冠而退。時謂之蜘蛛隱。

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翠紗廚進之。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金樓子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為十五卷。詩編十八首。多是湖州宴會。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語醉語。

教舞鶴者。燒地置鶴其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聞拊掌亦跳梁。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俱用惠山泉。蘇茶小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歐永叔自云。嘗夢為鸜鵒飛在樹上。意甚恬快。聞榆莢香特異。

啄木鳥舌。好事者引之令長。作穿柏版繩。

歐永叔少時見一物。如蚰四足。有斑錦文。白澤圖云。是刀之精。

南京一女目重瞳。丐于路。沈文通視之。目有兩瞳子相並。

柳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中食乳。撚手指應節。蓋宿習也。

眞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綠衣小女童也。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異之。

汴都以南百餘里。有冈合公冢。前一石人能怪。人或遇之。稱曾被書石押衙。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為丸入腕中。

李守忠為禾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達。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窠中有小兒出頭下睬。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玉堂後廡建二書閣。閣之上下悉命僧巨然畫烟嵐曉景。

安懷縣有蛣。長二寸。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為蛣出求食。謂之蟹奴。郭景純江賦云。瑣蛣腹蟹是也。

廣州有人取蝦鬚長四尺。又有大蝦頭可為杯。皆以金銀飾之。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睬田中。必有開墾之迹。

珠一寸以上曰大品珠，大而底平曰璫珠，次曰走珠，滑珠，磥砢珠。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約費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卽棄其滓。（寅錄志）

觀日玉，大如八寸鏡，映日觀見日中宮殿。（相感志）

柳枝娘洛中里娼也，聞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以乞詩。

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聚紅淚密寄河東人。（麗情集）

鄭風織眉高背曲，號鄭駱駝，富於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疋，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

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李旻仕前後蜀五十年，貲貨巨萬，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盃，云得於華山陳摶。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汙人行止。

宋居士說擲骰子法，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

橄欖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明皇時有黃甌兒，頗機慧，帝常雹之以行，謂之肉几。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飮以酒，每月夜，設三領氈當前，一躍而過。

元遐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爲妨物。

嶺南人有病，以虱卜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

蛤蚧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鴝鵒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事。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善，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禾耗。

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則化爲人。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燈下，公了不懼，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後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侍衛一人顧曰，爾飮水乎，各飮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不解，夢烏衣人教之，遂通其義。

成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

王縉爲相，爲妾造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開元間，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此閭閻相效割股。

貞觀中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爲置廟於永樂坊。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招賢寺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院。

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割其一爪，得肉一百二十斤。

于志寧爲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士，恨不得修史。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激石必去之。

盧懷慎窮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貨財，我無一焉。

軒轅集號羅浮先生，數百歲，立于牀上，垂髮至地。

李翰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已上南部新書）

建章宮北積冰爲樓。

鵲夜傳枝，月暈繞鑾，皆主有赦。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母身安。

歐陽通自重書，以犀牙爲筆管，貍毛心，秋毫覆之，松烟爲墨，麝爲末。

柴紹有力，能越百尺樓，謂壁龍。

辰州東有石，高數十丈，古語云，夸父與日爭，至此羹食，此支鼎石也。

江陵號衣冠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韋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繡枕宜男。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仙童子。

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飮酒不顧周，周市斗酒濯足，衆異之。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鸑閣，以龍門爲虯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炎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蘇味道王璺方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雁，王如十月被凍蠅。

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欲射君謨殺之，矢來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吳王潘夫人因醉唾於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因掛於石榴枝，起臺名環榴。

潘章夫婦死葬，冢木交枝，號並枕樹。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涼殿，夢夫人遺帝蘅蕪之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帝因製曲名遺芳夢，又賦落葉

宜瑟曲。

譚總過洛神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從巫山來。

刈子卿居盧山。有五采雙蝶。來游花上。其大如燕。

徐鉉謫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隸書寫許慎說文一帙。

崔遵度性方正。深於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三聲。徵非月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遵度對曰。詩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荊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列禦寇墓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子心腑。及覺乃能詩。

世謂牡丹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極分明。則知北齊已有牡丹矣。

顧況曾求知新亭監。人或誚之。曰余要窺寫海中山耳。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有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盧君一日見碧空澄澈。望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覩一鶴背一鶴如人控馬之狀。

梁昭明太子臚骨微紅而潤澤異常。

清夜游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

陶朱公曰種柳千樹。則足柴十年。以後髡一樹得一載。歲髡二百樹。五年一周。

德宗時吳明國貢鸞蜂蜜。蜂聲如鸞鳳。身被五色。大重十餘斤。其色碧。貯白玉碗。表裏如碧琉璃。食之長壽。

穆宗禁中千葉牡丹開。夜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金玉也。內人爭用絳綫絆其腳為首飾。

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字不使人覺。若胸臆語。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整齊。然後得起。人不厭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犬鼠所毀傷。實為失德。

溫庭筠詩說吹笛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

江南虔鐵之間。往往燒起龍。辰州燒起一龍。四面風雷雲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

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喫鱠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微吸之。遂愈。

李洽尚書號周禮庫。蓋精於禮典也。

李德裕至朱崖。著四十九論。敍所志。嘗遺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且幸頑徒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耳。

高測上張燕公啟事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公曰。萬卷書未易徵詰。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

東巴下邑院主僧。水際得青磁碗。攜歸。折花置佛像前。明日花滿其中。

陳纖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即能識字。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王保義生女五歲。誦黃庭。長夢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

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有熊山野好訪異物。有石蟹石桃石栗之類。嘗夢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眉目皆具。

鼎州有魚石子。置書篋中。能辟蠹。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為車兮心為軾。車動軾隨何計息。炎梨火栗是誰栽。自是不容荊與棘。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寧。精神管定辭君去。翰府名談 劉斧

劉贊文思甚遲。乃懇祝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小金龜如錢許。自後大有文思。孟氏朝為學士。有玉堂集。一日吐金龜投水中。不久而卒。

李山甫美姿容。髮長五尺餘。沐後令二婢捧金盤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見理髮者出。疑其婦。山甫連呼方悟。

眞雞師。凡有病者來告。即把一雞往。乃持呪呵其雞。令入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即瘥。雞出則病者不起。時號雞師。

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還都。故曰客兒。治音雅。奉道之家靜室也。

齊詩毀令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蕃殿側有魏泉堂碑。其石瑩徹。宮中號玫瑰碑。

上於芙蓉園獲白鹿。山人王旻曰。漢時鹿也。乃於角際毛中得一銅牌。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

上患背痒。羅公遠折竹枝為玉如意以進。金剛三藏於袖中取七寶如意。公遠所進即化為竹。

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為火畜。而南為離方。其色尚騂。騅騮皆以支

干相加。故得入妙。

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

讀書鏡序

私嘗怪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生。及閱其次第節孝諸理出處。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鄙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之士。不乏枝天補害。雖積滿目。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雖多奚爲。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作讀書鏡十卷。爲世資鑒。天下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非必事事經歷。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眉公謝落塵離。衣帶之間。挾有蘇囊。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老氏曰。不出戶而闚天下。以此哉。余兄弟暨友人元發。雅有同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自敘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常聽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莫不歎服。我朝李康惠公承勛爲刑部。鶚林見素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隧寧。司諫楊文璣。諸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知於某。謝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悚然。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脈。吏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家之沉疴痼疾。應手剖除。不然。未識病夫之生死。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果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吏事。此愚讀書鏡之所以作也。陳繼儒書於澈石齋。

讀書鏡小引

世人號稱讀書者，梯崖縋淵，往往方軌充屈，門下羅臚胲一樹者，亦輒以瓣香遙致千古，而不知古人往矣，則未有當吾世而有陳眉公先生也者，先生今之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之人也，先生日提不律，吐花弄舌，烟霞珠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腕下，名山千秋，輝暎兩曜，先生文章大矣，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先生藻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鏡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事，隨在劉覽，各得逞去，則豈非人倫之鑒，而邯鄲之梁肉哉，客歲，吾家貞卿，庀材鳩工，雪感觚闐，曹出而同余校讐，雒陽紙業踊貴矣，會有嗾之者，貞卿乃願留幕下阜千金，遂以竟年之穀，而竟致陳陳乎，夫先生之言，吾儕芙蓉入鏡也，世不乏磨礪者，即一知半解，尚豔於得先生之鏡而鏡焉，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已矣，仲貞閎覽博雅，其家多藏眉公抄書，故其增訂爲確，勒成，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鐵鏡，晦不可睹，一日，見靑衣小兒丱角來訪曰，鐵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鏡與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仲貞之媸姸乎哉，余笑而不答，第并記之，

檇水張炳元彂甫

讀書鏡小序

自訓詁行，而學士大夫日驅染烟墨，經濟之未諳，比其臨事，輒不解間轉如意，世匪乏才，繇識眇也，華亭陳眉公，翛然離垢，潁心於林徒岩客之間，宜其關口一切世法，固不用世而能用世，作讀書鏡十二卷，日新富有以蓄審，切脈按理以情審，褒刺譏諷以名理審，譬之設樂家，金石既懸，八音在御，目調手，形調神，時調境，而後擣者擊者，斂者拊者，雖然中竅，人始破顏笑也，今眉公以是爲文字禪，直從水心淬過，裘不盈咫，已盡具奇袤妍醜，通闇欹覆，根抹利頓，種種策勛，吾友沈仲貞，又能公而布之，秕俗陷界，令見見聞聞者，靡不折骨降心，嫮涯而反，吾師乎，吾師乎，昔人謂俗人不可爲大臣，俗士不可以爲史，今讀讀書鏡，其所詮次位置，豈遊枕中鴻寶，祕然而成，是書非仲醇不能，則才備而識卻也，是書初成，名人鏡錄，更今名亦是仲醇云，

秀州范明泰撰

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宮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今人雅嘉讀書。便貴稽錄。雖著柯。卽下睫了了。於箇中眞實。未澈涓沫。何怪鮮補世用。仲醇以文霸海內。尸袪古。酌寸心。旁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訟。咸得懸而解之。其所述著。大概什七經世。什二規世。什一超世。片言緒說。傳非挽江河之趨。盧稀章之波哉。乘爲世鑑。炯然莫遁矣。語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豈使然也。予爰是知仲醇胸若武庫。筆無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爲書轉。故縱橫捭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夙受知仲醇。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贅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曾序十竹齋鐫板。尊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草晉余言哉。隱人曰。昔老人三抵而後售。咎在司鑒者。而叠我貴。倘逢按劍乎。則仲貞自爲前驅矣。余幸心無睫。

庚子嘉平月顧佩客於澈石齋中

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著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敍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啓迪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籍口皮昧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眞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庶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銜之。

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瀆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荊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己于峻。及離人而立于踽者。可以警矣。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愧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甗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鎭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非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淸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閑臥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李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嗔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嗔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

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兮詞以贈之。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元時爲貴族門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范元百萬家財。不如卓者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爲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郗愔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愔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愍致疾。吾死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與溫往反密計。愔子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貳。故逆情于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媚跡潔身將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漢陳涉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閽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謁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

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竣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因窮過責望。遂使黨塞之罷。殆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受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官核實。朝廷尙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惟食老葉而已。宋高頤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壞牆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噀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旣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

閔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廷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辟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恨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葬藁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稷之挾長。嵩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涇反。以椒塞口而死。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杲。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此。

讀書鏡卷之二

昔武王問五帝之誡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愼兜堅。愼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愼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愼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愼言者八。亦既孳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生須割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氣脈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與。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衞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雪峰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語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

尋之．雪峰患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疏如此．住山何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爲欲根．儉爲福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爲一鄉百萬之劉毅．有措緘之雪峰．然後能爲竹頭木屑之陶荊州．

東坡在元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徇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惟時是狥．此其所以爲小人．昔衞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惜耳．若使楊畏當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立鶴．毋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毋汎汎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蘇掞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從產．客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皆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曹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諸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覬之子緯．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緯出諸券書一廚．覬之悉焚燒．宣語逋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謀．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愿與秦檜善．至飮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吳顧雍爲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數服之．每飮宴．左右皆恐酒失．爲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皆防讒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外人．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逃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僞．后笑曰．但史册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說．有所爲也．國史凡幾修．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修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眞．紛紛輕

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道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擬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帥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細務．强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監察御史．權□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人皆服其言．夫愛盛危明．辟邪鎮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矯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輕．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者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其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鷟．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讒言頰與．交亂四國．喋喋爲百舌鳥．則不可也．

司馬光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謫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于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

三原王端毅公。奏左史汝南強叔明致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凜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階前下拜難。鷙鳥忽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當得數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躬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蟆禪一跳即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驟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坐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歡。此同輩不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選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待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雖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況從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皆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讀書鏡卷之三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使察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嬌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我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擿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爲司馬溫公神道碑。言上即位之三年。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排薦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慨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非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耦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畫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遂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夕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灸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太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鎧髓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鎮東齋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鴿未成。翻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躁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劉駕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實矣乎。

陳繹晚爲政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于衆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客有舉此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禹行舜趨以踽踽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熟熟顏回。何其不易值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

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祓黑心符乎。其略云。謂再醮。備繼室。旣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窒之志。安得福祥。絕禍辜矣。因家以盧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妻。入巧言。綴紉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饑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隆。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蕃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珥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路。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噫。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淳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賢乎天冠者。非誠未之思耳。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

出守汝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唾咳。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驩。劉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錢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余嘗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乎授。終不忍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護却盧家郎稱賓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閻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世特玩好之物。餂人者。貪忍之甚。一目而覬覦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

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羅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箋。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遠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鬻度一僧。劉貢父欲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故曰壞數人矣。豈非壞了乎。余以爲譽人者不可不聞羅士元此言。毀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遽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面相可否。後世則遣黃門下密命而已。故旋乾轉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

濟乎。今日此已成格心大臣一者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即潛沆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聽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蓄擁妾姬。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盧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激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已。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憐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酲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僚寀。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譏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寬之遠方。雖軾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懟。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讀書鏡卷之四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之嘆服。唐王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於借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將成毒藥。

王荊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捭闔。而薄於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聽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恥爲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荊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

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爲卷議十篇。其開卷皆譏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薦士與薦詞。然詞誤特殺一人。官誤薦殺萬姓。今薦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薦。益又罕矣。此非特爲國家舉動無連坐法。亦由爲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有士人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領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拄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床獨就南窗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詣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檮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檮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喇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處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爲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爲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中。若使具此公案。則未入館選者。誇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祕書者。怨尤之念自泯。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所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矣

紹遣人招張繡。繡欲爲之。賈詡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丕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過于途則恥下車。鬩于牆則思角訟。結異姓爲兄弟。迎讒夫爲上賓。家衆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字德胄。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子嶠往見趙鳳。鳳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廳而去。吁。何其甚也。昔胡存齋參政。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皆願見之。公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不出。即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詈。公其見夫。

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餘歸刃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哉。

趙韓王宅園。課畫倖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鑰爲常。歲時惟廝養輩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善乎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子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雜。人不堪其憂。余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常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此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運于[illegible]穀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滉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餡

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準。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特死於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仙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仙。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闕。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辯諸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搢紳。范諷爲中丞。聞吏過報導。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視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錯。閒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況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仙。可以知將。于閽隸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監。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覩之否。上曰。文字卽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眞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啓。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尙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不欲因此

卜祝時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旦曰。得旨已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於小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爲窮究。則庶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寃單。歌謠謗帖。皆不必論其眞僞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讀書鏡卷之五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遇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潞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設間小人如陰鷙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歡笑。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臨劉承雍。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袞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

而去。次年海寇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燔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玉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讎。諱文若祟。豈別具一肺腸耶。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遼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余聞之師云。求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其能讀盡天下書者。豈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爲不過蘇邵兩先生竊餂。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

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繼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如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竊病無心力。不能偏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皆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噬。有手不授。此詎可令香山眉山兩長者見也。

中黃先生云。明不爛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喩。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俱怨。何取其爲明哉。玉巢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蘊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

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件。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諸人翾翩。當夫喋喋。非有其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探與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眞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環。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爲賢者。公曰。此人氣包容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後而不言。不踰年環敗。嘗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貶謫。李彌遜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瘴癘。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譴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荅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肯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當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摧齒缺。膏焚翠鎩。無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嚬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微。知己最深。悠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祗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也。

吾今年逾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園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荊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噫。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癡淚。正不必如嚴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守寺。眞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得罪于小人者。劉攽劉恕同在館中。劉攽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攽曰。我偶與子戲耳。何怒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攽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齏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媟語抵觸人。如劉攽黃魯直可

睽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余謂卽善謔二字。亦可抹殺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束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罹有此禍。乃再訐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曰。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郤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于舉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

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蹈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覓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劵。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雜俗好檢點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若使日愼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遂乘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總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顚倒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讀書鏡卷之六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訌。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畋盧擕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是也。一則爲奸人挑之以逞其隱而起者。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豈爲己哉。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十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閑。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淸貲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

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千時求進之牘。饑餓鉗論。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悔人。夫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以祛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惰習。

大尉韋儁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卽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淺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豔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魯直笑曰。又當送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豔語難。直至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緘人也。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崇禹以經學儒者爲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者。唐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顧子孫何如耳。

王右軍諫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歡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

宋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慈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倘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而避之。況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媟褻至矣。黠辱士類。此小輩銛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褰裳而蹈之哉。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宦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騶爲入陋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莫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棠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嘆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戶。柳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爲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深嘆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韋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擬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韈。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章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起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瞯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卽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

誠不衰。病且甚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唐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儉暇。師席屢攻堅。游辭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登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淚。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彎弓廝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綜博則澤鮮。由淺而造。由造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即百貲畀。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之皮膚。若素無色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贄人。且甚有貢刻以希遇者。此欲速得名耳。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慎。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勝不極歡而罷。韓熙載性好謔浪。有投贄大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來卻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白賁無咎。而少年輩鮮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爛。艾丸焦燎。何時是息。

讀書鏡卷之七

唐太宗泛游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閻立本臨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允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甚恥之。章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鬢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懼伎藝見稱。一則懼同儕賈忌。一則懼中宦權幸。以此蕲媚。又甚則人奴賤隸。展轉階托。淪落名號。遂爲終身白璧之瑕。故唐況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鄒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急需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窮時蠶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

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徼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歷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用人。則眞才不爲虛名所掩。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贓。反爲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縶。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縶。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縶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拿。蓋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參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鉗桔。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汙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汙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縶。便使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啟。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可斬耳。

襲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呂頤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大丈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轂是牢籠。不然藏舟于山。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爲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余嘗聞前輩言。世廟朝。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公汝夔。置之辟。當時搢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皆情。其中一士夫突

曰。若使兵部尙書。一月杖一個。我只妄摘卻。若使一月杖一個。還須做他。吁。若此人。雖日以文正文端之諡告之。亦復何益。富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飮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屎糞。强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嬉慾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北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示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尙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于容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俑。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鎭戍鎭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鎭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爲福先。無爲禍始。

范鎭劾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裴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旣招諫之路。爲

日遊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望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寺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復渡。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靑氈之說不記乎。昔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兵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眞是一具大洪爐也。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淸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劉子謂孔子應心而用形。謂心不著於物而應之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偈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偈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業錙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猝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爲善器。用之不善。則爲惡器。故爲天人者。善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應心而用形。又并形骸俱化矣。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廷閣。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其名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蹤跡宜疏遠。所以避嫌。在鄕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讀書鏡卷之八

宋蕭惠開。昔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歐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覩窺。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雪矣。

元帝優游不斷。闒懦不武。非顯權柄。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主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爲矯。懼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

之上。坂壞而墜。軍士掠而卒。陳朝沈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尙書。監造太極殿。恆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警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尙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翺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爲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寢罷。偏靡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惟此可以償萬一耳。富鄭公素薦王安石。後爲趙濟言爲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曰。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屛後竊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巢知貢舉院。盛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旣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眞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甚懼。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將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歷災。取羨錢爲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旨。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逐所進。帝乃詔還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旱魃之說。捐俸之例。尙可止也。

錫用齊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食者也。在人臣則與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與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與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將死者數矣。賴而存。又且蔚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適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婦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冒左右。無任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百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麥舟。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文人無行。託詩狂簡。如此事其可簡耶。

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勸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噫。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罪者幾希。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卽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迪爲相。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卽尙侍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擢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惟

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爲深長思也。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絕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請死進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伏劍而死。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癘。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落光遏采。韜晦不密。或爲名由見推。或爲邪人構劫。從之則違義心。抗之則攖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唯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遺。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爲阿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郃所在遲留。猶爲高手。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督討賊巢。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臨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衰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優遊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隴田。醜女爲妻。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韜晦。庶可自全。甚則衣儒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寓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京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瑣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絕被倪尙書憫卹。曰。倪尙書何如。曰。尙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輿。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尙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襲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略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相余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皆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則皆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嘻。古今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捐印之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羨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故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遂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覷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落權貴泥滓中。而遠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跡泯。是眞不爲權貴所動也。

讀書鏡卷之九

陸務觀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夭。東野窮。玉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溢迸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宣洩太盡者。蓋甘露之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側句焉求信于人。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閒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奸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誠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禮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夫故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諛佞功德。遂移讒詐。積漸之勢。夫豈在多。軟美之士。可不懼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于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逐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散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餓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尙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章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諸葛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嘗爲人報仇，白堊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拉柱維磔之，擊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和親愛，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厲志爲善，築室以讀書，仕爲御史大夫，後死難，諡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蹄齧，千人之英，性必蹄跳，今輕儇少年，一抒文翰，遂爲鄉黨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解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遂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

相，而獨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時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況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蓋獻惡之心，則是今言者望風見疑，此爲國之鴆毒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爲無善之路矣，故曰，君子之論人也，當于無過中求有過，不可于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捐之過也乎哉。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曾往尊而念及私情，徽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畀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阿嗜故相，攜等兒童，欲鐫秩奪誥，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羅天卑，雖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奬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夫海內才士，誠國家藥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繼繳在臂，鞚馬者，逸之百步之外，而羈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烏頭甫薑，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

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皆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宋神宗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龐莊敏曰，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讎恩，而怨謗亦輕。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睹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

正。郎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竝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校語及。光再拜咨白。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于是廣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奔競干求之私。進見者。旣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以送客時。禮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敍陳而退。遂以成風。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事會。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疲茶多退。必嘔吐。書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見客則病。夫宰相彈壓百辟。平章萬幾。朝參而後。沖沖往來。却與賓客書札。分他一半。疲精神。褻體統。滿門車騎。則大譟。尋常寒暄。則大淡。若欲相業光明。必須痛除俗套。蓋士風正。則宜有吐哺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遂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諠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使夜歸。必懷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焚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郎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而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嘗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狄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爲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于機。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駕馭英雄。爲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

宣和時。傅忠肅公察。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尚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捐印而還。遣勤出闕。自當奮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者歟。

楊升庵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通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欽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歟。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旣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舉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窺伺于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者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陳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略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爲

法。

讀書鏡卷之十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恆偃臥。見卞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壼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敬。劉盤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皆行遊人。遇蔡克在坐。盤終席。愀不自安。盤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與伊川。猶溫嶠之於卞壼也。晉書云。溫嶠喜慢語。壼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罷輸攻程弛墨守。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口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

衆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異吾事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飯飣。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管寧華歆與管寧。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從而擲去之。時議以此定其優劣。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礱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盤衣作禮曰。兄眞宗杲師也。交益密。於摩。世多誣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且功名之事。亦衆中金。笠中釵也。世情擾擾。我不敢望以管寧。若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歆之擲。法一之投。尙可救得一半。

今邊郵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舊驗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調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歸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設浮略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

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隸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闕都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爲得體。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婁公殊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秉樞大臣。弼贊兵謀。漏洩詔旨。以至爲小臣所持。仰于廷臧。削籍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更有一說。昔鄭絪爲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絪任宰相。稍稍雖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

醜詆。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於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肅。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壞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尙書。斯未爲躐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尙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卽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顚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壞。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卽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眞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衙。其不亡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容齋隨筆劉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道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呑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鬭。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悔。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兇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胞蛇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塹。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將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葛元、許旌陽。皆本

生。近歲有蹇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尙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尙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但少學問不得。不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見廬之方勝也。陸游又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槀。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親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方是賞鑒文字法。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余嘗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訟文公十罪。林粟論先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鏡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簌享文成。爲餉。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閑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爲濃豔人所疑。儉束者。必爲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晝求婢以給待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晦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荊公方有召命。衆人間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林上。日擁百城爲南面樂。於其結課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兄爾侯及張君元發。蠶魚亥而刻之。詮次位置。舒爲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爲文字禪。惟其有之。斯爲超乘耳。若余操觚無益。推嘗作老蠹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明鏡無塵。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髯居士范明泰跋

雨航雜錄

馮時可著

雨航雜錄卷之上

天池居士馮時可元成著

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鈎引貫穿。擧大卷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既云。京文不多見。觀柳所稱如此。其人可知。近來誌銘傳記之作。推務繁縟。極力贊述。苟悅子孫。無取月旦。即號爲大家者尤甚。致使將來賢愚莫辯。信史無徵。是文之大病也。呂黎云。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二公之言若此。其意皆欲以文維世。不徒邊背數爲名美。務容悅爲利媒者。予往時嘗以直筆買罪。遭忌者偏毀於諸貴人。以此飢蹈末路。然予持其說不變。趙太史稱予爲文之董狐。因覽柳語有感。漫筆於此。張子厚高而不蕩。邵康節曠而不流。邵之談數則嘯而精微矣。張之崇禮則高而細謹矣。天運循環。何者非數。人身動作。何者非禮。

呂與叔祭李端伯文。以爲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燔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可謂善狀端伯者矣。無爭則心大。心大則於事何不如意。

吳幼清贊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闊天高。知言哉。本朝所以久而治者。遵公之遺教如金科玉條。二百年來。士大夫爲正而不爲邪。爲謹而不爲蕩。純飭純法。誰之力哉。

生無可好以得所欲。死無可惡以失所欲。苟能無欲。則同死生一得喪不難。非誕語也。

陸九韶於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溢溢不輕揭。處好惡之際。適遜甘苦一不能削。嗟乎作人如此。可以相天下矣。

漢儒之於經。疊史之訓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宗哉。鵝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者。然乎。永嘉陳君舉答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游涉吝驕。蓋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矗翹拂逵。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爛。其詞煒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哉。去治象遠矣。九奏無細聲。三江無淺源。以謂文豈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文澄澹。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敍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盡指揭。咸其神化蘊藉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削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言倫脊而漸漬人心志。戰國之說辭。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

揚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縱觀大化。爲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偽教。鄒子之赤縣神州。其莊之緯詩哉。

子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麗吟而鼬嘯。且曉昏而日映也。莽莽蹢躅。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脊脈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澗瀨。其蘋藻之芼足以供祭。其石皺栗爛如赭霞。藍草之芳。從風以揚馥。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數語詞范而乏混芒。東京以後筆也。

西京之儒術衰於揚雄。務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爲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

孔子作春秋。創其事辭。革文而從忠也。左氏煒煒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諱禮。憑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鬼。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

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嬌稱蠱出。猶有兵氣。中韓畢卑名質。事諧詞巧。嘅歎激肆。蕩如於強矣。莊列之倫。雜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漢新雜爲樸。反偶爲淳。而春和諧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楊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旁魄而詞最溫麗。然已爲六朝端倪矣。

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曉鄙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古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篇。當繁擊嘈雜之際。而獨朱絃疏越也。寧諧衆耳哉。然其志則顯矣。陳思王稱其懷文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亡矣。學士大夫取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隱。所爲帖括。椎朴淺近。詎不詘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刺繡。故有唐經術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枕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篩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一代。

薛少保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然人生遊世。譬遊園林。速則易過而不涉趣。興時浮沈。隨處逍遙。亦何必速哉。末云。伊余忽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翫之良自足。其意超矣。晚歲懷祿不止。卒與竇懷貞之難。行不踐言惜哉。陝郊篇平淡而思深。宜子美取之也。

退之秋懷詩。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詞雅淡而骨遒。上躡建安矣。

退之山石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此詩敍遊如畫如記。悠然澹然。在古劍篇諸作之上。余嘗以雨夜入山寺。良久月出。深愜公詩之妙。其嗟哉吾黨二句。後人添入。非公筆也。

初盛唐之詩。其拙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春烏秋蛩。節幾音還。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劉文房曰華浮野雪。春色染湘波。佳鏡佳語。其他作皆深心自道。誦淚千古。所乏者雄渾耳。

韋蘇州春羅雙鴛鴦之作。近於典麗。澧上作川寒流逾迅。霜變物初委。南湘詩煙草凝寒嶼。星漢泛歸流。南齋詩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西齋詩柳直不勝春。岩光已知曙。寢齋有單絺。盤藥爲朝茹。盥漱忻景

清焚香澄神慮。皆高雅閒澹。朱子謂其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信矣。史稱其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好同。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白居易始終完節。心曲清妙。其爲詩雖率意而不俗。續古詩云。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磊盤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寓意深矣。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自是晚唐色相。至古原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希初唐乎。

莫方伯常稱唐荊川先生詩。謂直追沈宋。其登程翰林誦鄖陽詩白實蛟珠落。青天曆闕分。又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離居。賀張相公詩儲生東閣承顏色。昏長西光識姓名。冰燈詩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從之初唐。眞不易辨。伯兄嘗從公陳渡草堂。夏月席藁不施帷幔。郎白鳥噆膚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僮從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高叔嗣山河未可盡。行處與春長。空山懸日影。長路起風寒。起語之絕佳者。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外語也。孤心向誰是。直道匪今難。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又登寺閣詩末句。芳菲滿眼心無奈。祗上崑崙閣上看。皆悽婉有餘味。近陳太史伯求於燕京爲上詠一聯云。九陌風塵消短景。三江雲樹隔長安。頗自得意。語予此似高叔嗣否。余曰。極溫之擬太眞。稍有所恨。陳憮然而去。

劉子威稱陳東詩長河風日損。高寒鬼神憐。盛唐語也。惜其警策者不多。近水對鱗時供酒。遠山啼鳥盡關人。非不有趣。然已落晚唐格局矣。楊升庵詩甚爲庭雅。而文甚弱。齒角各有分也。詩如猿猱臨客路。雞犬隔仙家。是河分字縣。鐘漏隔年華。皆雅淡不類其別作。華燭引流螢篇。即使賓王操觚。亦當退避三舍。

徐叔明東湖驛詩馬蹄傍夕照。鳥語變春聲。姚園詩鳥聲歡客至。花事怯春遲。豐樂驛詩祈爛偏宜客砧。疏不過門。皆五律之佳者。七言稍弱於二王。然叔明甚不服二王。謂此皆秦聲。初聞則驚。細嚼則厭。趙太史言此二語評其文則無辭矣。詩則吾不知也。較二王詩次公爲長。

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初爲王百谷所拔。其後稍見重有司。即譏媢百谷。謀野集中所稱中山狼是也。其五言詩有關山悲短笛。兒女悽長安。澗藤棲翡翠。山磬韻春潮。能洗盡弁鶡氣味。

杜子美新婚別云。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云。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杳眇之極。足泣鬼神。

杜詩五言古之佳者。如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苦雨詩草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夢李白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送樊判官詩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九成宮詩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曉登瀼上堂詩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大雲寺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西枝村詩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北征詩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皆足以軼徐庾而掩三謝。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孫稱其祖。皆以字。孔子稱仲尼是也。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

以加於僻行。至文字間尤以字爲雅而號爲俗。然於從宜從俗之道終有所未安。近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怫然曰。若父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之曰。誰使汝開輕薄之端。爲山人紈袴領袖。而今吏譏其稱耶。若我則未有以叔明稱者。大凡前輩於後生當以孝弟忠信勗勉。不當專以詩文之標舉興會者道之。長其矜伐陵厲。宗伯所謂開輕薄之端。其語未爲過也。

羌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詩情至之語。與唐風綢繆章三星在天今夕何夕之旨相同。相對如夢寐。其思黯然。千載若在目前也。

有摘弇州詩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以爲奇語。不知此正是弇州之病。近於匠作。而遠自然。豈如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王摩詰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穩當耶。近吳明卿岳陽樓詩赤甲雲生神女過。黃陵日落帝妃哀。情思亦佳。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辨也。

程叔子謂王介甫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辛勤攀援而上。雖猶未見相輪。卻實在塔中。其語直矣。而介甫不怒。蓋生平服其忠信也。嗟乎。今之談道者搏虛說影。猶無爲有。求其對望而談者亦鮮矣。

孝弟之極至於天明地察。孝弟之至也。非堯舜不能盡。今人或以一事一節爲孝。而路人視其族閥。善不推惠不廣者。亦何足以言孝。

台州徐中行居鄉。郡守以八行應不應。有刺其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吾以八行應。將孰爲無行者。吾避名非要名也。嗟乎。古人恥獨爲君子。況本無行而冒焉爲君子者乎。

江州陳氏。長幼七百餘口。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使。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變。余鄉兄弟一兩人。亦各分居。各有婢僕。生疑啓釁。皆由於此。且一人而有數十或至百僕者。汰侈如此。俗惡能美。倫惡能惇。

曾子固事繼母甚孝。竭饘粥之養。四弟九妹宦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守福州。舊有圃蔬錢三四十萬。棄勿取。刑罰當非。勢力能假舉世之人。從之而不少屈。其人如此。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媢者詞也。

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其故。曰。今日爲甲子。不見占書云。夏雨甲子。赤地千里乎。徐曰非也。子爲水位。雨於甲則水微。赤尺古字通用。言爲水退。則尺地舉足若千里之艱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遇雙日爲雌。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樹詩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不能信也。

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衛。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已去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已去陳如蔡。

去之晉至河而反。至魯敬王三十有六年丁巳。自衛反魯。蓋在外十有四年。而未有祿。宜乎來喪家狗之譏也。

子華子曰。仲尼天也。其可遺物而與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運。宇宙四方必迷所向。此深得夫子周流列國之心者。當時叔孫武叔之毀。專以夫子急遇而輕去其鄉。嗟乎。人之肝膽不相照。即仲尼猶莫能自明。況以中才而涉世之末流哉。其取媢取讒也何怪。

東坡守膠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豐己未。于吳興被逮下獄。已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寺。遷林皋亭。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安置惠州。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善寺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僦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偃息桄榔林。在儋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歸陽羨。有邵民瞻從學。爲買一宅。卜竟娶焉。傾囊八十千與之。將卜吉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甚悲。問之。則售宅主也。焚券還之。不索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氏居焉。竟卒于此。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坡先後凡任三十二政。未嘗歸嶠。終身無一居。其清曠如此。彼或一二政而遂有腴田甲宅者。賢愚相去不啻霄壤哉。然當時豪貴赫奕。隣錦鼎食之家。俱已烟消雲滅。而公之清風直道。至今在天壤。有志者亦胡能以彼易此。

叔明座諸云。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欲相讓。分財便至相爭。有感乎其言之也。然兄弟子孫。皆親遺體。果何分別。乃末世有寵愛子孫。而深忌兄弟者。何故哉。至科

甲顯晦之間。尤爲側目。吾不知其何心。自設科以來。進士無限。豈爲尤物奇貨。而屑屑若此。知泰伯以天下讓。寧非至德。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荊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稱。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冀改。荊公不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如得甲科。何足爲太夫人榮。一甲科即市井小兒麤知詞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明天下有識者不然也。前見徐叔明云。王元美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至微細事。而津津數語。此非但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其意相同。乃今宦途之軒甲而輊乙。遂如簡珠之於沙礫。舉刺因之而不公不覈。則尤可嘆也。

西溪叢語載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一幼女。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只託東風管領來。到京以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贈汝好顏色。文子俳謂范公決無此事。當時小人妬媢者爲之。西溪不察而遂筆之也。大都小人之謗君子。不能以財利污之。必以聲色污之。二詩鄙淺。決非公筆。昔李贊皇門徒之傾牛奇章。至代爲周秦紀行。何論詩也。

柳子厚嘻笑之怒甚於裂眥。或云。當作嘻笑之謾。今人謗人。或嘻或笑。若有意若無意。乃其恨深而媢之甚者也。若裂眥之罵。出自直發。此之謂怒。豈甚仇哉。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傾水。而無傷於人之血脈。隙穴之風。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噫嘻。今之爲隙穴風者亦多矣。劉禹錫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

二子皆身歿姤如之聞。故其言有味如此。余亦有解忌篇。

南渡後秦檜爲相十有九年。史彌遠爲相二十有六年。皆柄國久。皆封王。皆以功名終。無後患。人曰。二相主和不用兵。所全民命至多也。小說稱史衛王浩爲尉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此文潞公後身。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其後浩兩授節鉞。過歷三公。壽八十九。嘗曰。吾口不言兵。後必有爲宰相者。彌遠乃其次子。豈果活命報耶。然當紹興三四年間。天下經亂久。將激於憤。士狎於戰。中國兵益精。而張韓劉岳如熊如羆。金人且方酣睡子女玉帛。氣怠志驕。高宗君臣不乘將士之鋒。而用之。苟安忘恥。以至不可復振。曾謂國有人乎。至隆興以後。虎臣凋謝。國勢益削。計不得不出於彌兵。故議和議於紹興中者爲奸爲誤。議恢復於隆興後者爲愚爲罔。若檜彌遠之久相無患。乃天道將亂之時。又胡可以常理論。噫嘻。小人之富貴壽考者亦多矣。詩不云乎。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自古然哉。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其何異於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靖侯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邴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嘗爲有見。吾在粵西曾與章孝廉皆云。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於功名富貴不足。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則盈不盈。而過可捍。丸子逍遙榆枋之說。其亦智哉。我鄉宗伯公見而嘆以爲名言。大書于壁。余近者自楚移浙。過吳門旬日。檢篋中裝。僅餘賻年俸金五百鍰。爲兒納粟十去其五。親黨過吳門告急者復斥其三。又以百金走燕間。思我宗族。而蕭榜然罄矣。侍妾服飾。盡質諸子。錢家行裝始備。乃視朋中遐意未備者。不免嘖有煩言。家六兄杜改公每相念。以爲廉吏安可爲。然余未嘗不自適也。偶讀顏氏家訓。惓惓以少欲知足爲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即子孫禍福亦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第。苟無損舊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用不適。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所謂行乎富貴者。蓋我富貴當行之道。如毗主經邦濟世安民。隨其分量而行之。若富求益富。貴求加貴。此之謂願外。即使如其願。尙且不能自得。而況未必如其願乎。

劉邵人物志云。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斯數語發前人所未發。曰。何以能平淡。曰。抑躁則平。寡欲則淡。人之常情。以與己同。則忘其百非。故嬌寵可謂至孝。殘桃可爲至忠。以與己異。則棄其百善。故曲杖誣爲匕首。葬楯解爲反具。是皆惑於好惡者也。荊公之喜呂惠卿。魏公之惡李忠定。皆以同異爲好惡。遂誤國家之事。

劉延明云。君子尙讓。故涉萬里而塗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是以讓爲得。而爭爲失。非君子之語讓也。君子之讓位也。眞見其才不當位而讓之。讓財也。眞見其分不當享而讓之。豈其計夫通塞耶。史稱延明爲郭瑀弟子。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延明竟奮坐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睦哉。娶婦以禮。延明雖五百餘衆之中

而奮然出坐。近於爭矣。究其讓。故延明之坐席。何如逸少之坦腹。行不掩言。古人所深恥也。

劉孔才云。君子以推讓爲利銳。以自脩爲棚櫓。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嗟嗟。處末世者。宜如此哉。孔才以文士處建安黃初之際。能爲察覈所容。累躋通顯。賜爵關內侯。而無禍患。其以是也。

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彥中首攻之。後以提刑名對人。恐其逐涉情要。唆侍御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緒餘。爲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侂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爲僞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有御史胡紘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汪義端余嚞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讒人之言至此極哉。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爲叔孫武叔。嗟此么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自古而然矣。

楚志稱百歲楊。不知何許人。常往來太和及荊襄間。人有見之四十年前。髮已二毛。今更漆黑。口皆齠齒。似重生者。楊自言爲天順二年生。計百歲外矣。所居挾二姬。嘗以御女術遊諸貴豪家。自云。吾貧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夫慕長生者都與遊。而曹中丞尤尊信。復市一姬與御之。術敗而死。未幾曹中丞亦以此術死。徐叔明先生作傳刺焉。然叔明每謂神仙必無有。似非通儒之論。嘗見荀穎川著論以爲人有變化。而仙者乃異也。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愚謂人之得仙。乃稟天地自然之氣。如龜鶴之於蜉蝣。如松柏之於蘿蔦。豈其爲異。但以御女求長生。則可斷其必無。蓋凡人欲動則精洩。如蹶張之弩。孰能禦之。己之精不能制。而能採人之精乎。強制逆閉。蓄穢蘊熱。爲疽爲癰。其蓄蘊至二三年者。一敗則如決渠。死且不旋踵。如譚襄敏周銀臺。皆以過人之聰明。而溺于此。可鑒也。余友汝遠亦喜談此。余每闢之。則曰。黃帝御萬女。乘龍鼎湖。汝何知。余曰。黃帝嘗藥。一日吞七十毒而化。若能一日吞七十毒耶。汝遠無以應。

荀穎川釋仁者壽。言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余嘗書于座右。或問何以不傷性。曰。無欲無慕。問何以不傷物。曰。無怨無猜。問何以不違天。曰。富貴貧賤無所擇。問何以不違人。曰。才學伎倆無所逞。

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此數語可稱五美。苟能如之。於從政乎何有。

一事逆而心悖。一言拂而心怍。樹荊棘於靈臺。障雲霧於天門。嗟哉。胡其自陰而自戕乎。乃又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寧時。甚矣哉。其惑也。

女子有未嫁人而守節者。熙甫著論非之曰。女子無以身許人之道。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否則伯父世母。否則族長者。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

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之許聘。而已無所與。六禮既備。壻親迎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而壻則爲奔。女未嫁而爲人死且守。是不待六禮。不待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也。古者壻有三年之喪。則使媒致命女氏者。不得嗣爲兄弟。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不繫於夫。而可以身死且不改適哉。雖然。古者女子笄而許嫁。今或孩而許嫁。命之父母。告之宗廟。歷十餘寒暑。而女子久知其當適某氏矣。一旦不幸遭變故。遽改容而他適。於情於義亦有不安者。故嫁固不爲妨禮。而守亦不爲背禮。取節焉可也。夫人臣之朝不與。燕不坐。而死節者。古以爲過。然夷齊無祿位。而恥食周粟。孔子亦以爲仁。與其過而流。無寧過而拘。

養生有二端。曰持戒。曰脩行。持戒而不脩行。厚己薄人。則有外魔。脩行而不待戒。利人虧己則有內魔。要之此二者。亦近於吾道。四勿三戒。非持戒乎。立人達人。非脩行乎。

貪嗔癡愛。人我是非。苟不放下。惡乎語道。忍辱耐惡。呼我牛馬。牛馬應之。此進道之基。亦處世之方也。

臍臍三寸謂之關。言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學道者常致氣於關。黃庭外景經解在臍下三寸。或云在臍之上三寸非也。此爲氣海。非祖氣也。守氣海者易於見功。故術家嘗以此愈疾。然無益於長生。

三焦者。水穀道路氣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之下胃口之上。所謂膻中也。中焦在胃中脘。下焦在臍下一寸。然此又非手少陽之三焦也。手少陽之三焦。所謂有名無形者也。

藥者療也。所以療疾也。無疾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藥乎。藥有偏效。而無全功。金石之藥最爲酷烈。其傷生最速。其他草木之藥。近於熱者皆能腊毒。古人服松脂而塞腸。服杏仁而致泄。服楮實而痿骨。服首經而滑泄。服鵰鳩子而發咽喉之病。種種不可枚舉。養生者最宜慎于此。

按摩爲養生之一術。勞役者資之而血不越亂。佚惰者資之而氣不壅滯。若素養者何資哉。內經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蓋冬月固密之時。引動枝節。陽氣泄越。至生發之候。血遂妄行。故有鼽衄之疾。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

手握固而氣窒。目緊閉而神馳。撥運錯而療成。注想深而中結。此養生者之過也。

日念善而惡境不見。夜念善而惡夢不生。以和召和也。

先廷尉少與徐文貞公客習同朝時。亦時相顧問。其後先廷尉以言謫戍。及赦歸里。先後三十年。文貞公推轂不及。而先君亦無一牘通也。公伯子太常每以使歸里。先君以父執自居。送迎不出戶。太常不堪。其門客又從臾之。間隙遂生。已穆宗登極。詔起言事者。吏部以先君暨三十三名上請。得旨進用。而文貞公雅不欲先人入朝。乃語吏部曰。建言中有望雖素著年力衰遲者宜酌處。時先君年七十五。竟以御史加大理丞致仕。同加者魏公良弼等六人。文貞弟侍郎公大不平曰。奈何爲嫣先生一人而遏五老哉。此輩皆天下人望。抑困數十年而不一起。非朝廷獎直拔滯之意。國家方延耆碩爲表儀。非若有司以筋力奔走。此胡可以尋常年限也。況引年者。臣子自引。豈朝廷計其年而使之引哉。此舉悖矣。其後不肯起。遂公孫太常君與其黨又多方排之。嗟乎。風威震怒。崇朝則解。乃齒頰餘澄。至於兩世。讒間之爲害若此。然不

肯行能無敗。即久滯藩臬亦分所宜。而獨惜先君恢博之才。正直之操。不獲一試。此天下所爲慨歎。非止愚兄弟附臍也。

雨航雜錄卷之下

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時政亂崇賄。輸金載玉。不知其幾。而獨以酒殽爲言。詩人之溫厚若此。嗟乎。苞苴之昌。末世尤甚。匪特用以媒進。且用以妨賢矣。詩人而在。不知當何浩歎。

世道之衰。匪特士大夫無先覺典刑。即布衣岩穴風致。亦與前人遠矣。余先君有友錢穀號龗峯先生。少同學相善。先君既拜御史。錢先生時來官邸。至經歲語不及私。其後先君家居。錢先生貧甚。每移之粟帛不卻。第取用而止。過厚則必辭。終三十年。未嘗居間一事也。既沒而家徒壁立。先君爲殯斂之。又有謝簡者。字一默。先君延爲館師。誨余兄弟三人。歲餽米三十斛。先生晨而入館。三酉而歸。五年如一日。未嘗他適。自東脩外。即一絲一錢亦固卻不受。督學王公某與先人善。有諜入庠者。以五十金爲先生壽。丐主人一言。先生曰。主人不鄙夷我。而以子師我。我當以道義爲之範。爾余何營營阿堵。示之佻薄耶。其人慙而去。又有張永思者。少失父。與母居。母守節數十年。至九十矣。永思亦年七十餘。定省如兒時。每當酒筵。常辭不赴。間至亦僅嘗一味。曰。此皆母所未嘗。余何忍食。先君覺其意。每召公。必更設一席以遺其母。公僅受數味堪以養老者。俟母既食而後至。夜則置榻母榻下。一聞謦欬。則蹶然起視。未嘗一夕入內也。有司有與公厚者。遺之粟則拜而受。遺以金則必反。或說之。此簞簞者但足餬其口。寧足實橐哉。事有不傷於義者居間可也。公曰。此非但僕所恥爲。亦老母所羞聞。終其身竟無干謁。是三公者。皆先君友也。先君沒

後三十年不肖遊所交布衣不少什有三公風度否時俗益偷若此余嘗欲爲獨行傳傳三公不能記其詳謾書于册以誌慨

徐叔明甚絀山人曰山人當岩居穴處而奈何日蹤足朱門也漢時授徒者皆遙授不之國今諸山人亦當稱遙授山人吾無計其詩詞工拙即揭其目但有飾某翰林某給事等類者吾不欲觀之矣有某郡守語余曰子知吳下三厭耶山人詩卷與士夫干請之書僧徒募緣之册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稱三黨夫山人之口衆於四方謂之外黨士夫之口衆於中朝謂之內黨曰然則僧徒稱何黨耶曰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佞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爲陰助寧非黨耶此可稱上黨一座絕倒雖然山人中有如管寧黃憲者吾且執脯脡師之有如孟浩然陸龜蒙者吾且執鞭隨之舍此則皆百尺樓下物也遠之可也

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刪之而未嘗易其次也詩有南雅頌爲天子所用樂章其十三國之詩止陳述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國自爲歌詠而已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以風爲孔子所命非也

夫先乎婦故關雎求淑女君先乎臣故鹿鳴享嘉賓詩爲樂樂主和地天成泰和之道也故不溫柔不敦厚不可以爲詩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春秋所自名也堯舜用中以治天下孔子用中以教天下

孔子贊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大學一書於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也王文成之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糟粕其經脫略於教長游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春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諭志皆取風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路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乎何可稱至乃酒食徵召刻燭分箋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覩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莊士恥之酒以令行豈合歡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杳渺秦聲雄渾漢因之而爲樂府其曲大備然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蔑矣建安風骨邁上而深渾不足應徐羣之公讌諸作爛漫之開源矣陳思洛神之賦淫豔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孔與老同時至從問禮且稱其猶龍而未嘗攻也孟在老之後其著書闢楊墨而不闢老蓋老子深矣常無觀妙常有觀徼豈專于虛無耶老氏沒而得其傳者寥寥九返絕穀之術非大患有身之旨也役使鬼神之說非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之旨也自周以來惟漢文帝得老之旨以治天下而漢刑措許旌陽得老之旨以治邑而邑無訟王何之任誕嵇阮之放曠老之罪人也始旌陽問道於女師諶母母教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其語約而盡謂母以仙去亦老氏之徒哉

造字寫經度僧佛門徹法也達摩目之爲有漏果爲有爲法非眞得釋氏骨髓何以確然持其說如此鄙然無聖一語可謂佛門曾子矣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慧能亦得其宗者哉

或曰佛圖澄來趙鳩摩羅什來秦天爲殺機盛而生是人警之也猶孔生春秋孟生戰國其然乎

余鄉居日見有建水陸齋供浮屠治喪者心竊非之謂人生罪過寧可以鳴梵誦偈釋此至愚者所爲非士君子所當循有儒生者合掌語曰公何毀佛余曰余最信佛若乃毀佛耳釋氏之教明心見性心性若昧觸爲罪過乃以一飯一菓一經一偈而求解脫則心性可無明也爲惡一世而取脫於一二日之齋人亦何憚而不爲惡是釋教爲人開惡門非爲人導善路也此豈瞿曇旨耶生以爲然億余守郎時曾下教有司令其力禁民風一變有一生不能自已以一比丘閉戶而誦經令請繩之余曰治道去其太甚所爲禁者蠹費民耳苟無甚害之可爾然格心之化余有愧哉

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形如算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磈礧戢戢如釘每釘有竅浮海砂中如死物鳥啄之即捲入水啖足釘噬之以飽其小者名章舉又別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土人呼塗蟢又一種脚短而無釘者名鐙管寧台溫皆有之余鄉太倉上海無有也其名章巨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者亦號章巨

鱟形如覆釜大如車青褐色其血碧色口足皆在覆釜之下足有十二長五六寸尾勁而尖長二三尺有刺能觸傷人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小雄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沈南人或帶其珠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堅硬腰間橫文一線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牝常負牡牝牡相隨牝者背有目牡者則無牝去則牡死故海上稱婦女健壯操家者號爲鱟是物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人呼爲鱟帆其柔如簾筱名鱟簾東夷取其殼爲冠尾爲小如意子如麻子溫人取以爲醬甚美王叄知賜谷以餉予其館客沈士能甚嗜之余未嘗舉箸也客語予此物得陰氣甚益人陰余笑曰蔬食飲水者陰何嘗不足顧余生平於奇物未嘗入口非特此也

闌胡如小鰍而短大者如人指長三五寸頭有班點如星潮退數千百跳躑塗坭中土人施小鉤取之一名彈塗以孟夏祜者數百於地且發視之皆騈首拱北蓋亦朝斗之意玄脩者忌食唐制賣鯉者貢齒者背杖六十蓋鯉朝日蠡朝尾食者皆有禍闌胡雖小頭亦有星故土人皆戒勿食

鰻魚即石首魚也小者曰鰈魚又名踏魚最小者名梅首又名梅童其次名春來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土人以槐荳花卜其多寡槐荳花繁則魚盛腦中有白石如棋子取其石次以爲器或飲食遇毒則暴裂脂濡者用其石燒灰吹人鼻中即愈又下石淋炙食之主消瓜成水至秋化爲冠鳧又有鰯形相似左右三牙如鐵鋸或曰石首雖鰯其雌也諸魚有血石首獨無血僧人謂之菩薩魚至有齋食而啖者蓋亦三淨肉之意不能忍口腹而姑爲此說以自解非正法也

黃鰗即鯢魚俗所謂河豚也一名鯸一名嗔一名鯱一名鵠夷一名鯸鮐腹無膽頭無腮其肝最毒獨眼

者尤甚。海上人得之。去其頭尾。用橄欖甘蔗煮之。然初出時可食。至後則其毒尤甚。諺曰。蘆青長一尺。不與河豚作主客。予鄉亦嗜食之。春時延客。不得此爲不敬。然往往有食而死者。或曰。煮熟則無患。多食亦發瘡。厚生者所當戒。樂清人名爲烏狼胥。

魟魚形圓似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長於身如狸鼠。其最大曰鮫。其次曰錦魟。曰黃魟。曰斑魟。曰牛魟。曰虎魟。魟字或作鯕。文選所謂䱜魚也。尾端有刺甚毒。大抵諸魚性熱。而海魚尤熱。不可常餐。

鮀魚一名蜡。一名樗蒲。一名水母。俗所謂海蜇也。雨水多則是物盛。其形如覆笠。以蝦爲目。蝦動則沈。土人食之。皆以爲去積。其實損脾。海人以爲性暖。能治河魚疾。

玉珧一名蜃姚。所謂江瑤柱是也。其柱肉脆美。其甲可飾佩刀鞘。蓋蜃之小者。

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土人鱗次之爲天窗。沈大參一中嘗稱其鄉海錯之美。如海月江瑤柱。可敵三吳百味。樂清甚盛。

石物卒形短。圓三寸。長四寸。身赤腹泡急。其形勃卒故名。一名來魚。或曰。石屑入水所化。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一言鹹水結成。一言百歲蝸所化。道家以左顧者是雄名牡蠣。右顧者名牝蠣。其生著石。魂礧相連如房。一名蠔山。初生纔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嶄巖如山。每房有蠔肉一塊。大小如房廣狹。大房如馬蹄。小房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裂火逼開。取肉食之。漁者於海淺處植竹。扈竹入水。纍纍而生。斫取之名曰竹蠣。文選玄礪魂磥而碨硊云。長七尺。形如馬蹄。又謂梅花蠣。是物除熱補傷。澀精益血。土人用以爲醬。曰礪黃醬。樂清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圍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鹹䱇似小蛤而長匾。殼有毛。是物行有前無卻故名。

沙噀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五六寸。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擁腫。土人以沙盆揉去其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樂清名沙蒜。

西施舌一名沙蛤。大小似車螯。而殼自肉中突出長可二寸如舌。溫州公管與人食此。戲曰。西施舌如此。亦不足美。其人曰。非也。舌長能搬弄。可稱張儀舌。是物海燕所化。久復爲燕。其性熱。

鰲魚即刀魚也。一名鮆。文選所謂鰽鱭順時而往還是也。子多而肥。腹皆似刀。夏初曝乾。可以致遠。又名鮤魚。文字集略鮤亦作鱴。字音祭。又音制。炙食甘美。諺曰。寧去累世田宅。不去鮤魚額。

鱗魚身柔如荏。無骨鱗細口闊齒多。一作鱗。海上人目人弱者曰鱗。

比目魚二魚相合乃行。單則爲王餘。竹夾魚似比目而肉堅。身圓尾尖。色青黑。一名土鱔。

馬鮫魚形似鱔。味似鯧。一曰社交。以交社而生。綬魚一名華臍。一名老婆。其腹有帶如帔。子生附其上。形如科斗。大者如盤。或曰。此文選所謂琵琶魚也。無鱗。冬初始出者俗重之。至春則味降矣。

吐哺魚名土附。以其附土而行也。或曰。食物嚼而吐之故名。

鮸魚狀似鱸而肉粗。三腮曰鮸。四腮曰茅。鮸樂清志所謂鮸魚是也。一曰茅狂。

者錢且冬月已至。海錯之佳者。或以此啟松江之蟳。張汝遠曰。此如郝昭之於齊魯豈其方。

鯊蛇也。以皮有沙名。其小者大如指。圓而長。有黑點文。能吹沙。春正月輒至。魚最先至者。海上鯊甚多。有白蒲鯊。有黃頭鯊。白眼鯊。白蕩鯊。青頓鯊。牛皮鯊。斑鯊。鹿文鯊。狗鯊。䲔鯊。燕尾鯊。虎鯊。犁頭鯊。香鯊。熨斗鯊。丁髻鯊。劍鯊。刺鯊。鋸鯊。烏鯊。雷鯊。凡二十四種。

鋸頭長二丈。大數圍。小者圓廣尺餘。狀如鱉無足。背脊錯有文。皮皆鰱物。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

一名鮫魚。皮間有珠可飾劍。有橫骨在鼻前如斤鋸者曰胡沙。性良肉美。

鯯魚即鰂魚也。腹下細骨如箭鏃。首夏以時至而名。本朝甚貴之。何景明詩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本草稱其補虛勞。稍發疳痼。肋似箭而小。

海鷂魚即文鷂類也。形似鷂有肉翅。能飛上石。頭齒如石板。出主風。又有白鯊。似牛而白。自海入江則兆水澤。諺曰。海鷂風伯使。白鯊雨師奴。鰡魚似鯉。生淺海中。專食泥。身圓口小。骨軟肉細。似鱸而大者曰鯔。

介象與吳王共論魚。以鯔魚爲上。取其益陰。

蟹即蟹也。經霜則有赤膏。曰赤蟹。無膏曰白蟹。蟹始穴沮洳。稻熟時及出各執一穗朝其魁。或曰。以輸海神。入江則稍大。入海益大。廣雅雄曰蜋螘。雌曰博帶。酉陽雜俎云。其腹毛能殺人。性能敗漆。燒之致鼠。浙蟹有數種。一曰蝤蛑。南人謂之撥棹。言力可撥棹也。兩螯至強。能與虎鬭。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一曰蟳。乃蝤蛑之大者。兩螯無毛。一曰擁劍。一螯大一螯小。常以大螯鬭。小螯食。又名桀步。一曰虎蟳。大者有虎斑文。一曰招潮。殼白。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一曰灘塗。一曰石蜐。一曰蟛江。一曰蟛蜞。似蟹有毛而赤。性極寒。一曰彭越。即彭蜞也。一曰蝎朴。大於彭蜞。黑斑有文。以大螯障目。用小螯以食。一曰沙狗。穴沙中。見人則走。或曰沙鈎。從沙中鈎取之也。味甚美。一曰數丸。競摶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虎蟳。兩螯正赤不可食。一曰蟚。似彭越而小。一曰蟙。肉殼而多黃。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食之行風氣。凡蟹漆相合則化爲水。服之長生。是物以解結散血得名。惟霜後可食。餘節食之多致疾。孕婦尤忌。獨螯獨目四足六足兩目相向者。皆有大毒不可食。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一鎗一旗而白毛者名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娛目。植巖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星如金。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長髮。山樂官似金依。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盈尺。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惟雁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土人朱太守素無欲。嘗曰。豈以五斗易我五珍。

周書王會赤弈陰羽之前。馬有母兒。有乘黃。有茲白。羊有暈炫。犬有鼩犬。鳥有皋雞。異獸有聲耳等類。皆奇物。其於魚曰。揚州解除寇。其於東甌戲海蛤蟬蛇文蜃。然如章柜等類。尤希不裁也。王敬美言海錯奇美無過兩浙。然使他方遠人見圖經。必以爲此茲白聲耳之類侈言哉。嗟乎。天壤之中。何所不有。知山海經非臆說也。

黃精爲藥上品服者得仙自古志之乃富貴人服者多不驗蓋黃精色黃味甘土氣之精野史所載者[illegible]之精脾經氣即不得仙亦可延年若富貴者思慮擾雜五臟皆火兼以膏粱助邪經既乃服加之甘濕之藥是猶燃燎而潑之風也其偶愈甚安得有驗余在錫穴值歲大饑教窮民蒸曝餐之皆得度歲蓋是猶於瘠貧之腸尤宜耳太和山每歲貢黃精筍尖數十扛於京師本山所產無幾皆取之近山旁邑內使採役往來需擾封原禁隰使民不得種植孫中丞欲請罷貢而未果然以無益害有益則仁人所惻然也

王昭明先生者婁江人潛心聖學非禮勿動嘗與羅念菴先生遊又嘗客盱江與南城鄧公元錫居數月其所爲六經說多發前人所未發惜既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嘗公志道與周生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爲帳中之祕未嘗示人即今鄧南城所著易繹等書大半取其語又吳縣王少湖先生行誼無媿顏閔其於學宗朱紫陽然人亦罕有知者晚歲袁宗伯洪愈薦諸朝詔授國子博士年垂八十矣嘗與周道甫語二王先生皆大賢也然姓名不出里閈而沈石田王雅宜輩以字畫之技傳聞四遠甚矣末世好德者之鮮也然余見二先生眞所謂聲爲律身爲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使在孔門當不後於十哲知不知乃其所遭也子思不云乎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賢固不求人知也道甫又與余言弇州四部不如少湖數語余曰豈惟是哉老杜詩千百篇寧如武公抑戒賓筵二篇學者亦何必誇多闘靡爲

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窮去害小而來患大蛉窮即蜒蚰也聞人髮脂油香則入人耳及諸竅中昌陽香烈能召是物故淮南子以爲喻是物好濕雨升高則焦死故曰蛉窮一曰陵窮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目蛉窮

螱者白蟻也人家有之則敗屋故相弔慰聞竹雞聲即化爲水竹雞自呼爲泥滑滑海上謂之杜石雞

蛓者螫人蟲也身扁綠色似蠶而短無足有毛楚辭以蛓譏人九思所謂蛓緣兮我裳是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一名林蛓蛓之最惡者也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荳大就其中作蛹謂之蛄蟖

鼠於果熟時竊取覆藏之有人掘鼠穴得栗橡百果多至石故北人目善蓄財者曰鼠鼠首出穴先觀望前却故謂之首鼠北人目南人爲鼠以其善窺探也鼫鼠在樹上名甘口鼠嚙物時不痛而甚毒亦名林毒鼫鼠乃伯勞所化又能化爲鴽見日月光則死蓋陰物也

窮奇逢忠信之人輒齧食之逢邪人捕禽獸飼焉惡正向邪物亦有之何疑於人故共工羅害盛德比於窮奇

玃能盜婦女以爲妻獨能牽男子以爲夫然而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

溫州有乳柑其味甚珍陳將軍嘗以饋予自溫至錫穴數千里不變問何以然曰採時不去其枝葉則氣不泄貯時以綠豆爲末劑其溫性則氣不蒸故久而不變若藏梨者多用沙蓋梨性寒惡淫熱沙能制淫故也

張兩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一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衆皆爲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菴與對坐旬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爲外護若妻子請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嬉其人自牀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妻乎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爲妻又呼其子與隣老未有子者子之曰亟去無來迹我乃竟往投萬總戎鹿園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爲閽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常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日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狎無禮踰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譁又數月萬知其愿確可托也命之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銖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火心異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踞其牀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胡無平等心也萬登牀覺牀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爲療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即覺背如火熨也旬日而瘵愈遂往京去一日張請於萬曰小子脩玄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一姬爲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大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一婢入室壘墻而通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未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擔地而坐每以悟眞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緘之與銀布同置一篋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留之不得使人亟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已至故所遇老僧處趺坐合掌而化萬乃闢其所緘篋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斂以金制龕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息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兩化乎吏部郎曰吾於濟上遇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龕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諸僮嘗見之淮徐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玄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爲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棄三公而薦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棄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爲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孚遠亦識其人津津稱之曰世故有此異人也

離騷秋之爲氣也憭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是數語杳渺淒清味之不窮古詩十九首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句祖此也或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之祖曰非也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言秋之祖也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本之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而詩語更深渾矣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意祖於騷而格調自下

黃庭經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映明出霄間琴和也和其心使丹田如疊物然靜之至也而胎息之仙融融活活若舞若飛豈有爲作想之謂哉三元九宮氣象炳煥妙無方所所謂出霄間也

七莛玉籥閉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言無視無聽也兩目曰兩扉金關爲口

史游急就篇有長樂無極老復丁本之黃庭物物不干泰而平愨矣匪事老復丁物物不干則淡然無欲

矣。寧不反老爲壯丁哉。

士。次公之詩勝長公。而閩中集尤佳。稻花香裏流温玉。水月空中出聖燈。盛唐語也。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疏。關山掛新月。枕簟如秋天。初唐語也。腰間有組休論貴。馬首無山未是遊。似晚唐而有致。中原草根轟。少婦木衣穿。有女假官牆。無家問子錢。近於風矣。

郭相奎嘗著雪應豐年辯曰。雪係於地氣。閩廣無雪而宜五穀。戎地多雪而不生五穀。大戴禮云。天地積陰塞則爲雪。曾子曰。陰氣勝則爲雪。論雪者莫辯於此矣。故三尺雪十年豐。此世俗之語。君子不道也。愚謂雪者陰氣所積。當多而雪。陰得其令。亦豐之兆。若雪太多。陰氣過盛。則爲水徵。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註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以小雨。則潤澤而饒洽。雪之兆豐。自古然矣。惟是遺蝗入地千尺之說。則爲謬妄。蝗本春夏間鬱蒸之氣所生。至秋冬變則槁。未有遺於地而復生者也。或曰。蝗乃魚卵所化。春魚遺子如粟。沒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爲魚。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所暴。生飛蝗。其說近似。魚子無入地之理。且雪雖盛。不能殺諸蟄。而奈何獨生驅魚子使之走地千尺。此眞世俗語也。

蟹與蛇相爲牝牡。相爲生化。有人發沙穴。皆見蟹與蛇俱。蟹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輒出爲滅之。蟹遺子。蛇蠵之輒成蛇。久復爲蟹。三足者、能。晉台。天文斗奎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象之。能亦三足。在旁二。腹中一。甲蟲之有神者。人食之化爲水。郭相奎嗜蟹。行部瀘州。吏以蟹進。驗之三足。乃投諸江。作活能說。戒庖人毋再庖蟹。因著爲家令。余亦有戒蟹記。

坎爲月爲水。故蛤蟹螺龜與月盛衰。月生明。則蚌珠生。螺肉充。蟹黃滿。月死魄。則蛤珠焦。蟹黃虛。螺肉消。

或曰。水主智。龜知吉凶。水之德也。道書龜爲地甲。殺者奪壽。活者延年。宋仁宗問長生術於雁蕩木葉老人。老人曰。無他。廣濟貧民。禁天下捕龜。能斯二者。乃可語道。

毛氏者。昆山人。父爲別信。富於財。以女歸侍郎周廣之子周士淹。士淹舉明經。承家業。又得毛氏資巨萬。冢里中。然士淹嘗從魏莊渠先生講學。言動造次一依乎禮。不爲貴介態也。毛氏歸周。夫妻朝夕相敬如賓。又善治生。業日益拓。年三十餘無子。語周曰。吾聞古人娶婦取宜子者。今某奉巾幘久。未有一綫之息。以爲君憂。胡不納副室以廣胤嗣。周初不可曰。命也。吾當有胤。一變足矣。毛強之出數百鍰。納二姬以進。其夫居歲餘未有子。又謂周曰。語不云乎。田廣多殺。女廣多子。盍再求窈窕乎。又市四姬以進。合毛共七人矣。副笄步搖之飾。嫡庶無二。每飯則合六人同侍其夫。飯已則挈之同遊後園。已復曰。毋已太康。令之各事所業。或刺繡。或織布。身與同作。良久曰。若且倦矣。且更遊息。夜則貫魚以當夕。不獨專也。士淹偕計卒於途。竟無子。毛氏以禮遣六妾。各贈百金而去。曰。彼以好來。宜以好往。無爲先夫羞。諸妾旣嫁。乃立其伯子爲嗣。閉戶獨處。足不履地。以終其身。歸子遇嘗與余言。婦人不妬不淫如毛者。眞女中傑出。不可無記。端午前一日。漫書於署。

吾郡文待詔先生。年九十。生平無二色。比部錢公有威亦然。公與其室宜人今皆踰七十矣。公生平目未嘗視季女。宜人一日進二婢以侍公。公攫然曰。女三爲粲。康公且不敢當。況區區耶。亟去無益人罪過。沈

士能侍與予語。錢公與管登之皆信佛。然錢公此事眞能信佛者也。余生平食不二味。用無長物。然所謂不二色者。則安能如待詔比部哉。

皇甫澄九日詩。鷗鳴入怨枕。蛩響切離裯。楓落他鄉早。聲寒故國秋。又河虛平夕霧。閒掩濯秋塵。素月昇逸節。高館斂更新。又新月詩微暉不照簃。淸漢欲生塵。雁山詩遙巖引疏磬。羣峯寒暮天。四傑之傑也。公負才傲倪。曾爲春坊司直。卒以讒廢。然郡中稱其人甚介。謂皇甫白眉。

皇甫汸半首山詩。殘關閑秋雨。寒聲落江湖。虎丘詩草綠知春半。花飛覺雨深。蘇館詩戶下鳴蟹頻帶雨。湖邊落木似催年。錢塘江詩半帆布影懸初月。幾處漁燈點落湖。在唐盛中間。公以早廢。所詠詩甚富。其詩名與王元美相埒。吳下能詩者朝子循而夕元美。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春和融融。仁之象也。秋氣肅肅。義之象也。人心與天地萬物神通脈接。常存此心。四時之氣自備。

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墻也。才術。士人之僮隸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嘗以此教不肖。而諄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以觀察心地爲正。以羈馭才術爲權。

跋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右隣。質以野。其俗旣驕於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亦無以與于文章之觀。蓋平昌令局于面墻。而無與語者。五年于茲矣。天幸於越。

大人臨之。始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如周官禁其佚而教者。至于童子小學各有程。吏率惟謹。平昌令捧令而歎曰。公之文其在茲乎。嗣者以參知天下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聞之瞿然曰。未也。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帥十縣令稽首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爲文。各體具是。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運于天。而星含景流也。若山川之延亘起沒于地。而烟霞草木禽魚光怪變象。莫不備以與也。若觀九奏雲咸。歌嬪而淫于舞焉。短章若奇音獨奏。其淒鏘韶然。又若孤嶂寒潭之秀以澄。而冰雪之冷歷也。蓋十縣令始知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墻而遊通都。神明爲之練汰。心容爲之解舒。舞之蹈之。不可得而言矣。旣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厲之資。而後可以竟業。公有其資。一也。竟學然後其資庶以有所立於時而不廢。公無所不學。而學必深。二也。孤絕而興者危。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父孝兄。家國之務。聞若性成。三也。雖滿而動其中。外圍山川遊之觀。則不適。吳故文物風美之地也。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闊。四也。若宦而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已奮。世有知有不知者。物之臨

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蟲苑窟以遊於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覩於大全而變化極也。超然不亦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質而野之鄉。學而廢于時。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所底滯。雖得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超然也乎哉。于是九邑之令拱手而歎曰。平昌令可謂汗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之。殿以平昌令之言。附不朽云。

屬下吏臨川湯顯祖頓首拜撰

客坐贅語

顧起元輯

客座贅語自序

予頃年多愁多病客有常在座者熟予生平好訪求桑
梓間故事則爭語往蹟近聞以相娛間出一二驚奇詭
怪者以助譚笑至可以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籍者亦
往往有之予愁聵於耳不忍遺忘於心時命侍者筆諸
赫蹏然什不能一二也既成帙因命之曰客座贅語贅
之爲言屬也又會也屬而會之俾勿遺佚予之於此義
若有合焉或曰秦漢間語人之所賤簡者曰贅壻老子
語物之或惡者曰餘食贅行莊周氏語疾之當決去者
曰附贅縣疣子之爲此語也又多乎哉予應几唶然繇
以應也姑繇而存之以供覆瓿萬曆丁巳夏五遯園居
士書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

經義兼古注疏　東宮命典試
轉運兌運長運　漕運總兵流官
辨訛　詮俗
方言　諺語
父母稱謂　南唐宮闕
南唐都城　珍物
花木二十二則　禽魚十一則
鳥獸呼音　登覽
七妙　市井
市糴　水災
米價　正嘉以前醇厚
風俗　游兵
壬午　革除
五三絶　解道
貲船版　里上鄉士
國初廨式　物怪
僻姓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一

明江寧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經義兼古注疏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
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書
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
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
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
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
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

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
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聖
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
爲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
與其人矣禮記專用陳澔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
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
經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東宮命典試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
編修周述爲考試官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
命修撰張伯頴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
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乙丑會試取中陳璲等以上幸
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
副榜第一人孔諤爲左中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漕運兌運長運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淸德
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
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
儲俱于瓜洲淮安兩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
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
南京各衛官與直浙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
過江脚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矣

漕運總兵流官

頃見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吾鄉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黃與先大夫往還余猶及見之頗非迩進議者不察此以陋于上弟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祇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祇宗朝舊制也

辨訛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諸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姐之音子野切在二十一馬韻中音宜與鮓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野作曳之上聲寫作屑之上聲且作切之上聲姐作接之上聲末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覘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隸之皂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肉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暴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彔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錢糧

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麪張蓋曰打傘屬文起草曰打稿稟賜發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曰稟啟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詆觸曰毆帳之為言張也一曰幬謂之帳而呼簿冊記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恃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句取于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為匹布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稱此箇為者箇是也今以稱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如嫁曰告假給假兌通也穴也直也卦名象口之能言今以天平稱金銀曰兌以物交易曰兌民以糧付軍曰兌劄刺著也唐人刺身文曰劄青又奏事非表非狀謂之劄子今官籍沒入物曰抄劄閘水門也字一作牐今借為稽查之用朝中點入班官員曰閘朝凡以事查點人曰點閘又民間辦治官物曰閘辦插刺而入也扱衽曰插今借為安置之用如屯兵聚民曰安插某處某所折言斷也又拗折屈曲也又毀棄也今作抵當之義官司徵糧支俸曰折色民間債負曰准折以金貝代儀曰折儀曰折席筵今音質謂兄弟之子也古以稱兄弟之女又謂吾姑者吾

謂之姪似惟以女子稱女子宜名之古自音徒結切也轄車軸端鍵也論語五經之轄轄以管轂轄以鍵輪今借為管轄之用拶子末切逼也韓詩崩騰相排拶今官府刑手之具曰拶指音替而民間但呼為拶子楞拄杖也今為誘畧之用曰拐帶其畧人之人倍曰拐老祠春祭名也品物少而多文詞故曰祠今凡廟之祀神者皆曰祠自漢有生祠始基之矣刁斗以銅為之軍中用警狀擊以行夜刁刁風微動貌今謂人之狡猾者曰刁頭律有刁姦之文饒飽也登也多也漢張霸曰我饒為之今免人之辠罰曰饒減所徵財賄亦曰饒嫖一作僄輕也蓋僄姚之義今蕩子之宿倡者曰嫖梢木枝末也舟之舵尾曰梢舟子曰梢工婦曰梢婆今驅馬馱物曰梢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謂之梢包容也裹也今任人物足其數曰包賠代人上納官貨曰包攬雇覓舟車騾馬曰包至庖人為主治辦酒食曰包酒子弟宿句闌中計年月不許接待他客亦曰包馱負荷也荣馱負載橐而馱物今無錢而買人物徐酬其直者曰馱那何也又多也安也又語絕之辭也今謂移趾者曰那步設法備用物曰騰那輾假曰那借科條也本也坎也程也等也科舉科程意近之以設官名科浸遠矣今芟樹本蘖茹者曰科頭不冠者曰科巴象形字蛇也巴水曲折三廻像之今人之所衙望遠曰巴不足而營營曰巴巴日曬肉曰

巴凡物之乾如腊者皆曰巴凡此皆習而用之與本義乖者也

詮俗

閭巷之俚語駔儈之流言一二可紀者戲解剥之以資嗢噱阿承顯富曰趨日呵慣依人而得財者飲食曰吹徐吞而取其貲曰嗳以言誑人而沁入之曰浸彼此相婣娟曰醋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陰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担以言嚮煦人曰呕風而使其從我曰殺以語漸漬之俾其從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保焉者又或與而不必與不盡與也曰弔以事急脅持人而出其賄曰紮尾人之後偵其所之與所為曰躡羣曰而嬲其人曰嘈以事迫而辯之或祥其物曰炙又曰燒以言嚮訹人令其意靡靡為快也曰水以言兩挑之使動或鬪鬩焉曰鬆之如鬆故以言與事招人使我應曰撩留一言若一物于人令停不我释也曰鉤自我而料人與料非曰划設法范閘于人曰攏故閣人于還或令其虛負也曰耍曰弄乘閒而入之曰鑽以漸而磨削其所有曰鏟大言嚇人曰冷又曰激限人之所至曰局造是非使人怒曰嗾四走而追人或掯人曰撲哄人之飲食曰嗒又曰嘸其猛取人之財物曰韻錫毒以事務委人曰裁泥人不已曰纏掠取人之財物曰秋從吏人使為之或揣而往曰撮

或曰拔或又曰獎言語能聳人使不覺曰橐罟人之物而嬲制曰牛口騙哄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長騙而擬者曰磬料兩家之忿或調劑成其事曰抄或反言曰攪剩人之隱失曰鉞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黏又強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釘突然從中而攙入者曰剔內無實而外飾可觀曰兒善迎人之意而取長之曰揣討去因事者而已得容焉曰撈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徒彼喙以賓其口曰滷言之聚空而杜撰也曰撰其最無倚者曰淌曰胡以言謊人曰喙又或剽而曰背與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閃有所避而倏遁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盜焉亦曰溜不遇而食若不幸

而覇也曰否空乏而不可支曰燋作事之已甚曰孔矜而自高曰喬面勃然怒而不解也曰奉其不色悖也曰喪衣服什器時之所藏者曰興目料人之上下曰估其事而偏得利焉曰采一無所得者曰毛雅剖人之有曰奇遇人而驅之曰輾人之柴而不慧者曰杀或曰騃或曰獃或曰傻性頑而滯曰觸其跡宕不聽譴曰泿小兒之嬉戲曰頑曰恣淫泆曰嫪音豪猥褻而不揚曰娃咸小可憎曰倯長無度者曰倰僚事非耳曰之常曰謊一人而衆人者藏而奉焉若蜡曰宗或曰扛家敗而姑安之事壞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濃摽已所有以與人角勝負曰背賭不當與而覦焉附人以入之曰雌

彌縫其事之闕失曰糊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也曰散或曰酥或曰爐或曰矮不知其人之隱曲也以言探出之曰透讀人與爲人所謗也曰迷知事與物可求之所而提得之曰鍬又曰挖初非有所要質也猝而與之遇曰撞遇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攖其蠢所欲言也曰捲兩心相憐曰疼反是而交相背曰彼無事而遨翔嬉曰𢯭謝或曰攙音讀去老而狗滯不與時偕也曰簡其回曲不可方物曰鬼又身之或見或隱也曰彰在數中倖而逃者曰卯卯曰也覓人而抓梳求之曰爪蔬人之蹤也堅不可移曰敲與人有桑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相謂曰撺私合曰有乍相近曰蕩久而益暱也曰熱攞折之使與敗而反曰掃物覓緩不帖帖者曰犠音囊去聲若邪之敗而不可收拾也曰崩又或曰裂

方言

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長曰蝤條美曰標致媚曰乾淨其不娟曰齷齪烏觥曰邋遢曰腑臢曰塵糟言事之斬昂曰蹤叠上獸下殤有圭角曰支吾老成曰穩亟其輕辨曰姑惙不雅馴曰鏖宜上聲查上聲曰閒伉平聲曰磊砢曰孟浪曰鐺丁反音併鏡曰莽撞曰粗奘曰倔彊曰龐雜其俊快可喜曰爽俐曰伶俐曰乖角曰蹺蹺曰倜儻秀曰活絡其不聰敏者曰儱侗曰糊塗音鶻突上一也曰懵懂曰仃鐸音鐸曰[illegible]

[illegible]

汲汨曰倒㴆曰禿儳修容止曰打扮形惡者曰臃腫人之亡頓曰𢞂頓言之多而器曰嘮哰曰激聒曰瑣碎曰嘈雜嘈上一作啐曰嘮呌曰呼叨曰的達曰絮聒其小語而可厭曰呱噪曰咿嚶曰啣嚌聾而伸者曰哼唧作事之不果決曰撲揉曰膩膩曰乜斜曰落索曰塌𡒄其捺物不散曰獎奕上烈曰躁陵其敗事曰郎當人之刻刻者曰跐落上音拍下各曰疙瘩曰嶢崺曰揢搭曰刁蹬曰雕鑽曰矍數其果而窒者曰裂決用財之吝曰拮据曰寡剝曰慳恥能不彰者曰隱宿其反是曰招搖曰倡揚或作徉也人之貧乏曰福短勉强營爲曰掙扎曰巴結曰扯拽曲處以應之曰騰那展轉造端曰拐擺恰相當者曰促恰不合事宜曰差池與世乖舛曰跂蹬曰蹭蹬曰落魄音薄下其少精彩曰邋遢厭或曰萎蕤敗壞之甚曰壘堆性堅執曰直針好撥弄曰翻騰曰估倒自矜衒曰支楞曰蹺蹊不分辨是非曰含胡面羞澀曰靦腆一作靦覥行不端徐曰踉蹌音上去聲交關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女之私相通者亦曰首尾以事難人曰揉搓人之發跡曰升騰誇笑不誠恪曰歆欬或嗽或曰哈哄闊入人中事中曰夾插撥人曰聒噪弱處事曰度量北上音剛也檢物用曰拾掇以言從臾曰攛掇抑人曰拄搽曰敦掇大不拘束曰浪蕩音倘物之細小者曰些娘娘小者女之事之有隙可指曰窟籠其有歸着曰撻煞曰合煞曰與結無破敗者曰

囫圇曰囫圇不分別曰儱侗物事就理曰條直不了結曰拖拉欲了不了曰丟搭身之孤獨曰徐行可惜曰臭脈其不爽潔煩汗曰潰滓齷剌眼之視不定曰的應都盧手之捉物曰搰探摸掠身之失跌曰撲騰入水聲曰泪洞或曰骨都心之不快曰憒憒熱撓笑之態曰啞尿上述下音音帶劈氣物參差曰𦷊篠上除下除也不能肯凡物之聲急疾曰忽剌又大曰砰磅上音碑下音行曰𠷢𠷢律忽曰厭厭或六

諺語

南都閭巷中常諺往往有麄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腳曰熱竈一把冷竈一把曰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曰饒人不是痴漢

後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賊不如放賊曰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曰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曰日食三餐夜眠一覺無量壽佛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曰强龍不壓地頭蛇曰燈臺照人不照己曰酒在口頭事在心頭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曰若要好大做小曰吃得虧做一堆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曰牡丹雖好綠葉扶持曰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曰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曰爛泥搖樁越搖越深此言雖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邇言所以當察也

·父母稱謂

留都呼父曰爹音遮平聲或曰爺人呼父曰爸音霸平聲之爹字又作爺唐小說皇后阿爺或又爲爸音拍北史稱父曰兄兄或又曰哥哥閩人曰郎罷留都呼母曰孃孃字或作㜷音宜又作嬭音倒俗又呼曰媽或曰孃與人呼母曰姐齊人曰阿㜷音選字又作嫛又曰嬭音賦字又作妳六朝人稱母曰姊姊或曰家家宋人曰姐姐字或作媎又羌人呼母曰馳音與姐同字又或作她閩人曰郎奶

南唐宮闕

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其地相傳內橋爲宮之正門所直南宋行宮亦在此地啟內橋爲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步有東虹西虹二橋東虹自上元縣左北達娃娃橋有石嵌古河道跡西虹在盧妃巷大西穿人家屋而北達閣地亦有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自盧妃巷北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虹西虹兩橋北達之水環絡交帶俱縈轂於此想當日宮內小河四周相通形跡顯明第近多埋塞不復流貫耳

南唐都城

南唐都城南止于長干橋北止于北門橋蓋其形局前倚雨花臺後枕雞籠山東望鍾山而西帶冶城石頭四顧山巒無不攢簇中間𡒄爲方幅而内橋以南大衙直

遶築淮瀆與南門諸司應府拱夾左右垣局巖然當時建國規摹其經畫亦不苟矣因思陳同甫言臺城東環平岡以為安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青溪以為阻而逮當南唐宮之東北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花牌樓等地陳齊南金陵圖考證六朝大司馬門在中正街案六朝都城東門于今下橋即今之大中橋也中正街距大中橋甚近舊說偶倚一隅恐難立止說又言六朝都城北據雞籠覆舟等山亦恐誤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並在雞籠山下若城帶諸山恐無倚城起陵之理余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玄圃華林樂游諸苑或是城外離宮未必盡括城內也

珍物

果之美者姚坊門棗長可二寸許膚赤如血或青黃與朱錯聚斑可愛甜白蹦可雪或甘於蜜脆而鬆墮地輒碎惟呂家山方幅十餘畝為然它地即不爾移本它地種亦不爾湖池藕巨如壯夫之臂而甘脆亡查滓即江南所出形味悲若其下大板紅菱入口如冰雪不待咀嚼而化靈谷寺所產櫻桃獨大色爛若紅珠嚼味甘美小核其形如勾鼻桃園客曰此乃真櫻桃也又鴨腳子亦巨於它產實黃而甘以火煨之色青碧如瑠璃香味冠絕秋深鄴人點茶以此為勝魚之美者鰣魚四月

出時郭公鳥鳴捕魚者以此候之魚游江底最惜其鱗財挂網即隨水而上前出水死矣鱗如銀縷明可愛女工以為花靨其次為河豚形醜而性易怒頑獨愛五色絲縷漁者繫絲縷以鉤沉數十丈之下豚見絲縷聚遶之鉤則着皮輒怒努腹膨脝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擲艙中燕尾者獨眼者兩頭不孳與其子未經鹽淹者皆血滌除未淨屈上塵壁者食之皆能殺人解之用蘆荀或橄欖甘蔗或曰鴨卵生啖之良刀鱭魚出水而死類鰣魚頭有長鬣二漁者言鰶最愛食捕用絲網最柔稍罥其鬣魚輒伏不動隨網舉矣其次則玄武湖之鯽魚其脊黑而厚鱗之在腹下者尤堅大者可二

三觔顧以禁地人間不恒有也蔬茹之美者舊稱板橋蘿蔔善橋葱然人所不貴之惟水芹之出春初莙菜之出夏半茭白之出秋中白菜之出冬初為尤美白菜賦道之可度歲周顒所謂秋末晚菘者即此物也若昔人稱秣陵哀家梨與千里蓴今絕無此種而欒志又紀琛黃山之石子今亦絕少其足堪東坡怪石供者就尋於六合靈巖山矣

花木 二十二則

牡丹芍藥與蘭此土多有之顧多產自它郡邑嘉靖以前牡丹與芍藥之種僅五六品近來品類始多牡丹從江陰或亳州或陝中致之芍藥自揚州致而至若蘭自

盧苑馬東籬品彙錄成搜求異種不憚遐遠故所紀蘭百餘種而蘭之事為最侈矣

宋人游九言字允賢著麗春花譜極言此花顏色之奇豔案此即今之罌粟與虞美人二花耳罌粟花大而色少虞美人花小而色繁且妖麗變化中秋播種於地次年出其花色多非意所有者造物之巧於此一花尤其特幻者也

鄭太守宜化官邵武太守卒於郡其家人攜一椰子樹至植於獅子山之居活而繁茂後太守子上舍元璘移居南門復并此樹移而植於庭中今此樹高出於簷牙數尺矣葉青翠可愛冬日不凋猶之作椰子香可供擬吏但未見結實耳

二十年前有人自閩中攜佛桑花至者余外舅王公佐以為奇作詩張之頃年乃多有此其花色絕豔美紅者鮮如殷紅綃紗又有淡紅者有淡黃者有深黃者開之日首尾夏秋間可三月第不能過冬齊王孫園華曾為余言冬日設持甚謹而竟萎薾不得活

蘭花自建閩而外有樹蘭樹可高三四尺許枝葉類冬青而柔碧過之花如粟綴於弱榦上始作青蕊已放則色黃香撲鼻如建蘭又有魚子蘭似樹蘭而榦柔可架其花亦類之又有朱蘭色紅道州蘭葉大以初冬開弔蘭無土而懸之賀正蘭以正月開尤奇異而建蘭有二

種閩產則葉闊而稍短江右產者葉長而狹花之色香不甚殊閩而俗皆名曰建蘭至土產蘭一榦止一花長止可三四寸香色俱類建蘭又蕙草花繁具白紫二種香不甚遠二者宜與所產尤勝

椰子自廣東至者多顧未有見其生葉者乙卯夏姚泉南允初自瓊管歸詒余椰子二枚其一發芽如嫩筍露半寸余示客咸詫所未見沈五陵謂余以瓶土擁之芽遂長二尺許葉大類棕櫚初吐時向冬猶挺然後遂萎

芭蕉木盛者冬日葉苦不使雨雪催折二三年間可花矣花自中心抽一莖長者至二三尺許而鉤曲下垂其蕊自下倒捲以漸而開日止一瓣瓣初微青碧一二日稍黃已則純白矣瓣中夾小蕊白如水晶含汁甜如蜜可采而食之名甘露然花之開花者次年即萎死蓋其氣洩露太盡故爾

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寶相花在殿臺下花數十年一開余兩見之矣其莖上下相等粗如巨竹葉短如筍殼包於外花吐莖端色大類芭蕉花青黃白以漸而變瓣中亦有甘露第此花開在莖端初不抽葉與芭蕉異耳始不知從何地來余見其開時一為甲戌一為癸未人間無二本也

大內西華門裏內監傳舊丞相府中有五穀樹實生五

穀每生一種則其年此種必大熟云自海外移至報恩寺亦有一株今不知在何處

紅豆樹牛首山東北有鄭太監墳墳有紅豆樹一株榦葉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為名

樹之大而久者留都所有無踰於銀杏雞鳴寺者是也祈澤寺二株云是六朝人植牛首山一株云是唐懶融時植棲霞寺二株云亦是六朝人植皆大可數人合抱而棲霞一株結乳如石筍下垂相傳樹千年始生為尤奇自此數株外余未有大而久者矣乃如此木坡寺宜名為萬年枝俗傳銀杏開花以夜人自未有見者數年前大報恩寺鐘樓傍一株開花滿樹如柳絮人皆見

之

大紅緞毬花中國無此本沈生予令晉江時海船自暹羅國攜至以遺生予生予載還首之數年遂萎生予言海船所攜多外國奇卉而此花爲尤

靜海寺海棠云永樂中太監鄭和等自西洋攜至建寺植於此至今猶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凡瓜樹蟠曲如虬龍挐攫之形樹不甚高僅可丈許花開類毬花微紅作桂花香

俗多言大樹有神其影照人宅輒興旺顧所照者不在近而在遠如冉巨先生宅後一銀杏影在上新河某家其家推步尋而至此知其然也又椿樹之大者多奇異

先恭人嘗於北門橋宅中夏夜見鄰人陳氏園大椿樹杪五色光如瓔珞狀垂下不可勝數久之方滅其家竟無他事

山茶此中二種一單瓣中有黃心一寶珠單瓣中碎小紅瓣簇起如珠故名近又有一種白者花亦如寶珠色微帶黃香甚烈勝於紅者遠甚

杜鵑花殷紅而繁麗謂血淚染成良有以也其中移至此花開時盛夏矣過秋冬則萎十之多不復活

園圃中月桂不多而且長大爲勝其最貴者曰天目松曰栝子松曰娑羅樹曰玉蘭曰西府海棠曰垂絲海棠曰櫻桃曰銀杏曰龍爪槐曰頻婆曰木瓜曰香櫞曰梨花曰綉毬花曰寂淡松曰觀音松曰綠萼梅曰玉蝶梅曰碧桃曰海桐曰鳳尾蕉今南都諸名園故多名花紛木然備此者或罕矣

南都人家園亭花木之品多者如桃則有緋桃淺緋桃白桃又揚州桃花如碧桃而葉多又有金兒桃以其結實核扁如盒也又有十月桃油桃麝香桃皆可種李惟白花一色而紫李與黃李異梅白玉蝶綠萼外有深紅淺紅梅白梅又磬梅以花大而香爲第一磬口者甚其次則荳瓣心而瓣闊厚者又一種小花瓣尖色淡而疏劣名爲狗蠅品最下矣碧桃有深紅者粉紅者白者而粉紅之嬌豔尤爲貴絕海棠六種第一爲西府第二爲

垂絲第三爲鐵梗第四爲毛葉第五爲木瓜第六爲秋海棠西府則天姿國色絕世無雙垂絲則縹緲輕颺風流自賞鐵梗有深紅淺紅嫩合純白四色挺拔韶秀毛葉果稱富豔木瓜獨吐奇芬至秋海棠翠黛紅妝吟風泣露皆倚牆下尤倍生憐總之海棠無凡格也他如牡丹芍藥菊花名品最多不可勝載

己酉而後竹皆開花結米旋即枯萎先斑竹後牙竹後筆竹至今則凡竹皆然大園如西華門之郭府園魏公之萬竹園皆一望成空矣戴凱之竹譜言竹六十年而枯曰箹又三年而復榮曰復今三年往矣竹地之荒蕪如故也聞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意竹之氣運當爾邪可謂竹疫矣

几案所供盆景舊惟虎刺一二品而已近來花園子自吳中運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瓔珞松海棠碧桃黃楊石竹瀟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銀杏梅華之屬務取其根幹老而枝葉有畫意者更以古甆盆佳石安置之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

几庭畔階砌雜卉之屬擇其尤雅觀者虞美人罌粟石竹翦紅羅秋牡丹玉芙蓉蛺蝶花鴛鴦菊秋海棠簇金雞冠金鳳花雁來紅雁來黃十樣錦鳳尾草翠雲草翦綠柳金絲荷葉玉簪花虎須草爲佳至蘿落藤蔓之上則黃薔薇粉團花紫心白木香酴醿玉堂春十姊妹黃

末香月月紅素馨牽牛蒲桃枸杞西番蓮之類芬菲婀娜搖風漏月最爲綺麗矣

禽魚十一則

穿花鳳萬曆初觀音門鰣魚廠前朱家几樹上一鳥身大如燕尾長尺首有纓身文五色粲然奪目飛繞樹中不停集不懼人凡四五日始去人不識爲何鳥或曰此穿花鳳也

紅鸚鵡沈生予自晉安於暹羅海船攜歸形如常畜綠鸚鵡而差大金目背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猩血警慧動人案宋謝翱希逸爲赤鸚鵡賦袁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知此鳥昔人貴之

錦雞萬曆三年王蓀蘅元雅家畜於籠中貴之甚爾余從家中丞在襄陽役中此物甚多而賤節時入以相餉若今江南之野雉矣

了歌數年前人自粵東籠至求售於余余恐其性不宜水土且不慣調養未畜也毛色玄如鸜鵒微瘦而長觜距皆作淺紅色兩目上有黃皮一道如眉性警慧可似自呼其名

青鶴大如鶴形色亦似之但色灰青耳頂紅而觜爪皆綠下關稅課司前曾一見之

孔雀舊罕有至者近蓮方伯里蒙張都僉蘭池自粵中

攜歸之畜頗馴而張家在虹橋北孔雀攜巢其屋上亦曾生卵

翠雞番人自粵東入貢舶中有此雞形大略如常雞而毛羽如翡翠欲滴此中爭往看之

黃鸚哥亦前番人舶中物色政如鸚黃而嬌脈過之頂上毛一叢有時奮發則毛開散如花作淺粉紅色尤豔異

白鷴大於野雞其形正相似觜距紅色毛羽內黑外白白中間以石青紋如縑者予翁工部湛原宅見之性警健甚

大鷃雞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二尺許紺髮綠睛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指紐方巾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雞凡四青鷂一白鷴雞四兩大鷃雞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四尺許

花魚舊止金魚一色耳近年有朱色如猩血者有白如銀者有翠而碧者有斑駁如瑇瑁者有透徹如水晶者有雙尾者有三尾者有四尾者有尾上帶金銀管者有蹁躚躍游泳而戲者有鬪者故是盆盎間奇物

籠畜

自段何古有肉攫部載養鷹隼敵之法今白下富家之家俠少之士往往籠畜鵪鶉以供耳目代博奕鬬獵則有黃鷹有雀鷂有鷂子有鸇或作鸇一皆音松似鷹而

小工補雀者也鬬勝負則有雄雞鵪鶉促織黃豆言語則有鸚哥鴝鵒皆曰八哥皆能效人言八哥又能作諸禽語第一效烏羽萃死矣亦異事畫眉鳥鳴最晰巧可聽又小鳥黃翠色者曰必邪亦能效諸鳥鳴猷有致又有阿鵲自錦自北而至不恒有玩弄則黃鸝鴛鴦與鴿鴿之最貴者曰袍袍曰鷲子其形體雄異毛羽整刷翅翔翰排旋舞空中宜稱曰決雲兒不止爲半天嬌矣

鳥獸呼音

留都呼馬羸驢曰剛剛呼犬曰喲喲呼豕曰嘮嘮呼羊曰咩咩呼猫曰咪咪呼鵝鴨曰喈喈呼雞曰朔朔呼鴿曰嘟嘟

登覽

自下山川之美亡過於鍾山與後湖今爲禁陵册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其它在城中則有六曰清涼寺曰雞鳴寺曰承慶寺之謝公墩曰冶城曰金陵寺之馬鞍山曰盧龍觀之獅子山在城外近郊則有十四曰大報恩寺之浮屠曰天界寺曰高座寺之雨花臺曰方正學祠之木末亭曰牛首之天闕曰獻花岩曰祖堂曰棲霞寺之攝山曰弘濟寺曰燕子磯曰嘉善寺之一線天曰崇化寺之梅花水曰幕府寺之幕府山曰太子凹之夾蘿峯此二十處或登引江湖或映帶城郭二陵佳氣常見鬱鬱葱葱六代清華何減朝朝暮

暮宜晴宜雨可霽可風舒眺極以無垠恣幽探而罔極嘗謂士生其間惜錙僕土道感近川故可蠟屐而登巾車而往又何煩千里之駕與五岳之游者哉

七妙

陶秀實學士清異錄載金陵七妙齏可照面飯可打擦臺餛飩湯可注研濕麪可穿結帶餅可映字饊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今猶有此數物起麪餅以城南高座諸寺僧所供爲勝餛飩湯與寒具市上賣者劇多寒具則撒子甜絕有佳者但作糍羹恐齒難不禁一引耳秀實又言金陵士大夫類工口腹至今猶然而餉吸家又競稱吳越間世言天下諸福惟吳越口福亦其

地產然也

市井

南都大市爲人貨所集者亦不過數處而最夥爲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門橋而已其名曰菓子行它若大中橋北門橋三牌樓等處亦稱大市集然不過魚肉蔬菜之類如銅鐵器則在鐵作坊皮市則在笪橋南鼓鋪則在三山街口舊內西門之南履鞋則在轎夫營箱籠則在武定橋之東傘則在應天府街之西弓箭則在弓箭坊木器南則鈔庫街北則木匠營蓋國初建立街巷百工貨物買賣各有區肆今沿舊名而居者僅此數處其它名在而實亡如織錦坊顏料坊氈匠坊等皆空名無

復有居肆與貿易者矣城外惟上新河龍江關二處爲商帆賈舶所輳上河尤號繁衍近年以稅重客多止於鳩茲上河遂頗彫瘁人有不聊生者其人家産女皆多美麗士大夫士人之求妾者趣焉近亦寥寥時之盛衰亦可歎也

巾履

南都服飾在慶歷前猶爲樸謹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來殊形詭製日異月新於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臺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玉花瓶側綴以二大玉環而純陽九華逍遙華陽等巾前後益兩版風至則飛揚齊縫皆緣以皮金其質或以帽羅緞羅藤紗紗之外又有馬尾紗龍鱗紗其色間有用天青天藍者至以馬尾織爲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足之所履昔爲雲履素履無它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毬鞋羅漢靸僧鞋其跟益務爲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即婦女之飾不加麗焉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徵於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卯之履勤聞休咎今之巾履將何如哉

水災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水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萬歷

十四年丙戌五月初三日大雨至十七日城中水高數尺儒學前石欄皆沒江東門至三山門亦行舟三十六年戊申五月江瀼大溢城中水泛濫儒學櫺星門亦淹沒余所居最高門前水亦幾至尺許視前庚申丙戌更甚父老言聞見自所未有也余有金陵大水歌紀句十首在集中又傳嘉靖十八年七月大風捲水灌與州漂失鹽場數十處人民死者亡算其日揚子江水消數十丈金山至露其趾尤爲奇事考前史吳大元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泛溢平地水數丈東晉時濤水入石頭者再而壞大航至義熙十一年大水毀太廟梁天監六年大水濤入御道七尺則六代時水患之烈又有甚者矣

米價

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藉倉米價翔貴至一兩三四錢時三年無麥插秧後復旱處暑前乃得雨禾槀起收穫三倍人始甦焉萬歷十六年戊子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門司櫃者以豆記棺日以升計哭聲夜徹天棲米價二兩倉米至一兩五六錢父老言二百年來南都穀貴自未有至此者臨南史侯景圍臺城因食於石頭倉既盡兵民無粒米升值七八萬錢金陵米價之貴至此極矣因附記之

正嘉以前醇厚

有一長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風尙最爲醇厚薦紳以

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爲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呫嗶帖括授徒下帷爲常投刺干名之事少而挾倡優耽博奕交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爲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紝爲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姻媾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風俗

南都一城之內民生其間風尙頓異自大中橋而東歷正陽朝陽二門迤北至太平門復折而南至玄津百川

二橋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亙也其人文客豐而主嗇達官健吏日夜馳騖於其間廣奓其氣故其小人多尷尬而傲僻自大中橋而西復淮清橋達於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東至內橋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嘈咻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兢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轉南門而西至飲虹上浮二橋復東折而江寧縣至三坊巷貢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兢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梳裙屐浸淫染於閭閻膏唇耀首儇而傚之至武定橋之東西嘻甚

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佚由笪橋而北自冶城轉北門橋鼓樓以東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群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其人文主客頗相埒而物力嗇可以娛樂耳目膻慕之者必徙而圖南非是則株守其處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樓達三牌樓絡金川儀鳳定淮三門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曠土其人文主與客並少物力之在外者嗇民什三而軍什七服食之供粗與疏者倍蓰於梁肉紈綺言貌樸僿城南人常舉以相嘲哳故其小人多悍狠而塞陋

上元在郊地在城之北與東南北濱江東接句容溧水其田地多近江與山墝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訟而負氣江寧在郊地在城之南與西南濱江西南鄰太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謹易使其在山南橫山銅井而外稍不如而殷實者在在有之

浙兵

歲壬辰有倭警遠在朝鮮時參贊大司馬袁公議召募浙江義烏兵數千人屯於南京龍江關地方備倭也倭小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趫悍間有事故死亡若歸故土者所謂本地者少年皆充之而享其糈地方毫無所益而歲費餉數十萬幾議撤已飛語譁譟不可聽聞矣尤可恨者乘張弱市人之物或公然劫盜奸亂無所不至有被其害鳴於官官畏衆譁不敢問甚且反笞

被害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婦屬而淫之同人道於牛馬地方人爲之髮指切齒余嘗私計江防既有舊營此營員可無設御之之法或以漸分布江上要害地方如新江營浦口等處因散其黨庶在此猶資其防守扞禦之力不至若今之屯聚而肆毒如不能然則惟有逃亡不補久而消其盡耳大校不過一二十年其人可盡昔張遂滾司馬因倭患立振武營後卒兆庚申之變深心爲桑土計者於此可毋慮哉

壬午

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爲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亦載於紀傳然余攷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影響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業已漸弛於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迄不一志其處也且以帝之遜爲真耶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鎩而葬孝康之祀忽諸又何所戀戀於京師一抔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掖史斷之其言良爲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搜宮捕奸屍抗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誑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所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須有議者曰使帝當日端拱臨朝引周公爲成王以待成祖不知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

輕信之談也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爲若言夫騎虎之勢可中下邪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惜道衍東平河間之倫亦必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困而踣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余嘗謂建文於靖難師起乎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名及靖難師至潛身遠遯又毋使萬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謂三以天下讓矣是以成祖即大位之後人言紛紜不復詔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見允熥等之既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爲也而爲此迂遠之論哉

革除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剪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寬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閉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遯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五三絕

金陵昔稱三絕者瓦官寺宋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晉顧長康畫維摩詰像一軀晉義熙中師子國獻玉佛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稱爲三絕清涼寺董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董齊遠草書稱爲三絕

靈谷寺吾張僧繇畫大士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清臣書稱爲三絕又考瓦官寺陸龜蒙古錦記言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唐則天皇后錦裙一幅又南唐時修講堂鴟吻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如是則瓦官又當有三絕也昔胡論奇豔吳趙夫人之機絕針絕絲絕一人而兼之尤爲最勝金陵有五三絕矣

解道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舉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冢有其先祖解道像年二十許烏紗幞冠服高皇帝所賜袞龍袍二軍士持刀劍侍立又有高皇帝御書解道二字字用硃書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七寸許元父曉常言道之祖與高皇帝微時有舊即大位後召其人問有五子悉令從軍三子歿於陣後二子亦死高皇帝心憐之命抱其孫至爲賜今名手書子之既書問左右字佳否中涓或對曰道字差小高皇帝怒曰道何得言小邪命斬之授道爲今官長而賜隸肯州衛高皇帝一日召問解老爾孫安在具言官山東高皇帝立命兵部調京衛時年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於班中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入朝者不許行拱揖禮糾儀者劾真人不敬高皇帝召詰所以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人曰道乃天上點燈神故臣爲加禮耳高皇帝乃令道上殿解大紅團領袞龍袍賜之道

頓首謝歸至其家未入室而死此出王丹丘先生所記且云其字家人以孫紅金子貯之與像皆萬歷戊子仲夏十七日親於解元家見者言當不妄與人云云恐涉傅會但衣之盡以龍文必有以也

寶船廠

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所經國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羅曰舊港曰滿剌伽曰阿枝曰古里曰黎伐曰南渤里曰錫蘭曰裸形曰溜山曰忽魯謨斯曰啞魯曰蘇門答剌曰那孤兒曰小葛蘭曰祖法兒曰榜葛剌曰天方曰阿丹和等歸建二寺一曰靜海一曰寧海案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爲險遠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而遍歷二十餘國者也當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產諸物何似乃傳言在兵部職方成化中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爲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遼絕耳目之表者所徵方物亦必不止於蒟醬邛杖蒲桃塗林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載寂寥莫可考驗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無復可紀惜哉其以取寶爲名而不寄於周官王會之義哉或曰寶船之役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者假此蹤跡之若然則聖意愈淵遠矣

里士鄉士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似即今之壽官而人多不知其名即漢之三老公乘爵級也

國初歷式

國初歷民間有藏者其式與今不同有歲德受封祭祀所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有甲子而無年號案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爲吳王時所刊行者以後既建元遂用授時歷則未有不紀年號者矣

物怪

萬歷十九年三山民家產一黃牝牛七足腹下四足脊上三足皆聯前後蹄各二姚敘卿太守田在其地親見之

萬歷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手持一物過余門豬形也頂上生一目鼻長二寸許云是磨房北豬所生

僻姓

弇州奇事述紀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則有麻上元人詡導姬都江甯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迪漆江甯人參議汝栗乞南京人沁水令實八江甯人禮部主事通甫徵志又有撻江甯人進士旺遲上元人舉人讓師江甯人舉人啟閭上元人舉人登強上元人舉人英子推官教貝上元人知縣春又部上元人知縣傑密太醫院人舉人璉并江甯人舉人康宇龍虎衛人長史賓蓋江甯人推官英柴驍騎衛人知縣虞伊上元人知州伯能向京衛人舉人銘京學志又有乙應天人禮部郎中璜陽上元人主事清亦江甯人舉人安雍豹韜衛人知州熙浦上元人知府彌茂應天人府同知鑑桑應天人學正義景上元人中式賜鄔南京人歲貢經伊上元人御史敬生甘府軍衛人通判節又平事觀符京縣人訓導當蒲京縣人歲貢璧黎京衛人教諭仲選畫錦衣衛人進士文蔚闞驍騎衛人教諭近臣而今考軍官選册有指揮夕九經解生麟千戶都相辛蔭指揮船勤千戶朶汝與左何忠指揮牟天禧百戶姬文舉子汝霖敦應舉指揮修身百戶何應和承音哉汝坤南有賢指揮闔承澤百戶同承庥翼可久指揮完應舉百戶琴應龍印汝璲千戶辣承麟百戶東應龍伏元吉指揮滿廷芝百戶昌名譽千戶蔚文科伯彪越光遠百戶汝延齡千戶封德燕言必中百戶麥時秀明應高府總輔千戶浩義之千戶花正先佴貞之百戶棘仕龍水鑑千戶麻武莫仕强百戶艾承祖指揮蔑應科千戶索名世百戶佟應秋千戶張拱北鈕夢吉指揮社弘世千戶曲文禮百戶屈應武千戶平胡表百戶楚應魁雙應科西京甄國祥畢應科千戶戈演文指揮谷惟高千戶鄧永年指揮蘭應兆千戶偷涎宫志道百戶滑國度於同忠千戶冷仲仁晁必克百戶別承庥指揮涂禹會百戶刁夢吉門檞毋成千戶花從善指揮鎖以忠衆心悅檀桂千戶居承祖藉應登火旣濟吉逢時仝應爵而閭里中又有爲种爲危爲胥爲須爲巫爲丕又爲呼爲奴爲鈕爲曇爲瑞爲桀爲宜爲匡爲刚爲杭爲欽爲談爲古爲耶爲米爲苑爲左爲黨爲柴爲壽爲荷爲後爲谷爲冉爲鳳爲侍（疑是侍其乃宋進士侍其瑞之後）爲頓爲艮爲寇爲沐爲蘭爲宣爲刺爲撒爲相爲翟爲黑它爲余所未睹聞者尙未之紀也

客座贅語卷一終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兩都　佛會道場
鐵冠道人　施食臺
海水雪景　王謝居址
陶與葛鄉　稚川貞白相類
王顧二公像贊　借扁字
櫻桃園　哲兵
每軍可罷　召募十便
南京水陸諸路　前輩鄉紳武弁
建遷　南宋建都
金陵古志　形勢 九則
快船　運船 二則
議糴　水利
力征　坊廂鄉
戶口　賦役
雜賦　條編始末
荒白　坊廂始末
鋪行　民利
尼菴　妖人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二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兩都

戶部郎韶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於西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卽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建六卿如今日也議者以爲京師者大衆之謂物無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歛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觀古若爲冗員嗚呼是豈知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待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爲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皆新鑄給然鼎雖奠於北神居終表於南且水殿之舟楫猶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意固遠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卽丘公亦特舉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濂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復再拜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從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名花衣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玆會永樂中上徵何師哈立麻於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羅等於靈谷寺建大齋爲高皇帝后資福又命於山西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頒諸法事工咒術其兩僧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上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琥珀徹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瑇瑁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炳灼若蜺旌孔蓋之翩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焜燿芝瑞草之爛斑若陽燧之迎大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再齊而虹光吐也燄空而電影爭也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於鈴索搖搖寶輪層疊簷瓦之鱗比闌檻之縱橫玲瓏疏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夐見於光中若鳥雀衡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盡悠揚交舞大者如杯小者如錢夫以二祖之神武撥亂而獨於善世法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獨契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紀聞言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剎宇高敞大丙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上問何以阻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上命鎖於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啟鑰道人已失所在矣留燒餅歌於案以獻歌辭於靖難土木之事一一明驗焉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載上初起兵之日道人見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且雞鳴寺乃上即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營永康道址重創改名雞鳴寺其三門曰祕密關觀由所出處徑皆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瘞於山巔建塔五級每歲遣官諭祭然則此寺之創固聖心所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臺

雞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學俗傳太學成高皇帝於宮中登其宏麗孝慈欲一觀之以輦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案此地自六代爲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爲高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尸於此故地多鬼祟從建寺僧徒出入每冥風雨畏氣瀰漫往往有爲所厭者勅迎西番僧惺吉堅藏等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衆著臺記甚詳夫祖訓聖祖內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至

陽山觀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許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今殿與畫廊俱圮余於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上荒蔓所蔽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梅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折蘆渡江及鳥巢佛印諸壁則又爲無據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璲篆書金剛經今亦不復聞不知存否書壁應是初建寺所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爲之書云云者相沿誤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案朱雀橋即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衣巷當蕭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於此也今周子隱謂晉臺下舊爲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詩晉語曰南岡士夫徒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閱友人論古亭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街重譯橋者是不知西天寺門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爲始興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讖陳宋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淮而獨長干也

陶鎮葛鄉

貞白先生史記爲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先生所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於此故以名其鄉葛仙公亦生於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葛仙塘名葛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句曲而方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公爲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脈仙靈窟宅豈獨茅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既同博洽復伍致其生不多所苟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既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傳又言洪博聞深治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又云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南史貞白傳云生三四歲恒以荻

爲筆畫灰上學書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爲可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歷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誥冥通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於世梁邵陵王綸碑銘云先生實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歷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先生備茲衆美玉如其至青簡緗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堆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又司馬子微碑陰記云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鐘虛受必應是以天經與傳備集於昭臺奧義微言咸訣於緗府發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盈瑯函之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

爲百代之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八十有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爲貞白墓銘碑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歸蛻於茅山朱陽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恆顏色不變始終與稚川殆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晚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爲有間耳唐書故實載司馬子微形狀頗類陶弘景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王顧二公像贊

弇州先生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從金陵而始吾吳猶虞百年始鍾夫夫厥才有餘而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膺仕華階挺席若虛玄圭告成遂參廟謨控制萬里爲國備胥師中三錫國王紓朱高塚邢遠返魂故都既以全歸復承命寵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日歷辭孛何倡之遊王與之跋獻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役勢公乃先驅綺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庾燕幾二公之家皆吳產岡敢以富戶牖右從實京師者也

舊扁字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榜南唐後主撮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攝山棲霞寺榜題高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宮殿榜皆

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賜額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埜書
府學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榜朱希真隸書
泉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即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前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玉補在姚元白家
余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宮殿諸榜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大學門堂榜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榜宋孔暘正書
碧峰禪寺榜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詒穀堂扁金琮書

孫茂林家壺隱堂扁那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齊寧子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鐘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解衣甲避暍陰中若大樹下官祖教呼虛歙不虞倭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稍稍者來官兵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爲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裼而受殲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於營役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纍纍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爇之須臾皆燬爛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執殳而出卒與般戰勢固然也朔浦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議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兵部添設標營額募參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存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强弱居半猶不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巡河營兵三千名皆名存實亡以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可不爲深慮哉

句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於道左日見之壓羸饑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充之非盲聾廢疾未有不黜於伍者又户絶必清句句軍多不樂遠去其鄉中道輒逃匿比至又往往不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句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句軍之害最大句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比句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竄少冶先生嘗議法窮必變弊久當更諸軍在國初以什伍隸籍京衛者毋論即當年爲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啻盡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屬與無辜之親戚爲也執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掬李詖張帽轉攀郡邑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爲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有力强壯者儘衆除祖軍有人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

石超距夸弩臂張者即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祖軍爲老軍召募爲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汰爲召補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剋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於減於而壁壘必爲之變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强壯者入選老弱疲癃毋得濫竽其中便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句之曠日持久便二地與人相習無慢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爲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遴柬一朝而得數什伯人貪弁不得緣以措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强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爲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數人人皆得爲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强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糈於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驁之材籠而馭之毋使流而爲奸宄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綰轂兩畿輻輳四海繇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鑾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濡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霍壁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山截江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甯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荻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淯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於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鈇

公待某不命坐立欲而退不以爲倨也辛卯殷秋濱先生舉於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甚如何公不以爲傳也王少冶先生爲錦衣衛人居林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數應之不以爲貪也今日財通句讀甫列賢校前輩長者固已傴僂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直以供唾溺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此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閒竊盜頗少至强盜尤稀閒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橫見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要處皆

客座贅語　卷二

有隊伍一有警跡傳附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官軍偷惰浸不如前邇年復議撤馬軍皆操地方防禦益單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不過霸上棘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附守地方隄防盜賊猶不至虛糜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補其半而巡捕官又創爲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於所駐之衙門或有徑行貿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區三四步軍望風奔迸安能扞禦可爲深慮

南宋建都

南宋之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咨探當時事勢爲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爲鞏固矣蓋建康既無淮泗與荊襄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爲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爲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爲之扞衛東有大海爲之險阻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聚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爲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金陵古志

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唐

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吳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李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類別集王瀏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元古跡洪遵金陵問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甯府圖經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所守地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蒲落曰采石皇太子出戍於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元年魏主宏聞太祖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淮縣畧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爭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

客座贅語　卷二

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陵魏佛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黃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艦浮梁濟師如履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忌稱長江當十萬之師無所用矣　曹操初得荊州說者謂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畏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畧如祜言　苻堅自項城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梁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橫江取小丹陽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韓擒虎自采石屯新林賀若弼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朮自烏江歷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什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甯鎮曰碙沙夾曰采石曰大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淵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

客座贅語　卷二

衝建康府之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鎮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壘城亦自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兀朮曾於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元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曰老鸛觜曰觀山曰採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城港曰三山磯曰碙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控制之畧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歷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貼之苦編審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賠畀剝之苦役之極苦總於衛官則又有非時勒索誅求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蹙額蓋有千金之家貼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歷十四年爲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馬船事例額減爲五百隻官盡江齊二衛人爲之而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於舊日各衛領船之丁裒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一年之費而認一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田土條編之法而制加詳計每年

輸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衞之應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世謝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衞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爲運軍遮貸幫丁幫運之說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貸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於運且衞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夠所編之丁一事則所認之銀隨減事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於訛處補是舉丁之利未及於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被之快丁乃出銀雇人爲朝廷供役若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米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爲苦而運軍以改折不出水爲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　二則

自兌運變而爲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遇挽猫碇等項官給之撥埧過淺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國家爲饟漕計所以優郵運軍者厚矣何至憂不給哉而亡奈夫軍之自爲奸也蓋有刁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於米甚而逋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收實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攙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折或貢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徼幸乘批那移以抵消不可補則盡賣餘米鑿船沈之托言漂流與脫身而遁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勘訊曾未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抑鬻資產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爲誌明知其然其敢呵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既擬罪於官而寬於軍且在從銷耗之法或又密於官而疏於軍以官許軍什不得一以軍許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削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謝死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憐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此極也而其中之蠹不省悟者不求其本乃徒欲并修倉屯田快丁之般實者以幫之不知三役之丁豈盡般實即使擇其般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焰割人肥己詎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爲耶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歷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阜使各有所

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以自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於誅求刁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即肆而猶不至於決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所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有交際之費領掣大總有贄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貸於運軍扣除行糧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既領則加利以償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去已不貲矣用安得不絀此一端也還有州縣官偏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攙者強運官收之不收則思有刁排生事之讒收之則每石一經篩晒折去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爲己物罔有身未出門即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既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端也兌糧既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催運者或求欲速開令漫幫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若夫風水之變異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糶糴

金陵有年米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不踰數時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錢而僅得延旋至啖木皮草根砂石以爲飯者則以倉庾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庾不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情洶洶矣頃歲用歉收薄人以爲憂當事者有出庫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其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有花銷與遲延拖欠及攙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而待哺者必衆以此爲常事言之值歲二月例當放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饑荸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爲大利海運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無患上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臨乎中原寬左足而資糧於海所謂從腹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其害可爲篤論然

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鎭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壩之利或疏東壩以通蘇常或鑿西壩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本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恐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垂固於萬年而唐宋與不及萬萬矣

力征

留都力征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屯操外糧船馬船遞編丁修倉延邊盡亡人不受役也非僅僅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糧編丁非是

免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攘臂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得數也且田糧之下有報或家有仕宦即稱併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民類多僑寄後詔實縣戶姓許立戶籍恐亦宜稍倣而行之且許有墳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趙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並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皆來開典等戶北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當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塡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曰坊附城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編戶於郊外者曰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技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隅西南隅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城門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鄉惟信鄉開寧鄉宜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鐵貓局坊鳳皇臺下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藝坊廂曰城南技藝一廂城南技藝二廂儀鳳門一廂儀鳳門二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垻廂江東舊廂城南腳夫廂京城下江東新廂清涼門廂安德門廂三山舊一廂三山舊二廂三山技藝廂三山富戶廂石城門廂劉公廟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鄉崇閻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處真鄉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青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鄉儀車鄉萬善鄉劉聚鄉永豐鄉葛仙鄉

戶口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武二十四年冊戶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成弘以來冊戶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有奇正德十年冊戶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畸零客戶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曆二十年戶三千二百三十九同逮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國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役滋繁逃亡漸多且自嘉靖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莊戶滋多寄莊田雖甚多不過戶名一丁役或加一二丁人且以為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即不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地而身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病而庸調不足生齒日繁滋戶口眾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曰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塲派徵每

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若干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運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鹽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為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門祭祀科貢恤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賸餘者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為本縣各衙門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館夫庫子斗級巡攔弓兵鋪司倉腳夫灑掃夫壇夫齋夫巡攔打夫內府薪修車水冰夫內府表背匠國子監局印匠太僕寺醫獸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為遞運所船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匹驢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厚佐等項名目加派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坊廂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任下程酒席紙劄飯食刑具供送由路中火及各衙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致賀舉人進士貢士等項之費此其大畧也詳具坊廂始末中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官地

塘蕩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腳價本寺廚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恩詔應天五府州為興王之地民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業田第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歲役大吏創撥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役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畝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字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則少在役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貢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賣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徵無名之費一切取貢於現年現年斯產不足支一歲之役有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萬曆初鹽然而南都為甚雖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暨[illegible]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己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甚澗有無以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
法爲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概縣十甲人戶通融
均派而向來叢弊爲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
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
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
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借撫借之說以糧
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
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
雜課易混而奸易乘嘉靖十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
派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糧事則簡便矣以其總
總帶徵會計不得不覓支銷不盡謂之派賸初制派賸
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議日作
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歷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継之奏請
扣編正數無復賸派又請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
縣賦役册以通覽所部又裁請府志盡每歲省派五千
餘金自後雖徵有出入而額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
罔覿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
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
所宜納者攤派於實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役如每米一
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春秋

譏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賦又帶
徵拋荒名實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
而稅猶存科及於蠲邑之國土豈仁人所忍爲哉然此
猶曰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糧誼難諉也乃兩縣
賦册中又有一項代廬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
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寧該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
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
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寧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
莫揆厥由者一時權宜無可奈何之計不意遂爲永額
也乎今相沿科派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總計
徵米二項數該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
畝夫兩縣既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鄰郡納飛寄之役可
乎不可乎廬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
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
理役余故詳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豁除
之亦紓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識具
已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年
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
各監局充匠餘爲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廂有人
丁而無田賦止供令役而無徵派成祖北遷取民匠戶

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稀獨里甲雜役
於縣役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實繁正統二年府尹鄺公
埜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甲甲有十戶視其饒
乏爲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析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
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三十月而一周然其時人
戶充實應辦簡省庫貯櫃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
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敝正額
常什三而外條常什七於是人戶流亡吏謀脫爵櫃銀
滋少官憚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賠貲
其賠敗每一上季則僉收頭派差者一人日總坊僉殷
實之家發金聽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日當頭名活差其
次滅定銀數貼賠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遞
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
並聽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
自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入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
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遞辦蓮藕什物
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
年以來又累搽應付衙門八處至於薦席領物花燈諸
供億抑又不貲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取力口糧迎
送鼓吹廩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羡
席爲尤甚至是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
命矣維時父老間陳民瘼而孤貧繁旋行旋沮庠生

趙睿䄵者不忍家難誰披邪國困弊疇咨同類從者如
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老條陳下府議覆而
沢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爲陳說公論以公議出於
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弊刊梓分遞而諸司
各爲之動次第見施行矣會給事盧池郭公抗章奏革
於是額外之徵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
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殷山
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星沙謝公集議以爲坊長聽役
在縣人目以爲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恭初法其
買辦借辦稱行頭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劃革上
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
十二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胸邇吏胥以雇役
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賠其弊復作継時超
生物故張生崇蔚輩言之京兆東泉郭公議照里甲扒
平改櫃銀爲丁銀定爲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不輪
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還于坊
嗣是復有謝瓘頓撫蛩峋喩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
汪公爲京兆刊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
具辦酒儀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樂
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恤也因查順天府事皆奏請取自
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留因革之宜定征坊夫
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錙銖不

得私行科派陸令坊夫賠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
行贖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
道造冊奏繳時東瀛林公爲縣令協心節省爲能不懮
公事而猶有徵費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
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爲譁奔告所司除
將本縣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
減役百金爭革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舊
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農吏抑索之苦
矣

鋪行

鋪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買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供

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爲厲也第一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爲奇貨掯抑需索無所不有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旣有虧折之苦又有奔迸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爲厲而其黠遞相扳告當行者紛紛矣兩縣患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鋪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流承應而其害終不可弭蓋曾有一上司買菓饌數斛各鋪家被皂隸賺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取松江大稜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徹

於市井間自忠介海公始嚴爲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郭公之刊榜丁祭革鋪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科揚止給價皂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刬貿易者始得安枕臥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惰者多勤勵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綺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鋪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紬段鋪鹽店皆爲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纔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孥而逃遁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覲文引國家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爲南大宗伯檄毀城內外諸淫祠一時尼菴之折毀者亡算顧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創者閭閻間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飭爲禁毋使滋

蔓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殽晝夜叢沓尤當禁戢而邇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爲迎接觀音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清規權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歷丙午冬至百官當上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軌將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查事權稍與時忤會又有榜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郎中劉字發營兵捕之而所株連有干繫緊要人役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發而參駁之疏紛紛矣旨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殺去劉左其官妖人黨與貲槖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且有以妻女爲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者頗衆先是江北妖黨扶挈而來棨槊散路及是始奔竄者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始不可知今吾鄉猶有惑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不敢蒙喜事之疑可歎也

客座贅語卷二終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致祭　山祭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文廟主祭　鄉試考官之始
太學　非三品得謚
禮部入內閣　應天主試用編檢
南部三孤　尚書一品三品
他部衙掌南吏部　吏部尚書改南部
生員任宗伯　南部兼北衙
南尚書兼列卿　北衙理南務
大學士理南部　守備二則

協同守備　參贊機務非南兵衙
大臣高壽　大臣遺腹生子
勛戚久任二則　蟋蟀
化俗未易　新知錄
補謚　鄉賢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僧大士
南棲霞寺前天台智者疏
碧峯和尚　名僧
孝陵碑石　太師塚
龜趺　屏息
介甫絕句　陳名者住金陵勑
徐陵與智者書　毛尚書與智者書
陳後主沈后遺物　金甲人
先祖夢中三人　秦檜女墓
狼妖　翟氏
語怪錄　陳公普語錄
怪石　目静齒動
評花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三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陵祭

正旦祭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一周五月初十日無周五月初十八日行香中元日祭萬壽聖節日行香十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備武臣行禮今例遣司香助臣行禮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二十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承祀行禮祝文稱皇帝御名謹遣某官致祭於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文陵人稱東陵孝陵人祭一歲止三舉條推行香而東陵大祭者九清鄭劉公常言歷稅相懸不

如何故或是洪武中特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爲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荊憲王之母也青山東有南山爲悼熙麗妃李氏墳俱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墳荊王遣祭如之祝文稱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墳山林皆幽勝而悼熙亭堂前有大桂樹翠眾如垂天之雲尤爲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廚役鋪排扛抬品物或入大內由承天等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殺隨亦不用儀仗祭品止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有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輒亞失倫誠爲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載近例俱著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侍進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濟國史編修宋濂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宋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學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爲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國初太學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諡

國家諡法非三品以上南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之有諡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得諡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大醫院判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諡恭靖則尤爲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弇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爲新都楊公廷和以戶部尚書一爲梁公儲一爲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尚書當時以爲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誥敕出爲南部尚書此時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即爲首揆尤爲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宮僚及講讀近則講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簡此承集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南京先朝之制固然爾時若宮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兵部喬宇秦金吏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歷萬來南部尤少一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弇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

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禮部尚書陳迪鄭賜兵部尚書齊泰茹瑺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爲正三或爲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紀師公逵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爲戶書吏部傳言公宣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弇州與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盆重矣其改南吏部者惟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耳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龐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爲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
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銜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
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
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
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備臣之典也又弇州卿武
表載隆慶中林公燫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提
督軍務平川貴蠻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銜理南務

南翰林掌家者皆用北銜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趙
景澄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以北
銜理南務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羲英以常卿掌南監考
居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禮右侍案
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大立以兵侍
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其
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爲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學士
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兩朝獨瑛一人耳

時蹇夏三楊輩自掌機務瑛本以東宮官僚驟進入閣
典制誥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
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守備
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三
十三年魏國公徐鵬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復
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年
任自後皆公侯伯爲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銜爲戶部尚書黃福張鳳
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兵部
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即陞尚書仍參贊案
張鳳暨山人李文達賢爲碑銘言公以景泰癸酉由戶
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爲戶書天順元年調南戶部
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以右副都御史
奉勑監督南京糧務又一年景泰辛未陞右都御史明
年奉勑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云以右都御史參
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贊亦未久即遷兵部尚
書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曰
紫之見倪文僖公謙墓志銘

勛戚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成祖奇其
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孝陵祀至成
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年已二十餘計
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門北諸公主第皆
地廢獨趙府巋然尚存
徐魏公俌諡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
其孫鵬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數
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
時衡水楊公宜爲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庚申春
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嚾呼圍之遲明忽擊
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橋坊上自下
以弩射之軍四行搶掠當事者曲從撫之乃定蜂屯蟻
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應又不中號於楊
公而中於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黃公持法太

苛求羣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斯禍楊太學希淓有文
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聚大衆酒肆中沽
市無論舉火當爐致衆叢飲者禁除歲時民毋得焚楮
祀天糜財犯禮姜鳳阿先生爲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
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詐拿嚇嫖之人責而枷示二
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從游
冶之子以爲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
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市之地羣情久甘難爲遽
[illegible]易至滋弊故當事者往往持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
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舫名仕義官桐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下
古今倚攄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躁心淵停
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稽阻輒憤懣
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
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省矣一曰察政
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司馬温公潛虛曰察察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
三復焉

補謚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君
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崇庸子孫之强盛遂可以
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擬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謚矣吾
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闕事余深
悵焉因閱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於朝能附感
之時其蹈高且嘉識入告覺巢由之爲固矣何倚賈遊
矢不辭之音於批鱗將貴之日共義勇至視死如歸覺
遺千之爲易矣章尚書軒學撥天人之奧其立身範俗
也端而毅顧尚書琳文並徐劉之稱其撫民爲教也惠
而明陳中丞鎬昚學振鄒魯之遺風而撫綏尤多遺澤
管京兆遇恐仕誕松筠之素節而恬澹足鎮囂浮此誠

胡亡之珪璋人倫之弁冕誣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貴在後死易能諛媚

金陵玥事詞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案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改引曹爲例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媿色祀之者亡媿辭而後爲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爲嚴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喆如姚太守暹之淵慎王給事徽之清直李憲副璽之丰稜虞苑馬堂之貞稽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原之廉靜在當時並許瑚璉在今

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薦豈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殁遺誡厥子太僕曰吾恥入鄉賢慎毋溷我嗚爾時猶有此言後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勰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爲之敘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傅大士

大士傅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嚴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常以經目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晤恭明德友瑄屢遷展覲以來炎涼甫隔伏惟至法用宗教門定水澄而無涯詢擧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窮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寬洗南北經論三十餘年求其奧旨口口不悟觀諸法海皆在餘生所冀慎緣猶欣飽服然道安之遇融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逆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

也恭聞陳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攝山現像蘊巖做殿似若飛來無悲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榮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歇自昔高行廷用遊寫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俯觀褰帷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萬共開府士柳顧言撰成斯誓庶金剛之城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筆金陵梵剎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爲載之顧言官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晉率勑撰智者大師碑此文或顧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峰和尚

碧峰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諳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撫髀歎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投食爲廢偶攜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竊爾曰汝第言之和尚舉筐示公公非之和尚寘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

一喝公審諦其胸使速言和尚以棨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蛾眉山日探松栢啖之腸不沾膚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溢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和尚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謁於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點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嘉歎三十圓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吾師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耶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僧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悟遂游五臺山道逢老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即之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歸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

禪寺力辭之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於建業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上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圓悟閣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既賚優渥夏五月悉罄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遣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瞑頃弟子請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憩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寥寂之區倍爲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蘗深有之禪那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固錚錚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具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木叉皈依淨土慈悲攝物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欽企嘗謂使余結宇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鐘夕梵晏坐經行便可傲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孝陵碑石長十四丈濶三

客座贅語　卷三

之二厚一丈二尺勒澤如滌學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業寺記而府事鄒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亷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趺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龜下遂得趺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龜今藏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圓椅前一朱紅案案左一紅匣貯龜於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鄒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窗

素會之丞相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櫺謂之太師窗此即今之柳巢槅子也俗又名爲不了格

匾桃

今以麪作桃乳形名之曰匾桃俗沿呼不解所謂考太常祭物志有匾䉛有匾桃乃知匾自匾桃自桃俗一概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炙蠶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提鬚非也志名曰屏息太廟以黃羅宅祀以紅紵絹爲之

介甫絶句

客座贅語　卷三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卜居後復捨宅爲寺所題絶句問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道情晩景因摘而書之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索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湖復然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荀與追我共辭遙曰雪乾雲淨見遙岑南北芳菲復可尋換得千翠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未參差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曰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繰晴日蒸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涌亭皐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寄公無罔寄鍾山垣屋青松晚舊聞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曰巷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鼠初乾荷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雞曰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上倚參横起寒風占作秋曰北山輸綠漲横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臨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横漱屋除午窗殘夢鳥相呼

客座贅語　卷三

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曰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曰桑條索莫楝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曰青青千步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曰隱隱西南月一鈎春風落日濟如秋房櫱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曰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迴青山繚遶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曰定林青木老參天横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曰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祗似春風柳絮時曰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窗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曰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曰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枕爲君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勅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敕云京師三藏雖並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

客座贅語　卷三

訓物豈得獨善一二曹義蓋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少主請於光宅寺講仁王經勑今欲於寺捨身僧衆大庵故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閤舍人李善度往迎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勑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勑將量隨由就功一二蘿宜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就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薦奉甘露無畏之飢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明諸未悟自慮餘年得逢妙說尋赤斎展此不申心謹和南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數具披公至裝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還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來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珠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酬尋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近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非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塗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眞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矜今誓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客座贅語　卷三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係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淡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諧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遐邇雖大法不者歸無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遠方苦道場希勿忘京師邀地之人豈知迴向傾心無時不積末因接顏色東望

敎講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都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閣度支郎大兒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承垂顧大善知識大同學權復遠諮共二日秋色何熱道體何如祇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顔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升陽諸善知識共論是等是一山鍾領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彌可一二因救師日具具聞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日適承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

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棧香二片熏陸香二觔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非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日今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揣儕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披喜榮賜人仕陳官五兵尙書爲光祿大夫領軍驃騎將軍亙官法會披預聽衆懇求稱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且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昔在金陵與智者往還足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偶搜他志得之鈔附於此陵書在沈儀同處聽法沈名君理吳興人尙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勅停朝一日令群臣往聽後身爲法華第六祖嗣章安之法所願眞不虛矣

陳後主沈后施物

瓦官智者禪師在建業靈曜寺後主遣主書羅閈宣口勅送金像一軀（光趺五寸）釋論一部鬭寶樓於案一面山羊羽麈尾一柄并匣虎面香鑪一面并匣東田口二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羝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觔黃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後住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忠蕭藩菩提眷屬謹和南送衣月供藻陸沈檀各十觔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

潤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悲菩薩又後主扶月供薰陸香一合相香三十觔中藤紙一隨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黃屑開元十道志鹽州貢黃屑沈香香之類也）

隋煬帝爲晉王輿戒師衣物有璽稱納袈裟一緣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緣黃絲布裰一具絹四十疋鬱泥南絲布福祖一領黃紬卧褥一領布三十稱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幬一張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綾靴一量錢五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緣龍須席一領蠟燭十挺鬱泥羅頭帕一領須彌氈一領銅硯一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被褥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牙筒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二管銅匕筯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銅熏爐三口石青鏡奩一具山水羅帳一張銅搔勞一口銅香火匕筯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澡罐一口南榴夾膝挑一枚竹蠅拂一柄鐵翦刀一口龍形文木案一具并褥犀筋爪刀一口鐵剃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椅心華格一枚銅燭挲一具鍮石莊梳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團扇一柄爪象龍象縣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

科斗小篆大篆字殼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右煬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泉寺五彩四十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香爐袱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衲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雌黃七觔須彌氈五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氈二領猶牛酥三瓶熏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鐘一口納袈裟一領納偏衫二領四十九尺旛七口黃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旛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麨一盒石蜜一盒酥六瓶二年

又施天台山飛龍袈裟衣一百六十領旛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彌勒像并夾侍菩薩聖僧屏匣五十三佛織成經袱七張織成經袋二口熏陸香一百觔酥合和香一觔陳隋二主皈依智者慈行五欲自斷善根所賜嚫施本無足紀第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攻摭間有所遺因附載之爲淹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又智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用旋恒

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者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諫南巡廷杖死世廟初贈公尙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曰亟改卜而祖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奈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塡應鼎乃改葬既開壙則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壞而如生目開面晴甚黃衣紅袍色鮮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抔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喞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巢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覺而臆其說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謁貴客矣踰三年爲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巢子巷第十二名黃夢麟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暉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眞不可測也

秦檜女塚

王君履泰言秣陵鎭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爲凳度之誤中多金銀器報於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第三

女也宦亟令人掩之金陵致事載嘉靖末江甯鎮人有掘得枌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殺其獄案元金陵志枌墓在牛首山在江甯鎮南木牛亭者其祖塋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觀甫言嘉隆間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崗燒香為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請道籙符水部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罈攜之久之罈內啾啾有聲吏復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罈中其怪即畏苦號呌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溯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於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吏以符封罈口火焚之怪遂絕案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咒法劾治鬼神所治市儈于彖之婦草為魅蠱立壇咒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瓿驅魅入其中啾啾有聲繫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即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監第四子聰敏能文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劾鬼者治之設壇於所居樓之庭中而置罈以俟久之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罈中悲慘不可聞云

是德孚亡婦不忍令吾子來相顧耳今何意煎迫至此亡已而勿罄我極則永無生路矣德孚不忍竟於圍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峻杏花村事正同

語怪錄

晉南陳先生著語怪錄中四則一日秦雲字士龍金陵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為定西侯記室不得志卒於彭城金元玉家嘗召其書案上云吾南堂居士也請賦一章即降其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哭存青眼玉壘猿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江海泛仙槎一

日方伯吳公彥華為參政時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廁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為執燭起黃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遂執燭前導過廁下門子皆熟睡藏之不得遺入室取衣冠危坐日置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日劉司空麟初為刑部郎出理刑於滇獨夜方寐有物如木槅團壓於被遂不能醒強掀起去若颯風少寐又復壓掀上如是者三乃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去一日周公豹巷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坑使人上留一竅越數日啟視猶生城中人以為神強出之將以

布聞其夫漆而為供奉公聞而逐之舁其家召婦至案訊之婦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治為竟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治官刑部差歲歸京未抵家往寓中臥室以席布地夜忽覺有物壓其腹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了了強力躍頭之其物墮床下走席上窣窣有聲急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逐逐去此與劉公所遇正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謔錄

司馬王公倣身短紗帽作高頂靴著高底輿用高扛人呼為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叕家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日鬚妖亦起復矣

陳鐸為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椎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鞋化為雉最善形容化為鞋更可笑也

夏學正病有傳方教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頭之類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潔同舍因為志其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宮既官於學宮今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貴搗之末事為改數字少學於頭巾既官於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宰聞之數日具油嘴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為太宰人問

劒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揭之曰王廟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恭顧驗判辨為劉所信任故云

恭承之見碑羇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龜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恭承之笑曰問謊也大竅日恭

怪石

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第有溫瑩如玉或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蕭輩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鍪觀音像面目跏趺儼然如生衣紋亦復分曉又程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累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鸜鵒眼或如桃緣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殖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背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為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目靜齒動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日目病宜靜齒病宜動因藏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曰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如此說其來久矣

亦花

余嘗評牡丹花廣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綃紗

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薔花似角花梅花似鮮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王文甫評花言素馨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客座贅語卷三終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

筆墨研冠天下　瘞鶴銘
慶奴黃羅扇　異芝
娑羅樹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湖册口數　二月生子
莠民 二則　二無字碑
石頭城　三段石碑
鑄錢　斗十六度
蝴蝶　鬬魚
女僧　陳南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太學生徒

五祀　臺甓硯
裘馬衣冠　桃符畫雞蒜頭五辛等儀
六不　所南
北斗　唐潤州貢
出母嫁母服　生母服
孝慈錄 二則　大樂
官廨五字　楊元慎嘲
王符潛夫論　鑄鼎劍于蔣山
品石螺子石　李後主硯山
飾體　陶穀菜
豨薟草　桂
河冰成花　海陵王墓文
篆太學石經　愛愛
秋娘　小史見廬山夫人
金字心經大寶珠　徐十郎
張尚書　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古志搜訪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四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筆墨研冠天下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物爲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真廷珪廷珪父超易水人與廷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邽珪弟廷寬子承宴孫又用皆有聞江南普墨者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挺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脊有宜府字或云宜或書姓氏或列州府宋仁廟嘗於宴賜近臣越其文

日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誠又韓偉升所製久藏彌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言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避暑錄話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又言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谷製造者黑它如張谷陳贇與潘衡其徒造者皆不黑

瘞鶴銘

周吉甫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瑱詩字遂無載矣案墨莊漫錄云瑱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差小於銘而筆勢八法乃極相類或疑銘是瑱書亦未可知顧氏銘攷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志謂詩板帖與此銘皆定爲陶隱居書耳瑱詩在宋已漫漶其全篇云冬與子今之舟此山峽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顧仍秋衣蕭條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瓌兩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詩亦勇書探下瑱銘字併竊侯先生語茅山志定以爲瑱□書

慶奴黃羅扇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殊而奇

異芝

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內通幹空皮質皆純白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圓繞周市以罩柄上相連不相著也其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耳

娑羅樹

今南中有娑羅樹幹直而多葉葉必七數一名日七葉樹初夏作花花挺出於枝上長數寸莖半青色一莖數十花花色白蒂實如栗酉陽雜俎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此與今木不類天寶中安西道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有娑羅樹特爲奇絶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栢成陰不媿於桃李近差官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耆舊人傳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絶也嘗讀六朝人曲水序詩觀此當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見今之爲此宴者少矣

湖册口數

後湖錄載天下生齒之數止據宋會要戶數言耳今以

後漢志載古今人口數參諸史所爲九州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時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漢自高祖訖於孝平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光武中元二年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三年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晉平吳之後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大業二年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寶十四載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宋治平三年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開寶十年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十一紹聖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三元有三年

口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觀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國朝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萬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萬歷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我朝數較前代稍多然今之隱漏者實夥總之册籍雖具浸淫恐掠會典稱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籍并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此探本之論也

二月生子

隋書蕭皇后傳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後隋文帝爲晉王訪妃蕭氏歸乃迎后歸受聘爲晉王妃當時俗忌如此後漢張奐傳涼州俗子生於二月五月與父同月生俱不舉此俗久矣至是猶沿於江南也

莠民二則

十步之內必有惡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其人或心志凶獷或膂力剛強既不肯勤生力穡以養身家又不能稿項黃馘而老死牖下於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詐之

謀糾黨夥入犯科出罔構行市井狎視官司如向來有以所結之衆爲綽號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執之器爲綽號曰棒椎曰劈柴曰稿子者踏博酗酒告訐打搶閭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非旌作有尹質之窘突度之拍桥焉而不知畏者衆矣

又有一等倔傲氣力又具機謀貪報睚眦名爲信義或爲財役貧以奔走乎句貧或陽施陰設以籠絡乎奸貪遇婚葬則工爲營辦以釣奇有詞訟則代爲打點以罔利甚則官府之健胥猾吏爲之與投閒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士豪市儈甘作使令花鵠梨娟願供娛樂報仇借客而終不露身設局騙財而若非勸手有求必遂無求不干徒黨主數十百人姓名闘數千百里如蓺之催二蔡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蝥而善政之蟊賊也可亡禁與

二無字碑

梅國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其辭人呼爲無字碑前記言以安功德難爲稱述故立白碑桯史言牧牛亭梁氏之丘隴在焉有琢忠崖忠二寺相去五里潛墓前隧碑寂寥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日當時爲以求文而與之背爲今已矣按此則金陵有二無字碑

石頭城

桯史言六朝建國江左築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於右宿師以守甚如古人述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甫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候景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臣言曹武惠登長干亢上而花露城中秋毫不能遁其說良是第指古臺城所在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城積城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三段石碑

府學中三段石碑案寰錄吳天册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黃牀來觀條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虞允文志云象書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而作圓非各八行滿傷殘書○行共文字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誠廣多曰將軍裨將軍闕

內侯曰謁遣中書郎曰許成李楷賀○吳龍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煥日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東觀令時爲華覈碑辭雖未易讀大抵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稍不等正與此石類

鑄錢

南都自開國至嘉靖中開局鑄錢爲洪武宣德弘治嘉靖四種耳正嘉中民間用古錢其後僞濫之極至翦鐵葉鉛片僞爲之役乃稍稍厭棄而更用開元通寶錢至今上十年前始用萬歷通寶錢而與嘉靖隆慶制錢相兼行使自後工部建議就局鑄造矣庚子辛丑間又別遣大縣與寶源局並行鼓鑄增多至百二十餘爐於是戶部與操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爐鼎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行錢止於都城之內久則錢益多而其直反賤諸軍役匠作應受錢者咸不樂三七搭支又銅商以抽稅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給之銅價不可增則銅不時至於是乃減所增鑄爐斤停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衆矣向也未行廣鑄局中供役者不過世業舊工自廣鑄而召募多人於是勝砂看火離服錯遜之法人人具曉之身既不隸於官而無所仰利則往往私鑄以市而其錢氣與官鑄者均且又減其

直以鑄於市之賀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於一孔者國無敵噫誠然哉

斗十六度

建業丹陽分埜屬揚州於天文入斗十六度盡十二次度數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固言爲星紀而費直言起斗十度蔡邕言起斗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張良京房張衡譙周諸葛亮陳卓並云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州與固所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陽入斗十六度亦或有無定者矣南斗六星其狀似北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爲丞相太宰之位宜發進賢良薦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

綠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淺綠色頭腹盤積脂如點漆兩眉純紫腹下白微帶淡紅前翅頭兩蝪後翅末三圈俱燕支色又兩帶如燕尾拖於後疑爲橘蠧所化按公路北戶錄紀廣州具外說一蛺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燕支色後翅爲

燕尾分與予所見者大半相似

鬬魚

潘庚生豆史載宋文獻公云余客建業見有斎波斯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脊具五采兩腮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鬬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倒以蚓若蠅及蚊伺魚吐泡葉叶知其勇可用乃岸水大缶合之各揚鬐鼓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爲久之忽作秋隼擊水聲泙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斷鬣其身純白云今閩中有此魚以夏而鬬秋則否

女飾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紒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爲圜外編以髮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綰之名曰鼓在漢曰簂𢅿疑類於周禮之所謂副也掠遊髮之美者緫束之雜髮中助綰爲髻名曰頭髮詩之所謂髢也長摘而首圓式方雜爵華爲飾金銀玉瑇瑁瑪瑙琥珀皆可爲之曰簪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插鬢或作雲形或作團花形插於兩鬢

古之所謂兩博鬢也花鈿戴於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鎮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璫也塞即古之所謂瑱也以小花貼於兩眉間曰眉間俏古謂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龍榖爲之防也飾於臂曰手鐲鐲鉦也周禮女人以金銅節鼓形如小鐘所今相沿尾於此即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釵曰臂環曰條脫曰條達曰跳脫者是也金玉追琢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雜之以龜子即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爲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繫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珮繫之行步聲璆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珮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爲華爵長而列於鬢傍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取掠髮疑有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帕或錦幅罩其首至夫家行合卺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幪北齊納后禮有所謂抽幪去幪者此也

陳南北獄

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惟重清議禁錮之制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其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

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吳大帝赤烏元年鑄一當千錢一當五百錢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鑄孝建錢一邊文爲四銖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時私鑄錢多無輪郭不翦鑿者謂之耒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

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五銖鐵錢

梁末又有兩柱錢

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

宣帝大建十一年鑄六銖錢

隋文帝子開皇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

唐高宗乾封二年詔天下鑄開元通寶錢

唐玄宗天寶　年詔揚州置十鑪鑄開元通寶錢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鑄唐國通寶錢大唐通寶錢保大元寶錢

皇明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之

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

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鑄嘉靖通寶錢（國朝皆紀在南京鑄者）

太學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奏欲羅興材復具列於教條如詩賦天文律算兵法各爲一科其論甚偉因攷唐西京立國子監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爲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爲

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爲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爲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爲之其州縣學生徒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郭公之意蓋本於此我朝國初太學之制猶有漢宋遺風自捐泰以後納粟之例開而古法蕩然盡矣以考德講藝釋奠祀學之地一變而爲西園淹都賣官鬻爵之區誰秉國成爲斯作俑可歎亦可恨也

五祀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竈餳麪果酒自士大

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二曰竈三曰中霤四曰門五曰行天子與諸侯大夫同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也周制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以春祭竈以夏祭門以秋祭井以冬祭中霤以六月祭其後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卽厲也然則今以士大夫止祀竈一不及其他與祭以冬盡皆與禮異

耕耤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設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梁武帝普通二年又移耤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耤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耤觀今地皆不復可考

乘馬衣冠

唐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衣冠左庶子劉知幾建議非之內云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

官設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擬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爽衣博帶大冠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黨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遺履不收絓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乘馬衣冠宜從廢改皇太子付外施行且著爲式今留都百官送表朝服乘馬陰雨時甚慄慄有諳及得典者檢此答之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歲除歲旦秣陵人家門上插松柏枝芝麻稭冬青樹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雞此亦有所自起案魏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自夏后氏以葦茭商人以螺首周人以桃爲梗漢兼用三代之儀以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僃止惡氣後漢又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晉乃雜用於歲旦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懸道士硃符人戴硃五色綵絲符牌門戶以綵系蜀蒜及以綵帛通草製五毒蟲虎蛇蝎龍蜈蚣蟒綴於大艾葉上懸於門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蓋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

郊香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沈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土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又祈雨之祀未昇議止從坎瘞停用柴燎日以次祈水於事非宜

祈雨

都中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領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儀自斷屠諸舊典外有百官斷傘扇一條開元禮因著斷扇之文此其緣也又道人登壇祈禱用婦人或曰毋乃爲瀆與予曰以陰求陰董廣川有是言矣羅泌路史論雩祭宜用女巫意蓋本此漢武帝祈雨儀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許入市道士之用婦人亦自有義未可盡非

之也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無權此與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

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張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則第一星不明或變色若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又弼星附乎開陽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弼不明主彊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權主彊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據也

唐潤州貢

唐貢賦金陵曰潤州調火麻貢方碁水波綾今吳綾以松江爲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僊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雞鶒綾雙絲綾兗州鏡花綾青州仙紋綾定州兩窠綾幽州范陽綾定州綾荊州方縠紋綾隨州綾澄州龜子綾閬州重蓮綾越州吳綾梓州遂州樗蒲綾或以地或以花樣多在西北而其細貢則汝陝頴絲定洺博魏恒邕巴遂通忠渠簡等十六州紗則相州縣則益蜀二州羅絲羅恒州春羅孔雀等羅其紵布之類則滕銀等州女稽布齊州絲葛潤水貲布海州楚布

隴石二州胡女布邢州絲布荊州交梭縠子鄧利果等
州絲布鄧復閤等州白紵歸州紵麻布洋州白交梭涪
州連頭　布渝峽隨等州葛襄州白縠白綸巾巴州蘭
干布房州紵涼州疏布揚州細紵廬州交梭縠絲布巾
光二州綫綯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練舒滿二州麻貲布
蘄舒二州白紵布黃州紵貲布安州青紵布齊州葛布
常州紫綸巾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睦越二州交
梭建州花練洪撫江潭永五州葛鄂州紵練常湖歙宜
虔吉袁岳道等州白紵布宣州綺南州班布彭州交梭
漢州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紃戎晉瀘等州葛印建衡等
州絲布連州細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融州安南及潮
州蕉韶州竹布絹則唐所在有之不具載今海南土產
比唐相懸第葛之所出不甚遠以地所生就而織紝故
耳穀帛之細者紋也或謂之綺羅帛之美者意取暑鳥之章紗錦島輕日紗綵言蒄綫屬紵繫白而細者紵宿作苧今謂見日紵或勞言之也若綢綾也綸背絲殺疕無解有自綿巾叙布之軸細者交梭亦布邪以其功名之

出母嫁母服

里中有喪出母者或疑其亡服引子思之言曰爲伋也
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
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然孔鯉之妻鯉卒而嫁於衛檀弓
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
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鄭子云

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爲父後者不爲
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出不異不達禮
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睿引子思
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明矣宋景祐二年禮
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幼孤母邊更
嫁有子稹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稹
解官行喪案五服制度勑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
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謂不爲父後者若爲
父後者則無服詔議之御史劉夔曰案天聖六年勑閤
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并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
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者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
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生己
者律疏云心喪者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
五月內爲心喪載詳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後者不服
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
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學士王博文御史中
丞杜衍嘗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者使生爲母子沒同路
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
元禮文逮乎天寶降敕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
齊衰非謂禮爲人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
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

衰謂周已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稹之行服是不爲
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案儀禮父卒繼母嫁爲
之服期謂非生己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爲己母唐上元
元年勑父在爲母尙許服三年今母嫁是父終得申本
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爲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
降服至天寶六載勑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
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
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不服不以私親
廢祭祀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
報之母子無絕道也案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
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
年侍讀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
禮五服年月勑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
又引劉智釋義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
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
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故云猶爲齊衰卒哭乃
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勑父卒母嫁
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期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及但
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
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備同諸子杖期又於條
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

劉智釋義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
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勑爲父後爲出母
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
依五服年月勑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
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
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稹應
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役行服已過期年難於追改
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生母服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册府
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尙
在請解官持服禮官言案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
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尙存不知制
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
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恐不得三年問
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
厭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
降支子也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
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則嫡當解官行服心
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有類
此者亦請不稱起復

孝慈錄三則

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聖祖謂其君宰制文裘後游不
斷於是作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
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大哉王言自
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謬論與拘儒
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兩子爲繼母爲慈母爲養
母皆斬衰三年爲嫁母出母爲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
之者皆齊衰杖期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服齊
衰不杖期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爲繼父雖同
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皆齊衰三月於是以恩服以
義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盡無毫髮遺憾於人心此所
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情爲萬世不易之經也

出母嫁母雖均稱義絕而實固不同有出當其辠者有出不當其辠者有出而改適它人者有出而終不他適者嫁母有父卒而自願改適者有爲父母舅姑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爲五服無依饑寒困猘不得已而適人者程子雖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然制律者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固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人也人子不幸而處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狥固禮之正若忘其懷抱乳哺之恩遽等於路人掉臂不顧視生身之人曾乳母養母之不若凡也同爨尙服緦麻朋友尙加麻鄰喪里殯尙無相杵巷歌乃於出母嫁母之死而不爲解官持喪是又視母在朋友

鄰里下矣此豈復有人心者哉生則致愛死則致哀不敢違父命亦不敢傷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齊之章子坐視其母葬馬棧之下臨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終不忍以其行爲得中䢔苞之守城嵇紹之絕裾終不若徐庶方寸亂矣之言可以亡媿於人子也如以此言爲不明大義則或有爲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認其生母者有爲異姓人後而不爲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義而稱爲孝子乎哉

或又問余曰出母而與犯七出之條於父爲有辠矣夫義滅親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知父所謂禽獸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辠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婁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擁妻子甘豢養忍乎哉凱風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無令人自怨自慝若無所容者何況於出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於兄且然何況母也曰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聽子之服卽解官申心喪且跡於重傷父之志也則奈何曰凡吾所爲甚佑母之子者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然使孝子處此卽父之命不可違母之辠雖可追而委曲周旋必有不忍忿然遽等於途人者矣曰如子之言於母得矣父則如何曰各盡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已矣子之事母也猶其事父也其事父猶父之事其祖也不幸而母之得辠於其父猶不幸

而父之得辠於其祖也禰猶得辠於曾祖公廢而逐之也則可禰以父之得辠於祖遂禰祖而拒其父則不可然則父固可以夫而絕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絕其母乎昔如四之際義絕則離是子之所不能得於父者也母子之愛死而後已是父之所不能得於子者也極而言之文姜預弑桓之惡春秋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元兇傳曰仲尼謂子道不可以讎母葬故特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孝子仁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所以權於禮與情之中者其宜必有道矣

大樂

余甫典南雍三奉丁祭見所奏樂舞與諸器質無有不奏者俗言琴瑟之類皆徒設殊不然也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諧嘗詢人子弟居妄利沍費不貲鐘呂爲何物因憶宋姜夔大樂議言大樂之弊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茍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救之今日如持左券國朝樂學最爲失傳端冕而聽恐卧宜矣

官歷五字

人問官歷中每日下注有伐字制字義字專字寶字何說也余曰京房易傳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

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繫卽伐也）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天地卽父母也）福德爲寶爻（福德卽子孫也）同氣爲專爻（同氣卽兄弟也）歷之取用其源在此

楊元慎嘲

吳沈慶之使魏楊元慎嘲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又曰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臛以爲膳羞布袍芒屩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噞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當時南北分疆互相

詆訊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自隋世混一之後南之絲帛米粟服食天下中土且隨風而靡古今之異宜如此

王符潛夫論

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致綺穀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襟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俗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閭左富戶甚於搢紳誦此論之言可爲太息

鑄鼎劍於蔣山

吳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歷數八分書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沈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齊高祖諱道成於齋中池內見龍鬪震鼓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眞書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眞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見梁虞荔鼎錄宋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見陶弘景刀劍錄

品石螺子石

宋山陰雲林杜綰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岩洞嵌怪色稍蒼翠還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又有螺子石江甯府江水中有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如六合縣靈巖及他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縈繞石面望之透明可喜

李後主研山

李後主嘗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坡陀而中鑿爲研及國破研流在士人家爲米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與蘇氏易甘露寺並江地地多古木蓋齊唐人故居米起菴名曰海岳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戴家

鍾隱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道居士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畫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爲李後主如此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花竹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號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絕尤喜畫鷂子白頭翁鵯鳥斑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印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沒其人耶

陶縝菓

鄧椿畫繼載陶縝不知何郡人荊公有題所畫菓示錯逆詩所作花菓精緻可玩周公謹煙雲過眼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縝菓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縝乃金陵人也

豨薟草

豨薟草治風濕如神里中人所習知也至其能補元氣强筋骨長眉髮烏髭鬚聰明耳目則醫亦有未知者得酒良九月九日採者佳張忠定公詠進御表云金棱銀線素根紫荄誰知至賤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臣服百服

耳目聰明漸服滿千鬚髮再黑羅守一墨馮中風不語十服即瘥僧知嚴七十口眼喎斜十服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

河冰成花

萬曆丁未冬秦淮河儒學貢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葉披朶無一不具時以爲創見之異然前記已多有之酉陽雜俎言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纇夢溪筆談

言慶歷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

海陵王墓銘文

洪武中在金陵有葬人以一方石鎮內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銘曰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

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軒高闕代邸虛辟欣欣戚戚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謳謌調嚥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潛夕儆保挽晨鋋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篆太學石經

胡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有聯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篆石經是一大典故而前記多不書

愛愛

朱愛愛錢塘倡家女姿豔纖素韶發不類人間人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於京師後逞爲父捕歸愛愛即閉戶謝客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蘇子美爲作愛愛集紀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語多奇麗

小史見廬山夫人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欣然命婢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升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見祖台志怪

金字心經大寶珠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云云字整潔而詞甚悽惋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王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

小說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炬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曰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右俱見王銍默記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勅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人鮮知金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張尚書

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紞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今第言侍中黃公觀夫人二女與戚屬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人皆有息讓矣嗚呼國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捨記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謝吳撰有皇帝菩薩大捨記又嚴尚亦有梁皇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刻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餘卷一時大小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欲不能舉文獻無徵固宜爾也因攷唐僧清徹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備著攝山棲霞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於史志耳此書若存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攷据者山川不改遺蹟莫稽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彫落爲詩弔之落句可憐佛土還成壞況復人間羅綺場寺在昭代猶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訪

嘗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甄錄即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金陵古稱都會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新志一書南雍書板尚在然訛闕過半亦復無他本可備校補者景定建康志聞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關金陵者輒紀載其名爲搜訪之地二卷中僧紀古志近又攷得數種其疏如左周處風土記三卷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應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鉉等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陸游所書王顥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袞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餘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記十卷王豹金陵樞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記七卷張情茅山記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記一卷張隱龍三茅山記一卷恐係張情未存金陵覽古詩二卷袁陟金陵訪古詩一卷吳禩蔣子文傳一卷不知名南朝宮苑記口卷其鄭文寶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口口口口大概多同

客座贅語卷四終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禮樂萃英像　歌章色
查八十琵琶　苦竹君
前記異聞一百則　三藏塔
長干塔　長干寺金像
長干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金陵古城　凹凸甓
金陵南唐畫手　趙母授經
古碑刻　園中長短句
金陵諸園記　古園
三宜恤　鼠拖卷
許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詩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注籍司官　萬雲蒸
國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李祺　建業風俗記
歟　燕子磯江中龍
冊庫鎖匙　銅佛龍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五

明江甯顧起元著　同郡傅春官校刊

禮樂萃英像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雨廡設禮樂萃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爲之記按三十六人爲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逖字士雅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顗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才卞公壼字望之郗公鑒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胄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顏公含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沖字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妝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歌兒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彡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箝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兗卿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

之相期於妓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善一捲郎四絃俱絕須揩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晉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而一二段其家有聲姬最知音遽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姬者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儁才也爲諸生有聲神髓標令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秩如也研紙筆格楚楚皆有致窗下雜植花卉杞菊倚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宗樂高歌一引數十觴不除詩多翁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爲人每摹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遺佚後以酒成疾而卒間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張爲自況也嘗與余唱和見余惨稧關稿標其佳句貲啄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戲君留年而詩好作苦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淸音靡嗣悲夫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吳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買菜生吳平家按圖以爲瑞封狗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

前記異聞一而則以昔金陵之事故存之

青稞

晉泰始後中國相尙用胡牀貊盤及爲羌煮貊炙

王粲尙家世居馬冀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褶至家開視有蚕如婦五色俱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虔爲荊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中又詺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蟲不知何物

泰始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入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蒂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產

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卞壺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壺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擎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鬢直向上謂之飛天紒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作張永衍苑三百年物云期畢便中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與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辞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蝕鮧以蜜漬之一頓食數升鰾爲烏賊魚腸也又啖肥猪肉至二百臠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奸如夫妻彌年又明帝衲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尺遂𢮎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遁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畿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厭世之度每有患素役進力引拔之超死日爲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爲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韻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鬚髮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搨蠏泥此與異書與劉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大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爲潘妃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迫曉猶不副速則取諸寺佛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齊種樹剝植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閒至妃許妃預作半面妝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左右直長在暨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

東昏於閱武堂設市貫酒潘妃爲市令東昏小有過失妃輒笞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實中荻

齊鬱林王侍祖武帝疾北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作一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宋明帝多忌諱以騧字似禍字勅改爲馬邊瓜

宋前廢帝爲山陰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即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翠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爲太子

東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鬭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罷射雉場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鼎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與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屧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湘川王游陽生畫屋爲男女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御視畫及宅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爲奴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陳高祖永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又除六文時以爲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呼爲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須樊城納之並先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

角枕爲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
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即位後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爲豬王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陽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謐嘗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製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
徐羨之爲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眞書后家答晁脚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爲將罪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王偃尙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諫主乃免
何澗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即楊叛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旣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宮娃七貴東夢王朱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沁女徵孫多狎褻畫壁上恐孫僎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開終身無復孫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此出尚書故實又賓客嘉話作劉蕡得）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祕嚴督尋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侯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爲僧寺手背厠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閎中就其會客時寫之爲韓熙載夜宴圖圖中有賓客謂其姬人者媚雪過眼餘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渠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褐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盤帝熙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昔唐有某御廚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蜜雲餅鐺糟炙雞環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饅
元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宮元宗嘗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甯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口口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口口爲樂
盧郢姊爲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

當試爲君拚恩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鄧嚴取弄之有頃索酒頫飲數升後弄如初忽顧鄧吏曰占使替不易一字兹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

孫忌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爲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而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嘗於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

王荊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媼語一日媼以麻綫數纏詣荊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爲諂媚每發書必寫百幅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塔有小塔云是唐玄奘

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爲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入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既誤認爲唐之玄奘耳頂檢金陵新志云白塔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名白塔於是始灼然知爲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無從可攷梵刹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既云石塔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爲蠡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爲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不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

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爲營塵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併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金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國朝永樂中卽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爲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剎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耆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實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聲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趺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聚寶門西即是江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圍淮水於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冶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儀止是華侈稍欲君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即陳朽間錯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爲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者獨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曉析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師蚑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廻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即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也琅琊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權城在清風鄉訪立別壘宋
屬橙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
金陵縣梁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
永安宮爲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
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在今
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
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
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闍寺西今鼓樓
之西是其地

凹凸畫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
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
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
凸就視卽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域自有
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
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爲近歲之
冠旣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昇州厲
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
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
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曉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
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曾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
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
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金陵者志遺卷中
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虎丘授經

宋趙定宇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
說儀頭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奧義咸出意表景
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沽名無
事侯以奉上處內在晝寢居外則活民見石徂徠賢惠
錄披此古亦曾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乃堙滅不甚
者稱豈非詩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淑真並揚芬藝

苑措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
不乏賢金石之跡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僅吳
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書碑祈
澤寺宋紹興碑耳政革之際爲人焚毀橋基柱礎何但
魏經磨角唐刀寧唯漢瘢以不刊之遐貫與寒烟野草
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深悲而無名公
所竊笑也藏智叔恒言六朝碑覆街心巨石皆是雖係
謠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書志擇其文字之尤宜存者
志之爲慕古者勸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相傳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天璽碑
華覈作皇象書載事見定爲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萬經撰

長干寺泉食碑 陳徐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武壇寺蘇頲公有像記見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稷書閣三段石後在閣
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開善寺法師碑 蕭挹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貝義淵書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貝義淵書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闌刻銘 一隋開皇中分書或云煬帝所作一唐開元中江甯丞王震分書一
太和中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持撰今重刻存京兆韋霈書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顏真卿書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老猶名顏碑衙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侍相王書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孫忌撰在牛首
蔣山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吳道子畫李太白贊顏真卿書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

靈興寺碑 尚書郎裴文張從申書
南唐玉龍堂玄元像記 徐鍇文在石城
李順公碑 商進書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 在城南雙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主書宋僧景月刻石在清涼寺
寶華宮碑 南唐行書人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六年留守洪遵刻之華藏寺
高宗孝經 吳說之刻石郡學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宋馬光祖文并書
南唐宋齊丘鳳凰臺詩 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三 宋朱熹前九言真德秀文馬光祖跋
忠襄楊公祠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楊傑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嵩作東山伍德鈞書
定林寺記 宋舜鼎文蔡鑄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學中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太白鳳凰臺詩 馬光祖書跋倪垕刻石臺上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元時撰記米芾書
金陵雜詠 黃履詩濮太府周洵書刻江寧府治

子遊堂記 梅摯作
東冶亭記 梅摯作
南齋記 劉宿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新亭記 史正志作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顧行作
義井記 李勉作
太平興國寺碑 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 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文

圍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圍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悵見殘稿點染晞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為後主與黃保儀所藏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詞是臨江仙調淒婉有致

金陵諸園記

弇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

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還廊落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榆柏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園凡有十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寶門稍遠間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北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為陳廷尉奪去今廢為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為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竹種竹今為王計部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而今廢地十曰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門外莫愁湖南今地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為它人分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姚元白所創者今南半為元白孫璽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為故侍御何仲

雅改名莚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更主十六曰王貢士杞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門北街城垛貢士官縣令嘗弇州官南都時諸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後改今名顏延之有三月禊飲詩序上林苑在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謂玄暉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面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即臺城閱武堂為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有之在瓦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

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卞忠貞家即今冶城西地一云即烏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蔣巘之嶔崟融為盪瀁潮澇之清淺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繞望堂曰西花頭上其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貿朝饘繁蔬既紛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沈慶之園在婁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修靜東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遺址園在宋江寧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盛也我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壘石僭擬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為園囿者即弇州所紀諸園大氐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恤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加意劃除始稍有甦息之望向有議禁寄莊戶之兼并禁

質鋪之厚利與積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叔卿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莊戶寄莊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莊戶皆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命乎寄莊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羅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莊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利於民即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質鋪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賚之其鄉里鄰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倉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質焉可以

立辨可以亡求人則質鋪者窮民之凭廪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翰之言曰徐冂淮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才許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衆時值水旱猶借貸須此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家不免多爲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質賣於他人與質於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悶不畏法者豈必盡謀吞而計取之假令摧剝富民富者必貧悶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二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諗於當事者

鼠拖卷

客座贅語 卷五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顧芳其硃卷已爲房考抹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得於所擲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拖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庠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顧以三世不畜貓而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場屋天之於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頹金波猶爲其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公名橋舉萬曆甲戌進士僉差陰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啜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而酬衆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眞堪式後生膺次幾曾忘典誥口端終不挂譏評皆實錄也

客座贅語 卷五

少治公注杜詩

少治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尊體又太大後見濟圓撫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爲余言佔修奉先殿久殿中所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爲德祖二爲懿祖三爲熙祖四爲仁祖五爲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六爲仁孝皇后蓋祀仁孝蓋以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太廟立於京師南京大內祟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入京其在京師止清明與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嘗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萬壽聖節百官於禮部拜賀後吉服詣孝陵行香京師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吳公建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爲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爲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詣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賀壽與祀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爲釐正也

注選司官

前迪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趨臥入室有二皂衣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嵬巍甚有威嚴貴人坐於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它此中缺一注錄司官須汝往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曰舉人年幸未老家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螻蟻言訖淚而下貴人曰此官職殊不廩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嵬峩相埒穿堂後至寢室中並朱榻爲鋪甚固左右指而告公曰此即而所蹋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憮然久之曰若既堅不欲不汝强也令左右縱使歸既歸而蹶然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爲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蔣雲蒸

蔣雲蒸名如龍爲應天諸生逮試不利謝去之隱於鳳皇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中其窮寃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市構架堀地得一巨石數人舁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爲詩極力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予丞稱其篤聲頻出村之句子嘗爲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子

客座贅語 卷五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爲額者有謂以三十名爲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爲之建白者耶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書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贏或絀未有譁者至丁卯以譸去亟孚號明示裁抑因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廟之時諸士群聚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爲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是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爲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致爲之譁哉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即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興亟挾其辭反爲常額以狗之迄今率加額三名之恩詔而人人

猶上書以爭不肯詭矣嗚呼議天下事真不易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治公爲諸生最有聲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塡榜將終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繼者國士無雙何以不入殼若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編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悵悵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塡榜既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治公也因共嘆以爲定命不可强乃習役公貢入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野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瑒選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其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即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爲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於永樂初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儗載之曰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註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請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遂投繯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即徙宅於聚寶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埛意徙宅必出於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勳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富廣指揮鎮撫未赴官弇州宗威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迨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微賤亡不有紀大較菲正嘉以前之厖厚而傷後之漸以澆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逃先輩亦少涉猥褻合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不惟忠厚朴實且靜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來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鄉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綢過深網青布衫衲青布長手巾靸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婚娶親俱有青布指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羸痩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東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闌之中亦多畫屋矣宅多處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詩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蝛

南都三四十年前絕無蝛人多白首未見之邇年處處生此蟲余家自乙巳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蟄疑爲廂蔀中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都趙光祿家亦有之按酉陽雜俎江南有無蝛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蝛俗呼主簿蟲又曰蝸牛食蝛以跡規之蝛不復去蟲之螫而爲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體間也又蝛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爲翰編時使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雜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纜已而江波大湧噴沫薄空一龍夷尾自江而下舟如簧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真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愼愼小心今日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鑰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俟開鈅撤還其鑰匙以一替黃械索衆之傳爲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挾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爲易一新者比撤而太監大駭擺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棄之監生幸得亡事

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庋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蒞各以一銅鎖鎖縶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

客座贅語卷五終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梅將軍　金白嶼
策問同語　舉進士復襲指揮
鼠拖生薑　嚴賓
劉京兆　譽世詞餘
海浮贈曲　宿文堂聯句
四景聯句　維山塡詞
孫夏工詩　于忠肅公神道碑
夏大理斷獄　康狀元延墓
五堰　供用船隻舊例
棧船對次　李敬中
客座贅語　卷六目　一
徐居雲　謝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遷學士
辛相街　立院
對子舍人二衛　平話
南都人物　鴉朝
社叔衙　尤六十
舟楫　南內藏書
香僧　科場資
南京殿瓦　栽酒亭
鍾山記　好石
謔語　弇州評詩
婦　雅游篇
金陵人物志　赤松目號
梁公雅量　蒼九
游康之　都城門
外郭門　十四樓
諸橋　府治遞治
涼天十友　平生藩台
多寶山寺　西唐二賦
東橋先生論詩　衡山閣拆個句
天府圖　松舟高士圖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六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邑傅春官校刊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頤也歐寧屯曾於此地得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頤嘗藏在豫章以古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晉皇甫謐得其書授于世紀鄭沖得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

客座贅語　卷六　一

頤頤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頤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爲梅將軍不知有傳古文尙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鑾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金憐而爲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眞州過驛門一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鐺繫驛中金問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即脫械矣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於潮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胠篋矣忽一人從後遮呼曰此非金先生也耶金應曰是也其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人何以劫之亟反已裝得銀十三兩脂肉數十觔賻金金臨別語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爲綠林君今宥且休矣其人復哽咽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恩臨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此比然也使此盜聞之其不以爲非人也與哉

策問同語

東橋先生嘗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三第五道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爲深知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爲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高等丹丘

客座贅語　卷六　二

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以爲誹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爲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梅栩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爲孝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學海性理葬訓損齋備忘錄

鼠拖生薑

黃棐芝先生名謙字撝之舉成化壬辰科進士授工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蒴披叢話四冊特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觀其人貌寢衣褐之曰老鼠拖生薑識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必深銜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鄉人上發糧貧綠事發參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坐公受贓削其籍過司曰其人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風知公精岐黃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皇太后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闐門公工詩善書法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爲廉太史著謔錄常記之往往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田正嘉中爲府學博士弟子以羣賢

客座贅語　卷六　三

燕齋篆與張范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斑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彫斲最稱奇品精於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闊語多諧調人以嚴猷名嘗爲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詆之大怒欲訴於學使者友人勸解而所詆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爲笑柄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帖爲童生道地公叱之隸立堂下咕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其齒是

年公所取竟生首乃頂名替考者公覺發置於理宅冒銘若詐僞者聞風斂跡遁去進院者僅八十八人會學耿恭簡公定例不得已汰其入人日例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曾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淸江引曰極品隨朝誰似倪寬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饒十萬場大嵩三千奔無常到來還是少 其一 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眼蒸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靑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閑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其二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亦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淸閑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閑計策 其三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懺悔閻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者手慣揮戈不如牢袖者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煩惱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 其四

海浮嘲曲

馮海浮嘲許石城先生曲一枝花 跡離羅天鎭閑心只在蘂宮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衣鉢遜鄕居帝里山河壯荷皇圖氣運昌且休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賈希齊南宮放榜 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老山濤到底留淸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那弟休看做許更金張論詞華董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干例兩高楚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刀攙不把在心頭放寬胸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 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番排青嶂滿金陵勝蹟供遊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

看春草庭前歲底長此詞高事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眞人想故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髯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樂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譜弦索何如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即令工肄習旣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爲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園麗藻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爲者大聲爲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循之大聲隨處雖貴其人亦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奪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候不絕于歲時歲呼二公以小伎爲嘗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黃華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藎卿所聞亦工度曲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者多官宅人姓氏甘爲狀頭捉刀人以死可奥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乎哉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仙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 其一 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淸明知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難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懨懨獨坐小窗紗見了些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鞦韆架 其二 楊花亂滾綿燕葉初孕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爐一縷微裊沉煙騰起紗櫥雲鬢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難言添了些舊恨眉邊新淚臉邊外破殘妝面 其三 門掛細雨收翠幕新涼透疏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無奈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頭無聊處懨懨鬼病幾時休悲了些雁過南樓人倚西樓正是我愁時候 其四 銀臺絳蠟圍金鈎控暖閣紅爐少箇人兒共月明幾轉過小房櫳不放淸光照爲君無寐盡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殘冬又到殘冬做不就鴛鴦夢此詞綿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塡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塡詞多不傳曾見其賦牡丹一調云一枝花 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芬菲三月景富貴五侯家春色偏佳實巧參丹靑畫勝蓬萊原刻花護擁寒雅列著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著鴛鴦繡幃 梁州 紅爛熳重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和羞掩畢蜀錦翻覆試新妝脂粉遲掩叮餘芬蘭麝爭誇喜孜孜相逢著翠玉山頭顫巍巍款步著瑤臺月下嬌滴滴半籠著翡翠窗紗仙葩異藥的是天香國色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並求十萬家江左繁華 尾 從今後勸拔了芭蕉夜雨燈前話避了桃李春風檻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裏高高的燒著絳蠟滿滿的斟著玉斝一般兒倚翠偎紅受用無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豔美眞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飮酒賦詩角勝得一句喜輒拍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牘可盡出此獲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字允中嘗與楊憲等言於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材遲後爲僉事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負詩名故意氣頗皆以不良死可惜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闕者大也臨文悚然按公乃卓于公之孫斯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鄕按此可爲作文避諱者增一事例

夏大理斷獄

悉豁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爲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舊擬律奏辯敢下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謀囚者斯不須得因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列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汚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未然宜德開其未成者猶多蒲成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陳公詢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議戍邊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文皇帝時爲刑部侍郎侍郎三子長曰爵侍郎既死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甯聚新亭南乃狀元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從官通政知事從子鏞官平陽府知事貲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爲永寧寺後游西賠沈侍御起西遐北遷詩曰新亭有先壠贍省媿予生每過江東客曷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餽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貨簰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荊溪間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鍔亦嘗言之九陽江正溧陽之所謂瀨陽江者其源出自胥姥山流爲瀨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曰神帛棌料二則守備御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鰣魚三則守備不用冰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冰者曰天鵝雞菜笋蜜櫻藕鮮糟蝦鶿五則司苑局曰荸薺芋薑鵝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七則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數此固舊規也今則濫駕者不減千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共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

左衛濟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共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共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太祖第七女大名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拜藥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年七歲襲父爵成祖朝公主納其請券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襟度洒落刻意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璘璘弟瑮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

曾蔡公子木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汸汸弟濂爲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芟定者爲之序既卒又爲之墓銘詞甚奧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貿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中士何潮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救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語曰有覺婦名小娥者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嘗示公佐公佐憑檻凝思俄然了悟趣小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縫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

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嘗入其室睹父之遺昔器在焉時時私泣血流而申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輒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群盜酣飲群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下娥乃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獲贓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讐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誓不二夫祝髮披褐

訪道牛頭山師主大士尼將律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酒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六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讐雪冤公也悲泣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息爲之傳具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爲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下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所窺夜深被殺盡取其酒器以去觀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可爲

好誇之戒王錡寓圃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遣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illegible]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文僖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爲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街

建昌侯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館軍食不支官糧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得事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遭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盡將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貴賤之分如此今漏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爲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宜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按即此親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綁投於水又蓄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視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村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訥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豐贍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

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李空同以爲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侍朝鎮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夙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時群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烏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鷟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

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即無人來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誡其家人順其所爲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爲煮藥進匕箸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遇道嘉興逆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給以宅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瞑環具棺椁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爲之傳萬歷中焦太史請祠於學宮之鄉賢祠

尤六十

國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詞謝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并至廡檐下以一手援柱起

引其人之裾歷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其力
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株力稍
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以指掐之
寸寸斷以是爲嬉娛以勇名遠近而卒不出無所爲然
如此力用而性不好競愎愎衆人中類茸徐步若無膂
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楫

野記言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楫以免令樹此楫
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淸涼門外已逾百
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
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耕
固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內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
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
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
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一艘載以入京至正
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矣

番僧

背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
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已所
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

糊封之或經月餘聲欬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矣潛聽
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
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回
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虬鬚深目而睛黃如
貓道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
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乃
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幀而塗五采
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
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
陽不盡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
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
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
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
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
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雲南綿
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
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
函用金銀或銅爲屈戌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
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
以鐵爲之絲繩交絡懸於簴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

擊鐘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
製鐘及摩尼寶石於朝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人所
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於天文算法爲尤
精鄉來諸藝文略載有婆羅門算法者疑是此術士大
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南都其人慧
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常留客飯出
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珂雪中國之粳糯
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大廟災而
後九廟成

載酒亭

載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趙
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紳嘗推
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旣以扁
其亭矣且索圖於姑蘇謝時臣成卷畫亭中人長者面
几坐登客若談前坐者若有言狀几列觴缶路下
然虛舟筆意祖吳興公見吳嶠記載酒亭卷

釋山記

投伯時太史遊釋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百
言而宛然如親目未至鄒二十里由甚高望之石磊磊
然不見土木壓藏嵌空參翠蒼鬱雜遝山之石不相連

隅方圓平欹各各異衆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
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棊如馬首
如巾數几筵如砌如果如甗如搦其大可訝者絕頂一
丸高數十丈欹趾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
或曰神處爲之理或然也此一段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
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郭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
森秀先生數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毋愛此石乎當昇以
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詒何待送即命皂隸以手巾絡之
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
徙歸而置於秀野之玉沙閣數百人舁而登舟嘑嘑動
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湧竟簸入江百計
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
次先生意頗鞅鞅余解之曰坡所云云古人以爲佳話
即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蔕耶先生
大笑抗手而別

謔語

陸仲記謔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予
每從席上令季爲謔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曰昔
有病僂者自以爲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我者予
千金或紿之曰我實能直汝僂喜問其方曰盡解背斷

臍紉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生曰吾與其
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夜倮而臥屈而
不能與也起矣富人之檐宇得敝蘧篨覆而甘寢焉頃
之風作瞥而翳出一指探蘧篨外遽縮而入戰顫其妻
曰吾與爾獲福惡知外寒猶爾邪三曰有富翁山行而
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
爾則刺毋刺傷其皮既而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
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壞斯減賈矣所獲奚吾爲是懟
而丐汝諸也四曰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
天下無愈已挾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
人所肄皆箜篌琵琶箏琴屬也見南人至喜聚而求

聽焉南人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疑而死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書自是不復鼓琴

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於發辨辭虹濟劉因之奇投分以沒今作改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若雄邊者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景濂溪奇多哉湯參將銳勃曰銳勃雄才盡世與劉生原詩灑雁行氣所壓取猶小巫見大巫耳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纖頗類溫李風人之致可挹而言者乃妙舞霓裳逸主猶帶其肉龍妝妖嬈見人更盡牽止斯為所短顧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雖老其詩如嫩女兒能纖飛豔謂未蕓芽更痛鳳凰並舞此為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書器道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蹉屆羣公之左耳曾江表首魁三傑之目如春園畫花蘼遇錯雜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健作嗾人狀王欽珮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畫花花蘼不少劉元瑞如闖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强一舉笑語涉太苛密千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蝦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籮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嘗時飼惆行數十步始悟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詫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薦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生平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兆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凰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摩洞因約焦澹園朱蘭嵎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爲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屬余師葉園學爲之序一時以爲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貫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爲此書歷有歲時屢稿凌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處借之不得最後於萬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謬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耶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鷦息館中時寒雨翻旬落葉堆階上自以硯承檐溜磨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簡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漫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字清浦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退觀濟靖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將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內嬌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爲浙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公某某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爲加禮某公疑公易已積不能平乃摭公十惡奏之上實虞其非實疑移公黜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是邪請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即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爲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刈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輿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公與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郡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敢奚之必有以可勿問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遂人吹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爲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霜宜城酒媚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藥贅集前錄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午江風吞波山月銜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沓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師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南北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今俗云裏

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在儀鳳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

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所南畿志止十四曰南市（斗門橋東北）北市（乾道橋東北）鳴鶴（西關中街北）醉仙（西關中街南）輕烟（西關南街）淡粉（與輕烟對）翠柳（西關北街）梅妍（與翠柳對）謳歌鼓腹（石城門外與謳歌相對）來賓（聚寶門外之西）重譯（聚寶門外之東）集賢（瓦屑壩西）樂民（集賢樓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士博學知天文嘗掌欽天監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清江石城二樓髮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國初事蹟所記富樂院即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鎮淮（南門內）曰飲虹（俗名新橋）曰上浮曰下浮跨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安門外）曰白虎（在西長安門外）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柏川（在北安門外山下南流穿城而出者）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即古白下）曰復成曰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曰乾道曰笪橋曰武衛（西首）橋曰景定（在直市橋東今名）跨古宮城河者曰內橋曰東虹（元七里東）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淮清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壕者曰正陽曰通濟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劉公門外）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外）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方（三山門外）曰來賓（在聚寶門東）曰善世（在聚寶門外）曰重譯（在西天寺東）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即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不詳宮東徙鳳凰山西宋徙白下橋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國初復集慶路治即今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規勢為牛形蕩懸中府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於街側建一坊俗山

畢役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記語之立撤而愈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問公後以子貴迎養江夏年八十餘而卒有休齋稿若干卷

多寶山寺

丁公銳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興化守致仕性嗜文學既

詩尤愛佳山水多寶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崖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支山作擬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而展說甚相夸謝支山又嘗為黃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頗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以為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鵰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曰常謂之柘湖言唐賦托意既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才情絕勝失意後所作多悽惋感嘆之旨往往使人歔欷欲絕真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於支山而畫高出沈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王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說以子美為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霖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日樂府新傳桃葉句

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志不得令人常想張殿姻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袂以北行至與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穢在佞幸中公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誇客曰此杜檉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設色規摹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趺坐其下神檢出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蹊徑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梅一枝花蕊用淡墨為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醒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禽對我關關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遒勁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客座贅語卷六終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東橋先生友誼
子新字　曾大父釋蹟
天上見龍　馬文璧竹枝詞
姚叙卿先生　癡品補遺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永慶寺　膏品補遺
自草墓志　吳公擇婿
仲衡厚德二則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璧　生殯
黄許二老人　丹𠁅(?)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冶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木東流
陳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京諸醫　守吉奇治
史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鐵斗
延城　異馬
倭侈　女肆
玄武靈蹤　龍雀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鵝　烏龍潭
盧苑馬　龎皆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寄
王元吉　王顒
李梟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七

明江甯顧起元撰　同縣傅春官校刊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采凜然與李敬庵公督粲事秉公持正即權貴屬白累不少狥留都清肅因之愈重一日因送客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堂極壯麗偉公消嚴聞其來亟撤屏帷所陳什物索舊假榜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與左右聚觀之婦人竟孤成囃叫哉偉卽司馬温公之入洛不是過也其初來涖任止擕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多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般寵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史一科學御史以社後惠女孫之虐乎坐烏臺中何傷萬亂者豈獨一袁商其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親子新猶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啓其戶還返致死子新欄夜擴其妻卽先生之門告曰吾遂人命事將遂逃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甯我爲若解之乃屬作書數函盈進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子新之才應寄曾至中屏幛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曰不然子新詩才實高其書眞度越流輩耳豈徒爲之延譽也又人有評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酒箋遊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即以責諸倡家未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桑棋詞云虎臥天門龍勝鳳闕書法王家原妙蠶繭衣襟磨蹉池水透得舊來關竅更狂僧顛聖探奇搜僞從横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欲起萬人稱好喚拙手勉强揮戈依稀擬鍾那識就中天巧欲求金丹并藥洛賦子細從容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積疊長楠又跋其所

蘭亭序卷云吾國王子新其年還起遂擅海內書名或者議其眞蹟稍肥余謂莊重沉著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實愛爲秘其爲之標書如此

曾大父葬塋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自匍匐不敢起府君熟視之鄰家子也悲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貿朔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府君與其人錢粟去終不爲人言後將易簀時呼先大父與伯氏戒之曰人不勤者自立一日饑寒追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如我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輩第應爲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圖之還朱燕議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閬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父叠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鞋樓口見空中有龍夭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檐下須其過乃出時以爲瑞已而閬貞卒於京邸龍乃告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字

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廉見婉嘉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件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鶴石山房稿其文不事彫刻而清異皆談須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如道書家當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稱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款實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吳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朱名筆皆能亂眞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鶴金陵人物志陳別駕鋼號遲亢子善畫蒲梅其配金夫人善木墨畫所作著馬岫勁如生萬曆中王元焯者以貴郎官四川藩恭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曾院妓馬守眞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

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復而意之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首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十名而孫公繼皋第三十三名爲鼎元相去恰六人其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驟作江水泛溢從來所未有也張龍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薅蓬苦憊擲一日偶揭視之見蔽上有一龍蜷曲之蹟鱗甲爪鬣悉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木車中年可數月耳葦席下舉蛇虺蝘蜓結負之漁人遂收夷見育爲已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姻也善起數梅數多奇中焦銳川大尹嘗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定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値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

中解魁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祖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荊公嘗於寺西作書院有新名靜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懿太子専横官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爲建康府六月立専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因以疾薨也劉後村詩注謂者聞宇方知鑄塔時不因兵燹擅似有物挾持古殿人聞夕課齋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叢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擒之高宗晚年無子深以爲憾有穿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册明受爲太子矣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册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耀景翁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寺名之爲寺不知自何時梵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葺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

人言寺基舊所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

太白所原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貞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史徵孝睿劉千戶萱龍爲趙松雪書沈休寧鍾書道勁盈尺窠壁無傾斜朱參議貞蓺工楷法晚變爲行草妙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眞陳別駕鋼號遲亢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扇子太史祈手書面爲補至今猶存

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
南詩一幅風神遒勁上逼古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
督行書師鐵門限閒姻流麗顧翻勁人華明府登行書
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
者以爲豐南禺之後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壁黃吏部甲楊太學
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
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爲奇偉許奉常穀亦自草
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延相作墓銘此公慣作
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酒
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公目
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吳公
出對句云絲祜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
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
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琥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爲
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遞者來報聞公失銀今獲
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
時禁盜藏者死寧亡吾銀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
也因薦起爲御史

仲衡爲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夜酒入察院侮罵臬司
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
人果詣公謝罪人僉然服其量

宋居進士爲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
曾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
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爲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
略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爲刑部主
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爾今復

吳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湮滅不恒遊見矣暇常摘其
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載也湯
參將信勛有東谷集蔣燾林主孝有務本齋詩燕林摘
稿薛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菱紀游稿小稿詩法鉤
玄陶進士元素有菊竹山房稿史侍郎華山雅著張文僖
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谷稿歸田稿南
宮稿遺海稿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
微予司寇禋有雪心稿有璣麟鈔稱江西巡視稿王公
濟有嘉遜子集吳進士瑆有石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
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消挨詩蜀稿歸逸錄夢徵錄沈僉
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
集王參議檄有雞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
集金竹溪鉉有竹溪集蔣侍御詮有肯樸文集徐萊翁
紀行錄石屋閒鈔吹吷徐音惡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
齋集任憲僉彥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鏜有休翁詩集思
古齋文集倪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講學博宜有青田雜
錄吳尚書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祚有友菊詩集李僉
事旻有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拙拙
稿誦居集徐參議鏞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
陳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春
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竅稿楚征日錄青
田稿滿游稿鄉城稿嶺南日課續藁東歸稿乞嫠堂稿
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稿山中集
息園集憑几集登衛小記劉尚書麟有清惠公集顧副
憲璟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蒔仮錄游名山
錄暗言詩談拘虛集雜林錄畜德錄存疾錄前罰錄語
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奏議許山人隆有誨
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味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
梳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
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

齊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淵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
王蘋敘以揚有漕河撫稿督府稿奏議及襄敏金有上
谷拾隅二稿倪王孫謙有居安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
稿秋碧軒稿張揮使雅有青瑤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
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學有倪
文集明良稿張孝廉羽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賢錄顧
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府鳳有大沖記丹谷遺篇
清華堂稿摘存欣集稿宛地梓縣大守鳳有延休堂漫
錄高都丞遠有佚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陸白堂稿百卷蒨方伯少南有河堧稿薛合稿學
齋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稿

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說靈
于野集沈侍御越有龍村詩草韓孝廉學有新亭漫稿濟
淵雜著閒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評
簡諸史撮抄三蘇編藩鎮傳詩話續集附徐金孝廉大
東有予有集弟大輿有于埤集殷宗伯邁有泊遊詠山
留漫錄懲忿窒慾二編閒雲館對語金山人鑾有徙倚
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穀有奉常稿歸田稿歲馬
壁有泊潭備忘錄關中集兩山叢談客窗聞話東齋品
彙李儀部逢暘楊太學希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
文光有萬曆徵天賦玄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
姚太守汝循有錦石山齋稿黃吏部甲有鷙南媚年集
李臨淮言恭有貝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
士集杜山人大成有鵝與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
游燕雜記大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
小州守鏜有三非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過園集朱僉
憲存德有鴻雪稿管檢校泉有西浦稿向州守發有二
淮稿李經歷曉有賓物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
君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匪集羅主簿鶴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淳
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牛丰齋稿盛文學敏耕有鄧
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伸有百篇詩倪明
府長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陳文學弘

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欣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鑾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芽宇志大城山志新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翰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筆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跪翻墨汁信

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上歎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競集妓佴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即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逆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懿

衡水戴巷楊公督南畿學政許文知其人之通塞妍[illegible]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為時聞人癸卯試[illegible]

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為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某某否者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答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朱常家亦先使人詗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公大喜速與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神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憂歎似胸中有悲苦事神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廬無夫里之布文獨譜典則故後再試閣其卷對之舉塍曰汝第何以殘漆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不稱意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鑒事稱喬幕之後者學房寳至始業公名宦祠

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穩寢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為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傲而為之治喪七日寢客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督而撻之曰我在而尚不哭矧異日身後耶殯日極儀物之盛已自乘循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啖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壽之道弗答邦問其家燥秋右名曰龍虎瓊雷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為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聲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闢扉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鬭翁有養女之術否手答曰每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延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園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園先生西治吏部之幼子也少有高韻為諸生謝去倘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木自娛系至焚香煮茗消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殺鬪雙陸決勝負為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

之貴賓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蔬履怏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縉雲鄭太常汝壁時京兆事聞其賢請為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詢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集小楷史書數十卷字細如蠅足蠅頭性好諧語冷而趣遠為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嗃嗃終日至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笪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舊俗傳國初塑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在元為龍翔寺基塔即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甓為屋障塔前闢所庋佛像中有鑄字為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旅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鼎象門里許屋宇朴陋居之自若也為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曰此皆吾鄉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吾不忍以車前三騶苦其業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訶其郊居不便勸市洋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郎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歷廣大必當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其門屏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州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慚詛昨參政之與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為禮故也大尹之子為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麪觔以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罷珠崖郡歸閉戶讀書門無雜賓士大夫有過訪者飛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奮少艾留貽詩

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歡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傑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罕有求楷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絲帶緣飾之香氣拂人旁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僻貫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與人狎是皆時矩度在今日恐礙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咸舉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工詩猶傳世者少曾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添窗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樽

客座贅語 卷七

黃花寒話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歿於家政而殤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建齋先生之門趙先生貳弁而攻毛詩精專子兼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儒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棹一張殽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棹中置一大碗注水滌杯更斟送次客日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邀棹及殽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闊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棹殽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闊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殽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廚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趙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朱元嘉鳳凰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城外新

客坐贅語 卷七 七七

客座贅語 卷七

亭今石子岡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蛛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也昔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保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耶曰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即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寰勅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者居借翟甫屨輿

客座贅語 卷七

往比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翟甫與前行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叢圍翟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候者翟甫悸懼不敢出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顓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痘症醫白騾李氏才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售貲藉甚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撒戴小皂絲頂圓帽著白皮靴出

人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肩輿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玉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親屬日夜啼號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就甦上爭嗽廚下擾攘作惡耳試煎食之宵勿藥而愈家人難駭其說然度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與人二大盂初向作惺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百方不效求楊診

客座贅語 卷七

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脅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爲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逢道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粒糁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紿已病終已不可爲也午飯時其子方提之瘤訇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而覆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琉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鑄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耀塔而行常於霽霄晴宵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湧出戞戞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

客座贅語 卷七

頂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敧斜吳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皆修塔廊與燕頂還舊觀矣余嘗爲文記之無何雪浪其徒蝸涉被逐而死於吳之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悵歎陳大史魯南玻璃塔記曰廣四十尋亟屋九級高百尺外旋入面內繞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稱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晉升高時天新雨僧著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檐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望之爲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咸訖以爲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肋有兩翅必膂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發倫人酉陽雜俎言唐玄宮寺因壽進齋衆中有一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躡履皮猴挂鳥跂捷若神鬼復趆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櫓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鐎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爲古歃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鐎斗耳字書以鐎爲溫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也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僅得之又非古墓兆亦奇事

逃城

舊時臺史之廵視五城者日行闤巷間地方有關者總甲偕執其人踰馬前咨之隨爲分剖決遣而去正德間吳交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詞見往往就所坐衙家染坊中了其事又有南州舟者住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聽事中人決十板而去衆伯翼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詣中咨察惟開單前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登爲嚴重觀瞻者專宜益不伸矣

輿馬

因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也頃孫宗伯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言盛處初見南監嚴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與從舄奕長安中昔猶冷官非教館肩輿履閾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一北驢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師儒屬少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揶揄僕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尙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害養馬賦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耶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長衣舖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則服舍踰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竭且股時人家尙多營殖之計如每歲赴京販酒米殷紗緞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備論也

女肆

余猶及見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隙地是楊烟水清溪澗環君楊紅葉參差映帶最爲歌舞勝處時南院尙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衛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爲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洞部將回光寺改置後遂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寢止此是難風者所深幸焉亦可爲民間財力盧龕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偶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而語者余生平凡有祈禱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踏獄骨到黃丘已而果殤與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逢春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寅祈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龍蠢

張鶴甫言其鄉人啖飯時有龍蠢墮碗中亟摘去之咸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其爲龍蠢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潰中出龍蠢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耶此與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腿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參將某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鱉姿頗能行又程姿劉氏爲家人言

曾週婦人坐蓐產蝦蟆數十者今丁巳春下關一婦產一夜叉二頭赤髮共身有眸口齒人頭頸彼上屋穩婆手挈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遷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牟市寓中有一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徐所自得云自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鶴一鴿一穿山甲一鼠終而鼠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傍如真珠者滿此

品瑩異常免爲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士人多爲詩詠
之

石硤金都閫流寓南都家有白狼一隻長可二尺許眼
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能性頗馴不似它狙犹之
跳踉也時時開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十兩易
得之

余家淮水餘紅橋北河房爲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
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有此
種不足爲異

紅鵲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樊

屬王設壇釘桃符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鵲者飛甚迅盤
旋王頂上頃大霆雨遂霪乃知世所畫霆神膀有兩紅
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與余言于
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龍
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昂
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暈坌涌舟中人驚呼之
遂沒元金陵志言輿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
側今潭近湖疑即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
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寺之後數
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傳聞書之故
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湖地潭自在今
京旗手大街中有大池深湛有□□□不知然否

盧兆馬

盧兆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不抱
告歸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
宅傍有圃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蒔採擇
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閱讀
暇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覩士大夫清介此公
爲首以子姓不甚類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
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爲浩歎

談書五色箋

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濩上元人成化丁
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爲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
間即公讀書處也後從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
罕識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即以一色箋圈
識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
惟見前賢樸嚴清貞婉嫕人外即其終身學古無官者
好亦當時醇樸敦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
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爾今人鹵莽言之使
人愧歎深

盧仲交

盧貢士時泰在隆慶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
二先生皆與之友楊壽之博南爲其所居著潤軒作記
弇州贈詩有盧子來金陵齋眠天禄糊能令陸平原不
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
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
軼絕塵與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
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爲子敏昇娶婦妻沈孺人屬其
勿宅適猗森倆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
然從往北郊迎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
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衛府巷偶鋤後圃地忽鏗然有聲異
之以手搴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
峯巒嶄嵌森秀玲瓏如削桃色黝然其几案之佳物也長
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池石故事
手自爲記屬友人詠之按此地在南唐爲宮內傍有護
龍河石或當在元則爲龍翔寺矣石不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楫楫之父曰梁八老伏烈士也刺史以嘉靖
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輒也伶子甚
前發科應之入者懸陵郡署家人稚一豕室之欲糧米
三斗爲價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厲戸呼伶首曰汝若
何等人郎咸濕何不足君所乃敢當筵詢我我今爲若
具食而噉立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左右持白梃者
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叩頭請命久之不解而八老杜鏈
愛其長女伶之點者知之爲懇其僕達于女女乃急呼
八老入脫人而家人私以梯縱伶升屋踰躍遁去自是
八老每遇諸伶廩廩亡敢或侵凌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府
丞公洞曉曆占候之術嘗與唐荊川先生反復辨難
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候占星
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同要須隔

紙窗穿隙窺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不失一方可
言占候耳且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舉萬曆乙未進
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夫
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上寫
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相見汪
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
簿不見立赤日中良久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
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後公當舉鄉
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敢申院道中覆公
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以
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推貴
所厄屬奇筮之奇曰公歸矣逾三載其起當登衡乎已
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于
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遇重囚
主者屬奇筮之遇恆之大過奇曰五爲囚圍賊入矣其
罪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服折撰
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女固亡恙其母亦且
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

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聞命奇日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前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爲傳其事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儁爽見行怪旁縣道遇盜刼其粟將刼之見㩳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賊曰廝縣官使吾運粟詐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東軍食據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爲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得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衆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而人必相疑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終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即金陵爲帝元吉因嘆不更談世事隱髾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姓江甯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閒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閒結交大俠異人謂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木竇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毅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跳行起舞爲樂驩甚撫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議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賊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頫飛若不聞遇適其志解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覩之否則被汙垢短衣逐隊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脅所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爲文章奇偉倜儻恥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應變王道所貴乎學者以有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 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僕于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淸室具牀褥爐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手問所苦既而疾浸甚不能起溲矢汙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濯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有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而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者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謝弗受反墮以貨遺婦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聞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慼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避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景淳踰月婦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薦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奇義士俱[illegible]

客座贅語卷七終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

名公像　科舉事例
儒學　皇城
吳姬　栗磯
鄭生　佽虹先生
司馬家婢　黃哲學
仕路窄　賞鑒入則
藏書　督學察院
元御史臺　金陵垣局
王司寇　陳侍御
劉所　秋宇先生著述
黃整甫父子　文臣賜第
修志　尹山人
陳廣平　孔復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無茶具　耳環投水
金陵學校　祠先賢
青溪先賢祠　建康俗尚 十一則
南都詞林　蔣慕編
許少張　吳八絕
鄭正　劉千戶
周汝衡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八

明江寧顧起元撰　同縣傅春官校刊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頦微髭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宥捧香合童子曰以爲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宮公曾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頎身廣頤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

五條有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鐘

都督劉公璽面瘦削無澤顏鋒肩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凛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濟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恭常公穀長頭面白晳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色入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鑾面白晳骨峻削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髭鬚髯之義氣凛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晳小有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面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顙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大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晳眉目疏朗微髭鬚手掌如噀血長上短下聲如鐘

吳司馬公自新大軀方面白晳面紅微髭鬚豐頤目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得取中如成化元年黃㓒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四年劉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鑑以儀衛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川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衛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銳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翀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虎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相傳爾時解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爲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聞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謄錄果爾則亦非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阜陞墳起嘉靖初都御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學鄉

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癸酉科中式者二百人而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逓年漸減隆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晉府家公雅善國女宅經論儒學之文廟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剋陽宅以門爲口氣生則福剋則禍於是以抽爻換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蓄於下手造文星木橋以止水之泄修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內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魁必出此亡論效也己丑焦公果應其占廣貢冬公遷南戶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當出三元坊中樹亭亭上星亭察文昌之三日是上之三階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朱公與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爲神頃年有議修學者大京兆黃公博謀於衆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改其發科之多少盛亦或遲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有之惟其宅未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合年年擬遷科科修改顧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爲然京學志載公修學事余特爲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杰郝公以曾與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內宮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俱敘功則皇城自有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竊意居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留守與今日南京兼設瀰備百官者殊例宮門任其頹敝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

哭姐

王丹闓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姐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唱或來謁尚書者值其它出輒請姐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君而去嘗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爲異也尚書友愛甚篤學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兄騎騾步行即下與扶爲而歸里中老成人至今談之以爲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

蟂磯

蕪湖江有蟂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上漁人言蟂蓋老黿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

客座贅語　卷八　三

偶游廟入寢殿熟視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臥旅舍詰朝晝漸下數十刻不啟戶家人抉扉視之則死於榻矣陰精洗輸汚席上疑為物所魘而然古稱人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諦視觀此尤信此與三水小牘所紀魯山縣女靈廟夏侯禎黷神致禍彼為神所拓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懼其禍可異也

鄭生

鄭生者前京兆鄭公雲之裔也爲府學諸生貧且窶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捽鄭令呼以入鄭曰不可盜以刃追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為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耶汝殺則殺吾耳不可開也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懦直今段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頹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昊之子也舉進士為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復逮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并謫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簡直人以為難近嚴司寇為作墓志亦復見其意云所著稱曰飲虹先生況其負氣而善蘇也李家在新

客座贅語　卷八　六

橋西故號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欽齋嶽顧橫涇璘皆號錄刻而王顧之清瑞李之能諫皆錚錚爲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半市橋下司馬家西垣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間家有怪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樓三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爲余言其狀余應之曰曾憶風俗通中老嫗事歟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察家中男女當有人作此狡獪者毋信爲鬼物也客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之爲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穎捷異常閱卷一日數行俱下嘗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大抹門役承以派大白進爲引滿賞之遇惡文即大叱擲地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為神試童生日交卷隨閱定去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時之俊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嘗以事詈一吏吏北人也曰稱仕路窄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洗遣之後胡以事被逮詔獄獄中

客座贅語　卷八　七

供帳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執事校尉何以有此答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忘感甚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詣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耶吏即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泣曰我一時執法詈君君不恨我我在獄中君不惡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爲不知人矣遂與約爲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　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漢玉杯玦之類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窯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窯成化窯又次之永樂窯嘉靖窯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静虛潤王尚文徽黃美之琳縣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叔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者負儁聲黃與胡多書畫雖贋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爲名器它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足大爲一觸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貴庸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進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

客座贅語　卷八　八

世蕃喜甚裝潢入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偽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猶本也眞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眞者啟為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著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溺關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駿家華而欲賂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榻黃庭經肥本最爲遒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閣亭記

姚叔卿藏宋榻淳化閣帖紙墨光動如漆而字肥後爲其婦家鍾楊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叔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百金叔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脊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敲質以重價購去

王蒲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蹟至數百軸李成看碑圖爲最所刻石帖名粟葉齋帖皆三吳及金陵人書

客座贅語　卷八　九

藏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太史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家數有變依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爲珍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為人所惋歎昔人言藏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爲不肖子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諸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媼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啼笑此當爲藏書九厄乃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爲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

冊者有殘書不庋傳寄狼籍大米桶中或爲人踐踏者
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
爲廚夫作枕頭爲村店糊壁格爲市肆覆甕蔽爲婢媼
夾鞋樣此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敗
蠹不解護持秘本據借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
者之衆厄又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爲皇殿武宗南幸時居之後改
爲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
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
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

介同衙自後此院屏錮甚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
入矣頃年陳公使雲來乃重爲創建一掃而更之移居
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太祖初下金陵爲吳王以元御
史臺爲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太祖爲吳王
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御街東青溪
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既以南臺建舊內則所云以爲中
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處
今傳西華門內爲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蓋自罷丞
相革中書省爲六部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
可攷矣

金陵垣局

郯端僖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
顧司寇公亦言登靠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爲之
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勢頭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
入乃非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
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
關鎖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垣頭一斷
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
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
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

左則自横山發支由雲臺山觀山康花岩千首大小石
子堤至雨花臺穿城塚王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
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
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
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爲鍾山夾從
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
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爲微有不
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間而緣
江湖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郎二公
之言抑之未得其真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爌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
者名籍二營人也家貲計累巨萬僮奴數千指善納交
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沸
絕也以是冠得恣橫扞牙里閈中人莫敢忤視者而冠
與方士赤脏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啖之或斬其
首以爲藥以是爲延年刻家畜孌十餘人卒將免氣以
乘厚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
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
引律凌遲處死衆民大快之公自爲京兆所行諸善政
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爲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
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

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貲成橋旁儈
貲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爲聲勢而虎視數十人遇江上
買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買人所或爲雜剝
戕爲禱祠因得買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僞
券僞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買人多錯
愕不能辨其僞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爲持之往往
如數償關有識其詐者輒鉤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
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
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荊州見吾陳公大
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與援乃先往投刺致
其報謁比入即令入捽巾服抑於庭具刑嚴鞫之俯首
伏試諸負人以嘗爲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甌中獄既
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孤奪人妻女悉召
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爲快其後數十年有李
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
朱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興
祖裴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又割腹
取肝糜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刲心以療母夏氏女

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街人也母病
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襍粥以進母母即甦翌日童
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木
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援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
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鬯閒亦有閒
闔之靡人所不忍言如閩苛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
女俠韋十一娘傳託程德瑜云云託以諷當事者也傳
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爲然某
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
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
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閣帖者從宋搨本手摹
刻之較今所傳閣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
閣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黃贅南丈子

吏部黃公甲字首卿號贅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
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從獨詣高自矜許
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醫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
好丹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
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詬
罵絕之生四子皆負儁才伯涵偶有誠鳳嘤覺集仲戌

偽甚而最者之丞死有魏長齋集叔方偽落魄廢其業亦有百花軒小集曲巷詞俳調世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偽為諸生見罷有旅秀閣稍少為工公存稍盛南詞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系語似太過謔子雕龍蔑爽而名號不著士論甚為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惟張文僖公丞巷一人而已其孫僉憲恕菴公行實曰公為侍郎宅舍火疏子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居谿餘年子母相依兄弟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母與弟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歎疏上英廟惻然勑下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鄭其有房一所總計若干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並母暨弟一同居住奉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齋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想卿東莞志稱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辦收有長安舊志一本借不得到家檢來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為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寺

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尋遺蹟就請白公與復蓋百五六十年方遇明公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會也又覩雜役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億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惻惻之意此不為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懷一牒敍之羊皮久而倘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亂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踈寓觀明窗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飲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飾客麪近四十餘碗客有譏尹者曰公能盡啖之乎曰能取而啖之盡無留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貴瓜甚劣焉某戲問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餼之啖瓜立盡無留餘也戶部李貝外延使上病痰一日辰刻尹於北關諸門前見其使使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且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核問果合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此獨鼻在非老病也隸前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假几晝眠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猶不信俯出袖中兩橘畀之一貴人母敬事尹甚虔侍而所愛

孫未冠病瘵諸醫謝不可治邀尹乃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為太夫人過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令置兩榻相對昏夜絪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咳喉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校刀圭藥餘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非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悔之洛陽有異毛頭張姓者隹偶誕世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而往謁焉眾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升高座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為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儒無我罵爾往悟真篇恐天下訓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覽參同契真悟真耶尹張目厲音為指廣成壺丘延屈茂紀樞與稽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文三教渾合之旨關翻千百言眾驚異悚號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達於玄學也尹歸侍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

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懼所貽尹曰是稼料我將遐適也無何從閣劉瓘滑圖不軌惡尹私有議斥羅而成之闕右尹至成所偶遇鐵騎數騎一瞬凌空飛去彭輅論曰稽康謂神仙雜異稟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蓬彭三光閱萬歲無終極之期哉人我明僅傳張邋遢冷子敬尹蓬頭三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蹟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姻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熙其子子心悅之謂為異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臥內都事家多美妾方士盡以咒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姻姻告官為理鬮詣朝朝命檻車逮至京僇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為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墮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眾矣知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為深戒

孔復

常熟枝信為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拔補法

公為我與兼金至豬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初覺異甚久之轉與其淫毒號呼避之復覆之不可得復每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人亦趨避而復國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告亦數日不能起其陽能吹燈滅且啗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血已復出之此真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那與唯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眼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門蓬頭希言嘗在余州先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為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至猶嬌

徙後稍弱且泄瀉不久歿於毛百戶家矣先生爲其像
贊有曰希言希言遺頭蓬頭吾能睹其名與貌而不能
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爲散仙而
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習呵呵休休似涉
微誠其後十餘年問弟子李徹度者來李曾主余亡弟
周南所其人瀟洒出塵所教人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
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
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止於默欲問皆以清虛祕典
寄余大較亦用修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
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髮鬓如雪幹偉而善飲與卿大夫
多從之游大司徒溧陽王公獨信以爲異且曰渠自言

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
葉宗伯李少宰鄒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
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
彭仙翁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
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爲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枕有黃白
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詫不知其果
眞有所得否也其人携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
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接而
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問爲最李
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爲社日生嘗可信其品最
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
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且菲遇猶千里矣世間那
有揚州鶴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
當國有意引先生爲已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
也過先生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暫出少却當
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
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儀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
不懌而去既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飧
何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終當有禍王非端
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

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鄒侍御清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瑾
誅起官至廣西臬貪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僦廬以
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
具茗椀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廟田若干
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赤貧嗚呼眞不媿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貢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臬
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
在中路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咸儉偶見其僕風
內有朱油卓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截反原任
乃已家徒四壁立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袁學俸入
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質子錢比歲息進之先
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時返饋公可証美
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使李公垂雖未知其
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歎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
此人其爲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學官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爲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 因王導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又
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玄學在
雞籠山東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開
西邸延才俊遂命爲士林館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唐設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爲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倣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雞鳴山之陽乃以
此爲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 敦頤　明道先生程純公 顥
伊川先生程正公 頤　晦庵先生朱文公 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 蒙正
一拂先生鄒介公 俠　通判楊忠襄公 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 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 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榦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 柔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 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 光
中書傅獻簡公 珪　少保馬忠肅公 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 拯　尚書張忠定公 詠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鼎　丞相張忠獻公 浚
丞相呂忠穆公 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 康伯
尚書黃公 度　樞密忠肅劉公 珙
樞密[illegible]公 宬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先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
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攷
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
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闕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請
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詠之事謂位

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毀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蔣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蹟略志於後

吳太伯 初逃句曲山中　范蠡 築越城在長干里
嚴光 宅在溧水縣　諸葛亮 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都
張昭 宅在長干巷北有張侯橋　周瑜 周郎橋在句容學
是儀 字子羽宅在西明門　王祥 墓在江甯化城寺北
周處 子隱宅在鹿苑寺　王導 宅在烏衣巷
陶侃 事在石頭城　卞壼 廟在冶城南
謝安 宅在烏衣巷　謝玄 別墅在康樂坊南在新橋西
王羲之 事見冶城撰　吳隱之 茅屋故基在城東
雷次宗 開館雞籠山　劉歊 居[illegible]
陶弘景 居茅山　蕭統 讀書臺在定林寺後
顏眞卿 昇州刺史其家墓多在江南　李白 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孟郊 溧陽尉　李建勳 號鍾山隱
潘佑 見江南錄　曹彬 昇州行營親仍
張詠 知昇州再任　李及 昇州觀察推官
包拯 知江甯府　范純仁 江東運判
程顥 上元主簿　鄭俠 清涼寺有祠
楊時 曾宰溧陽　李光 宣撫使
張浚 留守都督　楊邦乂 知溧陽縣遷通判
虞允文 督府參謀　張栻 督府機宜文字
朱熹 江東轉運　吳柔勝 生于金陵
眞德秀 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嫌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略無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甯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尙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稱爲吏爲兵者頗知

自愛少譏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僞

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城境務擴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覩東晉至此又爲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衒謳歌尙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爲巧浮僞庶民尙氣能勞力田疇賈旅稱於都大率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人品倫罷居東南先士重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渟而雜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尙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爽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賤凡鄙循天地之靈秀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之風士務以喪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皇帝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炳於石渠天祿彬彬備矣以故賓寓稚彥奧區士林重其淸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燕辯論強射臧否剖析豪釐學服分理者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永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南禮部尙

書金鄉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尙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韋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暘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濟永樂十年庶吉士官御史曹義永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尙書六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二年庶吉士官尙書莊㫤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吏部郎中石沚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政使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國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陝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今致翰苑題

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甯人又永樂戊戌習譯庶吉士有湛約上元人

新巫編

陳參岳鳳作新巫編爲梁宮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宮保金顧司寇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暘王太僕韋子逢元附邢僉憲一鳳都府亞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皐羅劉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攝泉霆李蒼塘景星周巽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顧憲副璘周乃隱於醫者陳序凡如百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學稱或以節槩施

辭或以風雅侈粹音玄黃之精英而鄭圃之黼藻也一癸之士如周子者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庶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始焦弱翰林竑嘗在清涼寺讀書與盛仲交同沈頤巽上環翠閣劉以祥狂張藏庭爲韻昔仲交仲交走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諳許少張事頗隱僻披閱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讒使乃東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任吳爲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瞞耳讒使似讒佞之謂此與仲交所用微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惇以明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祝鬼神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興奇人俠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國初開闢仙衿誠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然

鄭正

顧司寇近言鄭正篇曰太宗伯董公軒擇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參讓王公嶽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狗因而彌貞矯矯乎毅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譽諸鏃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著字伯春人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長

厚像佐有吏單樞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見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逋虜於塗乃遣方人人種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類至且日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業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和爲小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汝衡相與往來講究崔胤闓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知斯道深求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溼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徵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

會榮衛之所弱勝命脈之所消息運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挺樞機洪纖蘊眞以固根柢痰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家嗚呼此其指微矣世寥寥誰能解者

客座贅語卷八終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牛山	兩大司馬
三公知人 三則	達官騎驢
牛山詩句	城內外諸水
守心戒行	盛伯年
傷逝 五則	象骨
古諸謝	師法
書飾	禮制 七則
小人	息土
飛盜	俞道婆
山中白髮	吉甫佳句
服飾	王荊公墓
石城	鄢園老李
王逢原鍾山詩	漏河得甲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無盡頌古
腰玉四人	公孤
諸寺奇物 八則	仁宗皇帝御筆
御筆藥方	佛面竹投壺
沈氏鴨	趙徐二公
塔影	優曲
戲劇	酒 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虻蟲 二則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九

明江甯顧起元著　同縣傅春官校刊

牛山

王荊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琢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取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郭九日臺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後邪今大內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入引外濠水穿宮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

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爲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爲余言猶疑頗釋爲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爲荊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湮沒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旅應會試揭曉之日王莪伯求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先如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巳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官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爲左券且兩公皆服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　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爲諸生時公即器重之贈以己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爲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則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遇公在日被譴特從吉議予祭葬官峻爲上林

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爲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爲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巳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曰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巳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遂避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逡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達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誤訶之者公性頗卞往往屢辟色謝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復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爲南部寺督常同訪鄭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爲此人必以失體誚之矣

牛山詩句

金陵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荊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彷彿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

江總宅近在青溪曲非淑非故桐臺傾倚餘竹紀塘三四月麥夏芙蕖覆蒜柳亦疏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路尾游亭又有曰西崦水冷冷松門有游亭如遊土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謝謂秦淮廣正可藏一艓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凝寒日慘如戚解鞍架山中共坐衆木側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迷亦已沒漫然不忝村如次韻豹之有曰盤跌棘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黃茹紹何有匹令宅故人眺用單老服倚方幕開亭指百金於此播塵勝我行西州旋飛鴉侯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酌王濬泉詩有曰宋興古剎今長千靈躍臺殿荒榛棘二泉相綠蘂不潔西泉倚余三石漿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花淺沙杙素舸一水宛秋蛇齡林讀仙人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有曰九日章義寺僧遊因解鞭播招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如仮而澤寺有曰猶吉東南遊午仮投僧館山白梅蕊長林黃柳弄短筝貰沙際來羁人桑閒斷如乙巳九日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如冶城路躋攀隱木杪莉記升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千有覬壓并包佳麗入

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遥溯灣入九盤相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屬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玉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觀此諸什當日名蹟彷彿見之蓋自國朝以鍾山爲陵寢後湖爲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潮溝燕雀湖蹟皆無復有蹟可尋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濠可容舠艇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罷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窗櫺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亦爲埋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遠然此河之間塞僅城中民家利搬運耳若郭外諸湖堰塞既多秦淮源遠而受水復衆湖秦淮之發源一自黄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逆方山東而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通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崗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獅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爲田地侵蝕迷多

狹考且易淤墊雖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壅溗水溗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閭夏秋江潮盛大上壅下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而鄰關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令傍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泳集氾溢之發而鄰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民食者非輕此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者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癯而清癯余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叉慈悲之意可匊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庋佛像曾爲鼠嚙守心見而嘆曰畜生欲宅豈不足而嚙而殘我像耶既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嵌側中闢一洞深數尺許因搆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其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隕其半小屋糜碎矣人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荼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延兩宮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風槩博聞强記所爲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費君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甯邑志多出君手舉以豫備名揚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磨推服君不容口爲狀其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國家以博士弟子取士高才生困此者多矣士之懷瑰瑛而就塵壓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傳述

余少而孅慢厭遣請郎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彝誼時通往來願諸裕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惟鈍以迨衰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法登載因則班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祭酒著學士集）　王元翰可大（太守著三山彙稿）

姚叔卿汝循（太守著石山書稿）　沈孟威鳳翔（給事中）

李士龍登（知縣著冶城眞寓稿）　顧元白顯仁（大參）

周長卿元（知縣有周長卿集一卷）　張孚之文麟（太守）

盛伯年敏耕（文學）　焦茂直尊生（貢生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說（孝廉著有十卷）　葛璽燕如龍（文學有竹護齋稿）

陳延之弘世（文學著陳延之集）　張園度振英（文學）

謝文學黃鐘　汪雲太鏡英（知縣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文學著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參議著蓀園稿）

何伯雅湆之（御史著定園稿）　王爾祝堯封（太守著嘉齋稿）

馬元赤電（山人有遊梁記）　李中野世澤（文學）

李惟寅言恭（臨淮侯著靑蓮閣貝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山人著柳陳甫集寓通州人）

朱王孫慶渠　王德載元坤（擢使著邪叔閒集）

詞曲

盛伯年敏耕（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文學諸小令）

張治卿因維（文學傳其雙烈記有溪上閨情章台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著花陌小令）

陳藝卿所聞（文學又選南北詞著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翰可大（行草）　姚叔卿汝循（眞行）

余伯祥孟麟（眞行）　金玄予光初（眞行兼人如燮）

李士龍登（眞行小草）　羅惟一萬藻（小篆文學）

姚封公之喬（行草學松雪小篆）　金後林殿（行小楷師文徵仲聖教序）

李惟禮寧儉（太學臨淮公子草書學懷素）

沈孟威鳳翔（草書）　焦茂直尊生（眞行）

張孚之文麟（眞行）　葛璽燕如龍（楷書學歐陽率更）

何公露湛之（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湆之（行書得晉人意）

張園度振英（眞行學李北海）　李中野世澤（虞伯）

林乳泉景暘（文學眞行）　郭康也惟誠（太學學朱射陂眞行）

畫戲

何仲雅湆之（山水蘭竹）　朱王孫慶渠（山水小景）

王澗之元耀（山水精墓）　胡可復宗信（山水）

吳季常継序（中書流寓休寧人山水佛像）

馬元赤電（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賓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爲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從也

古諸湖

金陵前志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致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蔡暾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滔化

鎮閘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驚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即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凰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干湖劉賢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塘湖高亭湖石坳湖河灣湖臺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爲田地其名聞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漪川蔡侶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苟苟合課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理歲必一週優劣勸懲咸如期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門既異

則老大挍挍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役或富貴之家雖有延師之意未盡者已庶幾其門始進飯不以正矣既入館則一意阿狗主人之意甘言飾貌而不辭甚且市肆於弟子悉其閒我於父兄一切課督取爲虛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貴買囑聲名貪緣考試以冀其斗人嗚呼師法之不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爲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昔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爲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呂與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顧憲副

珠李憲副東部侍御詩背越操嚴淨生事蕭條處人之所不堪而晏然自如羅尚書整常以廢寺田贈李邠二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侍書餉以米亦謝不受也潽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臻其方矣閒閣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與事業故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爲鄉國之貴吾於此有深慕焉

禮制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爲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絲縧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冠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都初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具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具儀曰催妝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即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壻弄新婦障車壻坐鞍青廬下卻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爲譏留都則壻之親迎者寖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亦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送至

壻家壻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壻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壻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壻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謁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壻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筭盒中用柏枝及絲線絡果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彩線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副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鐟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於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歡曰嘉禾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葦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沿流既久遂孰疑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如死者知生

者亦不以困冠色衣而傷且弔盡哀感在心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即應服而因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訟成加之而大家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人弔者即贈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開名爲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喪之旗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爲服直以帶帛將孝子之敬爲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韙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爲之其在姻友並有賻賵已耳將以錢帛遺以衣服賻以車馬皆以助斂與葬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已奠者質也設其物於前也今則賻襚之禮聞有行焉賻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爲喪家致祭居割羊豕祭飾菓疏粧假館宵餒精餚之類畢羅於庭客乃爲酹酒致敬夫酹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戚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薄禮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罷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爲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祁符卿之喪

猶著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猷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閒有守禮者恐嬉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於廢禮法之外爲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閒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即期功亦宜示豬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聲樂不與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勳貂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濫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駙馬歸攜海上所獲小人二以方籠豢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擧鳴啁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哀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爲余內兄王孝廉育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竫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

士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祥符縣地陷六里又無壅危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陷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又都子所言龍巽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起皆爲息壤王襄敏公家麗幸與內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載碍石皆起叔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爲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然不合竊洪壤之爲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曲防之所由始也以專貲自用不閉於上故曰盜正如竊天之說豈真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輒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己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實僅於屋上揭瓦去椽垂綆而下有盜人裡間中物經數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即踰檐高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嘗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兪道婆

宋金陵兪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嘗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擲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幾擬議便掩卻門時瑯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瑯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瑯躡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厲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瑯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爲諸生制義家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者青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爲名流所許乙卯冬叔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著蹟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乃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酵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其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語儘有斟酌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虛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亦無心也如此它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泠然自盛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爲巨士之俠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煙霞不受憐又云綠蕪堪果月青鏡不藏年又云閑道蹊知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煙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半醉髮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花飛又云賸月野情淡殿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氣竊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當其時衆以爲妍及變而翻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者宋周煇清波雜志言煇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靖徽子服飾變古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既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真珠白角長冠子亦挽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爲嚴備令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爲迂則羣起而媸之矣可爲太息

王荊公墓

志稱荊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

至留後用元豐替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貢知歸州經過呂恭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荊公墳否盡當時士大夫過金陵未有不上荊公墳者此可以知荊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時士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周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山門止一段尤爲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涼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址也

鄒園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荊公客也爲江東漕寓金陵府事廳廨鄰想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款客一日行鄒園老卒項聚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遲使乎生殊精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

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家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內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殺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叢呀視事荷校報守園卒是夜四更狀坐而化元老大恨惋數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人都不之及此卒內報至丹外推廣前藏名真古之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詩先成衆歎服平甫未成乃何斯舉屋壁俯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書曰此天上語非我輩所

攻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流若浮天之句爲非人所及至於奚上所與東坡聯句幾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語遂爾擬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長處詩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歷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若瑮子甲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濬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瑮子甲一領銅鍾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挖掘遂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濠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猪衣儀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爲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工畫佛及鬼神仕南唐李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揭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頗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傅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蹟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爲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俱殘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遲澀善戲筆筆作鬚髮光工天人畫壁凝彩生動然細素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惜盡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書腳與字腳相對刻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問雪竇拈古至百丈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透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出舌江西從此立宗風當來似平和

餘不復攷皆與無盡曰去夏聞臨濟宗派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稍無盡再以頌呈之云吐舌耳聾師已蹉起腳只得哭著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賜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爲給事中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勳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以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贈則在勳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王公敞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

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猫竹箭殼而柔脈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蟠屈如蟲篆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貢貞甫膳部命工臨摹裁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其焰烈須臾變燼如去薪火即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鐘即所稱景陽鐘也鐘有一百八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鐘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者

天界寺有佛牙濶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番人真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櫝龕盛之迎供於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天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爲人所竊

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症取藥御筆也字與行押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宮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爲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廣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木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篆而背語淺所款內詩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閣日高卿蓋閣大臣得此以爲異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烏肝丸馬鳴肝即晚蠶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黃烏二兩人參又丙通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有二味俱細末蒸餅爲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門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豆蔻一兩三稜二兩莪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

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錢醋煮右爲末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大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度一投壺其座高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欵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瑇瑁二株瑜形正赤而翠葉如針甚奇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畜二鴨晝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豢以籠罩之雌即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燖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彌健有得於內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糯摻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貢食之歐東法嘗聞於方家至吞月水則自來有言者項雲開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皆所不載此又下於紅鉛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扉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覩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藍小殿窗櫺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寺之所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油房巷坊中有鎖塔寺之塔影在侯駕橋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隙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隙中之影必西逝寫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遂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窗所束皆倒垂鳶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衖童孺婦媼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妝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竿等雖音節皆做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𥱧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祗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三則

浙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千金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解供滿殿香麴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壜酒色重味濁如屑稍稱茶棺以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爵又下則汞陽後市店皆並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骨之差比於廉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殢舌多飲之抵首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迄今宴會猶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麴以藥蔘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試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廣唐間士大夫家間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窗之真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鎮澄宇之露華清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清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越彪若縣尉之浸米白心蘆之石乳馬蘭嶼之瑞酥武上舍之仙杏潘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治之玉華黃賜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薦英陳摳柴之銀光陳申甫之金英班嘉甫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香何丕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香鋪營之國壁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梁以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豪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

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琖乃見酒輒喜聞佳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之荳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荳酒苦蕎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稀薟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壜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淋漓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人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

廣陽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滿州南潯所醞皆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飮可也

四夷人國初來所閒醞酒朝鮮以秔爲酒女直嚼米爲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爲酒滿泥亦以椰子爲酒掃蒜國以蒲桃釀酒錫蘭有樹頭酒惟暹羅以秔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此爲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葡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醸何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

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爲快事稍記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岕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顧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白鯿魚刀鱭河豘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陸閃大者其有鰱似鯉而身狹長鰶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鯶而鱗微細有鱖巨口細鱗鬣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刺如錐肉緊而無刺頗饕餮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鯿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巨鯿腹背多腴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箭者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鱘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鮓良其肥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鱘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鯿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即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華鯿有鱥頭扁而口哆濶身黃黑白錯尾如鯯小者曰狂刺

有鯽木中白產爲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居上有鱣頭巨而身微類鮎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有麪條魚身狹而長不踰數寸銀魚之大者也異以麪糊油煠而薦之又有黃鱔鰻鱺皆以魚名其形質實一蚺別爲一族與蝦蟹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華實椰子發芽出于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根椶嘗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有數株供太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實去本處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過冬者可四五年而簡俗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從未有能過冬者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異頻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形不逮也繇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艮岳種荔枝結實徽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荸薺種於黃堌三汊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踰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叵定也

紀蟲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蛛曰秋娘曰蚼蝦曰蜻蜓曰梁山伯曰橘蠹蛾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蛺蝶曰黃蛺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細腰蜂曰壺蜂曰牽牛郎曰野蠶蛾曰撲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蝗曰蝗曰螻蛄曰蟻蝝曰灶蟿曰叫蟈蟈曰小青蟈蟈曰土蟈蟈曰菊虎曰蜓曰蠹曰牛蝱曰狗蠅曰螢曰蠛蠓曰米牛子

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蛩曰螾曰蟻蝼俗曰駱駝在水中者曰蜞又曰蛭俗曰馬蝗曰打拳蟲曰水蛇蚕在木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蜈蚣曰蠅虎曰壁蟢子曰蓑衣蟲曰蠷螋曰蚰蜒又曰蛞蝓曰蚰蜒蝶在竈下曰竈雞在木中者曰白蟻在床壁曰蟿在檐角屋隅窗牖曰蟢蛛曰蟏蛸曰嬉蟢一曰風婆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蝨在地與床齧人曰蚤蛋在廁曰蛆

客座贅語卷九終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

官軍糧賞則例　議謚 二則
山水　寺院
郗鑒文昌帝君像　寧國公主墨杯
文士 二則　書法
畫事　王梅溪研
讀書題識　古詞曲
冶城　兩謝公墩
金陵圖　總明觀
城內外諸水雜考　東坡先生金陵詩
放生溯池　八功德水
松江開河議　古蹟僞語
秦人鑿山　建都
稽名　宮城都邑二圖
羅寺轉藏　廻龍侯舊二樁
幕府直瀆諸山　部議救荒
各倉米樣　後湖
王荊公蘋湖日　李御史後湖聯句
盧玉田遊湖雜夢詩　謚法解正誤
中書左丞一人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都御史二人　侍郎九人
右副都御史三人　舊大理寺基
移囚　賜祠榜文
追遷牢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十

明江寧顧起元譔　同縣傅春官校刊

官軍糧賞則例

月糧則例指揮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僉事五石八斗鎮撫三石八斗正千戶四石二斗副千戶三石八斗百戶三石總小旗一石軍隻身六斗有妻一石見鎌老疾軍三斗把門修倉軍斗併丁各三斗操備舍餘口糧四斗軍匠八斗無妻四斗八升優給指揮千百戶與見任同每年二月十月關支折銀每米一石折銀五錢餘月支米遇閏木折隨宜關支賞賜則例冬賞正軍綿布三疋內本色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折鈔布一疋每疋折鈔五錠軍匠二疋內本色一疋折鈔一疋有母妹幼軍三疋內本色二疋折鈔一疋無母妹幼軍一疋隻身軍匠一疋袄製一疋以上俱本色江濟二衛木夫每名胖襖一件每件折表裏綿布五丈二尺八寸綿花二斤每布一疋長三丈二尺折銀三錢綿花一斤折銀七分夏賞每布名俱苧布一疋折銀二錢

議謚

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千謚者頃因部議咨詢京兆丞舉上江二縣應謚諸公爲陳公選顧公璘童公軒張公琛何公遵陳公鎬殷公邁王公鑾吳公自新鄒使者駱公駸曾酌而議請下部矣丁巳春部議予謚四十三人而前諸公皆有待也因思國朝文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謚然謚雖爲優䘏特典而字之上下有襃貶之意未嘗不寓其中蓋有身爲宰執大臣而僅合於好和不爭之謚者光大者卽而思之其人品已可概見矣春秋嚴一字之褒也至有偉而得美謚者宜倣唐人謚貢充與議許嵩宗謚不當之意酌之例不必議奪者奏則有議者與賢而無謚者同在不可跡之天使幽厲而爲其盟千載之後史策猶譏并其人不可知矣何似存之而使知淸議百世不能泯也惟大三品以下有行義人品卓絕者特恩賜謚此則有美而無惡有褒而無刺別爲激揚虛與若宜謚未錫而追補者亦然並著在非常之例至官三品以上宜倣蔡邕王例但居是官則照例賜謚如宋天聖中孫奭等言臣使莫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而謚必嚴覈其流品者使名與實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細行細名之指而近日議奪議予之紛紜亦可息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讀誄之曰絕誄後世失於申明與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然應謚者太常議之博士具草考功審覆列都省集議上中書門下列準錄奏未允物論者覆據法駁正之得以伸其是非而私請不得與國朝則應謚者必由陳乞其子孫舊故於合于衙門奏先請求一無顯謚而後疏覆舊行得旨千謚內閣乃並列二謚請上點定故謚多有美而無惡然亦有上推主恩下采公議微示意於褒美一字之外如前所云曰安曰榮者其用意似猶而旨則嚴而切矣近日江夏斷斷謚法並以有謚爲榮無謚爲辱似背義大聚序論之旨故亟欲議奪前之濫謚者爾不知予謚一字之辱有甚於無謚與奪謚卽大聚業以定爲上中下三品之謚孰能擬之弇州謚法紀於古今用謚之原可謂備矣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著明今日謚法雖曹顧愼舉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爲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爲青龍臺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故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沓翠飛青望之如古佛頂上之螺美人眉間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拔地刺天如瑤簪玉劍突起於霄霄之上者江水一瀉千里沙騰浪涌天日爲昏最爲怪偉至靜夜無風江聲歷起余嘗夜臥洪濟燕磯聽之洶洶如欲崩四壁也後湖泓渟坦淹堤柳洲茭綽約媚人山色四圍如靚妝窺鏡湖山之美何減虎林所少者獨瀑布與寒泉耳鍾山之一人泉牛首之虎跑泉攝山之白鹿泉新淨寺之蘊玉泉舊賜寺之龍女泉雖一泓之流未足稱奇然瀹茗濯纓其爲已足偪可褰裳提罌而臨試也

寺院

南都城中道院若朝天宮則枕冶城山靈應觀則俯烏龍潭盧龍觀則倚獅子山佛寺若雞鳴寺則坐雞籠山永慶寺則傍謝公墩吉祥寺則負鳳凰山清涼寺則屏四望山金陵寺則履馬鞍山上瓦官寺則跨鳳凰臺皆備登臨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內林木幽深入其門令人生塵外想鷲峯寺地僻而無可眺然差與市遠封崇寺稍閒閒中荒涼頹廢殊無足言惟承恩寺踞舊內之右最爲城南繁華之地游客販賈蜂屯蟻聚於其中而佛教之木叉剎竿蕩然盡矣

御筆文昌帝君像

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綠袍束帶履

烏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儀蕭散出塵眞天人也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押以廣運之寶有爲苑馬卿盧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筆不知憲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眞人間之瓌寶也

寧國公主墨杯

寧國大長公主孫雞本家藏公主所用遺墨杯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白瓷酒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傾去其酒則不可見矣常見宣窯壺盞往往油內隱龍鳳細紋細視之方可覩此杯亦其類也

文士

文翰之士英英俊傑馳聲於六朝者時不乏人周吉甫暉博物洽聞長於奇與雅詩句之美冠絕當時黃伯子祖儒才藻泛發世推雕龍所著嘆覺稿出入古今誠非恆士黃徵甫惠登古文辭詩號流麗清爽獨有謝山脈鉢辨雅考據尤爲博洽顧孝廉瑞屏賦稟英多矢口而成龍蓋人上分其才無是了數人姚元吉履旋詩文典則可誦可傳與弟元初觀察有金友玉昆之目黃叔遇復儒雕文琢章鍛鍊有體追蹤家學志氣軒倫爲貧所羈不副其意張彥先一儒博洽英偉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惧然古色其後而流傳遠屐汝舟奇思溯求詩旨一出所行七帖奇集要心集步沃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其是奇人孫幼如起鄉少而精詩長習經義飛騰宏肆錄

言曷今稱才人之致孫燕尚謨稱詩南國多四方之游所行詩草中文定序之推許甚至李篆先任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爲之序頗極推挹而君心似不肯余言知其志大宇宙也此皆述綴藏雜嘗青子矜以其餘力肆意於鼓其見千秋可名一代余皆得時與往還聞分明翔其它千將之氣牛斗相望汗血之駒蹴踏欲馳者尚多不能悉紀也金陵多材豈不盛哉

張子明瞪君名正蒙家通濟門外年九十矣步履如飛日行數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啖肉飯如壯夫詩法盛唐儗王孟韋柳之趣胡彭澤宗仁詩奇贍多新致周吉甫雅其句中有畫頗王右丞余嘗序其知書齋稱汲而行之葉循甫太學滙家本素封而好讀書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詩與柳陳甫陳延之輩相唱和翩翩道上且學多所延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集校讐頗次皆循甫筆也歐陽惟禮名序以太學生官府幕投紱歸惟踏見弟多翰墨交所自運清拔有韻惟禮又善書法頗有銀鉤蠆尾之意信是白眉

書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臺池者焦弱侯先生眞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刺日之象

[illegible]立行書師章草簡勁無媚骨望之肅然想其爲人朱元介眞行師趙魏公閒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日可

儁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而辦從來書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行狎書師孫過庭婉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謙兒南皆有體韻沈生予眞書師晉諸王而波拂紛糾具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眞行法率更稍益以己意簡峭中微帶風韻故自彬彬余世英眞行師閣帖筆勢遒美行列古雅較乃祖詞咸當有出藍之譽孫幼如眞書如玉環豐艷而有致行草師米元章蘇湖學記碑幾如優孟之似叔敖獻陽惟禮眞師李更葉入分師二李與梁爲祥精不蹈古雅有意胡彭澤八分書師魏之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如潤貞自坐聽松樓上每語凝然無一點塵氣黃叔遇行書法

章草而清勁特甚余嘗戲謂君與鶴大虎稱杏堂號象伯向作字秀韻故是一反許無念爲伯倫長子眞行似乃父而秀逸過之汪如延合德和進仰時以精楷無所不臨褫弓叔眞書師黃庭經鵠樹殷宏冲永流麗圓活尺素嫣然動人

畫事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太史陳子野明府胡懋禮太史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仲雅鶴之近日朱宗伯元介作溪山水花卉巨幅眞蹟矜爲與襃榮所葬甫人遂有南宮奇眞之妙齊王孫鳳羽工寫人物給梨花自熟鶴鵠鴿雜樣然有生動之狀曾寫松鶴以壽余竟

匠元吉雅姚允吉文學之梅花金孝甫太學之蒲花皆儒雅逸宕如郭水村仁工寫大幅山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澤宗仁盡自文五峯伯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二子耀見超見奕奕皆有父風李紹箕山水草樹頗有勝情背甚不凡究所能昂然考叔之瑞弟邦叔之克工山水筆法秀美姿顏頗有不脫扇綺之態此皆近日行家以畫名者它亦無有卓然著稱者矣

王梅溪硯

盛仲交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體員長可尺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光瓜而潤蓋端石也四邊刻姓藂樓閣雲氣海濤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嵌之架高二尺餘有足如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書輒滿注水潤靡險墨與到提筆揮灑淋漓非此不稱其意氣後其子伯年曾以見示今不知眞誰氏矣

讀書題識

何交先生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紀它事往往滿幅田鈐惟謹後多散在人間其家集所書者悉扯去殊爲可惜風見前葉超定年少時閱書所書作一卷畢必有標筆字數行或評史中所載或關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吾師其恩先生於所監本諸史卷後亦然竟以人梓古人讀書無詠宦

殊處於此可以想見遺勝於帚及借人爲不孝矣

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四方之歌曲爲之亦若今號荷葉打棗干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生曲黃鵠曲桃葉歌長樂佳歡好曲懊儂歌黃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郎曲嬌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湖就姑曲姑恩曲採菱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則有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西平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伯勞歌休洗紅鄴鄴歌在朱異聲歌曲則有碧玉歌華山畿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樂莫愁樂烏夜啼襄陽樂壽陽樂西烏夜飛估客西曲歌則有共戲樂楊叛兒巢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歌琅琊王歌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隴頭隔谷淳于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俗間所歌梁橫吹曲則別爲北土所詠做其音節衍而成之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淫放哀思之語李延壽

所謂格以延陵之鑒皆爲亡國之音者也

冶城

冶城最古而最爲勝地吳爲冶城晉初爲冶城後爲西園宋爲總明觀楊吳於此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女中祥符間賜額爲祥符宮元初名圓妙觀後改大元興永壽宮國朝爲朝天宮初門南向後以宮內火災移門居東吳方而徑爲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翼之樂園武藏火也

西謝公墩

金陵志紀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觀冶城而北闢敘文獻之然揚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於時會圖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安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酒波於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爲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有名康樂坊因謝國封康樂公玄孫靈運襲封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因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玉荆公我居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望今按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今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賦荆公宅之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玄所居荆公或誤以爲太傅

也

金陵圖

朱洪道跋楊備覽古詩日暇日將倣故府得金陵圖六朝數百載圖繪盡在目又以今日宮闕都邑江山爲建康圖并刻石以獻上冊譽有自令衆訂古今徵識其下客有以前詩示道玄錢之未圖舊在玉麟堂好事家有大本此要銘金陵志所載今此圖本亦不復存矣因思金陵形勢自吳至梁陳宮闕都邑相因不改隋女平陳詔建康城池并平蕩耕墾而六朝都邑宮室之跡蕩矣楊吳跨淮水爲城朱雀航驟騎航覆盡渡囊括城內而六朝山水之形變矣入國朝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於是青溪九曲之蹟不復可考都邑宮室盡爲闢闢獨高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一一據舊問之猝未易得陳魯南先生金陵圖考一編最爲精洽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亦多未晰如方山在秦淮之左而圖列於右其諸山名尤多淆易余嘗欲爲一圖據今日之形勢名字以上遡於前代如今某處在某代爲某盡上江二邑境內山水村墅一一考證而圖之以信今傳後而病懶未能也

總明觀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於冶城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

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爲北學今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國學在雞籠山東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國立文學並在青闕寺側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而冶城之立學今人少知之者

城內外諸水類考

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因檢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城即今斗門橋以北一帶至鐵塔者是開潮溝以引江水東發青溪抵秦淮西通運瀆北連後湖即今北門橋至珍珠河一帶是也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溯此其大略也自楊溥夾淮立城即今自通濟門起西至石城門皆是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即今通濟門外上至南門一帶是也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春夏積而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流往往乾淺見一長在今日正同與宋無異宋隆興二年張孝祥知府事奏秦淮流經府城正河自鎮淮今南門內橋新橋今新橋入江其分派爲青溪今神宮洞後一段經四自天津橋今內橋出柵寨門今鐵窗欞入江宋時今水西旱西二門外皆未有土地如今日廣遠石城下即臨江柵寨門近地勢有力者因築斷青溪水口創爲花圃爲游人觀賞之地每久雨水暴至則正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溢城內居民被害今古滑青溪運瀆河身皆爲民占埋塞不通故水患正與此書相類今欲復

通柵寨門使青溪從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澈繼孝祥知府詔澈指定以聞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寨門尤便從之咸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衆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爲圩田日多每夏西暴至江潮復涌水即泛溢皆雍流城內一河入江自源及委所過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爲本石所堰東抵及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資柵寨門河今內橋以西至鐵窗欞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大街是分洩其勢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特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過數日即退北

害亦輕諸鄉外圩田則始見其害可畏矣上元江寧
濱水多賴圩田農民生計居處多在圩中每遇水至則
舉村圍阯日夜併力守圩辛苦狼狽於淤泥之中今上江寧
江而地一及句容以西山上下一帶皆圩田此害如遇大潦幸而雨不連降風不
湧浪可以苟全一歲之計其爲風浪決則水注圩中平陸
頁田頃刻變爲江湖哭聲滿野挈舟結筏走避他處國
賦民食兩皆失之是皆水不安流之故爾其言城內外
之水患最爲明切痛快與余前言郊外水患悉合於數
百載之前第今諸湖既難議復惟疏支流一節稍可舉
行是在有地方之責者亟議而利爾

東坡先生金陵詩

東坡先生在金陵爲詩凡十有五篇小子遐嶺亡於金
陵作二詩哭之又次荊公韻四絕句又同王勝之遊蔣
山又次葉致遠韻時致遠正從介甫於金陵又次裴維
甫韻裴時解石於秣陵又次段縫韻縫家居金陵者也
又紹聖元年至金陵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并贈和
老詩又建中靖國元年公還自海至金陵又次韻清涼
老詩又題長短句於賞心亭又書觀音頌於崇因寺

放生洲池

石頭城前有長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帝日市鵝鴨
雞豚之屬放此洲置戶十家常以粟穀飼[illegible]千數
又唐乾元中詔於江甯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
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文今
淮清橋北水通古青溪西入運瀆者其遺蹟之一也後
口口宋天禧四年改湖曰放生池又曰按[illegible]經唐口
口中已置此池史正志於青溪放生池建閣張栻爲之
記

八功德水

靈谷寺八功德水自寺循外由鍾山流出下有石爲曲
水引之在寶公塔之東北宋知上元梅摯記甚工其文
曰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
止修行有一厖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
池措之無難矣人與日滅一沼沸成深淺盈溢可信

丈泉非不鑒碧泉無源水旱若初盈耗一色厥後西僧
竊至云次域八池一已湮矣此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
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病
又其效也文多不載今水有時而竭或云水在山中因
禁地人跡不至歲久木葉所堙故有時而涸不知然否

浚江開河議

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險惡往來
舟楫嘗有風波傾覆之苦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帶有
內河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今燕子磯以下抵京口一
帶舊有河形宜加開濬則一百八十里江險可以引避
此請運與士商往來之利也余甚韙其論因考舊志
古清河一名靖安河在龍灣市上元金陵鄉宋吳準靖
安河記略云自金陵抵白沙江險其尤者爲樂官山李
家漾黃泥流觸港口凡十有八處號稱老風波而玩險
狎者非不袖手東南漕計歲失於此者什一二宜
[illegible]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病得古清河於靖安鎮之
下鉄日謂其脈運道於青沙之夾起北岸穿舟月港繇
港尾趨北小江入儀真新河商旅安流入十餘里抵揚
州新城下可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險按此論正與李
君意同特彼在徑趨北岸此則專傍南岸抵京口耳北
岸之河今亦堙塞蓋江水東西冲決不常浚江洲地時
有坍卸入江者今上新河昔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

岸今不過里餘矣陵谷變遷江上尤速李君之議甚美
恨再與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古蹟餘語

白石青溪　龍廣山雞鳴埭　蟹浦龍山　桐
樹灣竹格渡　直瀆橫塘　謝公墩杜姥宅
烏榜村青林苑　西州東府　三山二水　烏
衣巷紅羅亭李後主作亭　一人泉五馬渡　商飈
館　宋排露亭陳　蘼蕪澗茱萸塢　入漢樓晉　橫江
陳　赤烏殿吳　朱雀航　南澗北山　珍珠河
臙脂井　花林村竹篠港　夏侯由朱年壇
龍舟山投書渚　皂莢橋白楊路　赤闌橋烏
衣巷　齊龍堀上後湖　白楊洞　龍門五十六陵宋
淮二十四航　梁五明殿唐百尺樓　伏龜樓宋在
東南射堋　跑馬埇南唐有埇　南磵樓西州路　青
溪宮白石壘　宋玉殿梁金華宮　落星樓清
暑殿　三品石八卦泉方山定林寺　鳳凰里燕雀湖
又云蝦蟆碑　觀稼池元帝　鹿扇渡　慈姥山道
士塢鍾山　莫愁湖桃葉渡上梁王大令渡下　穿針樓
遊遨步　謝園走馬路盧龍翔鸞坊　榜名爲城
臺月九日　棲霞寺落星岡　鼓吹山幕府寺
青谿祠白石廟　玉樹後庭金蓮帖地　疑城
吳於石頭設以拒魏文帝　辱井　胭脂井

秦人鑿山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硊山爲秦皇鑿山斷金陵王氣之
處不知今城之西北盧龍馬鞍二山間亦爲秦所鑿也
此處正號金陵岡俗傳埋金之讖正是此處岡上有碑
因開靖安路失之張鉉新志言其地有溝溝中有石脈
見存以證斷鑿之跡盧龍山今土名獅子山志稱在張
陳湖北岡壠北接靖安今山下爲儀鳳門門外猶號龍
灣城郎新志所稱靖安鎮者是也由此而北則爲直瀆
山又按今龍潭有靖安村去城九十里與志遠近迥異
姑兩存之

建都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三
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齊建都七世凡二十
三年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陳建都五世凡三
十三年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南唐建都三世凡三十九年宋南
渡爲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以上金陵爲都皆偏
安也至我朝爲帝都已遷北京爲南京一統萬萬年自
古海內建都之多而且久未有踰金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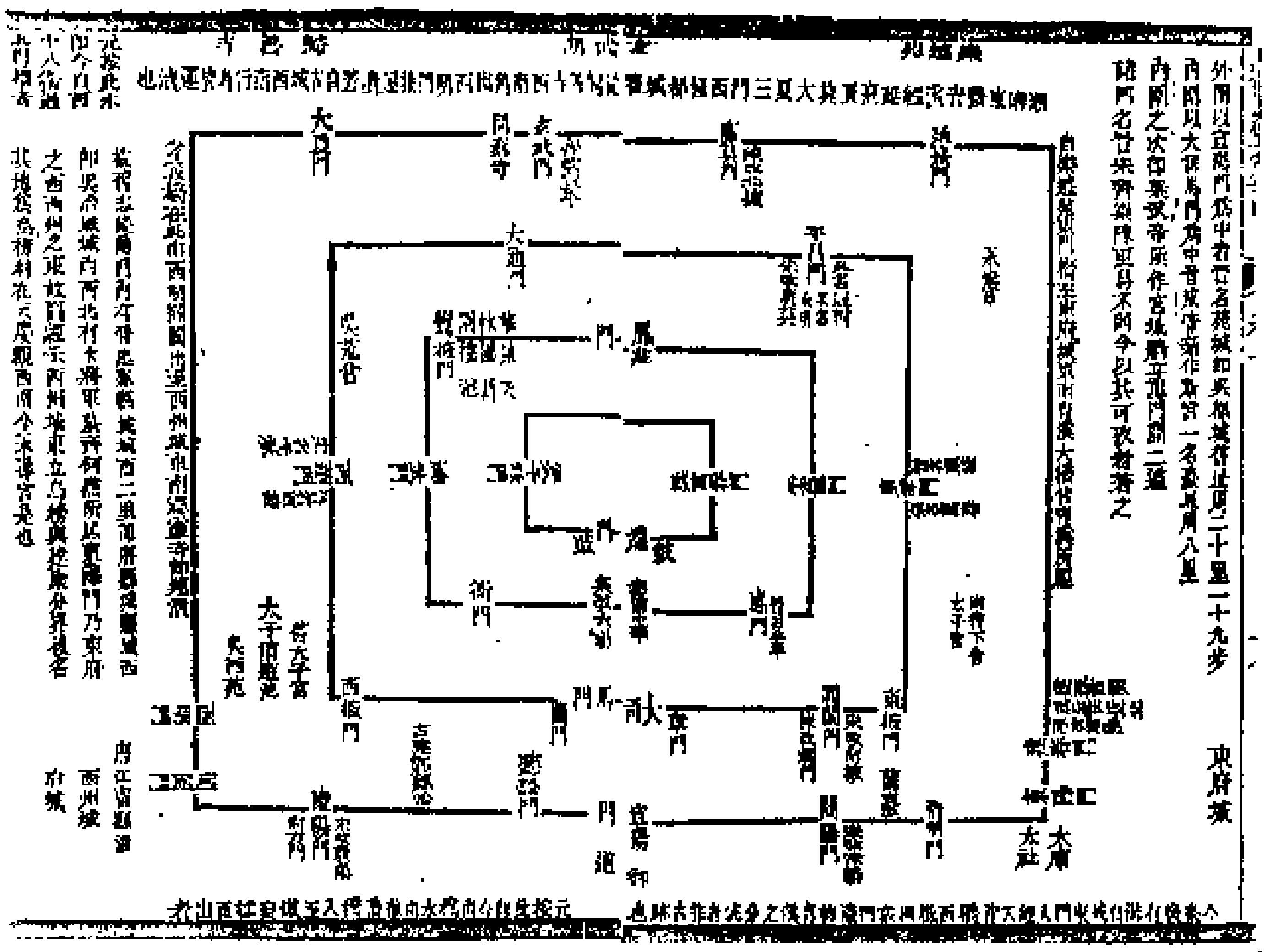
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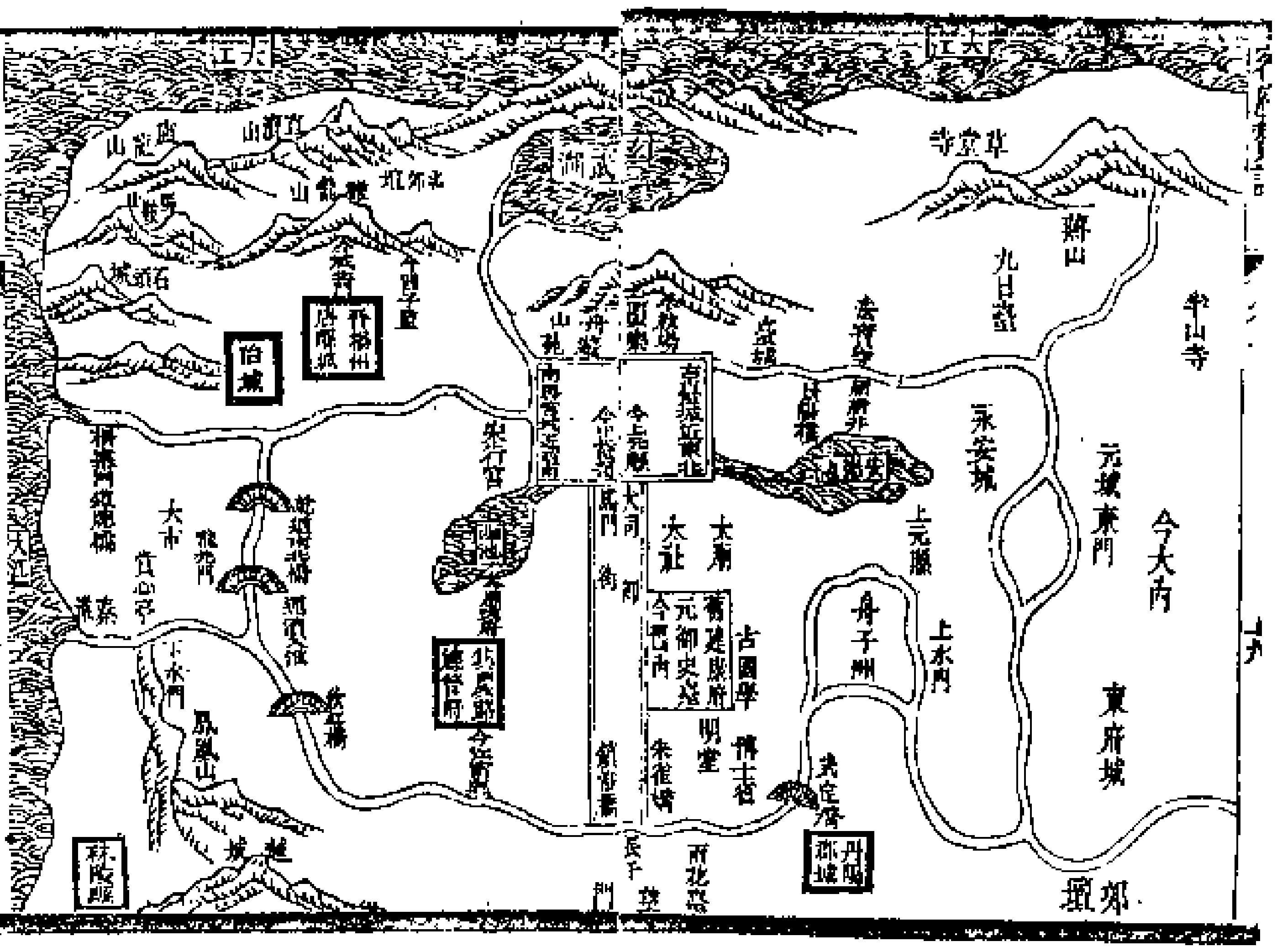
金陵新志紀諸橋名多有認誤如運瀆青溪所跨諸以
遊跡參之次第可攷而紀敘無法有一名而兩紀者其
自序言官府文案兩經焚燬故老凋喪無從諮訪固宜

有是今姑就俗稱上附於古可徵者志之內橋在宋行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嶷建石橋號蔡公橋後改天津南渡後用西京大內前橋名也新橋本名萬歲橋唐詩句中萬歲橋邊此送君新橋乃楊吳時所名又名飲虹橋羊市橋本名清化俗呼爲閃駕景定二年馬光祖重建手自書榜改今名笪橋俗傳茅山二十六代笪宗師所建舊名鎮化馬光祖改建名太平橋武定橋馬光祖建定今名舊爲長樂倉巷橋舊名望仙橋馬光祖改名武衛北門橋舊名武勝大中橋舊名白下又名上春橋南門外橋五代楊吳名長干橋今乾道南北二橋與北之獅子橋青溪之竹橋內橋東西之東虹西虹橋皆舊名此其灼然而可據者也

宮城都邑二圖

新志所載六朝宮城都邑二圖前後錯綜可以想像往代之概而以山川之大勢參今日都邑宮闕之制古今之異同可以了然於心目中矣患其久而就堙因列搨於此





羅寺轉灣

入石城門往東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環俗名螺螄轉灣或曰訛也路曲處乃鐵塔寺寺舊名羅寺此路値其隅角故曰羅寺轉灣耳因攷此寺宋太始中邪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尙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爲建塔寺內或曰羅寺蓋乃因此僧立名乎又寺佛殿前舊有鐵塔二座乾興元年鑄今之名鐵塔正以此也俗傳此寺洪武中聖祖在大內望見其塔中有僧窺瞰遂毀寺爲倉然建文二年寺僧募修疏文見在則洪武中寺固亡恙也其改而爲虎賁左衛倉不知當何時耳

廻龍侯舊二橋

廻龍橋金陵新志在城西門內今卞廟西大街有平橋而下洞甚巨南通運瀆至鐵窗櫺者即此橋也而金川門內又有一橋亦名廻龍橋則以成祖靖難入城之故又鐵塔寺倉前有橋俗訛爲侯家橋老言本名侯舊二義似有所爲借無可攷大都修志所載名目多係地方人開報自非吏冊確有證據訛外自難糾正士大夫即家於此寓於此足蹟未羅耳傳已熟欲一一得其眞而求之故未易也

攝府直瀆諸山

寰宇志稱攝府山東北臨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鄰

浦又南接盧龍山南畿志言一名石灰山由此北屬至觀音山突出大江爲弘濟寺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晉王導溫嶠亦葬山西寶林山北有夾蘿峯俗訛爲夾騾言達磨北渡梁武使人追之使者乘騾爲石所夾云直瀆山有直瀆洞舊志言山東西有水流入大江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竺瑤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今瀆與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議救荒

余前已載救荒之議謂當於戶部倉糧借放今查部志成化二年南京饑撫守備太監王某等奏准開倉糶米四萬石以濟饑民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在於街市糶賣止收銅錢不必勒要銀兩聽令饑民得以零碎買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災題撫應天都御史丁某奏准糶買南京倉糧二萬石以濟災民其米價收貯戶部銀庫候豐年召商買補或放折色月糧支用近議止於放銀月分米貴則放米或預放二三月尤爲便益不費而惠似可常行

各倉米樣

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慶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粈米花紅米蘇松常三府廣德州浙江嘉興湖州二府黃粱米白米應天鎮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粱米白米白晚米花白米浙江金

華衢州紹興三府黃粱米白米花白米每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蘆蓆一百領內本色七十領折色三十領貓竹二根爲墊廒用

後湖

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洲上有郭璞墓皆爲庫以貯冊前抱一小洲中有溝縈環如漢隔今爲廚房以供飲食東二洲一曰陵趾洲一曰太平洲近西小洲號別島秀出可愛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則所謂龍潭也即劉宋時龍見處

王荆公疏湖田

熙寧八年荆公官江寧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帶管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敬迎皇風終成一歲所幸四郊無盜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烟繁茂爲富者田連阡陌爲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爲玄武之名前代以爲遊玩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饑人盡得螺蚌魚鰕之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勑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勿令豪强大作侵占車駕遊狩復爲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

望明降隆章綏懷貧病按此分甫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勑依允紹興二年趙善湘增收後湖田租遂爲例淳祐十年增充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元大德五年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自是以後惟有一池俗皆田地國朝平定海宇貯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始復開爲爲湖遂爲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後湖聯句

李熙爲御史同喬戶曹後湖聯句云片雨孤城畢三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鳥天遠斷飛鴻覊思心迢遞鐘山氣鬱葱雲程須共勉眞遣貴如蓬其二濟書偶成騷驟步小橋東袖拂蘆花雪堤翻落葉風觀魚臨水次訪古過林中回首斜陽外孤鴻白遠空李素有文名而集少傳僅見於此

盧玉田遇湖魏夢詩

盧玉田先生取選時夢中得句云水國微茫路不分紅香引入白雲深後官南戶部主事退湖恍如夢中之句因續云仙洲恍覺非人世民部無論有翰林日永放衙看鶴舞雨餘憑檻聽龍吟平生剩有烟霞癖宦海何嘗慰此心

謚法解正誤

南監本史記刻謚法解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後人誤接述書之遂錯亂無章卒莫有釐正之者今按汲冢周

書書之周書亦有前後失次者並爲釐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謚○按此篇博物志謂爲周公所作今按古書言是因二公終崩葬錫之謚制謚從此而始因叙謚爲後世之示制也云此爲周公作者非其本矣）

民無能名曰神（周書作無名曰神一人） 揚善賦簡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 靖民則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仁義所往曰王

立志及衆曰公（周書作立制） 執應八方曰侯

賞慶刑威曰君 從之成羣曰君（二條史有書無）

壹德不懈曰簡 平易不訾曰簡（周書作不疵）

經緯天地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周書作博厚）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剛彊直理曰武 威彊敵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名克服曰武

大志多窮曰武（書作考志） 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安民長悌曰恭（史作愛民） 執禮敬賓曰恭（史作御賓）

芘親之闕曰恭 尊長讓善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書作曰康）　照臨四方曰明
譖訴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純行不二曰定
綏柔士民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二條史有書無）
諫爭不威曰德　辟地有德曰襄
甲胄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
質淵受諫曰釐　慈惠愛親曰釐
小心畏忌曰僖　心能制義曰度
博聞多能曰獻　聰明叡哲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執心克莊曰齊
輔輕就供曰齊（史記作資輔就共）　溫年好樂曰康（史記作溫柔）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敏以敬順曰頃
甄心動懼曰頃（頃書作甄）　容儀恭美曰昭
昭德有勞曰昭　聖文周達曰昭
保民耆艾曰胡　彌年壽考曰胡
彊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柔德安衆曰靖　恭己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治而清省曰平（史作無眚）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史作布剛）
威德剛武曰圉　耆義大慮曰景（史有書無）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史作無周）　彊以剛果曰威（史作猛以）
猛以剛果曰威（史作彊果）　彊毅信正曰威（史作執正）
辟土服遠曰桓　克敬勤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道德純一曰思
不肯兆民曰思（史作大省）　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柔質慈民曰惠（書作受諫曰慧）

愛民好與曰惠　能思辯衆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兵甲亟作曰莊
叡通克服曰莊　死於原野曰莊
屢征殺伐曰莊　勝敵志強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　克殺秉正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愨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書有史無）　象方益平曰敬（書有史無）
合善法典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剛克為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史作典德書作不塞）　克威捷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　治民克盡曰使
治典不殺曰祁　好和不爭曰安
外內貞復曰白　官人應實曰知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實不爽曰質
溫良好樂曰良　德正應和曰莫
勝敵壯志曰勇　昭功寧民曰商
狀古述今曰譽　慈和徧服曰順
勤施無私曰類（史作施勤無私）　彰義掩過曰堅
危身奉上曰忠　內外賓服曰正
肇敏行成曰直　愛民在刑曰克
教誨不倦曰長　擇善而從曰比
好廉自克曰節　除殘去虐曰湯（史有書無）
思厚不爽曰愿（史作思慮不爽曰厚）　述義不悌曰丁（書有史無）
述義不克曰丁　死而志成曰靈
不生其國曰聲　死見鬼能曰靈
極知鬼神曰靈（書作鬼事）　好祭鬼神曰靈（書作鬼怪）
亂而不損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不勤成名曰靈　隱拂不成曰隱
未家短折曰殤

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史有書無）
殺戮無辜曰厲　愎很遂過曰刺
不思忘愛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夭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好變動民曰躁　怙威肆行曰醜（史有書無）
在國遭憂曰愍（書作逢憂）　在國逢難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書作折傷）
壅遏不通曰幽　蚤孤鋪位曰幽（書作有位）
動祭亂常曰幽　肯於賢與曰愛
疏遠繼位曰紹　華言無實曰夸
逆天虐民曰抗（書作曰煬）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　滿志多窮曰惑
好內遠禮曰煬　去禮遠衆曰煬

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生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失無日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懆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於也（史作放於）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

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此後一段史多訛闕按周書補之差可讀周書又有四年無暴曰糠不悔前過曰戾思慮深遠曰日息政外交曰推史都無之似宜補入

中書左丞一人

楊公憲上元人洪武二年任中書左丞三年伏法公創為一統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己以招權待召陳極知其意謂公曰此押非常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也公大喜即擢極爲編修噫此其所以致禍與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金陵瑣事載之考吏部題
名洪武初設吏部隸中書省張公銘普爲尚書二年擢
尚書周公𤣱由茶陵人薦歷天由龍泉驛附除湖廣
行省平章任調鎮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載甲第中官尚
書者在上元者縣則曹公義容仲倪公謙元上與公璣溧水黃
公敏容竹黃公紱天倪公岳元上吳公文度江寧王公倣衣銘
尚書胡公汝礪溧陽顧公璘上元劉公麟廣衛洋梁公材金衛吾周
公金府衛軍王公以旂江寧王公暐容何鄉舉則陳公恭江寧齊
公泰溧水又嗣慕則翟公瓚江寧又人物則倪公斯溧陽二部戶
流寓則周公道山西人舉人官南刑部尚書門山次子孫官南京居江寧之
而不及二公與鄭公簫周公楨端木公復初瑣事中又
不載黃公紱翟公瓚以二公別省人占或有據也二書
又俱不載陳公壽遼東人官刑部尚書倪解官貧不能歸流寓於

南京

都御史二人

金公淳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張公琮嘉靖五年
任如金公

侍郎九人

俞公綱上元人官南禮部左侍郎張公文昱上元人由
人才洪武中爲刑部左侍郎秀公勉江寧人永樂二十
三年爲刑部右侍郎蕭山東參政劉公璉江寧人官
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部右侍郎
張公志淳江寧人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郎殷公邁京
衛人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吳公自
新江寧人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侍郎朱公之蕃京
衛人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郎內張公志淳雲南
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一人

丁瑞上元人正統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畿志載談允
溧水人洪武庚午舉人丁汴溧水人弘治己未進士俱
官都御史考弇州堂卿寺表無後二公姓名

舊大理寺址

太平門左有高山如圓盆立者名龍廣山國初遷大理
寺於此後乃徙置於門外門直達於北曰太平隄隄左
沿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遺之僅見刑部志

移囚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攻安慶南京戒
嚴刑部匯監監人犯俱移於錦衣衛獄事寧復初按
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舊有大塘總括三法司京畿道
在內南刑部郎中龐嵩建議將舊欲於湖北岸增築城
接刑部後牆至鍾山之紅牆止不惟法司緩急有備免
越獄之虞即陵寢後庳亦增一重扞衛其議亦是今大
閣爲多地自三法司後佛國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
不可不復修以防不虞也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
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
腳作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
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
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又
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剃一搭頭
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閹割全家發邊遠充軍
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
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

字樣以爲名字稱呼一幣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
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
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
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爲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軍兵
馬司拏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劄翰樣制更
改作半截靴短靿靴裏兒與靴靿一般長安上抹口俱
各穿着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揣摸該
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爲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貴賤
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
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劄翰違者處以極刑此等
靴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奉旨這等亂法
的都押去本家門前梟了首全家遷入雲南一榜永
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
勑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
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
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拏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
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燬了敢有
收藏的全家殺了此等事關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
謂頓挫奸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

逍遙牢

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遙樓太祖所建以處游惰子弟者

按蹟太史雜綴錄紀太祖惡游手博塞之民凡有不務
本逐末博奕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名逍遙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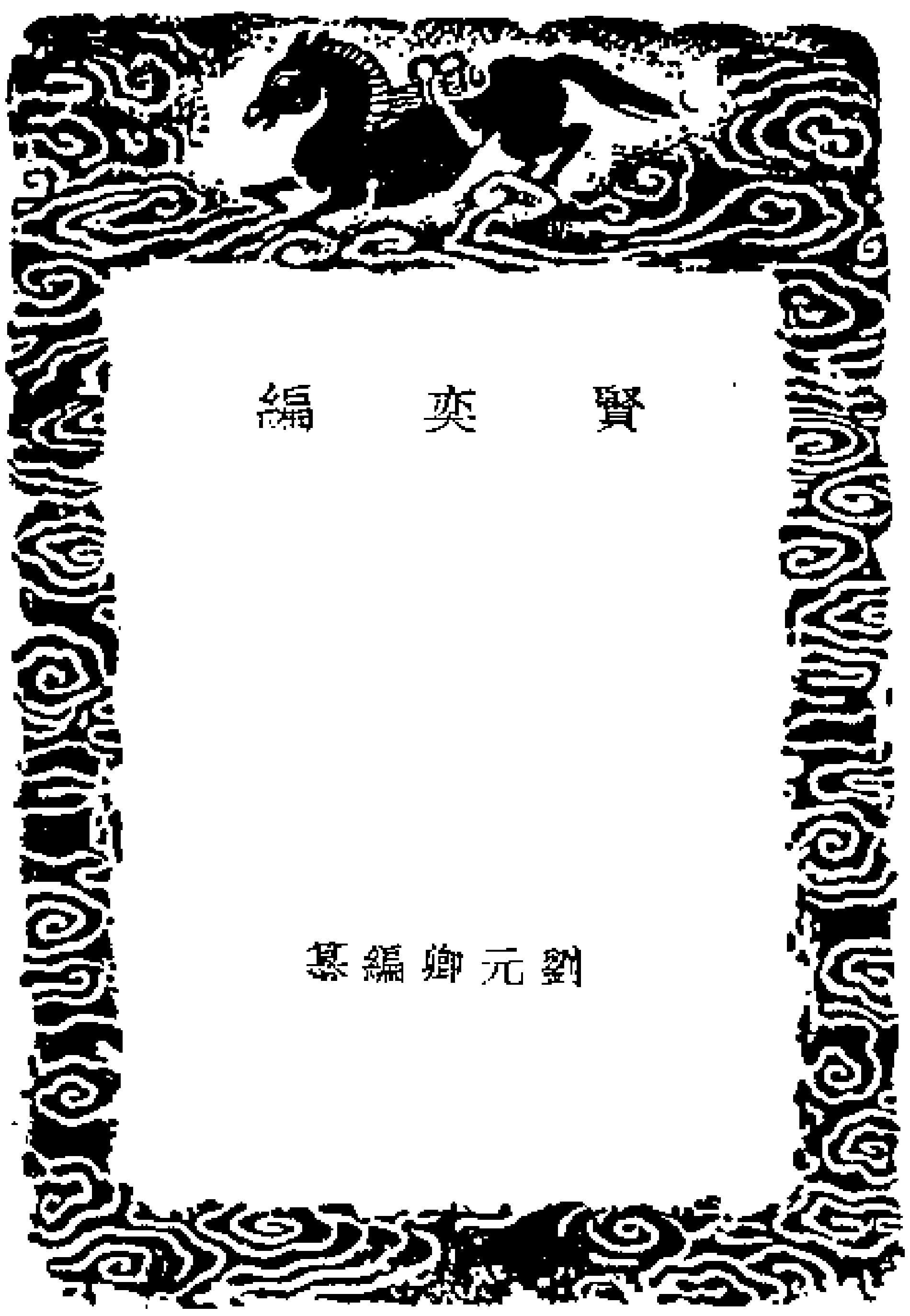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舉嘉靖乙酉鄉試三十乘乙未會試
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於尚寶卿致政時年不滿
五十歲居林下踰三十年顧殷壽考子孫之盛爲留都
冠生平無霜露之恙體中小極但令家人治术粉丸
進二三顆即愈萬曆乙酉中式舉人謁先生時方矍鑠無
老態年八十餘予嘗見先生道貌眼碧長頂白髯飄然
真神仙中人也

客座贅語卷十終

客座贅語十卷

明顧起元撰起元有說略已著錄是書所記皆南
京故實及諸雜事其不涉南京者不載焉亦金陵
瑣事之流特不分門目仍爲說部體例耳雖頗足
補志乘之闕而亦多神怪瑣屑之語至前聞紀異
一百條全錄舊文取充卷帙尤爲無取矣



賢奕編序

余性拙。不曉博弈。客至第相與對坐。又不善飲酒。客或欠伸苦之。因館食之暇。輯古今人言行可爲法戒者。粗作區目。客至焚香拭几。取書讀一二品。以代弈棋云爾。讀者因有所觸動。豈獨曰。猶賢乎巳。類凡十有六。蓋余嘗從田野間。聞諸長老譚宦正成弘間民物殷盛。閭閻熙熙。由時一二元宰哲臣。器局宏深。貫行方正。故里風朴略。古意盎然。今民含無不有愁歎聲。而尙習日侈。則士節之不立。士節之不立。則器不足處之。總其本原。歸於學。斯所繇不能行古之道也。輿述懷古第一。次廉淡。次德器。次方正。繼之以證學。學明而倫敍矣。故敍倫次之。而家正矣。故家閑次之。家閑則官政立。官政立則仁澤遠。仁澤遠則幹局宏。故次官政。廣仁。幹局。執貫不才。執心不仁。有其蔽之。政乃弗達。斯孔子所由得之。不得曰。有命乎。受之以達命。維儒暨佛。蟬脫塵埃。寄浮遊。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受之以仙釋。豈惟仙釋。夫物則亦有然。明於庶物。君子存之。抑人有言。道在糠粃。是以成翠響而喩。醒於指陳。或諧言戲之。莊於法語。或曲引輪迴。感於斧鉞。故復述觀物。述譬喩。述應諧。而以志怪終焉。

癸巳端陽。安福劉元卿書于章南館之處仁堂。

賢奕編目錄

第一卷

懷古第一
易服逗巢　文公古道　東山箴仕　相國野飲　冷齋光牒　古人稱字
洛中風俗　文貞歸省　枯魚餽相　戴笠乘驢　二公可法　大宰步行
馬卒同爻　莊事先驗　拔秧布田　蒼頭買油　三君厚德　上京乘馬
方公端毅　步入司門　緋江雅會　憲使叩集
廉淡第二
布袴曳柴　賈犬贅疵　陸公貴倨　景仁茶具　日知辭官　鹽豉棋子
文穆御餞　魏公逕帶　之翰辭硯　長公惜福　食肉見疎　官下買物
希文三婢　張公儉約　元衡儉說　軍兒作息　毅燁大費　白袍點墨
篤仕御礦　孺帝御史　西涯還帕　戍邊謝餽　舜設圍麋　貴子案燼
忠實精嚴
德器第三

丙吉容吏 韓王寬厚 北戲宿奴 行儉碎盤 鐵杯羽化 不校狂生
[illegible]殺不問 養且雅量 韓公盛德 失銀不言 汲引萊公 受欺不辨
李京焚帖 善處小人 口稱弼弼 務掩人過 楚材解讎 夏公大度
釋憾薦賢 不罪罵官 莊渠長厚 不校前悔 馬公包荒 失褐不認

方正第四

常林抗禮 范鎮不阿 蕭引持正 自恥呈身 師道風節 傳察辭婚
忠毅焚衣 不拜帝師 不畏中官 東州正言 立齋偉節 仲默抗直
衡山持操 不謁中貴 不私兒壻 自焚關節 不徇權璫 以身庇民

理學第五

貴學踐思 子野導君 文莊芸喩 創悔屠豕 省諐釋產 自擯吳生
篤實即學 自省先人 呂公忘己 三轉良知 白下論性

第二卷

敘倫第六

上君長臣 任臣不疑 列精子高 齧指心動 懷肉自誣 月明跪街
新宅推兄 王旦友愛 原嵐感悔 兄弟爭戍 梁鴻高義 命婦顯夫
曲江小友 白生交情 吳公友誼

家閑第七

石奮勅子 遼子一經 柳氏家法 杖落金魚 索杖訴子 程氏母儀
申國內教 寶儀嚴重 王門素風 希文焚幔 了翁童訓 深夜驗問
温公家政 買公戒子 孝肅家訓 横渠養正 金谿陸氏 浦江義門
文恭嚴父 石溪義方

官政第八

如入暗室 卿請不載 元之下士 盧坦名言 一切報罷 范公起廢
曲全下吏 不言帷箔 事貴詳審 養兵便民 三人推車 叱去例簿
試科展限 存齋在家 閻貞直抵 韓公攬柄 薛士識士 薛懿宦官
荊門善政 西山治廣 伯子化民 蘇公禁溺 呂公官篋 敢戒兩採
脩齋帶秩 三公卻賄 不喜彈劾 陶公仁言 散錄貫索 石門議論
爲令要領 兩溪治河

廣仁第九

元振助喪 鎮江太守 黨府具書 周氏買婢 王曾取女 兩六作五

掩骼埋胔 不受褚弃 平園活吏 政事及物 獄官賢妻 福建士人
王公焚諫

幹局第十

鎮靜帷中 處分譁卒 三公處變 魏公蟠書 再過多智 閬帥擒賊
敗度煎膠 濠魚不禁 落簪舟底 文正留身 賃借瓷瓦 易去僞詔
計擒叛將 巧疏滯鏈 趙公懸智

達命第十一

方叔下第 富陽三古 誠齋任運 禍福倚伏 方遊晉用 韓氏夫人
顯道夢徵 吉凶在人 郭張奇遇 柳庄星術 數不可逃 韓夢捧天
婚姻前定 禍福由命

第三卷

仙釋第十二

師惟度我 玄宗正訣 因持杯水 眞如變易 道無明晦 擁爐悟道
道在身矣 有爲見處 解襦六偈 河陽豬肉 木犀花香 無始習氣
雪竇禪師 蝸鑽故紙 不加不損 黎子雜釋 佛本於老 讀普門品
朱子詰略 回回穿孔 儒門淡薄 景仁逐佛 撫掌談禪 耿公距詖

觀物第十三

高鵬嗜殺 泉海巨魚 上林慈烏 衛鏡水母 孔雀愛尾 義驢報德
愛犬活主 乳狗復仇 象猴感舊 玉京狐燕 猿子死孝 浯溪紀事
鷹攫綠巾 金陵義貓 龍山鸚鵡 長安仁鵲 靈齋烈馬 寺犬鳴冤
獼猴世情 自藏六根 鸚鵡求道 誌公鳩偈 滌水二鳥

警喩第十四

舍稼戶田 盲子問日 操舟天幸 癩屐釋疑 鶴鳥東徒 墨魚巧護
荊山驛騎 擲金求富 寸鐵殺人 盲舟多敵 陽畫論釣 猩猩嗜酒
物有相假 新婦至盲 黎丘惑似 教子私藏 蝜蝂死愁 麋麑狎犬
南岐安癭 黠猱媚虎 南方沒人 黠兒竊李 習見先入 田韓畫本
執泥繪像 山魅漆鏡 貝母治病 活人忠告 以水喩性

詼諧第十五

里尹昧我 指雁爲鵝 道在舟楫 盲子贈檣 妻子索痒 甲乙相詬
拾金自累 乍解張皇 奪父名貓 兩生同病 尊令嘈諛 習氣難袪

二女醜吃　緩辭救燈　沈屯多疑　僞兒脫死　漢村三老　辯飯三駿
不識青衿　性嗜臧奠　大癡善諷　侍郎製碑　鵝鴨諫議　天譯口業
僞耳試筆　壯興滿謁　彼有淫具　瓦衣不漏　非禁月明　僧宗盤毯
貫父課馬　逆取順守　關亭在此　蜘轉公頭　作僞日措　傍人門戶
酷信風水　兩犇相觸
第四卷
志怪第十六
賊殺王閣　妙寂復仇　泗州居沽　掠剩使者　春榜揣名　三刀不死
代國殺妖　非熊前生　死不忘廉
附錄
閒鈔上　閒鈔下

賢奕編卷之一

安成劉元卿調父編纂

懷古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命父老妓樂迎之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已遣人郊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爾，守咸曰，君所謂眞狀元矣。

朱文公與歷國卓夫人書云，聞幹官欲為五郎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無不放慢縱恣，觸事懵然，恐意將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楊東山言某筮仕為零陵簿，太守趙謐，丞相元鎮子也，初參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將一揖上階，敘禮數既畢，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育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

錢文僖留守西京，有郭延卿居水南，營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樽果蔬，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因稱嘆累日。

周益公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豬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見其尋侈云。

穀筆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世有字其叔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先之兒輩諸君寶之類，今惟平交乃稱字，稍尊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

今人宴集，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即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悋，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遇一張恭政者，風陵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襪語達旦，自常饌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雙雞束薪相辭受，其簡易如此。

趙司成永號頫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裁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於先壟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為人通私書請託，諸梟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章文懿公懋嘗謂門人黃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

用一肴奉。盤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大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恭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姪朴菴公（名極 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 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曾哉。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

胥文恪公鐸。為舉人時。赴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僕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猥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尚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登。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儼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〇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嘗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醑。一遵古養老禮。維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為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

如此。

吳冢宰公琳。入吏部。尋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

耿文恪公裕。官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輒見其蒼頭市油。念吾自入仕。未嘗市油。心竊愧也。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其朴如此。

屠襄惠公滽。致政歸。營第宅。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使人從容嘗說欲券之。嫗曰。此吾死所也。需則須徙。老孀將安歸乎。公曰。令需而不即徙。但去敗屋而更新之可爾。嫗曰。如是幸甚。公乃出柴薪二錠付其子。久之嫗告公曰。賴公之賜。今已立業娶婦。擇日嘗徙矣。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款以飯食為之惆悵而遣之。〇鄞洞寰張翁。是尚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為學憲時。廳學僅二楹。旁一遺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得之。告於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甁撤彼廢居。其夫婦何以為情。公為惻然。欲取券還之。翁曰。毋。計其銀已償人矣。可若何。公言嘗併其價不取。翁始怡然。〇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鄰居為業。公呼而讓曰。是世與我比居者。何忍令其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按昔趙清獻所居甚隘。子姪以厚賞易鄰居。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鄰。

忍棄之乎。命亟還之。并其直不取。蘇長公買陽羨田。聞田主嫗泣。亦還券。事亦類此。

吁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雖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輸轎。仲子司徒嵩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在妊。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姪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十數人。皆推公之能讓福云。

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遂章。天下士宦靡然嚮化。公獨峻卻餽遺。其人或言此其鄉俗。非取諸民者。公曰。汝俸幾何。奈何推以遺我。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皆一鉄耳。公又曰。余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竟不受。有郎差臨清者。諄諄誨之曰。往聞縉紳過此者。必具豐饋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脂膏。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席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具饌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乘。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甚若勿聞已。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共賃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至。鳴騶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在。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於此。為之三慨焉。吁使司寇公視今士習。慨又何如。

吳大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隋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邀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

折簡相徵。具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為。比至命庖人即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

黃遷嗣公卷解紱歸。春夏間驅家衆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皆假農具隣舍。隣舍子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公性故孤介倜朴。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為常。耿先生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款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餒。已有婢從屏間窺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此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雞肋狼藉。不為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

廉淡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謝大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為具餐。大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

畢卷畢具，客去，祁公大怒，責數伋曰，汝不能光啓父叔，乃復隳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范蜀公與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累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初不謀於家，既得請歸，卽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惟築臺池，引賓客與娛樂而已。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盤餕棋子上有肉兩臠，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呂文穆公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楪子大，安用此爲。

王文正公旦居家，嘗有貨玉帶者，弟以爲甚佳，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乃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竟不受。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計日分之，貯其餘以待賓客云，嘗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仇大然守四明，雅愛一橫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曰，早具少肉，晚菜羹，大然駁曰，某爲太守，居官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歐陽永叔與其姪書云，歐陽自江南歸順，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昨書中欲買硃砂，吾不少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衣食外，不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私，乃見眞僞。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阻富貴，如棄兒作息乃可耳。

軒輗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

烹殺雞，咨嗟累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天順間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軒輗歸家，惟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山雲鎮廣西，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點墨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郤之則疑且怨，奈何，牢曰，居官貪賄，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笑而納之，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倘不由牢，牢亦可尚云。

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迹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贐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贐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贐，公里中凶饑，恐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遂可知已，晚近世俗子一離黌序，希覬有司，如貪饕夙負，識趣若此，此何賴焉。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初仕爲瑞昌令，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瞷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蒲席布被，瓦盆樸甚，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舊，嚴賀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薦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橐惟七金云，正統間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同，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諸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嘉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

張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

劉忠宣公大夏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輸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公不受，參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邪，尋同戍鍾尚書囊資，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蟒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籍罄懸，汝言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慙。〇秦襄毅公紘被逮時，上命大璫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〇劉忠宣召時，戶侍劉宇覬柄用，泰陵嘗識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爲已地，尋附瑾，得入政府，嗾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閱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饋遺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夫貪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先識此耳，俾分宜輩

孟能識此矣，背以身爲湍堅，以家爲外府，瓈鷗聲應，以自蠹害其子孫哉。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簿，調雍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詰之，胡笑曰：吾昔宦遊，歷覽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況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蕭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時劉忠宣公宅在里，遣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醴，惟精蝦，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哲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意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嘗謁晦庵，晦庵無隻雞斗酒之供，而釀成黨禁之禍，董公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德器

丙吉爲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張士簡嗜酒疏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問。

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跌，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致詰。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失，公遜謝曰：俟歸家當自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安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奴竊銀器數事于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憫然語曰：爾憶江南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千，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平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謝而去。

王文正公旦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盡一斤，固當飽，今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耳。其不發人過類此。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已更他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毋更渠，今固當辦此。

彭思永，吉州人，始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金釧棲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服。

王大尉旦薦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眞宗出御製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爲小官，與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皆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己反，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去。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謁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壺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遺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隙，咸得卜譖于宗王曰：耶律多用親舊，疑有二心，合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大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居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大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寬厚長者，汝曹固當效之。

夏忠靖公原吉冬出使，至館，驛發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戶部時，吏汚精微文書，懼而逃，公曰：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日朝，舉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時楊文敏公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爲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聞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孫暨一孤姪至華州，其僕夫偶笑門役，州守怒，封鎖其門，即薪米不供，二孤餓甚，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比抵公所泣訴

其事。嗣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跣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州守。乃公故禮遇之。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三公以國家爲念。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吾儕誦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一旦躋膴仕。惟悅牧民者之曲意狥我。亂法庇我。而於民瘼若罔聞者。則自負所學亦甚矣。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魏文靖公驥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牆一角頭。乃擧歷年所積俸貲召同鄉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郎有子壻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以僞銀易之。比公竣事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於角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角頭以告。公戒之曰。愼無洩。彼將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覲。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不受。

王莊毅公竑開府淮揚時。淸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論免官。歸過淸河。單祗候于江滸。具饌致殷勤。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醯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下還官。指揮乃逃遁。詐爲死。家人故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踪迹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竟平其訟而遣之。

大宰屠襄惠公滽。部堂燕居。令辦事官舞研。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研汁。狼籍公衣。頓顙請罪。公曰。去去。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盞吏同襟度矣。鄉有朱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

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公趣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生歸。詰公奈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尙得爲士人耶。生遜謝不及。

方正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范縝著神滅論。齊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托。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傅公欽之爲吏部侍郎。聞陳無己遊京。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伺候乎公卿之門者。公

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懷金相餽。及聽其議論。竟不敢以此出口。

傅忠肅公察。登廷試。蔡京輔政。貫詐威權。脅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己。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視公。又託其姻與公相見。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氣識。未易量也。京銜之。

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豔粧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擧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擧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持。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王振怙寵。每出雖部堂卿官亦斂迴避。驥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一日上御便殿召對。以近有何事。公慷慨言故且曰。臣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溫旨慰之。又布政使陳公選。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强禦。時汪直司西廠。詗事者往河南。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疏入留中。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出疏示之。二公風節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采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古器行酒。指曰。此寶也。恨俗眼不識耳。蓋譏公不知己云。公曰。以老夫觀之。似脆薄易綻。終不若金玉之器。其人深悔失言。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籍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里中朝貴謂曰。子見某省解元乎。與子相若也。公意其爲同志。而訪之。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擧子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公既第。選館中祕。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石城吏目。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節。到今煒然烈矣。

何學憲公景明。初授中書舍人。奉敕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賫遺犀象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瑾敗復官。其友李夢陽被謫。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誣得辨。乾淸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爲寒心。時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汚。卒不許。師御史塔死京邸。中人厚賻贈之棺。公叱卻之。遂自出金爲賻。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誼文翰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窶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于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

他珍貨而致日羅許。使者曰。臣無所求于先生。惟先生耳。盍爲一啓。持先生歷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若。竟弗啓。

昔祭酒陳公敬宗。于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吏部尚書王翱爲英皇所任信。伸孫以蔭入監。秋試將有司問卷白公。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孝竟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幾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婿固不遣。恚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爲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董大參公朴。家居。適按察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甫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績學者。後亦卒中式。是爲三泉公。三泉公爲蜀內江令。時以公務至京。有三新進士候之邸。公皆令侍坐首席之。曰。愼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甚爲此累。子識識之。嗣陞蓬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訝子請曰。卒生志節。見稱能諒。一切生辜不敢少說。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既致政。諸子迎之。閩請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

不如柏也。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爾。

吳司空公廷舉。筮仕順德。有權璫市萬于縣。公用其値貢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即還金。且爲雷產也。璫怒。取金去。蓋假市貢物。率令民自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銖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璫。被逮荷校乞日。死而復甦。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大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爭姿。親軍略遣。莫可數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儼鳩供應之具。不復措斂以爲媚悅。白衣皆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酬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乃呼而給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匍伏而進曰。臣有女矣。他勿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于此。其賚持以歸。臣亦不取値矣。由是淸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歸田。卒無改乎昔年之節。士論韙之。

證學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昔者晉君之問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爲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

于時行次于忠平公。悅以其所御觴觴師曠。

東郭子出吳與。見有隸行于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鉏爲器。而木柄之所非身以遍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五。山谿之田塞。必若是者五七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矣。噫。質美者易于渾化。猶沙田之草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塞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

陽明王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視諸吏粲粲。惻然追曰。夫因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淸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家。是率獸食人矣。眾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居冢分給諸囚。到今不復豢家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蹙蹙曰。此予少年不學。茲聞之猶有餘愧。子乃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矜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當日濕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

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爲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見風景佳勝。喪然悔前之誤卻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云。

黃岡郭孝廉凝。帥其徒吳良吉往越中謁陽明先生。將抵越郭。一夕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胞中尚有

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拊心猶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所夕爭論不合。既至郭。趣吳以前論疑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飯館此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盂中下便能盛此饌。此几下便能載此盂。此樓下便能載此几。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郭問先生何言。吳生哽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云。先生之鍾鍾人也。不在言論辯析。而在神情衡宇間。即于吳生可類知已。

有士紳官司理者。患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陽明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怒。因其言語圓轉而生喜。因其囑託而加慍。因其請求而曲從。或以冗劇而意或以浸譖而濟。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若離事爲學。卻是着空。

黃樂村何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念菴先生赴南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兢兢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商學。何孝廉嘅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先入心耳。先生側聆之。憮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

涇野呂先生。故與鄒文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文莊承服師傳。每晤必辨。若聚訟然。迹亦甚迕。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閡。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若武功康廷撰豪邁任放人也。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畯。即嘯笑不苟者。乃亦與之厚善。更不以行己淸濁少生分別。又聞先生之官南都也。與霍文敏同僚。文敏故與夏貴溪交惡。先生時時規勸。而文敏疑公黨貴溪。中噉之。

既貴溪柄國。欲汲引先生。而先生時時于貴溪前擡揭文敏。卒致貴溪疑惑。罷免無悔。令人意見相左則事起戈鋋。格調稍殊則畛分青白。記短則被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耿楚侗先生官南都。有士人爲惡僧侮辱。以告先生。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先生意第逬逐不令復係籍本寺。士人未釋然。必欲捕而枷之。先生曉之曰。人謂子亦有聞矣。良知何廣大也。柰何着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憑治和尚。非良知耶。或以告先生曰。小子此言。即令文成復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胸中蓋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即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臼矣。遮莫不是名誼心耶。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是恪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虞。不肯爲已甚。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翩妄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年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爲襍部枷之而死。竟成大訟。先生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知不更妙耶。

羅近溪先生偕白下諸同志遊大中橋。覩諸往來者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往來。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分明明。未見礙攩。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咈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遽以問耿先生。先生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爲楞嚴轉。非能轉楞嚴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皆忘已之首而別求首領矣。曰。識至此已乎。曰。實識到此。便自欲罷不能。安肯歇手。雖然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即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亦謾謂一切皆是混然無別。此則默識之未真也。學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後可與論孔孟血脈。孔孟路徑也。若以近溪此示爲情識。而別求所謂無上妙理。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外。視聽言動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貫之指矣。

賢奕編卷之二

敍倫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右君臣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浙之長興里人艾事母有至性。其傳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其從父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媢多豪者人。饌具嬅甚。孝子時時左右略。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褁納袖中。紙盡袖盈盈矣。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賞客。賓客不勝者。卮置樓除間。覆以瓦。先闖歸。儀侍者報亡其卮。衆客約曰。請急扃戶。令人相檢之。必得乃

已。孝子兩手捫柵中。至若濕也。食享不得計。卽謬曰。由我。無何貴客憶前扈。乃折簡主人。語以其故。主人如言驗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扈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涕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權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補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僶俛。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吾終不忍使孝子無以爲悅。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爲。

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飮而跪進。將唱盞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答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懽。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覘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觴曰。以待孝丐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楹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江州朱原廬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廬罄父所遺綾錦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鄰人下神。原廬適在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廬皇恐。召二弟歸爲娶婦。督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事原廬如父。

劉撰嘉性孝友。父早喪。有族兄當補伍紫荊關。賂縣吏移補其兄默嘉。撰嘉詣縣請行。默嘉曰。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聾啞無爲。盍舍之執我。虜舍默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帥。獲釋之。偕其兄南還。母方病。猶及起居床下。逾日卒。人以爲孝感。晚節事兄。恂恂益篤。右孝友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尚節介。勢家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婦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及卒。爲求葬地于要離塚傍。妻子歸扶風。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爲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于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爲大夫。表其妻爲命婦。右夫婦

李泌兒時。張曲江公嘗引至臥內。公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佞。勸公絕之。公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因呼小友。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惎絕。敏中許之。旣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大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右朋友

家閑

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譴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爲內史。嘗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鄉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柳世隆安貧守分。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濟其財也。不如一經。

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家中門東有小齋。每平旦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令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遇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夜學含之。以資勤苦。其後仲郢以禮自守。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廄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

陳堯咨精于弧矢。守荊南。其母馮氏問曰。汝典藩有何異政。咨曰。荊州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旣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而其父秦公是時尙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韓忠憲公億教子嚴肅。知亳州。次子爲西京通判。謁告省親。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坐于隅。忽詰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令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

程大中公珦。性寬而嚴。中外相待如賓。夫人柔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諸子

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育.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

呂榮公希哲.父申國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甚熱.在父母之前不得去巾襪縛袴.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聖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賈誼爲尙書.弟巖侃偉偉皆繼登科.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賓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王文正公旦.晚年官尊.每家人拜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祿.見家人置於庭.乃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卽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不敢令公見.

范文正公仲淹既貴.常以儉約訓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祿耶.子純仁娶婦將歸.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擧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胡安國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宴集.雖夜已深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司馬溫公治家.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爲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嘗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爲名言.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各有主者.公田僅足給一歲食.每計口授糗.婢僕各自以米附炊.廚爨者置曆支收.食時按曆給散.賓至款以五酌.供具視常.夜則卮酒杯燈.雖久留不厭.每晨家長率衆子弟致恭先祠.會揖于廳.婦女道萬福.莫安定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飭令更改.不則撻之.度不可容.則白于官.屛之遠方.晨揖三擊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違天命.聽聽聽.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公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庭內凜如公府.稍有過.雖頒白者笞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盛衣冠雁行立.左右序下

以次進.拜跪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

羅念菴先生會試時.父雙泉君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之日短也.得告歸.雙泉君敎之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或蹴踖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困所以愛之也.

永新石潭劉先生鞏.文安公定之之父.予觀其所遺文安書.言言古道也.其一曰.吾兒鄉試兩次.舟楫糜貨.莫非朘削細民.今有司又擬作牌坊.使人怨詛咒於心.何安.如我往年赴試.縣官鳩布廿餘疋以贐.拒之不可.不得已受之.至今思之.是陷我子惡.日者陳知府書幣見貽.使者二輩經由縣官.隣人吳家充甲首.適當供給.費用雞酒.惶恐無限.鄉人作官.不被其惠.反令受害耶.又曰.汝婦本欲送來.盤費又不能辦.昔陶靖節不以家累自隨.趙清獻惟一琴一鶴.爾豈不知.若錢學士自在朝迄今三十年.鰥居公廨.爾豈不見.又曰.汝母年未五十.亦稍憔悴.廚竈之事.誰任其勞.嗟乎前輩風度規矩乃如此.抑先生序文安易蜀中云.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知道者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卽正經亦不用.由此言推之.先生之學蓋有原本哉.予又嘗觀文安與其子書云.聞爾欲以爾弟种爲富人某壻.異時必受其負累.富人之家.多犯官府.于我照顧請托.又往來禮數.需索報答.誇言豪語.無知妄發.彼無禮義.只知自大.時常登門.主僕成羣.十數人者有之.數十人者有之.至于昏娶之日.百數十人者有之.茶湯供應.手忙脚亂.雞鶩狗豚.于我何與.當時以公卿家婚一富翁.慮供應之難.如村民畏怕官府.然維時皭然清苦之狀亦可想已.文安公之于石潭先生.雅稱克家者哉

官政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于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齊澣善知今事.蕭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嵐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邪.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使自足.尙有複侵擾者.眞貪吏也.于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韓魏公皆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略厚.而終身保骨月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時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章聖嘗請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尙須檢例.卽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旣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云.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審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喧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閽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韓琦在官.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公令廢取舊例.除其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惟謹.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吏不得高下其間.

魏泰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簿.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圖.讓

宋學士章奏.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逸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存才.流風所被.遠乎數世.崔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薦士非雜.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與者惟呂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信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怳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逐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斥職責輕.不復致力營救.又幸其去.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曹側目吾儕.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

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習尙之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盜而不知其人.九淵署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眞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倉.修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賙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諸邑二稅.皆預借至六七年者.入境首禁之.所屬有累月不解一錢者.或咨寬恤大蠲.公謂民困如此.寧身任其苦.決訟自卯至酉.或勸嗇精怡神.公言郡敝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程伯淳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妊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狀.遵獨念其姊將免.得無應是乎.馳往省之.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生.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諭之.約以必行.有能告者.官即以所犯及鄰保罰錢賞之.若行

遺數人。此風便革。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

呂居仁官箴錄曰。予嘗爲秦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氣與之委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渭官微忠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前人常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後生年到官。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前輩常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大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請何。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納戶。則自無稽留之弊。

呂正獻薦常秩。後悔之。伯淳曰。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令好賢之心少替。

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貪墨不飭。聞至。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謙。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以將。面上覆以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囑婢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但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大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劾。公勘得其實。酌處之。將官心德公。假公移郵筒中具揭。託名謊藥。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公即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恐若無所容。公第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陳司寇公壽。字本仁。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教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楊文襄公一淸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爲御史。神宗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本仁得之矣。少宰陶文懿公大臨。甘以差出京。尋還朝。

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間。屬遂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事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還凡幾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千人。念玆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崇。或值嚴寒。跋跋淖濘。觜冒風雪。由此而踏頓道路。委塡溝壑。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

嘗聞劉文靖謂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博綜者。特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媢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謂其無貫索。不虛也。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英邁俊偉。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淸愼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謂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耿先生曰。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甚重且夥矣。茲于上也。諸所關白。識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懟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有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于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惜悔之情。又如公廳缺管。妥食靡皇。旅賓之謁報踵至。造請之下刺紛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非質之斜遊。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窮。毋放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簿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盡孔罅竇。纏擾于茲矣。故耐煩是爲令要領也。雖然。此亦藥方耳。如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躋名卿膴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醬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眞引難求。引得其引。則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疽其痿。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昔萬兩溪翁之治河也。惜人言之阻齕。慨膚功之難奏。向客嘆曰。方今河工。須起程伊川吳康齋任之乃辦。萬翁蓋借兩先生以嘲世講學者之迂疏無當也。耿先生聞之。因進說曰。翁未可易兩先生也。今講學者亟言以天下爲一身。此非兩先生所傳緒言耶。實是體會于此。何有。昔禹之底績也。本之猶溺之心。而行其所無事之智也。當時豈不以父故疑。而四岳廷臣僉疑其能。乃得成永賴之功。此仁體流行。學術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懷有我。各恃意見。各私利便。禹雖神聖。亦焉乎難哉。今才臣智士談及官政。輒謂非講學人所能辦。殆亦未之思乎。

廣仁

郭元振在大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

者亦不言其姓氏。

葛繁爲鎮江太守。有人于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翁云。適有一官人攜來修整。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張忠定公詠守成都。嘗夜夢謁紫府眞君。坐定。吏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且揖公坐承事之下。明日遣人詣西門請黃承事。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眞君禮遇如此。承事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價値不增。升斗如故。公曰。此宜坐我上也。令二吏挾之。使端受四拜。承事名兼濟。後裔繁衍。青紫不絕。

周氏婦賢而有幹。其翁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衡鑰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曰。翁平日所爲逆天道。妾不能爲。婦願辭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反其所用。以爲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或悟。忻然喜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王曾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止有此女。將易客鏹償。曾乃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來取女。踰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則曾已行矣。後曾官至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

許知可應舉不第。一夕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可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如其言。醫術果精。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赴春闈。復夢前白衣云。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姓陳。下姓樓也。

李之純爲成都轉運使。專以拖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有王生者。死而復蘇。自言見冥官云。汝以誤追。今當放還。李之純葬枯骨有陰德。與知成都府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登第。汝宜傳于世間。使爲善者勸。後皆如其言。之純以直學士知成都府。累遷御史中丞。

黃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野士裴從志在華亭楊家。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奏上帝。敕從志特與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志駭曰。此固有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第。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間。子充問局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耳。子充遂自認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過婦翁。翁前一夕夢擁彗迎宰相。而子充適至。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宰相。封

益國公。

張芸叟道京師。同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問其故。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欲求漢史一觀。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張謝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過公於廟中。廟神皆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善念及人甚衆。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后一子。果登第。

福建士人李遊綏衢州。路旁店客姓翁者。夢土地與言。明日李秀才來。黃甲人也。宜善待之。果有姓李者至。相款甚隆。士人問故。曰此中土地甚報公明年登黃甲。其士大喜。夜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夫人。當復易之。土地復謂主人曰。上帝以此士人處心不善。便欲棄妻。今失舉矣。其人省回。翁具以實告。士人惆悵而歸。以此知一念初起。鬼神監之矣。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於貲。而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至晏未食。故鄉居時屢盜患。覓夕或不能寐。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因諭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爲此饑饑者。營營競競。外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謂厚積者守財虜不虛也。封公諭。一日盡招其逋責者。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貧。悉損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栩者息。君子以爲符卿純孝哉。

幹局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之。乃一少女。問所自。姓莫氏。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獵者方生獲一熊。因置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公自入倉視之。乃使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輒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眞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大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譁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

徐曰。今夜試寒亭敵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處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者杖而流之。前記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卒中有變通之術。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散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及留旗幟于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猺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猺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亂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猖獗。猺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謗泥寺。賓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即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鑰。秉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齎勑屬尚書周公忱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勑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處皮張積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發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大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丘琥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艤所。琥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珠崖之行。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赦令當至。乃明受僞詔也。亟走白張公。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于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乃發庫錢示行賞之意。因屏僞赦。而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讀之。散給金帛如郊賫時。人情乃定。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上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衞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隷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䫻諭之曰。適得旨。欲變法。須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富家聞之大窘。盡發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背紅紙。朱漆之即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達命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緘一簡送其友人李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之。乃揚雄優于劉向論二章。驚喜攜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放前作。方叔幾于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方叔竟下第。既出院。問其故。大恨惋。其母歎曰。蘇公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布衣友。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以爲驗。玉山既知貢舉。搜卷果有用三古字者。寘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試。何敢漏泄。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某來就試。假宿于富陽寺中。與寺僧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不葬。是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君子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歎。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以貲得官。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馳車速還及境。郡人使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

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縣令高登堅不奉命。涉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不能堪。未數日舜涉忽死。登獲免。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梓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人生禍福之不可預策如此。

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畏禍之否則畏避之。方滋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滋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擒揭其美。由此遂皆用。

韓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廟廡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謝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即位。嘗云。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廖德明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德明官至正郎。

張永德陽曲人。初周大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而異之。曰。必嫁是。即郭威也。柴資以金帛。使事智遠。授供奉官。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市人聚觀。有女子從羣衆中呼曰。此吾父。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女曰。我已有夫矣。召視之。曰汝何得有貴人爲婿。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未幾威篡漢爲周大祖。除永德駙馬都尉。娶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時。比鄰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大宗問其年亦生於亥。永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大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眞宗時封衛國公。

正統中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與古廉李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蒞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望籍然。柳莊之術驗矣。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坿逆瑾熱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爲奴。有愛妾攜少女逃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慮姿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廢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嘻有數焉無所逃已。

韓琦知定州時。臥疾數日。忽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事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以爲東宮。

曾宗顏妻。凡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后嫁乃悟其夢。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初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閣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眞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馬鑑甚急。一尾士馮鑑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眞有命也。

賢奕編卷之三

仙釋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於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鋼鐵爲金。即百萬可立致。子第恃此博施人人。愼勿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竟曰。善哉善哉。即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豐然懌已。廢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懸荊杖。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更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始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訐被繫縲因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煢煢背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假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此時老且衰。百念俱

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生可乎。呂喜曉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慈呼曰。嘖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靜宇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凡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大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大夫聞之。躍然歎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卽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因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貸爾死。于是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中丞盧航與圓通禪師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

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龔尚書少齡。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卻問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爲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非是

非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慚。今荆公之豬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因問曰。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

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有僧居寺誦經不輟。其徒游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日指牆隙蠅曰。咄。汝不向空廊飛。而日日汨汨然鑽此故紙。安得出頭。其師乃有省。

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喒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于心。頓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能是詩過。卽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勁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話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爲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黎子離釋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既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棲者生氣而再生。則朱子亦常有是言矣。

馬端臨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偸得老子好處。后來道家只偸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淸淨。淸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淸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淸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皆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后來之道經。反從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殊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于是就佛經腳根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與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與佛之粗淺。泝而下之其說愈粗愈淺

眞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淸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恐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朱子語錄曰。佛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象言云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絶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淸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毁佛罵祖可也。

陸司寇論宋儒獨推無垢。謂其遂於禪宗云。按史。遞無垢在越作幕官。辭供給錢。在館進書。辭轉官。人訝

爲好名。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卽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其惑甚矣。卽無垢此論。其學亦以本心爲則。聖學原如是也。抑聞無垢之言曰。人於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卽此語觀之。無垢未嘗離事言心也。噫如此談禪。吾於禪無間然矣。

楚侗耿先生曰。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非伯子不能道。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爲宗。若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試觀自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爾我見在受享于登

故用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爾此虛無。何可以言詮侈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第子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嘗觀楞嚴經中曉曉然于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窶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飾華靡。便爲張皇夸詡。若孔孟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饗飱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是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書。非今古同慨哉。

觀物

有蛇名高聽。嘗闖入巨蜂房中。盡收其毒。乃出伏道傍莽中。伺人過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宅近處。緣樹末而竊聽之。聞其家有哭聲。瞰其人旣斃。乃悠然去。否則憤憤。復集毒螫人如初。噫此蛇蓋夙生中惡業者。如所螫人徼天之倖終無恙。日自集毒無已。寧不自斃哉。愚矣。

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斫取其肉。數十百石。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去。此猶其小者。嘗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淸潔也。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烏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烏云。乃上林烏尤有足嘉者。每若字號。羣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還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彭彀。託身之智。視丘隅之止益得矣。尤有異焉。閶闔一啓。千官集擁。烏翔而過其上者。奚啻千萬。更不聞有遺穢點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無薄行。安忍輕黠褻朝士哉。若別種喙大而項白者。其聲躁厲。飛止人屋而號。俗傳爲報凶。但聞其聲。思揭竿而逐之矣。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臟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絶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妬。雖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趁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騫舉。卒爲所擒。又山雞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騎收秣之。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騎屹立不去。悲鳴屍側。寇將羅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弟喜日乘之。復犯永新。騎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騎者。誅而進。寇大駭遂敗。

晉大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飮酒醉臥草中。時野火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令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嘗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曰可出我。當厚報。曰以狗見與可也。乃出之。繫狗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illegible]生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忽爲虎啖。五呼鄰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捉馳不可及。稚犬

奔嘶虎尾。虎帶之以走。稚犬爲棘刺掛罥。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由此緊累稍遲。追及斃刃下。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衍出舞象紿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簒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爲上跳躍奮擊。遂殺之。

宋宋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爲鷙鳥擭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武平產猿。陰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

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壯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大息。每舉語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護縣岸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狞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母嗅骨投地。啟置一窟。移埋於桑間。日夕向桑嘷。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奚此二事乎。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步丞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巾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金陵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躑躅。非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中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有鷙曰鴟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上。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苟東矣。則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王燮齊公稹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劫入燮。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即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逃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傷。行李與馬爲齎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自起視櫪。馬躍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死。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蔣化門寺中。僧見其挾有重貲。約衆徒先殺其二僕。遂殺商。瘞坎中。而以二僕尸覆其上。一日。有貴官游寺。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鳴。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盡捕僧置之法。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猢猻滿野。獻爲一絕云。聞說猢猻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被渠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雖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誌公斑鳩偈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鸞。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唼唼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視漫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譬喩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糴於市。以贍朝夕。隣家之農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輟。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於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履在楚人足。而心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悔謝曰。請爲友如初。

梟逢鳴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於人之惡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噫扃鎖固。盜賊尋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東南有荊山之麝臍焉。荊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

諸家扼戸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烏知其果不失也。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大小具列焉。織草爲屨。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一一數而罵之。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愼毋多飲矣。相與取小器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爵而忘其醉。醉則羣睨嬉笑。取草屨著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

藍有靑而絲假之靑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靑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遂。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前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于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子泣而觸地曰。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眞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蝜蝂音負版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

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矣。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主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癭。故其地之民無一人無癭者。及見外方人至。則羣小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人之頸也。焦而不吾類。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於頸者。癭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爲焦耶。笑者曰。吾鄉之人皆然。焉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爲醜。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鄙鄴挾惡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專獨一倡哉。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得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穽墻下。蹊黃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穽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于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穽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嗟嗟。不善者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奈何懷貪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哉。

昔人有先世之遺。稱穹廣焉。不幸擢罪。偕其妻孥幽於犴狴。厥子長育圜扉。罕視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圜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恨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引之。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證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審習見之先入也。況夫理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名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閎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踰閎。若田幹二子。可謂能求其眞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眞。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甥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今三十餘載矣。偶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晉以畫像比

撮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黧。像黛鬚。今髯多鬚皤。乃至冠裳履舄一何殊也。毋出亦曰。嘻。果違矣。已而其父與其母顛話時昔。及當時遊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憮然呵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賊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顓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卽所謂泥繪像而拒眞父者也。

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狀。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肆孅。人足揹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魑魅懼不息矣。患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魑魅者矣。其不爲魍魎怖伏者誰。夫昔宋顏延年壁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屛閒。驚怖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爲之也。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蓋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獻唇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寡曰。此藥治矣。因以藥簡權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閹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閹寺。唯親賢講學。夙夜黽於知人安民。勿違其他。寺人貴功唯貨。無惟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刑也。是曰上策。

以術取貲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爲甚。業此術者。須精脈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恆心。始得。維學亦然。今世爲學者。多崇佛蔑孔。爲亦審諦其脈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脈曰仁。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無朕。遼之無垠。猶脈之於人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痊。實驗於此。故曰切脈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獵云爲之了不可得者。爲向上第一機。豈不悖哉。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蕪支遼之玄詮爲邪哆。談學於江左者。則覩程朱之緒言若詬詈。毋亦囿於風氣然爾。醫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溫。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淸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司。五行迭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宜調燮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嘆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繩蹈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譸張僞詭不可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捐爲顚爲迷罔已。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尼父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恆。而況以學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恆性。覩人之邪慝爲無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此恆性。而別操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爲尤大矣。

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態。或見以湛然而淸者爲水。彼渾然而濁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爲水。彼駛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爲水。彼湍湃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涸狀湍激。或爲聚沫。或爲流澌。或爲凝冰。或爲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與寶藏。殖貨財。同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兒城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欲斷緣息念。絕應離倫。以求性之見。譬則湮江斷河。而欲寒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難制

也。而欲篡情剗意。矯強懲窒。之求性之定。譬則高防固隄。以制水之橫。卽能之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漫謂一切皆是。譬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潰溢橫流。氾濫中國。卽犯害民物而不爲之所。是古聖人所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是來。而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爲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嘗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觀洚水之橫流而孳孳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覩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眞教。敦典崇禮。叙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

應諧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髡其首。改纏已絛反纏尹項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纏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眞我者。豈獨里尹乎。

昔人有覩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競鬬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貲。紿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將授若。商季子誠之。從之遊。猾時時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時趣授道。一日至江滸。猾度可乘。因紿曰。道在是矣。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僅寘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曰升。至杪尤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叫曰。得矣得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歡躍不已。覩者曰。咄癡哉。彼猾也。挈若貲去已。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也。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執一隅以自矜服者。視此省哉。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岡壠間。時時抱噓而歌。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錁。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時散逸不擾矣。又燕市一瞽子。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乇凄或悵。蹴主公謂曰。阿公徹天。顧饒於貲。覩瞽妥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

嚨。吾嘗試之。翊日督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雜麥中。時從旁伺之。背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探拾之。以爲遺也。悅之。躊躇色動。凝佇踟躕。竊四聽無人聲。乃擲之牀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聲作亦不力。主乘間發取其金。督不知也。踰時督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即地取金。亡矣。瞀然自喪乃復躡惡求復爲僞云。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投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姻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即詘詘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齊奄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尙于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固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飇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猫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圮矣。牆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胡爲自失本眞哉。

偃羽子製一榻。以在臥內。人未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姻友省問觀之。其姻尤揚子者新製一榻。亦

欲奉示主人。故褰裳蹇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張羽子觀尤揚子狀若是。相視而笑曰。吾病亦若病也。

尊令性促訥。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舉。令乃驕。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舉鶩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髀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自是暱之有加。

吳中一老。故儇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釣蛙。季謳採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皆。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與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對曰。呷呷遊花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云。綠楊樹下釣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上。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輒聆之詫曰。阿曹云云。猶循時所弄蛇也。吁夫囿于習而欲崙之者難矣。

燕人育二女皆謇悔。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愼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旣媒氏至。坐中忽火爇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囑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末掩。媒氏謝去。

于嘽子與友連床圍。焫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于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

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嘽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嘽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嘆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埛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延巫巫曰。稽冥籍若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姻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夫。

一偸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其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即是。子一夕乘間入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鐍。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寢則竊出也。乃主人方寢而僮鐍其櫃。不得出。中夜彷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疑鼠齧衣籍。亟起發鐍逐鼠。偸兒子躍出逸歸。對其父曰。父奈何秘不見傳。幾瀕死所矣。竊第令計不出是。奈何。父曰。即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使人繹其志可爾。

浣村三老。皆孜學寡聞之耻也。終生未嘗蹈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親閱。二老歆動。約偕往

遊。行間甲老囑謂丙老曰。至彼愼勿妄語取市子姍笑。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詫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鐘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鐘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鐘乃搏泥爲質。而火煅成者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範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夫竊膚末之見。而輒曉曉然欲以開示人。將舉天下而瞽也。

中和里。僻陋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駿。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團領袍服。稽檯據案而坐。駿子從門屏遙覷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詰曰。豈有是哉。駿子曰。吾覩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襖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衆帷爲女裙。而因以襦襪爲披襖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案。駿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駿吏啟戶搖手屈夫人授案。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駿吏起撫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即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齋庫。郡守退食。駿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君子曰。人苟知日用飲食即道也。衆凡何殊焉。彼覩聖賢大高。其不爲中和里民者鮮矣。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貨纔不足於蓄故綴以青歟。奈何不覓我取足耶。蓋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

某友素腐儒。淸其薄滋味。而性嗜豕臟羹。新市居豕者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臟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滌。失其眞味。羹旣熟。臊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

味。附和美賞而勢燄。座中間有出而從者。吁世學者穢德注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上元姚三老貨甲閩右。管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昔直幾何。曰昔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嘗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穎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劃三之一優嘉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便劃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劃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劃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並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閩廣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大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尊龍之對。

姑蘇鄭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嬉笑。偶讀袁文懿王立沼上義。訴曰。沼因宣王地也。彼何得書所得非其地。已讀詩至流鶯喃到無聲處。即又曰。喃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書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二人捽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跽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幽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曰。閻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閻羅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女尚敢爾爾。扶之俄遯然醒。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蜀先主嘗因旱檢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並禁月明。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攄博蹴鞠鬭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

須於狀元。野豬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許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際。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拒言者之口耳。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備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俱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王忠肅公翶。素不喜諧謔。聞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貧家無溷竇廁。與其孫足。寧且露乎。伴謂人曰。君觀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母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陋。撫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所謂作僞日拙者乎。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觀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喻。

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形勢弗論也。自卜一兆。塋其親。謂於天星叫吉。後當興盛。既葬而妻殂子殤。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讖此兆先凶後吉。拼亡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並所屬董董六人耳。兆後即吉。庇蔭者肆其當之。朱氏今覺類云。

新市齊有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怒罵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適之相觸而躓。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怒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鬨然相詬。市子嬉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賢奕編卷之四

志怪

黨氏女。韓城縣芝川人。先是有王蘭者舍於芝川蘭如賓家。如賓殺之。匿其鏹數百萬。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蕭。比長輕裘肥馬。恣其出入。玉蕭忽暴卒。父母哀之。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有僧求食於黨氏。一女子應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去數里。有閻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盡往焉。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僧於是造閻氏謂曰。主人念亡子者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僧具以告。如賓還適黨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云。其子身存及沒多岐。所耗王蘭之財盡來。聞此必不求矣。父母以告。如賓無言而退。既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王蘭也。爲如賓所殺死。訴上帝願爲子以耗之。故耗之且盡而死。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女。嫁大賈任華。父昇與華之潭州不復。妙寂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爾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妙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是申字。門東草。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一日夫。蓋春字耳。妙寂乃易服泛傭江湖之間。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默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獲之。詞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竟從釋教云。

嘉靖中。泗州蔣成者居沽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竹簍包袱飲其店。成中夜酒之。沉於湖。匿其金。因而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設酒會隣友。成於座中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上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中有人教云。明當遇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以爲神。即以是答之。成駭然失色。席散。獨留古澗。以二十金緘口。古澗亦不求其實。喜而歸語其妻。妻曰。此冤鬼假子以害之。不言將有禍。古澗首之州。及至官。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從吏之赳赳焉。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羅橫事。備言畢不見。

岳州刺史李公俛。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來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拔成之。牓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俛將候祭酒。至門未開。立馬門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于其側。俄附俛耳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俛。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今復無名。奈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俛曰。名得足矣。客曰。于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復說俛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俛乃揩去溫字注俛字。客遽卷而行。明日春官懷其牓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于大權。雖副高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尋牓揩名填之。祭酒開牓。見李公夷簡欲揩之。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揩其下李溫曰。可矣。及牓出。俛字果在已前所揩處。然俛竟仕之後。追敕貶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卒。

永新水窟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往。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冊示之。冊首即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爲善士。爲若改下爲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殺甚。死者以積道旁。先生乃伏鬧亂屍中。被賊斫三刀。幸未斷。屍得莽蔽。逾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

代國公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遙望燈火往投之。既入門。聞東閣有女子哭聲。公問之。曰。此有烏將軍者。每歲求婦。今父母以妾應選云。公曰。必救之。未幾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既而將軍入。公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思取囊中利刀刺之。乃曰。某有少許鹿腊。得自御廚。願以獻。將軍大悅。公乃取鹿腊削之。將軍引手取。公捉其腕斷之。失聲走。視之。乃猪蹄也。天方曙。令人執弓矢刀鎗循血行入大穴中。因倒而火之。一大猪突煙走出。斃于園中。鄉人共相慶。女辭其父母泣拜從公。公多歧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皆任大官。

寗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未幾如被人執至一處。若驛吏者。遂令託生顧家。復

都無所知。忽覺心解。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諸親滿側。唯語不得。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敍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爾非熊。

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時兩廣流賊掠郡縣。吉與知縣王蚩等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于陣。初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家人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憾。但余文所餘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汚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而甦。

附錄

閒鈔上

崔銑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婺。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眞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婺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夏侯威公閉門而哭。傍隣窺瞷而問曰。子何故哭泣而至於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矣。吾數諫吾君。君不用。於是窺瞷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于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瞷者爲司馬。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窺瞷者乃言之於楚王。遂釋其縛。與俱之楚。

劉元城嘗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與司馬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此所以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凡人有善有惡。若不稱其善。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其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將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其人素有德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衆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趙德莊嘗余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愼勿以一魁先擾胸中。時以爲名言。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肯下謁。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淸西海之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酒泣過市。二帥就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元吳昊。觸夏主諱。聲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擾。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臥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出胡子衡齊

蕭曹之爲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蕭何時如重病方甦。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

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儒而善將將者歟。無染而融超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事七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酇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即戶牖多算。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夫用人則裕而足。己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類謂安石圍棊賭墅。若不事事。忘國成者。又多即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爲重耳。安如忡忡憂懼。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即決勝千里妙算也。後類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儁由此彙進焉。世稱花唐桃李爲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懸其晦不知深乎深乎。世儒咸誚其與弟訣語。若娓娓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値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即蓋節誼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所之故矣。乃梁公不羞女主。寧受屈辱。濱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其身者非耶。或曰。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禍。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曰。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爲。

有無功之功。有不爲之爲。以盧懷愼之才。較之姚崇。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亦觀其疾時所慶璟鸞諸。與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豈眞伴食者耶。書云。斷斷無技。此亦近似者非歟。

歐陽子謂陽城爲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方兩事。謂當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宜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聲傍吻賣聲取名。不識其徵。不屑其大。賢如城者。咸恥爲耶。

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罷懦不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諸有宰相才。誠才哉。君子多過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職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即公後能獎拔仲淹。頓忘舊郤。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城中之見者道也。夫以臣子議郭后后固天下母。由仁宗視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頸。罪可勝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蓋最警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堅冰之漸乎。武韋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關克處也。而諸爲盛諸累非矣。夫一介士。尚可以叱狗蒸藜。故出其妻。而況天子耶。時論者。謂許公不當廢父出母。如諸則伯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錯公獨忘身殉誠。夫有所試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聽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爲差矣。夫君實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歐薦子稱其淸淨寡

欲。有古君子風。所獲可知矣。是無論已。卽呂聖功之清淨。李太初之沖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因各有所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資。傍名誼爲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倚[illegible]勵未融。然卽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識張子厚於儒游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卽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初抗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人。和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卽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若無。其于學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爲文章家。余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以上八條出碩輔寶鑑。）

胡子曰。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掃除。無假名器。劉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首假以權。貽禍至盡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身殲國亡。室閭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逡成古今悲嘘。而卒無捄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棄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棄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

李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瞿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源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見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謂夫人曰。令二姬孟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人見。宜以此懇奏。遂召宅老。呼二婢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俾爲嫁貲。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翊日眎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云。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又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今世治黃白風水家言者。卽名賢哲士。無不入其說。觀此二事。世尚有足以繫公之念者乎。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于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舉科第。甚仍此故可省。某門第初起。立如制表宅里。假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嘗謂人苟修德。卽蓽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卽今市童[illegible]豎多相指詘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揜惡之具耶。而士紳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幹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嘗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

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爲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殯之耶。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否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毀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昔者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大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大尉公將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知葬書之不足信云。

王先生鏊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永樂以來。常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

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矣。

司馬王公瓊曰。國初承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復產。然當是時官習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糜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士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閒鈔下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走考品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冒授教官序爲前後二篇。以兩

京爲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呈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邪。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處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介反。十二辯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丈爾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觜有獬豸冠。輒呼爲豸。可笑。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于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忘之正矣。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藉。以郎槌爲興歌。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爲晉祖押衙。遇力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愍王議事。敢當鬬死。殺愍王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羣妾進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即今之戒指。又云手記。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既久。以足小爲美。

軒轅黃帝周遊。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阡陌將軍。又名是爲開路神。（方相音放象・方放也・相視也・言其放像形貌也・）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京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大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陋習也。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鑰耳。今鎖有倒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疑以開鑰具爲鎖。開鎖具曰名鑰匙。亦名鎖匙。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謂始于宣廟。欲其異于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寵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本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敍。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尙衣縫人云。上近御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大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紈袴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襪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査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査理査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慓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盔本盂也。今以名鐵胄。鏑本鉦也。今以名劍屬。又如開朝開辦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値爲價値。足穀爲足勾。斡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奏章。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學者。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女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見於此。然猶稱武姪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渴南。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杲。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聽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性爲信。無穡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剉。又以靑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裊。台溫人以張敵爲蹉搶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雖聖非聰明特達。嘗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

恙。說文曰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微恙貴恙。是又以

恙謂疾矣。

令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瓶。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瓶壺酒器。非汲水器也。缾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瓶。然壺字正當作胡耳。

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爲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付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

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使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報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隙切。今人皆讀作胡決切。非也。穴穴字相似而誤耳。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耳。今稱詩爲佳什。於義何取。

古諸器物異名。屭贔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物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蟋蛭其形似龍。性好食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絲。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虭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于門鐶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僞爲之耳。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箑者非是。箑即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閒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

結屋枋梁合處必有牝牡筍。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馬以牝稱課。蓋所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及成主。則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則徹而理之。此承重之義也。

古優女曰娼。後稱娼老婦曰鴇。考之鴇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鴇。意出于此。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王孟昶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蜀中二郎神也。乞嗣者輒應。因命傳于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昶以報之也。人以二郎挾彈者即張仙

誤也。一師乃龍洞張仙。乃蘇老泉所夢仙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天下有眞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諱名玄朗。改玄爲眞。道家者流謂紀有名字里居。眞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仗劍。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朱學士濂常辨之。

跬一舉足也。上[illegible]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啗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有虫名蜆。好下絲髮上自縊而死。故縊傍猶從蜆。一名縊女。物性自有如此者。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蛇膽隨擊而護。

陳所敏云。鸛鵲能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鸛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而成符。蠹魚自出。鷰能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傾。鸛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啣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爲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跛。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楊用修紀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涸。建州水下流有潮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沟。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物之瑰者蜈蚣。稱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其肉暴爲脯。美于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概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麋鹿亦不能辨矣。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爲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不然。乃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妒。雖設媒弋。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

陳玄逕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虔。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蓋五月五日生也。釋氏得之。嘗又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袞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隋裴孫謂牧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字。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戰陣之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阜旁作車爲陣。隋國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走作隋。疊字古作曡。王莽以三日大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辛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士。罪字自下從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太子名劭。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

尙書之尙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盧以爲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蓋元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爲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泗州僧伽頂有一孔。以絮窒之。發絮則異香出。氤氳滿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窒之。夜欲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腸胃滌之。復納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見[illegible]瑗傳。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皆書賈充戲庾純云。君行常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爲伍伯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爲伍。因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公行戶伯服赤幘纁衣。常隸率其伍以導引也。

楊用修著赤牘清歲。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秋林伐山藏爲經云。雕上無尋。爨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云赤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謂之赤牘歟。然則謂之斥牘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寧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鰕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廣赤牘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修未覩二碑也。

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漠記聞。蓋使金虜。貶遞陰山。於陳王悟室得食之。云種以牛糞。結實大如

斗。絕甘冷可蠲暑疾。丹鉛餘錄引五代郃陽令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插貂以金爲柱也。漢稱金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銀青光祿。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在秦漢以爲佩服之章。至六朝尙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過寸餘。不以施奏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奏牘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謂授。非授制也。帶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做印製而爲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爲得存故也。

唐時宰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宋敕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尙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國朝考最始給與。一品至二品皆誥。六品以下勅。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便則有勅。勅用小龍墨欄黃紙。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置前。達磨知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楞伽經。至續高僧傳則云。周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二記皆開士所述。而慧可一臂。一以爲求法。一以爲遇寇。不同乃爾。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瘞葬中野。禮賢弓而弔。以除鳥獸之害。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虎。爲此也。

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即吸食之。聲如小兒啼。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由。秀才韋翾莊在杜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鼾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俱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孑孓。生污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爲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秾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類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

東有蚊母鳥。生池澤葭蘆中。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瞑。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苔蘚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螽螽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蟲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螣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蛻蹠卻行。犖然兩頭行。蚑蠖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婆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減。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猛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有意乎哉。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荊棘。蕩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鸚鵡能搏鵲雁。而反受逐於鵝鴨。鷹鶻能搏鷙。然而不能得飛。鴿雖善聽。猿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蚰蜒或能醒酒。雷鐘或能辨字。草能指佞。虫能辟藥。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戀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隨陽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燕歸知往。猩猩知來。

百粵間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

魏賈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倉頭善別水。常令乘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可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

禹治水獲無支祈。形如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乃人魚。

元叔不飲。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虫。謂之酒魔。即日飲一斗。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窒手不能也。

成化壬辰三月。廣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征嶺南。人賤燒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盔爲臼。邊部老梗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煅之令堅實。乃投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甚便。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棑。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

濟。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母。子復飛歸。循環無已。名曰青蚨錢。

後跋

蓋余劉夫子好友之素。實乎天植哉。有朋自遠來則安之。夫子循循。若旨若飴。望塵而至者。彼彼已已。又曰發舒逌遝。濟濟神情。則標揭單中。乃或有不中於旁引曲喩也者。所蘇賢奕。編作爲博奕猶賢。夫固謂已之則博奕賢也。苟得其所以不已。又豈其博奕也者。是賢乎。將抱甓而誦之。而惟之。而有不類觸心醒憮然曠然者。眞人情甚相遠耶。言論微爲各是心精。巷說街謂乃見天則。然後而今知臭腐神奇在所化耳。富哉言乎。以言乎來者之計則備矣。雖然奕秋誨奕。致志者得。若猶是二三其德。秋亦末如之何也已。小子固思援繳射鵠者。讀是編而悅之。以告於家大人。家大人曰。有是哉。盍請梨諸。爰圖梨之以明夫子之好友。門人永新賀應甲跋

拙齋筆記

蕭良榦著

筆記

拙齋蕭良榦著

後學趙紹祖 趙繩祖 同校

高皇帝時燕羣臣酒酣懽甚命羣臣賦詩一武臣自陳向未識字不能詩高皇曰第强為之其人應聲吟曰自小何曾上學堂全憑手內一條鎗爺爺要我吟詩句恰似文人下戰場高皇大喜賞賚獨厚

世廟時太宰熊公浹以諫止仙亭得罪上遣緹騎督回籍以即刻就道不得從一僮一笥復遣人偵伺緹

騎又遣人密察偵伺者其約束嚴甚太宰日跨一驢走二舍適貴溪從起遇於途莫可避太宰下驢立道傍貴溪為不識也者而過之有憲副某者初以貴溪過大治供具所得一接遇貴溪弗省也方恚甚而會太宰來則以其供具享太宰及緹騎輩諸緹騎行數時未有延接者一旦得盛款意殊洽而憲副又各有所贈送益喜過望憲副因請曰太宰年長矣天且寒葛衣何以堪某有一敝裘願為易之何如緹騎許之乃得披羊裘以行又數日行至某處有憲副某者雅重太宰其延款贈送諸緹騎視前憲副有加諸緹騎又愈喜憲副又請曰太宰以高年涉途過終日蹣跚何以堪某有一小竹輿畫以易之緹騎又許之乃得從輿歸初二憲副易裘輿也固要諸緹騎弗以聞緹騎亦心許之迨反命惮上威明弗敢隱也一一具言如前事上領之會吏部以二大參缺擬名疏請上弗允竟以前二憲副名當之中外驚愕莫知所自嗟嗟此豈人意想所及哉方二公為是舉豈敢有他念孰知竟以此掌禍也世廟恩威不測如此顛倒豪傑

鼓舞人羣有繇也夫

曾公稱初會試時中乙榜例應就教職公請教官無可自效願得親民事即典史亦可銓曹遂為典史公既遂盡心供職親捕盜無所避一日擒一劇盜盜有所掠人家女子美姿容艷麗特異公收得之值夜女侍側公心動默念吾何當壞女節援筆書棹上曰曾稱不可夜分又心動又書曰曾稱不可無何天且明遂訪其父母以女還之後入覲疏請就試銓部以典史未入流允之比入場作制義空中忽飄下一方紙上有曾稱不可四字益前完女事徹於上蒼也是年及第卒為相死土木之難云

太宰王公翺為吏部時有人送黃金百兩不受然時時繫念遣不下夜靜出行庭中入而復出者數矣至夜分又出行忽猛省大呼已名曰王翺不長進乃爾為黃金百兩遂賺得一夜不寐耶大掌其面者三遂入睡其火房吏密窺得之云前輩當貨色之交難不能不動其用功若此

蘿公泰為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居公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公行公先收屠家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輩禍屠公公豈知之禁之以助之也如其知也存居公情耶存朝廷法耶諸寮慚退雍公奉身儉素雖貴顯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晋司徒猶未罷緋衣身歿後家人始置以歛

梁文康儲廣州人為輔頗久家無餘財田僅二百畝門前有大池故屬按察使撫按以當公宅門舉以送之公不受也强之則認稅歲輸銀六十兩至今不敢少勝軍門曰梁文康向未有稱也假今徐華亭張江陵在時或舉文康為比當且吐其面乃其情約之風奚啻什百哉前輩遺風至今澌盡矣

王文成少年時為刑部主事提牢入獄中見豢猪一羣异之問曰此誰家猪獄官對曰此三堂猪也獄因有剩餘飯可飼故畜此以待用耳文成叱曰是何誑曾有三堂而豢猪於此乎他日出以問三堂三堂諱無有文成乃召屠者盡屠之以其肉分給獄中囚一時京師艷稱之比晚避越上虞葛君某見贊曰先生真豪傑無論勳業即刑部屠猪一事至今膾炙人口

先生愀然有間曰君何言之誤此吾少時不長進所為乃稱之耶葛君駭曰是舉也人皆以為高先生乃用以為耻何也先生曰當是時我則取美名矣將置三堂於何地是為長厚者乎於是人知先生晚年進德之妙不可及云

海剛峯瑞瓊州人由舉人為戶部郎上疏世廟疏首語云這言天下第一事言甚切至時上操下凜凜莫有敢攖者而海獨抗言之京師為之語曰大臣不言小臣言科道不言部屬言進士不言舉人言海內不

言海外言劾海公疏上聖怒未可測雖下獄日取臨市中待命時徐中丞紳亦在獄中聞其赴市冒往送之値公方飯每進一瀹盂如是者三徐曰何用食許公曰自此至市中尚遠不餒耶充然安食之食畢謂徐行矣蓋其就死若赴席然此剛腸人世可多見耶余親聞之徐云

海公再起撫憲南都年七十餘矣布衣疏食了不異儒生時一妻一女婢一老僕一小童四口相隨蕭然若寒舍南都行戶故苦各衙門供應而勢要尤橫索

無忌民殊不堪公至既以身先又有禁毋得濫取百官自兩守備兩衙門而下無敢以票下民間者蓋數年京師帖然民更生焉卒之日檢其笥止一百七十金不能具棺殮百姓巷哭途號如喪考妣噫可謂仰無愧者矣先是房侍御督學南畿頗招物議恐不為公所容上疏力詆之公怡然不問也而民間德公者恐其去結黨至千人約公報罷則捶房御史而赴闕陳訴賴留公得寢其得人心如此勝東門曰昔楊綰一入相而子儀徹樂後世此風微矣乃海公一來南都而百司凜凜罔敢越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也同時諸老有謂予海老不怕死不愛錢此其不可及第無學問少經濟耳予謂苟無學問何以養之定如此且不動聲色而潛消奸宄之心默移非僻之習尚何經濟者能及之也此可為知言者矣

胡端敏公世寧少時家甚貧一日附舟之某處舟中一老人注目良久問曰君曾娶未端敏曰家貧未有聘也抵岸當分道老人曰君第告爾尊人某有女願以歸君端敏歸以告其父父曰家貧且不給將安所

得聘資耶止勿語端敏反命老人曰咄吾豈責汝聘資哉汝第擇吉來贅耳反告於父允之他日往贅其家老人之妻不懌曰老悖黃不能自支復贅此貧婿何依乎老人曰此非汝所知於是諏吉合巹有日矣而其女無卒老人夫婦哭治其殮之畢端敏竊計向所以依為是女也今女死彼亦貧家也安可復就贅乎乃詣翁告別老人曰汝何之吾有次女少二歲尚可配爾也復留贅焉

莆田黃侍郎養蒙者故宦家子也初嘗聘宦家其姓女而宗日落贅於妻家妻家殊薄之一日其婦翁誕辰戚友競稱觴上壽黃方讀書山寺中其妻寄聲謂黃來上壽姑攜雞酒可也黃從友人貸得銀數分來城市雖而銀又遺失惘然莫知所適一賣雞者持雄雞一熟視黃謂黃曰相公何蹙爾不樂也黃告以故賣雞者以雞貽之曰明日還我價黃持抵妻家翁方治具宴會則不使與賓筵而別以草具食黃其妻窺得之怒曰黃生宦家子且文學高等寧辱爾筵耶畏所蓄金錢首飾之類於身持大棍出盡碎諸賓筵具

謂黃生亟行吾與汝寧須渠活耶遂忿忿而行其家亦恨之不復追是時天向暮出門無所之黃同妻暫憩古廟中倦而寐其妻不能寐也聞廟神言曰黃侍郎在此可善視之須臾有二燈候門前良久其妻默自喜天稍明促黃起曰何能睡乃爾耶君當有姻戚可暫投之視有居值數十金者吾力能辦之共圖生理也遂行而卜居無何黃連捷以詩魁天下三年後歸省而其翁尚在其家遭變子孫率繫獄中號黃求救黃欲從所請而其婦執不允蓋婦女恨最深也

沈青霞鍊忤嚴氏謫戍邊延按路楷延撫楊順承嚴氏指殺之受禍之慘已載諸名筆人人能言之余嘗聞其子襄述當時被逮勝甚悉初楊順既以謀逆坐沈公腰斬遂欲除其根已殺其子隨行在邊者矣其長子襄為諸生在越亦坐以同謀差校來械繫襄初踰垣走既復自念彼必不我釋也徒苦戚族何為遂就繫時司馬胡梅林宗憲方鎮越來校囚襄以見胡公泫然出涕已復大罵曰賊賊既殺其父又殺其子耶寧不畏天誅也贈以二十金為路費遣出既而私

召襄入取二十金碎分之寄以與襄曰前者之贈彼差必攫之汝不得有也汝以此散藏之以備時需迫行前所與者果為所攫取分毫不得沾而自越至邊所飲食服用皆賴密貴者胡公慷慨好義其處事精細乃若此既至拷訊誣服並獄中將以次日行刑矣在獄諸人皆邊民有直氣稔知沈公事見襄至謀曰此忠臣子也天乎忠臣何罪而欲滅其家相與大詬罵已復市酒故列陳坐襄於上而羅拜於下為生奠為哭聲震獄中是夕奠畢獄中人環襄而坐忽在半一獄卒趨報曰幸矣幸矣楊其今就逮矣明日沈君其免乎蓋給事中吳悟齋時來論嚴而及此事因逮楊也楊既行掌獄者亦私縱襄逸襄髻變服丐食至都門外有故人某為序班都下寄約之出城謀遷家之計兩人皆微服方聚語而已為偵者所獲矣是時陸錦衣炳方柄用雅與嚴相結其所遣偵事者皆市豪大俠故雕不得之囊自思詭說亦死不如直言之遂告曰某係某人之子具道始末并逃歸以年路費就故人商度故偵者嘗窘沈公窺而又聞其艱關茶

毒狀爲心動嘆曰此忠臣孝子義士也吾安忍害之遂拾爲贈以路費二金嗟嗟秉彝之在人心固未嘗忘也沈氏之難胡公治裝於始獄中人哀憤於中偵者又贈金於終豈非忠義有同然哉彼何人斯失其本心矣

初路楷與楊順既殺沈隆慶改元始正其罪下楷於獄洎新鄭復相返華亭之政入路楷之賄欲出之刑科都給事中舒公化執不可新鄭曰沈鍊誠冤一楊順足抵矣寧用兩償乎舒抗言曰謀殺宜盡償且沈死於路非死於楊當沈被刑以午時路行刑之牌以巳時先至楊之牌以申時至則巳行刑矣乃楊又以他罪死獄中何能抵也新鄭語塞遂寢無何而舒遂外補舒既去之數月當熱審新鄭乃以屬中貴人中貴人出審時則南面而坐三法司官自尚書而下皆列坐一切出入中貴人實秉筆爲比及路楷中貴人擬出三司無敢言者故事出一罪法司長屬俱押字一御史獨不押字同列者諷動之仍押字既而是御史亦外補嗟嗟使終不押字亦不過外補耳豈不成偉

男子哉惜哉其守不固也

員碼倅青州青人有私貴而忌其兄者殺其兄及其嫂與姪又訟於府曰盜夜殺吾兄與嫂姪府難於稽決移之員員曰渠與兄一宅也盜殺其兄及其妻子罄矣渠尺寸無所傷盜當夜奚擇無亦渠有利焉而手刃耶不爾奚爲獨完召訊之不屈內之獄召其妻曰汝夫殺其兄既自首矣帑奚在急獻之不則汝戮其妻惴而獻其帑乃出其夫於獄曰此非汝殺兄之帑耶其人叩頭服

有二人入市一歸一死於野死者之父以歸者殺也訟之官既成獄五年其衆入訴於朝下臬司理臬司以屬員員謂死者之父曰汝兒生有讎耶曰東鄰之子常盜牛吾兒曾見而詈之員曰必東鄰之子也殺汝兒以滅口耳乃從死者之父以數兵操東鄰之子而訊之盡刑不屈聞其家有少女也令人持三十金誘其妻曰汝夫得此金鬻汝女當官其妻及女至府乃置其妻於別所而計訊少女少女歷道殺人之情與其黨及其帑復置少女於屏後令言之令其母復

聽於前即以訊東鄰之子立折也

冠縣伶人王會爲盜既獲誣入比隣周宣父子宣屢訴未辨高選時爲臨清廷按以屬之高訊捕吏獲宣何所對曰其家獲會幾日矣對曰閏月公曰同盜既發閏月宣如朋盜遽逃久矣乃獲於家必會讎耳拷會會乃服

新城有訴人命於朝者連數百人累拷無驗天子命羅御史往按羅以屬任邱尹胡汝楫胡拘衆訊之因曰此自縊死汝何誣衆衆伏不應胡曰先毆後縊抛必有炭命工惴之果然衆叩頭稱神明

衛輝有賊殺信陽衛行軍并劫馬物遺馬爲廢軍張四者拾得之於是衛輝千戶馮林汲縣簿宋浩訪收之繫四於獄揮使孫廉聞之曰世豈有爲盜而不掩其贓者耶令其家訴於上官未幾賊再發并首殺信陽軍事四乃釋

孫廉者潼關衛指揮也雖在少時未嘗掩取禽獸每遇捕獲者以金粟易而釋之若翅足折傷者則畜之俟其全也置之野地他日一烏啣金鳳釵墜其前鳴

數聲而先蓋若相報云

臨汾學生孔江居父母喪與其弟涇廬於墓側寢苫枕塊衣不解帶蔬食飲水懸父母像朝夕哭奠沐浴櫛總皆廢日負土築壠宜夜同遇盜刼村落見江涇垢面鬆髮衣履繿縷且負土行以爲不利也欲刃之詢爲親故復嘆其苦瘁不忍殺越月再至又遇焉曰汝等猶在此耶取其壁間祀像以付火江涇號哭曰家再無留像若焚此江等終身不復見吾父母願身代焚伏地悲動羣盜還掛其像羅拜而去

陝人吳份者畜一牛牛善識人意不煩鞭策人誤策之輒觸人子弟欲鬻之份曰是嫁禍也毋鬻他日份出子弟鬻之比份還客已牽其牛去矣份撻其子弟而躬追客以牛性語之且曰客如信份言願還牛值不然恐貽後悔客遂還牛取值去

國朝高第往往得賢且或偕出益一時氣運云成化中羅一峯倫廷魁章楓山懋禮部第一嘉靖中羅念菴洪先廷魁唐荊川順之禮部第一隆慶中予同年張陽和元忭廷魁鄧定宇以讚禮部第一數公皆名

人亦同學同人品同又同首舉亦奇遇也前四公以理學著已嘖嘖人口予同年二公若陽和之勇猛精修定宇之恬淡卓詣皆予所不及恐亦未少讓四公也此亦昭代奇事可資他日談柄故記之

近時一大臣與必有一番更置自余有識以來聞見稔矣分宜當國竄與最多且久其從株累亦最多且慘洎華亭更置爲華亭號稱廓清一時引用多名士同鄉亦無藉其聲援者然與新鄭相左洎新鄭又更置焉新鄭暴戾恣睢樹私人報睚眦小人多附之迨

江陵又更置焉江陵末年氣驕盈擅威福二三小人鼓煽其間賓敗乃公事而蒲州黙運敗不旋踵矣覆轍相尋若出一軌殷鑑不遠恬不知返殊可笑也

浙人葉遇春穆廟時爲殿中書以春方進得幸許其馳驛往某處遇春故往來徐相所新鄭有憾於徐欲以遇春受徐意進方誤主上爲端會遇春子至陝西有御賜馳驛牌陝中撫按承風旨遂以詐傳詔旨逮送京師高書以屬刑部搜其家所往來書意欲得徐書爲驗也諸曹郎矜無敢承者郎中朱朋求亦浙人

當引避獨慨然任之陰欲結於高隨同其寮周美等往搜之凡所得書納之袖中不與衆看蓋將獨致殷勤耳周卿之走告高曰朱郎中得書即袖之必將匿之既而朱歸私覗之無徐一墨並携其書白高高謂匿之信矣大怒遂出朱爲某府長史而調周爲兵部郎是爲徐書無所得無因以媒孽徒欲斃遇春父子以滅口而繼朱爲郎者黃君復不肯聽命劉三川自強時爲司寇同二少司寇入獄中取遇春父子杖六十立斃之嗟夫此一事也撫按以文致誤狀曹郎以事功召黨同僚以賣友致官司寇以堂官親提牢杖殺人皆從來未有事可書也

江陵奪情一事有假海中丞名爲疏論者業已刊布盛行矣太平郡丞龍某有所寵門子以其大售也走金陵翻刻之將以射利爲偵者所得致之胡中丞檟檟曰汝龍同知門子龍得無與知耶龍聞而懼以牘上請得鞫其事胡乃以屬龍比鞫門子不勝拷則誣生員王立立至復誣執數輩皆蕪湖人也龍本駐蕪湖獲者乃其門子而所引又皆蕪湖人恐卒無以自

解乃謂立曰汝將道與賓何所不可招而必蕪人爲也宣城吳士期者故與立同刻時義而士期又雅好標榜時義後刻有梁上江陵及與沈殷撰少林論不終喪書人爭傳爲立乃舉士期以對龍以報於胡胡聞士期宣城人又與沈少林往來喜甚意且有所屬不在士期矣遂授意於兵馬指揮某俾出同龍會勘勘且數日矣士期備遭箠掠身無完膚終無語兵馬怒曰生固戇甚但得舉所往來者即生汝耳士期曰人有天理此事我不識所以既誣執我已矣又令我誣人哉龍乃謂兵馬曰休矣法至此極矣彼不一出口奈何寧能代書牘乎兵馬猶豫不欲行龍曰非不盡心力官爵固有定即得罪勿恤也兵馬乃還京復於胡胡怒甚叱出之已而疏上士期事而先以白江陵江陵咈上以書遺胡曰國君不讎匹夫賓荼之備殺之不武公不以相聞任爲之既以相聞此疏不必上也胡意無聊乃密囑龍殺士期以滅口龍幽士期於獄斷其飲食竟餓死士期既死龍則大哭爲捐金買棺以殮士期家人至拒其棺不用載以歸既而

其妻貢氏白冤狀龍與胡俱戍遣士論快焉

蕭子曰當逮士期時不佞正在郡送之行云吾鄉貢安國先生少陵乃翁之師而不佞輩所嚴事士期其婿也故不佞與少林皆友之事發余二人匍匐爲救不可得既死而知之人知胡之欲死士期而不知其意在少林人知士期之由龍而死而不知少林之得龍而免也余故爲書之

江陵聞父喪朝議奪情江陵猶豫未決朱君某時爲御史與此謀者一日自外馳至江陵宅大言曰老師當國社稷爲重家爲輕若老師不以國事爲重私于所生欲歸守制門生即具疏特參決不敢徇潘某爲春卿張公子時爲司屬江陵議裁各部司官以倖濫者爲始張公子當在裁中潘公對衆言曰各部皆奉承相公爭裁官屬我必不敢阿徇寧得罪王某爲太宰欲調張公子爲吏部江陵曰某在政府而令小兒居要司不便止之王公曰古人內舉不避親相公何乃被賢若此都人士傳笑此數事以爲都門三疽

侯掌科某寧夏人大監張誠得罪已有旨下獄抄沒

矣侯乃上疏數其過惡乞究治內稱臣忠憤所激不避刀斧云云衆皆笑之旨出有汝等平日何無一吠之忠語人因目爲侯一吠時有御史馬經綸上疏言切直中窾綮都人爲之對曰侯吠不如大吠馬鳴眞假鳳鳴

禍福倚伏自古記之第世人迷惑妄相扳援耳當高拱爲相時勢鑠甚依附者即得美秩張震峯孟男高妻姪也爲縣令既行取撫按並以一日留飯張先赴撫院按院恨之謂倚高勢卧我特揭言其不當取竟遂府同知後高敗扳附者皆罷去獨張主歲以不受高援擢入咸高之宦日起竟登八座云浙金省吾希曾故亦江陵所知厚忽爲朱御史謹吾論罷官朱江陵最暱者也江陵敗諸附江陵者罷殺盡獨金以爲朱所論得復官尋以道轉巡撫矣余所目擊如此類甚多何可殫述

有爲南都考官者曾受千金賓舉人後爲湖州府倅湖有習堪輿術者大有聲渠延之俾覓葬地堪輿者得吉穴將獻矣夜夢神語曰是家以賓舉人天將降

禍敗若敵此地禍且及汝次日堪輿者遂託疾歸越數年過之其家傾覆無遺矣余聞之顔沖宇云

錢塘令徐成德者楚人也初爲令赫然有聲撫按臬爲卓異一日以三百金託一術士買妾於維揚其術士杭人也私其二百金以百金覓一姬於鄉閭僞爲揚州者以進既數日不如意返之術者令易之術者已私其金輒以危言挾之謂居官豈可爲此事恐損名乃不敢言於是術者令其妻盛飾送姬入術妻故有色盡獻以餌之也留之四月嬖之甚召術者屬以前姬加二百金易其妻術者受其金却其姬曰此吾結髮妻何可易也姑且遲留數月可耳無何而事遂著聞先是徐令妻死未明何疾其妻父爲敝府別駕至是以爲因妾而死也來訟之官遂敗

安世鳳者宋人耽於色通判寧波有二婢甚艶適査盤於杭以二婢男裝爲門子自隨婢不善馬適上官導騶至驚而墮馬露女鞋焉從者因識之既至公署僚友邀飲於湖中每竟日前從者入狎婢婢遂與狎已而諸門吏無不狎也者每出以爲常有一水夫知

之亦欲與狎其門吏不許於是水夫以告盲指初不之信水夫曰見在某處拘之來可驗耳既而驗之信遂論罷安

諸曁令謝與思廣東人弱冠登第有美才詩得初唐氣骨楷法亦可觀乎居溫雅簡默若處子吏材復頴出予甚愛之第聞其見門子優人之類則歡笑縱恣無復檢柙率於屬事傍密室與門子同宿或遇有優人美少年於酒所輒留宿不歸出行見有童妓者無論富家士人子必欲强得之以爲門子不從者以法中之使得罪由是聲聞於上予初不信既而査之果然遂被論謫中州之息縣其在息縣猶諸曁也又復論歸歸而過五日節出江觀競渡渠衣紫韎首狎諸少年坐龍舟擊鼓唱歌馳逐以爲樂須臾舟覆溺於江不知所在矣

余己丑秋盡入京至次年春盡乃還數月内目擊時事大異往昔江陵秉政雖稱操切百僚肅然紀綱可觀近務寬大太阿倒持諸司黨與紛紛忿爭求勝當事者極力調停莫可遏止叢散而無紀矣且包苴日

甚雖篤言交際實賄賂耳各缺須求討乃得自守者決無得理即應得陞補未有無因而可得者都人奸事者作吏部破題云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蓋實錄也

余往在郎署時各衙門淸淡居寓騶從多從儉約近殊饒足競華侈吏部鹽兩衙門無論郎各部署亦大異往時住房多整齊酒食器用多珍貴出則肩輿馬隨其後絶無寒酸如不肯者聞一要司詰告同遠以所得白金易黃金二千兩以歸工部諸司動稱數萬不爲譁士人謂爲美缺爭得之京師改稱吏兵工戸禮刑云

史之難也有我之私賢者不免其卑者且用爲利賫是非乖謬所勿論也歲丙子余郡重修郡志檄下六邑各以事上中有欲揚其祖父者輒賂纂修諸文學憚諸縉紳口則爲査憲副翟駕部乃祖各立傳而并及予先祖予應之曰先大父棄世早家大人少孤離有嘉言善行弗知也不知而以意爲之則爲誣其祖予何敢事遂寢嗟乎史之爲史類若此矣

吾鄕董五城先生倣弱勵行銳志聖賢無論宦業風節炳耀當世即當訓詁佔畢之時聖學未開之日而獨卓然以學問爲事雖謂之無所待而興之豪傑可也其所著八士辨存養省察諸說亦頗有發明乃郡志傳理學而竟不及嗟夫五城而非理學誰更爲理學者

余讀涇縣建城記知爲文之不可以私意參也城之築撫臺雖嘗有議然吾涇之城則太守羅侯有獨斷爲方羅侯之始建議也衆論紛紛若不可折乃侯獨委曲轉移且誘且怒期於必成此猶易事也既觀回河城不固更欲改築圖一勞永逸計時審水變發農務方興無論民所不欲即素相信者上及僚友無一人贊其言有沮撓之耳侯銳然改圖力排羣議迄以成功古所謂惟斷乃成侯之謂矣記事者不原其實而猥以歸之撫臺其書侯之功與諸同事者等眞失輕重哉此無他私累之也

鄕飲國家大典尚齒貴德勸懲其爲今殊大謬不然衣冠而多藏者則爲賓齊民而多藏者則爲介齒與

德所弗論也邇年來又擇及下族而多藏者蓋下族而多藏或藉此以光顯其謝更厚且可得而挾之也故每年再舉旁觀者竊笑謂舉且盡而忽又有出人意表者若舉邑之人衡度度量不一置且不一失其舉者自學博以至諸文學皆有謝舉有舉之謝迎者有迎之謝不及迎者以剌附迎者往亦索謝謝不當所欲則羣詆而爭此詈爲每一舉費不啻數十金至於今人皆厭之每聞與鄕飲舉中輒百計營免嗟嗟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彼作俑者伊何人哉

魏公驥爲秀才時有一人來投云某今有難願公爲庇之公許諾夜臥床上其人伏其床下是夜大雷霹靂到床前數四已而止其人出曰賴幸免矣公前程遠大福德無量惜祿分未到吾仙也公百歲時吾當來度汝恐門者不納耳時幸無忘之公後爲吏部尚書至百歲子姓戚友稱觴賀歌筵作劇懽甚竟忘前語未以告門者一道人行乞至闕門欲入門者叟出之道人嘆曰果也無緣遂不見日夕席散公忽憶前約急呼門者問之門者言狀公曰吾緣薄將不起矣次日遂逝

山東有劉姓者不知其名其初庄農人也遇异人授以術爲人治病不用藥第手到即痊有掌科某妻某氏患瘋疾臥床褥數年矣劉偶至爲手一拂之某氏立起人始异之曰必仙也以後遂呼爲劉神仙云余同年廿乾齋患鎖口疔口腫且合不客絲水漿不入已數日家人繞環而哭莫可奈何左右曰是惟劉神仙來乃可耳其家去省可四百里同年李約齋時爲守亟爲遣役星夜往請之至則拊其瘡曰此非去處可移之少頃腫消口開能食飲矣家人喜以爲更生也既而移爲對口家人又倉皇哭如初劉復至曰無妨又拊其瘡曰此亦非去處可再移之已乃移在顱間出少膿而愈廿酬以金帛堅不受曰吾師有戒自來不受人謝也廿率其妻拏羅拜百叩笑而受之范合虛宗伯爲予言有小兒病目紅澀特甚令視之渠一吹其眼兒大哭淚流滿面繞拭淚紅腫如失依然一青眼矣有女得寒疾頗劇以語劉劉欲一見之宗伯曰閨女不肯以身示人曰臥房何處范引至其所

貿其窓吹氣一口入女帳中大熱遍體汗流愈其神异類若此殆不可解豈真仙耶范宗伯謂可惜其人已逝不可復作矣廿乾齋云其逝時亦甚异既逝之數日有人見其在某處寄數字并一衣與其子云其授乾齋數語皆至理又一麈尾乾齋俱隨身供奉於神廚前余及見之

易州有舉人張姓者會試京師中煤毒以死無何投於東昌劉氏生而能言其姓名及其妻子交遊無不悉也其前所爲程墨卷朗誦之不差一字至十歲時猶不昧羅近溪守東昌時呼視之爲更名劉繼張云後不知何如矣

羅近溪有妹婿某者以解軍渡海遭風碎舟漂泊一山麓臥地痛哭一叟龐眉皓髮自山中來某意其爲仙也長跪哀號曰師父救度我叟曰汝尚有六金可充路費何不覓舟渡海去也某竊計叟遂知其所有信仙矣復哀號弟子不願歸願從師父耳叟曰吾有數語汝能解則可從我因請教叟曰一直心動念即乖擬議即差安排便錯某亦解其意遂引之入居數

月某夜動歸念形諸夢寐詰朝叟曰汝非思家矣某瞿然曰弟子有老母在無所依夜實念之不敢隱也叟曰汝世緣未了且回了之有意可再來因授以藥若干充爲路費謂沿途有病危者詢其爲善類即爲治之取充費而止毋多索某唯唯渡海而歸途中依教令治數病到家尚餘十金遂負其母并餘金以與其姊令養母某仍去不知所之近老乃郎後學仙益起於此云

馮緯川諱成能慈溪人夙好元由掌科出官廣西一日公出過巖下巖上一老人手招之謂有寄語公可屏騶從獨上巖故跣絕不可步馮舉足若躡空然須臾竟至矣老人曰上帝有命公主某山有玉印在此印文則太乙眞人印也因以繫馮臂曰愼勿以示人馮受而下巖坐輿中而歸抵衙忽忽若不豫同邑人管嵩雲爲大參當賫捧入省往拜馮馮曰吾將行矣告以故管曰印可得見乎馮第舉臂示之云在此然不可見管以手拊之突然一方物也管既別之京馮遂逝逝之夜其妻在家中得夢馮語如前事妻覺而

茫然疑慮終日既管自京回馮妻亟使人詢之述其夢中語管曰誠有之當是已逝矣再數日而訃至云此某親得之於管嵩雲者

陝西太白山神最靈孫太宰家居時值大旱鄉人祈雨於山神不得相率詣太宰請曰天久不雨苗將稿吾輩小民無能邀神貺公貴人當能感神願爲民祈之太宰敬諾詣太白山中時神有所憑降言者乃庄農素不識字人也見太宰至出迎之揖遜而入雍然甚閑習既入復遜坐曰公朝廷大臣吾上帝敕使均敵也而在我廟中應我爲主太宰曰吾方有求於神吾何敢於是東西相向坐太宰請曰旱既甚下民虔禱丐澤久矣惟神圖之憑者曰此上帝實尸之非我所得與吾與公當爲表請於上帝耳太宰曰表當云何憑者遂索紙筆爲表一通示太宰表內稱主管太白山臣局亟夫云云蓋此神即淡亟夫也其字畫文章俱可觀若素染翰者太宰亦照其式爲表以上神曰吾當自請於帝翌日奉報太宰回詣旦再詣前憑者趨而出跪於道傍太宰詢之謂神何乃爾憑者曰

吾非太白神乃其侍側童子也奉神命告公少需之午始得返耳太宰坐候比午神至矣曰此方劫數應若旱雨不可得也少頃吾素私降雨三分以答衆望果如其言於是太宰觀神益昇信奉益虔歸而謀諸其夫人將有所獻於神夫人乃白滐滌躬治供具太宰復躬詣山中獄之山巔故有池供者以物納池中受則沉不受則不下太宰供其如投石遂沉不見矣須臾水中一物湧起取視之乃紅羅也特鮮潔可愛太宰曰此神賜也携而歸羅至今藏於家此陝方伯鄭東里親得之太宰者予聞之東里云

吾鄉太平山後王氏有兒生而不茹葷沉靜不好弄三歲輒結跏趺坐終日囈兒故撲之遊行不動也父家頗殷富時以肉食之類納口中輒吐去後稍長五六歲父督之就學不許坐每日猶竊坐二時以為常其父曾至水西寺及觀之因謂曰汝督汝兒讀書欲為官也汝兒好靜坐入定不為仙則為佛耳官常有仙與佛不常有苟為仙與佛矣何有於官何必強其所不欲令兩失成也其父曰吾寡嗣止有此兒懼其

長而出家耳寺曰彼果欲去汝焉能終縶之其父終不釋日為議婚事督益嚴今久不聞耗當為所壞矣兒有夙根所遇乃不幸如此夫

昌平山中有一僧住洞中眞修有年矣一日有老人携少女姿容稱艷麗求為徒僧不納已而曰吾有事欲他往女暫寄師所一二日還當携女歸僧又不允老人曰知師戒行嚴某信之故以女相托何拒焉僧不得已容之比晚女號寒求附榻中宿僧初不許女固請令依身傍女則逞嬌曲媚百計誘僧僧不覺動情遂解衣與狎既權洽以手捫摩其遍體柔滑可愛第後有小尾僧驚曰此何物女曰不幸生而有此每惡之可為我割去僧舉刀為斷其尾忽自頑其所斷即其陽物也前女不見矣僧既避念修行無力為魔所惑深自悔責重念凡情未斷應為我斷之末必非福也復堅修如初因號曰牛空道人以識之王宏岳少恭正與僧居近時往來為予言如此云

萬歷戊戌蒲州民張國棟家三月十七日騾作人言先是棟父存日有親許清者貧無賴時時來假貸稍

不如意輒割頸詐死必得而後已淹續貸去廿餘金清既死棟父知其不能償也因設難焚其券會之後十餘年棟家貲一騾頗馴騎載十餘年無異欲貨輒不售至是日棟往圈中被鞍欲他往騾抗拒不服棟歐之騾作人言曰汝無歐我我許清也償汝債已畢餘語不盡解許清事已三十年往棟初不知也驚而仆地既起亟歸述於母母曰有之為言云云隨往圈中問之不復能言矣州以其事異遍報於司道余以為非異也因憶萬歷丙戌間余近村亦有此事村人故無牛覓人牛耕地虛使之正暑月鞭牛甚牛怒回顧作人言曰汝無鞭我我汝父也欠某債來償之耳村人罷耕大哭而御牛歸余時在京師余叔司徒公正在舍召而問之信既而以為醜遂秘之云

邑自鄭潢林先生輯涇川文載而鄉先輩著作華於其家先生尋殁刊未成書遂散佚後之有志於是者幾無從搜集矣嘉慶四年十月余將有涇川叢書之刻擬徵書於四鄉先裒所藏以手抄家肯軒公實退録就商於族兄頡存而蕭

子雲卿適見之曰是何與吾遠祖拙齋公之筆記酷相類也因出篋中拙齋集以授頡存且言慕渠念渠諸先正書尚有存者頡存喜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如學測之沉酣於聖學十議之練達於國計均為不朽之盛業而此筆記一册雖旁及瑣事而亦多補史所不及因亟録之而索其餘世俗於金帛田產言善守者稱佳子弟而吾以為先人著作所存雖兵燹流離未可遽棄使能於是斤斤焉而敬著守則金帛田產之有無贏落不足數也若蕭子雲卿之用心其亦異夫世俗之所云者矣嘉慶四年十二月除夕前三日琹士趙紹祖識

瓶花齋雜錄

袁宏道輯

瓶花齋雜錄

明 公安袁宏道中郎輯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習氣

某日入主客署遇南安貢使所貢皆金銀瓶罏雕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眞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

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遶石橋溪九折雲鎖竹塢宅三開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閒其錢不可識命以眞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小人行險以徼幸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幸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眞心邪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婦女娘虛弱者香附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蘄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搗爲丸甚效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絹帛裹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砒霜毒當德著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順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

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當曰因曰自然如不尙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束約西禁行防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尙自然乎曰然曾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卻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

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爲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邱長孺如吳牛嚙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塲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期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即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盌行酒一椀傾二童許微風候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巧于乘敝袁小修如破浪之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

瓶花齋雜錄

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尙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尙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用之以治蟲極效

豬絞汁投鹿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瘡效甚速侯師之年老雙足腫不能行有人教之妙縣子搗碎和

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嘗用此方治夢洩幷痔亦愈奇方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非的然勘得破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纔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兒輩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旴江發得極透

孫權遺劉璋書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謂疲暮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蘇公醉翁亭記草書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眾往往得厚直金劉元質有跋本無趙祿跋恐是白家贋本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眞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眞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人乎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貌凡凡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厠汙垣之中一聞其聲踊身疾趨如饑貓見鼠瓦盆泥罐徧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鬬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

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鬬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于草土者其身軟生于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爲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蓑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脊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頭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茭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擔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飼帶血蚊蟲內熱用菉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用苦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脊日凡促織之進退情性

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蝨蛾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蜩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鬬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即不能行旣憤不見因以死鬬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覷古未前聞且蛾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鬬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窗閒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版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鬬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弱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閒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可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猙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

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闘某不善闘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無者為上次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元虎膺爪玳瑁肚黑張緋夜叉頭喜娘小鐵齊各因其形似以為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閒技巧事一見即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窯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獧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

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哉

秋涇筆乘

宋鳳翔著

本傳略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領萬歷壬子解洞明經書理與爲文有脈理一宗成宏約規選制舉業行世凡事帖括者莫不服其品騭古文詞亦極有法律所居在秋涇小巷因以名其集余嘗慨未授梓子孫零替已皆散亡其曰秋涇筆乘者特其緒餘耳議論純正有關風教可以想見其行誼云

秋涇筆乘

明　繡水宋鳳翔羽皇著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聶鄉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瀏陽曾德皆嬰年罹難故失其父兄母姊弟或身已賣爲奴或給養於人閱二三十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復得骨肉團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東坡記朱壽昌事以配買臣人悉聞之而元史所載多人竟絕人口由目不涉史書耳

成化三年荆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禍亂何由而平璽輿何由而還逭先帝復辟其貪天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降祀未稱典禮伏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而左庶子黎淳議曰正統十四年八月間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皇帝位是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者若曰王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子之位若曰神器不可久虛共和之時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高瑤之言特爲姦邪進用之地必不可聽帝復敕諭諸文武曰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用承先志其郕王仍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按景泰廢易儲位憲廟不以爲憾嘗求富貴如黎淳輩毎言易儲事以聳動上心而上竟追成先志復其位

號加以美諡可謂有堯舜之德矣獨建文廟號尚未推類追復是亦本朝一缺典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雖其子孫不能無慨於好還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楊邃庵相公致政家居一日遊北固山下見羣蜂擁一蜂王而出其王適遇鷙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其處邃庵令家僮瘞之表其封曰義蜂冢爲文以祭蓋忠義人心之良也縉紳有身任君父之難而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士君子不早見幾至於户迫又甘心他事豈其蜂之不若哉

漢平南越樓船伏波兩將軍並進居東南面首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者樓船也伏波坐受相招降而已功樓船第一東越持兩端樓船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斯時也帝已知僕必無越矣帝計居功者易盈慮禍者

當周僕懷綠黃垂三組夸鄉里有石門尋陋功矣脫僕意氣疏揚兵鋒挫北連禍南海非計也命將萬里外非堅車將軍不足恃帝責僕書與高帝奪信耳軍緩急同策高帝得將將之權武帝合將將之律皆英雄之略也

鳥獸昆蟲飛者以翼而鼯鼠以其尾訛鳥以其足猫以其鬚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行者以足而蠐螬以其背砂援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視者以目而水母借鰕走者以股而駏驉借蛩蛩俱以借狠物理之不齊如此

梁毗爲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儁遞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饋金相遺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隋文帝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梁毗不受金於甯州及爲大理卿抗論楊素無慾則剛耳毗其間張奐之風乎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甚重之卽薦擢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閒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楊文貞晚年溺愛其子稷莫知其惡藩臬郡邑或以實告文貞反疑稷譖而疑之由是子惡愈甚有奏其殺人命數十者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噫士奇不善教子視南楊有愧矣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又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卽古朱波國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卽其遺也

唐貞觀中西域有胡僧來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術必不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復甦

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

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又搆其事以爲死旦暮呪詛莫有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夫以曲在己之僧而欲呪何心公處之士其死也亦邪不勝正之驗歟

宣德年間顧佐爲都御史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綱整肅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牙牌纍纍懸挂欄檻呈婢奏曲侑觴浸淫放恣解帶盤礴每至日昃而後返皆務多貲佐奏革之歷朝官妓之弊至我明而始革顧公眞有大臣之風力者

餘千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干里店有少婦自稱比鄰曳綺鳴璫容色甚麗與張遂諧枕席張察鄰無其人因細詰之婦曰妾非人也正有事相託耳楊某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非始貧終富乎曰然婦則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倡女穆小瓊少以色名曲中爲楊所鍾愛妾誓生死相從頗饒貲蓄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載聞彼已別娶而竟無一耗致妾抱恨而卒此店卽妾故居牀下尚有瘞金二觔玉同心盒數事今以贈君君歸欲附舟一探樞之動靜

張如言掘得金玉諸物比歸舟中置一牌書穆小瓊神位夜呼之卽出既到別張適楊楊正康裕無恙而以誕辰張樂讌客忽暴卒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心知之而不敢言嗣後呼牌位名亦不至矣

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吾曰丁公誠可殺但可爲萬世貴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爲羽將負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然使羽能誅之卽寸斬無過也漢高乞命其人而又殺之豈得爲大義哉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挑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負羽以活我及得天下又恐其負己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若誠爲大義則始終負羽使失天下者無

如項伯而伯不誅故知高帝非爲大義特利心以行計也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比京師性儉恡嘗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京卿邪奮後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

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雞列珠品呼差與爲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箸骨哽其喉而死彼笑林所載漢世老人與原化記大賈中相州叟固無怪乎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觀顏含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待人者當

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獨馮懷邪

章顓舉進士時貧窶甚有章光者待以宗黨館所居外舍館之放榜日風雪迍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顓略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窗櫺上顓送去復遙謂僕者曰我夫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顓已登第又都陽襲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叛妖竝作牝雞或晨雛犬戴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

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扯首季合二事讀之乃知妖異未必爲人禍也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舊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艦載歸至震澤舟沉石墜水中公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盤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六抱公駭異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合盖即當時以盤石者異矣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嗟壺爲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從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

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搆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先生大喜復懸十金令取原墜之底及得吻合完好藏之以爲至寶二事甚相類故併記之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祆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官品亦有祆正蓋主祆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宋道君皇帝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俱稱宫觀亦以崇奉道教故也祆胡神疑即受請齋白蓮無爲教之類

韓蘄王夫人梁氏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身息齁齁然驚而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貴非常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遂封爲兩

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黄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山西督學王公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得飽所欲旁一丐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窯椎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適公呵導聲至猴齧繩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卒隨之至破窯得屍方在焚燒猴號鳴越火抱屍與丐俱燼公捕後丐伏罪而爲猴立碑焉語云人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爲用矣此言人而獸者也猴畜於前丐無甚大義既爲報仇而必欲殉死何烈烈邪故當臥未嘗無心而人不如亦可哀也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寶愛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見之即令婢亟避去而自抱死子回曰我自跌死婦驚痛撾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至痛方憂絕嗣不暇而憂婢死杖下特逸之而以自任仁心如此貴子重生有以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爲梁蕭映被徵見錦酈人顧思遠在部伍中其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之奉養是以行役若人者其情蓋甚苦矣又宋張耆少給事章聖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寵備當

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終一子不肖遂潰家聲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范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其風政假遜微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貴而人聽不惑矣豈須詣邑里飾其遊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吞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

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紀綱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見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此書理正而語奇眞爲好察者之鍼砭況于非其事而多所告白以小忠小信而成其大不忠大不信等語確盡小人之情狀

高士傳管甯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兒之徒微平昔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背生疾惟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言胡澹庵見楊龜山與兩府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後生所宜知也

宋鶴池存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貧而無家遂蔭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鶴因號鶴池道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踵踦得金輒弃之年八十餘客徐尙書太宰公肉對以上客偶不悅於閽丁卽拂衣去之臨安觀潮潮頭盪起縱身其中喜曰謂我必不死願下如婦人悲涕作可憐狀因其志矣濟南邢侍御子愿以詩引之曰蹈海今存魯仲連誰言魚腹異牛眠蚺從急景爲貪戀背向彌留作可憐對枕精邸無七尺軀邦繁國有重泉跳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鯨興杳然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個長二寸餘兒其上下廣如穀形去膚熟之眞大米也香美異常食者後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訪藏經云太古之穀長五六寸食之人壽數百歲又圖經稱范蔚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此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懽得之最詳

閩原有民家子婦事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禱求

一冐絮包頭婦不肯與其子自探一巾子母婦奪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偏走求之竟無蹤蹟已而全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爲一驢惟留一面兩乳至昇帥府予之舅豆卽俯首嘆之而不能言也成太史父時爲西邊大帥親見其事太史每爲人言之

蜀亂時臨汝侯猷謂羅研曰卿蜀人奈何樂禍貪亂如是研對曰蜀中積弊已久百家爲邨不過數家有食窮迫者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有一二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羖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嗚呼貧民之情狀羅研數語盡之矣銷弭之道何如爲州縣者第一勸民耕犁以盡地力第二準行常平以備凶荒如是而民復思亂未之有也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附司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觀而伏甲以待奇偵

得之矣當蹕道勒馬言狀氣鬱舌結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急發禁兵捕之而復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外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云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佚其名何也

盱眙有商乘蹇而行道見二鴉爭技墮地驅蹇者攫得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樹盍縱之吾以一樹價賞汝因發裹而見金頗饒其人輒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推商墜地以鞭靶搥其喉立死倒置之深穽中挈裹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穽屍取鞭于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尙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商因不忍一鴉而喪其命將無使爲善者懼耶但荒僻中以財示人其敵也惜好行其德者貴有仁術亦不可不知也

自古神醫首稱秦越人少遇神人長桑君授以禁方兼與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視見垣一方人及五臟癥結其診脈但爲名耳視病隨時隨地使宜治之無定名定藥至視趙簡子疾則上通帝庭下符數世不爽尤爲神之神者蘇門昔年曾有鄭醫善脈理有一士移業其比鄰偶寺日與往來居常無病時令其診脈一日忽驚曰爾宜速歸家有怪脈見當有奇禍士人素傾信之卽治裝行至中途爲賊所殺夫以扁鵲之神如此後亦爲秦醫李醯所刺而不能預見于脈此何以哉抑生死有數雖神如鵲而不能逃卽奇如鄭祇令歸而逆死不能預爲之謀將奈之何

李文達於憲宗朝稱賢相因羅倫上疏指陳起復之非大怒內批出倫爲提舉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事規之不從文達嘗謂楊文貞于本朝爲巨擘厠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擧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與潞公所行何遠哉愚謂南楊之得君行志三楊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

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

山東人吳友家貧而行潔一日往東昌循山獨行見籠下銀杯十枚納隻袖中卽覺珞珞有聲已變爲蜣螂吳惡而擲之仍杯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因弃去而匿厠中以覘伺一人至拾去竟是銀杯吳出與語其人願分取吳僅受其一歸而嘆財有定分因出杯酌酒以享先飛偶因拂摩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計醫藥之費正符杯値夫蜣螂穢物也而杯能化此以

垢吳友是其兇弄人邪

天順初石亨既陷徐有貞降為廣東參政慮其復起令人偽作疏奏謗毀朝政亨因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擬榜格呂原岳正謀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賞兵部姦宄賞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文購募之理且堯廷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設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以致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宜以堯舜為法暴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危懼愈求縮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從謂曰正等言是也即如往年妖書懸賞購募亦卒無獲而株連無辜甚眾彼時政府院部以至臺省竟無一人敢為呂岳之言亦惕于利害而恐以言買禍耳噫可慨哉

有攜妻往歷陽者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圖之方艤舟其人曰此地吾多相識留若妻舟中吾與若登陸訪之行至山下毆其人死長年還舟紿其妻曰汝夫死于虎當與吾偕妻哭請尋得遺齒當從汝長年挈之往途間遇虎竟攫長年去婦以夫死為實慟哭於道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怨為舟人毆死復甦豈爾夫邪婦往尋之果其夫更生也悅其妻而殺其夫虎當不食其餘然以為虎召眞虎即以自殺誰謂神目不如電也

正德二年王守仁以兵部主事謫龍場驛丞當在途時瑾遣人隨偵將寘之死行至錢塘渡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潮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三司及杭守楊孟瑛皆

信之命漁人索屍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為累遂赴龍場陽明此舉或懼守臣白其事於瑾故雖詐死而仍赴龍場此亦微服過宋之家法也

相君鵝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閣中一同年弈棋爭勝一擊其頰同年不悅然絕不見于言公悔日詣其門長跪請罪同年終不出或以事聞鵝湖尊人尊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于京邸公因持父書及竹板登同年之堂自朴者三次同年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為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而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驩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同年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抑又何可得耶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饒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為盜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數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諭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仁人長者獲盜既遣之又代為之慮眞愛人無已之心司牧者能以是心待百姓何患盜之不可化邪

萬歷十七年建德山中一農夫貨穀回卒與虎遇農告虎曰某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穀度命容送穀到家供母晨昏來此就死不敢失信虎遂曳尾而去農至家為母言之母止之曰幸脫虎口奈何送死農曰人為虎食命也今縱不往終亦難逃況昨已許之安可失信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銜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而去農不測何意及解衣包中得銀數十兩因取歸以奉母而葬其人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閒過山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賺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安寢翌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見古廟無人廟後崖際石長二丈有半闊厚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有趺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因下尋前所遇僧問

石誰主可售否僧曰此名龍枕石時時當見二龍來臥其上向言不可泊正謂此耳王益疑僧嚇己又恃力眾無主令役力舁至舟中大喜飯畢天上黑雲簇起風雷陡作而港口山自攢合破數十舟如粉糜溺死者無算王與眾竭蹶奔山幸免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尹恭簡公閱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識上至今稱慕之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邨遺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為章邱巨室行錢者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為罪復畀之若干再貿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嘗盡歸主人不分一錙以是為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貿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具叩其金多少與囊襆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為市舟中猝遇

盜賈剖出金獻之盜感其忼慨因以所刦麻一船與之賈遂載麻以歸至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隱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騭之報如此

善謀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翕張從之翕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鬬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及據荊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措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當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

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胆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呷嚶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不足恃健兒衣食也操實懸死于漢中而史諱言之觀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幸其必死或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使老死牖下備極哀榮甯復有天道哉京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又張舜者字柔直福州人先爲蔡京塾師規教甚嚴一日語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先生但教某等緩行柔直曰不然天下被汝翁作壞早晚賊發先至汝家學得走緩急亦可逃死諸子驚告京曰先生忽已失心京愕然曰此非汝等所知也因就館問計柔直曰爲今救暫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叩所知柔直以楊龜山對於是始有召命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一龜山亦焉足挽將亡之宋社哉

或問子陵高士也而又云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與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年於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咄其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已矣豈必張目以視咄咄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此態是以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過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咄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昔我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既登大位訪之久而不得一日其人擔雞酒來謁聖祖喜甚命光祿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辭去出則挂其帶於朝門莫知所之嗟呼斯人也情慧篤實氣度和平而高節自在其亦優于子陵也已

張循王之兄保害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作只得慵眠王曰汝會作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數十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年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馬軍容獨壯大喜問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饋以綾錦奇玩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饋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

圃中可以長眠可以回易又可以不再往不爲有爲吾不如老圃矣

甲乙剩言

胡應麟著

甲乙剩言叙

昔胡元瑞南過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已後剩言也君盍爲我題之余讀一過則鉅麗者足以關國是微瑣者足以資談諧即不越稗官亦雜家之鼓吹也因篋以自隨不超日對元瑞須眉今年秋俄得元瑞訃音言在人亡不勝感悼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剩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剩其身而剩其詞詞剩元瑞乎元瑞剩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則余此題也亦與此言交剩之矣聊城傅光宅叙

甲乙剩言

東越胡應麟著
海鹽姚士粦校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窘迫無以應憂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命索炭鄔與之即以燃炭僧出袖中一包出藥七許以銚周身擦抹此藥藥盡着火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得緩乎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俟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嘗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篇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明無不畢當窾綮因命酒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撫金葉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肆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

曰毋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傭保曰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

恭默思道七字翩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為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為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為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易實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為湯也然夢亦憒憒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見于行蹣跚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馬長千鍾慶躍澗府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齎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為嗟絲典歎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姓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狂坐相國謂王曰我佹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佹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為之默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倣趙文敏惜為倭奴殘毀至鬪閧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知 國初朝鮮獻顏于朝議以偽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以為偽偽或為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偽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袾繡嘗觀其繡佛纖密絢爛而鬚髮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筆余所見宋繡家多此繡當不多讓即謂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之第性嚴妒長卿往朔方謁周中丞處有外私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矣未有若峨嵋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冬為體戰齒鬪不能止時寺雞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香有一點光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為初日所照也余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燿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余味此言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為足證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弃精于鑒別法書名畫吳用卿所刻新帖皆其審定鉤摹上石不弃鄉人有得一石于水濱狀如鶩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東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乎得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于是聲價一旦貴踊有一兩殿供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閫為禁中寶重夫此一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者遂為上方大寶物固有遇與不遇如此哉

博古圖

鄭錦衣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饕餮犧獸諸象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序艱澀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閩粵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為此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門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為何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贋我則不知若曰可悵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豔冶窈窕永世配神則可悵有勸慰之意

如作何悵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開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賣水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畧來事而石龍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眞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啟露布

有一近來闒人賀翰林某啟曰通籍玉堂　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之生此與昔人身坐銀文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强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卵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欞拱窓檻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用不異凋氷畫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

陳紀傳

臨朐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近睇書陳元方傳與邯鄲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

方傳便凡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表荐拜爲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删去第謂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爲彼所謂名賢亦復附也至于謀說呂布絕婚袁術一事乃元方爲國破奸一點赤忠所在竟抹煞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碑傳不足據也馮爲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募不得至千學究所攻如子家詩及巷里村詞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服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子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續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變起宇賊誘虜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衄不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爲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恨之時沈軍固原值虜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礮毋達固原虜遂猝至圍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烽堠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丞客姚士粦塞上詩有豈有勝兵雄九地不傳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爲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共分猷念協力相爲乃欲以敗爲功欺誤朝廷固罪狂不赦更復嫉忌同官以虜猝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也

合巹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杯一器此杯形製奇恠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

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爲第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從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艷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埽各具意態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

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黒槓得素素相憐能無爲我輩妒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翩翩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眞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譏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絕袖遠枉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平生所遭窘大厄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劍四字大可怪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于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眞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

亭堂之顏曰天光雲影亭之顏曰半畝方塘榜楔之前曰源頭活水後曰清如許凡歷四中丞所題僅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縣御史臺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爲楹聯但改落爲轉眞所謂點金成鐵也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朱業以命問京師日者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于其僞術乎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栢酒樂陶陶蓋部氏呼有司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臥少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類最多好事故爲鏤板書價一旦騰踴賀者如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其他惟都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及楊不弃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遠之不振也

胡孟弢

胡孟弢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豊頤長髯頭著青幘身被布袍手從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

洸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寃饌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旣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日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樂客前相對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此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眞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奉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

逍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國是桂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壁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王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秉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李宰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窓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趐不褰，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荅只成得一部天上搢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客有邀復以他事謾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譬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歃血蒞盟。余因大噱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巳侍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掘得邪，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巳傳二卷，上自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以及鬼神，倣嵇法，于知巳者皆錄第，諸葛孔明與先主最相知，以爲有君自取之一語，爲大不知巳，不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巳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遐以語叔祥者乎。

廁籌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尾礫，代紙殊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爲柰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帝皇之尊用廁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宣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而不用紙，觀此廁籌尾礫均也，不能不爲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爲噴飯滿案。

余從綠酣中清泠點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字，巳復得五字，顧不知鏤板後何如耳。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

張元瑆識

田居

乙記

方大鎮著

田居乙記卷之一

潛見第一

記學

馬實曰幸生聖明之世免輒尨之責託爲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儀天地之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齊德也下比所以狹行

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以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蹠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田居乙記卷之一 三

知之及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孔叢子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而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

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春秋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也 說苑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賢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

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韓詩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廷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蓄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而何況于人乎與人

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廟廟不活貧窮焉得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狥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後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兼介錢於後義死不避粒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毋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喚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

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齊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曾君問曰機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

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哀公曰善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飯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是以衣

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避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于一家今臣之名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也以能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聞於閭里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

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其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而不應乎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而後饋顔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曰毋取拑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胷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恥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韋絢戎幕閒談

枚皋文章疾而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寐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新論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博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李叔堅家有人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犬戴叔堅冠以

走家嵩饗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犬又于竈
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可以不
煩鄉里矣數日犬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桂陽太守張遼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
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血
出客驚怖歸白遼遼大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
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遼使斫其枝上有一
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遼遼乃逆
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遼恬如也徐
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
史兗州刺史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
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
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
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
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

田居乙記 卷之一

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
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
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
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
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
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
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
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
爲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
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
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
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

田居乙記 卷之一

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
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
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
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惡者
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
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說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
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
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韓
詩外傳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

田居乙記 卷之一

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
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
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
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
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
夫人貴人賤哉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
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
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
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
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
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
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

田居乙記 卷之一

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
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疾
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
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說苑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

君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幷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僻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修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

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巳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巳何敢諫乎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巳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遂解層臺而罷民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皆欲懽然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巳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于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

服猰人也

孟嘗君寄士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可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兔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形于內則物應於外矣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

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使爲相

楚丘先生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故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

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大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于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兵車之事故諸侯不相私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而刑罰廢矣而民無人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晉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驏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

與禍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蓋寬饒自以行清高有益于國而為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為君痛之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謂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呂安之難

子瞻乞一言于徐仲車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田居乙記弓之二

荃宰第二

記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胥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釂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使封人麥丘以為邑

晏子春秋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

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

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弗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

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絜直視不若已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子且不愛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有也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何不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迺夜舉火而爵之為卿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于魯也使

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于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富厚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烏之翠毛蠛蠓者鳥畏之魚之嗲口

才鰥者魚畏之人之辯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
君子避三端武人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
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為棘
喙刀鬚也多矣呼吸之間鍋鑊行焉孰肯以頸
嘗之乎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
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
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

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
皆在是以難之也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
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
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
常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
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
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
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趙簡子與欒激游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
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
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我過而黜吾善
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于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
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
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
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
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
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為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
則能士匿謀眞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
猶威不逮也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

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
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
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
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
一人也安得三哉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
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
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
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
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
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
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
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
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
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
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
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
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
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
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
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
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列
子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
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

三尺棄階三累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觀
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愧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
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
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
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
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子大夫
不弔而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
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
人藏于篋櫝非其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
善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
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
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以攻齊爲聲
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
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
飲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
舌出者棄身無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齊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
棄國之蚤奚道至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
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
用是則內無拂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

其累嘗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葉秋風一
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
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
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
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
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也

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
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

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
知吾且亡乎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
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
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
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之爲是也非緣義也
爲利也吳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
吳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
曰天其亡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
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
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
乃即齊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
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
重數刑罰煩苛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

夜守蛇史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
視之則已臭爛

齊公出于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
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
物惡傷公公自傷耳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
伯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
愈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
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
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殫天下之味奈
何欲如黃老乎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
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

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
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
臣莫敢失禮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
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敢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迺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記臣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

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

春秋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也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

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

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入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于心矣何閉于門哉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

死于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廷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廷其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今而後不敢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

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于人也簡主曰子之言過矣大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決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

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慶封爲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越遠其可以安乎

田居乙記卷之三

伐閱第三

記操持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慚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出使取齊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亡吾爵者必顯也

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風俗通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吾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終時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大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朱暉子駢爲吏駢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隷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乃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即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移

賓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
傷且不遵者可無不爲況王傅乎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
弭巳謗於是起羙肱爲犍爲太守羙者東海相
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況今政事在家我逆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
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
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
舉死亦何悔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儁蓋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
斤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
賣評哉終辭不受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
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
不能自潤徒益苦辛爾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
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
引入見母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聞殷砥曰殷遺叔與
太守同歲恩結締素殷亡其幸臨郡而殷二子
舊光俱佳今宜舉其長子舊幸得待罪至後歲

貫魚之次敬及光矣王渾撫對曰明府謙終追
遠與徵繼絕然舊實不如光且舍得世公廉聲
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高下之間耶釋
兄用弟豈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
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
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權孫權也）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
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
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自違覆曠
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
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
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
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其所言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
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怡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
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
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
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
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
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
同故人以爲介也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
琰與語不應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
不見應其慢上亦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
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
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
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

濁太明善惡太分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亭侯拜侯還第家人
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
令人不樂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
之易不難矣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府天下嚮慕賓客如雲

祁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欲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幸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曹公在官渡名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

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愼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搆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王右軍與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譚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何次道庾季堅並爲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

沖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于時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云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至師家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

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迴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殷仲堪既爲荊州値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毋勞蓍龜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

梁竟陵守孫暠鄴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身動亡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王秀之為晉平朞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徐勉掌代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 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illegible]止可譚風月不宜及公事

楊愔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鄭子默有名于世李僧伽曰行不違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

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于 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為雅言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輕重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頞瓜蔕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亦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瑩嘗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

無彼此于人也

蕭引為建康令時官者李度蔡脫兒多所請托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褰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怨疾于頑惟頑能致人怨故也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

以鴆都之事仰累清風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廩門此人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矩還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郵親友雖致窶空怡然自得嘗顧

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于聖世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百官各稱職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憸人

苟一時之進豈念于民耶

范文正公諫劉后與帝同御大安殿受朝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遂乞外

范文正公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頻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怳若自失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寔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遊吾言無以爲慮

范純夫言蟲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仁宗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

蘇軾與司馬溫公論顧役免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耶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
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
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
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
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
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
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
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輔政唯薦
二臺官爲無愧耳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
記不令人見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
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

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
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
望晦叔亦不辯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
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
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
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
之疏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

不可冢百官耳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
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
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
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
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

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餘姚毛吉舉進士爲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
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
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
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
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
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縈亟往視
之瞪目視曰非也須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
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金
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汙我于地下
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
祭酒劉公鉉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
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淸苦如布衣時
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
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王副使琦淸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寒僵臥

不能出門戶或嘻之曰吾求無愧于心耳雖饑
寒亦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
秦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害軍民悉
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
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
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
釋公且賜鈔旌其廉
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逮言官劉茝戴銑等數
十人詔獄牟錦衣斌時蒞事輕刑緩械曲爲申
救有任御史自媿諸條上奏時置其名將身寘
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爲忠乃悔邪瑾
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
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
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
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
陳公茂烈爲節推堺郡守嚴擊强豪徐輔以寬

當道尚深刻徐開解恩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
之　具柬幾死拜侍御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
者處白沙先生之門夏月不能具一蚊幮
書信督兵征南蠻制詞官殺得專斷迄班
不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閫外事不
易集假大臣東撫耳即幸事集輒自專將有奇
禍矣
山公雲爲都督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言公

問牢廣西饒珍貨世謂爲將不忌貪有諸牢曰
白袍點墨終不可湔矣公曰士夷饋送苟不納
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
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曰教我矣

記作用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
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
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西朝羣

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
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四境莫衣
紫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
正無以給上屋室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
之奈何管子曰沐涂樹之枝也既沐涂樹之枝
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
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
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掤
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
不歸歸市者惰睨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
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畏時行者疾走父老
歸而治生丁壯歸而薄業臣歸其三不歸此以
不貧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
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
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
公公歸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
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
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
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
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
其部從事博駐車决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
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
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
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
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
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拔拭用卿能自
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

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
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
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
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
博遂成就之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
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

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
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
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
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
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
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
鼓希鳴市無偷盜

宋均遷九江太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
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
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
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
絕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
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
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

復向雲中

方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任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繫亂絲付儲使理儲援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勑船官悉錄鋸木屑用竹皆令錄厚頭後元會雪用屑布地宣武伐蜀裝船悉以竹頭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悉投之江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

舜以敎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以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蘇瓊為淸河守性淸愼沙門道硏統貲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為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硏雖為債數見未嘗啓口弟子問其故硏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

盡持棓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　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握勾撿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始為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作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唯淸而勤淸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

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惠寬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崔鄲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致　以貴知變也

太宗崩宣政事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
昌齡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時皇后令繼恩召
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
宮后問曰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
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
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焉

田居乙記　卷之三　　毫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
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
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
與之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
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
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
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
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欽面求恩澤又
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效一日留身進文字一
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
崖之行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
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賛公速行

田居乙記　卷之三　　毫

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
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
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
耳上以為得輔臣體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
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
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
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
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
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
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
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
湊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

田居乙記　卷之三　　羌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
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
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
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
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
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宋給兩州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
士怨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
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
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
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
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
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

田居乙記　卷之三　　卑

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
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
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
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諾悉麾隸他軍
頃刻而定瓊伏誅

呂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慮其沸
泣而請留也上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
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
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
惠卿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
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
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
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
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
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

田居乙記　卷之三　　毗

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州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且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而有所感發也

种世衡所治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人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也惟孝不荅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

然荅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詰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成祖北伐以 皇太子監國居南京漢王高煦意領 太子造飛語 上動容遣禮部侍郎胡濙往覘之濙即 太子所行條爲七事以聞皆出誠敬孝順之道 上覽大悅

王少保嗾御史王再劾林都諫聰挾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 上遣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 上立解

周公忱爲巡撫時淮揚災鹽課虧時蘇州多餘

米公令縣撥一二萬貯鹽場准爲縣明年租時米貴鹽賤竈戶聽以私鹽易官得鹽民得米公私兩便焉方繕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物公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劾使速公還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革歲久朽腐矣請出煎膠歸市革解補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奏兵仗數百萬公山餘米市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又朝鮮入貢苦建州虜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下部議公言朝鮮舊貢道自鴉鶻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 祖宗有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遺他日憂不可從遂止

土木之衄也先挾車駕趨紫荆窺三輔通州貯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爲虜有于公謙下令京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

日而糧盡

北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公大夏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率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買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者悉聽輸郎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有餘積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轉買牟利十五此法立貴子弟收糴無所得于是倉有餘積家有餘財矣

宣德間嘗遣中貴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求異寶天順中有中貴上言再遣者 天子然之命兵部檢案往事時項襄毅公忠爲尚書遣吏檢之郎中劉大夏先往庫匿其籍吏無所從得其議

遂罷後三日項公責吏曰案在庫何失去劉公從旁哂徐曰前下西洋時所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寶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宜切諫舊牘雖存亦宜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問有無耶項公悚然避位謝之曰此座當屬公矣

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覆畝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

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湖廣歲饑張布政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骴爲
佃來商旱詞告糴亟修學宮賞其傭直以業饑
者全活甚衆
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勘索賂土夷士吏以故怨
叛輕中朝士人胡公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
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謁集皆
携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

籍爲請官于朝土官大悅服
黄公綬參政四川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
得行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
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起奉吏兵
急抵寺繫諸僧諸僧中有一人少而狀甚惡詰
之無詞牒卽塗醋更額上驪洗之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卽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
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橐
負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隱屏恣淫毒久矣
公盡按殺僧毀其寺
弘治初馬端肅爲左都御史奉上耕籍田行九
推禮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端肅厲色
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
卽斥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繇以諫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倂尚書持不知
孰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奏 天子
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陶魯以父廕授廣東新會丞僭不治事都御
史韓雍之討廣盜也峒賊有最強險難下者都
下文武士百十人度無可任指使欲自往魯時
侍左右雍公謾謂丞猜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
耶公曰然丞度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公
怒謂使君食粟可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易擧
賊妄魯答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
也我難其攻賊者也魯不解治縣解擊賊公問
若所將幾何曰三百人公少之曰如魯猶以爲
多也兵貴精不貴多請擇而後行公許之魯乃
標式爲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
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人魯復

下令募募數日是日操練推牛酒犒之甘苦與
共士爭願爲死卒以此先登破賊夾所得士女
金帛悉分三百人衆異之 任廣東西布政所
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
卽叩首乞爲民得無死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用不斷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把漢那吉北虜俺答之孫而酋婦之所鍾愛以
郄於俺酋挾其妻叩邊總督王崇古留之曰
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論以執送
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
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
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
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合爨秩置塞外其與
黄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
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議
得報可

田居乙記卷之四

居息第四

記家倫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
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
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
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
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蹻楫趨時當務
爲急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
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
而曾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喪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趨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居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田常殺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

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

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丙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列子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顏延之候其子峻遇賓客盈門峻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

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聽曰吾聞聖人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

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也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以入淺體之所以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習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王荊公薦元澤求館賓須傅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田居乙記 卷之四 七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謂不文乎夫宣子進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謂不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吾必濟

田琿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琿恥越賢兄遂托病瘖人數恐灼抬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

田居乙記 卷之四 八

等密共穿踰牽叔太余竊夜燭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躁輈垂綏還鄉爲祖叔都沃酹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隸大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衆茂才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虎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夫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荅曰此

田居乙記 卷之四 九

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齊景公有愛子請嫁於晏子公延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

田居乙記 卷之四 十

絲之質附近朱藍

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平陵晉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中矣平陵人生爲

立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于

財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疢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之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之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鄭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樸滿一枚書題移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效贈君素絲一襚樸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貝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西京雜記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

朱生文季以張先生本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苦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其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張九齡雅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因呼小友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聲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

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寡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及坐事誅兒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
巴郡太守但望為司徒掾同產子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趣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大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

溥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身陷罪惡自
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祖乞以代之言甚哀切
李公達於原度郎活出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
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
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
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
也蓋不忘故也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
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
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
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
詩外傳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
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
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

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
令稙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
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曰不
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
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
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
俱行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曰是其貫將滿也
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
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韓非
子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
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隣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受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而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
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
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
可無祭乎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
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滅
爲顛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
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田居乙記 卷之四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郭林宗遭母憂賈叔來吊既而鉅鹿孫威直以
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勵終成
善士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
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于兄弟而
以氣勢交陵莫昵於妻子而以豐約爲悲歡莫
狎於奴婢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駔儈之足云
乎故遂不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爲天子而與仲
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爲齊相徧召昆弟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
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
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去妻復謁道

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嗛不得
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不及而
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爲此輩者少
矣一家尚然又況貴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
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爲見者
也

記性命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豚羔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聖人知身之不足貴也知名之無所著也離身而反屈身去名而不滅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閒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則何往而不適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渺然如何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何琦既喪母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嫌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于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宜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來今豪富繼踵死其死矣知是誰宅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司馬德操有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務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酒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彊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謂之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

速於其間乎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從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夫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汝南周顒與何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于血氣之類雖不自踐至于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

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矣淫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莊周病劇弟子劉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可得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倨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然是其始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昔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受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

田居乙記四卷

明方大鎮撰大鎮有荷薪義已著錄是編乃其家居讀書時所作自序謂遇有賞心輒乙其處命兒子錄之故名乙記分四門一曰贈見分記學記仕二子目二曰筌宰分記君記臣二子目三曰伐閱分記操指記作用二子目四曰居息分記家倫記性命二子目所錄雖皆前人格言善事然條綴原文無所闡發其出處或註或否體例亦不盡一

敝帚軒剩語

補遺

沈德符著

敝帚軒剩語目錄

卷上

類雋類函
牡猿化牝
董伯念
季漢書
雪山
小棺
金元煥
南宋陵寢
懸山之讖
王弱生絕句
楊學錄孝行
尚書被嘲
釣園
松江諺語
蘇州諺語
嘉興諺語
吳江諺語
無錫諺語
得子失子
戮子
王上舍刻木
大風吹人
顧文康陸少白
悔人自悔

耶律楚材
黃兵部
馬鉞李麒同母
火把節
人化異類
婦人髡
神名訛稱
妓鞋行酒
認族諺詩
太函雲杜二謔詩
袁中郎論詩
山人對聯
周解元
王李晚成

卷中

張幼于
史金吾
河套
星相
夷人市瓷器
戲物

鬪物
稱羊
太和記
諱語
婦人弓足
春畫
人痾
妒婦不絕嗣
僞畫致禍
李近樓琵琶
王百穀
立碑
櫓墻
戚畹不學
瓷器
衣內出火
汪南溟文
徐文長
不男
師弟相得
年伯
縣令處分人命
男色之靡
馬仲良戶部
錄舊文

卷下

契兄弟
祝唐二賦
奴婢弒逆
士紳怪癖
廖宗汝霖
二李中丞
周公瑕
咏頭二謔詩
鄉賢
汪徐相仇

監司創勢家　凶宅
丐戶　韓生子之異
盜賊賦形之異　霍渭厓不認座師
永順彭宣慰　樊噲祠
唐伯虎　山人歌
鄭蔣翁壻　女郎吟咏
縉紳餘技　四喜詩
顏面　吳江異人
塔異　塔影
小楷鏤刻　名臣通畫學
寫生　嚴恭肅
守土吏狎妓　評騭
奇鬼　山西喬御史
懼內　奇疾
胡元瑞論纏足　沈司馬莊怪

補遺

宰相對聯　劉進士晚達
妖夢　讀經誦爲冥官
摺扇　四川貢扇
神佛祐人再生　仇鬼貴人
仇鬼下隸　獻縣盜鬼
三孝廉作鬼　術士使鬼
房山縣石經　記前生
山人愚妄　司馬溫公
太學不文

敝帚軒剩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類雋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顯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輯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閒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文。二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貲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徧于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貲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輯。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塡詞。所著綵毫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以之頓減。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閒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

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牝牡。古語蓋難盡信。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猶然行之。聚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償。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叠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晉。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塡塞途巷。幷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犴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賺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幷撫臺王洪陽(汝訓)亦能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夭折。惜哉。　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游人虞科都給事陳闇陽(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能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由部民之禮。予修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矣。陳遂往謁。賓主懽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陛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壽之三國志。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許甚至。朋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存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作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使出手作成。蓋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卽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武曌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劉一方者。如豫如鄂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勖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同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城中所稱雪山。諸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蘆茅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詫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恢叔(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

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卽古翼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壘。積雪。士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多。王恢叔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　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說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棺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甯先生譚及。云此予宦彼中所目睹者。命舖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圮。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而談。而載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涼甯夏之境。棒捶嘴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幷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說亦未必然。　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鈴轄魏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遊葉。下爲荷花。榜中有篆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南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京畿。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予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嵩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鬭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昆玉)。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猾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轉上之臺。使時御史

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厯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飮。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叟諾笑喜飮。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闥。則孥累一空。囊橐如洗。陪飮叟亦無蹤跡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杳不可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瘐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蘊司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聞至今尙在。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眞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詐。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塚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眞。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戍豪民于遼東邊衞。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况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嘗聞所記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二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嘗對南使曰。汝家旣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常爲汝塟之。因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櫬之下者視之。然後事安。時議不從。預製衮冕。納之于櫬。蓋此擧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眞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况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僞耳。

憨山之謫

憨山禪師。名德淸。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搢紳趨之如鶩。憨度不能勝。乃北游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璫輩嘉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遂塡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豔妒之。適卽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旣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揑造道宮故名。自言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淸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憨繫獄甚久。後始繼發粤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懿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憨師在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個道場。又勝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隱翼于其中。樂正子長又于此得遇。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飡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亂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璫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歸其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興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尙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脬何。未數日已有塗沒之矣。（東瀛孫隆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旣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琛。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琛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琛見母于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毁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琛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琛。以勵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琛。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琛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患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艱。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尙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能宦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釣闥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穀釣起。或時歌姬羣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假嫌慈日破遊魂。自貴詩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揲兒法穢亂宮掖。沿及戚里勳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時。時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覷。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於今。若武林閶闠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非坊曲比也。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翁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强爲應天尹。以戶曹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齗齶

死乃對曰京卿攘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濟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閒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越閒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閒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留之飲案有鱸魚因戲出對曰鱸魚四鰓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螃蟹八足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己亦爲一噱豈入其地即染其風耶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謠對偶不絕於時如丙戌年劉中允瑊卒於京劉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直其家延僧誦經先有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剎夜叉个个都愁兒鬼到陽世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科以微糧誤拶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蘇州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爲白也不爲不多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年長洲令劉喬政初至即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溺也俱奇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閒及鄉士夫云

嘉興謔語

嘉靖閒嘉郡城縉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士人爲口號嘲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通判家中吸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尚打得哭趙甬汀少保時尙爲郎以佔寺基爲禿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被徐秀刖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瀦與婦謀殺其夫爲所覺見殺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舉人獨身走蹶蹶錢居貧不克具車馬又蹇步不良於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記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簿至鄉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惜其空手來難故給曰我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宵雖還而濕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乘醉入室迫牀撫尻乘銳深搆簿秦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闍黎皆驚起簿大怒詰何物鐵錐刺我股執縶傳堯將訴之公令毀寺治罪兇懼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壽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禁慚愧俯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供粮加倍人疑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臀以庫爲褲也繼趙令者爲祝鄉初名似華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兩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投一莖竹幾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樹樹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附生號春雨字

業六則心腹醫擀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謔語云然此辛亥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謔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峯以尙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著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呂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牒要學尤回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凝華無他的資囊要學顧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禮部名瑛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擘經故同里合舉以誚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旋子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吁江羅大參近谿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願門參詢羅愛其辯才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嵩提學爲戶部郎時在京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半年而其僕遇兒於城牆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夫人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於鄰邑馬氏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弱冠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寧宮焚佛牙骨數千金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成化閒有劉弢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妻生一子爲妻所嫉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尙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弢官至禮部尙書至正德閒方卒宏治閒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南欽天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沒妾有孕預名之曰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時年且望八矣此南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蠢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詛之曰尙當還魂遂不收斂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殺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即御變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逃返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非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沒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庵俊民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閒也中丞嫡弟即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高相公亦不介懷即擢爲本省察政尋至通顯楊素和易有胡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沒于位而無嗣意其時即以箕裘繫念耶　吳人楊泰鉞入居京師善諛謔亦學詩爲予友沈于秋客沈自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遊恨薄習爲蒱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撲責肢體不休乃

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旣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卽扣母舅屛索命。强不數日暴卒。楊住方發摘。復目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無夙世冤耶。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報國於背上。豈非眞忠。至嘉靖間。黃久庵尙書(綰)亦背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卽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顰。近有松江太學生王彝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刻乃父像高數尺。且機發運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卽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縗冠麻苴。被之木人。奉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予友沈于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予言。予納未信。及聞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大風吹人

遼史紀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隕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曾聞新城王壽字(季啟?)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爲颶風吹隕。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予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春)孝廉。詢之云果然。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第(鼎臣)爲封公晚年婢出孼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群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拇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羅共噉。人詬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偸狗作饌。亦以伽藍代炊。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蓋吳中同負才名。同性俊爽。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强使氣。嘗與問里吳侍御愼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爲王弇州從甥。偶聞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笑頷以答。

悔人自悔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過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若何寫。僧應聲曰。卽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誚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綠綃爲汝製幘裹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誚。竟慚赧不敢對。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囿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冢。開槨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也。雖稍爲葺治。閒壙中他物散去多矣。

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髫年登北畿賢書。黠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强仕卽世。竟無後。

黃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衷)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衡湘司馬長女嫠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間漸以邪說進。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驚。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旣而習熟。司馬忽戒遠游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續赴。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扃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illegible]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詬。初以雉媒往。不特如梟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論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黃字季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卽冒馬姓以爲名。至文皇臨軒唱臚。御筆改馬爲騏。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氏亦卒。騏尋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並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七八尺。置門外。爇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聞其原起。則是日爲洪武間遣待制王忠文褘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昔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卽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淸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人化異類

隆慶間。雲南隴州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殘嚙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厮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卽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中人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卽出。爲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僰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附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于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蜮射人影之類歟。至于拜冢吞骴。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卽僰夷。以音相近訛稱。　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厮。　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

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麻城人油踉家一婦如此。其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媼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許。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寸餘。見之邸報。都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頷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鬚。以令其衆。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神名訛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予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嫁名于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于人。必與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證知諤。予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鎭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鎭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溷之酷。可似引溷香實時否。

認族諱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甚微。而其姊歸中相公。因得官鴻臚。爲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僞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昵。時相公壻李爲驂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中姊夫。李之配。卽吳夫人所出也。李登鄉榜。曾爲高儀部論列。罷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太函雲杜二諱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剏新狨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譏之云。愛著蘭州猩狙狨。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風。蟲齧日摩挲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穢著毛衫便不同。方面亦急遁。又李本甯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觴。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率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嘲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修神賬。惹得黃山老婦瞋。背上揮來拳似鐵。鬢邊揮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遭叱。羞殺當年馬守眞。馬四娘所改名 秦淮競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觴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

以嚴整爲宗。

袁中郎論詩

郎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置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煙還部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予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峯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稾。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閒蟬二句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訣廚。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沈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侯王。謂予曰。如此奇快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衆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山人對聯

向見黃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晒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黃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士供。蘭夢美人圍。其所書卽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蘭夢句。然圍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籍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卽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巧所爲。蓋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戇。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衾。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年不稱。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羸憊而歿。

王李晚成

壬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逾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曰。予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至爲憫然掩袂。漢陽李愚公時藝亦爲後進傳誦。直至己未始第。出李緯溪太史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笞。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沈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眞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鄒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敝帚軒剩語卷中

張幼于

吳中張幼于獻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爲裁其一。則幼于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羣小呼爲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敉。予偶過伯起。因微諷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所頂。一獻闕下。即就市曹。大非吉徵。余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我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私妓一事。幼于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予嘆狂言之驗。先是幼于堂廡間。掛十數牌。署曰張幼于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痘賣獃之屬。予甚怪之。以問伯起。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慮其再出一牌云幼于賣兄。則我危矣。予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奈何。相與撫掌大咍。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于被難爲辛丑年。時虎邱僧名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與姻家比鄰。偶大失貨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亂。偏拆毀諸富家。有毆斃者。常事豈之死法。適幼于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繼書)。故閣卿羅冢際應子。以鄉紳禦倭廕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平生豪貴自奉如王公。即非係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法治其部曲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戚南塘(繼光)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貲裝巨萬。史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輩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訴送者不肅。命縛之。笞挺交集。所謂棚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懼悸無措。比至。則姿既凝陋。饌復蕭條。日夕恣睢罵詈。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禁遮。滿所欲而始行。所失無算。史性愎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姍笑。亦怏怏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予尚孩幼。在都中目擊。　金吾從吾念橋闔卿(繼辰)以庶常謫垣外補。至丙申丁酉間。爲江西按察史。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薄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奏牘。總之皆淡帥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留中不報。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別白是非。遂使在江西凡正三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毫無芥蔕。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必終于兩罷。向來紛呶。徒溷聖聽。亦幸今上大度不詰云。

河套

成化間。敵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俞子俊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上勅盛往議。且上方略。盛上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王越亦以爲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爲禮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紜。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北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或倖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擣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敵入套未久。盡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亦五十年矣。敵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陡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萬一差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曾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謁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鳳鳴者。素精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即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棲枳棘。且命數已定。即就選亦必不諧。張尚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即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鳳鳴。浙之餘姚人。

夷人市瓷器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

麥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腿陸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驛爲此法。無所承授。偶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填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且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投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虞。此蓋出朱勔父子小慧。何館夫亦暗合乃爾。

戲物

古來惟弄獅猴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烏衛字。雀銜錢。犬踏榿。羊驀鼓。龜造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蠅舞枯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解木魚以次傳下。始循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獨技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則聚鬭。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勞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直古奇聞。

鬭物

鬭牛鬭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鬭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鬭。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尚與群妾踞地鬭蟋蟀。從邊剻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鬭雞爲唐元宗所好。然黃金芥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鬭鶉則見官柜雲寶傳。及唐信宗好鬭鵝。一鵝至值錢五十萬。鬭鴨則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矣。袁中郎云。曾見鬭蟻。閩人多誇鬭魚。予俱未得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人有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繅以作帛。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其俗種羊。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蕈蕘。乃延僧持咒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算。但其臍帶尚聯死羊腹內。僧又以法咀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人彼土。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多疑之耳。又如與人之種鼈。以莧菜和鹽剝成小鼈餅。與牝豕啖之。久之豕產小鼈。以白汁蓄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鼈是也。又如鄞人之種蚶。

取蚶搥碎。量竹杪其脂血滴入斥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名蚶田。鹹鹵貴。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又唐書西域傳。驪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即食水草。與所紀略同。但不云種耳。元人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脚既蔓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勳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獄。撫司究問。每奉世宗聖旨。勸會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即周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謔語

武儒衛輕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恐。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傾。口語之仇。垂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卻有佳語。如長沙李文正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笛鬭足稱雅謔。至嘉靖間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袞求謁者旅集。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

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公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鬭雞行二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嚴閣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爲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鑣出朝。而朝暾初上。高戲出一偶語云。曉日斜熏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相掌粲然。蓋楚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偸驢賊。又俗語有西風貫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傳翁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笑謔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迥分。詞林後輩屏氣懾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鋸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剿倭。偕浙直巡撫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諸工偶振柁。胡應聲曰。柁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南關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飲。璫有意侮搢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者相識者。即云子稍我兩人。我常奉報。然勿嗔乃可。璫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無數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於慟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於罵詈之言。徒喧嘩耳。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

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辯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嬪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作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曾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屣相視。始信其說不誣。　近年黃岡樊徵君九思建議禦邊。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滅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爲弱敵制敵妙策。余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敵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人。驅之出塞。恨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然則彼中本不愛雙纏。樊君此策。亦未爲妙算也。近日刻雜事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之太眞。遂爲所惑云。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晝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而秘戲之能事畫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內廷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是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妝。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卺。蓋慮睿稟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視內廷殊小耳。京師敕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絹繪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範。面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痾

人生具兩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盛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隊二者。姿貌既非姝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爲勳貴家所暱。勳輒彌月不出。甚或援誓訴病。問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中嬖溺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

女時。蓋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傑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皆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妒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妒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二也。以予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赦而收之。戚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閫政過嚴。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宇中丞苦口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數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說約副箋。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耳。門人不敢啓齒而退。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妒婦末路。亦自有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贋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貴。且爲祟如此。今上河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宋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華。命諸公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即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李故籍錦衣。嘗襲百戶。幼以瞽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竝舉。酷似其聲。老稚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予幼不及從。比予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予有神技可聞。既酒酣出之。亦一瞽者。亦以一小屏圍於坐隅。并琵琶不挈。但擁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賈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饒。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轉聞。兵馬爲閩人。鄉

史爲江右人。寀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辯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閧如市。声言有出。忽究出鋪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作辯。各操其鄉音。適時畢事而散。予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詰覺。則亦不可得矣。

王百穀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巋然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極爲袁元峯學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因改袍爲臀。殿爲屁以誚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弟仲淹道貫。借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瘡毒徧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荊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山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從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即改王詩之更巧也。周王俱以善謔擅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爲蚯蚓拖泥。周亦目王書爲蟑螂打拱。似亦微肖云。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韙屬石。其辭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覇儒強顏之餞。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跋疏。以獎勸之。今建白爾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之年。所首當爲禁革者。

擇婿

榜下擇婿。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婿事。亦譏當時風尙也。我國朝則少見。如楊箕墩學士之婿於李文正。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沖。浙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提師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値乙未春榜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趙光焰托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婿。一時清議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躓宦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趙一事也。趙氏以齒年孀居。貧悴困窘。聞今尙存。予入都時。過其門。見一貞婦匾在委巷中。詢覘之。則趙氏居也。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産。故武清侯煒之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傅。有長婿曰錢贩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餐館餞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案劇觀之。則稱制弟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劇。笞其僕而遣之。餞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

以見毁。乃云汝不過我長婿。安能制其小舅。乃作幽稱耶。錢心知其愚矣。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靑花。間裝五色。爲今古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鬬雞。白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窯。則又做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加貴。其値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窯酒杯茗椀。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家則磐瓦盤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醬册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覩矣。

衣內出火

予觀張芳洲前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見火熒熒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從李本甯維楨遊長於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子知爲何祥。予謾應曰。此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年大計。李不免黜陟。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于樓上。年久火出。油障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祥也。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尙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屆事何。是亦定論。當海內爭趨弇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詣文人偏強。未肯攀附者。目爲戎幟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脣弇州者日衆。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於首揆吳縣。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於弇州公。轉托其緩頰於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奔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褻瀆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恒兪安期等。又從而傅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弇州太函俱有障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愧。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誦矣。太函垂沒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載此文。亦不竄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予尙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面。目如曙星。性跅弛不受羈絡。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汴家。一家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沒。徐已耄老。猶投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甍不

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懋梅林宗憲。戊午浙闈。胡囑按君收之。徐故高才。卽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徐所輕。銜之方入骨。値按君暫起。飄泚筆塗抹之。比取視。則塗乙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撫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鄉袞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睾丸破碎出外。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激。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潔。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者。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定交。湛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予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義仍方欲摘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犍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舞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伉洛齊生非男。北齊臨淮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口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則楚王英㷿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淸。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邸元濟。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玉。卽今武淸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睪丸。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自宮。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者。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熿事。腐刑爲郿府典寶。以濟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閹。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人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復敢居師。而門生禮亦少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輒以貽之。先人少於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眞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醇敬首卷。而情意殊不懨。至於丁酉科場之謗。己亥計典之謫。雖張新建郭江夏諸公

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曉矣。癸未。先人以闈牘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云非吾杖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尚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夭。焦雖晚達。又罹謫籍。然年位未可量也。　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偕。途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頭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鼎元。而戲謂焦曰。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讖語嘲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夢力正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卽眞得焦卷。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予所見聞。如曾陽白璠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宦。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於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萬龍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詡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勉強署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馬思質忬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謂鄢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後王仲子靖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鄢絕不往還。鄢時坐戍歸里。訟言於人。責王薄於世誼。王大怒。徧貽書江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鄢當日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鄢之責王。亦不智之甚矣。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鼓譟。無端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準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丙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板。告者無一不準。卽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遽至親驗。其誣者卽刻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跡。鄧在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離閨閫。闍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別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習尚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暱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遊婿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　佛經中名男

色爲旃羅含。

馬仲良戶部

予友馬仲良之駿。甫逾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議者。蜀人吏部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房（名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廡。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訶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致。後相過詰以間闊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再室後廢圃。頗有祟晝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好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會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逭。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妒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見形怖人。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之而已無及矣。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即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己未會試第二名。以尚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闈。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間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華亦頓減。房師大慚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臚。授禮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爲破題謔之曰。脚輪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見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決倒。僅完闈事。初無希覬。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乙。會天漸明。不能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期張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即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御爲予言。

敝帚軒剩語卷下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壻。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訐訟者。名曰畀姦。畀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取姿貌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奴妻隨軍。豈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洓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豐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間。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辭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

洞天賦。正墟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通賦。則皆俳語也。予少時曾於友人處睹抄本。尚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斝。參槎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蔭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服與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頭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即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奴婢弒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戕剟。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又萬曆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奴僕。獨與愛婢春桃。孌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貲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逾半歲。始得三弒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骼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播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士紳怪癖

搢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鴨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鴨鴨。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卒。人遂目爲陳老鴉。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葵東（國誠）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於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游嬉。最後去虎阜稍遠。忽遇暴雨。至得一古廟息。觀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慨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科偶盡於此時。抑倘有小草望也。是不可曉。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寰（化龍）以總河駐濟甯。二公同里同籍。又同志也。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遺材官致書幣。致濟上。附以百金。云欲托幕府。爲市油臙脂。以供姬媵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詔曰。我知汝主人後房甚盛。此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周公瑕

周幼海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

忽有魅晝見。大白面如盤。目竅嵌凹。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常。初甚惶駭。後習睹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未及對。即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踉蹌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予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薦。文行爲時流第一。與予善。

咏頭二謔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鑛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顧天壽翻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掇。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謔者作詩咏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內鑽。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黔齒咸俯日。出頭雖易縮頭難。一時傳頌。聞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事堪與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甚。同榜一友改從顧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偸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腦包權戴使人愁。與前詩堪噴飯。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既雄貴。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罹脅靡之罰。舉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秋兩祭。而黌序中。遂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庋置高閣。間供齋役爨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乃翁遷善（號）主在祠中。恥與非類竝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尚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僻。與同僚不叶。被某搆於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惡其倨。立意羅織之。靡日常受笞。雅堂溝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即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箠丞胥靡之。汪歸應賦。即以是年登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勤。餽餉無閒。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黨與。默籍日月。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可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之。上之直指。白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秉銓。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獄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尚未忘再出也。

鹽司劇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募。百方窘華亭。沒其羅。戍其子。時陸五臺太

宰以卿寺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勖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中子，兄弟凡五人，每詬詈之曰，吾儕俱爽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詨，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盡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日扶服頓顙於邑令，蘇郡爲請曰，有服不曾見太守跪知縣，仕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狐鼠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謫仕方解，二公卽眞爲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于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閒，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郡刁頑，正將借此爲閉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居一品，富甲一郡，何作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魅百出，時能虎山戾人在都，而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鎭之，是夜魅擲瓦石，尊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解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姓者所得，重構華堂，以餉吏部侍郎徐掄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自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竄穴也，先是春月，先人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

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上，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禍，則急掩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吏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寓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儈之屬，其妻人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媼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卽積鏹巨富，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予幼時亦曾服其藥，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時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予謂此等名色，從不見史冊，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戰沒，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前爲僕隸，自何時皆陽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是皆不可曉。

孿生子之異

孿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脈，技亦大行，每入謁，卽以艱嗣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二兒，問幾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夭折者，以此困於貲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爲信然，則怪矣，宇宙眞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李氏，連八產俱雙生，凡得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僅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聽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稱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獄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日急，又爲仇鄰訐其竊盜，遂決計謀叛，至殺都督何洪、縣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韜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忮，以議興獻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峯欲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者，俱未聞也。

永順彭宣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縱多狡計，偏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土會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秦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縻留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穀，畀爽婢四人待之，扃拘者數年，馮雖強黠，變挽無計，偶有鄰洞士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杣托，馮得乘閒逸去，棄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閒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州人，世爲仕族，同胞兄名承矣，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其女初以楊應龍人婺州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娓娓，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僦寓比鄰，問其官貼，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姓名也，馮大駭異，亟招邸中款之，令婢窺於屏後，果其嫡兄，因相持對泣，重敍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喜極而慟，馮故未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養，此皆予所目睹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貲且晚，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

故其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不然。嗚君自永順司遷。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廟。俗能徒手致虎。斃而生祭之。方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居有何神靈。獨饗此方牲禮至今也。嗚君又云。楊應龍為其姻家安疆臣所陷。陳偽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素仇安氏。以此羅搆之耶。抑真有其事也。嗚又云。彼地無鹵井。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無宿舂。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舂。即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坐是二端。謀叛輒沮。予謂三川為蜀境。故歷世奉武鄉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為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為政。酷忍不恕。聞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為酋長。今入覲與承襲所剌某司某司者。俱偽為之。且禁部內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宣慰司亦有設學校者。何不做以獨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為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驗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為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為土簿。故元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愁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為婚姻。世相讎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蕭聚之後。奢香即其始祖母。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罣誤閒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閣鄉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窗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郤之報。然唐後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為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有友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貧別。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鄭蔣翁壻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為北直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嘆。或云。兩方秉銓。鄭謀出鎮。為勢所脅耳。然亦醜矣。前於此。則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為華亭相公冢孫。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弃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為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體。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同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壻舒洪志。為尚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為其婦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為戶

部郎。友子為提帥。同在京邸。亦不甚通問。舒未及壯遽夭。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姬詩云。楊花厚處春衫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以為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向畫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輩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在焦關諸五言古詩。沈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并及之。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曩年見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眞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顧學憲大典。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眞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嫻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昺。張幾帥懋忠。諸君蹴踘俱精絕。此蓋蹴踘通於擊刺。正徹侯本色。不足異也。縉紳藝能有裨時用者。如徐武功有貞之天文。韓尙書邦奇之樂律。唐中丞順之之兵鈐句股。倘矣。又若正德間。蕭御史鳴鳳精明星命。康狀元海熟習相墓。近歲則邢憲使雲路歷法。[illegible]舊諸。王太史肯堂醫學。冠絕當世。以及徐太史光啓。盡得西域諸秘傳。幾與古崔浩韓湜等爭勝。蓋兼文苑藝術兩家。奄有其美。尤出前所稱風流諸公之上矣。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間人。曾以宋公庠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為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尙。曰教官。以譏之。已堪捧腹。至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為所歡。和尙乃還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為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為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為之捧腹云。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黃萬石。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為然。一日相遇於李本甯憲長衙齋。予素不識其人。一見即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託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為兒故人。何以忽忽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

吳江異人

吳江為吳郡壯縣。然俗囂好訟。比於他邑為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秉銓持憲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書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即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倘致

雲巢。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鍾鶴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廿謁。未幾。鍾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鍾之亞。又爲資遣之。遂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貴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書入荊關之室。後詢閶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期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宇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夙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一。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時虹臺研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駸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儕入泮宮。同鄉舉。既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閫褻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嗤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曰。是且不屑與我爲行。遂復本姓。位竟以辜羞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荊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愈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山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既清狂不慧。愈亦不屑於文。遂去習爲詩。鑿險有聲於時。游太函弇州穎顯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予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塔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聳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伸其變化耶。

塔影

嘗聞暗處觀明。則影皆倒垂。而塞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儀門外天寧寺塔。每於殿上僅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摹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眞。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號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眞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模熟家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都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眞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

來宇內書法。嘗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雖幷形似失之。予後晤韓胄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幷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名臣通書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書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書。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非常之人。其餘技尚可了數乎也。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恆女也。季恆能鑑古善談。爲予父客。暮年始舉其女。美慧多藝。而姓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倣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熱。偏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鑿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貢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諱清）滇人也。本籍吾郡之嘉興縣。先大父爲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敍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捕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皆對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閒府。始數其名。則利本籍尚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斃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舉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予心鄙其不宏。然冰蘗之操。目中無兩。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不如也。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倡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爲恆。王因是居間請托。橐爲之充牣。几榻間。數年而殁。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鄙鄙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雁行。幷不可列大家。盍更訂之。其人艴然怒。似

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量雄黃予亦莞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予曰頃與畢使者周斗垣廷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盡不明語之浙紳曰此等蠢語只可付悶聞若欲與辨語惟有痛批其頰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楮名箋布滿都下即園亭中匾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間冤枉事極不少但畫無端屢遭折辱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奇鬼

吳士曾養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為座師焦太史所累被謫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挺屏棲面白而闊衣團花皁袍向曹深揖至地良久方起再揖開目即見皆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睹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覷一日忽不見沈疴亦脫然予聞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偶考梵册不得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貲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家居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開并搜索內室喧呼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伏謁或訴爭鬬事為剖決笞斷訖而後如儀掩門方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官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蓄名宦已成廉中冓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為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因為千古笑端唐季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魯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返一敬其妻劉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諾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二色至如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甯夏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為其妻所制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譴為婦陸氏所妒至刑厥夫為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以永樂二年為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尚書至兼掌吏部兼管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茌平伯謚榮襄凡為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偶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輩無忝清華即吳中一語何嘗以一廉字許遂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為之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澤者附紀為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款然留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久陳侯甚飢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間客為

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精糠有年甫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猖獷便餓死不可與糠粃故并粟粘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熲愛妾生子遂惜之也至殺之也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為文人游戲非必真有其事以予親所聞見則有如程吏部深者由東濟南人壬辰進士能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遊郊坰即有裝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為吏部甯庵學憲定庵愛弟幼長紈綺惰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閫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惰之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禍沈不聽斧斤乍施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因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度其孔腐色尤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見一大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諠嚻之聲徹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逐聽之家本素封因之匱之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為予內親今尚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復有夙冤者終以遣去復全豈真如刁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諭限已滿耶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為據其說誠謬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履女圓頭履為證又云宋齊以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為皇后永興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逾限失履閤帥令與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僮可以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為始於李後主宮嬪窅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尚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予已紀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之如此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為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舍為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群魅嘯其中莊僕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為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常呼僕灑掃以俟期方啓門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緒論沈驚問若何為知之對曰昨三更時群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善地避之因相迸散今寂然無他矣沈心所謂曰善擒除之吾將身至彼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為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歸至辛丑周尚滯公車竭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予曰魅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予亦深信之不數年

萬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拍省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萬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歲，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鬼凡册，不甚得冥司祕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說。

敝帚軒剩語補遺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諂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為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為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并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為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之，宵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為卒歲之歡，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之語，此璫亦知達生如此耶。

劉進士晚遠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為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郎署為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

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顛，江陵為一啓齒。

妖夢

宋偽楚張邦昌為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册，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幾夢，偽齊劉豫初為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為之起，因自負，決計為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半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曦起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由是果於稱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為生封五等，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石坊官賣為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從而侮之也。

燬經謫為冥官

今上壬午歲，寧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察膺[illegible]人也，在官，奉豪撤，勸普陀山一僧毀律事，夢有梵僧來告，請分道場為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僧跪其灰設誓，事甫畢，即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燬道，當陷泥犁，以愛民故，姑謫為三石牛畜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若請願持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為代祈，始甦還官舍，則已瞑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滅族，非妄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因計典外貶，相過於鄞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歸人，今筆墨尚新。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即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士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尚以二團扇令侍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之半，有機斂之，用牡箭管定，闔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內臣以豔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為俗製，惟以椶竹貓竹為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為時所尚，往時名手有馬勳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治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豔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物，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

為例。按蜀貢物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為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為宋厲階。況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吏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為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神佛祐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為治櫬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猶哭。尚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為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為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之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歲。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母者再。母持之間何來。則曰我行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某宦家為男子。始知身死。因而請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為吾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恐。觀世音持藥來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授華傳梵書。勉以敬神持齋。凡千百言。其父歸。備問舍郎。讀之字皆若莽。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睹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與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人世再生者多矣。百鑑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辭。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仇鬼貴人

永樂間。禮部尚書呂震譖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見尹為祟。叩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間。太平侯張軏以私意殺范廣。後過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郎傅瀚欲擠程敏政。程抱恚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咸甯侯仇鸞恨曾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其後二年。見二人以斧斫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於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甯夏兵變。譙字周國柱謀戕黨石二公。又推哱氏為主。而己贊佐之。及城圍急。又勸哱氏降。而獻計招撫。俾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椎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逃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殺父兄。尋見為祟。乃為僧而逃者無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仇鬼下隸

吳門顧上舍號一庵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資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之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何從來。則拊掌笑曰。連年役隸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漫以告之。渠為我代申。已得

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為別業。已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為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怨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府有楊氏。官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海人。少年頗有顏色。為海寇所掠。其脊孌之後。與官軍戰敗。竄匿。即謂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寶縱之歸。慈遂亘宮。以厚賄饋士。贖身去。且入貲為京職。其子名毀志。遂思結姻主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為媒。遂取楊宗一女為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久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怨而鬪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無私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肯歷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畀之。戴匿其金。紿曰。已為若道地。且夕出囹圄也。未幾。惡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斃杖下。戴後游金陵。則慈於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鐘廉抵任。即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為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既知衆鬼即群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為料理再生。僅僅以男身處以巨宅。且從蜀至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為處分。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遭譖謫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即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喪殞。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予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為役。曾至予家。談往事如目睹。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人。名章日暉。曾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雖墳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為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之勝章。能遠游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麟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稱段相公。攜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即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為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於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悱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胭粉。隨逐遊嬉。尤狡獪之雄也。然陶即駐世。不過成地僊。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賓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盾小堂者。使鬼。客勳貴之門。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伎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絲袍袖中。入即無蹤。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

蓋亦唐胡婿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軍。督府張宏軒國彥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禍。當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賊闌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壁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刀劍及礮。俱不能入。而試之良然。因大喜。資送東征文帥宋桐岡應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刓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妖鬼用鐵布衫術。以為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闌入戰場哉。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鑱鑿石為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衍即少師姚廣孝也。留咏而歸。歷代扃閉如故。去年灑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予。欲發其藏。備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册。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衆教毀壞。故閉此為迷津寶筏。今輦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佚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為然。予冉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記前生

廣德闔淳縣吏部。曾為予言。記得前生為張秋左近河壖閒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還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濟望衰著。且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為黜為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與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予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緻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罵為嘐嘐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願旁立一籤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將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游秣陵。以詩自負。僦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雇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即空昇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甯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予嘗私謂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

萬倍。何翅於彼而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予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受憐自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士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為所欺也。弇州先生與于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予壯而再至。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納人假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為微行。遂賭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為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勸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為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而尚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其賂遺足以饜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棗林藝簣

談遷 著

棗林藝簣

明 海甯談 遷孺木著

諭幼儒勑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勑有曰藝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見司牧邕州搆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勿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勢為基無雕樑斵棟五采圖梁以青山為屏障此雖無益文尙有理其云白雲為藩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曰讀聖論得作文眞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側沿謏謭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詩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宋書仲尼有聲款此作僞者與東家邱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僞書卻之

海鹽秦驛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茂茂始皇承天起受帝命業超上古職周滅鄭七雄離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均炎均吳美冠顏黃　嗚七代敬備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奄護餘輝叢丹為祺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 海鹽縣志 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詎始皇滅鄭何也

僞書

毛漸僞三墳張弧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徐鉉府僞文中子戴師愈僞麻衣子貞康僞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僞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粦僞於陵子

嵇康眞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嵇叔夜手蹟弟請用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亡貯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一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地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歷六年河南令陸宰宛平搆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無沒良鄉驛舍裂為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陸氣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齋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涿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南廱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傳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槪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爲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土之入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稾

朱文公大學本義稾友人沈世泊寓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家三三寶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幾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智井得鐵函重積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

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
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入
明劉伯溫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
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
刊于義門書塾丙戌歲錄　丁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
用墨塗乙蓋避建除舊禁也

道餘錄

學海類編　〈八　藝林藝貴　五　文詞

姚少師廣孝別號道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
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
張洪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豆芽菜賦

蒙城陳鏈荐賢良方正考選試豆芽菜賦疑第一拜浙
江道御史終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
都主人論辨時事翊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倘視入
関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
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爐入作傭庖人之初曰
獻曰櫛曰絫曰饎入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
猩脣豹胎之鼎熊掌駝峰之爵畢卓持螯之樂何曾鵝
掌之殊烹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蒸脾鯖餘所哭中之
鱠鈞松江之鱸蓴羹縷雪蛆侑俎菽蒲羞蠶芥芽蝶
驢至若慘黃而撈蟹貫萩絲而河豚浮黃雀入幕之子
烏雞啄粟之鵝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
集命細作而當爐已能淺酌盤曲伸吾調欬滋味既美
且都客曰予惟知菫蘩之為味而不知請楚之嘉蔬也
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薇南山採薇袪背臺北背岸淵

學海類編　〈八　藝林藝貴　七　文詞

溪蓀綠葵之嫩紫莧白薤之芳韭補藏杞移繁蘇蘑菇
穢芬脖鴨鵰波莪寸斷復蹄鴨聒楷子盤之掌沫醅新
筍之絲楼魚孕子將脯乳鏡輪角九沸山藥三炊淡家
邱嫂之鑠冰蘿先生之盞玉若錢塘之茭白商山之紫
芝大宛之苜蓿二蜀之雞柄揀擇加精調而得宜香餌
爽脆味適舒眉當染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飫此佳品孰
溢於頤頰將桑之徒飢笑首陽之客飢視彼曩者何物
雜為吾為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為異而不知近之為奇
主人瞭焉語塞拱手嗽嚬曰然則子所言奇者請備言
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
資於扶植金芽才長珠莖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
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蛰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
露嚴霜不凋其質物美而價賤知而易識不勞乎椒
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屢餐而不斁雖
日橘乎杜史之蔬何曾寊之於齒才發矣遺壘之遠亦
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廪食
至于滌清腸潄清臆助清吟益清趣視彼主人所陳者
奚相去倍蓰而翅霄壤也與主人聞而嘆曰得非市之

學海類編　〈八　藝林藝貴　七　文詞

所稱豆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遠矣毋語近而
貴遠厭常而樂新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過
甘者為佳天下亡士厭欲者為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
欲我之所論者恐為心累悅若致之匆亮則役之於心
役之於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
大者大者既失難盈五鼎亦惟取羞難享太牢適增其
醜語既客即指謝于子而退

周敘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敘敘請刪修宋
史以畢先志許之功敘嘗大父以立元贊溪書院山長
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敘修宋元同上元
附元素未就卒

莆陽拗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閒
有不合自謂莆陽拗史

張元楨

張東白先生作文起草每楷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
紙裂背書之

學海類編　〈八　藝林藝貴　八　文詞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弼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
襲雖有覺者力莫辨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
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
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
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槩其
實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魚麻遮之
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于其間也噫
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
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
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
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樂類譜而
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
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
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聱牙者亦得而神豈窄耶且作者
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
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
又以正韻定之則凡韻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

學海類編　〈八　藝林藝貴　九　文詞

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爲明者亦不得
蘇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
耆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況雖在唐宋不依唐
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傅會其說曰漏底
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
曰音有上斷下斷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
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甯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
歷遮何以同夫冬東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
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
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韻
不能加損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眞先庚尤不得
通押而說不得說哲不得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
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今不知茲韻非來
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象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歲張東海
只有元來一个眞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
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
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
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版蕩士人多往
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
召至京師圖旣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
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
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任鎮貽溪之上結茅屋
命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
虞鄉人少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
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
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
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閑爲臺司所劾遂以
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
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參綸閣此豈躁

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知天
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
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即時
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
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
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
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
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爲柳
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
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
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
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圖以清直避世終
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
柳燦爲相臣僚多被放逐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愼昭宗
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
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惟世類
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顧於食祿匪夷匪惠
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

山詔辭乃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
云道裝汀鶴識春辭野人扶特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
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要
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銘志之言多溢
美予弟此作過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倘論其世
則茲人者雖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朱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遂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
驪姬約而該太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
容之也貴得象其具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
類是也纖者史之常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
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趨於是惟約之務爲瀟洗
爲斲刊爲剜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
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本災也
大爽之味豈辜口所嗜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

及六臣注選于家注杜尙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
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爲得其緊蘊歷中晉江李
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導帰輕詆末年吳興凌氏等
又專刊殊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晉體序
述即事見道風雅詠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
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
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爾者一字緊者僅三十五字其
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

人誤之耳蓋當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真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間有微文未加點竄近常熟錢氏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輸攻矣雖非定論錄俟公辭　李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鶩之才倜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謬也夷考其實

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沂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興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涤𡂿擬議剽賊於句字之閒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蘖衰粗材筆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謏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僞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耕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徒之戈後遂初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元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

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陶何居運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寄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餘流革孫許之風尚令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洪宋元以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退之後之論昌黎者右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人皆無嘗嫚謾輕毀嚴爲嗇盲允爲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陽於斯言了無諍議宏正以後謬謬之學流爲種習後生面目偭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爲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泰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簽事輯革除錄博採端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檻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大颠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霄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濟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日小王子時打圍時自稱北狩虎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讚

彰德胡瓚嘗詠時苗遺犢事有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之句

徐霖

武宗在臨淸召江南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鎭撫久益寵至呼其字子仁進必賜袍退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懽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雪樓集偶友人處鳩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于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大僕者在正德

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誤良不虛也

兩京賦

訓導　彭大雅郴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甯余光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聶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儲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曾作太監雲奇傳雲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上臨觀而選壯士兵甲伏屏幃間以俟奇知之將一斐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悮惑稗人之說

修誌

林甄修福州府誌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割之自人則世人

不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劉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肉探五臟而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福清林棠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平涼趙浚谷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集文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思學辨帖

順渠子曰我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得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楊子雲與鄭子眞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顯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常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慎中

王遵岩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主事李繼父也志述繼之言曰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贅於陳城居也遂居於城之東隅陳毋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

於李而為之子稱李而姓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為李角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繼知之而繼室張氏渦氏則吾兄繼亦不能知而繼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致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云大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為後也載在禮記矣李君雖歆角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允合乎禮矣先生作筍江譚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讀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又為列傳甚悉年七十餘文人私諡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篋祕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啓視禿管數十枚手錄雜記百餘卷

蔣觀

江陰貢士蔣觀著延州筆記李筆鶡于民家屏帳上斗麥易之噫文人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筆鶡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能誦以記者為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閱史記

殷正用士疏有李于鱗所閱史記于秦始皇本紀止圈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 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毀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騏壬貨郎據中重得今已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本常熟錢氏乞於吏部者閟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君子舉湮墨替無論矣有其裘若吏部而遺餅尚永滅他何望乎

佘翔

莆田佘翔宗漢嘉靖間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晷有羅氏者宅展轉數姓至武氏淘井得觸髏四具加釘焉星子縣公彷彿夢人以羅據屍過其

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十七自供父本牙儈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酖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與不減虛教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小春邃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陛季漢書

新安謝陛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為季漢書予蜀正統吳魏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鄒雄飛續後漢書翁再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尚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余大敘萬歷間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戒春雪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勞久戀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蘭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僞

濮州李尚寶先共選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推揚淮

獻之詩附以蜀曰明僞吳越荊楚不預焉東何子文定公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荊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 按李尚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于鱗游改轍移好故明僞之外吳越荊楚有以也然所遺多屬點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峰山麓薄交游乃作一小戶蓽偏

不能入名曰狗洞薦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
伯承往來其中（越州俱居仁集）李伯承過山人濮上館
於滴平關山人目笑狗脯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
殷勤鬪與倡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糜工部六萬金有奇

十湘洲集

西泠社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隆輩集西湖
學海類編　六　棗林藝簣　三三　文詞
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姚徐桂爲地主倡西泠社

孫蒐

孫蒐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
善詩嘗和李西涯春興詩入館令錄其二山館悠悠
倚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昔日遊偏好風雨他鄉
夢更多松下小軒閑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
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竹垣向裏闢新池徑曲門迂
去每進鳥弄路花人未到魚吹新荇月先知天邊客夢
何時醒江上鷗盟此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
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水嘉
何无咎各爭爲己句餘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爲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副楓谷先生猶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
各四首滕王閣云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層遠水檻中收
雲霞白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烟樹尚含羅綺怨
風濤不散管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陽獨倚樓
學海類編　六　棗林藝簣　三四　文詞

學海類編　六　三四　文詞
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
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紅亭颭酒帘
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珠簾梅花杏雨柳烟開
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多作賦游人攬景獨登臺
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
誰言伯與更憐才闠市烟塵黯水通蕭條旅泊散江風
沱河蜿蜒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陵葵渡
南昌廢址水烟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遣其遐歌人小來
萬壽宮云百禁青山磴道盤丹臺深鎖赤欄干階前柏
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儀存
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識湖落空汀鐵柱寒九柏歲
糚假翠蓋亭亭十里辨烟梢雲深珠樹栖歸鶴月滿宿
潭拉老蛟風殿香浮檐影細星冠夜集珮聲交野人掃
地齋心拜芳渚青蘋藉白茅元功自昔藩鄉邦飛劍雲
中氣尚雙三洞絳霞飄羽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雜
大歸山島鐵鎖魚龍臥楚江里社年年詩禱賽九天時
擁百靈降白袷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鑱乍瞻丹
壑窺金穴細讀元文叩石函天豁神皋開廣漢樹盤仙
學海類編　六　棗林藝簣　三五　文詞
嶠出巉巖雲房玉磬松間月未到蓬山已隔凡惜其他
詩不多見

王稺登

萬曆癸丑元旦吳縣王百穀臥疾吟迎春詩一首卽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皆
無關繫則不書如縷急觀窯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
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
稱之數其人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哉噫予
居常所爲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
爲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冊渉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
最爲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耳然其
時且以諛墓譏之至于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
言荊川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
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當損無益寧慎無濫寧拂人子
孫無違人月旦

周元暐

崑山周俊俊子顧南京太僕寺卿有館於涇之旁著涇
學海類編　六　棗林藝簣　三六　文詞
林雜記涇林類記孫元暐萬曆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
遷補宦自令放歸著涇林續記始舉雞赤蛇蟹研刊成
怨家張氏賄飾宦披一二事竪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
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冤之

陳植之

武林布衣陳植之業于醫而苦吟好學歙縣吳允德符
摘其佳句如疏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傍雨看
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遠村柳竹迎王門竿自好客舍
鋏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以詩曰昔賢
名山棄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重蒙求草氣在
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啜菽代庭羞下有黃口
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鮮魚牧猶爲好仇苟非真有道
嗜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時時懷舊雨隱
居對前修車遂塵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敝屣強歌
仍自酬咸贈不遇賦沉思竟一抽中之貧士咏庶接古
人游異時高士傳冀臨定先收

中祕書

晉江謝肇淛在杭爲水部日借請葉相國直閣求閱祕
學海類編　六　棗林藝簣　三七　文詞

府碧澗館入翻閱僅抄劉後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兗陳元忠相國于陛好儲書平湖沈幼真太史懋孝勸其據類書注中所引諸之書覺籍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賈昕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開如目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難寄書京師熱賊家半失去

聚書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璧之龍飛紀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林上者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爲宋齊邱所據惜哉凡聚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盜竊

厄書

藏書非事也閱者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侍郎守愚參政德煜父子樓藏數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蘭谿胡孝廉應麟

賤直得之今亦佚諸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㮮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邑祁侍郎以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駸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氏諸家非流散則如焰矣嗚綵帙緗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鋼設鑒威丈人之祕牒元爽使者之珍符貯嫏嬛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𡣪子㜸婢無復著手是或一道也

常熟錢氏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壘丹黃府見錯書有一疑恨千里之外託人研考其賤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字不得其平遂以焚藏掃之佚字不問亦一異也

文對

正德中鄖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爲歷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揖讓進退動如禮廣府輔國將軍字決五歲喪明從師

書掌識文字日耳紀千言著名獻録辨疑碑各一卷華亭府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好聽沒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据該博著編蓮姑蔑等集嶷使楊鶴雖其盧目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嘗過常熟錢氏酒酣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蜚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疏放之句云出予向秀賦稿志遠而疏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鍾惺譚元春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郎進呈云臣考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歲爲歲式爲式殛爲極之類皆伏鼂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與諸儒未竟厥緒云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使檢關語之曰彼處馬豆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爲然至則果如其言見所著日記

爭姿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姬金陵陳氏以色藝爲門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某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唐岐疑

長泰唐岐疑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爲戶部郎與汪道昆同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疑曰唐人謝賜口脂盂漱此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倪糖不許高大此是矣

王九思

鄠縣王九思渼陂集自序曰余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習其易者獻吉改正予詩者至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易然亦不獨予也雖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鈍不

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意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謝榛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疵擬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袁宗道

袁宗道曰詩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爲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黨

稱悲曰爾稱跳曰蹶稱取曰挺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故語從今字者甚多嘗改爲詐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何未嘗皆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何字亦未嘗背左也乃自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靳同左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尚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偪其眞凡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

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往急不在地與官銜也

失婢詩

攜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趙嘏況流螢上下燕參差李商隱春樓不閉葳蕤鎖韓偓長路多逢輕薄兒耿湋應爲能歌繫仙席鄭谷只緣幽恨在新詩步非烟今朝繞郭花容徧李端別有傳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芊著讀蘭芻晚帕廣孝錄若干卷宏光乙酉春挾篋步入語以待廣孝錄成逆蘇亂時失其二卷後今卒

補骷骨行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乳死歸骨于北鄉西湖北山僧眞龍道人作骷骨行事載郡衣閭臨安雜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女京補之西山中以貽好事者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海上迴東晴沙蹴烏孫公主戀王門漢

家明妃瓜金屋麗人獨立穹廬地深閨長春擁裘族名花背幔白雪褰異香錦幕清夜煖長白山頭瑤草暉鴨綠江口蜻蜓飛閼氏妒得泣不得奈王求仙祠未歸朝辭名王聘莫卻翁侯婚宵長明璫潤螭珠暗袖溫門庭設蘭屍望戶逢椒蕊屛射快于飛窗選中連理簫弄未識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筎錦瑟曉連宵吳宮幽草吹香佩魏苑彈棊拂畫綃千金舞賞青衣笑百排歌微小史妖嬌歌豔舞憐不足握槊藏鉤戲相促塡門車馬多貴臣綠韝丹罽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婦飲眞天人盈盈天街北皎皎婺女津一朝甌脫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大塔承恩宮命襄攜家道迢入蕭關金僕如拙璧玉孌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鷸綫青連環南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閣中桃李鬭春妍湖上清明放鶴天寶馬香過煙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臺燕子箋步中小小不知愁晝裏眞眞自起樓紅豆新發鵁鶄棠青琴素手劈箜篌辟塵龍女拂照骨戚姬彈楓波賭射嫋分鐙鬥翠爭嬈泥古般長夏

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倚兒私語記江潮入月停聲賀房老玉杯金盤索挪持繡閨珠屏不自支水晶簾薄葡萄夜琺琅梧桐梧柚時嗔啼顏怒虱無聊鳳飛熊走空相嬌自嬲臥如甜水逢合服食同迴飆初就坍城館未幾政若趙冰桃雪汁琉璃醆火棗安期琥珀漿西池王母殼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風車何歲鬱雲璈正杏冥瀛海風冷冷聚窟香烟烟溫明祕器賜東園南方楯甲泥魚軒雪舫紫鷄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幡青鳥青珠照青閣桃花桃浪弔桃笛鴻都道士訪太眞上林神君見宛若越鳥枝啼南代馬風嘶北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下朝煉形三官夜返魄玉棺啓䙅儼明妝丹脣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蕪蘭薪鶴馭螭飛駕鳳轄鎖子九宵烟摩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空青錦疊千雙瑩寶璐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鞍轄畫蟬貂導馬罷猴蔗鼓簫碧雲車酒神壼雨叢柰花昏士女髻縲梁復經梁渡渌復渡遙遙山分水壓平野崩帳咠嗔扶驕馬已矣哉魂歸來雪磧晨寄穴冰天夕築臺風嫉掩袂慟月妒湛纓哀服匱承肌

酪罽黎舊乳酪珠琲酬送使紺綵賚輿臺黃金千百鎰都護跨驄回

呵凍漫筆

談修纂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驪原名應庚　友鷹校

呵凍漫筆卷上

談　修纂修字思永江南無錫人明嘉靖間人仕履無考所著尚有惠山古今考避暑漫筆

嘗觀子輿氏論臣品有三足以槩臣道矣及觀之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則抗疏危言尤人臣立朝大節余錫入國朝如倪桂史敬華黃門暴楊主政淮黃桂史正色張黃門遷悉以諫斷嗣後乃藐然不聞有折檻之風豈朝政果無可言乎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邇來

若顧主政憲成其弟主政允成高大行攀龍安主政希范先後上疏直言時政有降級者有削籍者朝廷處分不同誠足以追蹤倪華諸公爲一時盛事第得加海剛峯公瑞不以敢言自負便謂人莫敢侮而淸介益勵雖處貴盛終身不渝固言官之遺範乎乃有抗疏廷杖忠義可謂凜然未幾逃歸避讀要路而虎視鄉黨一切兼倂侮奪之事肆志橫行而毫無忌憚上之人心知其非錄其直而姑容之下而小民固因首聽命而莫敢誰何則覺著一時抗疏之節祗爲終身饕餮之媒安見朝於陛而益余願今之爲言官者

以剛峯公爲法彼敗名於一諫之後者深耻而痛懲之斯可以語完臣矣

余錫以孝行著聞者自晉華寶而下雖代不乏人而載諸邑乘者僅十有餘輩而邇者西溪尤弘祖故府丞尤公爵之孫也府丞公歿其子郄芳以糧役偏重破家至身無立錐弘祖性機巧習雕鏇之技凡什器出其手者人爭豔慕之售者必高其直父若母日起飲食費悉取辦焉年三十有餘尚未授室自且抵暮手雕鏇不輟直至舉以授父母無怨言南關鄧弘道者七齡喪母歲時舉奠必盡哀終身誓不茹葷以伸

劬勞之報萬歷十六年其父夢鶴染危疾服藥不效弘道潛以刀割股肉作羹以進父食之病愈胡家渡胡起鴻者其父秉倫業農而貧萬歷十七年染瘕起塊苦力不能迎醫慮割股爲療禱古廟得吉爻歸即刃股肉褁劑手烹以進父正昏瞶食而惺病亦尋愈夫弘祖庶自審業乃攻技藝以養其親弘道淸貧自守至割股以愈其親起鴻目不知書亦割股以愈其親非孝由天植者詎能然乎

傳云婦人從一而終又云烈女不更二夫古訓昭然可鏡也錫中貞婦未已前無可考自元陳氏華氏迨國朝如劉氏范氏及余祖姑談氏夫死守貞者三十餘人若鼎氏熊氏俱未嫁夫死誓不議婚載諸邑乘誠足以風世余庶母李氏燕女也余父任鴻臚娶之逆旅時年始十六亡何有娠因攜歸不半載生余弟達年而余父病亡年猶未及笄也余閨閫甚肅廬兒八歲入有禁女奴八歲出有禁因撤關閫而示之曰汝未亡人也愼無輕出此閫焉者唯唯而退撫其子守孤帷未嘗輕踰閫閾余甚重之弟亦知向學得遊黌校不幸爲讒口中傷以詿誤削籍母聞之鬱鬱遂攖不伸病年未及五旬而卒未由上其事於當路以旌

旌典良可悲矣前埭陳延禧女許字同里楊達士年十八而達士卒女聞訃截左耳誓不易志赴夫家慟哭成服而歸母譎之曰汝志誠篤固當養汝脫父母老且死汝將疇依乎女曰父母而年七十兒年亦五十矣人生豈盡高年乎母曰然則家貧柰何乃日起拮据布衣蔬食以自給歲時必往省舅姑候娣姒有支子可繼嗣楊而終老焉東郊陳餘女幼績慧婉嫕寡言笑家貧無屏設而閨左罕覯其面女紅暇輒從母丐錢易孝經列女傳往往羨杞梁妻秋胡婦高行年十七字徐氏子文英甚貌工耳當歷廿有二年秋文英爲人斃升屋墜河創甚病死聞訃一慟絕倒蘇而計其母曰汝第治酒脯作奠女乘間縊死檢所遺衣帶間書有生既爲夫婦死當爲鬼妻同衾既不能同穴不相離死後鄉學憲迎光爲作傳與邑士大夫聘弔焉夫李氏不過一勝耳年未及笄而孀居自守借哉死於變也陳氏守貞截耳誠足以媲美眞姬若陳氏聞計而視死如歸即古烈丈夫何以加焉

溫人趙彥胥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彥霖惟謹彥霖嗜酒博奕生業日壞彥胥諫之兄怒遂析箸不五年而兄資產蕩盡公私逋負前三千

餘緡彥胥因除夕置酒告其嫂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虞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年尚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但取分皆火之昔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殺已措備償矣兄初有慚色不從兄弟覈勸懇幾改之次年彥胥與長子俱鄉薦登第夫彥胥敦友恭之誼而應視資產誠非人所易及余覩記錫中得二人焉華光祿啟封公麟祥庶子也封公景子正郎雲生有五子光祿生與正郎公景孫同歲封公因有遊兒命與諸孫伍行第四爲光祿緣齒十二而

封公卒正郎好善甚不視家生產悉委之家僮以致光祿析產亦與諸孫伍得六之一光祿父事其兄無間言正郎好行其德而出入之析莫能自操常鞅鞅不樂光祿損己貲千金授之正郎公嘗書孫川圖參謝焉正郎歿闔爲諸姪孫行售之他姓弗與較人皆義之生政安希范父命憲如山有冢子年已長矣後娶生二子最後復有妾生希范命從其亡弟如陵希范甫七歲而命憲卒妾前生二子皆不得其死獨希范存其嗣父所貽生業歲年所入計二千餘石命憲如後悉爲諸兄收去者七載歲十四而長兄歿乃攜

其生母執嗣父餘業讓於從四兄也命憲公有僎縣之富居兄無七名臨希范只併其嗣產所入而有之人皆不平希范獨甘心焉歲二十有二登鄉薦二十有三成進士天之報希范也不殊所以報彥者焉者孰謂天道無知哉第華光祿爲邑弟子員食廩數載乃由胄監授職尚未食報於彼蒼云

朋友居五倫之一尼父損益之辨至哉言矣自我論之所貴乎友者必道義相勸過失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維持不以貧賤而汚不以富貴而允斯可言友矣第自貧賤而相親者則無覬覦無嫌庶幾稱道義哉若貴而相親是交勢也非交我也富而相親是交利也非交我也夫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之言當矣吾錫如孫貳卿繼皋與沈孝廉學銓孝廉爲諸生時締金蘭之契迄今無改於其初而孫不忘貧賤之交者余夙敬友誼而愼所與平時以意氣相期者僅廿有餘人性鄉工部明良不以發第生驕而情益密高文學起不以徙窮忘規而義益篤起窮益友余何有一富人與高文學相與最久厥子從而執經者亦有年矣乃不念其貧附之重役以窘其貧殆交道之蟊蠈亦爲甯不仁者

哉

楊錦浦氏嘗曰師道尊而善人多余三復斯言師道之汚隆信有關於世道哉余錫往年楊長史公文家貧嗜學以經術教授學者翕然宗之與進士以爲言遷壽府長史引疾歸與其徒華方伯景居同里閈一日方伯乘輿過其門長史公廉得之大怒召跪庭中而斥之方伯奉命惟謹引咎而退澄江蔣文學鴻秋家貧篤學先年應應天府鄉試業已掄魁登榜時索卷無獲也榜出則卷在主司床頭悔無及矣遂終身不第教授生徒以自贍一日其徒除中書者歸自燕耶屏騶從微服往謁時文學方手澣學因譙之曰汝幸我嘗有以餉汝而甘無應門之童汝第爲我了是事中書君謹奉命文學乃從鄰舍袖雞卵數枚烹以共食而別夫楊公辱其徒於庭蔣公役其徒以堅可謂忘人之勢矣華公則甘心受辱徐公亦甘心執役非忘勢者能然哉邇者汪少參汝達未第時教授生徒華光祿諮以保彈執經門下有忌之者陰囑少參公弛其教將令廢學焉少參公大以爲不然悉心訓誘以大器期之少參公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貧無以爲活光祿公擇木之美者命之工甫就而少參公歿

取以殮焉少參公不以人言弛其教光祿公則以衡德殮其師師若弟情義可謂均得之矣

范公質訓子詩云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淸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靑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禍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我爲玩戲所以古人嫉遽除與戚施舉世重遊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淸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顚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遲速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

郎躁進徒爲耳戒子云戒爾休貪酒與花纏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二詩誠可爲訓及觀家養正語錄云富者教子須是重道教者教子須是守節又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元處士王紹汝示其子孫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當爲之害人之事雖戲謔中一念不可萌發均得訓子之道矣昔王文正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衆食乃語左右曰剩與榮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尤處富貴者所宜服膺也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奉其教猶弗思也是不專責於祖父而以自訓望子孫者人能循往哲之格言而自訓其子若孫爲子若孫者循循然日遵祖父之訓而不懈何患家聲不振哉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有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

書種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二公之言誠爲至當第讀書而止於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非善讀書者也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講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學問踐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縱其詞五車亦何益之有哉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閑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甯越問其友何爲而可免耕稼之苦友曰學三十年則可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吾不臥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事之觀董甯二子其學勤苦如此善乎程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閑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吾爲學而以董甯爲法庶幾免爲天地之一蠹乎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姪之視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官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予竊謂古人叔

姪之分固尊若事有可告理有可商處者又何容默益有天下之大分有天下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閒也如袁盎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苟叔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則利劍刺叔矣南方卑濕宜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此數矣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盎受其說不以爲罪卒用種計善吳此姪進規於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又若文中子有贈兄之官語柳子厚亦有送兄序則姪亦可進言於兄大都有益於伯叔有益於兄長卽正言危論無不可者豨令當言而不言乎則視諸父如秦越等耳骨肉之誼安在耶

感應錄云近世有一士人早失父母依於叔父產業俱叔父總理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居姪曰如何析產叔曰分之爲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當爲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析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輩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積善

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不第夫士人析產辭多而受寡知倫理爲重而貨財爲輕固天植其性者哉年未弱冠而登第天之所以報士人者何其速耶第無心而尚義則爲樹德有心而尚義則爲徼福樹德者災祥一聽之天君子路上人也徼福者天未必一一報之不爽然視知利而不知義者不齊壤也乎哉

大抵兄弟不和多起於婦之內悍不知婦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若牛弘者彼於兄弟之愛豈婦之讒言所能奪也世人若弘者有幾人哉人不幸而娶悍婦豈特傷兄弟之和且不知有舅姑不知有尊長不知有禮義不知有利害悖倫取禍皆由於此經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爲丈夫者可不謹之於微乎然又有賢婦成失之美者余姊適華光祿露光祿析產得六之一無幾微觖望意者余姊勸勉之力實居多焉則婦人之賢否又係於習染緒則爲子娶婦者可無慎擇乎哉

今人於賓朋燕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夢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親而死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也余謂燕會之禮惟宜稱家所有舉之不宜過豐而祖宗歲時祭薦如生日忌日春秋掃墓元旦元宵端陽中元重陽冬至等節須依期而行其酒饌果品之類亦稱家厚薄備之惟期於將此心之誠敬而已倘謂死者無知廢而不舉悖德逆理甚矣其於之中能無鬼責乎夫春祭必以春秋廟祭必以時序非忍於忘親者未有不若是也第謹賓則從豐祭先則從儉是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矣不思祖先者吾所自出也朋友者吾所從遊也而忍於倒置若此此心安乎否耶有人道者尚其審厚薄而爲豐儉哉

母之兄弟禮稱曰舅其行尊矣邇尺一於甥有直書眷生者余大不以爲然蓋病其通問間不異於路人親親之誼安在也惟大母舅存亦稱猶邇尺一但書舅氏某拜手不書姓亦不書眷拜親親之誼何謂然也余深然之因以爲法凡從堂諸姪及余甥余婿皆書拜手非自亢也從姪甥婿與凡人不同親親之誼不可以一通問間忽之爾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宋呂勝叔諸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與否既見敘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歎前輩不可及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爲過也余大父鶴林府君與成進士周少同文社交甚密進士公子則守公遠初挂選授蒞余大父及扉且謁府大父而斥老命侍坐州守公謝再不已執通家子禮終其身余

無錫州守公必侍坐州守公亦不爲飾讓猶有前輩遺風焉

司馬溫公家範曰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溫公家範所以別嫌疑者備矣同氣且然況家僮女奴出入之蹤可無愼乎爲令不爲之限而內外無別或有乘隙起姦而蹈牛易馬呂易嬴之禍奚翅無顏立身

甯壞閑而宗祏一混則得罪於祖宗者大矣惟嚴其出入家僮非有大工役不得入內庭趨事事畢卽出平居使役則於中堂呼遣止於門側勿令擅入庶幾正家之道哉

教家類纂曰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搆彼訟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姦巧外常柔順習熟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敗壞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此言亦善摩寫小人情狀矣

然又有不止於此者大率狡獪之徒多甘言以動愚蒙之聽衒刀錐以駭愚蒙之心口誇大以蠱愚蒙之志來聲色以中愚蒙之欲因導之習鼠竊之計肆城狐之策於是乎愚蒙子弟攘父兄之膏腴以塡狡獪之谿壑假令不義而得百金或以十之四五或以十之六七畀愚蒙子弟餘悉爲狡獪輩橐中裝矣脫也愚蒙子弟或有悔心則撫掌而共嗤之曰孺子不足與語大事非我輩定畫孔方兄安得爲孺子有乎若爾我輩不復爲孺子用矣迭相與歡然如故益擾竊而無畏忌生產不盡不已終不悟墮其術中信乎狡

獪者之常逆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舉事不能快心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凡爲子弟計者可不擇人而與哉

義莊之設以濟貧乏親睦族之義哉宋吳文肅公范文正公入國朝徐文靖公溥華正郎公雲損貲田創別業貯粟凡族人貧不能葬者貧不能婚者貧不能喪者悉仰給焉吳文肅公不可考矣文正公莊在姑蘇已數百年文靖公莊在宜興亦百有餘年遞休迄今士大夫曰爲邑中盛事歷不能縷述而樂道之獨吾錫義莊則不然主計者或不能皎白無議遂有巡撫社而虎踞鷹者鬻田屋而棄之以忿其獻謨不經之藏俾正郎盛舉一旦澌滅無遺曾無有倡義士大夫起而攻之以振其衰也惜哉

胡文定曰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詘斯言誠家國之藥石哉然又有不容於不訟者祖宗墳木爲人斬伐脫驟忍而不訟之於官不將濯濯而無存乎祖宗吾本源也此身祖宗遺體也祖宗遺澤而不能守則祖宗所望於賢子孫者謂何卽以不孝敗之罪復何辭惑一鬻百亦保家之一道哉第訟而長

終訟不可保家亦不可與語立身之道矣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當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但要推心體悉乃能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此言最得宜家之道卽大學所謂絜矩不過如此有家者誠宜服膺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故人有恩於我而遂忘

者憶何以異於曹操之敵山之徒也賞之忠孝不亦難乎東漢尚樸學崇節義由對掾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家廬墓下逮魏晉又伏法遂科之死雖悔論者以爲甚怨太朗報施過當不知士爲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彼其私恩且不敢忘莫大於君父苟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伏節死義之臣也司馬公之言當矣邇來感恩思報者余得江右李公焉余世父先任四川撫治道副駐節建州李州同伯卿江西餘干人也報政最而躋鵷鵠之業世父公署中凡有疾卽延州同公診理屢奏效世父深

德之邇州守去任嶽祿豢而報政最久之州同公致政家居世父尋撫蘭州適逆寇以事搆好世父發余從弟志伊爲嶽小遊陷幾罹不測之禍伯州同公孫遂副公顧偕兵燹捻康得其皎白之讞獄者而禍始息蓋奉州同公遺命也州同公欲世父之德而其孫能報世父之子州同公高誼固不可及而兵部公克承先志匪特稱厚抑亦可以稱孝矣

鄭子元由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遷鬱鬱常悒悒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寂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見在妄想也或期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清恙亦原

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事業不告劬勸禪家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予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老儕所言盡攝生之道亦然其要尤先斷慾內詮曰人不斷淫慾猶燃燈雖有千劫只名熱砂謝上蔡謂有子後一點不宜漏泄每見世人論此便自爲迂而間亦有以爲然者余嘗即而譬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芯加多或延至二鼓三鼓以及終夜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肯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人自情竇旣開或有茂年中年而死於色者皆不自愛惜者也肯知愛惜則元精日固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益旺壯者益強曰可長生矣是以古人于此恒有術焉如伊川以忘身徇慾爲恥雖至七十而筋骨無損於盛年茲非明驗哉世之沉溺者如牽牛往屠市甚至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閭或飲服刼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他日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以死者吁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蠹而自朽世之人何不自愛惜也歟此尤攝生者所宜佩服

廖恭敏公莊爲人易直表裏坦然不矛予以爲與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舊貧至匜酒豆肉諷與爲懽旣任法司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歿之日無以爲殮足以見公之平生焉

吾錫任少參汝達清介自持登癸丑進士官令尹官戶曹官僉憲官參議歷中外者廿有餘年僅舊屋一廛別墅數間田二百餘畝而已參議廣西時年尚强卽致政歸歸而日與親朋治壺觴對飲劇談竟日而散至貧不能贍舉所居一廛售之高人立券後卽移居別墅未幾身歿幸門人華光祿貽棺以殮庶幾可與廖恭敏並稱者哉

吾人立身規模莫善於無僞莫不善於無恥顧無僞生於有恥而無恥者必多僞人而無恥其存心也與人異其制行也亦與人異謂人可誑而欺也善可詐而飾也惡可作而掩也於是乎有口道德而行則奸回者有口仁義而行則虎狼者有口忠孝而行則梟獍者有口友愛而行則蛇虺者有口清介而行則盜跖者有口誠信而行則狙詐者有口推讓而行則忮害者有口謙恭而行則傲戾者外獵美譽而內蓄邪謀陽暢休聲而陰多詭行至有妄希身後之名而貪肆千紀之惡彼其中非不知素行之乖違而恥心旣泯以故敢於作僞而無忌也詎知僞可以欺愚淺之夫而不可以欺明達之士僞可欺人於斯須而不可欺人於積久終有蹤跡敗露而不暇掩護者藉令擺督畢力日從事於掩護而家庭之相聚閨閣之相與故知之從遊臧獲之侍從未嘗不與朝夕左右焉者彼諸人竊其後有不羣聚而竊笑者乎一室之內人皆竊笑而眷屬而邑里孰有起而信我者乎人而不信於鄉黨見笑於同室可恥孰甚焉嘗謂有恥者而甘蹈之乎惟恥於爲不善則其爲善也無僞惟恥於爲惡則其無惡也亦無僞惟無僞則此心無日拙之勞日起有弄丸之適幸而置身於廊廟可以爲勿欺之藎臣縱伏處乎草萊而仰不愧俯不怍非堂堂一丈夫哉

胡計部宗洵曰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托欲其減價賤售蓋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買賣無定主爾自省有知識以來見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舊文恪公云我兒强如我買田做甚麽我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麽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斷智畢力勞勞役役厚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胡計部所言大有識見第人自不揣度耳大率吞併之謀多起於勢豪奚啻田地相連者恣意攘奪甚至通衢官巷竟侵占爲已有往年起家甲科者嘗有之今則幸廁名鄉薦者亦肆志侵占爲淫酗之場而毫無顧忌至有欲併鄰居嫉弗售先蹐而有之故令臧獲輩往來於其家且從而侵擾要其減價賤售以爲快與計部所云不相悖也乎哉

有人問呂榮公希哲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樣如此自處忿心自消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此能消忿而不與人爭鬬者也余錫華封公膺祥南關外素封翁也一日歸自城中有塗人尾其後大詈封公急趨而歸若弗聞也者其僕語之曰有人肆詈奈何封公曰若安知便詈我乎其僕曰指名而詈故知之封公曰安知無與我同姓名者乎終弗與較庶幾得呂榮公之道者

山樵暇語云儇薄子衣制忘更古制謂之時樣詞文譏有詩云廣袖大衫半成非古樣今時誰不同只合輕肥任人大莫教還似昔時樣又云闊狹高低逐旋移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許巧令如此拙樣何能更入時文肅公此詩蓋有為而作民俗偷薄正可憂也昔年儇薄之徒往往效東坡巾明道巾幾遍海內邇來風俗益偷變更尤甚與朝廷服制相如故紙余嘗作巾妖慨以警之而妖風日熾況石田有詠戲子一絕云來頭戴月假成真便訟思君與孝親脫落戲衣看本相這頭不是外頭人彼務將樣者何以異於是哉余謂妖風盛行皆始於巾工役為異制以誘人而儇薄子為其所術輒以重價售之故欲殺其勢必重懲巾工刑示以士人之冠也以巾庶民之冠也以幅自是而外有創為異制者備五毒而罪之甚則竄三木以徵之庶巾工不敢逞奇制以衒奇而妖風自息矣

家訓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言之不可不慎也尚矣內篇云嫉詞可以杜忌疑文清公曰輕言戲謔最害事益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矜嗜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蔡虛齋云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則言之不足尚也明矣及觀陳了翁雜記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也然則言而中倫言而諭俗言而可以垂世言而可以匡時安忍默默而已乎子與氏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胡可無言耶第或戲謔以侮人或許人之短直指其名而議之則招尤之道也先儒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慎言者其永念乎

揚子云千金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為之司會計者焉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業苟付之管鑰會計之任而瑣瑣焉日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則人孰不為盜哉揚子所言誠是矣及觀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為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為不稱已意而疎棄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暫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蠢癡奴乖巖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湛氏所言尤中今時之弊富者倚便捷為起家之助顯者倚便捷為豪奪之助明知之而明縱之者多矣未聞有驅而遠之者余錫歲桂史一鵬有家僮陸姓者亦便捷之徒也嘗生事詐害一山人桂史廉得之慮貽名節之玷逐出送官究治亦叔季所僅見者哉

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復追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為得體余錫華學士察服官京師有一家僮犯罪將笞之僮子不遜逃出令人故為甘言諭之歸俾供使令如舊及抵家此僮復犯罪乃告官問罪發遣眞老成之見哉

藝海珠塵

呵東漫筆卷下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介休范重棨賓夫校

談　修纂

國朝學校之設非育材地哉名卿碩輔樹鴻伐而揚壯猷悉從此發軔迺士人進身第一步安可不需眞材而令紈袴之子混迹於其中以希倖進乎自江廣限制府錄士即于縣數不盈百顯者既以子弟請託富者悉操重貲賄邑中勢要為之請託始得院試而孤寒之士僅間有之耳昔人云始進以正猶恐以不正繼之今士人進步之初而先之以賄與日幸登仕籍安能必其潔白自勵乎彼諸生素例入貲監猶輸財以充國用人遂目為白丁而鄙賤之乃游庠之士輸財於私家而幸沐衣冠不尤可鄙賤耶矧士大夫慶子弟有可進之資者為之請託猶可言也至牟厚利有借名為甥者有借名為堦者世道至此良可慨已郡邑大夫亦盛頗憮心而相沿成久卒難謝絕癸巳甲午二試孤寒之士多得入院就試而踵故習者尚繽紛不已也余熟思之兩直隸學院及各省學道於赴任後即檄屬縣通限一日齊試試卷毋得填名字號亦彌封勿露試畢盡入考卷於箱封固呈解試卷到日即揭去縣封院道另行封固以防吏書玩法迺檄蹕遠別縣或別府有聲府佐俾之秉公詳閱可取者必取勿拘以數地遠者限之半月稍近者限之數日以防發猾之窺伺以滋交通取過考卷發還院道案臨之日院道發出字號該縣會集儒童認號填名出示免其府錄徑送院道就試第頁名代考弊端百出未考之前令廩生認結考日令廩生認入發落日亦令廩生認入聽候當堂拆號唱名亦以六箭別

之凡一等二等者入學三等者寧家肄業四等五等六等者照等之前後爲扑責之多寡儒冠掉舌有禁弗率倍之扑刑益積習既久不如是卒無以杜僥進及代考之弊也此法果行則郡邑鮮干請之擾士夫養廉恥之風孤寒之士不貧誦讀之勤而其志益專紈袴之子亦絕奔競之念而其志自厲庶幾哉家詩書而戶經籍何患無眞才乎而清白之風可與太平之治可望矣

稱寄鐵談曰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即子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即孔孟大聖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爲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諂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之則艴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是又古人惟稱字毋論中古即孔門弟子得稱孔子爲仲尼子羣時入贊校庠及見前輩勝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子臣稱號字而加以翁老令人駭鼻汗顏風俗之偷薄一至此也余謂稱翁稱老或加之尊爵或加之高年猶可耳而槩加諸少年生稱之者爲過諛受之者能無愧色乎且老翁實衰邁之稱而頓加青年之士亦爲不祥行古之道者尚其監之

鶴林玉露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龜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若么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公冢嗣也清節高文亞美克肖其師晉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邊絲照管南人役一些七百萬錢都不要脂膏留與小人家東山先生之清介誠足尚矣余錫業

正郎茂才任留都工部主政時嘗稅蕪湖任滿償羨餘萬緡毫不染指悉輸之公府陞留都文選正郎賜告休沐歸行李蕭然猶然一儒生也仍設教弟子資館穀以給日用貧窶之東山先生其先後一揆者哉藉令權關時如東山公舉以代荒歲民逋上足內帑之需下解倒懸之苦傳代之者爲可繼而吾之清介固昭然在乎

吳履齋曰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瑞鳳小人如乳虎蝮蛇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如叢棘蔓荊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碱砆此君子小人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趣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循道小人向背徇利君子明白正大則其勢易疎小人迂回曲屈則其勢易親君子無利口言或不達其心小人令佞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市朝凡可以自售無不爲也此君子小人之心術必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東谷贅言曰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然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殺人夫履齋辨君子小人東谷辨小人姦人其論甚徹顧小人之爲害也暴而顯姦人之爲害也密而深辨小人易辨姦人難惟持正大之心秉衡平之識而濟之以藻鑑之見取二公之辨而詳審之則官人者可以杜群枉之進交友者可以免匪人之傷知人之道其庶幾乎

宦箴集要曰名節之於人不金帛而富不軒冕而貴士

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無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士君子能以此言銘諸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附人也哉大抵名節所係甚重獨官箴乎哉昔人立身行己不以名節自勵則苟且昧利己損人之事靡所不爲而罔知顧忌其不流而爲小人也者幾希矣惟顧惜名節則於人無所干而不致取辱於己無所屈而不致取慢處貧賤無所歧而不敢取憎處富貴無所恃而不致取怨行不愧影卧不愧衾質鬼神而無疑鬭雷霆而不懼即爲霄壤間一完人也未必不基於此矣

楊文襄公一淸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及觀厲皇錄曰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倒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廣諮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二公之言誠爲確論爲人上者玩其言而效法之則事不煩而民不擾寧非安民固本之良策哉

江南糧長遞國計所係國初亦重之先是目爲賤役百凡供億悉從取辦煩苦不可名狀破家而殞身者往往有之年來上官憫燭其弊歷下節省之檄視昔民困稍甦第偏重之法立而民多蕩產矣自衆輕易舉之法立而民鮮破家矣譬之重鼎一人舉之未有不力竭而傷生者衆以數人則易舉不難矣譬之萬衆

一艇載之米有不汨沒於江河者載以數艇則轉輸不難矣且以通邑黎庶計之巨富之家不滿十十而外更無之矣中產之家可滿百百而外又無之矣倘執偏重之法則上戶不足遂及中戶中戶不足必及下戶夫責下戶以中戶之役家有不破者乎責中戶以上戶之役家有不破者乎通行無俟覈緘彼有田之家不爲烏有者幾希矣故不若衆艇易舉之法爲公溥民尚得保業而安生也況白糧之春辦糧銀之起解兌糧之勸贈解頭之煩費田甲之侵收吏書之需索早快之拘勾則徵收之賠賍無限也而吞聲忍辱又有不可言者矣糧運之跋涉船戶之抑勒糧夫之暴橫關津之留難盤剝之竊取監收之橫征則解運之賠賍無限也而垂首喪氣又有不可言者矣萬歷已丑吾錫侯黃門先春莆田林桂史祖述上疏洗剔諸弊一時運民亦得稍甦顧奉行者能實心體國惜民則可久之法也至於官軍交兌旗甲悉傾倩盤徒無賴爲羽翼以爲横行之地自官贈私贈而外又有酒飯耆舍淋尖跌斛沖筥等項計兌壹石加二三斗者輕矣稍不如意輒哨聚兇徒執械鬬狠至飛磚石溷窓諭傷國體而無畏忌於是乎糧長袖手而莫敢誰何有每石加四五斗者得兌完幸矣縱剜肉賠賍惟有拊膺向隅耳將誰告乎官軍何其幸而糧長又何辜耶兌糧以備軍餉白糧以供上用及百官常祿則當事者宜權國體之重輕視之軍糧加意撫綏乃稱得體今沿途反目爲民運遇關津必有税遇軍糧不敢先是上供官祿反居軍餉下耶宜土俗以便民權國體以定制能無望於賢士大夫庶已而究心耶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及提轉安撫未嘗害一官員其闇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怠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因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正獻公之馭下位可謂恕矣邇者淄川韓憲副公名萃善飭兵嘉禾直指使君桑部馭下位甚嚴凡有過者必繩以法蒞直指薊鎭體宜然也韓公悉力覆庇嘉郡官下位者無一人就逮且惇大廉明公平周溥士庶咸歸心爲其得正獻公之恕者哉

歐陽泰州公觀爲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歎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鄭曰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者猶失之死況常求其死耶公廉而好施善行種種故其子修後爲樞密副使參大政朝廷推恩三世人知歐陽永叔崇貴矣孰知先泰州公積德哉夫人莫大於生死國制法吏酷與貪並一夫在獄舉室廢業厚斂之賊民命其心同其害同也泰州公秉燭夜分發歎此何心哉末世長民者或縱怒被擊或羅織成獄視民命如刈菅然無論于公高門事自前光異矣忍乎余願有民社之寄者時時三復泰州公對鄭夫人之言奚啻生民之幸天之所以昌其後者亦當如泰州公矣

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即傳宣令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與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雖須仔細裁遣夫唐明宗不過偏安一閏君耳迺能以妄殺悔過雖死者不可復生然視忍於殺人者亦天淵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刪去之俾後世末由爲炯戒也惜哉

或言爲政事治豪强則貧弱安矣夫有意治豪强亦非大公至正之體且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只絜矩二字便可了得若意向偏重則人將乘其偏而投之假借誣揑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莫若虛心以順應之更核其眞斯政體之善也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夫豈無見而云哉此言誠爲政確論第豪强不鋤則小民將不堪命而此法繁施則奸民乘釁有巧詆以行其詐者有囊橐以奪其產者有白晝以攫其財者是何異於縱虎狼而遴廉衞哉惟虛心體訪毋聽讒言毋聽仇口果系横公行俾小民手足無措者廉得其實然後而重懲之不以勢宥不以情縱彼奸民巧詆奪產攫財之徒亦案法重懲不少貸庶豪强不敢肆其横而貧弱無所容其奸固公平正大之體哉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祗以厭飫諸僕從爾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温公言其先公判郡牧府客至未嘗不設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有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有世道之責者旣不能禁忍助之乎温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藿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盡簪餽履宜從儉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皆用借福樞力救弊旨在世師也今之爲士大夫者能倣而行之挽頹弊之風而遵儉約之訓豈非世道之幸

哉

宋种世衡初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著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靡所不爲世衡遇之甚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矣崧終不服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脇將慎若事殺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中謀主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送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遯逅得亡歸盡得虜情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後官至諸司使夫世衡饋崧使爲間計亦奇矣非心乎王室者能然乎方今邊陲多事得人如世衡者當一面之寄而任之以經略之重何患事之弗濟耶

宋魯肅簡公勁直不狥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得罪去未上察其情罷前命止從罰俸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云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壻張昇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聽乎張曰已遣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悞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速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偏强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然悅久之頓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薨夫肅簡之被罰以襄悼之力擠也襄悼遠謫而有人密報爲肅簡幸耳乃遽爲撫腕以憫其身非顧公義而忘私仇者能然乎後之懷怨者當以肅簡爲法

今之講學者得非欲明正道紹孔孟之統哉夥偏之一字則講學者所宜痛革有宋諸儒闡明道學人人推朱子爲集諸儒之大成然多有偏處所以評論古今人品有遵公是而違人情者楊升菴慎嘗指其數端謹錄於左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武穆之死天下冤之者也乃譏其橫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塵覽千餘言力詆之而不信爲後人僞爲之者數端皆一偏之論宜項鼎東喬稱升菴所指爲後世公論也余願今之講學者持公平正直之心發公平正直之論毋勿徇一偏之見俾後之人不得以升菴譏朱子者譏之庶可以語正學矣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阿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師矣倘使中國英傑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日至桓溫不能留王猛使爲苻堅用唐莊宗不能留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張羈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横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將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張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夫因張元詩及拽石慟哭以動主帥非無意於中國者乃棄之以資敵國而貽害於西陲良可痛恨大都致太平非文學之士不可與圖治戡禍亂非介胄之士不可與圖功與其捐不貲之費中夷虜之欲以圖旦夕之安孰若懸不貲之賞募勇敢之士以收萬全之功以壯國家之氣乎倘患無兵則岳武穆嘗驅烏合之衆以破楊么得一將安患無兵耶若患無將則漢高將韓信而一軍皆驚信初未嘗有聲於漢也以蕭何推轂乃得大用而樹奇功推誠延納安患無將耶苟得其人彼爲主帥者毋褫武弁以掣其氣毋恃文法以束其才而爲將

者毋恃才以自矜毋忌功以僨事無論職分文武官有崇卑凡膺閫外之寄者併力一心賞罰明信何禍亂之不平乎惟當事者實心體國得將如韓如岳者而推轂之即由余日磾京用諸人皆爲我用況如張元輩焉忍舍中國而投異域耶脫圖旦夕之安而弛武備則豪傑解體安知無張元輩者反爲虜用以擾中國平禮國者可無愼哉

邱文莊曰荒旱之民徒慕玉粒吸水食霞拜羊攢首水澇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貸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糶貨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而皆菜色身似鬼形乘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輾轉號呼良衰微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再亡於茅舍或橫屍於道塗哀哀生民何辜極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功以欺上肆志於捐勉追捕之苦加于窮窶逼迫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官錢之半而捺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産之懼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顏翁公作預備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火燒傳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救黯闕倉之權犯蘇軾違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權強梁者得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附近者得之而僻遠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爲之求殘疾無告孰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司又令覆審數赴縣集空守而歸因有不能給而死者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爲之害

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亦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耶文莊及胡顏二公救荒之弊詳且當矣萬歷丁亥至庚寅浙直沖潦饑疫征徭二公所言遍者河南山東淮徐大饑楊黃門東明上饑民圖說皇上惻然憫焉皇太后暨后妃悉捐私帑賑濟可見皇上軫念困窮深仁而楊黃門此舉亦大有造於窮民矣視己丑歲科臣蘇鎣賑饑歌舞無節供億太煩朝廷賑濟之恩民雖沾濡而怨咨載道者昔日東南之民何不幸今日中原之民何其幸耶

容齋隨筆曰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爲食往往隨所值以爲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爲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鳧茈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兗州百姓掘野鼠蟄燕而食州人以桑椹爲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唐蜀食蔑□北而已晉州外邑鄱陽山在樂平德興境李□舒□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兩邑皆綿亘百餘里山出蕨萁遊□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鉏往掘蕨至四五尺□□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粳粟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將盡□□無不出者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根將盡始□力於是遂止蓋救饑殆將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爾記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大蕨削微地根如紫草花亦青紫色春二月發芽如小兒拳山中人採作茹食之白樂天詩云饑摸採蕨萁□山谷詩云饑食有山蕨則蕨之足以濟饑□□久矣容齋云特未詳考耳萬歷丁亥戊子己丑庚寅四歲浙□於無食凡草根樹皮饑民采取而食之余問猶鉏而取蕨根者余錫山中亦有之第未若樂平德興之多耳撥筆記此以備救荒云

西園漫錄曰王公文升爲兵部時建言北岳當祀於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足北岳所在故遙有恒山在境內而領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于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前言不可事遂寢焉公嘗語子倪非以誣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禱祀曲陽之北岳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指齊侍一人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而領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予因思之信如誥所言則亦唐失河朔神不饗而飛至曲陽也宋繼唐而王通無河朔則遵唐而祀于曲陽亦理勢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言誤矣倘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歸矣抑倪無嗣以姪襲官止太子少保爲吏書一年遂卒壽止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鹽山王公翱三原王公恕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爲神降與或曰倪爲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倪上或曰倪以驕侈失之然則爲神所降顧爲驕侈以累德而非神所降乃復優焉此殆有不可曉者五岳之祠自唐虞迄今大典也自唐失河朔遂無北岳不得已而祀於曲陽宋亦未暇恢復此祠當時只因循耳我國朝混一區宇正宜修明祀典以復帝舜之舊此帝王盛典乎倪公乃以己私仍偏安之習使禹公正論卒爲空言也惜哉錫按渾源州恒山吾錫安希范任行人時奉使其地登山謁神廟貌壯麗士人奉祠孔嚴又不煩更作士而遂寢公論建言實有功於典禮爲億萬載

明禋之宗余不能無望於振古之賢士大夫云

後魏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舉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置六街鼓號之曰鼕鼕鼓惟兩京有之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夜宋汴京亦然大都盜賊之起雖由凶荒實好閒遊手游徒蟻聚生亂而然余竊去西郊六七里而遙地名大濁頭年來棟宇鱗亘里中兒服飾飲食奢侈相尚郊外夜警不息城中亦間有之幸扶溝王二尹好義以新城令執法忤上官謫佐吾邑司捕盜廉得其奸發此輩相聚爲盜歲輸常例於捕役且立誓又甚堅一人被逮至死不株其黨以故其勢日盛而其迹不敗王公秉公案法衆咸伏辜一時鄉城亦稍寧息倘司捕盜者如王公厲操銳志果於戢奸諸村倣李兗州懸鼓之制城中街衢倣唐宋鼕鼕鼓之制而遊民有禁侈用有禁博徒有禁羣聚有禁無籍術劍若在禁庶幾弭盜之策也哉

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險要既失綿邊難支河套遂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正德之季楊文襄一清銳志恢復疏上六事悉中機宜又上疏請修邊牆期於套額以忤逆瑾遂休工及被逮詔獄李文正救之以寧夏之役非公不可乃起公總制寧夏就擒瑾又矯詔命公專撫寧夏蓋陰奪其權也迨逆奄伏誅又以乾清宮災上言激切近幸譏讒之公遂乞歸事聞時嬖倖用事屢竊中旨所推公雖不變其所守然欲安其位而行其志殊不能矣豈天未欲靖難宇耶謀國之士爲之民哀竟歸僨曾襄愍銑亦銳志恢復爲忌功者竟爲嚴嵩詔逮棄市人皆悼之嗣後虜酋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日爲樂土矣一旦欲逐之出塞虜肯袖手帖服空套以出乎惟護我邊障飾我戎備和我師旅固我元氣俟翁司馬萬達所言更得爲國大臣久任而責成之俾教訓練俟虜有可乘之隙乃批亢擣虛一舉而復之俾中國可耕之地毋爲虜人放牧之場固安邊之一快哉

黃河之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余十年前三歷淮徐觀司治河者役民夫築長堤以攔水勢歲歲高築民廬舍已與堤齊民欲入室有逾穴俯躬而入者今足跡不至其地已十有餘年不知堤之高屋之卑竟何如也治河諸公有議浚泗州之水以暢上流者有議疏徐州之水以疾下流者有議正青兗冀豫之瀆通以殺其勢者有議開衛傅徐邳之月河以折其横者其爲國家消遣計亦殷矣余聞淮徐之民云前議皆非探本之論蓋將之拳倭夷跳梁勢極猖獗屬舊撫之倭者謂倭夷入寇必從海口而進令有司築大木樹瓦礫以阻其入寇之路河水之來批岸激隄勢甚猛而皆滿海遇大木則澄清者退濁者滞而湮塞不通黃河之水不得入海矣或漸淤則湮塞之築亦甚所以淮徐之民幾爲魚鼈者責蓋有所歸也余不以爲然衆乃言曰試考倭夷未亂之先淮徐水患有若此甚者乎余無以應語云不一勞者不永逸與其役民築堤孰若役民以通故道乎審地勢而便宜以從事在體國者加之意耳若云以不治治之吾不知其可也

徐貞明曰昔虞文靖公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耕之地蓋謂先之以京東之處以兆其端而西京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遷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因陳西北水利其利有十謂有可耕之田則有倉庾之積其利一有可入之粟則省東南轉輸之煩其利二漕既通則河流漸殺其利三游民歸農則亂階可弭其利四習耕既久則田漸富腴其利五田墾民聚則財賦可增而徭可輕其利六近邊墾田則轉輸不煩其利七墾田既熟則屯政可舉其利八屯政既舉則力田者皆可爲兵其利九以墾田授宗室則宗室無流離其利十據黃門所陳皆鑿鑿可行有識者稱其大有造於西北在此一策惜乎不行而部議豈西北之民安於偷惰而不知享粒食之利東南之民苦於轉輸而終無暫紓之期也歟嘗考三代已前不聞有虜患自井田廢阡陌開而虜患始熾蓋井田未廢之前溝洫經塗各有界限虜騎雖欲長驅而不可得今溝洫既湮即千里皆曠然平壤虜騎縱横惟其所向而無不如意此三代已後所以多虜患也能興水利豈獨東南輸餉當有息肩之期而西北備邊亦有暫寧之日矣有能繼黃門之後上疏極言而奮然行之不爲勢家所撓不爲侵占所阻更加鄭獻林德潛懋賞曠罪之議以期必行固西北之大利而亦東南之大幸也哉

姑蘇趙處士國爵豪邁能文辭性剛直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弘治辛丑歲姑蘇大飢國爵上書啟巡撫三原王公恕其略云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之數以土地言之即昔之土地今倍常數民如之何況今年天時不利入夏久雨積而渠月兵民幾爲魚而徵科不已民窮財盡莫此爲甚王公

謝之甚加稱賞昇年歲糧大減公欲薦之於朝同僚力辭不果夫趙生敢言時事足爲烈丈夫王公不怒其拂意而嘗過之迺從其言若韓闔尤得大臣之度矣其以名臣稱而豐功休聞迄今猶膾炙人口也不亦宜乎

余少治經術期乘時以經世務今年逾六旬壯心已矣去歲避暑漫筆成有識之士不以碎辭見剩而謬許可者不誅同辭今歲春初白雪滿庭獨坐無侶援筆欲草是書則水瀌瀌微凝几硯矣起而呵之隨筆漫成復付剞劂尚以爲無甚高論而竊笑之唯命有聽聞若說而深咎之唯命有以爲足采正許取而折中之唯命人品不同而愛憎判焉鑪鑄則在皇營也否泰則關世運也余又何討哉

意見

陳于陛著

意見

南充玉壘陳于陛著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為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為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真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儘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見胡子衡齊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是。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其實有統體脈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

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時。內外雖相符合。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己在患難時。常望人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為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為下石之舉。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遮。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值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加。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為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願欲者。即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惡者。即當體人毋犯其所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褒。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當道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嗇。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彙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聖人真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於理財用人。禮樂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取其本而遺其末也。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其收歛處。却只說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處事

處天下事。有爭先事而躁動者。有爭後事而遲緩者。有爭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嘗見世有迂闊者。徒知躁動為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尚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為天所罰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簪紱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當受其福。夫人臣鞠躬盡瘁為難。明哲保身為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難

寵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愼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略。或于時齟齬。或見幾自引。能韜斂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芸芸而生。容容而進。泯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續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成。曰。得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繹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乎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於六經則無意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稜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値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食。若乞兒從塔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立達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卽與之俱。不必眞有所立達于人。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衆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證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不能大施恩澤以福斯世。而齪齪私己自營爲身家之計。豈非吾道之棄。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卽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貞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算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兩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準。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數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場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卻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數不能停勻。此數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過理數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當用自己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嘗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己意見符合。植力爲援。以爲異日之助。及主已告位。則彼同己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笑可嘆。凡異己之人。必是賢者。于愚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己之人。縱時有巧術能悯彼位。不隨己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偏能反前所爲。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覦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弒。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策。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尙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單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艱業守成

艱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艱之。孝文成之。唐三百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藝祖艱之。其基固難確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艱業上。至我朝二祖。撥亂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艱業之比。而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

緜萬年之命脈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救之則愈。非獨人事。天心寓焉。國家亦然。成化之濁亂。孝廟以仁厚救之。武宗之放縱。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脈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止人心。故一傳之後。而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誅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使遇皇祖必不屈。令殲于陳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國之功不減子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豁達。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駿西馳。強將在內。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大臣。朝政不亂。故宗社宴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尚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尚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尚唐虞而鄙薄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眞攝天子者。實舉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篡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操縱雖由己。而上實有君。則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兄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絕德。不知周公非絕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孟開口便道王道。羞稱桓文。此非過高。蓋道理本如此。少貶即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爲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趨

而愈下矣。然鞅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眞。前人已有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歔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雖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歔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于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纖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舉世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予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爲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透。渠竟是一夫餘國也。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曹沫

嘗見曹沫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劫桓公而取之。夫己既無勇。乃劫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恥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地。將奈之何。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寇準

昔人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蓋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歲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疆宇日蹙而歲幣稍稍息肩。又北宋時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詒輕于虜。而南宋諸君既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溫公通鑑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魏。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家性驕矜者。一旦接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顚躓。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愼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眞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删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竊易篡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絶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尙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廷之間紀綱陵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尙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下事變之來。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貴谿分宜

驟進者必速敗。貴谿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幷行。孝經當以試士。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業。器局寬平廣大。處事詳審精密。可爲相天下之法。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

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眞是千古絶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爲工。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曉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語。幾于見道者。

韓昌黎

世人云。韓昌黎諫佛骨。卻與大顚厚。是兩截人。余意不然。此正是韓公好處。佛家道理。自家留意。以爲淸靜閒適之資。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卻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東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張商英之徒。皆深于禪者。只是用以調適心性。遊戲筆墨。及觀其立朝大節。垂世之文。何嘗拘拘于禪。我朝之儒。卻不把禪理體貼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論垂教。自謂前聖之所未發。不知其爲聖門之罪人。蓋前代所未有也。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賴有仁義存耳。老子卻以爲粗。只說個虛。卻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眞宗王旦

余嘗論眞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于嘗議。愚意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卽易。宋至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杰未必不與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册者。余竊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

天去地甚遠。今于河南交廣地方。立表測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過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萬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過一二萬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極之大。所包羅者宜不止今之華夷。如鄒衍所謂更有九州之說。似不盡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躔次分野。又若天之廣大。只爲今中國何也。

議論

自洪荒以來。世變日異。議論紛紛。何時而定。常見持國者。好以己意見古學天下。欲合打成一片。不許異同。予以爲正不必如此。要合衆長畢集。歸于適治而已。辟之飮食。或烹熬之。或炮割之。或調和之。同歸於適口。若以水濟水。誰能嘗之乎。

陰德

古人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夫曰陰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則爲陽德矣。

佞書

齊丘化書曰。慳貪者化爲狗。暴勇者化爲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

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使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致為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寓其間.與古之辟舉.蓋異轍而同途矣.

相權

本朝罷相.不與以相權.匪獨以消專私之弊.其實保全人才甚多.在漢唐宋誅戮貶竄.何時不有.我朝國少正.以其權不在耳.近代一二僭者.蓋不知避權.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鬬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識者以為切言.

相道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為先.蓋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頓座上.其傾倒破壞之者.此乃姦邪誤國之流.無論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將此重器.舉掣往來.仍復安故處.徒自矜燿.于鼎何益.幸而不壞.萬一顛跌.其罪莫贖.此以天下為嬉者也.有一人焉.不輕動搖其器.但時時支柱拂拭其汙.雖無舉掣往來之才名.而器得安靜.其功大矣.

陽明之學

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即所謂最上一乘之理.孔子豈不知之.但恐太高.惧却後學.故不肯輕談.所以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上字.即是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當了.不肯輕道上一段.後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處.衛道最切.陸象山王陽明則將孔子密秘不可輕談的.只管發揮出來.所以煉動後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為千聖不傳之妙.至是始發.然以孔朱崇中正衛斯道之心觀之.則甚戾矣.

講學

學問只當平居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徵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舍正學不談.而以釋理相高.浸成晉代之風.司鑑論者.其懲之.

至人無夢

語嘗云.至人無夢.然余自體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無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乃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倏此倏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娟娟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壘壘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靜

惟中秉燭.光雖不甚顯.而時亦閃閃燁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觀矣.

小人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涉.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詩示炫露于人.其言慨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為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嘯一笑.俱佩之可也.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張道陵

余嘗怪三氏鼎立.張道陵者.其後稱天師.與孔子後并享崇秩厚祿.子孫勿替.以天意論之.苟非其人有大功德于世間.何故優異其後.數千載勿替如此.一日覽史册.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孫之繁盛.食報皆留侯貽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蕩滅殆盡.留侯椎擊始皇.為六國萬姓報仇.高皇帝掃除虐政.建立炎基.約法三章.所開四百年太平之業.留侯實贊之.而先機引退.辟榮謝寵.留有餘不盡之澤于後人.今千百載以來.凡帝王立國垂制.郡縣吏治.誰不推尊漢室.即夷虜亦稱中國為漢人.俗語稱好漢.則漢處之垂光萬祀.留侯力也.猶今讀書者.誰不稱說孔子.則二氏之並沐寵遇于後.以及今代者.蓋以此.非國道陵符籙法教之故也.

庚桑子

莊子論庚桑子.所居畏壘.此非虛語.蓋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風動其鄉.皆歸仰效法之.夫一鄉皆崇禮讓忠厚.不為奢淫豪泰之事.則天心祐之.錫之豐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說.古稱一人福將.蓋其積世修履福澤積久.故所至之處.佛遺害避災.自有神明默啟其衷.雖相其行.不逢不若.要知庚桑者非其人專.

佛教

佛教流入中國.至于今海內崇尚極盛.暫熄復興.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無一不奉之.皆謂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無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嘗靜思之.佛說之精者.至于明心見性.超出萬化.世間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達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聖賢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略而不言.其實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無不由此中得力濟事也.至如稍涉粗迹處.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知生死學輕脫.不甚綮絆.則為國家擔當事任.或臨險難.舍身立節.自覺容易.一也.又況世間財貨利慾等事.豈足以動之.足以洗貪廉頑.二也.愚民不知官府號令.刑罰亦不能懲.一聞陰果善惡天堂地獄之說.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不及.三也.世人沉酣聲利.戕害生命.若縱其欲.何所不至.佛戒害物受報.雖愚頑者不敢動心.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諸如此者.儒者王政中未嘗不留意勸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矣.宜其傳之古今不能廢也.

三教

儒釋道三教之分。此後世承訛襲謬爲之分別也。余謂道家養生一事。于人至切。辟之醫藥卜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理會。在儒家範圍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謂之異端。安得與儒鼎峙。惟釋家與儒不同。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入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病痛則吾儒所無。反謂儒者談理不及彼教之透。或乃剿彼說以文吾儒之論。其罪殊有甚于異端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人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遇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

論道

靜思茫茫宇宙間。光明爲日星。融結爲山川。分散爲人物。其能隱能見。能峙能流。能貫能曉。能運能動。能知能識。執主宰是。必有先天太沖太素一團眞性爲之斡旋。即所謂天。所謂帝。所謂乾元。佛道所謂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畢竟有毀。物之蠢動。有識者能凝固其神氣。尙能變化奇異。況人爲萬物之靈。能養元神。守正氣。其爲僊爲神。與三光共敝。無足怪者。至于佛家道理却最大。即是吾儒順受全歸之說。蓋衆庶苟生天地。日爲聲色貨利所薰灼。自家眞性何曾反照。只是氣盡神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若有聖賢大丈夫時時提點。不肯放過。將此本來眞性。不斷喪。不昏昧。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後。歸之天地。此即孟子夭壽不二。事天立命之說。佛家所謂與混淪打成一片。金剛不壞者。即此理。絕無分別。絕無差異。但佛家恐愚人不曉。多爲新奇幻異。如所謂極樂云者。以誘世人趨于正法。吾儒則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學者。舍吾儒而趨佛。眞瞽昧之見也。

道理

此道理究竟歸着處。却是無聲無臭。至冲至漠。至淡無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難事。非至聖大賢。眞正英雄豪傑。從千萬劫來。把俗情世態。湔磨洗濯。俱令自然。遇着明師。所言皆契。看着古書。件件合心。擔着脊梁承當。畢竟要了方到此境界。既到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戀。何名譽可喜。何世態可戀。對人說也不得。也無自家受用處。今世上人口頭談僊談佛。却是戀聲色。喜名譽。貪戀在世界中長年受用的心。知此聖賢的心何啻倍萬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數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氣輪轉之說。蓋當五胡亂華時。晉元都江左。一時中原文物俱從之南。宋金之亂。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復隨之南下。蓋數百年中華衣冠文物之秀氣。鍾毓在南者甚久。故發之本朝特甚。其中原雖係古帝王所立之處。然遭胡虜穢染。腥膻久而入之深。故今雖人才不乏。亦未免

減却分數。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淨無爲

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所謂無爲清淨者。畢竟是異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淨無爲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細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國家。小而治一身。畢竟有小心兢業功夫。乃能成無爲之治。所謂無爲者。直居敬行簡。不煩擾之謂耳。儒者云。帝王必憂勤惕勵。乃能成其端拱無爲。此方是正論。

說事

說事不獨受財容私。爲士君子醜行。凡人央求。皆是無理者。我爲之說。則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怨氣所鍾。豈不招天災人禍乎。今人多以和同做好。謂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聞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補諡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縉胡儼。浙江豐熙。四川楊愼楊名鄧智之類。似宜特予一諡。以表名節。

莫營私

當事者須自持清正。無所私戀營爲。則出處之際。始能脫然無累。若少有牽縛則不能矣。如人作居一空房內。要搬開即時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項在內係心。則不能便搬。人須空其心若居空房然後可。

鹽井

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保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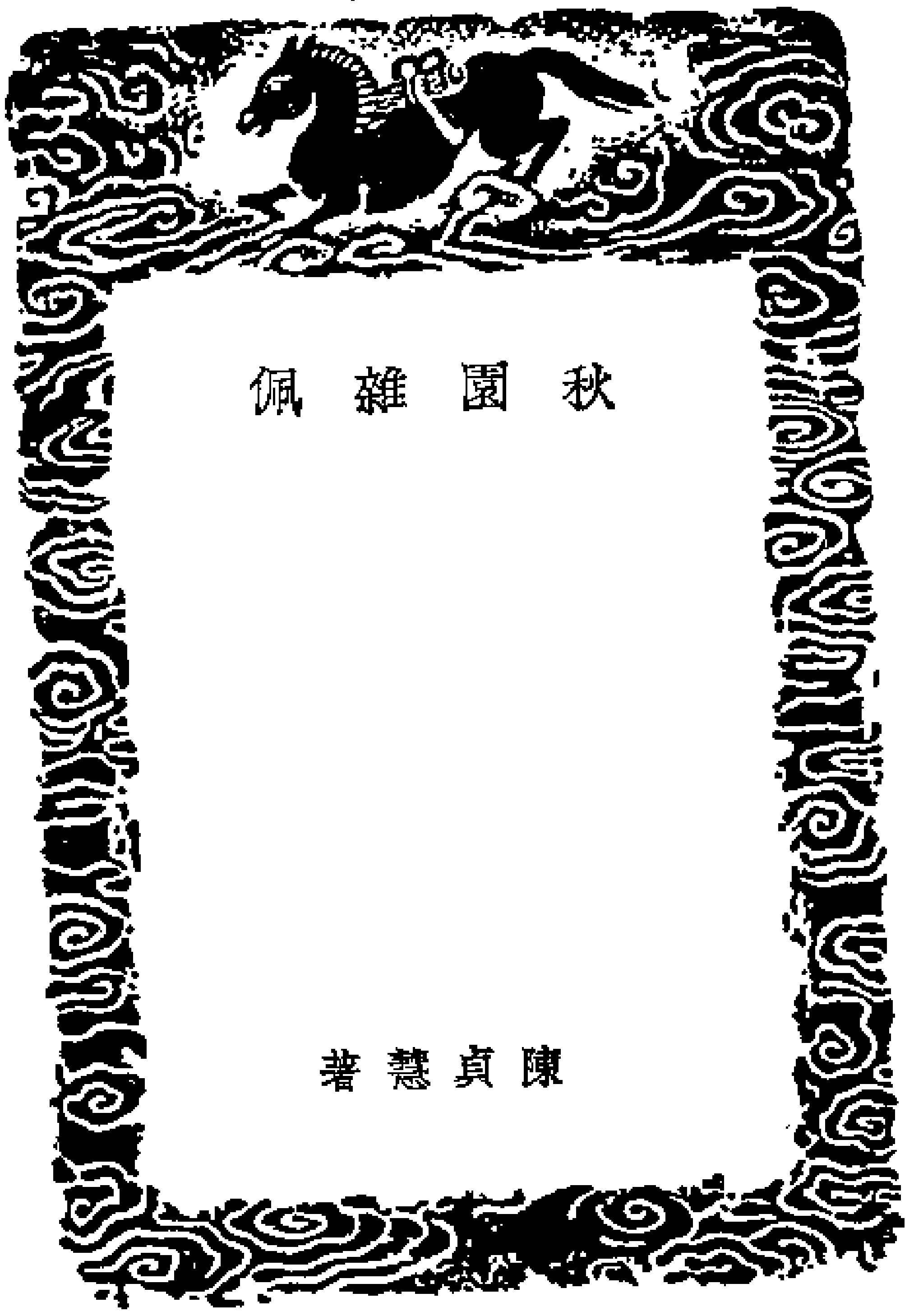
巡撫之職。以保甲爲重。保甲之法行。則盜息民安。又當留心積穀。穀積貯多。則凶旱無憂。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齷齪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謝渠一餉間。言雖諧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擾未必然。蓋旁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序

友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耳目聞物近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識附澹也。曰蘭。自喩也。耒草叢穢。蘭獨芳也。曰崩公棟。誌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採其薇也。曰南嶽箐。惟南嶽澗中爲然。易他所卽萎。成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櫞。志閩粤之阻也。歎擷香於童僕也。曰書硯。成髀肉也。思良友也。曰鸜鵒啄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嵇鍛也。王琴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恕奪與也。曰五色石子、質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也。曰邱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咸符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而嘆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古人或佩韋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視威焉。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者當天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小云乎哉。梁園姻盟侯方域譔。

秋園雜佩

明　宜興陳貞慧定生父著

荻洲僻地。抱病來此。敗甑頹鐺。時煎惡草。以送日。隙則攤書滌硯。未足以消耗閑心。偶拈數條。以爲寂歷之助。題曰秋園雜佩。道者曰。此子無聊。少卻松間一日瞌睡也。余笑而頷之。戊子秋八月定生識於亳村之雪岑厂。

廟後茶

陽羨茶數種。岕爲最。岕數種。廟後爲最。廟後方不能畝。外郡人亦爭言之矣。然雖以他茶試之。不辨也。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間。甘入喉。有間。靜入心脾。有間。淸入骨。嗟乎。淡者道也。雖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

蘭

陽龍池舺官間。芊眠蒨蒨。雜雜如積。山人採摘。入衣香欲滿園。杖挑藤束。筐筥登市。纍纍不絕。每歲正二月之交。自長橋以至大街。鱗次櫛比。春光皆馥也。一幹數花。生於夏月者則名蕙。

崩公棟

麗公棣生宜邑芙蓉寺。其味冷香幽冽。相傳爲麗居士訪太鹹禪師。三封芙蓉。壽棣種此。因名。今寺門有三到亭。

竹菇

註此是兩種不可食。故云郁邑。不可放也。

竹菇。蕈也。山中所在有之。小如錢。色如胭脂新染。生以二月。味絕佳。眞山家上物也。王百穀稱爲伊蒲第一。

南筍蓴

雲間張季鷹。聞秋風起思蓴鱸。便拂衣歸。人高之。而蓴之風味。始著吳中。他處亦不甚產。崇禎戊寅。闇卿從西湖移至南筍陽野澗中。其種蓬繁。五六月間。莖長丈許。凝脂甚滑。眞如晶透雪藕也。味甚淡而旨。想季鷹秋風正饞此耳。或曰。惟南筍澗中爲然。移諸他所。即不活也。

香櫞

香櫞見嶺表錄記。一名枸櫞子。香氣馥遠勝於佛手。以佛手自閩來爭致之。實不及香櫞之縕藉耐久耳。嘗見楊兄一詩有云。落落此非枝。幽於味外饒。摘香童僕手。分靜素瓷窰。似能繪趣。自戀亂以來。佛手建蘭茉莉。五年不至矣。聞有非山人寒士所得娓。余庭畔香櫞數株。每當高秋霜月。赭珠金實。纍纍懸綴。不下四五百毬。摘僧紆縈。幽香一室。凡吾之襟袖夢寐。皆是物也。以不用錢買。餘得以分贈親知。一時沾沾爲貧兒暴富矣。

藝硯

陳眉公云。文人之硯。猶美人之鏡。不能離也。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佘山。出藏硯相賞於綠陰之下。畢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蘇拜製數字。凡石質之粗者。易墨而敗筆。細潤者使不能發墨。此硯質潤而仍易墨。可稱佳品。余藏數硯。不能過之。今年城居兩月。親友處假一硯。殆不生墨。筆著紙。墨即浮撇。且蟾滴勞甚。意以見硯之佳者足寶也。但余焚欲君齒。磨非維翰。負愧眉先生指佩意耳。

鸂鶒啄金盃

窰器。前朝如官、哥、定、等窰。最有名。今不可多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盃。成茶具之最韻。爲吾鄉吳光祿十友齋中物。歷遺兵火。尙皓然發寶光也。國朝窰器之精者。無過宣成二代。宣乃遠不及成。宣則雕文粲起。佳處易見。成則淡淡穆穆。饒風致。如食橄欖。妙有回味耳。余友問卿家藏鸂鶒啄金盃。高足磬口。亭亭玉立。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淡白中見般碧。離離之色。眞如撒卜嵌空。櫻桃的歷。寶光欲浮。使人不能手。每過吳趨樓。促膝飛觴。出此盃勸酒。醉眼婆娑。視此太平遺物。不勝天寶琵琶之感。註問卿起鳳。吳崗先姑丈。中宅。號覺花石蓄畫。

時大彬壺

時壺名遠甚。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其制始於供春壺。式古樸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髣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大彬父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爲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鼠菌。或重雞蘇。壺亦有幸有不幸哉。

湘管

湘竹彌竹。出西粵山中。其地多猺獞所居。非裹糧徒步。冒嬉獵。犯霜露。不致也。舟行六千里。得至江南。擇其篔簹之美好者。膚肌瑩紋。斷以爲管。始爲徐陵珊架上物。亦勤且勚矣。崇禎戊辰。家仲父別駕桂林。前後多有攜歸。每得百餘管。視之不重也。余年家文文起相國。余友吳次尾。頗好之。多有所遺。二十年來。寄落殆盡。所存不及十餘。遙望西粵。何異天上。然中年離亂。江淹五色。湘東銀筆。安所用之。況海內知交。稀鐵王琴。多化爲異物。騷魂徒賦。筆冢成封。覩一湘管。而披老磨人之誌。感陵絕調之悲。茫茫交集。止有州畫淚。現管上湘痕。漶漫衢而已。又何異於龜蒙之誌錦裙也。

黃熟

黃熟出粵中。眞臘者爲上。香味甚穩。佳者不減角沈。次亦勝沈速、下者謂之黃熟桶。識煙濺鼎。不能堪耳。初價不甚昂。山家所易辦。今不能多得。香肆中絕少佳品。每坐雨煮茶。窗綠正午。輒思此良友。

五色石子

五色石子。出六合山瑪瑙澗。雨後騰痕螺髻。纍纍濯出。然山深地僻。往返六十里。非好事者不到。自萬歷甲午。餅師估兒。從旁結草棚以市酒食。於是負石者始衆。鑑湧蟻聚。日不下數石。以白磁盤新水盛之。好甚者十不得一二。其佳者猩紅、黛綠、雲橈不一、或爲羊脂玉、或爲蜀川錦、或爲鸂鶒紫、或爲僧眼碧、或爲嫩鵝黃。朱者如美人睡痕。黑者如山猿祥璞。文采陸離。雕琢堆盤。琥珀映觴。無以加是。縱不敢望米襄陽研山。然亦石骨中之小有奇趣者。獨恨闤闠市兒。寸許石子。索價每以兩許。昔坡公餅餌。易得以二百五十枚。供佛印。令生今日。當有同嘆。

摺疊扇

宋朝提國扇。其摺疊扇。自永樂朝鮮貢始。始殖其式。宣窰間扇名於時者。尖根爲李昭、馬勳爲單根圓頭。又方家制方相傳云。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川扇戈扇以地著。後又有蔣三、蘇台荷葉李玉峯、柳邵明若。李文甫爛漫仲謙雕邊之最精者也。遠者百餘年。近亦四五十年物。即一扇之制。而精堅肥薄。其爲升降也具矣。註陸文裕仲鶴妹子寓扇閑直。尙存環價錢註。扇。明廣人已有矣。見物理小志。抑亦圍扇之摺疊者。並志以備參考。

邱山胡桃

邱山、邑人。雕刻精工。所製胡桃壁。人物山水樹木。豪髮畢具。余見其有漁家樂。東坡遊赤壁。百花籃詩意。

有夜半燒燈炤海棠。春色先歸十二欄。數事舊闌玲瓏。疎枝密樹。掩映娑變。卽善繪者。無逾其精巧。他有敎者。便見刀鑿痕。終不及其雅鍊矣。雖一小技耳。前後莫有工者。且胡桃大不踰寸。幻如許敍繪。令人目境迷離。亦一奇也。故記之。

杜鵑原文闕

謹按蜀檮杌記云。民謠歌斷杜鵑枯。四方兵亂。此語不知何來。逾周甚久。或云。郭景純之遺讖也。崇禎辛巳。杜鵑忽枯。周相國是年擢坊於揚北巷上。揚顧鸚鵡。坊亦未成。遂有甲申之變。杜鵑產蜀中。素有名。宜興善行潤杜鵑。生石壁間。花頭大。瓣有微點。稱為佳本。不亞蜀中也。杜鵑以花鳥雙名。昔少陵詠當拜鳥。今是花亦可拜矣。戊辰秋日男維岳擬補。

永定海棠原文闕

謹按海棠以西府為貴。吾宜永定村海棠。相傳為宋時遺植。卽坡公置屋買舟處也。坡公來宜。吟嘯其下。詩云。月暖風輕春睡足。吾於瑞蝕矣。永定邵氏。爲宜邑善族。其家之盛衰與替。亦不知凡幾矣。而斯棠猶以永定著名。虬枝鐵幹。光彩絢爛。花開時遠近觀者雲集。噫。故家遺澤。流風餘韻。猶有津而問之者乎。卽無足津逮耶。噫良可慨也。戊辰仲冬男宗石擬補。

先大人山陽錄、秋園雜佩兩書。宗石十齡時曾見鐫板。丙申遭先君大故。宗石年甫十三四。壁無存。饑驅渡江。曾雪苑侯公甥館子然一身。僅守先大人所撰皇明語林、雪岑集、山陽錄書事七則、秋園雜佩諸稿。皆先大人手自刪改者。癸亥冬。筮仕博陵。丙寅三兒到署。始知兩所梓兩板已失。宗石謀共付剞劂。而皇明語林、雪岑集、卷帙稍繁。姑將有待。乃先剞山陽錄書事七則。質之海內。惟秋園雜佩細校先外舅侯公序。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戊寅春。寄書三兒。搜之家乘。抄稿郵示。較宗石藏稿。又少香櫞、書硯、湘管、黃熟四則。文亦稍有異同。嗚呼。先人手澤。一傳已多缺略。況其幾焉者乎。宗石不禁淚下沾襟。勤弓冶箕裘之感矣。茲同三兒追遡先大人立言之旨。以意補之。登之梨棗。卽以先外舅侯公序冠其端。諸則悉詳。可作篇目。是書雖不能還舊觀。庶釋郭公夏五之憾於萬一也。戊辰仲冬四男宗石謹書於安平公署。

右秋園雜佩一卷。明陳貞慧撰。按常州府志。先生字定生。宜興人。少保于廷第六子。吳梅村贈詩所稱薰有一經漢處士。橘無千樹舊淸卿。知交東冶傳鉤黨。子弟南皮負盛名者也。徐健菴墓誌銘稱先生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則其子迦陵太史薦舉博學鴻詞入史局後作也。事蹟錯見壯悔堂集、綏寇紀略、板橋雜記等書。是書爲其子宗石所刊。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補焉。宗石字子萬。侯朝宗壻。壯悔堂集有贈陳郎序。卽其人也。黃梨洲稱先生侍少保。宦游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號見之外。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游錄、八大家文選等書。今皆不傳。宗石謂先刻山陽錄七則。質之海內。亦迄今未見。則是書不尤當珍惜耶。梨洲又稱先生國亡之後。殘山賸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觴飲。驚離弔往。恍如月泉吟社。乃所著僅同吉光片羽。月苦風酸。以厲麥秀黍離之感。固當重付剞劂。以廣爲流佈。噫方朔萬言。阮籍三語。又必多乎哉。咸豐癸丑大雪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跋。

戲瑕

錢希言撰

戲瑕自序

松楓十九山中有戲瑕一書。戲瑕者何。劉勰嘗云尹敏戲其深瑕。猶之唐人著刊誤辯疑也。儒亦攻玉以石意乎。在昔鄭康成不識車渠。蔡中郎不識反舌。崔融不識瓦松。段文昌亦不識昔耶。貞觀省郎不識杜若。元晏先生不識撐犁。吳融韓渥不識野馬塵埃。淮南子以螢爲蠛蠓。劉孝標以皇初平爲雨師。沈休文以蛻骨爲鳳皇尾。王子建不知嚼之爲麻。麻之爲衣。若此輩公。當時並稱學府。而猶不免于疏漏。瑕固可無戲哉。然輩公博洽之名。何嘗因是少損。千慮一失。尺短寸是。自昔通儒蔑能兼貫。此非其見通蔽殊也。則所繇辯究難矣。夫吾論有窮。而學問無窮。學問無窮。則瑕瑜之互見者亦無窮。當其瑕有瑜之用。孰足戲也。譬立言者安能悉收其全瑜。毋亦姑取其瑜而堅其瑕。以竢世之善戲者歟。古人往往思誤成適。辯究豈必皆精。加以烏焉淵潤。代遠傳訛。苟言而非出于大聖。其孰能不瑕。瑕又胡可無戲也。余學既淺膚見復鹵莽。惟嘗竊愁孤憤之中。不能廢書。見有沿襲舛誤者。隨事輒摘。隨摘輒記。初訂事理字義。兼舉禮儀稱謂。聊與古今立言君子。互相討論。非謂入室操矛。聊深盡各之致而已。客曰。嘻。君子無戲謔之言。先生其以文爲戲乎。豈莊語法言不足尚耶。竊恐古今之瑕至繁。不可勝戲。必欲以一人之聞見而盡一人之耳目。亦難矣。余笑而應曰。是殆不然。武公戲不爲虐。詩人美之。彼戲之不足以盡古今瑕。與余見聞之不足以盡余耳目均也。且天地一大戲場也。山河影跡。悉成戲具。俄頃百年。無非戲劇。而古今君子。則

戲人也。余與汝皆囿于大戲之中而不知者也。誰賢誰愚。誰好誰醜。誰尊富而誰賤貧。桑田乎。滄海乎。昨朝明日。安可定乎。彼孰爲戲。此孰不爲戲。彼孰爲瑕。此孰不爲瑕。客以瑕索瑕而戲窮。吾以不瑕索瑕而戲幻。庸詎知夫不瑕者之眞瑕而眞瑕者之非瑕乎。庸詎知夫不戲者之眞戲而戲者之非戲乎。夫既已謂之戲矣。豈復有眞瑕在哉。眞亦戲也。以瑕之眞而爲吾戲亦戲也。汝猶橫執眞想以求之。不大謬戾歟。客無以難而退。洛中才人馬司農仲良。玩嗜斯編。慨任校訂。先割月俸鏤。鋟行三卷。使君之美斯戲也將無然。乃用琬琰之瑜。以補珷玞之瑕。不終毀于櫝中幸矣。萬歷癸丑八月朔錢希言志。

戲瑕目錄

卷一

沉魚落雁　青泥　高唐雲雨
龍鐘　宋家微詠　行李
中山千日酒　鵪鶉　排倒秦皇石
支郎　弄　愛妾換馬
折衝　三公九卿　浮錫
平反古語　沿誤　齒路馬
稱姬　秋栢之實　緇帷
支羅服燕橫髮　玉蕤象楮　水滸傳
鶴足　三生石上事　昭碰
御賜月兒羹　寒食上墓　壞東門爲馬廄
壓　虛子　畫芽帖
詩叶管絃　朝士　桃始華

成陽　不唾井　姓觽
侍兒小名　剳鐘　黃幡傳
渴旱　東方朔　吳越時忌諱
閬腧　身毒鏡　大歸
韓湘子　浮沒　夜航
王子喬　銀床
卷二
吳荀爽奇　陸終氏　說苑舉孟子
鼎中餞　陵毋曾參　曹敖宗
家禮　古人姓名　目送
碧油幢　多羅　弄孫軍
天籟　五行先後　葉子戲
平易　郗以后　匏瓜
解衣并糧　大息　金風戌
淹潤　六朝文法　草木
安定論史　垂拱　東海于公
賞絣　桑穀兩見于殷庭　王良
古人篡文字篇　字義　瓜祭上環
樵蘇　紅絨鞋　搏頰
沈郎腰　關燕　史文矛盾
趙飛燕別傳　劉季

卷三
桃符　張公喫酒李公醉　破瓜
楊妃竊笛詩　客星　夢中李白詩
神女賦　四皓　秦會稽刻石
瓜當　牽牛織女　青鳥
遺忘二事相類　凡鳥　舫
拱揖有辨　甬路　杜陽學拾遺
尚左右　不律　綠腰舞
詹公　五大夫松　制草用琵琶記

蘇意　閩功道　瓔珞
華附恭親背　賈籍　隨濟娛為碑可疑
山人高士

戲瑕卷一

明　錢希言簡棲譔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鴈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青泥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元龜負青泥於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顧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璽矣。

高唐雲雨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瑇瑁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爲塡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

高唐賦中旦爲行雲．至今亦莫有稱旦雲者．若來古人下語練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會眞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龍鍾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宛委餘編．龍鍾不專言貌．）

宋家微詠

宋玉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玉爲王．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遺詩三十首．載笠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元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行李

凡屬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

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之爲行使亡疑矣．

中山千日酒

劉元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已葬．開棺復醒．故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以沽酒者爲姓元名石．謬之甚可絕倒．其弗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蹲鴟

梁檮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渭光蔗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排倒秦皇石

索虜拓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胸山碑．之罘碑．琅琊碑．並李斯篆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嶧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翻刻舊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支郎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耳．

弄

南齊蕭諶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衖字當弄字者恐誤．衖即巷字．楚辭家衖．家巷也．揚子一閧一巷也．

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草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耶．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語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極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折衝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車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舊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爲折衝將軍．齊沈光爲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用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九卿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含孳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浮筠

家語子貢問玉篇．孚尹旁達．信也．注．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寶．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孚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孚尹爲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學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若之類聚．本孚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訛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澔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夫漢鄭氏所注戴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孚當讀爲浮．尹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瞶瞶相傳．不及古人遠矣．（按漢劉熙釋名．孚與浮字同義．謂孚甲在上稱也．）

平反古語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稷之廟。讀金人背銘。則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異。至宋徐積之賽廟讖眞。則又平反其說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亦平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髣髴。蓋實一揆。

沿誤

唐李涪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公。故九寺爲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李爲行人。今人以行裝爲行李。非也。二書傳至今日。又數百年矣。孰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孰有不以行裝爲行李者乎。何況他事。豈能改哉。貴耳賤目。有胸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匪自今而然矣。

齒路馬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與之齊行。是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路馬之爲而蹴以足者。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昔取虞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璧則猶是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荊杜國莊伯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之齒上下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爲三十。）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百辟立中正九品。徵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稱姬

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周人舉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晉爲同姓。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嬀。秦之稱女懷嬴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鄭伯姬。杞叔姬。宋傳姬。鄭季姬。衛穆嬴。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爲公子盜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鄭姬。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爲嬪嬙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力詆其非。重出而兩見之。抑別有見。竊謂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爲近古。蓋吳之先。故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至燕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秋栢之實

郭注精誠之至。故爲秋栢之實。猶言化爲異物耳。即婦人化石。萇弘之血成碧。望帝魄爲杜宇宜。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却將化爲秋栢之實作拱木義解。大謬。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幕然。陸士衡招隱詩密葉成翠幄。謝元暉詩綠陰翳成帷。其義一也。而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支羅服蒸橫麥

治疾當得眞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蒸橫麥。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蒸橫麥合藥。病日痞而遂死也。按潛夫論如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與越斷有之。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蒸橫麥。疑即本草穬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穬麥。故謂之麥門冬。以此傳訛。典所底止。

玉葉象楮

列子。宋人以玉爲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爲楮葉。

水滸傳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個德勝利市頭迴。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汎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即水滸傳一部。逐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書矣。郭故跗注大僚。其於詞家風馬。故奇文悉被刪薙。與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今爲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及見之。微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點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鍾嗣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綱等事。施氏水滸書有所本耳。一云施耐庵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以成篇者也。）

纏足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爲起於唐。盛於宋元。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言方知漢世已有。至以疎稍自嗤。二公該洽。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也。此說最古。要必有據。

三生石上事

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託生錦襠婦人家。却後十二年。如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穆

昭明穆美。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畢昭畢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其禮於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勸稱昭穆。溺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假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御賜月兒糕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譔。而近見一書，載柳誠懸嘗作龍城記，爲錦標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餅月兒糕，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人王銍譔，托名柳州。

寒食上墓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大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淸明十月朔掃墓之義出此。乃疑唐詔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即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豈其未之讀禮乎。宋胡明仲有弘人寄賦，曾與識按，痛一朝而永絕。

壞東閣爲馬廐

公孫宏布衣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賓，卑己下士。葛繹彭侯贊壞其絹，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搢舍。今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彭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爲丞相時，客館已廢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堊

以白土飾牆爲堊。郢人運斤斲而去其堊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有滌。注，堊，塗之也。豈灰飾亦可言堊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車，則不獨牆謂之堊矣。山海經，大次之山中多白堊。

墨子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效，乃成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爲釋哉。非膠柱子輿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畫芽帖

往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冊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畫芽帖，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以不能應對爲恥。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畫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劉夢得二首，其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眞，畫芽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三首，其首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畫芽斂手徒。即此事。畫芽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訟於雌霓凝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公宰輔，豈暇汎濫，不知何足爲病。

詩叶管絃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駭俗，無已太狹矣。詩本性情。六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沈香亭下淸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滌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

鐃歌十八曲而下，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揶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銅峯梓瑟，防自羲農。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猗蘭，是皆在鐃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朝士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

桃始華

呂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梅桃則華。後禮記改爲桃始華耳。留青別札乃謂始字嘗讀如試，花之試。然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絺，涼風始至，始用行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乎。豈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咸陽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傾薰天，士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義司馬氏爲典午，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亡當。

不唾井

古諺云，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乎此，雖去之千里，而弗忍唾也。此即食不毀器，蔭不折枝之意耳。亡它深義。故觀曾植代劉勳妻王氏作去婦詩曰，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又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萬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姓譌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稱穆祠爲古矣。又葉姓从葉，係堅傳有都尉葉雄，宜從本韻，失涉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爲正。俗作葉，是草木之葉也。又譚姓即談姓，皆有征東將軍談巴，近余邑直呼作啖字，於義亡當。苻姓从草，今並書竹，蒲苻覆姓，今止呼蒲。種種訛舛，何不正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爲屈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俳諧書有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斯亦可以舒歔。

侍兒小名

宋晉陽張邦幾著侍兒小名錄，拾遺既不免掛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雖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媒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亡當。又載李文公集，翁滑書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恆娃女曰數奇，姿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虛烏有亡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丞相妻常尙書，是樊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刮鑷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盛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鑷。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則供估客蓬窗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出遊。纍纍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黃鬚傳

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虬髯捐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湯旱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年。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詭。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日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之旦爲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亶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查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之訛者乎。又嘗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遂卽纏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韋全盛。好厭勝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問來婆。卽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吳越時忌諱

先王諱鏐。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爲婁。如婁隨婁門婁江之類。並因嫌字而改。今嘉定縣。卽古婁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香禹婁說。及婁漢宏。婁仁祀。嚴卯金氏。而悉從郝國之後。此亡論矣。爲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孔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千載而下。令人撫掌。鸞山海經有夏后開。蓋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爲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白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石虎諱言勒。故呼馬勒曰轡。勒樂曰香樂。桓元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旣而曰英雄正自翫疎。宋明帝好鬼神。益尚忌諱。書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卽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騧乃俗字古體本騧。宣陽門請之白門。以不祥諱之。尙書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秦苻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之。特後世鄙淺可笑耳。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夫婁者乃劉也。或可通。若金田何居。

廁牏

廁牏。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此義爲正。藉板汗衫之說俱非。

身毒鏡

漢宣帝微時。被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嘗以琥珀笥盛之。身毒。西夷國名。卽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卽此。近見學者讀不知讀。然酈道元注水經。納味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大歸

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其經要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戢書啟心。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者。豈我思肥泉之義哉。書出不祥。所宜亟正。

韓湘子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

浮沒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邽署門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卽升沉之義歟。

夜航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攜酒三瓶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曲。輟耕所載。出何典

恥。錄中寘爲搗酒三樽。尤可笑矣。

戲瑕卷二

吳荀愛奇

按吳均續齊諧記略云。陽羨許彥山行。遇一書生。臥側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覺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行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語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又於口中吐出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因取所吐婦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吞向男子獨坐。然後書生起。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許彥別。又吳荀氏靈鬼志略云。太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常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寄居。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厝耶。答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居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籠中。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又按佛雜譬喻經云。國王太子入山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子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已起。復納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

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據三說。奇而又奇。抑何相類若此也。余意當時先有此經。吳荀二家愛奇之甚。故錄取經語而傳會成篇。以文爲戲耳。不然者。豈有偶合之理。

陸終氏

卷章取樞水氏。曰嬇。（疑因古今人表門嬇誤。）生吳回。（食於吳。曰吳回。）故吳回生陸終。（隨物可爲氏。賈陸終之後。不爲陸氏。）陸終取鬼方氏。曰嬇。（書則人表作女嬇。）腷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出。剖右而三人出。籛之字鏗。封於彭。是爲大彭。籛乃古鏗字耳。（秀晉紹稽僧人。世彭分也。）今人疑釋典中有坼左剖右之說。輒指爲誕妄。豈未考之遠古乎。

說苑學孟子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段全學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不然。何其事之連類若此。又景公探爵觳一段。亦學孟子牽牛過堂下一章。而晏子治東阿。則祖襲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議論以成文。言雖評而中理。可觀漢人高手。

鼎中錢

漢有當三錢。至宋文帝二十四年六月。以貨貴鑄大錢。一當兩。二十五年正月己卯。罷大錢當兩。梁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案祖鴻後趙錄載石勒時。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當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此事甚奇。考諸三國時錢法。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百當千。當千。則鼎中錢是蜀吳所遺。未可知也。乃泉譜直載僞趙錢千當萬。萬當千。止有三。豈即鼎中三十之異。而傳訛傳會。未之深考耶。

陵母曾參

王陵母在項羽軍中。對漢使伏劍而死。著於史策。斑斑可考。而宋鄭鮮之答桓元博識。乃云王陵之母。見烹於楚。曾參親歿之後。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北向而泣涕者。悲不逮吾親也。乃宋秀才劉璉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沒於水。二說出何典記。甚矣文人之好訛也。

曹景宗

曹景宗出行。褰車幔帷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此五十一字。大有致。殊不似長鎗大刀語。而後世但傳競病二韻爲佳。競病詩只是操筆立成。驚倒光華殿中客耳。以爲足壓英雄之思淺哉。

家禮

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不行。亡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禮。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請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俳偶之語相誇。徒爲金箋災耳。天賜刻蔭。可悲可弔。所當改正。

古人姓名

韓偓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尚平一稱向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廬俗。馮婦。嫦娥。徐夫人。丁夫人。翠鷰。蒼頭陳意奴。趙燕奴。皆男子也。而或疑爲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夫。王伯榮。闕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爲男子。龍陽君本美男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鄭櫻桃。石虎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而載記謂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譖殺郭崔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朵花。婆婆寐。成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眞。梁鴻之有孟光。稱令妻矣。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臣李平。稱名將矣。而漢宮亦有婕妤李平。離騷之載巫咸。稱楚臣矣。而漢武帝時亦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馬邑之圍。降於匈奴者。亦韓信。事夏爲宗伯者鬻熊。而蕃書二十二帖。周封之爲楚祖者。亦鬻熊。苻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而田成子之臣。常夜告田成子。爲旌節以起宰我之伏。卒遂殘之者。亦鴟夷子皮。七月七日。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過蔡經家者。是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愛宅蘭風。垂釣於上虞江者。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馬周所貢。意出人表。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者。是仙官馬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馬周也。賜眞冠修服。坐知四方之事。乃入上黨洞中者。是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士攜手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時。爲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遺靺鞨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書傳說。稱謂易亂。苟非辨證。將安所適從哉。

目送

目送飛鴻。手揮五弦。此晉嵇叔夜五言詩也。唐人獨孤及馬退山茅亭記中。改作手揮絲桐。目送還櫳。直用其義。不覺蹈襲。權德輿吳興溪亭記。則曰目送飛鳥。口吟招隱。抑又下矣。然目送二字實有本。左傳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呂覽客有見田耕者。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耕送之以目。漢高目送四皓。孝文目送絳侯。而東漢靈帝目送田鳳。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碧油幢

幢。旛幢。其狀童童然也。一作幢帷。或云車幰。唐張仲素塞下曲中。獵馬千羣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破。火照旌旗夜受降。是以油幢爲軍旅中威儀矣。惟白樂天有姊兄楊汝士。領東川節度使。與妻崔氏同赴任。樂天代內作詩送之。云。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與崔嫂。碧油幢引過東川。用事切當。蓋沙哥汝士小字也。

多羅

唐顧況遠賦惆悵詩中。有若爲多羅年少死。始甘人道有風情二句。湯義仍常不解多羅之義。而以質余。余無以應。近見一書云。多羅。粉器也。疑唐人直以多羅爲粉而稱粉少年耳。又多羅。海外國名。見山海經。

弄叅軍

肅宗講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叅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令爲叅軍之戲。公主諫以爲不可。遂能戲而免阿布思之妻。此因話錄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詩。此日楊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叅軍。可證女優秖束矣。乃陶宗儀撰輟耕錄。直以叅軍爲後世副淨。據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叅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叅軍也。豈必副淨爲之哉。按弄叅軍者。漢和帝免館陶令石耽罪。每講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終年乃放。後爲叅軍戲所繇始矣。

天籥

天籥星。在斗牛間。石氏星經云。東壁之星主文籍。指此。故漢稱秘書監爲東壁焉。按籥義不獨管籥。又謂籥竹習書。世傳通古大象曆星經上下二卷。不知何人所作。載天籥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關籥開閉。幽吉暗凶蓄及。余考北宮七宿內中無天籥。而天籥却在東宮七宿關左。箕宿之上。斗杓直指之。凡八星。其形如連環跳脫之狀是矣。星經欠核。

五行先後

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行。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洪範所載先後如此。雜書本文。鑿鑿可據。史記亦云。水火木金土。此五星者。天之佐爲經緯。見伏有時。不知班固何緣有金木水火土之說。載在白虎通。後人因之。遂不改矣。

葉子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太子也。後適符其讖矣。唐朝葉子載。疑昉於此戲。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其後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即此戲也。按葉子戲。自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即今之扯紙牌。亦謂之鬪葉子。近又有馬釣之名。則以四人爲之者。唐格已不可考。今門鍵家兩門而外。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呼戲者曰宋江班。（或云是賊博之術。聚梁山泊三十六人復生世間耳。然則宋江之世。以何爲賊博耶。）凡十人[illegible]房雜聚。與夫歌姬舞榭之間。酒壚博館之下。盛行葉子。畢將撲象戲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然三門皆以萬爲尊。以九爲右。惟錢門自空而九。其首選。次選二色加以朱采者。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乎。奈何諸學士紛紛聚訟。咸宗錄以葉子爲骰子選。歸田錄以爲姓葉號子青。房千里以葉子爲升官圖。李易安以長行葉子爲世無傳者。楊用修則引李洞集中李郎中夢六赤因打葉子之事。謂今此戲不傳。而胡元瑞嬌楊氏之說。直以葉子爲今之投子。或如酒牌。至云葉子采選之戲。今絕不可考。豈用修元瑞諸君子並未入少年場耶。聯篇累牘。評辨不休。夢中說夢。何殊蕉鹿。（廣異記載蔡澄游。見一小兒賦孔雕上打葉子令。即此戲也。）

平易

平易之易。即君子居易之易。從去聲。舊矣。後漢杜篤論都賦序。或棄去阻隘。務處平易。叶作入聲用。然則二義因可通耶。

郗皇后

按釋典有懺法。本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蕭氏譔。淨住子帙成二十卷。未及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删繁撮要。采摭妙詞。改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梁皇寶懺。當時郗氏方論蟒類。已承懺法。殊援超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謂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矣。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册爲龍天王。使於井上立祠。此說不知何出。豈承蟒蛇之言而影響之耶。楊慎正妒論亦云。梁武帝郗后性妒。或云倉庚爲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郗后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郗氏諱徽。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武中。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祖踐祚。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沈約。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觀此則忌妒之說。又若所無。史臣雖揚善隱惡。亦不宜有此溢美之謚也。

匏瓜

匏瓜。星名。屬北宮七宿。下與敗瓜離珠相連。故曰敗瓜珠上匏瓜生。卽匏瓜無匹是也。按天文集要記。則稱匏瓜星爲天子果園。然西宮七宿中。別有天園星。主果實蓏蔬儲矣。而荊州占則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故曰匏瓜無匹。牽牛獨處。其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漿之意乎。

解衣并糧

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及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共遇風雨。糧不俱存。角哀乃并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此二事並出春秋戰國之間。而羊左之名甚著。戎夷無聞。僅見於呂氏春秋。亦絕相類矣。

太息

齊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湣王亦慨焉太息。並見呂氏春秋。至賈誼書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史家備載其三。宋蘇長公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論定也。余嘗疑太當爲大。是浩歎之義。後人魚豕其字耳。偶讀素問靈樞。黃帝曰。人之大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大息以伸出之。然則太息之當爲大息亡疑矣。（今方書中有云太息。疑是大息之訛也。病）又按宋齊。領軍王元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撤配監者。元謨大息深懇。斯亦可證。

金屈戍

屈戍亦名屈鄒。余嘗見古金屈戍。長可尺餘。屈象樹棲小殺。蟒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卽古之金鋪耶。梁簡文詩。縷成屏風金屈戍。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鄒之稱。則自李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廟門銅龜蛇鋪首鳴。鋪首卽金鋪也。及讀宋人小說。謂般輸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

者。般輸所飾之蠡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蛇之形。似不專於蠡矣。

瀺灂

瀺。水落地聲。灂。水小聲。瀺灂見考工記。而宋玉高唐賦中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李善註曰。溺溺。沒也。瀺灂石在水上出沒之貌。乃唐人仲子陵五色絲綫賦。遂訛爲泉魚瀺灂以躍鱗。泉魚二字出與志有本若言瀺灂是魚。直作踊沫之類解矣。然則貢子羽已誤瀺灂爲漁父事。何怪後代相承也。

六朝文法

疑離騷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以爲文法不通。不知錯綜其辭。政是六朝人妙處。遐哉邈乎。上哉敻乎。皇哉唐哉。唐哉皇哉。皇哉鄰哉。鄰哉臣哉。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左提右挈。互舉兼稱。何爲不可。

草木

唐李周翰註文選典引。誑解草昧二字爲草創冥昧。旨殊未暢。爰考羣書。草木二字。各有義焉。草木之初生曰甲。既秀曰英。草曰榮。木曰華。草曰天。木曰喬。草曰豐。木曰灌。草曰蒲。木曰叢。草曰搖。木曰落。草曰芳。木曰嵩。草而不齊。味而不明。曰草昧。我輩皆曰用而不知矣。

安定論史

班氏而下。稱良史者。莫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乎。卽宋書出於約。魏書成於收。文以代降。靡陵之勢使然。其辭雅馴。胡可盡廢焉。安定以爲亂人之史與小人之史。是必仲尼其人。而後成春秋。世無史學矣。夫劇秦美新。垂於今猶與封禪典引諸文並垂不朽也。豈可以其人而廢言哉。又舉歐陽之五代與延壽之南北並論。則本之不揣。而末焉是齊。何啻千里。不曰擬人于其倫耶。

垂拱

垂拱。尸居淵默之稱也。而韓非子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則謂君臣相與晏安。非嘉語矣。然初未嘗以垂拱稱君也。奈何後人誤解。遂與端委同義。豈作者之心哉。至唐明空。直以垂拱爲改元爲號矣。

東海于公

東海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嘗抱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是于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指定國爲高門之于公。以其亦嘗爲廷尉。民歌不寃。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虜厨騎囚。著于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爲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糧從。非漫然也。

桑穀兩見于殷庭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高宗者。武丁也。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考之太戊武丁。不過再易世耳。而桑穀兩生。厥後獨昏愍懷時。桑兩生於宮。乃呂覽亦以桑穀共生爲成湯故事。抑何舛甚。將殺謬悠其辭歟。

王良

天官書曰。天駟旁一星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星經則載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其說與史符節矣。則何以復載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女官。見則馬貴。又有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策御馬。非因天官書而附離其說者耶。緯釋之不足據。往往如此。

古人墓文字簡

牧野（竹書紀年作坶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漢高祖孝文各爲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而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都殖業坊下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疑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藍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即趙岐。與兄子書。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于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於戲悲隔。唐傅奕。武德中爲太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不傳。今人則聯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上耳。買榮求謚。嚴光所以深歎歟。按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呂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人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惟郭有道一篇無愧。則西京時已有此風耶。余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敍生卒爵里而已。並不贅事。至於尙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惟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制述之意。此尤識見高出千古。

字義

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兄弟之子皆曰姪。从女至聲。近者皆去女書人。釋名中皆質。作侄字解。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近日皆加一點。是友字矣。友。走犬貌。遂使椒蘭下同盧鼬。按六書故云。友。蒲撥切。犬走足有所曳撥也。詩云。狼友其胡。引而申之。越山川險阻爲友。履友涉。又爲友屈。別作跋。記曰。燭不見跋。謂燭本也。凡禮傍从示。周官地曰祇。亦作祇。凡神示之屬皆从示。謂助設昭示也。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以

示人也。初傍从衣。初从衣从刀。始裁之初之義也。近者義示从衣。名曰禮衣傍。不知何出。而衣服之類傍多缺點。與示字初無分別。又卩字在右。讀邑。在左讀阜。古體都字多書邑。凡都邑之名。並如此書。而御卿節卽却卯柳印卻卸諸字。並宜从卩。今一槩漏書。毫釐不辨。豈作者之意歟。勇字从角。言用力也。俗作勇者非。而角象形與刀魚相似。又有音錄者。角里先生。誰諳宗無角之角是也。俗語有一撇兩點之分。其實字形無二。近說詩者舀訛其音。不析其義矣。須與之須从彡。今悉从水。不知須字音媚。去水名。宋人劉須溪是也。臾字从申从乙。俗作曳者非。凡楊字从木。惟揚州揚子雲二字从手。古作擬。今稱嶽歷中外。當作入聲者誤。又博字協字。旁宜从十。疋字相居切。在上平六魚中。近日凡書匹偶馬匹。皆書疋字。斯豈配偶之義哉。日月象形。江何諧聲。止戈爲武。挽弓爲引。人負戈爲戍。戌含一爲戌。矢貫弓爲弔。人執圭爲佳。大羊曰美。不从火。點水成冰。不从二（冰音凝。冰錯冰）。鬭字非門。畫字非画。回字从口。蜂字从丰。降字从斗。溥字从甫。豈高山側。爲飛从互。王字中畫近上。網友無裏曰禪。功勁之勁非文。修爲之修非月。安寧之寧从心。丁寧之从寧丁。務面从刀。贅婦从女。象乳曰母。禁止曰毋。焉斃藏者。宜辨。管蒯管仲。纖悉宜分。出內之內非人。根蒂之蒂非帝。車軌之軌不丸。長幼之幼是力。看字以手遮目之象。集字爲聚于木之狀。如斯之類。牛汗難窮。並宜研求。兼使千里。李浩常曰。此而不悟。曷曰文人。近督學使者校士江南。閱卷多不稱意。嘗謂士子字學不明。何以通於文義。有少年生。理既荒謬。復以鄉黨之鄉。誤作鄉字。大怒。深加黜責。嘻嘻。謂藝可無游哉。

瓜祭上環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先。故疏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不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齊如也。先儒訓詁。改瓜爲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

樵蘇

采薪曰樵。采草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故鮑明遠寄妹大雷書云。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蓋指樵蘇爲採樵者。若史記樵蘇後爨。周子仲露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又直指爲爨薪之屬矣。古人互舉兼稱。往往如此。

紅靺鞨

近見註本草者云。山海經所稱采石。卽寶石也。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爲寶石。以鑲首飾器物。按酉陽雜俎。代宗卽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初楚州有尼眞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鎭之。其數十二。第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又李肇亮傳。唐人李章武。悅其逆旅主人婦。與之私通。後李再過。而婦已死。悵然來路。其夜婦果至。交合歡好如初。臨別。解贈以紅玉一枚。云是西王母所遺靺鞨寶。非人間物也。觀章武珍重。據此。則靺鞨之稱名。蓋自宋矣。今之鑲首飾器物者。皆下品寶石。恐不足當瑟瑟靺鞨嘉名。

搏頰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為竈神。夫黃帝。仙矣。不為神。乃為竈乎。鄭元以竈神為祝融之神。亦非也。槙古相傳。蘇伯吉利。是生祝融。逮妻搏頰。死託于竈。故戴氏禮云。竈者。老婦之祭。其說可證。然則竈神是祝融之妻搏頰亡疑。溯古時已有之矣。夫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雖是聖人妙用。而天子因生以錫之。至周始大備焉。在祝融時。安得便有姓名字之謂。而酉陽雜俎五經異義諸書。漫稱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吉利姓。蘇夫人姓王。又竈神之名曰壤子。紛紛傳說。豈非僞而託者歟。一竈神也。而姓名不倫。又有祭闕耶說附會。可資笑談。祝融一本作祝庸。今人直以祝融為老婦。抑又訛之訛矣。

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書志乃云。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羸。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蘭燕

少時有前翟闕初唐人王子安七夕賦。讀至引鸞鳳于寶瑟。宿蘭燕于瑤筐。謂蘭燕對不過鸞鳳。當是闌珊之闌。後人誤刻草頭耳。坐客擊節稱善。余從席隅輒進一語。古者不嘗以七月為蘭秋乎。然則七夕之燕。獨不可稱蘭耶。若改蘭為闌。殊無意味。王君彩筆。當不其然。一時座客。復為改容。

史文矛盾

北隋史高穎傳載。陳亡。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穎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乃南陳史中張貴妃傳。復云。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青溪中。一事而兩見。出于一人。何其前後不倫。矛盾若此甚也。

讀飛燕別傳

說郛有趙飛燕別傳。其文遠遜伶元。元瑞以為六朝人作。竊謂不然。即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篇之中。獨此三語為俊。元瑞所極賞者。稱其敘事如畫。出伶元右。不知此語蓋有所承。按麗情集載陳鴻秀才長恨歌傳云。詔浴華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然則唐人已先述之矣。比于元傳所謂光致古豔七字。遒麗古健。相去奚啻天淵。

劉季

近見史詮一種。乃新都某君子選。論馬遷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殆不然。史記乃太史公識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以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當其為亭長時。往賀呂公。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公亦盛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呂媼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戲瑕卷三

桃符

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遂立桃梗於門戶。畫鬱壘神荼其上。應劭風俗通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或又云黃帝治而象之。則又非始於周。而桃印桃弧桃棓桃杖之製。繇是紛紛起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至魏除之。後世則用桃符于門。其猶行古之道與。按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又曰。帖畫雞于戶上。懸葦索。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三書與應劭相符。獨二神名稍異耳。據此。則桃板桃符。各有分別焉。古之桃符。必是書成。或用絹素染形而製。如今午日造辟兵符之類。既云插其傍。必非木板。而今世造桃板著戶。第可言桃板。可稱仙木已耳。以為桃符。名雖祖而實則舛矣。按朝野僉載云。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宗試之。為地窖。遣伎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管絃。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信如斯言。則桃符是用紙書成。以為厭勝之術。非板於門者也。總把新桃換舊符。乃宋人詩。何足憑據。然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塗之。繪盤桃花實於其上。其善沿楚漢之遺意乎。

張公喫酒李公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即薛王沈醉壽王醒之意。一日。士人有犯夜而非其罪者。舉此爲辭。官遂命賦其事。士人援筆立構數言。主者笑而釋之。此語流傳至宋。則宗門老宿。無不拈出來作對答人底話頭。味之却眞有不可思議道理在其時。又有張公帽兒李公戴。至今相傳。又有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却無錢之諺。疑亦是此意耳。後世行市語有張三李四。皆非漫然無本。猶酒湧郡鄉國。非生甲。旣歸乙。事機莫測。曷足怪乎。諸老先生乃謂皆是亂說。然則鑒人何以擇言於芻蕘。

破瓜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尙好。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此古碧玉歌。宋汝南王寵愛其妾碧玉而作是歌也。碧窺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此古歡好曲也。與子夜歡聞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喩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芙蓉荳蔻之類。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瓜字爲瓜中實。斯可以反其隅矣。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爲二八。而凌氏核鶴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即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不於碧玉歌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鍼陰房之術。大略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失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即仙經所云。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核鶴又謂塡詞者云。未破瓜。喘二八。爲悖語。亦似未然。王實父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塡詞也。

楊妃竊笛詩

楊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忤旨放出。後復使高力士就召以歸。故詩人張祜詩曰。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此載太眞外傳有據。而容齋隨筆則云。金輿遠映無人見。偸把邠王小管吹。萬首唐人絕句。洪所緝而進呈者。其所載張祜詩。以邠王小管爲題。考之唐籍。寧王未嘗封于邠。或寄託之辭。如王維賦餠師。而題稱息夫人之類是耳。不然。何爲使李公戴張公帽耶。抑或以承寧嗣邠。故遂舉竊笛事附會之。殆不可曉。(按承寧。章懷太子孫。邠王守禮子。天寶初嗣封。非寧封邠也。)

客星

凌氏核鶴稱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二曰國皇星。三曰溫星。謂老子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國皇乃國皇。不知爲何國人。溫星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然則三星皆吉祥耶。以余所考。似未然。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靑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

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本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蓋此五星者。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又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靑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星占之。大都此五星。皆雜妖所出。形狀不同。爲殃則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國必有大當。京房臨刑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當入天井。又華陽國志載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舉士。新晉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分。嘗刺客入耳。據此二說。則窺而知其非瑞星明矣。太公陰謀亦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斯可證也。初成少年博洽。或其家多異林。別有所攷。而爲是說耳。

夢中李白詩

黃庭堅太史在蜀時。泊舟江上。夜夢李白誦云。吾平生有蜀江竹枝詞三絕。恐集中傳寫失其眞。爲君誦之。庭堅醒而記其語。一一書之于書。即今相傳程史首卷是矣。其末章有北人墮淚南人笑。靑壁無梯聞杜鵑二句。厥後靖康之變。詞人賦感懷中。即承其語用之。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宋詩學古大都如此。

神女賦

神女賦中。王玉二字互書。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王對曰作玉對。纔是。不應王對曰之後又有一王曰也。此說千古不刊。余記得科斗時事。嘗命書傭繕寫諸賦數卷。自楚訖唐。合爲一帙。命其名曰列繡。是時業已如此致之。後見李上饒家刻出賦苑。板雖不佳。却合余意。不知何人所校。據凌初成核鶴云。張伯起纂文選注時。已改定矣。初成又謂宋人沈存中筆談。先有此說。余考筆談。未之有也。然核鶴旣已詳識其辨之矣。不知古玉字元無一點。後隸寄始加點以別帝王字耳。玉字象形。本從王省文。徐氏所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勻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蓋字義如此。今世傳璧字碧字。與璠璵環璦之屬。諸王或在上下。或在半邊。亦初未嘗有點。可以反矣。去古旣遠。文字脫誤。訛以傳訛。往往而是。在有唐諸公。含毫賦詩。無不舍懷王而歸美于楚襄。何怪乎今之讀騷選者耶。想其時便已爲焉成馬矣。第閱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莫不以楚襄爲首。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一則曰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而短宋玉。又玉所賦高唐。末有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注云。言如風雨之疾。王至慮如發其蒙。自時與神會也。而下遂結以九竅通鬱。精神察滑。延年益壽千萬歲。注又云。言令與神會。九竅通鬱。精神得以自察。故延年益壽耳。然則夢與巫山神女遇者。直謂楚襄王舉可也。縱令枉受其名。致亦何害。存中辨證。實未及此。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據皇甫謐高士傳所載如此。而陳留志則曰。韋庶。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亂入商洛山。隱居自娛。此說與高士傳相合。然而獨載園公姓名字里。亦不稱東園公也。余又嘗見一書。載四皓姓字極詳。別當再考。

秦會稽刻石

余往年在山陰道上行。而未及登秦望山。一觀李斯石刻。深以為恨。越州人傳言秦望山頂。僅有李斯沒字碑。特一頑石耳。然則李斯所書秦會稽刻石。頌始皇功德。凡二百八十有八字。皆全文無脫落。人稱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者。卽古刻湮滅。斯碑宜在。今當皆之何地耶。齊竟陵王子良。嘗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卽此碑耳。自蕭齊至今。閱千有餘年。豈能巋然如故。向曾見士大夫家有屏風揭本。疑是唐帖。非本來面目矣。

瓜當

蒂。瓜當也。老子深根固蒂之之蒂謂此。而韓非子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則直言木根耳。或云華葉之根曰蒂。木之根曰柢。通作氐。蓋二字稍有分別。

牽牛織女

長恨傳載唐元宗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于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楊妃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各嗚咽。桂苑叢談載唐肅宗時。鄭侃之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也。祈何福。曰願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據此。則世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之說。果非誣邪。至道書謂牽牛娶織女。負天帝備禮錢二萬。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東方朔內傳則載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有子名子休。配與河伯驂乘行雨。此二說雖出荒唐。而存之載籍。可資噱矣。後又閱一小說。稱士人蕭防。步上蘂珠殿。與一女成婚。乃舊曾見諸葛氏也。交拜成禮。旁有仙女梁玉清唱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若然。則梁玉清之名。天上信有之乎。夫織女且被騙矣。侍兒謫春。豈應復作蘂珠殿上耶。宋廢帝嘗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此事尤足解頤。按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為吳音訛而然耳。今吾鄉婁昆之間。有黃姑織女渡是也。余閱天文北宮七宿圖。併按其歌云。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蓋織女之下。有漸臺輦道。左旗右旗四星分隔。其下櫓是河鼓。則荊州呼牽牛為河鼓之說。不為無據矣。而星經卻載織女三星。牽牛六星而外。別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王子三將軍

也。是指女牛之牛為牽牛。豈其然乎。按圖則河鼓之下。又有天桴一星。天桴之下。乃是牛宿。與女宿同隔羅堰一星耳。豈可據以為牽牛也。又考緯書云。牽牛神名略。一名天關。織女神名收陰。牽牛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絲帛收藏珍寶。其說甚多。後人乃稱牽牛為天孫。呼織女為北斗佳人。

青鳥

青鳥故事甚多。其見於山海經者有九。一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于此山也。）一曰。鈞山南有三青鳥。（赤首黑目。為西王母取食。）一曰。女祭女戚在巫咸一臂之北。居兩水間。青鳥所集。一曰。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鵹。一名少鵹。（鵹音黎。）一名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一曰。元丹之山。爰有青鳥。一曰。附禺之山。爰有青鳥。一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一曰。中容之國。東北海外。有三青鳥。一曰。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鸀鳥。（鸀音觸。）其見于竹書紀年者。則曰十七年。穆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沈約附注云。王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山。其見于王褒雲陽記者。則云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其見於葛洪神仙傳者。東陵聖母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緉在窗下。自此升天。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卽集盜物人之房上。其見于十二真君傳者。吳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銜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其見于墉城集仙錄者。魏仙姑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蓋餘。青鳥語姑遷居日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其見于博異志者。唐貞元中。秀才白幽求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飄至一處。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闕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到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于道兩邊。見龍虎時時目幽求。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于遠碧中。忽見從西旗節隊伍近千人。驚崔青鳥飛引于路。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夫此一青鳥也。而注記之雜然不同若此。後人冢說漢宮七夕事為青鳥傳書。考漢籍所載青鳥。凡十有五。初未嘗言傳書也。漢宮傳王母使命者。乃墉城玉女。姓王名子登。是西王母紫闕宮使者。著青衣。美麗非常。實一女子耳。安得而之鳥哉。按少昊摯以鳥紀官。故青鳥氏司啓。然則遠古時已有此鳥。非出不經。而唐人本王母駕元鸞之說。因賦青鸞飛出建章宮。填詞家遂以青鸞對黃犬。從此河漢無極矣。又杜甫元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王母卽漢宮所降西王母也。乃宋人張邦基著墨莊漫錄。直以王母為鳥名。作子規對解。老生不窮義理。惟事穿鑿。千載而下。使人掩口胡盧。（如世所謂鸚鵡為青鳥。故少昊以之可證也。以合白）

遺忘二事相類

唐三原縣令閻元一。爲人多忘。嘗有人傳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慢搖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賜直典飲。出朝野僉載。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歡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啟顏錄。右此二事。見于二書。一時相類。豈其偶合若此。非傳聞之誤。必架空之說矣。唐人小說。往往而然。無足怪者。

凡鳥

會稽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从鳥从凡。凡。總也。魏人題門義蓋出此。然古作朋字。即鳳字。象形耳。以鳳能嚮類。飛則羣鳥相隨爲數。故曰朋黨。又古以風字當鳳字。亦當鵬字。而淮南子九墜大風。楊用修鈎元云。大風即大鵬也。據錢功父云。前科禮闈中程策內有兩月爲朋之語。館中諸公所撰。余嘗未之見云。

艕

兩舟相竝曰艕。故其字从方舟。今官舟有相竝而行者。而西湖游船。一載優伶簫鼓。一載酒筵。眞可稱畫艕矣。唐人陶峴。彭澤之後。日製三舟。一自乘。一載客。一載酒饌。又幽冥錄載京口徐郎。常于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過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令當爲徐郎妻。徐隱藏屋角。母兄妹勸勵。強出。未至艕。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絳綵之衣。又異苑載劉穆之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艕。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後官至僕射。丹陽尹。又南北史中稱艕甚繁。陳朝度支尚書孫瑒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艕。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讌酒。亦一時之勝賞焉。據此。則連船之爲艕。歷歷可證。今人一概濶稜。凡船皆稱艕。豈析艕字之初義哉。

拱揖有辨

今人以拱爲揖。首與掌皆至地。殊亡所辨。世廟中。有御史陳君。名九德。按江南。見縣官下階。俯身作拱。若膝行而退狀。歎曰。禮貴適中。是揖也。非拱也。無乃太過乎。於是下令于鈴下。拱與揖當有辨。據此。則繁文苛節。自昔已然。今特未之有改耳。

甬路

疑輦以甃路爲閣道。是矣。而指甬路爲飛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即古之馳道也。官署縣中亦云然者。謂其甃形隱起。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杜陽學拾遺

唐人武功蘇鄂所著杜陽雜編。瓌麗可喜。全學王子年拾遺。可謂衣冠優孟。而安定九流緒論中博物杜陽之祖也。似失鑒裁。

尙左右

右貴左賤。法地道也。故右司馬丞相皆於左。先軫曰。軍事勝爲右。藺相如位廉頗右。至近代無不尙左矣。或謂尙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余嘗讀白氏長慶集云。魏晉以還。右卑于左。即此可證尊左卑右之禮。豈自明始哉。今獨文字稱謂之間。猶以陞擢爲右轉。降謫爲左遷。而主人黨客。征西階而上。北人揖客于右。謂之北禮。如此之類。尙不失先民遺意乎。

不律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相沿久矣。唐人又稱銀不律本此。今壬子科浙江鄉書序中。有提不聿入貢士籍之語。余訊之左丞。豈筆誤耶。左丞曰。原本如是。不可改也。中間至以理學爲宋諱而稱宋尙佛。本朝尙紫陽。宋何嘗尙佛。即我朝之尙紫陽。不過沿宋氏之末流耳。今之大夫。褒衣緩帶。禹步堯趨。斯其人豈操戈考亭之門者。夫安得謂之尙乎。錄序不知何物老生捉刀。乃木天貴人。曾不加點檢。依樣數之。邢子才云。誤書思之亦長一適。信名言哉。

綠腰舞

綠腰。唐曲名。盧金蘭善爲綠腰玉樹之舞。建中中。康崑崙琵琶稱第一手。曾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綠腰是也。白樂天楊柳枝詞。則曰六幺。後王建宮詞亦因其字。按宋人青箱雜記載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之要也。其拍即唐書吐蕃傳所謂涼州胡中渭錄要雜曲。而今世語訛之爲綠腰耳。

君公

君者。諸侯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尊于公。故孟嘗稱父爲君。秦漢之間。封號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稱公。夫君者。尊異之辭。然漢王罵項羽爲公。顏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證至漢末蔡邕撰楊太尉碑銘。桓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焉。孔融深敬鄭元。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昉自漢末無疑。繇此公尊于君。三國六朝三唐以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爲公矣。獨唐顏眞卿撰其父廟碑。稱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而中間有君之曾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綸盛美。舉集于君諸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以君稱加于同類。公稱加于下僚。殊亡差等。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志亦云。爵九級爲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休于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今秦松在黃峴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即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第稱仰觀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

之訛爲五株。其說皆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強解者。陸贄作禁中蒼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詩敘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李商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而獨異志則稱秦山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又聞松上作人言。左右咸聞。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敍事中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泰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幹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閱王弇州游太山記。則云實現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虯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其說與泰松考截然不同。

制草用琵琶記

范蔡議允臨言。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某官妻儲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閒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據云徐宗伯識餘錄中已載其事矣。

蘇意

華亭宋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年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印。有新選驛丞詣臺考綸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繳進。蓋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于其論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意一時爲長班傳出。傳者聽者。竝誤作蘇州之蘇解。至是衰省卿寺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意。沿爲常談。後至聞于禁掖。至尊亦言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意者。言吳俗脫略不拘也。今實未分東西坐。又謂之蘇坐。遠近傳訛。悉備于此。伏臘弄鏊。何代無之。可供鬪鷄掩口

罔功縣

古樂府有絲用罔功縣。今吳興養蠶家。以兩蠶共作繭者。謂之罔功縣。僧俗于常。其絲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汲以充造御服。山龍華蟲粉米藻火。竝出于此。士庶家不得濫而用也。閩人謝肇淛著西吳枝乘載及之。據此。則鄉貫八蠶之繭。當時定以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爲一歲之中蠶得八收。豈罔功之義哉。

瓔珞

人馬之頸飾。竝曰瓔珞。而唐元宗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釋典亦多稱此二字。則西域志中所謂落以附珠和璧者歟。此落字又與莊子落馬首之落義同矣。然有樹名瓔珞者。形體皆榆。其條弱倒垂如瓔纓。隨風騰旋。俗呼曰瓔珞柳。添足恐非。

善財參觀音

補陀落伽山。一名梅岑。云即梅子眞煉藥處。佛經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林。相傳爲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嚴書小白華山。以故祝釐士女。航海而來者。屑騈趾錯。歲不絕云。考之華嚴本經。善財所接大善知識。凡五十三員。補陀觀世音特其一參耳。後人以五十三參俱附會人觀世音衆中。不知何說。而宋李龍眠有畫善財童子參觀世音大士三十二變石本。並作六七歲小兒狀。稍各纖偏。

流傳人間。故當別有據耳。

贋籍

昔人著贋籍。往往附會古人之名。然其名雖假托乎。其書不得謂之僞也。今人則竄其所著之書。爲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取俚耳足矣。夫贋至今人。而淺陋則已極也。瑣環記。傳是余邑桑民懌悅所藏。祝希哲允明竊之。鄭無核據。孜之二公集中。初未嘗用瑣環語。後此而作者。有綠柳綢女紅餘志諸書五六種。竝是贋籍。不知何人繙構。纂多僻事致謗。書類靡國。要成近時好事者爲之耳。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晝者。剽晝摹倣。次第勒成。託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選中郎嘗爲金鍇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都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錢藏書板竝廢。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竝出葉筆。何關于李。頃又有眞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譔。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帳中。爭爲彼璧。良可嗤哉。晝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飮。醒即著書。輒爲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値。即所著樗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譏刺進賢。斯眞滑稽之雄已。昔嘗于太原齋頭。見雲間剽顧氏詩史。聞之乃中輪正譔名也。余與王先生相晒。爲歎。王先生曰。孟嘗君能得士。此豈虎頭公所能辨哉。後余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雙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購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賦雖。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嫉異世子雲者起。故當有定論耳。嘗仙客常見唐人譔春秋變八一書。直調和書旨廢疾。墨守三家而成文者。其書雖亡。嵗遂無其目耶。戰蘭策十卷。約從五之。連衡五之。鮑彪舊注劉向定本。然非龍門所采者也。蓋必有古本。是何從見哉。坊刻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王太監下西洋事。令元奘絕倒地下矣。近吳中富翁幾汗牛爛用貴人千金。以瑪觀察諸公書之。並是僞託者。余欲都而糾繩關者不體其舌乎。

隨淸娛墓碑可疑

淸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淸娛自體。後體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留淸娛于同。已而遷陷極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于京。淸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葬之于某亭于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刺同州。淸娛乃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爲此州之神。廟食一方。然觀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丁雲鵬得此碑。乞范泰議允臨譔攷。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游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仕爲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卒三歲而子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旣被刑之後。復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與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據史記自敍及班固漢書。其傳具載相同。竊謂子長游覽山川。在弱冠之年。席猶未煖。豈便有侍姬相隨。夫倫元賦趙飛燕外傳。其自敍全

以樊通德立案中稱通傳沾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話千載如覩何子長自敍中絡不及清娛隻字且後來奉使西蜀遭讒陷刑以迨于死不下二三十年事其能竟置清娛于岡州不之顧乎當其下置宗時清娛即宜慎死何待後來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曾略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令侍姬之芳名既將滅于千百年前待褚學士而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謂宜閒壁而詠歌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即褚公翰墨膾炙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吾將起瀛唐諸公于九京而問之矣

山人高士

夫所謂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鷗狎鹿之儔而後可以稱其名耳今也一槪濫稱出于何典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徵君通儒稱山人貴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談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爲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子爲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絕倒此則弇州公作法于涼後來轉相傾慕唐開元初有萬山人于朝者幷獻其文宋務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偸合苟容不許奏此眞千古快事矣與中張伯起著山人歌納龍子鍐山人挂枝兒欽慼公序爲太學詩直詆山人爲大盜爲乞兒近有以口舌賈販者至使縣大夫署假山人于楣上又傳之爰書中汚莫大焉如此而山人之名胸可居耶然南朝議鄙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孔珪謂衡陽王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還亦作彼兩台子稱之始無愧色夫唐以少室山人爲左拾遺如李渤盧鴻豈曾多見哉若盧藏用終南捷徑便已取譏于當世矣我明初猶有以鎭璧池家者世廟而後蒲輪鶴詔杳然亡聞何爲無其實而擅其名耶至于高士之署尤爲不倫歷觀史籍傳隱逸傳文苑傳儒林初未嘗無分別何爲訛謬之相承至于此皇甫謐謀高士傳九十餘人夷齊兩龔皆不錄今之高士如林試何容易凡在吾黨得不懷明恥之乎爽考古人亦謙讓其名晉孟少孤嘗曰僞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其命非敢爲高也南宋江湛舉王徽爲吏部郎徽與從弟僧綽書曰江不過強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雖鸞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所惜者大耳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勵其猶雖之林宗輩不足議也如此韵味今人所無按晉紀武帝以處士馮恢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甚于是時人少之唐杜牧有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藪市皆處士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事度與市人木石伍也非大君子其孰當之據此則今之世即處士之名已不足以當之矣

四庫全書提要

戲瑕三卷明錢希言撰希言有劍筴已著錄是書皆考證之文其名戲瑕者取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義也然此語出文心雕龍正緯篇載字頗無義理故朱謀㙔等校本皆以爲誤字之訛其說不爲無見希言以其新異採以名書亦好奇而不斷其安矣書中頗以博識自負而所言茫昧無徵如婦人纏足一條不知祕辛爲楊愼僞撰已爲失考復云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妲己妲己狐妖故纏其足此說最古要必有據云云東方朔一條稱又見一書引其所夢太白云云不知一書者竟何書也又如稱娥一條引宋玉高唐賦有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語謂婦人稱姬在周以前不知此正周末寓言神女賦改玉王玉二字引淩初成核刻謂沈括夢溪筆談無此說而不知實出姚寬西溪叢語古人姓名一條謂臧嗤一稱臧嫂韓遐一稱韓朋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康俗不知卿姓因漢宣帝而改俗姓以宋太祖諱而改非其本字洗潞一條謂唐人仲子陵賦用泉魚二字出吳志而不知本老子淵魚二字避唐高祖諱而改古人墓文一條謂孔子季札碑古法帖中止嗚呼有吳君子六字則併誤記淳化閣帖矣至於因物命名多羅而解頗鈍遠時多羅少年爲粉少年因七月爲蘭秋而解七勃爻蘭燕爲七月燕尤爲穿鑿附會惟引陸龜蒙詩辯宋玉與有微詠賦引柳宗元劉禹錫集辯叢芽帖辨褚遂良所作司馬遜妻隨清娛墓碑可疑引梁書辯梁皇懺郗后化蟒之妄引陳鴻長恨歌傳辯說郛飛燕外傳之贗託以及記鄉嬛記出桑懌集柳

志。女紅餘志。皆出好事僞託。葉盡僞造李贊諸序。顧氏詩史本唐汝詢作。諸條祇可資參考耳。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既贍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埒乎司馬子長。班孟堅。居然季孟之間哉。范蔚宗遺不遂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孫乎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而云料也。雖爲正史者哉。乃說者謂孟堅讓書。多取之劉子駿雜記。蓋子駿博綜西漢典故。遐收精擷。儲其實以有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之逸也。余少賤就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遯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書成。行世且久。而兹取詳加訂焉。以是爲可以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爲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哉。鄧泰素凡兩爲余序。而未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十則　儁言五則
經國五則
卷之二
正氣十六則　立言五則
博贍四則
卷之三
集雅五則　懿好四則
惠濟三則
卷之四
神鬼八則　仙蹤七則
卷之五
技勝十則　同聲三則

知渦一則　矜奇四則
諸謎三則
卷之六
陳風五則　紀十五則
正經五則　異述十三則
時令三則　今文三則
卷之七
志怪七則　說鬼四則
奸态三則　醜媚二則
災變六則　孽召六則
卷之八
物表六則　兆先四則
命相五則　藝術三則
寶遺十二則　人瑞二則

耳新卷之一

明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令德

王孫謀瑋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塔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璜戶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腴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事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易簀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闔闠相驚告，樓烏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靜先生，有子八人，統鍞、統鋤、統鍵、寶符、統鉀、統鋌、統鑛、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第一，聞者相慶，以為純孝之報，居翰苑未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為之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繄爲誰，文文起。

朱鬱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癰下，公方同病，骨立，猶強起，乞以己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一服而愈。

石明府有恆，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礦請以身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以貪生負之耶，盜復欲害礦，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

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謳送，如孝子之悼其親焉。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勤儉，萬曆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力挽之，金科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攜手聯屍，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孝娥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內別乎，答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制舉藝，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悄悄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信哉。

蕭郡博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余友朱夢得介爾，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救，勸夢得亦嘗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遙望見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眠說存亡頃刻間，所歡平生稱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鷲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去鷲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繼其徒，詩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庵，先時有同劉疑師兄弟，皆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修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鬩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猶繪間其中堂，示無復合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闔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欲，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雜列古書，咿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著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咿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詩其舟與談，則張燈咿唔不異往昔，余微窺其神情，爽然自適，遠同闔生之無憀，始益嫓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即多才，然近日率趨于名，粗識古書，便闊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成莫已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真讀書真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纂史行于世。

熱言

鄭淵孟與余胄，稱繆當時之姣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貞，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瀟而真，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馴而悍，俱一面之知者也，祁倖孟堯、許子洽、黃子

42 B　第八十八冊

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雖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賈太傅之思

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翕領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張鹤叟有聞于時即其人如青海白雲骯髒自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昌涂不疑大爲楊因之慰本子期冰心蕙質其大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嘯古尤擅四六不疑有不変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膾炙人口歸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尊公武興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戊午得借鄒子逸少游即其人勁骨千霄品業兼捐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鴻俟所爲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留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齊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爲之子哉

經國

鄒中丞毅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窗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畫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墜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勦寇攻一城久不下遂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微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

徼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悟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濟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每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即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徵令主文奏忽一日報御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已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甘受責周沉思良久曰我不爾罪乃屬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甫峯去必

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甫峯狀答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年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時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大恩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鬨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古觀象饒縣人文術善吏工詩歌又嫺爲懸腕眞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能輒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止交遊最廣居按一揮千金略無德色嘗督天津郡務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爲山畫形在目令人色飛舌吞又善治資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裝精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漸治余邑時留意保民秋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驕從數百人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參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懾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遐窄至不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與爲稍誠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撤回中使然明府亦因此能官去夫鑛場連一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曆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二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濱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令我踧踖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有手書誡子曰付遜之兒手箋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素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因服逮京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脊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掙來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

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嫂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省。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侯給諫震暘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峒曾以會試隨侍。歲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遣帖致意。勿復取値。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諫艴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銜是恨之。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稱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樊聞始出衡文他郡。又聞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卽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爲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閹恣擅。恥己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祖爺稱殿爺。與夫稱功誦德。甘同附和者。聞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所以百金。堅辭不受。曰。嘗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喪失節。貲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蕭卷支體僞暨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子學洢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拷掠。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罵指胼目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聞聲嘑睨。偵事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羅兒所容。逮獄時。備極慘毒而斃。計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淸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將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與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蹙然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璫。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卽相隨往我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

直。俾爲神蘇州。今自淸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旋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値。是令其死後有誑言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擠。曹後罷歸。遂不爲鄉人所容。江州甯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今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首發魏璫逆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其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旣殲。陸萬齡諸人幷治。沐由之儔。見睨目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所擇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官拆毀。有一人當先入。樹砍魏忠賢首。擲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噬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辭詣愴烈。閱歲忌辰。方酹酒。一慟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立言

蓋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酉藏之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熯熯焉。炳炳焉。琅琅焉。隱隱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澤于理則不腐。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于辭則有親。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爲房也。周于采。采或花之蕊。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出。以至于萍蘊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盡其一。故及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漬米而蒸之。稻黍爲君。麴蘗爲使。數日而米汁出焉。夫乃揭釃其精粕。而無所用茹其精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能以御辭。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雖經腓訓蔑範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滓。夫又何取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鱗儀諷古十首。乃更集諸子。錯綜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嘗司寇謨謂其集龍沙聞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作結爲大年。誠然。

毀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何。期爲易道。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夭。跖焉何壽。何作惡以逢辟。作善以罹咎。何所不死。何所有樂。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瑩倩三偸。登瀛飲澠。夫誰造指。方壺既廣。夫誰往焉。取彼童男。巡遊海上。何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爲死。五利爲誅。何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靡窺何許。容彼小兒。何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乳。日雉下錫。稷何取。首爲致貽武

何喜。焉得廣樂張於帝畿。焉得瑤厄宴於瑤池。爰有天台。婉彼二女。執期在斯。得兩男子。藍槎何浮。斗牛何人。何從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取夫竹筇。何目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藥何所修。嬰兒姹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信有丹邱。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倜儻負氣。刻意嗜古。尤工詩。鬱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遒舉。位之高、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爲知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肖于形似。終遜真神耳。誠得其真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宜乎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患合而病于擬。卽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凡相做與。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兒衣幘。況又張公幘作李公裝乎。

博贍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答如響。

俞闕聲琳。信豊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尤敏捷彊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略抄起句。下卽接以云云。或問錄數句。復接如是。人問故。答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學博。値中秋節。諸司道陪御史宴。御史命題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剡薦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詔曰。君對官長時。第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高。眞不減班馬。俞遽聲稱是。叅藩恚之。言于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闈牘違格者。不得謄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止謄本經。遂爲本房鄭司李所拔。旣放榜。典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深奇之。閩人爲之諺曰。閩君昔日誇三捷。顏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擧。有奇勝。又有奇遇。

暇文學士鵬。字子翀。鉛山人。博雅耽奇。淡于經術。應試隊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翀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贋古競售。而其實學問如吾子翀者。竟修文地下。彼蒼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耳新卷之三

雋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嘗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甁負居諸。偶披往序。其品隲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髡爾時已知所裁也。遂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尊精古詩。對之雕俗。適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劉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詠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眞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競抉幽元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叅焉。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澆漓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卽其佳者。僅足披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達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句。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迺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稱比玉。至七

言絕句。太白而外。亦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翩翩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寧必入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謂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駸駸魏晉間作者。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若驕高遠夫。目所未睹。卽信陽、濟南、猶之。況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歷之遺。五言絕句、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道無兼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囊括古今。兼總衆振。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朧空紫翠重。陰洞煙霞雞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力之杜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李侍御應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怒。褫奪而歸。及詔獄起。緹帖至。舒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輒節自賞。無悲愁悒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其尤者十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脈脈共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傷民當道縱。下士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其二曰。聖德方廬己。愚忠敢濺丹。慨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兒同行因憶五弟曰。勞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步。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悞。封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倚供餐。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畢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問昔窮。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澆風古道輕。不見彈冠傳膠漆。漏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兗州道中感懷曰。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青春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滿衣。論譁士語是還非。祇憐歸步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良鄉望大兄曰。長途迍狀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道離憂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減屈平離騷也。

亡友汪恭仲燧。貴溪人。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俊逸。不愧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鉛山費文孫實仍。玉山董求仲思王。及余不佞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披襟闢蕙芳。挹漢雲霞燦。

嘗爲振迅。時名走宿亂。識曲傷傷悅。咄嗟誰獨得。慷慨憶同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名爭濁醪。斗酒十千換。飄爲凌風飛。淩虛翔浩瀚。豪爽不自持。徙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誰故自超。婉婉揚眉宇。世多嗷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而乃屬高羽。辭賦遍西京。先秦以爲計。悠悠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高冠。朝蘭夕宿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心悵有求。著述當局戶。斯文良未喪。吾道誰其主。清商一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仲者曰。董生起懷玉。翩翩籍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薄雲霄。俯瞰當途子。挾藻江河傾。結撰雲霞起。斗酒日百篇。靈怪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續紛滋蘭芷。解香滿懷袖。瑣軒驟其裏。徘徊吾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修矜。局促悲下里。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元、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執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寄贈余一律云。蒹葭白露望洪州。如畫元龍百尺樓。賦下清言來紫氣。匣中寶草渺丹邱。共憐湖海千秋背。獨冒文章萬石舟。誰道名高天必忌。臥龍飛郎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韋蘇州間。其堪伯仲也。

篤好

唐顯士家傳杜亮。事主博奧至廿籤。楚而不去。迨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從學。此二子、眞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卽有當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梅重黃少卿清。少卿參軍利州衛。王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子身萬里外。每歲除。遺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後始別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府。欲脩之。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縣爲私餽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者。以萬計。下至乞僧、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謫。官府亦感泣。爲出貲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遞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貲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旣敗。諸臣死忠者。皆得昭雪。特加贈廕。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惠濟

信郡南瀕大河。爲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汎漲。民病于涉。至辛酉。蔣郡尊涖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住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

佛事。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己乘則驢蹄躍疾走。他人欲乘。則頓躓使不得騎。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璧歲苦河溢。溝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設主簿。駐靈璧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歷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液任初。禱于河神。乃旣厥心以利導。自是河水寧謐者三歲。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三歲。專遷如前。當道復薦之。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輒步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卽向者乞救于長安道者乎。靈璧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歷己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氣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階而上。鬼卒列堵左右。姚上室至殿。見閻王冕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己校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開鑛。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儕其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別。姚遂甦。次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四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葬孟儒兄。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所籤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修爲。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癸丁。或主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修爲。方寸者。爲方十一也。蓋內弟行十一。藉其一言以決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也。非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尙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扎異于籤詩之奇驗矣。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貧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開鐵鎖解。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歸舟海濱。登岸閒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鑄爐約三百斤。舁。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皆詫。咸謂取爐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無恙。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案吏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噬人。前令督民設捕。而觸負勢恨。捕者莫可誰何。公涖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噬我。何虐百姓若其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暵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觸網罟。帖服如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桎其爪。鞭其背而驅之。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本王公令來收而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詢得之。盜以亡驗執不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眞也。吾釋若。若幸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幷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得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曰。是無害。倭尙有三日不至。公宜單騎出城。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渡。橋斷而倭至。劉針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嵩使可解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閩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忽見濂溪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曰。此人欺侮先聖。濂溪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于閹璫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鬬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靄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忽附州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網。又在本都擒捷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又撲殺一人。餘七人擒至縣。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境。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室。偕各廟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巾餘黨。曾在臨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青。搜出一包裹。有滌面顏料幷引火物。潛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吾昔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覷。言訖。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顯應如此。

仙踪

空青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仙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漸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覷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而鬚眉宛然。真仙筆也。

呂翁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宵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主客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守金銑所得。惟詩讚留傳人間。讚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變生死。二不受賊盜。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諳菩提道。又讚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玉兔東升。住則閻浮且住。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歷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鐵索子茲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讖云。鐵索繫洪州。此是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潔地以坐。時以手畫空。畫爲符咒。坐至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瀰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南城方文學堃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遊。方偶忘攜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數莖。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即有麗人一二。攜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且歌喉宛轉。音婉婉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懇異人救之。乃于人蹤稀僻地爲合丸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爲我作。每丸以一分重爲率。須勻稱如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丸藥視之。叱曰。囑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即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晌。有孌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丸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俞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爲歸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即于傾銷匠鋪取鐵釘。以唾書之。欲攜去。其人有難色。曰。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攜至一鋪中。掃地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即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俞作歸資。此天啓年間事。

龔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不露。貌樸拙。口訥。力作不辭瘁。柴殊不知其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偕人方與客奕局且輸。傭倚在旁指點一二。局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

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渺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第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詈之。初不作答。傭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盜鬪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當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布衲。藤杖麈拂。踵門求見。閽者叱之曰。幾許元老巨卿。竟日佇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梃。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覿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今壽日。若他時。當齎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簇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事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塵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將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縲索俱斷。兩袖拂空。淒風驟至。舉座咸驚。驀地不見。

耳新卷之五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鷺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真墖已閉。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沉香刻之。祀于義師傍。至今塑像鷺湖云。

鄒梅穡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一比邱。鄒問汝何人。敢擅至此。答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簡禮謝。遂不見。

白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曰。蜂畜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搏狀。偕衆悚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簪。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知猿之怖汝衆。而獨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蹙

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旁。師囑曰。汝爲龍。爲憫大衆。使水源出乎。鴨龍。蛇屈曲蹁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繇寺左旋層崖。梯級而上。另構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侍鐘鼓。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仕。師遂獨往。果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俯首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値桃實甚盛。見樵夫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亦安用繁其實。將恐喪生命不小。自今以往。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花爛熳。都不結實。閩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僧上人。爲鶯湖高足弟子。戒行淸高。嘗云。人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即絕粒。至期。謂諸弟子曰。吾將西歸。可爲我佛臥具。諸弟子猶默然立。師乃自起佛狀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因起帽。隨擲戴之。閉目半晌。復瞪目曰。期至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鎭靈橋外。有岑港橋。余邑之盛溪橋。弋陽之龜港橋。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凡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揣。以故工鉅而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願爲把臂云。

鶯湖養大師示寂時。喜鵲遶集方丈。悲鳴竟夕。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義輪半夜紅。拈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十有一。寂後。頂煖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遶室。四衆咸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峨眉來。云見山中一施主齋僧。有一僧攜犬來。欲化餠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栽俯去。僧遂先上。呪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刹。頹廢者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曠敞可容數千人。藥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俟廬其半以有待。至己巳春夏間。廬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鐃鼓。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再興之兆。

同聲

晉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而葬。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芸仍。至丁巳冬凡十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擴。至丙辰冬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棗。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鄭饒王孫謀煒。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饒儀卒。且兹歲失怙。大兄孟儒焦愛特至。相依依者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西州之慟匪遙。杕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別。近日市

変成習。遺氣日微。蜎官長而不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煜。俱與余善。

知遇

薦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獎借後來。而號爲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者而喜。余宜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爲一人。果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爲小友。苟非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神。庶眞才得以著稱。而階品無藤緣附。國家人材。終將賴之矣。

余明府桂蕃。邑之上達人。爲孝感令。首拔夏主政時亭于丞歲。夏食貧。居無一廛。余特爲擇配。更捐俸爲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蔣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入都門。遍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乏嗣。且家世漸替。即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逃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丁巳春。比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激郡。事竣。余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即爲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相慰問。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嚴。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鍰。爲余剞書。臨別。深用相勗。情溢乎辭。蓋知己之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徽庸。浙之平湖人。品望淸眞。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擧。鬚鬢如銀。據短筇。從堦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堦前過者。即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答曰。主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于嘗有五色衣。每出行。攜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衣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癡。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鄖孝廉衍骨。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裹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爲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余弱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懷玉喩希遴。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日令家人爲其網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至家作志。見其蓬鬢角巾。絕不修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嘵嘵不休。遇俗客輒護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首。嬉笑不止。人莫喩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書掩。

諧謔

臨川倘平叔占衛。弱冠而風氣焉上。嘗戲爲喉乔。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涂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霞霧入畝。徐疾相更。吳兌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痂。不恤他人流血。李至晁。如無常之管。萬石難兌。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什迅擊。周子會。如饑馬競芻。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鬭犬。直令四座縮足。涂伯子。如勇卒趨然。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而旅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嫌庖宿關。後庭患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遜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應。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爲墟。又如揩大噉蔗。欲滓成粉。席鞠可。如腹膨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成陽。但聞谢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鐵。名侃。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禎者。未赴。即朱背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禎。其亦維熊維羆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妓王瑣。字餘清。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與餘清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清即貽知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嘗出其箋見示。偶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什知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些何冷語。萬勿以我爲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情。瑣瑣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妍而韻冷多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馬上雜劇。皆白皙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鐵杖。杖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稚子縛其上。或魚龍角觝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殿後威儀騶從。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黃金盔。蟒袍玉帶。儼做王府制。柱蓋刻蟠龍。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綵。遊人駢肩錯趾。賞翫達旦。四方奇貨一時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散。秋韆至十餘座。人家以散餅相遺。佳者一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水。開時。觀者如蟻。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人。

潮惠有大俠。每聞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

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挾而行。行許久。乃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挾者令前伏謁。日廪餼之甚厚。將贖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挾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煙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措跡。有猱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猱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猱即躍至獸首嚙之。巨獸畢集。猱一嘯。則皆散去。克其路。猱始還。中途欲炊煮。有坑穿火。不用薪炭。

郴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濟自淨。蔭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簋之即熟。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僅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篇許始流爲澗。蜿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中曾遊此。目爲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獅峯、羅漢峯、虎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逼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即以此代鐘鼓朝暮拷擂。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上留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鑼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釋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葬。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葬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摭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加諸武公。睿聖也。甚至謂其纂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鷺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鷺育子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鷺復還故處。俗傳鵝湖者非。嶺中有荷。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雄兔。

韓太史敬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遏狂禪。蓋脫窠破解。煩言笑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此解。乃太史實獲我心。嘗憶往歲有種名僧。每向余談宗。又自詡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世耶。僧赧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試聞太史語。真足當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釣不綱。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使與木偶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輒

多貿魚鳥放生。便可讀佛。捕者希重價。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擾乎。何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眞善放生矣。

異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朴之。較他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故名。

萬歷初年。上于內府得蘇長公家訓書。遺失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金。

秦進士廷承。嘵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所讀書悉焚之。方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俯展讀之。大加賞歎。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趣險極矣。而華獨醞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蹤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世外譚。厚贈之。劉堅不受。太守留連數日。因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黧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煙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齎小糧斧與之啖以果食盡。抱糧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擔歸價不啻千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衆。性耽山水。微時讀書盤山至德宮。一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殆幽迥別。急歸邀偕同遊。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煙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煙。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蓋因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逝。不則難出于煙。又有噀水以禦之者。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歷間。好事者爲之豎碑墓上。益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怪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衣。欲走入紙竈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玫傳。是日爲青衣童子臨世。

歙大參某。其尊人好善。老而娶于予。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生。絕無胎髮。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留邊四十日。蠱中不解。及解下。髮晃盡。訝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綁縛之。欲加鑑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攜杖。

從大門直進。覺達寢室。以杖叩公曰。汝尙執迷此。不憶卻歸路耶。時其家咸見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逝終。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即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急援之出。良久乃甦。問之。遂茫無所知。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歷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因三日飲龍沙詩。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柱觴。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尙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璘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稱天。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脈之所在。而又外求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詭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臟腑。外窮法象。無端無厓。不首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實易。且不寧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濯濯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用之於文也。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眞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近日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躬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解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與妖氛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說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人豔稱之。今細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適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義。一一細心合旨。多所發明。即專經家未或過斯。眞一時經笥也。若徒以己意解書。恣態詭譎。詭多關捷。奚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七

志怪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歷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瀅如球。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池沸聲更駛。其墮處翻湧如雪。池水頓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爲某操。嘗掛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臨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己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竈內。尋以額顚起鐵鍋。從鍋底出。竈門狹而豕甚大。又出入劉餱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濟湖徐廿九家。彘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疑怪。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彘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溷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園產一瓜。其形特異。眉目口耳畢具。宛若猢猻狀。時復啣啣作聲。怪而剖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汇。忽一日衣什等物皆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壺盞於廁。戴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事。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撥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間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衣黃。左右衣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餚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竈下。婦翁聲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遣女回己家。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詈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將隨爾翁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公往太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謂之。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鐵甕橋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箠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怪戴不齋。致己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攜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饁。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面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前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荊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荊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舉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船送下。婦果見前船從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己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船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眞人。眞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從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蠱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膺未遂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捽。一鬼訓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殯之。停櫬野外。婦于櫬內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蹤跡至其處。聞櫬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持者。一敗箒耳。

雜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庶我輩可超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有僕攜盒至。陸具爲述前事。勿令於此浴。僕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此災。語已。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闊二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視之。見其上有蟲蠹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閹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侍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過。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緹騎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璫恭背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尙公舉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媚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遍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敢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冰。河路闊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粱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鈎月中。爲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晝見。與日並朗。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

經。祟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

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借二十金。歲暮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復竊主人重貲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詢及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閱一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廄。覓之不見。但廄中馬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駒大鬻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旣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母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即殺之。以口飲其血。忽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鬭我。舉家咸聞其攫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陸楡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禱之神。踰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爲謀殺陸楡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八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鶯就水次。以泥自裹。旋墊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沉水。

鄺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燄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禱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漠。今大統曆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當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略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卵出雛。人謂之菱雞。

屬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其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卽有數雄來。一雄得配。餘乃去。雌遂啄前雛。或啣蒺蔾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廠。衆相與圍之。熊懼遂奔高梁上。衆持長鎗鬪

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發射之。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發一鐵銃。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有物蜿蜒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遂捷。

劉昭孫。大將軍綎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扉鐶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襦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訃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攜妾某氏閒步堦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鄺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歸。道遇張永嘉璁。張使爲己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懸。我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鄺曰。據子之造。八年後當大拜。今尙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能事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鄺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璉異。左手從背後插上。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發解。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鶯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爲高僧。一爲名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南州有道人洛其齊。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略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閒而自薦。入視。鍼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卽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後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彭孔由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叅。宜黃人。倜儻負奇。兼精岐黃之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癘疾大作。君製藥令人遍施。所全活

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即冒暑不遠數里過視，爲修藥，凡往返者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眞所謂傾蓋如故者也。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試百效，但秘不肯傳人。

熊湖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湖以手指之去，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湖笑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緘耶？歌者聲即如故。湖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故味，或竟日無人沽。酒家來謝過，味即復舊，沽者忽盈門。其後湖卒之鬪。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秦，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離塌，聲震如雷，祥光旋遶，自驟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品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自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眞保定孔固，於萬斯年之祥也。

萬歷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牆腳，掘之，得一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怪之，從神龕上一日有所觀，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怪其聲，因擊碎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文孫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春雨足，湖阜煙樹錦模糊，慟天大嘆苦無語，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法委蛇有态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淩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闊丈許，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眉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書其經名拈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遂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產一球，其家怪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剖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睨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睨月，其大不可紀；以睨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值，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略取樹根置火，煙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

故也。

邵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鏤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粤中有老人業儈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答曰：此中有異焉，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案牘，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從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鳥死其中。

弋陽毛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盦，體方，作深元色，略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窺，內貯經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閩中。至一旅店，入門，主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主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速往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汝師某仙，今居某王府，汝往叅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閽人果不爲通。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獨弟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迓以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周有饑意，即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即重裘在列。和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答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出，視之，即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歷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陟健飄聚，士大夫多師事之，目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

按耳新八卷，分類三十有四，陳言務去，入耳皆新，其命名亦卓爾不羣矣。夫昔之以耳名者，如王同軌耳談、李中麓原李耳載，咸推說部上乘，人知珍秘。獨茲編流傳未廣，惟目下舊則緒采，昔日中曾一見之，庸耳或未之聞也。余亟以授梓，俾人人快覩其新，勿至褎如充耳云。鼈山金忠淳識。

冷賞

鄭仲夔撰

冷賞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佩絲噴奇花

甲戌將傳臚諸進士在朝房候劉殿元理順所佩絲忽線纇如蛾起繞作奇葩樣未幾唱名第一是科初進呈諸卷多未稱旨最後得劉策敷陳剴切典故詳贍上特首擢之可謂非常遭際矣或云上海朱進士永祐是日偶置絲坐椅間絲纇亦如蛾噴成奇花蓋劉嘗坐其椅始起出云

衍心宗

郭彥深精易理著衍心宗大意云宗總也總象理而歸之心也乾全三而暢象為不息於心為敬坤全三而含象為載物於心為虛坎命流而信不失離神凝而照四方於心為誠為明至於洊雷之傠省麗澤之未疑兼山之不出重巽之進退則又為懼為和為止為遜衍心宗有卦無爻故著數亦六十四篇中警句如純精自耳謹恭乃心繩索為患失其元珠適遵陰方下觀我嘗日出西南耳觀目聽敖慢之災火䨮丕木勿載勿誤是實其谷史巫不信叢棘是處反身宜展安梍則窮征途不宿數憧來徂其元奧真不減太元彥深名濬海寧人為人倜儻有至性見余清言質卓請刻遂貽長書與定交贈詩有𦁐紗到處還誇鄭元草擕來總似楊之句

𠤱佐治理

魏閹擅恣時吳中貞觶幾無子遺然亦有為所側目而適獲天幸者如文太史震孟顧太史錫疇姚太史希孟或以去官免或以讀禮全今且同時奮庸海宇

吾快所謂天祚善人𠤱佐治理者也

饒氣方大旺

吾郡鄉會試第一則弋鉛貴皆有之鼎甲則鉛山有之相國則費公宏與夏公言一為鉛山一為貴溪惟上饒暨玉永難科名代有而元與相皆寥寥無聞辛未金陵呂巡鳶來止普卷寺呂素精象緯往往占侯有驗謂吾饒氣方大旺須有發黃扉者元魁且踵起踰年鄭公以偉果大拜然則巍科嗣起其理固不誣而余邑繼自今之盛真方興未有艾也鄭公與余上海允啟俱以舊碩升聞一無所援而枚卜自簡在者其遭際尤奇

守隨十日三捷

余友涂不疑尊人名世延知隨州為治不擾專務與民休息壬癸之間所在盜起公練義勇設武生為請於學使者給張國威以下十六人衣巾而較射習藝無虛日甲戌十二月十九日賊犯隨至城下先是撫臺遣秦將馮時早戍隨公乃召馮将兵出戰親伐鼓城上以佐之士氣益厲賊披靡而東斬首五十一級

二十二日賊後營至知前不利稍遁不敢前馮又趣戰斬首二十一級二十六日賊又至益知前不利盡折而東是時公日夜坐城樓身不貼席十日而三捷隨人德之以為神乙亥二月十八日賊萬騎犯隨之南河去城二十里是時馮時早追賊去隨公度賊衆不可爭鋒乃謂裨將常世英曰賊屢犯我與其戰而不得志不如夜襲之易以為功且今數日雨賊遠來必倦又偵其飲何生家漁酒色是可圖也常慷慨請行於是選壯士得四十有八人令常世英將之公手酌慰遣開城出㘅枚疾走至南河賊果痛飲何生家以馬塞其門從賊皆倦而熟寐四十八人者先取其馬乃入其中堂見鬚而丈夫者南向坐有六人者東西相向所獲婦人侑酒其間遂長槍刺之即斬其級既又斬六人趨而出賊衆猶未知也四十八人者從間道夜歸報公城中人無不歡呼舉手加額者翼朝賊大至欲逼城未至者二里為椄所阻會天雨椄水暴漲公又令常世英率鄉勇數百人扼椄而陳賊隔椄呼曰我八哥蓋世無雙汝隨人因何竊取其首我

今為仇來矣速歸我首不然且渡河平汝隨城無遺也然竟不得渡公念孤城不足與敵數日水落賊必渡將若之何乃詐傳總兵檄叙其由襄歷隨下黃州之故賊信以為大兵且至宵遁既又犯隨之毛茨畈毛茨畈者入郢之咽喉郢重地獻皇帝之陵在焉初公集義勇時度此地要害令張國威戍之賊至其地險馬不得長驅人不得善步戍卒伏焉賊未知戍也蓦入嶠中一賊入即殺之至五十七人賊不能測乃益怯不敢進竟引退過棗陽入中州是役也郢中無

警陵寢不驚以隋爲之蔽也然公守隨當公私兩匱諸城守論功賞勞皆出私橐尤爲人所難云

仙詩

薌溪柴氏孫家二十年前有謫仙來力僃凡三四載而去其留遺翰墨甚多氏孫秘不肯示人余再四即之得其一詩曰罷業歸來學九流桃源深處淡忘憂閒觀牧子横吹笛笑指吾家夜使牛聲韻飄灑洵非仙筆不能

一時歌再造

乙亥三月初三日郡城大風雨雹大者如雞卵其細者亦如小栗屋瓦多損壞郡城南樓被風吹倒壓死守城軍七人又五月初十夜城市水暴漲浸入民居深者至丈餘淺者亦不下一二尺田園禾稼多被傷損玉山水尤甚民房多漂沒死者相枕藉慘不可言黍藩林公不勝惻閔躬爲踏勘捐俸金若干賑恤之生有所養死有所收一時民歌再造焉林公名日瑞閩之詔安人

三悅其父

李大參一鰲陝西漢中人天性篤孝成進士歸覲過宴其親延所親知來陪席初著儒巾藍衫酌酒奉父告入泮一喜次著舉子巾服奉酒告登鄉書一喜已乃冠帶錦衣奉酒於父告成進士一喜凡三悅其父而後與諸親友更酌後參藩蜀中丁艱歸哀毀逾常沿途皆步行至家名其殁平時所最喜親知日居柩傍有與奠即酌酒相陪一如生時然晚則以祭餘送其家可謂生盡其禮死盡其孝矣又公居官慈愁而好惠下每以俸錢周恤寒生云

天朝宰相

中國人往高麗者高麗呼曰天朝宰相

花得氣之先

萬曆戊午秋黃岡樊憲副維城方在諸生偕何遷裕閱中汪閣大煬南應試武昌寓止洪山寺小菴菴有千葉蓮植而不花樊浴其庭見之僧云從未開花自公至之日始蓓蕾數日後當開耳明日復浴則已數鮮枝頭數之正得三朵樊公戲謂遷裕閣大曰此三花應吾三人及第兆也遷裕以爲然閣大笑曰果哉二人顛乎誕乎樊公曰予先折一枝供案上如妄則已茂則兆也既而果茂遷裕亦自摘供之閱三日樊之花盡何之花方茂汪獨不摘任花自槁枝上及榜放三人皆中式然樊聯捷去何至壬戌始第汪止孝廉卒崇禎乙亥樊以憲副投閒何方轉學憲花若得氣之先矣

樊夫人

樊憲副夫人易氏賢德遠下尤善應變乙亥春賊寇黃州夫人有內姪時昇妻汪氏以貞烈死於賊其僕

承用者與賊遇賊委之兵著以銅鐵二概械固賊之章服也著鐵者領數十人著銅者倍其製範金爲圈兩頭作龍共啣圓珠合則無縫量脅大小係之承用遂奉賊指揮入郡城爲奸細先獨至其主家將應孽寇攻掠夫人聞承用歸遂匿多人於門外而呼之來見好語之曰聞爾在寇中何以放歸承用䛏辭以逃命夫人曰爾主母死而爾憔笑此爲寇來非逃命也聞爲寇使者有銅鐵械盍示我承用推阻夫人命從人試索之捉裹不見將發其衣懼而出之時夫人詭曰此物罕覯付外觀之門外數十人齊出縛承用送官賊失內應不敢攻城遂遁去一城賴以安全者夫人之功居多也

嘿祈眞賢入彀

辛未會試陳明卿太史分較麟經每閱卷必焚香莊誦嘿祈眞賢入彀以故本房所收佳士較勝如余友劉羽若蔣鵠吉人之一也最後獲章太史羽侯殊深加賞異取冠本經榜放海內以得人相慶羽侯素心道學自序云年逾壯立漸有無聞之懼遂焚棄筆硯

耑精一路以求所爲不隨生存不隨死滅者益究心性命之眞功名當其庚辛兩試信心信腕得失都忘乃竟取魏科若夯豈所詡淡心於功名而功名隨之者歟周相國玉繩目之曰雲氣胎英水石嗣秀可謂知言矣陳太史長洲人其淹博類楊用修實詞林鴻寶章名正宸會稽人劉名士鏻仁和人

三十絕女色

周古矜有道之士年三十即絕女色夫人敬待如賓長子之冠才而早卒次子之篆才如乳虎天文地理及內外典無不周曉兩次俱有道韞焉才而貞閑潔秀世居蘄之萬山中一堂師友以作文論道相娛世俗事槩不與聞也

黄仙山

黄仙山一名佛山在北鄉十二都其山高峻左有石壁成紋突起如龍身每遇旱祈禱隨應宋嘉熙元年秋旱衆禱於龍怨觀山正中石壁上有佛現像儼然端坐玉色明瑩衆即虔禮更禱歸至中山見雲從山起驟雨隨至自是遠近來祈禱者紛集皆獲靈應有

司上其事於朝遂勅賜號曰慈應禪師
不問戶外
郝仲輿燉以給諫罷歸遂屏去聲色嗜好左圖右書
老而忘倦不問戶外者三十餘年

冷賞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兄弟友愛

易道昌道旦道暹兄弟友愛將至道旦善飲兩弟則
勺飲不入口旦暹每侍兄飲未嘗不極其量凡有事
三人坐議怡怡然也如弟外出兄代主行弟歸宜仍
之不復置問婢僕雖有分主而無分權役使隨其所
便有過徑朴責之不以相告三人無日不促膝坐談
內助俱化爲一德不分彼此有無兄或有疾弟終夜

坐牀側視藥不倦弟病兄亦如之道昌字文我旦字
瞻明暹字曦侯楚黃之東鄉人

當於古人中求

楊明府觀吉字吉長諂安人以守巳無阿謫官信州
甫下車即詢余閭止折節過訪每從揚扢古今旁及
當世之務娓娓而談日爲移晷公爲人瀞穆高遠於
民生國計尤極留心至其憐才好士若將不及當於
古人中求非俗吏所得彷彿萬一也公令如皋時値
廣陵旱極襄河如山頂人從河底行公步禱伏祝數
日大雨如注偏皐邑之塍頭圩頂無不立滿更異者
東自泰州北自通州相距二百里並無半滴獨皐民
沐此雨澤闔邑稱快

汪烈婦

汪烈婦者爲易文學琦昇妻賦性孝敬婉娩生子甫
週有婢陳乳之同居黃岡之天井畈昇辭婦將遊省
館汪曰丈夫自有四方志但聞流寇猖獗至此當
以死報君耳因涕泣而別寇至屠戮緊擄鄉無居人
以其庄爲寨入見汪容色艷麗廹之脅以刃罵不從

斷其臂不動再斷其脅又不動始刃之陳抱子爲哀
懇賊有愛婦子見之喜竟就其懷賊婦見之亦喜遂
得無恙既而賊與婦欲將其子行陳叩頭曰自吾爲
易家婢若干年矣夫婦爲善僅此一子今其母喪伊
父亦未識死所幸哀之婦爲代請賊亦卹其子而憐
陳之順也因得與子俱歸且餽腥焉汪以烈死舍生
而陳能爲存孤有丈夫所難者汪之■爲刺史起雲
瑞屧乙酉冠楚闈其墨義清超秀出至今傳誦

海寧塘工

戊辰秋浙江海嘯衝城籠屋沿海居民盡爲魚鱉而
海寧尤甚主計者築塘禦之展轉兩年至己巳夏間
稍有成績方秋復決滄桑莫辨劉侍御士禎甫下車
即單騎閱視塘工先是每屆潮期奔湧沸騰合郡洶
洶虞隨水浸用無望有秋劉至日正應大汎乃風恬
浪靜海不揚波士民驚爲神祐咸數呼馬首謂塘工
必成劉殫思經畫採石鳩工巳而陽侯効靈沙磧填
起閱數月塘工告成今長虹迢遞銅柱可標巍然萬
世之烈矣劉字吉侯萬安人觀風杭州首拔名士徐

如珩極爲優禮一時稱知人云

陳倉部善報德

光山陳倉部此心字如葵幼時極貧師黃陂蕭文學
塵表如葵於諸弟子中最穎敏師特愛之爲分衣食
教育篤至如葵補博士弟子員食廩矣蕭竟不第且
死謂其家曰我積學一生不幸賫志然得吾學者其
陳生乎其人生死可託也蕭歿而家徒壁立既逾年
如葵始魁滁州感師舊恩迎養其家人甚厚又數年
巳未陳成進士卒其師母及弟若毛眾親蕭可謂知

人倉部亦善報德者也

女烈

流冠掠黃之東鄉女子烈烈而死者於易姓得六人氏烈婦之外有方爾文妻易氏掠至日方自祖居奔山庄遇賊於道被縶大罵賊賊脅以刃罵愈甚至刄無完膚尚罵不絕口一爲易伯昇妻王氏并其女俱爲賊縶廹之走過塘偕投水中賊擊以石破腦沉水而不悔一爲易吉甫妻陳氏聞賊將至即以麻遍束其身及爲賊掠令之治爨夜深賊呼睡陳曰此身可殺睡不可得也賊蘐紙作炷焚之愈焚罵聲愈烈直至焚死一爲何石父妻易氏被縶不屈剸死

歸蔡蕭然

邑侯董仁原先生殫心撫字清操徹冰善政未易枚述述其異事一二壬申七月偶旬餘不雨人情皇皇公設誠致禱是日大雨隨注民賴有秋又邑有祝游二氏不戒於火公馳至就火場虔拜須臾風轉火熄昔劉昆守江陵有反風滅火事後人對世祖則曰偶然耳茲亦豈偶然乎乃遭蜚語罷官報至聞者泣下民爲罷市三日乞留者以萬計公竟拂衣去歸蔡蕭然士民捐金佐行李槖卻不受公名時選蜀嘉定州人兢著述尤擅臨池其書法直超蘇黃而上

稱大士以救

樊伯括齊安憲副公之長君也祖母熊太恭人暮年焚脩事大士惟謹五十五尚無孫次年祈得伯括甚憐愛之辛未夏偕所親往武昌歸至三江口舟覆伯括足爲同溺者抱持幾不能出忽水來衝擊如有稱大士以救者足遂得脫而身在壞船底與俱漂流十五里遇一人破舟出之衣仍不濡

鄖州孝

鄖州省祭李馨有女姪適宋年僅十六七宋爲鄖大族所居去城百里許流冠至聚族避嵐窪爲賊所破持李急李度不能免紿之曰事已至此身自屬爾第吾奩資甚麗見在窖曷覓我往擕賊信其言縱之李至絕頂投崖而下賊急視之死矣州人士感其義爭往迎其柩入城祭葬盡禮時庚午五月間也李家故多節孝馨母年七十守節茹苦馨亦以孝聞觀風使者每臨鄖必具扁褒旌異

蒲圻城隍

郭道士先正者楚人平生端亮每爲人設醮事必齋戒維虔一日忽語其徒曰蒲圻有人來迎我明日當往遂無疾而逝其隣人有以同時死者次日復甦曰我昨被拘詣蒲圻城隍廟幸遇新任郭某故得放歸

一僧步雪來

章行素會稽人嘗業儒未就乃發憤下帷獨居深山古廟中値嚴冬雪大山徑都封忽一僧步雪而來狀貌飄灑章迎問答曰爲君岑寂故詣相陪伴耳時方嚴寒僧汗流被頰乃請空房中浴取雪凝體章微窺之見其溫氣滿室浴竟著衣出顏色愈好章異之稍與欵談僧勸其棄儒從游悉以奇秘相授章不以爲然姑謝曰君言縷縷我不盡記須錄成書授我可耳僧許之乃就燈下辟寫行筆如飛至明錄就百篇遂閣筆嘆曰恨不早爲君書今期當去所錄僅及半耳君是解人熟詳其旨他日當以神醫稱語已復踏雪去俄而不見章後功名終不就始取所遺編究讀人精其理於針灸尤爲神驗自云腰腰以下異授書未及皆已以意會者故無全效其鄉中一女子年十四五就園中摘蔬歸忽似孕久之腹漸大顧其家窮乏貲無他也延章至家視之章熟審其脈曰脈狀彿違其爲蛇妖乎向女手三針之須臾遺水遇桶有小蛇無數得活其腹遂銷又有一生兩足俱瘓攣不能步履者且半載矣章視其脈曰惜延我不早然一足尚可愈也取艾灸之至三日往視生起謝曰幸如君言更有神術使我能揖乎章曰是不難乃向其手一處

針之次日復過其家生出見章與之揖生不覺作答自是步履揖止如常惟一足跛耳章醫奇驗多類此然終以未得一領青衿爲歎至今白首尚好與人談舉子業娓娓不休

李太青

余友周介生具人倫鑒聲氣滿天壤李太青與之同邑而落落潛脩令介生無從物色陳大士深服其異然聞其庚午闈牘本房許曰大刀闊斧有許子遜風味則其元品早已有暗中摸索者矣項司成目之曰守身如玉礪志如石未嘗入山而有山情未嘗學琴而有琴理至其文章力斷衆流獨追先進嶺雲自怡明月共賞一時以爲知言

屋宇騰躍

臨潁一太學爲人不辨肆橫鄉曲靳明府光先廉得其情送直指使者懲治官事始畢忽其宅內一大聲響震屋宇用物盡皆騰躍去一無所留次日復從空墜下凡鐵釜之類都成粉碎至瓦缶等物反毫無所損靳爲乙丑進士山西汾陽人

捐金二千賑貧

梅惠連沉毅寡言若不出口及其決大疑任大事則如萬夫之勇疏財樂施救災恤患如恐不及嘗曰赤貧之人當議生財千金之家止當議清萬金之家其財則當議散已己歲荒捐金二千以賑貧之躬行布散無或冒濫惠連名之煩西陵人

了十

南直隸通州有了十上人能詩有戒行臨寂將生平詩稿封付其徒曰好爲我守藏待庚申之歲新州守至當持上之至期周民部長應以己未新進士來刺通州其徒遵師言將前所封卷上之周愕然良久開視其詩與己平日所作一字不異周亦字了十蜀人上人蓋其前身也

劄劄包包

苗土音有云劄劄包包者任而不戰也

十六人肩輿

襄陽一諸生身大十數圍屢試不赴止一補考適應天頷督學臨郡怒致之生以十六人肩輿而來時正

暑令家僮八人掖上黃鶴樓納涼倏稱監司至八人趨避生不能起惟以兩手叉地叩頭請罪監司異而詰焉既得其故乃曰即爲汝言於是語督學笑逝之次早令見仍以八人掖之不能拜起惟側立一揖傾亦奇其狀給冠帶榮身焉生十六七時舉一子後即屏室家並日不見足者十六年此其自向監司所述云

冷賞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吳文定

吳文定在官每朝退輒一叅伊唔遇良辰佳節治具召客分韻賦詩爲樂若不知有官者其力學嗜古老而靡倦吳中人至今能道之風流蘊藉固未易多得也

共姜再見

馬瑜者余友馬君常太史子也生而穎慧絕人於孝

友尤篤摯年僅十八以攻苦成疾而夭所聘鄭氏女天性節烈聞訃即痛哭來視殮絕而復甦者數次遂矢志從亡力祇柏舟之操聞者嘖嘖謂共姜再見焉往者余得君常都中書云馬頭磬折忽忽遂及三年家有二親皆踰七袠南陔白華兩詩幾爲中夜廢縣政覺不如諸生時一往孤情尚堪質吾兄耳覩此可以見君常終身之慕抉輿攸鍾孝義萃合直足流譽千載也

籤驗

余鄉近三坊有朝宗祠特祀唐刺史劉將軍神爲朱朝勅封殊彰靈應求籤者尤極奇驗鄭溪桂文學家被人盜馬已獲贓而賊反以誣陷平民告文學與其弟來祈籤得下下云濟惡不悛徒自及弄乖逞險竟何如其弟疑爲不吉文學喜曰據神意訟當大得理問其故曰濟惡不悛者前訴詞中語也弄乖逞險者伊作賊獲贓而反以誣陷平民告也徒自及者伊當問徒刺配也臨斷果一一如響又有兄弟二人同開酒肆生理頗好其兄忽欲辦事公門往求籤得詩曰

惟儉與勤最是穩登枝焉可捐其本其人悟意遂與弟開肆如初蓋已名克勤弟名克儉故也又有女子問其夫功名事得籤句云丈夫事業原英偉又余族偶有忿爭者且訟矣余力爲解紛往祈籤得詩曰親族諧和鄉里歡總無非意得相干更添一段逍遙處不詣公庭不識官竟和解又一人本無意求籤偶從廟前過入問經營事連發來意不專籤三次其人不悟將此籤另擲而請不已乃發一籤云今日何須再西禱神前那許弄機關其人因恐懼拜伏又有人病目問求醫效否得籤曰屯臨困蹇比明夷既濟家人漸解頤無妄益謙師坤履復觀大有豫豐隨明夷目受傷也復觀明便復也果服藥數帖而愈其籤詩之靈驗殊未易枚舉姑舉余所稔悉者如此

飛來峰

湖上勝眺當以飛來峰爲第一靈隱藉以點綴余有遊飛來峯詩曰一峯何自忽飛來突兀幽奇幻眺哉習習涼生無暑氣陰陰秀鬱渺塵埃毬遨九品真人駐劍有五丁力士開憇久頓教煩累盡恍疑身在小

蓬萊

名滿長安

余友董求毋高才績學清凝孤俏惡古來議邪之橫集謗鏡一編又以工爲譏者每善媚作語數君年十六時隨其尊公入都名滿長安

星隕

章大力知象緯夜宿旅邸中偕同輩露談忽舉首覘星訝曰某星隕甚分野爲臨汝吾郡其當罹火災乎越兩日城中果失火民居燼者幾半章名世純臨川

人

兩烈婦

詔安有兩烈婦曰張氏湯氏張適孫价湯適孫信价信爲親兄弟年少而篤於伉儷忽相繼同病而卒二婦一慟幾絕累欲以死殉其家守之不可得自是每佩明鏡於胸前柬夫存日所常攜書於脅始𡚱相隨不離晝則偕處夕則偕寢至除服之日因相謂曰往之生者以莫有爲夫服也今服闋矣未亡人不亡安歸乎遂闔戶同縊死時方烈日忽然陰霾無光益其

烈上感於天云

鬼泣非無因

癸酉閩闈寧波李司李清以分較詩一房聘至忽於八月二十一夜半聞戶外鬼泣聲若怨抑悲苦而嗚嗚不能出諸口者次日搜遺卷得朱大紱文深賞之乃閱表聯內有鬼泣非無因一語不覺驚嘆絕倒亟薦之得雋第四名甲戌遂聯捷

留心國計

官軍征黔苗時兩臺以連珠營運不至令陸兵營夢龍遞行連珠自鎮遠抵省爲營四十有二每運十里計費五十文營卒多不過百少則數十人而食三百人之糈日不百有米狼藉盜匿莫問天雨下淫蒸爛如廚貯鎮遠城者不倉不囷戶積之委地若沙泥積者與受積者莫能舉其數公減去六營撥戶積之米四萬三千有奇以給月餉與隆丞暨容耄而墨與胥及營卒朋比作奸目與隆抵清平五營計運米一萬二千有奇運費亦一萬二千餘金米至雲溪洞復積廒不行公立烈日甚雨中晝夜轉輸遞米以有計者

三萬有奇追運費之乾沒者千五百金陸公之留心國計如此

石人祠

北鄉石人祠中奉胡正祐王東西祀劉李將軍二公俱唐信州刺史先後以禱雨至祠遂立化祠中後同助王師勦賊受宋勅封舊志事辭膚雜不雅馴且謂劉公星使非守土臣者誤攷聿蘇州集有贈信州刺史劉某詩云龍至乃不驚罪謫非無由莫將還客程不爲勝景留又鸞湖志稱公典信州時會講大義禪師建通津橋寨此則劉公之爲信守而非星使較鑿有據矣聞之北鄉人云每遇旱祈禱三神若隱現空中共得而瞻睹焉

李子素座右銘

崑山李子素輕文心道氣余特願交之而山川阻澗未獲早遂把臂偶傳其座右銘錄之以識向慕之私其文曰古人爭山問水必有所得得則貯之奚囊或收之肺腑大都處往實歸閒來見去加吾家長吉負錦囊討幽山泉間竟日所得悉投囊中夜則張燭搨練爲句今所流傳强半是觸物要之流連光景雖美弗實遇境所觸李爾各之足矣奚得作此故紙生涯傷其道余實未暇歸時簡閱所收有異是者吾儕小人要以自私身無補益雖美弗取於邗溝得郎字一居民家無垣墉乃郎田爲場郎樹爲牆郎河爲池郎坎地爲竇爲臼隨取隨足啞然自笑乎居多泥乃爾於聖隣坐得費字客有述孫太史攜行每爲人題頌輒費紙數十束要於得意乃已因悟古德云學道若惜精神累劫無入處須費卻幾千年眼食始得

余懶放正足對病於高淳得離字余故有僻癖於友尤甚每相聚無幾別去後輒作數日惡一日從渡船上還高淳兩生談浹與俱臥起兩生亦依依到岸忽自去余亦竟不復念自宰漸脫漸忘異時臘月盡日當自有傷然處於吉祥寺問鎮得節字今日喜言馳驟不知天地尚有推遷四時尚有代謝方春念冬已秋慕夏謂之顛倒其位秋成冬藏春稽謂之躁如老妓作倚門粧公餘作舉子業躁如小兒盜著衣冠書生借營帷帳兩者皆識病正坐不知節耳疾則太暄

徐則太竭疾徐之間至音出焉吾以調吾心以調吾世於圓照對鐵佛得捨字曩一遊僧來鑄佛三易火未就已累六十年僧亦老矣一日鑪鞲方沸僧對衆合掌云吾已三度聚金未得就今須縱身入鑪以償吾志忽翻然如羽下須臾起函而相特莊嚴此僧爲菩薩顯化身無疑由是論之天下事固未有不以戀戀以捨成者於友人談次得看字一友語我人亦能言若者是若者非且道巳出山時經濟何在關裏看得清此裏做得穩暗裏看得熟亮裏走得快今且看向那一路去言下愓然如披雲霧今思淮陰壇上武侯隆中畢竟把風長源嗷梨何嘗一語違其生平一事乘其掌握若以成敗論人卽後漢符秦亦自不承而里云不討賊王業亦亡竟謂江南雖小正朔猶在不啻揭日月於千年幽室之中而沃冰雪於九夏騰炎之會惟濟耳惟熟耳人生既與世接出處亦非細故因友人言隱隱動余熱腸亦默默發余深愧遂并前五字次而爲文余遊燮則盡此矣偶念前入南都於途次得一且字三年以來每意境不合便拈作一

案儘亦度日今負笈一月驟得此六字山川有靈恐我不淺恐其久而漸忘因檃括爲一銘比之韋弦繩其紕繆銘曰卽無累貴有獲離不流節不逆捨故生看故明惟其明是以不眩於成

墜毬

邑有徐氏婦方夜浴罷見一物如火毬狀從空墜落下迫視之劃然一聲毬忽自碎其臭達室婦因佈成疾毎夜見童子三四人執冠服繞臥牀而走侍婢亦時窺見之未幾婦死

永寧種疹

吉州永寧人種疹初不服藥當其種時則羣聚於土神廟日向神祈請其疹自愈或症重者取香灰調服之亦漸次就安

不遠遊

余友徐楚白如珩孺慕有至性讀書靈隱實石間以母夫人春秋高邁下帷雲居繼又移笈曉齋曉齋去家不數武問膳問寢至樂融融嘗有同志邀遊洛陽辭不赴復遲之往姑蘇徐曰姑蘇雖一衣帶水以視慈幃猶萬里也奈謡指心動何竟不一遊遠

花樹

石人祠前有古樟大數十圍相傳三國時遺植名曰花樹

冷賞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萬年塘

浙西有萬年塘爲吳少卿清所築萬曆乙亥潮怒齧衝決蘇錢擡海塘圮敗數百里河海汎濫民廬胥溺士者海濱郡邑士民楊公莫措少卿時爲台州別駕御中丞龐公案其才而廉有心計乃自台召之至令衆議莽衆以五十餘萬言公裁爲二十萬衆有言五十萬尙難集事者公曰二十萬尙爲會貪者設若某自

爲十萬足矣謝遂薦公卑與權嘉興郡司馬職專理塘事公總塘工盡其能無避短長言調匠於浙東諸郡採石於武康梅溪鋭意而力皆募海上被災饑民使取雇直以贍妻孥寓救荒之意凡楗木鐵炭麻竹灰等物悉市之民間工既受事俾作治如式用石長廣厚尺寸有度塘基下密椿皆二丈之木深入平之然後以石層砌其上縱橫有數其式準樣堤而工緻過之鹹不可入塘外植搗浪木如籬實以砂礪護塘始運石募客舟舟不能過三巨石乃官造舟舟堅且安一舟所勝再倍石運易集公以塘內宜更爲上塘疏爲內河備決潰壅流之患乃復行視自金家路至章堰得古白洋河舊跡皆已湮塞而內塘亦夷自章堰歷大小天闕至山間寒舊無塘河乃導舊河卽起其土培舊塘開新河卽以其土築新塘河可行舟運石茲便已復更濬淡湖計長久石塘既成得土塘表裏相輔愈爲堅完郎有巨潮越塘河足受之可分殺其勢不至壅激爲害夾岸遍植桃柳俟其成林根株盤錯爲固河上塗皆黃茅白壤名曰草場今可引溉

以爲田人謂其成有五利塘凡二千七百有奇若長城屹隱障於洪濤巨浸間其功爲吳會永賴海邦亦子皆出之鯨鯢而置之衽席矣方始議時人皆言塘壞已極欲施功於不測之淵雖十年二十年未必成卽費百萬不能卒事公雖斥之人尙未之服竟以十一萬而底成功不爽初議人始服其神算焉

巨竹

羅浮山中有巨竹其大十圍毎節長二丈又有桂可以釀酒色味甚佳

心悸還里

郡博士朱公露字公湛文心淵博孝友性成方在諸生時以制舉藝受知羅明府偶鄉間貧家子無力娶妻願得原聘金爲饘粥計有富家子某思欲得之應富事不從持十六金來請贊央其事且貧家子利於倍償其聘亦以爲言因許之毋李孺人聞而責曰此大損陰德亟謝却之色甚毅公隨出其金還之赴館去孺人寄使人偵貧家子完娶需費幾何乃解簪珥簡衣服質典以予之一日其夫婦踵門謝始知其故

公大跛踖不敢見孺人者彌月人謂卽古賢母中不多見云公嘗遊金沙秦淮間久逾半載忽然心悸急駕輕舸還里至則孺人疾且革也次早命扶掖行園中坐李樹下忽曰聞老子指李樹而生我今乃望李樹而死孺人系李姓忽發此語酸楚異常果以是夕終

師生誼

雲間楊太史汝成癸酉典豫章試榜放諸門生執羔雉來謁一無所受但語之曰余晨出看公陳師之門

賴其提訓以至於茲諸君計偕日盍迂途一見勝饋
遺我多耳夫肩公博物比之張茂先楊用脩莫堪與
峙固屬一時人豪然自流俗觀之猶然一布衣耳太
史不覩為雲泥分隔而稱師不啻又能爭其門人以
遡蜿蜒之自師生之誼直當於古人中求之余謂太
史有三善焉擇而後師因必可宗一也念厥淵源能
篤不忘二也懿好攸鍾不以一日誇彼千秋三也一
舉而三善備其庶越流俗不啻多矣是科得人如余
友朱孝得統經古心道韻程佼民兆科英瑰不凡皆

青錢之選云

聲歌

宜黃譚司馬綸彈心經濟兼好聲歌凡梨園度曲皆
親為教演務窮其巧妙舊腔一變為新調至今宜黃
子弟咸尸祝譚公惟謹若香火云

科場石畫

李司李嗣京涖南昌時條列科場事宜十餘則一一
確中利弊多士稱快時謂棘場之石畫科試之考規
李公經國大業於此具見一班

天寶藏書目

西山天寶洞道書為十三洞天朱鬱儀嘗曰吾書成
其藏諸此乎故後人目其所撰著曰天寶藏書公著
書凡一百十二種曰周易象通周易經言周易占林
詩故五經稽復毛詩草木蟲魚疏集解駢雅宏雅演
爾雅邃古記甲歷歷代紀年考怪史廣國語兩漢逸
事南齋記高典三朝甲歷世紀今論明典故藩大記
藩獻記皇明惇史歷代名臣言行錄默記皇圖蹟記
江右名勝記江右小史武策南昌耆舊記較注豫章

古今記廬山記畫廬合志異域圖說方國殊語歷原
歷記歷纂合朔算例古今通歷今歷矩度字原表微
說文質疑六書貫玉六書緒論六書本原古文奇字
輯解三古文釋七音通軌古音攷楚詞古音樂語名
隱子新說元象記玉燭記物緯閩海異物志海語小
酉記古今異林鉛槧志隨記元覽古今名言國朝善
語要言莊子約淮南子要解五苑南北史膾法苑珠
林抄金海水經注箋水經注鈔注庾開府哀江南賦
較正文心雕龍金石文選廣文選六朝殊選祗園
語明文繁露古學府拾遺六朝詩類璧詩韻來詩選
元詩選明藻詩譜英藩藻麟角集初雅枳園近稿枳
園文集豫章社稿太乙金匱選擇捷要陰陽通宅兆
元經奇門摘要內經要畧內經小傳醫詮岐黃錦元
肘後鴻寶秘方罕言編通計百有六種已刊布者十
五種未就梓九十一種外有六種天寶藏書目佚其
名

象斬

黔國公有象斬之法家畜三象凡犯罪當死者令觸

殺之三象每惟命所使一日有犯罪者為象所熟識
三象在房互相推諉不出促至再四一象始出含淚
不忍前觸沐公乃列此人罪狀備極險惡向象朗誦
一過象始大怒將鼻捲其人拋至半空而下隨斃

木梃頭

臨川崇仁界有一巨族聞流冦至集衆議曰與先黨
西以貲蓄飛盜糧盡取而飽我衆圖自固之策於是
歃血立盟壯氣特倍造木梃數百以禦探賊且至是
夜約衆潛往隘道埋伏賊至鳴金為號執石齊發逐
死無算賊倉皇奔入林中匿舉火焚林賊盡斃而走
驚相謂曰官兵何足畏也如此木梃頭令我膽沮自
後賊不敢蹂躪其地一鄉以寧

天下第一清官

為繼祖亂滇南呂中丞光洵征之屢年無效時黃少
卿清泰帀利州衛移檄召之黃即挺然往相視匝月
策萬全乃命工造棺及素盔甲上書籍貫姓名次日
令以棺自隨與衆誓曰吾今不滅賊寧死匣中汝輩
可收吾骸骨置之棺也乃揮軍出郭感奮生擒首賊

鳳繼祖等二百餘人斬獲渠魁百二十七人滇南平
呂公奇之薦之朝時方以資格牽制譚少司馬綸更
為特奏破格擢用於是躐級陞敘州府別駕公時尚
在建昌士官鳳氏一夜為仇家所殺屬公案其事仇
家懼以龍馬石商紂硯珍珠衣等寶獻公解罪公悉
碎而焚之卒實之法乃遍求鳳氏應襲者中有以米
麵八斛藏萬金為餽謀襲爵公曰此名器也豈可假
拒不與遍譚公益高其守檄敘守題石府門曰天下
第一清官自是廉名益著敘地本諸蠻錯處每稱戈
出掠民大作苦郎分閫者亦退縮莫敢誰何公率土
兵征九絲蠻躍馬先登兵士亦賈勇無不一以當百
所職獲甚衆九絲平諸蠻聞之咸讋服莫敢動所著
有征蠻愚見舞壓數萬言今川中趨取諸蠻大要皆
其經畧也又謂國初設屯原以養軍而武弁自有常
祿乃海內屯糧每乾沒於豪右以故兵餓民疲欲槩
復之為軍資而以所派民間糧為客兵助庶幾軍民
兩蒙其利於是先復敘州一衛為例請於當事復敘
草屯糧近萬迄今敘衛無枵腹脫巾之警民間亦無

轉運糧餉之艱惜乎敘效而公以內艱歸他州不蒙其餘潤也

白龜

玉峯和尚者住錫鴛湖菴嘗畜一白龜鉢盂內如是者數年忽夜見夢曰明晨吾當去幸勿敂鐘伐鼓鉢內有水以報君玉峯寤而早起戒徒衆靜息鐘鼓有頃風雨大作視鉢盂內不見白龜果有水少許取以濯目神光頓倍從此遂精堪輿術為人卜葬咸吉聲馳遠近墨莊毛孟彰請葬地竭曰須掘深丈許見石板方止下有雙兎幸勿取問何時葬吉曰鯉魚緣樹其家不解所謂但如言掘地果獲雙兎方持火炬以待葬有捕魚者偶獲一鯉望見山上火光因來就觀以鯉魚掛樹上衆始悟前讖即下葬後其家隆隆日盛今且人文蔚起矣

大士粉

吾郡自去歲水災後收成僅半今歲丙子夏間米價騰貴斗米至二百文橫民乘饑搶奪當諭者不免餓莩之弋陽石窩村小菴有僧數人缺食者兩日矣夜忽夢大士告曰前山掘之下有石粉取水漉去其滓可充饑也次早僧如言往掘果得石粉用水浸之下一半為碎石堅硬不可吞上一半似蕨粉樣取研細作餅蒸熟甘美異常鄉人聞而競採之或有以葷油煎者即苦甚不堪入口乃仍作素餅依然甘美一鄉藉以不饑

數椽不改

劉太史理順恬淡介特所居僅庇風雨宋大行統經過其門嘆曰此元魁三歲而有以三十年孝廉而數椽之居不改幾同顏氏之陋巷如此品者眞不可多得也太史為河南杞縣人以萬歷丙午鄉薦至崇禎甲戌始及第焉

夏菊

丙子五月間余里中人家有菊花盛開者又有木芙蓉花開者誰謂天不能冬蓮夏菊也然關尹氏亦君子道其常耳

葩經藝

葩經藝之富無過陸羽明其行稿至五百餘篇而篇有精理能於詩人之旨多所發明故當推為洪永來葩經第一公名化熙常熟人

禰正平當日

禰正平負才凌物卒以殺身千古惜之今攷衡當日所嫚罵特曹瞞黃祖之流耳使與元德孔明諸公相遇必不作爾態也且曹瞞之惡人共含憤而不敢仰視衡能覿面挫辱視之不啻一鼠然不可謂非豪舉矣今之使氣者有是乎

冷賞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見將星熒熒

程繼撫字德安鄱之永豐人己卯武薦以奇策干虜繼光佐守薊州有功授天津衛經不就復以辛卯薦就兵部試上大司馬石公書灑灑數千言石大奇之以偏裨劉將軍鋌麾下從征關白屢立奇功凱還會劉公投劾去功遂不敘沉淪數年因廣西猺賊亂備員偏奉命專討知繼撫才招致軍中攻賊數月負固不

下繼撫夜觀天象見將星熒熒斯須三墜如有奇人即訪之得火頭軍陳應舉年尚幼背肉起如龍鱗因問以入險之計應舉時常以貨往市於賊熟其徑路闕言即慨然願復以貨往賊不疑也久之偵數十人各藏貨入詭為同輩乃舉火內應賊奔卒無備破之功報兵部當事者奪其揭冗有軍實憾不之獻乃誣以殺傷無辜究併及偏亦奪職而歸賊遂擁應為主屢勸以禍福歸命乃封應侯爵今存焉

蜀水

蜀中山水稱天下奇絕而川道殊險峻舟下流時可行數百里如逆水而上最為艱苦挽索夫或在崖頭或在轉折處相距凡里許風鬧不相及舟子招呼用一人司金一人司鼓如當急則聲鼓以作先欲緩則鳴金以止步履險如夷一無所誤

孫使君

孫使君從龍為政公平持大體而與人坦直宏恕絕無町畦城府鉛山令裴某以年少妙才新來涖任高視闊步於上官不無簡傲態覲其操守介與士民特

宜後當入覲張念平時多開罪使君覲册中注已下
考無疑也臨啟行固請於使君欲求一覩使君隨出
其册示之則於七邑推第一注考上上張始服公雅
量不覺俯伏下拜自是每來謁必循禮惟謹

貧脩不事炫鬻

余友徐稚調名善貧爲人溫厚樂易好脩脩不事炫
鬻茹淡甘約不爲苟得自丁卯鄉舉以迄今十載於
祖遺田産宅無所增歲入不給每貸錢以資引以予
嘗聘至鬻産以成禮初中時監司謝公知其貧送一
犯來令其關說可得百金稚調詰得其情理斥甚却
謝之監司曰君何介而義若此益欽重其品爲葬親
求善地嘗以四十金買戴姓山此金半係貸於親友
者既成交矣知爲古塚戴給以年深歲久此中當無
所有乃陰使土工伐塚欲以改葬稚調知其情亟往
止之戴族亦貧衆致請曰吾輩因貧讓山原金隨分
散用訖矣那得償君且今遷去别葬亦以便祭掃耳
必無嫌稚調曰伊先人魂魄依此者久一旦暴而遷
之渠不安我更不安今弟仍脩葺原塚吾當不索值

耳戴歸衆商議曰設我更脩塚彼復問原金奈何因
猶豫不脩稚調知之復捐貲募工爲脩築如初竟不
索原値至今山仍歸戴姓祭掃如舊又其家蓄一鹿
馴擾肥澤極爲可愛適一日稚調偕余會文比鄰有
徽商家畜猛犬忽見鹿馳入齧去腿肉鹿幾斃稚調
家頗怪之徽商願償以半價比稚調歸其人持四金
來再三祈免稚調曰若是人故傷吾鹿價且償大則
何知之有如鹿死當還若脯今鹿或幸無恙耳笑而
却之稚調仗義疎財凡親族之貧無立錐者咸解衣

推食以給之以故其家食指衆多乙亥秋西隅罹祝
融之災沿燒數百舍稚調所居三面皆鄰火竟巍然
獨存人謂天之報其善云

僉事宋封

宋僉憲文木少讀書郊外一日晨起天霽微雲見一
狸自地登床復自床躑地逐之不去宋訶之狸忽化
人前跪曰某命在日午惟公能救之宋笑曰余書生
何能救汝狸曰但藏某書箱中大書僉事宋封則某
脫矣因如其言少頃密雲爍電過午雨收啟箱視之

亡去矣夜見夢曰某荷庇脫難願執役以報後舉試
有青衣爲執文具磨墨題或先知惟入棘闈不見誌
之則曰彼中鬼神大非有命不敢入也然相公中癸
卯矣後果第仕至僉憲

巴河鎮女子

浠川巴河鎮一女子暮來親家道逢扛木者女云何
不捐作白衣大士像其人怒歸語其妻共詈爲狂言
已夫婦俱腹痛不止夜同夢見女子曰必作像方免
難明早其人遂如言命工刻像不成忽女來一斧而
就宛然女貌也女歸不言不食七日而卒至今祀之
神每月一歸寓其親守祀者視其履上濕泥爲驗其
母常爲浣濯其衣云

雨黍

壬申間流寇禍臨汝宜黄崇仁樂安三縣極被蹂躪
一時眞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是冬十月十一日忽天
雨黑黍殼堅類蕎麥狀舂之得小米色白以煮飯油
膩酥可口且食之數日不饑多拾者至石許或斗許
少亦升許惟三縣之鄉多有之貧民少賴以資生天

雨黍之地適當被寇之區語云天心仁愛良然

一兎橫秋

錢相國士升未遇時嘗夢手持兎經一山下視其顏
有一佳人在機中乃將所持兎投上佳人云一兎橫
秋驚破天孫織錦後登鄉書其房師乃孫織錦也又
夢有持桂花杏花紫薇花相贈者果登狀頭及大拜
皆一一驗焉

金卜公

蘄水金卜公與顯姓對鄰顯姓家一侍妓見卜公而
悅之有紅綃之願不得遂但其閽者金御下嚴閽不
敢達也久之事洩金大怒曰蠢僕違教宜死友力解
之乃杖百而遣焉卜公絕口不言其事顯姓德之

三反

項仲展有三反其人則甚靜其文則甚動反一其書
滿家其言事如不出口反二一寬以待衆人嚴以自律
反三仲展名聲國與余友馬君常俱爲方書田太史
所錄士本房所售亦多名流

吟風弄月

黄岡陶廉憲家貧嗜酒爲諸生時偕任生讀書城隍
廟陶赴友席夜半任猶咿唔不輟牕外忽有聲曰任
某汝苦讀不過一道士耳試看陶廉使吟風弄月來
也後陶成進士官至廣西觀察使任次年以事被黜
去而爲巫役鬼頗驗

鬼索觀文

黄之鄉有熊生名洪者讀書館中忽有鬼自牖間索
觀其文洪怖不與次晝文從案上飛出離地數尺若
有人攜之行者少頃圈點批抹飛復案上墨汁尚淋

漓也批語俱中文理次日即如題作二文至文亦明順如此者久之一日見文紙飛出隨即逐之至一牆穴得瓦硯豕鬣筆盡一塊其筆濡墨尚溼又一日方巾藍袍晝出相見洪逐之至桃樹下不見掘之入土一尺得磚一塊上有朱書大約云甲戌乙亥兵戈滿地父母妻子離散之意

風變

汾陽縣一日午後有暴風殊常揚土拔木初時天變黃色俄而變黑色對面不見人久之又變紅色漸漸

依舊遂明尚有餘暉未落事在天啟癸亥三月

五色貓

近鄰有王國賓屋規制宏敞王殫心拮据所成後沒始數載其子不肖將屋鬻於楊太學楊來居遂多怪異往往家雞無故不見忽自熟甑中飛出又每日將暝則有貓四五十排列花砌間五色咸備楊以為不祥乃更鬻之他姓十餘載間屋凡更幾主今楚中樊亢宗憲副以僑寓質其屋居之其妖永絕

損財勿云不幸

易明幾鄉居世富一日盜入其室攫金帛以去明幾有子大泰公時方五六歲盜見即羅拜謂明幾曰汝家必積德既富如此乃有佳兒必大汝門我為汝家損財益智勿云不幸也後其子果登科甲官至大泰盜益善相人者云

歸不應選

周若臨既成進士歸不應選逍遙林下家在鄉去縣治百里足跡或歲不一至田夫歲時伏臘之會亦樂與共飲溫溫穆穆有不知其為軒冕者周名振麻城

入

五人墓

姑蘇五人墓不詳名姓聞其首事者為一鐵匠當魏閹肆毒忠良緹騎至吳人情洶洶五人尤極不平遂慷慨直前蹈萬死不顧一生乃殺身取義民無得稱豈聶政全姊恐相累及之故與恨無俠烈如聶姊其傳俾五人之終淹沒耳文文起太史題其石曰五人墓嗚為五人者亦可以死矣

果滿百壺數

樊伯括家一老僕姓酗酒年六十忽死而甦語人曰閻君謂我尚有百壺燒酒未盡且放回自此好飲燒酒每飲輒向叢塚間若有呼應偶語者人亦畏不與言月餘竟死問其子適滿百壺之數

霍山飛釜

霍山縣治忽一日大風過一鐵釜從空飛下不歆不損釜中有白飯一甑其氣尚溫事在癸酉五月

道三

俞君翰墨垂永豐縣人少時嘗夢人語曰道三得道

四亦得結而不解所以及天啟辛酉鄉試首題為君子道者三是年登秋榜越十有四載為崇禎甲戌會題其行已也恭上文有君子之道四焉遂捷春官始悟前夢之奇驗如此又弋陽汪進士希甲北上時於夢中問渡一舟子曰汝為廣信耶廣信當有二人載我舟是科吾郡得雋果二人一為汪一為君翰俱出孫太史從度之門

吾在何敢爾

余正希精騎射尤豪爽負奇在山東道上遇響馬盜劫一孤客轄童亟呼曰爽夫去吾在何敢爾其人不顧肆掠自如至則已盡劫去遠矣正希擬策馬直前追數里許依稀見盜影亟呼如前且搭弓示將放箭意盜惶遽舍所劫物逝去正希乃勒馬遲候客至將行李付還一一不失

賞松會

楚中劉茂才嘗逅渠遊某地一友拉飲東曰賞松會劉私念松何言賞至則園植一松樹高可四五尺置酒其間主人問客貴鄉曾有此奇卉否劉笑曰敝地

乃日以為薪主人疑其誕已且窺視園中名植色殊不喜一客解曰劉君甚言其地之多產理或不誣非藐君佳植也主人始色定又鄭大卿在京都一客出寶玩相示且云得自重價售來裹以繡袱開視則一方水晶也大卿都不一顧徐語以吾鄉廣有價可撒百文耳客終不謂其然二事殊相類俱堪捧腹宋人藏石又何怪乎

冷賞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何明府

吾省癸酉之役南昌何明府謙以麟經分閱書四房所錄文皆清超澹遠不染魔氣一時他房士咸以不得當品騭爲恨明府兩試繁劇而正已率物剸割風生由其鹵心民隱故能問疾苦爲與除而民享其福也觀其初任新昌謁神之文曰維神與令相救而成令有令政神所式憑令今至矣敢與神盟時和年豐

物無夭札民無疾厲神之靈也聚欲去惡庭無虎噬里無鯨吞令有志焉蓋當此催科萬急之時而思存撫字一分之意是惟百廢俱張庶免一籌莫展吏道長雖我心獨苦神其有知何其牖之至於清白素秉碧水旌心下吏固有本來明神豈無顧鑒操三尺以相臨矢片詞而作憲何公字非鳴崑山人文學政事兩擅其美洵人倫之冰鏡循吏之羽儀也

三茶和尚

三茶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以嗜茶得名萬曆間流寓鉛山之旁羅人皆不知親敬和尚惟李文學某與和尚最善和尚每經月不食然一食斗米可立盡一日趺坐野田中向雲布合大雪紛飛漸堆積和尚至頂畧不見其微動雪深數尺三日始霽人咸謂和尚凍死尸且僵矣好事者跡之撥雪有氣如蒸和尚從深雪中出顏色更鮮衆始欸且異之越數日李方與客圍爐和尚至笑謂曰君亦能從我方外遊乎李未之應和尚曰若然詎以此爐假我李點首和尚隨以兩手撥火於地舉熱爐自加首頂之而去不知所

之

衢州一日兩異

張使君所望涖衢州時民間一日報兩異事有人家宰雞喉間有李林甫三字又一人剖鼈腹內有金甲神始能微動後堅如石蓋鼈寶也

木相公

杭州有富室孀居者止一子十八齡既婚而卒母妻思念無可解刻木像之稽曰宛然手足俱動妻仍與共飲食櫛沐衣冠皆如生事之家人呼以木相公聞佛日金豪法師修撈嚴懺母妻詣寺爲求懺度既畢歸其像遂能言手批筆作字云再爲我修懺事七七我當復歸矣母妻欣然擁其像重詣佛日告師再求度焉師對像開示云若本木質安可復肉再生吾今爲爾再修懺事七日俾托生人道無落邪魔墮爾正念也嗣是不復作聲

吹螺致魚

余自錢塘發舟過富陽二十里孤舟夜泊更深忽有小舟吹螺而來旋颺水面而去舉舟疑爲暴客咸驚

起余私念月澄如鏡且同舟人甚衆暴客何能爲乃安寢達曙次日衆問舟子夜來船吹螺者何意答云是魚舟魚喜螺聲聞聲躍出受捕吹螺特以致魚耳衆始釋然錄此以識桐江人捕魚之法且俾後來泊舟者聞螺可無過恐也

李小有五奇

李小有恬倘孤往心古腸俠雲天在懷時人莫能測其意思之所托余謂小有有五奇曰奇才情奇學奇交與奇遊覽奇小有一字根大初名長科今改名盤

句容人

高井

丈陽鐵井欄水泉自南方出者味與同井內三方所出水較別汲者須將汲桶向離位承之不令三方水雜入可治百病此井一名高井

大施主到

鎮江小九華山地藏菩薩殊彰靈應東關若蟻集山下一夕菩薩遺夢住持曰明日有大施主到矣僧意必爲豪家也翼日止有夫婦二人肩數斗粟至詰其

從來二人曰吾夫婦貧甚每刈稻拾田中遺穗而脫之數斗粟已有年矣衆僧始悟前夢

前言戲之耳

張寔卿斌未第時夢神告曰汝戊午第一人也張寔甚至次年臨場又夢前神告曰前言戲之耳張不懌謂神實顛倒我前夢當不然及就試題爲子之武城章有前言戲之句張始悟夢之奇及榜放名果首列

像名經

有人於下第後取題名錄日供養虔拜人問何意答曰此千佛名經那得不尊禮

賊爲感動

曾三倭贛州人母孫氏隨父之任南靖賊至不屈投火中以殉三倭從烈燄中入救之不及得其遺骸以出乃不勝悲悼賊爲感動更相率殮屍始去

也通

也通在中二上人俱以鷲湖法嗣精研佛旨禪餘時一吟咏各備天然巧妙偶記也通題羅漢石曰何來飛錫此危巔趺坐忘機不記年花雨六時頻欲下袈

姿猶帶石鑪烟在中和鄭相國來韻曰登高峯高峯路幾重一枝猶寄佛相容書傳萬里來飛雁帶解千秋鎮毒龍已見乾坤勞隻手偏能山寺問孤蹤林泉法侶披雲翰斗下時瞻紫氣濃也通名成導一字濬空遺稿曰也通詩句在中名成遠有花雨軒草

鬼張三

崑山縣庠有門役張三貌酷似人間所寫鬼使狀人因呼為鬼張三庠有文學某某糾立社會素相昵好一日社中有別約約一友不至因戲謂當使鬼張三召之而謬作一牌云是酆都使者鬼張三至聞而甚喜第問無官印奈何諸文學笑曰此甚易耳乃取腐塊刻一印亦在形似間張三懷之與酒一瓻飲立盡輒謝曰某實非人鑿奉陰府命特拘庠中某而中路失牌懼譴訶不敢歸聊托身役使不謂今日承諸君惠我至此敢不下拜言已忽不見諸文學相顧大驚少間則所戲召友竟卒問其家若有惡者然戲固可以為眞耶安知眞亦不復為戲耶

十騎馳赴

官軍征苗時聞賊迫皆欲避去陸兵寳夢龍遽策馬以前登將義寨小山見前軍遇賊盡怖某監軍口呿不能言大帥副總以下色若死灰陸大言不急下山擊賊者賊驕而上立盡矣乃麾部將王偉王蒲吳家相等八人共擊賊賊皆黽勉行賊望山上十騎馳赴之帥斂入右且將弈而後騎無肯繼者陸偕僕二人胥一人大呼馳而下諸將士見賊奔始前擊賊累累獻首功或擒以請命大帥及監軍禁不敢吐一語陸皆於馬首梟之賊乃大潰

許鑑

金陵陳許鑑相術奇異庚午春初過訪白比部自矜望氣第一白笑曰信然若安所得雙牌則曰姑試之先是白嘗撫鏡自惟左顴頰間墨氣未盡散是日陳取手捺顴極熱勺面久之訝曰部位都佳獨左顴頰墨氣未去耳白方心駭陳復曰不日且轉轉仍是南部其在三月間乎白笑謂主政無幾時又嘗募捜安得遷猶如若言是刑是兵輒應聲云皆是戶部郎中在坐數人咸目笑之比至三月果轉遷不爽

採黃連

黃連出四川義眉縣其產連之地有小蛇尺許盤旋其中此蛇亦善傷人然性喜竹筒欲採連者先以竹筒若干瞞置其處伺蛇入筒中隨封固之乃得恣採無患

悟塵上人

悟塵上人法名覺淨福州人住靜吾郡之靈岩寺者十閱春臘日手楞嚴一部名理了了曾赴佛日講席一鉢之外了無長物為詩多悟境語如坐水邊有要見水清殊媚處直須雲散月來時山居有收來香黍堪齋鉢為就黃庭不換鵞驚熱有休言炙太嚼自有冷來時具見了徹癸酉冬示疾趺坐而逝逝之日其師問及後事云我生非生我化非化要行便行一絲不掛可謂生死分明者矣上人俗姓陳年十四補庠生十六讀楞嚴經有悟遂舍家入道云

數奇

荊州曾文學一唯以錄科第一應楚闈試偶本學一生夾帶搜出直指怒曰荊號多材乃有此不肖耶便

急索案首卷看時尙未彌封取曾卷至直指閱之大為擊節競傳至房師亦加賞異薦之主司主司一覽大喜曰此穩入彀但名姓曾識否房考曰為曾一唯卷主司推首曰既知名姓便屬嫌疑中之恐滋多口卽棄置不復看今此君尙濡諸生中眞數奇也

歸長興

歸太僕有光令長興時極加意訟獄所平反者幾數百人而不避疆禦尤不善事上官有董別駕者以事過縣探者三四報歸適臥未起頃已進縣如廳椅起迎之意以為慢已日掊撫縣事不得會歸改官去事遂胥緣攝縣篆輒榜掠無端事以詬之不數日夢詣城隍神神怒叱指其前胸明旦瘍發於胸而死

隻眼居中

東隅有人家彘產一物其首儼然猴狀鼻似象隻眼居中前二足類人手而遍身青紫絕無纖毛市人共見之時壬申八月九日也

狗寶

邑溪之南有小民家畜一犬每月出輒跳躍長吠如

是者一年犬形日就瘠其家取而烹之腹間有物二枚色狀俱類雜卵極其堅實瑩潤可愛有識者見之知為狗寶遂以微直售之而去

冷賞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踏水脉可得生

丁卯南昌萬孝廉曰聰往都中會試附一富商舟行夜泊楊子江遇暴客拙幇肆掠逼體受刑復舉舟之人萬入水中忽能立已而念聞人在溺時能踏水脉可得生理遂穩定脚跟心神不少亂又念聞人溺水者見水底光明處挤身鑽入謂是出路因不得活乃偏從暗處移步然必穩踏一步始移一步久之忽有

物迎踵捩之得竹筏其長無竟取以纏腰間仍攀筏潛行筏盡處見一舟遂緣筏從後舵以上竊其內有暗聲熟視其旁則兩舟並大筏維繫舟前拙幇時即以兩舟繫筏放之沉中此時正分所劫物將盡而此即暴客舟也萬仍緣筏伏水求筏盡砍筏揚帆而去始從他舵上識爲已船其僕驚而相迓競出望外萬縷縷具述其故明日遂回舟是年不復往會試

西陵三老

西陵栁長公慷慨好任事能急人之難不避禍羅李孟曰與人油油然無町畦崖岸衆寡大小咸敬不敢慢劉三章刻約自處不妄與交令其縣者倘多不職雖款門不一相見時人目爲西陵三老

余孝子

詔安余喬烈少爲人奴有至性事母以孝聞每侍膳帷謹未嘗敢先其母一日以事當早出適母有他故未暇食烈卽忍饑往歲歉食貧得米供養先審驅子輩外出恐分母食也母病衣不解帶日食視母爲進止減年益壽每禱輒應已病知母來省雖在沉昏猶

不作呻吟聲母八九十齡時齒落不能咬堅如桃蔗之類烈亦絕不入口鄉有宴會見新異之味並不肯嘗必懷以遺母家食蔬果亦必爲祖考始就食及母以百歲終烈七日不食老而哀慕甚於少孤三年臥於柩側未嘗或以背向比葬朝夕巡謁風雨不廢

住上清許家

薌溪桂文奎爲人好善奉三官帝惟虔後因貲溪安仁兩縣居民爭墓地縣尹帶兵勘山相驗奎往看被安仁人捉去窩之一室欲請毆奎奎是夜夢三人盛服至駭曰汝爲桂七九耶何緣到此夢中告以故三人曰吾當救汝可急出遂開門者半奎走出詢三人姓名居止曰吾住上清許家遂病時東方未曉見其門果半開乃潛地逃歸竟脫其難他日詣上清三官殿叩謝問其廟主乃許姓也

哀屺篇序

余有哀屺篇初欲單行新城友人楊因之爲序既而刪去八首更分爲述慈德十首哀屺十二首附入賞草以行然因之序佳甚不可廢也故特識於此序曰

夫以三峽哀猿估客聞而下淚九皋怨鶴雅人因之作歌良以情感淒其韻來酸楚哀生卒見自爾悲傷何況熊苦寄懷荻慈軫念南陔發其篇想北海相其幽思不待三復終篇已自寸腸百折者矣吾友鄭胄師氏孝成天性情本風人桑梓是恭兒時便知鞠跽梨栗不好于含早嗜詩書學傳黃能丙夜聽啼烏鳥文成白鳳乙榜頻歎鹿苹蓋知將母日長未恨立身不早三年別去魚鳥亦稀一旦相逢音容何寂袖中數篇忽投哀屺之篇展讀幽幽更泣匪我之痛又以身爲人後禮殺從先忍痛服期悲淚度日思本雖未越境久屬通家握手助其悲哀展卷聽其涕咽行行皆淚觸處食而不甘字字啼聲枯魚過而加泣叶成三十思有萬千寫母愛之勞勞細及空中之雨訴慈仁之惻惻思齊地上之天束皙之詩未補雍門之琴已稀敬綴小言聊章大孝云爾

繼母周

周氏者方文學玉麟之繼母也玉麟母早喪周撫育以卹之子或偷怠則誡之凜如也玉麟負笈遠方周忍口食貲積百蓄以備饋食師友過其家必留飲食之不啻已出母夜伺玉麟讀書更深必躬煮粥烹茶竭誠盡禮

大用

郴州大用上人住靜蓮蓬嶺菴中菴傍沿山多竹每當春筍特盛發村中婦女時來採摘僧徒嗔笑雜沓幸以爲常上人見之即向竹矢曰春風何須更長此孽株耶嗣後筍永不發

泣請代父

蘄有茂才王佑文父子俱爲鶴所獲將並殺之佑文泣請代父辭氣軒朗賊遂殺之而釋其父時人傷之

西洋犬

西洋貢使攜有異犬以米鋪平地令犬翻身其上便成絕奇山水如一幅圖畫然再令犬翻身一過倏成人物俄而不見

寇兆

黃州被流寇之禍備極慘毒而其兆不止一二先見甲戌二月廿七日巳刻有聲自西北來如雷地爲之

動生立之人搖搖如在舟中房屋皆震黃州城傾數垛武昌諸處皆然橫亘凡二千餘里又黃之東北百里曰林家山避寇者多匿其處乙亥三月十六日將夕有大風雷如天崩地湧數圍大木拉如枯朽屋瓦皆飛行人盡騰起逾更次始定又數年前黃州大江中有黑水一道流至三日乃絕此俱希有之變也聞黃邑東鄉有山曰馬坡賊至鄉民團聚其上投石拒之賊不能攻乃遍搜山之前後得男女近百人引至大塘盡殺而投之水一男子自知不免手拉一賊偕投水中俱溺死後鄉人涸水漉屍見男子與賊尚紐結不解此人亦豪矣哉

蕭真人道術

會稽陶家有人娶妻花燭之夕忽有兩壻出衣服容儀一一相混其家不能辨乃將兩壻各鍵一室多方延法師治魔終不能去聞某山蕭真人素有道術特延致之蕭令兩壻各跪庭下乃登壇持咒舉劍擲空中劍光落處一巨蟒斃壇下真壻得無恙其妖遂絕

人巧不如天巧

世人好畜黃脰等鳥俟其能作語以爲佳然須歷歲月費心神始漸漸解作一二字語即語或不甚分明殊爲無益也豈知羽族中固有不待教而自然能語者如當栽種則有布穀喚家家插禾當祭掃則有寒食鳥喚清明大熊以至催歸之稱歸去樂此其爲語既有關於人事又聲韻嘹亮不費人力歲月教演故宋人刻楮葉必三年而成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造物不勝勞矣洵哉人巧之不如天巧也

上海令

徐才卿令上海下車日便問徐思曠所在攜一從人步訪之與談竟日始入廨才卿名曰久浙之西安人思曠名方廣諸生有文名

偏中其鳳

易曦侯好接引後進多所成就自是黃人士爭爲善恥言財利鄉紳爲士多拔淹滯及一時名輩不欲專爲利媒士相見必汲引某貧而才出其文章相推獎引見其人相晉接以得士多者爲榮既而曦侯遇流寇同其子爲賊罵賊死易用王京辭有曰戈矢滿空

偏中其鳳徧矢滿山偏中其麟或謂遊曦侯之門如被褐以入衣錦而出良然

純陰不宜淘井

戊辰黃州教場居民六月淘井以竹籃繫身放人井中少間曳出則遍身青腫而死矣其子駭之復縋籃而下曳出亦死籃中旁有嫺豪者不信其事取火酒醉飲繫籃以大銅鈴與曳者約曰聞鈴響即速曳出入半遂大搖鈴急曳出啞不能言逾時乃甦問何所見云一無所見但冷氣射人如刀耳聞之官命瘞其井後有故老曰六月純陰在地不宜淘井淘則多有冷氣逼人而死或者其然乎

屠牛

新城一屠牛者好啖牛舌每屠時先將鹽引其舌出割之同酒炙食一日方欲食左手執鬚右手執斧往牛所因舌渴從園茶上咋其茶以解舌忽爲青蛇咬立死茶園下又一兵夫與鄉民居止相近六月納涼鄉民門首忽有蛇過兵夫揭磨盤壓之死久之磨盤遂爲路三年後鄉民揭開磨盤脩路兵夫仍在旁

以足踏其地曰前年有蛇在此爲我壓死足忽爲蛇骨所刺腫痛病死

同役交厚

黃郡刑胥劉某者與捕胥詹某同役交厚劉歿經數載一日詹奉役閩洋口晝與劉遇詹驚問君去世久適從何來劉云且勿問有急相求自相別役餓寒迫體思得痛飲惟故人爲辦之詹許諾攜入酒肆盡其醉飽劉復需寒衣詹欲裁與劉曰弟焚紙錢及楮幣我自能製如言焚訖數月復來謝云君此行當獲大利幸勿盡取盡取則不祥因辭去不復見詹果得巨資贓忘劉戒悉匿之審實大被譴責

夢題句

玉山毛拔莉夏煒兩文學以妙年同學友善崇禎癸酉冬夏以痲疹亡次年三月其師忽夢夏致書於毛封筒外題句云山中日落人初靜意外相逢又見君寤而毛生患疹報至急往其家視之果有夏書并詩句詢其家以所從得不知也時毛疹已不可藥臨危惟取夏詩展視不已隱卒

祝溥

永豐祝志夔字如方少爲椽吏授閩縣簿蔡守史公悅其才令署縣事著有能聲復令署太平天啟三年徊賊犯蜀齋報且至夔祝乃上史公方署親冒矢石爲士卒先梟其渠帥獲驟馬財帛無算兩臺交入薦終以資格困僅遷汀州幕佐涖任之日值流寇作當事者知其能乃屬守禦祝應變有方賊知不可犯遁去其功仍不叙以寧波衛叅軍老

條畫破賊策

流賊至黃鄉易用王以母病不敢離側爲賊掠去已而逸歸遂知賊中之虛實强弱條畫破賊數策其言俱鑿鑿有用

懺心寺

北地一僧行脚至楚憩湘潭之懺心寺忽然病作此僧殊苦行雖在疾中仍自脩勵精進住持見其病且劇謂曰此間檀越爲李太史騰芳其家極好善今李公尚未有嗣上人托生曷往其家僧不之應如是者數日都不作答至第七日住持語如前僧不懌曰何

太祖逼不休耶言訖而寂李家是日忽見異僧入門跡之不復見有頃生一子

冷賞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仙巖

仙巖志載三十六景而景實不盡於是文文起相國以使事道鄉溪曾遊其勝謂其別有一洞天便留連盤桓而不能去也巖距龍虎山僅數里

必問舉主

傅太史冠兩分較南宮戊辰首雋者爲黃贊伯襄甲戌則傅野倩嚴一時嘖嘖以知人歸之後贊伯以癸

酉分考順天首錄士爲余友洪載之吉臣庚午則黃元公端伯以寧波司李聘考應天首錄楊維斗廷樞以至甲戌李太青之第一爲項仲昭司成所拔俱以能得天下士與有榮名然則非常之士固惟非常之座主能賞識而輿情屬名士之遇必問其舉主則升籍中有非常之士亦能爲座主重也

湘夢吟

烏程嚴令延戩雋兄弟之好與弟羽可翀怡怡相切劘者二十餘年。一日羽可歸弁儲才省志以殁令延哀悼悲痛情與俱絕踰年遊楚每對友生齒及淚淫淫下不復止見者無不惻然又屢形於夢中遂筆諸詩歌爲湘夢吟其自序者曰余季歿後幾兩匝月夢中遇之不下數十次或散髮行吟或正襟列坐或骨肉話言或知己聚首忘幽明之隔覺而執之了不可得抱枕沉吟涕泗滂沱及時月屢遷追維夢中景會杳然若失弟乎吾且奈之何哉今後每獲書夢中相遇晨起亟命不律錄紀紀其事紀其地紀一時聚晤之姓氏并余與季或悲或喜之情狀纖悉具載庶幾

音容宛覩猶且按譜如在嗟乎浮生若夢安知覺之離別非假而夢之晤對非真耶獨枕悲思夜以俟之令延以甲戌春過信州相訪出此見示讀之一字一淒絕因錄之

大鐘

姚少師廣孝鑄一大鐘圓廣可數間屋中能容數百人刻法華諸經於上字畫遒楷鐫劇精工無比凡墨士文人之遊其地者每流連把玩不忍釋真國寶也其鐘不能高懸祇放於地在都城外一寺中

置廠施粥

詔安林民部而輿字君實司李歸德時值中州饑置廠施粥所全活之民以億萬計睢州城壞嘗脩方經始忽郊外有氣起如突烟野人相驚怪公聞往視使人以錐探之下磴磴有聲掘數尺乃古磚窑也發而纍纍相錯磚積如山城藉以完不知作於何年湮沒至今若預設以待用者然財省十之三工省其半

卜孺人

嚴令延大母卜孺人年二十三即稱未亡人始而撫

孤子子早夭繼撫孤孫茹荼飲蘗者垂五十年其壹德母範著稱族屬生平不藉貲糧金碧作佛事而以濟孤解厄敬老惜貧當無量慈悲嘗曰寧長厚居人事之吾毋黔刻爲天道所忌其語眞堪奉爲居身之寶

毛祖

毛生天秩其上祖曰孟彰者尙義好施正統七年歲饑捐穀二千五百石以賑有司上其事勞以羊酒特旌表其閭天順二年又捐金四百買民居地脩飭文

厲覽明倫堂高大其規郡守金公嘉之為勒石紀其事毛生子五庸英才時斂自是後來之雋

首倡結寨

流寇本烏合之衆非必眞驍勇果無敵也特人自恇怯或聞風便竄或束手待斃耳試併力齊心與之角持彼未必能勝也如乙亥春賊至黃岡東鄉易文學道三字象生者首倡結寨之策就白雲山寺為寨山有孤峯峭起四圍陡峭象生礧石斷路賊至新港與山相隔一望象生約其衆曰但固守此山賊將易我

當以數百人執槍下山喊迎我立山巔望賊來勢聽金聲為號倘金止不鳴則亟返踞山以待賊望見山頂旗幟又聞喊聲雷動遂却二十里次日五鼓從崎山東峽間道遁西北去鄉人始信結寨之有功遂即其山壘石為城九月廿三賊自黃安來止山下先以遊騎上山探視象生率衆禦於半山望其來即以手招之曰疾走吾待爾多時矣賊下馬告以情云廹於歲荒故至此今亦無他意惟借寨中騾馬數十疋前去象生曰此間爾過數次騾馬已盡縱有畜騾馬家皆遠徙惟我貧人數萬在此爾來則殺之耳騾馬無有也遊騎出少選捉一十人送書至云興世王字拜易先生等今統雄兵數萬前往南京公幹聞貴寨多騾馬幸假數十疋明早當去如不允借放火燒盡爾房屋再來攻寨思之思之書至即以八騎繼上象生如前問答賊向山發三矢皆被山中熊某手接之象生厲聲叱曰爾若燒我房屋我追三十里亦必殺汝官軍與爾無仇可貸汝我衆不貸汝也熊某大步向前發一銃賊即有退意又有楊某從山上滾一礧石

石與石觸吼聲若雷㶁屑如雨賊驚而散象生率衆回寺中熾宿山下象生命在山者人執火一炷遶山巡走山下望之疑為不可億計夜半放銃三聲若警衆出師者然賊不及天明即遁去追獲賊僧一人賊女一人及十月賊自南轉則離山三十里西北去不復至此山下矣山中為首督率者象生外更有陳贊美易錫生俱饒膽智能任事故卒能有立也

丐義智

興安一富人坦直而好義每往鄉必經畢田院過或倦即息止其門由是與諸丐嬉坐談笑日相狎也有時值諸丐飲招之即與偕欵洽渾無圭角已而念從其欵遊屢次思所以答他日攜二金往付其長曰厚意久不報今微貲為我市酒肴可乎於是遍延諸丐飲盡歡而罷諸丐甚德之一日有遊食者扶病來其家行乞入門忽自仆視之已氣絕死矣富人恐甚窘往謀之於其長曰此小事弟熱酒兩壺以待日將夕一丐來家取酒飲訖負其屍出郭門一路故相詈曰戒汝勿多飲今沉醉作死態乃爾欲我負汝那得歸

耶富人竟不費一錢丐固義而智富人之坦誠好行其惠取報亦多矣哉

兄先弟後之義

嚴羽可六歲時偕兄令延就外傅讀書至禮所生也句忽曰兄先弟後之義亦從此出乎其少頴如此羽可續學攻苦庚午之役幾得復失遂鬱鬱成疾及病日甚無一語及身後事令延亦不忍及疾將革令延曰我兩人分形同體今一旦至此生死事弟無庸介意弟心事惟子了之予決不相負也羽可執兄手曰予不苦予不苦祖母老矣有兄在弟已有子絕無牽念隨以手掩目連呼大母而逝夫人值生死之際曉不忙亂乃羽可當之一似視死如歸者至臨歧而頻呼祖母可謂死猶不忘本始能篤孝忠者矣噫斯人而夭夭乎人乎

惟有傲骨

桂文學獻丹字赤初貧而嗜書不屑世故見人急難竭力扶濟所與同學及門下士多貴顯者槩謝不與通或勸之答曰生平惟有傲骨耳

善步

松江人黃祖年近九十好遊名勝其舌長五六寸可卷至眼又善步一日能行三百里

夜聞金鼓聲

余門人張賓子居張村癸酉秋傍放鸗子附近人家夜聞金鼓聲謂其地演戲相與往觀至則寂然無聲越數步忽聞聲在張祖壠間廹聽之其聲壙內若走馬者然乃大驚散去次日捷音至後選吉豎旗竿旗再仆不起未幾張疾作家人自省持齒錄歸張從臥塌間隨手取一冊翻閱適落一板已名次佚焉因艴然擲去自是病日劇竟不祿張名在午為人醉談而嗜學衆咸惜之

迂身為質

己巳歲黃州大祲小民有不謀朝夕者易曦侯思賑之無其具與兩兄謀曰鄉之富人不信小民而信我輩一言曷不迂其身以為質乎乃立券富室貸穀轉貸貧者富人以曦侯義士因薄其息貧人息薄易償而一鄉之人遂得舉火待新矣

目可聽

余友陳士業所刻儒人性敏慧好觀覽彭戒圖說性則與女及婦輩娓娓道其事有里嫗至亦娓娓言之[illegible]懇動歡笑稱善以去生平奉觀音大士惟謹忽一日語士業曰觀以目音豈可觀耶士業曰聖人觀不以目聽不以耳所謂六根互用也爲陳六根名與互用義又曰大士何至有千目千臂士業曰經所謂有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何止千目千臂耶孺人曰小子識之忘身之至目可以聽臂可八萬四千首可以千也其敏慧誠有大過人者然則士業之博嫥益有所本矣

不談鬱夏事

梅少司馬在鬱夏時誘降李賊許以不死後督撫專命殺之司馬恥其言之不行有負於降而死者卽日告歸終身不談鬱夏事

孝感

林贈君大略性至孝母卒方在視殮海寇猝至來掠孫家村相去不數十步人盡驚竄林獨留不去泣拜天曰棄母而逃寧以身殉乎俄而大風作海浪拍天賊各駕船而去竟獲免人謂孝德所感云

英潭桂

鄭溪桂明哲積穀盈萬慮收入更多無倉可貯與妻李氏謀之李曰與積而腐也何如散之以千賑貧乏以千脩鄉庠史廟立學租俾吾後人藉衍如穀數文士聯翩而起不愈今日徒積乎明哲欣然從之其後子孫日蕃科名隆起一一如其言今英潭桂稱鄭溪望族焉

鸞鎞

余舊區中品傳奇者詳矣近始獲覩鸞鎞本其傳事巧遣調俊至春闈分韻替人作妾與考試之以馬命題尤爲篇中奇絕斯亦張伯起之流亞也又曾見唾紅記爲鬱金尤事極曲中奇幻唾紅取名未善余改曰唾絨

跋

硯雲甲編八帙乙編八帙爲歐山金硯雲先生所輯之叢書先生家藏勝國說部不下數百種大率寫本居多擇其中之尤雅者以昇是選惜其根今已模糊不能復印余爰重付梓人以供同志云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二月上浣仲卿蔡荷慈識

萬松閣記客言

陳吳才著

萬松閣記客言　　陳吳才著

皇城在中都城中萬歲山南內有日精月華二殿
因二峯爲名制極宏麗洪武初撤中都宮室名
材勅大龍興寺于鳳陽府治之北
祖陵在泗州城北三十里　皇陵在泗州太平鄉
御製碑在焉
逸民椰仲伸所居近水水流出聲韻清亮仲作響
泉亭于上時獨坐其中以聽之嘗謂人曰吾以
水聲爲爽耳之樂亦自不俗

京師人謂百事遂意爲風利嘗有大學生遇試忽
曰風不利矣南方人不知所謂驚問曰何故太
學生曰試題不遂意耳
都下士女富者乘冊轂翠鳌
清明日都下人皆出郊嬉遊或至高門大剎以蹴
毬爲戲
北地有鞦韆士女乘之以習便捷曰三花五擊鳶
戾偃瓢皆其名也
都人重僧呼爲生天舍利中元節爭出貲以爲蘭
盆會

盛夏于水風林陰處製冷食寒酒晝夜酣飲以爲
避暑
披雲樓上有遠樹影雖風晴雨晦登者皆見之耶
律楚材詩云閣上披雲第一重離離禾黍漢家
宮窓開青瑣招晴色簾捲銀鈎揖晩鳳
齊政樓在海子東岸名取齊七政之義
凝翠樓在高梁河南樓前植垂楊數十株煙色微
茫之際望之若凝翠然也
中心閣在都城之中故名閣東十餘步有臺繚以
垣刻上有碑刻中心臺三字

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于上以翼之
因名飛泉亭
龍虎臺在居庸關南口臺廣二里與積粟山相峙
有龍虎盤踞之狀馬祖常詩云龍虎臺高秋意
多翠華來日似鑾坡天將山海爲城塹人倚雲
霞作綺羅
仰山有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中多禪
剎金章宗石刻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蓮花裏
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風
彈琴峽在居庸[redacted]中水流石罅聲若彈琴陳孚詩
云月作金徽風作絃清聲豈待指中彈伯牙別
有高山調寫在松風亂石間　本朝楊士奇詩
云峽石記彈琴冷冷流水聲諳作不知行路者
誰有聽琴心
海子在府西三里宋本詩云度橋西望似江鄉隔
岸樓臺罨畫粧十頃玻瓈秋影碧照人騎馬過
宮牆
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經大內出都城東南里大通
河馬祖常詩云御溝春水曉潺湲直似長虹曲
似環流入宮牆纔一尺便分天上與人間

畿內有紅螺玉帶二山士夫餞別或賀承恩寵者
多以此作詩題曰紅螺春色玉帶生光是也

奇子雜言

楊春芳撰

奇子雜言　　　　奇峯楊春芳子舍

顏淵問仁孔子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細密也問為邦孔子教以四代禮樂何宏大也使其任伊周事業恐做不來終是純粹氣質

曾子治世用人理財盡之矣子思治世九經三重盡之矣曾子得其要子思識其全

季氏鲁强臣衛出公無道諸侯當冉求仕季氏子路仕衛孔子豈不能止哉其用意亦微矣

觀陽貨好從事而亟失時等語不數句章法句法已備其詞辨其理直亦文足以飾奸者也有才如此而不善用惜哉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多以四十為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孟子養得浩然之氣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說大人則藐之豈養其氣哉養其心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工夫亦精密矣孰謂氣象之嚴厲也

天地間人與物奇數多偶數少本陽數多陰數少也陽主生陰主殺故陽多陰少

古之同姓名者多如武王臣南宮适孔門有南宮适鄭行人子羽齊有行人子羽往昔學取士校書至閩子馬以馬字誤舞學不可不博也

鷹雖驚悍高飛不加大鵬上能搏大鵬下者氣制之也故曰禽之制在氣良將用兵能鼓三軍直前克敵者豈徒號令嚴明哉亦氣足以帥之耳

婦人首飾金本貴重又加珠寶亦華美矣復飾常尚玉況礙玉多珉石價反貴于金是猶真才不用假者多得衛售也可嘆哉

春秋惡世官恐諸史官不可不世也史不世官班馬復生不過傳聞往代近習一方而已先朝典故尚未核真況求董狐之筆乎

成問　今代人才不及宋室何邪曰天地生才有數革除忠節盡矣嗣後根擅權人才鋤鋤吉神又銷鑠之直又銷鑠之璁又銷鑠之嵩又銷鑠之人才何由盛邪

弘治間振復古雅如李空同何大復者詩文宗匠不選翰館何邪嘉靖間徧訪將材如劉誠意者挺身平亂不授間散何邪

聖執中儒致中仙守中醫補中其要一也

人生或軀長十尺或力舉百鈞反觀內照一氣呼吸云耳生呼吸聞死亦呼吸間何其微哉

夫精生氣氣生神故學莫先乎養氣傳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彼竭我盈克之故善師者不可不養氣也易曰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善為國者不可不養氣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非氣乎孟子養氣之言大有功于聖門

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心不聯屬氣不貫通也故有元氣焉有神氣焉培元氣仁也振神氣義也

舜臣五人禹稷契後皆王天下皐陶之後封英六楚

商臣臧之伯益之後封秦呂不韋絕之豈皐陶作官刑絕人之後伯益焚山澤殄天之物故邪

宋多人才漢唐皆不及者蓋宋之待士其勸恤也重其黜逐也輕如有慶賞蔭子及甥有罪止罷官秩朴置辱不及焉此雖垂亾得養士之力也

玉堂薈記提要

玉堂薈記一卷

國朝楊士聰撰。士聰字朝徵。號鳧岫。濟寧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入國朝官至諭德。是書成於崇禎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僅百餘日。自序謂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壬午再入春明。感與時事。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今觀其書。於當日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王應熊諸人門戶傾軋之由。政刑顛倒之故。頗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然士聰爲延儒門生。鉤黨之間。頗爲回護。而於黃道周、倪元璐。皆有不滿之詞。至謂道周不坐宦官之房。不以通家名刺與宦官。皆爲太過。其記張溥試詩。亦誣詆已甚。皆不免於恩怨之詞。又孔有德之變。乃新城王氏所激。毛霦平叛記言之最詳。而以爲由於誅袁崇煥。失遼人之心。殊非實錄。至於鄙褻諺語。皆備載之。尤爲猥雜。又非歸田錄諸書偶記俳諧之例矣。是書自序稱一帙。而書首題卷一字。則當有二卷。中闕癸未九月經筵以下。他本別爲一頁。與前不屬。疑爲下卷之首。傳寫佚其標題也。

玉堂薈記序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推而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之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過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槧。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爲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務祗蠅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後召對。漸用密揭。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曩者日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諭傳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紀。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再入春明。感與時事。甚慨此道之淪喪也。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薈記。明其雜亂無紀。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然據實而不敢爲誣。余亦竊自信焉。或擻歔余曰。此味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因所不辭矣。

崇禎癸未嘉平之吉。濟水楊士聰題於薈館之閒月樓。

玉堂薈記卷上

明 菏水楊士聰朝徵撰

濫、淫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淺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託始。非言末流。近日時文多誤用爲末流。或若酒醉深倒者然。殊爲可笑。戊寅冬。乃見之票擬。曰驛遞濫觴已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之。不合答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獵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爲講官。爲日不多。而能致主上之聽。一日講次。上方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文敷宣言之。上爲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筵。何事不可得之於上。此尋講畢。方爲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阻也。乙亥冊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歷託人以三品爲請。烏程倘諉之。指己坐曰。不久此處亦須他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文正在杜門。乃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子壯、蔡弈琛、俱烏程所厲。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疎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不及。凡票擬及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皆翕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溫室樹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碌碌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俸兼論之

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雖許卽所以難文也。文自特特簡。於溫無所依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鄤者曰。晚生已明言至此。豈宜俱復廉當。烏程對言從容再議。何乃忽欲轉南。又欲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認爭之。蓋事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乎。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卽溫開籍見朝之日。閣吏爲溫投報單。與溫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溫曰。不妨。至次早行禮畢。何與文拜溫。溫亦遜拜一揖。一茶之外。彼此不交一言。眞所謂一瞻挾兩鬼者非耶。

黎左嚴元寶爲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下之而不盡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盡愜浙中人情。其爲部科所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青刻揭與烏程作對。乃烏程自辨。儼爲秀才。但爲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日中豈有督學。溫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儼與惡少年游狎斜。爲言官所糾。事頗猥褻。宜自引咎。乃曉曉謐辯。且云儼不幸而爲臣子。衛編修允文笑語余曰。烏程錯王荊石語誤矣。彼時王緱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爲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爲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

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殁於戍所。同鄉總憲張垂東靜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勘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磋咨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卽自具揭。至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爲首輔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辨。乃留中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疏上矣。於是卽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以至宜興能去。實則用王坤之言也。陳爲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木漸淑泰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既上。傳閣票擬降三級調外。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

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是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宜興對曰。閣疏原不發抄。此可以支吾否乎。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裁居多。讀卷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尊。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今名。如舒芬、劉[illegible]寀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無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館選。刻樹牌匾。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北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定例也。江北已取張一如矣。但以

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第一如面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爲懊恨。翌日竟以進呈。上既不駁。言者亦未之及。幸矣。

烏程當宜興在位。已自用事。宜興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也。故辛未館選。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憤旃。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滙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即烏程房師也。又江右本擬朱徽。宜興鄉會門生也。豐城房館師在內閣。卷力薦雖小。避宜興以爲年老。房怫然曰。場中尚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宜興不得已。乃以與雖。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數限省。不知擴背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館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撫按提問。上駁改。乃悟。繇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啓營競。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方水師稱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進。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症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主上所輕。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十餘行者。爲絕句云。萬歷年間老庶常。光宗己未復登堂。蓋己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歷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光宗即位。以明年辛酉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己未尚光宗乎。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大貽嗤笑。而上殊未覺也。

庶常常字。章奏中有改爲恒者。頗因諱由之謬。天啓年間。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一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機爲田機。此益府宗室也。宗室可改。甚爲蔑賜名矣。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高皇二十字何以設。爲改由字已謬。而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祁、見、祐、厚、載、翊何字不當諱。至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嘗不聞諱。而獨諱常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官讀由爲從繇之繇。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廟。單諱下一字。其祧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燧基等字亦不諱也。此論未經通頒。乃謬諱如故矣。我朝諱字原甚疎闊。英廟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改也。即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嘗諱四點者。故自世廟至熹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爲昭。甚無謂也。

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祖宗尊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意欲尊之而反下同於人類。適所以褻之也。

孝純皇后。上生母也。崩時在神廟年間。未嘗傳寫御容。辛巳。忽傳上意。於新樂侯家求子姪似孝純者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弟某貌頗酷肖。遂寫成大軸。懸大明門迎入。此何禮也。無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盡與相符。即甚似矣。果可認爲眞否。上意又嫌於獨厚生母。又別爲先帝御容。及令博平侯家。亦求一人似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孝純御容。偶得於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孝元亦依倣爲之。豈俔天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先帝御容。又以何人爲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止。而竟無一人言者。

進御容之日。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已入閣矣。亦未到。乃上揭參班役及裁縫。參班役、以其趕寫遲也。參裁縫、以其縫製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册。可發大噱。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諉罪於人。況諉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卜相業。

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令來選。來選者輒得劣地。對德知府楊本鍼。撫守治行俱無議。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久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一揭在德州處。止以本鍼爲同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仇揭。冢宰之執法安在也。即以同鄉示公。詎足遜乎。

德州內附烏程。步趨不爽。於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跡其所爲。又未嘗不縱不狥也。夫內植黨援。而無關輕重之人。皆求以示公。此種心事。眞不可令人見也。

張瑤、號海淵。開封府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不屑爲人下。辛未考選至京。例見同鄉諸貴。時高碧霞爲僉憲。宋氏父子在垣中。其門役有所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推不與。更怒詈之。高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靑致爲吏科。而黜張爲同知。其實兩人治行。不甚相遠。一旦抑揚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咎焉。

張指宋爲倩人代書。往日神廟中多有此事。蓋官評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倩人代書。皆驟貴之態。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辨寸心不死。兩腕猶存云云。上竟命覆試。與前卷無異。疏云。宋之原卷。非己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繇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太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梧云。青瑣非世及之官。既以私其子。又以私其猶子。宋辨云。年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余窺鳴梧刺書宗伯。致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非年家通套。

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者不多日。之晉本以館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至戊寅服未闋而致轉都垣。之晉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致轉大理少卿。之晉厭都垣。僅升僕少。益不樂。致庭升太常。之晉即升副憲以傚之。故未幾升刑部侍郎。之晉乃升戶部侍郎。以班更在上傚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分去。識者告余。謂其稟氣。

任者。秦。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姻家。辛未爲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甫後在東城一錦衣家。踰年未選。復館其家。余語以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紳搢接見。任竟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蓋之晉用拜帖。又不跪。之晉大不然之。到任未久。值巡鹽御史劾之。降調。復陞令屯留。卒於任。余時奉差及旋京。聞之晉。何不爲令親地。之晉云。甚以爲愧。當日嘗言之主者。主者云。吾劾疏須一甲科。若別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嘆惋云。卻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其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車駕閱城。總督京營戚國朱純臣及協理陸完學。以督兵屯劄宣武門外。上臨視。大加稱獎。於西南城樓召二人。各賜以酒三杯。杯用金椀。使以椀賜之。至是而培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

城。殊不思而而有城。倘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論。真無益於勝敗之算也。

初出閣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已。又請大隄於五里之外。環百姓家墓以千萬計。工竟未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羊馬牆。請內璫認助經此。計輒萬萬。力不能辦。乃以土築之。塗以石灰。牆既頹隍。霖雨時作。不旋踵而圮歸隍中矣。王者守在四夷。況三百年來之京師。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耶。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磚瓦。或移寘屋脊。而瞥不顛。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護之者也。八月。正值太學丁祭。陳井研為祭酒。黎明祭畢。飛甎及陳之肩而未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聲自遠而至。地如鐘揭。縣門聰般般而過。說者謂火藥至精。則能自焚。年來礮作極細。寘少許於掌中。焚盡而膚不傷。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為甚。迨後辛巳。罷內操。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歟。

四月之變。火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上厚寸餘也。監督主事劉某。飛石傷足甚重。是日約御史朱舉朱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朱賀曰。年兄必有殊福。朱尋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有地也。

遵化知縣秦世英。己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己巳之變。不為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德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朱之蕃。京師人。為青州道僉事。戊寅冬。有淮表甚。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城破之後。母妻妹皆死於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蕃後改名之駒。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也。祖制極於四品。安有玉犀。但因貴幸而借之。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相沿。已為定制。今上辛巳。例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或云。御製有闕。未之聞也。是真以為官矣。每朝時。牽馬一人。緊光金帶。馬杌一人。緊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不可濫用金銀。此秕政之漸。識者慨焉。

自宦與師再入。上不信中官。禁朝官與中官往來。雖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總足之地。皆不得入。於體甚正。其實結交近侍。不在此也。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饋送不過一金。彼密通奧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千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慣有用帖處。不用通家字。自持甚嚴。余不盡然之。竊謂坐亦無妨。通家字亦無妨也。人貴自立耳。此等處有何干涉。嘗見一中官。安坐時再三稱不敢。又云。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竊此猶足與較乎。何其不廣也。余自壬午再入。遂替往來。亦省卻許多周旋。但石齋不在此。不知如何快慨。

丙子總將出。以張元佐為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尚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壽中璫。即日北行。上詔閣臣曰。內臣即日已行。而朝臣三日尚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城陷。乃內臣強巡關御史王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內應者閣臣何不舉以為辭。豈其懾於天威而未敢耶。

張彝憲之總理戶工二部。所司不過稽核。非有出納之寄也。且初時尚坐部堂。迨自立署。絕不至部。朝覲

各官即有錢糧相關。道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名所係。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不知恥。異日鵷翔言路。且其風節。不亦難乎。況欲取館員於此中。為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

中堂體統。不為不尊。即吏部尚書至閣相見。必候門吏跪稟。稱某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入閣敘坐之禮。至於總兵及兩司付敘。俱報門行跪禮。王弇州云。兩司於中堂無跪禮。豈未之親見耶。夫閣體極重乃爾。何事不可為。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為辭。及至恣睢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權之實。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諉及竊弄威福者。亦復何怪。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即以此羅通之。不害其為公忠。如峻其界限。緊示屏絕。一事也不能作。

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儼然屬體。舊例。管誥敕則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敕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己卯。衙門人少。王炳袁部、韓岸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敕。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屬禮。未為過也。新中堂謝恩。尚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橋微科揖。此一事甚無謂。所當改正者也。

宮坊入閣內平揖送出。自尚書以下皆同。但送出相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尚書先行。侍郎不讓。蓋從來中堂皆尚書銜。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郎。可乎。舊例。六品宮坊。列銜在講讀後。自萬曆己卯。改列於前。蓋中堂以宮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

舊制。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光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即升正詹、侍郎。不歷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尚轉講讀。乙丑以後。并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為宮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止為兼官。並不正授。其故何也。

古學士有朱衣吏雙引單引之制。今代無之。惟講讀以上。例用紅鞍籠。司業講讀單引。贊善以上雙引。是亦古學士遺制也。

錦衣官屬。末濫至千有餘人。其旗尉效有年勞者。皆得補官。層累而上。而居官臨者。為東廠理刑。審綠遜紹。即一亦根不敘年位至極品。如吾可用者是已。其例不繇南北二司者。雖官都督。不得稱堂上官。即北司較南司為重。然惟富者得之。其選可知。如可用亦繇司轉而稱堂上官者也。為吳昌時居停。以此革職提問。余謂此帶刀宿衛之選。宜稍鄭重之。非世蔭勳戚。不得推堂上官。其出身旗尉者。雖有年勞。止許帶俸。庶幾其少變乎。

錦衣唯世蔭最重。至神廟末年。北司生草。無一繫詔獄者。至天啟年間。又太重矣。今上錦衣雖無大恣睢。而詔獄後繼。雖欲輕之而不可得也。

戚畹皆于堂上列銜。而不與衛事。亦不至衛到任。勳衛亦然。惟皇太子侍衛。乃用戚臣。何不專的此差。掌印辦事。則及勳戚。惟其人之可用與否。無俾例拘。蓋神廟時亦嘗用成國之弟矣。不猶愈于市棍乎。

錦衣治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上意旨所在而加輕重也。如王世雄搆間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面溫慰勉留，一面嚴鞫家人，安知上意所在。至薦翁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具款纍纍，錦衣將不以聞，則以相君之罪未定也。廠刑之下，受蔽反甚於刑部，徒使怨歸於上耳。

章格非正宸，癸巳縣下刑部。次日王炳藜偶晤巴縣，云：成就老先生作文潞公矣。巴縣艴然不悅，曰：適簡皇上如何作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紙不平之氣，無一字申救。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上爲過於仁宗乎，以上爲不及仁宗乎。諉過於君以洩私忿，甚非大臣之體。

巴縣在閣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鳳陽失事，糾者益多，以楊崑岑爲巴縣座師也。楊之死，比失陷城堡律，亦未催其寶，受巴縣之累，而巴縣佐政如故。是年冬，陵工寢興，閣中隨例捐助，范木漸署工科，乃出疏駁正，言陵寢失事，實繇崑岑，崑岑撫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宜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到此亦失所措，乃上揭引咎，而上亦遂允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巴縣，至是踰年也。

楊崑岑名一鶚，爲翰中同年時，曾遇一異僧，至甲戌爲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則四絕句也。皆歸隱之意，未幾禍及。楊死數日，主稿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楊入，遂仆地，昇歸，未三日而卒。其精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紀引盜陵樹律，雖無其盜之情云云，宜乎楊之見形也。

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非專責，豈得與內璫同罪。鞫罰此案，以內璫楊澤當失陷城堡律，而撫按以從遞減，庶得其平。乃言者以事關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嘵嘵於溫之規，（溫指吳振纓）王之座師，晉加力攻。此意何能撓主上之知，宜乎楊將與戌，而二輔仍如故也。乙亥春，成德爲滋陽令，庶子倪鴻寶元璐上制實制虛疏，與少宰張捷爭辨。又皇陵失事，言者紛紛。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劾成章疏，並間道致司上疏事宜，實有建言之意。其後偶啟府廳一二積役，任事太過，府廳忌之，遂言於巡按御史禹好善而劾之。又恐不坐貪酷，或擊他不到，故遺列多款。然而在任清操，不可誣也。成既被提入京，欲伸前志，每爲范木漸所阻，遣范以艱去，而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作矣。

成事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冤者十人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搆訐不已，又遣周各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詬詈至朝門。烏程具揭，上乃命於長安門杖之六十，蘇是不待追贓而以發戍結局，蓋烏程亦畏之也。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是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群然以爲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爲。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上乃出綸，諭惜令解任聽勘，而先人之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僨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上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執以爲辭，於是速及大學士錢機山龍錫，逮入獄，論死。劾華亭陳繼儒甘贊成殊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加詬詈也。辛未大旱，上釋死非六倍，滅山與爲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興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眞可惕然思已。

龐有功，毛文龍營中副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旁若無人。及被宣處死，而其夜自檻車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於途中每夜放出，歌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於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呼酒不已，亦奇事也。

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張致樞，一楊震寓，皆甘相與。致樞假宿順湘潭二籍，辛未榜選爲一宿順孝廉所發，乃一冉姓姓任，因致樞卒於京，娶得其妻，據所遺監引而假之。震寓不知所假何人，皆作濟寧學牛，後居儀眞，與揚州孝廉結社，遂從儀眞起文會試，選得鄖縣令，爲僕役分銀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楊尤久假至十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人相商，極其慎憫，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主上哀矜無已之意也。內一人徐兆麒，遼東人，曾以孝廉署濟寧學官，甚少年，爲陝西華亭令，蒞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乎。上於此頗嗟歎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立成其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也。

楊武陵之柄用，實借徑於田貴妃。是時與中宮不相得，上亦久不見中宮，故武陵因星變上疏，陰令諷刺，未幾，而武陵入閣矣。後有悼靈王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持齋華嚴，相隔僅旬月耳，異哉，桴鼓之相應也。

薛韓城之用，烏程陰薦之，故以愈志驟登政府。至其敗，則未有知其繇者。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淸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由爲二驛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間有抄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皆之日急，武淸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奎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爲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竄所有，其房無人住，則拆毀賣之。內閣中書楊餘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此包俱振）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久之，韓城頗知其故，密以聞上，因年終舉劾兩房官。（姑自銀湖川）遂劾二人削籍，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即日死。翌日，韓城夜歸，下與見楊周二人在門內，忽失所在。韓城懼，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遂造爲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其後建九蓮閣，內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乃孝定以夢中所見語塑工而爲之，寺僧相傳，菩薩爲孝定前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遂都要嘆去。大都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飾爲，遣人傳報。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

皇五子薨。乃心念此事皆係韓城叢激。欲除韓城以謝孝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愷西疏糾韓城。論有賦何糾章之旨。而翌日列款以進矣。袁與皆一時掇拾。其於韓城奸蹟百未得一。乃上意先定於最秘耳。二畏斑下獄。叢餘嚴案。遂令御史都督詢令自盡。韓城將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韓城之死。始末如此。非盡昌時之力也。

韓城初罷。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陛彥往焉。遂執赴詔獄。陛彥孝廉。試中書。論文者從撰掌房之例。庚辰館選後。與梁維樞俱轉尚寶丞。或欲依附韓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皆叢陸綺搆爲之。陛彥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遊市時謂人曰。此家母舅爲之。我若有言。便得罪於名教矣。陛彥死後。乃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處。三年後看大報處。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處也。未知所謂大報處者何也。

韓城之死。止坐贓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贓坐之贓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者矣。余非爲韓城訟冤也。未幾而有宜興之事。分明殺得手滑。後來何所底止。

上召當演。祚方拱乾。此宜興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鞫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時么麼小吏。上曰。昌時是么麼。難道周某也是么麼。厥後刑部擬罪。舍昌時而專言封鎖。明係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鎖則有之矣。豈宜興一人之罪。且觀師不過末一段事。始終封鎖者。自有其人。與宜興何與。及至旨出。則又不言封鎖。而言機械。機械者。能內操撤廠衛。皆機械也。此內璫所日夜文致於上前者。至此亦不覺流出筆端矣。

壬午。余入京。正值枚卜躁怒之時。廠衛因此而復。當召對時。宜興不在朝。次日始入。此中情事。宜興豈不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況以此復設廠衛。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時正言路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光明。何至成禍。乃苟且委曲而擬璽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出。至閣取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廠衛既罷復設。亦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鞫以快私忿。何敗。易曰。知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

宜興陛辭。亦甚有法。如黃石齋一事。本因上問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宜興奏曰。飛在當時。固是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秦檜設擄。飛遂不得其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飛更好。就是古今所無。即如黃道周。皇上罪之甚當。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作得時文好。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獄瘴之鄉。一旦不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上微笑而不言。蔣晉江因曰。道周在獄幾年。只是讀書。及祓叢聖恩。曾手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還望皇上赦他。上曰。既是卿等說。豈止赦他。就是用他也不難。翌日降御諭云。永戍黃道周。罪無可宥。今特赦免前罪。著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見朕重學惜才赦過宥罪之意。

壬午舉詞臣之入獄也。救者多人。單政合疏共四十餘。而未有允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城之罪。豈獨在寬宥徵。徵度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城不能保其終。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入之年。

倘甫入獄。萬一瘐死獄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疏上。翌日。遂令寓所候議。是上未嘗不受言也。存此二條。以爲諫法。

宜興師再入。即欲起張鳳翔。蓋其人素負東林之名也。久之。上意未用。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薦知兵。其具以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上不悅。令部議。及疏上。有黔技已窮諸語。痛罵一篇。宜興乃票擬一旨。意若深求。而實指以破敵。於是倒去前疏。罪官耳鄭矣。鳳翔告余曰。不意宜興如此之妙。坐此留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六月省獄。改其子幼安死罪爲遣戍。其受恩深重至此。

上即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軌於正耳。其初入門。更撫少異。惟宜興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也。烏程最久。不露破綻。大意主於逢迎。其後轉相摹倣。不離烏程一派。雖精粗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這箇人壞了。

孫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丁丑乃發舉人曹鳳瞻一事。文衡之子。而劉澹石安行之婿也。更有韓源爲之房師。一疏而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韓城當日爲禮科都磨勘之際。未免爲澹石之意居多。則韓城當先受其咎。然而韓城但以此去。則韓城不死矣。大意留之以甚其禍也。其後複試。上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文旣刻而就閣揭云。複試雖通。仍當革去舉人。蓋留雖通二字。爲異日展辯之地也。上乃親閱其文。涂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爲複試支離。其支離也。即其首篇有承前人餘蔭等語。蓋自寓爲文衡之子也。於題何涉。非支離而何。不意聖聰亦精於時文也。

曹文衡爲薊遼總督。革職爲民而去。豈宜樹坊。乃以此與縣官不協。遂至唾縣官之面。縣官提文衡杖之二十。寘於獄。此河南鄉紳驕橫之報。未幾而有苗思順、褚泰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掃地矣。

閣下吏兩科知道。亦舊例也。萬曆中有上疏罪之者。未能改也。壬午縣付被論。有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向某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辨衙門有體。即在內科道。不與以侍生矣。垣中諸公憤憤。至形諸抄參。未幾。文長洲入閣。乃票用通家侍生。於是臺省諸公翕然稱之。而體局遂爲一變矣。後此入閣者。欲仍舊則不敢。欒川侍生則不甘。乃改用通家生。夫通家則有之矣。安有身爲大臣。而在廷言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斷體殊甚。皆自長洲開端。長洲雖賢。吾不敢諛此一事。

宋之僑。山西人。登州僉事。梁衡爲萊陽知縣。皆嘗孔賊叛時。有守禦之功。其後因爭敍不和。遂至互訐。宋訐梁九十八款。梁訐宋一百零二款。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惟候問。有何不得已之事。乃張陳啓新直疏之日。投疏求正直言官勸問。親就啓新。垂涕哀求。蓋是閣官不敢爲梁伸雪。至擬罪坐贓二萬。梁在萊陽僅一年。乘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日即日受百金。不至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爲禮部未完奪據事發。遣戍。人成快之。而梁罪如故。詞曹瑞請獄。乃將梁遣戍。梁至不能具路費。同年獻銀濟之。而宋在京。尚有典鋪。賄賂把持。鼎獄瀰天。舉朝畏其反噬。甘心出閹尹之下。世道人心。至此滿滅盡矣。

陳啓新竄於正陽門外。實緣曹化淳開之於內。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璫導之者也。獨怪正統年間。曾有淮安衛軍丁某。以訐奏授垣中。今二百餘年。復有此事。亦出淮安。是何風氣。但丁後以奪倫入郡府。

論戍邊東。而啓新被劵。乃獨逸去。斯一大關事也。

淮安人文豪家。顧多出高科。近年若丙辰之邱可孫。辛未之夏曰瑚。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清河小邑。無城。僅傍黃河岸上一聚落。乃有狀元丁士美作揩。其地淮黃交會。風氣所鍾。信有之矣。

天壽山。與大地。蓋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內自太行。東連山海。層巒疊嶂。綿亘數千里。余嘗上陵。望諸山之氣。鬱鬱蔥蔥。石之骨脈。極其肥厚。卜年卜世之祚。固未艾也。諸陵各占一山。惟長陵規模甚大。德陵甚草草。面前有橫嶺。蓋定於倉卒。不及細擇也。

皇陵之變。燒燬明樓。此見於邸報者也。有自彼來者云。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自此迭陷藩封。凡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搖動。而然歟。承天陵寢。聞在賊中。相傳未動。正自未可知也。

辛巳。上再涉太學。復命詞臣刪纂六子。鄒、周、二程、張、朱。余晚至。分得朱子數卷。多疑辨陸象山語。余意學者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不必自樹藩籬。專事攻訐。如象山者。豈異端者流乎。乃煩此嘵嘵。示人以不廣也。余一切刪之。為朱先生恢度。然上之為此。實因欲令道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言者不得借口耳。

章醮之舉。為中外多非。將以弭災求福。而要之事天以實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遣羽流於南城為之。上與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禮返。遽避入文華門西直房。於戀隙中竊見上乘小輦。輦前立兩宮娥。端麗無比。其次后輦。又次田、袁二妃輦。歷歷見之甚真。不知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何人。以姓名對。上復道論之。至外勿言也。

田妃父宏遇。陝西人。久住在京。付為千總官。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道命下。徧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宏遇誕日。各輸贄往祝。一日。高懸職名衛為錦帳。列余名以往。田忽投請啓。遂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海。迴至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總河張玉笥語余曰。田在此是客。何不往拜。余答以在京從不往還。且田太宰認為同宗。前參太宰時。太宰欲從宏遇講和。宏遇逡巡不敢至也。何以拜為。然田見他客往往問余。至臨去登舟。乃自來拜余。余至舟邊還拜而已。

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遇旱。上方齋宿武英。已半月矣。妃至是欲辭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為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間。大璫曹化淳、禮使人於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舞女子數人。上甚寵之。即辛巳冊立為嬪者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妃乃手繕疏諫。上批數月不與卿相見。學問觀書大進。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宏遇家。每持以示人。台省諸公多有曾見之者。

吳阿衡。河南人。初館時。娶宏遇妹為妾。近為嫡。遂繼替。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辨。稱臣之妾即都督田宏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得陽接之症云云。此何等語。乃入之章疏。可謂大無禮於君者矣。又山中走出一熊。為兵士所得。乃疏陳練兵之效。未幾全軍陷沒。

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為貴妃。袁乃鋪宮。相去七八年。袁因上即位時與田同選者也。貧儉生一

女。慨要去田遠甚。即弘遇聲勢赫奕。喜與朝臣結交。袁之父名佑。謹飭自持。不敢輕見一人。往往相反也。

田妃宮謂之承乾宮。袁宮為翊坤宮。翊字即神廟帝系。累朝相沿。不開諱也。壬午。余在東安門。即東華門。袁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言袁妃近作一紫帳紗廚。費七百金。其管事內璫奏曰。奴婢為娘娘節省三百金。如萬歲臨問。宜云千金。不可言少。恐照樣再作。使作不來。後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上細視良久曰。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廚。尚不及此。蓋宮中費用。大略如此。只憑內璫口中。或千或百。無處稽考。

袁又言。上住乾清。雖時過后妃各宮。至夜必歸乾清。然後宣召后妃。不奉宣召。則各宿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卽妒忌無所施矣。又言上寢處木牀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板屋。內設牀榻。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開視。出之於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計其瓜當大於開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也。

戚畹過節。宮中皆有賜。其家則進果盒。或五六十副。或百副。視所賜以為多寡。大要以千金出。則以五六百金入奏。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十端。此皆所當議者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賜。內監所持紅面揭帖。首開翊坤宮字。後列段絹數目。時袁妃差內璫至。與袁語良久。人不得聞。又數日。妃偶病。袁於家設醮事三日三夜以祈福云。

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自壬午以後。乃留內饌。每衙門量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為肴桌二盒。蔬饌一盂。精而是用。不似光祿之虛靡也。

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兩。俱光祿寺辦。戊寅。東宮講讀。該寺照例辦宴。及講讀畢。東宮論云。先生每喫茶已。設之宴。一時撤去。殊為非體。夫預教元良。何等大典。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惜費及此乎。此萬萬不當議省者也。

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循期諸臣俱候於文華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上不出。傳免。午門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時當展書。頗憚其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將此宴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內璫贊曰。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宴如此。只是賜宴。卽與經了筵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憶今早來時。過一宿科者自於長安門。彼此班後相問。其人曰。怪得早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且說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睿知一章。分疏敬信說字。反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語。講畢。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數語。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精義云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上命起來。又忘卻謝恩。上次日乃上疏謝。其次講尚書者乃黃綱。存錄纖細而哀。無一字可辨。上不懌而罷。同官衛紫嵐允文語余曰。黃前日講書。恰似哭了一場。余曰。正為王前日講不稱旨。可為痛哭者此也。

丁丑。編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於一典鋪。捕役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忘其名）所當。及於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蹤跡且久。則積年大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席教子。每日騎馬道上拜客。夜卽為盜。有總

作歎梯。無夜不入人家。竹盜黃綱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白袖衣箱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增王有三跋譜狎出言射覆者。止一中貴跳脉。是爲獨坐無聊。又盜女陰數十。惟一無毛。是爲光陰有幾時。有三方爲中書。余因曰。弟有一言。年兄莫怪。問何言。余曰。近日劉家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又不知是賊中書。於是合坐大笑。王亦笑無忤也。

余第後。觀政工部。曹葆素名參、秩、嘉。爲大司空。每恠進士入署不齊。揭示司務火房有塗塗十八具等語。并値所綰預戒諸進士分爲兩班。須皆齊到。一日行禮既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無錫馬君常世奇。安陽侯□□大倫也。稍間。止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謂二君曰。不意曹老先生約束一番。乃公馬上得之也。

康常每日進館。無力雇長馬。多是轉雇至館。日斜出館。須遣役至棋盤街雇馬接歸。一日。諸人俱散。余自內出。見馬君常、羅小遜在二門外。余問何爲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雇馬。立語久之。其役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笑謂曰。此處見有一馬一驢。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道箇人馬。惟笑而已。

館中初以李豫石爲長。閩許不甚正。每以說假以給假爲即。得以王鼎爲寶矣。以趙之英爲醜寶英。英字讀近仍音醜。每遇二人不入館。則預做其說假之狀以爲戲笑。然李端方厚重。不爲詭異。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所服者。惟李及吳默賓太沖二人而已。

羅小遜好稱王子安膝王閣序。故序余使鄰吟。亦云昔王子安於落霞秋水之句云云。在館時更屢言之。一日。多寒爛火。復言及此。而所衣蕤裘不發裰裝。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火光與褐袂齊飛。辛毛共裘灰一色。

沈憲申及倪鴻山皆大身。程端伯、衛紫嵐共爲律詩詠之。略云。何物推崑起。而闖土星高挂大於斧。稱來道有三斤半。打匾猶餘五寸寬。又改杜詩云。糠條日暖龍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罷驢屎盈滿袖。詩成狗屁在揮毫。京師胡驢多於沙塵中遺屎。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風而起。穢氣逆鼻。所謂驢屎盈滿袖也。初。鄭方水師每入館。審及未刻即出。惟豐城盛師久之不出。同館苦之。適壬申秋。鄭師入閣。一日値程有事欲歸。而盛師至申末未出。程乃吟曰。人生有版須當打。枚卜可甘到老庸。盛院堂有鐵宗版。必整之而始散也。此數則俱可資笑。

癸酉八月朔。閣試商霖賦。題本明白。乃有用祖宗皇上字高挨者。吳瀉人續去用北山移文曰。騎箕之精。宵象之霖云云。移文似非賦體。前此試禊聽言勵四箴。乃有用程子四箴。衣韻者。又遂師凱歌四章。有云閃電飄馳譁嘩轟。此成何語。掌夜入蔡城敵行。有用登牙二字者。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如今將纛之儀。故其內城曰牙城。今哉去城字。如何可登。余嘗曰。此即彈琵唱山之流。蓋俚語言彈琵琶唱山坡羊也。張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寢有。乃其閣試賦得兵氣銷爲日月光首句云。不把高宦豢武人。其位稱是不欲盡言之。旹人以翰林院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非耶。

曹秋林禮謂未沒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恒張而不合也。時方無恙。人

不信之。未數日而病。病十日餘而殁。病中同年視之。纔一張目即合。忽作風蟲賦垂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閱兩日而終。

同年曹天錫。偶於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偵之。則夫沒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日索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幾以天目着別遷一寓。婦視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適。乃覓之婦。先往曹在舊寓發諸裝發。曹天雨久之。未完。造完而往。則婦與細軟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已莫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嫁處訪之。杳然無蹤。曹甚悔恨。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絕無慚色。大言曰。我本有夫。婦人被汝強占多時。速寫兩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官。曹是處暫默然。久之。有一日厥者過婦欲出大叫。曹恐失體。即寫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

黃縣姚孺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姊頻來。試挑之。欣然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人。又皆妹況。姚自以爲奇遇。然而受濁氣。未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不能絕。至言於巡城御史。呼總甲逐之。究其故。乃焜姚之清氣。欲因而斃之也。京師多有此事。即此二人。可爲羈旅娶妾者之戒。

李春潤。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疏自言其母爲梅長公之婢。所強占。是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中買妾朱氏。贈偷討王用予。朱氏絕色。本楚藩宗室女。既歸用予。僅數月。用予以差出。朱氏留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及數月。御史魏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其父德輔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讒以爲孀居見婦而嫁楊翠屏。繼武得三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言德輔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氏於外。爲士章爲人所薄。此等穢褻。乃焰章奏。未幾竟轉年例。刑部尋寄德輔在京。要得朱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宗女。倦擬杖罪。翠屏乃復攜朱氏之遷化任。後三年。翠屏卒於遷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木衝曰。朱氏在京數年。楚人幾至嫁編。只是一個風力。余曰。風力乃是言官。朱氏如何風力。蓋江漢遺風。陳夏姬之流也。

錦衣指揮許某忘其名。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動市井。巡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爲何動此惡念。惟言情願償命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生二女。皆被指揮淫之矣。於是指揮坐大辟。並不知何人後也。

田宏遇又登一女。曾一至宮中。視田妃。上見而喜之。妃即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尋有九嬪之選。蓋上意在宏遇女。宏遇亦願以女入宮。保後來富貴也。未幾。以逾齡罷。其事至秋而宏遇死矣。

國家錢法。莫盛於萬曆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天啓年間如故。余乙丑計偕所親見也。辛未乃用至八文。因錢薄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而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徒爲販鬻者苦。挨其所以。皆因有力者爲之。如田宏遇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入京。易賣雖萬萬。宏遇用此錢於百姓。而欲百姓不用。此錢將誰歸。何處也。在南之錢。百文值銀二分。宏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利。萬萬之錢。賺銀亦以萬計矣。律以賊亡騙馬之罪。將何辭焉。

雜錢既多。勢不能禁其幾。當因而益賤之。而獨重制錢。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行於上。而

以漸及下。京城內外。凡收銀者。皆令收錢。制錢與雜錢兼收。其折數亦如之。行之月餘。其應給銀者。槩給制錢。未有不樂其便者也。雜錢自去。制錢獨行。無所用禁。而錢法疏通矣。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

周田二家。無日不與作。人皆樂爲周用。不樂爲田用。田每伺工匠所在。竊之以歸。閉置工所。多者數月。其非工匠者。竊作雜工。筋力疲敝。乃放之。在內飯食不足。又不給値。或伺間而逃。乃得出也。於是怨聲載道。

上於戚畹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宮曾指陳芝臺姓名曰。此吾府採花也。上曰。旣是汝家翰林。莫想作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採花製作奇巧。不數月。傳達宮中。上甚不悅。旣而竟有降調之處。卽此二事。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

陳啓新自言。隨例謁嘉定伯。助以米數石云云。有嘁之者曰。朝臣與戚畹。原無相見之理。何例可隨。上於是宜申飭論。亦不罪啓新也。余門生周銓。初得第。嘉定長子名鉁者往拜之。欲認爲同宗。銓以問余。余曰。令伯叔及昆仲科第接踵。已是茂族。何借他人。若認爲一族。後來只有損。更無益也。乃止。

劉可譏。初名可學。本濟寧州吏目。遭妖之亂。爲熊文燦邏捕。文燦好以誅殺立威。而信任可譏。冤枉頗多。可譏遂竄。旋京。改名納監。遂至上林堂監。凡東人無不認。同鄉者。獨不認余。以曾爲吏目。必識之也。可譏結交旣多。漸有營謀。乃至條陳吏部事宜。後因佛事。施銀千兩。其疏竟達宮中。上以爲疑。俾廠衛緝之。遂至提問。久而得釋。豈佛力所佑耶。

吳金薄者。家巨富。天啓中。殿工至透借金薄飾殿。節欠至二百萬。累年不能給完。乙亥。內璫盜禁中珠寶。置於其家。後內璫處死。而吳以不知得免。但沒入其珠寶而已。後竟以他事破家。其房在崇文門內。爲周嘉定所得。煥然一新矣。

祖母綠出滇南。以盆注水。入指頂大者。則盆水皆綠。舒白紙於案而置其上。則案紙皆綠。故名祖母綠。癸酉春。吏部紺得吏部打點人祖母綠一塊。准銀七百兩。上道人送至閣中。諸老傳視。大如拳云。時楊翠屏在館中。余問此物何用。楊云。有豆許大含口中。可數日不饑。是辟穀藥也。未知然否。余州楊春茂爲己卯解元。先期夢買得劉某家祖母綠。劉之祖名溥。於泰年解元也。尋爲舉首。乃悟所夢矣。

余州有解元七人。劉溥、嶷敬庵先生。講學著書。終身不仕。其子卽進士劉璨。與御史湯鼐同下詔獄者也。楊春茂中解元時。第二題爲敬大臣則不眩。結中有兩提不可無。桃提不可有等語。至京欲疏論江陵。爲父所勸阻。二人者。皆奇人也。楊尋卒。不竟其志。

緬鈴者。淫穢之器。相傳有細蟲生草間。用金裹之。楊翠屏以爲非也。彼處出鵝鳥。乃至淫之物。土人爲窩窩於野外。遇此鳥經過。裸婦人於窩外。此鳥必旋飛而下。婦人疾避窩中。鳥因遺精於地。取淨缺金盾屏百淬則成此物也。登州臘胁臍。亦嘗蠛人試之。其法取真臍。底而置粟於上。裸婦人以坐之。則臍自粟下騰起。其不能騰起者。卽僞物也。夫已死之臍。騰起爲異。至鳥而飛就婦人。復有遺精。此理之難信者。或傾相感。不妨有之也。

黔國在滇世守。宛然王者。士官畏之。其所掛征南將軍印。每遇下行。不甚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

半印。夷人率之。有如貂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則相顧失色。惟以幣付出門爲幸。近年以來。威令稍稍不行矣。

翠屏又言。麗江軍民府產金。每雨後。山中尋得生金。有大於豆者。所謂金生麗水者也。土官木姓。曾欲認黔國爲一族。而黔國不許也。有店房在張家灣。其他處亦多有之。見人執禮甚恭。其地諸生皆利其所有。每赴試。必以金爲贈也。

滇中之地極高。每入京。謂之下京。計其地在數十仞之上。以漸而下也。會試。例給鄰宿往返。至庚辰下第。一槩不許用。流離不能復歸。乃有縊死在大壇者。皆本兵楊嗣昌爲之。自昔祖宗成法。非爲計豈疎於嗣昌哉。節省幾何。而失士子之心。兼失遠人之心。非所謂得策也。

遲之藻大成。巡按廣西。回京具言荒僻之狀。衙門公座桌案。皆用泥塑而粧飾之。交易皆婦人。其丈夫鄉居不常入城也。遲在彼苦瘴。每日服人參以勝之。其議約服二十餘斤。到京不多日。而夜寢不復起。將斂。而色甚靑。人以爲人參之咎。果其然歟。宜興師每日服附子五錢。徐元扈相君每日服大黃五錢。皆是異事。一名醫告余曰。二人此時不覺。後來須一總算帳。元扈尋卒於任。病不一二日了無他異。宜興師又不得以附子死也。嗚呼。醫言亦不驗矣。

遲之藻爲諸生時。至海上一寺。夢騎者生平曾經歷者。蓋此寺中僧也。後泊舟某處。夢至文昌帝君所。言官當至太僕寺少卿。從而訪之。其側近數里有文昌祠。從路一如夢中云。頃自廣西差回。將升。屢因欲避太僕。逡巡不果。未升而沒。沒後贈太僕少卿。竟不可逃。異哉。

吳瀔人亦夢曾爲松風寺僧。方水師作序。曾述及之。後寓所失火。被焚。三日而卒。亦僧家茶毗之義也。太九靑在杞縣。妻病甚危。其僕夢至馬神仙廟。有石碑。上鐫朱名。爲太僕寺少卿。其後俸滿。避之如之萊。竟升大理寺少卿。歷太常。至刑部侍郎。則夢亦有時而不驗也。馬神仙廟在萊陽縣。人甚崇重之。

夢有至奇者。陳井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未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匾至其家者。署曰光祿第。其人有兩子。皆諸生。以爲科第可待也。未幾兩子俱死。諸孫零落漸貧。竊第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以勤勞王事。贈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扁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預兆於五十餘年之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胡菊潭世安爲余言如此。

掖縣王萬象。好言神怪。自言少時遘危疾。夢雲長公騎馬持刀提人頭來救甚真。次日卽愈。又言曾在濟南處館。有一狐甚靈。主人病中思桃。時方十二月。計無從得。狐言不難。去一炊許時。卽向空擲下二桃。連枝及葉。露尙未乾。問從何得之。則云來處遠甚。蓋世間自有寒暑相反處也。又二年。狐悽愴向主人言。取桃事發。不得留矣。自此遂寂然也。

神仙事古來多傳之。登州有王赤脚者。不知其名。但以赤脚爲號。或見其方坐地上。忽在樹杪。土人多言其術甚奇。逍遙出人意外。有從之學道者。卽言不可。問指數歲童子曰。他却學得。嘗出其陰以示人。則一如童子也。一日將死。遺言非城門橋下。如言掘之。得石碑。鐫赤脚王三字。因埋之。數日後。於他縣有人見

爲。其在衡府甚久。適郎宜嫗談彗逢頗非甚悉。其跡著。世多知者此不具載。蔡逢與王亦腳。可作的對也。
宜興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踰十年。忽於夢中阻其出山。宜興未然之。夫人云。旣不信吾言。可同我暫至一處。宜興不覺隨去。見一老僧頸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寤。自知不祥。乃是夕世兄亦有此夢。較著如此。而不能斷割。以及於刑。至濟上。余造謁舟次。語余曰。自知再來必至禍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

王巴縣。宜興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或以爲非研欲擬首輔。故逐之去。非研與有此心。無此力也。宜興師縱騎偵取候旨。上無日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於某處密語。又傳以書約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於京師者也。上因宜興遲延太久。甚怒。故宜興不敢再稽。上遂於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良鄉縣上疏。叢擬擬擧及延佇等語。俱爲上所删除。此豈非研誼也。

京師凶宅。遷避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正不同。先後並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奎卒於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靑州馮可賓獨買居之。且開園起樓。以娛封翁。一日馮鄴仙元飈在朝。仆於班次。傳者閔然。皆以爲可賓。且爭咎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沒於此宅。繼之者亦以憂去。太僕寺街亦有一宅。案因何香山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室。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玉河臻以考選獻居。未一月而斃。閩館吳僎屛移入。余以爲言。吳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於事。未五日而吳病。病十三日而歿。余初住一宅。業師以序貢就選。暫館余寓。忽猝病卒。余旋奉差出京。同年張帥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於此宅。皆數人相繼。非皆偶然。然則凶宅果有之也。

戶部員外涂有祜。四川人。尉役爲妻扑殺。埋宅中。後居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於是有祜延滯閑住。妻追救命也。袁愬西愷參宋之普。亦以鵪啄死屍爲言。至煩御史按驗。在涂與宋。固非所以處下人。要之。此等非所以瀆聖聽也。至居懋仙象美紅葉一事。更屬穢褻。以閨房不堪道之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爲也哉。

居懋仙爲張鳳翥爲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上始出。而鳳翥門皂人飲酒已成大醉。同召數人。見其語狀涂倒。謂不可入。鳳翥力爭欲入。聲甚喧呼。至左闕門。守門中貴復加留阻。鳳翥怒。奉殿之後。操俚語呼曰。皇帝老官召我。何人敢阻。幸是數人力勸之而止。然上已知矣。諸人對畢。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較射。射畢飲酒。不敢入。上曰。想是酒醉發狂。不慊而罷。居於次日疏引罪也。

熊文擧在吏部。亦著淸名。一旦有過周某事。周某韓城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熊封翁道晉文擧升過爲部屬。以甲科得此。不爲難事。乃又遣人於京。中朔前事。因被緝獲。其遺云。所商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又云。與敝座師言之。指韓城也。韓城出揭。奏之文擧。時文擧典試未旋矣。部覆。乃封翁應之。與文擧無涉。於是封翁論戍。而文擧一疏之後。恬然復官。余竊爲文擧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抑所閣選、上輔臣以去朝必疏。蓋以嘉善相待甚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詹應對無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嘖歎服。上益怒。閣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削籍。但議詞涉袒。遂併處主稿御史張三謨。而院乃以爲民議矣。向令議詞稍加詆摘。即削籍無不允者。此中機括。頗亦易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極重之擧。良可惜也。

仇維禎以侍郎出鎭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璫守禦之能。御史今僉憲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而上召對平臺。怒甚。曰。仇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附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光辰如故矣。

辛巳冬月。忽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門闕一時俱折。如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

癸未。旣復內操。一日雷震奉先殿。毀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然於其間歟。

陳啓新旣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卿埰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上不悅。論輔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部議。在外撫按提問。本欲困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乘間脫逃。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啓新曾請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供給。裁削太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其考官房中一切借辦。坊出天尙未明。而府役舉行戶百餘索取。喧譁滿前。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宜惜及於此。在啓新固所不知。乃啓新被參。提問已經數月。而尙仍其陋。則順天府官亦去啓新不遠矣。

國初止有廩生。後乃加增廣附學。故試錄於某府州縣學下。廩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增廣附學於生字上。此舊例也。河南周潘宗學創開科第。誤書宗學學生。多一學字。丁丑一榜。乃於增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從捘府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爲副考。填寫紙條。不甚留意。填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曰。須經重刊。乃便遵是。句容曰。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推國子監擧行。上江兩縣統於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諸生曰。順天府學不祭。上江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與一笑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仍其故。至壬午。余一切正之。

往年試錄。有試中書舍人。竟書其銜。而不用鄉貫。世廟時錄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金允、皆中書出身。仍書某學某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拆卷時。有一教官。則房考爲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爲教官與否。無從而知矣。辛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巒。俱以中州教官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此又何也。

自甲戌顏茂猷五經特准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揭重熙。時令各書本經四義於四經之前。揭爲書經。則場中明知其爲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若經旨。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爲首。而總裁不肯也。曰。正爲五經。不可掄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蔵。猶於正榜之前。即元且居後矣。乃不可掄魁乎。文章公器。閑以五經增價。不開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有二卷。各卷膝舉始入。羅小涯曰。旣是兩卷。止可中得一卷。余曰。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卷亦不可遷就。如佳。雖有十卷。也須中他。小涯曰然。

既而兩卷皆佳。但五經序列。不使分房。因書各房於小紙。與小遜各拈其一。此時一名二名俱定。三名以二場貼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也。黃方佛滿考選。小遜欲以次卷陞補。余甚不愜意。並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拈得書經春秋。則以五經卷爲魁。以專經卷爲第六名。庶破丁丑總裁之謬。不意拈得詩二房及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爲第二卷矣。豈數爲之缺。或者不知。以爲踵丁丑舊例。而實非也。猶恐小遜解聽余言。開五經兩卷之例。明年兩卷皆拔。復有五經一卷。名趙天驥者。在山西。以五經中式。至是亦在中列。塡榜之際。井研及通州曰。五經只好二卷。如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塡注。是不敢於破例而敢於欺也。謫問二公。壬午之前。何處有兩卷之例。豈中堂擔當。反不如兩宮坊耶。井研不是道。通州甚如何遵際。上以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舉士。小非如此。大事如何去得。

丁丑闈中。羅小遜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得一卷。甚佳。乃破中有鏡字者。忘其名。余未嘗有夢。而搜閱落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異。但首篇承上節愚字來。從愚說到好。又從好說到忠。不作兩平。其先爲同事蕭歷寰擲。塗宜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圈點。且批云。會場大矣。何可少此一種。處之何容。是日何容晨起。似夢非夢。若有人扼其臂者。既而此卷適至。遂收之。卽烏程閔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良堪據。鬼謀非所尊。蓋謂此也。

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復營關節。故評事李森先以擬題推薦。丁見事跡顯露。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遜。因而加慎。則有之。迨後榜出。江西有二人。而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者六十有餘。並副榜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闈中安知其爲東人而汰去之。若拆卷之時。衆目共注。已定之卷。誰得以意改移。夫但保自己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州陞之所爲也。余雖不肖。萬萬不至如此。

胡麒生行人。倖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入丙子北闈。中書陳龍正。闔藏記借其擬題一帙。榜出。所中有胡維學者。物議騰沸。龍正爲醒迷記一通。後維學爲部科所劾。四義刻布。於本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旋得旨進呈發抄。故維學革褫。麒生降處。卽副考閔中旻亦降謫。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擬題耳。出題在龍正。關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何爲者也。且其醒迷記不過因物感之。及更加詆毀。不受其饋杯耳。有何發奸之功。而超然事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

此科解元馬之騄。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第諸生。吹索字句。投揭於陳啓新。遂上疏糾。於是主考黃東厓上疏自明云。吏科無衡文之責。啓新非能文之人。上發吏科句意可知也。部議竟以殺字不雅。罰主考四科。無論一字不足以累全文。卽再論一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啓新不足責。儀制業是逢迎啓新者。推其用心。何所不至。自庚午姚現聞希孟以中武生被處。北闈遂爲畏途。蓋於殺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張我縣序及。先則託疾杜門。因以方逢安爲主考。是科獨無議。爲希遇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爲宜興師所不喜。甘心落入北闈。或請余曰。業已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闈。余曰。是則罪之大者。噫。亦良苦矣。

劉釋芳。可數之子。年雖幼。而文字儘可中式。乃部中不肯同官。以伊巨富。垂涎而不得。則將勘其卷。以爲

奇貨。謂其首篇盡用敦與以崇禮舊文。幾於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況別題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禁也。一二同官。更加狠戾。稍欲伸說其間。便執巨富爲辭。相與目笑之。反似受其賄賂。代爲出脫者。此等閑氣。大不可耐。

子平言命。理乎抑數也。子平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用建子也。以十一十二月爲去年。而以子時丑時爲今日。卽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奇中。京師有王太和者。江西人。人共以爲神驗。一日與傅海峯鍾秀訪之。方巾道袍。屏去僕從。詭言候選之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傅相視而笑。壬午。枚卜。曾以柄用許宋九青。又言六月二十二日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宋和自此逃去。不知所之。

劉幼孫重慶。戶部侍郞。生平有好古之癖。日用之物。無一猶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得爲主。沒後欠債二三千金。皆費於所好者也。余嘗飯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黃色。皆宣廟壇器也。不歲餘。皆散於京師。傅海峯得其一鼎。價一百二十金。其買時蓋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是也。

徐僉憲鑑攜一元章石卷。凡百餘種。五色俱備。其石各有所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奇狀歷落。目所未覩。

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栴檀佛立像。在鷲峯寺。有古記。其質深黝。似金似石。間有似木處。乃西國塡王當釋迦佛在時所造。自龜茲入中國。歷二千餘年。像莫古於此者。其一大士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栴檀像萬歷年間覆之以金。殊爲可惜矣。

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絹爲香烟所侵。黑色。持向日中。僅辨髣髴。閱數軸。往往目眩。無能一日盡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

殿試之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關所從來。則正統年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旣下。倂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眘顧允培爲都科。復出調馬銅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凹。其正文陛起者。藏番人處。大篆云。皇帝聖旨。下爲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死。外以紅皮爲套。旨之旁有細字曰。撒刺哈。必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當在茶馬之前矣。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歎耳。

太僕寺石刻羣馬有二。一史道碩。一趙孟頫。皆王鳳洲世貞官太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共知。史、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爲奇。筋骨鬐鬣。更加峻嶒。借此以久其傳。實爲厚幸矣。

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觀。其像冕旒端坐。亦無餘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龕外有帷。帷中然燈。絹色又古。但見其依稀耳。下有範銅像。貌四配像。則宣廟所賜也。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廬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憩息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豎之堂。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瀆乎。所當議撤者也。

凡入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則然。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爲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保。得非不悅江陵之人。造爲此說。以誣江陵者乎。然近日張瀟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實有此事。瀟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但取戊辰會試錄觀之。內外簾官。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璫帶卿銜。及都御史銜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可營競。趨諂躁者不能改其常也。祖宗以此儲公輔。意深遠矣。

杜穀齋三策册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璃中。過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漲而爲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爪攫拏。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遠近。卅人自分不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炊許時。已抵岸矣。

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登眺可見。有參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彭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

應劭風俗通記。稀姓十餘人。皆爲太守。或以爲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部新書言。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姓氏稀僻者。謂之榜花。余考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智潛（元氏人）。衛朱欽（富平人）。永樂十三年則有巴鏞（江西都昌人）。宣德五年則有薩琦。正統十三年則有越堅。景泰五年則有上泰（江夏人。上字異音）。茂彪（[illegible]人）。聊讓（蘭州人）。天順元年則有上志（朝邑人。與上泰[illegible]）。[illegible]則有貧茂（公安人。[illegible]）。成化二年則有乙謙（海州人）。沃頻（定海人）。五年則有勒鑑（曹縣人）。八年則有閻鉦（邵州人）。閻玉（趙州人）。十一年則有仰升（無爲州人）。滑浩（太醫院人）。十四年則有才寬（遷安人）。鈕清（會稽人）。弗欽（盧龍人）。二十年則有稅新（四川南溪人）。二十三年則有作紳（淄川人）。艾順（代州人）。宏治六年則有岳春（合肥人）。院賓（順天人。[illegible]）。潤深（滁州人）。仰儒（餘杭人。[illegible]）。九年則有汝泰（吳江人）。十二年則有牧相（餘杭人）。十五年則有胥縠（潮州人）。正德元年則有燒鸦（內江人）。三年則有銀鏡（蘄州人）。六年則有頓銳（涿州人）。九年則有底蘊（孝感人）。及從（交河人）。十二年則有件[illegible]（莆所人）。十五年則有紀珊（忠州人）。畦紘（武定人。[illegible]）。初杲（滑山人）。嘉靖二年則有阿其[illegible]（代州人）。五年則有拱廷臣（阜林人）。八年則有畔堤（丹陽人。[illegible]）。郟鼎（太倉人）。十一年則有承林（嵩州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吳江人）。順擬（武昌人）。步允濟（蘄州人）。卿文瑞（公安人）。需賓（濮州人。[illegible]）。二十年則有鄒綸（會稽人）。戊中和（[illegible]）。二十九年則有操守經（[illegible]存梁人）。三十二年則有鈔介（彰德人）。三十五年則有操時賢（涪梁人）。隆慶二年則有成依良（[illegible]人）。五年則有由[illegible]（[illegible]縣人）。令狐氏。唐宰相族也。當時以四族單少。有相認者。即收之。甚至姓胡人。亦冒稱令狐。或嘲以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當縣中。有進士令狐泌。近日有新城令令狐永禧。不知其爲宰相之後否。以上四十餘姓。皆從會試錄得之。非傳疑也。又益都有郇姓。本毛詩郇伯勞之之郇。乃晉璞。不晉旬。郯城有糕（音卓）姓。亦巨族也。黃縣有淳于。即髡之後。歷代盡其存。大顯於唐。碑表相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范黃縣云然。又山東有舉人雎坤。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自言音雎神。又非不識號卷之比也。其不係士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又未可盡記也。

玉堂薈記卷下

癸未九月。經筵進講君子有九思一節。余先期撰講章送閣。進規處有聖不自聖一語。非研使中書來曰。此語上所最厭。宜改之。余即易以別語。因思堯兢舜業。古來帝王。發勤不已。無非不自聖之一念。何至以爲厭也。此語可厭。則講書亦可厭矣。區區小臣。不敢懲執己見。非研恐不得辭其責。

辛未。羅范江驗義送講章於閣。烏程令改。不肯。遂至疏參。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驗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殿改不聽。自媿不能表率後進云云。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聽天縱。而驗義曉曉多言。遂以閑住處之。夫講章豈有二例。況多少之間。惟視文義爲斷。又非有一定之限也。烏程不過借題以處羅耳。乃如部議天縱不須多言。安用講書爲也。一枝一訣。後來講官無所措手矣。

日講。與上止凭一几。寶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非預誦精熟。往往致誤。知視者尤苦之。何香山爲講官時。講尚書至鳥獸胡底。實然不記。遂不能終講。翌日上疏引罪。韓芹城四維壬午冬秒。自少司成加中允爲講官。舊本短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不能復措一語而罷。又數日復然。乃自陳怔忡健忘。於是准辭日講。但帶官銜佐成均也。

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適過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一條。上問何爲遺此不講。蓋宰咺稱名。以見宰之非宰。疑講官爲執政諱也。其實諱賵字耳。至于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上皆令補進。其時王素公錫袞爲

講官。乃以天字立義。言聖與天通。無論死生疾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欺天乎。論極有關係。且進講須誦本文。末節死於臣之手。及死於道路。是何等語。病廢之上。無故宣此不祥之言。假亦非所宜聞。春秋講章。與他經頗異。多不用進規。每講僅一條。甚至意義少者。寥寥數言而畢。但以一人專講。不復更替。爲勞宜與師柄政時。越次而用劉允中若芊。乙丑諸公甚不平。宜與師不顧也。允中講官三年。越陞至諭德。反在乙丑諸公之前。癸酉冬。漸有柄用消息。或云。因爲講官而用力於內也。一日早朝。有消匿名單於左掖門內者。多言閨門及鄭鄤閒事。儘不堪道。一時鬨傳。劉不自安。因乞假歸。無幾。即以病卒。此可爲詞林躁進者之戒。

王公錫袞。雲南人。方署吏部印。又爲講官。每於事隙撰講章以進。是時上或連數日御講。士不廢部務。每日撰講。雖督精熟。至於不遑寢食。而因講納忠。往往而有。一日講禹吾無間然矣一節。進規略去各項。獨重溝洫。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其於東南財賦之區。裨益良多。但河北水旱。非溝洫所能救。東土諸泉。以濟運故。尾閭洩之。民間不得沾溉之用。而荒饑以來。蒿萊盈野。雖神禹復出。將如之何。夫天下大勢。糧積時則重在江南。策形勝又重在河北。近日傅司農淑訓。將邊腹餉款入不副出之數。刊刻成書。每遇閣臣有詢道之語。隨從度閣。但送餉款一册。不復處覆。余壬午入都。詢諸七州縣逋餉。司農亦以此法應之。吾恐天時人事。兩值其窮。將來饑饉。豈但入不副出而已。天下大計。非可與貧窮作家量入爲出者比。乃不的畫籌急。而欲塞杜請餉者之口。殊屬者不當如是也。

庚辰秋。上傳諭。欲素食終身。以聖母蚤崩。不及養故也。此殆託言。或別有所感而爲之也。一時輔臣有協李印濟紹賢有疏。大要爲主上愛口腹。謂不宜以淡薄自苦。自古帝王之孝。不須如此而已。上甚優答。不允。不知此等揭疏。何所見而爲之。夫上之感動及此。必有大不安於中者。乃不能引類暢言。以成就君德。而反言不宜淡薄。何其言之陋也。余謂宜備極贊美。而更推廣言之。是上以聖母故素食終身。大孝至仁。千古無兩。但帝王以天下爲一家。民物爲一身。則仁孝又不止在素食也。素食之意。將以惜物力。則買辦需索。造作進奉。以至非時之賞賚。鋪張之濫贏。何者不當裁節。將以惜物命。則緝獲聽斷。拷訊疑獄。以至財與命相連。法與情兩乖。何者不當寬貸。推此類言之。使天下無一浪費。無一窮冤。其爲素食也大矣。揆之聖母之心。何等欣慰。即日御水陸之味。何損於仁孝之一毫。今議及議誠。多在外庭。而監局之中。其爲縮任意。殆將無厭者自若也。受書之正。一毀一加。至於加無可加。比無可比。但言奉旨從重而已。其者臨衛組獲。即爲平反所不及。十有九死。萬一得生。而其家已破。封鎖之事。間殺忤撫。不聞殺總兵也。間有總兵乃其庸拍無能爲者。故總兵益驕。忤撫益危。皆非所以惜物命也。持此不疑。而避腥羶茹蔬果。將恐聖母在天之靈。有憮然不樂已耳。以此進規。上未必怒。何諸人之疏。絕無此意。失悟主之機。沮爲善之路。良可惜也夫。

李西野化龍。山西人。考選。部擬御史。上自改爲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譾劣。僅擬御史。已爲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於臣。而特改爲科。恩則厚矣。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此言可謂切中。出於自言。尤人情所不肯。上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起。其與李互易者。爲臺中胡某。試卷中有睚目而視語。爲上所惡。因易之。或言吏部進卷之日。胡夢大雨雷霆。西北角起一龍。失蹤而墮。及旨下。易己者乃山西李化龍也。亦奇矣。

是次考選。亦有真定府同知許自表。以原擬御史。黎玉田易之。自此遂開內改之端。而當事者漸至用以行私矣。黎爲同知半年。升昌平僉事。踰月。遂升遼東巡撫。許以明經起家。既得御史。管京差。踰年。挨次當授宣大。意憚於往。乃疏參烏程。得旨嚴調。補上林署丞。繇此觀之。未見其當易也。

己卯考選。亦有內改數人。吳昌時以部擬禮科。改部屬。而韓城之怨。繇此結矣。是時上自命題。復何爲議。凡言不可復者。即入選。或云。武陵密議。乘遼東。推閣爲辛。故以復爲比。未知其果然否也。

張盛舟作梅。戊寅有疏。論高起潛。上怒。責令回話。方疏下時。草所坐室中。磔磔有聲。榻屋一時俱開。出視之。寂然無一人。張甚懼。自意當得禍不測。但業已論事。無可如何。默坐久之。再理前草。及疏上。止於降調。乃知鬼神弄人。有志之士。決不爲所懼也。

吏部侍郎張捷。宜興師之私人。即烏程之姦黨也。幾無日不至烏程家。張亦無日不至宜興家。宜興去而張爲少宰如故。一旦太宰缺人。擬推未用。垣中呂黃鍾上疏言。何不於侍郎中特用一人。中書翁可聘駁之。謂侍郎止有二人。其一詞林。無升太宰例。非擁戴張捷而何。呂因舉詞林爲太宰者以辨。時賀江夏在吏部。不聞以知人擅長。且自有詞林本等之官。安見其當爲太宰。呂此疏出。而其擁戴益不可掩。故未幾即轉年例。然而張如故也。會乙亥內察將及。御史劉宗祥素有貪聲。自知不免。乃發捷與己私語。有當事者專欲用內察語意指烏程也。有旨詰張。張乃以閒住去。劉因免於察典。旋陞江西巡撫。夫以不易去

之張捷。而劉能去之。不爲無功。但發人私語。非正人君子事。況即與己之語乎。以此逃察。其人不足敬矣。

省中蔣德璟。即谷江相君之弟。亦因察典將近。上疏參房之驥。奉旨云。國持考選。原係舊典。何言無例。時之驥爲大學博士。議與考也。蔣欲借此建言。而不知房之與考。先從政府得之也。疏既被駁。蔣竟以察處。蔣與劉均一借題。但有工拙之異耳。要之蔣之心事。仍可對人。劉之心事。乃不可以告妻子也。主察者避其所急。而甘心於其所易與。亦大憒憒矣。

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戊寅考選。御試。疏中稱百姓之困。皆繇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即有剿餉練餉之加。實因曾議而決計也。夫爲政須令有餘地。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吏未必廉。而加者真加。困者乃真困也。曾豈其昧乎此。不過一時逢迎。姑借以爲功名地耳。曾進館未久。復上民惟邦本一疏。得非有所不安於中而欲以此收前言之失乎。或曰。就義前後兩截。可謂逆取而順守矣。又半年許。以疾卒於任。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己之一官。此天地祖宗所不容。曾之死。蓋陰禍也。

漕運舊例。有士宦換船之說。沿襲既久。並帶客貨。神廟年間。所帶日多。運軍以此爲生計。視船如家。甚愛惜之。其有淺阻之處。自雇剝船。公私兩濟。蓋未有私貨得達而反棄官糧之不達者。祖制寓意。深且遠矣。

遡以運卑運滯。一切嚴禁。間遇私載。則沒入其貨而加重罪焉。運軍日貧。商販裹足。剩載既已無力。一旦淺阻在前。惟袖手而視。委罪於河道。甚且有燒船以鬮糧。棄船而潛逃者矣。何者。非所愛也。自古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乃因以集事。故私不妨公。平者所不靳也。不然。適足以致慨而已。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士大夫猶或難之。而以責之運軍。此萬不可得之數也。籌謀國者宜熟思而愼處之。

丙子春。有廣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上命收覽。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而損憐卒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務。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夫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稱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虛。夫言有可採。卽芻蕘不廢。況貢生乎。

自驛遞裁減冊封大差。人夫不過十二名。一與之外。僅餘四名。不足以供節冊之用。乃有封王妃者。冠服或二三損。新例又多併差。一府而有二三王。妃則冠服多至八九損矣。其人夫仍是十二名。往往自雇脚亂馱之。蹩躄道塗間。大爲褻體。夫臣子奉差。卽自雇脚力。非過也。冠服乃朝廷之法物。須降諸王典禮何等隆重。而下同商販。動輒擴貨。此甚非所以重帝命也。余方在籍。諸君奉差至齊。有見過者。擯指相告。余戲謂。不見夫解銀者乎。夫馬俱足。吏加護送。彼亦一錢糧。此亦一錢糧也。所爭者。出入之異耳。諸君以侍從之臣。持節之重。而不及一解官。何也。世事至此。付之浩歎而已。

宗藩之廢替久矣。非官紳諸人敢與抗禮。而其勢既窮。雖欲沿傳制而不可得。且將軍受各官拜。亦舊制也。國初。將軍甚少。間或有之。其親皇曾孫也。卽受各官之拜。彼此交慚。今傳經累葉。其非皇支者毋論。卽列在皇支。皆王孫。非帝孫也。周藩郡王。多至七十餘府。將軍不下千餘。每遇散給祿糧。塞路盈衢。無非玉帶。而欲撫按司府而下。一一拜之。有是理乎。今上繇信邸承統。故留意宗藩。修復掌故。要之。當嚴初親近。無煩申飭。其禮自隆。若遠來宗姓。卽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化。古人言祖宗親盡。猶且當祧。況於宗室。嗚呼。此至言也。

國初。親王不時來朝。故高皇帝定親王與皇太孫相見禮。公見之後。仍有家人禮。至陵廟行禮。太孫居中。稍後。親王兩旁。在前。天順初。召襄王來朝。已不用家人禮。而欲天下宗藩。隆重如二祖時。何可得也。況熙宣而後。防禁日嚴。閉著一城中。無異囚拘。各官之於親王。惟無失大體足矣。郡王而下。儘可通融。講鈞敵之禮。一切舊制不能復。亦不必復也。唐親王皆出守郡。黜陟行賞。宋親王班在宰相下。我朝雖無此制。然江陵盛時。於親王皆以賓主相見。其受封在江陵爲宗伯時者。又側坐稱門生。卽云紛餘所控。躐爲非宜。然而朝廷益尊。不聞親王遂以此貶重也。矯枉過正。將生事端。亦豈親親之道歟。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藩上疏。言各官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用拜帖。書大字等款。各藩卒不聞有此想。獨中州爲然。此誠各官之辱也。部議覆上。覆疏下。署部侍郎陳子壯於獄。傳聞上怒甚。欲加廷杖。有此瑞跪疏。乃止。宋炎唐藩杖殺二郡王。上乃不懌。留而未發。尋又疏請統兵勤王。總亦內不自安之意。非其有他志也。上審。敕撫按押發高牆。其旨云。一日殺二郡王。滅絕人倫。背違祖訓。莫此爲甚。向使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

從而禁錮高牆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上而不愛宗藩則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

魯王壽鏞所寵孫氏。濟寧人。其出甚微。晚年以五千金助餉。爲孫氏乞求名號。部議。魯王已立世子。世子亦庶出也。今之此舉。獨不爲世子地耶。上從部議。幷卻其所獻云。

魯世子以派自號乾山。其宮中所築假山在乾位也。山中有洞穴地爲窟室。極其深邃。以錢貯之。晝夜然鐙。凡諸用物。靡不具。蓋因德王被擄。中州福伊等藩相繼淪陷。爲此山以備緩急。可避也。壬午。兗州破。世子走入穴中。宮奴引兵至穴中得之。拷追金銀略盡。以弓弦縊殺世子。方縊。世子呼曰。當先殺我子。不知何意。竟如其言。世子身知多髯。通體皆黑毛。長可寸餘。異常人也。

濟南破於正月初三日。歲內二十九日。在圍城中。猶令縣令追餉。兗州被圍。世子止捐三百金。乃預借祿糧。取之兗州府庫者。有何太太者。魯先王之妾也。聞事急。自捐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五百金付外。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青州被圍。衡王號泣。召各官出金銀於庭。恣其所用。青州得以無事。乃事平之後。將容貯外解各銀照數扣留。以補所費之額。惟祥城八月之圍。周王費至數百萬。卒以保全。眞強人意矣。

宗藩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大要宗室能文者。江右爲最。楚蜀次之。科目之開。本以收羅天潢之俊。何必限以定額。各省屢請不允。至己卯。有多中宗生一名者。輒裁去民生一名。厥後遂止如原額。是不欲其濫

進也。乃科目之外。又有換授。每藩多至五七人。選除未盡。繼者接踵。一宗才耳。與其旁及換授。曷若稍廣科目。且換授易。科目難。久之。將盡趨換授。而科目廢矣。使宗室諸人。不務讀書。專事鑽刺。未爲得策也。換授之法。皆自親王保舉。莫多於江西寧府統字諸宗。以換授在仕途者。不下六七十人。且本府無親王。則各郡王所保舉也。維小選曰大都以五十金求薦。得之甚易。故多至此也。至京復加營謀。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不失爲州縣正官。吏部唯嘉專以此爲奇貨。夫宗才換授。原以用其才耳。中書閣曹。何長可見。乃以處最優者。使帝室之胄。金錢橫行。垂涎於異省。其恩歲宗貢。號爲正途。反遠遜不及。此所謂舛也。

舉人朱由楔。徵諸宗以會試副榜。求准殿試。此宜允而不允。舉人未登正榜而優處者。在昔則有孔胄。在近又有顏茂猷。況以宗室近屬。求赴廷對。何用靳之。朱露一朝親縣官。率意上書。一味逢迎。非能言人所不能言也。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鐘。記暫用之路。開僥倖之端。往往如此。所未解矣。

朱統飾。亦寧藩宗室。飾字本音飾。其義亦同。而江右人多呼爲布。何也。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使人館者。改授中書。卽告假去。又三年。値宜興師爲首揆。閔太宰洪學秉銓。乃入京辯復。統飾本宜興辛酉所錄士。而太宰爲江右座師。皆其文也。繇是得復庶常。癸酉授職。壬午南闈副考。後序中以宜興師乃兄比卜式。蓋辛巳相隨入京。輸米五百石。選得光祿署丞者也。以比卜式。恐亦非其倫矣。

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爲朱統鈺。朱容鉡。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也。二人未曾疏請。恩出特賜。准入玉牒。是上所重在科第也。乃又有時而不重。何歟。

庚辰就教舉人一百餘人。就教歲貢生近二百人。旣試。上傳諭吏部。悉與部屬及州縣正官。又書此係特

用。後不爲例云云。於是舉貢間選。俱照甲科資格。惟吏部選得兩司務。其餘部曹。無不選授。諸人出於不意。自記特典。一時意氣出於甲科之上。此不得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資無多。不足以充選後之費。在京職猶知節嗇。若選得外官。其勢不能無所費。又謂官出意外。雖費僅可取償。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債主。亦以金錢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負債多以千計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謹者亦將坐困。究至吏治人才。兩受其敝。謂此新奇快意之事。可爲乎否也。余州亦選一新守。隻身而來。有京債七人隨入衙中。未數月。而被論以去。其人能文。又謹飭自愛。而受累如此。則其餘可類推矣。

欲行保舉之法。但限某官而上。方得保舉。如宋之薦舉。自代可也。不必以一時類舉。今之保舉。至刻成齒錄。儼然若一科目。然格套漸成。營競乃起。故有千百賄賂。謀保舉。又謀選除者。皆一二年後。末流所必至。吏部又欲就中低昂。以濟其私。於是訪考有縣丞主簿等官。與考諸人。即欲不更加營謀。而不可得。夫以正官舉。即當以正官用。稱與不稱。自有連坐之法。與吏部何預。若果文義疎謬。不堪臨民。駁回可也。甚則罪及舉主可也。何用曲加調停。降選丞簿。擬棅歸己。賄賂公行。皆由吏部之不肯耳。

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以至生員。未有及童生者。宋今礎之晉。時在垣中。獨保一童生。余怪問所以。宋曰。此人雖曰童生。其實年老。不能爲官。聊復濫賞。以免連坐之累耳。當時爲之一笑。其人既經保舉。即於里中甚[illegible]。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其人怒甚曰。吾今已爲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兒婦於庭。或言以其夫代者。不許。竟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於官。未及訊質。而童生亦斃矣。

副榜准貢。始自辛酉。本登極恩例也。至丁卯庚午而濫觴。有列名榜上者不與。而無名者反與焉。惟在有力者爲之。新城王與玫、王與馭、皆原榜無名者也。至甲戌弔察歷科副榜原卷。於是原榜有名而卷偶失落。亦有被駁者矣。明年復令禮部較閱原卷。量留數名。以符前旨。其餘槩發本學肄業。於是未選諸人。仕九龍回。己卯。楊武陵建議將副榜充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或多假增。議於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於是陞副榜尤爲得人之旨。其人既貢至監。但考一二級次。便以科道自居。移寓製衣。儼然候除之官。故言者有曰。同一鄉試也。爲正榜者試畢而歸。寂無一語。爲副榜者。乃人懷覬覦。希冀得官。此真不可解也。武陵不足道。副榜一事。非有異同商確之煩。而十年之中。忽行忽止。忽重忽輕。無論無以服士子之心。亦非所以持政體矣。

國學援納。原非祖制。以首善之地。廣收銅臭。最爲不宜。第相沿已久。從來無敢罷者。乙亥。忽傳諭一槩停止。一時以爲盛事。或以問余。余曰。援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耳。又問何時當罷。余曰。外患悉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或曰。若然則更無可罷之期矣。余曰。援納雖非美事。然猶勝於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無已。而獨罷援納。可乎。即罷亦暫罷耳。明年丙子。科場屆期。攜銀自遠來者。皆廢然而返。又當戶部窘乏之日。急欲得銀。而停止方新。不敢言開。於是公私兩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踰年之後。其例復開。何所見而停此兩年也。乃知爲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慕其名而爲之也。

援納之復。部議不論廩、增、附。一槩以二百七十金爲額。久之。惟附學納銀。而廩增裹足不至。乃復照舊例。

其意以爲增廣多冒稱也。乃并廩例而加之。及不可行。而冒稱乃如故矣。久沿之例。即聖人無如之何。塡將計算。徒以傷體示陋已耳。善謀國者。殊不在此。崇文稅課。以邊患逋欠數多。責令事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稍月而所[illegible]猶多。一主政核管。驟減舊額。繇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關而止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清德州即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逋俱完。新課充溢。此公惜偶遺其姓名。此等手段。可作戶部尚書。與援納加銀之議。異事而相反也。

援納既停。監生漸少。於是開選貢之例。謄錄分卷。一如場中事宜。節減七義爲五義。省三場爲二場。其額每州縣一人。有不堪充選者。闕焉。本以充成均之選。非有異也。諸與選者。一時高自標許。以爲破格大用。即在旦夕。遂欲凌科甲而上之。及廷試畢。一槩入監。了無他異。其年暮家貧者。又不准就教。勉完監事。黯淡而歸。至家與諸生無別。反損去廩餼之資。强半悔之。乃知張皇一番。殊屬無謂。不如以選貢遜選貢之爲得也。

甲戌廷試。進士倪學士元璐爲受卷官。與其事諸人言。文昌入豫。今科鼎元當在中州。已而傳臚果杞縣劉理順也。先是景泰甲戌。杞縣孫賢爲第一。宜興徐溥爲第二。至是劉爲第一。宜興吳國華爲第三。相去一百八十年。地方甲子。往往相符。信乎非偶然也。

庚辰殿試。照例進呈十二卷。上取餘卷。再三。皆以十二卷進。遂至三十餘卷。因而召對。問禦邊靖患報讐雪恥之策。諸人各有所對。獨通州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倫之中。因以恥字立論。累數百言。明朗可聽。上爲傾耳久之。時朝臣在列者。皆謂且爲狀元。已而果然。中庸曰。知恥近乎勇。魏之立論。亦奏疏體。槪括一字。易於見奇。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實原於此。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illegible]宜。吾恐海內拭目竢之矣。

壬午六月。宜興師薦用蔣晉江、黃晉江、吳興化。至十一月。復薦王巴縣。六月之薦。從衆望也。其薦蔣晉江者。以其博雅工文。將閣中選述一切委焉。則與上言之也。十一月之薦。以熊、姜、楊、寥、諸人。漸有異議。將資巴縣之辣手以爲援也。上皆從之。至通州之用。宜興絕不與聞。上之疑形自此成矣。猶不悟而自出視師何也。宜興既罷。興化同時開任。雖各有其事。而先後薦用之人。豈能復安。則兩晉江及巴縣之罷必也。癸未主考。越兩晉江而及通州。則已示其意矣。出闈之日。黃以一疏准辭。蔣宜即去。而因循未決。其後則欲去不可得矣。出處之際。其難也如此。

通州上疏、在壬午十一月。而三月始召對。其疏亦當議。惟借以爲大用地耳。初召入。至閣說知。既出。又至閣。言上加獎。稱將就擢用。而未言大用。宜興對諸老言曰。衙門正苦人少。將借此分房。今又別用。余何言以魏陳言兵事。疑上或用爲樞貳及督撫也。不移時。而入閣辦事之論出。宜興見之駭然。而上之疑已。殊未之覺。嗚呼。明者見於未形。況彰著若此乎。

初諭陞禮部右侍郎。魏疏辭甚力。上改爲侍講學士。原不甚錯。以魏自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蔣若

單用東閣大學士乎。學士五品衙門之品級已極。其加官。雖至少師。仍學士。仍五品也。若言無五品入閣者。亦豈有四品入閣者乎。宋拘沿襲之陋。閣議未為當也。獨怪通州不辭入閣辦事。而極力辭侍郎。辭學士。其疏歷引伍正彭時以修撰入閣辦事。無非明己之入閣辦事不為躐等。但不必陞官耳。官重乎。辦事重乎。居其重而辭其輕。以為不失吾之重者。而其輕者轉盼仍吾有也。此等心事。殊欠光明。吾於其始進而知之矣。昔蘇子瞻中制科。上欲授知制誥。韓魏公以為不可。復欲授起居注。魏公言起居與制誥相鄰。亦未可。乃除直史館。子瞻深感之。古之自處處人者如此。萬萬非吾輩所能及。稍倣其意。一再固辭。未必上之遽中止也。今貪鄙情態之狀。先見於辭疏之中。異日遇國家大事。欲其以去就爭之。何可得也。吾非有意深求之也。使僥倖得賢輔之效。而余獨被失言之名。所甘心矣。

本兵之難久矣。外與督鎮為二。內與輔臣為二。就己所能為者。又不能盡得之於上。故無事則虛度日月。有事則萬難支持。張鳳翼為本兵。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敵。先是以備本兵梁廷棟為總督。梁繼南至。張自京出。一籌莫展。幾輔數十城皆被殘破。兵退。二人尾其後。途中但見大樹白面書曰。各官免送。所在皆是。二人度既出。且攝重罪。惟日服大黃取瀉。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及刑部擬案。梁擬斬。張免議。然則梁死為官。張之死為不幸也。

國初但有大帥。後乃以督撫制之。則開擴與承平。其勢異也。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驅使將帥。如左右手。然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撫三鎮七之議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為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大。督撫為贅設矣。既成贅設。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類多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朝廷畏之。而欲督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尊於朝廷之上而後可也。一日章疏中論撫鎮者。有云不足以制其死命。上塗抹之。批云。制其死命。是為何語。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兵者。死事也。自古善馭將者。皆云往往得其死力。死之一字。果為過否。嗟乎。難言之矣。

上重武臣。外衛指揮而下。戒飭撲責之法。一切不得行。但許參罰而已。不知事有不至參罰。而但須撲責者。一概停止。則廢法矣。且各官有甘心受責。而以參罰為過者。相沿已久。今一旦更之。不以為優其體。而以為大不便也。有巡方杖指揮者。輒得降處。遂相戒以為不可。而皇城巡視科道。其杖指揮自若也。不止自杖。或又奉旨杖之。同一指揮耳。京衛不卑於外衛。巡視不重於巡方。而其分別若此。良有所未解矣。

武舉。非祖制也。洪武歷三十年。諸凡法制。罔有不備。雖以靖難而用武極矣。獨未及武舉者。以為兵事非可以暇豫習。非可以科目得也。且國初將才。不可勝用。焉用此為。至成化年間。承平既久。乃做文試而為之。纔試騎射。加以策論。以為讀書不成。去而學劍者之地。鄉試積累。約至三科。會試既捷。亦止分授贊畫。不得管職。其有力者。或得建大將旗鼓。其無能為者。淹滯終身而止。假捍禦所資。殊不在乎此也。若是乎已收而姑置之。蓋以科目序升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遇之徒。有所階以自進。即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為患。此弭亂之微權。非論才之盛典也。今無故而尊之。與文試等。無論非祖宗之舊制。亦豈開科之初意哉。

辛未。武場定命。技勇策論兼優者為最。策論優而技勇稍劣者次之。技勇優而策論不能者。又次之。其技勇劣者不准。榜出。仍有言者。遂至下主考於獄。至甲戌二場大試。步箭中者甚少。監者恐入場人數不及原額。上疏請之。但有一箭。亦准入場。是所重又不在技勇也。兩科之中。立法參差。一至於此。至於原卷進呈。往往取馬上九箭者。置為狀元。假使上親至武場。見所為馬箭者。未有不哂其兒戲者也。甚乃移之文試。使入控馬而馳。相去尺許。插箭於上。此必敵人相遇。皆木偶泥塑而後可也。將焉用之。

武場。原止騎射。辛未加以刀石。刀三等。自一百二十斤至八十斤。石三等。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開場之日。有武舉趨而進曰。請問今日選將才乎。選家丁乎。監者曰。今日臨揚誠典。以應主上搜揚之求。何云選家丁也。對曰。既選將才。須存將體。須識將略。為將者全在機警。勝負所爭。在毫芒疑似之間。即武經七書。猶患其為陳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應此常套。至於騎射。雖武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餘事。聊復試之。窺見其一斑耳。若在臨陣之時。全不恃此。況復增此刀石。無論力有強弱。未必能勝。即真能舉石五百斤。舞刀一百二十斤。有力則誠有力矣。一旦遇敵。安所用之。以為戰將且不可。況大將耶。以將才選而與選家丁者不異。此武舉之所不能應也。請辭而退。於是長揖而去。監者媿其言。又壯其人。使人留之不可。掉臂竟去。意此亦非常人也。

會舉舊例。卷分邊腹。每十分為率。邊取八分。腹取二分。以邊方之人。素習戰陣。故多少懸絕如此。京師舊為腹卷。人盛者少。辛未。改為邊卷。蓋勳衛諸人。以腹卷額少。願入邊卷。故請之耳。繇是八分之中。京卷居十之六七。而邊卷反寥寥矣。輦轂之下。事事諳熟。窮邊健兒。安能與爭多少。此於諸人誠便。而於分卷初意。能無相戾否。無論臨揚之選。強半紈袴。非所以光盛典。且京師貴近。而命之曰邊卷。顧名思義。可乎不可乎。乃無一人言者。何也。

初議。臚傳武榜。謂殿廷不便於騎射。若止命對策。則與文試無異。故仍取原卷進呈。然自古臨軒策士。未有不與試而仍用原卷者也。此制終屬遷就。非確議也。辛未狀元王來聘。選得揚州遊擊。以武元而官腹地。殊為未稱。後升昌平參將。丙子。死於敵。亦可以無媿矣。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此不因於地。必驗於天。惜倪鴻寶不在此。當煩其推算耳。

辛未考選。猶未及錢糧也。既考之後。更核錢糧。於是畢司農下獄。熊魚山開元、鄭鷟庵友元、俱以爾去矣。自是考期將近。先核錢糧。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問撫字。專問催科。而循良內召之典。化為錢穀鉤算之局。此亦世道之一變也。自是徵解日急一日。考成日嚴一日。戶部奸吏。上下其手。不惟多通賄賂。即少通亦是以為累。余每從候考各官。問得其詳。凡錢糧以十分為率。其未完至十分者。革職。未完僅一分者。免議。其餘各有差。此成例也。但錢糧原分數項。有一項多至千百者。有一項少僅一二錢者。縣官解銀。必須逐項細列。每項解若干。雖零星銖兩。亦為搭配。間或遺漏一條。則千百之已完。不足贖此一二錢之未完。奸吏且將借以為題。而以十分未完革職矣。既經革職。須向此吏更求開復。故有欠僅一二錢。而費至數十兩者。此作縣之苦。無處告控者也。今不敢望未完之數。曲從寬假。但求已完之數。概許通融。一戶部向

豈能爲瑣瑣對簿乎。此惟精明司官。足以任之。而部屬歷俸已深。乃轉正郎。不數月而遷官以去。一切參罰。總悉吏書其稿。但知未完爲負。誰肯因彼貸此。壁斗吏治而止核錢糧。既已非矣。就中曲折若此。孰爲縣官伸此冤乎。

錢糧之累。莫甚於內庫。尤莫甚於本色。有延至十餘年者。拖欠者十之一二。抑勒者十常八九。即拖欠亦因抑勒而拖欠者也。至於鋪墊之費。或浮於本色。而盤用水脚不與焉。積累通計。甚曾相倍蓰、相千萬也。鋪墊之外。又有需索。需索滿意。不問美惡而收之。徒爲內庫之朽蠹耳。嘗有暫請改折。而不廢鋪墊、照舊解入者。上不允。蓋鋪墊有限。抑勒無限。此該管內璫之意。非上意也。

本色外解。一駁一累。其故甚莫如弓甲。凡弓皆上自開試。上力甚大。能開勁弓。其一挽即滿開者駁回。其半開者乃留。及頒給行間。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內璫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或厚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務精之。而皆至於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爲可惜也。

自壬申冬。每一開壇。則合百官進馬。并及鞍轡。勳戚有進、有不進者。輔臣六卿侍郎。每人一匹。其餘每衙門共進數匹。或合進一匹。皆於御馬監上納。收馬之處。門外常繫數馬。其進馬者。皆道役齎銀以往。就發易馬。旋即交納。如有以他馬入者。雖千金之駿。不用也。翰林合院共進二馬。每次合貲。使當該吏至彼爲之。審疑其不無侵費。庚寅冬。張坦公縉彥、初入詞林。偶知有善馬處。乃託以市買得馬四匹。皆百二三十金以上。同官謂必且得當。及至彼。則四匹盡被駁回矣。於是取原值如故事納之。仍餘銀數多。此事未審上知之否。進馬原以急公。乃適爲內璫射利之端。彼所需之馬。官馬乎。私馬乎。官馬原有定額。不可鬻也。私馬安得如許。且又不當鬻也。一人之手。自鬻自收。馬從何來。銀歸何處。假使按以軍法。當寘何典。而莫敢誰何。徒勞竊歎。余之所深惑也。德州爲太宰時。亦有此論。閣臣之外。惟衙翌公進二馬。少宰田唯嘉進二馬。德州以太宰無所進。蘇是五部及侍郎以下俱止。德州非能以此持衡。第心否而外以請自矜耳。事平。上於進馬七人。每一匹酹以一表裏。蓋有所不悅於中。而復難於言。以此微示其意旨也。

官方之散要貴賤。其來久矣。非可以驟加低昂者也。以意低昂。終不能得其實。而爲人所借以行其私。則貴賤散要。不自人主操。而反爲所借者操也。此謂權不自用。而倒授以予人用。何若仍其舊之爲便乎。如科道年例之陞。本局劣轉。而上以爲優。不知所謂優者安在。其例陞最當者。優不優無能較也。至當路者借以排斥異己。遇有反於。則以優陞杜其口。或至公論不平。亦解之曰。此優陞也。論其實。某優陞者。是上所名爲優陞者。究竟不優。而但爲借用者多一出脫之名目也。大要年例宜照舊規。吏部會同吏科河南道。一以章疏爲殿最。則無辭矣。間有未協。罪在吏科河南道。乃傾陷於狠辣之手。幾弄於王使之人。中外盡知。而美其名曰優陞。吾不知其將誰欺也。

年例之法。壞於德州而未甚。至田唯嘉而手脚盡露矣。每一番推陞。即有一番喧鬧。廟堂之上。時時戟手露齦。大傷政體。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恃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即以年例處之。其有言者。即以優

陞鋸之。不可勝記。獨凌若柯義渠。以兵部垣陞福建參政。則烏程爲之也。凌與烏程同里。而素不相能。烏程已歸。猶銜之不已。至是有湖紳入京傳語唯嘉以年例與之。唯嘉奉命惟謹。不謀一人。而分卷啓事矣。唯嘉積習故智。無足異者。烏程以執政謝事。而陰持朝局。驅逐言官。亦欲何爲。其年六月。烏程病卒。相距僅兩月耳。一息尚存。萬不肯歇手。可以概烏程之生平矣。

年例每次不過科一道二。蓋約略人數多寡。而斟酌其間。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計之。其人不爲少矣。吳昌時爲選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猥無能爲者。其用意至深。此時鄭元岳爲太宰。從儀部調爲文選。亟欲以特達之知。大伸其清執孤特之意。以見知於上。而昌時別有肺腸。特創此不畏強禦之貌。以恐嚇嬴者。爲異日驅除榜樣。又以勍敵太多。將致他變。故但取人數廣衆以掩之。方自喜其奸無遺策。而不虞人之有煩言也。此一事也。蓋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時自昌時。各有主意。絕不相謀。而事適相湊。在太宰不失爲君子之疏。而昌時爲狡猾、爲無賴矣。

科道陞京堂。原不爲過。但須有建白在人耳目。乃以授之。即均有建白。而所關輕重不同。當以京堂之大小爲別。如事繫宗社生民之利害。及糾去大奸者。皆以身犯不測之禍。俟滿之日。宜陞四品京堂。其次遇事敢言。不爲阿徇。及屢有指陳。俱切利病者。俟滿之日。量授五六品京堂。再次則雖無建白。顯彰才幹。當以年例陞三四品監司。更次則保持祿位。僅免過端。當以年例陞五品監司。已厚幸矣。今科道之中。卞躁枝梧。或至蹉跎不振。而依阿唯諾之徒。僥倖歷俸五七年。便以京堂爲分內之物。無怪乎寡廉之儲者矣。初萬歷二十年間。抗章言事。多在南都。時人爲之語曰。南京科道惡如虎。三年一箇大知府。北京科道綿似羊。六年一箇大京堂。今昔同慨。如之何而後可也。

宋九靑故在垣中一二年間。未嘗有言。一旦自楚闈旋京。示余以試錄。余即於坐上閱之。一策中無一字及時事。余問年兄程策文字甚佳。何以不及時事。宋曰。凡衙門無言責者。須借試策發揮時事。以暢己之所欲言。如年兄詞林是也。若敝衙門原有言責。果有可言。當其疏言之期見施行。何以策爲。余口應之而心不謂然。大都故官之士。有觸即發。隨地可抒忠愛。何論爲疏爲策。如其不言。則策中尙不敢言。而望其以疏言之乎。越數日。宋上一疏。二千餘言。皆指吏部而不及一事。亦不譏一人。但將請通簡要四字。衍爲四大段。以勉諸臣而已。戊寅以封差旋京。余方以田唯嘉事。屢有陳奏。宋見余即曰。年兄有何將錯衙門事盡行作了。余應曰。只因年兄不肯作。所以小弟不嫌越俎。宋有愧色而笑。蓋笑余之癡。而頗難於言也。科道中自有此等一派。見有敢言者。亦知歎賞。及遇有可言處。乃至不肯措片語。一生趨避。專爲身謀。不知國家設此言官。將以底用也。宋後以萊陽城陷被殺。莊周所云。豹養其內。虎噬其外。毅養其外。病賊其內。人生禍福。豈智巧所能移耶。

官由科道升者。每苦太速。了無餘味。李曉湘世騤、自省中至侍郎。僅六年。中間曾經謫降。猶速如是。傅太宰永淳爲御史時。每朝與余同坐一寓。至其爲太宰也。相距四年耳。范黃縣爲御史。兩差俱在余散館之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即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

翰林考滿升官。須及九年。近日講讀修撰。各有敍升。雖不拘九年。大約十年餘而至五品。蓋以衙門無多職級。約略遲速之間。與歷俸考選者正等。故鼎甲庶常。以科相次。三年轉遷。又及後資。不至躐等。亦不至淹滯。法最善也。今以考選者充之。非前六年。即前九年。更歷多年。則其人已老。不爲國家用矣。仍舊例則非人情。改速遷則多躐越。以此知其大不便也。

翰林以前後輩相與。凡稱前輩者。一選館而即是。不問其授職在何時也。至爲後輩。則以散館授職爲准。其未授以前。雖先用侍生。約升四品者。皆改稱晚生。故有僅隔一科稱晚生者。從來相安無異言。此其雅道也。甲戌。以考選諸公入館。皆係實授。與鼎甲認爲同年。是矣。及鄭吳㚖、吳若谷、以庶常繼至。乃相率詣爲程講說。以已實授在先。欲據維㚖之上。爲程怒曰。此衙門舊規。如欲創改。但憑尊意。不必問我。嗟乎。稍稍變法。乃遂有此等。亦咄咄怪事也。

辛未。館選未幾。楊翠屏繩武以粵西兵亂。告假省母。舊例。告假者、皆須下科散館。方得留用。甫踰一年。而翠屏至矣。則以向曾夢爲僉都御史。自知不當留館。而有此來也。旣授西臺甫逢之後。升僉都御史。巡撫通化三年。升侍郎。尋卒。贈兵部尚書。與夢又少異也。

壬申四月。上賜麥餅。庶常以例坐六科之上。無異說也。至端節又有宴。六都垣先日詣二館師家。言庶常將來。俟考方授詞林。次者授敝衙門。又次僅授御史。奈何以未經授職之人。坐敝衙門之上。二館師答以自有舊規。都垣復詣光祿言之。光祿知其不可而難於盡拒。乃以六都垣坐庶常之上。而左右以下仍舊。

至則。同館俱不就坐。相率言之閣中。宜興師曰。自來詞林不論品級。庶常落下。方爲科道。豈有在都垣下者。使典籍傳語光祿。於是都垣之宴。一時改設於下。六都垣怏怏不悅。不就坐而去。

公宴列坐。各有不同。大都以朝班定位。就中又自序品。惟經筵一宴。自知經筵以至序班。共爲一行。就中六卿長貳以及翰林。各以品序。惟鴻臚寺卿。以四品而居史官之下。蓋是宴爲進講而設。故先序儒臣。所以重經筵也。舊規如此。相沿不改。至壬午。余再入京。見鴻臚寺卿序於宮坊之下。史官之上。不知因何更說。諸史官漫然就坐。無與較者。向使余爲史官。必不輕於一坐矣。

莊任公鼇獻、在館中。踰年。忽得心疾。每見人。以手向頸作殺勢曰。殺我。殺我。或接談良久。又復如此。旣散館。授給事中。上疏論廠衛爲害。頗有敢言之氣。旋奉指實之旨。回奏三欵。俱非廠衛中事。莊之耳目原短也。坐此處分。降三級調外任矣。

莊旣被讁。益鬱鬱不樂。疑班役有蒙蔽之者。移牀帷出居外房。又其一疏。稿有枉盡等語。內一欵。言福王爲變。當防。餘皆此類。其族叔少司農欽鄰。戒班役不許寫本人至寓。緣是得止。同館移督候之。出此稿相示。以未上爲恨。因循數月。然後出京也。

揭陽郭之奇以告假復入。有宛在室詩稿。及山居一嘯。多李逵大罵之句。以饋爲程。爲程大不然之。並散館卷中有別字五十餘。爲程以爲殿卷。將授部屬。宜求免旨。溫欲得嘉中。爲程略無悔意。但云原卷見在。徒勞言說而已。爲程雖刻。要之少年乘輿之詩未宜輕以示人。況於前輩。尤不可也。

乙丑館選。僅十八人。由東僅一人。而世家華者甚多。故馬勝千之嶸以無意得之。晚年尤嗜佛。初吠素食。後乃斷酒。以銀八兩作一小釜。自烹蔬菜。不與家人共食也。不妄取。亦不妄交。官邸十年。蕭然無長物。一日同鄉公會至夜。各相持耳語。起坐紛然。獨余兩人無之。勝千因曰。耳語多是習慣。皆有客於閒處細語聊良久。無一語可避人者。乃知耳語非盡私也。以見相與之親暱耳。此語豈其然否。滿腹不堪。代人解嘲。聊以自遣。存以識勝千之心矣。乙亥。病數日。了不服藥。卒之日。自言胸中空空洞洞。以辭世爲樂。直幽寂恬淡。自與悟門相近。亦可謂打破生死關頭者也。

鄭太白之元、癸酉、江西主考。回京之後。頗爲執政所不喜。尋以憂歸。未幾病卒。或云。以場中出題。宜興師云。此以嶔後相嘲也。其題乃女爲君子儒。不知當日命題之際。眞有此意否。然則辛未會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爲斥爲程名矣。豈直輔於次輔。又在所不避耶。

黃石齋浙閩處分。實以刻榜有倘觀題、倘觀法者。其一。所延先生也。倘姓。同稱在春秋房。俱中。拆卷至後一人。石齋異之。然有他解。欲去其一卷。乃重閱兩卷。後者勝前。於是割去一字。改補以印覆之。始出閱然。由是有議。其辨疏言異經雖五作無妨。本因同經而去之。無論兄弟。同經不礙於人數。倘有同經又同房者。如內屍倘本應兄弟是也。縱欲去一卷。便裁其後拆者可矣。何用重閱。何事割補。此非小心之過。即精明之過。其人既有貴富之分。何怪乎其有言也。旣以此處分。乃上多疏。最後一疏引易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已竊得此爻。語狀與京房至新豐及陝所上封事正同。上甚不悅。乃革職爲民矣。

石齋與宜興師甚不合。皆爲余言。初入館時。寓在東城。寶豐謁宜興。數次始得一面。意甚不平。然宜興師猶前輩也。余壬午再入。有爲余後輩而煩余瑒五六次者。使石齋遇之。當奈何。甚矣余之不才。獨耐事也。

出館而交情如故者。惟楊翠屏。其餘在寄跡之間。不甚相遠也。倪有宜在館時最相暱。即休沐之暇。過從無曠日。及授西臺。屐異自高。有不可近之色。其室黃氏。孤女也。全家遭寇刼。殺其母。自投於江。但黃雖宦家。而性不甚。又無子。倪旣入館。家中爲別聘一喩氏女。倪五年不歸。未娶也。及按滇時。當娶之矣。其在東省。歷有人告狀。認爲其父者。最後一狀批云。本院即有父。何父之多也。致該縣杖之三十。倘其萬一爲眞。如之何。父子夫婦之間。所遭固多不幸。而處之亦未爲善也。

倪學士元璐。爲倪百官撰敕命。其所封之妻。即黃氏也。文中有美在其中。韓闕於外二語。皆借用成語。文義絕不相涉。殆近於戲矣。一日早朝。遇沈惠甫言。近日敝座師爲舍親作一敕命。有不知何人及東征遂子語。不解所謂。蓋其人本以竹孫補隊。又其母在任所就養耳。余爲釋之。惠甫乃了然。學士誥敕文字。多不襲常套。故所用若此。然亦僻矣。

諸敕自有體。前輩爲者不過六七十字。大僚亦僅百餘字。近者率爲大篇。非其質矣。且詳切事蹟。以天子而擧匹夫。屑越王言。莫此爲甚。觸者方起嫁、可質之父。善撰畏竹。乃至爲敕命中一聯。此何足以辱綸綍讀之、但訝其不倫也。

四六偶句。爲上所厭惡。尤惡稱擧太過。侍郎劉重慶卒後求卹。乃王毓水代撰疏稿。有比屈可封等語。祭

洒陳芝岸來卿。有掇孔孟之異傳語。不知誰撰。至左都高忠憲公攀龍贈誥。乃借許石門士柔代作。而注中書之名。有身任斯文之重語。上皆加塗抹。劉陳至停閣卿典。許以此降調也。

禮部主事盧洪春。萬曆中、以國本建言廷杖。天啓中、贈光祿寺少卿。蔭子官生。以藍南府知府考滿。應贈父母。余爲撰文。後一段云。是用贈爲中憲大夫。爾予之官。爾所遺也。夫末長吏。秩不重於清卿云云。

納銀給誥敕。此倪學士元璐筆也。原議文官三品而下、武官二品而下。上更定文官四品。武官三品。較原議儹下一等。而事多齟齬。在內則及僉憲而不及侍郎。在外則及撫而不及督。兩司則及遠副少參而不及遠長大參。官不相遠。例何異也。至武職惟都閫參遊而上。官重而貲裕。守把而下。則口不遑。何以封贈爲。由是納者絕無。王言之重。本非可援納之物。業已被其名。乃不取其實。何也。

楊武陵初欲練兵十二萬。爲剿賊之用。議餉至一百八十萬。此助餉所繇加也。論時。問其兵安在。則縣指陝豫江楚之兵以實之。僅僅八萬。助餉未加。以前豈無此兵。又以宣薊等邊兵不堪戰。於是議挑選數多。別自爲營。此練餉所由加也。論者謂此直造得一本冊耳。已而果然。

凡加派兵餉。但能加於未亂之處。其楚、豫、秦、蜀。有加之名。其與未加同也。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其勢必至於盡亂。則無所容加。亦無所事餉矣。此等事。皆自武陵開端。厥後服習自遂。擬肆立案。尙未盡厥害也。議未上而忽傳論祭。旋奉免議之旨。何賊。

軍興以來。各項外解。皆苦不繼。惟祿米倉及光祿寺白糧。除本年是用。可支五年。乃歷年所餘也。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蘇民困。上不允。蓋將留爲挪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卽裕一分。其致在上。不在下也。惟精於心計者知之。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神廟年間。爲外官者。一遣人入京。自閣部以至中行。凡屬相識皆有之。卽至厚不過四十金。京官受之。必答以二帛或四帛。書劄往返。儀物俱備。眞盛世之容也。近時嚴禁交際。其實何嘗禁得。但禁其間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秘萬端。乃所謂賄賂。非交際也。禁交際而變爲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懼矣。

邊功之盛。莫如神廟初年。江陵柄政。一切機宜。皆從書劄得之。今江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皆簡往來。因非至計。蓋奏疏拘而書劄暢。奏疏板而書劄活。奏疏僅可一二。而書劄不嫌於再三。奏疏或疎洩漏。而書劄他人無從見。功業之盛。所自來矣。今奏疏之外。但有揭帖。與疏中一字不異。一切書劄。概從禁絕。就中情事。未能盡知。而欲懸斷於數千里之外。無惑乎其不及前人也。

寸楮之製通行。不過十餘年。前此所未有也。卽如近年管儲道者。初猶有書。不用謝帖。一變而僅有名帖。再變而僅一單帖。乃至並帖而無之。皆取心照而已。往來之節。日趨苟簡。更假年歲。又當如何。

烟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啓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邏者所獲。越日而僕人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烟爲燕人言喫烟。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問者甚衆。初以爲異。已而知爲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塞外有鳥。缺後趾。其名曰沙雞。自壬申年入京。有捕得鬻於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左右突厥雀也。丙子。宣遼有警。塞朔無一人知者。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遍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媿此雀多矣。

火藥之災。始於王恭廠。遵化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人或以爲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先一日。東城火神廟有聲隱隱自廟中出。向西南而去。於是若有所覩。至翌日而王恭廠災。

丙子滸墅總兵劉澤清赴援。至河間府。擁衆不進。上疏參東撫李玉完想芳。自誇已爲戰將。無奈想芳怯懦而不發也。上怒。下部議處。革職。其實撫標三千。自用不足。能分以與澤清乎。李之處分不足惜。自此總兵人人有抗章之志。非復督撫所能制。而澤清更跋扈自恣。莫敢誰何。此治亂一大關也。

想芳既處。以顏繼祖代之。繼祖以功名自負。復恨想芳受代之遲。譏其攜去香稅七千金。上震怒。遣緹騎逮之。李已去半道丁艱。距家百里而逮回。其香稅自在庫中未動也。人皆病顏之已甚。再踰年而顏亦敗矣。

李之撫東。未失一城。逮入獄。論戍。顏雖失濟南。其時奉命守德。雖奪職也。以此論死。至壬午。王永吉備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上所原。復得薊遼總督。此三千之兵。從來如是。非至王而始設也。卽東撫一職。數年之間。不得其平若此。

萬元吉。江西人。爲歸德府推官。當孔賊亂時。有安邱鄉官馬從龍者。攜家駐虞城。爲內璫呂直所糾。將家

貲抄沒充餉。事屬理刑官。元吉獨力護。遂至降調。義聲震於人耳。且又去官之後。數年不復入京。士林莫不多其爲人。後以大理寺副隨武陵督師。人已訝之。及武陵自盡。上疏頌武陵之功。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師相之謂矣。余從邸報見之。頗疑此疏不出元吉之手。夫死武陵、何如生者直。乃至前後兩截若此。人未蓋棺。品固未可定也。

萊州知府朱萬年。鄉舉出身。孔賊圍萊。自稱欲降。但部下未肯盡從。須一位老誠官諭。時徐謝二撫。俱在萊城。商量欲出。萬年毅然請往。縋城而出。賊初無降意。反欲脅以賺城。翌日以與從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吾身已許朝廷。城上火砲可卽向吾身打來。賊大怒。擁回數武。亂刃交下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巡按御史王道純上疏。乞之云。如萬年者。宜斷以尙書侍郎之官。又云。今之爲尙書侍郎者。未有殊功異能。僅於萬年者也。不過累資而上。今日升侍郎矣。明日升尙書矣。及其考終牖下。乞請卹典。反若執券責償者然。人人以爲應得。奈何死事之臣。而不得以一例論也。又云。道按張鈴加贈尙書。人以爲宜。今萬年之死。與鈴不殊。而生前官品。視鈴尤高。宜何處焉。此疏大有感憤之氣。而票擬與部議。俱不從也。

賈村之敗。本由偏促。盧總督象昇陵墳出戰。自分死之。有大帥力挽馬勒。盧以鞭擊其背。帥失結脫手。盧遂縱馬直入。死焉。時死者萬人。互相枕藉。皆被衣蓋體。歷日既多。了不可辨。盧屍獨穿一白網巾。人以爲

忠葬之報也。

盧既死。千總張國棟塘報至兵部。武陵聞以事之始終。欲緣飾遁怯之狀。僞以上聞。國棟不肯。武陵大怒。夾至五次。卒無變詞。但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遁。力戰而以爲怯。何可誣也。吳峻公曰。國棟不知何許人。此即士大夫有不能者矣。

曾二雲櫻。爲福建兵備。不知以何事爲鄭芝龍所深感。乃以己財。入京爲之謀陞。一旦緝獲。上命逮之。未至。而芝龍疏稱係爲姪納監之銀。又列其在閩治狀。其事得解。會付逮至。上夜半傳諭刑部。付櫻免入獄。由是得釋。未幾升登萊巡撫。

櫻事詞連吏部主事葛含馨。葛上疏自辨。復指同部來方煒。來。浙人。而鄭所謀之缺。乃浙缺也。故葛疏稱曰。一縣浙江人作浙江事。有不總其成於浙江之吏部乎。末又引來一事爲證。蓋數日之前。本部考定選官。來曾以片紙書大結一語。訐葛資前列也。來由此提問。葛得免。人多非與葛者。初。吏部前後堂相與無閒言。至是而雅道無存。戈矛競起矣。

曾素有清名。其爲登撫也。不甚得士民之心。以其偏聽衙役也。凡爲衙役。未有不貪者。己不貪。而縱衙役之貪。可乎。是清者一人。而貪者不啻百數人也。曾佐守毘陵。當魏璫用事之時。宜興師曰。曾有一詳申撫按。內有十餘款。皆稱頌上公。又毛爲門士魂論成。逆跡因禁其子。多方苛求。以此言之。付之品本定也。

御史楊新期頗著清聲。歷資多年。不得遷陞。所用冠服。皆二十年以前者。每朝。內衣袖大。外衣袖小。窺滿其中。擁腫外見。上屢見。深厭之。以爲無才也。故內轉及年例。皆不允。以丁未進士至丁丑。歷資之久。無出其上者。鬱鬱不樂。以至疾篤。家人或慰之曰。已升陝西參議。新期恍然曰。焉得有此。越數日卒矣。楊嶷垣世芳。亦以久資不遷。疽發於背。彌留之日。乃報升少府也。官職何物。乃至與生死相連。二公皆山右人。秉性頗剛直。不耐摧折。非盡從名位起見。以其身爲殉也。

留安縣知縣秦士奇。一日公退在衙。有撫按所遣推官。帶從人叩門而入。則都察院咨行奉旨搜察本官私宅者也。將婦女驅至閒處。將室傾倒篋鑊。搜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成。究其所以。乃士奇得罪於本縣大璫。入毀言於上。故出其不意而爲此也。無論七百非重貲。但以所有坐贓。亦非法甚矣。是時。上新誅魏忠賢。而復用璫言如此。至丁丑。復有潘鑑。逸白慈元事。傳中旨令巡按御史參奏。御史迫於上命。遂概列多款。不知縣官果貪。巡方所司何事。乃待上之傳諭。方登白簡。若其未然。而唯諾雷同。使縣官銜冤莫訴。則亦大負巡方之職矣。自此幾令不務職業。專以調停大璫爲事。惡阿封即擢者。恐不當爾爾。

余鄉試房師級齋劉公諱鑑鼎。壬戌進士。將門之子。督撫才也。爲大同左衛僉事。止以性剛不受請託。爲監視所惡。一且從撫公薦疏中批云。劉某貪汚狼藉。着會同監視據實參來重處。遂其四款以逮。逮入獄。刑部問官。于元協任子也。復不能執持。硬坐兩款。論戍。此與秦士奇等事略同。初上立名監視。但令監其欺。不令耍其財。令稍弄機關。撫按刑部。便不敢與異同。此非耍財。必如何而後爲耍財也。

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逃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

掩也。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一至於此。

張若麒既考得刑部。高起潛即討作餉司。極其稱譽。若麒令盧龍相與有緣也。監視所司者。兵馬錢糧而已。吏治何與焉。而留心藻鑑若此。其故不問而可知也。後取徑武陵。乃上疏自言不願。失以戶部易兵部。宜乎其不願也。路人知其心事矣。

楊嗣名總理推鹽。縣入課銀數多。皆透支各商而爲之。鹽法自此大壞。而上以爲能。蓋徒見目前有多金耳。就中事理。稍有識者。未有不私以爲疑者也。巡鹽御史張紹倫獨深服之。既已見之章疏。值余過廣陵。復津津譽之不已。余曰。年兄此言。對小弟言之猶可。慎勿向他人再言之矣。余待還自武林。則無一人不笑且詬者。多盡內帑。以不能處分歸而卒也。

題名治衙宇於揚。內起高樓。落成之日。巡按御史梁雲構自泗州製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焉。梁素好大書。所至多留題額。若此事似可省也。

雲構有子羽明。甲戌中式。廷試之日。雲構牙牌及羽明綵繒皆盜起怒張。見者異之。良久復故。人以爲羽明且爲狀元。榜出在三甲尾二三名。選得行人而已。蓋下體所佩。近尾之象也。

馮留仙元颺以巡撫濟寧道。值戊寅之警。守備空虛。措據戎務。宿城頭六十餘日。時高起潛有游兵數十人。掠濟寧。捕而斬之。起潛大怒。命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馮即與之。一方卒賴以安。當其與之也。人或疑焉。而馮不顧。蓋此城不守。則身與之俱亡。此城能守。雖起潛將如之何。無非見到識定而已。此等方是與斷大事。

西長安街有僧爲泥塑大佛。在席棚之下。爲日久矣。辛未。上出夕月。其佛正當除道之地。將撤毀之。忽傳佛頭自動。觀者以千萬計。皆以爲實動。由是老幼婦女絡繹奔走。經兩月未已。余自往視之。未嘗動也。會期已迫。御史督兵馬司官碎之。了無他異。

人之休咎。有兆於數月之前者。要亦不盡然也。辛未秋。梁泰斗緊楷騎馬在途。馬驚陷深溝。衣冠汚盡。乃就道旁人家。使人取衣冠易之。尋以武闈分考。降浙江藩幕。丙子元旦。余具朝服出至大街。馬驚不可制。一役持冠帶前行。爲馬衝倒碎踐之。亦使人取易。然而無一事。何也。

楊嶷垣世芳。劉士徵必達。既下獄。兩人共坐一室。每日講論古今。至夜分乃寢。頗有夏侯授經之風。部擬貢舉非其人。二十餘日而後出。楊仍再起至京。劉歸而即卒。

曹欽程以逆案論死。十餘年來。逆案諸人正法略盡。而欽程獨存。遂爲牢頭。每一搢紳入獄。需索萬端。必大有所獲而後已。乙亥。滋陽令成德入獄。欽程亦如例需索。成大怒。挐盤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負重傷。月餘乃愈。一時搢紳在獄者。莫不快之。

凡緹騎有所逮繫。須本鎮帖。其鎮帖先經由刑科。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防增入也。辛未。以艸場火。逮巡青馬思理等。錦衣以科員在內。從按鎮帖而行之。事竟乃送科。已越二日矣。刑科以職守上疏爭之。乃復故矣。

艸場之災。上以爲必有奸細。故震怒而逮諸臣。至後乃知其非也。大抵木能生火。加以陰雨連綿。濕氣入艸積蒸既久。火從內燄。此物理之常。無足爲異。乃以誹謗獲罪。諸臣之不幸也。

刑部決罪。乃上所自勾。當日始下。其先無從而知也。庚辰秋決。御史魏景琦將未勾諸人。一槩處決。一誤而死者二十餘人。景琦降調回籍。未幾爲劉超所殺。全家無遺。得非諸人含冤有以致之歟。景琦即是年進士。召對擢用者。其鹵莽至此。先是[illegible]中秋決。亦有此事。乃一節推爲之。忘其名。余同年也。節推不經事。容或有之。御史何得亦爾。祖制限年三十以上。方許考選科道。蓋其慎也。禮科胡周鼒上疏請加恩德安。旣處分而去。兵科官國柱於朝時。以武職二人干職方張若麒。若麒亦以疏參。蓋徒知兵科能制兵部。而不知若麒之爲兵部。非兵科所能制也。豈惟不能制之。將借此不狥情面之狀。以受知於上。是明明自開破綻。爲他人功名地也。此必無知厮役慫慂爲之。向使稍歷仕途。萬萬不至如此。以書生不諳世務之人。忽而超擢黃門。忽而沈淪黑獄。不惟國體可惜。人才亦可惜矣。

劉半舫榮錮。能詩。好書法。門下多遊客山人。旣往總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倡挽黃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皆用門下客議也。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湖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大都苦於淺澁。費力甚艱。於是南科曹大吉疏參疏論。尋被逮也。（[illegible]禎戊寅[illegible]上獄中）余在儀眞。初聞此議。即私計之曰。自古治水。無過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曰疏。曰決。曰瀹。曰排。從不聞曰挽。挽之一字。豈行所無事之智乎。況黃河非他水之比。挽少則淤。挽多則潰。爲此議者。及過邳州。見所爲新河者。已知其功難底。旋向劉語曰。老公祖創開此河。行且爲國家垂永賴矣。劉曰。安得永賴。黃河性本無常。只行得一年足矣。其意以爲行得一年。便可開消錢糧。了此局也。夫三空四盡之時。費五十萬金錢。僅行一次。已非計矣。況一次亦不可行乎。

劉初爲諸人慫恿。皆有倖功之心。及親見河底多沙。乃復悔之。惟一意節省。每夫一名。每日工食六分。扣除二分。又派夫各府。余在揚州。見里下派夫一名。官給銀五錢。以充安家路費。其里甲貼費乃至五兩。況至邳州日。僅四分。邳州野外四五十里。寂無人烟。皆遠出買米。於沙中埋鍋炊飯。陡遇風雪。困斃致死者多矣。原估五十萬金。止費十四萬金。可謂省矣。而僵屍滿野。分毫無益。劉之坐贓入獄。父子俱死。蓋天道也。

河工之興。爲中河估地。郎中胡璉。分工獨多。坐贓亦多。至引監收律坐死。嗟亦甚矣。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獨何罪而至是也。庚辰秋。以魏景琦之誤。竟殺之。璉滇人。弟璇。亦進士。爲吏部。冤橫至此。豈盡無因。然不可得而知也。

曹大吉爲南科。論年偷烏程。破論紛紜。乃出疏爲兩請之辭。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論而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衆論以安其留。於是糾烏程者。轉而攻大吉。遂至無辭以應。其辨疏支吾不足觀也。未幾。以年例升廬州府知府。曾本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以故授得南科。舊例。禮部無升府者。乃上疏自鳴。有天子門生等語。按唐末宦官用事。稱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謂天子爲之門生。非爲天子之門生也。曾之引此。亦不倫矣。

五陵注略者。監生許某之所輯也。自嘉靖至天啓。故曰五陵。其持論頗異。如以桀鼐溝爲媚璫之尤。嘗詆繆醜之類。又世廟靖封誠意及郭英配享等事。或稱誠意爲鄉人攘竊。大都或因俗論而並及之。乃爲誠意伯孔昭所深惡。至倪學士元璐爲祭酒。再四嗾使劾之。倪逡巡未果。劉遂上疏劾倪及許。以倪出妻陳氏爲辭。倪甚擺。俾母上疏陳棄婦之由。竟以開住去也。

陳氏之出。以姑婦不和之故。倪實有所難處於其間也。故登科錄中序列二人而請封。則幷其王氏而虛之。或待陳之沒。以王爲繼室。或待母百年後更圖完聚。皆不可知。詞其衷制無斷則有之。其實無大錯也。如果嫡妾不明。即當如例改正。而罪不止於開住矣。部議曲狥誠意之請。果何心也。

倪望甚重。駸駸乎大用矣。時方民本紛紜。有鄭黃者。不知何許人。譏誚朝臣數人。而倪與焉。倪自陳不欲爲黃所嫉譏。與誠意上疏。相去旬日耳。昔不爲人所嫉。今乃爲人所劾矣。

王穉公呂時。沂州人。丙子春。以大行俸滿入京。宋氏父子在朝。即以吏部許之。時吏部有東西五督之議。西府更無他人。王得之。不爲倖也。未數日。兪恭率給諫輩去。延至戊寅。力預考選。復以審卷之誤。授南戶部。升淮安府知府。值陳啓新奉差里居。欲倣昔時縣官見吏科跪禮。昔時移文各府關會。凡見里居科員。並無此禮。乃上疏。下部得平調贛州府。余謂王郎得爲吏部。不如爲淮安知府。此一事大堪吐氣。何止知府。雖吏部鉤者。不得與爭貴賤也。

會場房考與鄉場不同。鄉場或至盡閱。會場惟初次呈卷。閱得一二卷。故往往以不甚佳者先呈。至於先後次第。大約與本房酌定。惟甲戌烏程主考。魁卷皆自定。多從後刻拔之。至庚辰。韓城主考。自用益甚。有一房全閱者。或閱至再三。不知如何而後得當。沒取充數。塞責而已。文氣委靡。名雋稀少。得非以此之故。然可以窺二公之用心矣。

凡元魁文字。各自有體。元須渾成閎雅。魁須鑱削過人。無論鄉會。未有能易此者。丁丑元卷。羅小逕初以相示。余曰。局緊而氣勁。此魁體也。後乃爲元。人不盡許也。壬午。余已閱定元卷。小逕得次卷。因欲易之。余曰。此卷英才駿發。但首作以從周立說。畢竟是箇偏鋒。不如元作多矣。小逕曰然。遂不易也。

文至今日。飽飣滿紙。幾於無處着眼。惟博雅好古之儒。足以振之。其光氣一望而可知也。余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覷一二行。果係佳卷。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索落卷。多用此法。即數百卷可以頃刻而畢。無能逃者。

宣城一派。人人尸祝者。三十餘年。至今日而橫加詆厲。幾爲戎首。今以平心論之。按脈尋神落勢衰局之法。在今日爲之。但苦其易薄耳。若行以沉入之氣。瑰琦之辭。何嘗不是名手。假使生宣城於今日。斷不爲當日之文。不須以後人而苛謫前人也。

湯宜城居鄉。大有物議。或云。凡親黨婦女宴會。必徵服往觀。一有屬意。千計謀之。必得而後已。許子遜亦類此。文人無行。遂爲千古通例。然許之文。吾亦未敢服。首義捉舉人之言。特三股中一串耳。起中突川非言無由。亦非捉無由入於題意題脈。有何干涉。而淺者以爲變換直入。余不能昧心附和也。

乙丑以後。多苦僞子。至今又苦僞經。論者曰。僞子可言也。僞經不可言也。不知一涉於僞。無一可者。皆學問無本。苟拾唾餘之過。非作者之過也。大要壞自戊辰。至今日而淩雜極矣。

劉士徵必達。壬戌倫元。年已衰矣。其語云。天佑人國。必佑之以敵勝之主。心天字有何來歷。不過門面語耳。主考競以作程。至庚辰。已經二十年矣。楊境芳復用人孟義曰。必佑之以爲國之大臣。益屬無謂。而又以作程。兩人年齒相近。則又奇而又奇者也。

文章須分真贋。昧者見之如烏之雌雄。具眼者見之。猶烏鵲也。獨怪以倪鴻寶主考。而有丁卯江右之元。以黃石齋主考。而有庚午浙江之元。皆腐物也。滿楮餖飣。了無餘味。而倖售於法眼。吾所不解。豈場中真有鬼神。二公亦有所不自主耶。

丙子。吳駿公爲湖廣主考。首題煥乎其有文章。先是戊辰張采有此義刻行。場中有全錄其文者。吳弗取。歸語余曰。世乃有此愚人。豈有主考同州人文字。主考有未見者。爲何全寫。庚午。浙江元表。破中天遠初申日葬先甲二許。乃石齋鄉墨。而石齋不以爲嫌。何也。

乙卯。四川鄉試。最號多奇。孟義及其閒一善言四句。有易爲桂者。末一段云。言一善也。行一善也。舜一善也。野人一善也。深山一善也。木石一善也。鹿豕一善也。其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成論得之蒙莊。而不離本色。是以爲奇。部中以爲破碎文體。語復荒唐。詢至三科。今且與正言孔子所云。參前倚衡。亦可謂荒唐否耶。

熊于侯師旦。亦以是科聯第。品尤孤貫。無一時語。人傳其年十九。始學爲文。入學即中鄉試。甲子。典試山西。二策及序。疑不可句。大率取材於古。而采用太元及逸周書尤多。其中縱言魏瑞。而文字古奧少有喻者。明年春。以試錄處分。正副主考八人。熊獨免議。旋出爲督學。卒於任。年未及四十。

庚午。兩延試文無足取者。獨七名徐明彬較爲簡嶷。而部中磨勘者。即此人也。摘其臣詩文徵彼桑土。分桑土爲二。一云。有木在山。一云。有地盈野。指爲背注。而不知載在大全。未始不與朱傳相通也。罰科已過。而革去舉人。冤哉。

艾南英。江右四大家之一。甲子鄉試。刻歷試草。稱已備歷諸生之苦。何人不然。何足爲異。至其自比古人緒遺艱難。將遺以貽子孫。比擬非倫。其器量可知也。甲戌會試。入項水心熠房中。榜後自刻其卷。痛詆主司。項甚患之。而無可如何。嗟乎。得失偶然耳。八股活計中。詎盡英傑。即居然一夜郎王。不足道也。況未必乎。

首善書院。鄒忠介公所建以講學者。當時集亭山作記。董元宰書石。一時稱爲雙絕。然書蹟名蹟。猶可及也。集記中有僞學一段。若逆知其後來之禍者。今用爲歷局。徐元扈又以其半與西洋人作天主堂。至今

十餘年。無有議復者。余謂學可以不講。而書院不可以不復也。

樂陵宋侍郎磐。以古道自居。余初第謁之。語甚久。大學戒以儉約爲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作一件。未用不必預作。此其先儒之言。厥後遇如子弟。余深感之。今無復作此等語向新貴者。假使有之。未有不以爲迂矣。

張玉笥國維爲總河侍郎。盧懷愚政。近年所未有。而非戡亂之才。辛巳冬。李賊破東平。寇汶上。警報甚急。時漕舟凍阻者。上自濟陽橋。下至石佛寺。銜尾十餘里。張出兵於漕舟上下。各結一營。余謂之曰。賊之不爲漕患。特有濟城在也。何不結營於城北二三十里。使賊不敢近城。則不必護漕而漕無患矣。今分兵以防漕。不虞賊之乘虛以窺濟乎。即濟城萬萬無虞。而賊從中段掠漕。誰能禁之。竊恐十餘里間。聲援不及。闕風弈消。將奈之何。張以爲然。而逡巡未及改。其不敗亦幸耳。

啓園一事。票擬者宜加酌量二字。方於事體爲便。想當日未曾深慮。遽然決策。無論一下一上。車脚所費。皆米也。漕卒乘機私糶。瀕河百里。無不食漕米者。大役之後。此於地方甚宜。而拖欠益多。追賠無路。亦大可憂矣。又有阻凍在曠野者。即於岸上作窖貯米。不知此等窖園。將焉用之。

建文帝以僧歸北。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非也。今葬處去景皇帝陵寢不遠。有石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天下二字。用得絕奇。其碑不知何時所立。頃聞禹鼎永固疏。請追謚稱惠帝。上謂輔臣曰。建文無墓。何遽追復尊號。遂止。未有舉此以對者。何也。

墓之有碑。古者或以下棺。或以繫牲。後世加以文字。今諸陵惟明樓一碑。題曰某帝之陵。其祾恩門內。皆有碑亭。亭中有碑而無字。以木柵圍之。又似非繫牲者。豈所重雖著述之意耶。至於大璫墓碑有文。皆輔臣所撰。其爲假借與否。未可知矣。

中國之山。莫高於峨眉。西域之山。莫高於雪山。峨眉絕頂。半夜能見。雪山至日出則不見矣。其中佛宇。以板爲之。謂之古木皮。殿不復用瓦。以其高而多風。用瓦則飄去也。山半有老僧樹。其樹先枯死而中空。有僧坐化於內。其樹復活。積久漸長。數年之前。有隙尋尺許。露僧僧之面。今露處且欲合矣。

御紫庭允文。與書龍門山中。每雨後。山水大至。則往觀焉。其水未至一二里。儼聞之石。無大小皆奔騰而前。或十餘步。或五六步。俄而水至。蓋水未至而氣先至。有以使之也。

太白武功諸山。往往有積雪在深礀。冬夏不消。其中生雪蛆。大者長二尺。通體皆厚肉。味極肥美。以療痘毒及熱病甚效。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謂之松羔。以木而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余聞之土人云然。不知者以爲中篇之選。將書作篇字。則誤矣。

古人以鹿心上脂股。吹作鹿鳴。以其類相召也。物自有好音者。獵人取鹿。吹筒管以誘之。每尋聲而至。專聽如癡。則以計取之。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所出之處。僅僅三十里。志以爲魚食石花而肥。故又名曰石花魚也。崇州之

081·18
0022
?744006

鯽與此相似。又食莧物而肥。余以爲地氣然爾。鰣魚大者絕少。此乃有四五斤者。大或過於鯉魚。杭州重湖鯽。視此不及遠矣。

菌之美者。以滇之雞㙡爲第一。然道遠而値貴也。孔林楷樹生菌。鮮者亦佳。總不如貴州之松蕈。生老松下。植榦而色紫。其味乃諸菌所無。惜不著名。以其少耳。

京師花卉瓜果之屬。皆穴地熅火而種植其上。不時澆灌。無弗茂盛結實。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之。每正旦進牡丹芍藥。自縣官以來。沿爲佔例。今上惡其不時。槩從禁絕。惟冬月所藏蘋婆甸桃。尚如故也。

萬曆初、有進赤黑二種鸚鵡者。曾出示輔臣。命賦詩。余近入西苑百鳥房。惟有一白鸚鵡。首有幗毛。每鳴則毛開如白蓮也。又有三四紋者。別無餘鳥。虎城有三虎四豹。後虎皆死。無復更進。上之不重嗜好如此。

吳越錢鏐。以金印玉冊封吳越國王。當時言者以爲玉冊天子所用。中國境內無有封國王者。朝廷以時方多事。姑縱其請。蓋有所不得已也。今楚藩新封有興國王。不知何人所擬。豈附用之。豈未見前史吳越之事耶。抑取興國州名。無妨於並楚中縣名。可用者何限。乃必須用此。亦不知大體矣。

有韓經縣術陝西人。爲濟寧衛候缺經歷。父子寄居寺中。已五六年。戊寅冬。夢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造冊。問其所以。則城陷死籍也。偶拈一冊。僅見有一濟字。其人輒檢之。踣而寤。父子相與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選得濟城。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固無恙。徒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疑濟南之濟字爲何。則知定數所使。不可逃也。

建文帝既廢。允炆太子名文奎。年號又爲建文。頒詔至燕。成祖曰。何重複如此。慈聖太后。向謚爲孝定皇后。神廟之陵曰定陵。今上皇子。復封定王。得無亦近重複耶。向使留心。豈無一字可易者。執政之憒憒至此。

今上外家劉氏。原籍河間人。故孝純皇后之父。贈爲瀛國公。以河間爲古瀛州地也。要之原籍自原籍。封邑自封邑。亦何用切切如此。擬孝定皇后之父。贈爲安國公。不聞涿縣爲安州地也。按宋德祐皇帝降元封爲瀛國公。雖與成廟無涉。然襲稱亦屬未妙。天下國名甚多。何苦而不避也。

21101000170439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八
作者＝
页数＝７１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